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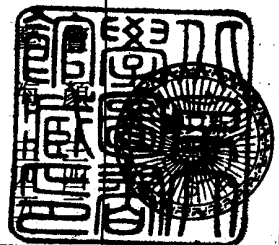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新編 第二〇冊目錄

哲學類

道家哲學—其他

列子八卷	漢 張湛注	鐵華	一
冲虛至德真經釋文二卷	唐 殷敬順撰	湖海	三一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三卷	宋 陳景元補遺	守山	三八
關尹子一卷	宋 陳顯微述	子彙	五四
通玄真經十二卷	周 尹喜撰	鐵華	六二
文子續義十二卷	唐 徐靈府注	聚珍	八七
抱朴子內外篇七十卷	宋 杜道堅撰	平津	一二八
真誥二十卷附四庫提要	晉 葛洪撰	學津	二三一
天隱子一卷	晉 陶弘景撰	子彙	二九六
玄真子三卷	唐 司馬承禎撰	知不足	二九八
亢倉子一卷附四庫提要	唐 張志和撰	子彙	三〇五
无能子三卷	唐 王士元補亡	子彙	三一
譚子化書六卷附四庫提要、 志略、辨證、補正	唐 撰人不詳	寶顏	三一八
廣成子解一卷	南唐 譚峭著	范氏	三三二
廣成子疏略一卷	宋 蘇軾解	百陵	三三四
玄機通一卷	明 王文祿撰	百陵	三三七
聽心齋客問一卷	明 仇俊卿撰	寶顏	三三八
	明 萬尚父著		

无上秘要一卷	撰人不詳		
至游子二卷	撰人不詳		
墨家哲學			
墨子十六卷附篇目考	周 墨翟撰	經訓	三六三
名家哲學			
公孫龍子一卷附四庫提要、 辨證	周 公孫龍撰	子彙	四一九
公孫龍子注一卷附校勘記	宋 謝希深注	豫章	四二四
尹文子一卷附考略、四庫提 要、補正	清 辛從益注	湖海	四三一
鄧析子一卷附四庫提要、辨 證、補正	清 汪繼培校	指海	四三七
人物志三卷附四庫提要、辨 證、補正	周 鄧析撰	畿輔	四四一
雜家哲學	魏 劉邵撰		
鬻子一卷附四庫提要、校勘	周 鬻熊撰	子彙	四五五
記、補正	唐 逢行珪注		
計倪子一卷	周 計然撰	續知	四六一
鬼谷子一卷附四庫提要、補	周 撰人不詳	子彙	四六三



正、辯

鬼谷子外篇一卷

周 撰人不詳

子彙 四六八

尸子二卷附存疑、敘、考證

周 尸 佼著

湖海 四七〇

、章孝廉書

清 汪繼培輯

慎子一卷附提要、逸文

周 慎 到撰

守山 四八八

於陵子一卷

清 錢熙祚校

祕册 四九四

鷗冠子一卷附四庫提要

周 陸 佃解

子彙 四九九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附考、四

秦 呂不韋輯

經訓 五二四

庫提要、辨證、補正

清 畢沅輯校

式訓 六〇二

呂子校補二卷

清 梁玉繩著

嶺南 六一三

呂氏春秋正誤一卷

清 陳昌齊撰

漢魏 六一九

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

漢 劉 安著

問經 七一八

許慎淮南子注一卷

清 孫馮翼輯

漢魏 七二五

論衡三十卷

漢 王 充著

漢魏 七二五



列子卷一

子列

張湛注

張湛處度注

天瑞第一

夫巨細神靈靈殊性雖天地之大極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應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無一而不轉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運革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或或

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至則同於不識者矣

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宜無是非

將嫁於衛 弟曰先生往無反期弟曰敢有所謂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登丘子林之言乎

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列子之師 登丘子林 雖然夫子答語伯昏瞶

不生者能生

不化者能化 生者不能不生 化者不能不化

故常生常化

無時不生 無時不化

列子卷一

列子卷一

生之域者皆隨此兩塵四時不生者疑獨不生之主豈可實而論哉

不可窮 事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 黃帝嘗曰谷神不死

老子有此一章玉函注曰元形無形無進無退 玄化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玄化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 故生物者不生 化物者不化

其形欲實亡邪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不自化也故曰不化

自智自力自消自息 皆自爾耳豈有謂之生色智化力消息者非也

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 則天地安從生

生而不知其所以生 不知所以生 則本固於元本固於元 則天地安從生

於無形非無也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 則天地安從生

此明物之自微至著 太易者未見氣也 易者不窮之得 誠設於太虛之域 將何

形之始也 陰陽既列 則柔氣漸次淨各有其性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

得故曰易也 易無形 則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道 而此曰易亦希簡之

故寄名 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 究窮也 一變而爲七九不以

變耳 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 究窮也 一變而爲七九不以

於有形之域 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身復反而爲一 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

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合精萬物化生 推此言之則陰陽氣交合而氣和氣

萬物无全用 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 職王也生各有性

有所否物有所通 分雖必有所屬若通也則不能若否也則不能通 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

化者不能遠所宜 則之則 宜定者不出所位 皆有業分

化者不能遠所宜 則之則 宜定者不出所位 皆有業分

列子卷一

三

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方且靜謀不得其形則名分不可相干任運之通方員亦必

相乖故二儀之德惡人之道無所適也故曰萬物自其始而自其

終而自其始而自其終故曰一氣無所不周而一氣無所不化

者有色者有氣者有味者有味者有味者有味者有味者有味者

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質矣而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

而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

而味者未嘗昏矣夫虛於一形者皆隨代而遷矣皆無為

之職也無有能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員能方

能生能死能清能濁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

能甘能苦能澁能香能臭能無知能無能而無不知能無不能

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

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

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

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

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

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

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

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

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

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

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

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

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

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

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無能而無不能

有是則之謂聖士不聖也思女不夫大精氣神

感不假交後而生也此亦白濁之類也

後稷生平何跡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野好而履之

如有人伊尹生平空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北既孕少而告之曰

白水化為伊尹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

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

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

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

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

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

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

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

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

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

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

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

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

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

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

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

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

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

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

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

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

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伊尹之子

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推此而前，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衆皆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得男身。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極樞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不能都忘樂，喜其樂，類年且百歲，古之聖者也。底春被殺，底拾遺穗於故畦。歌別後山中，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願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櫛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我所以爲樂者，人人皆同，但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行，則無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於中，則百年之壽，不期而自獲也。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所謂樂者，天知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意昔之生乎？此言則存亡，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子方謂未盡，夫蓋者無所不盡，亦無所不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蓋耳。若夫萬變至一，彼我兩忘，即道自真，實無所遺，夫其內諸外，同於人，茲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

告仲尼曰：願有所息。學者所以未復其初，乃五於以復，則自然之理斷矣。仲尼曰：生无所息。勞知慮役，安體此生者。子貢倦於學，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舉如也，宰如也，填如也，則知所息矣。見其壙，舉壙謂知息也。有所莊子曰：死爲休息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也。去塵壙若然，則死小人之所以伏也。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皆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懼，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曰：大塊賦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生，死古之同，今所同，不樂生而樂死也。仁者壽焉，不仁者夭焉。衛生慎行，慎慎此仁者之所愛，貪欲從從，當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嗜，唯死而後休，息也。德者得其所歸，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此家謂相親者也。晏子備極爲家，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

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實世，鍾實世，宜言重形生。於巧能，析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皆失者也。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以生爲樂者與之，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此我而非物，今有無實忘歸者去之。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其非，非名而後得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夫虛靜之理，非心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己，則自然資全矣。故物以全者，皆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山動求，故失其所處。事之破礙而後有壽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爲之於未治之於欲，故靜仁義以求反性命之德者，未之得也。鳴鶴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時覺之哉。此則莊子舟楫之義，孔子曰：日夜無隙，正以是復，夫萬物與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氣散形朽，非一旦頃至而味。

斷，隨世隨死。此世亦宜言生。往來相接，開不可省，時覺之哉。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而已，死矣。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非在冥中而謂化，因非耳目所察，亦如人自世生，至老，親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見也。形色聲臭有之，隨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說，況妙於此者乎。開不可復，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疑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感矣，而復以不慮憂彼之所感。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地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夫天之蒼蒼，非人賦之實，則所謂天者，豈有限而無所歸邪？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呼吸，未始之天也。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

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墜，墜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域，況日月星宿，氣相相擊者也。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跚跲，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舍立作釋，此言釋字作舍。曉之者亦舍然大喜。此二人一以必誠爲憂，一以必全爲喜，此未知所以爲憂喜也，而互相曉諭，使自解釋，固未免於大惑也。長蘆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自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爲天，地散而爲萬物，此萬物之成，與形氣之虛實，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終，有終之必成，而不慮其成與歸，則升降與天地隨也。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

列子 卷一

列子 卷一

列子 卷一

列子 卷一

列子 卷一

列子 卷一

列子 卷一

列子 卷一

列子 卷一

列子 卷一

列子 卷一

列子 卷一

列子 卷一

列子 卷一

列子 卷一

列子 卷一

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則與人併亡。何為。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死之不知生。故成於其間哉。此去來之見。輪成敗之明。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故舉道以爲發問之端。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

得有天道。然則自有耳。有非所有。而況無哉。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成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積順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

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氣自委蛇而轉旋耳。若是汝。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

不知所所以。皆在自爾中來。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天地即復委蛇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強陽氣之所運。無則无形。无生不死。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蛇。行處何所止。飲食何所因。也。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

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隄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噫。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

地有利。即春就冬。夏。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澍。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天倘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倘不能自

然。吾盜天而亡殃。天亡其施。我公共其心。何往而有恐哉。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天倘不能與。豈人能聚。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盜。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己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

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若其無盜邪。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切而有之。皆感也。夫天地萬物之相離。萬物天地之別名。雖復各私其理。不相離。俱而有之。心之感也。因此

乃謂名氏以自異。符號族以自別。豈意以物類。特名位以歸。乘財貨。樹立權。終身欣玩。莫山自怡。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莊子曰。百骸六腑。皆所以爲我。與。則方寸與大虛。孰形孰與。孰與孰俱。有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名滅矣。今以有公私者亦盜也。耳。耳爲非盜。犯天者爲公。犯人者爲私。理未至。

亦盜也。一身不得有。財物不得不聚。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者。復是。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天地之德何邪。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何所感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感。盜與不盜。理無然也。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國世而養正命。正當爲性。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肝熱。昏然五情。爽惑。足以養性命。振足以焦形也。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不治。隨世而錫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肝熱。昏然五情。爽惑。足以焦形也。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不治。隨世而錫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肝熱。昏然五情。爽惑。足以焦形也。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國世而養正命。正當爲性。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肝熱。昏然五情。爽惑。足以焦形也。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不治。隨世而錫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肝熱。昏然五情。爽惑。足以焦形也。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國世而養正命。正當爲性。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肝熱。昏然五情。爽惑。足以焦形也。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不治。隨世而錫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肝熱。昏然五情。爽惑。足以焦形也。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國世而養正命。正當爲性。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肝熱。昏然五情。爽惑。足以焦形也。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不治。隨世而錫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肝熱。昏然五情。爽惑。足以焦形也。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國世而養正命。正當爲性。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肝熱。昏然五情。爽惑。足以焦形也。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不治。隨世而錫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肝熱。昏然五情。爽惑。足以焦形也。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國世而養正命。正當爲性。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肝熱。昏然五情。爽惑。足以焦形也。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不治。隨世而錫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肝熱。昏然五情。爽惑。足以焦形也。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國世而養正命。正當爲性。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肝熱。昏然五情。爽惑。足以焦形也。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不治。隨世而錫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肝熱。昏然五情。爽惑。足以焦形也。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國世而養正命。正當爲性。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肝熱。昏然五情。爽惑。足以焦形也。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不治。隨世而錫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肝熱。昏然五情。爽惑。足以焦形也。

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无利害。理无生。死。故无所樂。理无愛。憎。故都无所愛。情。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

火不熱。所撻无傷。痛。指撻无疥癢。五和者无物能傷。然指撻其山。外。乘空如履實。寢處若處牀。雲霧不蔽其

視。雷響不亂。心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蹟其步。神行而已。至順者无黃帝既寤。亦符之既。怡然自得。召

天老。力牧。太山稽。三人黃告之曰。朕開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治而精思求之未

可。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不可以情求。則又二

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假。當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

見山。神人吸風飲露。不食五穀。既。不食穀。豈復須吸風飲露心如淵泉。形如處女。靈柔虛之極者

不假不愛。假亦愛也。假物為物。仙聖為之臣。不假不怒。愿怒為之使。長處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

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无愆。也。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

時。年穀常豐。而土无札傷。人无天惡。物无疢厲。鬼无靈響焉。天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道。災害不生。故道合

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旬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

因問請斷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慙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

何去來之頻。尹生曰。嬖章載有請於子。嬖章。尹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嬖吾

以汝為遠。也。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學。夫子友若人也。夫子謂老商。三

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哂而已。實。實利害而不取言。此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

口庚言利害。庚當作。夫。子始一解顏而笑。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言。而無於於七年之後。從心之

所念。庚无是非。從口之所言。庚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夫。心者何。豈然而無。口者所然而無。自壯

道與師友同位。比則故其耳耳。九年之後。廣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非利害。亦不知彼之是非。非利害。亦

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心既无念。口既无達。故能忘其所念。體道窮宗。仍也。其來。終日

謂无為。而无不為者。如斯。則彼此之異。於何。念。而非我念。終日。非我言。若以无念。无言。為首。未造於地也。區

而求。而齊之。將何所施。故曰。內外並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疑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

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夫。眼耳鼻口。各有故詞。令神疑形。廢。无待於外

四支百節。現然。尸居。同為一物。則形。象所倚。是矣。所。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懟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

之一節。將地所不載。用其情。有其身。則肌骨不能相容。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怪。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

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則止。不以實有為。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懼。向。秀曰。天下

之自高。故。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至。純。至。即。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而。不。失

不懼者也。則。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取。而。得。固。步。履。危。哉。魚語。汝。魚。當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向。秀曰。唯。无

以。至。乎。先。是。色。而。已。矣。曰。何。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也。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既。无。終。則。所。造。者。无。形。矣。形

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形。聲。聲。窮。其。終。始。者。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即。形。色。不。求。其。終。始。者。不

端之紀。至。理。豈。有。隱。顯。任。而。不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乘。理。而。无。心。者。則。常。與。萬。物之。所。造。氣。空。德。純。者。豈。但。自。通。而。已。哉。物。之。所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卻。物。奚。自。入。焉。自。然。之。分。不。斷。則。形。神

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此。借。以。明

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賢。是故還物而不懼。向。秀曰。遇而。不。恐。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向。秀曰。醉。故。失。其。所

天乎。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邪。曰。不。關。性。分之外。故。曰。曰。也。列。禦。寇。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耳。

也。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能。不。以。外。物。也。非不射之射也。射。而。同。乎。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內。有。所。從。也。

於。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攬。袂。而。進。之。

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郭象曰：揮斥，揮斥其神氣也。外无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善養私名，遊俠之也。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遊其庭者，倅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固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朔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相與言子華之名，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寤於飢寒，潛於隴北，總之，因假糧荷春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闕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哂之。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既而狎侮欺詒，攜袂揆枕，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二所不為，商丘開常无愠容，而諸客之技，單爐

於戲笑，遂與商丘開具乘高臺，於乘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貨百金，乘皆就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飢骨无羈，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隅曰：彼中有寶珠，冰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冰之。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行曰冰，既出，果得珠焉，乘防同疑也。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子華防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无難色，大火往還，埃不泚，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也。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悲我也，子其毀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无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

注者如斯而已，今防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但然白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過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无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曾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故，正有役人梁鸯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鴟鴞之類，无不柔者，雖雌在前，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鸯曰：養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哉，皆道之所犯也，夫貪食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

怒也。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類而媚養己者順也。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曰：讓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輕水也，善游者之散能也，忘水也。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權以黃金握者，權，五有所投曰權，郭象曰：所

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益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十里，鼃鼃魚鼃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汜偕出，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侏儒者承蜩猶撥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月六月，蠶現

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蠶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蠶五而不墜，猶撥之也，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吾處也，若懸株駒，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存懼。夫德充於內，則神氣於吾執臂若楛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蠶螟之知，吾不反

側不以萬物易蠅之翼何為而不得郭象曰遺彼孔子願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分疑於神與神相似者也其術

僕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處此言於身惟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海上之人有好滷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滷鳥游滷鳥之至者百住而不下心相和而形離者物心相和而形離者物

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滷鳥舞而不下也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

齊智之所知則淺矣言為都忘然後物無疑心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形骸以獲神海遊在相和而遊二情

然其形同於水石者乎至於海氣誠心充於內則海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趙襄子率徒十人狩於中山

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乘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

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

此則都不覺有石相背而向不忤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趨似若互會歸不與者蓋丈人明天心道專一猶能外不駭物況自

火何物而謂火故得如此魏文侯問之問

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謂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

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列心去智商末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夫因心以智心信智以去智心之謂也

列子曰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天下有能之而不能不為者有能之

則有能也夫然所造心之跡猶存明夫至道非用心之則有能也夫

之者不為則自能者至於器人亦何所不為亦何所不能升降隨物奇功與速未嘗覺也升降隨物奇功與速未嘗覺也

虛無不礙一焉此物自始無至此章明順性命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氣致誠心无二者則處水火而不懼神中神中

刃而無傷履危險而無阻礙萬物雖逆其心人獸不亂神能獨遊身能呼風耳可謂德日可謂道新言不超實實當心故試論之

定氣和所獲皆則五物不能逆來不能傷則合體之和也故當无死地登用心去就而復全觀水火乘雲駕風危入甲

兵未足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成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

而走向秀曰不喜向秀曰不喜

而歸以告登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向秀曰夫實山文向秀曰夫實山文

矣向秀曰夫實山文向秀曰夫實山文

而無事向秀曰夫實山文向秀曰夫實山文

而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向秀曰元向秀曰元

列子卷二

多信於世故可謂而相也嘗試與來以子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謂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

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向秀曰塊向秀曰塊

離或作萌向秀曰明然不助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滅此至人无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行也水

其流也淵淵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自然一也今季成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動便為之

生苟无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為然矣是始見吾杜德幾也向秀曰德幾不

足為物主而無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是始見吾杜德幾也向秀曰德幾不

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緣矣灰然灰或有生矣吾見杜權矣有用而不利列子入告壺子

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向秀曰天壤之中覆壤之功名實不入向秀曰任自然則覆壤之功而機發於臚郭象曰常

不齋或无坐字向秀曰无往不坐然一之吾无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

以太冲莫莫向秀曰居太冲之極結然是始見吾衡氣幾也衡平為淵止水之滯為淵流水之滯為

淵澁水之滯為淵沃水之滯為淵澁水之滯為淵澁水之滯為淵澁水之滯為淵澁水之滯為淵澁水之滯為淵澁水之滯為

淵澁此九水名義見爾雅夫水一也而隨高下夷險有淵澁流止之異似至入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說進退之智向秀曰夫水流之

平无為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

曰已滅矣已夫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向秀曰雖進退同歸吾與之虛而倚移向秀曰

不知其誰何向秀曰无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身隨當位傾倒向秀曰變化傾倒也事波流利化不因則

也其心自失而死者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向秀曰其人為其妻發向秀曰食糝如食人向秀

也於事无親向秀曰无雖復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向秀曰雖琢之文復怫然而封我向秀曰真不放壺以是終

得道也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齊人推敬於己故不敢遂遇遇伯昏督人伯昏督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恐乎驚吾食

於十漿齊人買而五漿先饋人皆敬伯昏督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己曰夫內誠不解郭象曰外自於形謀成

衆狙之不馴於己也。謂齊先誑之曰與若芽。齊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芽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若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渚子爲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而自矜者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嚮。後惜十日又問未也猶疾視而盛氣。當求敵而必已之勝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彼命敵而我無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至全者更不似血氣之類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但已无心可使外物不生心郭象曰空之以至於全者無敵於外况自全乎惠盎施之族見宋康王康王躐足擊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无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无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夫无其志也未有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驕然皆欲愛利之此其實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无意邪。虛稱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无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實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列子卷三

周穆王第三

夫稟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無何者生實根滯萬變交陳未離神虛虛者以顯味爲成輪運進而致疑故飄然而自私以形骸爲真宅孰識生之木附之於无物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化幻人也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能使人智忘其所知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蠅而不可饗。蠅蠅其也王之嬪御臙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緒望之色无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娥媼好也施芳澤正蛾眉設筓珥。非首飾也與齊執齊名執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芷若香草以滿之。光滿奏承雲六鑿九韶長簫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鑿帝樂九韶舜樂長簫禹樂月月

獻玉衣且且厲玉食言其化人猶不貪然不得已而隨之居亡幾何 王執化人之法法也 騰而上

者中神通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結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

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諸帝皆天帝之所居也

既濟曰我之帝所其樂與百神游於天壤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一段云應爾于亦然也

國也所謂易人 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

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悻而不疑意迷精爽請化人求還太虛恍惚之境因非俗人之所涉心目飄忽自然之數也

若根虛焉欲盡 既漸所坐猶齋者之處侍御猶齋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既扶其 王問所從來左右

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同其形不 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所謂神者不

再至以近事言之假第一世所夢或百世之夢所見或地城之物其在彼也彼仰之須臾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

再游六合之外都思念益得如此況神心調御不假形器四通八達然誠虛者乎變化不可窮極徐疾亦元

奚異王之國王問復疑驚亡存疑其驚亡者心之感也 變化之極徐疾之閒可盡模哉開欲以實事象既未可測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感至言故世世之治 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黃面左聯輪古舉 臨而左緣耳右聯

赤驥而左白象古義 主車則造父為御古字未著 為右次車之乘右服黃面而左聯輪左聯盜驪而

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鶴之血以飲王具牛

馬之遺以洗王之足遺乳也以已所 及一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 別日升

于崑崙之口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暢于瑤池之上西王母人頰也比黃帝妻 西王

母為王從歌曰崑崙王和之名東歸 其辭哀焉西王母傳云 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

人不益于德而游於樂後世其遺數香過乎 自巳已上至命駕入西王母傳云 穆王幾神人哉言非 能窮當身之樂猶

百年乃祖知世事尤當 世以為登假焉假字當作假也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

而求退尹文先生拱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祖西也願而告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

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劉二儀之數

者幽運萬形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造物者發有心哉自然似妙耳夫氣實 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

不覺其難也造物者發有心哉自然似妙耳夫氣實 隨起隨滅假物而為變者與成敗形而推得 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注曰 吾與汝亦幻也奚須

學哉身則是幻而山欲學 老成子請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權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

者走走者飛深思一時就其道理不患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失有有生而無理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之與理

而變形今四時之令或老或三辰銷浮皆冰反用器物蒸騰則飛雲散沙以成水而得之於常樂所不疑推此則也陰陽之妙

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日用而百姓不知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

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執測之哉帝王之功德世為之名非所以為帝王也 操機千

日樂七日生八日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夫變化云云皆有因

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夫變化云云皆有因

夢涉大水而恐失其中和則 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火性猛烈 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以和為用者也

夢涉大水而恐失其中和則 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火性猛烈 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以和為用者也

夢涉大水而恐失其中和則 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火性猛烈 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以和為用者也

夢涉大水而恐失其中和則 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火性猛烈 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以和為用者也

夢涉大水而恐失其中和則 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火性猛烈 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以和為用者也

夢涉大水而恐失其中和則 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火性猛烈 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以和為用者也

夢涉大水而恐失其中和則 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火性猛烈 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以和為用者也

夢涉大水而恐失其中和則 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火性猛烈 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以和為用者也

夢涉大水而恐失其中和則 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火性猛烈 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以和為用者也

夢涉大水而恐失其中和則 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火性猛烈 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以和為用者也

夢涉大水而恐失其中和則 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火性猛烈 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以和為用者也

夢涉大水而恐失其中和則 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火性猛烈 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以和為用者也

神疑者想夢自消。夢無情念。夜無夢寐。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夢夢為國處於天少為道。而滯於此物化往來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真人无住不忘，乃真不眠。何夢之有此亦當以明也。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禮，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燥，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水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耕，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方俗之異，猶覺夢反用。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越役者，使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吟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悲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分半。吾嘗為僕，勞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奔走作役，无不為也，數罵杖撻，无不至也，眼中唯噴呼吸。味香南反。彼且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夫虛夜相規，樂極生悲。故覺之所夢，或夢為國君，或夢為僕。若欲覺夢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竟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此章亦明夢不測，若各通一方，則役夫勤勞，夢足。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御之，恐人見之也，趨而藏諸窟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跡其事，傍人問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薪者曰：向薪者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且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者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以聞鄭君，鄭君曰：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從夢，唯黃帝孔丘。鄭人之辨，夢與不夢，孰真孰實，不可不知也。彼實取者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以聞鄭君，鄭君曰：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從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伯士師之言可也。伯士師之言，謂因官怒而迷，或對不。彼實取者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以聞鄭君，鄭君曰：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從夢，唯黃帝孔丘。

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寤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國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占之，弗筮，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儲生自煤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儲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夫儲生於彼，儲生於此，故吉凶可回卦兆而推，儲生可假象數而轉，今忘者之心，泊爾於於死，灰歸焉，同乎府宅，舉人於無所，其與卦兆之所占，非所請之所，儲生之可以消邪，自然之也，故負債於神，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囚囚，以自。非藥石之所攻。疾病於府，臟腑病於肌，體者，必攻脈診，以發其虛，投藥石，以攻其身，若心非食慾，所醫病非形身所傷，則醫師之用立其。吾試化其心，變其虛，庶幾其瘳乎。大忘者，都无慮，將何所化，此說自云。是令有心，反令有慮，蓋難有左右耳。於是試歸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先聖其政已。儲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儲生之多方，而非一，實所願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土句云：彼儲生之所居，思而儲生，固已其所備者，復推儲生之功，有過此者，明理不其足，則可以多方。華子既悟，適大怒，雖妻刺子，操戈逐儲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无，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疾病與理相似者，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願請爾回記之。此理亦當是勝之所，所以知之者，教書妙實，於大賢耳。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藥香以為朽。月今日。迷罔之疾，謂之迷罔也。迷罔之疾，謂之迷罔也。迷罔之疾，謂之迷罔也。常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无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過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魯之君子，虛得仁義，謂百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適歸也。榮，也。此章明非非之理，未可全定，皆當審慎，以成辨也。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行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傲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喞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墟，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家，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噫然大笑曰：子昔若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墟家，悲心更微。此章明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无成感者也。

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隨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教弊豈其唯同運無聞者，能惟變所適不滯一方，而世教豈其能同運無聞者，能惟變所適不滯一方。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力。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唯樂禮樂之失，不樂禮樂之用，禮樂故不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若欲損詩書易者，本之方面而引此以爲憂者，將爲下義根本，故先此其甘耳。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無樂爲樂，亦不以無樂爲樂。無知，則無樂，則無樂矣。無知爲知，任其所樂，則理自無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所謂不爲，所謂不憂，所謂不知，所謂不樂，所謂不爲，所謂不憂，所謂不知，所謂不樂。詩書禮樂，何樂之有，革之何爲。治術者，豈救弊而不恃物自全矣。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如愚者也。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故遂至自失也。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後憤思道，忘飲食也。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既悟至理，則亡餘事。陳大夫聘魯，私

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至哉此問，夫聖人之迹，絕於羣智之表，萬物所以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後乎，以顏子之量，豈不能爲其稱謂，況下斯者乎。此顏回之辭，所不關，豈見其會通之迷，回謂之聖耳，豈謂所廢，亦無所用，禮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接世務，皆形迹之舉耳，其終而友寂者，因泊然而不動矣。老聃，猶不肯自得其道，充倉於何得之。蓋弟于有充，古即反。倉子者，得明之道。寄得名以明至理之不絕於物理者耳。能以耳視而目聽。夫形實者，心言之聖字，苟微焉，則視聽不因耳。魯侯聞之大驚，不怪仲尼之用形，不怪其耳目之使，上卿厚禮而致之，充倉子應聘而至，汎然无心，聞則察不聞，聽則聞，易任，迷向於物，故物無厭心。使上卿厚禮而致之，充倉子應聘而至，汎然无心，聞則察不聞，聽則聞，易任，迷向於物，故物無厭心。

魯侯曰：此殆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此形智不相通者也，心合於氣，此又適其形智之氣，氣合於神，此又適其神智之神，神合於氣，此又適其氣之神，神合於氣，此又適其氣之神。充倉子曰：我體合於心，此形智不相通者也，心合於氣，此又適其形智之氣，氣合於神，此又適其神智之神，神合於氣，此又適其氣之神，神合於氣，此又適其氣之神。

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唯靈然之充，不干形體耳，涉於有形，分神則所聞不以遠近爲法也。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臟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所適都忘，豈復覺知之至邪。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元倉子之虛矣，仲尼將何所云。今以不答爲符，故傳之一笑也。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跡耳，然則丘知所以聖所以不聖者歟。然則丘

列子卷四

仲尼第四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无所知，用智則无所不知，知雖神而忘智，則寂然立照者也。

仲尼開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充聞之矣，聖人之無憂，當推所不及，出況於賜說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惟起餘於大賢然後發言乃宜耳。

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回不肯欲立問，故援琴以激發夫子之旨也。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天者自然之分，命者窮達之數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將明此言之不憂，故示有疑問之色。

汝之意，夫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昔日之言，因事而與，今之所明，盡其極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若所不知，无所不樂，若所不憂，故曰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

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此言能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統，雖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道來世，如斯而已，豈能無不可不爲。夫聖人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若

游。既聞至日，則放其游，不

出者非自於門者也。蓋丘子曰：游其至乎。向者雖列子之言，游也。未

故不知所適，反觀。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忘遊故能游而游。

於身固不知所。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

我之所謂游。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舉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舉曰：唯命

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非。憂視生如死，視富

如貧。視人如家。無往不齊，則視富。視吾如人。我。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

衆庶，得實不能勸，利勸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夫

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雖有利害，苟能以萬殊爲一，其萬物皆覺。有

無之異。故天子不能得臣，諸侯不能得友，妻子不能得親，僕隸不能得神也。

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舉乃命龍叔

背明而立，文舉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噫，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

孔不達。蓋說聖人心。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无所由而常生者，道也。忘性在通，通亦

死地。此聖人。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

之道者。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

幸也。役習求全，貴身賤物，遠害就利，務

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行必死之理，而必死之地。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

自亡者，亦常。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

用遊人之道。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乘因危之理，以害

存亡得理也。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乘因危之理，以害

盡生順之道，以至

於亡，故无所哀也。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生不幸而死。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隸人且歌，衆人且哭。亦不知所以

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哀

樂矣。其中或歌或哭也。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納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既合則難別也。鼻將窒

者先覺焦朽，焦朽有節之氣。僕仆也。如視而知東野之

備。居尤極之勢，莫不傾盡。故物之樂，必先結於盈滿，然後後之於虧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

是以遊人居中和，禍福之所開，任體之所隨，順心之所適，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故物不至者則不反。要遠

後遊，故聰明強識，皆

爲而味其迷之所矣。鄭之圃澤多賢，壓默者也。東里多才，有治能而

郭析，郭陶，郭智之士，執兩可之說。郭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者舞，彼來者奚若。世或謂郭和朝

則時無死者，竹實子產用之也。郭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者舞，彼來者奚若。世或謂郭和朝

折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上善余矣。下善余矣。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

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以爲執政者也。長幼聚聚而爲牢，藉庖廚之物，奚與犬豕之類

乎。伯豐子不應。非不能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機，巧也。多有善治土木者，有

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无相位者，无能

相使者。事立則有所不周，事不成則有所不備。而位之者无知，使之者无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便焉。不能知衆人之所知，

事才並爲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无惡无好，无彼无此，則以无爲心者也。故明者爲視，暗者爲聽，智者爲謀，勇者爲戰，而我无事焉。苟

樂謂傳道，豈非也。丁等在世，榮聞功名，朕我耳。朕豈曰：夫能成功名者，讓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而餘於末者。答曰：成功名

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術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

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搗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

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蠶之股，搗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

也。臣敢以質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无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以至來之遺物，物

以死事之力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人每攻其所難，

先見與斯，學聽者先聞種鍾，夫有易於內者，无難於外。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

道主功也。故

其名不彰也。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未能令名

於於故。以能用其力者也。善用其力者，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公子牟文

能放縱，以能用其力者也。善用其力者，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公子牟文

四篇，曰：諸家，魏氏得中山，以

邑子牟曰：曰中山公子牟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

亦矣。學如樂子與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與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无師

此存存而不除。樂子與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與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无師

學无友。不禮宗

瑯賈也。佞給而不中，不合理的也。慢術而无家。行而无定家。好怪而妄言。愛奇異而

虛誕其辭。欲惑人之心，加人之心。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營。人民猶是也。如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

荒四極之不異是也。四海四荒四極。見爾雅。故大小相合。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

含萬物也。故不窮。乾坤含化。陰陽受氣。虛物成形。代相相。因不止於一。生不盡於一。形故不窮也。含天地也。故無極。

天地含萬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大矣。然形器之物。皆有極。窮其極。非虛如何。計天地在太虛之中。則如有如無耳。故凡在方之域。巨細相形。多少相應。推之至無之極。豈窮於一。

乎。夫太虛也。無窮。天地也有以。以無窮而容有限。則天亦吾所不知也。

夫萬事可以理推。不可以器徵。故信其心。智所不知。而不知地。未必形之。大者。然則都子之所謂。蓋其掌耳。亦吾所不知也。

所。將謂宮殿。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遊。既巨細之無。與天地為一宅。

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

斷斷之足。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顛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

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有脩短乎。有同異乎。草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輦焉。

野天之八方中央也。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

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

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馮益。

斃十五舉首而斃之。山其何以安也。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

不盈數千。而暨五山之所。一鈞而連六轂。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伯之人。龍井而負之。又讀其骨以十許。此人之形。當百餘萬。

巨億計。帝怒。使滅龍伯之國。使使使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見山海經。諍人。其大。因明其小耳。

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

見陽而死。終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

其廣聞而志之。夫帝見異聞。衆之所疑。實益豈豈。豈豈豈豈。豈豈豈豈。

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所以神視。

山之間。以有形涉於神明之。徐以氣聽。不責外用也。

大木焉。其名爲櫟。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

鶴鳴不踰濟。貉蹤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无相易已。

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

在河內野王縣。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慈公者。

隱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舉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六七

六八

六九

七十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獻疑或疑也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疑父小山也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

得州曰隄土遂率子孫荷耜者三天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也

遺男始亂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俗謂之智者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

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

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孫子孫無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

愚其志也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出成知積小可以高大而不慎則多

期朝夕則無而不積無不積矣今誠積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可以至少夫九層起於累土萬里遂於函谷苟功無廢舍不

將盡二物如此則丘壟而盈無所致疑若以大小運道惑者未始推難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感愚公之

誠而力者也負一山一而斃東一盾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石隄斷焉夫期功於且夕者聞虛而致欺取美於

一世之常情也至於人入以天地為一朝位代為曠息忘情以遠事无心而為功在我之與在彼在之與在

人非覺其殊別也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愚叟之孤足以明何物之暫假一世之悠悠之徒可不悲與

影逐之於隅谷之際隅谷虛淵也渴欲得飲赴飲河河清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

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山海經云夸父死其杖化為鄧林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

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天成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在

方壽天成方壽天成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不待

殺戮而天不待將迎而壽自壽者不由殺戮不待五穀而食不待錦繡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自然者

服非聖人之所通也聖人不違自然而萬物自便豈樂通物哉禹之治水上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之所遺故奇書述謬也

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也距去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

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山之重當國之中有山山名童領狀若頰頰頂有口狀若員環名

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瀉山頂之泉泉過蘭椒味過醴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山山水水流曰埒經營一國亡不

悉循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僭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

媒不聘綠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享阜亡數有得樂亡衰老貧

昔其俗好聲相攜而送終終日不輟音微倦則飲神漢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清膚色脂澤

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其國儼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嬖御者數月

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勉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植物之

阜禮義之盛羣服之美妖嬖盈庭忠良滿朝肆睚則徒卒百萬肆睚則徒卒百萬視攝則諸侯從命視攝則諸侯從命

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志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奚願此國自不可得往耳

國之人被髮而裸力北國之人編巾而裝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黍夏

葛水舟陸車賦而得之性而成之夫方土所安自然而後故與越之用舟濬荆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於

有軼沐又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冥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

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乃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適成爲孝子秦之西有饑集又之國者其親戚

死棄柴積而焚之燼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此事亦

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以日初出遠而日中

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

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所謂六合之

不處二童子笑矣未必不可不處二童子笑矣未必不可不處二童子笑矣未必不可不處二童子笑矣未必不可不處

髮不均也髮不均也髮不均也髮不均也髮不均也髮不均也髮不均也髮不均也髮不均也髮不均也

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輪不絕鈞不伸竿不撓夫術勞而獲獲下沈者沈上沈者沈因水勢而

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蒲且子古蒲且子古蒲且子古蒲且子古蒲且子古

舉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故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鈞手無

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釣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善其此者以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詣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倍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謂心也動則行多故多慮性弱故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耳智少而任性則果而自用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子易心竊其本體故各反其家各非故也故妻不識也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此言快哉乃實記少有然世無他則扁鵲豈可謂神聖乎扁鵲曰鼓琴而鳥舞魚躍扁鵲巴古善鼓琴人也鄭師文聞之樂家從師襄游師襄亦古之善琴人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即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遺技然後歸師文之意也且小假之以觀其後充幾何復見師襄師襄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心手三者支離不相遠失而後和音發矣

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南呂八月律涼風愾至草木成實得秋氣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角木音屬春得春氣故成秋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蕤賓五月律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得夏氣故消冰此一月霜露交下川池暴逆得冬氣故凝水故凝水及冬而叩宮弦以激黃鍾黃鍾十一月律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得夏氣故消冰此一月霜露交下川池暴逆得冬氣故凝水故凝水

變四節畫一之輪則三時可知且款并其所感之妙耳變四節畫一之輪則三時可知且款并其所感之妙耳

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師曠魯平公奏角一奏之有自發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裂帷行之吹律北方有地無風不生五穀亡以加之彼將挾秦執管而從子之後耳師曠乃撫心高蹈

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使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辭諒乃謝求反終身不教青歸秦青願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娥齊東之齊置糧過雍門露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榭三日不

列子 卷五

六九

列子 卷五

七一

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引也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遠而追之娥遺復爲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賂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則者學文善哭以哭于孟嘗君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我欲言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實心則合吾於何逃聲哉發音鍾子期已得其妙已無與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中道有國數此偃師曰若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謂偃師曰若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謂偃師曰若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謂

夫頽其頽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穆天子傳云盛姬嬪王之技將終倡者睇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謂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胃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如向者之始見王也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式車載之以歸御亦如人五臟有七孔與口文也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鸞班輸作雲梯可以凌虛御風自謂能之極也墨子作木鸞三日不墜弟子東門賈滑箛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時執規矩言其甘蠅古之善射者發弓而獸伏鳥下箭無聲

列子 卷五

六九

列子 卷五

七一

曰未也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懸懸風於旛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浹大也
 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觀風如輪則餘物皆此而大焉乃以燕角之弧朔莢之箭射之貫風之心而懸不
 絕以懸弓動矢貫風之心實其用學之妙也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
 乃謀殺飛衛相過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也紀昌遺一矢
 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无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劍臂以誓不得告術於
 人紀昌道也此一章論造父之師曰秦豆氏秦豆氏見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
 禮愈謹乃告之曰古時曹良弓之子必先為笑良冶之子必先為柔笑者須柔屈體而後成器良冶者則器
成其所成所以為良也汝先觀吾趨也趨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為塗僅可
 容足安蹄計步而置其少數履之而行趨走往還无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
 得之捷乎敏疾也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轡乎御術之際而急
 緩乎騰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
 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術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
 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迺旋進退莫不中節與和聲之
聲相應也
 然後輿輪之外可使无餘轡馬蹄之外可使无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峻原隔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
 然後輿輪之外可使无餘轡馬蹄之外可使无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峻原隔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
 夫行之所趨者足而已足外无餘而人不欺足者此心不爽不欺也心不爽不欺則進退自有常度苟其非
 其禮之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六轡之類馬足之類則之有道不思其氣故輪外不特无刃之難輪外不特无刃之地可不謂
 也魏黑卵以曠曠殺丘離章曠曠丘離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

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有謂氣而曠曠也馳殺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乘力抗百夫筋骨皮
 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鏗鏘摧屈而體无痕捷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雞也來丹之友申他曰
 子惡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股帝
 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
 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嘗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
 无際經物而不覺二曰承影將且味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若有物存莫識其狀

列子卷六

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日宵練方盡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
四色也方夜見光而不見形
 其其觸物也驕然而過驕切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无施於事不能
實物
 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閒必晚跪而授其下
 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以其可執可見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榻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
 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趨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盧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
 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謀我使我噬疾而屢急其子曰曷昔來丹之
 求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疆彼其厭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鷩鷩之劍火况之布其
 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况之布况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
 皓然疑乎雪此周書息子以為无此物傳之者妄爾叔曰息子果於自信果於理哉此語取斷後而說切王刀
火况布者明上之所貴
事實之實因此
二物无虛妄者

力命第六

命者必然之期業定之分也雖此等未盡而此理已然
 若以壽夭存於御矣窮通係於智力此惑於天理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矣若我哉命曰汝笑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
 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
 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无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
 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无
 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
 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不知所以然而然者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此當引萬物皆有自則智力
制不由命義例不一似相違反然治亂推遷榮枯相攻相奪禍福無常故聖時隨其勢執知所以是以聖人兩存而不拂將以天扶名教而致
壽之出不可都察或有恃許力以干時命者則雖子問鼎於周无知識適於齊或有觸天災以殉名者則與齊守鎮西山仲山由被圍於
魯列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自得其中則智識者不以權力亂其業
分於名者不以權勢亂其形生賢者之賢其在於斯鳴呼賢者可不致哉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
 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親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痛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

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脫衣則豆湯食則藜藿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櫛出則結駟在家然有棄朕之心在朝然有放朕之色請講不相及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謂德也厚薄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夜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子並而賤貧富與子異子語之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心非人也此自然而然非由人事巧拙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子不敢復言謂德也北宮子既歸衣其豆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菹有稻梁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一達於理則外物多不足不足以損富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寡久矣一言而能釋易倍也哉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感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亂嫡庶並行齊侯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僂公愛之令繼統同於太子也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小白即桓公也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齊魯魯曰子糾死之召忽管仲也請得買甘心腹之不然將滅魯魯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囚也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雖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其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鮑叔牙迎管仲於魯魯則鮑叔牙其極於齊而見桓公也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高國齊之世故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貧曰吾少窮困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關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

也此明理無用交用也此明理無用交用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實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能不得不不用世皆其口中非但管鮑祖公而已也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不可諱云謂病之不可諱也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不可諱云謂病之不可諱也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執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居矣而自忘則不取則進民而不能納矣其得罪於君也將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忘使君之理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私道苟不私則進民而不能納矣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執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居矣而自忘則不取則進民而不能納矣其得罪於君也將帝而哀不已若者蓋其道之不及也非其民之不盡已故能無棄人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介道而不爭也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與人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德於人則物所不與也以賈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聞見故曰勿已則隰朋可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歸於己而天下無所措其手足故道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備之可也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

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非由我也皆天鄆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謂法子產執而數之俄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鄆析左傳云鄭數殺鄆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鄆析死也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鄆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鄆析不得不誅也此義例與得不得屈子產非能誅鄆析不得不誅也此義例與得不得屈子產非能誅鄆析不得不誅也此義例與得不得屈子產非能誅鄆析不得不誅也此義例與

梁得疾。十日大漸。漸。病也。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
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言唯我與汝耳。非醫巫。其子弗曉。終歸三醫。不解楊朱歌旨。謂與已同也。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虛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頭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運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夫死生之分。命定於元。爲天之所。雖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貶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癒。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
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鶻熊語文王。王師曰。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利而害。此方。遠害爲巨。用智之精。楊朱曰。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善巧者耳。未能使吾國不生禍端也。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善天子父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交情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故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有善天。則非命。信理者亡是非。則非理。信心者亡逆順。則非心。信性者亡安危。則非性。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理亦不信。與不信也。真矣。懸矣。奚去矣。就矣。哀矣。樂矣。奚爲奚不爲。不爲亦有所爲也。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此械。無心之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不爲外物。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任物出入。故其有礙。則其情亦不變。四人相與游於世。齊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

列子 卷六

八一

列子 卷六

八三

巧倖。倖。直。使。使。辟。辟。之。之。四人相與游於世。齊如志也。窮年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聖。聖。若。若。情。情。謬。謬。極。極。凌。凌。許。許。此。此。許。許。多。多。亦。亦。不。不。不。不。之。之。不。不。通。通。之。之。止。止。如。如。勇。勇。敢。敢。怯。怯。疑。疑。如。如。重。重。之。之。四人相與游於世。齊如志也。窮年不相語術。自以行无戾也。多偶。自。乘。乘。獲。獲。立。立。四。四。人。人。相。相。與。與。游。游。於。於。世。世。齊。齊。如。如。志。志。也。也。窮。窮。年。年。不。不。相。相。語。語。術。術。自。自。以。以。時。時。之。之。適。適。也。也。此。此。衆。衆。態。態。也。也。貌。貌。不。不。一。一。而。而。威。威。之。之。於。於。道。道。命。命。所。所。歸。歸。也。也。危。危。危。危。成。成。者。者。情。情。成。成。也。也。初。初。非。非。成。成。也。也。危。危。危。危。敗。敗。者。者。情。情。敗。敗。者。者。也。也。初。初。非。非。敗。敗。也。也。世。世。有。有。得。得。機。機。失。失。之。之。感。感。其。其。以。以。成。成。世。世。而。而。不。不。信。信。之。之。際。際。味。味。然。然。於。於。信。信。而。而。不。不。味。味。然。然。則。則。不。不。駭。駭。外。外。禍。禍。不。不。喜。喜。內。內。福。福。故。故。迷。迷。生。生。於。於。信。信。也。也。隨。隨。時。時。動。動。隨。隨。時。時。止。止。智。智。不。不。能。能。知。知。也。也。信。信。命。命。者。者。於。於。彼。彼。我。我。無。無。二。二。心。心。之。之。情。情。也。也。於。於。彼。彼。我。我。而。而。有。有。二。二。心。心。者。者。不。不。若。若。掉。掉。目。目。塞。塞。耳。耳。背。背。面。面。墮。墮。亦。亦。不。不。墮。墮。也。也。此。此。明。明。用。用。智。智。計。計。之。之。不。不。如。如。任。任。自。自。然。然。也。也。故。故。曰。曰。死。死。生。生。自。自。命。命。也。也。若。若。其。其。非。非。命。命。則。則。仁。仁。者。者。必。必。壽。壽。未。未。必。必。然。然。怨。怨。天。天。折。折。者。者。不。不。知。知。命。命。者。者。也。也。怨。怨。貧。貧。窮。窮。者。者。不。不。知。知。時。時。者。者。也。也。此。此。皆。皆。不。不。識。識。之。之。當。當。死。死。不。不。懼。懼。在。在。窮。窮。不。不。戚。戚。知。知。命。命。安。安。時。時。也。也。其。其。使。使。多。多。智。智。之。之。人。人。量。量。利。利。害。害。料。料。虛。虛。實。實。度。度。人。人。情。情。得。得。亦。亦。中。中。亡。亡。亦。亦。中。中。也。也。其。其。少。少。智。智。之。之。人。人。不。不。量。量。利。利。害。害。不。不。料。料。虛。虛。實。實。不。不。度。度。人。人。情。情。得。得。亦。亦。中。中。亡。亡。亦。亦。中。中。量。量。與。與。不。不。量。量。料。料。與。與。不。不。料。料。度。度。與。與。不。不。度。度。矣。矣。唯。唯。亡。亡。所。所。量。量。不。不。量。量。亡。亡。所。所。不。不。量。量。則。則。全。全。而。而。亡。亡。喪。喪。亦。亦。非。非。知。知。全。全。亦。亦。非。非。知。知。喪。喪。自。自。全。全。也。也。自。自。喪。喪。也。也。自。自。全。全。者。者。非。非。用。用。心。心。之。之。所。所。能。能。自。自。救。救。者。者。非。非。行。行。失。失。之。之。所。所。致。致。也。也。齊。齊。景。景。公。公。游。游。於。於。牛。牛。山。山。北。北。臨。臨。其。其。國。國。城。城。而。而。流。流。涕。涕。曰。曰。美。哉。國。國。乎。乎。鬱。鬱。鬱。鬱。萃。萃。若。若。何。何。滴。滴。去。去。此。此。國。國。而。而。死。死。乎。乎。使。使。古。古。無。無。死。死。者。者。寡。寡。人。人。將。將。去。去。斯。斯。而。而。之。之。何。何。史。史。孔。孔。梁。梁。丘。丘。據。據。皆。皆。從。從。而。而。泣。泣。曰。曰。臣。臣。賴。賴。君。君。之。之。賜。賜。跪。跪。食。食。器。器。肉。肉。可。可。得。得。而。而。食。食。驚。驚。馬。馬。稜。稜。車。車。可。可。得。得。而。而。乘。乘。也。也。且。且。猶。猶。不。不。欲。欲。死。死。而。而。況。況。吾。吾。君。君。乎。乎。晏。晏。子。子。獨。獨。笑。笑。於。於。旁。旁。公。公。等。等。涕。涕。而。而。顧。顧。晏。晏。子。子。曰。曰。寡。寡。人。人。今。今。日。日。之。之。游。游。悲。悲。孔。孔。與。與。據。據。皆。皆。從。從。寡。寡。人。人。而。而。泣。泣。子。子。之。之。獨。獨。笑。笑。何。何。也。也。晏。晏。子。子。對。對。曰。曰。使。使。賢。賢。者。者。常。常。守。守。之。之。則。則。太。太。公。公。桓。桓。公。公。將。將。常。常。守。守。之。之。矣。矣。使。使。有。有。勇。勇。者。者。而。而。常。常。守。守。之。之。則。則。莊。莊。公。公。靈。靈。公。公。將。將。常。常。守。守。之。之。矣。矣。數。數。君。君。者。者。將。將。守。守。之。之。吾。吾。若。若。方。方。將。將。被。被。斧。斧。斃。斃。而。而。立。立。乎。乎。賦。賦。之。之。中。中。唯。唯。事。事。之。之。慎。慎。行。行。假。假。念。念。死。死。乎。乎。行。行。假。假。則。則。吾。吾。若。若。又。又。安。安。得。得。此。此。位。位。而。而。立。立。焉。焉。以。以。其。其。送。送。處。處。之。之。送。送。去。去。之。之。至。至。於。於。君。君。也。也。而。而。獨。獨。爲。爲。之。之。流。流。涕。涕。是。是。不。不。仁。仁。也。也。見。見。不。不。仁。仁。之。之。君。君。見。見。不。不。仁。仁。之。之。臣。臣。見。見。此。此。二。二。者。者。臣。臣。之。之。所。所。爲。爲。獨。獨。竊。竊。笑。笑。也。也。景。景。公。公。慙。慙。焉。焉。舉。舉。觴。觴。自。自。罰。罰。二。二。臣。臣。者。者。各。各。二。二。觴。觴。魏。魏。人。人。有。有。東。東。門。門。吳。吳。者。者。其。其。子。子。死。死。而。而。不。不。憂。憂。其。其。相。相。室。室。曰。曰。公。公。之。之。愛。愛。子。子。天。天。下。下。无。无。有。有。今。今。子。子。死。死。不。不。憂。憂。何。何。也。也。東。東。門。門。吳。吳。曰。曰。吾。吾。當。當。无。无。子。子。无。无。子。子。之。之。時。時。不。不。憂。憂。今。今。子。子。死。死。乃。乃。與。與。無。無。子。子。同。同。臣。臣。奚。奚。憂。憂。焉。焉。豈。豈。赴。赴。時。時。而。而。商。商。趨。趨。利。利。工。工。道。道。術。術。仕。仕。遂。遂。勢。勢。勢。使。使

列子 卷六

八二

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自然冥運也。

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偽貨之迹，因事而生，故偽者山然而人無偽也。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有猶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一焉。設有

列子卷七

楊朱第七 夫生者，一氣之運，一物之靈，靈者壽，壽者壽，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富生之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香澤而已耳，而後不離其性之所安耳，目之所視，以仁義為用，則散其性，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之趣也。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夫事無元已，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以求富，富而後求名，名而後求利，利而後求名，此其所以為名也。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虛斯貧，為名者必讓，讓而後求名，此其所以為名也。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君志令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此推讓也。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利則世其知者，名則利者也。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不歸則不，足以相利，昔者堯

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節，守節以放餓死，守節展李非亡情，矜貞之節，以放棄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此謂實之自然，欲有所歸，得不實於高勝者耳。實也。楊朱曰：原憲嬰於魯，子貢殖於衛，殖，實也。原憲之嬰，子貢之殖，累身然則嬰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寢，足已之所安，不勞心以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動能使逸，能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墜勿闕，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管仲功名人耳，相齊致，因成謀，任運之道，既非所宜，且於事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聽，闕，不自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

得喚謂之關。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關。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

關。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關。性，凡此諸關，廢虛之主也。去廢虛之主，照然以俟死。

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任情性，廢虛，謂之關。保年且得適養生之樂也。拘此廢虛之主，雖然而不合，感感然以至於久，生百年千

年萬年，非吾所謂養。謂名拘此，內養於外，養者以。死死者，長年，謂之非所貴也。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

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於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

薪而葬諸溝壑亦可，衰文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是以廢者也，自以備養生，非遺生之

夷吾謂鮑叔牙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當其行也，則不由物及。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

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

千鐘，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身，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

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嫺嫺者，穆嘗

以戲之，方其醉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遠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嫵

妓者，必隨而招之，從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郵析而謀之曰：審開治身以及家，治家

以及國，此官自於近至於遠也。審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教二子？子其詔之。郵析

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郵析之言，因閉以

錫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

聘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審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覺事行多端，

豈待若官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濟，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執念哉？而欲尊禮義以

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雖欲此言，若天刑重懲，性猶物，失其身之

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悉口之飲，力匱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違聲名譽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

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別之，猶夫善治外者，物

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

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

他日以告郵析，郵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郵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不知其人則不

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雖屋臺樹園池沼，飲食車服，樂聲鑽御，擬

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偏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

致之。猶藩籬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遠宿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跣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

廂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

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乘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委廢，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

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瘞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難聚，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一國

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衛青，又衛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

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聚童所經而賊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

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斷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斷久生，可

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改命久生，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

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

生之苦也乎？夫一生之難，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朝露之無常，若以爲樂，則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

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但當肆其情，將死則廢

而任之，究其所以放於盡。制不在我，則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閒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

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貴身，

也。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雖其不損己，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曰：非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

子不違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佞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

爲之乎。商子默然有問。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

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商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

尹。則子言當矣。聃尹之欲。黃。身而說也。以吾言問大禹。禹曰。則吾言當矣。禹之欲。已而濟也。孟孫陽因順與其徒說他事。楊朱

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

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

禹。威威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以治水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惟荒土功。子產不字

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絃。竟成威威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

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威威然以至於死。此

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

見辱於陽虎。威威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遠避者也。凡彼四聖者。生无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

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无以異矣。形即事。憂危之途。夫求諸方寸。未有不懼。其

積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規。窮意慮之所爲。照然以至於

死。此天民之逸游者也。射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无不行。志无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

以禮義自苦。照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惡暴之名。實者固非

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虛謂者之無。亦天賦之性。雖毀以四。彼四聖雖美之

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

諸華。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華。何也。對曰。君見其

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羣羊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

前矣。且臣聞之。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汗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頌奏之舞。何

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

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尅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

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无

不消滅。但運運之聞耳。以運運而致感。亦體。於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

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趨走不足以逃利害。无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

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

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

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知身不可私。物不可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

者也。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不

如何。既私私之。爲非。又知公之。爲是。故曰。至也。

三爲位。四爲貨。尊利。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通人也。通其自。可殺可活。制命在外

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得其天下无對。制命

在內。外物所。不能制。故語有之曰。人不辨官。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農出夜入。自以

性之。嚼菽茹蕒。自以味之極。肌肉蠲厚。筋節隨急。雖音。位切。一朝處以柔毛絳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稍

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伴地。則亦不盈一時而飽矣。曾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自自然平。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

美。謂天下无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糲屨。糲。麻。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夏

陳室。綿纈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煖。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

甘菜。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出。之。者。鄉豪取而嘗之。置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楊朱曰。豐厚。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无狀之性。无狀之性。陰陽之蠶也。非但。累其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

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嚮子曰。去名者无憂。老子曰。名者實之寶。而悠悠者趨

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實。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

也。逸樂順性者也。斯皆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

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閒哉。

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肖。似也。類。同也。性。稟五行也。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

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肖。似也。類。同也。性。稟五行也。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

利不亦難乎。地理則得管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哲。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

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自古迄今故依曰。所為問道者富。富。問。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本。也。令得珠亦富矣。安用道。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本也。有本故末在末則失。

也。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非不當矣。本則亡身。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无義。唯食而已。義者宜也。得理人宜者物不能奪也。

是雞狗也。強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非人道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尊欲人之尊己。道在則自尊耳。

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樂推而不厭。尊己之謂道。新。義。亡。將。至。列子學射中矣。中。則。自。中。非。能。期。中。者。也。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

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中。則。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可。也。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

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心。平。體。正。內。求。諸。已。得。所。以。中。之。道。則。前。期。命。矣。發。無。遺。矣。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

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不。知。所。以。存。則。非。有。之。理。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色。力。是。常。人。所。有。也。故。不。班。白。語。道。矣。而。況。行。之。乎。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自奮則

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雖。告。而。不。受。則。有。病。物。之。心。耳。目。自。察。誰。其。相。之。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自奮則

以為己。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自。賢。者。即。上。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智。者。為。之。謀。能。者。為。之。使。物。無。才。則。則。易。也。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鑿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

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特道化而不恃智巧。物。因。道。而。化。則。無。不。知。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闕。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今。官。道。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快。樂。今。有。饑。色。君。遇。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室。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列。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得。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容。於。貧。羨。施。氏。之。有。有。病。因。從。謂。進。趨。之。方。二。子。以。質。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德。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官。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

列子卷八

說符第八 夫事放无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攝乎變通之會。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老子曰。後其身。身先。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願若影則

知之。列子願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物。其。能。與。邪。故。當。處。先。此。語。以。壺。丘。子。答。而。不。條。列。子。一。得。特。後。之。義。因。而。自。釋。之。遊。呼。則。以。為。解。故。不。復。答。列。子。也。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譽美。言惡則譽惡。身

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譽也。身也者影也。夫。美。惡。報。應。響。之。影。響。理。無。不。應。故。曰。慎。爾。言。將。有。知。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所。謂。出。其。言。響。于。里。應。之。行。乎。通。是。乎。遠。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且。曾。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未。悟。故。曰。應。之。行。乎。通。是。乎。遠。

先知之耳。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道。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已。湯。武。愛。天。下。茲。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則。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則。自。可。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

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家之道者。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州之而遺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復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不隨時則動而失會者矣。智苟足。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其博。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

伐衛。公子鉞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怒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彼以此之情。晉國苦盜。有邪雍者。能視盜之眼。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

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若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邪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竊盜謀曰。吾所窮者邪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邪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此皆所

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此皆所以止盜之方。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竊盜奔秦焉。用隨明以察是非者。羣許之所。用先謙以。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非能居也。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非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

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黃

鄭中已有此章。而小。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建。無辜亦死。以故不復釋其義也。所謂出外鄉人殺之。鄭欲令尹子西問焉。子期伐鄭。許而未行。伐鄭。子西子期將救鄭。鄭怒曰。鄭人在此。種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故不應。微言。微言也。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濞沒者。能取之。石之木。則及。唯其微言不可。故孔子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復為美味。者所別也。白公曰。

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謂者所以發言之行。故言之謂也。則其言之微者。形之於事。則無所隱。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言言則爭。魚者滿。遂獸者趨。非樂之也。自然之勢。自離而走。故至言去言。理自明。夫淺知之所爭者未矣。尖本存末。事者而後爭。解鮮不及也。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不知言之謂也。趙襄子使新穉穉子攻翟。穉子。穉子家臣。趙勝之。取左人中人。左人。中人。穉。使遊人來謁之。遊。使也。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謂湖。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必退也。今

趙氏之德行。无所施於積。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不忘亡則不亡之也。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愛者所以為昌也。成之。深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致。於代。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遠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勝敵者皆比國工。有以動。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開。而力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還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公輸般器。墨子設守能御之。為彼所服。而不稱知其者。不有其能也。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得為政。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粟。牛生白

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往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國。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此所謂禍福相倚也。宋有闔子者。凡人物不知生。出主謂之闔也。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頸。並趨並

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闔子又能燕戲者。如今之繩。倒投者。聞之。復以千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謂先。技无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戮之。經月乃放。此技同而時異。則功賞不可預也。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伯樂善相馬者。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馬之良者。可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樂者。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以形骨取也。

相馬者。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馬之良者。可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樂者。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以形骨取也。

樂者。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馬之良者。可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樂者。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以形骨取也。

得也。若此者絕慮殫慮。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

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此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收

矣。子所使求馬者。方阜。色物物牡。尙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

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若阜之所觀。天機也。天機形骨之虛。所以使蹄

其內而忘其外。精內謂天機。外謂壯色。見其所見。所不見者。所不見也。視其所視。視所宜視者。而遺其所不

視。所不應觀者。若阜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言此之術。豈止於相馬而已。明

所。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

王曰。善。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吾聞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

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

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禱。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

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

遇盜於糲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歎然。無髮委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

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

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闕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

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汝活我。而追吾不已。遂將斧焉。既爲盜矣。仁將焉

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虞氏者。梁之富人。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

貨無替。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珠張中。反兩楹魚而笑。

明。列子 卷八

白也。對五百得之。反。飛禽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

侵犯之。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權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樹。必滅其家爲等倫。

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盡餐以舖之。爰旌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

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謫汝非盜邪。胡爲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殿之。不出。略略

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

宮教公。自爲不知己者。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菱。冬日則食橡栗。宮教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

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

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

叔可謂黠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利不獨往。怨不獨隨。是故賢者慎所出。善者則吉。惡者則凶。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

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

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

楊子不荅。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

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

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澗。操舟鬻渡。利供百口。業糧就學者成徒。而溺

死者幾半。本學澗。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

迂。夫子答之。辭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

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

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懼

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在智則入與之。在力則入與之。在財則入與之。在名則入與之。在利則入與之。在力則入與之。在財則入與之。在名則入與之。在利則入與之。

術也。雖不生也。語有之。
曰。爲其尤近名。豈不似。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人有善數者。臨死以決。喻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者。問不能言。才性之殊也。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且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問是生類。但自貴而相賤。 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嚼腐。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辟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不以從馬醫爲恥辱也。此輩言物一處無地分。既以定則無復廉恥。自然能與得失者乎。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栗者。遺歸而藏之。密數其齒。似。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人有枯樁樹者。其鄰父言枯樁之樹不祥。其鄰人遂而伐之。言之雖公。而失疑之說。 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救吾伐之也。在可疑之地。物所不信也。 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相其谷而得其鈇。扣音。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以其形。立外物之疑。故語有之曰。萬事紛紛皆從心生。白公勝亂。亂。能朝而立倒杖策。鎧上貫頤。鎧杖。末鋒。血流至地而弗知也。 鄰人聞之曰。頭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箸其行。足蹟殊增。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清。澄之。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欲致之。未嘗不見大山之形。而五音之和者。不聞雷之聲。夫金

萬物所。運者。萬物不。雖形聲之大。而有遺矣。況心雖於理。檢情。念。消然。誠定者。豈萬物動之所能亂者乎。

乾隆乙卯季冬。書船鄭輔義攜宋刻列子二册求售。適是日余在友人處。因留於大兒玉堂書塾中。至暮抵家。取書閱之。密行細字。尙是宋刻之上。矚念挑燈校一卷。覺世德堂本訛舛已復不少。真善本也。明晨訪顧抱冲于小讀書堆。鄭書友已在座。背抱冲問其直。索白銀六十金。余方以爲價昂。不之得。而抱冲已噴傳余之獨得是書矣。蓋是書先攜至金園。袁綬階處。後到余家。綬階遂爲抱冲言之。而抱冲作書於輔義。指名相索。輔義含糊答。忽見余與輔義耳語。知是書已留余家。故抱冲以余爲必得也。余亦以是書不歸江夏。即歸武陟。倘借財物。致失異書。大是恨事。因固留之。并不敢重與物主一觀。輔義來議價者再三。仍執前所言。不得已。屬其取向所見之宋刻新序同買之。許以八十金。而始允。余雖知是書之貴。明爲余與抱冲爭購之故。然此愛書之私。終不爲所奪。在余亦自笑其癡。耳。歲晚事忙。不及叙得書頗末。新年以守制居家。不出門。賀歲。午窗新齋。展函讀之。爰題數行于後。俾後之覽者。知異書忽來。如景星輝雲。爭先視之爲快。若癡狀如余。尤有甚於人。有不竊相笑者乎。
大清嘉慶元年元且日。試筆。書此於昭明巷舊居之養恬書屋。
魏人黃丕烈

列子行世本。以世德堂六子中本爲最。余舊藏影宋鈔本。抱冲曾取與世德堂本校之。多所歧異。擬自鈔爲善本矣。近得此本。佳處更多。鈔本遂遜。而居乙。抱冲從弟淵。爲余校是書。見其中所附音。始猶疑爲

列子

二

殷敬順釋文。後細審之。乃知非釋文。蓋作注者之舊音也。且爲余言。爲殷敬順乃宋人而託名唐人者。如此本字句釋文所云。一本作某某。皆與此合。則此本之在釋文未行以前可知。列子善本絕少。得此足正羣譌。書前跋畢。并記數語。以傳信於後。



文釋經真德至虛沖

撰 願 敬 殷
選 補 元 景

列子沖虛至德真經釋文序

夫莊子之未生而列子之道已在洋汗漫充滿於本
虛而無形可聞也故著書發揚黃老之幽隱剖抉
生死之根抵直覺寒疾決漬癘語其自然而不知
其然意其無為而任其所為辭旨縱橫若木葉乾殼
乘風東西飄飄乎天地之間無所不至而後莊子多
稱其言載於論說故世稱老莊而不稱老列者是繇
莊子合異為同義指一貫離堅分自有無并包也昔
列子陸沈圃田四十年而人莫識藏形衆庶在國而
君不知天隱者也人有道而人莫譽道豈細也夫書
有理而世罕稱理豈粗也夫人也之書也深矣遠矣
與物返矣不其高哉僕自總角好讀是書思無音義
解所聞惑及長游天台山桐柏於司馬微水帳之下
獲爛書兩卷標題隱約乃列子釋文紙墨敗壞不任
展玩而急手鈔錄其脫落蠹碎塊減棧損十已四五
矣而紙尾題云唐當塗縣丞殷敬願纂衡岳墨希子
書送草寫藏於巾衍後於潛山覽有唐道士徐靈府
手寫列子消虛重元注就於藏室緝景德年中國子
監印本參有校無會得帖異比得國子監印本經并
注脫誤長乙共一百六十字集成訛謬同昇一卷附

於釋文之後已而補亡拾遺復其舊目前人所稱最
善者如程是約之別名尚尚乃泰丙兩字古文此其
博學而多識者共有越畧惟埃同志損益啟悟熙寧
二年九月九日碧虛子題序

列子沖虛至德真經釋文卷上

唐當塗縣丞殷敬願撰

碧虛子陳景元補遺

列子新書目錄
其書改題曰沖虛真經卷之第一此是沖虛真經
至德真經卷之第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二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二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二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二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二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二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二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二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二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二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三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三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三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三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三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三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三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三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三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三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四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四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四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四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四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四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四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四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四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四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五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五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五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五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五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五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五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五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五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五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六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六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六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六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六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六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六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六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六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六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七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七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七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七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七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七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七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七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七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七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八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八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八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八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八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八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八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八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八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八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九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九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九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九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九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九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九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九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九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九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零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零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零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零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零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零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零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零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零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一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一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一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一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一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一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一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一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一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一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二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二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二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二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二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二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二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二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二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二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三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三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三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三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三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三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三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三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三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三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四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四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四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四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四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四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四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四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四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四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五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五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五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五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五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五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五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五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五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五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六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六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六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六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六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六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六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六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六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六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七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七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七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七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七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七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七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七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七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七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八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八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八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八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八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八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八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八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八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八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九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九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九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九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九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九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九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九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九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九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二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二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二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二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二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二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二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二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二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二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三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三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三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三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三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三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三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三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三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三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四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四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四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四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四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四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四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四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四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四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五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五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五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五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五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五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五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五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五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五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六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六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六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六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六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六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六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六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六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六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七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七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七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七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七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七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七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七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七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七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八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八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八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八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八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八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八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八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八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八十九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九十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九十一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九十二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九十三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九十四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九十五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九十六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九十七此是
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九十八此是沖虛真經卷之第一百九十九此是

切上有神人... 此章與山咬風切... 豈復切... 淵泉上...

也水底都... 無聲... 惟恐誠之... 不至至之... 不行行之...

則無和... 抗口... 相... 跡之... 濕... 灰...

解音駟導字音也... 解音駟導字音也... 解音駟導字音也... 解音駟導字音也...

黃帝之宮... 黃帝之宮... 黃帝之宮... 黃帝之宮... 黃帝之宮...

既治直史... 既治直史... 既治直史... 既治直史... 既治直史...

列子冲虛至德真經釋文卷上終 德十

列子冲虛至德真經釋文卷下

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

湯問第五

齊州之東... 禹行而水居... 北海之廣... 東行至營... 濟水之北... 必復故道... 禹行而水居... 禹行而水居... 禹行而水居...

諸志之記之塵蟻...

臣恐去之也... 數色主月... 不榜音... 下無札... 瓶切丁... 瓶切丁... 瓶切丁... 瓶切丁... 瓶切丁...

然句不賦... 冲虛至德真經釋文... 然句不賦... 然句不賦... 然句不賦...

楊朱第七

楊朱第七... 楊朱第七... 楊朱第七... 楊朱第七... 楊朱第七...

說符第八... 說符第八... 說符第八... 說符第八... 說符第八...

與爭為解... 與爭為解... 與爭為解... 與爭為解... 與爭為解...

音機解也寢上在因始史記云孫叔敖善後孟後
 又音儀孟言於莊王孫其子封之寢上
 牛缺切音雪耶耶音美曰嘻其矣夫符往見趙君以
 我為事必困我君便以我為必困至關一本意其
 兄本亦力爭仁將焉切我為必困無量財貨無量
 擊之是也古博經曰博法二相對生向局分為十
 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棋十二枚六白六黑又用
 長寸五分置於木中其櫛宋以瑣為之項曼方寸三分
 五擲米行棋其頭到處即環四面為眼亦名鳥食人
 彼家獲六勝者名曰獲二獲一獲三獲若巴食人
 張中切仲反兩榆他櫛而笑亦日說妻明日
 采獲魚也櫛字案真經本或作簡案六博經作櫛比
 兩魚也蓋謂兩魚勇之比口也此言報宋從中翻得
 多一字也據義用櫛不用魚用櫛字是飛鷲
 適雙隊富樂音餘餘輕易音餘立音餘勇也勳力音餘
 也精兵音餘積一本音餘之音餘行下音餘狐父音餘下音餘壺音餘孫音餘木音餘
 舖音日語食我音餘而歐音餘一音餘喀音餘伏地而死音餘
 字不知已音餘自以為不知已者居海上音餘去音餘而弗死音餘
 菱音餘菱音餘菱音餘菱音餘菱音餘菱音餘菱音餘菱音餘菱音餘
 無而荆音餘菱音餘菱音餘菱音餘菱音餘菱音餘菱音餘菱音餘
 氣有所欲也徐廣曰實反音餘及非也成然音餘子六音餘賤音餘畜音餘
 古情字或假借作請音餘實反音餘及非也成然音餘子六音餘賤音餘畜音餘
 切勇於酒音餘操音餘幾半音餘祈之迂音餘也之辟音餘喪音餘
 切下為亡音餘子長音餘張丈音餘之況音餘衣音餘與爭音餘素衣音餘
 依下音餘鄉者音餘向使音餘汝見音餘狗見音餘與爭音餘素衣音餘
 字朴音餘不捷音餘其使音餘所使音餘自喪音餘奚為音餘子音餘鄉音餘
 難乃旦音餘不捷音餘其使音餘所使音餘自喪音餘奚為音餘子音餘鄉音餘
 耶音寒音餘客和音餘相為音餘下音餘同音餘蚊音餘音音餘替音餘其
 亟數也音餘之音餘既音餘符音餘同音餘蚊音餘音音餘替音餘其
 道人有於道遺契音餘口計音餘刻木音餘密數音餘色音餘鄰父音餘
 人適古乃亡音餘欽音餘也而相音餘胡音餘深音餘切音餘古音餘攝音餘字音餘又音餘復音餘見
 扶又自公勝音餘策音餘策音餘策音餘策音餘策音餘策音餘策音餘策音餘
 物著直音餘足音餘踐音餘策音餘策音餘策音餘策音餘策音餘策音餘策音餘
 適音音因摠音餘吏捕倡音餘之音餘音音餘昌音餘戲音餘弄音餘也音餘子音餘搜音餘人之金

何故一本無迷著音餘泊然音餘靖之音餘觀音餘
 列子冲虛至德真經釋文卷下終
 德十一

冲虛至德真經釋文 卷下

文始真經外經旨序

夫道本無名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既曰無名而不知其名矣則不可以言言也如是則聖人於道惟當不立言不立文字然聖人欲曉天下後世苟不強立其名以述其實則所謂道者將絕學而無傳矣關令尹望雲氣以候老子出關邀而留之師其道而請立言以惠天下後世則聖人慈愍後學之心至矣及乎得老子之道傳五千言之後乃述是書以曉天下後世而露五千言之所未述之旨然是道也不可名言之道也而後書也所述無言之言也則其言豈可以百家窺哉宜乎莊子聞其風而悅之自以其學出於關尹而稱之為古之博大真人也列禦寇亦師之以傳其道焉嗚呼至人不常生至言不常聞而關尹之書自昔以來秘傳于世少有知者雖聖明之朝以莊列二書名之為經而是書不傳不得上達使莊列二子有知豈不有愧於地乎莊子不云乎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人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今觀是書則知關尹子咸備四者之道宜其稱之為博大真人矣自清濁兆分以來未有立言垂訓顯道神德至精至靈至元至妙如此書者也葛稚川謂論縱大道渾淪至理先儒未嘗言方士不能到惟其尊高也故淺近者不能窺惟其廣大也故孤陋者不能造惟其簡易也故該博者不能測學者望之不及研之不得契之不可咀之無味門

顯無門探索無路甚至指為俗書以為出於漢儒之口噫是書也莊列不能言文程不能道而謂漢儒能述之乎自漢明帝時西域之教始流入中國而其書最精微者楞嚴楞伽金剛法華也其所言一則通妙義變化正魔以垂我無人之說悉先述於是書矣然其言簡其義詳又非重譯之書所可比擬也關尹聖人生周末之世與孔子同時二聖人皆親見老子故其言間有一二與孔子同者如朝聞道夕死可矣之類豈所聞所見亦有同得者乎今觀是書首篇之言似發明五千言之旨而為道德經作傳也學者當與道德經參觀之庶幾心釋神怡於是書矣若夫因是書感悟之後而復隨世俗一曲之士輕生誣謗不生恭敬侮聖人之言則其人本以心之神靈者悟是書之旨必復為心之不神不靈者昧其性天而隨失其悟矣是書之靈必至如是讀是書者可不若葛稚川愛之誦之戒之拜之哉今欲於強名之下強字表德故述言外經旨云有宋寶祐二年歲在甲寅重陽日抱一子陳顯微字道焚香再拜謹序

文始真經外經旨序

三教一道入實三之既已三矣孰能一之伏讀文始真經三教於是乎可一矣何以言之經曰聞道於朝可死於夕非朝聞道夕死可矣夫子之言乎我之與物著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非無人無我無衆生壽者金剛之言乎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為非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乎以事歸道者得一息非天下之動員夫一者乎是皆大易之言也心誠言凶男女盟詛藥餌者則有靈媼沈狂等鬼攝之是則楞嚴二十五魔之說也蓮豆瓦石問答之語是則庭前翠柏拈花微笑之機也得道之尊可以輔世得道之獨可以立我與夫捐忿窒慾簡物恕人等語質之孔典語小異而義大同也融三

實一全經皆然互會兼曉不可偏舉但後學顯於一門獨此昧彼非已所異是已所同安知聖道如天無所不包耶坐井而闕宜乎毀所不見矣又是經秘於前代出於近世古無講解讀之愈艱或欲解之病乎雖悉吾師抱一先生通方大全之士也幸聖經之出世感後學之不明撤百氏之藩籬明老關之宗旨或因言而析理或轉語以明經或設喻以彰玄或反辭而顯奧或句下隱義或言外漏機或指意於言前或抉事於意外大率多文始經言外之旨故總其多者目之曰言外經旨是經也真所謂剖大化之秘藏增日月之光明洩大易未露之機述楞嚴秘密之蘊即伏羲之本心盡姬文之神思探仲尼之精微究諸佛之命脈窮諸祖之骨髓顯黃帝之機緘露老聃之肺腑也學者得見此經誠為不世之遇豈可不知其幸耶愚蒙師親授恩大難酬錢梓廣傳用報龐德使天下後世志道君子得遇是經達乎融三貫一之旨了悟道真皆吾師抱一先生無窮之德施也學者當焚香拜誦如葛稚川可也敬為之序有

宋寶祐二禩長至日門弟子希微子王夷百拜謹序

道行乎教非文不宣蓋將以詔眾而傳遠也故教託文顯道因教明三者相須而不可偏廢也然文有隱見教實與焉所以關乎道之興替也孔子著六經以明道天下宗之教已行矣秦皇出而儒書焚文既隱而教遂熄漢出屋壁而列之文既彰而道乃行是知文之隱見即道之晦明也故夫子有斯文喪未之嘆一皆推之于天信非人之智力所能及也我玄元道祖當周室之衰將有事乎西征而關令尹望雲氣知天眞至於是預期齊戒以俟應兆既至乃延而師之受道德五千之言及乎得其道乃祖玄述妙致大盡精而著為是經將以擴明其教也按劉向言關尹子隱德行入易之蓋當時潛德不耀而教不大行今以莊列二書攷之列子則見而師之故多請問之辭莊子則聞風悅之遂稱之為古之博大真人以二子之高致而推尊如是其道蓋可知矣逮秦漢之交有蓋公者方異之人曹參嘗師事之見於史以是書授參參既用其道及薨與書俱葬孝武復得於方士又為劉安匿之呼玄聖之書何鬱多而通鮮邪豈得之者懼夫淵神洩道寶秘而為獨善之計邪自劉向表進之後獨見於葛稚川之序目茲以後是書遂秘由晉而來修文輔教如陶冠王尹李吳馬杜諸大師德所著子集見於藏室者不啻千餘卷終未有一言及於是書有宋碧虛先生教法中博瞻者也其註老莊引證百家無所不至為道德算微序乃曰今之西升經即關尹子書也又莊列所引之句是也或有之而亡也緣世亡其書道藏失載故斯德度也徽皇御極大弘玄教政和中雖鏤藏經九兩詔天下蒐訪道門隱書甚至督責郡縣入進者加以賞所獲雖眾而此書竟不出金源大定初重陽祖師自秦抵海偕起全真道三代之淳風續無為之古教長春嗣教詔赴龍庭陳先王之道德慈愷好生之謙切切而進妙沃聖心大加開納絲絲是清靜之化雷動風行化洽華夷立門大啟長春上仙之後清和典教名師高德輔立翼德者珠聯玉耀於一時通都大邑宮觀相望星弁肩摩齋禱武接以至深山巖谷十百為居草衣木食怡然有巢許之風雖鑿重樵汲者亦皆進德業談道性無妄語一時教風之盛自三代而下未有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

如此時也歲癸巳有羽客張仲才南游回詣寶玄堂求見於宗師姓禮畢筭出一書將獻之眾師目之題籤曰關尹子書眾猶率然不為意取讀之義與古文詞徑迥潤滑車行蠅蟻觸途皆咳乃相與詢索漸得所指類推不已義大昭彰意至聖而言至希輕輕然冷然使人如登虛無之景遊廣漠之世不知心迹之俱超也眾師驚喜曰然則古有是書何絕世無聞今何從而出詰之則曰游之楚得於采山之人蓋如李筌得陰符於石室也眾乃拜於宗師訴以得經之由宗師漠然久之曰時哉時哉斯文之出其天意乎是書不行于世蓋千年矣今天元啟瑞道化興行而此書出世者是其時也在吾門者宜自慶生斯時值聖教探討服行以致其妙則聖人雖千古之遠遇之猶且暮也嗚呼盛哉非天所昇其孰能與於此是經之出其異者蓋有三全真之教千百世間然一出也此經秘絕亦千年矣今真教方隆秘經隨出而不先後同時相值是一異也清和典教蓋三傳矣不出於前師如有所俟正清和典教之年翻然而出是二異也既出張君即得之自楚之燕踰二千里都無迂直獻于師如有所使者是三異也噫以千載之前之尹書付千載之後之尹氏惠然自至如芥投針以斯三者而驗焉蒼蒼之意不遠矣昔者河出圖洛出書六經出於壞壁故先王之道明聖門侍之為龜繼今聖書出於道隆之世其萬世玄門之龜鑑乎繼而披雲天師刊鐫藏經即補入藏室稱為文始真經遊太上之命號也真常真人開置立學才俊聚焉朝講夕演多及是經然其詞旨真異自成一略無莊列寓言駕辭乘風夢蝶傲世等語自字至藥分次篇目極有與旨章義異皆不失篇題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此書之淵奧也通立而致命知天而盡神剖五常百行之精微超六籍名言之迹演四句百非之要義異聲牙詰曲之辭窮益深測益遠若履橫杖而浮大海躡飛葉而游太虛葛仙翁模象之語庶幾近之屢有時彥探微索隱作為箋解然跋前疐後反為書玷抱一子謂咸備天神至聖四者之道如女嬰龍虎之語丹道之妙也鐘鼓舟車之語禪者之機也精水神火之語造化之秘也小隙小蟲之語人事之詳也我萬道真之語無言之言也後學知其一者不

知其二達其常者不達其變明乎空宗或昧於鍊養有無俱燭復疎於治文故解之者未免有管中窺豹之謂也象先昨游浙右得抱一先生所著言外經旨其道眼高明學問富瞻註文不為正經文字所束鼓舞變化指妙意於詞章之外而不失本旨故曰言外經旨所謂四者之道皆盡之矣其跌宕超詣出神入天亦足以超關尹於千載之下是註也惟曉於上智非訓詁之設也夫是經大教中不可闕者也抱一之註又是經中不可闕者也經旨既明則使玄聖之道昭昭乎如天日 有眼目者俱得瞻依所謂教託文顯道因教明豈不信歟終南山樓觀宗聖宮即真人受經結草樓之地也人世雖更山川良象先未瞻靈境心醉聖風游之泳之不知在數千年之外也因結夏是宮就出抱一之注札而傳之冀乎若道若俗若智若庸因經悟道因道度世是亦 大聖慈惠天下後世之心 味 其來不知尊敬故放出世之因使知 之 不自棄也凡 同志其歸之哉時至元十八禩歲在辛巳重陽節日 道士朱家先藉首載拜書於 樓觀之說經臺

關尹子曰：以益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關尹子曰：始者，有首有尾，有端有緒，物易窮，本無末，者，應物不窮。始者，有首有尾，有端有緒，物易窮，本無末，者，應物不窮。始者，有首有尾，有端有緒，物易窮，本無末，者，應物不窮。

關尹子曰：始者，有首有尾，有端有緒，物易窮，本無末，者，應物不窮。始者，有首有尾，有端有緒，物易窮，本無末，者，應物不窮。始者，有首有尾，有端有緒，物易窮，本無末，者，應物不窮。

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下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造物者知之。

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下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造物者知之。不知道，妄意下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造物者知之。

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下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造物者知之。不知道，妄意下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造物者知之。

關尹子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

關尹子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

關尹子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

關尹子曰：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關尹子曰：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關尹子曰：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關尹子曰：道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

關尹子曰：道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道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

關尹子曰：道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道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

關尹子曰：道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

關尹子曰：道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道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

關尹子曰：道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道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彼不可得。

關尹子曰：一情為聖人，一情為賢人，一情為小人，一情為無道。

關尹子曰：一情為聖人，一情為賢人，一情為小人，一情為無道。一情為聖人，一情為賢人，一情為小人，一情為無道。

關尹子曰：一情為聖人，一情為賢人，一情為小人，一情為無道。一情為聖人，一情為賢人，一情為小人，一情為無道。

關尹子曰：守不易，則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

關尹子曰：守不易，則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

關尹子曰：守不易，則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

關尹子曰：真難而壞之易，關尹子曰：真難而壞之易。

關尹子曰：真難而壞之易，關尹子曰：真難而壞之易。真難而壞之易，關尹子曰：真難而壞之易。

關尹子曰：真難而壞之易，關尹子曰：真難而壞之易。真難而壞之易，關尹子曰：真難而壞之易。

關尹子曰人生在世有生日死者有十年死者有百年死者有...

關尹子曰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

關尹子曰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

關尹子曰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

關尹子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

關尹子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

關尹子曰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

關尹子曰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

關尹子曰道者不問豆豈不問瓦不問石石不問瓦道亦不...

關尹子曰若棟若瓦若瓶若壺若若益皆能建天地兆顯...

關尹子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

關尹子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

神為地木為魂為人八為魄為物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

關尹子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倚託計人之夢各異夜...

關尹子曰天地非有思者乎...

關尹子曰天地非有思者乎...

關尹子曰天地非有思者乎...

關尹子曰天地非有思者乎...

關尹子曰夢中鑑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寤
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蓋不汲彼之有
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去天地去識

關尹子曰天地非自有為天地非自地有為地者譬如屋
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而此無待上不見天
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關尹子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
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蕩得風彼
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為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
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為形

關尹子曰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
即寒呵之即溫吸之即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
無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關尹子曰衣箱空得風氣何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
光知此說者風雷雨電皆可為之蓋風雷雨電皆緣氣而生
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燄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
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可以制剛而擊石即光則擊石之魄可以空解是則剛天
之靈化無不可為矣天者地也地者天也信哉
關尹子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
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
破私智認而已之

關尹子曰天地萬物皆我萬道萬離子萬道亦不立
抱一子曰天地萬物皆我萬道萬離子萬道亦不立
萬物皆我與天地萬物皆我與天地萬物皆我與天地萬物皆我與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
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
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
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而異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
無得以外之故舍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而難之故行之以
易天下之物無得而失之以空之故變之以權以中天下可以制

關尹子曰天無不覆有殺而天無愛惡曰無不照有好
有醜而曰無厚薄
抱一子曰天無不覆有殺而天無愛惡曰無不照有好
有醜而曰無厚薄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
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為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能有
物不自其德而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道不有德不有事
不自其德而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不自其德而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關尹子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
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
故守之以信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為仁或以義為仁或以禮以智
以信為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不膠天下之名不
得

關尹子曰以仁為仁天下之人能與知而與行至於此義
於則仁而薄而義常備則非仁天下之人能與知而與行至於此
義於則仁而薄而義常備則非仁天下之人能與知而與行至於此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
物之物不自其德而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關尹子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

聖人之道則然抱一子曰聖人之道如雲之在大虛而卷舒不定如禽之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上卷終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中卷

符者精神魂魄也 凡十七章

關尹子曰水可折可合精無入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

關尹子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

關尹子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

為木在人為魂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

關尹子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有意有意有

關尹子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有意有意有

關尹子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有意有意有

渾天地萬物以爲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我者郭本有

關尹子曰鬼爲魂白爲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濁者濁者入地輕清者魂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有

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之云字即成也而後有也

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格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關尹子曰如梓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梓已往矣餘聲尚在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

關尹子曰夫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

抱一子曰聖人固人之常心之所固有者若五帝三王皆自

關尹子曰蟬轉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蟬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蟬不思彼蟬矣白

關尹子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臥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知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關尹子曰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偽而謂之賢愚真偽者辨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

關尹子曰心感物不生心生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況於識識尚非真何況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變中執以為常一情認之積為萬情萬情認之積為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情受制於物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則氣從之氣之所則形應之猶如一黍中變成萬物而彼一黍不名太虛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關尹子曰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猶如一黍中變成萬物而彼一黍不名太虛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猶如一黍中變成萬物而彼一黍不名太虛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關尹子曰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猶如一黍中變成萬物而彼一黍不名太虛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猶如一黍中變成萬物而彼一黍不名太虛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關尹子曰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猶如一黍中變成萬物而彼一黍不名太虛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猶如一黍中變成萬物而彼一黍不名太虛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關尹子曰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猶如一黍中變成萬物而彼一黍不名太虛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猶如一黍中變成萬物而彼一黍不名太虛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關尹子曰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猶如一黍中變成萬物而彼一黍不名太虛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猶如一黍中變成萬物而彼一黍不名太虛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外不見我內不見心抱一子曰我之思慮日日不同莫之致而致也孰使之哉何慮哉我內不見心何思哉我外不見我何思哉

關尹子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立妙者心愈傷抱一子曰此章亦與上章意連謂目不能反照而視雕琢者明愈傷耳不能反聽而聞交響者聰愈傷心不能無念而思愈窮其義始明

關尹子曰勿以我心接彼當以彼心接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抱一子曰此章亦與上章意連謂目不能反照而視雕琢者明愈傷耳不能反聽而聞交響者聰愈傷心不能無念而思愈窮其義始明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抱一子曰此章亦與上章意連謂目不能反照而視雕琢者明愈傷耳不能反聽而聞交響者聰愈傷心不能無念而思愈窮其義始明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我思分人我者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我思分人我者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我思分人我者

關尹子曰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刃金鐵好禮者多夢簞簋豆好智者多夢江湖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化五行亦不可拘

關尹子曰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刃金鐵好禮者多夢簞簋豆好智者多夢江湖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化五行亦不可拘

關尹子曰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刃金鐵好禮者多夢簞簋豆好智者多夢江湖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化五行亦不可拘

關尹子曰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刃金鐵好禮者多夢簞簋豆好智者多夢江湖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化五行亦不可拘

關尹子曰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刃金鐵好禮者多夢簞簋豆好智者多夢江湖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化五行亦不可拘

關尹子曰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刃金鐵好禮者多夢簞簋豆好智者多夢江湖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化五行亦不可拘

關尹子曰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刃金鐵好禮者多夢簞簋豆好智者多夢江湖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化五行亦不可拘

七金篇

益者化也 凡十三章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二息事本至有以道
 運事者周之百為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
 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年為
 一里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為
 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能以召風雨知無形能變有
 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
 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真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無即
 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
 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
 知此道者可以下壘壘入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
 人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
 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悉由心生以此吸神可
 以成爐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
 之土能為之亦能能之而不為之

關尹子曰

關尹子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
 死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
 語皆純絜所為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絜所為而絜
 之為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絜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
 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
 郵常自若

關尹子曰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
 役神御氣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
 假此為之苟知惟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關尹子曰曰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
 人不存不變

關尹子曰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蒼
 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
 生

關尹子曰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非或化為是是或化為他
 羅或化為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關尹子曰

關尹子曰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蒼
 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
 生

關尹子曰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蒼
 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
 生

關尹子曰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蒼
 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
 生

關尹子曰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蒼
 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
 生

關尹子曰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蒼
 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
 生

辨果不足以喻物故諷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法
智果不足以勝物故諷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法

關尹子曰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
我非我我不得不應物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

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物非我則不應物物非我則不應物物非我則不應

關尹子曰吾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
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遠者亦不見近聞大者亦不聞小聞

關尹子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
爲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爲

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爲
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爲

關尹子曰善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善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善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關尹子曰曰善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善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善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關尹子曰曰善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善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善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關尹子曰曰善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善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善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關尹子曰曰善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善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善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斯挫矣威威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
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爲紀

關尹子曰瓶有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升不升
則不降井雖干勿汲之水不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

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關尹子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

關尹子曰古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
後事捐念塞然簡物恕人輕重而爲之自然合神不測

關尹子曰古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
後事捐念塞然簡物恕人輕重而爲之自然合神不測

關尹子曰古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
後事捐念塞然簡物恕人輕重而爲之自然合神不測

關尹子曰古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
後事捐念塞然簡物恕人輕重而爲之自然合神不測

關尹子曰古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
後事捐念塞然簡物恕人輕重而爲之自然合神不測

關尹子曰古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
後事捐念塞然簡物恕人輕重而爲之自然合神不測

關尹子曰古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
後事捐念塞然簡物恕人輕重而爲之自然合神不測

關尹子曰古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
後事捐念塞然簡物恕人輕重而爲之自然合神不測

關尹子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
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

之廣當樂急要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
之多弊不可不救

關尹子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忽道已
不可以誦誇德已不可以鄙猥才已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
在辯而在訥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
在辯而在訥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
在辯而在訥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
在辯而在訥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
在辯而在訥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
在辯而在訥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
在辯而在訥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
在辯而在訥

關尹子曰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已

關尹子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

關尹子曰人不知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殊不知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關尹子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深邃或曰澄澈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

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關尹子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槔菜苴用之當桔槔菜苴

生之不當金玉之

關尹子曰聖人之言精者如金玉粗者如瓦礫

關尹子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

利俱害必居一於此矣喻道者不言

抱一子曰道與事不同事則有利有害故言事則有某言

中則某言中則某言中則某言中則某言

文始真經言外經二

關尹子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

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為槩為弊

關尹子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

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

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關尹子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觀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

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唯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

唯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不見色者

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關尹子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

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非

關尹子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

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

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抱一子曰此言不泥不辯

文始真經言外經三

關尹子曰圓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抱一子曰道不圓則不神德不方則不正行不剛則不

道而不知德或立德而不知道或積德而不知道

道者學道亦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亦有因德之損而

道者學道亦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亦有因德之損而

道者學道亦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亦有因德之損而

道者學道亦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亦有因德之損而

道者學道亦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亦有因德之損而

道者學道亦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亦有因德之損而

道者學道亦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亦有因德之損而

道者學道亦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亦有因德之損而

道者學道亦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亦有因德之損而

道者學道亦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亦有因德之損而

道者學道亦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亦有因德之損而

道者學道亦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亦有因德之損而

文始真經言外經四



關尹子

撰 喜 尹

關尹子一卷

舊本題周尹喜撰案經典釋文載喜字公度未詳何本然陸德明非杜撰者當有所傳李道謙於南廬庭仙真內傳稱終南樓觀為尹喜故居則齊人也考漢志有關尹子九篇劉向列仙傳作關令子而隋志唐志皆不著錄則其佚久矣南宋時徐獻子禮始得本於永嘉徐定家前有劉向校定序後有葛洪序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差葛洪對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秘而不出向父德始淮南王事得之其說頗誕與漢書所載得淮南出寶藏書言作黃金事者不同即假借此事以附會之故未識諸子辨以為文既與向不類事亦無據耳即定之所為然定為南宋人而盤柱屢錄數黃庭堅詩野師訪道魚千里句已稱用關尹子語則其書未必出於定或唐五代間方士解文章者所為也至陳兩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如鑿造為智一息得道嬰兒或女金樓宮青蛟白虎黃鼎紅爐誦呪土偶之類老聃時皆無是言又謂其

文峻傑而頗流於巧利則所論皆當要之其書雖出於依託而核其詞旨固遠出天隱無能諸子上不可廢也此本分一宇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七七釜八壽九聚九篇與陳所記合命按席上腐試極舊有陳抱一註又元大德中有杜道堅註名曰關元公皆未見云

關尹子

右新書者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祕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讐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關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今子隱德行入易之書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篇名有章章首皆關尹子曰四字篇篇敘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冷冷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覺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馬寂士清人能重愛黃老清靜不可闕臣向昧死上永始二年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謹進上洪體存蒿艾之質偶好喬松之書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鄭君多玉笈瓊寶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尹真人文始經九篇洪愛之謂之藏之拜之字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鬼魄也鑑者心也七者食也釜者化也箸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冷冷然若躡飛葉而遊乎天地之混冥茫茫乎若履橫校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靈之印條若飄鸞鶴怒若闢虎兇清若浴碧慘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鑒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世者之所言乎其絕跡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親受之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雅川序按陳氏曰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志皆不著錄

意其書亡久矣徐藏于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
向校定片末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校殆依
托也序亦不類向文今考其書時取釋氏及神仙方
伎家如識想起滅暨嬰兒蓋女金樓絳官之類周時
或無是語也至豆中攝鬼杯中釣魚又似漢晉間左
慈郭景純事豈本書存而或附益之歟抑假托者歟
然文詞峻潔闡揚道意深得二氏肯歎非冥契玄解
者不能作也謂為關令書則不可必爾丁丑夏日志

關尹子

道家二

一字篇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
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憂憂
乎闔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喁之而噴
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鑠塵聖智造迷
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
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
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
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
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
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
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
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
道

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
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
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
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
又合為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一害一

曰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
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
所以應物不窮
曰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
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

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
于天即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曰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
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
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
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曰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為無所
執者所以之天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
於夕

曰一情冥為聖人之情善為賢人之情惡為小人情
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
可得而秘一情善惡為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者為
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
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
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
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擲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
將來契

曰以事建物則難以道弃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
難而壞之易
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
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
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又得
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生不名為死彼未契
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事不名為道
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

物橫執焉道殊不知舍源求派無時得源捨本就末無時得本

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曰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

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汗穢投之不見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鯢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為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為不足

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曰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為道

曰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刀即傷

曰邊不問豆不答邊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

問歎答歎一氣往來道何在

曰仰道者跋如道者履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于聖不賈道于愚

二柱篇

關尹子曰若椀若盃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者破瓦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馬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卯生一牡一牝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水觀存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為天自中而降為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為火降者為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

降者為金木之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鑄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木為魂為人金為魄為物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在者為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費各異夜夜之費各異有天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曰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地地者存

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益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曰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筭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為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為形

曰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溫吹之即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曰衣搖空得風氣呵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如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為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

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父之覺熱內想大水父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三極篇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

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為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能自德不有事

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為仁或以義為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為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

能觀聖人道無為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不同且去之且與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爲物易也殊不知聖人鄙維厠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已

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富貴貧賤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曰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即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
 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曰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曰蜘蛛食蛇蛇食蛙蛙食蜘蛛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若手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夫未嘗先人而

常隨人

曰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羹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符之

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曰聖人以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以未嘗言未嘗爲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辨是以聖人渾之

曰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驚行道雖絲紛事則蒸布
 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爾胡然徹徹爾胡然堂堂爾胡然滅滅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四符篇

關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骨因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涸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古即齒牙成

言無我體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亦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米去殼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吾之精一滴無存亡爾吾之神一歛無起滅爾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惟火之爲物能鑄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神在天爲執在地爲火在人爲神魄在天爲燦在地爲金在人爲魄

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金而鑄之爲一金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木之爲物可接異木而生之

爲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神吾魄吾魂吾魄何者生一本魄藏之木而神之所以神魄二字更完
 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爲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求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

變物爲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曰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水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余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魄之游魄因之魄盡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愛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狂習也憂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狂習也火生土故神生意土生金

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狂習也憂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狂習也火生土故神生意土生金

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
 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
 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
 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
 無土則無陰一者不存五者皆廢既無天地萬物以
 為鬼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
 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我者命所附
 曰鬼云為鬼鬼白為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
 風風者不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
 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鬼升重濁者魂從
 魄降有以仁升者為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為金星佐有
 以禮升者為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為水星佐有以信升
 者為土星佐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
 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
 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
 竟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為貴降魄為賤靈魂為賢厲
 魄為愚輕魂為明重魄為暗揚魂為羽銳魄為毛明竟
 為神幽魄為鬼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辨之性
 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
 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譬猶兆龜
 數著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
 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對
 曰五者具有竟竟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為竟耳
 目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為精為彼生父本觀為神
 為彼生母本愛觀雖異其高識生彼生本在彼生者一為
 父故受氣於父氣為水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為火有
 父有母彼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
 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曰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
 桴已往矣餘聲尚存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
 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竟魄知夫條修條

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
 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上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
 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
 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
 有事猶如術術者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
 曰竟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竟藏於
 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
 合乎神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
 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
 物而駕八荒是道也道能見精神而人生能忘精神而超
 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
 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
 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
 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
 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竟義則陰而冥可
 以御魄
 曰螻蟻轉丸九成而精思之而有蟻白者存丸中俄去
 殼而蟬彼蟬不思彼蟻奚白
 曰庖人羹噉遺一足机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
 者一氣聚散爾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
 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曰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
 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為妖不名為道
 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
 亦無或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喜者或曰當懼者或
 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騫不已殊不知我
 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水火

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
 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
 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
 以陰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風為身或以氣為身或以
 土偶為身或以彩畫為身或以老畜為身或以敗器為
 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為鬼所攝
 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
 躬惟曰道于躬父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
 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
 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
 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
 能則實備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斂萬有於
 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
 物可間吾之云為
 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
 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
 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
 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
 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
 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曰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
 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况於爾
 曰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夜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
 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曰善者師方不師拜善者師舟不師暴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無道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道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遺善去識者變識為智變識為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為稷認至為石者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觀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如犀牛角月形八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曾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曰物生於上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欲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曰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偽而謂之賢愚真偽者繫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

曰心感物不生心生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況於識識尚非真何況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變中執以為常一情認之積為萬情萬情認之積為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

關尹子

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為氣能變為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昇道

六七篇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為我孰為人我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孰不知夢中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為我孰為人小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為夢同見者為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為夢孰為覺世之人以暫見者為夢久見者為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炁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炁二者皆我陰陽孰為夢孰為覺

曰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刃金鐵好禮

者多夢薑薑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其事或思其事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充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曰有人問於我曰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扣之不已我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所

曰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真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為之乎

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曰耕夫習牛則犛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為我我之一身內變蛇蝎外蒸蠱蚤液則龜魚瘦則鼠蟻我可為萬物

曰我之為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磁砂之金破磁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鰓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壤土人哉

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

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偽之
曰我身五行之炁而五行之炁其性一物借如一所可
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
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鱗蟲
不有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
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
有音有行未嘗有我

曰域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
不在

曰心憶者猶忘飢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
者猶忘痛苟吸炁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煖
孰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
於五行則無知也孰則痛之

曰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
無我聲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七釜篇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
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
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
年能以百年爲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
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
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清
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
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
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
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待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
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
之肺腑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
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炁由心生以此

吸神可以成爐治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
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爲之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
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書門可開土鬼
可語皆純炁所爲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炁所
爲而炁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炁者本未嘗合
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
生無死客有去來邴邴自若

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
神御炁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
故假此爲之苟知惟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曰人之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
不存不變

曰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任而心五化聖人實
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
也

曰萬物變遷雖互隱見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
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皆見之於
者不能見之於微賢人見之於微而不能化聖徒所以無化
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
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
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翦然
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
無生

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爲非非或化爲是恩或化爲讐讐
或化爲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曰人之少也當嗚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
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誦萬化雖不能厄我
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變滅

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
留始有未嘗化者存
曰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
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鶴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八籌篇

關尹子曰古之善操著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
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小中示多
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我
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
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
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爲道

曰水潛故蘊爲五精火飛故達爲五臭木茂故華爲五
色金堅故實爲五聲土和故滋爲五味其常五其變不
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
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
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
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尔物不知我我
不知物

曰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
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疑爲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
淚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又無又而不變水生木木
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剋不可勝數嬰兒
姪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
存者

曰鳥獸俄吻俄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
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
彼無之在此該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
手則不擊

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
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

之即道執之則物

曰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九藥篇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善大人天既無可必者人人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動惰可

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

曰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遠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遠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為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為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來者可以立本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曰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刃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風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走磨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關尹子

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先物

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又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已聰明而無人之聰明惟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揆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怒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為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又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急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恍惚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訛謗德已不可以鄙猥才已

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曰天不能久違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浴楠汶澗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據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

曰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

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曰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己

關尹子

曰金玉難指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為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遂深或曰澄澈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菜菔用之當桔梗菜菔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曰言其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于此矣喻道者不言

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為梗為翳

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曰聖人言象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關尹子

子棠



經真玄通

注府道徐

道原

大道之原... 網於通達... 性物運生與物之故...

老子曰有物混成... 無形而無名... 道者高不可極... 徐清如動而清... 一握推之乃無形...

潤乎草木

潤乎草木... 潤澤鳥卵... 不敗獸胎... 潤澤萬物...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 化無不應... 道之形也... 道之用也... 道之強也... 道之至也... 道之平也... 道之不樂也... 道之守也...

制外百事

制外百事... 不廢中能得之... 則外能牧之中... 得也... 國者...

老子曰夫事生者... 應變而動... 變生於時... 常之行... 變通... 變通...

夫自合氣而後夫元形有物之太祖元音者類之太宗... 夫自合氣而後夫元形有物之太祖元音者類之太宗... 夫自合氣而後夫元形有物之太祖元音者類之太宗...

通玄真經卷第一

通玄真經卷第二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明陰陽和非有...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明陰陽和非有...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明陰陽和非有...

通玄真經卷第三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理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理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理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

蒙不知西東視頭行蹟頗似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
汎然不知所本固養不知所如往此明處鐵氏之當此之時
會默藏無不懷其不才其慈蓋功發天也然合善教
如故能若此也至黃帝聖經詳乎天祖之天然而不章其
功不揚其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即道德上
通而智故清滅也德有名而不揚故曰隱真人之道隱者
智不自顯也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立
是非無所形反則不見真智不生也是故有真
人而後有真智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
與所知非不知也積善其德萬民欣欣人樂其生者
仁也舉大功顯其名禮君臣正上下明親疎存危國繼
世立無後者義也仁而不泯此道治世之王道也閉九竅
志意棄聰明反無識然仿伴乎塵垢之外道遠乎無事
之業合陰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內真外通而無私
是故道散而為德德益而為仁仁義立而道德廢矣故
德者道之精也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存爲至精乎中而言行觀
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心能於外則神內而於精於
行無窮極所守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也守不定則
風動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知九九之
宜而遊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遊也聖人得精於內而
神遊於外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遊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太無馳於
方外行於元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
夫動乎至虛則無所不通神乎太無則無所不爲天下
無所不有門戶之制皆由神之所爲故聖人所以動天下
者真入不過賢人所以矯世者聖人不觀夫真者非功
各謂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繁而神泄故不免於別業不
從其真而從其神則神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外者其
從其真也若夫聖人神不外遊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智中不出於四域懷其仁
誠之心甘而時以五穀養其神春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
考終歲歲費夫有主之志不勞神能而後其養不絕
民以公威厲以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圍空
虛天下以俗莫懷私心此聖人之思也法而不刑威而不
俗謂之神聖人思治天下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
量民貧苦而分爭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許萌生盜賊愆彰

上下相怨號令不行言上教者非聖人之所治大夫水濁者
魚險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
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元以異於鑿渠而
止水抱薪而救火則身窮而天下亂由來未嘗以末求
本也聖人省事而治求其本而治不末而治不末而治
而得而不爲而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
之應聲影之像形所備者本也至聖之道在乎簡易如響
之應聲影之像形所備者本也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
者遠則所遺者近求之非分志也無形故不出於戶以知天
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
於內神氣動於天地也夫聖人以觀天而不測故其言中精氣
隨所動者少所知者多也

老子曰夏日之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
至精之感弗召自來而去而往勿欲其真不知所爲者而
功自成冬日之陽者謂之陽日之陰者謂之陰日也夫聖人治
國不待目而照見待言而命使其於治難矣皋陶贊而
可也

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
爲師也夫夫不言而天下無不聞夫不視而天下無不見故
聖人治國無不以不待目而照見不待言而命使其於治難
矣

君子好色弗使風流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
君如水下風其流有知之也風故聖人精誠於內上好
知水而下風其流有知之也風故聖人精誠於內上好

情明於外以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言內而無端外則出風行是
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賊不足以禁姦難則刑神化
爲首精至爲精神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唯其生
春物得其生其死也其物也故君子者其猶射
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理人者慎所以感之子理

老子曰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夫不可
以見德也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則知其俗見其俗
即知其化

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夫聖人治國民不自從其化而
神不從其化而化也故太上神化也其化使不得為
神之神不從其化而化也故太上神化也其化使不得為

非立法其下賞而罰暴則德既發則始行道賢之端
不明守之者固非不厚用之者

老子曰大道無為無為即無有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
處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靜而無聲
無形無聲無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妙是謂至
神神存存是謂天地根者無不為而不恃故曰無言
何謂神神存存是謂天地根者無不為而不恃故曰無言

名天地之道此言得道無形無聲無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妙是謂至神神存存是謂天地根者無不為而不恃故曰無言何謂神神存存是謂天地根者無不為而不恃故曰無言

老子曰振窮補急則名生利起小惠除害即功成不有善
世無災害雖聖人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人所立其功
治含德抱道推誠施無窮之智察說而不言天下莫知貴
其不言者

石可傳於人者皆其德也華多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
心異路而同歸其德也華多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
體一德之所趨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行之雖博學多聞
不免於亂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不可說而不可
不降階而臣天下情甚於讓呼不可說道不可說而不可
以前立矣莫敢不應也與民同利故聖人在上民化如神

以先之所應如神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夫欲
者思食今欲如神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夫欲
之愈篤者情也而思之夫人主雖百姓如愛赤子何憂天下
降不平

故言之言則小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內
感動應乎外聖王之死也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內
老子曰子之死父母之死君非出於下者情也思心藏於中
而不達其難也子死父母之死君非出於下者情也思心藏於中

也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能見眉睫濁之不遇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也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易染於俗清於器者難清之性去易昏之理也

守法

老子曰上聖法天其次尚賢也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惟政在人尚賢者癡惑之原也君尚賢則下效君非正則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治世之道則虛靜為主虛無不受靜無不持守清靜故能維持天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為治以動為亂自靜者則心不亂故曰勿撓勿變萬物將自清勿撓勿變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也

守弱

老子曰天千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畜懷天下之大者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其大者雖大必必守弱用兵侵小者倍傲凌下恃強者下者皆廢其大者必守弱暴兩不可長久暴強不可恃是以聖人以道鎮之執一不為而不損沖氣以聖人知強弱不為故鎮以道見小守柔退而勿有不法於江海江海不為故功名自化弗強故能成其王言曰君有功不自居自以為天下此故能神不死神者論九幽而不可勝三清而自愛故能成其萬萬乘之勢以萬物為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聖人身輕其身是輕天下物不增其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為主謙以而之也故聖人以道在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天見少故能成其天治身者而并片善之益故能成其天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奉不足而益謙也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江海以深廣為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矜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溢者亡強梁者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者驕不取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驕故能長久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聖人日損而心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

去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眾人病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為而成弗執而得情而異道故能長久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開與陽俱閉能至於元樂也即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樂極矣是以內樂外不以樂內故有自樂也即有自志實乎天下所以然者固而為天下之要也夫至樂無非謂樂入音端而外者皆非樂也夫至樂無非謂樂入音端而外者皆非樂也夫至樂無非謂樂入音端而外者皆非樂也

老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為而復樸體本抱神以遊天地之根芒然彷徨塵垢之外道遺乎無事之業

老子曰道至高无上至深无下... 符言之微悟道忘言之妙可謂矣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 老子曰不欲尸名者必生事

老子曰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 老子曰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者...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者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及相刺...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及相刺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

雄惡少愛衆天下雙得四句者... 老子曰有三死非命亡焉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以...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以

老子曰治未亂而事為治者必危... 老子曰治未亂而事為治者必危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即寢處適飲食...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即寢處適飲食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即寢處適飲食...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即寢處適飲食

老子曰為善即勸為不善即觀... 老子曰為善即勸為不善即觀

老子曰凡事者非以資幣必以卑辭... 老子曰凡事者非以資幣必以卑辭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即寢處適飲食...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即寢處適飲食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即寢處適飲食...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即寢處適飲食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即寢處適飲食...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即寢處適飲食

通玄真經

六三

通玄真經

六三

無之謂道以文彩見害奉華以芳非見
 老子曰天有明本愛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天
 利而後萬物生地而後萬物長至德道者若丘山巖然不動行
 者以為期直己而足物不為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
 安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尊也無德也無怨也至人者
 能動欲言不能傾現然猶與焉然不勝以其常足不受其
 者必多怨善者必善善者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超
 起之域忘與奪之情也故善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
 為善始福為禍先不求利即無害不求福即無禍身以全
 為常富貴其尊也雖善者人之所羨善者人之所慕但不求顯
 自全不從自然無福無禍也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觀於眾
 異人通而不華窮而不憊榮而不顯隱而不厚異而不怪
 故不顯也故不華不憊不顯不厚不怪不異不怪不異不怪
 用無則無也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及也時之去
 不可追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正身待命不
 不隨隨時三年時去我走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
 中立其所此言先之太過後之不及也唯道無去無就
 德是與福之至非已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已之
 所生故不悔其行禍也中心其恬不累其德不勝不能
 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故不驚不勝不能勝不
 知命者不憂何憂何憂帝王之明藏於野其祭也祀之
 於明堂神貴於形也然祀神明聖王不封不禪其有故
 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聰明雖用必及諸神謂之大通
 自非明達焉能保也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財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
 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無德無道無
 名利不勝而德能也故以數美之善憂天下之亂猶憂水之
 涸位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
 道矣夫道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
 也夫道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也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本者主惡之祿厚者
 人怨之爵高者人妬之官本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
 心益小祿益厚者怨益博脩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為
 本高以下為基及已身

老子曰言者所以過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過人於所也言
 以過己人言者所以過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過人於所也
 事通言獨形骸有聞聲故心並有之塞也且目不見大山耳
 不聞大雷也如事不辨况大道莫知所通此聞聲之類也夫
 道之為宗也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也亦戚矣飲食穀食氣
 者皆壽焉其為君也亦寡矣諸智者學焉其為師也亦明
 矣善焉其為德也亦尊矣智以學焉其為師也亦明矣
 以無用雲有用動無用之學故知不博而日不足所以
 未速得日不足以博奔之日問道聞見深矣移博非之功
 以自勉動也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可以德制不德在與不
 在來得德於人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
 於人者先尊於人欲勝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
 聖賢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
 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
 故知與之為取後之為先即幾於道矣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无大功而有
 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至損益相隨禍
 福之為病聖人知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為利利
 之為病聖人知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為利利
 傷極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及為害天之道也非成
 者必傷其根家藏寶貨者殃其身謂
 老子曰小人之從事苟得君子曰苟義為善者非求名者
 也而名從之小人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
 不以利為期而名歸之故使利同而禍異也故動有益則損
 隨之言无常是行无常宜者小人也故休其得察於一事
 通於一能中人也拘於一則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才使
 之者聖人也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
 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
 正衛生之年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動不乖正故生受
 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
 得之在命不遇天也得不遇天也君子為善不能必得其
 福不忍而為非而未必免於禍君子為善未必受福為非未
 行而禍何則如是正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
 不可華心苟无一故也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

有不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與貧賤而猶不
 悔者得其所貴也君子進不以勳善者得之也不讓不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
 心之治亂在於道德得道則心治失道則心亂心治則交
 讓心亂則交爭讓則有德爭則有賊有德則氣順賊生則
 氣逆一其心則順而正其氣則物也而邪正則爭則亂則
 且亂矣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二氣者
 可道已而制也難以道制天之道其德譽之報聲也德積
 則福生禍積則怨生善能必勝有知影響官敗於官我孝衰
 於妻子忠生於憂解病其於且瘡故慎終如始无敗事也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謂同
 行而異泥者以愚為賢豈有同行而異泥也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不和利害之所在生
 人與死生則在得失故死生無道懸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
 不和即天氣不上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
 飢人之生必和治其氣安無萬物則雨而不烈風不烈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隨侯之珠不如
 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非一言一舉
 和璧天下難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身
 非寶天下難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身
 民使有阡陌之器而勿用人國莫若修德小國莫若事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非能勝敵者必強者也
 非能強者必用人力者必用人力者必用人力者必用人力
 者已能勝不如已者至於若已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已者
 其事不可度故能幾不勝成大勝者也世保謀成其勝也

通玄真經卷第四

通玄真經卷第五

道德此篇上開道德下反禮智雖前篇具明今更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非學不達凡聽者將
 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成功也夫道之於人猶水之於魚
 必得其養而後生必得其養而後長必得其養而後成必得其
 養而後化必得其養而後神必得其養而後聖必得其養而後
 以心聽或士下學以耳聽或士上學以神聽或士中學以心
 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
 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
 道高妙妙見明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思無慮
 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專精積習內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
 守之以長久之必能守之善道之由既以得之夫道者原
 產有始必欲聽其理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短寡成於衆
 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自有
 常然況於人乎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退者所以自後儉
 者所以自小損之所以自少卑則尊則先儉則廣損則
 大此天道所成也凡人多自尊而卑人少故夫知物則群情
 推而後天則樂夫道者德之元大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
 生待之而成待之而靈德莫不待而生福莫不由而也
 也夫道無為無形無色無味無臭無聲無質無量無形無
 成事立與天為鄰無為無不為無所歸始於無無形無
 而無不莫知其情莫知其具其中有信誠然非信則不可
 焉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德則人民和睦
 不失其國士庶有德則全其身保其親且守道安國則民
 全強大有道不戰而克小弱無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
 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則忠惠父子有道則慈孝士庶有道
 則相愛故有道則知無道則非由是觀之於人無所
 不宜也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
 下服服則懷之皆厚其得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
 之往也天下不道不往不可謂帝王言其位何能久乎故
 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國明聖者得人也人失道亦不能守人
 謂道也夫失道者者者泰弱供備倍倍餘自顯自明執
 雄堅強作難結怨為兵至為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
 人行之國家滅亡及其身深及子孫大罪莫大於無道
 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者不得不死以其直使德感天正
 也故

通玄真經

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勇不能刺雖
 巧不能擊夫不敢者非其意也末若本无其意夫无其
 意者未有受利害之心也夫天行無常而不可測不可測
 者無定計也夫道無常而不可測不可測者無定計也夫
 女子莫不懼然皆欲受利之若然者无地而為君无官而
 為是天下莫不願安之禍孫尸羽谷丘丘故勇於敢則殺
 勇於不敢則活勇於不敢則存
 文子問德及禮自非禮與問何能大德也老子曰古之養
 之遠之長之兼利无憚與天地合此之謂德德之成也無
 合乎天地
 矜小不偷兼愛无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德者天子而不
 不愛德者謂仁也何謂義曰為上則輔弱為下則守節達不
 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執此之謂義也故德者
 理則謂義也何謂禮曰為上則恭嚴為下則卑敬退讓守
 柔為天下下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謂禮也故尊無下
 卑無上此之謂禮也故備其德則下從令備其仁則下不爭
 備其義則下正備其禮則下尊故四者既備國家安寧
 四國以備身則人即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
 者義也敬者禮也五者兼備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
 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罷不能貴重故
 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
 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
 備此四德謂之德以敬君子无德則下怨无仁則下爭无義
 則下暴无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无道无道不亡者未
 之有也夫道既經四經之文子問其本非老子其得夫若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帝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
 備其道人民樂其業非夫至德之世即所謂無事無事無
 草木不夭死河出圖洛出書雉鳴鳳舞麟鳳為靈昭昭也
 以至於及世之表也賦賦无度殺戮无刑刑誅者殺賢士是
 以山崩川涸蟠動不息燧无百莠李士之君暴虐無道
 則患若不得獨亂正世亂則亂則亂則亂則亂則亂則亂則
 則亂則亂則亂則亂則亂則亂則亂則亂則亂則亂則亂則
 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禮時過命得主人高
 能容

聖人嘗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嘗見禍福成形而擇
 其行則難而止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
 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聖人知吉凶禍福相繫於未形故於未
 其門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迷也聞未生
 聖則何謂已形之器非知如何
 老子曰君好義則信時而任己秉智而用惠惠人主信一時之
 惠則大德之要務也物博智淺以淺瞻博未之有也海濱
 以深則獨任其智失必多矣夫智多則好智好智則好勇危
 亡之道也博智則智生見危亡好與則无定分上之分不定
 則下之望无息若多欲則與民為讎少取而多與其數无
 有故好與來怨之道也凡有所為必先取則則有弱則則有
 也而必欲與此一得一取則則其心守和與其富得者未失
 者其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明矣以觀而與之乃怨之則足
 以備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莅天下為之奈何問先王之道
 時之政不及昔者老子曰執一無為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
 大器也夫上古帝王為治非謂神唯法天地不可執也夫
 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也無形無不可執也執者非
 執一者見小小故能成其大也唯大故能成其小也物
 無為者守靜也守靜能為天下正動也唯動故能成其小也
 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不驕處大而不溢居高而不危所以
 長守貴也當貴不離其身孫及子孫古之王道其於此矣
 夫理現無為心符至道大滿而不溢居高而不危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義不能相固感不能
 相必故立君以一之為師之俗流薄之民有法不守有法不
 齊之也君執一即治无常即亂亂一法不明君道者非
 所以有為也所以無為也智者不以德為事勇者不以力
 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惠可謂一矣不擇道而為者不在位而
 一也者无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致者法也適者任也言君
 於君故元君教易法國數易君法教易君法教易君法教易
 法隨時變通無一人以其位連其好憎下之任懼不可勝理
 恒王亦發與也夫以道連其好憎下之任懼不可勝理
 亂其於元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舉矣夫天下所以亂者上
 有若而元道是民元王雖有其王使為巨禍禍矣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皇王之號雖殊古

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唐虞禪讓其不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道無外時時有義其也故時而舉因資物大矣其義雖如之且結繩而理用道以化者德也漢秦務用兵而治亦德也動不逾正靜不離道曰凶凶者德也德者五有義兵者應兵有貪兵有驕兵夫兵者動者也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取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必兵敗貪兵驕兵滅此天道也有五兵輕用則死其身有五賊輕用則亡其國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矣數而用才者困平夷之道道者德也德者道之舍也故守分循理失之不覺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為得者非所求自無憂善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與與死於上之態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則幾於道矣春秋無心生殺有時人主無為文子問曰王者得其歡心為之奈何得王之意則其德若江海即是也淡乎无味用之無既先小而後大夫明王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歡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不重居前而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飛輪動食不親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為天下貴欲上人者非有欲上之心有欲若德動天地况於人乎

老子曰執一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駭柱調瑟執一之說非道代之典其備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夫聖王故時猶御而待食焉而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古相返也時移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道無常而有變是以五帝不同聖王之法其可觀也其所

以作法不可原也法已洽衆不可知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言可聽者當時時用之三五帝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也言非有欲取天下而天下無心利萬物同化則異不能移也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無不為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上與化遊今欲學其道不得清明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意必不能以為治矣夫在聖賢行其法籍守其意必不能以為治矣文子問政改者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元示以賢

無加以力力以力之德無則其德虧損而執一無處可利元見可欲則止也德方而不割廉而不刺正而不傷義不賤無伐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元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朴元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不致也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自安不下則離散弗養則皆叛示以賢則民爭加以力則民怨離散則國亂執賢民皆叛則上無威人爭則輕為非下怨其上則位危四者誠脩正道幾矣威而不暴四者兼備則道正德存矣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謂上言用之則其德不知權也唯聖人不知權也小人天下之高行直而盜父信而死女孰能言之世知所謂盜父為賢死女不然而其德性而求直行以存故乃未世信而天下莫不為之斯與之屈伸無常儀表事定則權則名君溺則粹父勢使然也法於兩即可事在隨時權宜也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夫先進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進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亂矣善用權者先道而後道不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無道各改其世而無禍敗者何道以然設問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活有厚薄天下特有亡國破家無道德之故也非有德則天不無解戰兢兢常恐危亡縱欲怠惰其三亡時居在危亡固無餘使策約循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亡國如履危長也所以相親愛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夫道者廣覆厚載生之之德也

夫無道而無禍害者仁未絕義未滅也仁雖未絕義雖未滅諸侯以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夫無道而有德業未滅者以仁義猶存故也而禍福之變已萌於下此言仁義猶存則禍福之變已萌於下夫者侵小仁人絕義滅諸侯為害叛眾入政為政也力強者陵弱大者侵小仁人絕義滅諸侯為害叛眾入政為政也力強者陵弱期無禍也道衰德亡仁絕義滅有君非君為日非日

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法煩難奉奉之不逮則峻之以百姓輕生冒罪以死抵法上多事下多態求多即得寡甚多天下之危莫不由此也

即勝少以事生事又必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也以智生患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清也人多事即心亂水不可撓也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即有功者廢無罪者及無好憎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人主好憎之廢無罪者及無好憎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人主好憎之而和之君也別而誅之法也民以受誅無所怨憾謂之道德無不鑒法平則民不怨其辜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非者非求道理也合於己非去邪也去於心者今善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世人善惡人所非彼亦惡善非善非善非善非善非善非善非善非善則非矣則非矣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小鮮則易於治大國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疎而謀當即見疑合者即言言且見疑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若與俗遠走猶迷而無之而不需我欲為人規矩人亦為我師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致虛無所不至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穀致于千里轉於無窮達道之士身由彼也神故能轉於無窮轉於無窮者以真之實故聖人體道及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則情不深動用無為也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即國亡亟戰即民能數勝即主驕民罷即怨怒即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物民罷即怨怒即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欲極則返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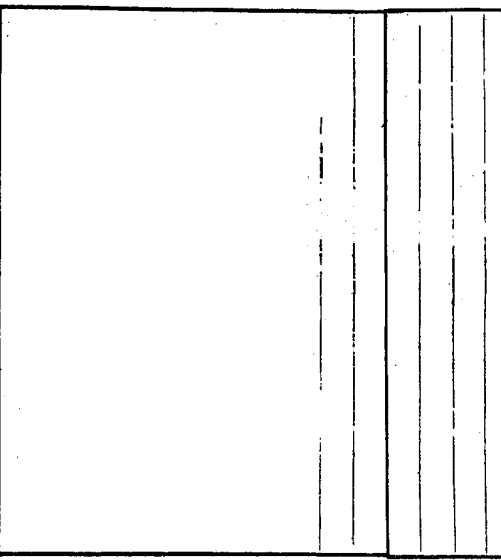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周平王維也一一人者王自也賢人指文子也言今世之亂也文子曰大道德者匡衰以為正振亂以為治化淫敗以為樸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夫與正在世治亂由君心則君治則民安則物可變則德在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德人則物可變則德在人主者民之師也

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無淫亂之世矣故知天下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德不積不足以成怨不積不足以成德

鬼神輔之鳳皇藉其虞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
天地四靈呈其祥故道位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治天下
萬物樂其業也

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為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
也人君以道治天下天下共戴之而不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
亡纘乎平王曰寡人聞命矣故問文子於於治道文子
云其在一人雖由於於於放于王時故
周道復興而春秋美之後證為子王時

通玄真經卷第五



通玄真經卷第六

上德上德謂時之君有德者少也夫三代之道廢之霸
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故曰上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
亂亂其在心正即百節其樂其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通玄真經卷第六

中不運於已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无窮之原也

解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逐往以釋辯

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一目的羅則

無時得鳥任一人之才難以御衆故事或不可則規物或

可頂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夫聖人其行也天無物也時未

之與國道高祖故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

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為魚得者非智而入淵也為獲得者

非勇而上木也從之利而已夫君相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

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

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

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

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

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

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

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

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

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

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

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

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

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

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

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

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

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

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

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

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則也

一物不能塞江河之水... 不能移其任... 鹿或鹿日... 也倚易翻... 蘭並立... 也何易翻... 國同道... 使工攝... 者不觀... 道行於... 出故能... 匹猛獸... 輪非輻... 非弦不... 芻其旁... 管無當... 難而循... 時而遂... 智者擇... 黜者必... 如一月... 今有六... 勢施異... 得傷見... 之叢蘭... 昧不可... 其昔金... 五以爲... 五以爲... 五以爲... 五以爲...

107

猶小人之不可... 其方使... 同翼者... 無政教... 也兒兒... 大白若... 小兒之... 其便也... 一豎不... 研論之... 生而芳... 已相去... 霜而落... 常而府... 不能爲... 可折夏... 方盛終... 的張而... 致實不... 之所加... 將溺之... 必有危... 者亦有... 無法則... 所向正... 行向正... 掘不出... 步不休... 其通則... 引先調... 三者之...

108

之何君子... 使人元... 使即難... 也則我... 不足以... 一炭然... 異積有... 基扶君... 老子曰... 故能長... 一不差... 地之道... 物不昌... 窮地之... 人之道... 故人天... 明乃能... 日月地... 萬物命... 之於身... 天覆萬... 取者上... 高澤下... 物而長... 不失德... 成熱之... 厚萬物... 地道方... 陰險難... 無不樂...

109

得勢君子避害天然也勝於則天下治和自陽氣動... 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 尚陽道則萬物皆尚陰道則天下亡...

迪玄真經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 必有昭名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

通玄真經卷第六

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輝... 見故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向善雖過無怨苟不...

通玄真經卷第七

微明道周象外謂之微德德隱具中謂之明是知非微元...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以陰可以陽...

文字問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

文字問曰為國亦有法乎... 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軒者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為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為材材不...

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不...

及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達其意天地之...

間而陶治而變化也林自雲雨已下言不及道者以其元...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始見其造恩之謂也...

衰斯斯數者皆由失道而後與時而立制之謂也嗚呼而二...

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彈於己而三十幅各以其力旋...

弦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

乃無聲者也使有轉力者乃無轉也轉無聲者在於轉軸不...

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於若上九曰夫小德害...

義小善言道小辯害治苛傷德小忿而傷公道大道正不...

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元偽匪...

上有平正下无凶險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滅爵之令張則功臣叛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則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

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患天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來也人自自之禍與福同門利害相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為之謀事而為之謀聖人能陰陽柔剛能剛能弱

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禮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相敵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欲多事欲少所謂心欲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

老子曰福之起也繇餘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福如泰山惡如覆地

老子曰福之起也繇餘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福如泰山惡如覆地

而孔子嘆其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為人所慕為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

老子曰非其道也故善也非其譽也俗趨行等逆順左右言既世非其道也故善也非其譽也俗趨行等逆順左右言既

老子曰非其道也故善也非其譽也俗趨行等逆順左右言既世非其道也故善也非其譽也俗趨行等逆順左右言既

老子曰非其道也故善也非其譽也俗趨行等逆順左右言既世非其道也故善也非其譽也俗趨行等逆順左右言既

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

者先許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許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及不可不察也夫禍得致之於水良醫以爲禍者取財於不義之利而後禍相傾不可不察也

老子曰有功雖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言雖功名已立而仁義斯及順之則雖謀得計當慮忠解國國存其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言雖無中於策其計無益於國而心則若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故曰言百計常不當者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或曰或曰良謀不用奇計不行者蓋力雖不見察終保仁義不敢暫忘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則通功易食而道達矣子下誅而自行各安其所道之達也人多欲即傷義多愛即害智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於心聖主之養民非爲用也性不得已也及時其力賴其功勳而必窮有以爲則恩不接矣父之愛子者其力求其功勳而必窮有以爲則恩不接矣

老子曰以不義得之又布施惠及其身不能爲人又無所以自爲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

老子曰以不義得之又布施惠及其身不能爲人又無所以自爲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

通玄真經 卷第七

惡忠良之語國亂者惡忠言信謹必亡也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醫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

老子曰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

老子曰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

老子曰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

老子曰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

老子曰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

通玄真經 卷第七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爲者治之常也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爲者治之常也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爲者治之常也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爲者治之常也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爲者治之常也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爲者治之常也

通玄真經 卷第八

容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輪轉元

端化逐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於天說者陽也說也受

於地是老子其言現者陽之神德者陰之神德也夫上通太一

一大道君也常明也常生也常歸也常死也常去也常往也常

無化如神虛無之常明也常生也常歸也常死也常去也常往也常

也虛心弱志清明不聞是故聲巨輕凌並進無愚智賢不

肯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

所以明矣夫有清明之賢必見純樸之精以治國則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也勇而好問者勝也衆人之知者即

無不任也而衆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者鳥

獲不足恃也衆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衆人之能者天

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名夫機權已運而匹夫匹婦可發萬鈞

之言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形者處

一位即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而勝其

事即為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棄人物無棄材

因其能而用之莫不皆盡其材

老子曰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而不

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惟能隨物而轉謂

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

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

有若夫水用舟涉用跡乃為泥用輔反山用功益夏實

冬破因高為山因下為池非吾所為也用法非吾所為也

聖人不恥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

窮也故常虛而無為抱素見樸不與物雜不為物雜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

之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動思慮不困於事求

者求之間也自神農以下形骸雖存手足及履非未居於民上

者求之間也自神農以下形骸雖存手足及履非未居於民上

者求之間也自神農以下形骸雖存手足及履非未居於民上

者求之間也自神農以下形骸雖存手足及履非未居於民上

者求之間也自神農以下形骸雖存手足及履非未居於民上

者求之間也自神農以下形骸雖存手足及履非未居於民上

者求之間也自神農以下形骸雖存手足及履非未居於民上

者求之間也自神農以下形骸雖存手足及履非未居於民上

者求之間也自神農以下形骸雖存手足及履非未居於民上

者求之間也自神農以下形骸雖存手足及履非未居於民上

者求之間也自神農以下形骸雖存手足及履非未居於民上

者求之間也自神農以下形骸雖存手足及履非未居於民上

者求之間也自神農以下形骸雖存手足及履非未居於民上

者求之間也自神農以下形骸雖存手足及履非未居於民上

者求之間也自神農以下形骸雖存手足及履非未居於民上

者求之間也自神農以下形骸雖存手足及履非未居於民上

者求之間也自神農以下形骸雖存手足及履非未居於民上

者求之間也自神農以下形骸雖存手足及履非未居於民上

者求之間也自神農以下形骸雖存手足及履非未居於民上

者求之間也自神農以下形骸雖存手足及履非未居於民上

者求之間也自神農以下形骸雖存手足及履非未居於民上

者求之間也自神農以下形骸雖存手足及履非未居於民上

者求之間也自神農以下形骸雖存手足及履非未居於民上

者求之間也自神農以下形骸雖存手足及履非未居於民上

通玄真經卷第九

下德時有流禍故德有上下不世之君

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即皆靈養

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形者生之本

也本則形全而合道道則形全形全則神全神全則德全

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

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

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

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

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

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

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

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

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

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

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

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

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

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

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

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

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

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

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

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德全則天下歸之

恒滿而溢常虛而易勝故自當以道術度量即食克虛夜
圍塞足以溫飽七尺之形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尊尊貴即
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故聖人心
平志易精神內守物不能惑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
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未得已而失人者也未得已而
已而得人者也未得已而失人者也未得已而失人者也

故為治之本務在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
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
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無

惟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
和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勝乎人先勝乎己未有已不勝而能
勝者強強則勝則得人心人心得則天下歸之矣

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
面之名無一人之舉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
為放故天下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

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恃其不吾奪也
恃吾不可奪也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恃其不吾奪也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與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
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

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如挫其銳解其紛和其
光同其塵人之性情皆願賢已而疾不及人願已則爭心

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
退爭怨爭怨不生則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人治人者
不以人以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人治人者

嘗正以治生則失身以治國則亂人故不聞道者無以反
性自於治生則失身以治國則亂人故不聞道者無以反
性自於治生則失身以治國則亂人故不聞道者無以反

已故令行禁止凡舉事者必先平意清神清神清意清物乃
可正聽矣非舉事自淫於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是以

貴虛故水激則波起氣亂則智昏昏智不可以為正波水
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以理物之情性夫一者至貴元

適於天下聖王託於元通故為天下命得道者心在於平意
物目不視綠色一其精神和其意欲得道也

老子曰陰陽陶治萬物皆乘一而生上下離心一乃上
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登春蕭蕭秋霖霖冬雷震震夏旱旱之所

生也天地之間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形也一人
也一人正則天下安一人亂則天下危也

能勝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惟此合真當道道而不背
聖人由近以知遠以萬里為一得於內明於外

天地禮義廉恥不設高民莫不相侵暴虐由在乎混冥之
中也無無物無無神無無靈無無氣無無神無無靈無無氣無無神

及至世之衰害多而財勢事力勞而貧不足民貧而怨
爭生是以貴仁仁以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與懷機

巧詐之心是以貴義義以男女群居雜而無別是以貴禮
禮以性命之情治而相迫於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樂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實
易買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士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故

農農與農言職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
士無道行工無苦事農無發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異形

殊類易事而不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易易易易易易易
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

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貴於人貴於人貴於人貴於人
辯辭給人知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

以法同也不待古之英儔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
之量能位位無世之遺特古賢天下治也

也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
不能禁其狡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詆此之謂也

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鐘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
也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

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不能
函也至微神明不能見也夫風雨雷雲雷霆色聲可以謂可知

明不能究也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即樓散而
為器矣立仁義備禮樂即德遠而為偽矣民飾智以蔽其

故詐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之者也夫智能
彌多而德滋衰是以人浮樓而不敢失人之治虛無

怒也故閉其四關止五道即與道論神明藏於无形精氣
反於真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
條通而不以慮慮委而不為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
故不得害精存於目即其視明在於耳即其聽聰留於口
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故閉四關即終身无患四支
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真人天有四時日月星辰五運五行也
物豐泰人之四關心耳目口五運謂五藏也夫精神存者則止
不妄動五運不受則應聽聰明言行无欲故禍害无及於身
死而後生是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即
治不荒聖人者由節五行情和五行

老子曰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法无私好憎故可以為
元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法无私好憎故可以為
今德无所立怨无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此三者非
外不應於內性道而自性不知故為治者知不與焉水皮
破舟木擊折軸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舟之
木之折也智之巧拙也巧拙者非智之所載也舟之
為也明治者不以智治國者國之賊也故道有智則
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目有智則眩目有德則
衡規矩一定而不為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
萬世傳之元為之為也夫道非不虛德非不明用之者偏
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亡道有窮而理无不道故无
為者道之宗也得道之宗並無窮正道故也夫道能
通者道也而不得道者德也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
其窮中速其德也見其德而夫人君者不出戶以知天下者
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即无不勝也衆
智之為即无不成也千人之衆无絕糧萬人之星无廢功
工无異伎士无兼官各守其職不相干人得所且物得
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因此物機就物之情度已
可以慎行直者善用力夫責少且厚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勤
人者可以盡心竭力求夫責少且厚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勤
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居日久而不相厭
也在於勤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一者以虛為無為德也王者法陰陽
有霸者則四時其五者君用六律者節物體太一者明於天
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照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
靜調於陰陽嗔怒和於四時獲露皆道溥洽而无私始飛
蠕動莫不依德而生德流方外名聲傳乎後世也
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地余光光明與日月並照精
神與鬼神齊靈圓履方枘表寢繩內能理身外得人心發

通玄真經

卷九

施號今天下從風治天下也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取與有節出入有量喜怒剛柔離其理柔而不脆剛而
不折寬而不肆肅而不悻優游委順以養羣類其德含
而容不肖无所私愛也治天下也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
之與罰也與之以尊也非此无道也伐亂禁暴興賢廢不
肖臣邪以為正權險以為平矯枉以為直明於施令開塞
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治天下也用六律者失德即
即廢王者法四時即削霸者用六律即辱君者失德即
廢故小而行大即窮塞而不親大而行小即狹隘而不容
時仁表智道遠人不得相道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為強甲堅兵利不可以恃勝城
高池深不足以為固嚴刑峻罰不足以為威治天下也三德者
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焉為亡政者雖大必亡焉故善守者
無與御御者戰者无與關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
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蓄其德德積而民可用也怒畜
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
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廣則強而通弱善用兵者先
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
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王五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
後求勝此不明於道也昌言勿效於死之地故勝於小必
敗者也必

通玄真經卷第九

通玄真經卷第十
上仁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德之無此四者則民不歸也
上德者天下歸之上德者德之無此四者則民不歸也
上仁者德之無此四者則民不歸也上德者德之無此四者則民不歸也
上德者德之無此四者則民不歸也上仁者德之無此四者則民不歸也

老子曰君子之道靜以脩身儉以養生靜即下不擾下不
擾即民不怨下擾即政亂民怨即德薄政亂賢者不為謀
德薄者不為關明主者儉身以靜養生以儉上元亂政亂主
德薄者不為關明主者儉身以靜養生以儉上元亂政亂主
德薄者不為關明主者儉身以靜養生以儉上元亂政亂主
德薄者不為關明主者儉身以靜養生以儉上元亂政亂主
德薄者不為關明主者儉身以靜養生以儉上元亂政亂主

老子曰非懷漢无以明德非盈靜无以致遠非寬大无以
并復非正平无以制斷以天下之目眩以天下之耳聽以
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
聞百官條導羣臣輯濤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
而不苛耳目通而不聞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故賢
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
人之道若夫治國如治人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
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窮
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
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若其位其言可
行不貴其辯文用得其道不勞而至不行則道射且越故言
而天下亡百官而天下理南戰爭事而事則及信過故言
貴者則位也聞主則不然羣巨盡誠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
而親習邪狂賢者不能見也疎遠卑賤竭力者盡忠者不能
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諫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治
內存萬方其難聰明亦以遠矣非明不能靜四也

老子曰能專生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
雖日費萬金不傷口以養生雖家无金受先祖之遺爵必重生
雖日費萬金不傷口以養生雖家无金受先祖之遺爵必重生
雖日費萬金不傷口以養生雖家无金受先祖之遺爵必重生
雖日費萬金不傷口以養生雖家无金受先祖之遺爵必重生

通玄真經

卷十

非譽無由生矣故制樂足以令歡喜不出於和明於死生
之分通於修儉之適也人情大加故也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擾以淫風俗溺
於世非譽華於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此故執其操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
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主
興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
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
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竊位不以義取盜財而實
者凶非義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己故不
違義而取安古者無德不官無能不治不官不賞不罪不
誅其進人也以禮其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
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聖人之用人也不苟進不妄退小
言古者以疾令也敬今時偷薄好之欲相馬失之瘦選士失
之貧豚肥充厨骨音音不官馬在良驥瘦可以致遠君子祭
實無信謔言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
不聽者謂尸諫也民沉溺而不憂非賢言也故守節死難人
臣之職也衣寒食飢惡父之恩也有君如此何患仕僕之危
備以大事小謂之變人以小犯大謂之逆天前雖祭天後
必入淵故鄉里以齒老窮不遺朝廷以爵尊卑有差切故
者謂其近兄也因君以崇貴因親而者謂其近親也故長
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鑑而能無為非者寡矣實不期
明道者不自至矣手實不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
所以治民也賢師良友舍而為非者寡矣類入
榮芳秀知賢之謂智愛賢之謂仁尊仁之謂義敬賢之謂
禮樂賢之謂樂古之善為天下者無為而無不為也不事
利無不為故為天下有容能得其谷無為而有功不得其
容動作必凶為天下不容曰與令其若涉大川猶令其若
畏四鄰儼令其若容渙令其若冰之液敦令其若撲混令
其若濁廣令其若谷此為天下不容容包容也道之容兒也治
天下者說說業業不敢
下與令其若涉大川者不敢行也猶令其若畏四
鄰者恐四傷也儼令其若容者謙恭敬也渙令其若冰之
液者不敢積藏也敦令其若撲者不敢廉成也混令其若
濁者不敢明清也廣令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不敢行者
退不敢先也恐自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謙恭敬者自卑

下尊敬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康成者
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
敢盛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
故能於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
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為而無不為也此數
天之數也而不自重百姓樂推而不厭也

通玄真經卷第十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
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及其虛元可謂達矣非夫體清明天之
始之際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
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
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本之上也精神為本形體為末
其嗜欲治性則神清欲則身害夫神清則其性未也夫神清
身保神不虧其真凡修攝攝有方稟受不一故有君子小人之異夫
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尊履而忘其自足也國
今道仁義是遺手足而貴冠履也重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
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
不能任重任重者棟任國其若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中
之有基本不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其厚即上安根深道廣也
而為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為道夫事不師古不遵便說
授取一行一切之術非天下通道也非天下之通道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馮也馮也馮也馮也
之乎轡銜正度之乎剪脣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
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
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馮馮也身不可
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馮馮之心故馮馮不調造父不能
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為治執道以御之中才可
盡明分以示之效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
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
舉而不失矣有聖人之至治不覺然者之危也
老子曰凡為道者塞邪道防未然不貴其自是也貴其不
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元日不求勿使可奪元日不爭
如此即人欲釋而公道行矣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
用故天下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舉樂功勞而用朋黨
即奇佞天長守職不進民俗亂於國國臣爭於朝故有道
以御人無道則制於人矣時為匹夫而天下共戴者其道存也
則其人則制於人矣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合行為古苟
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
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
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已不在於數變為務也謂先王之

上義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
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及其虛元可謂達矣非夫體清明天之
始之際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
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
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本之上也精神為本形體為末
其嗜欲治性則神清欲則身害夫神清則其性未也夫神清
身保神不虧其真凡修攝攝有方稟受不一故有君子小人之異夫
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尊履而忘其自足也國
今道仁義是遺手足而貴冠履也重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
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
不能任重任重者棟任國其若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中
之有基本不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其厚即上安根深道廣也
而為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為道夫事不師古不遵便說
授取一行一切之術非天下通道也非天下之通道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馮也馮也馮也馮也
之乎轡銜正度之乎剪脣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
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
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馮馮也身不可
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馮馮之心故馮馮不調造父不能
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為治執道以御之中才可
盡明分以示之效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
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
舉而不失矣有聖人之至治不覺然者之危也
老子曰凡為道者塞邪道防未然不貴其自是也貴其不
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元日不求勿使可奪元日不爭
如此即人欲釋而公道行矣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
用故天下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舉樂功勞而用朋黨
即奇佞天長守職不進民俗亂於國國臣爭於朝故有道
以御人無道則制於人矣時為匹夫而天下共戴者其道存也
則其人則制於人矣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合行為古苟
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
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
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已不在於數變為務也謂先王之

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
 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
 即言而非道也特石也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
 不可易也事猶琴瑟也每終改調故曰變易故法制禮樂
 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者試
 歸於俗而束於教論至道者非由土所及

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故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
 詳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自然通神明而不可言也昔者三
 皇無制而民從五帝有制而無刑刑罰夏后氏不負言
 躬人哲言周人明道三皇者成德神農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唐
 虞未出世法而許故元為教化自有未世之衰也忍垢而輕辱
 貪得而害道蓋故法度制令者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
 時變而制宜適夫制於法者不可與速舉拘禮之人不可
 使應變必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行守法
 者動用非帶帶獨備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變不知
 治道之源者雖循終亂今為學者循先聖業操篇籍守
 文法欲以為治非此不治猶持方枘而內圓鑿欲得宜通
 亦難矣夫治道特方枘而無變通者自以夫存危治亂非智不
 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行也不驗之
 言明主不聽也理至道者難必捨

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
 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達
 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於人無諸
 己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
 身故入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為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
 於民夫法者天下之至繩也人主之度量也自檢於己則繩
 法者法不法也之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
 雖其貴者不輕其賞其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賞缺繩者誅
 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行而和欲塞也古之置有
 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
 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不得橫斷也人更得恣
 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樸無為無為者非謂其不動也言
 其從己出也上守正而下守法天下不得專斷也
 老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禁嚴善與者
 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

勸善因民之所情以禁惡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
 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
 謂也此聖人政理
 老子曰臣道方論是處當為事先唱守職明分以立成功
 故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得其宜處有其當即上下
 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於本言輕重
 小有以相制也短小無能則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小所任
 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所勢
 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關所居要也不必行之令順之者利
 逆之即凶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發號令行禁止者以眾
 為勢也義者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
 之暴者非能盡善於海內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舉措
 廢置不可審也拘小節非大材難得自古皆然工師之求練深能
 賢可謂矣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伸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尺小
 枉大直君子為之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谷趨行殊方
 不歸善者不為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伸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尺小
 枉大直君子為之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谷趨行殊方
 不歸善者不為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伸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尺小
 枉大直君子為之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谷趨行殊方
 不歸善者不為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伸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尺小
 枉大直君子為之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谷趨行殊方
 不歸善者不為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

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也人皆視之故智者不妄
 為者不妄殺擇是而為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
 恃也身立而名足稱也為者不可不為也禮不可不為也
 必以仁義為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以仁義為準繩中
 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
 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故聖人君子之辨不在其位
 行也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刺其喉雖愚者不為身貴
 於天下也且為天下之圖而右手刺其喉雖愚者不為身貴
 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身即小身之所重也
 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此謂之仁義切論
 老子曰道德之備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節
 隨其如環行矣元趣合同即非譽在俗意行均即窮遠在時
 事周於世即功成務合於時即名立是故立以名之人簡
 於世而謹於時時之至也即間不容息夫滿則傾立之功者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為民
 除害也貪功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盡其所有
 聖人勃然而起討強暴平亂世為天下除害以濁為清以
 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亦帝為火災故黃帝禱之共工為
 水害故顓頊誅之此二君勃然而起者非欲其利其土
 災害故不得不教人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
 之不從則制之以兵董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宜其大
 也聚天下之財賄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
 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故聖人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
 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為殘賊是以害傳異何謂不除天畜魚
 者必去其鱗獺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
 故兵革之所為起也國家五運其來以火赤帝火德君失其德
 以和人君失德運為火此兵革之所為起也
 以和人君失德運為火此兵革之所為起也

老子曰為國之道上元苛令官元煩治士元偽行元淫
 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即不然為行者
 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為車輿極於雕器用遠於
 刻鑿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逐煩繞以為急事
 為說辭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有益於亂工為奇器歷歲
 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
 受其饑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耨
 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
 物是故耕者不強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

老子曰為國之道上元苛令官元煩治士元偽行元淫
 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即不然為行者
 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為車輿極於雕器用遠於
 刻鑿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逐煩繞以為急事
 為說辭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有益於亂工為奇器歷歲
 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
 受其饑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耨
 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
 物是故耕者不強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

老子曰為國之道上元苛令官元煩治士元偽行元淫
 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即不然為行者
 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為車輿極於雕器用遠於
 刻鑿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逐煩繞以為急事
 為說辭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有益於亂工為奇器歷歲
 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
 受其饑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耨
 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
 物是故耕者不強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

各歸其身夜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元事天下和平智者
无所施其策勇者无所錯其威智以救危勇以止暴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拔義而動非以圖
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舉兵
而臨其境責以不義刺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无伐
樹木不掘墳墓无敗五穀无焚積聚无捕民虜无聚六畜
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逆天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
无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讐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授有
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
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其縣
魁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真其秀士顯其賢良擢
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國圍實其有功百姓開戶而內之
清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義兵至於境而不戰而止兵所
天地幽遠鬼神德威萬物以歸者眾以罪聞則亦非容易而
動凶者百姓悅誠唯恐不至勝湯武或以義而平暴亂者也
不義之兵至於伏屍流血相交以前故為地戰者不能成
其功為身求者不能立其王舉事以為人者眾助之以自
為者眾去之眾之所動雖弱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不
之兵以強受弱恃大侮小戮元事者有
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内行仁義布德施惠立正法
塞邪道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羣臣同力諸侯服
其威四方懷其德修正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發號行
令而天下響應此其上也地廣民眾主賢將良國重兵強
約東信就令明兩敵相當未交兵接刃而敵入奔亡此其
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政之變察行陣之事
白刃合流矢接與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義之下也
修德而勝者上守法而勝兵之勝敗習在於政政勝其民下
者中用兵而勝者下也附其上即兵強民勝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義足以懷天
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主之心謀
慮足以決輕重之權此上義之道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
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並
行是謂必強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
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事上如兄
上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必政天下上視下如

弟即必難為之死下事上如兄即必難為之亡故父子兄
弟之寇不可與之難有君如此則天下如一家萬民共一心則
如歸豈有見父有危危而子各其生而是不孝若君難而臣懼於死而不忠者也是故義君內脩其政
以積其德外塞於邪以明其義察其勢俟以知飢飽戰
與有日視死若歸思之加也信義立雖死不顧
通玄真經卷第十一

通玄真經卷第十二
上禮
老子曰上古真人呼吸陰陽而羣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
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相安
故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味昧憇憇皆欲離其童蒙之
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頹而不一而天下漸失其本德
為及至神農黃帝戴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
萬民莫不球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不至夏曆之
世嗜欲達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真德及周室衰
散樸難道以為偽險德以為形智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
誣以脇眾珠飾詩書以賣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偽以容於
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役性命衰漸所由來久矣是故
至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无游心於虛世俗之學據德據
性內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號名聲之世此至人所不為也
權德自見也據性絕生也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適乎
榮辱之理舉世舉之而不益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
道之要也上禮者言向軍兵五禮之謂也上古真人則至古
聖至五霸諸國而大宗之本失矣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无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
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
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係而從也及其衰也
鳥獸蛇皆為民害故鑄鐵銀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
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
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
曰名可名非常名也非之者謂不河一各生異情道相攻言智
也故法无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後
世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无
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
主於中而知規矩鈎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示
宜即廢之末世之事者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而不
制於禮樂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制於禮樂非樂其和也物制於物非物也法制於法非法也
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
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瘠高下之宜
以立事生財除饑寒之患辟疾疫之災中受人事以制禮
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

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仲季之序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國而治之立太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也得道則舉失道則廢夫物未常有張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惟聖人可成而不敗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及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為姦偽以解其罪而殺不辜其作圖也以成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聘弋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公趨私外內相舉夫人在位賢者隱處聖人建事之始也

以領理百事圖以成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聘弋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公趨私外內相舉夫人在位賢者隱處聖人建事之始也

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為其美在知其失在權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无廉耻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鄉禮義无法不可以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舉以導之親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州之高以為九卿一國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立官分職任賢去邪為王者取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儔百人者謂之僚十人者謂之吏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眾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人儔也行可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僚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英儔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今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黨與賢不肖可論也聖人

不飲外東其形內愁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圍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者遏情開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咽嗟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強故莫能終其天年為禮物不致於情性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无有盜心哉故知其无所用雖貪者皆解之不知其所用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无用於已萬物變為塵垢矣道備元氣之人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之道也末世之禮恭而交為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自肉之狩禮樂飾則生詐偽末世之為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流天下之醇散天下之樞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自信燬爛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亂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賄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不能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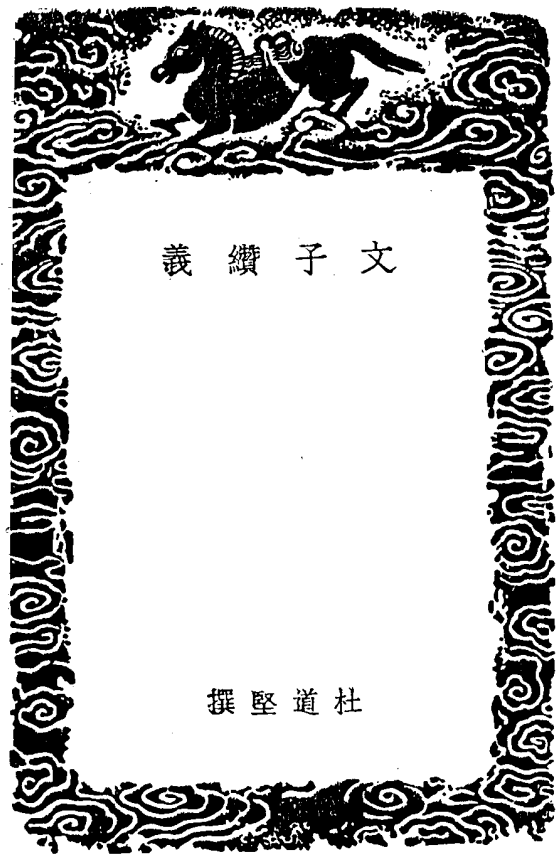
老子曰衰世之主鑽山石挈金玉隨寵奪消銅鐵麒麟不遊構木為臺焚林而畋竭澤而漁積壤而丘處掘地而井欲濬川而為池築城而為固拘獸以為畜則陰陽絕庚四時失序雷霆震折電竊為害萬物焦天處於太陽草木衰枯喪世之主割石索玉鑽珠求珠耳目之快遂致喪萬物三川絕而不流分山川豁谷使有壞界周表而三川竭計人眾寡使有分數設機械險阻以為備制服色等異貴賤差賢不肖行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殺不辜誅罰罪人於是興矣物不得其性也

老子曰世之將衰性命相陰氣之所起也主閒味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及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

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推上意而壞常踈骨肉而自容邪人詭而陰謀遠載驕主而像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踈而不附田无立苗路无緩步金積折廉譬襲无義殺龜无腹譬筮日施天下不合而為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倖枝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為刑爭於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大半舉兵為難攻城濫殺覆高危安大衛車高重曼除戰陣使陣死路犯嚴敵百往一反名聲苟盛兼國有地伏尸數十萬老弱饑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常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末世主時其威廣其力之未伏尸流血元聖賢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時當宜為有道德聖賢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未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隨肢體黜聰明大通混冥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失也是以不得中絕不得中絕言

老子曰鄧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蛟龍莫之歸也言水至清魚不游石上不生五穀充山不游麋鹿无所陰蔽也故為政以清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毀譽廣革者也夫大裂之道也為政以清以廣必裂之道其政悶其民淨淨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不矣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為奇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饒奇逸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无數勝力雖敵者以能思智均而計者先計者制而非道也此明道也



文子續義原序

禹受計于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武康計壽山，因計然當度地于此而得名。然其義固有所本。范蠡師計然，見于史記。顏師古以為與孔子同時是也。其書曰：文子者，有與平王問答語。徐靈府遂以為周平王時人。則誤甚。劉向著錄文子書九篇耳。李暹所注乃十二篇，疑不能無附託其間。或謂乃楚之平王，楚越相強，平王時楚惠日非子，齊既奔吳，而計然亦去楚間道適越耶。不可攷矣。南谷杜君，博而篤實，恬靜而疏，通其可以用世而其志果于逐世。雖嘗領開臺珍館，亦復舍去。築披雲之菴于計壽山上，燕處從容，取文子書及其事之散見他書者，會稽而刻之。三代古書遺跡，一旦震發于湮沒之餘。真山林一大奇事。子觀自昔財計之巨，鮮有能自全者。計然之策，范蠡略用之於越，十年生聚，既以報吳，乃飄然遠隱，竟免于烏喙之毒手。而圖謀相便，計然乃神仙得道人。其後三字已盡。計然嘗受于老子者也。夫善計不用籌策，此豈區區廢居操縱從事于運算之末乎。不貴難得之貨，不舍儉且蓄，不以不足奉有餘，生財而不成功，而不居若是者，蓋幾乎道固已超然于利害禍福之外，而世之逐利專利者，往往達天時，竭地利，自謂以心計析秋毫，不知正犯道家之所深忌，祇以自貽殃禍。覆轍相尋，會莫之悟，可歎也。南谷嘗注老子，得其宗旨，又梓此書，俾與師說並行，其警世切實，學者合而觀之可也。雖然，書徒糟粕，曠洞遐想，沈寥虛闊，胸中繁絮雲掃，豈不一快然者哉。又安得從南谷君登壽臺，望玄墟，求騶夷子，所以泛湖之處，陵陽

文子續義原序

一

文子續義目錄

- 卷一 道原
- 卷二 精誠
- 卷三 十守
- 卷四 符旨
- 卷五 道德
- 卷六 上德
- 卷七

文子續義目錄

一

車嶽撰
文子續義原序

二

微明

卷八

自然

卷九

下德

卷十

上仁

卷十一

上義

卷十二

上禮

臣等謹案文子續義宋杜道堅撰道堅字南谷當塗人武康計壽山昇元觀道士也其始末無攷是書諸家書目亦罕著于錄惟牟嘯陵陽集有爲道堅所作序又別有計壽峯真率錄序稱洞微先生祖常主昇元觀席德壽宮錫之寶翰至今歲某甲道堅寔來上距祖君十二化然才百年云云案自高宗內禪居德壽宮時下至景定壬戌正一百年則道堅當爲理宗時人矣文子一書自北魏以來有李暹徐靈府朱元三家註惟靈府註僅存亦大半闕佚道堅因所居計壽山有文子故蹟因註其書所採諸家之說不標姓名但題曰舊註道堅自爲說者則題撰義以別之自元以來傳本頗稀獨永樂大典尙載其文其精誠符言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義七篇首尾完備道原十守道德上仁上禮五篇原本失載或修永樂大典之時已散佚不完歟今檢原目次第排錄成帙所闕之五篇亦仍載其原文篇爲十有二卷仍符隋唐志文子舊數書中字句與世傳明代道潛堂刊本多所同異其間文義兩通者不可勝舉其顯然脫脫者如符言篇求爲事求爲治句明刊本作無爲與上下文義全反又不知言知病也句明刊本無言字于義難通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句明刊本追字作足又內在己者得句明刊本內字作則又夫無者可以道而制也句明刊本夫字作二又微明篇聖人見福于重關之內句明刊本見字作先又上義篇奇伎逃亡句明刊本逃亡作天長均譌誤不可解當以此本爲正又符言篇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惟聖人能之二句明刊本脫下一句又能成新王者必德勝者也句明刊本脫德字又上義篇故天下可一也句明刊本一字下衍人字此類甚多蓋道堅生當宋季猶見諸家善本故所載原文皆可正後來譌誤不但註文明暢足以宣通疑滯也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禮部主事臣任大椿

文子續義卷一

宋 杜 道 堅 撰

道原（舊此篇撰義原闕今仍錄文子原文以符書目）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窕冥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吾強爲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淵渚沖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歷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于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帶（一本作時）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夙興雲蒸雷聲雨降竝應無窮已離已琢還復于樸無爲爲之而合乎生死無爲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殞父無喪子之愛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天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幸萬物特之而生莫之知德特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蓄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恍兮不可爲象兮恍兮忽兮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

老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恬然無慮，以天為首，以地為中，以四時為節，以陰陽為師，行乎無跡，遊乎無芒，出乎無門，以天為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為車，則無所不載也；以四時為馬，則無所不使也；以陰陽為御，則無所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因支不動，隨順而不損，而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救也，乘其要而歸之，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假其知見，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耦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寧也，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夫至人之治也，乘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貴欲，捐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救之，中之得也，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幾于道矣，故曰：致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闊廣大，不可為外，析毫剖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總名也，真人體之以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真人者，知大己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名姓，有道則隱，無道則見，為無為，事無事，知不知也，懷天道，包天心，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俯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夫形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究而神杜，神傷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真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發不亦覺而無憂。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容，道將為汝居，嗚呼！若新生之體，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于時，知時者，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于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誠者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成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故通于道者，反于清靜，究于物者，終于無為，以恬養智，以渙合神，即乎無門，循天者，與道遊也，隨人者，與俗交也，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

之，茲邪畏之，以其無爭于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老子曰：夫人欲欲失性，動未皆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滅，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滯于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于若性，水之性，欲清，沙石隨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反己，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于樂，不忻忻，其于憂，不說說，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故聽善言，便計，須臾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乘而用之者，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擊于物而繫于俗，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于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于天下也，布德不既，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于無，實生于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故一之理，施于四海，一之嚴，察于天地，其全也，數兮其若樸，其散也，渾兮其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然若大海，汎兮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闕一孔，（闕，闕一本作闕）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邪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慾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暗，驚怖為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于神明，神明者，得其內也，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疎達而不悖，堅強而不仄，無所太過，無所不逮，天下莫柔弱于水，水為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音宜，息耗滅益，過于不替，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蛟音，蛟音，蛟音，而不求報，富賄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我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削，音，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綽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綽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于無間，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大宗，真人者，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執玄德于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命而移風易俗，其惟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應物而不知。

老子曰：夫道德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哉安靜，藏于不取，行于不能，雖然無為，動不失時，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此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降，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強勝不若己者，至于若己者，而格，柔勝出于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即滅，木強即折，革強即裂，齒墜于舌，而先敝，故柔弱者，生之幹，堅強者，死之徒，先明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夫執道以繩髮，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則？

柔弱者，生之幹，堅強者，死之徒，先明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夫執道以繩髮，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則？

柔弱者，生之幹，堅強者，死之徒，先明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夫執道以繩髮，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則？

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所謂後者，謂其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日過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維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功大廉堅，不能與爭也。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于中，即純白之不祥，神德不全于身者，不知何遠之能懷，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飢虎可尾也。而況于人乎？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筮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為即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任一人之材，難以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聽失于非譽，目淫于彩色，禮豈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故兵莫憚乎志，鐵錫為下，寇莫大于陰陽，而枹鼓為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于山，小寇避于民間，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秩不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夫無形大，有形細，無形多，有形少，無形強，有形弱，無形實，有形虛，有形者，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有形則有聲，無形則無聲，有形產于無形，故無形者，有之始也，成厚有名，有名者，貴全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殷富有名，有名者，尊龍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雄壯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有餘者，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者，任下也，有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有名產于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夫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于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為利，無名以為用，古者民童叟，不知東西，貌不離情，言不出行，行出無容，言而不文，其衣緩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行蹟蹟，視瞑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風者于俗，可隨也，事周于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畸行以迷衆，聖人不以為世俗。

文子續義卷二

精誠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夫道者，藏精于內，棲神于心，靜漠恬淡，悅穆胸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

（續義）古之聖人，官天地，府萬物，藏精存誠，無形無聲，正其道而任物之自然，當是時也，朝無倖臣，野無遺逸，國無游民，干戈不起，勞役不興，四民樂業，故不待家至人曉，而坐致隆平。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以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善》神明下一本有也字。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無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于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湧。

〔續義〕日月星辰，天之神。水、火、土、石，地之神。雨、風、露、雷，皆神也。人性最靈，是又神于物者矣。天之生物，不見所養，日見其長，聖人養民，除害與利，亦如之。皆由精誠內氣感于天，陰陽順之，神明祐之，而嘉祥至矣。

逆天暴物，即日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祖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強力致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合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己，能以神化者也。

〔續義〕天人一氣，懸顯相通，和氣致祥，沴氣致殃，未有不由人主者也。故夫逆天暴物，悖道敗德，皇天震怒，禍亦隨之，有如成王悔過，偃禾反風，宋君一宵，火星退舍，是皆精誠格天，轉禍為祥之徵。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死，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又況官天地，府萬物，返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生也。精誠形乎內，而外喻于人心，此不傳之道也。

〔續義〕人之生也，受命于天者，同性無不善，全性保真，不虧其身，精通于天，何為不成，至若返造化，含至和，而未嘗死生者，夫是之謂真人。

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君臣乖心，倍謬見乎天，神氣相應，微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夫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惟夜行者，能有之，故卻走馬以羸，車軌不離于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是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惟同乎太和，而持自然應者，為能有之。

〔續義〕聖人懷道，澤及民，祥可見也。君臣乖心，見乎天，殃可見也。遠者無為，近者無事，神氣應微，有不待召而至矣。無私就，無私去，有餘不足，同乎太和，不言之教，自然而已。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章之與華，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不傷。〔案〕萬物下一本行而字。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故通于太和者，關若醉醉而甘臥。〔案〕醉一本作臥。故頤篇。頤頤二字通。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

〔續義〕道尊德貴，異名同出，存乎吾心，不從外得，生之畜之，不無不有，聖人之心，有如明鏡，物來則應，物去則靜，合乎精誠，純乎道德，不為何故，不執何失，若未始出其宗，則鬼神不能識。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謹，道不拾遺，市不豫買，故于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于庭，麒麟游于郊。

〔續義〕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黃帝得之，而天下治，異時退捐天下，趨空同，禮下風，見廣成子，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冥冥，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清，無勞，無功，無欲，無為，乃可以長生。

虜犧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負方州，抱圓天，陰陽所舉，沈滯不通者，發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限限，行蹊蹊，制然自得，莫知其所以，浮游汎然，不知所本，自養不知所知，往，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揆天地，至黃帝要妙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

〔續義〕六紀將終，三皇不作，而後太昊氏出，當此之時，太樸散而人事萌，天下始有為矣，觀象制器，結繩為網，以伏犧性，是謂伏犧，治金為釜，庖生為熟，一號庖犧，當是時也。〔案〕此下疑有闕文。而不以為功，禽獸蟲蛇，懷其爪牙，而不傷人焉，至若造書契，正人倫，功揆天地，而不以為功，尊曰太昊，不亦宜乎。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積惠重貨，使萬民忻忻，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禮君臣，〔案〕禮一本作禮。正上下，明親疎，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志，棄聰明，反無識，茫然仿伴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際，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

〔續義〕道德之于五常，陰陽之于五行，一也。知日月代明，四時錯行，而後歲成，則知人之道，道德五常，可相有，不可相無，然則老子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何哉，所惡假其名而行之耳，使真有絕棄之心，則道德二篇，不言聖人，不言仁義，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游者，行低，至精芒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精有慈盡，而行無窮，極所守不定，而外淫于世俗之風，是故聖人內修道德，〔案〕德一本作術。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支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

〔續義〕道德五常之祖，有祖而無子孫，不可也。有子孫而不知有祖，可乎，五常五神也，道存乎中，則神不越乎外，一失所守，神越言華，德游行偽，鮮不喪于物役矣，惟聖人知九竅四支之宜，游乎精神之和，視者存，子孫其有不存乎。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太無，馳于方外，行于無門，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不拘于世，不繫于俗，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夫人拘于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于累，使我可拘繫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

〔續義〕身不繫于俗，則人不厭我，心不拘于世，則我無厭人，夫是之謂與造物者游，是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志役于物，形繫而神泄，賢人有不免，況衆人乎。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

歲月省時致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不誠法者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圍空虛天下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恩也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讓民貧苦而紛爭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

遊形上下相怨號令不行
〔續義〕車同軌書同文天下一俗實不備刑不溢四海一心能如是則人主之思不出四域而教化如神上好取而無度下貪功而不讓智詐起而民力殘上下相怨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矣

夫水濁者魚噉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于末無以異于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聖人省事而治求寡而賄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而不為而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所修者本也

〔續義〕天垂象示吉凶人皆見之君布令明賞罰民皆信之君其天矣乎水濁魚噉政苛民亂理所必然而故上多欲則民與詐上好靜則民不爭聖人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可謂知本矣

老子曰精神越于外智慮游于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于戶以知天下不窺于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于內神氣動于天也

〔續義〕天地交而萬物通聖人作而萬物觀自然乎成之道也人心與天通者蓋由賦形受命元自天來是故精誠發于內則神氣動于天人心虛明天光發輝如鏡鑒形妍醜自見心其可不慎乎

老子曰冬之陽夏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成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焉竊冥冥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于治難矣鳳陶暗而為大理天下無虛刑何貴乎言者也師曠贊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何貴乎見者也

〔續義〕陽燧召火非日不燧方諸召水非月不流是故有其道無其位則事不立有其位無其道則功不成若唐虞之君臣道合化教行百官正萬民服聖人所以為百世之師

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故人君好勇弗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靡而國家昏亂其積蓋于淫泆之難矣故聖人精誠則于內好情明于外出言以副情蓋誠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惟神化為貴精至為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故君子者其猶射者也于此豪末于彼尋丈矣故理人者慎所以威之

〔續義〕表正影直源清流長本末相資之道也知心為身本則知君為民本是故人君之好不可不正好勇則劫殺之亂生好色則淫泆之難起惟好德精誠則于內好情明于外刑罰不用而姦邪服本根既固國家自寧

老子曰縣法設賞而不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夫抱真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下實賢而罰暴

〔續義〕石蘊玉而山輝水含珠而淵潤有諸內形諸外也水石無言人自信之國家懷其仁誠推其信

實則不以怨言不以私有不待縣法設賞而民將化之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伯夷何言哉身化之也言而不行民弗從矣

老子曰大道無為無為即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處而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聲無聲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縣縣若存是謂天地之根道無形無聲故聖人強為之形以一句為名〔案〕句一本作字天地之道大以小為本多以少為始天子以天地為品以萬物為寶功德至大勢名至賢〔案〕賢一本作貴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為天下母

〔續義〕道天地王域中之四大道無為故悠久天無言故高明地無聲故博厚兼而有之王也王乃天之子地之主民之父母惟其愛養萬物不以為恩故功德至大勢名至賢無得而逾焉

老子曰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雖說而不言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于竹帛鏤于金石可傳于人者皆其粗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于亂

〔續義〕含道抱德推誠樂施處上之道也賑窮補急起利除害處中之道也自得勝求不取勝與處下之道也達其時宜通其變故不拘仕隱異事同功有不假竹帛金石而可以與古為徒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于身呼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動于上不應于下者情令殊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愈篤者情也故言之用者變幾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幾乎大哉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于內或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

〔續義〕黃帝嘗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君者天地之心乎心乃神明之府情動乎中言發乎外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是以聖人在上其化如神不降席而匡天下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思心藏于中而不遠其難也君子之慎也非正為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聖人不愆于景君子慎其獨也舍近期遠要矣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

〔續義〕士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忠孝使然也若堯弘之死于君申生之死于父思心藏于中而不遠其難會何以出死求名為哉聖王在上民樂其治二帝三王也聖人在下民慕其意元聖素王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倡而不和意而不成中必有不合者也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所不至者威怒至焉威乎心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不可以照期

〔續義〕言出乎口，行發乎心，誠之助也。言出乎通，行發乎遠，誠之應也。勇士一呼，其出之誠，三軍其有不辟乎？若孫子之教戰，勇出于誠也。斬王愛姬，則是吳王言出不誠，禍及下也。有國家者，言行其可不誠乎？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技能雖多，不如寡言。言者，害衆者，僥而使之，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故匠人智爲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

〔續義〕多言多事，聖人所戒。惟宗道本德，教行不言，故無敗也。事處無爲，故無害也。末俗之流，技能雖多，爲巧所役，希不傷手。夫匠人之事，不以智能，故無關鍵而不可開，杜而後開者，肩鑿雖固，豈至則發，宗本何在哉？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聲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哭者哀之效也。情于中，發于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續義〕聖人非無欲，因其利而利之。聖人非無事，當其爲而爲之。異路同歸，存亡一致，損己利人，不忘天下。雖殊方異域，俗變風移，語言不同，性情則一。情于中，發于外，樂則歌，哀則哭，隨感而發，皆吾民也。而可忘乎？若周公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則是晝夜不忘者也。澤及遠矣。

老子曰：人無爲而治有爲也，即傷無爲而治者，爲無爲者不能無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人無言而神有言也，即傷無言而神者，故無言則傷有神之神者也。

〔續義〕身有形，神無形，有則有言，無則無言，知有無之相生，則無不害，有有不害，無是以聖人無爲而治者，身不傷，神不傷，身也。夫知不神而所以神，故兩不相傷矣。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昔南榮越駘聖道而獨亡于己，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閱條達，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世。智緒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故田者不強，困倉不滿，官御不厲，誠心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王侯懈怠，後世無名，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

〔續義〕困知強行，成功則一。若南榮越駘亦學知利行者乎？越駘聖道而獨亡乎己，于是託業于康桑楚之門，異時南見老子，得聞衛生之經，明照海內，名立後世，則是名可強立，功可強成，聖人潛行，隨時舉事，因資立功，進退何難哉？

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懼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堯以天下樂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法，始干不可見，終于不可及，處于不傾之地，積于不盡之倉，載于不竭之府，出令如流水之源，使民于不爭之官，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順則從小，而致大命，逆則以善爲害，以成爲敗。

〔續義〕至人聖人，大人宜有別矣。夫至人視民猶己，同乎利害，人樂亦樂，人憂亦憂，未有不王者也。聖人之法，始不可見，終不可及，令出如流，大人行可說之政，順時而出，命順則人從，逆則民傷。

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不覆載，日月無不照明，大人以善示人，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政失于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于夏，炎惑逆行，政失于秋，太白不當出入，無常政失于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譎，五星悖亂，彗星出，春政不夫，禾黍滋，夏政不失，雨降時，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不失，國家寧康。

〔續義〕人稟天地之靈，心乃神明之府，大人者則又靈于人也。一念之動，若善若惡，天必鑒之，是故政有得失，見于災祥，隨事而應，罔有差忒。書曰：慢神虐民，皇天弗保，有官守者，可不慎歟？

文子續義卷三

十守〔案〕十守原作九守，今據明刊本校。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冥冥，渾而爲一，寂然清澄，重濁爲地，精微爲天，離而爲四時，分而爲陰陽，精氣爲人，粗氣爲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骸根于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于俗，不誘于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之者，死，順之者，生，故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骨骸者，所稟于地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血脈，三月而胎，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蹠，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臟乃分，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外爲表，中爲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臟，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圻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天地之道，至闕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燻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臟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寡，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視

聰達聽聰達謂之明。五藏能關於心而無離。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思無不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血氣者五藏之使。故耳目淫于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滯滯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不越。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遠。無所誘惑。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可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嗜欲。越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之厚。夫惟無以生爲者。即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爲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惜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

守虛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哀樂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過。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即厥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運之不敢越也。以無應有。必窮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無所親。抱德煇和。以順于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鄰。不爲禍始。不爲禍先。死生無變于己。故曰。至神則以求無不得也。以爲無不成也。

守無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即心不惑。齊生死。則意不懼。同變化。則明不眩。夫至人倚不撓之柱。行無闕之途。莫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夫爲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正以義。不可懸以利。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爲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又況于無爲者乎。無爲者。即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爲影柱。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攷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夫無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也。

守平

老子曰。尊勢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爲而不成。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懸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能知大貴。何往不遂。

守易

老子曰。古之爲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無益于性者。不以累德。不便于生者。不以滑和。不縱身肆意。而制度可以爲天下儀。

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爲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

守清

老子曰。人受氣于天者。耳目之于聲色也。鼻口之于芳臭也。肌膚之于寒溫也。其情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爲君子。或爲小人。所以爲制者。異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人莫鑒于流源。而鑒于澄水。水其清且靜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故用之者。必假于不用者。夫聰明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故心有所至。則神慨然在之。反之于虛。則消躁藏息矣。此聖人之遊也。故治天下者。必逆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守真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誠達性命之情。仁義因附也。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澹然無事。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辯者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恐。此真人之遊也。夫生者不生。化者不化。不達此道者。雖知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猶無益于治天下也。故聖人不失所守。

守靜

老子曰。靜。漠恬悅。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即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滯。五藏無積。氣禍福不能搖。非譽不能塵。垢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今萬物之來。擷拔吾生。攫取吾精。若泉原也。雖欲勿哀。其可得乎。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也。人之精神。雖清而易濁。猶盆水也。

守法

老子曰。上聖法天。其次尚賢。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疑惑之原也。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虛靜爲主。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爲治。以動爲亂。故曰。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勿撓勿撓。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也。

守弱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爲家。以萬物爲蓄。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仗小者倨傲。凌下。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是以聖人以道鎮之。執一無爲。而不損沖氣。見小守柔。退而勿有。法于江海。江海不爲功名自化。亦強故能成其王。爲天下軌。故能神不死。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爲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爲主。故

聖人以道位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天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而補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於者不立，於者不長。強梁者死，滿足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化，去蒼駘，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化，故能立其雄壯。(卷)雌雄原作雌牡。今據明刊本校。不敢奪驥，故能長久。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故聖人日損，而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化，功德不衰。天道然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衆人爲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爲而成，弗執而得。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佑。其沖即正，其盈即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弊不新成。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能至于無樂也。即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樂極矣。是內樂外，不以外樂內。故有自樂也。即有自志貴乎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爲天下之要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即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非無是。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曷之行，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財貨，不貪世名，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傷矣。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主者，神從而害。其生貪饕多欲之人，顯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知，位高于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拒，即無由入矣。是以時有冒忘自失之患。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沈。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

守樸

老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爲而復樸。體本抱神，以遊天地之根。茫然仿佯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機械智巧，不載于心。審于無理。(卷)一本作似。不與物遷，見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專于內，通達禍福于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不學而知，非視而見，非爲而成。弗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影之效，以道爲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而無以，于生爲一化，以萬異爲一宗。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守太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其疑不步，其智不萌，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精神之所能，登假於道者也。使精神暢達，而不失于元，日夜無隙，而與物爲春，即是合而生時于心者也。故形有虛而神未嘗化，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于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嘗生，其所生

者即生，化化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此真人之遊也。純粹之道也。(卷)此篇續義亦取本詞。

文子續義卷四

符言

老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天地，而無表裏，洞同覆蓋，而無所破。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寤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

(續義)符以示信，言以達誠者也。世有謂符籙金丹符玉符者，以能示信達誠，此成彼應，故曰符言。夫道高下無極，遐邇貫通，無形無名，有情有信，聖人體道，不私喜怒見物而名，事至而應，不言之言，可以符信。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倍道而任己，見譽而爲善，立名而爲賢，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即多責事，不順時，即無功。妄爲要中，功成不足，塞責事，敗足以滅身。

(續義)名者殺身之具，聖人所戒。夫欲尸名者，必遠天悖道，舍公就私，要譽立名，生事害衆，故治不順理，功不排責，事敗滅身，信不誣矣。

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于無形，行于無息，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始于無形，動于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求爲寧者，失其所寧，即危。求爲治者，失其所治，則亂。(卷)一本作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爲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今據續義云：夫求爲寧者，寧失即危。求爲治者，治失則亂。

區正文不當作無為。附議以備改。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華榮之官後為愆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官前。

〔續義〕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作善降祥不善降殃惡不可作名可尸乎夫求為事者事失即危求為治者治失則亂皮文好而剝身角美而殺未有不由自召而至。

老子曰時之行動而從〔卷〕而一本作以。不知道者福為禍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害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無不稱故知不知上也不知言知病也〔卷〕不知下本無言字。

〔續義〕天為蓋無不覆地為軫無不載天地之于人恩大無極聖人法之因時而行有動必從如彼上行相生相勝善用道者知不言知上也不知言知病矣。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是賊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善騎者隨各以所好反自為禍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為故無敗。

〔續義〕天地人物更相盜為養盜得宜則安盜失宜則害是故食能養人亦能害人民能戴主亦能悖主夫主之法創事以盜民力初若利之至于末流未有不賊者也知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則無相盜之失矣。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賢德諸侯雄惡少愛衆天下雙。

〔續義〕言寡尤行寡悔在行不在言執大義天下往在德不在險惟口出好與或言可不慎乎。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其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弱陵強兵共殺之。

〔續義〕生必有死人孰免焉非命而亡良可哀也嗜欲死病利欲死刑強梁死兵夫三者所死不同非命則一。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

〔續義〕施報之理種瓜得瓜種果得果恩怨之報理一如之。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情適性情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情即不貪無用適性情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于外不假于人反己而得矣。

〔續義〕天命心術好情性四者相通如月在水水虧盈圓缺隨象現影心術邪正禍福隨之。

老子曰求不可非之行〔卷〕求不原作不求。今據明刊本改。不憎人之非已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不

能使禍無至自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禍之至非己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己之所成故通而不矜是故閑居而樂無為而治。

〔續義〕信己何求非己何付德行由己非譽由人是故譽不加勸毀不加沮居閑而樂治不已為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治未固于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免于無非而急求名者必挫〔卷〕一本作挫。故福莫大于無禍利莫大于不毀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夫道不可以動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道曰茫茫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設儲也來者不迎去者不將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不離其域不為善不避醜遠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已循天之道不讓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內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故至德言同路〔卷〕一本作同。事同福上下一心無歧道旁見者遣退之于表〔卷〕此句一本無道字。開道之于善而民向方矣。

〔續義〕貪得忘失衆所同病無欲故靜斯謂至人理之在天下有不可必夫守其已有則未得或至求其未得則所有或亡是以有道者內無奇福外無奇禍與天為徒人豈能賊之哉。

老子曰為善即勸為不善即勸勸即生責勸即生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故聖人不行其名不以知求譽治隨自然已無所與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通有智而無為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德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運達而人材滅矣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則名息道息而名章即危亡。

〔續義〕為善不求福而福至為惡不求禍而禍生道臭萬世流芳千古宜有間然是故愛名重則心不用道造道深則身不求名此天人之所以分。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于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于廉不如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則自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己即免干累矣。

〔續義〕分財探籌有心不如無心之平守財閉戶有欲不若無欲之廉舉疵則怨在彼則不愛鑑醜自善在我則愛之惟物接而無與于己者我無是心人亦無疵焉。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其寶幣〔卷〕一本作以。必以卑辭幣彈而欲不厭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日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修道德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勸民守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即為民者不伐無非為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之道必利之理。

〔續義〕事人以寶幣者幣彈而欲不厭結交以卑辭者辭窮而約反先惟內修道德上下一心則可以守社稷保民其道全矣。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衰氣內便于性外合于義循理而動不繫于

物者正氣也。推于滋味。淫于聲色。發于喜怒。不願後患者。衰氣也。衰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人損欲以從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

〔續義〕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之分也。理勝則所爲皆天。欲勝則所爲皆人。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矣。理欲相勝。邪正相傷。君子不爲。況聖人乎。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內在己者得。〔卷內一本作則。禮之禮義云。在內者得。當以內字爲正。〕而衰氣無由入。適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真。夫須臾無忘其爲賢者。必因其性。百步之中。無忘其爲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

〔續義〕真道養神。人道養形。在內者得。在外者輕。遠聲色。薄滋味。養形之道也。絕思慮。守精氣。養神之。道也。治身養性。內外兼得。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至得道者。若丘山。塊然不動。〔卷一本作作。地作。〕行者以爲期。直己而足物。不爲人用。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事也。無德也。故無怨也。善怒者必多怨。善與者必善。惟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故善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爲害始。福爲禍先。不求利即無害。不求福即無禍。身以全爲常。富貴其寄也。

〔續義〕聖人明照四海。而民不昏。富滿天下。而民不貧。順天地之自然。任萬物之自生。不私與。故無公取。不輕賞。故無重刑。視富貴如浮雲。乃可以全其真。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觀。通而不華。窮而不傲。榮而不顯。隱而不辱。異而不怪。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

〔續義〕素隱行怪。君子不爲。屈奇之服。詭異之行。豈聖人之事哉。光而不耀。廉而不削。與民同用而已。夫是之謂大通。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惟德是與。福之至。非己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己之所生。故不悔其行。中心其恬。不累于德。〔卷于。一本作其。〕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帝王之崩。藏骸于野。其祭也祀于明堂。神貴于形也。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聰明難用。必反。聰明謂之大通。

〔續義〕道乃天下之所共由。聖人直己待命。時來時去。不將不迎。立乎中央。以制四方。不伐功。不悔行。其心恬然。通命聰明。難用。必反。聰明。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以數算之。豈天下之亂。猶髮河水之涸。泣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續義〕道尊德貴。悅諸心而存諸己也。故不以貧賤動其心。志身治則天下不足憂矣。其肯以不百年之身。過爲天下憂乎。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續義〕爵高志驕。人必妬之。官大氣豪。主必惡之。祿厚不施。人必怨之。高下相傾之道也。惟謙卑好施。貴不忘賤。高不忘下。故無怨尤。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己于人也。聞者所以通人于己也。既開且毀。人道不通。故有聞毀之病者。莫知事通。豈獨形骸有聞毀哉。心亦有之塞也。莫知所通。此聞毀之類也。夫道之爲宗也。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也。亦成矣。饜穀食氣者。皆壽焉。其爲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爲師也。亦明矣。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間道。聞見深矣。不聞不問。〔卷一本作與字。猶聞毀之比于人也。〕

〔續義〕受形而生。親之恩也。饜穀而壽。君之惠也。由學而明。師之德也。長而成人。身亦貴矣。言乃心之聲。通己于人。非言不達。通人于己。非言不聞。言而神矣乎。能以私言廢公言。無用害有用。則聞道深而不孤上之人矣。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于德。不服于力。德在與不在。求是以聖人之欲貴于人者。先貴于人。欲尊于人者。先尊于人。欲勝于人者。先自勝。欲卑于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爲取。後之爲先。即幾于道矣。〔卷于。一本作之。〕

〔續義〕禮貴乎先。言貴乎後。此人之情。故可服以德。不服以力。是以聖人進退有度。先後有節。故天下樂推而戴之。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惟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爲害。天之道也。

〔續義〕德不厭廣。分不可踰。水淺而舟大。則膠。樹大而根淺。則拔。人之德薄才淺。懷不仁而據高位。鮮不拔矣。惟知利病。反覆。無甚愛多藏。得義利之和。又何病焉。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爲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故動有益。則損隨之。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于一事。通于一能者。中人也。兼覆而並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

〔續義〕出處方趾。含齒戴髮。均是人也。稟氣有異。智愚分焉。小人苟得。才勝德也。君子苟義。德勝才也。可上可下。則爲中人。天縱多能。其聖人乎。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

而已矣。故生所受于天也。命所遺于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君子能為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為非。(卷)字下。一本有字。而未必免于禍。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而退。(卷)而。一本作即。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

(續義)受命于天。賦形為人。生有所假。死有所歸。所遺于時。或窮或通。何莫非命。有其才而不遇。天也。是以君子為善。福無必得。不為非。禍無必免。故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貴在我矣。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于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于道。(案)道字下。一本有德字。得道則心治。失道則心亂。心治即交讓。心亂即交爭。讓則有德。爭則生賊。有德即氣順。賊生即氣逆。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夫氣者可以道而制也。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至。怨積則禍至。(卷)二至字。一本皆作生字。學敗于官茂。(案)學一本作官。孝衰于妻子。患生于憂解。病甚于且瘵。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續義)陰符曰。五賊在心。施行于天。氣順則治。氣逆則亂。治即交讓。亂即交爭。氣逆乎心。則賊于其身。氣逆乎時。則賊于其國。惟以道制氣。則能損己奉人。雖官茂不能敗吾之學。妻子不能衰吾之孝。易有憂解之患。且瘵之病。能解厥終。罔有所失。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謂同汗而異泥者。
(續義)不曰舉枉錯直。而曰舉枉與直。何哉。舉枉與直。是故小人而歸于君子。何不得乎。舉直與枉。則是推君子而納諸小人之域。君子不往矣。同汗異泥。處小之道。和而不流。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于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道懸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飢。
(續義)和之用至矣。天得之萬象明。地得之萬物生。人得之萬事成。人主之心。和其可失乎。失其天地不交。人民疾飢。夫聖愚同一死生。其不同者。義與利之間耳。利者義之和。聖人明于分理。利亦義也。愚人不知利害之所在。義亦利焉。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隨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家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
(續義)禹拜昌言。班師振旅。而苗民格。聞一言之當。勝萬兵也。得隨珠和璧。不如得事之所由。適。是以聖人貴道不貴寶。尚德不尚功。肯以兵自危哉。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德勝者也。(案)此句。一本無德字。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勝不如己者。至于若己者。而格。柔勝出于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以乘不勝成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案)勝者下。一本有也字。無惟聖人能之五字。

(續義)德勝者。藉得人心也。勝敵者。藉得人力也。然非得人心之心。未有能用人之力也。敵何由勝。強何

由竊哉。德自得也。自得則柔弱勝剛強。故能勝不若己者。至于若于己者。而格。是德相若也。柔勝出于若己者。其事不可度。則德又勝我矣。故能以乘不勝成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文子續義卷五

道德(卷)此篇續義原闕。今仍錄文子原文。以符篇目。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盈。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專精積蓄。內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夫道者。原產有始。始于柔弱。成于剛強。始于短寡。成于衆長。十圍之木。始于把。百仞之臺。始于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後也。儉者所以自小也。損者所以自少也。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夫道無為無形。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鄰。無為而無不為。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中有信。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強大有道。不戰而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則忠惠。父子有道。則慈孝。士庶有道。則相愛。故有道則和。無道則苛。由是觀之。道之于人。無所不宜也。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蓋行之天下。服則和。懷之。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

道亦不能守。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侮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強，堅強作難，結怨為兵，主為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之行，國家滅亡，淺及其身，深及子孫。夫罪莫大于無道，怨莫深于無德。天道然也。

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擊，夫不敢者，非無其意也。未若使人無其意，夫無其意者，未有愛利之心也。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懷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故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

管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擇，與天地合。此之謂德。何謂仁？曰：為上不矜其功，為下不羞其病，于大不矜，于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何謂義？曰：為上則輔弱，為下則守節，遠不肆，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也。何謂禮？曰：為上則恭嚴，為下則卑敬，退讓守柔，為天下雌，立于不敢，設于不能。此之謂禮也。故修其德則下從令，修其仁則下不爭，修其義則下平正，修其禮則下尊敬。四者既修，國家安寧，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禮，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至德之世，質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修其道，人民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竭，蠶動不息，野無百蔬，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聖人和愉寧靜，生也。至德道行，命也。故生遭命後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

管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迷。

老子曰：君好義，則信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惠，物博智淺，以淺賂博，未之有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好智窮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欲則與民為讎，少取而多與，其數無有，故好與來怨之道也。由是觀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明矣。

管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莅天下，為之奈何？老子曰：執一無為，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執者見小也，見小故不能成其大也。無為者守靜也，守靜能為天下正。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無驕，處大不溢，居上不驕，高而不危，危而不危，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具于此矣。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君執一即治，無常即亂。君道者非所以有為也，所以無為也。智者不以德為事，勇者不以力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惡，可謂一矣。一也。

者，無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遂其好憎，下之任懼，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其亂甚于無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羣矣。

管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管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德也。用兵者，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有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於其人民之衆，欲見賢于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忿兵，貪兵，驕兵，此天道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乘數而用才者，困。故守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為，得者非所求。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與，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則幾于道矣。

管子問曰：王者得其歡心，為之奈何？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今無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歡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民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蜚蠊蟻莫不親愛，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為天下貴。老子曰：執一世之法，藉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鼓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故相反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令必不能以為治矣。

管子問政。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損而執一，無處可利，無見可欲，方而不割，廉而不刺，無於無伐，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樸，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聚之，略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以自安，不下則離散，弗養則背叛，示以賢則民爭，加以力則民怨，離散則國勢衰，民背叛則上無威，人爭則輕為非，下怨其上則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惟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表，視則名君，溺則粹父，勢使然也。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夫先達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達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亂矣。

管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何道以然？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國破家，無道德之故也。有道德，則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無道德，則縱欲怠惰，其亡無時，使桀紂循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夫毀雖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夫無道而無禍害者，仁未絕，義未滅也。仁雖未絕，義雖未

滅諸侯以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仁絕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攻，強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爲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無日，何期無禍也。

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上多事則下多怨，求多即得寡，禁多即勝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皆猶揚火而使無焚也。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澆水而欲求其清也。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即有功者廢，無罪者及，無好憎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合而和之，君也，別而誅之法也，民以受誅，無所怨憾，謂之道德。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也，求合于己者也，非去邪也，去注于心者，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夫趨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疎而謀，當即見疑，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吾若與俗違走，趨逃兩無之而不濡，欲在于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故通于道者，如車軸，不運于己，而輿致致于千里，轉于無窮之原也，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爲。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則國必亡，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則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虛，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于老聃，今實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夫道德者，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化淫敗以爲樸，淳德復生，天下安事，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師也，上着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無淫亂之世矣，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凰翔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故以道莅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莅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爲難，雖欲長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敬聞命矣。

文子續義卷六

上德

〔舊註〕上德謂時之君有德者也。夫三代之道廢，五霸之德衰，故宜修德以臣天下，有功可見，有德可尊，故曰上德者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即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亂。

〔舊註〕治國在君明，明即萬姓樂其業，治身在心正，正即百節安其所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道也。

〔舊註〕無疾苦也。

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舊註〕無憂慮也。

〔續義〕德一也，有二焉，長養萬物，天之德，愛養百姓，君之德，夫君者國之心，君有德，則心廣體胖，氣不亂而身自治，治國猶治身，君臣相安，國其有不治者乎？故曰：上德不德，則是有德，而不自恃以爲德，是以有德，老子學于常樞，〔舊註〕下二本有曰字。

〔舊註〕老子之師，姓常名樞，老子自說受教于師，師之言如是。

見古而守柔。

(舊註)見古道皆守雌柔。古字作舌字。亦柔也。

仰視屋樹。

(舊註)借光陰不駐也。

退而目川。

(舊註)歎逝者不息也。

觀影而知持後。

(舊註)不先物爲。

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

(舊註)後即先。下即上。物之常然。夫求先于人。即不能先也。

(攢義)常縱。古之聖人也。老子學于常縱。猶孔子學于老子。老子目擊道存。精神冥契。故能見古而守柔。觀影而知持後。是以聖人因循虛無。不爭強。不敢先。夫是之謂上德。

老子曰。鳴鏑以聲自毀。齊獨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狡狴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

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

(舊註)此以能自害。不能以不能自全。以智自賊。不能以不智自存也。

故勇于一能。終于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

(舊註)恃匹夫之勇。未能御衆。執一隅之說。非道通途。

(攢義)人貴有德。不貴多智。智多則出乎己。而反乎己。鮮不自害。虎豹之文來射。狡狴之捷來格。士人勇死于強。智困于辯。宜矣。惟不以智知。而以智不知者。則不局于一。而所應者廣。

老子曰。道以無有爲體。

(舊註)體道虛無。所謂微妙。

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舊註)猶答者取魚。而非魚。言者論道。而非道也。

夫道者。內視而自反。

(舊註)反聽內視。自得于身也。

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

(舊註)執爨爨而方太陽。非迷若何。持燕石而比和玉。非愚若何也。

莫鑿于流瀝。而鑿于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瀉。

(舊註)心腹外瀉。則流瀝。而常存。水性內虛。即淵清而自鑿。

且望日擊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于本。枝不可以大于幹。上重下輕。

其覆必易。

(舊註)此意言大君有命。小人勿用。若用之。猶陰每日光。宜本末相稱。尊卑當位。則無傾危之患。顛覆之禍。

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

(舊註)君主一則國安。人主一則心泰。

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

(舊註)山川金玉而潤。君子積道德以光輝也。

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蟪蛄。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案)蟪蛄一本作蟪。

(舊註)蚯蚓飢則食土。渴則飲水。言無異慮。故不假筋骨爪牙之用。人一心守道。亦何待名利然後稱意也。

(攢義)道以無有爲體。故可竝行。物以有形爲用。故不兩立。無有爲體。一則定矣。有形爲用。兩則爭矣。然小大有間。君臣有分。人君懷道抱德。曾不我有。此道之所以大德之所以久也。天下孰敢以爭強爲哉。

清之爲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爲害。河水不見。太山。

(舊註)清明雖小。可以鑒毫髮。昏濁雖大。不能見山嶽。

蘭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沈。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性之有也。

(舊註)蘭芷之芳。性也。不爲不芳。君子爲善。道也。不可不行。

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

(舊註)賢愚不立。清濁不同器。

天二氣即成虹。地二氣即泄藏。人二氣即生病。

(舊註)三才之道。所貴主一。

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

(舊註)冬夏不可差。晝夜不相干犯。

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裕。地廣者德厚。

(舊註)川不廣。不能生巨鱗。智不周。不能達至理。故知非厚德。不能深知。而遠見。

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不可以空器召。

(舊註)物不可以端坐。致道不可以無人弘。

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斷。園有螻蟻。葵菴爲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

(舊註)猛獸擊螻蟻。及草木。賢人君子。自然輔佐君民也。

通于道者。若車軸轉于轂中。不運于己。與之致于千里。終而復始。轉于無窮之原也。

〔舊註〕前已釋矣。故舉任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途往。

〔舊註〕以釋符言篇也。

〔續義〕水清鑿影心清鑑物明之故也。濁則昏矣。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多寒夏暑時不並行。時並行則災禍生。勢兩立則禍患作。雖然為君子者豈以小人位道不可行而終不出乎。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

〔舊註〕任一人之才難以御衆。一目之羅無由獲鳥。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豫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

〔舊註〕夫聖人其行也天其動也時。未至即守道。時之來即修之。文王之與周道高祖之盛漢業也。欲致魚者先通谷。欲求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為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為獲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

〔舊註〕夫君臣相為用也。猶魚之投水鳥之依林。縱其所利不召而來。明君處世而忠賢自至也。足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極。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

〔舊註〕足所踐者少。其不踐者多。心所知者寡。其不知者衆。以不用而能成其用。不知而能全其知也。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唇亡而齒寒。河水深其壘在山。〔案〕一本作河。

〔舊註〕此蓋言君民相依。猶山川相通。河水深則膏壤在山。君厚斂則民貨匱乏。上有所求。下有所竭。民力殫而君位危。則唇亡齒寒之義者是也。

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即易。易則見物之形。形不可以為正。〔案〕此句一本作形不可併故可以為正。

〔舊註〕言元首既明。猶止水之清。深察物情。善惡之狀無逃。幽察人情。平和之政斯布之也。〔續義〕知有用之不可與言政治。國者要在一人。非衆人則不能治。欲得賢而不先養士。可乎。是以聖人畜道待時。得人則興。未有不為我用者。

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

〔舊註〕風不搖而木自落。物常撓而水自清。未之有也。譬援之器。隨音聲。矚之功也。鑽之斷割。砥礪之力也。

〔舊註〕言良玉寶劍。雖有美質。終假砥礪之功。成乎奇器。君子賢人。雖有才質。終假師匠。方成其業也。竄與驥攻千里。而不飛無棄糧之資。而不飢。

〔舊註〕國所託者賢。則所存者大。坐而無憂。物所附者良。則所致者遠。疾而不勞。狡兔得而獵犬烹。

〔舊註〕必然之勢。高鳥盡而良弓藏。

〔舊註〕不見用也。功成名遂身退。天道然也。

〔舊註〕密進退之宜。盡窮通之數。抱道守德。全身保名。可謂賢也。怒出于不怒。為出于不為。視于無有。則得所見。聽于無聲。則得所聞。

〔舊註〕人之性本無怒。怒出于有事。人之性本無為。為出于有欲。知怒之為過。為之是非。故內視見于無形。反聽致于無聲。謂御照本性。而無聲無形。無怒無為。所貴見于無。非謂見于有也。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守丘。塞壅得木。各依其所生也。

〔舊註〕物不忘本人。或迷道。

〔續義〕道可獨行。不可以獨擅。人健走。日不百里而能。得良馬則千里可致。怒出于不怒。文武所以安天下之民。為出于不為。堯舜所以成垂衣之治。為國家而善用。人者。民孰不知歸乎。

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譏人間之父子相危也。〔案〕一本無也字。

〔舊註〕言物性有相反。雖水火相攻。用之有方。則致和。父子相愛。譏隱聞之則見疑。賢者不可不察也。犬豕不擇器而食。愈肥。其體故近死。〔案〕一本作豕。

〔舊註〕此明小人苟希名利。雖且貴而終否。賢者畜道待時。雖暫否而終泰也。鳳皇翔于千仞。莫之能致。椎固百內。而不能自緣。

〔舊註〕陟環反。未詳。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背。

〔舊註〕希大者亡。其細見遠者遺其近。因高為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為淵。則魚鼈歸焉。〔案〕此句一本作即深而魚鼈歸焉。

〔舊註〕因其所易。人不勞而自成功。利其所習。物不召而自至。溝池源即溢。旱即枯。河海之源。淵而不竭。〔案〕淵一本作深。

〔舊註〕小器與之則易滿。取之則易竭。大量益之而不盈。酌之而不絕也。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于明也。警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于聽也。〔案〕一本作龜。

〔舊註〕各利一原。莫能相假。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冷冷之冰。清可以濯。吾纓乎。

〔舊註〕言清濁無遺。賢愚並用。但量能授任。稱物隨機也。約音藥。之為縞也。或為冠。或為絺。音織。

〔舊註〕言所用不定也。冠即戴枝之絺。即足屨之。

〔舊註〕無乖其分。各全其要。

〔積義〕人無常是，物無常非，氣順則合，氣逆則離。火炎上，水潤下，鼎鬲和之，即既濟之功成。父主慈，子主孝，說人間之即參商之怨起，犬豕體肥近于死，鳳皇高飛真能致，清斯濯纓，濁斯濯足，不能潔己而為物汗者，可不審諸。

〔舊註〕論一人之直不能移，任一人之智不能化，羣迷也。

〔舊註〕冬雷夏雪，寒暑不能全其節，太陽回照，霜雪不能固其質也。

〔舊註〕冬雷夏雪，寒暑不能全其節，太陽回照，霜雪不能固其質也。

〔舊註〕冬雷夏雪，寒暑不能全其節，太陽回照，霜雪不能固其質也。

〔舊註〕冬雷夏雪，寒暑不能全其節，太陽回照，霜雪不能固其質也。

〔舊註〕賢者親善，愚者親惡，其勢易附，其事易染也。

〔舊註〕以勞不得見，蟪蛄辟兵，壽在五月之望。

〔舊註〕斯皆有用而見害，苟若無名以全身，案萬舉術，蟪蛄五月中殺塗五兵，入軍陣而不傷。

〔舊註〕精華發于內，而枝幹凋于外也。

〔舊註〕精華發于內，而枝幹凋于外也。

〔舊註〕物非時而食，必病，財非義而取，必害。

〔積義〕生剋制伏，固有定分，力小任大，未有不退受其制者。木勝金，水勝土，火勝水，終非其性，夫冬當夏，終非其時，曾不朝夕之久，人其可不自量乎。

〔舊註〕剛者雖堅而致弊，柔者善屈而正物。

〔舊註〕剛者雖堅而致弊，柔者善屈而正物。

〔舊註〕形端必無曲影，言善必無惡聲。

〔舊註〕形端必無曲影，言善必無惡聲。

〔舊註〕必死之病，醫雖良而不救，必亡之國，臣雖忠而難存。

〔舊註〕必死之病，醫雖良而不救，必亡之國，臣雖忠而難存。

〔舊註〕倡樂人也，工制器人也，蓋言倡者吹等，工者按數，曲節雖中律，終動用相違，心手莫應，何能使決言其主君形亡也。

〔舊註〕倡樂人也，工制器人也，蓋言倡者吹等，工者按數，曲節雖中律，終動用相違，心手莫應，何能使

〔舊註〕倡樂人也，工制器人也，蓋言倡者吹等，工者按數，曲節雖中律，終動用相違，心手莫應，何能使

〔舊註〕倡樂人也，工制器人也，蓋言倡者吹等，工者按數，曲節雖中律，終動用相違，心手莫應，何能使

〔舊註〕聲不通其耳，絕想于樂色，不見其目，息觀于心。

〔舊註〕聲不通其耳，絕想于樂色，不見其目，息觀于心。

〔舊註〕步林不求阡陌，務于通足，履險不循規矩，事在濟危也。

〔舊註〕生而不絕，用而無窮，故為大也。

〔積義〕處非其地，依非其人，難矣哉。齒剛先缺，矢勁先折，與死同病，難于為良醫，與亡國同道，不可為忠謀，君不用道，而臣疏之，謀出二心，功可成乎。

〔舊註〕斯皆獨立不羣，故能為百獸衆禽之長也。

〔舊註〕斯皆獨立不羣，故能為百獸衆禽之長也。

〔舊註〕言事物相假，不可偏任也。

〔舊註〕言事物相假，不可偏任也。

〔舊註〕弓雖勁，非弦不能中的，君雖聖，非忠無以濟于業，凡為射者甚衆，至于求中者，十分無一，猶于

〔舊註〕論貧者無厭而莫定，猶器之無底而難滿。

〔舊註〕論貧者無厭而莫定，猶器之無底而難滿。

〔舊註〕循繩而動，物不能越，懸衡為制，事無不當，古今既殊，法度亦異，適時而治，滯方則亂。

〔積義〕日不竄出，神龍不匹，猛獸不羣，況于人乎。揆以張蓋軸以轉輪，君臣相資之道也。飢馬爭芻，實不可濫，循繩而斷，法無過差，古法杖格，用之以時，在乎行之者耳。

〔舊註〕耕也，勞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

〔舊註〕耕也，勞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

〔舊註〕事理明白，居然可分，固無疑焉，問見幽莽，自難情曉，宜其謀矣。

〔舊註〕小人雖衆，不足可任，賢士雖寡，得一有餘，文王得呂望，高祖得子房，其在多乎。

〔舊註〕人無全能，物不雙美。

〔舊註〕人無全能，物不雙美。

〔舊註〕人無全能，物不雙美。

〔舊註〕人無全能，物不雙美。

〔舊註〕人無全能，物不雙美。

〔舊註〕人無全能，物不雙美。

〔舊註〕人無全能，物不雙美。

〔舊註〕人無全能，物不雙美。

〔舊註〕人無全能，物不雙美。

〔舊註〕人無全能，物不雙美。

〔舊註〕人無全能，物不雙美。

〔舊註〕人無全能，物不雙美。

〔舊註〕人無全能，物不雙美。

〔舊註〕人無全能，物不雙美。

〔舊註〕人無全能，物不雙美。

〔舊註〕人無全能，物不雙美。

〔舊註〕明人才不等也。于彼則通于此則塞。所能有異故也。

助祭者得官。救國者得傷。

〔舊註〕見言說惠遇惡有傷。獻于不祥之木。為雷聲所撲。

〔舊註〕蔽不祥之木。而天威難道。匿不善之人。而國法必誅也。

〔舊註〕處昏驕之間。何以見明。居嗜欲之。〔舊註〕地下似脫二字。無則本可較。故仍其舊。從所染。籍較交下。

黃金龜紐。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為富。

〔舊註〕不識所用。雖金玉以為蓋。土苟知所施。雖土壤以為珠玉。

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

〔舊註〕弱者愚弱也。與之尺素或可保。與之金玉則為害。猶小人不可乘大位。必致危亡也。

〔舊註〕農夫不勞。君子無以養。君子不治。農夫其能安乎。蛇無足。虎無翼。不可兩得。浮雲蓋日。失不在已。嗜欲害性。病不在人。

〔舊註〕為車者必假輻求致遠之用。治國者亦藉羣才保久安之業。

橘柚有鄉。羣童有叢。獸同足者相從。鳥同翼者相從。翔。

〔舊註〕同氣相召。同類相求。

欲觀九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無政教之源。而欲為萬民上者難矣。

〔舊註〕觀乎九域。豈不行而至。御萬幾。豈無道而居之也。

兇兇者獲提提者射。提提者。

〔舊註〕兇兇者惡也。提提者羣也。言羣惡相聚。必被中傷。為人誅獲也。

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舊註〕明惟白著。故似屈辱。德不外揚。有若缺少。

君子有酒。

〔舊註〕言其過也。

小人鞭笞。雖不可好。亦可以醜。

〔舊註〕言君子飲酒之過。小人鞭笞為醜。在小人猶不可好。君子固可為醜也。

〔舊註〕皇極居中。賁八輔而後建。車較虛中。藉衆輻而後行。天子中天下而立。位萬民之上。而無政教。

之源。是猶無千里之足。欲觀九州之地。其何以行之。惟正位端居。百官分職。不下堂而天下治矣。

人之性。使衣膝席。或射之。即被甲為所不便。以得其便也。

〔舊註〕禦寒即假緝。臨兵即被甲。相時而動。以取其便。人之情也。

三十幅共一轂。各直一髮。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

〔舊註〕此意不殊前解。

善用人者。若辨音賢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

〔舊註〕辨音足。言人善用衆者。其猶辨乎。舌之與齒。剛柔動任。愚智成敗。使各循其分。不失其材也。

石生而堅。芒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

〔舊註〕此原其性也。石堅。芷芳。猶賢者明。愚者闇。是知際芳不可奪。愚闇亦莫移。少而有之。長而彌篤也。

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

〔舊註〕此言選然懸殊。執云一致者也。

〔舊註〕作事有法。事無不成。用人有方。人無不濟。車較之各直一髮。明官事之各有守也。辨足衆而不相害。由用得其宜矣。石堅。芷芳。隨其材而用之。則賢者明。愚者力。成功一也。

再生者不獲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

〔舊註〕再榮不實。陽極自零。

汗其準。粉其類。

〔舊註〕準鼻也。鼻有汗而粉其類。猶手有疾而治其足。事非常也。

厲鼠在陣。燒薰于室。入水而憎。濕。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為工。

〔舊註〕厲鼠。猶姦佞也。言君雖近佞人。而求國之治。猶入水致溺。挾臭求芳。薰鼠燒室。其禍不小也。

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

〔舊註〕光陰可惜。時命難遭。論君子俟時而動。不可失之也。

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掃一夕而落。

〔舊註〕言人建功成業。不可後時。

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

〔舊註〕不所用而射集。自然之勢。

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

〔舊註〕顯恩育者。所以不覺忘生。

夫待利而登。弱者必將以利誘人矣。〔舊註〕利木人作之。舟能浮能沈。愚者不知足焉。

〔舊註〕舟因水而浮，亦能溺之。人逢利而生，亦能溺之。惟審止足之分，庶免沈溺之禍。溺之不止，引之不止，人君不以求道。

〔舊註〕民疲已極，君欲無厭，驕困更難，難規遠路。

〔續義〕時難得而易失，民易困而難蘇，故物再生者，實不速種。華太早者，落不待籍。時不順也，張而矢集，林茂而斧入，勢之所致。乳犬噬虎，伏難搏，魏情之使，舟腐而載則沈，驥疲而驅則斃，民其可重困乎。

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雖齊必有危，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無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舊註〕此句原闕亦字，今據明刊本增入。

〔舊註〕上立平正之法，下生乖越之分者，是猶波生平水，差起正衡，兆乎好憎，逆生禍亂，非君上無法制而臣下失其規矩者也。

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

〔舊註〕所向正秋毫雖小可察，所行背太山雖大不可見也。

〔舊註〕所向正秋毫雖小可察，所行背太山雖大不可見也。

〔舊註〕木藏于火，土藏于水，不鑽不掘，必不能出，道在于人，不學不知。

〔舊註〕木藏于火，土藏于水，不鑽不掘，必不能出，道在于人，不學不知。

〔舊註〕凡為學者，非貴疾于初心，所美久于其道，則千里可至，丘山必成也。

〔舊註〕凡為學者，非貴疾于初心，所美久于其道，則千里可至，丘山必成也。

〔舊註〕河之有魚，取之在網，人之有道，取之在心。

〔舊註〕河之有魚，取之在網，人之有道，取之在心。

〔舊註〕明此三者之由，可察萬幾之要也。

〔舊註〕明此三者之由，可察萬幾之要也。

巧冶不能銷木，良匠不能斲冰，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

〔舊註〕非可治之物，不能成其器，雖有良匠，無所施其工，非可導之人，不能回其操，雖有聖人，無由諭其意也。

〔舊註〕言河必有波，世必有禍，使人不犯禍，則易使河無波，即難無事不辜。〔舊註〕此句一本作無日不辜，飯終不墮井矣。

〔舊註〕言河必有波，世必有禍，使人不犯禍，則易使河無波，即難無事不辜。〔舊註〕此句一本作無日不辜，飯終不墮井矣。

〔舊註〕言河必有波，世必有禍，使人不犯禍，則易使河無波，即難無事不辜。〔舊註〕此句一本作無日不辜，飯終不墮井矣。

〔續義〕水不能無波，衡不能無差，心其可不慎，諸君子之禮義廉恥，猶匠石之規矩準繩也，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不先之以信能者，其可致乎，故君子為其所可為，而不為其所無奈何。

〔續義〕水不能無波，衡不能無差，心其可不慎，諸君子之禮義廉恥，猶匠石之規矩準繩也，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不先之以信能者，其可致乎，故君子為其所可為，而不為其所無奈何。

則我行者欲我交，皆我貨者欲我市。

〔舊註〕欲動其中，見形于外。

〔舊註〕欲動其中，見形于外。

〔舊註〕一事裁通，未能盡理，一技始張，何足稱妙。

〔舊註〕一事裁通，未能盡理，一技始張，何足稱妙。

〔舊註〕一事裁通，未能盡理，一技始張，何足稱妙。

〔舊註〕榮枯迭興，哀樂相反。

〔舊註〕榮枯迭興，哀樂相反。

〔舊註〕君上驕侈，以輕綺羅，下民凍餒，不周于衣食，為人君可不察焉。

〔舊註〕君上驕侈，以輕綺羅，下民凍餒，不周于衣食，為人君可不察焉。

〔舊註〕君上驕侈，以輕綺羅，下民凍餒，不周于衣食，為人君可不察焉。

〔續義〕苦謂利行苦藥利病，刺我行者欲我交，君子循義也，皆我貨者欲我市，小人徇利也，人之福不可過服，不必侈，木大者根壘，山高者基扶，民富則國昌矣。

〔舊註〕鼓不藏聲，鏡不藏形，故能有聲有形。

〔舊註〕鼓不藏聲，鏡不藏形，故能有聲有形。

〔舊註〕金石箝管，不能自鳴，皆因吹擊，乃能有聲，猶人皆稟道德，不學終不得成者也。

〔舊註〕金石箝管，不能自鳴，皆因吹擊，乃能有聲，猶人皆稟道德，不學終不得成者也。

〔舊註〕聖人言不妄發，事不虛應。

〔舊註〕聖人言不妄發，事不虛應。

〔舊註〕天行者神而莫測，運乎無窮。

〔舊註〕天行者神而莫測，運乎無窮。

〔舊註〕天行一不差，故無過矣，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

〔舊註〕天行一不差，故無過矣，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

〔舊註〕天行一不差，故無過矣，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

〔舊註〕去邪任賢，合于天地之道也。

〔舊註〕去邪任賢，合于天地之道也。

〔舊註〕天地之氣，不交陰陽之氣不通，由世主道德不用，姦佞竄行，小人居位，君子在野，使萬物不昌，而五穀不成。

〔舊註〕天地之氣，不交陰陽之氣不通，由世主道德不用，姦佞竄行，小人居位，君子在野，使萬物不昌，而五穀不成。

〔舊註〕天地之道，〔舊註〕此下似有闕文。

〔舊註〕天地之道，〔舊註〕此下似有闕文。

〔舊註〕天地之道，〔舊註〕此下似有闕文。

鬼神之道，屬益與下。

〔舊註〕制屬益之性，與謙下之人。

人之道，多者不與。

〔舊註〕不增有者。

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

〔舊註〕終不為上，故人尊也。

〔續義〕心不藏物，故能應物，鼓不藏聲，故能應聲，不扣而鳴，則為怪矣。是以聖人內藏，不為物唱，應之而已。天地交通，萬物齊同，此明良會遇，而君子用事之時也。一或反此，則是小人得勢之日矣。惟聖人居高聽卑，而不自滿，無以上之。

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埒有四明，乃能長久。明其施明者，明其化也。

〔舊註〕四明既備，萬姓俱化。

天道為文。

〔舊註〕日月星辰。

地道為理。

〔舊註〕山澤江海。

一為之和。

〔舊註〕融乎沖氣。

時為之使。

〔舊註〕應而不差。

以成萬物命之曰道。

〔舊註〕生畜萬物，不自為宰，故名曰道者也。

大道坦坦，去身不遠，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物，其德不絕。

〔舊註〕內修其身謂之真，外育于物謂之德。

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于天也。下莫下于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敘，天下定矣。

〔舊註〕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地成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復不失德，是以無德。

〔舊註〕不取者，謂天生萬物，但畜養之，不取其材，故精神歸于上。終有德而取者，謂地生萬物，雖成熟之，而復其質，故竹歸于下，是為無德也。

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無不載，廣厚無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道方熟。

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德無不容。

〔舊註〕言天地相承，以致廣厚。君臣相信，自致治和。

〔續義〕君天道，臣地道，天尊地卑，君臣之分定矣。君明臣明，照于四方，豈非堯舜之光宅天下，百姓昭明者乎。故法天效地，以成萬物者，道也。養之與之而不取者，上德也。與而取之，德斯下矣。

陰難陽，陽物昌，陽伏陰，萬物滋，物昌無不賄也。物滋無不樂也。物樂無不治矣。〔案〕物樂下一本有則字。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

〔舊註〕陽制于陰，則天下和治。臣勝于君，則小人在位也。

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陽道。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滂音烏。澤盈萬物，節成，滂澤枯，萬物節，音數。〔案〕此句一本無節字。故雨澤不行，天下荒亡。陽上亦復下。

〔舊註〕聖人順天之道，無為長久，逆物之情，有位莫守。

〔續義〕聖人順天之道，無為長久，逆物之情，有位莫守。陽氣蓄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未有不蓄積而能化者也。〔案〕此句而字下一本多一後字。故聖人慎所積。

〔舊註〕積德來歲，積惡致亡。

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

〔舊註〕陽者正也，生也。故物肥者則昌，陰者衰也，死也。故物衰者即亡。

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則聰明，不下臣，則闇聵。

〔舊註〕君非至聖，不能下臣。臣非至賢，不能弼君。虞舜，風伯，成文王，師，尚父，可謂聰明。

〔續義〕陽生陰殺，故君子好生，小人好殺也。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貴下陰，故君下臣，則聰明而國理，不下臣，則闇聵而德化不行。

日出于地，萬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于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

〔舊註〕謂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昌。君不下臣，則萬物藏也。

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于此。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

〔舊註〕大大之威也。如春之雷，其發令也。如暄之風，皆聲和氣順，故不極物。

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敗。大人去惡就善，民不遠徙。〔案〕此下一本有故字。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少逾。〔案〕通一本作愈。

〔舊註〕且大人有善，百姓交歸。若太王之去，那人何遠哉。

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出。〔案〕一本無此四字。大人不言，小人無述，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真，何往不成。

〔舊註〕火出而薪傳，言發而信行。故知大人之言，其行也往而不道，其信也有若四時。

河水深，填在山丘陵，高下入淵，陽氣盛，變為陰，陰氣盛，變為陽，然欲不可殺，樂不可極。

〔舊註〕天之之道，抑高舉下，惟節欲全和，以順天理，不使至極，忿無怒言，怒無作色，是謂計得。

〔舊註〕雖忿怒未忘，而惡言悻色，未形于外，是計得于中，鎮之以道也。

火上炎，水下流，聖人之道，以類相求。〔舊註〕地下一木，非聖人二字。儗音美。闢天下和同，儗陰天下瀦沈。

〔續義〕天之日，其人之君子，日出于地，王公居民上，萬物蕃息，日入于地，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陰陽之動，有常節，故歲不亂時，大人之動，不極物，故民不遠徙，物極則變，欲不可盈，陰陽天也，治亂則關乎人。

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輝，音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

〔舊註〕君子勤身以修德，日益暉光，小人乘閒以快意，終至困辱。

其消息也，雖未能見，故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向善，雖過無怨，苟不善，雖忠來惡，故怨人不如自怨，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聲自召也，類自求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刀以擊，何怨于人，故君子慎其微。

〔舊註〕慎微言不在大也，苟向善，則福不因人，勉求諸己，苟不善，則禍歸于身，何怨于人，不善猶操刀自割，積火自燒，又誰咎之者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于心，草實生于莖，卵胎生于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須時。

〔舊註〕物殊類異，言其所生，皆自中和而成質，其非胎卵而因變化所為者，即須時而有也。

地平則水不流，輕重均則衡不傾。

〔舊註〕地平則水無奔馳之勢，衡均則物無輕重之偏。

〔舊註〕萬物之生，各有所感，非徒然也。

〔續義〕陰陽成而中和，故萬物生，君臣合而得中道，故萬姓寧，是以君子和其心志，日汲汲以成輝，小人汨其天和，日快快以至辱，故君子慎微，正諸心而自求諸己，我不怨人，人亦無怨焉。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舊註〕山之靈者，必降雲雨，道之高者，必施德澤，未有不行其事，而後致其報。

〔續義〕為善而人不知，謂之至善，為惡而人不知，謂之至惡，山藏雲而成雨，澤藏水而生蛟龍，君子懷其道，而澤流于世，俗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天祐之也，有隱行者，必有昭名，人推之也，惟有天德者，知

文子續義卷七

微明

〔舊註〕視于無形之形，聽于無聲之聲，故曰微明。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囊天地，可以應待無方，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粗，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之為不知，不知之為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可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續義〕微明者，其道乎，視不以目，聽不以耳，得之天而著之心，故能包裹天地，應待無方，不可以智力求，惟知不知，為不為，言不言，則得之矣。

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老子曰：何為不可，惟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

〔續義〕道不可言，可言即物，言固非道，非言不明，文子問人可以微言乎，老子語以惟知言為可，則是言而不言，不言而言者矣，爭魚逐獸，是不知言者，執于言而言而著于物，則所爭者末矣，安得去言去為之人而與之言哉。

文子問曰：爲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許，（案）一木作解。後亦應之。此挽車勳力之歌也。雖邪，胡楚之音，不若此之謔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續義）有國家者，猶天地也。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文子問爲國之法，老子語以挽車之歌，前呼後應，亦猶聖人先天弗違，後天奉時之意。治國有禮，初不在于文華之辯，不知治體，而滋彰其法令者，適以爲盜法賊民之資。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爲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爲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違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

（續義）道無正形物隨而形，觀山林變而至于雲雨，陰陽之和，則知凡天地間之無形無象者，皆可陶冶而變化，道其神矣夫。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以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惑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于己，而三十幅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也。（案）也字上一本有者字。使有轉者，乃無轉也。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小德者道，小善者道，小辯者道，苛峭傷德，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叛，至忠復素，故民無偽匿。

（續義）聖人立教施政，非徒已也，必察其始終，行其所無事而已。知書數券契機械，則是有心于事，德仁信實衰矣。君難臣以爲治，權器之有聲，輻之致遠，執要用大，則無不治之世矣。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即百姓怨，滅爵之令，即功臣叛。故察于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習于行陳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聖人見輻于重關之內，（案）見一本作先。慮患于冥冥之外，愚者惑于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于小而害于大，得于此而忘于彼，故仁莫大于愛人，智莫大于知人，愛人即無怨，知人則無亂政。

（續義）治不可以多事，法不可以數變，事多變，則百姓怨，功臣叛，上有以召之矣。治亂之本，廟戰之權，聖人玄鑒于無形之表，是必有先見之明也。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德無所積而不溲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爲強，轉禍爲福，道沖而用之又不足也。

（續義）國之苛政橫出，猶江河之大溢，風雨之暴作，會不少久，亡其及矣。惟憂無德而知變者，尙可轉禍爲福，以弱爲強，其不可自滿也明矣。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即自發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發一誠，散無說。（案）散一本作竟。總一管轄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過也。言出于口，不可禁于人，行發于近，不可禁于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于大患，夫禍之

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

（續義）天理人欲，同乎一心。君子小人，由乎一己，亦同出而異名者耶。執一而應萬，謂之術。見動而知止，謂之道。言出乎口，行發乎心，夫禍福利害，有如影響，自非至精，孰能分之。可不察諸己，而慎諸心乎。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爲之事，推事而爲之謀。（案）推一本作權。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性而知其反。（案）性一本作往。事一而察其變化，即爲之象，逆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之無所困，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易爲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詐僞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

（續義）時有治亂，政存乎人，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者，失在人而不在時也。聖人隨時動靜，察其所變，終身行之，而無所困，當時而乘政者，惡可自情而不知全生之具耶。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不及，慮禍過之。同日被譴，敵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于救患，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于患，雖神人不能爲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無方，聖人深居以避患，靜默以待時，小人不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于刑，雖曲爲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于無形之外，而不留心于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處垢。

（續義）夫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謹初也。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人之禍患，不能弭于前，而求救于後者，雖神人不能爲謀，故上士以避患遠辱爲先，而名之與利，則置之後而毋必，禍患何從而至，非譽何從而處垢之哉。

老子曰：凡入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大者，（案）志字下一本折欲字。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幅輳，中爲之設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措廣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乘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養于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于善也，無小而不行，其于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兢兢，日慎一日，是以無爲而一之誠也。（案）誠一本本作成。盛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爲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正教化。（案）正一本本作作。其勢易而必成，以表教化，其勢難而必敗，舍其易而必成，從事于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

（續義）志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少，斯六者，凡人之不可不勉也。志大則物無不容，心小則幾微必戒，智圓則事無不通，行方則直而不撓，能多則爲無不成，事少則約而有守，夫

聖人之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一之以賊而已。
 老子曰：福之起也，雖曰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以爲國也。適于己而無功于國者，不施其賞焉。逆于己而便于國者，不加罰焉。故義戰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益勞。《案》：益一本作亦。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唏。《案》：紂一本作紂。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續義〕禍福之機，有開必先，可不察歟。實則人主之大柄，非以爲己，以爲國也。君子小人有義利之間，治而不勞，政之上也。勞而不病，政之次也。病而益勞，政斯下矣。夫箕子之泣象箸，孔子之歎偶人，國有不待終而知其亡。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爲人所慕，爲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于時也。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于道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于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即無以與道遊。直志適情，即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

〔續義〕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時異故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當五伯之世，而施帝王之道者，不知于時也。不知時，則是不知天，不知人矣。何以經于世哉。

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易，拘于小好，而塞于大道，道者寂寞以虛無，非有爲于物也。不以有爲于己也。是故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爲，道之所施也。

〔續義〕龍虎變化，大人之道也。得道之人，與物推移而不陷，是故老子有猶龍之稱。夫體道虛無，外不有于物，內不有于己，道無不施，天下化矣。

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陰陽之所照，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善同一和，是故能載大圓者履大方，鏡大清者視大明，立大平者處大堂，能游于冥冥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于有形，是故真人託期于靈臺，而歸居于物之初，視于冥冥，聽于無聲，冥冥之中，獨有照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

〔續義〕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天之覆地之載，同乎一和而已。王者戴圓履方，處大堂而立大平者，和可失乎。真人歸居于物之初，必有獨見于冥冥之中，是故有用而後能用，知有不知而後能知，夫是之謂大和。

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于心而合于衆道者也。道滅而德與，德衰而仁廢，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惟恐失仁義，故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即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無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

〔續義〕道德仁義，而皇帝王伯分，世變使之然也。道以導之，德以生之，仁以恩之，義以宜之，四代之治，固若不同，而其君臣有分，則一焉。夫道而不德者，皇德而不懷者，帝恐失仁義者，王義失其宜，智詐與矣。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溼而強發之熱，病渴而強飲之寒，此衆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爲病也。快于目，說于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注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注，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

〔續義〕事有欲利而害欲害，而利非人力之所可必者，物或使之也。是故先注而後合者，聖人之道，先合而後注者，衆人之道。禍福倚伏，利害相反，其不可不察也如此。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雖謀得計，當慮患解圍，國必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也。言雖無中于策，其計無益于國，而心周于君，合于仁義者，身必存，故曰：百言百計，常不當者，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

〔續義〕仁義者，道之孫，德之子，歟。四者若不相及，而未嘗相離，故仁義天下之尊爵也。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不舍趨而審諸仁義乎。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即通功易事而道達矣。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故治國樂所以存，虐國樂所以亡。水流下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

〔續義〕君子小人均是人也，爲君子而教不被于小人，何德以資小人之養哉。治國樂其存，虐國樂其亡，君善下而不爭，則羣臣獻其忠，臣固根深而國安矣。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于子，聖主之養民，非爲己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而必窮有以爲，即恩不接矣。故用衆人之所愛，即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喜，即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續義〕父子之心，天性也。父之愛子，君之養民，一有望報之心，思其失矣。是故因其利而利之，則得衆人之力，推其善而善之，則得衆人之心。子其有不孝，臣其有不忠乎。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即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即武之所制者，小。〔續義〕君以天下爲心，人以義愛，則忠孝乃興。黨以羣強，則奸雄遂起。安危所繫，可不察而辨之。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愚人。無以異于鳥愛其子也。故持而益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並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爲善，即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即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階，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續義〕禍福倚伏，如影隨形，貨倍而入，必倍而出。善積而不善用，如畜鳥爲子，不自害，利害之機，反

分復分，非神聖莫之能知。

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修其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然後可移于官長。故曰：修其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乃豐。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于衣食，則有功；不周于衣食，則無功。事無功，德不長，故隨時而不成，無更其刑，順時而成，無更其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

〔續義〕國非民不立，民非食不生，不易之理也。是故民足于衣食，則可活；不足于衣食，則罔功。功不立，則德不長矣。

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為而民自化。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為不善也。古者親近不以言說，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即和；與民同守，即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即有致禍；無先人言，後人而已。附耳之語，流聞千里，言者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驕馬不追。

〔續義〕無古今治亂而不易者，土宇也。古之今之，或治或亂而不一者，君民也。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是故唐虞之代，天下富，戰國之世，無富民。

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上五有神人、真人、仙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農人、商人，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聖人者，以目視，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與人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左無右，萬物玄同，無是非。

〔續義〕中黃子者，古之真人歟。其言曰：人有五位，位各五等，合之凡二十有五焉。最上者神人，最下者小人。所謂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謂小人遠道悖德，若牛馬而襟裾耳。聖人不及真人，賢人不及聖人，惟其造道有淺深，故品亦隨之。

女子續義卷八

自然

〔舊註〕至道鴻洞，為萬物母，藂籊藂施，無有津崖。是曰自然。蓋道之絕傳，不知而然，亦非不然。萬物皆然，不得不然，然而自然，非有能然，無所因寄，故曰自然也。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為者治之常也。

〔舊註〕夫虛中有靈，暗中有明，孰能見之。與道同也，無為自治，萬物皆成也。

去恩惠，〔舊註〕一本作聖。舍聖智，外賢能，廢仁義，滅事故業，佞辯禁姦，偽即賢不肖者，齊于道矣。

〔舊註〕去此七者，即賢無所尚，愚無所媿，鴻洞大道，歸復自然也。

靜即同，虛即通，至德無為，萬物皆容，虛靜之道，天長地久，神微周盈，于物無幸。

〔舊註〕心既虛矣，無所不通，德既充矣，無所不容，故能神用而無主，周行而不殆焉。

十二月逆行，周而復始。

〔舊註〕謂十二月轉輪無窮，終而復始，天之道也。

金木水火土，其勢相害，其道相待。

〔舊註〕五運相推，一王一衰，寒暑遞遷，進退有時，生殺有道，不失其宜。

故至寒傷物，無寒不可。至暑傷物，無暑不可。故可與不可皆可。是以大道無所不可。可在于其理。(案)一本無于字。見可不趨，見不可不去，可與不可，相為左右，相為表裏。

〔舊註〕寒暑代謝，此天地之道也。禮教刑罰聖人之法也。然寒暑雖時，不可無也。時順即何傷，刑罰雖慘，不可廢也。理當即非害，見可即行，不可即止。

凡事之要，必從一始。時為之紀，自古及今，未嘗變易。謂之天理。

〔舊註〕一者道之子君之柄。古今雖異，動用未殊。如軸運轂，以內制外，輪轉無窮，與天始終。

上軌大明，下用其光。道生萬物，理于陰陽，化為四時，分為五行，各得其所，與時往來。法度有常，下及無能。上道不傾，羣臣一意。天地之道，無為而備，無求而得。是以知其無為而有益也。

〔舊註〕天垂象以明照四方，君立法以臨制天下。蟄蟲昭蘇，黎庶蒙惠，陰陽不差，萬物有常，自非無為，不能有益于國，昔堯治天下而修身也。

老子曰：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大者無度量，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其知不博者不可與論至。(案)地二句一本無兩其

〔舊註〕道德至大無形狀，天地至廣無度量，近在毫髮之間而莫見，遠則宇宙之內而難測，自非博達通物者，莫能明至道之原，冥是非之境也。

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

〔舊註〕制法雖殊，效民一也。

若夫規矩句繩，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為巧也。故無絃，雖師文不能成其曲，徒絃即不能獨悲，故絃悲之具也，非所以為悲也。

〔舊註〕夫萬物雖曰自然，皆有所假，不能獨運，其猶句繩者巧之制也，而非巧也。妙在于人，無繩即不直，絃器者悲之具也，而非悲也。無絃則不悲也。

至于神和游于心手之間，放意寫神，論變而形于絃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于父，此不傳之道也。

〔舊註〕師文彈琴，注指鉤絃，寫神放意，游心手之間，和陰陽之候，逐使律變四時，氣感萬物，至于父子雖親，不能傳者，妙之極矣。此亦說道不可傳受也。

故肅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舊註〕肅靜也。故靜中生形，以靜為君，寂中有音，以寞為主。

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為主，道為之命，物以自正，至微甚內。(案)一本作其。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而強。

〔舊註〕道生為命，德畜為主，人能調護神氣，正性內，保精微，外棄煩累，何須名位而自尊，不待兵甲

而人不非也。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

〔舊註〕道存則教道，明極則無察，然後能任所冒，事無有害。

夫教道者，逆于德，害于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知者不相教，能者不

相愛，故聖人立法，以道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也，死者無怨也。(案)地二句一本無兩也字。

〔舊註〕天逆德者，謂德衰而教興，害物者，謂先損而後益，且五行異性，萬物殊形，由教有本末，人有賢愚，聖人垂法制教，開導愚蒙，使智者相授，能者不隱，各盡其分，歸乎自然，生不於其德，死不怨乎天。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舊註〕天地生萬物，聖人養百姓，豈有心于物，有私于人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

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

以為極，是謂天德。

〔舊註〕道德玄微，仁義近狹，中庸登小徑以致迷，上聖陟通衢而無滯，自非靈府恆明，安能與天為極。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案〕地下一本有和字。四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

〔舊註〕此聖人之德也。覆載若天地，照臨如日月，轉輪如四時，殊俗異類，草木昆蟲，莫不安其居，遂其性，豈有新故親疏于其間者哉。

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時，地不一財，人不一事，故結業多端，趨行多方。

〔舊註〕言天以一時，則不能成歲，地以一財，則川之有極，人有一能，未足為貴也。

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

〔舊註〕各趨所利，故以不一。

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

〔舊註〕夫兵衆者，心欲一，今重者欲止，輕者欲發，各趨其便，是不一也。不一則遇敵而敗，但量其才力，均輕重而使之，則無往不剋。

故勇者可令進，固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陵，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

〔舊註〕惟聖人善用其能，不失其所能，故天下無敵也。

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讓水，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柱，以成其崇，樹〔案〕一本無樹字。聖人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即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

〔舊註〕夫道不廣不能懷萬物，聖人德不厚無以納微言，故一能不敢恃，一隅不可守，守之者細，恃之者淺也。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安樂，樂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悲也。安所以為

安者乃所以為危也。

〔舊註〕以己樂樂之則悲。因其樂樂之即樂。以己安安之則危。因其生而安之則安也。故聖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所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則萬物一齊。無由相過。

〔舊註〕聖人牧民。使異性殊形。各適其宜。雖則萬類。有若一體。不能相越。故曰一齊。

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

〔舊註〕貴賤無定分。窮通無常準。在遇與不遇。用與不用也。

故不向賢者。言不放魚于木。不沈鳥于淵。

〔舊註〕言因飛而放于林。因游而投于水。則飛沈得所。猶賢愚位用也。

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

〔舊註〕三公之官。論道經邦。贊理陰陽。為天子股肱喉舌也。

后稷為田疇。

〔舊註〕教民播種。

奚仲為工師。

〔舊註〕造器物以備民用。聖人任賢若此。功格宇宙。德流四海。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也。

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采。谷處者牧。陸處者田。〔舊註〕一本作陸。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泉澤織網。陵阪耕田。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所易所短。〔舊註〕一本脫此六字。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簫。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于諸侯之境。車軌不結于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

〔舊註〕聖人之導民也。因其勢而居之。因其宜而安之。則有無相資。巧拙相資。猶風之過簫。雨之潤物。則聲從所感。物隨所利。故得鄰國相望。兵甲不用。民至老死。皆安其居也。

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餘。虛者非無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徵于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

〔舊註〕明此四者。則見治亂之本。察存亡之勢也。

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

〔舊註〕禁誅者。先王制法。非所以為殺戮。以為隄防也。然愚人不守其令。故多陷之。而至于死者。蓋不獲已也。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條暢之。故因即大。作即小。古之遺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無敵于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

〔舊註〕觀物有自然之性。然後順物之宜。因民所欲。則事無不濟。動無不利。

故先王之制法。因人之性而為之。節文。無其性。不可使順教。有其性。無其資。不可使遵道。

〔舊註〕猶木不可使出水。金不可使生火也。

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人為之法度。不可使向方。因其所惡以禁。故刑罰不用。政行如神。因其性。即天下聽從。佛其性。即法度張而不行。

〔舊註〕道德仁義。雖本性皆有。而非聖王為法度。行其權實。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威之以刑。則無由復自然之性。而能向方矣。因其性。則其應如神。佛其性。即雖令不從也。

道德者。功名之本也。民之所懷也。民懷之。則功名立。

〔舊註〕非有道德。何以樹功名也。

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為。以成其大。放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為天下歸谷。其德乃足。無為。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事。不自貴。故富。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有。走地。故為天下主。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江海近于道。故能長久。與天地相保。王公修道德。功成不有。不有。即強固。強固而不以。舉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

〔舊註〕世尚尊高。吾則自卑。世貴矜伐。吾則不爭。長處不有。故與物反矣。

天下有始。莫知其理。惟聖人能知其所以。非雄非雌。非牝非牡。生而不死。天地以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故陰陽有圖。有方。有短。有長。有存。有亡。道為之。命幽沈而無事。于其微。于道其高。〔舊註〕一本作高。死生同理。萬物變化。合于一道。簡生忘死。何往不壽。去事與言。順無為也。〔舊註〕一本作順。守道周密。于物不幸。至微無形。天地之始。萬物同于道。而殊于形。至微無物。故能周備。至大無外。故為萬物。蓋至細無內。故為萬物。貴道以存生。德以安形。至道之度。去好去惡。無有知。故易意。和心。無與道注。〔舊註〕一本作以。

〔舊註〕天地有始者。謂道也。舉世莫能識者。言非雄雌。可辨。形色所推。然雖尋之。無所語之。不得。而又長存。夫天地有高下之位。日月有晝夜之宜。陰陽有剛柔之理。萬物有長短之資。至于道也。非幽沈。非存非亡。非巨非細。非圓非方。輪轉不極。變化無方。然而體之者。能存生安形。去事去言。浩然無為。悠然委順。則能復乎大樸。宜乎仁壽之域。

夫天地專而為一分。而為二。反而合之。上下不失。專而為一分。而為五。反而合之。必中規矩。

〔舊註〕一者氣布。二者形流。五者五行也。上下者天地。人處其間。能合德天地。專精為一。必中法度。而復乎初也。

夫道至親。不可疏。至近。不可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

〔舊註〕遠求諸物。莫如求之身也。

老子曰。帝者有名。莫知其情。帝者貴其德。王者尚其義。霸者通于理。

〔舊註〕德者政育萬物，義者拯溺扶危，理者應于機變。聖人之道，于物無有，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智者中心亂，任刑者上下怨，任察者下求善以事其上，即弊。〔舊〕下原作不，今據明刊本校。與舊註相起于相合。

〔舊註〕智出亂，利生詐，善起于矯。三者既變，聖人禁之，莫之能勝，失道之弊，在于茲也。

是以聖人因天地以變化其德，乃天覆而地載，道之以時，其養乃厚，厚養即治，雖有神聖，夫何以異之。去心知，省刑罰，反清靜，物將自正，道之為君，如尸儼然玄默，而天下受其福，一人被之不喪，萬人被之不偏，是故重為惠重為暴，即道迂矣，為惠者布施也。

〔舊註〕聖人觀時之弊，任其智詐，故鎮以道德，反乎清靜，使物自正，守于玄默，使其復樸，故惠不妄施，則刑不妄加，即暴亂不興而順于道。

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即守職者懈于官，而游居者垂于進矣。夫暴者安誅，無罪而死亡，行道者而被刑，即修身者不勤善，而為邪行者輕犯上矣。故為惠者即生姦，為暴即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

〔舊註〕刑不可加有道，爵不可及無功，否則守職者有懈怠之色，行道者有陵替之心，此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

故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朝有賞者而君無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致也。民知誅賞之來，莫知一本之作之，皆生于身，故務功修業不受賜于人，是以朝廷姦而無迹，田墾辟而無識。

〔舊註〕賞足以勸善，刑足以懲姦，賞者無厲與之色，刑者無哀憫之情，則近者被其澤，遠人服其德，皆修其業，而竭其力，故朝廷無爭訟，田野滋稼穡。

故太上知而有之。〔舊〕下一本作不，應舊註下古云云。明下字命合。

〔舊註〕首下古知太上有道，後王取法而行。王道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任下，實成而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言為文章，行為儀表。〔舊〕一本作百制文章，行無儀表。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計，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以事由自然，莫出于己，若欲挾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放之。

〔舊註〕王者非大不能容萬物，非靜不能和百姓，絕于好憎，致乎樸素，挾而不親，文無害實，比物類象，感歸自然也。

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玄妙，各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太乙，太乙之精，適合于天，天道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輪轉無端。〔舊〕輪轉無端，今據明刊本校。與舊註其知輪相合。化

遂知神，無因循常後而不先。

〔舊註〕人之魂者陽也，魄者陰也，受于地，是各守其則，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精，魂魄是天地之至精，故曰玄妙，天得之常明，人得之常生，故曰守之勿失，上通太乙，太乙，太上道君也，人所所求也，言人能守其精神，使不離其身，乃上合天，太乙，專精積念，故能通也，守之法，惟精惟默，無容

無則，其大無涯，其微莫測，故曰常與人化，智不能得，其轉如輪，其化如神，虛無之間，常後不先，冥冥記曉，故曰至冥也。

其神治也，虛心弱志，清明不開，是故羣臣輻輳，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所以明矣。

〔舊註〕夫有清明之鑒，必見純粹之精，以治國，則羣臣爭戴之不輕，以身，則萬物周衛而不離也。〔舊〕此句以下疑脫一字。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衆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

〔舊註〕善用衆者，天下無強用衆力，則山丘雖重，其勢可移，用衆智，則鬼神雖隱，其理可明。無權不可為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雖神靈人不能以成功。

〔舊註〕夫機權已張，而匹夫雖微，可發萬鈞之弩，事理既乖，而聖人雖神，不能屈童子之言。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稱其事。〔舊〕一本作時，即為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棄人。〔舊〕一本作人無棄物，物無棄材。

〔舊註〕因其材而使之，莫不各盡其材，因其能而用之，莫不皆竭其能。老子曰：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去，推之不去，視而不應。〔舊〕一本作道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澁而不流，撻澁而不散。

〔舊註〕惟能變通循時，應物無滯，謂之無為。爾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舟用楫，乃為足，泥用輶，山用轍，夏漬冬飲，因高為山，因下為池，非吾所為也。

〔舊註〕因其所利，各得其便，故云非吾所為也。聖人不恥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為，抱素見機，不與物雜。

〔舊註〕常與道同，不為物雜。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之民，強陵弱，衆暴寡，詐者欺，愚者侵，又為其懷智詐，不以相積，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之明，不能偏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為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時，無不應也，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食食飢，養老弱，息勞倦，無不以也。

〔舊註〕聖人之任上者，非欲尊其位，樂其身，將以息民救弊，故天子執一以齊之，三公論道以匡之，九卿奉法以翼之，諸侯宣教以導之，故得遐邇同風，君臣一意，官無偽祿，市無邪念，故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神農形鋒，堯瘦臙，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寶，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位慕祿，將欲事起天下之利，除萬物之害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四體不動，思慮不困，于事求瞻者，未之有聞也。

〔舊註〕自神農以下，形體臙瘠，手足胼胝者，非求居于民上，自取尊志在救物故也。未有安坐而望祿，不耕而稔黍者。

老子曰：所謂天子者，有天道以立天下也。立天下之道，執一以爲保，反本無爲，虛靜無有，忽恍無際，遠無所止，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是謂大道之經。

〔舊註〕與前釋同。老子曰：夫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

〔舊註〕夫人頭圓天也，足方地也，背陰而陽，左手執柔，右手執剛，足踐九幽，上戴三光，周行無窮，精耀四方，一而不變，輪轉無常，謂之神明，見之者昌也。

天圓而無端，故不得觀其形，地方而無涯，故莫能窺其門，天化遂無形狀，地生長無計量。

〔舊註〕化乎無窮，至明者莫見其形，生乎無盡，善計者不能知其數也矣。夫物有勝，惟道無勝，所以無勝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之代謝，日月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制形而無形，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

〔舊註〕形出無形，故形形而不絕，物出無物，故物物而無窮。廟戰者，帝神化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時，修政于境內，而遠方懷德，制勝于未戰，而諸侯賓服也。

〔舊註〕廟戰者，以道制而爲帝，神化者，以兵勝而爲王，不得已而用之。古之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法四時，號令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諛申不違五度。

〔舊註〕得道之人，喜怒不妄發，號令不妄施，法乎天地，順乎日月，故八風不戾，五星不差也。因民之欲，乘民之力，爲之去殘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助，循道而動，〔案〕道一本作己。

天下爲國，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己用，用其自爲用，天下莫不可用，用其爲己用，無一人之可用也。

〔舊註〕除其所害，則天下雖衆，自爲我用，非其所欲，則一人雖寡，不爲己有。

文子續義卷九

下德

〔舊註〕太上之道，沖融渾漠，故無爲而無不爲，若夫致身飽養，遇物飽治，執道無失，守善勿遊，斯德之下者也。然此篇特舉上德之體類，明下德之義也。

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

〔舊註〕神之恬愉，則身之大治也。

其次養形。

〔舊註〕形無勞役，則肌膚充實。

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

〔舊註〕神無所撓，形無所勞，故爲治養之本也。

肥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

〔舊註〕養形致此，而神意不復清平，故言末也。

治國。

〔舊註〕言治國之道。

太上養化。

〔舊註〕養道德之化。

其次正法。

〔舊註〕正刑賞之法。

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

〔舊註〕聖人正身以待之。莫不日用而遷善。則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法。正于上。百姓服于下。治之末也。

〔舊註〕持此為治。而君臣相承。戒以存。故以為末也。

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續義〕下德執德也。太上養神。治身之本也。其次養形。治身之末也。太上養化。治國之本也。其次正法。治國之末也。降此而下。則又下德之下者焉。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

〔舊註〕千年降。五百年生賢。合德同時。曠世而可遇也。或曰。主聖則臣賢。而臣亦可致君子堯舜者。

若乃天氣下降。而地氣不應。地有膏壤。而天加水旱。且天地之際。未能同和。豈君臣之間。常可同德。則

知至治之世。難逢也哉。

蓋霸王之功。不世立也。

〔舊註〕霸王之道。亦不可傳代而有。

順其善意。防其衷心。與民同出一道。即民可善。風俗可美。

〔舊註〕養善開蒙。不縣法度。同道而往。日化不知。此謂得之治本。而盡善盡美也。

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貴其知亂之所生也。

〔舊註〕所重理之于未形。

若開其銳端。而縱之。放僻淫泆。而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也。

〔舊註〕防之不在其本。而制之于必犯。若抱薪救火。以資其盛也。

〔續義〕明良相合。千載一逢。夫明君不世出。良臣不萬一。以不世之君。得萬一之臣。唐虞而下。若成湯

之子伊尹。文王之子呂望。世不多見。如齊桓之管仲。亦不世出。是以治日少。而亂日多。抑由君子少。而

小人多歟。

老子曰。身處于江海之上。心在于魏闕之下者。即重生。重生即輕利矣。

〔舊註〕雖未忘世榮。而能致身于閒曠。可謂重生輕利之士也。

猶不能自勝。即從之神。無所害也。

〔舊註〕內戰不勝者。當從心就志。猶免害于生也。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舊註〕未能忘懷。而抑以歸靜。則重傷其生。重傷其生。故不復與壽者為比也。

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舊註〕夫能放情就志。猶近知和。自守其常。是明其分。益生使氣。亦此之宜。而況得天地之至和。用資

恆德。明生死之一貫。壽而不忘者。焉。天性之通明也。

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

〔續義〕人有仕隱。道無屈伸。夫身江湖而心魏闕。賦畀不忘也。是故有道之士。隱以此道。時止而止。時

行則行。是之謂玄同。

老子曰。天下莫易于為善。莫難于為不善。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適竹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于

己。故曰為善易也。

〔舊註〕不出性分之內。豈非易哉。

所謂為不善難者。篡弒矯詐。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也。

〔舊註〕出乎常性之外。豈非難哉。所謂順于道者。吉而易也。逆于道者。凶而難也。

今之以為大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

〔舊註〕夫妄動則為患。今動之無厭。故患大矣。

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

〔舊註〕既無所欲。亦何所避。

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

〔舊註〕欲養生而反失。欲避禍而反遇。

志則有所欲。〔案〕一本無則字。即忘其所為矣。

〔舊註〕猶攬金之時。不見于人。而忘其避就也。

是故聖人審動靜之機。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即患不侵也。

〔舊註〕謂人之常患不能禍己也。

受與適。即罪不累也。

〔舊註〕畢當其才。則不復為罪所累。

好憎理。即愛不近也。

〔舊註〕取舍苟正。乃無近愛。

〔舊註〕賞則有常。則不至于怨也。

〔續義〕善惡異跡。同出于心。天下莫易于為善。莫難于為不善。禍福之階。事不可必。欲得而反失之。欲

遜而反就之。是以聖人善動靜之變。和喜怒之節。事無不善。何憂怨之有。禮道之人。不苟得不謹。禍其有不飛。非其有不制。

〔舊註〕一于所遇。故來者不讓。未至者不待。恆滿而不溢。常虛而易瞻。

〔舊註〕自足故然。

故自當以道術度量。即食充虛。衣綈寒。足以溫飽七尺之形。無道術度量。而以自要尊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

〔舊註〕處道則皆可。從欲則無極也。故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不能惑。

〔舊註〕無欲自平。不貪故易。

〔續義〕修身有道。處世有術。夫體道之人。守其天常。安其命義。食止充虛。衣止綈寒。不苟所得。不棄所有。禍不待免。福不妄就。達不自驕。窮不易操。樂乎天眞。與道同久。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

〔舊註〕謂德服之能受其制。

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入者也。

〔舊註〕已見符官篇。

故爲治之本。務在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不奪時。

〔舊註〕時謂春耕夏耘秋穫之三時也。

不奪時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節用。節用之本。在于去驕。

〔舊註〕貴適中也。

去驕之本。在于虛無。

〔舊註〕本在于虛。已無爲。以御人下。豈惟節用愛民之義。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

〔舊註〕夫身之自強。故知者不憂。然後盡于全生委命之道也。

目悅五色。口肥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膏一性。日引衰竭。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卒治天下何。

〔舊註〕未有自因而策物者。況治天下哉。

〔續義〕將勝乎人。先勝乎己。未有己不勝而能勝人者也。勝人者。有力欲勝理也。自勝者。強理勝欲也。理勝則得入之心。人將自用其力。欲勝則用人之力。人將先離其心。天理人欲之異。宜有間然。

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虛勢位。稱尊號。官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

〔舊註〕所以光于四表。格于上下。民不忍違之也。

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

〔舊註〕謂失天下之心力也。

湯。武不爲放。

〔舊註〕非湯。武能放桀。紂。蓋因天下之心。用天下之力耳。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

〔舊註〕守。保守也。得道則守在異俗。失道則守在臣下也。

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

〔舊註〕自非義扶王室。惠親黎庶。即肝膽楚越也。

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君不可奪也。

〔舊註〕無據于德。難恃不奪。有依于道。自不可奪。

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弒之行。無益于持天下矣。

〔舊註〕將在可奪之地。雖篡弒沒世未行。然于神器未足持保也。

〔續義〕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聖人運天下心。得天下力。而天下治。若夫桀。紂之爲君。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湯。武之所以不爲之臣。天子失道。諸侯爲守。誰之過歟。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

〔舊註〕因而治之。

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所亂。逆之至也。

〔舊註〕謂不順治人之道也。

非禍人不能成禍。

〔舊註〕直任所作。

不知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舊註〕挫其凶銳之器。釋其紛結之心。而與萬物和光。同彼塵俗而化。

人之情性。皆順賢己而疾不及人。

〔舊註〕人之常情。

順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即怨爭生。

〔舊註〕以其懷疾。故多怨爭。

怨爭生即心亂而氣逆。

〔舊註〕氣以和暢爲順。

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

〔舊註〕謂不尚賢也。

即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

〔攬義〕爭之不足，讓之有餘，人已兩全之道也。夫怒逆德，兵凶器，爭者人之所亂，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亂逆之至也。文子以其言而授之范蠡，越欲伐吳，蠡引以為諫，句踐不聽，敗于夫椒，則知欲禍人者，乃所以自禍也。賢者肯如是乎。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

〔舊註〕用和接之物將可治。

治和者不以和以人。

〔舊註〕人得其宜，當自和矣。

治人者不以人以君。

〔舊註〕元首正則肢體自立。

治君者不以君以欲。

〔舊註〕無欲則身正，身正則天下皆正也。

治欲者不以欲以性。

〔舊註〕得性之原，則所縣解，若以欲除欲，是罔乎以事止事。

治性者不以性以德。

〔舊註〕無所不得性乃全矣。

治德者不以德以道。

〔舊註〕若不失德，斯其德者也。處乎至道，而德自生焉。

以道本人之性，無妄穢，久滯于物，即忘其本，忘其本即合于若性。

〔舊註〕離其純素之本，反以染習之欲為性也。

衣食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

〔舊註〕性分之外。

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有道者能遺物反己。

〔舊註〕能復性本。

有以自鑒，即不失物之情，無以自鑒，即動而惑矣。

〔舊註〕以道自鑒，則萬物之性，素無所汙，苟不能，則物來發感，動皆失正也。

夫縱欲失性，動未嘗正，以治生即失身，以治國即亂人，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

〔舊註〕故曰：反者道之用也。

〔攬義〕性與欲固有間矣。人皆然，君為甚。夫治物不以物以和者，先明己之性，而後明物之性，明物之性，則可以變化育登天地矣。

古者聖人得諸己，故令行禁止。

〔舊註〕其身正者，不令而行。

凡舉事者，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

〔舊註〕清以鑒情，平以正物，然後不遺而善成也。

聽失于非譽，目淫于采色，而欲得事正，即難矣。

〔舊註〕聽言于是非之間，眩目于綺麗之上，身且未定，可正物哉。

是以貴虛。

〔舊註〕以其不載，故應之無屈也。

故水激則波起，氣亂則智昏，昏智不可以為正，波水不可以為平。

〔舊註〕昏則不察，波則不止，止則平而靜，靜則正而當。

故聖王執一以理物之情性。

〔舊註〕清平之一，乃能通理乎萬類也。

夫一者至貴無適于天下，聖王託于無適，故為天下令。

〔舊註〕甘其有適，非貴于天下也。聖王無欲，復何適哉。以無所適而衆適，故可化令天下矣。

〔攬義〕古之學者為己，為己之道立，而後為人之道行。聖人得諸己，故清明在躬，無遠弗屆，得萬物之情，而命令行于天下矣。

老子曰：陰陽陶治萬物，皆乘一氣而生。

〔舊註〕三才通為一和之氣，以陶甄萬物也。

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登。

〔舊註〕所謂蓄相通之和氣，故爾。

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

〔舊註〕能審常節謂之賊氣。

天地之間，一人之身也。

〔舊註〕獨由君之化耳。

六合之內，一人之形也。

〔舊註〕動用之狀，無不效應。

故明于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于符者，怪物不能惑也。

〔舊註〕知神性之感，通信天人之符，應則不至于權亂矣。

聖人由近以知遠。

〔舊註〕身中比〔案〕此註義未明，當有脫誤，無別本可改，姑仍其舊。

以萬民爲一國。

〔舊註〕理推之故。

氣蒸乎天地。

〔舊註〕中和之氣，蒸徹上下。

禮義廉恥不設，萬民莫相侵暴。〔舊〕其字下一本有「不字」，蓋舊注是原文所無。猶在乎混濁之中也。

〔舊註〕夫至道之治，感而化之，非若禮義誘惑于物，是以純純常常，不知所以然而至于此也。

廉恥陵遲，及至世之衰，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民貧苦而忿爭生，是以貴仁。

〔舊註〕方假愛愛以治人。

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與，博機誠巧詐之心，是以貴義。

〔舊註〕義者裁斷合宜，然可物正其實。

男女羣居，雜而無別，是以貴禮。

〔舊註〕禮者檢身以合度，然可人統其倫。

性命之情，淫而相迫于不得已，即不和，是以貴樂。

〔舊註〕樂者和心以澹感，然可感變風俗。

故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敗也，非通治之道也。

〔舊註〕救澆淫之敗，非治道之通者。

〔續義〕天地一身，天下一氣，陽變陰化，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聖人愛養萬民，視爲一家，故天下和平也。若乃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則民貧苦而忿爭生，非通治之道矣。

誠能使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

〔舊註〕謂感而化之，使歸性本。

即民性善，民性善，即天地陰陽從而包之。

〔舊註〕以大順故大通。

即財足而人賒，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焉。

〔舊註〕以得性而足，故不知其他也。

仁養不用，而道德定于天下，而民不淫于采色。

〔舊註〕苟未爲仁義所加，則上下之道，通而不淫，君臣之德，素而無飾，故德衰然後飾仁義。

〔舊註〕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

和失然後調整。

〔舊註〕調音求和，足明和已失矣。

禮淫然後飾容。

〔舊註〕淫猶過也。過于中庸，遂飾容止。

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修也。

〔續義〕聖人誠而明之，反其性初，民復于善，民性善，則天地陰陽從而包之，財足人賒，貪鄙不生，忿爭乃息，仁義不用，而道德定于天下矣。

老子曰：清靜之治，和順以寂，質真而素樸，開靜而不躁。

〔舊註〕無欲者常居其妙，故衆德自全。

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同乎義。

〔舊註〕中與道宜，外與事正。

其言略而循理，其行說而順情。

〔舊註〕合理之言自簡，因物之行乃順。

其心和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

〔舊註〕內和而外素，心偽則事飾。

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即留，激則行。

〔舊註〕動聽乘智，留行隨感。

通體乎天地，同精乎陰陽，一和乎四時，明照乎日月。〔舊〕照一本作「明」。與造化者爲人。

〔舊註〕身不自有，與道爲人，故天地日月合其明德也。

機巧詐偽，莫敢乎心，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序，風雨不爲虐，日月清靜而揚光，五星不失其行，此清靜之所明。

〔舊註〕以其清靜無爲，故天地不虧常德耳。

〔續義〕天清地靜，故能長久，聖人以清靜爲治者，法天地也，心清則內合乎道，體靜則外合乎人，是以不出戶而化行。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

〔舊註〕無事故易守也。

其事易爲也。

〔舊註〕不擾故易爲。

其禮易行也。

〔舊註〕不飾故易行。

其責易償也。

〔舊註〕法寬故易償。

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

〔舊註〕不相兼倫。

故農與農，賈與士，士與士，工與工，官巧，商與商，言數。

〔舊註〕數謂所利之數。

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

〔舊註〕性所便習，各安其時也。

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

〔舊註〕雖因人殊類，出處異途，交易其事，不相悖亂。

失業處而賤，得志勢而貴。〔舊註〕此二句一本無處字勢字。

〔舊註〕得者自得，失者自失。

〔續義〕古人世守一官，官守一事，故治世之臣，職易守，事易為，後世兼官共事之法，官益冗而事益繁，政出多門，反致害治。

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于民，博聞強志，口辨辭給之人，知之盜也，而明主不求于下。

微世賤物不從流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化民，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為國俗。

〔舊註〕夫至理之道，風俗齊同，而尚賢貴貨爭盜斯起者也。

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

〔舊註〕以其分異。

道術可世傳。

〔舊註〕道者隨分而通，術者執一應萬，故傳世可用也。

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旅可與整同也。〔舊註〕一本作以法。

〔舊註〕國使一俗之故，則愚可守，軍使一法之故，則整可同。

不待古之英偉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竝用之也。

〔舊註〕無事之世，則賢愚之材，莫不同適而竝用。

末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也，為其難而誅不敢也。

〔舊註〕分外責之也，夫輕其任則皆勝，在所易則皆敗。

民困于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表而行危。

〔舊註〕貴乎苟免。

雖執法嚴刑，不能禁其姦。

〔舊註〕復以其姦選刑。

文子讀義 卷九

獸窮即觸，鳥窮即喙，人窮即詐，此之謂也。

〔續義〕才不可以勝德，言不可以過行，才盛而有先知之見者，治世不以責于人，聞博而有辯口之佞者，明主不以求于下，傲世伉行，責人以重難，強人以不能者，惡免人窮之詐哉。

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鐘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

〔舊註〕屬于聲色，即不能逃乎。〔案〕此註語氣未了，當有闕文。

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

〔舊註〕以在際限之內。

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領也。

〔舊註〕謂太古之時，道體混茫，德用微密也。

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即樸散而為器矣。

〔舊註〕將有五色之雜，六律之差，遂散混茫之中，各周器械之用也。

立仁義，修禮樂，即德遷而為偽矣。

〔舊註〕自得為德，今德因物修，非偽何也。

民飾智以蔽愚，設詐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之者也。

〔舊註〕言雖能持之，未能有治矣。

夫智能彌多而德法衰。〔舊註〕一本作法，是以至人再樸而不散。

〔續義〕聖人剖大樸，法天地，觀象以制器，若雷霆之于鐘鼓，風雨之于音律，皆得象而為之，至若天地

之大神明之微，則有所不能盡究也，惟至人淳樸不散，而可以為萬世之師。

夫至人之治，虛無寂寞，不見可欲，心與神處。

〔舊註〕以有用無宰。

形與性調。

〔舊註〕中外通順。

靜而體德，動而理通，循自然之道，緣不得已矣。

〔舊註〕感而後應。

漠然無為，而天下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不忿爭而財足，施者不德，受者不說，德反歸焉，而莫之惠。

〔舊註〕使天下不知所得，不讓所來，則至德反歸，而未始嘗惠者也。

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

〔舊註〕處此道以化民，與天同德也。

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謂之搖光。

〔舊註〕夫有餘而以餘被物者，謂之光，順物用而動者，謂之搖也。

搖光者，資糧萬物者也。

〔舊註〕道能資貸且成，故稱資糧也。

〔續義〕北辰天之尊帝也，端居天心而衆星拱之，至人取法爲治，心與神處，漠然無爲，而天下和搖光居北斗之柄，資糧萬物，隨天左旋，日轉一周，斗不降祿，生民罔食，舜察璇璣，以齊七政，其知天矣乎。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

〔舊註〕愛猶尙也。

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風雨露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

〔舊註〕天布六氣之精，地分五行之平。

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通，即與道洽，神明藏于無形，精氣反于真。

〔舊註〕四關謂耳目鼻口，五通謂五情離本也。能閉而止之，則與道冥通，而全神氣耳。目明而不以眇，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爲，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

知，故不得害。

〔舊註〕夫如是，則外無牽役之勞，內無冰炭之害。精存于目，即其明存于耳，即其聰留于口，即其言當集于心，即其慮通。

〔舊註〕凡用心以至，猶可庶幾，況精之所存乎。

故閉四關，即終身無患，四肢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真人。

〔舊註〕莫死莫生，猶不廢不用也。真人也。精一而已，肢體藏藏，純氣周焉。

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即治不荒。

〔舊註〕稟生之氣，在乎五行，爲治者法之，即不相剋害也。

〔續義〕人有五性，應天五星，應地五行，五性動，七情出，身可不知愛乎。夫神藏于心，精藏于腎，魂藏于肝，魄藏于肺，意藏于脾，神明藏于無形，莫生莫死，是謂真人。

老子曰：衡之于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于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于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

〔舊註〕命猶令也，苟無所私，可正天下。

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

〔舊註〕委道而往，所在皆同，同而無心，豈容德怨矣。

故爲治者，知不與焉。

〔舊註〕用智乃非宜也。

水反破舟，木斲折軸，不怨木石，而非巧拙者，〔委〕此下原衍也。今據明刊本刪。知不載也。

〔舊註〕無心者，物不加怨，載智者，未嘗終吉。

故道有知，即亂，德有心，即險，心有目，即眩。

〔舊註〕智亂無爲之道，心險自安之德，目眩清素之心。

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變，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爲之爲。

〔舊註〕一者無爲，百王用之，萬世傳之，而不易也。凡無情無私，一以遇之者，雖終日應用，未嘗爲也。斯道至治，正而有常，不然，權之與量，豈一日制作，而萬世不能易哉。

〔續義〕人有私心，罔不害道。人主無私，故法一而令行。是故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知權衡規矩一

定而不易，則知一者無爲之爲，百王用之，萬世傳之。

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無亡道。〔案〕人之言曰：上一本有老子曰三字。

〔舊註〕道不易世，惟人弘之。

人有窮而理無不通。

〔舊註〕人能窮究于彼者，莫有不通之理也。

故無爲者，道之宗也。得道之宗，政應無窮。

〔舊註〕無心于其間，則與萬物偕往而不匿也。

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其窮不遠也。

〔舊註〕惟不專己，循天之理者，泰然不知窮之所至。

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

〔舊註〕以無爲爲心也，是能因也。但因其理以推之，則天下可識知矣。

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即無不成也。千人之衆，無絕糧，萬人之羣，無廢功。

〔舊註〕言人君不擅于事，乃能因衆人之力，以勝任天下，失其所因之道，則智窮而事廢矣。

工無異伎，士無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

〔舊註〕凡盡于一用，則不失所宜。

夫賁少易償也。

〔舊註〕動可補過。

職寡易守也。

〔舊註〕事簡故就。

任輕易勸也。

〔舊註〕力餘則順。

上操約少之分，下効易爲之功，是以君臣久而相厭也。

〔舊註〕簡易之道，可大可久。

〔續義〕天不自天，有爲天者，地不自地，有爲地者，爲者其誰也。國有亡主，世不亡道，伊尹五就桀而不

用是專己之能。而不知因人之道也。故伊尹不為夏而為湯矣。夏其有不亡。湯其有不興乎。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

〔舊註〕體太一。真一之道也。

王者法陰陽。

〔舊註〕法陶鈞品物之工也。

霸者則四時。

〔舊註〕則春秋溫殿之令。

君者用六律。

〔舊註〕用五音節候之氣。

體太一者。明于天地之情。通于道德之倫。

〔舊註〕出乎天地。總乎道德。

聰明照于日月。精神通于萬物。

〔舊註〕無幽不燭。故照于日月。無機不守。故通于萬物。

動靜調乎陰陽。喜怒和乎四時。

〔舊註〕動而不亢。靜而不凝。調乎陰陽也。春而不溫。秋而不嚴。和乎四時也。

覆露皆道。博洽而無私。

〔舊註〕覆之與露。往復皆道。

朝飛蟻動。莫不仰德而生。

〔舊註〕三才和合得盡其生。

德流方外。名聲傳乎後世。

〔舊註〕居其實者。自然為賓。美之主也。

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地參光。明與日月並照。精神與鬼神齊靈。

〔舊註〕所謂與天地鬼神合其靈德也。

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與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

〔舊註〕有道在乎能順六候。以行庶政。賞罰之際。不乖物宜。

伐亂禁暴。舉賢廢不肖。匡表以為正。擬險以為平。矯枉以為直。明于施舍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也。

〔舊註〕非平正者。不能制御萬物。非時勢者。不能役用于人也。

帝者體陰陽即侵。

〔舊註〕出太一無為之德。

王者法四時即削。霸者用六律即辱。君者失準繩即廢。

〔舊註〕虧刑賞齊人之政。

故小而行大。即塞而不親。

〔舊註〕以智位之。不可賒也。

大而行小。即狹隘而不容。

〔舊註〕以道德之無所施也。

〔積善〕不曰息而曰帝。曰王曰霸曰君。何哉。尊皇也。帝者失道而後德。王者失德而後仁。霸者失仁而後義。君者失義而後禮。大者立則小者在焉。小者立則大者失矣。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為強。

〔舊註〕失道即皆為仇敵也。

甲堅兵利。不足以恃勝。

〔舊註〕恃勝則驕。驕即敗。

城高池深。不足以為固。

〔舊註〕在德不在險。

嚴刑刻殺。不足以為威。

〔舊註〕恩布則威行。法峻則人叛。

為存政者。無小必存。為亡政者。無大必亡。故善守者無與觀。

〔舊註〕處不可奪之政。

善戰者無與觀。

〔舊註〕因其怒而用之。

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

〔舊註〕湯武之類也。

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蓄其怒。積德而民可用也。蓄怒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

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

〔舊註〕修文德以來之，則干戈為棄物耳。廣則我強而敵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

〔舊註〕乘天下之心故也。

故費不半而功十倍，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

〔舊註〕常持必勝之算，故有征無戰耳。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舊註〕不知常處必敗之地。

此不明于道也。

〔續義〕行文德者雖小必存，好用兵者雖大必亡，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蓄其怒，惟知兵本以止亂而不以為亂，則民不傷而國長存。

文子續義卷十

上仁〔案〕此篇續義原闕，今仍錄文子原文，以管窺日。

老子曰：君子之道，靜以修身，儉以養身，靜即下不擾，下不擾即民不怨，下擾即政亂，民怨即德薄，政亂賢者不為謀，德薄勇者不為鬪，亂主則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于宮室臺榭，溝池苑囿，猛獸珍怪，貨民飢餓，虎狼厭鴛，百姓凍寒，宮室衣綺繡，故人主畜茲無用之物，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

老子曰：非淡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正平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德，羣臣輔政，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聽而不聞，善否之情，日陳于前而不逆，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入之道也。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獨，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貴其辯，聞主則不然，羣臣盡誠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親習邪枉，賢者不能見也，疎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內，存萬方，其難聽明亦以遠矣。

老子曰：能尊生，雖富貴不以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先祖之遺傳，必重失之，生之所由來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感哉！貴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

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于治身，未嘗開身治而國亂者也，身亂而國治者，未有也，故曰：修其身，其德乃真，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于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不善即吾讎也，昔者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風沙之民，自攻其君，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贖，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于治，有益于亂者，聖人不為也，無益于用，有益于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勞，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贖，任于衆人則易，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河以遠，迪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夫通于一伎，審於一事，察于一能，可以曲說，不可以廣應也，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天同氣，同氣者，帝同養者，王同功者，窮無一焉者，亡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為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說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無道以理之，法雖衆，足以亂。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于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于有司，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于下，則不能申理，行墮于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于心，嗜欲見于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頹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服衝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人君之道，無為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為即讓，有好即讓，讓即可奪，讓即可誘，夫以建而制于人者，不能持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惟神化者，物莫能勝，中欲不出，謂之扁，外邪不入，謂之閉，中局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局，何事不成，故不用之，不為之，而有為之，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司，以不知為道，以禁苛為主，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效。

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大家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物之發生。若蒸氣出。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非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民不忘乎心。則民自備矣。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于天地。而離于飢寒之患。其憐恒于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災。民聞主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有且無容。君臣相疾。且人之為生也。一人雖來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無以供上求。即人主整之矣。貪主暴君。濶漁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

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于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崇。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在于剛柔之間。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夫恩推即憐。憐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不令。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微。德有昌衰。風為先萌。故得生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微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得道不在乎小。亡在失道。不在乎大。故亂國之主。務于地廣。而不務于仁。義務在高位。而不務于道。德是舍其所以存。道其所所以亡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孰不能承。故審其己者。不備諸人也。古之為君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綱維也。深行之則厚。得福淺行之則薄。得福盡行之。天下服。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義。即正一國。修禮智。即正一鄉。德厚者。大德薄者。小。故位不以雄武立。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得。立在下。推已。勝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與之。不在乎自取。故雌牝即立。柔弱即勝。仁義即得。不爭。即莫能與之爭。故道之在于天下也。皆猶江海也。天之道。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而雖執而得之。不固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殺傷人勝而勿美。故曰。死地。刺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于道德。不重用兵也。

文子問。仁義禮何以為薄于道德也。老子曰。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內。哀樂不能偏。竭府庫之財。貨不足以贖萬民。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歸。仁義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夫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仁不溢。恩悲哀抱于情。送死稱于仁。夫養生不強人所不能及。不絕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適。非譽無由生矣。故制樂足以合歡。不出于和。明于死生之分。通于侈儉之適也。末世即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

禮飾以煩。樂極以淫。風俗溺于世。非譽萃于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于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者。竊位也。不以義取者。盜財也。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其累己。故不遠義而妄取。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禮。其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言古者以疾今也。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充。骨脆不官。君子察實。無信諛言。君過而不諫。非忠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民沈溺而不憂。非仁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衣寒食飢。慈父之恩也。以大事小。謂之變人。以小犯大。謂之逆天。前雖登天。後必入淵。故鄉里以齒。老窮不道。朝廷以爵。尊卑有差。夫崇貴者。為其近君也。尊老者。為其近親也。敬長者。為其近兄也。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盤。而能無為非者。寡矣。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賢師良友。舍而為非者。寡矣。知賢之謂智。愛賢之謂仁。尊仁之謂義。敬賢之謂禮。樂賢之謂樂。古之善為天下者。無為而無不為也。故為天下有容。能得其容。無為而有功。不待其容。動作必凶。為天下有容者。豫今其若冬涉大川。猶今其若畏四鄰。儼今其若容。渙今其若冰之液。收今其若樸。混今其若濁。廣今其若谷。此為天下容。豫今其若冬涉大川者。不取行也。猶今其若畏四鄰者。恐自傷也。儼今其若容者。謙恭敬也。渙今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收今其若樸者。不敢廣成也。混今其若濁者。不敢清明也。廣今其若谷者。不敢盈也。進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謙恭敬者。自卑下尊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廣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自損弊故能堅。自虧缺故能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為而無不為也。

禮飾以煩。樂極以淫。風俗溺于世。非譽萃于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于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者。竊位也。不以義取者。盜財也。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其累己。故不遠義而妄取。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禮。其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言古者以疾今也。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充。骨脆不官。君子察實。無信諛言。君過而不諫。非忠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民沈溺而不憂。非仁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衣寒食飢。慈父之恩也。以大事小。謂之變人。以小犯大。謂之逆天。前雖登天。後必入淵。故鄉里以齒。老窮不道。朝廷以爵。尊卑有差。夫崇貴者。為其近君也。尊老者。為其近親也。敬長者。為其近兄也。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盤。而能無為非者。寡矣。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賢師良友。舍而為非者。寡矣。知賢之謂智。愛賢之謂仁。尊仁之謂義。敬賢之謂禮。樂賢之謂樂。古之善為天下者。無為而無不為也。故為天下有容。能得其容。無為而有功。不待其容。動作必凶。為天下有容者。豫今其若冬涉大川。猶今其若畏四鄰。儼今其若容。渙今其若冰之液。收今其若樸。混今其若濁。廣今其若谷。此為天下容。豫今其若冬涉大川者。不取行也。猶今其若畏四鄰者。恐自傷也。儼今其若容者。謙恭敬也。渙今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收今其若樸者。不敢廣成也。混今其若濁者。不敢清明也。廣今其若谷者。不敢盈也。進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謙恭敬者。自卑下尊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廣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自損弊故能堅。自虧缺故能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為而無不為也。

禮飾以煩。樂極以淫。風俗溺于世。非譽萃于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于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者。竊位也。不以義取者。盜財也。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其累己。故不遠義而妄取。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禮。其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言古者以疾今也。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充。骨脆不官。君子察實。無信諛言。君過而不諫。非忠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民沈溺而不憂。非仁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衣寒食飢。慈父之恩也。以大事小。謂之變人。以小犯大。謂之逆天。前雖登天。後必入淵。故鄉里以齒。老窮不道。朝廷以爵。尊卑有差。夫崇貴者。為其近君也。尊老者。為其近親也。敬長者。為其近兄也。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盤。而能無為非者。寡矣。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賢師良友。舍而為非者。寡矣。知賢之謂智。愛賢之謂仁。尊仁之謂義。敬賢之謂禮。樂賢之謂樂。古之善為天下者。無為而無不為也。故為天下有容。能得其容。無為而有功。不待其容。動作必凶。為天下有容者。豫今其若冬涉大川。猶今其若畏四鄰。儼今其若容。渙今其若冰之液。收今其若樸。混今其若濁。廣今其若谷。此為天下容。豫今其若冬涉大川者。不取行也。猶今其若畏四鄰者。恐自傷也。儼今其若容者。謙恭敬也。渙今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收今其若樸者。不敢廣成也。混今其若濁者。不敢清明也。廣今其若谷者。不敢盈也。進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謙恭敬者。自卑下尊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廣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自損弊故能堅。自虧缺故能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為而無不為也。

禮飾以煩。樂極以淫。風俗溺于世。非譽萃于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于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者。竊位也。不以義取者。盜財也。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其累己。故不遠義而妄取。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禮。其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言古者以疾今也。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充。骨脆不官。君子察實。無信諛言。君過而不諫。非忠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民沈溺而不憂。非仁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衣寒食飢。慈父之恩也。以大事小。謂之變人。以小犯大。謂之逆天。前雖登天。後必入淵。故鄉里以齒。老窮不道。朝廷以爵。尊卑有差。夫崇貴者。為其近君也。尊老者。為其近親也。敬長者。為其近兄也。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盤。而能無為非者。寡矣。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賢師良友。舍而為非者。寡矣。知賢之謂智。愛賢之謂仁。尊仁之謂義。敬賢之謂禮。樂賢之謂樂。古之善為天下者。無為而無不為也。故為天下有容。能得其容。無為而有功。不待其容。動作必凶。為天下有容者。豫今其若冬涉大川。猶今其若畏四鄰。儼今其若容。渙今其若冰之液。收今其若樸。混今其若濁。廣今其若谷。此為天下容。豫今其若冬涉大川者。不取行也。猶今其若畏四鄰者。恐自傷也。儼今其若容者。謙恭敬也。渙今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收今其若樸者。不敢廣成也。混今其若濁者。不敢清明也。廣今其若谷者。不敢盈也。進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謙恭敬者。自卑下尊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廣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自損弊故能堅。自虧缺故能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為而無不為也。

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

〔續義〕天地一馬，萬物一指，聖人格物之至，而以與譬乎權勢，馴馬譬乎大臣，人主因而乘之，不煩智

力，無遠不服，是乃治之方也，安得執御者而與之智乎？老子曰：凡為道者，審其自是也，貴其自得也，故曰：勿使可欲，無日不求，勿使可奪，無日不爭，如此則人欲釋而公道行矣。有餘者止于度，不足者逮于用，故天下可一也。〔案〕也字上一本有人字。夫釋職事而聽非舉樂功勞而用朋黨，即奇伎逃亡。〔案〕逃亡一本作天長。守職不進，民俗亂于國，功臣爭于朝，故有道以御人，無道則制于人。

〔續義〕良醫不治已病，治未病，為道者審其自是，其良醫之謂歟，故不貴自是，貴不為非，則無可欲之求，可奪之爭矣。故有道則可以御人，無道則受制于人。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為古，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諸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故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事，猶琴瑟也，曲終改調，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者，訊籍于俗而束于教也。

〔續義〕道乃法之體，法乃道之用，夫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者，道也，政教有道，而令行為古者，法也，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為其束于教耳。

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于世事，得于理，順于天道。〔案〕道一本作地。詳于鬼神，即可以正治矣。昔者三皇無制令，而民從，五帝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末世之衰也，忍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者，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制于法者，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必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行，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變，不知治道之源者，雖循終亂，今為學者，須先襲業，握符籍，守文法，欲以為治，猶持方柄而內圓鑿也，欲得宜適亦難矣，夫存危治亂，雖智不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行也，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

〔續義〕聖人立法，本為禁姦惡，平冤抑，保人民也，三皇無制令而從，五帝而下，所制法令賞罰，代各不同者，時變故也，明主其可不究乎？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老子曰：法生于義，義生于禮，禮生于樂，樂生于人心。〔案〕一本作養生于樂道。樂道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達其本，不亂于末，知其要，不惑于疑，有諸己，不非于人，無諸己，不責于所立，立于下者，不廢于上，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故主人之制法也，先以自為檢式，故禁勝于身，即令行于民。

〔續義〕文子問法安所生，老子語以法生于義，義者宜也，先王立法，務適衆情，故先以身為檢式，所禁于民者，不敢犯于身，是故令行而天下從之。

文子續義卷十一

上義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于虛無，可謂達矣。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故事不本于道德者，不可以為經，言不合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便說撥取一行一切之術，非天下通道也。

〔續義〕上義者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治有本末，知所先後，則近于道德矣，術其可以治天下乎？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騶馬也，齊輯之乎轡銜，正度之乎胸膺，內得于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騶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騶馬之心，故騶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為治也，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姦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

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不得橫斷也。(案) 不一本作無。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于無為。一本作慎。無為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從己出也。

(續義) 法者人主示度量為天下準繩也。法定之後。不二所施。夫犯法者。雖尊貴必誅。中度者。雖卑賤無罪。故私欲塞而公道行矣。古之置有司。立人君制禮法。三者不廢。天下無怨民。世可反。法何庸哉。

老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

(續義) 生長殺藏。天之道也。賞罰取與。人之道也。聖人上法天道。下因民心。而為平治之本。夫有天下者。能于四者之柄。每事盡善。故賞一人而天下歸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

老子曰。臣道者。論事處當。為事先唱。(案) 一本作先。守職明分。以立成功。故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得其宜。處有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于幹未不得強。于本首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少。所任甚大。(案) 一本作所持甚小。所任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所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順之者害。(案) 一本作四。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發號令。行禁止者。以衆為勢也。義者非能盡利于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之。暴者非能盡害于海內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也。

(續義) 君依臣而立。臣依君而行。君無為乎上。臣有為乎下。論事處當。守職明分。臣之事也。君臣各得其宜。即上下有以相使。小大有以相制。故異道即治。舉措廢置。有關于治亂。為君者不可不審也。

老子曰。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也。(案) 一本無是字。成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故小謹者無成功。疵行者不容。衆體大者節疏。度其舉遠。論臣之道也。

(續義) 世之全材難得。自古皆然。夫工師之求棟梁。能不拘小節。故大材可得。人主之論臣佐。知屈寸而伸尺。則大賢可得矣。蓋人無十全。事無盡美。舍小取大。何功不成。舍短從長。何事不濟。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于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訥。道徳文武。不責備于人力。自修以道。而不責于人。(案) 一本作自修以道。故不責于人。易。自修以道。則無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綫。然天下賈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

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于天下。即難矣。(案) 地。一本有夫字。衆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汚辱。而不知其大略。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當即觀其所施。窮即觀其所不受。賤即觀其所不為。(案) 一本作窮。即觀其所受。賤即觀其所為。視其所處。難以知其所勇。(案) 一本作處。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則人情可得矣。

(續義) 自怨者不改過。責人者不全交。夫君子不責備于人者。知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也。人有大材。詎可以小節而棄之乎。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伸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伸尺。小枉大直。君子為之。百川竝流。不注海者不為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為君子。善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于明。故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殺。擇是而為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特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為本。而後立。智能竝行。聖人一以仁義為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為。身貴于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于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

(續義) 屈伸相成之道。君子小枉而大直。猶龍蛇之盤奮。善貴善行。潤澤羣生。皆自屈身養德中來。置人以仁義為準繩。知身正于天下。義重于身。故能死君親之難。是以君子身死而名不亡。

老子曰。道德之備。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趨舍。同即非譽在俗。意行即窮達在時。事周于世。即功成務合于時。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簡于世而讓于時。時之至也。間不容息。(案) 四字上。一本有即字。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為民除害也。貪饕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強暴。平亂世。為天下除害。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

(續義) 人之道。德天之日月也。人之五性。天之五星也。雖夷狄蠻貊。無以易之。夫趨舍在己。非譽在人。用不用。關于時。行不行。繫乎命。是以君子得時行道。間不容息。

赤帝為火災。故黃帝禱之。共工為水災。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案) 一本作禱。人。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案) 一本作案。賸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為殘賊。是以虎傅翼。何為不除。夫貪魚者必去其鱗。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為起也。

(續義) 國家五運。其來久矣。赤帝火運。君失其德。火乃為災。共工水運。君失其德。水乃為災。以知人君失德。隨運為災。此兵革之所為起。凡有土之君。其可失德致災而不知悔悟也。

老子曰。為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即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與輿于影。器用遂于刻。鑿求貨者。爭難得。以偽。誣文者。遂煩

據以為急，士為偽辯。(案)一本作：久稽而不決，無益于治，有益於亂，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于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強，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措其威。

(續義)古今為國，其道不同者，俗變故也。古人淳樸，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是故人心易足，為治不難；後世俗變風移，上行下效，奢修相尚，貪欲無厭，是以人心難足，為治不易。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挾義而動，非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故開敵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實以不義，刺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無伐樹木，無掘墳墓，無敗立穀，無焚積聚，無捕民，無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逆天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讎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授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克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困圍，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納之，濟米而儲之，惟患其不來也。義兵至于干境，不戰而止，不義之兵，至于伏屍流血，相交以前，故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求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衆助之，以自為者，衆去之，衆之所助，(案)一本作：衆之所去，雖大必亡。

(續義)文子十二篇，三而四之，先皇後帝，帝王在焉，為霸之世，時之秋，歎觀其非以圖存將以存亡之語，則興廢繼絕之風，藹然在目，視後世不義之舉，遠矣。

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立正法，棄邪道，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羣臣同力，諸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發號行令，而天下響應，此其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良，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苛政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血矢接，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義之下也。兵之勝敗，皆在于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強民勝，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仁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決輕重之權，此上義之道也。

(續義)兵法先舉者為主，應敵者為客，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謂兵不可輕舉也。夫不得已而用之，則義舉為上，敵奔次之，戰斯下矣。

老子曰：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死者，必義也。(案)一本作：所以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並行，是謂必強。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實信而明也。上視下如下，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事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即必難為之死，下事上如兄，即必難為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之鬪，是故義君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蒸于邪，以明其勢，察其勞佚，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若歸，恩之加也。

(續義)治天下有道，奚以兵為哉，不得已也。強國之兵，必死者，義迫之也。然則有道之主，忍以強國而

置民于死地乎。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是故義君修政積德，國將自強，世固有之矣。

文子續義卷十二

上禮(案)此篇續義原闕，今仍錄文子原文，以符篇目。

老子曰：上古真人，呼吸陰陽，而羣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昧昧憊憊，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頹而不一，及至神農黃帝，服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于是萬民莫不鍊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達于物，聰明誘于外，性命失其真，施及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為偽，險德以為行，智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誕以奢衆，琢飾詩書，以買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偽，以容于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漸所由來久矣。是故至人之學也，欲以反性于無，游心于虛，世俗之學，擲德撻性，內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萬名聲于世，此至人所不為也。擲德自見也，撻性絕生也，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宜，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與之而不益，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相和，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係而從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為民害，故鑄鐵鑿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後世，因時

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于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于中。而不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不制于禮樂。制物者。不制于物。制法者。不制于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陸水澤肥瘠。古聖。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飢寒之患。辟疾疫之災。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國。察四時孟仲季之序。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國而治之。立大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也。得道則舉失道則廢。夫物未嘗有強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惟聖人可盛而不敗。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于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為姦偽。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其作圖也。以成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聘弋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于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廢公趨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為其美。在和。其在權。聖人之道曰。非修禮讓。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以治。不知禮讓。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齊禮讓。無法不可以為治。不知禮讓。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利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善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而不用。禮讓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州之高。以為九卿。一國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傑。百人者。謂之豪。明于天地之道。通于人情之理。大足以容眾。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人傑也。行可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見利不苟。得人家也。英備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共于化民。若風之靡草。今使不肖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黨。賢不肖可論也。

老子曰。為禮者。雖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趣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澆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其心。其德。銷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圍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塞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者。遏情開欲。以義自防。雖精心啞。形性飢渴。以不待己。自強。故莫能終其天年。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盜心哉。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所以用。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如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于己。為物變為塵埃矣。故湯止

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八道之際也。末世之禮。非敬而交。為養者。布施而得。若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自肉之獸。禮樂節則生詐偽。末世之為治。不積于養生之具。澆天下之醇。散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泯。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不足。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讓。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贖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不能禁也。

老子曰。衰世之主。鑽山石。挾金玉。鑿。鑿。而銷銅鐵。而萬物不滋。剝胎焚郊。覆巢毀卵。風風不翔。麒麟不遊。樵木為。焚木而。竭澤而。而。地而。井。飲。浴。川而。為。池。築。城而。為。固。拘。獸。以。為。畜。則。陰。陽。經。反。四。時。失。序。雷。霆。毀。折。菑。竭。為。害。萬。物。焦。天。處。于。太。半。草。木。夏。枯。三。川。絕。而。不。流。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衆。寡。使。有。分。數。設。機。械。險。阻。以。為。備。制。服。色。等。異。貴。賤。差。賢。不。肖。行。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殺。不。辜。誅。罰。無。罪。于。是。興。矣。

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開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于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人若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遁而不言。羣臣推上意而。常。諫。骨。肉。而。自。容。邪。人。語。而。陰。謀。載。驕。主。而。象。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疎。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緩。步。金。積。折。壁。壁。無。風。風。無。萬。萬。無。腹。腹。無。善。筮。日。施。天。下。不。合。而。為。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悖。拔。其。根。而。乘。其。本。鑿。五。刑。為。刻。削。爭。于。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太。半。舉。兵。為。難。攻。城。濫。殺。覆。高。危。安。大。衝。車。高。重。壘。除。戰。隊。使。陣。死。路。犯。嚴。敵。百。往。一。反。名。聲。苟。盛。兼。國。有。地。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末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寒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聰枝體。聽聰明。大通混冥。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失也。是以得中絕。

老子曰。鄠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于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蛟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兎山不遊麋鹿。無所陰蔽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皆積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其政閔閔。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于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為奇。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逸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向往而不勝。故德均則眾者勝。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

抱朴子內篇外篇

葛洪撰

校刊抱朴子內篇序

道家宗旨清淨沖虛而已其弊或流為權謀或流為放誕無所謂金丹仙藥黃白元素吐納導引禁呪符籙之術也秦漢方士絕不附會老子即依託黃帝亦非道家之說漢書藝文志以黃帝諸篇分屬道家神仙蓋本七略七略又本於別錄劉子政固誦習鴻寶篤信神仙者而與校秘書仍別方技於諸子之外不相殺也東漢之季桓帝好神仙祠老子張陵之子衡使人為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都習神仙之附會道家實助於此抱朴子內篇古之神仙家言也雖自以內篇屬之道家然所舉仙經神符多至二百八十二種絕無道家諸子且謂老子泛論較略莊子文字關尹喜之徒祖述黃老永無至言去神仙于億里尋其旨趣與道家判然不同又後世學仙者奉魏伯陽為正宗是書偶及伯陽內篇之名並無一語稱述惟神仙傳中言參同契假父象以說作丹之意而已是雅川之學匪特與道家異併與後世神仙家無幾微之合余嘗謂漢之仙術元與黃老分途魏晉之世元言日盛經術多歧道家自詭於儒神仙遂溺於道然第假借其名不易其實也迨及宋元乃緣參同爐火而言內丹鍊養陰陽混合元氣斥服食胎息為小道金石符呪為旁門黃白元素為邪術惟以性命交修為

谷神不死用化登真之訣其說勞涉禪宗兼附易理襲微重妙且欲併儒釋而一之自是而漢晉相傳神仙之說盡變無餘名實交混矣然則葛氏之書墨守師傳不矜妙悟譬之儒者說經其神仙家之漢學乎孫伯淵漕司篤好古義兼綜九流以明刻抱朴子及天一閣鈔本錯亂脫誤手自校讎復屬余與顧澗濱各以家藏諸本參證他書覆校數過伯淵敘錄篇目將以刊行余因舉神仙與道家者流古今分合之故論次為序覽者或有考焉嘉慶十七年七月甲戌桐城方維甸撰

按明刻抱朴子於內篇之後附入別旨一篇專論吐納導引與內篇本意不合辭義亦甚淺近不似晉人手筆考之稚川自敘本無此書隋唐諸志皆不著錄惟宋史藝文志道家有抱朴子別旨二卷注云不知作者亦不謂為稚川所著也晚出之書元不可信且今本五百六十餘言不盈一卷併非宋元舊本故削去之不復附於篇末云維甸又跋

新校正抱朴子內篇序

諸子多有宋元以來及近人校正刊本唯抱朴子僅明盧舜治本行世五柳居陶大使曾假之於子增刊入漢魏叢書其所詆脫亦未暇校訂也道藏本較完善但見者頗夥子所藏又有天一閣鈔本內篇大半部及盧學士文弼手校明刻本顧茂才廣所有葉林宗家鈔本及明嘉靖時潘藩刊本大略皆與藏本相同爰合以校訂釐其錯簡改其誤字而此書始可省讀考稚川自序暨隋唐史志俱分內外篇一屬道家一屬儒家而盧本兼刻改并卷第輒總題之為抱朴子遂致諸家書目牽連入錄不能分晰亦可病也今

所校正欲使別行以復舊觀嘉慶壬申學觀蔡昌司潛江安驛節石城與方制府維甸時相過從觀察敦素好古兼通道釋二典思搜羅佚嘉惠後學如宋代刊板官庫及明人書冊之例適予及方制府顧茂才校定是書因先以內篇付梓人今年觀察擢臬關中印本就正庶其始終商榷焉江寧道藏在朝天宮仍借來覆審一過書中多依之有依別本校改者則注明藏本作某其更定錯簡及尋按詞義旁據他書勘正各條亦一一注明以諗後人第十七卷登涉篇諸符各本編寫多失形似今全從道藏影摹俾傳其真云癸酉歲十月陽湖孫星衍撰

抱朴子內篇目錄

楊元卷第一
論仙卷第二
對俗卷第三
金丹卷第四
至理卷第五
微言卷第六
塞難卷第七
釋滯卷第八
道意卷第九
明本卷第十
仙藥卷第十一
辨問卷第十二
極言卷第十三
勤求卷第十四
雜應卷第十五
黃白卷第十六
登涉卷第十七
地真卷第十八
遐覽卷第十九
祛惑卷第二十

右目錄依道藏本定按抱朴子內篇敘云別為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又外篇自敘云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又云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獲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隋書經籍志內篇亦屬道家與外篇分行道藏雖并收外篇原未合為一部觀其內篇之後外篇之前以抱朴子別言一種開闢之可曉然矣明人刻此書從道藏取出而不知其為三種遂總名曰抱朴子非也今校刊內篇二十卷不連外篇以復葛氏之舊兼正明人之誤舊唐書經籍志及各家書目俱為二十卷隋志二十一卷音一卷者或加序目及音為二十二卷也音

抱朴子內篇 目錄

三

抱朴子內篇 目錄

久不傳道藏序在第一卷前故不復列數云或疑別言既自為一種何以不見於自敘考道藏所收又有抱朴子養生論及稚川真人較證術一卷抱朴子神仙金匱經三卷葛稚川金木萬靈論俱不見於自敘然則別言正同斯例蓋皆非稚川所撰也嘉慶十六年十月五松居士孫星衍敘錄

抱朴子外篇目錄

卷之一	嘉遯
卷之二	逸民
卷之三	勗學
卷之四	崇教
卷之五	君道
卷之六	臣節
卷之七	良規
卷之八	時難
卷之九	官理
卷之十	務正
卷之十一	貴賢
卷之十二	任能
卷之十三	欽士
卷之十四	用刑
卷之十五	審舉
卷之十六	交際
卷之十七	備闕
卷之十八	擢才
卷之十九	任命
卷之二十	名賞
卷之二十一	清鑒

抱朴子外篇 目錄

卷之二十二	行品
卷之二十三	弭訟
卷之二十四	酒誡
卷之二十五	疾謬
卷之二十六	譏惑
卷之二十七	刺驕
卷之二十八	百里
卷之二十九	接疏
卷之三十	鈞世
卷之三十一	省煩
卷之三十二	尙博
卷之三十三	漢過
卷之三十四	吳失
卷之三十五	守堦
卷之三十六	安貧
卷之三十七	仁明
卷之三十八	博喻
卷之三十九	廣譬
卷之四十	辭義
卷之四十一	循本
卷之四十二	應嘲
卷之四十三	喻蔽
卷之四十四	百家
卷之四十五	文行
卷之四十六	正郭
卷之四十七	彈鴈
卷之四十八	詰鮑
卷之四十九	知止
窮達	重言
自敘	

抱朴子內篇序

疲六

洪體乏超逸晉書作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元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晉書無欲戰動翻於鶴鶴晉書作之羣滅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或於晉書有至驚之蹇足以晉書無自十者審不能者止又字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醜晉書作求媒揚晉書無焦僿之步而企及夸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此字焦僿之步而企及夸父之縱近才所以躓閭此字焦僿之步而企及夸之贏而強赴扛鼎之契原注或作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否晉書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此字蓬草有藻稅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進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白非至精不能尋究白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晉書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眾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晉書足諮問此字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彙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惟慎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為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舉原正先舉一本作先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枉桎皆死此四字莫信神仙之事謂為妖妄之說見余此書晉書無不特大笑之晉書作不也又將誘毀真正故不以合於此下按前世余所著于書之數而別為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晉書故不至第也作故于晉書黃白之內外一百一十六篇其餘駁雜通稱名曰外篇大凡蓋史家刪改之耳難不足以誠名山石室晉書無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下三十一字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彼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乎謹序謹序後人所增

楊元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抱朴子內篇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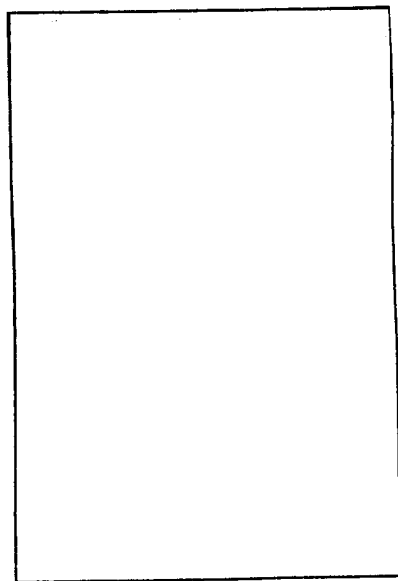
疲六

抱朴子曰元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稱微焉歸逸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倏燦而景逝或飄灑而星流或澆漾於淵滄或雲霧而雲浮因非類而為有託潛寂而為無淪大幽而下沈凌辰極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台億類何旋四七匠成草味鬱策靈機吹嘘四氣幽括沖默舒闡榮蔚原注抑濁揚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匪之不榮奪之不瘁故元之所在其樂不窮元之所去器弊神逝夫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豔采或麗炳爛傷明者也真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希容媚姿鉛華素質伐命者也其唯元道可與為永不知元道者初本有難與雖願焉為生殺之本神器屑吻為興亡之關鍵樹樹俯臨于雲雨藻室華綠以參差組帳霧合羅綺雲離西毛陳於開房金鶴華以交馳清絃嘈囀以齊唱鄭舞紛綵以嗷嗷哀蕭鳴以凌波羽蓋浮於漣漪撥芳華於蘭林之圃弄紅葩藏本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摩以遺朝飢入宴千門之混熒一本出駟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曲終則歎發燕藏本離則心悲也寔理勢之攸召猶影響之相歸也彼藏本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道也夫元道者得之乎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元道之要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得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飛景凌六虛貫涵浴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窈眇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倘佯彷彿之表嘲九華於雲端咀六氣於丹霞徘徊茫茫昧朝朝希微履略蜿虹踐躡旋瑛此得之者也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肥遁勿用顧光山林紆鸞龍之翼於細分按分當之伍養

浩然之氣於蓬華之中繼縷帶索不以質龍章之暉
 暉也負步杖策不以易結駟之路驛也藏夜光於蒿
 岫不受他山之攻沈鑄甲於元淵以違鑽灼之災動
 息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借車之險路吟
 嘯蒼崖之間而萬物化為塵氣怡一本作收顏豐柯之下
 而朱戶變為繩樞握耒甫田而麀節忽若執鞭環蒺
 作一本泉而太牢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為之
 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醪守樸無欲無憂全
 真虛器居乎味澹快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
 茫茫與造化鈞其符契如問如濁如清明刻本如清
 二如字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有委尸祝之塵釋大
 匠之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繩墨而助傷手之
 工不以臭鼠之細瑣而為藏本無庸夫之憂樂藐然
 不喜流俗之譽坦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外物汨其
 至精不以利害汚其純粹也故窮富極貴不足以誘
 之馮其餘何足以悅之乎直刀沸鑊不足以劫之焉
 誘誰何足以威之乎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與物雜
 也若夫操隋珠以彈雀菑秦痔以屬車登朽蠟以採
 巢泳呂梁以求魚且為稱孤之客夕為孤鳥之餘棟
 撓餘覆傾溺不擬蓋世人之所為載馳企及而達者
 之所為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詔夏而韜藻稅
 按一作奮其六羽於五城之墟而不煩衝廬之衛翳
 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備俯無僞鳩之
 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遠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論仙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荅曰雖有至明
 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
 聞焉雖有大章豎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
 之多雖有禹益齊諧之智藏本無識者而所嘗識者
 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云云何所不有况列仙之
 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為無之於是問者大笑
 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
 聖棄疾良平之智端嬰隨躡之禱皆有五丁之勇而
 成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
 枯瘁當夏而凋青合稊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
 卒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
 仙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以
 死生為朝暮也夫苦心約己以行無益之事錄冰雕
 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據匡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
 祉使紫青重紆元牡龍時華載易步趨或本鼎錄代
 秉耜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
 之證無為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
 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
 有似喪者之逐遊女或當作桑事見列必有兩失之
 悔單張之信偏見窮途內外之禍也夫班狄或本非也
 依或本後補問篇不能削瓦石為芒鉞歐冶不能
 鑄鉛錫為干將故不可為者雖鬼神不能為也不可
 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亦安得奇方能當老者
 復少而應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蟪蛄之命令
 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之榮或本使累晦朔之積
 舊或本此下行吾不亦謬乎願加九思不遠迷復馬抱朴
 子荅曰夫聰之所去則震雷不能使之聞明之所棄
 則三光不能使之見豈鞠碣之音細而麗天之景微
 哉而聾夫謂之無聲焉聾者謂之無物焉又况管絃
 之和音山龍之綺琴安能賞克諧之雅韻曉曉之鱗
 游哉故聾聵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與元象矣而

況物有微於此者乎暗昧滯乎心神則不信有周孔於在昔矣況告之以神仙之道乎夫存亡終始誠是大體其異同參差或然或否變化萬品奇怪無方物是事非本本約未乘未可一也夫言始者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復必長而蒼髮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陽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弛疑疑作水性疑疑作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巨之寒焰重類應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梓柯有沈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以一概斷之正如此也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一藏藏本無而其賢愚邪正好醜脩短清濁自注緩急遲速趨舍所向耳目所欲其為不同已有天壤之覺即即較字冰炭之乖矣何獨怪仙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雖之為雁雀之為蛤蟻蟲假翼川蛙翻飛水履為蛤符苓為蛆田鼠為鴛腐草為蠶蠶之為虎蛇之為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姬為龍枝離原原注一為柳秦女為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又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為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間不見仙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奇豈遑有限語老戴天而或或本有無知其藏藏本有上終身履地而莫識其下形骸已自有也而其不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壽命在我者也而其知其脩短之能至焉况乎神仙之遠理道德之幽元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遁勿用警章掩薄廢偽去役藏藏本執太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

俗之外世人猶能甄別或莫造志行藏藏本無於無名之表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況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為不幸以榮華為穢汙以厚玩為塵壤以聲譽為朝露蹈炎燄而不灼躡元波而輕步鼓翻清塵風騁雲軒仰凌紫極俯橫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或經人間匿真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若使皆如郊間兩腫之正方叩跪之雙耳出乎頭顱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原原注或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觀其形非微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多疵毀真人疾之遂益潛遁且常人之所愛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儒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况彼神仙何為汲汲使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於未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為有所不見為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蟬蟬枝巨龍日藏藏本今及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問自呼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若典論原原據言此事其間未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遠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為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偽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問左慈等今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云令甘始以藥合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銜藥者游戲終日如在水中也以藥粉桑以飼鷺鷥乃到十月不老又以往年藥食雞雞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可盡知而以應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妙經深涉速思理則清澄真偽研覈有無

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為乎竊古之事情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仙傳炳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利刻刻本作進汲汲名利以己之心遠付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逃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為不然也況於神仙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聖人其所撰錄不可孤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夫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揚雄稱之為實錄劉向為漢世之名儒賢人其所記述庸可棄哉凡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樂太為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尤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况乎求仙事之難者為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仙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諒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為重累耳何者學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滌除嗜欲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責治執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為虧百姓有過則謂之在于醇醪酒其和氣豈容伐其根菱所以翦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蛟螭窟則坐不得安羣羣或則臥不得寧藏藏本四海之事何堪若是安得掩翳聰明歷載數息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漢武享國最為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供鐘石之費映滄之輪不給尾閭之洩耳仙法欲靜寂無為忘其形骸而人君擲千石之鍾伐雷靈之鼓碎檣嘈囂驚魂蕩心百技萬變喪精盡耳飛輕

抱朴子內篇 卷二

二六

走迅鈞活弋高仙法欲令愛建森蟻不害合氣而人君有赫斯之怒及夷之誅黃銀一揮齊斧暫長則伏尸千里流血滂沱斬斷之嚴有不絕於市仙法欲止絕臭腥休糧清腸而人君烹肥宰屠割草生八珍百和方丈於前煎熬勺藥皆嘉饌欲仙法欲薄愛八荒視人如己而人君兼弱攻昧取亂能亡國地拓疆人君在後駭合生人投之死地孤魂絕域暴骸野五嶺有血刃之師北闕懸大宛之首坑生焚伏動數十萬京觀封尸骨千雲萬暴骸如苦弱山填谷秦皇使十室之中思亂者九漢武使天下嗷然尸口滅半視其有益諷亦有損結草知德則虛祭必怨眾煩攻其膏肓人鬼齊其毒恨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而無修道之實所知淺事不能悉行要妙深秘又不得聞又不得有道之士為合成仙禁以與之不得長生無所怪也吾徒匪夫加之罄困家有長卿壁立之貧腹據窮桑絕糧之餓冬抱戎後門之寒夏有備行環堵之暎欲經遠而乏舟車之用欲有營而無代勞之役入無綺紈之娛出無遊觀之歡甘言不經乎口元黃不過乎目芬芳不歷乎鼻入音不闕乎耳百憂攻其心曲眾難萃其門庭居世如此可無戀也或得要道之訣或值不羣之師而猶恨恨於老妻弱子眷眷於狐兔之丘遲遲以臻殞落日月不覺衰老知長生之可得而不能修患流俗之臭鼠而不能委何者愛習之情卒難遣而絕俗之志未易果也況彼二帝四海之主其所耽玩者非一條也其所親幸者至不少矣正使之為旬月之齋數日閒居猶將不能況乎內棄婉孌之寵外拍赫奕之尊口斷甘肴心絕所欲背榮華而獨往求神仙之幽其豈不渺哉是以歷覽在昔得仙道者多貧賤之士非勢位之人又榮太所知實自淺薄飢渴榮貴日于貨賄衛虛妄於苟且忘禍患於無為區區小子之好偽豈足以證天下之無仙哉昔句踐式怒尾戎辛爭踏大楚靈愛細腰因人多餓死齊桓嗜異味易牙蒸其子宋君賞瘠孝毀殺者

比屋人主所欲莫有不至漢武招求方士寵得過厚致令斯輩敢為虛誕耳樂太若審有道者安可待哉當奮然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繡絰視金玉如土糞觀華堂如牢獄豈當捉腕空言以僥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尚公主之貴耽淪勢利不知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塗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書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太乙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靈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別本有去後人皆在郡縣其家各發棺視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以并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昔王莽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為竊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王於淫佚也噎死者不可謂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謂遠人之鑽火覆溺者不可謂帝軒之造舟嗣營者不可謂杜儀之為酒豈可以樂太之邪僞謂仙道之果無乎是猶見趙高董卓便謂古無伊周霍光見商臣冒頓而云古無伯奇孝己也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間之皆謂虛文或云天下無鬼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劾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為覘在女為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為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既令鬼見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也見神數為人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鬼神之據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神鬼况乎仙人居

高處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訓故終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真者校練眾方得其微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仙人不可謂世間無仙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為靈云則人死後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與有招呼之義此之為物至近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又云無之乎若夫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又云無之乎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元豕如意假貌於蒼狗濯夫守田蚡子義培燕簡辱收之降於華樂侯之止民家素姜之說讓緯孝孫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勝數然而蔽者猶謂無之混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必信是令蚊虻負山與井藪本論海也俗人未嘗見龍鱗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為古人虛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況於令人之信有仙人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怪好傳虛無所撰列仙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取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缺指無價之淳鈞非荆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真也斯朱公所以鬱世薛燭所以永歎矣夫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祕其要文一本必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為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使用也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為師授也向本不解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前金不成耳至於撰列仙傳自刪秦大夫阮倉四字則本詞書中出之其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謠聖人所擇勤其言或不可遺采詩經采芣菲無以下體豈可以百處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曾德之故而謂懸諸元象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精

抱朴子內外篇

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
俗人疎不冒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況
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
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鉉所作又不信驪
及駝驘是驪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况乎難知之事
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
天之明而人處覆甑之下焉識至言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庚七

對俗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柏稟之自
然何可學得乎抱朴子曰夫陶治造化莫靈於人故
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
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仙知龜鶴之延壽故
效其道引以增年日夫松柏枝葉與眾木則別龜鶴
體貌與眾蟲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
獨長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眾木不能法松柏諸蟲
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彭老之道
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仙人乎然前哲所記遊
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為本末非虛言也若謂彼
皆特稟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承服食非生知也若
道術不可學得則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與
雲起霧召致蟲蛇意扶作合聚魚鼈三十六石立化
為水消玉為粉瀆金為漿入淵不沾意扶作淵不傷
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為獨不
有信仙之可得乎但字仙道遲成多所禁忌自無
超世之志強力之才不能守之藏本更有其或頗好
心疑中道而廢便謂仙道長生果不可得耳仙經曰
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
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
下不食言豈況古之真人寧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
得之事証誤將來何所索乎苟無其命終不冒信亦
安可強令信哉或難曰龜鶴長壽蓋世間之空言耳
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
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拊掌百代之遠有若同時不必
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
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
人之言浮於蓬萊之上或在叢著之下其上時有白
雲蟠蛇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食於木其末于載者
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
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藏本處故人

三五

少可見之耳按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
也云千歲松柏藏本四邊枝起上林不長望而視之
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
或如青人皆壽千御覽九百五卷又云蛇有無窮之
壽猶猴壽八百歲變為猴猴壽五百歲變為猴猴千
歲變為猴壽三千歲變為猴壽二千歲變為馬古光之
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
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壽千歲壽滿五百歲者其
毛色白能御覽九百五卷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豺
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為人形
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惡人而卜名曰仲能
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比例不可具載但
博識者觸物能名洽問者理無所惑百何必常與龜
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物則園中草木田池藏本獸
猶多不知况乎巨異者哉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
人為兒時以龜枝床至後老死家人移床而龜故生
此亦不滅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
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經象
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王長賴川陳仲弓為論士
也撰異聞記云其鄰人張廣定者遺亂常避地有一
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權負計棄之固當餓死
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龜先有穿穴
乃以器盛糲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
漿與之而舍去候世藏本作此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
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瘞埋之廣定往視女
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
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藏本
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
飢日月為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
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
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
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為道者効之可與
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天下之

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於眾故也觀一隅則可以悟之矣或難曰龜能土蟄鶴能天飛使人為須臾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尚不能其壽安可學乎抱朴子答曰龜之能蟄者多矣鳥之能飛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不由蟄與飛也是以真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氣以逸穀不學其土蟄與天飛也夫得道者上能躡身於雲霄下能潛泳於川海是以蕭史借翔鳳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臾之蟄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蛟螭狙獼蟲豸皆能竟冬不食不食此二字之時乃肥於食時也莫得其法且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鵬當作以正時帝軒俟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莢以知月終歸知往乾鶴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之興鸞鷲見周家之盛龜鶴偏解毒養不足怪也且仙經長生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須要耳不必皆法龜鶴也上士用思遠遜自然元暢難以愚俗之近情而推神仙之遠言或曰我等不知今人長生之理古人何獨知之此蓋思暗之局談非達者之用懷也夫占一字天藏本此下錯簡六字三百三十八字之道步七政之盈縮論凌犯於既往審崇替於將來仰望雲物之徵祥俯定卦兆之休咎運三棋以定行軍之興亡推九符而得禍福之分野一本作分乘除一算以究鬼神之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開學之奧治至於機素徒銳思於精和不能窮測其精微也夫繫枘之籟伎而輪扁有不傳之妙撥蠅之薄術而僂僕有入神之巧在乎其人由於至精也況於神仙之道訂意深遠求其根莖良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効未必測其所以然也况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垂之以傳識者耳若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其猜疑在爾甘自其命不當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

抱朴子內外篇

不知之意耶吾今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責吾求其本理則亦實復不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無則天下之事亦渺矣故老子有言以狸頭之治鼠漏以啄木之護齧齒此亦可以類求者也若蟹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葛殊紛然何可以意極哉設令抱危篤之疾須良藥之救而不肯即服須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則未免於愚也或曰生死有命脩短素定非彼藥物所能損益夫指既斬而連之不可續也血既灑而吞之無所益也豈况服彼異類之松柏以延短促之年命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同類乃能為益然則既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一體非為殊族何以既斬之而不可續已灑之而不中服乎余數見人以蛇銜膏連已斬之指桑豆易鷄鴨之足原注豆異物之益不可誣也若于言不恃他物則一作蟲異物之益不可誣也若于言不恃他物則宜禱肉治骨以為金瘡之藥煎皮熬髮以治禿鬚之疾耶夫水土不與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須之以為命焉脂非火種水非魚屬然脂竭則火滅水竭則魚死伐木而寄生枯艾草而免絲菱川蟹不歸而蛤敗桑樹見斷而蠹殄編類而長之斯可悟矣金玉在九竅則死人為之不朽鹽滷沾於肌髓則膈脂為之不爛況於以自身益命之物納之於己何怪其令人長生乎或難曰神仙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黃老之手經松喬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雅論宜不驗也令試其小者莫不効焉余數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月陽燧引火於朝日隱形以淪於無象易貌以成於異物結巾投地而免走賊緩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於須臾龍魚瀉瀉於盤盂皆如說焉按本此下錯八漢書榮太初見武帝試令關基慕自相觸而後漢書又載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與雲起霧皆良史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

抱朴子內篇

可知矣小記疑作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乎或曰審其神仙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棄世桑梓之禮莫之修奉先鬼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聞身體不傷謂之終孝況得仙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於受全歸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霧蓋餐朝霞之沆瀣吸元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室現室行則逍遙太清先鬼有知將蒙我榮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致疑此下膳可以咀如華瑤勢可以總攝羅酆威可以叱咤眾柱誠如其道罔識其妙亦無礙之者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為將軍有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之事何緣使絕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既備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駟而轡蛟龍或疑棄神州而先蓬瀛或遊迴於流俗逍遙於人間不便絕跡以造元虛其所尚則同其逝止或異何也抱朴子答曰聞之先師云仙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耳又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錄其半若後求昇天便盡服之不死之事已定無復奄忽之慮正復且遊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苦故不足役役一本作於登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為蛤雉之為蜃非人道也人道當食甘旨服輕緩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眾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為累乃為貴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為鄰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龍眉鬚公修羊公陰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耳駕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情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於昇虛以飛

抱朴子內篇

騰為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於速登天乎若得仙無復任任作理者復一事耳彭祖之言為耐人情者也或問曰為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抱朴子荅曰有之按玉鈴經中篇云立功為上除過次之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此上誠本錯方術皆不得長生也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算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數本多者則紀算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算速盡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若不履仙藥並行好事之未便得仙亦可無卒死之禍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四九

抱朴子內篇卷之四

金丹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生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為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來無仙矣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乃在雲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為寫蓄之耳時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略為同文無一人不有道德經事以此為至秘乃云是尹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國所撰耳非古人也圖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入室求仙作此道機謂道畢於此此復是誤人之甚者也余問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及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之者其誇誣自譽及欺人云已久壽及言曾與仙人共遊者將大半矣足以與盡微者甚矣或有頗聞金丹而不謂今世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仙人乃當曉之或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丹方便謂丹法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會漢末亂不違合作而避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御覽引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中立壇盟受之并諸口訣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餘年矣資無擔石無以為之但有長歎耳有積金盈櫃聚錢如山者復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聞之亦萬無一信如何夫欲玉殆則如秦符之薄味觀崑崙則覺丘垤之至卑既覽

抱朴子內篇卷四

五三

金丹之道則使人不欲復視小小方書然大藥難卒得辨當須且將御小者刻本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藥萬斛為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遠長生也故老子之訣言云子不得還丹金液虛自苦耳夫五穀猶能活人人得之則生人絕之則死况於上品之神藥其益人豈不萬倍於五穀耶夫金丹之為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物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不可滅銅青塗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折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傳矣世間多不信至道者則悠悠者皆是耳然萬一時偶有好事者而復不見此法不值明師無由聞天下之有斯妙事也余今略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之同志好之者其勤求之求之不可守淺近之方而謂之足以度世也遂不遇之者直當息意於無窮之冀耳想見其說必自出黃河而浮滄海昔紫燭而向日月聞雷霆按靈寶可證也而覺布鼓之陋見巨鯨而知寸介之細也知當作其嗷嗷無所先入欲以弊藥必規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追迅風掉藍舟而濟大川乎又諸小餌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淺深故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不相及猶一酸一作本之酒不可以方九醞之醇耳然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之上者也凡草木燒之即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木此字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仙獨見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邇邇之無限乎世人少所識多所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從何得成此自物又云丹砂是石耳今燒諸石皆成灰而丹砂獨得爾爾爾善謀作此近易之事猶不可喻其間仙道而大笑之及見復微言篇笑之不亦宜乎上古真人愍念將來之可教者為作方法委曲欲使其脫死亡之禍耳可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不肯信謂為虛文若是虛文者安得九轉九變日數

所成皆如方耶真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以庸近思求也余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有異聞則以為喜雖見毀笑不以為戚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以著此以示識者豈苟尚奇怪而崇飾空言欲令書行於世信結流俗哉盛陽不能榮枯朽上智不能移下愚書為曉者傳事為識者貴農夫得彫弓以驅鳥意林南夷意林或得袞衣以負薪夫不知者何可強哉世人飽食終日復未必能勤儉墨之業治進德之務但共道遐遊遊以盡年月其所營也非榮則利或飛蒼走黃於中原或留連孟觴以羹沸或以美女疑此脫荒沈沈竹或就淪綺紈或控弦以弊原注一筋骨或博奕以棄功夫間至道之疑術道言而如醉觀道論而晝睡有身不修動之死地不盲求問養生之法自欲割割之煎熬之憔悴之漉沔之而有道者自寶秘其所知無求於人亦安有強行語之乎世人之常言咸以長生若可得者古藏本有之人之富貴者已當得之而無得之者是無此道也而不知古之富貴者亦如今之富貴者耳俱不信不求之而皆以目前之所欲者為急亦安能得之耶假令不能決意信命之可延仙之可得亦何惜於試之試之小効但使得二三百歲不猶愈於凡人之少夭乎天下之事萬端而道術尤難明於他事者也何以中才之心而斷世間必無長生之道哉若正以世人皆不信之使謂為無則世人之智者又何太多乎今若有識道意而猶修求之者詎必便是至愚而皆不及世人耶又或慮於求長生儻其不得恐人笑之以為暗惑若心所斷萬有一失而天下果自有此不死之道者不亦當復為得之者所笑乎日月有所不能照人心安足孤信哉抱朴子曰按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仙又云雖呼吸道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於死也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黃帝以傳元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

也受之者以金人魚投於東流水中以為約咳血為盟無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見此道也合丹當於名山之中無人之地結伴不過三人先齋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潔勿近穢污及與俗人往來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謗毀神藥藥不成矣成則可以舉家皆仙不但一身百世人不合神丹反信草木之藥草木之藥埋之即腐煮之即爛燒之即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見聞也葛兆蠡蠡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尸者乎合時又當祭祭自有圖法一卷也

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元黃用雄黃水礬石水原注一戎鹽鹵鹽礬石牡蠣赤石脂滑石胡粉本作十斤以爲六一泥刻本有封火之三十一日成服之七日仙又以元膏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斤火之亦成黃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

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

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

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斤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

第五之丹名曰領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至前

第六之丹名曰鍊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黃金

第七之丹名曰一作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使盆刻本有注云和服之九十九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刻本有注云

合火之即成黃金

第八之丹名曰伏丹服之即日仙也以此丹如棗核許持之百鬼避之以丹書門戶上萬邪眾精不敢前又辟盜賊虎狼也

第九之丹名曰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之疑書矣抱朴子曰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師也太清觀天經有九太平御覽九百八篇云其上三御覽御覽引篇不可教受作其中三御覽四篇世無足傳常沈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經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仙之人也能調和陰陽役使鬼神風雨驟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仙皆隸焉猶自言亦本學道服丹之所致也非自然也況凡人乎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為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民愚不信謂為虛言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豈能強生之乎凡人唯知美食好衣聲色富貴而已恣心盡欲奄忽終歿之徒慎無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謗真傳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篤信者可將合藥成以分之莫輕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為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成取百斤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別稱金各檢署之

禮天二十斤

日月五斤

北斗八斤

太乙八斤

井五斤

龍五斤

河伯十二斤

社五斤

門戶開鬼神清若各五斤凡八十八斤餘一十二斤以好草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放棄之於多人此字無處徑去無復顧凡用百斤外乃得恣意疑本作息恣用之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又曰長生之道當視四字以下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不在道引與屈伸也昇仙之要在神丹也知之不易為之實當難也子能作之可長存也近代漢末新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得仙其人木儒生有才思善著詩及丹經讚并序述初學道隨師本末列已所知識之得仙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作此太清丹小為難合於九鼎然是白日昇天之上法也合之當先作華池赤鹽良雪元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
 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
 三轉之丹服之一一年得仙
 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仙
 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
 七轉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
 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
 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
 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內朱見一斤於蓋下伏伺之候日精照之須臾翕然俱起煌煌輝輝藏本作輝神光五色即化為還丹取而服之一刀圭即白日昇天又九轉之丹者封塗之於土釜中糠火先文後武其一轉至九轉遲速各有日數多少以此知之耳其轉數少藏本作多則用其藥力不足故服之用日多得仙遲也其轉數多藥力成故服之用日少而得仙速也又有九光丹與九轉異法大都相似耳作之法當以諸藥合火之以轉五石五石者丹砂確黃白凡刻本作藥太平御覽曾青慈石也一石輒五轉而各成五色五石而二十五色各一兩而異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者取青丹一刀圭

和水以浴死人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內之藏本無死入立生也欲致行廚取黑丹和水以塗左手其所求如口所道皆自至可致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便長生不老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人生宿命盛衰壽夭富貴貧賤皆知之也其法俱在太清經中卷耳抱朴子曰其次有五靈丹經一卷有五法也用丹砂確黃雌黃御覽九百八十八石硫黃青礬石慈石或鹽太乙御覽此二字石硫黃青礬一泥及神室祭醮合之三十六日成又用五帝符以五色書之亦令人不死但不及太清及九鼎丹藥耳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張蓋躡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其法鼓冶藏本黃銅以作方諸以承取月中水以水銀覆之致日精火其中長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黃銅燧中覆以汞曝之二十日發而治之以井華水服如小豆百日百者皆能視此下之百日月病者自愈髮白還黑齒落更生又務成子丹法用巴沙汞置八寸銅盤中以土爐盛炭倚三隅藏本以枝盤以硫黃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服之不死又羨門子丹法以酒和丹一斤用酒三分和曝之四十日服之一日則三盡百病立下服之三年仙道乃成必有玉女二人來侍之可復使致行廚此丹可以厭百鬼及四方死人殃注害人宅及起土功妨人者懸以向之則無患矣又有立成丹亦有九首似九鼎而不及也其要一本更云取雌黃雄黃燒下其中銅鑄以為器覆之三歲淳苦酒上百日此器皆生赤乳長數分或有五色琅玕取理而服之亦令人長生又可以和菟絲菟絲是初生之根其形似菟掘取剋其血以和此丹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也又以朱草一服之能乘虛而行藏本朱草似小棗長三四尺枝葉皆赤莖如珊瑚喜生名山巖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立便可丸如泥久則成水以金投之名為金漿以玉投之名為玉漿上八字據

和玉體服之皆長生又有取伏丹法云天下諸水有名丹者有南陽之丹水之屬也其中皆有丹魚當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魚必浮於水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也網而取之可得之得之雖多勿盡取也割其血塗足下則可步行水上長居淵中矣又赤松子丹法取千歲蓂莪原注一作及櫻桃汁淹丹著不津器中練蜜蓋其口埋之入地三尺百日絞榨木亦實取汁和而服之令人面目鬢髮皆赤長生也昔中黃仙人有赤須子者豈非服此乎又石先生丹法取鳥獸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飲之陰乾百日并毛羽搗服一刀圭百日得壽五百歲又康風子丹法用羊鳥鵲卵雀血合少室天雄汁和丹內鵝卵中漆之內雲母水中百日化為赤水服一合輒益壽百藏本十歲服一升千歲也又崔文子丹法納丹鴛腹中蒸之服令人延年長服不死又劉元丹法以丹砂內元水液中日紫色握之不汚手又和以雲母水內管中漆之投井中百日化為赤水服一合得百歲久服長生也又樂子長丹法以青鉛丹合汞及丹砂著銅筒中乾瓦白滑石封之於白砂中蒸之八十日服如小豆三年仙矣原注一本又李文丹法以白素裹丹以竹汁煮之名紅泉乃浮湯上蒸之合以元水服之一合一年仙矣又尹子丹法以雲母水和丹密封致金華池中一年出服一刀圭盡一斤得五百歲又太乙招魂魄丹法所用五石及封之以六一泥皆似九丹也長於起卒死三日以還者折死者藏本二字折口內一丸與硫黃丸俱以水送之令人喉即活皆言見使者持節召之又采女丹法以免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桐子者大一丸日三至百自有神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又櫻子丹法以清酒麻油百華醴龍膏和封以六一泥以糠火煨之十日成服如小豆一丸盡劑得壽五百歲又墨子丹法用汞及五石液於銅器中火熬之以鐵匕撓之十日還為丹服之一刀圭萬病去身長服

不死又張子和丹法用鉛汞青水合封之蒸之於赤黍米中八十日成以棗膏和丸之服如大豆百日壽五百歲又綺里丹法先飛取五石玉塵合以丹砂汞內大銅器中煮之百日五色服之不死以鉛百斤以藥百刀圭合火之成白銀以雄黃水和之而火之百日成黃金或太剛者以猪膏煮之或太柔者以白梅煮之又玉柱丹法以華池天一閣本華池下和丹以曾青硫黃木覆之薦之內箭中沙中蒸之五十日服之百日玉女六甲六丁神女來侍之可役使知天下之事也又肘後丹法以一本有砂金華和丹乾瓦封之蒸八十日取如小豆按此如小豆置盤中向日和之其光上與日連服如小豆長生矣以投丹陽鋼中火之成金原注又一法以油汁又李公丹法用真丹及五石之水各一升和令如泥釜中火之三十六日出和以石硫黃液服之十年與天地相舉又劉生丹法用白菊花汁地楮神覽九百九十九引作血汁榨汁和丹蒸之三十日研合服之一年得五百歲老翁服更少年不可識少年服亦不老又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內雞子中漆合之令雞伏之三枚以王相日服之住年不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與新生雞大服之皆不復大鳥獸亦皆如此驗又陳生丹法用白蜜和丹內銅器中封之洗之井中一期服之經年不飢盡一斤壽百歲又韓家此字終丹法漆室和丹煎之服可延年久視立日中無影過此以往尚數十法不可具本論抱朴子曰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減九丹矣合之用古秤黃金一斤并用元明龍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遊女元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成水真其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授之於元君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齋戒百日不得與俗人相往來於名山之側東流水上別立精舍本百口成服一兩便仙若未欲去世且作地水仙之士者但齋戒百日矣若求昇天皆先斷穀一年乃服之也若服半兩則長生不死萬毒百毒不

抱朴子內外篇

七

能傷之可以畜妻子居官秩任意所欲無所禁也若復欲昇天者乃可齋戒一本有齋戒一年四字非更服一兩便飛仙矣以金液為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水銀一味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炊之六十時皆化為丹服如小豆大便仙以此丹一斤置火上扇之化為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劍辟兵萬里以此丹金為盤碗飲食其中令人長生以承日月得液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不死以金液和黃土內六一泥甌中猛火炊之盡成黃金中用也復以火炊之皆化為丹服之如小豆可以入名山大川為地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立成銀以銀一兩和鉛一斤皆成銀受金液經投金人入兩一本八於東流水中飲血為誓乃告口訣不如非法盜其方而作之終不成也凡人有至信者可以藥與之不可輕傳其書必兩受其殃天神鑒人甚近人不知耳抱朴子曰九丹誠為仙藥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藥甚多若四方清通者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物不可得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液唯金為難得耳古秤金一斤於今為二斤率不過直三十許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具又不起火但以置華池中日數足便成矣都可用四十萬而得一劑可足八仙人仙誤也然其中稍少合者其氣力不足以相化成如釀數升米酒必無成也抱朴子曰其次有餌黃金法雖不及金液亦遠不比他藥也或以豕負革筋及酒鍊之或以糯皮治之或以荆酒磁石消之或有可引為巾或立令成水服之或有禁忌不及金液也或以雄黃雌黃合餌之可引之張之如皮皆地仙法耳銀及蚌中大珠皆可化為水服之然須長服不可供故皆不及金液也抱朴子曰合此金液九丹既當用錢又宜入名山絕人事故能為之者少且亦千萬人中時常有一人本得其經者故凡作道書者

抱朴子內篇

七

略無說金丹者也第一禁勿令俗人之不信道者謗誣評毀之必不成也鄭君言所以爾者合此大藥皆當祭祭則太乙元君老君元女皆來鑒省作藥者若不絕跡幽僻之地令俗間愚人得經過聞見之則諸神便責作藥者之本不遵承經戒致令惡人有謗毀之言則不復佑助人而邪氣得進藥不成也必入名山之中齋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魚不與俗人相見爾乃可作大藥作藥須成乃解齋不但初作時齋也鄭君云老當是左君告之言請小山皆不可於其中作金液神丹也凡小山皆無正神為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老物血食之鬼此輩皆邪烝不念為人作福但能作禍善試道士道士須當以術辟身及府從弟子然或能壞人藥也今之醫家每合好藥好膏皆不欲令雞犬小兒婦人見之若被諸物犯之用便無驗又染絲者惡惡目者見之皆失美色況神仙大藥乎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為此也又按仙經可以精思合作仙藥者有華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山女几山地肺山王屋山抱嶺山安丘山潛山青城山本峨眉山本山本雲臺山本浮山本陽駕山本黃金山本龍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本括蒼山此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難不但於中以合藥也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必助之為福藥必成若不得登此諸山者海中大島嶼若會稽之東翁洲本宣洲本紇嶼本洲字及徐州之萃本荖洲泰光洲鬱洲皆其次也今中國名山不可得至江東名山之可得任本者有霍山在晉安長山太白在東陽四望山大小天台山蓋竹山括蒼山並在會稽抱朴子曰子泰大臣之子孫雖才不足以經國理物然嗜類之好進趨之業而所知不能遠余者多揮翻雲漢耀景辰本登霄者矣余所以絕慶弔於鄉黨棄當世之榮華者必欲遠登名山成所著子書次則合神藥規長生故也俗人

抱朴子內篇

三

莫不怪予之委桑梓背清塗而躬耕林藪手足胼胝謂予有狂惑之疾也然道與世事不並與若不廢人間之務何得修如此之志乎見之誠了執之必定者亦何憚於毀譽豈移於勸沮哉聊書其心示將來之同志尚者云後有斷金之徒所捐棄者亦與余之不異也小神丹方用真丹三斤白蜜六斤攪合日暴煎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許十九丸未一年髮白者黑齒落者生身體潤澤長肌服之不老老翁成少年長生不死矣小丹法丹一斤搗篩淨苦酒三升漆二升凡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再服三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膚強堅千日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形易容變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也小餌黃金法鍊金內清酒中約二百過出入即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制刻本之內清酒中無數也成服之如彈丸一枚亦可二丸分為小丸服之三十日無寒温神人王女侍之銀亦可餌之與金同法服此二物能居名山石室中者一年即輕舉矣止人間服亦地仙勿妄傳也兩儀子餌消黃金法猪鬃茸脂三斤淳苦酒一升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土爐以金置脂中百入百出苦酒亦兩食減本一斤壽藏天地食半斤壽二千歲五兩壽千二百歲無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日作服之神良勿傳示人示人令藥不成不神欲去當服丹砂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四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眾吾聰明豈能過人哉適偶有所偏解猶鶴知夜半燕知戊己而未必達於他事也亦有以較驗知長生之可得仙人之無種耳夫道之妙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減本有說昔庚桑賡厭文字字疑于蘆顏勤苦彌久及受大訣諒有以也夫圍首合氣孰不樂生而畏死哉然榮華勢利誘其意素顏玉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耳受惡利害擾其神功名聲譽束其體此皆不召而自來不學而已成自非受命應仙窮理獨見識變通於常事之外運清鑒於元漠之域寤身名之親疎悼過際之電速者豈能棄交修除抑遺嗜好割目下之近欲修難成之遠功哉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留矣方之於燭燭燃則火不居矣身刻本則神散氣竭則命終根竭枝繁則青去木矣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夫逆者無反期既朽無生理達道之士良所悲矣輕重陰豈不有以哉故山林養性之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高於贊堯方簡物乎蠅翼豈苟為大言而強薄世事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忘耳是以遐棲幽通翰麟掩謙過欲視之目遺損明之色社思音之耳遠亂聽之聲滌除元覽守雌抱一專氣致柔鎮以恬素遣散戚之邪情外得失之榮辱割厚生之脂毒謠多言於樞機反聽而後所聞做內視而後見無厭養靈根於冥鈞除誘慕於接物削斥淺務御以愉慎為乎無為以全天理兩乃咬吸寶華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明堂飛元始以鍊形采靈液於金梁長驅白而留青凝澄泉於丹田引沈珠於五城瑞鼎俯鸞藻禽仰鳴現華擢頤天鹿吐瓊懷重現於絳宮潛九光於洞冥雲蒼疑疑鬱而連天長谷港而交經履躡兌允召呼六丁坐臥紫房咀吸金英唯唯

抱朴子內篇卷之五

披八

至理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眾吾聰明豈能過人哉適偶有所偏解猶鶴知夜半燕知戊己而未必達於他事也亦有以較驗知長生之可得仙人之無種耳夫道之妙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減本有說昔庚桑賡厭文字字疑于蘆顏勤苦彌久及受大訣諒有以也夫圍首合氣孰不樂生而畏死哉然榮華勢利誘其意素顏玉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耳受惡利害擾其神功名聲譽束其體此皆不召而自來不學而已成自非受命應仙窮理獨見識變通於常事之外運清鑒於元漠之域寤身名之親疎悼過際之電速者豈能棄交修除抑遺嗜好割目下之近欲修難成之遠功哉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留矣方之於燭燭燃則火不居矣身刻本則神散氣竭則命終根竭枝繁則青去木矣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夫逆者無反期既朽無生理達道之士良所悲矣輕重陰豈不有以哉故山林養性之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高於贊堯方簡物乎蠅翼豈苟為大言而強薄世事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忘耳是以遐棲幽通翰麟掩謙過欲視之目遺損明之色社思音之耳遠亂聽之聲滌除元覽守雌抱一專氣致柔鎮以恬素遣散戚之邪情外得失之榮辱割厚生之脂毒謠多言於樞機反聽而後所聞做內視而後見無厭養靈根於冥鈞除誘慕於接物削斥淺務御以愉慎為乎無為以全天理兩乃咬吸寶華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明堂飛元始以鍊形采靈液於金梁長驅白而留青凝澄泉於丹田引沈珠於五城瑞鼎俯鸞藻禽仰鳴現華擢頤天鹿吐瓊懷重現於絳宮潛九光於洞冥雲蒼疑疑鬱而連天長谷港而交經履躡兌允召呼六丁坐臥紫房咀吸金英唯唯

秋芝朱華翠莖晶品珍膏溶溢背零治飢止渴百病不萌遺遺戊己燕和飲平拘魂制魄骨填體輕故能策風雲以騰虛並混與而未生也然梁塵之疑非可求之疑疑脫漏刻山雷洞徹非可致之於造次也患於聞之者不信信之者不為為之者不終耳夫得之者甚希而隱不成者至多而顯世人不能知其隱者而但見其顯者故謂天下果無減本仙道也抱朴子曰防堅則水無滲棄之費脂多則火無燼曜之患龍泉以不割常利意林斤斧以日用速擊隱雪以違暖經夏藏冰以居深過暑單帛以慢鏡不灼凡卉以偏覆越冬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為瓦則與二儀齊其久焉柞櫨作櫨速朽者也而燔之為炭則可億載而不敗焉棘豚以優畜載本晚卒良馬以勝峻早斃寒蟲以適已倍壽南林以處温長茂接熟氣則彫瘁於凝霜值陽和則鬱蕩而條秀物類一也而榮枯異功豈有秋收之常限冬藏之定例哉而人之受命死生之期未若草木之於寒天也而延養之理補救之方非徒温煖之為淺益也久視之効何為不然而世人守近習隘以仙道為虛誕謂黃老為妄言不亦惜哉夫愚夫乃不冝信湯藥鍼艾況深於此者乎豈曰命辭扁鵲和緩倉公之流必能治病河不勿死又曰富貴之家豈乏醫術而更不壽是命有自然也乃責如此之人令信神仙是使牛緣木馬逐鳥也抱朴子曰召魂小丹三使之丸及五英八石小小之藥或立消堅冰或入水自浮能斷絕鬼神禳却虎豹破積聚於腑臟迫二豎於膏肓起瘳死於委尸返驚魂於既逝夫此皆凡藥也猶能令已死者復生則彼上藥也何為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虢太子於既殞胡至活絕氣之蘇武淳于能解顛以理腦元化能剖腹以解胃文學行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納赤餅此醫家之薄技猶能若是豈況神仙之道何所不為夫人所以死者損也老者當生也也即下文所謂者非刻本無百病所害也毒惡所中也邪氣所傷也此二字更非

抱朴子內篇 卷五

六

風冷所犯也今道引氣還精補髓飲食有度與居
 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一柱 疑作天禁戒帶佩符印
 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可以免此六害今醫
 家通明腎氣之丸內補五絡之散骨填芎藭之煎黃
 著建中之湯將服之者皆致肥丁漆葉青紫當作茶
 結凡弊之草焚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猶
 能持鍼以治病此近代之實事以史所記注者也又
 云有吳普者從華陀受五禽之戲以代導引猶得百
 餘歲此皆藥術之至淺尚能如此況於用其妙者耶
 今語俗人云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款冬紫宛可以
 治欬逆荳蘆貫衆之熱九蟲當歸芍藥之止絞痛秦
 膠獨活之除八風昌蒲乾薑之止疑去痺濕菟絲花
 蓉之補虛乏甘遂葶藶之逐痰癖括樓黃連之愈消
 渴薺尼甘草之解百毒蘆如益熱詳未之護衆創麻黃
 大青之主傷寒俗人猶謂不然也寧熟生諸稽分著
 問崇不有信良醫之攻疾本有病反用巫史之紛若
 況乎告之以金丹可以度世芝英可以延年哉昔留
 侯張良吐出奇策一代無有智慮所及非淺近人也
 而猶謂不死可得者也其聰明智用非皆不逮世人
 而日吾將棄人間之事以從赤松游耳遂修導引絕
 穀一年規輕舉之道坐呂后逼隄從求安太子之計
 良不得已為畫致四節之策果如其言呂后德之而
 逼令強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國秘記云良
 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本師四
 皓角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仙人也良悉從受其神
 方雖為呂后所強飲食尋復修行仙道密自度世但
 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國之言則良為得仙
 也又漢丞相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
 十歲此蓋道之薄者而蒼為之猶得中壽之三倍況
 於備術行諸秘妙何為不得長生乎此事見於漢書
 非空言也抱朴子曰服藥雖為長生之本若能兼行
 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
 得數百歲然又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

抱朴子內外篇 卷五

全

之術屢為勞損則行氣難得力也夫人在氣中氣在
 人中自天地至於萬物無不須氣以生者也善行氣
 者內以養身外以却惡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吳越
 有禁呪之法甚有明驗疑本多耳疑有知之者
 可以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床而已不染又以羣從
 行數十人皆使無所畏此是炁可以禳天災也或有
 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擲人以火燒人屋舍或
 形見往來或但聞其聲音語而善禁者以炁禁之
 皆即絕此是炁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蛇
 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善禁者以炁禁之能
 辟方數十里上伴信皆使無為害者又能禁虎豹及
 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炁禁金瘡血即登止又能
 續骨連筋以炁禁白刃則可蹈之不傷刺之不入若
 人為蛇虺所中以炁禁之則立愈近世左慈趙明等
 以炁禁水水為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上然火煮
 食食之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炁
 吹之釘即漏射而出又以炁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
 令一人手探攪取錢而手不灼爛疑本非禁水若
 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盡不得蒸
 熟又禁犬令不得吠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
 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
 還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
 刃者可禁毒有善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
 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
 勁木白棒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格彼山
 賊恃其善禁者了不能一本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
 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打賊者乃有萬計夫
 炁出於形用之其効至此何疑不可絕殺治病延年
 養性乎仲長公理者才達之士也著昌言亦論行炁
 可以不飢不病云吾始者未之信也至於為之者盡
 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以
 心馳於世務思銳於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與
 吾同此疾也昔有明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

之不捷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諫者曰夫
 所憂者莫過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喪其生亦
 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諫其諫辭則此為良說
 矣疑向有諫則本此下疑使彼有不死之方若吾
 所聞行炁之法則彼說師疑術疑之死者未必不知
 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為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
 無不死之法者也又云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
 久乃與家人辭去其始步稍高遂入雲中不復見此
 所謂舉形輕飛白日昇天仙之上者也陳元方韓元
 長皆穎川之高士也與密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
 有仙者蓋各以其父祖及見卜成者成仙昇天故耳
 此則又有仙之一證也按卜當作上後漢書方術傳
 姓疑者是公
 字之誤耳

抱朴子內篇卷之五

抱朴子內篇卷之六

微言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信著述殊別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聞取舍之細事沈浮過於金羽阜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辨焉豈況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元陰幽夜之地蒙蓋芒髮之物不以爲難見本馬荀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炤灼嵩岱于雲之峻峭猶不能察焉黃老元聖深識獨見開秘文於名山受仙經於神人蹶埃塵以遺累凌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堅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若明小修則小得大爲則大驗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茶蓼而不識粘蜜酣於醕醪而不賞醇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畜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損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仙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奇毛通骨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之壽目不接見神仙耳不獨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元妙於心得遲逸鑒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具資無謀夕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同狗頓之策取議論者其理必也抱痾疾而言精和鵠之技屢奔北而稱究孫吳之策人信者以無效也余答曰夫寸簡林意引作蚘按蚘蚘皆非也當作蚘林意蚘者井中小蟲也見兩雅邪注汎迹濫二字誤倒意爲是則木篇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端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宙之恢闊以爲空言必不肖信也若令吾服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紫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哉今見我又斯呼爲天神地祇異類之人豈謂我爲學之所致哉姑本馬荀所以先覺挽引同志豈強令吾子之徒

抱朴子內篇 卷六

一〇四

一〇五

皆信之哉若令家戶有仙人屬目比肩吾子雖蔽亦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爲無耳世人信其臆斷仗其短見自謂所度事無差錯習乎所致怪乎所希提耳指掌終於不悟其來尚矣豈獨今哉或曰屢承嘉談足不以疑於有仙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爲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難以及易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葉不涸地而求柯條千雲淵源不涸窮而求湯流萬里者未之有也是故本字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得也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費重不可卒辦也質精愛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術繁多誠難精備除置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爲善抱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知也蓋藉衆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論之猶世主之本字治國焉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論之猶工匠之爲車馬較輻軸轄其或也也則爲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接邪惡使尙書不日之舉志不可以子絃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札待鋒刃也何者五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賴也又患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知元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唯導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成就由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消工棄日而所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性慈鈍所知殊尚淺近使強入名山履冒毒螫屢被中傷恥復求遠或爲虎狼所食或爲魍魎所殺或餓

抱朴子內篇 卷六

一〇六

而無絕殺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問素狹又不盡情以教之因告云爲道不在多也夫爲道不在多自爲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虛待不必之大事而不修交益之小術乎本字猶作家云不專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手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多儲果蔬乎本字如此是以斷穀辟兵厭功其魁禁禦百毒治疫瘧疾入自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況過此者何可不聞乎或曰敢問欲修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魂本字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享人祭醮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原注或曰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穆公本字皆親受金策於上帝有上帝之明徹山川草木井竈滂池猶皆有精氣及人身中疑此下况天地爲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賢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愆人之苦窮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己不候詭陰賊如此乃爲有德受福於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殺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變曲枉直廢

公為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使克賢者誅戮降伏誣仙誣聖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射胎破卵春夏燻獵罵詈神靈教人為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使人自功壞人住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放火水以衛害人迫脅羸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富不公不平淫伏傾邪凌孤暴寡拾遺取施欺詐詐詐奸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說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貨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潔欲餉他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偽雜真採取姦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嘯歌嘲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筭紀筭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筭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藏本無奪紀二字疑有厥若筭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以當填之以致死喪但不即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驚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劫盜及遺失器物藏本作及行或遺失器物自營營業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費當今足以盡其所取之直也故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殺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飢鴆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矣其有自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困以解之若以罪加人則當思薦達賢人以解之皆一倍於所為則可便受吉利轉禍為福之道也能盡不犯之則必延年益壽學道速成也夫天高而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必得吉報羊公積德布施誦乎皓首乃受天墜之金蔡順至孝感神應之郭巨煞子為親而獲鐵券之重賜然善事難為惡事易作而愚人復以項託伯牛輩謂天地之不能辨臧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未必有內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若以蒼麥之生而死而疑陰陽之大氣亦不足以致速也蓋上士所以密勿而

抱朴子內篇

僅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絕迹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將何以却朝夕之患防無妄之災乎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葉薰草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為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偏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賦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藏本有亦有況一房乎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為何所在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沈不浮絕險無邊舉鬼十引作崔嶠和氣網羅神意並游王井泓邃灌漑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由離坎列位元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實寶珠寶如珠金玉嵯峨醴泉出隅逐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喬松可倚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元氣御覽引飄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往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秘子精思之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於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匹立之命門形不卒漏乎妙矣難致詰此先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或曰問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為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令失實或亦效偽造作虛妄以欺誑世人隱藏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而却禍致福乎

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欲縱情恣欲不能節宜則伐年命善其術者則能却走馬以補腦還陰丹以朱腸采玉液於金池引藏本三五於華梁令人老有美色終其所稟之天年而俗人間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輕恣情性故美為之說亦不可盡信也元素論之水火水火煞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知舊脫知字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耳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為益不必如其書人少者能為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抱朴子內篇

抱朴子內篇卷之六

抱朴子內篇卷之七

塞難

守一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為使喬松凡人受不死之壽而周孔大聖無父視之祚故抱朴子曰命之脩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為任物自然無親無疎無彼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亦不信仙道不信仙道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易子谷非天所能營猶金石之消於爐冶瓦器之甄於陶窰雖由之以成形而鋼鐵之利鈍齏麁之邪正適遇所遭非復爐窰之事也或人難曰良工所作皆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為而云人生各有其值非彼吳蒼所能匠成愚甚感焉未之敢許也抱朴子答曰渾茫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或降而靜彼天地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自然與彼天地各為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有天地之大故覺萬物之小有萬物之小故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包圍五臟而五臟非腹背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氣而血氣非肌膚之所造也天地雖含養萬物而萬物非天地之所為也譬猶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山林非有事焉魚鼈之無此託水澤以產育而水澤非有為焉俗人見天地之大也以萬物之小也因曰天地為萬物之父母萬物為天地之子孫夫豈生於我豈我之所作故豈非我不生而我非豈之父母豈非我之子孫蟻蠅之育於醴醴芝橘按橘當作橘即謂記之橘也廣韻之產於醴醴芝橘木耳別名可記橘也之產於木石蛭蠅之滋於汚淤翠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也萬物盈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天有日月寒暑人有瞻視呼吸以遠近況以此推彼人不能自知其體老少痛痒之何故則彼天亦不能自知其體盈縮災祥之所以人不能使耳目常聰明榮衛不較閱則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失序由茲論之大壽之事果不在天地仙與不仙決非

在所值也夫生我者父也振我者母也猶不能令我形器必中適容必妖按妖當作醜醜性理必平和智慧必高遠多致我氣力延我年命而或殘軀延弱或且黑且醜或聾盲頑嚚或枝離劬蹇所得非所欲也所欲非所得也況乎天地遠闊者哉父母猶復其遠者我也自有身不能使之永壯而不老常健而不疾喜怒不失宜謀慮無悔吝故授按授當作受氣流形者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餘則莫有親密乎此者也其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益於我矣天地亦安得與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則宜皆好而無惡惡成而無敗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頃按頃當作頃楊無春彫之悲矣子以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祚益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聖之為德德之至也天若能以至德與之而使之所知不全按當如不功業不建位不霸王壽不盈百此非天有為之驗也聖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也賢不必壽愚不必夭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死無常分盛德哲人秀而不實實公庸夫年幾二百伯牛廢疾子夏喪明盜跖窮凶而自首壯騫極惡而黃髮天之無為於此明矣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老子曰神仙之可學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說誕而難用抱朴子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之聖也儒教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談者咸知按本有上高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澆散何獨重仲尼而輕老子乎是玩華藻於木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何異乎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荆山不知淵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荆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養性者道之餘也禮樂按禮樂當作禮樂禮樂者儒之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易俗不唯損讓與盤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未可專信而老子未

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陽願比老彭又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非空言也與顏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而後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抱朴子曰以此觀之益明所稟有自然之命所尚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元妙貴異而不能挹酌清虛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之內其所諮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安能請求仙法耶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聖於世事而非能沈靜元默按此字本無守無為者也故老子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于俗情非學仙之人也夫栖栖按本棲栖時仰悲鳳鳴俯歎鮑瓜沾之恐不售抗慨思執鞭亦何有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闊哉或曰儒道之業孰為難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難中之易也夫棄交遊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祿按此祿祿作祿仕與上文字下割榮爛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文耳已喜取為韻 割榮爛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恬愉靜退獨善守己誘來不咸譽至不喜觀費不欲居賤不取此道家之難也出無慶弔之望入無瞻視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思於律歷意不為推步之苦心不為藝文之役眾煩既損和氣自益無為無慮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謂難中之易矣夫儒者所修皆憲章成事出處有則語默隨時師則循按本此字比屋而可求按本作封書則因解注以釋疑此儒者之易也鈞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云云德行積於衡巷忠按本忠普謀作貞盡於事君仰馳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為不通月言不正則褒貶不分舉趾為世人之所則動履為天下之按本無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謂易中之難矣篤論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約易吾以思其難矣將舍而從其易焉世之談吾者則比肩皆是也可與得意者則未見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吾亦

未謂之為希矣或曰余閱見知名之高入洽聞之碩
 儒果以窮理盡性研擧有無者多矣未有言年之可
 延仙之可得者也先生明不能並日月思不能出萬
 夫而據長生之道未之敢信也抱朴子曰吾庸夫近
 才見淺聞寡豈敢自許以拔羣獨識皆勝世人乎顧
 曾以顯而求諸乎隱以易而得之乎難較其小驗則
 知其大效觀其已然則明其未試耳且夫世之不信
 天地之有仙者又未肯規也幸有經俗之才當塗之
 伎涉覽篇籍助教之書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猥之
 所惑則謂眾之所疑我能獨據本斷之機兆之未
 朕我能先覺之是我與萬物之情無不盡矣幽昏冥
 昧無不得也我謂無仙必無矣自來如此其堅固
 也吾每見俗儒碌碌守株之不信至事者皆病於頗
 有聰明而偏枯拘繫以小點自累不肖當作為純在
 乎極暗而了不別菽麥者也夫以管窺之狹見而孤
 塞其聰明之所不及是何異以一尋之綆汲百仞之
 深不覺所用之短而云井之無水也俗有聞猛風烈
 火之聲而謂天之冬雷見遊雲西行而謂月之東馳
 人或告之而終不悟信此信已之多者也未聽聲者
 莫不信我之耳焉視形者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
 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果不足信也況乎
 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於視聽而以己心
 之所得必固世間至遠之事謂神仙為虛言不亦藏
 哉抱朴子曰妍媸據本有定矣而憎愛異情故兩目
 不相為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故兩耳不相
 為聽焉真偽有質矣而趨舍舛忤故兩心不相為謀
 焉以醜為美者有矣以濁為清者有矣以失為得者
 有矣此三者乖殊炳然可知如此其易也而彼此終
 不可得而一焉又況乎神仙之事事之妙者而欲令
 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知又何貴
 乎達者哉若待俗人之息妄言則俟河之清未為久
 也吾所以不能默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致耳其
 不移者古人已未如之何矣抱朴子曰至理之未易

抱朴子內外篇

明神仙之不見信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太上自然知
 之其次告而後悟若夫聞而大笑者則悠悠皆是矣
 吾之論此也將有多敗之悔失言之咎一作咎乎夫
 物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蓋盛陽不能榮枯朽之木
 神明不能變沈溺之性子貢不能悅祿按祿當作
 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用錄守義正義司馬之野人古公
 不能擇欲地之戎狄實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行
 章甫不售於蠻越赤鳥不用於鴛夷何可強哉夫見
 玉而指之載本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
 識焉見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
 辨焉所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損之不可減
 也所以貴德者以其開毀而不慘見譽而不悅也彼
 誠以天下之必無仙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諍諍之
 彌久而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紛紜而無救於不解
 果當從連環之義乎

抱朴子內篇卷之七

明神仙之不見信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太上自然知
 之其次告而後悟若夫聞而大笑者則悠悠皆是矣
 吾之論此也將有多敗之悔失言之咎一作咎乎夫
 物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蓋盛陽不能榮枯朽之木
 神明不能變沈溺之性子貢不能悅祿按祿當作
 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用錄守義正義司馬之野人古公
 不能擇欲地之戎狄實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行
 章甫不售於蠻越赤鳥不用於鴛夷何可強哉夫見
 玉而指之載本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
 識焉見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
 辨焉所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損之不可減
 也所以貴德者以其開毀而不慘見譽而不悅也彼
 誠以天下之必無仙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諍諍之
 彌久而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紛紜而無救於不解
 果當從連環之義乎

抱朴子內篇卷之八

釋滯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仙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兼濟
 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答
 曰要道不煩所為鮮耳但思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
 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兼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
 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
 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
 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持才力
 不能並成則棄置據本作替人問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
 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為大夫八
 百年然後西逾流沙伯陽為柱史甯封為陶正方回
 為閭士呂望為太師仇生仕於股馬丹官於晉范公
 霸越而泛海琴高執芴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
 公藏器於小吏舊本作史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
 於朝隱蓋有餘力故也據本無何必修於山林無此
 字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亦有心安靜默性惡
 諛諛以縱逸為歡以榮任為戚者帶索藍縷茹草擔
 薪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苟生不懼速死辭千金
 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為猶常如此况又加之
 以知神仙之道其亦必不肯役身於世矣各從其志
 不可一概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謂一言之善貴於
 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己之臧否耳至於告人
 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若彼常人之善
 言也則奚徒千金而已乎設使有困病垂死而有能
 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為宏恩重施矣今若按仙經
 飛九丹水金玉則天下皆可令不死其惠非但活一
 人之功也黃老之德固無量矣而莫之克識謂為妄
 誕之言可歎者也抱朴子曰欲求神仙唯當得其至
 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炁服一大藥便是亦不用多
 也然此三事復有淺深不值明師不經勤苦亦不可
 倉卒而盡知也雖云行炁而行炁有數法焉雖曰房
 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言服藥而服藥之

抱朴子內篇卷八

方略有千條焉初以授人皆從淺始有志不息勤勞可知方乃告其要耳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瘡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飢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以鼻口呼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此字無吐之當重有及引之皆不欲令已作自耳聞其炁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為候也漸習轉增其心數久久可以至于千則老者更少年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時也故曰仙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為生炁從日中至夜半六時為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善用炁者噓水水為之逆流數步噓火火為之滅噓虎狼虎狼伏而不得動起噓蛇蛇噓蟻而不去若他人為兵刃所傷噓之血即止間有為毒蟲所中雖不見其人遍為噓祝我之手男噓我左女噓我右而彼人雖在百里之外即時皆愈矣又中惡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登時差也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靜以修其道耳又行炁大要不欲多食及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炁強雞閉又禁志怒多志怒則炁亂既不得溫或令人發

歌故步有能為者也予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炁胎息故耳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眾病或以采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絕陰陽二字不交則坐致癩閉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慎若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為之而不以此自傷煞者也元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斃事終不至要者若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

者以勤行求之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信道者非臆斷之談也余復未盡其說矣一塗之道士或欲專守交接之術以規神仙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甚矣抱朴子曰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而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既不周悉其所證按又不著明皆闕所要而難理解之又深遠不足以演暢微言開示慎悛勸進有志教戒始學令知元妙之塗徑禍福之源流也徒誦之萬遍殊無可得也雖欲博涉然其詳擇其善者而後留意至於不要之道書不足尋繹也未學者或不別作者之淺深其於名為道家之言便寫取累箱盈筐盡心思索其中是探燕巢而求鳳卵搜井底而捕鱗按離當作解脫情為離離之離離氏家訓書證論後漢書三傳尚書大傳注疏或為離離也其所字正而改之為離離字失之遠矣離離加至勤非其所有也不得必可施用無效消棄日月空有疲困之勞了無錙銖之益也進失當世之務甚無長生之効則莫不指點之日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下果無不死之法也而不知彼之求仙猶臨河羨魚而無網罟非河中之無魚也又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泛論較略耳其中了不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為徒勞耳又況不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筆華難祖述黃老憲章元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或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為福後以死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億里矣豈足耽耽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采以供給碎用充御卒之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為窟藪不亦惜乎或曰聖明御世唯賢是寶而學仙之士不肖進官人皆修道誰復佐政事哉抱朴子曰昔聖主而山栖者巢許所以稱高也遭有道而遁世者莊伯所以為貴也軒轅之臨天下可謂至理也而廣成不與焉唐堯之有四海可謂太平也而偃佺不佐焉而德化不以之損也才

子不以之乏也天乙革命而務先負石以投河姬武剪商而夷齊不食於西山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陋巷魏文之隆而千木散髮於西河本傳作四老鳳散於商洛而不妨大漢之多士也周黨麟時於林藪而無損孝文富有之刑厝也夫寵貴不能動其心極富不能移其好濯纓滄浪不降不辱以芳林為臺樹峻岫為大廈翠蘭為網牀綠葦為帷帳被褐代袞衣薇蕨當嘉饌非躬耕不以充飢非妻織不以蔽身千載之中時或有之況又加之以委六親於邦族捐室家而不顧肯榮華如棄跡絕可欲於智心凌嵩峻以獨往侶影響於名山內視於無形之域反聽乎至寂之中八極之內躬違幾人而吾子乃恐君之無臣不亦多憂乎或曰學仙之士獨潔其身而忘大倫之亂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余恐長生無成功而罪苦將見及也抱朴子曰夫非人石戶善卷子州皆大才也而沈道放逸養其浩然昇降不為之虧大化不為之缺也況學仙之士未必有經國之才立朝之用得之不加塵露之益棄之不覺毫釐之損者乎方今九有同宅而幽荒來任元凱委積無所用之士有待次之滯官無暫曠之職勤久者有遊彼之歎勤高者有循資待漏之屈濟濟之盛莫此之美一介之徒非所乏也昔子晉舍視膳之役棄儲貳之重而靈王不責之以不孝尹生委衿帶之職違式過之任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誠亮其非輕世薄主直以所好者異匹夫之志有不可移故也夫有道之主含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同出處之各有性不逼不禁以崇光大上無嫌恨之偏心下有得意之至歡故能嘖聲並揚於罔極貪夫聞風而懼也吾聞昇風起則雲縹息世道夷則奇士退今本傳變亂既平休牛放馬烽燧滅影于戈載戰繁弱既韜虛鶴將烹子房出元帷而反閭巷信越釋甲冑而修魚釣況乎學仙之士萬未有一國家各此以何為哉然其事在於少思寡欲其業在於全身久壽非爭競之醜無傷俗

之負亦何罪乎且華霍之極大滄海之混濛其高不
俟翔埃之來其深不抑行潦之注撮壤土不足以減
其峻挹蘇本水不足以削其廣一世不過有數仙
人何能有損人物之執掌乎或曰果其仙道可求得
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聖人何以不度世
上智何以不長存若周孔不知則不可為聖若知而
不學則是無仙道也抱朴子答曰人生星宿各有所
值既詳之於別篇矣子可謂戴盆以仰望不睹七曜
之炳察暫引領於大川不知重淵之奇怪也夫五經
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特為吾子
略說其萬一焉雖大笑不可止局情難卒開蘇本且
令子問其較略焉夫天地為物之大者也九聖共成
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善易者周天
之度數四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凡為幾里上何所
極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遲疾九道所
乘蘇本作明脩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薄蝕四
七凌犯彗孛所出氣矢之異景老之祥辰極不動鎮
星獨東義和外景而熱望舒內鑿而寒天漢仰見為
潤下之性濤潮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占喜怒哀
之情雲動氣起合吉凶之候機槍尤矢旬始絡繹蘇本
天鋒及格澤也四鎮五殘天狗歸邪或以示成或以
正敗明易之生不能論此也以次問春秋四部詩書
三禮之家皆復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有
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郊萌七曜記之悉矣余將問之
曰此六家之書是為經典之教乎彼將曰非也余又
將問曰甘石之徒是為聖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則人
生而戴天誦老履地而求之於五經之上則無之索
之於周孔之書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為虛妄乎天地
至大舉目所見猶不能了況於元之又元妙之極妙
者乎復問俗人曰夫乘雲翺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
巢居穴處獨目三首馬鬣蘇本瓜瓜蘇本狗蹄脩臂交股黃
池無男穿胸旁口廉君起石而沈土船蘇本沙壹
蘇本蘇本木目非而生羣龍支網地出壯蘇本作宇

抱朴子內外篇 八

二四七

天墮蘇本一作墮飛犬言山徙社移三軍之眾一朝盡
化君子為鶴小人成沙女蘇本原注一倚枯賦蘇本作二今
校負抱柱蘇本柱今校正寄居之蟲委甲步肉二首之蛇
弦之為弓不灰之木不熱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
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填海元讓遞生蘇本按元當火
浣之布切玉之刀炎冰吐烈磨泥澆水枯灌化形山
變前跟石脩九首畢方人面少千之勃伯率聖烟之
役蕭霜西羌以唐景典鮮卑以乘蘇本按來富而蠱飛
以神錄王庸蜀以流尸帝鹽神嬰來蘇本按來富而蠱飛
縱目世變於荆岫五丁引蛇以傾峻肉甚蘇本內其
翅於三海金簡玉字駸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
文蘇本按又當作合事石之中凡此奇事蓋以千計五經
所不載周孔所不說可皆復云無是物乎至於南人
能入柱以出耳禦寇停肘水而控弦伯昏躡億伊而
企踵呂梁能行歌以憑淵宋公克象葉以亂真公輸
飛木鴉之翩翩離朱觀毫芒於百步貴復効臂力於
萬鈞越人摘鍼以蘇死豎亥超迹於累千邱人奮斧
於鼻望仲都祖身於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為也復
可以為無有乎若聖人誠有所不能則無怪於不得
仙不得仙亦無妨於為聖人為聖人偶所不聞何足
以為攻難之主哉聖人或可同去留任自然有身而
不私有生而不營存亡任天長短委命故不學仙亦
何怪也

抱朴子內篇 卷八

二四八

抱朴子內篇卷之八

抱朴子曰道者涵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
猶為有焉論其有則萬物尚為無焉隸首不能計其
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髮髣吳札晉野竭聽不能尋其
音聲乎窈冥之內猶猶猶寫誤也蘇本蘇本狗猪作涉
諸疾走不能迹其兆朕乎宇宙之外以言乎邇則周
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
為聲之聲為響之響為形之形為影之影方者得之
而靜負者得之而動降者得之而俯昇者得之以仰
強名為道已失其真況復乃千割百判億分萬析使
其姓號至於無垠去道遠遼不亦遠哉俗人不能識
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人能淡默恬愉不染
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願其神以素掃滌滌慕收之
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
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禳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
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無俟於彼也忠乎凡夫不
能守真無杜遏之檢括愛嗜好之搖奪蘇本作策馳騁流
邁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誘於可
欲而天理滅矣感乎見聞而純一遷矣心受制於奢
玩情濁亂於波蕩於是有所傾越之災有不振之禍而
徒烹宰肥膈沃醢醢醢金伐革謳歌踴躍拜伏藉
額守請虛坐求乞福願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
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役用煎煎於形氣刻
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蘇本此字無請命變起膏肓
而祭禱以求痊當風臥濕而謝罪於靈祇飲食失節
而委禍於鬼魅最爾之體自貽茲患天地神明曷能
濟焉其烹牲馨羣何所補焉夫福非足恭所請也禍
非禳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豐祀除則
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無疾病也夫神不歆
非族鬼不享淫祀阜隸之巷不能舒金根蘇本非木作之
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為人類而尊卑兩
絕況於天神編邈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非真

抱朴子內篇 卷九

二四九

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忠不孝罪之大惡積千金之賂太牢之饌求令名於明主釋德責於邦家以人釋人猶不可得況年壽難獲於令名篤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冀其曲祐未有之也夫慚德之主忍諫之臣猶能賞善不須貸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履墨不偏不黨豈况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斷可識矣楚之靈王躬自為巫靡愛斯牲而不能却吳師之討也漢之廣陵敬李瓊按瓊當作瓊事傾竭府庫而不能救叛逆之誅也孝武文今校正尤信鬼神威秩無文而不能免五刑之殛孫王貴待華樹封以王按本非爵而不能延命盡之期非犧牲之不博碩非玉帛之不豐醴信之非不款敬之非不重有丘山之損無毫釐之益豈非失之於近而管之於遠乎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宋廬江罷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前事不妄按妄當將來之鑒也明德惟馨無愛者壽善實不夭多修用老自然之理外物何為若養之失和伐之不解百病緣陳而結榮衛竭而不悟太牢三牲曷能濟焉俗所謂披當有率皆妖偽轉相誑惑久而彌甚既不能修療病之術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務藥石之救惟專祝祭之謬祈禱无已問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說禍祟疾病危急唯所不問間輒修為捐費不啻富室竭其財儲貧人假舉倍息田宅割裂以訖盡僅置倒裝而無餘或偶有自差便謂受神之賜如其死亡便謂鬼不見赦幸而誤活財產窮罄遠復飢寒凍餓而死或起為刳割或穿窬斯濫本作或穿窬非喪身於鋒鏑之端自陷於醜惡之刑皆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之費耗穀帛淪於貪濁之師巫既沒之日無復凶器之直衣衾之周使尸朽蟲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於此哉淫祀妖邪禮律所禁然而凡夫終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無輕重致之大辟購募至祝不

宵止者刑之無赦肆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絕息所以今百姓杜凍飢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曩者有張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託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貌詭詐黎庶糾合羣愚進不以延年益壽為務退不以消災治病為業遂以招集羣黨稱合逆亂不純自伏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積富贖王公繼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絃成列刺客死士為其致用威傾邦君勢凌有司亡命逋逃困為窟窟皆由官不糾治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為歎息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其位末如之何臨民官長疑其有神慮恐禁之或致禍崇假令頗有其懷而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殿最之急事而復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左右小人並云不可阻之者眾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聲於是疑惑竟於其敢令人扼腕按舊誤作腕發憤者也余親見所誦者數人不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孫蕃昌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事於斯唯四時祀先人而已曾所遊歷水陸萬里道側房廟固以百許而往返徑遊一無所過而車馬無煩覆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屢值疫癘當得藥物之力頻冒矢石幸無傷刺之患益知鬼神之無能為也又諸妖道百餘種皆煞生血食獨有李家道無為為小差然雖不屠宰每供福食無有限劑市買所具務於豐泰精鮮之物不得不買或數十人廚費亦多矣復未純為清省也亦皆宜在禁絕之列或問李氏之道起於何時余答曰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為八百歲公人往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問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吉若顏色慘戚則事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若微歎者即有深憂如此之候未嘗一失也後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復作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視水治病願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為李阿因共呼之為李八百而實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雲集其門後轉驕貴不

復得常見賓客但拜其外門而退其怪異如此於是避役之吏民依寬為弟子者恒近千人而升堂入室高業先進者不過得祝水及三部符導引日月行炁而已了無治身之要服食神藥延年駐命不死之法也吞氣斷穀可得百日以還亦不堪久此是其術至淺可知也余親識多有及見寬者皆云寬衰老羸悴起止咳噫目眼耳聾齒墮髮白漸又昏耗或忘其子孫與凡人無異也然民復謂寬故作無異以欺人豈其然乎吳曾有太疾死者過半寬所奉道室名之為廬寬亦得溫病託言入廬齋戒遂死於廬中而事寬者猶復謂之化形尸解之仙非為真死也夫神仙之法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為貴耳今寬老則老矣死則死矣此其不得道居然可知矣又何疑乎若謂於仙法應尸解者何不止人間一二百歲在年不老按本非作死然後去乎天下非無仙道也寬但非其人耳余所以委曲論之者寬弟子轉相教授布滿江表動有千許不覺寬法之薄不足遵承而守之冀得度世故欲令人覺此而悟其滯迷耳天下有似是而非者實為無限將復略說故事以示後人之不解者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罾以捕鰲按此下不通怪神龜龜君神李君神石質土神與以下三風俗俗事同而支異難明相補今姑闕之以仍其舊而去猶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鮑魚者乃以一頭置罾中而去本主來於罾中得鮑魚怪之以為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間之田共為起屋立廟號為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稅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其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為之說其鮑魚主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又南嶺人張助者耕白田有一李栽應在耕次助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即去以濕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痛者陰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以一狍其目偶愈便殺狍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

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翁然同來請福常車馬填溢酒肉滂沱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栽耳何有神乎乃斫去便止也又汝南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餅以歸天熱過陰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之餅暫著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見石人頭上有餅怪而問之或人云此石上當有神能治病愈者以餅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但雞肋疑作後用牛羊為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忽日前忘餅母問之乃為人說始無復往者又洛西有古大墓穿壞多水墓中多石灰石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瘡者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便疑作或持器遺道當作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無神官中禁止遂填塞之乃絕又與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為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登視壁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錢帛固已山積今枚正矣又教諸求治病者雖不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者前來報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口之間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問延年長生之法皆為謂作虛誕而喜信妖邪鬼怪令人鼓舞祈祀所謂神者皆馬氏詐人之類也聊記其數事以為未覺者之戒焉或問曰世有了無知道術方伎而平安壽考者何也抱朴子曰諸如此者或有陰德善行以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令難老遲死或亦幸而偶爾

抱朴子內外篇卷九

一六五

不逢災傷譬猶田獵所經而有道禽獸獸大火既過時餘不燒草木也要於防身却害當修守形之防禁佩天文之符劔耳祭禱之事無益也當恃我之不可侵也無恃鬼神之不侵我也然思元執一合景環身可以辟邪惡度不祥而不能延壽命消體疾也任自暴無方術者未必不有終其天年者也然不可以值暴鬼之橫狂大疫之流行則無以却之矣夫儲甲冑蓄養笠者蓋以為兵為雨也若幸無攻戰時不沈陰則有與無正同耳若矢石霧合飛鋒烟交則知裸體者之困矣洪雨河傾素雪彌天則覺露立者之劇矣不可以著寒之細碎疑陰陽之大氣以誤晚學之散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九

抱朴子內篇卷九

一六六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

明本

守三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先此下當以為陰陽之術乘於忌諱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可偏修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宗之卦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罕固以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謂遷為謬夫遷之治聞旁綜幽隱沙汰事物之臧否覈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也實原本於自然其褒貶也皆準的乎至理不虛美不隱惡不雷同以偶俗劉向命世通人謂為實錄而班固之所論未可據疑作也固誠純儒不究道意說其所習難以折中夫所謂道豈唯養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於治世隆平則謂之有道危國亂主則謂之無道又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國之有道貧賤者恥焉凡言道者上自二儀下逮萬物莫不由之但黃老執其本儒墨治其末耳今世之舉有道者蓋博通乎古今能仰觀俯察歷變涉微達興亡之運明治亂之體心無所惑問無不對者何必修長生之法慕松喬之武疑作者哉而管窺請生臆斷嘗說聞有居山林之間宗伯陽之業者則毀而笑之曰彼小道耳不足算也嗟乎所謂抱蟻燭于環堵之內者不見天光之焜爛侶蝓蝦于跡水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崐崙也珍黍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今苟知推崇儒術而不知成之者由道也者所以陶治百氏範鑄二儀胞胎萬類醞釀彝倫者也世間淺近者眾而深遠者少少不勝眾由來久矣是以史遷雖長而不見譽班固雖短而不見彈然物以少者為貴多者為賤至於人事豈獨不然故蔡蕃彌原而

抱朴子內篇卷十

一六七

芝英不世積棘被野而尋木間秀沙礫無量而珠璧甚妙鴻烈本犀屯飛而鸞鳳罕出虺蜺盈數而虬龍希觀班生多黨同其宜也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爲國能令七政遵度二氣吉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雨不爲暴物之災玉燭表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治之符焚輪虹霓寢其秋積雲商羊散其異景耀高照嘉禾畢遂疫癘不流禍亂不作壘壘不設干戈不用不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而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止處上而人下不以爲重居前而人下不以爲患號未發而風移今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也故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騫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爲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而致繁黎庶怨於下皇靈怒於上或此字無洪波橫流或亢陽赤地或山谷易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漂櫓積尸築京或坑降萬計折骸易子城愈高而衝愈巧池愈深而梯愈妙愈字越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纖羅密而羽禽踈於澤豺狼衆而走獸劇於林變火猛而小鮮陳藏本於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孝子收譽於敗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喪而儒墨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或問曰昔赤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華皆真人悉仕於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來爲道之士莫不飄然絕跡幽隱何也抱朴子答曰曩古純朴巧偽未萌其有明字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誘毀之言不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胸也是以真人徐徐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末俗偷薄離爲彌深元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既不信道好爲誹毀謂眞正爲妖訛以神仙爲誕妄或曰或衆或曰亂羣是以上士恥居其中也昔之達人杜漸防微色斯而遁夜不待旦觀然而作不俟終日故趙善鳴獺而仲尼旋軫醴酒不設而穆生星行彼來我寡華元去之況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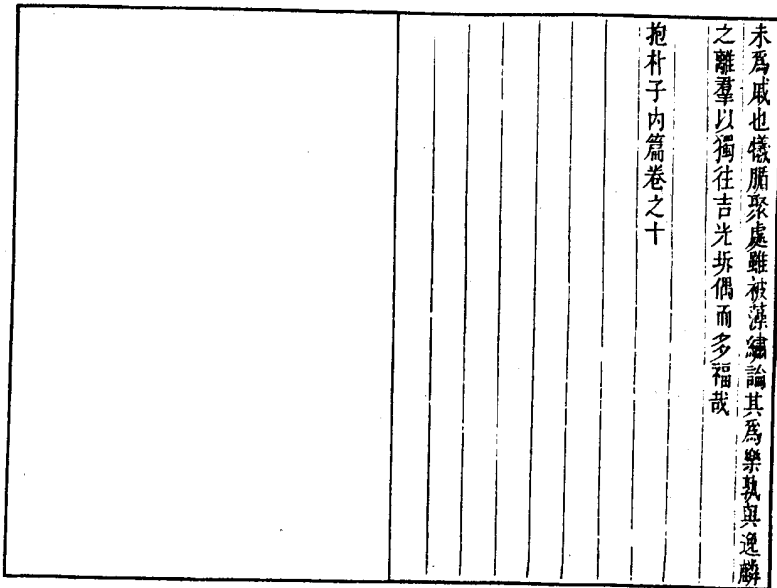
明哲業尚本異有何戀之當住其間哉夫鴻鳩池澆則蛟龍不游巢傾卵抑則鳳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鳴不下凡幸春翦而芝蕨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將臻彼有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隸爾藏軌於元漠之際乎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爲道者必入山林誠欲遠彼腥膻而即此清淨也夫入九室以精思存眞一以招神者既不言諱而合刻本無此未詳污穢而合金丹之大藥鍊八石之飛精者尤忌利口之愚人藏本有凡俗之問見明靈爲之不降仙藥爲之不成非小禁也止於人或有淺見毀當之有司加之富罪福富或有親舊之往來牽之以慶弔莫若幽隱一切免於如此之臭鼠矣彼之趨爾獨往得意一本岫豈不有以乎或云上士得道於三軍中士得道於都市下士得道於山林此皆爲仙藥已成未欲昇天雖在三軍而鋒刃不能傷雖在都市而人禍不能加而下士未及於此故止山林耳不謂人之在上品者初學道當止於三軍都市之中而得也然則黃老可以至今不去也或問曰道之爲源本儒之爲末流既聞命矣今之小異悉何事乎抱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儀攻守進退之術輕身重義藏本之節歡憂禮樂之事經世濟俗之略儒者之所務也外物棄智濛濛機變忘富逸貴杜遏勸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譽道家之業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獲邪儒者所愛者勢利也道家所寶者無欲也儒者汲汲於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獨善儒者所講者相研之簿頰也道家所習者遺情之教戒也夫道者其藏本爲也善自修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爭其治也善絕禍於未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以用心其靜也善居慎按慎當而無罔此所以爲百家之君長仁義之祖宗也小異之理其較如此首尾汗隆末之變也或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則六經也蓋治世存正之所由也立身舉動之準繩也其用遠而

抱朴子內篇 卷一〇

業貴其事大而辭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爲道之士不營禮教不顧大倫侶孤貉於草澤之中偶猿狖於林麓之間慨然流擯與木石爲鄰此亦東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抱朴子答曰搗華騁豔質直所不尚攻蒙救感鳴昔之所繫誠不欲復與子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於機吻矣然觀孺子之堅井非仁者之意視賢人之觸柱非兼愛之謂耶案耶當又陳梗概粗抗一隅夫體道以巨物寶德以長生者黃老是也黃帝能治世致太平而又昇仙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子既兼綜禮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爲滅周孔也故仲尼有竊比之嘆未聞有疵毀之辭而未世庸民不得其門修儒墨而毀道家何異子孫而罵晉祖考哉是不識其所自來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傾萬華焦僂之脛不足以測滄海每見凡俗守株之儒管營所習不博達理告頑令按令當器崇節惡言誣詰道家說糟粕之滓則若觀駁馬之過隙也涉精神之淵則當脫二宇淪溺而自失也猶斥鴳之揮短翅以凌陽侯之波猶當蒼蠅之藏本力鴛鴦以涉响按响當作一作之峻非其所堪祇足速因而嘍嘍守於局隘聰不經曠明不徹離而欲企踵以包三光鼓腹以奮按奮當雷靈不亦敵乎蓋登旋城之助邈則知井谷之至甲觀大明之麗天乃知鷓金之可陋吾非生而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蒙亦如子耳既觀與秘之宏修而恨離困之不早也五經之事注說炳露初學之徒猶可不解豈况金簡玉札神仙之經至要之言又多不書登壇歃血乃傳口訣詩非其人雖裂地連城金璧滿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歸遠雖得其書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知跟藏本豈吾子所詳悉哉夫得仙者或昇太清或翔紫霄或造元洲或棲板原注或桐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出攜松羨於倒景之表入宴常陽於瑤房之中曷爲當侶狐貉而偶猿狖乎所謂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道遙虹霓翱翔丹霄鴻崖六虛唯意所造懸然流墳

未為戚也。儀脂聚處雖被薄繡論其為樂執其遠麟之離羣以獨往吉光毋偶而多福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一

守四

仙藥

抱朴子曰神農四太平御覽九百八十四引無此字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昇為藏本無此字天神下有引此遊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廚立至又曰五芝及餌丹砂玉札曾青雄黃雌黃御覽引無雲母太乙禹餘糧各可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又曰中藥養性下藥除病能令毒蟲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眾妖併辟又幸經援神契曰椒薑德溫萹蒲益聰巨勝延年咸喜辟兵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錄也明文炳然而世人終於不信可歎息者也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御覽引次則明珠次則雄黃次則太乙禹餘糧次則石中黃子次則石桂次則石英次則石腦次則石硫黃御覽九十四引次則石粉次則石脂次則松柏脂茯苓地黃麥門冬木巨勝重樓黃連石韋楮實象柴御覽大觀本一名純盧御覽大觀本是也或云仙人杖或云西王母杖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名苟杞也天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莖門冬或名顯棘或名淫羊食或名管松其生高地根短而味甜氣香者善其生水側下地者葉細似葎而微黃根長而味多苦氣臭者下亦可服食然喜令人下氣為益尤遲也服之百日昔丁壯倍驗舊誤作於木及黃精也入山便可蒸若煮啖之取足可以斷穀若有力可餌之亦可作散并及絞其汁作酒以服散尤佳楚人呼天門冬為百部然自有百部草其根俱有百許相似如一也而其苗小異也真百部苗似拔揆唯中以治款及殺蟲耳不中服食不可誤也如黃精一名白及而實非中以作糊之白及也按本草藥之與他草同名者甚多唯精博者能分別之不可不詳也黃精一名兔御覽八十九引竹一名救窮御覽引一名垂御覽引珠服其花勝其實服其實勝其根但花難多得得其生花十斛乾之纔可得五六斗御覽引耳而服之日可三合

非大有役力者不能辨也服黃精僅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斷穀不及米未領令人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黃精甘美易食凶年可以與老小休御覽本草引糧人不能別之謂為米脯也五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許種也石芝者石象芝生於海隅名山及島嶼之涯有積石者其狀如肉象有頭尾四足者良似生物也附於大石喜在高岫險峻之地或却若仰綴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冰也晦夜去之三御覽九百八十五引步便望見其光矣大者十餘斤小者三四斤非久壽至精及佩老子入山靈寶五符亦不能得見此輩也凡見諸芝且先以開山却毒符置其上則不得復隱蔽化去矣徐擇擇王相之日設醮祭以酒脯祈而取之皆從日下禹步開氣而往也又若得石象芝搗之三萬六千杵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斤則得千歲十斤則萬歲亦可分人服也又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懸危之處玉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鳥獸之形色無常彩率多似山元水蒼玉也亦鮮明如水精得而未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分得一千歲也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盤掩不過徑尺以還有莖蒂連綴之起三四寸有七孔者名七明九孔者名九光光皆如星百餘步內夜皆望見其光其光自別可散不可合也常以秋分伺之得之搗服方寸匕入口則翕然身熱五味甘美盡一斤則得千歲令人身有光所居暗地如月可以夜視也石蜜芝生少室石戶中戶中便有深谷不可得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也去戶外十餘丈有石柱柱上有偃蓋石高度徑可一丈許望見蜜芝從石戶上隨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壘入偃蓋中良久輒有一滴有似雨後屋之餘漏時一落耳然蜜芝墮不息而偃蓋皆脫去御覽引今據之補全蓋亦終不溢也戶上刻石為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

者壽萬歲諸道士共思惟其處不可得往唯當以梳
 器著勁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為之者按此
 石戶上刻題如此前世必有得之者也石桂芝生
 名山石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尺許大如碗徑尺
 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擣服之一斤得千歲也石中黃
 子所在有之沁水山本草圖經引為尤多其在大石
 中則其石常潤濕不燥打其石有數十重乃得之在
 大石中赤黃溶溶如雞子之在其飲中也即當飲之
 不飲則堅凝成石不復中服也法正當及未堅時飲
 之既凝則應未服也破一石中多者有一升少者有
 數合可頓服也雖不得多相繼服之其計前所服合
 成三升御覽引壽則千歲但欲多服唯患難得耳石
 腦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黃子狀但不皆有耳打破
 大滑石千許乃可得一枚初破之其在石中五色光
 明而自動服一升御覽引得千歲矣石硫黃芝御覽
 八十七引五岳皆有而箕山為多其方言許山就此
 服之而長生故不復以富貴累意不受堯禪也石硫
 丹者石之赤精蓋石硫黃之類也皆浸溢於崖岸之
 間其濡濕者可丸服其已堅者可散服如此有百二
 十皆石芝也事在太乙玉策及昌字原注一內記不
 可具稱也及夫木芝者松柏此字非脂淪入地千歲
 化為茯苓茯苓萬歲其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木
 芝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然御覽太輿本
 帶之辟兵以帶雞而雞以他雞十二頭其籠之去之
 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成芝者終不傷也
 從生門上採之於六甲陰乾之百日未服方寸七日
 三盡一枚則三千歲也干歲之枯木御覽九百九十九
 所引為藥部射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
 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沒以塗人鼻以入水
 水為之開可以止住淵底也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
 拭之又可以治病病在腹內刮腹一刀圭其腫痛在
 外者隨其所刮一刀圭即此字非其腫痛所在以
 摩之皆手下即愈假令左足有疾則刮射按當有人

之左足也又刮以雞巨勝為燭夜遍照地下有金玉
 寶藏則光變青而下垂以鋪掘之可得也末之服蓋
 十斤則千歲也又松樹枝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
 狀如龍形名曰日御覽九百五十三百飛節芝大
 者重十斤末服之盡十御覽九百八十一斤得五百歲也
 又有樊桃芝其木如昇龍其花葉如丹羅其實如翠
 鳥高不過五尺生於名山之陰東流泉水之土以立
 夏御覽引之候何之得而未服之盡一株得五千歲
 也參成芝赤色有光扣之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
 之即復如故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
 其味甘而辛建木芝實生於都廣其皮如纓蛇其實
 御覽引如鸞鳥此三芝得服之白日昇天也黃盧子
 尋木華元液華此三芝生於泰山要鄉及奉高有得
 而服之皆令人壽千歲黃蘗檀桓芝者千歲黃蘗木
 下根有如三解器去本株一二丈以細根相連狀如
 纒得末而服之盡一枚則成地仙不死也此輩復百
 二十種自有圖也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其莖大
 如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莧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細者
 如雞子十二枚周繞大根之四方如十二辰也相去
 丈許皆有細根如白髮以相連生高山深谷之上其
 所生左右無草得其大魁末服之盡則得千歲服其
 細者一枚百歲可以分他人也懷其大根即隱形欲
 見則左轉而出之牛角芝生虎壽山及吳坂上狀似
 葱特生如牛角長三四尺青色末服方寸七日三至
 百日則得千歲矣龍仙芝狀如昇龍之相負也以葉
 為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枚則得千歲矣麻母芝似
 麻而莖赤色花紫色芝其花黃其葉赤其實如李
 而紫色二十四枝輒相連而垂如貫珠也白符芝高
 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實朱草芝九曲
 曲有三葉葉有三實也五德芝狀似樓殿莖方其葉
 五色各具而不雜上如偃蓋中常有甘露紫氣起數
 尺矣龍銜芝常以仲春對生三節十二枝下根如坐
 人凡此草芝又有百二十種皆陰乾服之則令人與

天地相畢或得千歲二千歲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
 上有角領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五月五日中午時取
 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即為流水帶其左手於
 身辟五兵敵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干
 歲編蝟色白如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二物得而
 陰乾未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千歲靈龜五色具焉其
 雄額上兩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
 擣服方寸七日三盡一具壽千歲行山中見小人乘
 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之即仙矣風生獸
 似貂青色大如狸生於南海大林中張網取之積薪
 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灰中不然其毛不焦所
 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鉄鎚鍛其頭數千原注或下
 乃死死而張其口以向風須臾便活而起走以石上
 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以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
 五百歲也又千歲鷲其巢戶北向其色多白而尾御
 引有曲字掘取陰乾末服一頭五百歲凡此又百
 二十種此皆肉芝也藟芝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
 之下或生泉御覽有之側其狀或如宮室或如車馬
 或如龍虎或如人形或如飛鳥五色無常亦百二十
 種自有圖也皆當禹步往採取之刻以骨刀陰乾末
 服方寸七令人昇仙中者數千歲下者千歲也欲求
 芝草入名山必以三月九月此山開出神藥之月也
 勿以山假日必以天輔時三奇會尤佳出三奇吉門
 到山須六陰之日明堂之時帶靈符牽白犬抱白
 雞以白鹽一斗及開山符撒著大石上執庚唐草原
 或作一把以入山山神喜必得芝也又采芝及服芝
 欲得王相專和之日支干上下相生為佳此諸芝名
 山多有之但凡庸道士心不專精行穢德薄又不曉
 入山之術雖得其圖不知其狀亦終不能得也山無
 大小皆有鬼神其鬼神不以芝與人則雖踐之不
 可見也又雲母有五種而人多不能分別也法當舉
 以向日看其色詳占視之乃可知耳正爾於陰地視
 之不見其雜色也五色並具而多青者名雲英互以

春服之五色並具而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五色並具而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五色並具而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沙宜以春夏服之晶晶純白名磷石可以四時長服之也服五雲之法或以桂蕊水玉化之以為水或以露於鐵器中以元水熬之為水或以硝石合於筒中埋之為水或以蜜搜為酪或以秋露漬之百日事囊擬以為粉或以無羶草糝血合餅之服之一年則百病除本三年久服本無三公反成童子五年不關可作則三役使鬼神入火不燒入水不濡踐棘而無本不傷膚本與仙人相見又他物埋之即朽著火燒之即焦而五雲以納猛火中經時終不壞理之永不腐敗故能令人長生也又云服之十年雲氣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也大觀本草小有異稱又向日看之唯唯純黑色起者不中服令人病淋發瘡雖水餌之皆當先以茅屋蓄水若東流水露水漬之百日淘汰去其土石乃可用耳中山衛叔卿服之積久能乘雲而行以其方封之玉匣之中仙去之後其子名世及漢使者梁伯得而按方合服皆得仙去又雄黃當得武都山所出者純而無雜其赤如雞冠光明睡者乃可用耳其但純黃似雄黃色引雄作雌無赤光者不任以作仙藥可以合理病藥耳餌服之法或以蒸着之或以酒餌或先以硝石本引石化為水乃凝之或以元朋腸元朋腸作腸字二裏蒸之於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煉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昔令人長生百病除三尸下癢痕滅白髮黑齒生干日則玉女來侍可得役使以致行廚又玉女常以黃玉為誌大如黍米在鼻上是真玉女也無此誌者鬼試人耳玉亦仙藥但難得耳玉經日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又曰服元真者其命不極元真者玉之別名也令人身飛輕舉不但地仙而已然其道遲成服一二百斤乃可知耳玉可以烏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為水亦可以蒸

抱朴子內篇

潔清之為粉亦可餌以為丸亦可燒以為粉服之一年已上入水不濡入火不灼刃之不傷百毒不犯也不可用已成之器傷人無益當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闐國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陽徐善亭郡界中玉及日南盧容水中玉亦佳赤松子以元靈血漬玉為水而服之故能乘烟御覽八百五上下也玉屑服之與水餌之俱令人不死所以為不及金者令人數數發熱似寒食散狀也若服玉屑者宜十日輒一服雄黃丹砂各一刀圭散髮洗沐寒水迎風而行則不發熱也董君異管以玉體與盲人服之目旬日而愈有吳延雅者志欲服玉得玉經方不具了不知其節度禁忌乃招原注始合得璋璋環璧及枚原註一劍所用甚多欲餌治服之後全為說此不中用乃歎息曰事不可不精不但無益乃幾作禍也又銀不及金玉耳可以地仙也服之法以麥漿化之亦可以朱草酒餌之亦可以龍膏煉之然按此字當三服輒大如彈丸者又非清貧道士所能得也又真珠徑一寸以上可服服之可以長久賂藥漬之皆化如水銀亦可以浮石水蜂窠大觀本草引化包形蛇黃合之可引長三四尺丸服之絕穀服之則不死而長生也淳漆不沾者服之令人通神長生餌之法或以大無腸公子或以玉水合服之九蟲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六甲行廚至也桂可以殺滯合蒸作水可以竹歷合餌之亦可以先知君腦或云龜注誤入正文和服之七年能步行水上長生不死也巨勝一名胡麻餌服之不老耐風濕補衰老也桃膠以桑灰汁漬服之百病愈久服之身輕有光明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則可以斷殺原註一木實芝引無此字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徹視見鬼昔道士梁須大觀本草引作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至年百四十歲能夜書行及奔馬後入青龍山去槐子以新糞御覽九百五合泥封之二十餘日其表皮皆爛乃洗之如大豆日

抱朴子內篇 卷一

一〇〇

服之此物主補腦久御覽服之令人髮不自而長生元中葛方楚飛廉澤瀉地黃黃連之屬凡三百餘種皆能延年可單服也靈飛散未去疑作丸制命丸羊血丸皆令人延年却老也南陽鄧縣山中有甘谷水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落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為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無不老壽高者百四五十歲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天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表隗皆為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鄧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為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生小便飲食此水者耳又菊花與薏花相似直以甘苦別之耳菊甘而薏苦諺言所謂苦如薏者也今所在有真菊但為少耳率多生於水側緣氏山與鄧縣最多仙方所謂日精更生按此下當有除成二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名其說甚美而近來服之者略無效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谷水得菊之氣味亦何足言而其上居民皆以延年況將復好藥安得無益乎余亡祖鴻臚少卿御覽七百二十九曾為臨沅令云此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復如舊後累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之所為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殊亦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御覽八十四引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況乃餌煉丹砂而服之乎余又聞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及活流棄之後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賣糧將之送置山穴中瞿在穴中藏本有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涕泣經月有仙人行經過穴見而哀之具問訊之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引作命於是仙人以一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瘡都愈顏色豐悅肌膚玉澤仙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活之恩乞大觀本草遺其方仙人告之曰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

汝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 也甚驚愕... 越險終日不極... 見屋間有光大如鏡者... 獨笑在入間三百許年... 地仙也于... 役力者乃車運... 未覺大有益... 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 之欲逐取之... 於是乃密伺候... 人問之言我木是秦之宮人... 降宮室燒燼驚走入山... 教我食松葉松實... 遂使不飢不渴冬不寒... 聖宮人至成帝之世... 聞殺臭嘔吐累日乃安... 老而死向使不為人... 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去... 食未遂不能飢數十年... 勝故自說在山中時... 行水雪中了不知寒... 戲者有讀書者俛而... 子中呼上否其一人... 山精故神藥經曰必... 山精昔仙人八公各... 合神丹金液而昇太... 得其力是其藥力有... 三年身生毛日視書... 生須得石上一寸九... 110

服桂二十年足下生毛... 九百九十引作... 退覽篇有移門子... 玉女入水不沾入... 視有光手上車... 長五寸身輕如飛... 門冬御八十委有... 行三百里任子季... 能隱能彰不復食... 服遠志二十年有... 立亡仙經曰雖服... 枝息於神丹終不... 長生之藥可知也... 或問服食藥物有... 子服食節度云服... 以食後服之吾以... 耳欲以藥攻病既... 以食後服之則藥... 也或問曰人服藥... 答曰按玉策記及... 之所在子午屬庚... 戌屬丙巳亥屬丁... 者微與火也五言... 與金也九言得之... 青色藥屬金不宜... 水不宜服黃色藥... 水尅土土尅水尅... 大藥不復論宜與... 一言宮 庚子庚午 辛未辛丑 丙辰丙戌
丁亥丁巳 戊寅戊申 己卯己酉
三言徵 甲辰甲戌 乙亥乙巳 丙寅丙申
丁酉丁卯 戊午戊子 己未己丑
五言羽 甲寅甲申 乙卯乙酉 丙子丙午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一
七言商 丁未丁丑 壬辰壬戌 癸巳癸亥
甲子甲午 乙丑乙未 庚辰庚戌
辛巳辛亥 壬申壬寅 癸卯癸酉
九言角 戊辰戊戌 己巳己亥 庚寅庚申
辛卯辛酉 壬午壬子 癸丑癸未
禹步法 前舉左 右過左 左就右
次舉右 左過右 右就左
次舉右 按右當右過左 左就右
如此三步當滿二丈一尺... 小神按疑有方用真丹... 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 更生身體潤澤長服之... 死也小餌黃金方火銷... 即沸矣渥之出指間令... 間即復銷之內酒中無... 汁一丸分為小丸服三... 又銀亦可餌與金同法... 一年即輕舉矣人間服... 此二字據前 餌銷黃... 三斤醉苦酒一斗取黃... 金置筋 此字 中百入... 無多少便可餌之當以... 傳人藥成不神也欲食... 丹砂一斤搗從下 藏... 苦酒三升滓漆二升 藏... 相得微火上煎之令可... 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 日可命削死籍與天地... 化無常日中無影乃別... 不具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二

守五

辨問

或問曰若仙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為之者
 是無此道可知也抱朴子答曰夫聖人不必仙仙
 人不必聖聖人受命不值長生之道當作但自欲除
 殘去賊夷險平暴制禮作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
 易流通之俗匡特危之主扶亡微之國刊詩書撰河
 洛著經誥和雅頌訓按訓上當童蒙應聘諸國突無
 凝煙席不暇煖其事則執掌阿極窮年無已亦焉能
 閑暇掩明內視反聽呼吸導引長齋久潔入室鍊形
 登山採藥數息思神斷穀清腸哉至於仙者唯須篤
 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靜便可得之不得多才也
 有人俗之高真疑作乃為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
 藥知一養神之要則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為者
 云云之無限乎且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
 非得道之聖人得道之聖人則黃老也是也治世之聖
 人則周孔是也黃帝先治世而後登仙此是偶有能
 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於泰山可省讀此下舊衍
 正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不可勝數而獨記黃帝
 仙者其審然可知也世人以人所尤長衆所不及者
 便謂之聖故善圖碁之無比者則謂之碁聖故嚴子
 卿馬緩明於今有碁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時者則
 謂之書聖故皇象胡昭於今有書聖之名焉善圖畫
 之過人者則謂之畫聖上二十六字本脫校本新
 故衛協張墨於今有畫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
 則謂之木聖故張衡馬鈞藏本作忠校本於今有木
 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
 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上十六字本脫校本有吾試演而論
 之則聖非一事夫班輸刻本無狄機械之聖也附
 扁和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史蘇辛
 廖卜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荆軻政勇
 敢之聖也飛廉夸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言之
 聖也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號也不

抱朴子內篇 卷二

三二九

獨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焉妄意
 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疑者勇也後出而不
 懼者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仁也不
 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或曰聖人之道
 不得枝分葉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為聖余答之曰孔
 子門徒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
 剖判也又云顏淵具體而微是聖事有厚薄也又易
 曰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
 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則聖道可分
 之明證也何為善於道德以致神仙者獨不可謂之
 為得道之聖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為治世
 之聖乎既非一矣何以當責使相兼乎按仙經以為
 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氣自然所稟故胞
 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事必遭
 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亦不得也玉鈞
 經藏本作云非按玉鈞經又見前主命原曰人之吉
 凶制在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
 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
 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
 則壽值仙宿則仙又有神仙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
 之宿有兼二聖之宿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
 之宿有兼富貴之宿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
 之宿有兼貧賤之宿有富貴不終之宿有忠孝之宿
 有兇惡之宿如此不可具載其略略如此此二字為
 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也苟不受神仙之命
 則必無好仙之心未有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
 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
 有仙者有平乎許人學而得仙者甲雖多所鑒識而
 或蔽於仙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豈非天命
 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秘仙術弟子之中尤尚簡擇
 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
 求何為當強以語之邪既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嗤
 連謗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而止

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離隔千里猶恐不足以
 遠煩勞刻本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以免毀辱之
 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有當自衛於俗
 士言我有仙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而知仙道也
 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伎猶
 多不聞使之跳丸弄劍踰鋒投狹履組登幢擗盤綠
 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呂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
 躡驚颶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為之而周孔不能
 況過於此者乎他人之所念慮蓋蠶之所首向隔牆
 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匪匱之書籍地中之寶藏豐林
 遼數之鳥獸重淵洪潭之魚鼈令周孔委曲其采色
 分別其物名經列其多少審實其有無未必能盡知
 況於遠此者乎聖人不食則飢不飲則渴灼之則熱
 凍之則寒撻之則痛刃之則傷歲久則老矣損傷則
 病矣氣絕則死矣此是其所以與凡人無異者甚多而
 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過絕人者唯在於才長
 思遠口給筆高德全行潔強訓博聞之事耳亦安能
 無事不兼邪既已著作典謨安上治民復欲使之兩
 知仙道長生不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手吾聞至言
 逆俗耳其語必違眾儒士卒覽吾此書者必謂吾非
 毀聖人吾豈然哉但欲盡物理耳理盡事窮則似於
 謗誦周孔矣世人謂聖人從天而墜神靈之物無所
 不知無所不能甚於服畏其名不敢復料之以事謂
 為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之者也聖人所不知則
 人無復知之者也不可亦亦笑哉今具以近事校之
 想可以悟也完山之鳥賣生送死之聲孔子不知之
 便可復謂顏回只可偏解之乎聞太山婦人之哭問
 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徙去
 之意須答乃悟見羅雀者純得黃口不辨其意問之
 乃覺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須人語之既定墓崩
 又不知之弟子誥之乃泣然流涕又疑顏淵之盜食
 乃假言欲祭先人卜擬座之虛偽廢焚又不知傷人
 馬否顏淵後便謂之已死又周流七十餘國而不能

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栖栖刻本棲棲刻本遑遑席不暇溫
 又不知匡人當圍之而由其途問老子以古禮禮有
 所不解也問鄒子以鳥官官有所不識也行不知津
 而使人問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譏之而不告其路
 若爾可知不問也下車逐歌鳳者而不知彼之不佳
 也見南子而不知其無益也諸若此類不可具舉但
 不知仙法何足怪哉又俗儒云聖人所不能則餘人
 皆不能則若人水居梁母火化子伯耐至熱仲都堪
 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
 而不入甕令流尸而更生少干執百鬼長房縮地脈
 仲甫假形於晨晷張楷吹噓起雲霧未聞周孔能為
 斯事也俗人或曰周孔皆能為此但不為耳吾答之
 曰必不求之於明文而指之以空言者吾便可謂周
 孔能振翻鸞飛翔八極與雲致雨移山拔井但不
 為耳一不以記籍見事為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
 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已昇仙但以此法不可以訓
 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廢進宦而
 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為家無復子孫國無復臣吏
 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孔密自為之而秘不告人
 外託終亡之形內有上仙之實如此則子亦將何以
 難吾乎亦未必不然也靈寶經有正檢平衡飛龜
 授袂凡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佞石以治宮室而於合
 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
 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開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
 不知其義故速誌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
 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
 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
 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
 安知仲尼不肯密修其道乎正復使聖人不為此事
 未可謂無其効也人所好惡各不同論之以面豈
 不信哉誠合其意雖小必為也不合其神雖大不學
 也好苦憎甘既皆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聖人之
 大寶日位何以聚人日財又日富與貴是人之所欲

而昔已有禪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以四海之
 富而不願茂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林之高潔
 甘魚釣之陋業者豈不可勝數耳又日男女飲食人
 之大欲存焉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昔有絕
 穀棄美不畜妻妾超然獨往刻本然得意願影
 含歡漱流忘味者又難勝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豔
 姿輕體柔身而黃帝迷刻本遠刻本非刻本為醜之嫫母陳侯伶
 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芝蘭蘇合
 元膳素膠江離搗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瑤而海上之
 女逐醉臭之夫隨之不止刻本有人口無不馬文嗜
 不美之菹不以易大牢之滋味刻本有人耳無不聽
 明好椎擊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
 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仙道日月有所不照
 聖人有所不知豈可以聖人所不為使云天下無仙
 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二

極言

或問曰古之仙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其氣耶
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其不負爰隨師積其功勤
蒙霜冒險拂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開勞藝始見之
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真心無怨貳乃得升
堂以入於室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
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取於邪說而失
其淡泊之志或朝為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
効若夫親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
之中有一人焉多矣故為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
夫穀動弩者効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既濟井
不達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猶不往也修塗之
累非移晷所臻凌霄之高非一筭之積然并峻者患
於垂上而力不足為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
萬箱非一耕所得千天之木非旬日所長不測之淵
起於汀溼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人退已進陰子
所以窮至道也敬卒若始羨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
誠堅彼何人哉抱朴子曰俗民既不能生而務所
以繁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
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
也况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
有疾但輕重言之耳而受氣各有多少者其盡遲
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
求量表之益若令服食終日則肉飛骨騰導引改朔
則羽翮參差則世間無不信道之民也患乎并均之
利未堅而鍾石之費相尋根柢移非本之據未極而
冰霜之毒交攻不知過之在己而反云道之無益故
指丸散而罷吐納矣故曰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
聞道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良匠能
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
使人必為也夫修道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穫也厥
田雖沃水澤雖美而為之失天時耕鋤又不至登稼

抱朴子內外篇卷之三

三三三

三三三

被壘不稜不列頃取雖多猶無獲藏本作也凡夫夫
徒不知益之為益也又不知損之為損也夫損易知
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人尚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
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
之藏本無者如苗禾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
治身養生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為不平而不修不
可以小損為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
至億也若能愛之藏本無於微成之於著則幾乎
知道矣或問曰古者豈有無所施行而偶自長生者
乎抱朴子答曰無也或隨明師積功累勤便得賜以
合成之藥或受祕方自行治作事不接於世言不累
於俗而記著者止存其姓名而不能具知所以得
仙者故闕如也昔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
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藏本無覽七十九引一作敬端坐
而得道故陟王屋而授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
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
金谷而浴消子論道養則資藏本無覽七十九引一作敬端坐
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儀則詢風后著體診則
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好則記白澤之
辭相地理則書青鳥藏本無覽七十九引一作敬端坐
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秘要窮道盡真遂昇龍以高躋
與天地乎同極也然按神仙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
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況乎不遠彼二君者安有自
得仙度世者乎未之聞也或曰黃帝審仙者橋山之
塚又何為乎抱朴子答曰按荆山經及龍首記皆云
黃帝服神丹之後龍來迎之羣臣追慕靡所措思或
取其几杖立廟而祭之或取其衣冠藉而守之列仙
傳云黃帝自擇亡日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藉於橋山
山陵原注一忽崩墓空無尸但劍焉在焉此諸說雖
異要於為仙也言黃帝仙者見於道書及百家之說
者甚多而儒家不官長奇怪聞藏本無覽七十九引一作敬端坐
而神仙之事不可以訓俗故云其死以杜民心耳朱
巴當作紫巴子公有功惠於民百姓皆生為之立廟

祠又古者盛德之人身沒之後臣子刊其功德於不
朽之器而今世君長遷轉吏民思戀而樹德頌之碑
者往往有焉此亦黃帝有廟墓之類也豈足以證其
必死哉或人問曰彭祖八百安期三千斯壽之過人
矣若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仙乎豈非稟命受氣
自有脩短而彼偶得其多理不可延故不免於彫隕
哉抱朴子答曰按彭祖經云其自帝嘗佐堯歷夏至
殷為大夫殷王遣綠女從受房中之術行之有効欲
殺彭祖以絕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去時年七八百
餘非為死也藏本無覽七十九引一作敬端坐
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祖
之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離嬰公
太足君高丘子不冒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在殷而
各仙去况彭祖何有死哉又劉向所記列仙傳亦言
彭祖是仙人也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琊人
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
高其言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數
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舄一量為報
留書曰復數千載求我於蓬萊山如此是為見始皇
時已千歲矣非為死也又始皇剛暴而驚最是天
下之不應信神仙者又不中以不然之言答對之者
也至於問安期以長生之事安期答之允當始皇惶
悟信世間之必有仙道既厚惠遺又甘心欲學不死
之事但自無明師也而為盧敖徐福輩所欺弄故不
能得耳向使安期先生言無符據三日三夜之中足
以窮屈則始皇必將烹煮屠戮不免鼎俎之禍其厚
惠安可得乎或問曰世有服食藥物行氣導引不免
死者何也抱朴子答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藥及
修小術者可以延年遲死耳不得仙也或但知服草
藥而不知還年原注作房中之要術則終無久生之理也
或不曉帶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真一則正可令內
疾不起風濕不犯耳若卒有惡鬼強邪山精水毒害
之則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為之作禍則

抱朴子內外篇卷之三

三三三

妖鬼試之猛獸傷之溪毒擊之蛇蝮螫之致多死事
 非一條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損傷已深難可補復
 補復之益未得損壞而疾隨復作所以剋伐之事亦
 何緣得長生哉或年老為道而得仙者或年少為道
 而不成者何哉彼雖年老而受氣本多受氣本多則
 傷損薄傷損薄則易養易養故得仙也此雖年少而
 受氣本少受氣本少則傷深傷深則難救難救
 故不成仙也夫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橫
 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也然理之既淺又未得
 久乍刻乍剝或搖或拔雖墜以膏壤浸以春澤猶不
 脫刻木於枯瘁者以其根莖不固不暇吐其萌芽津
 液不得遂結其生氣也人生之為體易傷難養方之
 二木不及遠矣而所以攻毀之者過於刻剝劇乎搗
 拔也濟之者鮮壞之者眾死其宜也夫此故納新者
 因氣以長氣而氣大衰者則難長也服食藥物者因
 血以益血而血垂竭者則難益也夫奔馳而喘逆或
 欬或滿刻木用力役體沒汲短乏者氣損之候也面
 無光色皮膚枯槁唇焦脉白膝理萎瘁者血滅之證
 也二證既衰於外則靈根亦凋於中矣如此則不得
 上藥不能救也凡為道而不成營生而得死者其人
 非不有氣血也然身中之所以為氣為血者根源已
 喪但餘其枝流也譬猶入水之燼火滅而煙不即息
 既斷之木柯葉猶生二者非不有煙非不有葉而其
 所以為煙為葉者已先亡矣世人以覺病之日始作
 為疾猶以氣絕之日為身喪之候也唯怨風冷與暑
 濕不知風冷暑濕藏本無此不能傷壯實之人也徒
 患體虛氣少者不能堪之故為所中耳何以較之設
 有數人年紀老壯既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
 地並冒嚴寒之夜素雪墮於上元冰結於下寒風摧
 條而宵駭歎唾凝浮於唇物則其中將有獨中冷者
 而不必盡病也非冷氣之有偏蓋人體有不耐者耳
 故俱食一物或獨以結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也鈞
 器齊飲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勢之有彼此也同冒炎

暑而或獨以暍死者非天熱之有公私也齊服一藥
 而或昏瞑煩悶者非毒烈之有愛憎也是以衝風赴
 林而枯柯先摧洪濤凌崖而拆崖首顛烈火燎原而
 燥卉前焚龍當作旋墜地而斃者獨破由茲以觀則
 人之無道體已素病因風寒暑濕者以發之耳苟能
 令正氣不衰形相衛莫能傷也凡為道者常患於
 晚不患於早也恃年紀之少壯體力之方剛者自後
 過差百病兼結命危朝露不得大藥但服草木可以
 差於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故仙經曰養生以不傷
 為本此要言也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信哉斯
 言也或問曰所謂傷之者豈非淫慾之闖乎抱朴子
 曰亦何獨斯哉然長生之要在乎還年疑房之道上
 士知之可以延年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者也若年尚
 少壯而知還年疑房服陰丹以補腦采玉液於長谷
 者不服藥物亦不失三百歲也但不得仙耳不得其
 術者古人方之於冰益之盛湯羽苞之蓄火也且又
 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
 悲衰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久談
 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沈醉嘔吐
 傷也飽食即臥傷也跳走喘乏傷也歡呼哭泣傷也
 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
 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
 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
 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食過則
 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不欲甚勞甚逸不欲當有起
 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走走馬不欲極目
 遠望不欲多咳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
 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
 窮涼不露臥星下不眠中見肩大寒大熱大風大霧
 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
 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則傷心甘多則傷腎此五行自
 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人則壽損耳是
 以善攝生者臥起有四時之早晚與居有至和之常

制調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
 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
 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服草木以救虧缺
 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此矣若有欲決
 意任懷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情肆力不營久
 生者聞此言也雖風之過耳雷之經日不足論也雖
 身枯於流連之中氣絕於統綺之間而甘心焉亦安
 可告之以養生之事哉不惟不納乃謂妖說也而望
 彼信之所謂以明鑑給矇瞽以絲竹娛聵夫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三

勤求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祕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血盟乃傳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之至勤者猶當揀選至精者乃教之況乎不好不求之不篤者安可銜其法以告之哉其受命不應仙者雖日見仙人成羣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天下別有此物或呼為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值於自然豈有官謂修為之所得哉苟心所不信雖令赤松王喬言提其耳亦當同以為妖訛然時頗有誠信者復患於不能勤求明師夫曉至要得真道者誠自甚稀非倉卒可值也然知之者但當少耳亦未嘗絕於世也

由求之者不廣不篤有仙命者要自當與之相值也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間自有好偽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也然此等復不謂挺無所知也皆復粗聞頭角或妄沾名加以以伏邪飾偽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真偽者徒多之進問自取誣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廣尋奇士異人而告之日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可歎可悲也或聞有曉消五雲飛八石轉九丹治黃白水瓊原作注一瑤化朱碧凝霜雪於神爐採靈芝於嵩岳者則多疑而毀之日此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今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虛妄耳則淺見之家不覺此言有詐偽而作便息遠求之意悲夫可為慨歎者也

凌層飛翥少忽老迅速之甚論之無物百年之壽三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蒙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

年咄嗟滅盡哀憂昏耄六七千日耳顧盼已盡矣況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也蓋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里語有之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誦屠所每進一步而去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四

三五〇

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愁無益於事故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懷是知聖人亦不禁速死矣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喻因復說其張齊死生之論甚畏死然未俗通弊不崇真信背典誥而治子書豈不吐反理之巧辯者則謂之朴野非老莊之學故無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於不然之說而不能自返也老子以長生又視為業而莊周貴於搖尾塗中不為被網之龜被繡之牛餓而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齊死生也晚學不能考校虛實編據一句不亦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為蠅蟻之根終與塵埃合體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嗚嗚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以修元妙之業哉其不信則已矣其信之者復慮於俗情之不蕩盡而不能專以養生為意而營世務之餘暇而為之所以或有為之者恒病晚而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者勢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雖高官重權金玉成山妍豔萬計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生定可以任意若未昇元去世可且地仙人間若彭祖老子止人中數百歲不失人理之權然後徐登遐亦盛事也然決須須好師師不足奉亦無由成也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勝黃金百斤他物不可勝數及勝死又賜勝家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一百日成帝在東宮時從張禹受論語及即尊位賜禹爵關內侯食邑千戶拜光祿大夫賜黃金百斤又遷丞相進爵安昌侯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錢數萬及禹疾天子自臨省之親拜禹牀下章帝在東宮時從桓榮以受孝經及帝即位以榮為太常上卿天子幸榮第令榮東而坐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生徒數百人帝親自持齋講說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百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四

三五〇

千戶及榮病天子幸其家人巷下車抱卷而趨如弟子之禮及榮薨天子為榮素服凡此諸君非能攻城野戰折衝拓境懸旌劾節原作注一祈連方轉元功驍銳絕域也徒以一經之業宜傳章句而見尊重魏巍如此此但能說死人之餘言耳帝王之貴猶自早降以敬事之世間或有欲試修長生之道者而不自謙下於堪師者直爾蹴進從求至要寧可得乎夫學者之恭遜驅走何益於師之分寸乎然不爾則是彼心不盡彼心不盡則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則秘訣何可悉得耶不得已當以浮淺示之豈足以成不死之功哉亦有人皮膚好喜而信道之誠不根心神有所索欲刻本陽為曲恭累日之間怠慢已出若值明智之師且欲詳觀來者變態試以淹久故不告之以測其志則若此之人情偽行露亦終不得而教之教之亦不得盡言吐實言不了則為之無益也陳安世者年十三歲蓋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仙道叔本年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為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復仙去矣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後稟氣血本無此於父母然不得明師告之以度世之道則無由免死鑿石有餘焰年命已凋類矣由此論之明師之恩誠為過於天地重於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不可不求之乎抱朴子曰古人質正實行賤言故為政者不尚文辨修道者不崇辭說風俗衰薄外飾彌繁方策既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執掌於術家初學之徒即未便可授以大要又亦人情以本末嚴富者為快故後之知道者藏本言不冒善為人開顯大向之指歸也然率多教誡之言藏本吉容萬柱帛諸家各著千所篇其至真之訣或但口傳或不適尋尺之素在領帶之中非隨師經久累勤歷試者不能得也雜猥弟子皆各隨其用心之疎密履苦之久遠察其聰明之所逮及志力之所能辨各有所授千百歲中時有盡其囊枕之中用版之下秘要之言藏本無耳或但將之合

樂業成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終年不以其方
 支傳之故世間道士知金丹之事者萬無一也而管
 見之屬謂仙法當具在於紛若之書及於祭祀拜伏
 之閒而已矣夫長生制在大藥耳非祠醮之所得也
 昔秦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乙五神陳寶八神之
 屬勤用牛羊穀帛錢費億萬了無所益況於匹夫德
 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餼祝願鬼神以索
 延年或亦甚矣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為道而不能勤
 求明師合作異藥而但晝夜誦講不要之書數千百
 卷誦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仙法或舉門扣頭以向
 空生烹宰犧牲燒香請福而病者不愈死喪相襲破
 產竭財一無奇異終不悔悟自謂未篤若以此之勤
 求知方之師以此之費給買藥秘術五字衍者亦必得神仙長生度世也何異誦老空耕石田而
 望千倉之收用力雖盡不得其所也所謂適楚而道
 燕馬雖良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或有性
 信而喜信人其聰明不足以校練其偽揣測深淺所
 博涉素狹不能賞物後世頑淺趣得一人自譽之子
 云我有秘書便守事之而庸人小兒多有外託有道
 之名名過其實由於誇誣內抱貪濁惟利是圖有所
 請為輒強嗜鳴俛仰抑揚若所知寶秘乃深而不可
 得之狀其有所請從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許以頃後
 故使不覺者欲罷而不能自謂事之未勤而禮幣之
 高輕也於是篤信之心尤加恭肅賂以珠玩為之執
 奴僕之役不辭負重涉遠不避經險履危欲以積勞
 自効服苦求哀庶有異聞而虛引歲月空交二親之
 供養捐妻子而不卹戴霜踏冰連年隨之而妨資棄
 力卒無所成彼初誠欺之未或慙之憤然體中實自
 空罄短乏無能法以相教將何法以成人乎余目見
 此輩不少可以有十餘人或自號高名久居於世世
 或謂之已三四百歲但易名字許稱聖人託於人間
 而多有承事之者余但不喜書其人之姓名耳頗游
 俗間凡夫不識妍蚩為共吹揚增長妖妄為彼巧偽

之人虛生華譽欲習遠廣莫能甄別故或令高人偶
 不留意澄察而但任兩耳者誤於學者常由此輩莫
 不使人歎息也每見此曹欺誑天下以規勢利者遲
 速皆受殃罰天網雖疎終不漏也但誤有志者可念
 耳世人多逐空聲譽能校實聞甲乙多弟子至以百
 計必當有異便載馳競逐赴為相聚守之徒妨工夫
 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而不復尋精彼得門人之力
 或以致富辨字也遂之雖久猶無成人之道愚夫
 故不知此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與悟自可悲哉夫
 搜尋伊之靈求干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
 用日雖久安能得乎嗟乎將來之學者雖當以求師
 為務亦不可以不詳擇為急也陋狹之夫行淺德薄
 功微緣少不足成人之道亦無功課以塞人重恩也
 深思其趣勿令徒勞也抱朴子曰諸虛名之道士既
 善為詐以欺學者又多護短匿愚恥於不知陽若
 以博涉已足終不肯行求請問於勝己者蓋爾守窮
 而誇毀之恐彼聲名之過己也此等豈有意於長生
 之法哉為欲以合致弟子圖其財力以快其情欲而
 已耳而不知天高聽卑其後必受斯殃也夫貧者不
 可妄云我富也賤者不可虛云我貴也況道德之事
 實無而空養門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猶不宜懷妬善
 之心況於道士尤應以忠信快意為生者也云何當
 以此之儼然百曾聽聞乎人自不能聞見神明而神
 明此三字之聞見己之甚易也此何異乎在紗幌之
 外不能察斬房之內而肆其僂慢謂人之不見己此
 亦如竊鐘振物雖然有聲惡他人聞之因自掩其耳
 者之類也而尊書之存乎精神者唯欲專擅華名獨
 聚徒眾外求聲價內規財力患疾勝己乃劇於俗人
 之爭權勢也遂以唇吻為刀鋒以毀譽為別黨口親
 心疎貌合行離陽教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此乃
 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也夫讀五經猶宜不取下
 問以進德修業日有錄焉至於射御之靈伎書教之

淺功農桑之露事規矩之小術尚須師授以盡其理
 況營長生之法欲以延年度世斯與救卹死事無異
 也何可務借請受之名而永守無知之困至老不改
 臨死不悔此亦天民之篤暗者也令人代之慙慙為
 之者獨不顧形影也為儒生尚當兀然守朴外託質
 素知而如否有而如無令庸兒不得盡其稱稱而不
 問不對對必辭讓而後言何其道士之人強以不知
 為知以無有為有虛自衛雄以圖奸利者乎迷而不
 知返者愈以遂往若有以行此者想不恥改也吾非
 苟為此言誠有為而與所謂疾之而不能默然也徒
 慙念愚人不忍見嬰兒之投井耳若覽之而悟者亦
 仙藥之一草也吾何為哉不御苦口其危至矣不俟
 脈診而可知者也抱朴子曰設有死罪而人能救之
 者必不為之吝勞辱而憚卑辭也必獲生生之功也
 今雜猥道士之輩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長生可知
 也雖治病有起死之功絕穀則積年不飢後使鬼神
 坐在立亡瞻視千里知人盛衰發沈崇於幽翳知禍
 福於未萌猶無益於年命也尚羞行請求恥事先達
 是惜一日之屈而甘罔極之痛是不見事類者也古
 人有言曰生之於我利亦大焉論其貴賤雖爵為帝
 王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雖富有天下不足以
 此術易焉故有死王樂為生鼠之喻也夫治國而國
 乎治身而身生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惜短乏之
 虛名恥師授之賤勞雖日不愚吾不信也今使人免
 必死而就戮刑者猶欣然喜於去重而即輕脫災禍
 而保視息甘其苦痛過於更生矣人但莫知當死之
 日故不憂憂耳若誠知之而刑刺之事可得延期者
 必將為之況但躬親灑掃執巾竭力於勝己者可以
 見教之不死之道亦何足為苦而蔽者憚焉假令有
 人恥迅走而待野火之燒蕪羞逃風而致沈溺於重
 淵者世必呼之為不曉事也而咸知笑其不避災危
 而莫怪其不畏實禍何哉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
 多矣其不務廣浮巧之言以崇元虛之言未有究論

長生之階徑嚴秘此字闕焉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也實欲令迷者知反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擊并引縷愈於遂沒但惜美疾病而距惡石者不可如何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日月之蝕歸顏氏之子也又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審於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謀而不飾淫麗之語言發則指切筆下則辭痛惜在於長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抱朴子曰深念學道藝養生者隨師不得其人竟無所成而使後之有志者見彼之不得長生因云天下之果無仙法也凡自度生必不能苦身約己以修元妙者亦徒進失干祿之業退無難老之功內誤其身外沮將來也仙之可學致如黍稷之可播種得甚炳然耳然未有不耕而獲嘉禾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四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四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五

雜應

守七

或曰敢問斷穀此字無人可以長生乎凡有幾法何者最善與抱朴子曰斷穀此字無人止可息有糧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斷穀積久者云差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水及餌黃精又禹餘糧九日再服三日按日當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不極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中十年五年者及吞氣服符飲神水輩但為不飢耳體力不任勞也道書雖言欲得長生腸腹下同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作屎引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惡食肉者多力而悍食穀者智而不壽食氣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說耳不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許日為快若不能者正爾服之但得仙小遲耳無大妨也若遭世荒隱竄山林知此法者則可以不餓死其不然也則無急斷穀既無可大益又止人中斷肉關肥鮮之氣皆不能不有欲於中心若未便絕俗委家巖棲峭處者固不成遂休五味無致自苦不如其斷穀而節量飢飽近有一百許法或服守中石藥數十丸便辟四五十日不飢練松柏及木亦可以守中但不及大藥久不過十年以遠或辟一百二百日或須日月服之乃不飢者或先作美食極飽乃服藥以養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欲遠食穀當以葵子猪膏下之則所作美食皆下不壞如故也洛陽有道士董威輦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敘共守事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以甘草防風芎藭之屬十許種搗為散先服方寸匕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膏作之用減本作明丹砂曾青水以石內其中復須更石柔而可食也若不即取便消爛盡也食此石以口取飽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煮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張太

元舉家及弟子數十人隱居林慮此字山中以此法食石十餘年皆肥健但為須得白石不如赤龍血青龍膏取得石便可又當煮之有新火之煩耳或用符或用水或符水兼用或用乾粟日九枚酒一二升者或食十二時氣從夜半始從九九至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或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履榮或赤氣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黃氣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又中岳道士鄒元節食六戊之精亦大有功假令甲子之旬有戊辰之精則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氣到後甲復向其旬之戊也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因以祝水而飲之亦可令牛馬皆不飢也或思脾中神名黃裳子但合口食內氣此皆有真効余數見斷穀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輕色好堪風寒暑濕大都無肥者耳雖未見數十歲不食者然人絕穀不過十許日皆死而此等已積載而自若亦何疑於不可大久乎若令諸絕穀者轉羸極常慮之恐不可久耳而問諸為之者無不初時少氣力而後稍丁健月勝一月歲勝一歲正爾可又無嫌也夫長生得道者莫不皆由服藥吞氣而達之者而疑不妄也夫服藥斷穀者略無不先極也但用符水及單服氣者皆作作四十日中疲瘦過此乃健耳鄒君云本性飲酒不多昔在銅山中絕穀二年許飲酒數斗不醉以此推之是為不食更令人耐毒耐毒則是難病之候也余因此問山中那得酒鄒君言先釀好雲液勿壓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種末合先之曝乾以一丸如雞子許投一斗水中立成美酒又有黃帝雲液泉法以藥米及七八種藥合之取一升輒內一升水投中如千歲苦酒之內水也無知盡時而味常好不變飲之大益人又符水斷穀雖先令人羸然宜兼知者倘奉過荒年不及合作藥物則符水為上矣有馮生者但單吞蒸斷穀已三年觀其步履登山擔一斛許重終日不倦又時時引弓而略不言語言語又不宜

大聲問之云斷穀亡精費氣最大忌也余亦屢見淺薄道士輩為欲虛耀奇怪招不食之名而實不知其道但虛為不啖羹飯耳至於飲酒日中斗餘脂粉補棗栗雞子之屬不絕其口或大食肉而咽其汁吐其滓終日經口者數十斤此直是更作美食矣凡酒客但飲酒食脯而不食穀皆自堪半歲一歲而不厭頓矣未名絕穀耳吳有道士石春每行氣為人治病輒不食以須病者之愈或百日或一月乃食吳景帝聞之曰此但不久必當飢死也乃召取鑲閉令人備守之春但求三二井水如此一年餘春顏色更鮮抗氣力如故景帝問之可復堪幾時春言無限可數十年但恐老死耳不憂飢也乃罷遣之按如春言是為斷穀不能延年可知也今時亦有得春之法者或問不寒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丙六丁之符或閉口行五火之炁千二百遍則十二月中不寒也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英朱漆散或服雄九一後服雌九二原注別本亦可堪一日一夕不寒也雌九用雌黃曾青礬石磁石也雄九用雄黃丹砂石膽也然此無益於延年之事也或問不熱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或服元水原注一之九或服飛霜之散然此用蕭丘上木皮及五月五日中午時北行黑蛇血故少有得合之者也唯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則以十二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者也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大皇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疑作書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帝為先登疑陷陣皆終身不傷也鄭君云但誦五兵名亦有驗方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氏星主之矢名彷彿英政星主之劍名失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按軍字不當有此參星主之也臨戰時帝輒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或丙午日中時作燕君龍虎三靈符歲時歲易之月符月

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或佩焚或朱雀之符或此字無佩南極鑲金之此字無符或戴却刃之此字無符祝融之符或傅玉札散或浴禁葱湯或取牡牝以作六陰神符符指敵人或以月蝕時刻三刻本有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之刀劍或帶武威符焚火九或交鋒刃之際乘魁履剛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今世之人亦有得禁辟五兵之道往往有之或問隱淪之道抱朴子曰神道有五坐在立亡其數焉然無益於年命之事但在人閒無故而為此則致詭怪之聲不足妄行也可以備兵亂危急不得已而用之可以免難也鄭君云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粉九塗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折青龍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天樞之壘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冷之淵以過幽關之徑或乘天一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投中解履中有贈煎及兒衣符子居蒙原注人青液桂梗六甲父母解倒之膠駝馬泥丸木鬼之子金商之艾或可為小兒或可為老翁或可為鳥或可為獸或可為草或可為木或可為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都隱者也或問魏武帝曾收左元放而極枯之而得自然解脫以何法乎抱朴子曰吾不能正知左君所施用之事然歷覽諸方書有月三服葦苕子和用三五陰丹或以偶牙陽胞或以七月七日東行跳脫蟲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或以夏至日露懸櫻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或合山君日河伯餘糧淨雲滓以塗之皆自解然左君之變化無方未必由此也自用六甲變化其真形不可得執也或問曰為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朴子曰養生之盡理者既服神藥又行氣不懈朝夕導引以宜動榮衛使無鬱閣加之以房中之術節量飲食不

犯風濕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閒者志不得專所修無恒又苦懈怠不勤故不得有不有疾耳若徒有信道之心而無益己之業年命在孤虛之下體有損傷之危則三尸因其衰月危日入絕命病鄉之時招呼邪氣安延鬼魅來作殃害其六厄並會三刑同方者其災必大其尚盛者則生諸疾病先有疹患者則令發動是故古之初為道者其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凡庸道士不識此理恃其所聞者大至當作不開治病之方又不能絕俗幽居專行內事以却病痛病痛及已無以攻療乃更不如凡人之專湯藥者所謂進不得邯鄲之步退又失壽陵之義者也余見戴縉華他所集金匱綠囊崔中書黃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甘胡呂傳周始甘唐通阮南河等各撰集暴卒備急方或一百十或九十四或八十五或四十六世人皆為精悉不可加也余究而觀之殊多不備諸急病甚尚未盡又渾漫雜錯無其條貫有所尋按不即可得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貴藥動數十種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儲不可卒辦也又多令人以針治病其多法又不明處所分寸而但說身中孔穴榮輸之名自非舊醫備覽明堂流注便側圖者安能曉之哉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致拾當作當作當作也字古參卷皆單行徑易約而易驗離陌之閒顧時皆藥果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醫多承襲世業有名無實但養虛聲以圖財利寒白退士所不得使使之者乃多誤人未若自閉其要勝於所迎無知之醫醫又不可卒得得又不即為人使使勝理之微疾成膏肓之深禍乃至不救且暴急之病而遠行借問率多枉死矣或問將來吉凶安危去就知之可全身前審本作為有遁乎抱朴子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占風氣布籌筭推三基步九宮檢八卦考兼伏之所集診訊於物類占休咎於龜策皆下術常使疲勞而難持若乃不出帷幕而見天下乃為入

神矣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陌亭
 長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吉凶昭
 然若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召六陰玉
 女其法六十日而成成則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
 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或服葛花及
 秋芒麻勃刀圭方寸匕忽然如欲臥而聞人語之以
 所不決之事吉凶立定也或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
 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
 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或
 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四規者
 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
 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彩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
 欲修其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位號識其
 衣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懼則害人也為
 之率欲得神漢幽閉林麓之中外形不經目外聲不
 入耳其道必成也三重九女節壽君九首蛇軀百二
 十官雖來勿得熱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詞怒之者
 亦勿答也或有侍從唯唯力士甲卒乘龍駕虎驚鼓
 嘈嘈勿舉目與言也但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見
 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
 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秀無秀字眉長五寸耳長七
 寸額有三理上下微足有八卦以神龜為牀意林引
 金樓玉室白銀為階五色雲為衣重疊之冠鋒鋌之
 劍從黃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
 虎前後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見見昱昱此事出於
 仙經中也見老君則年命延長心如日月無事不知
 也或問堅齒之道抱朴子曰能養以華池浸以醴液
 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永不振動其次則含地黃煎或
 含元膳湯及蛇脂九卷石九九棘散則已動者更生也
 有蟲者即愈又服靈飛散者可令既脫者更生也
 或問聰耳之道抱朴子曰能龍導虎引熊經地咽驚
 飛蛇屈鳥仰天俛地仰令赤黃之景不去洞房猿猴

抱朴子內篇

兕鷁千二百至則聰不損也其既聾者以元龜薰之
 或以棘頭羊糞桂毛雀桂成糞塞之或以狼毒冷葛
 或以附子葱涕合山耳中或以蒸鯉魚腦灌之皆愈
 也或問明目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原注一
 景召大火於南離洗之以明石煎之以陽光及燒丙
 丁洞視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以苦酒
 煮蕪菁子令熟曝乾末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斗能夜
 視有所見矣或以大鷹煎青羊班鳩石決明充蔚百
 華散或以雞舌香黃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百疾之在
 目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或問登峻涉險遠行
 不極之道抱朴子曰惟服食大藥則身輕力勁勞而
 不疲矣若初入山林體未全實者宜以雲珠粉百華
 醴元子湯洗脚及虎膽丸朱明酒天雄鶴脂丸飛廉
 煎秋芒車前澤瀉散用之旬日不但涉遠不極乃更
 令人行疾可三倍於常也若能乘蹻者可以用周流天
 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日龍蹻二日虎蹻
 三日鹿蹻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
 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
 里亦不能過此過此當更思之如前法或用棗心木
 為飛車以牛革結環劍以引其機或存念作五蛇六
 龍三牛交足而乘之上昇四十里名為太清太清之
 中其氣甚烈能勝人也師言為飛蹻高則但直舒兩
 翅了不復扇搖之而自進者漸乘則悉故也龍初昇
 階雲其上行至四十里則自行矣此言出於仙人而
 留傳於世俗耳實非凡人所知也又乘蹻須長齋絕
 葷菜斷血食一年之後乃可乘此三蹻耳雖復服符
 思五龍蹻行最遠其餘者不過千里也其高下去留
 皆自有法勿得任意耳若不奉其禁則不可妄乘蹻
 有傾墜之禍也或曰老子篇中記及龜文經皆言藥
 刻本兵之後金木之年必有大疫萬人餘一或問辟
 之當盛有道抱朴子曰仙人入瘟疫祕禁法思其身
 為五玉五玉者隨四時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原注
 四季或黃秋白冬黑又思冠金中思心如炎火火如

抱朴子內篇

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被身一髮端輒
 有一大星綴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頭以罡
 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
 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
 病者同林也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閉氣思力士操
 千斤金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射鬼丸赤車使者
 九冠軍丸徐長卿散玉宙精粉青牛道士熏身丸崔
 原注一文黃原注一散草玉酒黃庭丸皇符老子領
 作雀一文黃原注一散草玉酒黃庭丸皇符老子領
 中符亦懸于桃花符皆有良効者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五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六

守八

黃白

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祕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或題篇云庚辛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世人多疑此事為虛誕與不信神仙者正同也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液經因復求受黃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智與左君於廬江銅山中試作皆成也然而齋潔禁忌之勤苦與金丹神仙禁無異也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謂予為趣欲強通天下之不可通者余亦何為然哉余若欲以此輩事騁辭章於來世則余所著外篇及雜文二百餘卷足以寄意於後代不復須此且此內篇皆直語耳無藻飾也余又知論此曹事世人莫不呼為迂濶不急未若論俗間切近之理可以合眾心也然余所以不能已於斯事者知不入世人之聽而猶論著之者誠見其功驗又所承授之師非妄言者而余貧苦無財力又遭多難之運有不得已之無賴兼以道路梗塞作墨藥物不可得竟不違合作之余今告人言我曉求金銀而躬自飢寒何異自不能行而賣治璧之藥斷也所以勤勤綴之於翰墨者欲令將來好奇賞真之士見余書而具論道之意耳夫變化之術何所不為蓋人身本見而有隱之之法鬼神本隱而有見之方能為之者往往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諸爐鉉性白也而赤之以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為銀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其無異也至於飛走之屬蠕動之類稟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善體改更而為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人之為物貴性最靈而男女易形為鶴為石為虎為猿為沙為龜又不少焉至於高山為淵深谷為陵此亦大物之變化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為嫌金銀之不可以異物作乎善諸陽經所得之火方諸所

得之水與常水火豈有別哉蛇之成龍茅稜為膏亦與自生者無異也然其根源之所緣由賦本皆自然之感致非窮理盡性者不能知其指歸非原始見終者不能得其情狀也狹觀近識柱枯巢穴揣測妙於不測推神化於虛誕以周孔不說墳籍不載一切謂為不然不亦陋哉又俗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云天下果無此道是見田家或遭水旱不收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成都內史吳大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見根煎金錫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投鼎中以鐵匙攪之冷即成銀大文得其祕方但欲自作百日齋便為之而留連在官竟不能得恒歎息言人間不足處也又桓君山言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知方家女偉常從駕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日請致兩端緣緣即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燒甯甯中有水銀妻日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也妻日得之須有命者於是偉日夜說誘之買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告偉偉乃與伴謀搆答伏之妻輒知之告偉偉道必當傳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道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近者前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今作之云以鐵器銷鉉以散藥投中即成銀又銷此銀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徹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臥即便見天文及四鄰了了不覺復有屋舍離障又委名瑤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答其拜狀似動有聲令思乃歎日世間乃定無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然不聞方伎者卒聞此亦焉能不驚怪邪又黃白術亦如合神丹皆須齋潔百日已上又當得閑閑即解方書意合者乃可為之非濁穢之人及

不聰明人希涉術數者所辨辨則辨作也其中或有須口說者皆宜師授又宜入於深山之中清潔之地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而劉向止官中作之使官人供給其事必非齋潔者又不能斷絕人事使不來往也如此安可得成哉桓譚新論云日史子心見署為丞相史官架屋發吏卒及官奴婢以給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傅太后太后不復利於金也聞金成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為郎舍之北宮中使者待過寧有作此神方可於官中而令凡人雜錯共為之者哉俗間染繡練尚不欲使雜人見之見之即壞况此本無黃白之變化乎此字凡事無巨細皆宜得要若不得其法妄作酒醫醱羹臠猶不成況大事乎余曾諮於鄭君日老君云不貴難得之貨而至治之世皆投金於山指玉於谷不審古人何用金銀為貴而遺其方也鄭君答余日老君所云謂夫披沙剖石傾山瀉澗不遠萬里不慮壓溺以求珍玩以妨民時不知止足以飾無用及欲為道志求長生者復兼高貴不致信讓淨深越險乾沒逐利不恤軀命不修寡欲者耳此二字至於真人作金自欲領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故經日金可作也世可度也銀亦可餌服但不及金耳余難日何不餌世間金銀而化作之作之則非真非真則詐偽也鄭君答余日世間金銀皆善然道士率皆貧故諺云無有肥仙人富道士也師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銀以供之手又不能遠行採取故宜作也又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仙經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且夫作金成則為真物中表如一百煉不滅故其方日可以為釘明其堅勁也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故其能之何謂詐乎詐者謂以曾青塗鐵鐵赤色如銅以雞子白化銀銀黃如金而皆外變而內不化也夫芝菌者自然而生而仙經有以五石五木種芝芝生取而服之亦與自然芝無異但令人長生此亦作金

之類也雖化為蜃雀化為蛤與自然者正同故仙經曰流珠九轉父不語子化為黃白自然相使又曰朱砂為金服之昇仙者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者中士也餐食草木千歲以還者下士也又曰金銀可自作自然之性也長生可學得者也玉牒記云天下悠悠皆可長生也愚於猶豫故不成耳按本無銀為金可中釘也銅柱經曰丹沙可為金河車可作銀立則可成成則為真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黃山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龜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古人豈欺我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貧而藥或至賤而生速方非亂世所得也若我鹽齒鹹皆賤物清平時了不直錢今時不限價直而買之無也羌里石磨千萬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方而與不知者正同可為長數者也其法者則或飢寒無以合之而富貴者復不知其法也就令知之亦無一信者假令頗信之亦已自多金銀豈肯費財以市其藥物恐有棄繫逐飛之悔故其官為也又計買藥之價以成所得之物尤有大利而更當齋戒辛苦故其克為也且夫不得明師口訣誠不可輕作也夫醫家之藥淺露之甚而其常用効方便復秘之故方有用後官遊女俯側之膠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飛君根伏龍肝白馬汗浮雲潭龍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都齋之屬皆近物耳而不得口訣猶不可知況於黃白之術乎今能為之者非徒以其價貴而秘之矣此道一成則可以長生長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書所名藥物又或與常藥物同而實非者如河上姪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萬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而俗人見方用龍騰虎掌雞頭鴨馬蹄按本大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見用錢孟獲盆金鏐大戰鬼箭天鈞則謂之鐵瓦之器也原注鈞見用胡王使者倚姑新婦野丈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長卿則謂人之姓名也廷神木易之草或有不知元秘之方執

抱朴子內篇

能悉解劉向作金不成無可怪之也及得其要則復不煩聖賢大才而後作也凡人可為耳劉向豈頑木凡人哉直坐不得口訣耳今將載其約而効之者以胎將來之同志焉當先取武都雄黃丹色如雞冠而光明無夾石者多少任按本意不可令減五斤也搗之如粉以牛膽和之煮之令燥以赤土釜容一斗者先以戎鹽石磨末薦釜中令厚三分乃內雄黃末令厚五分復加戎鹽於上如此相似至盡又加碎炭火如東核者令厚二寸以蛭蟻土及戎鹽為泥泥釜外以一釜覆之皆泥令厚三寸勿泄陰乾一月乃以馬糞火煨之三日三夜寒發出鼓下其銅鋼流如治銅鐵也乃令鑄此銅以為筒筒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馬屎火煨之三十日發爐鼓之得其金即以筒筒又以盛丹砂水一本如流作誤入正文耳又以馬通火煨三十日發取搗治之取其二分生丹砂一分并承按本非錄承者水銀也以上五字當是立凝成黃金矣光明美色可中釘也

作丹砂水法
治丹砂一斤內生竹筒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薦上下閉塞筒口以漆按本骨九封之須乾以內醇苦酒中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金樓先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黃金法先銀錫方廣六寸厚一寸二分以赤鹽和灰汁令如泥以塗錫上令通厚一分累置於赤土釜中率錫十斤用赤鹽四斤合封固其際以馬通火煨之三十日發火視之錫中悉如灰狀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黃金也合治按本內土甌中以炭鼓之十煉之並成也率十斤錫得金二十兩唯長沙桂陽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彼鄉土之人作土釜以炊食自多也按另金樓先生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治作赤鹽法
用寒鹽一斤按本無又作寒水石一斤又作寒羽涅一斤又作白礬一斤按本無合內鐵器中以炭火煨之皆消而色赤乃出之可用也角里先生從稷丘子

抱朴子內篇 卷一六

所挽化黃金法先以礬水石二分內鐵器中加炭火令沸乃內承多少自在攪令相得六七沸注地上成白銀乃取丹砂水曾青水各一分雄黃水二分於鏝中加微火上令沸數攪之令相得復加炭火上令沸以此白銀內其中多少自在可六七沸注地上凝則成上色紫磨金也按另角里先生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治作雄黃水法
治雄黃內生竹筒中一斤輒加消石二兩覆薦上下封以漆骨內醇大醋原注或作中理之深三尺二十日即化為水也作曾青水方及礬水石同法但各異筒中耳

小兒作黃金法
作大鐵筒成中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作小鐵筒成中六寸鑿磨之赤石脂一斤消石一斤雲母一斤代赭一斤流黃半斤空青四兩凝水石一斤皆合搗細篩以醴和塗之小筒中厚二分承一斤丹砂半斤良非半斤取良非法用釵十斤內鐵釜中居爐上露灼之鈔銷內承三兩早出者以鐵匙抄取之名曰良非也攪令相得以承不見為候置小筒中雲母覆其上鐵蓋鎮之取大筒居爐上銷銷注大筒中設小筒中去上半寸取銷銷為候猛火煨之三日三夜成名曰紫粉取銷十斤於鐵器中銷之二十日上下更內銅器中須銷銷內紫粉七方寸七攪之即成黃金也欲作白銀者取承置鐵器中內紫粉三寸已上按寸已方寸火令相得注水中即成銀也務成子法作鐵筒長九寸徑五寸搗雄黃三斤蛭蟻壤等分作合以為泥塗裏使徑三寸口四寸加丹砂水二合覆馬通火上令極乾內銅筒中塞以銅合蓋堅以黃沙築上覆以蛭蟻壤重泥上無令泄置爐炭中今有三寸炭筒口亦可塞發之雄黃皆入著銅筒復出入如前法三斤雄黃精皆下入著筒中下提取與黃沙等分合作以為爐爐大小自在也欲用之置爐於炭火中爐赤內水銀銀動則內鈔其中黃從傍起交中央注之於

抱朴子內篇 卷一六

地即成金凡作一千五百斤爐力即盡矣此金取牡
 荆赤黍酒漬之百日即柔可和也如小豆服一丸日
 三服盡一斤三蟲伏尸百病皆去盲者視暫者聞老
 者即還年如三十時入火不灼百邪衆毒冷風暑濕
 不能侵人盡三斤則步行水上山川百神皆來侍衛
 壽與天地相畢以杼血朱草煮一丸原注杼一作務以拭目
 皆即見鬼及地中物能夜書以白羊血塗一丸投水
 中魚龍立出可以取也以青羊血丹雞血塗一丸懸
 都門上一里不疾以塗牛羊六畜額上皆不疫病虎
 豹不犯也以虎膽蛇肪塗一丸從月建上以擲敵人
 之軍軍即便無故自亂相傷殺而走矣以牛血塗一
 丸以投井中井中即沸以投流水流水則逆流百步
 以白犬血塗一丸刻本有置六箇之投社廟舍中其
 鬼神即見可以役使以免血塗一丸置六陰之地行
 廚玉女立至可俟當作六七十人也以鯉魚膽塗一
 丸持入水水為之開一丈可得氣息水中以行冒雨
 衣不霑也以紫莧煮一丸含咽其汁可百日不飢以
 慈石煮一丸內髻中以擊賊白刃流矢不中之有射
 之者矢皆自向也以六丁六壬上土并一丸以蔽人
 中則隱形含一丸北向以噴火火則滅以庚辛日申
 酉時向西地以一丸擲樹樹木即日便枯又以一丸
 禹步擲虎狼蛇頭皆即死研一丸以書石即入石書
 金即入金書木入木所書皆徹其肌理削治不可去
 也卒死未經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人咽喉并含
 水噴死人面即活以孤血鶴血塗一丸內爪中以指
 萬物隨口變化即山行水徒人皆見之然而實不動
 也凡作黃白皆立太乙元女老子坐離祭如作九丹
 法常燒五香香不絕又金成先以三斤按深水中一
 斤投市中然後方得悉其意用之耳按自務成子法
 條而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六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七

登涉

守九

或問登山之道抱朴子曰凡為道合藥及避亂隱居
 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故諺有之
 曰太華之下白骨狼藉皆謂偏知一事不能博備雖
 有求生之志而反隨死也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
 則神大山小即神小也入山而無術必有患害或破
 疾病及傷刺及驚怖不安或見光影或聞異聲或令
 大木不風而自摧折巖石無故而自墮落打擊人
 或令人迷惑狂走墮落坑谷或令人遺虎狼毒蟲犯
 人不可輕入山也當以三月九月此是山開月又當
 擇其月中吉日佳時若事久不得徐須此月者但
 可選日時耳凡人入山皆當先齋潔七日不經污穢
 帶昇山符出門作周身三五法又五岳有受殃之歲
 如九州之地更有衰盛受飛符然則其地君長不
 可作也按周公城名錄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
 可穰居宅亦然山岳皆爾也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
 卯之歲正月二月入東岳不以丙丁巳午之歲四月
 五月入南岳不以庚辛申酉之歲七月八月入西岳
 不以戌巳之歲四季之月入中岳不以壬癸亥子之
 歲十月十一月入北岳不須入太華霍山恒山太山
 嵩高山乃忌此歲其岳之方面皆同禁也又萬物之
 老者其精悉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日而常試人唯
 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
 明鏡徑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或
 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
 顧鏡中故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
 中矣又老魅若來其去必却行可轉鏡對之其後
 而視之若是老魅者必無隱也其有踵者則山神也
 昔張蓋原注一躡及偶高作素一或二人並精思於
 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往到
 其前曰勞乎道士乃平苦幽隱於是二人顧視鏡中
 乃是鹿也因問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詐為人形

言未絕而來人即成鹿而走林慮山下有一亭其
 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常夜有數十人衣色或
 黃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後鄉原注一伯夷者過之
 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
 自共搏博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也伯夷
 乃執燭起伴談以燭燻其衣乃作焦毛氣伯夷懷
 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叫死而成犬餘犬悉
 走於是遂絕乃鏡之力也上士入山持三皇內文及
 五岳真形圖所在召山神及按鬼錄召州社及山神
 宅尉問之則木石之怪山川之精不敢求試人其次
 即立七十二精鎮符以制百邪之章及朱官印包元
 十二印封所住之四方亦百邪不敢近之也其次執
 八威之節佩老子玉策則山神可使豈敢為害乎余
 聞鄭君之言如此實復不能具知其事也余師常告
 門人曰夫人求道如憂家之貧如愁位之卑者豈有
 不得耶但患志之不篤務近志遠聞之則悅備備前
 席未久則忽然若遺棄之益未固而丘山之損不
 已亦安得窮至言之微妙成罔極之峻崇乎抱朴子
 曰入山之大忌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
 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原注一作戊寅六月卯七月甲寅八月申
 子二月寅卯未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月巳丑十一月辰
 子二月寅卯未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月巳丑十一月辰
 子二月寅卯未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月巳丑十一月辰
 行而各忌之也諸本皆誤不可通今訂正
 食日甲子甲寅乙亥乙巳乙卯丙戌丙午丙辰巳上
 日大吉抱朴子曰按九天秘記及太乙遁甲云入山
 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
 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
 六日二十八日以此日入山必為山神所試又所求
 不得所作不成不但道士凡人以此日入山皆凶害
 與虎狼毒蟲相遇也抱朴子曰天地之情狀陰陽之
 吉凶茫茫乎其亦難詳也吾亦不必謂之有又亦不
 敢保其無也然黃帝太公皆所信仗近代達者嚴君
 平司馬遷皆所據用而經傳有治歷明時剛柔之日

抱朴子內外篇

抱朴子內篇 卷二十七

三二九

古言當作詩曰吉日惟戊有自來矣王者立太史之官
 封拜豈立有事宗廟郊祀天地皆擇良辰而近才庸
 夫自許脫俗舉動所為必揀善日不亦愚哉每伺
 今入山不得其良時日交下有其驗不可輕入也按
 玉鈔經云欲入名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秘術而不為
 人委曲說其事也而靈寶經云入山當以保日及義
 日若專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又不一道之
 也余少有入山之志由此乃行學遁甲書乃有六十
 餘卷事不可卒精故鈔集其要以為囊中立成然不
 中以筆傳今論其較略想好事者欲入山行當訪索
 知之者亦終不乏於世也遁甲中經曰欲求道以天
 內日天內時動鬼魅施符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入名
 山欲令百邪虎狼毒蟲盜賊不敢近人者出天藏入
 地戶凡六癸為天藏六己為地戶也又曰避亂世絕
 跡於名山令無憂慮者以上元丁卯日名曰陰德之
 時一名天心可以隱論所謂白日陸沈日月無光人
 鬼不能見也又曰求仙道人名山者以六癸之日六
 癸之時一名天公日必得度世也又曰往山林中當
 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遠星下歷明堂入太宮
 陰中再步而行三呪曰諸軍大陰將軍獨聞當作留
 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為束薪不見甲者
 以為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傳鼻
 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馬步而行到六癸下
 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凡六甲為青龍六乙為蓬
 星六丙為明堂六丁為陰中也三三比成既濟卦初
 一初二三不任九跡數然相四仍一步七尺又云一
 尺此四字當是原注一作顧視九跡
 又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後次復前右足
 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
 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二步也次復前右足
 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三步也如此禹步
 之道畢矣凡作天下百術皆宜知禹步不獨此事也
 抱朴子曰靈寶經曰當作所請寶當作日者謂支干上

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巳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
 者火也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於木故也又謂義
 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
 者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於金故
 也所謂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己亥之
 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己亦土也亥亦水也五
 行之義土克水也所謂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若
 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木也
 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他皆倣此引而長之皆可
 之也抱朴子曰入名山以甲子開除日以五色網各
 五寸懸大石上所求必得又曰入山宜知六甲秘祝
 祝曰臨兵闔者皆陣列前行凡九字當當密祝之無
 所不辟要道不煩此之謂也抱朴子曰山中山精之
 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太平御覽八面向後喜來犯人
 人入山若夜聞人御覽引若谷其首聲大作笑語
 其名曰岐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熱內御覽
 起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
 暉御覽引又或如人長九尺御覽引衣裳戴笠名曰
 金果御覽引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見之皆
 以名呼之原注下龍即不敢為害也抱朴子曰山中
 有大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御覽
 以其名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外枯木所作
 勿怪也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見秦御覽引者
 百歲木之精勿怪之並不能為害山水之間見吏人
 御覽引者名曰四徹御覽引有以呼之名御覽引即
 無此字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升卿呼之即吉山中
 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擲之則息
 矣一法以葦為牙牙今誤作以刺之即吉山中見鬼
 來喚人求食不止者以茅投之即死也山中鬼常
 迷惑使失道徑者以葦杖投之即死也山中鬼日有
 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者狼也稱長者老狸
 也亦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
 者鹿也辰日稱兩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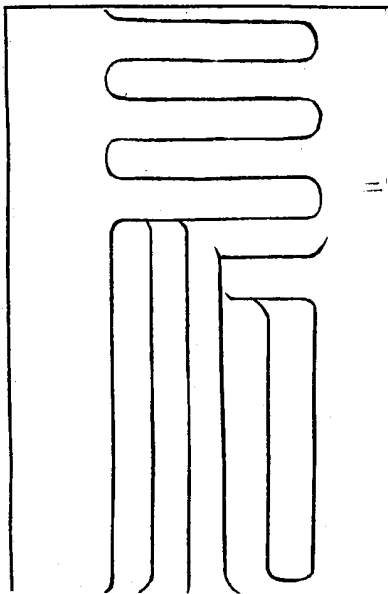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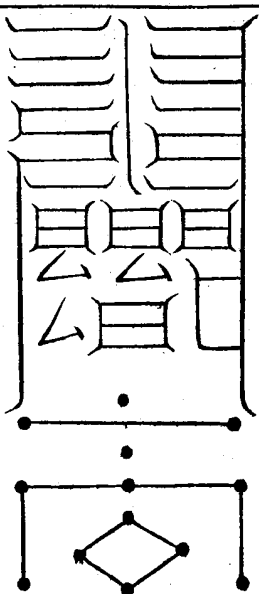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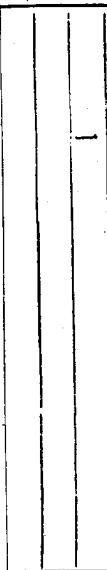
公子者蟹也已日稱真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鷹也申日稱人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老鷹也此字今雖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神君者猪也稱婦人者金玉也舊此二句誤倒正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為害也或問曰隱居山澤辟蛇蝮之道抱朴子曰昔園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衆蛇皆去今帶武都雄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上以入山林草木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雄黃末內簾中亦登時愈也蛇種雖多唯蝮蛇及青金蛇中人為至急不治之一日則煞人人不曉治之方術者而為此二蛇所中即以刀割所傷處肉以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而人得活此蛇七八月毒盛之時不得嚙人而其毒不泄乃以牙嚙大竹及小木皆即燥枯今為道士人入山徒知大方而不曉辟之之道亦非小事也末入山當預止於家先學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元武青龍白虎以衛其身乃行到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烝閉之以吹山草中意思令此烝赤色如雲霧瀰滿數十里中若有從人無多少皆令羅列以烝吹之雖踐蛇蛇不敢動亦略不遠見蛇也若或見蛇因向日左取三烝閉之以舌柱天以手捻都關又閉天門塞地戶因以物抑蛇頭而手烝之盡地作獄以盛之亦可提弄也舊本以鏡頭頭不敢嚙人也自不解禁吐烝以吹之亦終不得復出獄去也若他人為蛇所中左取三口烝以吹之即愈不復痛若相去十數里者亦可通為烝呼彼姓字男祝我左手女祝我右手彼亦愈也介先生法到山中住思作五色蛇各一頭乃閉烝以青竹及小木板屈刺之左徇禹步思作吳蛇數千板以衣其身乃去終亦不遠蛇也或以乾姜附子帶之肘後或燒牛羊鹿角薰身或帶王方

平雄黃先或以猪耳中垢及麝香先若足爪甲中皆有效也又麝香本有及野猪皆啖蛇故以厭之也又運日鳥按運日鳥當作雲字又運日及蠟龜亦皆啖蛇故南人入山皆帶蠟龜之尾運日之味以辟蛇蛇中人到此二物以塗其瘡亦登時愈也舊本作日藏本無此字無蛇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詳視草中必見蛇也大蛇丈餘身出一圍者吳蛇見之而能以烝禁之蛇即死矣蛇見吳蛇在涯岸間大蛇走入川谷深水底逃其吳蛇但浮水上禁人見而物正青大如葉者直下水至蛇處須臾蛇浮出而死故南人因此未吳蛇治蛇瘡皆登時愈也或問曰江南山谷之間多諸毒惡辟之有道乎抱朴子曰答曰中州高源原作土氣清和上國名山了無此輩今吳楚之野暑濕鬱蒸雖衡霍正岳猶多毒瘡也又有短狐一名城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質水蟲也狀如蝸蝓狀當作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橫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為矢則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即發瘡不曉治之者煞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皆死又有沙蟲水陸皆有其新雨後及晨暮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時差稀耳其大如毛髮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裏其所在如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針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動也若不挑之蟲鑽至骨便周行走入身其與射工相似皆煞人行有此蟲之地每還所住輒當以火炙燻令遍身則此蟲墮地也若帶八物麝香丸及度世丸及護命丸及玉靈九犀角丸及七星丸及蒼尾皆辟沙蟲短狐也若卒不能得此諸藥者但可帶好生麝香亦佳以雄黃大等分合搗帶一丸如雞子大者亦善若已為所中者可以此藥塗瘡亦愈咬咀赤竟汁飲之塗之亦愈五茄根及懸鉤草皆辟此三物皆可各單行可以搗服其汁一二升又射工蟲冬天蟄於山谷間大雪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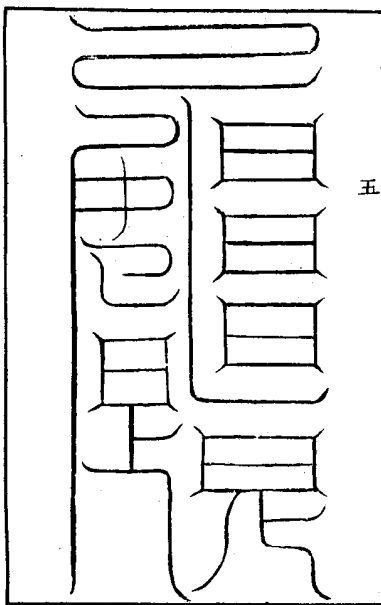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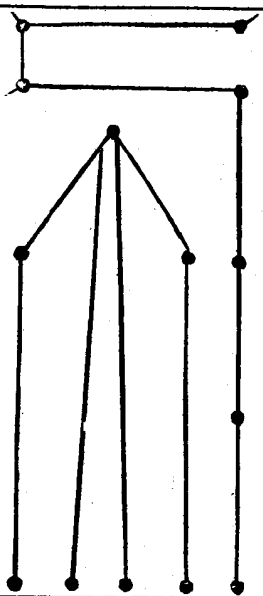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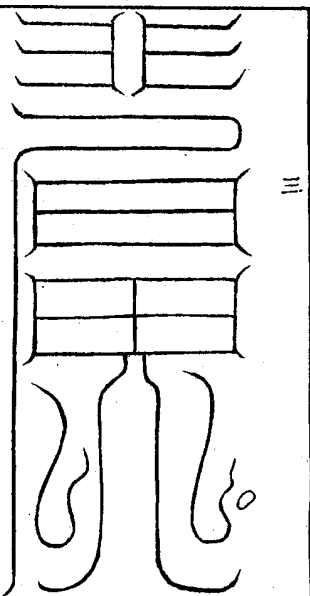
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若道士知一禁方及洞百禁常存禁及守真一者則百毒不敢近之不假用諸藥也或問道士山居棲巖庇岫不必有網罽之溫直使我畏風濕敢問其術也抱朴子曰金餅散三陽液昌辛丸葦草耐冬煎獨搗骨齒芋元華散秋地黃血丸皆不過五十日服之而止可以十年不畏風濕若服金丹大藥雖未昇虛輕舉然體不受疾雖當風臥濕不能傷也服此七藥皆謂始學道者耳姚先生但服三陽液便袒臥冰上風寒已試有驗秘法也或問涉江渡海辟蛇龍之道抱朴子曰道士不得已而當游涉大川者皆先當於水次破籬子一枚以少許粉雜香末合攪器水中以自洗濯則不畏風波蛟龍也又佩東海小童符及制水符蓬萊札皆却水中之百害也又有六甲三金符五木禁又法臨川先祝曰卷蓬卷蓬引蓬引蓬河伯導前辟蛟龍萬災消滅天清明又金簡記云以五月丙午日中搗五石下其銅五石者雄黃丹砂雌黃礬石曾青也按當衍雄黃礬石皆粉之以金華池浴之內六一神爐中鼓下之以桂木燒為之銅或以剛炭鍊之令童男童女進火取壯銅以為雄劍取壯銅以為雌劍各長五寸五分取土之數以厭水精也帶之以水行則蛟龍巨魚水神不敢近人也欲知銅之壯當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銅灌銅當以在火中向赤時也則銅自分為兩段有凸起者壯銅也有凹陷者雌銅也各刻名識之欲入水以雄者帶左以雌者帶右但乘船不身涉水者其陽日帶雌陰日帶雌又天文大字有北帝書寫帛而帶之亦辟風波蛟龍水蟲也或問曰辟山川廟堂原注一百鬼之法抱朴子曰道士常帶天符及上皇符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三部將軍鬼不敢近人也其次則論百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宇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

却其次服鴉子赤石丸及曾青夜光散及慈實烏服丸及吞白石英祇母散皆令人見鬼即鬼畏之矣抱朴子曰有老君黃庭中胎四十九真祕符入山林以甲寅日丹書白素夜置案中向北斗祭之以酒脯各少少自說姓名再拜受取內衣領中辟山川百鬼萬精虎狼蟲毒也何必道士亂世避難入山林亦宜知此法也

入山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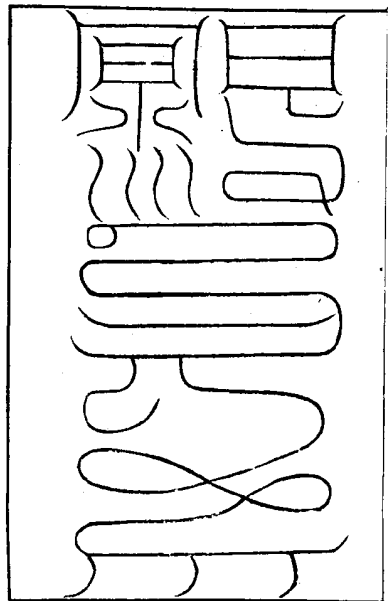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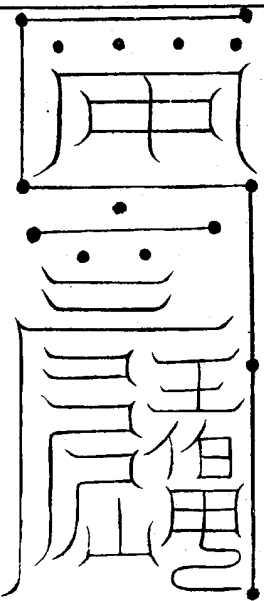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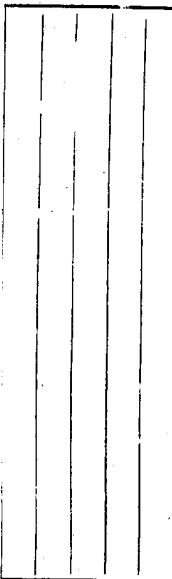


抱朴子內外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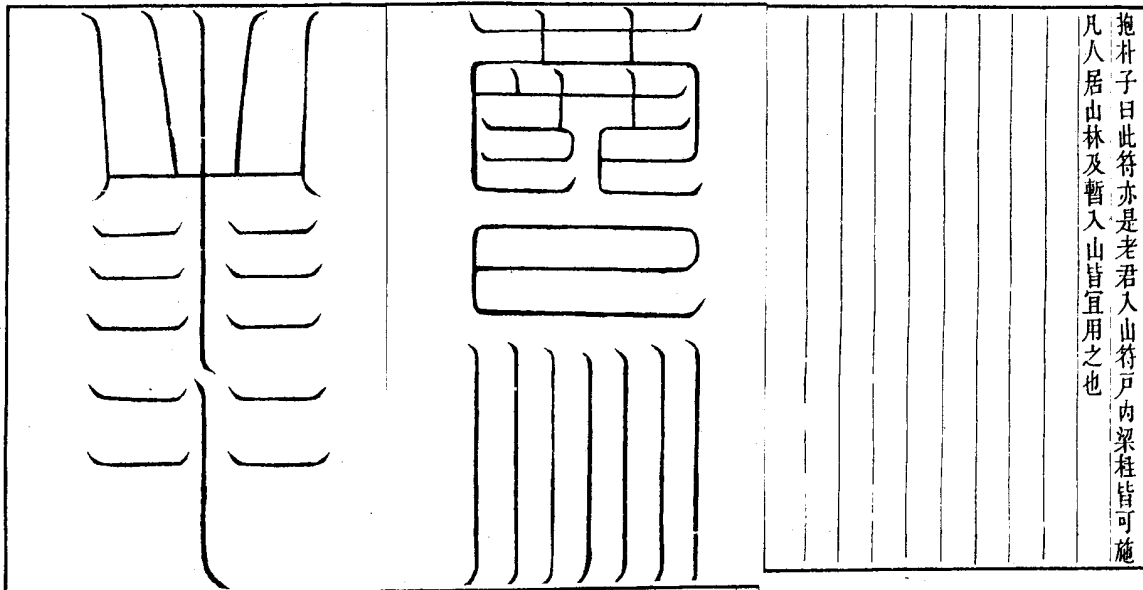


抱朴子內篇 卷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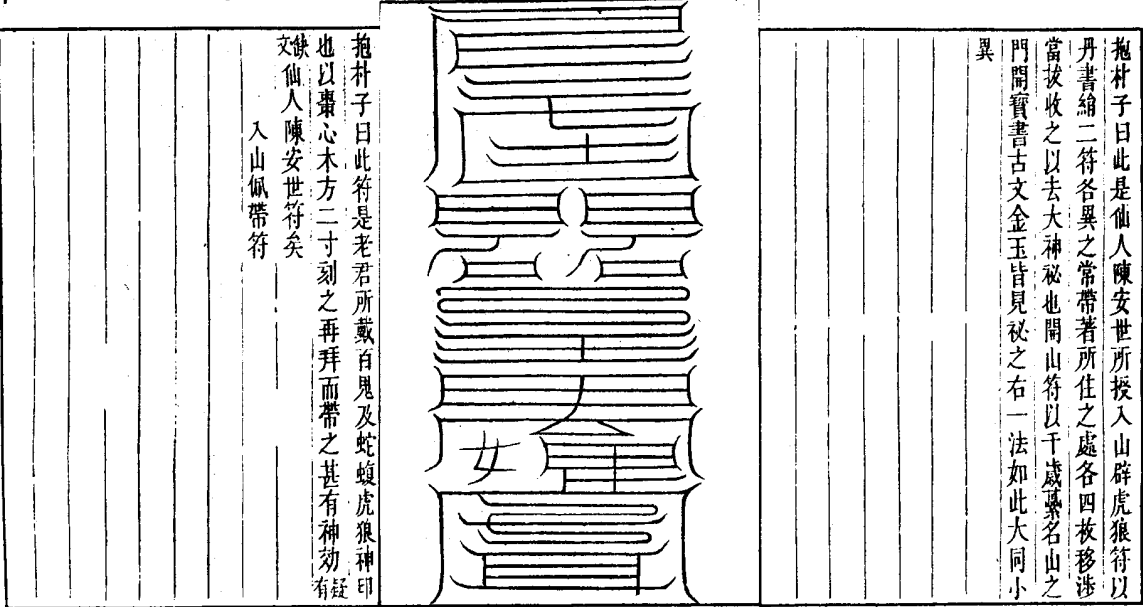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上五符皆老君入山符也以丹書桃板上大書其文字令彌滿板上以著門戶上及四方四隅及所道側要處去所住處五十步內辟山精鬼魅戶內梁柱皆可施安凡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可用即衆物不敢害也三符以相連著一板上意謂爾非葛氏末六字疑附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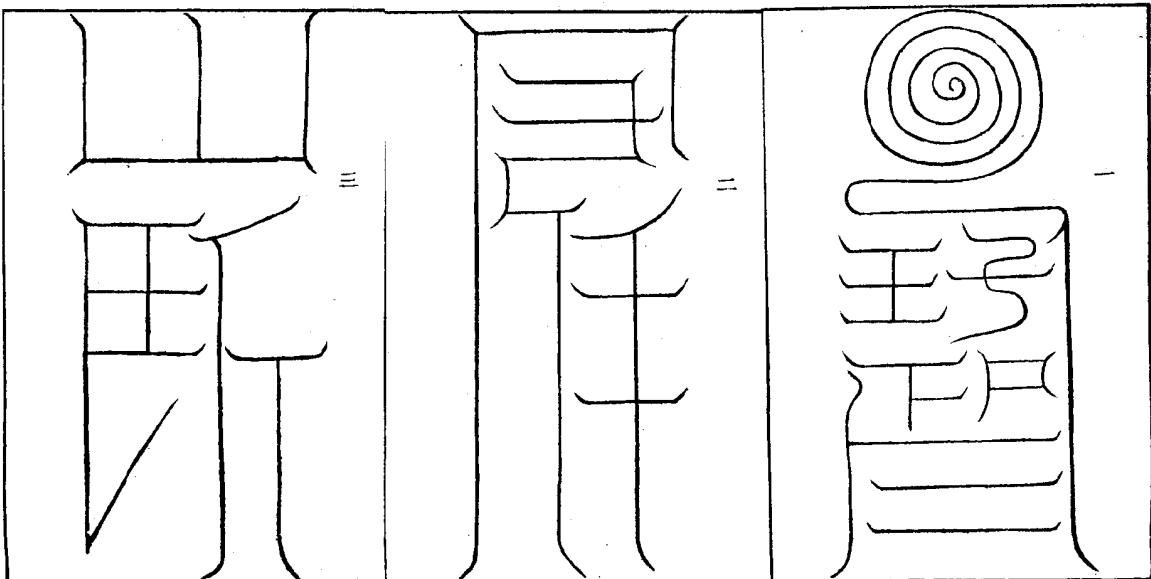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符亦是老君入山符戶內梁柱皆可施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宜用之也



抱朴子曰此是仙人陳安世所授入山辟虎狼符以丹書縮二符各異之常帶著所住之處各四枚移涉當拔收之以去大神祕也開山符以千歲藥名山之門開寶書古文金玉皆見祕之右一法如此大同小異



抱朴子曰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以藥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帶之甚有神効有疑文缺仙人陳安世符矣
入山佩帶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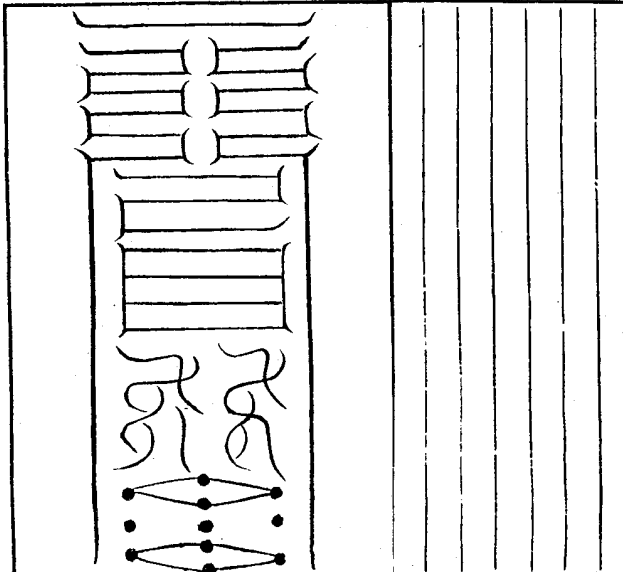


此三符兼同著牛馬屋左右前後及猪欄上辟虎狼也或問曰昔聞談昌或步行水上或久居水中以何法乎抱朴子曰以葱涕和桂服如梧桐子大七九日三服至三年則能行水上也鄭君言但習閉氣至千息久久則能居水中一日許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為魚而銜之以入水水常為人開方三尺可得恣息水中又通天犀角有一赤字類賦引白理如緹有事類賦自本微未有者字類賦引以角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啄之未至數寸即驚却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為駭雞犀以此犀角著穀積上百鳥不敢集大霧重露之夜以置中庭終不沾濡也此犀獸在深山中晦冥之夕其光正赫然如炬火也以其角為導毒藥為湯以此導攪之皆生白沫湧起則了無復勢也以攪無毒物則無沫起也故以是知之也若行異域有盛毒之鄉每於他家飲食則當先以犀攪之也人有為毒箭所中欲死以此犀文當作文即刺瘡中其瘡即沫出而愈也通天犀所以能致毒者其為獸專食百草之有毒者及泉木有刺棘者不安食柔滑之皆木也歲一解角於山中石間人或得之則須刻木色理形狀令如其角以代之犀不能覺後年輒更解角若其處也他犀亦辟惡解毒耳然不能如通天者之妙也或食六成符千日或以赤斑蜘蛛及七重水馬以合馮夷水仙九服之則亦可以居水中只以塗趾下則可以步行水上也頭指猶足以使金鐵浮水況妙於茲乎或問為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行見新虎跡以印順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還帶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廟血食惡神能作禍禍者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復能神矣昔石頭水有大龜常在深潭中人因名此潭為龜潭此物能作鬼魅行病於人吳有道士戴

抱朴子內外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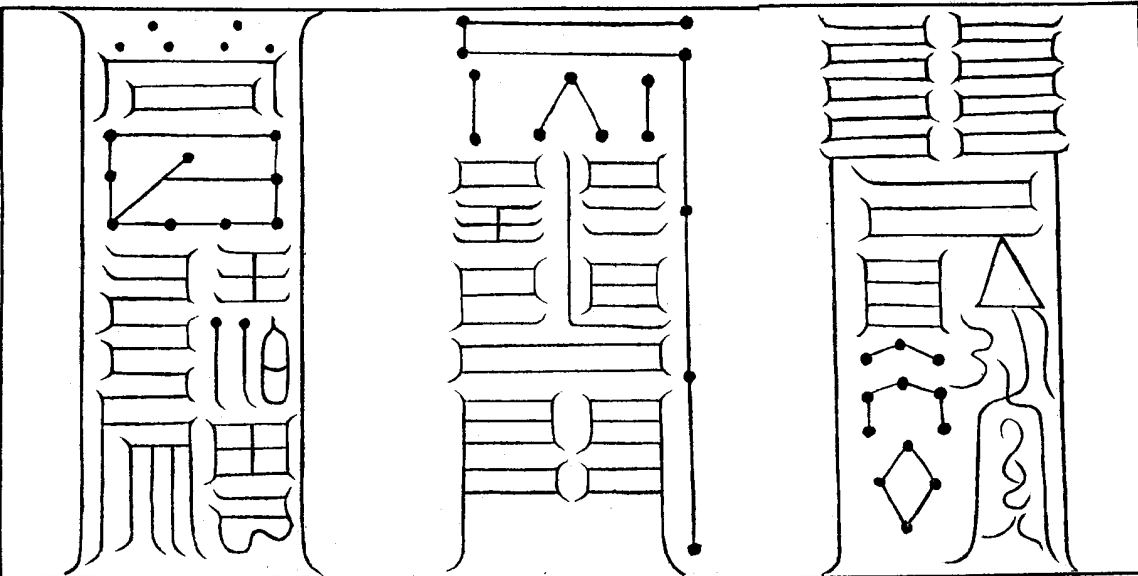
明者偶視之以越章封泥作數百封乘舟以此封泥遍擲潭中良久有大龜徑長丈餘浮出不敢動乃格煞之而病者並愈也又有小龜出羅列死於渚上甚多山中卒逢虎便作三五禁虎亦即却去三五禁法當須口傳筆不能委曲矣一法直思吾身為朱鳥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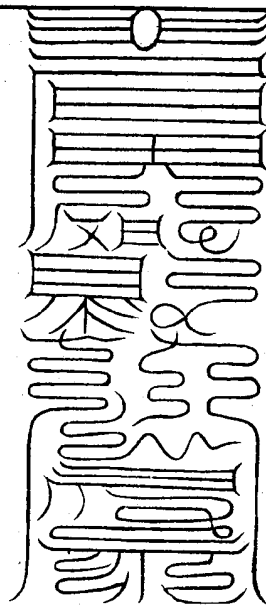
長三原注一丈而立來虎頭上因即閉氣虎即去若暮宿山中者密取頭上釵閉系以刺白虎上則亦無所畏又法以左手持刀閉系蓋地作方視曰恒山之陰太山之陽盜賊不起虎狼不行城郭不完閉以金關固以刀橫旬日中白虎上亦無所畏也或用大禁吞三百六十氣左取右以叱虎虎亦不敢起以此法入山亦不畏虎或用七星虎步及玉神符八威五勝符李耳太平符中黃華蓋印文及石流黃散燒牛羊角或立西岳公禁山符皆有驗也闕此四符也符末字疑誤入正文



抱朴子內篇 卷一七

三五〇





此符是老君入山符下說如文又可戶內梁柱皆施之凡人居山林及暫入皆可用之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七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八

地真

守十

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沈羽浮山崎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則遐存固極失之則命彫氣窮老君曰忽今恍今其中有象恍今忽今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為明堂二寸為洞房三寸為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血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推步寒暑春得一以發夏得一以長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勅召萬神南到闕隴陰建木觀百令之所登探若乾之華飲丹鸞之木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成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王室得神丹金訣記到峨眉山見天真皇人於玉堂請問真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覆不可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仙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却遠作惡則獨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仙經曰九轉丹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刻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魏巍華蓋金樓穹隆左置右魁激波揚空元芝被崖朱草蒙瓏白玉嶸峨日月垂光歷火過水經元涉黃城關交錯帷帳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還不疾一安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

抱朴子內篇 卷十八

三六三

抱朴子內篇 卷十八

三六四

通神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臨頸思一得生知一不難難在於終守之不夫可以無窮陸辟惡獸水却蛟龍不畏魘魘挾毒之蟲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真一之大畧也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思存念作可以却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影藏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諸神而內視今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功也然或乃思作數千物以自衛率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若知守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故曰能知一則萬事畢者也受真一口訣皆有明文故曰能知一則萬事之日受之以白絹白銀為約剋金契而分之輕說安傳其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銳百害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若在鬼廟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閒虎狼之藪蛇蠍之處守一不怠眾惡遠避若忽偶忘守一而為百鬼所害或臥而魔者即出中庭視輔星握固守一鬼即去矣若夫陰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見輔星而已若為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兵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不須卜日擇時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復按堪輿星歷而不避太歲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終不復值殃咎也先賢歷試有驗之道也抱朴子曰元一之道亦要法也無所不詳與真一同功吾內篇第一名為之為暢元者正以此也守元一復易於守真一真一有姓字長短服色目刻本元一但此見之初求之於日中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然先當百日潔齋乃可條求得之耳亦不過三四日得之得之守之則不復去矣守元一并思其身分為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己身隱之顯之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藟子訓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一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人投釣實不能別何者為真主人也師言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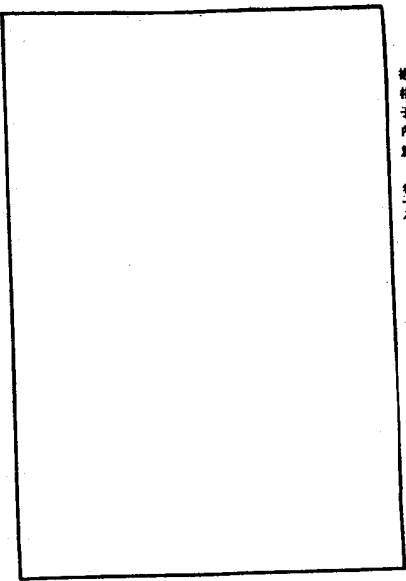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八

三七〇

兼修明鏡其鏡道成則本無則能分形為數十人衣
 服面貌皆如一也抱朴子曰師言欲長生勤服大藥
 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中之三魂
 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
 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然長生養性辟死者
 亦未有不始於勤誠本而終於成於久視也道成之後
 略無所為也誠本未成之閒無不為也採掘草木之藥劬
 勞山澤之中煎餗治作皆用筋力登危涉險夙夜不
 怠非有至志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而昇天然其大
 藥物皆用錢直不可卒辦當復由於耕牧商販以索
 資累年積動然後可合及於合作之日當復齋潔清
 淨斷絕人事有諸不易而當復加之以思神守一却
 惡衛身常如人君之治國或將之待敵乃可為得長
 生之功也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之器而修此事
 乃可必得耳淺近庸人雖有志好不能克終矣故一
 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
 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
 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能治國也夫愛其民所以安
 其國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
 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
 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
 後民難養而易危也氣難清而易濁也故奮威德所
 以保社稷制嗜慾所以固血氣然後真一存焉三七
 守焉百害却焉年命延矣抱朴子曰師言服金丹大
 藥雖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小餌八
 石適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以為外來之禍也或為
 鬼所冒犯或為大山神之所輕凌或為精魅所侵犯
 唯有守真一可以一切不畏此輩也次則有帶神符
 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長生危矣哉四門而閉其三
 盜猶得入況盡開者邪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八

抱朴子內外篇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九

或曰鄙人面牆拘繫儒教獨知有五經三史百氏之
 言及浮華之詩賦無益之短文盡思守此既有年矣
 既生值多難之運亂靡有定干戈戚揚藝文不貴徒
 消工夫若意極思攻微索隱竟不能祿在其中免此
 憂歎又有損於精思無益於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
 頹正欲反迷以尋生道倉卒罔極無所趨向若涉大
 川不知攸濟先生既窮觀墳典又兼綜奇秘不審道
 書凡有幾卷願告篇目抱朴子曰余亦與子同斯疾
 者也昔者幸遇明師鄭君但恨子弟富作不慧不足
 以鑽至堅極彌高耳於時雖充門人之灑掃既才識
 短淺又年尚少壯意思不專俗情未盡不能大有所
 得以為巨恨耳鄭君時年出八十先髮鬢斑白數年
 間又黑顏色豐悅能引強弩射百步步行日數百里
 飲酒二斗不醉每上山體力輕便登危越險年少追
 之多所不及飲食與凡人不異不見其絕穀余問先
 隨之弟子黃章言鄭君嘗從豫章還於攝溝浦中連
 值大風又聞前多劫賊同侶舉留鄭君以須後伴人
 人皆以糧少鄭君推米以餉諸人已不復食五十日
 亦不飢又不見其所施為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細書
 過少年人性解音律善鼓琴明坐侍坐數人口舌諸
 問言不輟響而耳並料作聽左右操絃者教遺長
 短無毫釐差過也余晚充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告余
 日要道不過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
 後遠勝於不見矣既悟人意又可得淺近之術以防
 初學未成者諸患也乃先以道家訓教戒書不要者
 近百卷稍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見先見者願以其中
 疑事諮問之鄭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
 知者雖多未精又意在於外學不能專一未中以經
 深涉遠耳今自當以佳書相示也又許漸得短書錄
 素所為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出二百許卷終不
 可得也他弟子皆親僕使之役採薪耕田唯余庭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九

三七三

不堪也勢然無以自効常親掃除拂拭牀几磨墨執燭及與鄭君繕寫故書而已見待余同於先進者語余曰雜道書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粗而擇所施行不事盡誦誦以妨日月而勞意思耳若金丹一成則此輩一切不用也亦或當有所教授宜得本末先從淺始以勸進學者無所希准階由也鄭君亦不肖先令人寫其書皆當決其意雖久借之然莫有敢盜寫一字者也鄭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禮記尚書教授不絕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接見之者皆肅然每有諮問常待其溫顏不敢輕說也書在余處者久之一月足以大有所為以不敢竊寫者政以鄭君聰慧遐邇知之失其意則更以小喪大也然於求受之初復所不敢為斟酌時有所請可是以徒知飲河而不得滿腹然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林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矣他書雖不具得皆蹟其名今將為子說之後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道經有三皇內文天文刻本_{一作地}三卷元文中下三卷混成經二卷元錄二卷九生經二十四生經九仙經靈十仙經十藏本_非二化經九變經老君玉歷真經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溫寶經息民經自然經陸陽經養生書一百五卷太平經五十卷九敬_{一作}一經甲乙經一百七十卷青龍經中黃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道引經十卷元陽子經元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救經子都經張虛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入山_{一作}內寶經四規經明鏡經日月臨鏡經五言經柱中經靈寶皇子心經龍騎經正機經平衡經飛龍經鹿盧經躡形記守形圖坐亡圖觀引圖含景圖觀天圖木芝圖蘭芝圖肉芝圖石芝圖大魄經芝圖五嶽經五卷隱守記東井圖虛元經牽牛中經王_{一作}玉璣記臘成記六安記鶴鳴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山陽記玉策記八史圖入室經左右契玉歷經具天儀九奇經更生經四符經十卷食日月精經食六氣經丹一

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十卷百守攝提經丹壺_{一作}經岷山經魏伯陽內經日月廚食經步三卷六紀經入軍經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全屬經三十六水經白虎七變經道家地行仙經黃白要經八公黃白經天師神器_{一作}經杖中黃白經五卷白子_{一作}原注白變化經移災經厭禍經中黃經文人經消子天地人經崔文子_{一作}原注_{一作}經神光_{一作}經占方來經水仙經尸解經中通經李君包天經包元經黃庭經淵淵經太素經華蓋經行廚經微言三卷內視經文始先生經歷藏延年經南閩記_{一作}龍子記七卷九宮五卷三五中經宣常經解經鄒陽子經元洞經十卷元示經十卷箕山經十卷鹿臺經小僮經河洛內記七卷舉形道_{一作}經五卷道機經五卷見鬼記無極經宮氏經真人玉胎經道根經依命圖反胎胞經枕中清記幻化經詢化經金_{一作}安神記去子黃山公記王_{一作}子五行要真經小_{一作}集書錄銀函玉匣記金板經黃老仙錄原都經元元經日精經渾成經三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經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經三卷入五毒中記休糧經三卷採神藥治作秘法三卷登名山渡江海勸地神法三卷趙太白囊中要五卷人_{一作}當溫氣痰病大_{一作}藏本禁七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泰山主者記三卷興利宮宅官舍法五卷斷虎狼禁山林記召百蟲蛇記萬畢高丘先生法三卷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服食禁忌經立功益算經道士齋戒律三卷移門子記鬼兵法立亡術練形記五卷郊公道要角里先生生長集少君道意十卷契英石壁文三卷思靈經三卷龍首經荆山記孔安仙淵赤斧子大覽七卷董君地仙却老要記李先生口訣別後二卷凡有不言卷數者皆一卷也其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命符太元符三卷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杖中符小童符九靈

符六君符元都符黃帝符少千三十六將軍符延命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真符天水符青龍符白虎符朱雀符元武符朱胎符七機符九天發兵符九天符老經符七符大捍厄符元符武孝經燕君龍虎三靈辟兵符包元符沈羲符禹禱符消災符八卦符監乾符雷電符萬畢符八威五勝符威喜符巨勝符採女符元精符玉歷符北臺符陰陽大鎮符枕中符治百病符十卷厭怪符十卷靈公符二十卷九臺符九卷六甲通靈符十卷六陰符廚龍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終符合五百卷軍火召治符玉斧符十卷此皆大符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抱朴子曰鄭君言符出於老君皆_{一作}天人也老君能通於神明符皆神明所授今人用之少驗者由於出來歷久傳寫之多誤故也又信心不篤施用之亦不行又營之於書字則符誤者不但無益將能有害也書字人知之猶尚寫之多誤故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_{一作}成虎此之謂也七與士但以保_{一作}今校正向長短之開為異耳然今符上字不可讀誤不可覺故其知其不定也世間又有受體使術用符獨効者亦如人有使麝香便能芳者自然不可得傳也雖爾必得不誤之符正心用之但當不及其體使之者速効耳皆自有益也凡為道士求長生志在藥中耳符可以却鬼辟邪而已諸大符乃云行用之可以得仙者亦不可專據也昔吳世有介象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人試取治百病雜符及諸厭効符去其籤題以示象皆一一據名之其有誤者便為人定之自是以來莫有能知者也或問仙藥之大者莫先於金丹既聞命矣敢問符書之屬不審最神乎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古人仙官至人尊秘此道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傳傳之歎血而盟委質為約諸名山五岳皆有此書但藏之於石室幽隱之地應得道者入山精誠思之則山神自開山令人見之如帛仲理者於山中得之自立

壇委綰常畫一本而去也。有此書常置清潔之處，每有所為必先白之。如奉君父，其經曰：家有三皇文，群邪惡鬼，瘟疫氣橫，殃禍若有，困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書與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婦難產，絕氣者，持之，兒即生矣。道士欲求長生，持此書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却蛟龍，止風波，得其法，可以變化起工。蘇本不問地擇日，家無殃咎，若欲立新宅及冢墓，即寫地皇文，數十通，以布著地，明日視之，有黃色所著者，便於其上起工。家必富昌，又因他人葬時，寫人皇文，并書己姓名，著紙裏，稱內人家中，勿令人知之。令人無飛禍盜賊，也有謀議已者，必反自中傷。又此文先潔齋百日，乃可以召天神，司命及太歲，日遊五岳，四瀆，社廟之神，皆見形。如人可問以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禍祟，所由也。又有十八字以著衣中，遠涉江海，終無風波之慮也。又家有五嶽真形圖，能辟兵凶，逆人欲害之者，皆還反受其殃。道士時有得之者，若不能行仁義，慈心而不精，不正，即禍至滅家，不可輕也。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爲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論無方，含笑即爲婦人，感面即爲老翁，踞地即爲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可食。晝地爲河，撮壘成山，坐致行廚，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爲飛禽走獸，及金玉石與雲致，兩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爲千人，因風高飛出入，無間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冥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識之，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曬血虎，血紫，綬履組流，淨以三月三日合種之初生草，似胡麻，有實，即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沈在還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略同，過此不足論也。還覽者

抱朴子內外篇 二九

三八五

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鄭君不徒明五經，知仙道而已，兼綜九宮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識記，莫不精研。太安元年，知季世之亂，江南料鼎沸，乃負笈待仙藥之獲，將入室弟子，東投霍山，莫知所在。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九

抱朴子內篇 卷十九

三八六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十

守十一

祛惑

抱朴子曰：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採美玉不於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莫於有獲守之，則終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間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況神仙之事乎？雖聖明莫由自曉，非可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挹水，造長林而伐木，獨以力劣爲患，豈以物少爲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野之所無也。所從學者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人，彼所知素狹，源短流促，倒裝與人，則新新不捨分損，以授則淡薄，無所能，其所寶宿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糲粥，必無太宰之饌，錦衣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於不覺，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淺深，實復未易，古人之難當，作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姦佞似賢，賢者愈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銜沽虛而顯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師而不去者，非知其無知而故不止也。誠以爲足事故也。見達人而不能奉之者，非知其資深而不能請之也。誠以爲無異也。夫能知要道者，無欲於物也，不徇世譽也，亦何有自標顯於流俗哉。而淺薄之徒，率多誇誕，自稱說以厲色，希聲飾其虛妄，足以眩惑晚學，而敢爲大言。乃云已登山見仙人，倉卒聞之，不能清澄檢校之者，鮮覺其僞也。余昔數見雜散道士，輩走貴人之門，專令從者作爲空名，云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年紀，伴不聞也。合笑俯仰，云八九十須臾，自言我曾往華陰山，齋穀五十年，復於嵩山少室山四十年，復在泰山六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爲同人遍說所歷，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歲人也。於是彼好

抱朴子內篇 卷二十

三八九

之家莫不煙起霧合輻輳其門矣又術士或有偶受體自然見鬼神頗能內占知人將來及已過之事而實不能稱福之損益也譬如蒼蠅耳凡人見其小驗便呼為神人謂之必無所不知不爾者或長於符水禁視之法治邪有効而未必曉於不死之道也或修行雜術能見鬼怪無益於年命問之以金丹之道則率皆不知也因此細驗之多行欺誑世人以收財利無所不為矣此等與彼穿窬之盜異途而同歸者也夫託之於空言不如著之於行事之有微也將為晚覺後學說其比故可徵之偽物焉昔有古強者服草木之方又顯行容成元素之法年八十許尚聰明不大羸老時人便謂之為仙人或謂之千載翁者揚州稽使君按揚州作廣稽當作稽謂孤舍也外篇自云為揚州聞而試迎之於宜都既至而啞鳴擊縮似若所知實遠而未皆吐盡者於是好事者因以聽聲而警集望形而影附雲萃霧合競稱藏本亦歎之饋餉相屬常餘金錢雖樂李之見重於往漢不足加也常服天門冬不廢則知其體中未嘗有金丹大藥也而強質略涉書記頗識古事自言已四十年歲取為虛言言之不怍云已見堯舜禹湯說之皆萬萬如實也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豎似八字耳堯為人長大美髭鬚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人因加之云千鐘實不能也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然年老治事轉不及少壯時及見去四凶舉元凱賴用舜耳舜是孤豢小家兒耳然有異才隱耕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海濱時人未有能賞其奇者我見之所在以德化民其目又有重瞳子知其大貴之相常勸勉慰勞之善崇高尚莫憂不富貴火德已終黃精特起誕承歷數非子而誰然其父至頌其弟殊惡恒以殺舜為事吾常諫諭曰此兒富與卿門宗四海將受其賜不但卿家不可取次也俄而受禪嘗憶吾言之有徵也又云孔子母年十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生仲尼真異人也長九尺六寸其類似堯其項似皋

陶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貧苦孤微然為兒童便好粗豆之事吾知之必當成就及其長大高談驚人遠近從之受學者著錄數千人我喜聽其語數往從之但恨我不學不能與之覆疏耳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上竊好之幸編三絕鐵櫃一作三折今乃大悟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麟死孔子以問吾吾語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怡然而泣後得惡夢乃欲得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聞之病七日而沒於今身疑記其顏色也又云秦始皇帝我到彭城引出周時鼎吾告秦始皇言此鼎是神物也有德則自出無道則淪亡君但修己此必自來不可以力致也始皇當時大有怪吾之色而牽之果不得出也乃謝吾曰君固是遠見理人也又說漢高祖項羽皆分明如此事類不可具記時人各共識之以為戲笑然凡人聞之皆信其言又強轉憐老廢忘事幾稽使君曾以一玉厄與強後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遺強後病於壽春黃整家而死整疑其化去一年許試鑿其棺視之其尸宛在矣此皆有無實使世間不信天下有仙皆坐此輩以偽亂真也成都太守吳文說五原有祭誼者好道而不得住師要事廢棄家業但晝夜誦詠黃庭太清中經觀天節詳之屬諸家不急之書口不輟誦謂之道盡於此然竟不知所施用者徒美其浮華之說而愚人又教之但讀千遍自得其意為此積久家中患苦之坐消衣食而不能有異已亦慙念無以自解於是棄家言仙道成矣因走之異界深山中又不曉採掘諸草木藥可以辟穀者但行賣薪以易衣食如是三年飢凍辛苦人或議之而詭不知也久不堪而還家黑瘦而骨立不似人其家問之從何處來竟不得仙邪因歎家云吾未能昇天但為地仙也又初成位卑應給諸仙先達者當以漸遷耳向者為老君收數頭龍一班龍五色最好是老君常所乘者令吾守視之不勤但與後進諸仙共博戲忽失此龍龍遂不知所在為

此罪見責遂吾付崑崙山下芸鋤草三四頃並皆生細而中多荒穢治之勤苦不可論法當十年乃得原會僱住子王喬諸仙來按行吾守諸之並為吾作力且自放歸當更自修理求去於是遂老死矣初誕還云從崑崙來諸親故競藏本共問之崑崙何以疑作答云天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十數丈也上有木禾高四丈九尺其穗盈車有珠玉樹沙棠琅玕碧瑰之樹玉李木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間桃李但為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每風起珠玉之樹枝條花葉互相扣擊自成五音清哀動心吾見誦失志聞此莫不怡然含悲又見崑崙崑山上一面輒有四百四十門門廣四里內有五城十二樓樓下有青龍白虎蛟蛇長百餘里其中口牙皆如三百斛船大峰一丈其毒象象又有神獸名獅子辟邪天鹿焦羊銅頭鐵額長牙鑿齒之屬三十六種盡知其名則天下惡鬼惡獸不敢犯人也其神則有無頭子倒景君翁鹿公中黃先生與六門大夫張陽字子淵俠備玉闕自不帶老君符符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五河皆出山側弱水遠之鴻毛不浮飛鳥不過唯仙人乃得越之其上神鳥神馬幽昌鶴鳴今按正騰黃吉光之輩皆能人語而不死具濟濟快仙府也恨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於時聞誕此言了了多信之者又河東蒲坂有項舅都者與一子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人問其故舅都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竊窺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怖嶮巖及到天上先過翠府金牀玉几見見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但以流霞一盃與我飲之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常更自修積乃可得復復舊矣後今正矣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廚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舅都為斥仙人世多此輩種類非一不可不詳也此安語

乃爾而人猶有不覺其虛者況其微茫欺誑煩悶事類之象似者而加益之非至明者倉卒安能辨哉乃復有假託作爾世有名之道士者如白和者傳言已八千七百歲時出俗間忽然自去不知其術此其在當術洛中有道士已博涉眾事治鍊術數者以諸疑難諮詢和和皆尋常論釋皆無疑礙故為遠識人但不知其年壽信能近千年不啻此耳後忽去不知所在有一人於河北自稱為白和於是遠近競往奉事之大得致遺至富而日和子弟間和再出大喜故往見之乃定非也此人因亡走矣五經四部並已陳之芻狗既往之糟粕所謂述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書者聖人之所作而非聖也而儒者萬里負笈以尋其師況長生之道真人所重可不勤求足問者哉然不可不精簡其真偽也余恐古強蔡謬項勇都白和之不絕於世間好事者省余此書可以少加沙汰其善否矣又仙經云仙人目瞳皆方洛中見之當見白前聖仲理者為余說其體正方如此果是異人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一

嘉遜

真一

抱朴子曰有懷冰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悲吐握之良苦讓膏壤於陸海愛躬耕乎斥鹵秘六奇以括囊含珠珥而不吐謚清音則莫之或問掩輝藻則世不得觀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乎蓬戶絕軌躅於金張之間養浩然於幽人之件謂榮顯為不幸以玉帛為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今而遂古庇峻岫之巍峩藉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萬物不能攪其和四海不足汨其神於是赴勢公子聞之慨然而嘆曰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恥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實真之責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之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翹身不能凌厲九霄騰躡步極攸敘彝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藪括藻麗乎鳥獸之群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瓊於重淵繫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帷覃思彈毫騁藻幽贊太極闡釋元本言微則木梗怡顏如巧笑語戚則偶象頓頰而滂沱抑輕則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膽為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溫辭則冰條吐葩摧高則峻極積滄海則淵池差巖疵清則倚暗夜光救濁則立溼黃河然不能沾大惠於庶物著弘勳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並化忽崇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壘之塵竊為先生不取焉蓋聞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月無君皇皇如也恥今聖主不與堯舜一致愍此黎民不可比屋而封故或負鼎而籠躍或扣角以鳳歌不須蒲輪而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與潛初飛五與時消息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滿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宜化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遺穢者若沈景之應朗鑿方圓之赴規矩故勳格上下惠沾八

表夫有唐所以魏巍重華所以恭己西伯所以三分雖發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不致群賢為六副託豪傑為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洗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若乃耀靈駭景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韜牙而握爪則搏噬之捷不揚大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驍駁踞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並默則子貢與啗者同口咸暝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先生潔身而忽大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開機之累沒無金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舒則木直正進則邪周有虞舉則四凶戮宜尼任則少卯梟猶震雷駭則鼙鼓墮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拯招寬之病則無以効越人之絕伎不焚多難之世則無以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潮非勿踐之仁也懷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俟中唐殖占日之草朝陽繁鳴鳳之音郊時獨角之獸野攢連理之林長旌卷而不懸干戈戢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能相擢乎陸沈哉深願先生不遠迷復哉於是懷冰先生蕭然遐眺遊氣天衢情神遼緬旁若無物俯而答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為棲神沖漠不役志於祿利故害辱不能加也不踴時於險途故傾墜不能為患也藜藿不供而意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歡於有土寢宜僚之舍閉干木之閭攜莊萊之友治陋巷之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以愆廣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眇以位極者憂深故背勢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侶雲鵬以高逝故不榮翮於腐鼠以蕃武為厚誠故不改樂於簞瓢且夫玄黃遐邇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託罔極之閒迅乎猶奔星之暫見飄乎似飛矢之電經聊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夫鸞本意林收不往網罟不墮宰相彼鳥獸猶知為患風塵

之徒曾未吝也若夫要離滅家以効功紀信赴燔以誑楚陳賈刑頸以證弟仲由投命而菹醢蘇門伏劍以表心曩政感惠而屠菹荆卿絕臙以報燕樊公含悲而授首皆下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祿厚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漆園垂綸而不顧卿相之貴柏成操耜而不屑諸侯之高羊說安乎屠肆楊朱吝其一毛僥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元悔則諱覆餗而不記何河龍之睡而撥明珠居量表之寵而冀無思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冰以待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飢酣鴆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觀象著而流泣尼父聞偶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開夫蹈機不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殊篤邪周成賢而信流言公且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滕以僅免况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無時而暫之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斃禾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才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故江充誅賤非親於元儲後母假繼非密於伯奇而攝棟之誣滅父子之恩袖蜂之疵破天性之愛又况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員所以懷忠而漂尸悲夫白起所以乘義而刎頸也蓋徹鑿所為寒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釐雷同仗獨是以彈衆非然不觀金雞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上之熱是以身名竝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畏亢悔而貪榮之欲不減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亦猶惡溼而泳深淵憎影而不就陰穿舟而息漏猛爨而止沸者也夫七尺之骸稟之以所生不可受全而歸殘也方寸之心制之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躬耕以

食之穿井以飲之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娛之呼吸以延之逍遙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亦足矣且夫道存則尊德勝則貴隋珠彈雀知者不為何必須權而顯俟祿而飽哉且夫安貧者以無財為富甘卑者以不仕為榮故切安浮海而澄神胡子甘心於退耕逢比有令德之罪信而陷功大之刑一枝足以戢鸞羽何煩乎豐林潢滂足以泛龍鱗豈事乎滄海藜藿嘉於八珍寒泉自於醅醢攝縷舊本縷縷美於赤烏緇袍麗於袞服把檀安於杖鉞鳴條樂乎絲竹茅茨盤於丹楹采椽珍於刻楨登嵩峯為臺榭疵巖窟為華屋積篇章為款庾寶玄談為金玉棄細人之近戀捐庸隸之所欲遊九臯以含歡遺智慧以絕俗同屈尺蠖藏光守樸表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咀嚼芝芳風飛雲浮晷景九陽附翼高遊仰棲梧桐俯集玄洲號與銜轡而伏轡同被繡於犧牛哉赴勢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之耽寵忘退往而不反者謂之不仕無義故達者以身非我有任乎所值隱顯默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束帛之集庭燎之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見若運涉陽九讓勝之時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起鳳戢隨時之宜古人所以或避危亂而不可入或色斯而不終日者慮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方今聖皇御運世夷道泰仁及蒼生惠風遐邁肅肅鬼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厚載擬乾穹以高蓋神化則雲行雨施玄澤則烟燭汪濊四門穆穆以博延主思英逸以俾又此乃千載所希值剖判之一會而先生慕嘉道之偏枯不覺狗華之患害也務乎單豹之養內未睹暴虎之犯外也是則涉水之或溺則謂乘舟者皆敗以商臣之凶逆則謂繼體無類也懷冰先生曰聖化之盛誠如高論出處之事人各有懷故堯舜在上而箕穎有巢棲之容夏后御世而窮穀有握耒之賢豈有慮於此險哉蓋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尚其志不仕王侯存夫父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人許焉僕所以逍遙於丘

園斂跡乎草澤者誠以才非政事器乏治民而多士雲起髮彥鱗萃文武盈朝庶事既康故不欲復舉熠燿以廁日月之閒拊瓠瓠舊本瓠瓠於洪鍾之側貢輕扇於堅冰之節銜裴鑑乎隆暑之月必見捐於無用速非時之巨擘若擁經著述可以全真成名有補末化若強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同悔小孤故居其所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勳即戎之勞然切磋後生引道養正殊塗一致非損舊本非損之民也劣者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聖世恕而容之同曠於有唐不亦可乎赴勢公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曰先生立言助教文討姦違標退靜以抑躁競之俗興儒教以救微言之絕非有出者誰教義倫非有隱者誰誨童蒙管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纓執笏者為是而樂飢衡門者可非乎夫辭迷乎雲夢者必須指南以知道竝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反今聞嘉訓乃覺其蔽請負衣冠策駑希驥汎愛與進不嫌擇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一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相成之遐武混群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遁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求無乃去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志亂群之近憂避牛跡之淺險而墮百仞之不測達滿足之泥涇投籬台而不覺乎逸民答曰夫銳志於羅鼠者不識騶虞之用心盛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鴦之遠指猶焦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龜并蛇蝮作魚之嗤應龍也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幸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仕人曰昔狂狷華士義不事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遁不亦危乎逸民曰召尚長於用兵短於為國不能儀玄黃以覆載擬海嶽以博納段賢貴德樂育人才而甘於刑殺不修仁義故其劫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召尚無烹鮮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害高尚之士可謂賴甲冑以完刃又兼之浮泳以射走之儀又望求之於準的者也夫傾庶鳥之巢則靈鳳不集斃魚鼈之池則神虯遐逝制凡獸之胎則麒麟不峙其郊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後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警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賦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尚何如周公乎仕人曰不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貴下賤吐哺趨髮懼於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衣之徒親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者十有一人皆不遇以在朝也設令呂尚居周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朝之暴尸而溝澗之腐肉矣唐堯非不能致許由巢父也虞舜非不能致善卷石戶也夏禹非不能逼柏

抱朴子內外篇二

成子高也成湯非不能錄下隨務光也魏文非不能屈干木也晉平非不能吏亥唐也然服而師之作復從舊寫本而肆之今貴而重之豈六君之小弱也誠以百行殊尚默然難齊慕尊賢之美稱恥賦善之醜逆取之不足以增威放之未憂於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闡弘風化熙隆退讓屬荷進之貪夫感輕薄之冒昧雖器不益於且夕之用才不周於立朝之俊不亦愈於市買名品棄德行學問之本赴雷同比周之末也彼六君尚不肖若言以侵隱士寧有加之鋒刃乎聖賢誠可師者以尚居然謬矣漢高帝雖細行多闕不涉典裁然其弘曠恢廓善恕多容不繫近累蓋謬如也雖飢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卑辭致之以為羽翼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鵠之悲歌杜婉妾之觀觀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也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尚之殺狷華者在於恐其沮眾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燥於進趨不務行業耳不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太多也假令隱士往往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終莫能制此常態而慕彼退靜者也開關已降非少人也而忘富遺貴之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修其無為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凶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二龔共世而不能效也凡民雖復答督之危辱之使追狷華猶必不肯乃反憂其壞俗邪呂尚思不及此以軍法治平世枉害賢人酷遇文王也亦會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賣脯不售屠釣無獲會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也何獨慮狷華之沮眾邪設令殷紂以尚逃遁收而斂之疑作尚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明見魏志管寧傳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汗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紛擾日

久求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階黨援以鳳起風成化習大道漸無後生味然儒訓遂墮將為立身非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戶庭潛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計術則賢於萬夫今令大儒為吏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教何必服巨象使捕鼠講鸞下也下脫任人則鐘鼎鐫其聲若乃零淪數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逸民答曰子可謂守培塿玩孤丘未登閭風而臨雲霓澆淫游潢汚未浮南溟而涉天漢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乎勛伐也太上無己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騁迹以絕軌為常人所不能為對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為凡俗所量恬粹不為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操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輅被犧牛之文繡吞簪何之香餌朝為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灰夫斥鴳不以蓬蒿易雲霄之表王鱗不以幽岫質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鶴登嵩巒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不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沈鳥哉嘉道高蹈先聖所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高可謂立德矣窮覽墳籍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滅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可以為不及於韓白矣身名並全謂之為上隱居求志先民嘉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辱夫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為高也不辱者知羈繫之為污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志修遺榮孫卿所尚道義既備可輕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盛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謂高士或有乘危行險投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下遊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脛毛之士何其縹然邪仕人曰潛退之士得

抱朴子外篇卷三

意山澤不荷世貴蕩然縱肆不為時用與祿利脫字
 誠為天下無益之物何如逸民答曰夫麟不吠守鳳
 不可晨騰黃不引犁尸祝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
 無外宣姬陶之和風者日也耀華燈於闇從木作問
 改夜冷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時無日
 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
 綸二儀升為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勿
 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溝渠之沃校其巨細孰為曠哉
 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
 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
 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宰子亦謂孔子賢
 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於王者僑生高極乎唐
 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
 地於懷抱恢恢然世故不棲於心術茫茫然寵辱不
 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染其神近人之所惑不
 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胡蝶也若然者豈
 有詰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把酌於其所不喜脩索
 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
 悅感我身之凌遲屈龍淵為錐鑽之用抑靈靈為鼂
 鞞之音推黃鐵以適鈇鎌之持携華旗以入林杞之
 下乎古公杖策而捐之越駢入穴以逃之季札退耕
 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達之從其所好莫與易也故醉
 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制符有
 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官高者其責重功大
 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長寶而無憂焉
 濯裘布被拔葵去織徒不掩豆菜肴糲滄又獲逼下
 逸僞之譏樹塞反玷三歸玉食履侯之富安昌之泰
 則有僭上誇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新求飽
 乎耒耜之端索縵乎杼軸之間腹仰河而已滿身集
 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為埃塵矣籠粥糊口布褐
 溫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為尊樂逾之無物也夫
 仕也者欲以為名邪則修毫可以洩憤懣篇章可以
 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煩乎錢鼎哉孟子不以矢石

為功揚雲不以治民益世求仁而得不亦可乎仕人
 又曰隱遁之士則為不臣亦豈宜居君之地食君之
 穀乎逸民曰何謂其然乎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
 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那內皆臣也定公乃升
 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可
 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庶事山林者脩德以厲貪濁
 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外天下為家日月所照
 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懸虛空淪咀流霞而使之
 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貝雖不
 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退士不
 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國有乎許由不
 窺於四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故曰萬邦
 黎獻共惟帝臣干木不荷戈戍境築壘疆場而有蕃
 魏之功今隱者潔行蓬華之內以詠先王之道使民
 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食
 周粟鮑焦死於橋土彼之經經何足師表哉昔安帝
 以玄纁玉帛聘周彥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韋林明
 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楊仲宣就拜侍中不到魏文帝
 徵管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勳竟不到乃詔所在常
 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玄纁玉帛聘徐孺子
 就拜太原太守及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玉帛聘
 樊季高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
 又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
 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左中郎博
 士趙相待中大司農皆不起昭帝公車徵韓福到賜
 帛五匹及羊酒法高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
 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就桓帝以玄纁玉帛
 安車駟輪聘韓伯休不到以玄纁玉帛安車駟輪聘
 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建為太守不起然皆見優重
 不加威辟也若此諸帝衷隱逸之士不謬者則呂尚
 之誅華士為凶醜過惡斷可知矣仕人乃悵然自失
 慨爾承歎曰始悟超俗之理非庸瑣所見矣

抱朴子外篇卷二

四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歎揚埃穢離鍛鑿
 璞礱鍊屯鈍啓導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勤
 戒本改本改從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
 乎備進可以爲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莫本改
 不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飢寒
 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
 斷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
 能善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
 緬邈玄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
 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
 盧本改不淨本改則純鈞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
 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
 彼也登聞風門晨極然後知井谷之聞隘也披七經
 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
 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願風
 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
 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達本改由
 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輪之
 結構也天然爽明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
 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凌洪波
 而還濟必因瘦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
 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絲
 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則
 萬物無所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所
 藏其情矣况於鬼神乎而況於人事乎泥涅可令齊
 堅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編墨百獸可教之以戰
 陳畜牲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
 感之以精誠又况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低仰之
 明教之功也驚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鷹本
 實一類此以飾貴彼以質賤運行濼而勿輟必混流
 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大川滔

抱朴子內外篇卷之三

真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

真三

濼則則蝸蟻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正本改
 身本改夢乎丘旦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
 鷩帶施髮珥鳴蟬杖劍而見拔乃而舞盛稱南山之
 勁竹欲任振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
 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邠人而灼駁凶猾漸漬
 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
 賢人悲萬世之倏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
 悟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
 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鑿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
 電速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閒之末務洗憂貧之心遣
 廣願之積息收獵博奕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
 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
 進德修業溫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
 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
 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
 極枯以受業甯子勤風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與窮
 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
 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既往料
 玄黃於掌捭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
 世清芳令問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濬訪
 烏若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
 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
 陽之候由冬蠶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
 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况墳索之弘博哉才性
 有優劣思理有脩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
 後喻夫速悟時習者驥駉之駒也遲解晚覺者鶻鶴
 之翼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
 雖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
 猶茲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
 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
 之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於陽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
 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
 矣世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迷凋墜或沈溺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

真三

於聲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
 以游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
 以驚庸之質猶迴遑乎霄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
 勤修庶幾擁經求己者謂之陸沈迂闊於是莫不蒙
 塵觸兩戴霜履水懷黃握白提清挈肥以赴邪徑之
 近易規朝種而暮穫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精
 義隨隱味道居靜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
 後不探世以投迹不隨眾以革漂者蓋亦鮮矣汲汲
 於進趨悒悒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途塗而
 守甚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矜之所
 爲作慙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
 積思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
 也冀群寇畢滌中興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新振天
 惠本改以廣帝鼓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
 模以軌物陶冶庶類匠成翹秀蕩次積埃革邪反正
 戢干戈本改彙本改作弓矢興辟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
 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於潛初旅束帛乎丘園令抱
 翼之鳳奮翻於清虛項領之駿騁迹於千里使夫含
 章抑鬱窮覽洽問者申公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
 吐結氣陳立素顯其身行其道俾聖世唐虞之高
 軌馳升平之廣塗玄流沾於九垓惠風被乎無外五
 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而嘉稔生不亦休哉昔秦之
 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
 唯戮是聞故惑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
 方遂墮墜於雲霄之上而整粉乎不測之下惟尊及
 卑可無鑒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宗教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鮑者忘蒞蕙迷大者不能反夫受繩墨者無枉刻之木築道訓者無邪僻之人節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倫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糊口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耐寡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誡則世無視內顧慮本作游夏不乏矣亦有飢寒切已藜藿不給膚因風霜口之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暮且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知者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刀之鑿不經歐冶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閒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女黃耳疲乎鄭衛鼻齧乎蘭麝口爽於膏粱冬沓貂狐之緹麗夏續紗紵之翩飄出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粲綺飾朱翠於楹枕積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酒醺醉以沈醉行為會飲之慰坐為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觀學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未老而憔悴維叔來之能辯亦奚別乎瞽瞍哉

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以知為臣然後可以為君知為子然後可以為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嘆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常經心或未免於襁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纔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殺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於唇吻愛惡無時暫乏毀譽括厲於口嫌疑象類似是而非因機會以生無端藉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緒巧美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安能

抱朴子外篇 卷四

四〇

20

1.24

見邪正之真偽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子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偽選明師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於直道之上斂之手檢括之中懷乎若跟掛於萬仞標然有如乘奔以履水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葛蒙道教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刺由面牆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乎伊呂其與勃然辛癸染乎推崇其亡忽焉朋友師傳尤宜精簡必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見憚者其經術如仲舒桓榮者強直若蘘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色證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閉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世吳之晚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友之名無捨遺之實匪唯無益乃反為損故其所講說非道德也其所言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豔色輕體妙手評歌詠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勳驚議遨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奸惡方雕琢之精麤校彈棊構蒲之巧拙計漁獵相捨之勝負品藻妓妾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論弓劍之之疎密招奇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其談官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効阿房林光以千門萬戶為局促以昆明大液為淺陋笑茅茨為不肖以土階為朴駭民力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準嵩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闢雲際之綺窗淫音諫而或耳羅袂揮而亂目灑上北里迭奏迭起或號或呼俾畫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間沈淪乎絃節之側或建翠翳之青葱或射勇禽於郊坰馳輕足於峻峻之上暴儼隸於盛日之下舉火而往乘星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艘於混漾布密網於綠川垂香餌於漣潭縱擢歌於清淵飛高繳以下輕鴻引沈綸以拔潛鱗或結且采於林麓

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殿於豐草騁逸騎於平原縱虛指以噬疾獸飛輕鷁以驚翔會勁弩矚狂兇長戟鏖熊虎如此既彌年而不厭歷載而無已矣而又加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密客接執贊之嘉賓人閒之務密勿罔極是以雅正稍遠遂逸漸篤其去儒學編乎逸矣能獨見崇替之理自拔淪溺之中舍敗德之險塗履長世之大道者其甚鮮矣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撻泣血者無筭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溢明褒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競尚儒術博節甄文釋老莊之意意字不急精六經之正道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

真四

君道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沈尊卑等威於是乎著往聖御覽六百二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遺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籠萬殊真偽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聽受既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間儀決水以進善鈞絕絃以黜惡昭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繩肆共直斤効其斲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考名責實屢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勸沮明檢齊以杜僭濫詳直枉以違晦吝其與之也無叛理之幸其奪之也有百氏之拚匠之以六載軌之以忠信莅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仄陋以伸沈抑激清流以澄滅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即戎者莫敢憚危顧命悅近以懷遠修文以招攜厚百姓之財粟闡進德之廣塗杜機偽之繁務一則明罰勅法哀敬折獄淳化洽則匪瑕藏疾五教在寬外惣多士於文武內建維城之穆屬使親疎相持尾為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流雖盛而無背源之勢石磐岳峙式過觀覲見三苗之傾殄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觀弱幽之不守則覺嚴險之不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強楚虜辱劔關自如而子陽赤族四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人和守在海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有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象渾穹以遐燾式坤厚以廣載運重光以表徵致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姬煦範秋霜以肅物訓詔以校同異平衡以銓群言虛己以盡下情推功以勸將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整之以度則參差可齊也疑若問風之凌霄而諸下不得以輕重料焉窈若玄淵淵本之萬仞而裝近但作則近不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流源不窮

而百僚之才力畢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之斤兩可限矣發號吐令則輻若震霆之激響而不為邪辭改其正畫法創制則炳若七曜之麗天而不以愛惡曲其情宏畧遠單則藹若密雲之高結居貞成務則確若嵩岱之根地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偽不使一體燒於二端雖能獨斷必博納乎芻蕘雖務舍弘必清耳於浸潤民之飢寒則哀彼責此百姓有罪則謂之在子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咎不吝改絃於宜易之調不恥反迷於朝過之塗虎賁以警密麟時以接疏路無擊壤之叟則羞聞和音之作民有不粒之匱則覘臨方丈之膳處飛閣之楨天則懼役夫之勞瘁茹柔嘉之旨肥則憂敬授之失時聆管絃之宴羨則戚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采粲則慮賦敏之慘烈遵放勛之嚴義華術文之大帛追有夏之甲宮識露臺之不果鑒章華之召災悟阿房之速禍詰誓則念依時之失信耽玩則覺衰姐之惑我征伐則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遺情任理不使鳴夷有抱枉之魂鑿操形之杜伯惟人立之呼豕廢嫡則戒晉獻之巨武立庶則念劉表之珍祀蒐畋則樂失歌而得士識弛網而悅遠偏愛則慮袖蜂之誇巧飛燕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蒸顯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誅錯旨甘之進則疏儀狄容悅姑息則沈藥激除蒸子之諂親放麋之仁鑿白龍以輟輕脫觀羸羸字一以節無壓防人羣之變於六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外除惡犬以過酒醜之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軾怒龍以勸勇避蝗蟬以勵武恥公虛虛本之謹言容保申之正直剔腹背無益之毛攬六翻凌虛之用烹如簧以謚司原之箴折莖浩以迪梁伯之美放丹姬以珥婉孌之迷退子瑕以杜餘桃之或載淵中之魚操利器之柄勿憚徒薪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廉恥之陶治明考試之準的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

厚遺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救探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遺傾下一以納忠問逆耳而不諱廣乞言於誹謗雖委抑而不距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使夫曹劌孟明有修來之效魏尙張敞立雪恥之績射鈞之賊臣著匡合之弘勳釋縛之左車吐止戈之高策則鶴臯化為鸞鶴邪偽變成忠貞芳穎秀於斥鹵夜光起乎泥濘劍鋒載背九功允諧西面逡巡以延師友之才尊事老吏以教孝悌之行是以淵蟠者仰赴山棲者俯集炳蔚內弼統關外御政得於上而物傾於下惠發乎邇而澤邁乎遠明哲宣力於彼茲庶讓畔於藪澤爾乃瀉滋章之法今振太和之清風蒲輪玉帛以抽丘園之俊民元凱畢集以究論道之損益滅牧羊之多人反不酷之至醇張仁讓之闡杜華競之津旌義正之操弘道素之格使附德者若潛萌之悅甘雨見歸者猶行潦之赴大川黎民安之若絲葉之綴修柯左在仰之若眾星之繫北辰是以七政不亂象於立極寒温不謬節而錯集四靈備觀芝華灼榮甘露淋灑以霄墜嘉穗婀娜而盈箱丹魁逐於神潢立厲拘於廣朔百川無沸騰之異南箕謚偃禾之暴物無說時之凋人無嗟慨之響因圖虛陳五刑寢厝正朔所不加冕紳所不暨種裘皮服山棲海竄莫不含歡革面感和重譯靈禽貢於彤庭瑤環獻自西極員首遐善猶氣氲之順勁風要荒承指若響亮之和絕音誠升隆之盛致三五之軌躅也故能固廟祚於罔極繫本枝乎百世矣夫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美馬極則變態生而傾債惟憂矣民困則多難叛其禍必振矣可不戰戰以待且乎可不慄慄而慮危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鑒於亡徵雖目分百尋之秋毫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琅墮於筆端武則鉤銘原注居摧於指掌切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辯猶無補於土崩不救乎瓦解也何者不居其大而務其細滯乎下人之業

而聞元本之端也誠能事過乎僉臨深履水居安而志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領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眾才韓白畢力以折衝蕭曹竭能以經國介一人之心疑當作一人當介致其果毅謀夫協思進其長筭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內道遙雲閣之端羽爵腐於甘醪樂人疲於拚儻猶可以垂拱而任賢高枕以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羹躬監門之勞役懷損命之辛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外哉昏惑之君則不然焉其為政也或仁而不斷未紫濕漫正者不賞邪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純威無恩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根露其積危猶巢幕而自比於天日擬固於泰山謂克明俊德者不難及小心翼翼者未足筭也於是無罪無辜淫刑以逞民不見德唯戮是聞官人則以順志者為賢摧才則以近習者為前上宰鼎列委之母后之族專斷顧問決之阿諂之徒所揚引則遠九族外親而不簡其器幹所信仗則在於頃才曲媚而憎乎方直所抑退則從雷同而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任美談而不考其績用掌要治民之官御戎專征之將或貪汙以墮所在矣或營私以亂朝廷矣或懦弱以敗庶事矣或懼怯以失軍利矣終於不覺不忍熱斥猶加親委冀其晚効器小任大遂及於禍良才遠量無援之士或披褐而朝隱或沈淪於窮否懷道括囊展力莫由陵替之災所以多有也又經典規戒弗聞弗覽玩弄褻宴是耽是務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悅狗馬而惡蹇諤貴珠玉而賤智略綺紈而約惠澤緩賑濟而急聚斂勤畷弋而忽稼穡重兼并而輕民命進優倡而退儒雅厚嬖幸而薄戰士流聲色而忘庶事先酣遊而後聽斷數苦役而疎捐賜工造費好不急之器圍聚食肉靡穀之物然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夫吉凶由己湯武豈一哉昔周文掩末埋之骨而天下稱其仁殷紂剖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望在具瞻毀譽尤速得失之舉

不在多也只譽重則蠻貊歸懷而不可以虛索也豈積卽華夏離心而不可以言救也是以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為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故有憂莫之恤也削基憎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積莫之扶也於是轡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還力勤財匱民不堪命眾怨於上天怒於上田成盜全齊於帷幄姬昌取有二於西都陳吳之徒奮劔而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颺駭雲梯乘於百雉之上皓刃交於象魏之下飛鋒內荐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邈世之大賢擁篲以延巖棲之智士慕伊呂於蒿嘯招孫吳於草萊拜昌言而無所思嘉筭而莫問猶大廈既燔而運水於滄海洪潦凌室意林而造船於長洲矣夫巍巍之稱不可驕吝構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欲修也上聖兼策載馳猶懼不逮前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為過之或於安而思危或在險而自逸或功成治定而匪忘匪荒或綴旒累卵而不覺不籍不有辛癸之沒溺曷用貴欽明之高濟哉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六

臣節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群后之翼亮用
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
百揆時序肇夷無猜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喻
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進實若一體之相
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
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
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蹇匪躬者安上之民輸也先
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懷也必
將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
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
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
所容申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審賞而不加
乎附已不專命以招權不洽洽而談深進思盡言以
攻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感庶事之不康也
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水也納謀士不宣之於口
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為操居已則
以羔羊為節當危值難則忘家而不顧命擊衡執鉉
則乎懷而無彼此儀蕭曹之指揮張陳之奇畫迨
周勃之盡忠準二鮑之直視蹈嬰引之節儉執恬毅
之守終甘此離紀炙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之禍出
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勳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祇慄恒
若天威之在顏也宵夙虔球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
荷寄託則以伊周為師表宜力四方則以吉召為軌
儼送往視居則竭忠貞而不迴揮噬于紀則若鷹鷂
之鷲鳥雀奮扞壇場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莅眾撫
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無一以爲國
況懷智以迷上乎義督者滅祀而無憚况黜辱之敢
辭乎故能保勞貴以顯親託貝哉於與歌昆吾弄器
能者鑄勳卓陶后稷亦何人哉
抱朴子曰人臣勳不弘則恥俸祿之虛厚也竊不茂
則羞爵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攸贊畏盈居謙

抱朴子內外篇

四六

抱朴子外篇 卷六

四六

乃終有慶舉足則蹈道度抗手則奉繩墨爽崇雖淹
留而悔辱亦必遠矣若夫損上以附下疑當作損廢
公以營私阿媚曲從而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贊
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
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樹背公之
黨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如董卓
未有不自身骨刺鋒家糜湯火者也然而愚瞽舍正即
邪違真偽偽親覽傾傾不改其軌殃禍之集匪降自
天也

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
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
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
審識斯術保己之要也

抱朴子曰臣職分則治統廣則多滯非黃獲之壯不
可以舉兼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以總與言之局
韓侯所以罪侵冒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
乃才力絕倫文武兼允入有腹心之高筭出有折衝
之遠畧雖事殷而益舉兩循而俱濟舍之則尋倫敦
委之而無其人者兼之可也非此器也宜自付引轆
若載重勢不及矣常人貪榮不慮後患身既傾溺而
禍逮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未開而莫讓攝
官所不堪嗟乎陳李所以作戒於力以而子房所以
高蹈於挹盈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七

良規

真五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弱之禽矣出身
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
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
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為也若乃
高巖將實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拘壤所遏則不
苟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

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
昌邑孫綰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
公之放逐復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
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綰桑蔭未移首足異所
皆笑音未絕而號咷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
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
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
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
長也召王之謫已見貶抑况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
皆訂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貪入
賣之赤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
成驕亂若桀之干辛推哆切張口也紂之崇侯惡來
厲之黨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眾惡流凶
族於四裔擁兵持壇直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繩
明賞必罰有犯無赦官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擅
請而後行君有違謬據理正諫戰戰兢兢不忘恭敬
使社稷永安於上己身無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
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
尊之璽綬危所奉之見主哉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
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功蓋世者不賞威震主
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助勞無二者且猶鳥盡而弓
棄兔訖而犬烹況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己是
奚異夫為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
之而云我能為伯瑜會參之孝但吾親不中奉事故
棄去之雖曰享三牲昏定晨省豈能見憐信邪霍光

抱朴子外篇 卷七

四七

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妻而論前婿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踈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為是而伊霍為賢此乃相勸為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為後患及尚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為國也取威既重殺生決口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牟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讎大聖著經資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陵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沈淪鮑肆困於詭辯方論湯武為食馬肝以彈斯事者為不知權之為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不謂反理而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刺鋒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遠危之術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異乎犧牛之被絞繡淵魚之愛弄麥渴者之資口於雲日之酒飢者之取飽於豔肉漏脯也而屬筆者皆共褒之以為美談以不容誅之罪為知變使人於愾而永慨者也或諫余以此言為傷聖人必見譏貶余答曰舜禹歷試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嚴延年廷奏霍光為不道于時上下肅然無以折也況吾為世之誠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時難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為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須時句時之否也夫姦凶之徒妬所不逮擁上押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己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既不罷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巧辭以搆象似假至公以售私姦今獻長生之術者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非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即受故伊尹干湯至於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猶之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別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表盪之中晁錯不可勝載也為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勲之臣曠代而一有陷水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夫時之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渭濱呂尚之儔嚴閭傳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乘卒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訾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官理

抱朴子曰駢駟之騁逆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指讓而頌聲作若乃臧獲之乘驢騾殷辛之臨三仁欲長驅輕騫則響急輶逼欲盡規竭忠則禍如發機所以車傾於險塗國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髡孺背千金而逐峽螻越人棄八珍而甘鼃黽即患不賞好又病不識惡矣夫不用則難珍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聰聖言而數驚秦孝聞高談而睡寐而欲緝隆平之化收良能之勳猶却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

務正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本石以致極天之峻大夏淺霄頓群棟之積輪曲棘直無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周則逐鹿之姦履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以雖驕恣而不危也眾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群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繫足者死而不弊多土者亂而不亡然劔戟不長於縫緝錐鑽不可以擊斷牛馬不能吹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一

貴賢

抱朴子曰舍區輓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羨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淵之天飛者雲霧之借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驎哉夫拔巨國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君所以待賢者也勤夙夜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惡知無不為者臣所以報知己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是以傳說呂尚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勛必須良佐也患於生平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家繼體蔽于崇替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晏般于吹微酒于酣樂聞淫聲則驚聽見監色則改視役聰用明止此二事鑿淫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知奇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外定領之器能行而淪乎四境之內二豎之疾既據而憂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穿井覺飢而占田哉夫庸隸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盡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二

任能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強吞之者必頃才非匹而安仗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荆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己者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鳥獸其行被髮尋酒婦聞三百委政仲父遂為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批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沒殄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遠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幃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平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飛逐走未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難發而可以摧堅遠走大舟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依敘彛倫昔魯哀庸主也而仲尼上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為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恥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三

欽士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壤種蠶入而越蕩破國亡家失土者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元寇之銳況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況於置之於端右乎郅都之象使勁虜振懼孔明之尸猶令大國震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以明主旅東帛於窮巷揚滯羽於瘁林飛翹重於河梁關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己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為首務得士為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為竊位故公且執贄於白屋秦邵事未詳舊身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擁篲莊周未食而趙惠竦立晉平藏本從舊寫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敢正齊任之藏本作文構造稷三雖頻繁而不辭其勞楚王受管於保申藏本簡去甲於公廬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拜目以逮其明假目以廣其聰龍騰虎踞宜其然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四

用刑

真六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交暴猶以黼黻御劍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為仁佐於是可知也譬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術也然艱而且遲為者彭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病篤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鍼石治之以毒烈若廢和鵠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眾矣仁之為政非為不美也然黎庶巧偽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談義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獄著於噬嗑繫以徽纆存乎習次然用刑其然尚矣逮於軒轅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於百戰殪尸涿鹿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戢干戈亦安能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盛象天用刑竄殛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隆成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之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陵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不能純仁故青陽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扇則枯瘁攝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焉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輿動不整根植冬榮寬而無嚴則姦宄竝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閑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觀民設教濟其寬猛使備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是繩不可曲也司寇行刑君為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故眾惡彌蔓而下顯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

必酷也鞭朴廢於家則僮僕怠惰征伐息於國則群
 下不虔愛待敬而不敗故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
 立故作刑以肅之班倕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
 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
 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
 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
 振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權髮則所利者眾比於割疽
 則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
 刑法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
 勇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赴
 斷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
 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
 法衛子疾弃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敢峻
 而不犯全民之術也明治藏本嚴治守病之術者杜
 未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過將來之慮若乃以輕刑
 禁重罪以薄法衛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
 擊奔以當路非仁人之用懷也善為政者必先端此
 以率彼治親以整疏不曲法以行意舊本必有罪
 而無赦若石碯之割愛以威親晉文之忍情以斬頑
 故仁者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糖策脂粉非體中
 之至急而糖策須臾不可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情已
 至威嚴暫弛則群邪生心當怒不怒姦臣為虎當殺
 不殺大賊乃發水久壞河山起咫尺尋木干丈始于
 毫末鑽燧意林之火勺水可滅本所滅鷓卵未孚
 指掌可糜藏本從意林改及其乘衝處而燎巨野奮六
 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
 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
 則刑之為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不可假人猶長劍
 不可倒捉巨魚不可脫淵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
 源本也田常之奪齊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弑秦王莽
 之篡漢履霜連冰由來漸矣或永歎於海濱或付心
 乎望夷禍延宗祧作戒將來者由乎慕虛名於往古
 忘實禍於當已也

抱朴子內篇

抱朴子外篇 卷二

四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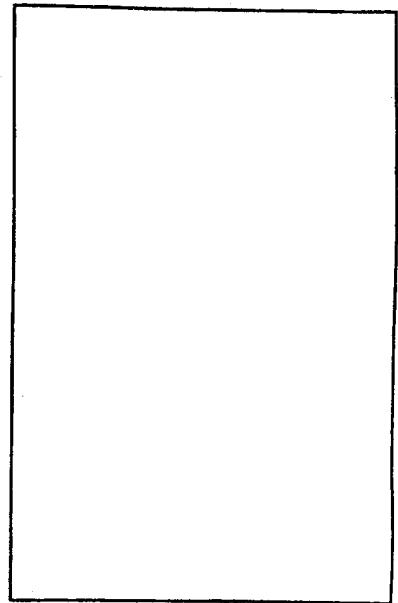
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與義我
 清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烹鮮之戒不欲其
 煩寬以愛人則得眾悅以使人則下附故孟子以體
 仁為安揚子雲謂申韓為屠宰夫繁策急懲非造父
 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不指揮口不
 煩言恭已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政以率俗彈琴
 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宵肅矣必能厚惠薄斂救乏
 擢滯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陶之
 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興善者必若靡草之逐
 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朝有德讓
 之群后野無犯禮之軌躅園上可以虛蕪楚革可以
 永格何必賞罰可以為國乎抱朴子荅曰易稱明罰
 敕法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有自來矣
 豈從叔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下侵上夫法不立
 則庶事汨矣下侵上則逆節明矣至醇既澆於三代
 大樸又散於秦漢道衰於嚙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
 繩以整姦欺不言以化狡獪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
 塗舍柁槽而汎虛舟以凌波意林江澗盤旋以逐走盜
 指讓以救災火斬梟錯以却七國舞干戈以平赤眉
 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常驟霸王以來載馳載
 驚當其弊也吏欺民巧寇盜公行髡削不足以懲無
 恥族誅不能以禁覲覲重目以廣視累耳以遠聽抗
 燭以理滯事焦心以息姦源而猶市朝有呼嗟之音
 邊鄙有不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視之下凶
 家害國者或搆乎蕭牆之內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
 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鼎沸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
 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劍參天而射五
 步擗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診却寒之裘以禦鬱
 隆之暑踵之解結頤之搔背其為憤憤藏本憤憤
 莫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專使伯氏
 無怨於失邑虞芮知恥而無訟耳若強暴挾容操繩
 而不憚誘於含垢草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背
 育之近急何異焦嘆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

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
 奉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
 莊之誕談然而為政莫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
 者救其罪所謂土垠瓦礫無救朝飢者也道家之言
 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遠落迂濶營猶干將不可以縫
 線巨象不可使捕鼠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
 任馳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梏墮囹圄罷
 有司減刑書鑄干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
 培衡量膠離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汎然不繫反乎天
 牧舊本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廷闕爾若無人民
 則至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俗儒徒問周
 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
 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刑足剝鼻盟津之
 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皆有孳戮考其所為未盡仁
 也及其叔世問法詭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
 樂征伐不復由已群下力競還為長蛇伐本塞源毀
 冠裂冕或沈之於漢或流之於吳失柄之敗由於不
 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內
 白起王翦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
 四鄰咀嚙羣雄拓地攘戎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
 以基帝業降及抄季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之以威
 虐築城萬里離宮千餘鐘鼓女樂不徒而具驪山之
 役太半之賦閭左之戍坑儒之酷北擊險原注虛
 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
 戶懷怨曠之歎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
 眺之離趙高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
 其所以亡豈由嚴刑此為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
 也且刑由刃也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為治國有
 道而助之以刑者能令愚偽不作凶邪改志若網絕
 網索得罪于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
 以活人亦所以殺人存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夫癡癡
 不除而不修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黨貫
 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簡

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劾明
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鷂之搏
鳥雀觀亂萌則若薙原注他田之艾蕪蕪原注於慶
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之軌不足逾令而
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

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與善式遏軌忒也若夫
古之肉刑亦可復與抱朴子曰曷爲而不可哉昔周
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知至於改以鞭
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及於
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遇赦
令則身無損且髮其更生之髮搃其方愈之創殊不
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
在其間而次死罪不得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
得不礙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
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爲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
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于君親及
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
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爲又不
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
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非
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弃之不知者衆不見者多
也若夫肉刑者之爲標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諸
碩儒達學洽通般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者駁
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爲然直以二睡未寘遠人
不能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別人肢體割人耳鼻便當
望風謂爲酷虐故且權停以須四方之并可通人揚
子雲亦以爲肉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道
者未以爲急耳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審舉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
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
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驎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
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緣凝庶績矣人君
雖明竝日月神鑒未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
可以親總必假目以遐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是
康是贊故聖君藏本說君字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
爲首務施玉帛於丘園馳翹車於巖藪勞於求人逸
於用能上自槐棘降逮卑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
已無爲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
職其猶構室一物不堪則崩燒之由也然未貢舉之
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
俊而漢之末葉桓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
防潰風積教沮抑清德而揚詭媚退履道而進多財
力競成俗苟得無恥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
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
或賈賈以下五年或補夫銜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
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準格傾側
則滓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豺貪受取聚斂以
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於琴絲引用鴛庸以
爲黨援而望風向草偃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責
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沈沙汰滅
否嚴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疹瘳攸階可勿畏乎
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進爵貢
士不適者謂之有過有過者黜位削地猶復不能令
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置兔之賢況舉
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
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賈瑣碌之
輕薄人事以邀速夫唯待價故頓淪於窮瘁矣夫唯
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蓋鳥鳴屯飛則鴛鳳幽集豺
狼當路則麒麟遐遁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姦僞

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概恥與聞昔為伍清節羞入簞
 養之賈舉任並謬則群賢括囊群賢括囊則凶邪相
 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樞機比肩頌
 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高幹長材恃能勝已
 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
 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
 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而毀之故思
 賢之君終不知奇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效力而莫
 從雖抱稷禹之器資邈世之量遂沈滯詣死不得登
 敘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萃人乏官曠致者又美
 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之世聞官用事群姦
 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
 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
 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
 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
 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
 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其官貴
 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
 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
 之嗤上為下儻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談親容桑梓
 議主故阿以下數中正吏部並為魁僧各責其估清
 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是既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
 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到者則恐人之議已
 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構合虛誣
 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拔於是曾閔獲商臣之
 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填筮乎泥淖之中
 而狡猾巧偽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
 辯邪正謂守道者為陸沈以履徑者為知變俗之隨
 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
 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起用賂之速矣斯誠有漢
 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
 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必欲戒既往之失避傾軋之
 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詭之或變令濮上巴人反安

藥之正音賤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
 有風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
 取之則不必得賢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
 抱朴子曰若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
 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遺其私
 情竭其聰明不為利慾動不為屬託屈所欲舉者必
 澄思以察之博訪以詳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
 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
 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
 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答策防其罪罪疑
 舊寫本罪對之姦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吏加罰
 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選中
 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賕原注巨而舉
 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
 舉與舉者同罪舊本與字在舉者今試用此法治一
 二歲之閒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貢舉不
 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勤學者矣又諸居職
 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賊汗為罪不足
 至死者刑竟及過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年如
 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為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
 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曾史亦
 將變為盜跖矣如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於官長之
 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
 政事之才乎抱朴子曰古者猶以射擇人況經術
 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不秀
 培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
 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
 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
 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孝廉必
 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闕蔽
 也良將高第取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況文士乎假
 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不試也今且令天
 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為

抱朴子內外篇 一五

五三

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妄舉之失凡人息
 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儒道將大興而
 私貨必漸絕奇才可得而後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
 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懼者甚
 眾夫急譽繁策伯樂所不為密防峻法德政之所恥
 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
 以救喝溺之急也務寬舍垢之政可以蕩敦御朴而
 不中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
 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
 而捐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欲賣策
 者論此是與跖謀捕盜也
 抱朴子曰今曾天一統九域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
 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況人士之格
 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築道化
 率禮教亦既千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
 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字編於中州故人士之
 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
 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士初附其貢士見偃以
 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
 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雅之類非所以別
 之也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況為其體憐之父母邪
 法有招患令有損化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
 則必皆修飾馳逐以競虛名誰肯復開卷受書哉所
 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自有天性好古心悅藝文
 學不為祿味遺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學精而不
 仕徇乎榮利者萬之一耳至於甯越倪寬黃霸之徒
 所以強自篤勵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
 欲以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
 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易於學
 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勤苦執灑掃為
 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兵興之世武貴文廢俗人
 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語如芥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
 乎此也夫不用譬猶售章甫於夷越徇軒蛇於華夏

矣今若選過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

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得矣就令其人若如相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臺閣主者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不對猶見誣枉使不得過矣常迫恨于時執事不重為之防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答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單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託之冀望矣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恥於峻為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學矣案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狀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頑而使之決獄無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入也作官長不知法為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憤憤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才品敘用如比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交際

真七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浮雜從本轉作雜而不心揚雄從本轉作揚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尚乖互者未嘗結焉或有於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遲之舊好或簡棄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德其不遭知已零淪巨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牆庸瑣必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壞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捉刀尺口為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踧踖恥與共世窮之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門廷翕然詔笑卑辭悅色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久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構合之其見受也則踴躍過於幽繫之遇赦其不合也則懊悒劇於喪病之逮已也通塞有命道貴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咨嗟乎細人豈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速邪每為慨然助彼羞之昔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奔其餘魚余咸俗士不汲汲於攀及至也瞻彼云云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己而徇高交以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獨立者為濫吝疏拙以奴顏婢睨原注去聲者為曉解當世風成俗習莫不逐末流遁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利則驚掉見奇士則坐睡繼縷杖策被褐負笈者雖文豔相雄學優融玄同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鄭王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不集札菽麥不辨為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無以為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界於有北彼載本不作投雖赫奕刀尺決乎北波今從盧本勢力足以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遠邈之不肖也哉余

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瞻而不及豈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存亡予不能易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立乎已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鳥萃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巨圍者知已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清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子然隻蹄失奔名輩結讎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高義乎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且之貴若鈞才而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案本此下擬行抱朴子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之計也吾之所守退士之志也子云玉浮鳥高皆有所因誠復別理一家之說也吾以為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鵬不矚之蘭無黨之士亦何當有損於夜光之質垂天之大含芳之卉不朽之蘭乎且夫名多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勉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為榮福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雖得達不足貴比之而誤者譬如蔭朽樹之被竿也彼尚不能自止其顛履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計猶蚤蠶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數猶飛塵之去嵩岱鄧林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為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諒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託辭終始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怕愛異心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今也譬猶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哉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平論異隔南山伯奇辯訟有無面別心殊其來尚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

不如無也天下不為盡不中交也率於為益者寡而
生累者眾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
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
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
瑋於培塿之上索鸞鳳乎鷓鴣之巢未為難也吾亦
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為無此物哉亦直言其
稀已矣夫操尚不同猶金沈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
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
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所稟賦駸駸本從虛本加
之以天挺篤懶諸戲弄之事彈棊博奕皆所惡見及
飛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為殊不喜嘲諷凡此數
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耽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
尤遠也加以狹直好吐忠蓋藥石所集甘心者少又
欲勉之以學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擗蒲節其沈酒此
又常人所不能悅也毀方瓦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力
甚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得哉知其如此而不辯
作便改之可不謂之關於當世拙於用大乎夫交而
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之美夫
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
擇乎為可臨觴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而必其全
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抱朴子答曰何
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棄斧斤
交之為道其來尚矣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即
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
始之甚易終之竟難如此疑作定難本慮乎所結非
其人敗於爭小以忘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百朋雖有
兄弟不如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增親
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立霸功子元所
以去亭長而驅朱軒者交之力也單絰不能發詔夏
之和音子色不能成袞龍之璋燭一味不能合伊鼎
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眾石之
積南溟浩濶實須群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義
和照則曲影覺矣陳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

則輔仁之道弘矣遠者知其然也所企及則必簡乎
勝已所降結則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則講道進德其
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鈞魚釣之業泰則協經世之
務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恥令譚青專面地
之篤不使王貢擅彈冠之美夫然故交道可貴也然
有底文虛本補實未易知勢利生去就積虛本補毀
壞列頸之契漸漬釋膠漆之堅於是有忘素情之網
作憫歎或睡醒切五音原注而不思遂令元伯巨卿
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餘之變屢構於今推往尋來
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鷓鴣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連
群清源不與濁潦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何者漸
染積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或人曰敢問全交之
道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有
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
狎而不慢和而不同見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
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
耳而不納不以巧辨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
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
勝已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
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然後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
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
終為參辰至歡變為篤恨接援化成讎敵不詳之悔
亦無以文下有往者漢季陵遲皇轡不振在公之義替
紛競之俗成以違時為清高以救世為辱身尊卑禮
壞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節委本趨末背實尋
聲王事廢者其譽美矣姦過積者其功多莫不飛輪兼
策星言假寐冒寒觸暑以走權門市虛華之名於乘
勢之口買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
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見之爾
乃發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感激有為而然蓋矯枉
而過正非經常之承訓也徒當遠非類之黨慎詔贖
之源何必裸袒以說彼已斷粒以刺玉食哉夫交本
寫本改之為非重諫而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之

所弁可以絕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備闕

抱朴子曰：駿馱原注於馱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履冰以乘深猛虎能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誦雲霧以凌虛鴻鶴不能振翅於籠單之中輕鶴不能電擊於几筵之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必能兼百行修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未必能全小潔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陽矣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括淮陰良將之元也而不能修農商免飢寒周勃社稷之軀也而不能吝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棄所長則逸儕拔萃之才不用矣責具體而論細禮則匠世濟民之勳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摘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齒齒則松楨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則棟梁不如鶴鶴之羽彈鳥則千金不及九泥之用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之針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鮑空白盧本作鮑善寫木則字無所售而見師於文武將生憤慢於百里而獨步三槐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擢才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曠叟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袞龍與素縞同價矣聰鑒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均時移俗易物同價異譬之夏后之璜鬘直連城瀾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為高士今以山林之儲為不肖故聖世人荷人之良翰乃闇俗之罪人也往者之介潔乃末葉之蘆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船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已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塵於白珪生瘡疔於玉肌訕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劫割之垢巢許獲穿踰之謗自匪明竝懸象玄鑿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撥沈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售矧乃翳於榮璞乎奇士扣角而見遇况乃潛於翠藪乎孫臏思騁其秘略而司馬別之韓非願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貞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別於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寶合篇好之物猶獲罪截趾歷世受誣况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讓入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已體曲者忌繩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不揚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萬無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玉為石者亦將以石為玉矣以賢為愚者亦將以愚為賢矣以石為玉未有傷也以愚為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脈死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感悲夫莫之思者也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文種大賢也初不齒於荆俗末雍游於鈞如競年立功不亦難乎夫結綠玄黎非陶倚不能市也千鈞之

重非賈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徵也邁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為莫求而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為委淪而輕其體藏本作禮從取見舉於侏儒曠陽雲和不為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淫哇冠群之德不以沈抑而履徑而制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為滯貨柔木廢於四門之闕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九

任命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內不奇有為之心遊精墳誥樂以忘憂畫競義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軻原由如權右之國閑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畝畝於是翼亮大夫侯而難之日余聞淵蟠起則玄雲赴道化雷則進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俎發凌風之迹沾之則收不賈之賈踊之則超在天之舉耀逸景於陽谷播大明乎九垓動陰當世本從舊鳥聲揚罔極故尋伊之塗甚近而弗往者雖追風之脚不能到也極快之下至卑而不動者雖鴻鶻之翅未之及也沉乎寢足於大荒之表欲羽於幽梧之枝此下情寫本安得效迅以尋景振輕乎蒼霄哉年期奄冉而不久託世飄迅而不再智者履霜則知堅冰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終六龍促軌於大渾華顛條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順流而顧歎明過隙而興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含英偉以邈俗統翰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鬱而淵稽然不能凌扶搖以高竦揚清耀於九玄器不陳於瑚璉之末體不免於負薪之勞猶奏和音於僻俗之地躡章甫於被髮之域徒忘痛於翰林鏡意以窮神崇琬琰於懷抱之內吐琳瑯於毛筆寫本墨之端躬困屢空之儉神勞堅高之閒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於香匱之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堙鬱之珍哉夫龍驥維繫則無以別乎蹇驢赤刀韜鋒則曷用異於鉛刃鯨鮪不居牛迹大鵬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之穴升利見之塗釋戶庭之獨潔覽二鼠而遠窟越窮谷以登高藪丹藻以改素競驚駭於清晨不盤旋以錯度夜從舊收名器於崇高擣鐘鼎之慶祚柏成作伯夷下句望文改耳此一事一介之夫採薇何足多基乎居冷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緬混芒眇味禍福交

抱朴子內外篇

抱朴子外篇 卷之十九

五四二

錯乎倚伏之閒興亡纏綿乎盈虛之會迅遊者不能脫逐身之景樂成者不能免理致疑有誤舊寫本之敗匡流末者未若挺治乎無兆之中無作治元從舊寫本改整已然者不逮反舊寫本本乎玄朴之外是以覺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者不慘舊寫本悅於否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向翔沈舛情金寶其重羽矜其輕篤隨者執東於洋涅達妙者逍遙於玄清瀟瀟納行潦而潘溢勃勃吞百川而不盈齟齬踊悅於泥潭赤螭凌厲平高冥嚼香餌者快嗜欲而赴死味虛淡者含天和而趨生識機神者瞻無兆而弗惑聞休咎者觸強弩而不驚各附攸好安宵改營吾聞五玉不能自剖於嵩岫騰蛇不能無霧而電征龍潛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聲金芝須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燭而修鳴騶駉不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詭遇以毀名運屯則沈淪於勿用時行則高城乎天庭士以自衛為不高女以自處為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狙之干柴哉夫其寫也則有虞婁婁而陶鈞尙父見逐於愚羅范生來辱於滿寶切也弘式匪奇於耕牧及其遠也則准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以而好青傳說釋築而論道管子脫桂為上則益君子威器以有待也尚德以有為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焉運任所值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為逸民之宗其動也則為元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勳乎國器殊塗同歸其致一焉士能為可貴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也能為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綸買兔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乘輅兼朱重紫則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懷也若席上之珍不積聚堵之操不粹者予之罪非余罪明此罪也知之者希希名位不臻以玉為石謂風曰鷄者非余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裳宇民之情也浩然而養氣淡爾而靡欲者無悶之志也時至道行器大者不悅天地之閒知命者不憂若乃徇萬

金之貨以索百十舊寫本虛之售多失軒原注干毛我則未暇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九

抱朴子外篇 卷之十九

五四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

貞八

名實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非溢英逸窮
滯饜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為賢寒
者為愚其故何哉抱朴子答曰夫雷霆轉礪而或不
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聲替故心
神所蔽亦又有古通用如之是以問格言而不識
者非無耳也見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
經妙而明不達奇也夫智大暈遠者盤桓以山峙器
小志近者蓬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夫
唯萍浮故流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緘連以待賈者
唯至珍而難售鳴鼓以徇之者雖凡蔽而易盡比之
材也則結根於嵩岱者雖鉤曲戾細而速朽而猶見
之知也插株於塗要者雖鉤曲戾細而速朽而猶見
用也故廟堂有枯楊之瑚璉窮谷多不伐之梓豫木
按本善履用梓豫也是以竊華名者螻蜚騰於雲霄
失實賈者翠蚶淪乎九泉於是斥鷃凌風以高奮靈
鳳卷翮以幽散錯鋒充太阿之寶大羊佻切爾行貌
虎狼之資矣夫佞者致珍賂為勁羽則無高而不到
矣乘朋黨為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與側
立加之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
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污言潔也似廉
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
且亦奉望我者欲我益之不求我者我不能愛自然
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少則
孤弱而無援佞人相汲引而榮正路俊哲處下位而
不見知拔茅之義圯而負乘之群與亢龍高墜泣血
蓮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臧倉毀命世之孟軻二
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與開闢並生苦
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疾至於驚塞矯首
於瑠璃切多輦駭驥委牧乎林垌彼已尸祿那國殄
瘁下凌上替實此之由或蟲流而莫斂或逆竄於申
亥替寫本或提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蓋所拔之

五五〇

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汲於
擢奇導達凝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屠釣
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戎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
群僚之上或拔於極枯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
勳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
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讎也人主不能
運玄鑿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
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平附已者也所薦者先乎利
已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
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眾私立則主威奪矣姦
黨破則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矣毀
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刑創之猶未悔意焉故必除
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位超之猶
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柱而死無愆
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巖然特立才遠量
逸懷霜履冰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經衡門淵淳獄
立寧潔身以守滯恥苞苴以苟合樂飢陋巷以勵高
尚之節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禮不
動結褐嚼蔬而不懼也黃髮終老而不恨恨原注
切也安有慶太山之峻以適鑿枿之中敘垂天之羽
為戒且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之
林適積棘之藪競腐鼠於踞鴟而枉尺以直尋哉且
大賢之狀也至拙其為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
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藜
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緇袍無卒歲之服
不冝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有已
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也德薄位厚弗交也名
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豪使姦權弗接也
俗談細辨不答也舊肩所赴弗隨也貌愚而志遠面
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若滄
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之富
觀彼僂僂若草莽也邈世之操抄焉冠秋雲之表遺
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雖

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目可聞而不可盡也其
所執守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齊聲而側目愛
之者寡躬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填決河升水不能
殄原火於是鼓鼓雷震之音執原注徒原注切原注奴
恣喋聲原注音原注高原注之響芳蕙艾夷臭鮑佩御玄嬰傾棄而
不羞醜略專灌於圓巨汗血驅放而垂耳跋蹇馳騁
於鑿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
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指玄察於冷澗非夜光之
不真也由真識焉投形虛而不覺非繁弱之不勁也
坐莫賞焉故瓊瑤俟荆和而顯連城之價烏號須逢
門而著陷堅之功飛兔待子豫而騰騰俊民值知已
而宜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驥騶不
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德符彩之耀唯
頓雲禽於千仞馳逸迹以追風康庶積於百揆乎夫
其不遇亦得不雜糅於瓦石鈞賤於朽木列錫於下
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躡蹻矢而望高手於深廣策
疲驚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忽
良才而欲華倫之倣效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一世
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
怨何尤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

抱朴子外篇 卷之二十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器冷閑治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而皆喪元辱主授首非所孔融邊讓文學逸俗而並不達治務所在敗績劉焉馬援田閔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參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成空自疑術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非真偽混錯然而世人甚以為易經耳過目謂可精盡余甚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為自非明竝日月聽聞無音者願加清澄以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既甚難所損者亦已多矣無以一事關保其餘同乎己者未必可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天者垂象在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起雲飛則吉凶可步智者觀木不痺則悟美玉之在山觀岸不枯則覺明珠之沈淵彗星出則知鱷魚之方死日月蝕則識駢驂之共鬪華霍不須稱而無限之重可知矣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鵠之翼駃騠之足雖未飛走輕迅可必也豪曹之劍徐氏匕首雖未奮擊其立斷無疑也駁子有吞牛之容鷄數有凌鷲之貌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尾不附狸身象牙不出鼠口叔魚無狀之心見於初生之狀食我滅宗之徵著乎開胞之始申童覺竊妻之巫臣張負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者以句踐蜂目而烏喙也越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以白起首銜而視直也文王之接呂尚桑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畧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郭泰中才猶能知人故人穎川則友李元禮到陳留則結符偉明入外黃則親韓子助至蒲亭則師仇季知後漢郭太傳作止學舍則收魏盧本改德公觀耕者則拔茅季偉奇孟敏於擔負戒元艾之必敗終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純於符表詳舒急乎管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氣料明闇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取與於宜適謂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閭閻校始終於信効善否之驗不其易乎抱朴子曰若曰余非謂人物了不可知知人挺無形理也徒以斯存乎大明非夫當疑作人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警付任耳夫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延痺者不必愚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侯同而用意異或氣性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俟山川有定止也物亦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衢而不能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而不能識蠅蝨之音也唐呂樊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官秩尊卑而不能審情性之寬刻志行之污隆惟帝難之況庸人乎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修其本殆失指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準的恒不得為工叔向之母申氏之子非一得然不能常也陶唐稽古而失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近失澹臺於形微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奇士於咫尺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郭泰所論皆為此人遇上聖乎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不能紀且夫所貴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逸足乎吳坂之間撥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於積石之中若伯嚭識絕音之器於煙燼之餘平子別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觀一觀無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行乃為獨見不傳之妙耳若如未論作末論亦未確必俟考其操蹈之全毀觀其云為之好醜此為絲線既經於銓衡布帛已歷於丈尺尺乃說其斤兩之輕重端匹之修短人皆能之何煩於明哲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竝以表微文彪炳而備體獨澄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標以逸俗虛靈機以如愚不貳過而詭顯者賢人也居寂寞之無為蹈修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丞管於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己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險難而一節者忠人也說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也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合藏本改從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潔於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擗銳藻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劈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銳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之藏之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卽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為己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避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敦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疑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搆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與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眾仗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巧以濟用總音數而竝精者執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險逼而不沮者黯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譏而晏如不懼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

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疎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一無一然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既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文垂誥焉抱朴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偽以偷榮豫利已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途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虐人也飾邪說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覆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好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親利地而忘義棄廉恥以苟得者貪人也觀齷齪而心蕩飾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恥請問於勝已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為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很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己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攝者怯人也治細辯於稠眾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闕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而不改聞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而偏黨志唯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麗者奢人也耽聲色於飲饌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於修尚又怠惰於家業者懶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杜淺短而多謬聞趨舍之滅否者笨原注步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響

者鄙人也親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趨起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讟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首豪如僕虜值衰微而肯惠者愚人也捐貧賤之故舊輕人土而踞傲者驕人也棄衰色而廣欲非宦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偽人也習強梁而專已距忠告而不納者刺人也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其偽或相似士有顏貌修麗風表闊雅望之濫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言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幸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衝命則命辱動靜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悴容觀雖陋聲氣雖弱進止質澀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高翰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畧入神智周成敗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變清銳巧言綺絜擊引譬喻淵澗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為政政亂牧民民怨蓋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容度言恪而神疏心慢中懷散放受任不憂居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有控弦命中空拳入白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慮淺手勦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槩簡緩言希貌樸細行闊漏不為小勇踟躕拘檢犯而不校握爪垂翅名為弱愿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清冰霜而疏遠迂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為無成居已梁倡受任不舉蓋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己高簡風格峻峭嘯傲復寒凌情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過情率意旁若無人朋黨排譏談者同敗士友不附品藻

抱朴子外篇卷三

五六

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為忠於奉上明以攝下蓋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弘曠濟虛己受物藏疾匿瑕溫恭廉潔勞謙沖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而餘用不足操柯猶廢法劫非枉直混錯終於負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乃性行之感變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晚則劇於趙高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別如鶴鶴之與鴻鵠狐兔之與龍麟者則四凶不得官於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濟臺之失延陵無拾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嫌范之悔矣所患於其如賦賦原注上音武下音夫之亂瑾瑜鶴鶴明之似鳳皇凝冰之類水精煙熏之疑雲氣故令不謬者也惟帝難之矧乎近人哉夫惟大明玄鑿幽微靈銓揣物思灼沈味瞻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傳說呂尚不永棄高莽宰詭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之較略選擇之大都耳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縷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三

頭訟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綱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廟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三年之喪致命女氏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之謂乎而未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鬪穢辱煩塞官曹今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俾姆其三絕者再倍俾姆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吝者無利重受乃王治之要術不易之永法也抱朴子荅曰劉君惡德讓之或替疾民爭之損化難速我訟室家不足用和之貴將遂淪胥創謔言以拾世遺建嘉謀以拯流遁紛諱之俗將以此而易無恥之風將由茲而移彌綸情偽固難開矣誠經國之永法至益之篤論也洪以不敏不識至理造次承問竊有疑焉夫婚媾之結義無逼迫彼則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弃信與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強今猥恣之唯責俾姆倍貧者所憚也豐於財者則適其願矣後所許者或能富殖助其裨姆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猶歸血刃之禍於是將起今苟措其辭訟之小醜而構其難忍之大恨所謂愛其儀原注子覽之類忘其獨殞之酷也夫買物於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鈔忍而不忿然矣況乎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用者將使結婚者雖納敬親迎猶抱負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同牢為斷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恒挾在意之威恃可數奪必情於擇婿婿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歸速禍莫此之甚矣曩人盡法慮關終始杜漸防萌思之良精而不關恣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殆有重乎儻今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值豪右權臣之徒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三

五十七

目玩冷容心忘禮度資累千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媿猶所不憚况但一乎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取其妻楚人為子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之豈惜傾竭居產以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睡原注二切毗原注在解成怨又喜委棄逐盛蹶冷趨熱此法之行則必多奪貧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方以防弊乎或曰可使女氏受媿禮無豐約皆以即日報板後皆使時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八已上以備遠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若婿家書必手書一紙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罪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三

五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三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目之所樂不可順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口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葷原注葷葷芬複也惑心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禍為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者嚴操括於性理不祥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算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簣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囂累也蓋飢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慮危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妙原注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熱渴之恣冷雖適己而身危也小大亂衷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甜是酒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鑄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克之義日未移岩體輕耳熱夫琉璃海螺之器並用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靴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履僂蹙躑舍其坐憲載載載原注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原注烏者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几筵或假寐木作位原注假寐或作寢原注寢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眄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原注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搖掌而諸聲藏本伴擊掌而謙卑而不競者悉禪瞻以高交原注高交而謙恥之儀毀而荒錯之疾發關首之性露而傲倨之態出精濁神亂厥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阨原注客谷而不憚以九折之阪為蟻封或登危踞巖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為牛跡也或肆念於器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四

五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四

酒誡

真九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目之所樂不可順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口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葷原注葷葷芬複也惑心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禍為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者嚴操括於性理不祥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算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簣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囂累也蓋飢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慮危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妙原注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熱渴之恣冷雖適己而身危也小大亂衷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甜是酒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鑄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克之義日未移岩體輕耳熱夫琉璃海螺之器並用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靴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履僂蹙躑舍其坐憲載載載原注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原注烏者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几筵或假寐木作位原注假寐或作寢原注寢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眄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原注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搖掌而諸聲藏本伴擊掌而謙卑而不競者悉禪瞻以高交原注高交而謙恥之儀毀而荒錯之疾發關首之性露而傲倨之態出精濁神亂厥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阨原注客谷而不憚以九折之阪為蟻封或登危踞巖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為牛跡也或肆念於器

物或酌醬原注為命於妻子加任酷於臣僕用剗鋒
 平六畜本服六畜二字熾火烈於室廬括寶玩於淵
 流遷威怒於路人本傳人從加暴害於士友褻嚴
 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
 煩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
 前幼賤悖慢於者宿之坐謂清談為詬詈以忠告為
 侵已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
 前後構澆華書治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
 鄉里華書治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
 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剗則醒者不能
 恕矣起衆患於須臾結百病於膏肓原注呼奔駟不
 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智者所深防
 而愚本傳人所不免也其為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
 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於能否計滙雷於小餘
 以稽遲為輕已傾匡注於所敬殷勤變本傳物從羣
 書治要改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本傳色醜音
 所由而發也夫風經府藏使人愠况及其劇者自傷
 自虞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
 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
 節酒若畏酒如畏風憎醉如憎病本傳若畏風
 補又意林作若畏酒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
 如畏疾作若畏酒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
 止矣夫風之為疾華書治猶展攻治酒之為變在乎
 呼嘯及其悶亂本傳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
 丸見滄海如盤五仰唯且切天墮俯呼地陷臥待
 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
 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
 糟三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銜孟景升荒
 壞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發狂以
 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亂政趙武之失衆子
 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李
 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
 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
 策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者旣年荒穀貴人有

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
 收執原注切擊也行徇者相辱當作制鞭而死者太半
 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曬油囊懷酒民之
 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言之書末如
 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已
 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安
 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困遂
 修飾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
 有勢者擅市張墟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酷買公行靡
 彈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能令絕乎或人難曰夫夏
 桀殷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
 其生患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以喪姬喪周而欲人
 君廢六官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聞
 吳天表酒旗之宿坤靈挺空桑之化燎紫員已塵蕪
 折澤裸鬯儀寶寶降神祇酒為禮也已上三十四字
 補八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
 姬且酒香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娑巨醉故能
 斬蛇鞠旅於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
 斗而清辯綺袿揚雲酒不離口而太乙乃就子匡有
 議醉無所識而霸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衆
 悅解毒之觴行而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勲飲至
 降神令人非此莫以也內速諸父外將嘉賓如淮如
 瀨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當作乎抱朴子荅曰
 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
 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
 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
 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於食食之適多實結癥瘕況
 於酒醴之毒物乎本傳夫使彼夏桀殷紂
 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沈溺於傾城之亂色
 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
 節之術者也我論其本于識其末謂非酒禍禍其安
 出是獨知猛雨之霑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思飛
 埃之糝目而不覺颯風之所為也千鍾百觚不經之

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
 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諺有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
 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
 公則終日百拜香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況乎
 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
 斬蛇于公聰達明於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
 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即廢事若論大醉
 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賴於酒未聞臯繇甫侯子產
 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勢以
 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毫釐於爻卦索
 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來候
 風雲而尅吉凶觀碑柏而識禍福豈復須酒然後審
 之揚雲通人才高思遠英瞻之富稟之自天豈藉外
 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或有疾以宜藥
 勢耳子園肆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亦於終果瓶醪
 悅衆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威恩得所長算縱橫
 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殺人樂奮命其不然也雖流酒
 淵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次之權舍法長惡何足多
 稱哉豈如慎之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四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積敬讓莫崇傲慢成俗
 儔類飲會或踴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
 擣搗彈棋所論極於聲色之閒舉足不離本不離不離本不離
 情談講本不離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為先以
 如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駭原野於野於是馳
 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
 之者猶輕毛意林之應應風潮戲之談或上
 及祖考或下遠婦女往者務其必本不離不離本不離
 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恥於言
 輕之不塞周禾之芟溫麥之刈實由報恨不能已也
 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錄以刺賊原注錄耳
 切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者為負敗如此交惡之
 辭焉能原注錄耳治原注錄耳治原注錄耳治原注錄耳
 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不悞人之所諱不犯人
 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為本不離也則枉曲直
 湊使人愕愕然妍之與媿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
 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
 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
 壞身構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計原
 居調切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灌氏本不離從之
 恨族匪降自天口實為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
 之戒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輸不能
 磨斯言之既玷原注錄耳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
 諛調以防原注錄耳諛調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
 無口過體無佞原注錄耳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益遠
 辱之良術全交之要道也且夫慢人者不受其親者
 也輕闔者不重遺體者也皆陷不孝可不詳乎然而
 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
 直亮之鍼原注錄耳艾羣或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

抱朴子外篇 二五

五九

抱朴子外篇 卷五

五九

人歡笑以贊善而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
 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辯而不悟斯乃招
 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滅其
 方策之令聞原注錄耳其沒世之德音而已哉蓋雖
 有倍老之慎不能救一朝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
 贖片言之謬故毫釐之失有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
 劍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鴻羽所以沈龍舟羣
 輕所以折勁軸寸驛所以燔百尋之室蠹蝸所以仆
 原注普連抱之木也古賢何獨踴躍恂恂之如彼今
 人何其憤慢傲放之如此乎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
 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謀事無智者之助居危
 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書之善談者含音無足
 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宜流沒有餘貶貶將來始
 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之恥也安忍為之過而
 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舍嘉旨而啣鈎鈞者也
 豈所謂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以小惡為無損而不
 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邪余願世
 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吝之失遣其誇矜尚人之
 疾絕息嘲弄不典之言則趙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
 裕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
 氣力以求畏其入眾也則亭立不坐爭處端上作色
 語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怒不退其行出也則逼
 狹之地恥於分塗振策長驅推人於險有不即避更
 加據頓嗚呼悲哉此云古之卑而不可踰推讓讓路
 勞謙下士無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
 其緬然之不肖哉夫德盛操清則雖深自拒降而入
 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凌暴而人猶不敬假令
 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憎惡非為見尊重也昔
 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入壘燕君擁篲康成之里
 逆虜望拜林宗之庭莫不卑肅非力之所服也夫以
 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德脅人雖見憚不足榮
 也然而庸民為之不惡故聞其言者猶鳴臬之來鳴
 也觀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諸則如妖怪

21

14B

之集也其在道塗則甚逢虎之羣也愚夫行之自矜
 為豪小人微之以為橫階亂靡有定寔此之由也然
 敢為此者非必篤頑也率多本無多字冠蓋之後
 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本情
 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從榮位或以
 婚姻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能發
 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清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
 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
 倉掃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故
 勝己者則不得聞問亦陽不知也滅己者則不敢言
 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蟲害殺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
 羣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冝事之不
 行傲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何哉抱朴子曰詩
 美唯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不雜坐
 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兄弟不
 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
 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聖人重別杜漸
 之明制也且夫婦之間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疾病
 不幽居深處以致扈舉原注錄耳之變孔妻不密潛戶
 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汗種之悔王孫不嚴
 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玄統
 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
 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將侍從
 晞晞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憎可惡
 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游戲佛寺觀視漁歌登高
 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城邑孟賜路酌紗歌
 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有誨淫
 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少可
 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薄之人迹
 廁高深交成財賄名位粗會便背禮教託云率任
 才不逸倫強為放達以傲兀無檢者為大度以惜護
 節操者為澀少於是臆鼓垂無賴之子白醉目執之

抱朴子外篇 卷五

五九

後結黨合羣遊不擇類奇士碩儒或隔籬而不接妄
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攜手連袂以遊以集入他堂室
觀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美醜不解此等何為者哉
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飾未辦不復窺聽犯門
折關踰堦或曰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
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夫君子
之居室猶不掩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
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骨體而
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為親密距此者為不恭誠為當
世不可不爾於是要呼憤雜入室視妻促膝之狹坐
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誅文君之動心
載號載嗷譁戲醜窮鄙極驕爾乃笑亂男女之大
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無禮
況匹庶乎蓋信不由中則屢盟無益意得神至則形
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
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
必房集內謙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昵哉
古人鑒淫取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之
者為君子背之者為罪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
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烈猛火
於雲夢開積水乎萬例其可撲以箒彗遇以撮壤哉
然而俗習行憤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
所共為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
然乎蓋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
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惠
潔疑脫字高行屢接褻譁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
形于表況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
之事何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
竝乏何以整之每以為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見謂
為野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期於信己而已亦安
以我之不可從人之可乎可歎非一率如此也已矣
夫吾末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敗者曷可
納逆耳之讒言而反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

開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
以慢對其為鄙黷不可忍論或變以楚韃或繫脚倒
懸酒客酣營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流血原注鳥跌原注鳥
折支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
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
至於德為鄉閭之所敬言為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
矯而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
日久莫覺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
遂謂周而疵孔謂傲放為逸世矣或因變故仇竊榮
貴或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驕矜誇鶯氣凌雲物
步高視遠眇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羣之士雖實英異
忽焉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
立門以成林車騎填噓於閭巷呼謂尊貴不可不爾
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
尼恂恂善誘咸以勞謙為務不以驕慢為高漢之末
世則異於茲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蓑衣以接人或
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問
修業攻過弼違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敘離間問
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
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為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
食競割掣撥搯拮無復廉恥以同此者為素以不爾
者為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
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
逸謂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於是嘲族以敘歡
交極驥以結情款以傾倚申原注鳥脚原注鳥者為妖妍
標秀以風格端嚴者為田舍朴駘以齒鎮抗指者為
勸令鮮倚以出言有章者為摺答粹突凡彼輕薄之
徒雖便辟偶俗廣結伴流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
皆皮膚狡澤而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瓢壺之喻胸中
無一紙之誦所談不過酒炙之事所謂倣很明德即
譬從味冒于貨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
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
之奇怪朝廷宗廟之大禮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

抱朴子內篇 卷之二十五

六〇五

始之原本陰陽律歷之道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
因革之異同則悅悻自失暗鳴俛仰蒙蒙焉其其焉
雖心覺面牆之困而外護其短乏之病不月諡已強
張大談曰雜碎故事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詠
而向枯簡匍匐以守黃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
也誠知不學之弊碩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輕易之
謬然終於迷而不返者由乎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
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呵之有不畏大人而畏惡不
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懼然冰泮而革面旋而東走
之迹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五

議或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宗或有知言焉于獲識往歸終知來立禽解險陽地蠃遠泉流著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不廟貴性厥初遠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懸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羣制禮數以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整折拱則抱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至於三千蓋檢溢之隄防入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情慢已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雖暫假息然枯槁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颯然而禍敗之階也魯乘周禮暴兵不加魏式于木銃寇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脆強秦殺函襲嶮而無折柳之固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乎安逸觸情喪亂日久風積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之俗成近人值政化之望役庸民遭道網之絕紊猶網魚之去水吾國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謂京蓋貴大舊遠方皆半額也余意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者余未嘗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違眾哉誠以為不急可上國眾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遠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況其在於父母之鄉亦何為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今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拉用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況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

抱朴子內外篇

六〇九

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聽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敷食宣藥勢以飲酒為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韓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財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并在衰老於禮唯應緘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令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遠緬乎又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之人居喪者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為法世人何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六

可矣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聽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敷食宣藥勢以飲酒為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韓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財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并在衰老於禮唯應緘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令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遠緬乎又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之人居喪者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為法世人何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七

刺驕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羣之器不藉於免盈溢之過也蓋勞謙虛己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附之者衆則安之徵也從本脫之徵也三字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為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翁肩斂迹俛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意林作趨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壤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晏密管絃嘈雜後賓填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其情苞苴繼到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為之可悲者也若夫偉人巨器量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立之表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履屨決藍縷帶索何斤與俗人競幹佐之便僻修佞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畜夫為春蠲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以妍俗人徒觀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遠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絕倫遺世事動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萬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麗因而樹之謂為凡憤夫非漢濱之人不能料明珠於泥淪之蚌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蠅螟屯蚊蝨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鯁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願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勵謙損以永天秩耳抱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踴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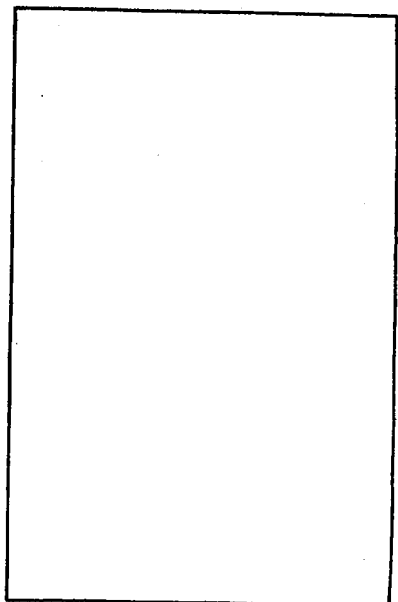
抱朴子外篇 卷二十七

六一一

濯脚於稠糞或溲便於人前或停容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為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跌踣自病得失財不相補向使二生敬路檢括恂恂以接物競競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況不及之遠者而適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昔者西施心痛而臥於道側姿顏妖麗蘭麝芬馥見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鄰女慕之因偽疾伏於路閒形狀既醜加之醜具行人皆憎其貌而惡其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鬪於自量之類也帝者猶執子弟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為惡人無事於大則為小人紂為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為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為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過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懷愍之世俗尚驕戮夷虜自遇其後羌胡猶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有徵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脩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羣後知育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凌遲流遁遂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末如之何且當竹柏其行使歲寒而無改也何有便當崩騰競逐其闖昔之徒以取容於若曹邪去道彌遠可謂為痛歎者也其或峨然守正確爾不移不違轉以隨眾不改雅以入鄭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斯以不同於己者便共仇讎而不數之嗟乎衰樊乃可爾邪君子能使以充亮方楞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羣枉不過當不見容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達亦何苦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舖槽握泥劍足適覆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敬之而志

不可奪也不能使人本脫敬之至使人十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二字從羣書治要補不辱之而榮本作行從羣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損之而操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有草靡萍浮以索鑿納劬乎禮之所棄者之所為哉抱朴子曰間之漢末諸無行下云無行之子虛本為長次第羣驕慢傲不入道檢者為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而從肆邪僻誦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為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所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謂通乎褻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謂有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既羣書治要補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見彼或已羣書治要補清資清之資脫現存從華書治要校正或羣書治要補僞竊虛名而躬自為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為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為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為證曰彼縱情恣慾而不妨其赫奕矣此羣書治要補戒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八達者愛助附己為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攔手升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請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屬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論薦則塞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之談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百里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優煩劇所鍾其唯百里衆役於是乎出誅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關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尤宜得才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違也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屬託而凡品以無能見敘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此從虛本改等亦時有快者不為盡無所中也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効立勉修清約夙夜在公以求衆譽懼風積之不美恥知己之謬舉妙矣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無止無足從虛本改元止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舉劾彈糾終於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亦安得不困毒而離叛離叛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為羣盜矣夫百尋之室焚於分寸之燧千丈之陂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改張乎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己選之者既不為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闇塞退憤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潦倒疏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好與不急而疲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通逃而行凌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蕩者矣或有圖某博捕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為寇賊鬻咎發聞實于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馳迹於追風以壤龍當雲雨安能耀景於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眄不

抱朴子內外篇

六二五

抱朴子外篇 卷二十八

六二六

今跛蹇廝駢駢冒昧苟得闈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踵不以驚誦服鸞衡則何患庶績之不康何憂四凶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豈難六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接疏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則柔蔭未移而金蘭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翩乎若勝鱗之躍驚雲也若以沈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託政則宵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畧細不恆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屑稱薪而爨數粒乃炊并瑕弃璧披毛索鱗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具十一

鈞世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雖涇之並嵩岱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答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阪之無外習拘闕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冷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林之徒嚶嚶所說有耳無目何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編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偽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厦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下厭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燂之盛膳滄秋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竝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此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閉百伎不可混爲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收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竝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鑿乎等稱征伐而出軍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竝作補亡詩白華而

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辭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屬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滅於衰衣輻輳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推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爲知有疑作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悞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省煩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爲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禮爲貴但當令足以敘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拜起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又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習以楚撻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動黜謫之罰又在其閒猶有過誤不得其意而欲以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博採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淡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耳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武文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余以爲喪亂既平朝野無爲王者所制自君作古可命精學治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拘愚者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重遊說辭異而義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沈隱復有凝滯其吉凶器用之物俎豆觚解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美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祀禱禱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泣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無苛矣拜伏揖讓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敘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施用今五禮混糺雜飾紛錯枝葉散重出互見更相貫涉舊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已殊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問躊躇岐路之衢愁勞羣疑之數煎神滯思考枝板例嘗有窮年竟不謫了治之勤苦決嫌無地呻吟尋析樵悴決角修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眞未央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被合雜俗次比種

櫻刪削不急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之有定息學者萬倍之役明諸儒爭訟之煩將來達者觀之當美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懷推車運於去巢居也然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俗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懷善何必當乘船以登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乎若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薪埋衣裳不宜改裸袒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尚博

抱朴子曰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禪嵩嶽也雖津塗殊闊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魏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為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部喻題簡不盈十猶見撰錄亞次典誥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羣言彌繁難義深於玄淵辭艱於波濤施之可以臻微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園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駢駮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極枯淺隘之中挈瓶訓詁之間輕奇賤異謂為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鑄鍊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羣色會而袞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礎切之至言為駭拙以虛華之小辯為妍巧真偽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於桑間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或曰著述難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為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為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為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甲高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登

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荃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遠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燿不足以及其巨細龍淵鉛錠未足譬其銳純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明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邛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繩手之稱援琴者至眾而夔襄專知音之難廢馬千駟而騏驎有逸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眾者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末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為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且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轉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為德行之弟未可呼為餘事也或曰今世所為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滅也或有注識立曠合契作者內闢不測之深源外播不置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紬繆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闔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醜者莫能知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眄凌雲汗血緩步呼吸千里而蟻蝻怪其無階而高致驚寒忠其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閒而以常情覽巨異以福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髻鬣訖于振素猶不得也夫賞其貴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為虛誕悽悽切切也誠以為爾未必違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

昔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立也雖有疑斷之劔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超羣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大立見掛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月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剗弦者諒有以而然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三

漢過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逮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也當塗端右閭官之徒操弄神器秉國之鈞廢正興邪殘仁害義薄背信即讐從味同惡成羣汲引姦黨吞財多藏不知紀極而不能散錙銖之薄物施振清廉之窮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重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戚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習之庸瑣莫戒滅文竊位之譏靡追解孤忘私之義分祿以擬王林致事以由方回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鄒陽之恤高概成羣而不遭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己此樊姬所以掩口馮唐所以慷慨也于時率皆素餐偷容掩德蔽賢忌有功而危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諫而陷之惡特立而損之柔媚者受崇飾之祚方稜者蒙誅棄之患養豺狼而戮驂虞殖積棘而翦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丸轉萍流者謂之弘偉大量苛碎峭嶮懷螫挾毒者謂之公方正直令色警慧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矜輕倪者謂之巍我瑰傑嗜酒好色關甘無疑者謂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足者謂之淹曠達節蓬髮褻服遊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汎愛反經說聖順非而博者謂之莊老之客嘲弄嗤妍凌尙侮慢者謂之蕭瑟雅韻毀方投圓而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憑倚權豪推貨履徑者謂之知變之奇嬾看文書望空下名者謂之業大志高仰賴強親位過其才者謂之四豪之匹輸貨勢門以市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結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託鬼怪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誣飾禍福者謂之知來之妙盤馬弄稍原注山一角切一夫之勇者謂之上將之元令離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儒若夫體亮行高神清量遠不諂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

含霜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排方疑然不羣風雖疾而枝不撓身雖困而操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則端誠杜私知無不為者謂之閭駭徒苦夙興夜寐退食自公憂勞損益畢力為政者謂之小器俗吏於是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伴愚疏賤者奮飛以擇木繫制者曲從而朝隱知者不肖吐其秘算勇者不為致其果毅忠奮離退姦凶得志邪流溢而不可遏也偽塗闢而不可杜也以臻乎凌上替下盜賊多有宦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士謂之黨人囚捕誅鋤天下嗟噉無罪無辜閉門遇禍微煙起於蕭牆而厥焚徧於宇宙淺隙發於膚寸而波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庶寇湯池航於一葦勁銳望塵而水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鋒薦於展闔左袵掠於禁省禾黍生於廟堂棟秀乎玉階雲觀變為狐兔之藪象魏化為虎豹之蹊東序烟燼於委灰生民燹淪於淵火凶家害國得罪竹帛良史無褒言金石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四

真十二

吳失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同疾知前失之於彼不能改弦於此鑿亂亡之未遠而躡傾車之前軌觀積首之爭毒而忘同身之禍笑蟻蝨之宴安不覺事異而患等見競濟之舟沈而不知殊塗而溺均也余生於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晚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洋穢充序紀綱弛素吞舟多漏貢舉以厚貨者在前官人以黨強者為右匪富匪勢窮年無冀德清行高者懷英逸而抑淪有才有力士躡雲物以官躋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黨不得不競不進背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斥鴳因驚風以凌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遠鸞鳳卷六翻於叢棘鶴首滯潢汗而不揮矣乘維之佐牧民之吏非母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進無補過拾遺之忠退無聽訟之幹虛談則口吐冰霜行已則濁於泥濘其媿尸祿之刺莫畏致戎之禍以毀譽為繫織以威福代稼穡車服則光可以鑿豐屋則羣鳥委止叱吒疾於雷霆禍福速於鬼神勢利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出飾翟黃之衛從入遊玉根之藻稅僮僕成軍閉門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有魚滄濯藁之儉以竊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侃文信之譽實有安昌董鄧之汗維造賔不沐嘉旨之俟飢士不蒙升合之救而金玉滿堂妓妾溢房商販千艘腐穀萬庾園圍擬上林館第僭太極梁肉餘於犬馬積珍陷於帑藏其接士也無葭莩之薄其自奉也有盡理之厚或有不開律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几案之所置而處機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饜儒官之祿不問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簡而受駁議之榮低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選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軒昂節蓋之下屢為奔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顯號不別菽麥之同異而忝叨顧問之近任夫魚質龍文似是而非遭水而

抱朴子內外篇

抱朴子外篇 卷三十四

六五

喜見獺即悲離臨之以斧鉞之威誘之以傾城之寶猶不能奮鉛鋒於犀兕騁鸞蹕以追風非不忌重誅也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奈何而欲與之輯熙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尺舟之上求千鈞於升合之中繼芻狗而責盧鵠之効縛鷄鶩而崇鷹揚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吳主不此之思不加夕惕佞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於彌弩亡徵著於日月而自謂安於峙嶽唐虞可仰也目力疲於綺縠而不以覽庶事之得失耳聰盡於淫音而不以證獻言之邪正穀帛靡於不急而不以賑戰士之凍餒心神悅於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蓋輕乎崇替之源而忽乎宗廟之重者也鄭君又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柱出不營祿利不友諸侯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慨然永歎於蓬屋之下告其門生曰漢必寢耀黃精載起續樞紐於太微迴紫蓋於鶉首聯天理物光宅東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洽乎宇內重譯接武貢楛原注 侯 盈庭蕩蕩魏魏格于上下承平守 藏本誤作 古切 侯 盈庭蕩蕩魏魏格于上下承平守 藏本誤作改文因循甚易而五弦謚響南風不詠上不獲恭己之逸下不聞康哉之歌飛龍翔而不集淵蚪蟠而不躍騶虞翳於冥昧朱華牙而未秀陰陽相洽寒燠繆節七政告凶陵谷易所殷雷鞠礎於龍潛之月凝霜肅殺乎朱明之運玉燭不照沈醴不涌郊場多壘嘉生不遂夫豈藏本其豈 今從善身本他哉誠由四凶不去元凱不舉用者不賢賢者不用也然高概遠量被穉懷玉守靜潔志無欲於物藏器淵滂得意遺世非禮不動非時不見困而無悶窮而不悔樂天任命混一榮辱進無悅色退無戚容者固有伏死乎甕牖安月街沾以進趨揭其不賞之寶以競燕石之售哉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軻場雄亦居困否有德無時有自來耳世無離朱阜白混焉時乏管青賦蹇糅焉積穢積於金匱瑾瑜委平溝洫匠石緬而還淪梓豫忽而莫識已矣悲夫我生不辰弗先弗後將見吳士之化為晉城南民之變成北隸也言猶在耳而孫氏與觀抱朴

子間之曰二君之言可為來戒故錄于篇欲後代知有吳失國匪降自天也若持諱國惡纖芥不取則董狐無貴於直筆賈誼將受譏於過秦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五

守培

抱朴子曰余友人有所居先生者其寢丘之莫爭簡
 瑤土以晉宇銳精致文意忽學稼屢失有年飢色在
 顏或人難曰夫知禮在於稟實施博由乎貨豐高出
 於有餘儉生乎不足故十千美於詩人食貨首乎八
 政躬稼基克配之業耦耕有不改之樂奇士之居也
 進則侶鴻鸞以振翮退則參陶白之理生仕必霸王
 居必千金是以昔人必科膏壤以分利勤四體以稼
 穡播原菽之與與茂嘉蔬之翼翼收楚柱之千倉積
 我庚之惟德出連騎以遊暇入俟服而玉食而先生
 之宅此也亢陽則出谷颺塵重陰則滔天凌巨陸無
 合秀之苗水無吐穗之林稗糲曠於園廩薪爨廢於
 庖廚怡爾執待免之志坦然無去就之謨吾恐首陽
 之事必見於今丹山之困可立而須人為子寒心子
 何莫然而弗憂也夫親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
 而不移眾庶之常事豈翫飽者忘蘭而大迷者易性
 乎何先生未寢之久也鄙人或焉不識所謂夫袞冕
 非禦鋒鏑之服典誥非救飢寒之具也胡不眎沃行
 於四郊躬田畯之良業捨六藝之迂濶收萬箱以賑
 乏乎潛居先生曰夫曠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替者
 不可責之以別丹漆井甃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中
 說以經術吾子苟知老農之小功未喻面牆之巨拙
 何異拾瑣沙而捐隋和向烟燭而背白日也夫好尚
 不可以一概枕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隨闊風
 陟嵩華者必不留行於丘垤意在乎游南溟汎滄海
 者豈暇逍遙於潢潦是以注清聽於九韶者已人之
 馨不能悅其目烹大牢饗方丈者茶蓼之味不能甘
 其口鵬鵬戾赤霄以高翔鶴鶴傲蓬林以鼓翼滄陸
 殊途亦飛之極晦朔甚促朝菌不識呼吸忽忽於寸
 陰野馬六月而後息儻鮒汎濫以暴鱗靈虯勿用乎
 不測行業乖舛意何可得余雖藜藿之不充而足於
 鼎食矣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祿曾參不以

其貧而易晉楚之富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遐
 武也情華季以為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其能
 兼通於岐路有為者其能並舉於耕學體瘁而神豫
 亦何病於居約且又處培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
 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清者福之所集
 也奢者禍之所赴也福集則雖微可著雖衰可興焉
 禍赴則雖強可弱雖存可亡焉此不期而必會不招
 而自來者也故君子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輟其流
 則遏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奢靡之門閉矣美望至
 德而佃不復種重華大聖而漁不償網然後玉璫表
 營已之祚大功有二十之高何必譏之以惰懶而察
 才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財取少為廉余今讓天下之
 豐沃處茲邦之福塋舍安昌之膏腴取北郭之無欲
 誠萬物之可細亦何往而不足哉北辰以不改為眾
 星之尊五嶽以不遷為羣望之宗蟋蟀屢移而不貴
 禽魚屢深則逢患方將墜九典之蕪蕪播六德之嘉
 穀厥田遂於上土之科其收盈乎天地之間何必耕
 耘為務哉昔被衣以弃財止盜庚氏以推壁厲貪疏
 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培以弭可欲之憂牛
 缺以載珍致寇陶谷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鑿
 乎於是問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噓首俯而不能
 仰慨而嗟乎始悟立不朽之言者不以產業汨和追
 下帷之績者不以窺園消日子以臭籬之甘呼鴛鳳
 搗蟹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六

安貧

抱朴子曰昔漢火廢耀龍戰虎爭九有幅裂三家鼎
 據有樂天先生者避地蓬轉播流眠益始處呢於文
 休未見知於孔明而言高行方獨立不羣時人憚焉
 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遠救遂令斯生沈抑衡
 華齒漸桑榆而韋布不改而時主思賢不問不知當
 途之士莫舉其貢潛側武之陋巷竄繩樞之蓬屋進
 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事黎澁屢空朝不謀夕於
 是偶俗公子造而詰之曰蓋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久
 滯於窮賤懷猗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飢寒達者貴其
 知變智士驗乎不匱故范生出則滅吳霸越為命世
 之佐入則貨殖營生累萬金之貲夫貧在六極富在
 五福詩美智矣易貴聚人垂餌香則鱸鮪來懸賞厚
 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犢鼻而擁朱旄曲逆所以
 席扉而享茅土不韋所以食十萬之邑終侯所以拔
 困圍之困也故下鄉儉而獲悔咎之辱漂嫗豐而蒙
 千金之報先生無少伯之奇略專統思乎六經忽絕
 振原注抄之實稠慕不朽之虛名恥詭遇以千祿差
 街沽以要榮冀西伯之方畋俟黃河之將清甘列子
 之菜色邈全神而遺形何異圖畫騏驎以代徒行之
 勞遙指海水以解口焦之渴張魚網於峻極之巔施
 釣緝於修木之末雖自以為得所猶未免乎迂闊也
 事無身後之功物無違時之盛今海內瓜分英雄力
 競象恭滔天猾夏放命騫蹇星馳以兼路豺狼奮口
 而交爭當途投袂以訟屈素士蒙塵以履徑純儒釋
 皇道而治五霸之術碩生奔四科而恤月旦之評筐
 篋實者進於草萊之資地者退於朝廷握黃白者排
 金門而陟玉堂誦方策者結世繼而委泥濘膏幣濃
 者瓦石成瑤璋請託薄者龍駿弄林柯黨援多者借
 驚鷹以凌雲交結狹者侶駝鯨以沈泳夫九泥已不
 能遏彭蠡之沸騰獨賢亦焉能反流通之失正今先
 生入無脩石之儲出無束脩之調徒合章如龍鳳被

文如虎豹吐之如波濤陳之如錦繡而東餓於垓堵何計疏之可弔矣不汎輕舟以託迅御飛帆以遠之交現貨於湖南收金碧於九疑迪崔列之遐武糜好爵於清時徒疲勞於述作豈蠅蚋之有期也獨苦身以爲名乃黃老之所蚩也樂天先生答曰六藝備研八索必該斯則富矣振翰擷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求仁仁至舍旃焉如夫棲重淵以頤靈外萬物而自得遺紛埃於險塗澄精神於玄默不窺牖以遐覽判微言而靡或難復設之以台鼎猶確爾而弗革也曷有憂貧而與賈豎爭利成窮而與凡瑣競達哉吾子苟知商販可以崇實耕也可以免飢不識逐麋者不願免道遠者其到遲也且夫尚父之鼓刀素首乃吐奇也萬鈞之爲重衝輿不能移蕭詔未九成靈鳥不紆儀也是以俟扶搖而登蒼霄者不充詘於蓬蒿之杪聘蘭筋以陟六萬者不爭途于蹇驢之群大孝必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慄於下堂上智不齊難得之財故唐虞捐金而抵璧明哲消禍於未來知士聞利則慮害而吾子訊僕以汎舟華亭於潤屋勸隋珠之彈雀探虎口以奪肉輕遺體於不測觸重險以遠至忘髮膚之明戒尋乾沒於難冀若乃焚輪傾巖木拔石飛陽侯山峙洪濤巖巖輕艘塵漂力與心違徒嗟泣而罔逮乃悟達者之見微也昔回憲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寶灰糜匹夫枉死於懷璧豐狐召災於美皮今吾子督余以誨盜之業致余以召賊之策進醜酒以獻酬非養壽之忠益夫士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肆爲鍾鼓百家爲筭策使味道者以辭飽甜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軼德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賄之穢情夫藏多者亡厚好謙者忌盈合夜光者速剖循覆車者必傾過載者沈其舟慾勝者殺其生蓋下士所用心上德所未嘗也於是問者茫然自失請備門生之末編永寶長生之良方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七

仁明

抱朴子曰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據所見乃以諮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有仁而兼明坤有仁而無明卑高之數不以適乎夫唯聖人與天合德故唐堯以欽明冠典仲尼以明義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稱也明哲保身大雅之絕蹤也蟬飛蟬動亦能有仁故其意愛弘於長育哀傷著於啜哺原注上下竹交切也然赴阮奔而無猜入罾羅而不覺有仁無明故並趨禍而攸失熾潛景以易咀生各本如此虛結棟宇以免巢穴選禾稼以代毒烈制衣裳以改裸飾後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鎮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善業以治百官制禮律以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爲非偏人之所能辯也夫心不違仁而明不經國危亡之禍無以杜過亦可知矣夫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於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潤於根生者明之功也垂憫隱於昆蟲雖見犯而不校親殺棘而改往避行革而不蹈者仁之事也爾則明者才也仁者行也殺身成仁之行可力爲而至鑿玄測幽之明難妄假精粗之分居然殊矣夫體不忍之仁無賊否之明則心或僞真神亂朱紫思算不分邪正不識不違安危則一身之不保何暇立以濟物乎昔姬公非無友于之愛而涕泣以滅親石碯非無天性之慈而剖私以奉公蓋明見事體不溺近情迷爲純臣以義斷恩合仁用明以計抑仁仁可時廢而明不可無也湯武逆取順守誠不仁也應天革命以其明也徐偃修仁以朝同班外墜城池之險內無戈甲之備亡國破家不明之禍也門人曰仲尼歎仁爲任重而道遠又云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仁宅也義路也人無憫隱之心非仁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此皆聖賢之格言竹素之顯證也而先生貴明未見典據小子蔽闇竊所惑焉抱朴子答曰古人云好仁不

抱朴子外篇 卷三十七

好學其蔽也愚子近之矣曩六國相吞豺虎力競高權詐而下道德尚殺伐而廢退讓孟子生方欲抑頓食殘衰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耶然未有片言云仁勝明也譬猶疫癘之時醫巫爲責異口同辭唯論藥石豈可便謂鍼艾之伎過於長生久視之道乎且吾以爲仁明之事布於方策直欲切理示大較精神舉一隅耳而子猶日用而不知云明事之無據乎乾稱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是立天以明無不包也坤云至哉萬物資生是地德仁承順而已先後之理不亦炳然詩云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天子令問不已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幽贊神明而明之此則明之與神合體誠非純仁所能企擬也孔子曰聰明神武不云聰明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春秋傳曰明德惟馨不云仁德書云元首明哉不曰仁哉老子歎上士則曰明白四達其說衰薄則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易曰王者南面而向明不云向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斯則人人可爲之也至於聰明何可督哉故孟子云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以此觀之則莫不有仁心但厚薄之閒而聰明之分時而有耳昔崔杼不殺嬰嬰嬰嬰謂杼爲大不仁而有小仁然則姦臣賊子猶能有仁矣門人又曰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人莫大於仁也抱朴子答曰所以云爾者以爲仁在於行行可力爲而明入於神必須天授之才非所以訓故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八

志一

博喻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錙銖，疎秀凌霄必始於分毫。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尋常積而玄圃致極天之高。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凌波者雖濟危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勳就，伊呂既任而革命之功成。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瓠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抱朴子曰：閭風玄圃不借高於上，垤懸黎結綠不假觀於瓊瑛。是以英偉不群而幽蕙之芬駭峻極，獨立而衆禽之響振。

抱朴子曰：冰炭不銜能於冷熱，瑾瑜不證珍而體著。是以君子恭己不恤乎莫與至，人尸居心遺乎毀譽。

抱朴子曰：衝巖傾山而不能効力於拔毫，火鍊金石而不能耀烈以起涇。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策，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給。

抱朴子曰：徇名者不以授命為難，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是以紀信甘灰糜而不恨，楊朱同一毛於連城。

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劍之遠規，鳧鷖不知鴻鵠之非匹。是以耨耕者笑陳勝之投耒，淺識者嗤孔明之抱膝。

抱朴子曰：淳約之鋒驗於犀兕，宣慈之良効於明試。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筭無殊，竝在則駉駉與駑駘不異。

抱朴子曰：器非瑚璉必進統而退速，量擬伊呂雖發晚而到早。是以鶴鶴倦翮猶不越乎蓬紗，鴛鴦離徐起顧盼而展蒼昊。

抱朴子曰：否終則承之以泰，晦極則清輝晨耀。是以垂耳吳阪者騁千里之逸軌，榮鱗九淵者凌虹霓以

六八〇

高蹈

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蕙蕙所以增芬。是以夷吾極權而建匡合之績，應侯困辱而著入秦之勳。

抱朴子曰：所競者細則利同而讎結，善否殊塗則事異而。生賦本空一作結生舊是以嬖母宿瘤惡見西施之監容，商臣小白憎聞延州之退耕。

抱朴子曰：精銳跡則凌遲者愧恨壯弱異科，則扛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庸諫悒悒以疾，其超武安功高而范雎飾談以破其事。

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雕鏤之飾。是以比于匪躬而剖心於精忠，田豐見微而夷戮於言直。

抱朴子曰：暉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響，大夏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離不能康庶積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東越有悔盈亢。抗今從舊寫之文種。

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撓有天然之性。是以百鍊而南金不虧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含義雖期頤不足。客是以下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

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槩齊，餐粟不可以勸沮。化是以惠施患從車之苦，少壯周憂得魚之方多。

抱朴子曰：出處有水炭之殊，躁靜有飛沈之異。是以墨翟以重繭怡顏，箕叟以遺世得意。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彌乖。是以聲同則傾蓋而居，昵道異則白首而無愛。

抱朴子曰：舂舂鷓首涉川之良器也，權之以北狄則沈漂於波流焉。蒲梢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則傾價於嶮塗焉。青萍蒙曹劍鋒之精絕也，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

者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抱朴子曰：天秩有不遷之常，尊無禮。藏本有箱字，今犯過死之重刺。是以玄洲之禽獸能言而不得廂，貴性盈盈之負麗雖寄命而不得為仁義。

抱朴子曰：諛諛不可以巧言，明實恨不可以虛事。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懷水以遣冷，重鑪以却暑，逐光以逃影，穿舟以止漏矣。

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猶冰碗之盛沸，湯葦亭之包烈。火縱萬鈞於腐索，加倍載於扁舟。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為負薪，施九成六變不為費。夫設高唱遠和不為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為薄德。作抱朴子曰：民財匱夫而求不已，下力竭。要作極矣而役不休，欲怨歎之。本著作難而從不生規，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割背以裨腹，刻目以廣明，劓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刺高馬以適甲車，削附蹀以就編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割尺璧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修鱗不出窮谷之隘，鸞棲之峻木不秀培壤之卑。九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高筭不出恒民之懷。觀百抱之枝則足以知其本之

不細，親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遠。

抱朴子曰：桑林鬱鬱無補柏木之妻，列膏壤帶郭無解點。救之蒙袂然，蕭繡繡統此之自出千倉萬箱於

是乎生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

抱朴子曰：體粗者繫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有可推之緒。得之未咲者無假物之因，是以晝見天地未足稱明，夜察分毫乃為絕倫。

抱朴子曰：芳藻春耀不能離柯以久，鮮吞舟之魚不能舍水而攝生。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沒世之風，位高而器不稱者不免致寇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

胃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潔操履之拘苦者所以全拔萃之業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無易方之惑也

抱朴子曰鸞鳳駘於庭場則受戮於鷄鶩龍麟雜廁於芻豢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商老棲峻以播逸世之操卜隨赴深以全遺物之譽

抱朴子曰浚井不深則泥濘滋積嘉穀不耘則蕪茅彌蔓學而不思則疑闕實繁講而不精則長或喪功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篋匱雖儉之而不用則未知其有異於貧窶懷逸蕩於胷心不寄意於翰素則未知其有別於庸猥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皎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回賜游夏雖天才備明而實須填詰以廣智

抱朴子曰丹嶂接網組帳重蔭則醜姿駢矣朱漆致飾鎔塗炫耀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飾則甲鄙化為君子衆譽集則孤陋適乎貴遊

抱朴子曰繁林駢翫則羽族雲萃玄淵浩汗則鱗群競赴德盛業廣則宅心者衆舍取錄用即遠懷近集抱朴子曰尋飛絕景之足而不能馳逸放於呂梁凌波泳淵之屬而不能防峻而攀危故離朱剗秋毫於百步而不能辨八音之雅俗子野台通靈之絕響而不能指白黑於咫尺

抱朴子曰四聰廣闢則義和納景萬仞虛已則行潦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耀輝則奇士叩角詐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敢諫之鼓懸則直言必獻

抱朴子曰能言莫不褒美而美政不必皆得也舉世莫不貶築而築事不必盡失也故一條之枯不損繁林之秀藹蒿多冬生無解單發之蕭殺西施有所惡而不能滅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醜者醜篤也

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難並全支離其德者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鸞禽以符華

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難並全支離其德者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鸞禽以符華

抱朴子內外篇

拘繫言鳥以智慧見籠瓊瑤以符采剖判三金以琦玩冶鑠蘭芷以芬馨剪刈文梓以含音受伐是以翠蚪覩化益而登玄雲靈鳳值五戲而反丹穴子永歎天倫之偉漆園悲被繡之犧

抱朴子曰萬廉傾角猛虎為之合牙千禽麟萃鸞鳥為之握爪是以四國流言公且不能遏誘者盈路而蔽本而字在子產子產無以塞

抱朴子曰威施之豔粉黛無以加二至之氣吹嘘不能增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務風格以示異體逸俗之器者不恤小譽以徇通

抱朴子曰麟止鳳儀所患在少孤鳴梟呼世忌其多是以俊父盈朝而求賢者未倦護佞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鳥獲逸容豈唯鄭巨毛嬙麗迅非徒驪騮騶騶立斷未獨沈問干將是以能立素王之業者不必東魯之丘能治藏本作治今掩枯之仁者不必西鄰之昌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澄聽於下風焉鳴梟宵集於垣宇未有分釐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聽焉故善言之往無遠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在矢見忘於暫出抱朴子曰影無邊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背源之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積輝藻於冰霜

抱朴子曰鋸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揮揮斧之蟲雖踞形而不威故君子被禍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不足重

抱朴子曰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機弄之禍靈鶴振翅玄圃之峯以違罽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懷怵惕何必銜蘆而慘慘畏容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必愛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必安乎庭立者也

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與亡之迹明者珍於鑿逸群於寒瘁之中而抽巨世之器

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與亡之迹明者珍於鑿逸群於寒瘁之中而抽巨世之器

抱朴子外篇 卷三十八

若夫聆繁會之響而顧問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聽也枉英遠之才而諂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不賞物者而論用凌儕之器是使替者指五色也與如勝己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與孤議治裘也

抱朴子曰鸞駘危苦於峻峻之端不樂佛守之役吉光飢渴於冰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絕粒易鹿臺之富子廉不以困匱買銅山之豐

抱朴子曰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為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

抱朴子曰華衣繁爛非隻色之功嵩岱之峻非一簣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績熙四七授而佐命之勲著

抱朴子曰翠蚪無翅而天飛騰蛇無足而電驚鼉無耳而善聞蝸無口而揚聲故阜絲暗而與辯者同功吾野管而與離朱齊明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名故鋸齒不能咀嚙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音扁鼻不能識氣釜目不能據望舒之景牀足不能尋尋常之迹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識養由之射顏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基而經目識勝負不能繼絃而過耳解鄭雅者

抱朴子曰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襄陵者必發板桐之源逸世之勳必由絕倫之器定傾之筭必吐冠俗之懷是以螻蟻之巢無乘風之羽滿滄之中無宵朗之琦

抱朴子曰衝巖焚輪原火所以增熾也而螢燭值之而反滅甘雨膏澤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速朽朱輪華轂俊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禡之而召禍鼎食萬鍾宣力之弘報也而近才受之以覆餗

抱朴子曰屠犀為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為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幽谷遷于喬木然為二物之計未若棲窟於林薄攝生乎榛藪也故靈龜曳尾於塗中

抱朴子外篇 卷三十八

而不願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鷄鷄之禍
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眾短
是以難知將且不能究陰陽之歷數鶴識夜半不能
極晷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
蟻知潛泉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
兵以侵鄰猶彭禾以討蝗蟲伐木以殺靈蠲靈蠲作毒
蠶食毒以中蚤蝨微舍以逐雀鼠也

抱朴子曰銳鋒產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木貴珠出乎
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不可
以祖福量衛霍也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本朽則末枯源
淺則流促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通者必著乎遠
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絲竹金
石五音詭韻而使耳不異徽飛鈎沈管舉置抑而有
獲同功樹勳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豐者害厚質美者召災是以南禽藏於
藻羽穴豹死於文皮鱷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
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責集

抱朴子曰商風宵肅則綿扇廢登危陟峻則輕舟棄
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既平則武夫黜

抱朴子曰價直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
條枝連抱者不俟圍其木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
之滔天則知其不起乎潢汙之中矣觀翰草之汪濊

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
抱朴子曰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芳秀不
限於斥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
門承歷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
不離是以宋野有退舍之災或殷朝有外奔之昵屬
四環至自少廣之表鹿馬變於蕭牆之裏

抱朴子曰荆卿朱亥不示勇於怯弱之間孟賁馮婦
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群英儒碩生不飭細辯於淺近

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攢甲纓胃非廟堂
之飾垂紳振佩不可以揮刃爭鋒規行矩步不可以
救火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
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群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
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姒不以蠶織為首稱湯武漢高不
以細行招近譽故澄視於三辰者不遑紆鑿於井谷
清聽於韶濩者豈暇垂耳於桑間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
仲尼似喪家之狗公且類朴斲之材咎繇面如蒙供
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藉濡
董鄧猶錦紈之裹塵埃也

抱朴子曰勛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辛癸
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冰
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熾暑鬱陰不能消雪山之
凍颯風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
并發華

抱朴子曰泣血之寶仰磁礪以擗景沈問孟勞須楚
砥以斂鋒駟駟待王孫而致遠令質俟隱括而成德

抱朴子曰棲鸞戴鸞雖飢渴而不願籠委於庖人之
室乘黃天鹿雖幽飢而不樂芻秣於濯龍之殿是以
撮蠅之叟忘萬物於芳林垂綸之生忽執珪於南楚
抱朴子曰方圓外狀迥止異歸故渾象專於行健坤
后貴於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時
靜作鎮是以宋墨楚申以載馳存國于木胡明以無
為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巨圍者身否而神泰役己以恤物
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歡於台宰嘔餐茹薇
者美乎鼎食仗策去爾者形如臘腊夜以待旦者勤
憂損命

抱朴子曰否泰繫乎運窮達不足以論士得失在乎
適偶適偶無偶字營辱不可以才量營辱無營辱字時命不可以力
求遭遇不可以智達故尚父者老婦之棄夫韓信者
乞食之餓子蕭公者斗筭之吏黜布者刑黜之亡隸
當其行龍委於虺螭之中卷鳳翅乎斥鷃之羣則彼

龍后謂為其倫

抱朴子曰四靈翳逸而為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為有國之寶何必司晨而銜鸞羈繼於憂責哉有用人之用也無用我之用也徇身者不以名汨和修生者不以物累已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故滅炎燭者不煩滄海扛斤兩者不事烏獲運薪登鹽不宜枉騏驥之脚碎職瑣任安足屈獨行之俊矣

抱朴子曰嚙滄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輓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鍾之物熠燿不能並表微之景常才不能別遵倫之器葢造化所假聰明有本根也

抱朴子曰鄙人美下里之淫鼈而薄六莖之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華馨而惡利行之貞規故宋玉舍其延靈之精習智士招其獨見之遠謀

抱朴子曰瓊瑤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巨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主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羣盜者彭越也而建引勳於佐命

抱朴子曰五嶽巍峩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混濛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尚寬以得眾宣尼汎愛而與進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八

抱朴子內外篇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九

志二

廣譬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行全操清斯則富矣何必玉帛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則貴矣何必青紫之兼控也俗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高矣何必凌雲而蹈寬乎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未有覺其短乏是則深矣何必洞河而淪海乎四海苟備雖室有懸磬之窶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煮海矣身處鳥獸之群可以不渴乎朱輪而華駸矣

抱朴子曰潛蟄俟慶雲以騰球棲鴻階勁風以凌虛素鱗須姬發而躍白雉待公旦而來姜老值西伯而投磻溪之輪韓英遺漢高乃騁撥亂之才

抱朴子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逸高節以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決全能事不可畢兼故懸象明而可蔽山川滯而或移金玉剛而可柔堅冰密而可離公且不能與伯氏跟鞋於馮雲之峻仲尼不能與呂梁較伎於百仞之溪

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濟之情五岳不能削其峻以副陟者之欲故廣車不能省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士不能擣其節以同塵於隘俗

抱朴子曰陰陽以廣陶濟物三光以普照著明高華以藏疾為曠北溟以含垢稱大碩儒以與進引道遠敷以博愛容眾

抱朴子曰靈龜之甲不必為戰施麟角鳳爪不必為鬪設故雋生不釋劔於平世擊柝不輟備於思危

抱朴子曰南金不為處幽而自輕瑾瑜不以居深而止潔志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苟合

抱朴子曰登玄圃者悟上阜之單浮溟海者識池沼

抱朴子外篇 卷三十九

七〇九

之福披九典乃覺牆面之篤蔽聞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

抱朴子曰渾沌之原無皎澄之流毫釐之根無連抱之枝分寸之燼無炎遠之熱隙穴之中無炳蔚之群鈎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

抱朴子曰不觀瓊瑰之樞燦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觀虎豹之或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巴人之極鄙識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固陋

抱朴子曰無當之玉盃不如全用之埴埴寸裂之錦敵未若堅完之韋布故夏姬之無禮不如孤逐之皎潔富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

抱朴子曰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若廟筭既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浪洪濤飛雪之委沸鑊朝菌之試干將羔犢之犯疏虎也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暗於地根莖蹙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其外者或患生乎內覆頭者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傷故秦始築城遇胡而禍發韓武惡旌萬里而變起蕭牆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適世為奇役御者以合時為妙故玄冰結則五明捐隆暑熾則裘纊退高鳥聚則良弓發狡兔多則盧鵲走干戈興則武夫奮詔夏作則文儒起

抱朴子曰激脩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跨積石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合洪濤而去繁柯敗源失本鬱不枯沘叛聖違經理不弘濟

抱朴子曰四瀆辯源五河分流赴卑注海殊塗同歸色不均而皆豔音不同而成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

等而悉美

抱朴子曰物貴濟事而飾為其末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故絲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淳素可以匠物不在文辭

抱朴子曰衝齋謚氣則轉蓬山時脩綱既舒則萬目齊理故未有上好謙而下慢主賤賢而俗貧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步武之池而引沈鱗於江海豐朝陽之林而延靈禽於丹穴設象於槃孟而翠蚪降於玄霄委灰於尺水而望舒變於太極是以晉文回輪於勇蟲而壯士雲赴句踐曲躬於怒龍而戎卒輕死九九顯而扣角之俊至枯骨掩而參分之仁洽

抱朴子曰膏壤在芟而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齊桓以捐紫止奢競章華構而豐屋之過成露臺輟而玄默之風行

抱朴子曰聰者料輿亡於遺音之絕響明者觀機理於未形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疾貧子識段人鹿臺之禍於象箸之初

抱朴子曰二儀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遠則姦萌破而非字本脫非懦弱所能用也惠下遠則達人懷而非儉吝所能辦也

抱朴子曰浮滄海者必精占於風氣故保刊涉之福善莅政者必戰戰於得失故享推承之慶故聞君之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也

抱朴子曰毫釐差於機則尋常遠於的與奪失於此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混伴則彙倫攸戢功過不料則庶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霖淫之失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

抱朴子曰明銜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仗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己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己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失己而得人者

抱朴子曰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暗主倒執干戈雖名尊而勢去故制慶賞而得密者田常所以奪齊也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刻船不可以索遺銀膠柱不可以諧清音故翠蓋不設於晴明朱輪不施於涉川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則增水而滅火
抱朴子曰丹書鐵券刺牲歃血不能救違約之弊則難以結繩檢矣五刑九伐赤族之威舊本作威不足以止觀觀之姦則不可以舞干戈矣是以書有世重之支易有隨時之宜
抱朴子曰人有識真之明者不可欺以偽也有揣深之智者不可誑以淺也不然以虺蛇為應龍狐貍為麟鳳矣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謹誦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謀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奮登輶望於大輅戎刺揚鑣而電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抱朴子曰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含隙之崖難以值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鹿臺之禍不始甲子之朝其疆久矣其亡尚矣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為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讓而誅之或放之本無之字從乎穴散此蓋葉公之好偽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抱朴子曰摩尼不宥朗則無別於磻礪化鯁不凌霄則靡殊於桃蟲綿駒吞聲則與暗人為群逸才沈抑則與凡庸為伍故鮑鮒襲絳刺於淵沔鴛鴦躡駿駮於阿野者不識波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紵於泥

抱朴子曰開源不億仞則無懷山之流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贍故觀盈丈之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見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木

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夕萃軒丘日未移晷周章九陵凌風蹈雲不踞不閱者以其六翮之輕勁也夫良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

抱朴子曰淇衛志歸不能無絃而遠激振塵之音不能無器而興哀超俗拔萃之德不能立功於未至之時

抱朴子曰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乎涸源熠燿之宵燄不能使萬品呈形志盡勢利不能使芳風遐世

抱朴子曰重淵不洞地則不能含螭龍吐吞舟峻山不極天則不能韜琳瑯播雲雨立德不絕俗則不能收美聲著厚實執志不絕群則不能臻成功銘引勳而凡夫朝為螭翼之善夕望丘陵之益猶立植黍稷坐索於豐收也

抱朴子曰行無逸俗之標而索高世之稱體無道藝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播德音於將來猶囊裳以越滄海企佇而躍九玄

抱朴子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可堪慶雲之招掠禽雖瑤珠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獨狗雖飾以金翠而不能躡景以頓逸近才雖豐其寵祿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

抱朴子曰毒粥既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則下有聚死之蟲芻豢之豐則鼎俎承之才小任大則泣血漣如桑霍為戒厚矣范欸之鑒明矣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斂山峯之塵驚風

抱朴子曰丹書鐵券刺牲歃血不能救違約之弊則難以結繩檢矣五刑九伐赤族之威舊本作威不足以止觀觀之姦則不可以舞干戈矣是以書有世重之支易有隨時之宜
抱朴子曰人有識真之明者不可欺以偽也有揣深之智者不可誑以淺也不然以虺蛇為應龍狐貍為麟鳳矣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謹誦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謀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奮登輶望於大輅戎刺揚鑣而電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抱朴子曰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含隙之崖難以值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鹿臺之禍不始甲子之朝其疆久矣其亡尚矣

推千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莖羆虎噬關不能威蚊
蚩冠世之才不能合流俗

抱朴子曰堅志者功名之主也舊寫本不情者眾善
之師也登山不以艱險舊寫本而止則必臻乎峻嶺
矣積善舊寫本不以窮否而怨則必永其令問

抱朴子曰和鵠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可謂非濟命之
器也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
播種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遇禍者矣
而行業不可惰

抱朴子曰重載不止所以沈我舟也味進忘退所以
危我身也聚蟻攻本雖權安然必傾之徵也
抱朴子曰玄雲為龍與非虺能所招也颯風為虎
發非狐貉之能致也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
玉帛幽求則丘園之俊起

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陟谷以卑安
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向人者有召怨之患
抱朴子曰淮陰隱勇於跨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
應侯韜奇於湖濱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或南面稱
孤或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虛也乍
屈乍伸者良才所以俟時也

抱朴子曰焦螟之卑棲不肖為銜鼠之啖天舊寫本
玄蠅之潔飢不願為蜣螂之穢飽是以禦寇不納鄭
陽之惠曾參不美晉楚之寶

抱朴子曰微蠶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動萬鈞
之鍾是以漆園思慮有捐斤之歎伯氏哀期有剗絃
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
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捷捷於狐狸金鷄不競擊於小鶴
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朱亥奮勇於鼓刀
抱朴子曰懸魚或於芳餌檻虎死於籠狐不可以鈞
緝致者必蚘蚘也不可以機筭誘者必麟虞也
抱朴子曰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誇處貴者魁怨群

抱朴子內外篇

下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日舊寫本里今
之茂也民怨者堯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也

抱朴子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為之寢斤斧小
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為之息網罟故集鷹首則屬
孽不敢啄鳳住虎側則狸犬不敢視舊寫本謹從
抱朴子曰靈蔡默然而吉凶昭哲於無形春龍長蟬
而醜音見患於聒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者信必
著

抱朴子曰箕踞之俗惡盤旋之容被髮之域憎章甫
之飾故忠正者見排於讒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直
之俗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入藪之燔薪撮壤不能遏砥
柱之沸騰寸刃不能刊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
之非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
攢舉不及義和之末景百鼓並伐未若雷霆之餘聲
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舜倫攸敘英俊孤任足以令
庶事根長

抱朴子曰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守道之窮猶
竹柏之履霜也故識否泰於獨見者雖劫以鋒銳猶
不失正而改塗焉安有詭笑以偶俗乎體方貞以居
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違情以趨時焉安有躡徑以
取容乎

抱朴子曰震雷輪轆而不能致音乎聾聵之耳重光
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凝冰慘慄而不能凋
款冬之華朱飄鏤石而不能靡蕭丘之木故至德有
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曠野危機嚴鐵銜弦至可忌也而勇雉觸
之而不猜鬪政亂邦惡直能甚難測也而貪人競
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禍敗奄及而不振是
以愚夫之所悅乃達者之所悲也凡才之所趨乃大
智之所去也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

抱朴子外篇 卷三

七二七

墮則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又安則韓白之
功不著長君繼軌則伊霍之勲不成故病困乃重良
醫世亂而貴忠貞

抱朴子曰好榮故樂譽之欲多畏辱則憎毀之情急
若夫通精元一合契造化混盈虛以同條齊得失於
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窮通不足以滑和

抱朴子曰與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利害不染其
和者極醇者也浩浩乎非駭解所投矣茫茫乎非跬
步所尋矣聲希所以為大音和寡所以崇我貴玄黃
適適而不與舊寫本其曠死生大矣而不
以改其守常分細碎將胡恤焉

抱朴子曰林繁則匠入矣珠美則蚌裂矣石含金者
焚鑠草任藥者剪掘刃利則先缺絃哀則速絕用以
適己真人之寶也才合世求有伎之災也

抱朴子曰準的陳則流鏑赴焉美名起則謗譏攻焉
理貨多藏則不招怨而怨至矣器盈志驕則不召禍
而禍來矣

抱朴子曰連城之寶非貧寒所能市也高世之器非
淺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暗其質逸
倫之士不以否塞而薄其節樂天任命何怨何尤
抱朴子曰大鵬無戒且之用巨象無馳逐之才故蔣
琬敗績於百里而為三台之標陳平困瘁於治家而
懷六奇之略

抱朴子曰明闇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飾焉窮達者時
也有會而不可力焉呂尚非早蔽而晚智然振素而
僅遇韓信非初怯而未勇然危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救斯言
之玷故博其施者未若防其微勸其求者不如算其
辭

抱朴子曰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也如親則不忠
之事不為其罪矣仁人之視人也如己待疏也猶密
則不怨之怨不為其責矣
抱朴子曰玄冰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俗

化不弊風教不積則皎潔之操不別在危國而沈賤故莊萊抗遺樂之高居亂邦而飢寒故會列播忘富之稱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鑿卑故其網雖疎而不漏神聰明而正直故其道賞真而罰偽是以惠和暢於九區則七耀得於玄昊殘害著於品物則二氣謬於四入抱朴子曰天秩有罔極之尊人爵無違德之貴故仲尼雖匹夫而饗祀於百代辛癸為帝王而僕豎不願以見比商老身愈賤而名愈貴幽厲位彌重而罪彌著故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宮未若康成之間

抱朴子曰影響不能無形譬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而招故唐堯為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擣耀羊公積行黃髮不倦而乃墜金雨集塗遠者其至必遲施後者其報常晚

抱朴子曰理盡者不可責有餘一至者不可求兼濟故洪濤之末不能蕩浮萍衝風之後不能颺輕塵勁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西積之落暉不能照山東

抱朴子曰懸象雖薄蝕不可以比螢燭之貞耀黃河雖混渾不可以方沼沚之清澄山雖崩猶峻於丘垤虎雖瘠猶猛於豺狼

抱朴子曰神農不九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大禹不胼胝則玄珪之慶不集故久憂為厚樂之本誓勞為永逸之始

抱朴子曰金鉤桂劍雖珍而不能制九淵之沈鱗顯寵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呂梁有鶴立之夫河渭繁伐檀之民玉帛徒集於子陵之巷蒲輪虛反於徐生之門

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觀西施而驚逝魚鼈聞九韶而深沈故衰藻之榮煥不能悅裸鄉之目采菱之清音不能使楚諫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喻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庸

抱朴子曰般旋之儀見憎於裸跣之鄉繩墨之匠獲

忌於曲木之肆貪婪饕餮者疾素絲之皎潔比周實繁者譬高操之孤立猶賢豎之惡同利醜女之害國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則矜貴而忽士施惠隆於侯幸用才當作出乎小惠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歡而欲有戚之見恤猶災火張天方請雨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

辭義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摘景非鑿磨之力春華榮煥非漸染之采莖蕙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至真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觀為異辭以不常為美而歷觀古今屬文之家勉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前言何也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閑澀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無常曲大庖無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書無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構大厦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雖竝屬文參差萬品或浩濶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文工藏本作言功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闇於自料強欲兼之違才易務故不免嗤也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竝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為佳適心為快豈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醎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飄之細巧蔽於沈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逸者則網羅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離羈者則羈絆於籠罩之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有遠近驚銳不可疑此下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遷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為看糧之用蕙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允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體迴弱也繁華暉暉則竝七曜以高麗沈微淪妙則儕玄淵之無測人事靡細而不泆王道無微而不愉故能身賤而

循本

抱朴子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二儀之本也巍巍巖岫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子之本也其或無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豐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根鄉黨之友不洽而勤遠方之求泄官之稱不著而素不次之顯是以雖佻虛譽猶狂華子霜以吐曜不崇朝而零萃矣雖輜大寶於不料冒惟塵以負乘猶鮮介附騰波以高凌顧盼已枯株於危陸矣聖賢孜孜勉之若彼淺近踴躍忽之如此積習則忘鮑肆之臭裸裎不覺呈形之醜自非遁世而無聞齊物於通塞者安能棄近易而尋迂瀾哉將救斯弊其術無他徒擢民於巖岫任才而不計也

應嘲

抱朴子曰客嘲余云先生載營抱一輜景靈淵背俗獨往邈爾蕭然計決而猶豫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累無繫於胃閒伯陽以道德為首莊周以逍遙冠篇用能標峻格於九霄宜芳烈於閭極也今先生高尚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讓俗救生之論甚愛軒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進趨而有審舉窮達之篇蒙竊或焉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無為者也鬼谷終隱者也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其位然後乃言其事乎夫器非瓊瑤楚和不过質非潛虯風雲不集余才短德薄幹不適治出處同歸行止一致豈必達官乃可議政事居否則不可論治亂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桎梏世業身居漆園而多誕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細忠貞貶毀仁義可謂彫虎畫龍難以徵風雲空板億萬不能救無錢孺子之竹馬不免於脚劉士神之盈案無益於腹虛也或人又曰然君子所著彈斷風俗言苦辭直吾恐適足取憎在位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發譽見貴之道也抱朴子曰夫制器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為善立言者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為高若徒阿順詔諛虛美隱惡豈所匡失彌違醒迷補過者乎慮寡和而廢白雪之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余無取焉非不能屬華監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違情曲筆錯濫真偽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真知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天何必書行言用榮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傾邪磋商流遁之闕據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張際迂濶屬難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有似堅白厲修之書公孫刑名之論雖曠籠天地之外微入無間之內立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動雞卵有足犬可為羊大

龜長蛇之言適足示巧表奇以誑俗何異乎畫放倉以救飢仰天漢以解渴說崑山之多玉不能賑原憲之貧觀藥藏之簿領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刻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錦管青鑄驥於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正不與易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三

喻敵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為冠倫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為奇磧礫以多為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素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跋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抱朴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竄巢穴之沈昧不知入筮之無外守燈燭之宵曜不識三光之晃明遊潢洿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丘垤之位埋不寤嵩岱之峻極也爾儀所以稱大者以其函括八荒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為富者以其包籠曠濶含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賈少賤多則穹隆無取乎宏燾而旁泊不貴於厚載也夫迹水之中無吞舟之鱗寸枝之上無垂天之翼蟻垤之崩無扶桑之林潢潦之源無襄陵之流巨鯨首冠瀛洲飛波凌平方丈洪桃盤於度陵建水當作木竦於都廣沈鯉橫於天池雲鵬展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騏驎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卑其飛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夫玄圃之下荆華之顛九員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而成山夜光煥而灼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錄大易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即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義和昇光以啓且望舒耀景以灼夜五材並生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錦繡麗八音諧而韶韶美群言合而道藝辨積猗頓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無銓之量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瑣錄也音為知者珍書為識者傳譬曠之調鐘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

大豈患莫賞而減之哉且夫江海之機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嘗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后之瑣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豔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食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云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為言者紙為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期作其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叔真而亦有兵畧主術莊周之書以死生為一亦有畏穢慕龜請粟救飢若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翳而剗眼瘡涇涇而則足患蕤莠而刈穀惜枯枝而伐樹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四

百家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懿藻弘麗汪濊然
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
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而
方之則林薄之神嵩岳而學者專守一業游井忽海
遂墮蹟於泥淖之中而沈滯乎不移之困子書披
作彼舊寫本空引玄曠眇邈泓窮總不測之源揚無
自今從虛本本遺之流變化不繫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遠正
之邪徑風格高嚴重勿難盡是偏嗜酸甜者莫能賞
其味也用思有限者不得辯其神也先民歎息於才
難故百世爲隨踵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而拾曜夜
之寶不以書不出周孔之門而廢助教之言猶彼操
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譬若鍼灸者術雖殊而攻
疾均焉狹見之徒區區執一去博辭舊寫本改從精
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舊寫本改百千可以致
數於億兆或詩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深美之言真
僞顛倒玉石混殺同廣樂於桑間均龍章於素質可
悲可慨豈一條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五

文行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
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耳
高之格是可議矣抱朴子荅曰荃可棄而魚未獲則
不得無荃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
韻略之廣逼屬辭比義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韞
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
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
鉛鋌舊寫本未未足以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以方
其輕重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便槩以一例斯伯
氏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夫斲削者
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夔襄專清
聲之稱廢馬于騶而騶騶有逸群之價美人萬計而
威施有超世之色者蓋遠過衆也且文章之與德行
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八卦生乎
鷹隼之飛六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之所在雖且貴疑
下有服舊寫本本不必便疏末不必皆薄譬錦繡之
作其貴亦有配本不必便疏末不必皆薄譬錦繡之
因素地珠玉之託蟠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
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應龍徐舉顧野而凌
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螻蟻怪其無階而高致
鶩鸞驚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詩論之中周旋一
經之內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始自髫髻詣
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古昔而賤當今敬所
聞而矚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景之駿猶謂不及伯
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朗兼城之璞猶謂不及楚和之
所泣也雖有斷馬指雕之劔猶謂不及歐冶之所鑄
也雖有生枯起朽之藥猶謂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
有冠群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人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五

抱朴子外篇 卷四十五

七五五

正郭

抱朴子曰積生以爲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學無不涉名重於往代加之以知人知人則哲蓋亞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棲棲惶惶席不暇溫志在乎匡亂行道與仲尼相似余嘗曰夫智與不智存於一言樞機之玷亂乎白圭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有許也夫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徵命世絕倫與彼周孔其間無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林宗拔萃翹特鑒識明徹方之常人所議固多引之上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爲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狀之見准各本本慕於亂世而爲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其片言所衰則重於千金遊涉所經則賢愚波蕩謂龍鳳之集奇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足則遺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揚舊本日月者耳非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堪或躍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安影倥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實說其形而不究本其神故遭雨巾壤猶復見劬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至於於是故其維有缺隳莫之取指也夫林宗學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名而闕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吾畫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橫流本今從昔寫本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按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救非其才之所辦審矣法當仰瞻商洛俯泛五湖追巢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客離群獨往則當掩景淵沔滄緇括囊而乃自西徂東席不暇溫欲慕孔墨棲棲之事聖者憂世周流四方猶爲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非應期器不絕倫出不能

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人不能揮毫屬筆祖述六藝行自街耀亦既過差枚名赫赫受饒頗多然卒進無補於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冰泮草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沈浮於波濤之間倒屣於埃塵之中邀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刺策弊匪遠啓處遂使警警翕媚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容輟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爲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廁高潔之條實爲秘丘之俊民而修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不謂之聞於天人之否泰蔽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背恬默之塗竟無有爲之益不值禍敗益其幸可以此爲憂世念國希擬素王有似蹇足之尋龍駃斥鷁之逐鴻鵠焦冥之方雲鵬譏讒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謂有耀俗之才無固舊本守之質見無不了庶幾大用符采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伐口稱靜退心希榮利未得舊本玄圃之棲禽九淵之潛靈也自街自媒士女之觀事也知其不可而尤慙尤師亞聖之器其安在乎雖云知人之明乃唐虞之所難尼父之所病夫以明並日月原始終且猶有失不能常中況於林宗靈燭之明得失半解已爲不少矣然則名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既沒故其所得者則世共傳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顯無名之士於草萊指未剖之璞於巨圍然未能進忠烈於朝廷立譽梅於壇場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之推管生平仲之達穰且林宗名振於朝廷敬於一時三九肉食莫不欽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滯而但養疾京章招合賓客無所進致以匡危蔽徒能知人不肯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識直木之中梁柱而終不墜之以播嘉穀伐之以構梁棟奚解於不粒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貢舉者誠高操也其走不休者亦其疾也嵇生又曰林宗存爲一世之所式沒則遺芳永播碩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生獨詳其短無乃見嗤於將來乎抱朴子曰曷爲其

然哉苟吾言之允者當付之於後後之識者何恤於寡和乎且前賢多亦議之獨皇生本從衰過百故大傳諸葛本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不足時實欲揚名春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爲辯訕上謗政以爲高時俗貴之歛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曩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先賢之行徒感華名成競準的學之者如不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童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方國崇私議以動衆開毀譽於朝廷其所善則風騰雨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沈士人不齒本遠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談間無救於世道之陵遲無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世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虛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身棲棲爲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鳳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薦有爲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遭逃不仕者本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尼棄親依家者則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爲周公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爲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七

彈禍

抱朴子曰漢末有禍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學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群少長稱譽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衣又表薦之於漢朝以為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嶽降神異人竝出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曾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為某兒呼孔融為大兒呼楊脩為小兒苟或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木梗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食飯囊耳百官大會衡時在坐忽整頰悽愴哀歎恍惚或譏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阿歷視稠衆而荅曰在此積尸列柩之間仁人安能悲乎曹公嘗切齒欲殺之然復無正有入法應死之罪又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鼓吏衡了無悔情恥色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竝搖擊鼓聞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論更劇無所顧忌尋亡走投荆州牧劉表表欲作書與孫權討逆于時已全據江東帶甲百萬欲結輔車之援與共蘇本作共其無與距字今從舊寫本中國使諸文士立草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之曰但欲使孫左右持蘇本作柱今從舊寫本刀見視之者此可用爾儻令張子布見此大辱人也即摧壞投地表悵然有怪色謂衡曰爲了不中芸鋤乎惜之也衡蘇無衡字從舊寫本索紙筆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一歷視之而已時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或有錄所作之本也以此校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表乃請衡更作衡即作成手不停輟表甚以為佳而施用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惡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諫以為曹公名為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也表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祖待以上賓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銘一過而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不寫也衡曰卿存

其名曰我一覽尙記之即爲暗書之末有一字石缺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審也射省可數行雖蘇本作難今從舊寫本言行輕人密願榮顯是以高游鳳林不能幽翳蒿萊然修已駁刺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足蹈禍齋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得其死哉猶鼻鳴狐噬人皆不喜音響不改易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文舉爲之主任荷之足爲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猶必死之病俞附越人所無如何朽木鉛錠班輪歐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荆楚間終陷極善此乃衡憤蔽之功也蓋欲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矣於戲才士可勿戒哉稽生曰吾所惑者衡之虛名也子所論者衡之實病也敢不寤寐於指南投杖於折中乎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八

志五

詰鮑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以為古者無君
 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
 豈其皇天諱諱言舊本亦將欲之者為辭哉夫強
 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
 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
 屬役御由乎爭彊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
 混茫以無名為貴群生以得意為歡故剗桂刻漆非
 木之願拔鵲裂翠非鳥所欲促轡銜鑿非馬之性荷
 輒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真伐生之根本
 作伐根之生以飾無用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未完之
 鼻絆天放之腳益非萬物並生之意夫役彼黎蒸養
 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
 量則不如向無死也讓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
 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
 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愆爾自得不競不營無
 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
 士眾不聚則不相攻伐是高巢不探深淵不流鳳鸞
 棲息於庭宇龍鱗游於園池飢虎可履虺蛇可執
 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兔不驚虜利不萌禍亂
 不作千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疫厲
 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宵機心不生含哺而熙鼓腹
 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
 嚴刑以為坑穽降及抄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
 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飾絀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
 凌霄構丹綠於芬楹傾峻搜寶涓珠聚玉如林
 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贍其費澶漫於淫
 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木去宗舊本作崇從日遠背
 朴彌增尚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見可欲則貞
 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塗開造刻銳之器長侵
 割之患怨恐不勁甲恐不堅鈔恐不利盾恐不厚若

無凌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
 不廢安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舊本諫
 者脯諸侯殖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用炮
 烙之虐若令斯人竝為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
 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為君故得縱意也君臣
 既立眾愚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於塗炭
 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播乎困苦之中
 開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開滔天之源激不測
 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沖味既開降濁升清宮隆仰靈旁
 泊俯俯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
 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
 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
 未若玄黃剖判七耀垂象陰陽陶治萬物群分也由
 茲以言亦知鳥獸散巢穴窟毛血是茹結草斯
 服入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庶體廣
 履履梁嘉旨黼黻綺紈御冬當暑明辟莅物良宰匠
 舊本世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
 畏罰勢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人作受命自
 天或結誓以收漁或瞻辰而鑽燧或嘗并以選粒或
 構宇以仰蔽備物致用去害與利百姓欣戴奉而尊
 之君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許愚凌弱之理三五迭
 興道教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清明良之歌作蕩蕩
 之化成太階既平七政遵度梧禽激響於朝陽麟虞
 觀靈而來出龜龍吐霧於河渭景老攜耀於天路皇
 風振於九域凶器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
 而刑厝也若夫奢淫狂暴出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
 爾乎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
 夫遠古質朴蓋其未變民尚童蒙機心不動警夫嬰
 孩智慧未萌非為知而不為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
 爭草萊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土無治枉之官下
 有重類之黨則私鬪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
 布野流血絳路久而無君唯類盡矣至於擾龍馴鳳

河圖洛書或麟衛甲負或黃魚波湧或丹禽翔授或
 回風三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
 之徵指發玄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
 若今有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
 混冥為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為高乎則
 八卦不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闡哉雅論所
 尚唯貴自然請問夫識母忘父群生之性也拜伏之
 敬世之末飾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
 有拜焉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
 川無舟楫之器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
 疾無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
 賴其厚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反巢穴
 之陋死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行則徒步
 負戴棄鼎鉉而為生臊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
 裸以為飾不用衣裳逢女為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
 日不可也況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
 而不寒資舊本資糧絕而不飢者可也衣食之情
 苟在其心則所爭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操芋舊本
 舊本今從可以生鬪訟藜藿足用致侵奪矣夫有欲
 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已之情著於成形之日賊殺
 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何居夫明王在上群
 后盡規坐以待旦味朝軒食延誹謗以攻過責舊本
 之補察聽輿謠以屬省鑿履尾而夕惕颺清風以埽
 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網密有犯無赦刑戮以懲小
 罪九伐以討大惡猶懼豺狼之當路威翼倫之不敘
 憂作威之凶家恐姦宄之害國故嚴司鷹揚以彈違
 虎臣杖鉞於方嶽而在狡之變莫世乏之而今放之
 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掠殺而良善端拱以待
 禍無主所訴無疆所惡而冀家為夷齊人皆柳惠何
 異質豕而欲無臭憑河而欲不濡無鬱策而御奔馬
 棄植槽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鮑生又難曰夫天地
 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陰則川處承柔剛以
 率性舊本作率性隨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本無尊

卑也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夫賴多則魚擾鷹眾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壅崇實貨飾玩臺榭食則方丈衣則龍章內聚曠女外多鰥男採難得之寶貴奇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不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夫穀帛積則民有飢寒之儉百官備則坐糜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衆百姓養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况加賦歛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飢冒法斯濫於是乎在王者憂勞於上台鼎鑿顛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之及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姦費之不虞故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騎城嚴則役重而攻巧故散鹿臺之金發鉅橋之粟莫不惓然况乎本不聚金而不斂民粟乎休牛桃林放馬華山載戢干戈載棄弓矢猶以為泰况乎本無軍旅而不戰不成乎茅茨土階棄織拔葵羅囊為幃濯委布被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儉以率物以為美談所謂盜跖分財取少為讓陸處之魚相煦以沫也夫身無在公之役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也象刑之教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而此專貪殘蓋我清靜則民自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任之自然猶慮凌暴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行柙之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所以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禁不止也關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為非焉衡量所以檢偽而邪人因之以為偽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為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民有所利則有爭心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民之爭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能以合徒眾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推無警之民攻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漂楫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邦忠

抱朴子內外篇

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邪至於移父事君廢孝為忠申令無君亦同有之百古之為屋足以蔽風雨而今則被以朱紫飾以金玉古之為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則玄黃黼黻錦綺羅綺古之為樂足以定人情而今則煩乎淫聲驚魂傷和古之飲食足以充飢虛而今則焚林澆淵宰割羣生文此下乃抱朴子豈可以事之有過而都絕之乎若令唐虞在上稷禹贊事甲宮薄賦使民以時崇節儉之清風肅玉食之明禁質素簡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民者黜而戮之則頌聲作而黎庶安矣何必慮火災而壞屋室畏風波而填大川乎

抱朴子曰鮑生貴上古無君之論余既駁之矣後所答余文多不能盡載余稍係其論而牒詰之云
鮑生曰藏本連屬上文今從舊身人君採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飾無益之用狀無已之求抱朴子詰曰今改連上文後放此請問古今帝王盡採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乎有不爾者也余聞唐堯之為君也捐金於山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疏食菲服方之監門其不汙淵剖珠傾巖列玉鑿石鏤黃白之鑛越海裂翡翠之羽網瑋瑁於絕域掘丹青於峭漢亦可知矣夫服章無殊則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是以周公辨貴賤上下之異式宮室居處則有堵維之限冠蓋旌旗則有文物之飾車服器用則有多少之制庖厨供羞則有法膳之品年凶災省又減撤之無已之愆不在有道子之所云可以聲桀紂之罪不足以定雅論之證也

鮑生曰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穀帛積則民飢寒矣抱朴子詰曰王者如妾之數聖人之所制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其德與天地合豈徒異哉夫豈徒欲以順情盈慾而已乎乃所以佐六宮理陰陽教爾崇陽字疑衍藏本爾崇奉祖廟祇承大祭供之統之服廣本支之路且案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之書天下女數多於男焉王者所宗豈足以逼當娶

抱朴子外篇 卷第八

七六二

者哉姬公思之似已審矣帝王帥百僚以藉田后妃將命婦以蠶織下及黎庶農課有限力佃有賞怠惰有罰十一而稅以奉公用家有備凶之儲國有九年之積各得順天分地不奪其時調薄役希民無飢寒衣食既足禮讓以興昔文景之世百姓務農家給戶豐官倉之米至腐赤不可勝計然而士庶猶俟服鼎食牛馬蓋澤由於賦歛有節不足損下也至於季世官失佃課之制私務浮末之業生穀之道不廣而游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之而犯非舊身本者眾鮑生乃歸咎有君若夫從舊身本改若若舊身本之過限刺農課之不實責牛飲之三千貶履私與太半但使後宮依周禮租調不橫加斯則可矣必無君乎夫一日吳起則事有失所即鹿無虞維入于林中安可終已靡所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凶人得其志網踈猶漏可都無網乎

鮑生曰人之生也衣食已劇况又加之以斂賦藏本賦從舊身本重之以力役飢寒並至下不堪命冒法犯非舊身本於是乎生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蝥蝻不餓使人智巧役用萬物食口衣身何足劇乎但患富者無知止之心貴者有無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藏本改舊身之故而終身不行為以策村之虐思乎無主也夫言主事彌張賦斂之重於往古民力之疲於末務飢寒所緣以譏之可也而有役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時為無賦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邪鮑生乃唯知飢寒並至莫能固窮獨不知衣食並足而民知榮辱乎

鮑生曰王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假寐待旦日昃肝食將何為懼禍及也抱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主也王者所病在乎驕奢賢者不用者不賢賢矣指天日以自喻秦始憂萬世之同謚故致傾亡取笑將來若能懼危夕惕廣納規諫詢芻蕘以待聽養黃髮以乞言何憂機事之有違何患百揆之不康夫戰兢則彙倫敘怠荒則姦宄作豈况無君能無亂乎

鮑生曰王者欲想奇瑞引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厥
耀未服藏本改木服白雉玉環何益齊民乎抱朴子
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地應若
乃景星擲光以佐望舒之耀冠日含采以表羲和之
聖靈禽鳴喙於阿閭金象煜晃乎清沼此豈單辭所
致厚幣所誘哉王莽姦猾包藏禍心文致太平誑眩
朝野取遺外域使送瑞物豈可以此謂古昔然乎夫
見盈丈之尾則知非咫尺之軀觀尋仞之牙則知非
膚寸之口故王母之遣使明其玄化通靈無遠不懷
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沾殊方澤被無外也夫絕域
不可以力服蠻貊不可以威攝自非至治焉能然哉
何者鮑生謂為不用夫周室非乏玉而須王母之環
以為富也非儉膳而渴越裳之雉以充庖也所以貴
之者誠以斯物為太平則上無苛虐之政下無失所
之人胡飛蠕動咸得其權有國之美孰多於斯而云
不用無益於齊民源遠體大固未易見鮑生之言不
亦宜乎

鮑生曰人君恐姦孽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也抱朴
子詰曰侯王設險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議焉爾夫
兩儀肇闢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夫聖人知凶醜
之自然下愚之難移猶春陽之不能榮枯朽炎景之
不能鑠金石冶容慢藏誨淫召盜故取法乎習坎備
豫於未萌重門有擊柝之警治戎邊暴客之變而欲
除之其理何居兕之角也風之距也天實假之何必
日用哉蜂蠆挾毒以衛身智禽銜蘆以扞網羅曲其
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鮑生
欲棄甲冑以還利刃墮城池以止衝鋒藏本通作連
猶集公輪墨翟猶不自全不審吾生計將安出乎
或曰苟無可欲之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不來者也
抱朴子答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錐刀之末愚民
競焉越人之大戰由乎分地之不鈞吳楚之交兵
藏本改從昔寫本起乎一林之桑葉饑荒之世人人相食

素手裸跣下有一脫疑遠則甫侯子羔近則于公釋
之探情審罰剖毫析芒受戮者吞聲而歌德則劍者
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之時也昔有鯀在下而四
獄不敵明揚及陋而元凱舉或投屠刀而排金門
或釋版築而躡玉堂或委芻豢而登卿相或自亡命
而為上將伯柳達讎人解狐薦怨家方回叩頭以致
士禽息碎首以推賢致門於時有君否邪又云田蕪
廩虛皆由有君夫君非塞田之蔓草臣非耗倉之雀
鼠也其蕪其虛卒由厄運水旱疫癘以臻凶荒豈在
賦稅藏本改令其然乎至於八政首食謂之民
天后稷躬稼有虞親耕豐年多黍多稌我庚惟億民
食其陳白渠開而斥鹵膏壤邵父起陽陵之陂而積
穀為山叔敖創期思而家有腐粟趙過造三犁之巧
而闕右以豐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黔庶殷飽此豈無
君之時乎從遠則甫侯以下二百七十字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九

知止

抱朴子曰禍莫大於無足福莫厚乎知止抱盈居沖
者必全之筭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危也若夫善卷
巢許管胡之徒成蹈雲物以高鶩依龍鳳以疎迹塊
翰鋒於香餌之中窟覆車乎來朝之路連險塗以還
濟故能免簷何之釣緝可謂善料微景於形外覩堅
冰於未霜徙薪曲突於方熾之火纏舟弭楫於衝風
之前瞻九疇而深沈望密蔚而會逝不託巢於葦苕
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皆器大量弘審機
識致凌倚獨往不牽常慾神參造化心遺萬物可欲
不能憂介其純粹近理不能耗滑其清澄苟無若人
之自然誠難企及乎絕軌也徒令知功成者身退虛
勞大者不賞狡兔免訖藏本改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
盡則覺良弓之將棄鑿彭韓之明鏡而念抽簪之術
觀越種之間機則識金象之貴若范公汎艘以絕景
薛生遜亂以全潔二疏投印於方盈田豫釋欒於漏
盡進脫亢悔之咎退無濡尾之吝清風足以揚千載
之塵德音足以祛將來之惑方之陳寶不亦邈乎或
智小敗於謀大或較弱折於載重或獨是陷於眾非
或盡忠計於兼會或倡高筭而受冕錯之禍或竭心
力而遭吳起之害故有踰高踰坑厚猶不免焉公且之
放仲尼之行賈生遜擯於下土子長蕭肯乎無辜樂
毅平齊伍員破楚白起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霸
越韓信功蓋於天下黥布滅家以佐命榮不移咎辱
已及之不避其禍豈智者哉為臣不易豈將一塗要
而言之決在擇主我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避賢潔
而且安美名厚實福莫大焉能修此術萬未有一吉
凶由人可勿思乎遊可之言樂之者希獻納期藏本
從善寫樂將連身禍教誹謗其不暇何信受之可必
哉夫矜繳紛紜則駕難徊翻坑穿充踐則麟虞敏跡
情不可極慾不可滿達人以道制情以計遣慾為謀
者猶宜使忠況自為策而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也

不知足者無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無足者禍之所鍾也生生之厚殺哉生矣宋氏引苗郢人張革誠欲其快而實速萎裂知進忘退斯之以舊時木乎夫箕奔而不可止者勢不傾墜凌波而無休者希不沈溺弄刃不息者傷刺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原也盜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欺我哉故養由之射行人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顏子知其方成成功之下未易久處也夫飲酒者不必盡亂而亂者多焉當貴者豈其皆危而危者有焉智者料事於倚伏之表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於累基之際議治衰不於群狐之中古人佯狂為愚豈所樂哉時之宜然不獲已也亦有深逃而陸遭濤波幽遁而水被焚燒若龔勝之絕粒以殞命李業煎感以吞醜由乎迹之有朕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水身如居陸動無遺蹤可尋靜與無為為一豈有斯患乎又况乎揭日月以隱形駭擊建鼓以徇利器者哉夫值明時則優於濟四海遇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為此永慨非一士也吾聞無穢不滅靡溢不損煥赫有委灰之兆春草為秋瘁之端日中則月盈則蝕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遠取諸物則構高崇峻之無限則積壞惟憂矣近取諸身則嘉膳旨酒之不節則結疾傷性矣况乎其高概雲霄而積之猶不止其威震人主而加崇又不息者乎蚊蚋墮山適足翔翔兕虎之墜碎而為齧此言大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彈違直道而行打撲干紀不慮警隲則怨深恨積若舍法容非屬託如響吐剛茹柔委曲繩墨則忠舊寫本空喪敗居此地者不亦勞乎是以身名並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者不乏也然而入則蘭房窮究朱帷組帳文茵兼射於華第驚容粲爛於左右輕體柔聲清歌妙舞朱紫之巧賜阿之妍口吐探菱延露之曲足躡綠水七葉之節和音悅耳治姿娛心密宴繼集醪醑不撤仰登綺閣俯映清淵遊果林之丹翠戲蕙圃之芬馥文鱗瀟瀟朱羽頡頏飛繳墮雲鴻沈綸引魴鯉速珍不索而交集

抱朴子內外篇

抱朴子外篇 卷四九

八〇五

玩弄紛華而自至出則朱輪耀路高蓋接軫丹旗雲蔚摩節翁赫金口嘈噉戈甲璫錯得意託於後乘嘉旨盈平屬車窮遊觀之娛極數漁之權聖明之譽滿耳而入詔悅之言異口同辭于時眇然意蔑古人謂伊呂管晏不足算也豈覺崇替之相為首尾哀樂之相為朝暮宵謝貴盛乞骸骨背朱門而反丘園哉若乃聖明在上大賢讓事百揆非我則不敘兆民非我則不濟高而不以危為憂滿而不以溢為慮者所不論也

窮達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繫滯其有憾乎
抱朴子答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知己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沈潛知命者何恨於單瘁乎故沈潛沈潛精勤之良也而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斷焉跳華黎綠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濘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見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闇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辯菽麥唯以達者為賢而不知僕求者之所達也唯以窮者為劣而不詳守道者之所窮也且夫懸象不麗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高岱不託地則不能疎峻極概雲霄免足因夷塗以騁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速離光非燧人不熾楚金非歐冶不刻豐華俟發春而表豔棲鴻待衝風而輕戾四嶽不明揚則有鰥不登庸叔牙不推賢則夷吾不式厚穰直賴平仲以超躡淮陰因蕭公以鷹揚倚生由勝之之談曲逆綠無知之薦元直起龍縈之孔明公瑾貢虎臥之與霸故能美名垂於帝籍弘勳著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然焉舉士也必附己者為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為後而附己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遺焉而多黨者不必逸群之才也信眾口故謂其可焉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遺所念之近情或識舊本彼之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釋銓衡而以

疏數為輕重矣棄度量而以綸集為多少矣于時之所謂雅人高韻秉國之鈞黜陟決已褒貶由口者豈哉免乎斯累也又况於宵中率舊本從有憎獨立疾非黨忘勝已忽寒素者乎悲夫邈俗之士不群之人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計或抑頓於蔽澤或立朝而斥退也蓋修德而道不行藏器而時不會或俟河清而齒已沒或竭忠勤而不見知遠用不騁於一世動澤不加於生民席上之珍鬱於泥濘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操築而不值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自曩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之不亦陋哉瞻徑路之遠而恥山之知大道之否而不改之齊通繁於一塗付榮辱於自然者豈懷悒悶於知希與永歎於川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用心也小年之不知大年井蛙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重言

抱朴子曰余友人玄泊意林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略旁綜河洛晝競義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輝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以儒墨道從意改為城池以機神為干戈故談者莫不望塵而銜璧舊寫本文士為目而格筆俄而寤智者之不言覺守一之無咎意得則齊荃蹄之可棄道乖則覺唱高而和穿於是奉老氏多敗之戒思金人三緘之義括鋒穎而如訥韜修翰於形管舍金懷玉抑謚華辯終日彌夕或無一言門人進曰先生默然小子胡述且與庸夫無殊焉竊謂號鐘不鳴則不異於積銅浮馨息音則未別乎聚石也玄泊先生答曰吾特收遠名於萬代求知已於將來豈能競見知於今日標格於一時乎陶甄以盛酒雖美不見甯身卑而言高雖是不見信徒卷舌而竭聲將何救於流遁古人六十笑五十九不達迷復乃覺有以也夫玉之堅也金之剛也冰之冷也火之熱也豈須自言然後明哉且八音九奏不能無長短之病養由百發不能止將有一失之疏翫憑河者數溺於水好劇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

於操絃故終無煩手之累儒者敬其辭令故終無樞機之辱淺近之徒則不然焉辯虛無之急爭細事以費言論廣修堅白無用之說誦藏本改試從諸子非聖過正之書損教益感謂之深遠委棄正經競治邪學或與闇見者較辱吻之勝負為不識者吐清商之談對非敵力之人旁無賞解之客何異奏雅樂於木梗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哉徒口枯氣乏椎杭抵掌斤斧破壞而繁節不破勃然戰色而乖忤愈遠致令恚容表頹醜言自口偷薄之變生乎其間既玷之謬不可救磨未若希聲以全大音約說以俟識者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十

自敘

志七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為列國因以為姓焉洪曩祖為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恥事國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為莽所敗遇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徙君於瑯邪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踐祚以廬為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捷侯比上書為文舊本乙補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為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痍周身傷失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即第為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煩役國人何以為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文累使奉迎驃騎驃騎終不還又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反至于累世無居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之藏本乙改才仕吳歷宰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入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傅中書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孝友聞行為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吳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廷尉平中護軍拜會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秉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為五郡赴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成遏壘場天之所壞人不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賓舊本乙改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至太中大夫歷位大中正肥鄉令藏本無正字此作縣戶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

無發跡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筆之用皆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為吳王郎中令正色弼違進可替不舉善彞枉軍國肅雍遷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為二親所嬌饒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三而慈父見背夙失庭訓飢寒困瘁躬執耕穡承星履草密勿疇襲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管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渺能讀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但貪廣覽於眾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既性聞善忘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時猶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為傳授之師其河洛圖緯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及算術九宮三基太一飛符之屬了不從焉由其苦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為用人之事同出身情無急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案別錄藝文志眾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代以來羣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知所未見之多也江表書籍通同不具昔欲藏本乙改請京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自舊本乙改嘆恨今齒近不惑素志衰頹但念捨之又損為平無為偶耕藪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日沮矣洪之為人也有狀而駭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縑縷而或不恥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促身從本乙改而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為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

洪稟性廷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亦性所不好又患癯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閉居守靜草門而無趨從之所洪本傳所之從洪本傳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落頓波荆棘於庭宇蓬莠塞乎階雷披檢出門掛草入室論者以為意遠忽近而不怨洪本傳怨洪本傳其之役也不曉諷文以故初不修見官長至於弔大喪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健恒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無餘而病使心遠顧不媿已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閣室洪本傳至從之密洪以為知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淨雜之交口合神洪本傳作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絕之且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焉又為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苟達則立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已而見疵毀謂洪為傲物輒俗而洪之為人信心而行毀譽皆置於不問洪本傳如不聞今從虛本傳至忠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亦為儒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義洪本傳家改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寤而已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者存洪本傳存字詳而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可洪本傳無不字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干煩官長自少及長曾救知己之抑者數人不得已洪本傳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乘勢與洪無惜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喚求朋類或見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儲

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己也不為較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洪本傳有誤良守善者用洪本傳有誤時或齋酒餽候洪雖非儂匹亦不拒也後有以答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弟華生治潔於昵客蓋邀名之偽行非廊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發利持鄉論者則賣選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洪本傳罪人之賂或洪本傳枉有理之家或為通逃之藪而饜亡命之人洪本傳或挾使民丁以妨洪本傳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貴價或占綱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業惓惓官府之閒以窺拮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已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賓庭可設雀羅而几筵積塵焉洪自有識以速洪本傳也雖僕豎有其所短所差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之優劣不喜訶詆人交洪本傳之好惡或為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洪本傳能者洪指說其慢事其貪暴閭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護太多不能明辯藏否使阜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奪或失準格見譽者自謂已分未必信德也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以為戒遂不復言及士人矣雖門弟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為輕乎洪本傳不洪本傳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答曰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今有人問我我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為匹也況非我安可為取而洪本傳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

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且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鑿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必盡子弟也同乎我者遠是乎異於我者遠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堯公且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嘔嘔管見洪本傳燭之明而輕評人洪本傳評從物是皆實洪本傳彼上聖大賢乎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柯振葉洪本傳靡達正黨逆義軍大都督邀洪為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既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載連擔洪獨約令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土有捩得眾者洪即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傷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須藉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張無所損傷以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甲首而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給布百匹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酌酒以饗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城之金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會有故人譙國嵇君道洪本傳從道從道見用為廣州刺史乃表請洪為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龜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君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頗為節將見選用皆不就亦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其開肩肩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者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言不足為也且自度性篤懶而才至短以篤懶而御短才雖翕肩屈膝趨走

風塵猶必不辦大致名位而免患累況不能乎未若
 修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
 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非藏本改絕棄世
 務則曷緣修習之靜哉且知之誠難亦不得惜問而
 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勢之域藏本改世之誠
 善寫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
 出而見造之實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
 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
 欲以遠遠誰諱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
 嵩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
 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洪年十五六時所
 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於代本藏本改二至于
 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天才未必為增也直所
 覽差廣而覺妍媸之別於是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
 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尚餘百所卷猶未盡損益之理
 而多慘憤不違復料護之他人文成便呼藏本改寫
 本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爾藏本改作文章
 每一更字輒自轉勝但患嬾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
 百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
 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
 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
 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單書檄移
 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為神僊傳十卷
 又撰高尚藏本改不仕者為隱逸傳十卷又抄
 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
 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德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
 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閒得失世事
 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帝典論藏本改自敘末
 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聞
 焉洪體鈍性篤寡所玩好自纏髮垂髻藏本改又擲瓦
 手搏不及兒童之羣未曾聞雞驚走狗馬見人博戲
 了不目眴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

至今不知某局上有幾道樽蒲商名亦念此輩末伎
 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
 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貨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
 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為樂而實煎悴喪廉恥
 之操與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
 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
 作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者慙恚交集手足相及
 醜詈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多召悔吝不足為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
 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
 恨之憂鬪訟之變聖者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
 近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
 不喜而不為蓋此俗人所親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
 能挽強若顏高之弓百意為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
 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
 應弦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
 單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祕法其巧
 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
 無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
 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過藏本改
 每覽其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表法真子龍之傳
 書廢書前席慕其為人念精治五經著一節子書令
 後世知其為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
 不就薦名琅邪王丞相府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
 修名詣府論功王者承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
 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
 滯賞立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庾寅詔書賜爵關
 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竊謂藏本改討賊以
 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
 運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適有大例同不見
 許青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為善醜虜未夷天下多
 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潔區

抱朴子外篇 卷五〇

八三一

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詔命
 焉洪既著自敘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百順道
 窮望絕懼身名之借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
 盛值乎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束帛登穆藏本改
 寫本生之蒲輪耀藻九五絕營昆吾何憾芬芳之不
 揚而務老生之彼務洪答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若
 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暫榮未
 改旬而凋墜雖飛颺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
 夫期頤猶奔星之騰烟藏本改黃髮如激箭之
 過隙况或未萌藏本改而殞籜逆秋而零瘁者
 哉故項子有含德之嘆揚鳥有夙折之哀歷覽遠古
 逸倫之士或以文莪而龍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勳
 著於盟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沈鏖於淵壤美談
 飄飄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陋沈抑
 婆娑用不合時行并於世發音則響與俗乖抗足則
 跡與眾迥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循塗雖坦
 而足無騏驎六虛雖曠而翼非大鵬上不能騰揚巨
 國下無以顯親垂名美不寄於良史聲不附于鍾鼎
 故因著述之餘而為自敘之篇雖無補於窮達亦賴
 將來之有述焉

抱朴子外篇 卷五〇

八三一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真誥二十卷。梁陶宏景撰。宏景有刀劍錄。已著錄。是書凡運象篇。甄命授。協昌期。稽神樞。闡幽微。握真輔翼。真檢等七篇。其運象篇。書末。宏景敘錄。又作運題象。前後必有一詞。然未詳孰是也。文獻通考作十卷。此本乃二十卷。蓋後人所分析也。所言皆仙真授受真訣之事。朱子語錄云。真誥甄命篇。卻是竊佛家四十二章經爲之。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爲之。黃伯思東觀餘論。則云。真誥衆靈救戒條後。方圓諸條。皆與佛四十二章經同。後人所附。然二氏之書。亦存此一家於天地間耳。固不必一一別是非。亦無庸一一辨真僞也。伯思又云。小宋太乙宮詩。瑞木千尋。登仙闕。幾帛開。註云。真誥謂一卷爲一帛。殊不知真誥所云。即卷字。蓋從省文。真誥音亦爾。非帛字也。然則此書諸卷。皆原作寫字。陶宗儀說郭蓋本於此。今皆作卷。幾亦非宏景之舊矣。

真誥

陶弘景撰

真誥序

誥者。告也。書有湯誥。洛誥。諸篇。孔安國云。誥以大義告乎天下者是也。經有緯。緯者相經緯也。其事皆足以輔翼乎經。故言緯也。真誥之作。其緯於經者乎。其目自運象至於翼真檢者。凡七。蓋有象乎緯。能通乎緯。必知誥矣。陶君之意。亦謂卦六十四道之元也。道德五千言。元之道也。其餘隨元之與。鈞元之微。能與易老賈者。各形乎言。各見乎事。雖然。事與言非元矣。其書所載。往往出乎緯之所輔。經者。予少耽黃老說。搜索道家者。流幾千家。殫精日月。無能深鑿其鍵。管接江西道士吳靜。極言元事。靜曰。誤矣。余驚拜曰。願學道。靜曰。讀易乎。讀易足矣。後乃以易悟所得者。易也。陶君固甚知道。凡有啟於後學者。其或自此始歟。太乙宮高士玉京外。臣易如剛。告予以茅山。乘真誥。欲彼其略。昔者沈約遺陶君書。深言先生。糠粃流俗。超然獨覽。名書緯簡。至理精微。惟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有屬於誥者。矣。然陶君銘茅山。山林館。迺云。祈生翊命。各謂知道。參差經術。跌宕辭藪。是數誥者。全爲誥說。此翁一銘。猶足爲山中無窮清風。況書乎。嘉定十六年十一月冬至日。朝散大夫行秘書郎高似孫。敘。

太極中華右夫人。
紫微左宮王夫人。

滄浪雲林右英夫人。按右英是雲靈，今反在左。當位雖有升降耳。
上真司命南嶽夫人。此即魏夫人也。自

八靈道母西嶽蔣夫人。按有數說者，並以多為高。西王母稱九靈，則八靈宜在七靈前，而今
上真東宮衛夫人。反在後者，亦所未詳。又受靈黃庭事云：北嶽蔣夫人，與今不同。

方丈靈昭靈李夫人。
紫清上宮九華安妃。

朱陵北絕臺上嶺管妃。
北嶽上真山夫人。

西漢夫人。
長陵杜夫人。

右十五女真，東向坐，北起南行。說此事時，雖不記月日，不知在何年，既是乘真名位，故
六月二十一日夜定錄間云：許長史欲云何尋道，登靈修真誠之意。定錄又言：昔有趙叔蒙、王世卿，亦
曾篤學而竟不如人意，遂為北明公府所引。此是乙丑年六月也。自此以前，惟有六月十五日定錄，是長史事。論
即都宮中官屬也。昔屏廟天津，探華亦邱，是時聲顯靈扶蒙塵華裔。此以靈是謂降降事，學少仙人，發煥秀山，高說延
霄自謂元靈所振，無往不裕，既瀝以靈波實與物榮，既未能暢業，駢遊馳逐，逸然後知悟言之際，
應元至少於是佛音，駕而旋，偃靜焉。蒙夫元亦無親，流鑒道真，若以雲壁一往，想齊獨過，俯自啟流，動
應潛逸，始乃吾等並有欣慨耳。往見況意相知，篤末書云：伏覽聖記，事跡淵妙，金策素著，青錄元定，遂跨
塵俗，逍遙紫陽，何蕭蕭之清遠，眇眇之真貴哉。若能者矣，請借來喻。又云：得道之階，錯厲精神，躬躬信宿，
洗誠求於如斯而言，道已邇也。然晝夜之間，宜篤經營，乃後得手結天維，足浮虛網，心遊太空，目擊洞房，
不待久日也。若五情愆波，三魂越系，於是三真舞劍，黃闕鍵關耳，可不力之，可不力之。

六月二十二日夜鷄鳴喻書，此紫陽旨也。
右二條有長史寫。

清靈真人說寶神經云云。抄此發行事出在第三
紫微夫人喻書如左云云。事亦在第三

與寧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夜喻書此。其夕先共道諸人，多有耳目不聰明者，欲啟乞此法，即夜
有降者，即乃見喻也。此係親自記也。是年山六十，耳目欲
又告云：道士有耳重者云云。事亦在第三
右一條清靈真人言。

真 語 卷一

真 語 卷一

真 語 卷一

真 語 卷一

其人告云：梳頭理髮，欲得過多。事亦在第三
右一條紫微夫人言。

其夜初降者，適入戶未坐，自言今夕波聲如雷，弟子請問其故。答云：向見東海中大波耳。弟子告，編
右南嶽夫人言。

又告云：汝情血否？答曰：實情之云，血在路上，若汝情之，當那得行。又答曰：當避之耳。又云：避之佳，故不如
目不見乃佳。
右南嶽夫人言。

自此後諸真共語耳。

又云：寶神經是裴清靈錦囊中書，侍者常所帶者也。裴昔從紫微夫人授此書也，吾亦有，俱如此寫。西宮
中定本。
問西宮所在。答云：是元圃北垣，西瑤之上臺也。天真珍文，盡藏於此中。

右南嶽夫人言。

裴真人又言：此書與隱書同輩事要，而即可得用也。一名七元隱書，在二十三
南嶽夫人見告云：紫微左夫人王，諱清娥，字愈意，阿母第二十女也。鎮羽野元嶺山主教，嘗得成真人者，
右一條，先此一夕所授，亦是一條。即是二十二日夜與紫陽所喻，同夕靈復大顯有存，後云靈氣下。
右從清靈來，凡十二條，有長史寫。

六月二十四日夜，紫微王夫人來降，因下地請問，真靈既身降於塵濁之人，而手足猶未嘗自有所書，故
當是卑高迹邈，未可見乎，敢請於此，願誨蒙昧。夫人因令復坐，即見授，令書此以答曰：此係親自述事，
景虛元，無塗可尋，言發空中，無物可縱，流浪乘忽，化道不滯者也。此二行皆浮沈冥淪，輪還灼寂，是故放
蕩無津，遂任鼓風，存乎虛舟而行耳。故實中之空，空中之有，有中之無象矣。至於世迹之示，則揮形紙
札，文理曷注，靈好外著，元輪挺煥，而範質用顯，默蘊斯坦，形傳塵濁，苟崇錄有愆之物，而得與世進退上
玷逸真之詠，下虧有隔之禁，亦我等所不行，靈法所不許也。今請陳為書之本始也。造文之既肇矣，乃是
五色初萌，文章畫定之時，秀人民之交，別陰陽之分，則有三元八會，羣方飛天之書，又有八龍，靈篆明光
之章也。其後逮二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拘省靈篆之迹，以為顯形，梵書分破，二道壞真，從易
配別，本文乃為六十四種之書也。遂播之于三十六天，十方上下也。各各取其類，異而用之。音典雖均，
蔚跡隔異矣。校而論之，八會之書，是書之至真，建文章之祖也。靈篆明光，是其根宗所起，有書而始也。今
三元八會之書，皇上帝極，高真神仙之所用也。靈篆明光之章，今所見神靈符書之字是也。爾乃見華季
之世，生造亂真，其作巧未趨，徑下書皆流尸濁文，淫僻之字，舍本效假，是謂穢死迹耳。夫真仙之人，為
乘本領之文迹，手畫淫亂之下字耶？夫得為真人者，事事皆盡得真也。奚獨於凡末之靈術，淫淫之繁作，
而當守之而不改，玩之而不遵乎？夫人在世，先有能書善為事者，得真仙之日，外書之變，亦忽然隨身而

真 語 卷一

真 語 卷一

真 語 卷一

真 語 卷一

真 語 卷一

真 語 卷一

與兼其百，又有不可得解者。其敬紫微、紫清、南真、三女真，餘人共言平耳。云是桐柏山真人王子喬也。都不與某語。又前後初有真人來見降者，時皆自不即與某共語耳。

各坐良久，紫清真曰：欲復煩明君之手，筆書一事，以散意忘言可乎？某又疑紙待授，真妃乃徐徐微言而授曰：我是元君之少女，太虛李夫人愛子也。昔初學真於龜臺，受玉章於高上，荷虎錄於紫皇，乘瓊鏡於天帝，受書於上真之妃，以遊行玉清也。常數自手扉九羅，足躡元房，符形靈虛，仰歛日根，入窈七闕，出鬱靈輪，攝三辰而俱升，散景霞以飛軒也。非不能探擇上室，訪搜紫童，求王宮之良儔，偶高靈而為雙接。元引奇友，千帝即矣。直是我推機任會，應度歷數，俯景塵沫，參龍下道，招冥求之雄，追得匹之黨耳。自因宿命相與，乃有墨會定名，素奕玉鄉，齊理二處，攜扇而行，飽得分味，離袞結裳，頗倚中饋，內藏真方也。推此而往，已定冥簡，青書上元，是故善鄙之心，亦已齊矣。對景之好，亦已域矣。得願而遊，歡兼昔旨，豈不冥乎自然。此復是二象大宗內外之配職耳。實非所以變無反澹，凝情虛刀，靈刀七累，遣任太素，保真啟玉，單景八空之謂也。秀寂高清，鬱與流霄，使鳳歌靈路，龍吟虎嘯，天皇雙景，遠升辰樓，飛星御光，日月映軀，口吐冥煙，眼激電光，上疑瓊房，流行玉清，手掣景雲，足陟金庭，若自此之時，在得道之頃，為當固盡內外，理同金石，情纏雙好，齊心韓輅耳。為必抱衾均牢，有輕中之接，塵穢七神，悲魂任魄乎。蓋是妾求氏族於明君耳，非有邪也。今可謂得志，慎真情已如一，方當相與結壘，玉虛偶行此元，同撥絳寶於玉圓，併探丹華於闕園，分飲於紫川之水，齊澗於碧河之濱，紫華毛氍，日冕冠冠，逍遙上清，俱朝三元，八景出落，鳳屏靈闕，仰漱金髓，咏歌玉元，浮空凝髮，高會太真，四鈞朗唱，香母奏煙，齊首偶觀，攜帶交籍，不亦樂乎。不亦得志乎。明君其順運隨會，妾必無辭，且亦自不得背實反冥，苟任何懷矣。授舉，復自取視而言曰：今以此書相詣，庶除其滯疑耳。言畢，乃笑良久，紫微夫人曰：真妃之辭盡矣，論好之緣著矣。爾亦不得復有所容也。元運冥分使之然耳。爾繼夫人見授書曰：冥期數感，元運相通，應分來聘，新構因緣。此攜真之善事也。蓋示有偶對之名，定內外之職而已，不必苟循世中之弊，穢而行淫濁之下迹矣。偶靈妃以接景，聘貴真之少女，於爾親交，亦大有進業之益得，而無傷絕之慮耳。千神於是可使試觀，不得復陳矣。真庭必可尅往，靈耕必可俱獨也。吾往曾因紫微夫人，為汝構及此意。今途如願，益使我欣欣，慎勿復疑矧於心，何矣。我昨見金蓋李夫人於清虛中，言爾尚有疑正之心，色氣小有眼眼。謂靈作汝逆此舉，誤人不小。真妃有神虎內真，丹青玉文，非爾所有，者輩良才求寫，故當不為隱耳。今日相攜，何但文章而已，將必乘景玉霄乎。若有未悟者，宜徵訪可否。真妃見夫人書，言乃笑而言：攜手登靈，娛歎良會，景耕同機，於此齊乎。

真誥卷二

運象篇第二

清虛真人授書曰：黃赤之道，混氣之法，是張陵受教施化，為種子之一術耳。非真人之事也。吾數見行此而絕種，未見種此而得生矣。百萬之中，莫不盡被考罰者矣。千萬之中，誤有一人得之，得之遠至於不死耳。張陵承此以教世人耳。陵之變舉，亦不行此矣。爾慎言濁生之下道，讓真霄之正氣也。思慎淫慾，存心色觀，而以兼行上道者，適足明三官考罰耳。所謂抱玉赴火，以金棺葬狗也。色觀謂之黃赤，上道謂之隱書，人之難曉，乃至於此。

紫微夫人授書曰：夫黃赤亦界，雖長生之秘要，實得生之下術也。非上宮天真，流耕晏景之夫，所得言也。此道在長養分生而已，非上道也。有懷於淫氣，策以行乎隱書者，適足提水官之筆，鳴三官之鼓耳。元挺亦不可得，得解謝亦不可得，賴也。要而言之，貞則靈降，專則神使矣。

夫真人之偶景者，所貴在乎匹偶，相愛在於二景，雖名之為夫婦，不行夫婦之迹也。是用虛名以示視聽耳。苟有黃赤存於胸中，真人亦不可得見，靈人亦不可得接，徒助勞於執事，亦有勞於三官矣。鶴鳴時，南嶽夫人授書曰：鶴既鳴矣，論好之緣篤也。

紫陽真人授書曰：太虛遠逸，高卑同接，體賢之議，著之於冥，連耳慎心，係於黃赤之疑也。

茅中君授書曰元據觸景俯和塵滿玉振愆房清風逸邁可不助之也

官職請真人去真妃少留在後曰又煩明君為一辭也而授書曰

忘懷蘭素疎心齊契方當敷親後清宇德與流紫合宜歡會理髮領秀伏度明君高尙靈映縱滯忘部耳

官畢持手而下牀未至戶之間忽失所在

六月二十六日夜降八真人

紫微左夫人一

紫清上宮九華真妃二

上真司命南嶽夫人三

紫陽真人四

清靈真人五

茅中君六

茅小君七

又有一人甚少整頓建芙蓉冠朱衣帶劍未曾見也意疑是桐柏山真人王子喬多論金庭山中事言多

有不可解者恭敬紫微上真九華真妃也

皆禮揖稱下官此後更出而小異者前所書是楊君自記九華降事隱之不

上真云昨與叔申詣清虛宮校為仙真得失之事耳近顧除落四十七人都復上三人耳并復視爾輩之

名簡如今佳耳許某乃得在伯札中許某即長史也楊君

吾初不悟其如此益好也其洗心懃懃宗注理盡心丹意竭如履冰火若久如此者真人亦不得逃矣仙

道亦不得隱矣但當杜絕其淫色之念吾等亦即可得見可疏示之此南嶽夫人言此即是前二十四日所道

中君曰伯舉在於下官耳大老子將復可念江東未見有如此而勸道者然勿恃伯而忘道也虛妄者德

之病華街者身之災滯者失之首聆者體之篇遺此四難然後始可以問道耳於是靈軫鳴轅日有彷彿

也有淫慾之心勿以行上真之道也昨見清虛宮正落除此輩人名而方又被考罰以度付三官推之可

不愼乎

右南嶽夫人言

許長史慎臨尸弔喪年內耳示許仙侯如此此小君言恣心既忘得亦不同鄙恥不除生籍不書許長史

雖已盤除當復會除而復除之此清靈東卿司命甚知許長史之慈肅小有天王昨問此人今何在修何

道東卿答曰是我鄉里士也鄉里者謂何處與耳山向

內明真正外混世業乃良才也今修上真道也此語乃稱人意略有伯形也此南嶽夫

右從六月二十四日來凡二十四條並有楊書

蕭遠真才內鏡外和曾參出丹田心同舟素系三潑來底方頭字此四句是離合作思元

錄名太極金書東州襄裳七度狀疑洞樓白月既消魂魄亦柔守之不倦積之勿休五難既道封伯作侯

洞樓洞房也

右紫微王夫人所喻令示許長史

右一條有長史寫

紫微夫人喻曰披華蓋之側云云此事出在華

六月二十七日夜喻書此

右一條有楊書

積精所感萬物盡應妙誠未匪則形華不盡形華不盡則洞房之中難即分明也吾昔受此法常向西北

存之耳西北存如小為易見可明示如此西北為天地之真

六月二十七日紫陽所喻此二十七日紫陽復降其

右一條有長史寫

二君各有六儀裝君從者持青髻之節一僮帶繡囊周君從者持黃髻之節

右二條是甲手書

六月二十九日九華真妃授書曰

景應雙紫雲元落龍秀五空探瓊閣喜長歌靈煥煥啓玉扉妙矣遺事與世長辭霞絳絳波電赴寶樓

共攜清響之外同遊雲秀廣巖豈不善乎豈不樂哉日者從之質簡者日之精君唯聞服日質之法未見

知餐霞之精也夫餐霞之經甚秘致霞之道甚易此謂體生玉光霞映上清之法也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視多則鏡昏聽衆則隔閉妾有磨鏡之石決腐之術即能徹洞萬靈妙察絕響

可乎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所以精元內喪并津損竭也妾有童面之經還

白之法可乎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所以老隨氣落衰已及之妾有益精之

道延明之經可乎此四道乃上清內書立驗之真章也方欲獻示以補助君之明照耳授畢取以見與某

口答唯唯乞請之也

六月二十九日夜桐柏真人同來降復諭授令某書曰夫八朗四極靈峯遼遐奇言吐穎瓊音餐振長飛

陵清元氣赴符懃懃玉虛心造艱鋒沈滯於吵雜之外疑和于寂波之表若此人者必能旋騰元漢周灑

真庭矣三元可得而見絲名可得而立耳如其心併愆浪目擊色執動與罔共起靜與爭競之分者此

乃適仙路遠求生日闕也子其慎之某書畢取視乃以見與此謂是桐柏真也既同一夕安地授書桐柏真

六月三十日夜九華真妃與紫微王夫人南嶽夫人同降真妃坐良久乃命侍女發檢囊之中出二卷書

以見付令寫之題如左

上清玉笈紫微內觀隱書

上清還長歸童日暉中元經

右二卷名目，此本雖是三元八會之書，必君賦

七月一日夜，紫微王夫人。

南嶽夫人。

九華真妃。

紫陽。

桐柏。

清虛三真人。

茅二君同降，良久，某乃自陳於衆，求安身之術，欲知貴賤之分，年命之會，多少定限，於是真妃乃笑，良久見授，書此曰。

明君夷質虛開，秘構玉朝，蘭淵高流，清響金宮，可謂能珍寶藏奇，幽真內煥，標拂靈篇，乘數順生，素德神闈，丹鍊玉清，與煙拔萃，冥鼓遐聲也。必三事大夫侍晨帝躬，高佐四輔承制聖君，理生斷死，賞罰鬼神，攝命千靈，封山召雲，主察陰陽之和氣，而加爲與越鬼神之君也。妾將挺命，疑觀憑華而生，靈飛九天，虛音飄房，因迷四覺，元梯同象，紫名太上，清文八景，神映西暉，德明內隸，乃受香乘氣，得爲真妃之任矣。又當助君總括三靈，綜御萬神，對命北帝，制敵鄴山，又應相與攜扶靈房，乘煙七元，嘉會希林，內據因緣也。是故君姓於楊，我得爲安，妾自發元下造，君自受書於西宮，從北策，乘駟東轅，握旄乘鏡，專制東蕃，三官奉旨，河山啓源，天丁獻武，四甲衛輪，當此之時，實明君之至貴，真仙之盛觀也。三官申常有謠謠云：楊安大君，真真命神，正我等之謂耳。蓋聖皇之方駕，於今有二十八年也。復二十二年，明君將乘龍駕雲，白日昇天，先詣上清西宮，北朝玉皇三元，然後乃得東軫執事矣。此自是君玉朗紫微，金音虛領，爲太極所旌，乃元德上挺，不復用勳學劬勞，陟足山川矣。若爲精島之者，當小神清靈，耳亦不甚今日不勞之舉也。世俗繁網，貴賤之間，涉塵塗之役，在得失之津，信非真人所得經營，乃自坦乎艱泰之用，任乎遇否之頃，耳見明君之逸誠欣然也。觀明君之否誠感顏也。此二感發於顏色之上也。復未足以致遠悲，抱長感矣。至于內冥偶景，併首元好，輕輪應蕩，參形世至，妾豈以愆異浮卑少時之滯，而虧辱於當真之定賢耶。夫陰陽有對，否泰反用，二象既離，得失錯綜，此皆往來之徑，陌耳。今人居風塵之休盛者，乃多罪之下鬼，趣死之考質也。夫處無用於蓬塗，乃得真之擬機，任凡庸以內觀，乃靈仙之根始也。蓋富貴淫麗，是破骨之斧，解有似載罪之舟車耳。榮華於世，爭競微時，適足以誨惡要辱，爲伐命之兵，非佳事也。是故古之高人，覽罪咎之難，知富貴之不可享矣。遂肥遯長林，棲景名山，咀嚼和氣，漱濯清川，併遠此惡迹，自求多福，超躡緇聘，保全至素者也。君亦奚足汲汲於人間之貴賤，投身於榮辱之肆哉。且方交兵日會，三災向穰，神風驟除，臭氣參天，明金生穢於泥濁，寶玉投糞以招塵，褻衣振血，濁精虧真，元通遠逸，是其時也。若君其不耐風火之烟，欲抱真形於幽林者，可且尋解劍之道，作告終之術乎。自盡出嚙之會，隱顯之跡，臨時分處，有任於明君矣。其數上感，有命而交，靈書玉蕊，真契合景，是以言單於辭，心訖於筆，妾豈獨歎於一

人乎。蓋示名分之判例也。書訖，取以與某，復曰：君省此，當少愈不。

右從六月二十九日來，凡十四條，並楊君日記。

東卿大君，昨四更初來，見降侍從七人，入戶，一人執紫旛，一人執華旛，一人執綠旛，三人捧牙箱，一人握流金鈴，乃年少於二弟，二弟昨昨並倚立，東卿命坐，乃坐耳。良久，言語委曲，先昨神女來降，蓋本疑是王母女，昨又來定是也。南真說云：是阿母第十三女王，嫺蘭，字申林，治治浪山，受書爲雲林夫人。此兩事並是七月五日夜降記，後更復委曲，直數在後。

右二條有楊自記。

乙丑歲，晉興事三年七月四日夜，司命東卿君來降，侍從七人，入戶，其一人執紫旛之節，其一人執華旛，一名十絕靈幡，一人帶綠草蓑，其三人捧白牙箱，箱中似書也。其一人握流金鈴，侍人並朱衣，司命君形甚少於二弟，着青錦繡，紫毛絨巾，芙蓉冠，二弟並同來，倚立，命坐，乃坐耳。言語良久，七月六日夜，司命君又降，良久入嚙書曰。

若必範元乘象，清淨空時，遂披華幽藻，戢翼高樓，感味上契，淵淳嶽峙，蕭寥玉篇，散寶神生，遺放俗懸，調彈清靈，澄景虛中，五道發明，色絕化浪，愆與滄井，空同冥衝，無視無聽，爾乃遠齊妙真，重起元覺，明德內圓，靈標外足矣。終能策靈，辨以赴誓，書司命之丹，鏡耳。若精散萬念，爲生不固，罔罔隨風，波心不真，合適足勞身，神於林祖。此謂神也實有誤於來學也。其道微而易尋，其道艱而難得乎。亦令示許長史。此二條亦有許長史欲山居。

宗道者，貴無邪，棲真者安恬。

至寂非宏順之主，儼然非教授之匠，故當因煩以領无耳。意云：爾不代謝，奚必四時。氣如呼吸，千齡如寄。趙子可憂，不信而未疑，其心亦已酸矣。

司命君與南嶽夫人言。

爲道者，常淵潛以獨處，每棲神以遊閑，安飲啄以自足，無旂謂旂作，眇於籠樊，哀樂所以長去，天關何由而臻者乎。

真志各有所宅，資性咸有其韻，豈可履逐物之邪，縱矯我之正業乎。

何不卑天標之極，繼適求真之內，煥從幽淨以照心，按所託以棲意，處東山以晦跡，握元寶於妙領，保隨珠以含照，道五難於胸次耶。此三條亦似

七月十五日夜，紫微王夫人授書曰。

數精者，味元之靈標也。疑安者，拘真之疑矣。子勳，深丹心，競赴高嶺，可謂務道之柄，勳甚至也。然道柔真，虛守澹，交物安，靜任棲，神乃啓煥耳。要而言之，躁疾非盡理矣。達之者，亦取勞乎。

與許玉斧。

七月十五日夜，清虛真人授詩。

企望人飛若成威不接駟女遊屏三四縱橫以入帝庭歷紀建號得為太師亦必秀映四司元卿

鳳巢高木素衣衫然此八字是作長史履順思真疑心虛元仍取此原字元字五公石腹彼體所便急宜服

之可以少顏三八分明次行元真解駕復息可謂洞篇遺亦應敷此四字即此精即此原字元字精心高捷
隱曜沈開正氣不虧此散除疾是爾所宜次服飢飯兼殺勿益益髓除患肌膚充肥然後登山詠洞講微
寅獸白齒此四字即此亦能見機遂得不死過度壬辰復息盛木玩執周書此八字即此太極植簡金名西華
學服可否自應從符理異契同神洞相求
定錄中候告道師事是定

茅定錄言良箴也可記之仙才不用心煩曲故能得也保命

右右英吟此

寓言必可用不用是無情焉得駕款迹尋此空中靈微音良有旨當用慎勿輕事事應神機保爾見太平

右從乙丑歲來凡十五條並有楊書
欽想風流託心騰快愧以愆味邵丞素影思自策勵沐浴陶治濟否之階幸垂眷逮耳許元惶恐再拜長
大名諱字思元今此謂買先生此是長史問楊宜周榮賜說買元道等主知試校事故有此書買即以是
直云元其意未允謂買先生司命司命使所答云買先生近以此書來者也周君說事在第四卷中也
右一條是長史自書本也

太元真人以此書見與因授令書如左

若夫能妙遠於當世則所重唯身也罕營外難者則無死地矣是以古之學者據元空以藏領匿穎銳於
紛務疑神乎山巖之庭願真於逸谷之津於是散髮高岫經緯我生際際景曜探吸五靈遊躡九道登元
濯形投思絕空人事無營閉存三氣研諸妙精故能迴日薄之年反為童嬰耳苟事累沙會交軒塞路但
所守之不能易也何試校之能停耶物物相嬰觸類與患天人之隔豈時漏哉所司賞於修業所試在於
不日新矣買生近以此書來託向聲聲可謂有情然無逝我梁有似逆詐耳

七月十六日此一條又省所請有心哉子望對山嶺增懷遠想欣然稟向常見此意夫為道者精則可矣
有情不勸則無所能為也勸而不專亦不能有成也要當令悉心消裕此後人勸作誠疾開故此亦似東
爾何以不數看東山鬱望三秀徘徊羣宇目擊林水平彼人往殆無所復益耳凡三秀者皆謂東山之
右南嶽夫人與弟子言

夫言者性命之全敗也信者得失之關鍵也張良三期可謂得道而明心矣
右南嶽夫人與弟子言

性其寬仁而所聞急而應物迷者更遠旨耳火熾事未宜問也論六章
右九華真妃言

右從太元來凡五條並楊書

轉景落滄浪騰躍背海津絳煙亂太陽羽蓋傾九天雲與浮空洞愾忽風波間來尋冥中友相攜侍帝晨
王子協明德齊首招玉賢下阿宮上履希林順漱此紫瓊腴方知穢塗幸佳人將安在歎之乃得隲
七月十八日夕雲林右英王夫人授詩此詩與長史
高與希林虛遐遊無員方蕭條象數外有無自冥同聲聲德韻和飄飄步太空盤桓任波浪振鈴散風中
內映七道觀可以得兼忘何必反覆酬待此世文通元心自宜悟嘆耳必高蹤

七月二十六日夕紫微夫人喻作令與許長史
絳闕屏廣霄披丹登景房紫旗振雲龍羽晨撫八風停蓋灑碧絡探秀月支峯咀嚼三靈華吐吸九神芒
椿數無絕紀協日積童叢攜扶明真館仰期无上皇北鈞唱羽人玉元榮贊養云何波浪宇得失為我鍾
引領囂庭內開心擬穢術習適榮輝域罕躡希林宮一靜安足苦試去視滄浪

右右英夫人所喻
右從鬱來三篇並有長史寫
弱衰潤澤驚靈未盡倚伏異因雲梯未抗雖有懷於進趨猶未潤於至理矣君才實天工以清濁凝浪於
高韻志悵神乎太元期紫庭而步空矣有心洞於飛滯柔翰蔚乎冥契也動合規矩等圓殊方靜和真味
吐納與音可謂縱誕德良為欲然矣然穢思不給鄙吝內固淫念不漸靈池未澄將未得相與論內外
之期汎二景之交耳夫失機者貴在能改相釋有情今無妨矣雖暫引羣聽故克和也前途謂此作選
此比非一漏緒多端當復戒密苟清有愆散得隨事失悟言微矣將何以退之將何以遣之

右七月二十六日夜雲林右英王夫人喻書見與勿答

右一條有長史寫
世珍芬馥交道宗元得會振衣尋冥曉迴軒風塵際良德映靈暉穎根榮華蔚密言多億福沖淨尚真貴
咸恆當象順攜手同金帶何為人專問日焉生忠書

七月二十八日夕右英王夫人授書此詩以與許長史後十二月長史答云誠復之喻
右一篇有長史寫

清響散空神風瀉林身起冥衝志詠靈管仁侯其人也欲以斐真人本末示邇者可矣其必克諧不善誘
之心亦內彰也表亦何人哉此即情也小名方回斐真人本末即是情
八月七日夕右英王夫人授書令與許長史

右一條楊書又有長史寫
守真一篇者一年使頭不白禿髮更生夫內接兒孫以家業自構外綜王事朋友之交耳目廣用聲氣雜

役。此亦道不專也。行事亦無益矣。夫真才例多隱逸。棲身林嶺之中。遠人間而也。則必獲預而元覽也。玉醴金漿。交梨火棗。此則騰飛之藥。不比於金丹也。仁侯體來真正。穢念益懷。恐此物輩不肯來也。苟真誠未一道亦無私也。亦不當試問。

火棗交梨之樹。已生君心中也。心中猶有荆棘相雜。是以二樹不見不審。可剪荆棘。出此樹。單生其實。幾好也。雖云問也。其欲希之近也。當為君問主領者。三年更相問以即日始。

丑年此字長。八月七日夜。雲林右英王夫人授。答許長史。
 疑心虛形。內觀洞房。抱元念神。專守真一者。則頭髮不白。禿者更修。此字亦難。未有以百思纏胸。寒熱破神。營此官務。當此風塵。口言吉凶之會。身屏非屏之也。得失之門。衆憂若是。萬慮若此。雖有真心。固為不篤。抱道不行。握寶不用。而自然望頭不白者。亦希聞也。玉醴金漿。交生神梨。方丈火棗。元火靈芝。我當與山中許道士。不以與人問許長史也。

八月七日夜。紫微王夫人授。答許長史。
 右六條有據寫。

擬駕東岑人。停景招隱靜。仁德乘波來。俱會三秀嶺。靈芝信可食。使爾無終永。暗真獻金漿。不待百丈井。
 八月十六日夕。清靈真人授。
 右一篇有長史寫。

虛和可守。雄蕭蕭可守。雌。夫蕭蕭者。單景獨往也。君絳宮中。乘謂龍作。能仰飛空同。上上雲元之涯。不道易開而思不真。書易得而思不行。若專如此。大天之中。盡真仙比肩也。我亦無咎於不能為者。

心不定而欲書。將欲活之哉。意不往而求真。似欲術之也。願告。
 八月十七日夜。右英王夫人授。書此與許長史。但答心求守

疑祖植德。華條翁隊。即謂七世祖許靈。頓足懸車。無早晚也。但心堅注真。微密靈機。則可矣。至於高逸長嶺。疑冥林澤。縱時事之難。鄙道九親而味神。實美舉也。心苟不專。愆念填胸。雖臨閭山以遊步。造圓壘以朝冥。然亦必敗也。若必空。我自當相告。有可動之時也。今且未可議耶。

八月十七日夜。保命仙君小茅口授與許長史。
 合仁守慈。發披幽髮。單心慈誘。棲神靈境者。許長史其人也。所恨在於應物速招。真急耳。夫浩誕虛映。乃可守雌。已求故當能守之。守之蓋易。恐亦宜無不可耶。

八月十八日夜。紫微王夫人授。示許長史。
 右四條有楊書。
 穆奉被管告。頻煩備至。仰荷恩潤。光華彌煥。披覽欣慶。感荷罔極。穆沈滯流俗。豈忘拔迹。輒已誓之中心。思為階漸。考至東山。棲景林壑。此志必也。此舉決也。方當憑庇靈宗。諦稟神規。若此之心。揆亦靈之真一之離。其道元遠。妙出秘微。穆未滿俗累。未拔胸心。澤潤精誠。膚淺。未敢預聞。南真哀矜。去春使經師。

授以方諸洞房步綱之道。八素九真。以漸修行。不敢格。謂難作。懈。九真至須幽靜。人事難錯。患在未專耳。昔人學道。尋師索友。彌積年載。經歷山嶽。無所不至。契關險試。備嘗勞苦。然後授以要訣。穆德薄罪厚。端坐想室。橫為衆真所見。採錄鑿戒。繼至。啓悟非一。古人有言。非知之難。真行之難。夫人垂恩所賜。自可徐徐。須此須字長。移東山。然後親授。道之來也。不計遲速。恩之隆也。何限早晚。命使願告。敢不上答。謹白。此之。既被後真。一故。此本存焉。

真誥卷三

運象篇第三

北元中元道君。李慶賓之女。太保王郎李靈飛之小女。受書為東宮靈照夫人。治方丈室第十三朱館中。夫人著紫錦衣。帶神虎符。握流金鈴。有兩侍女。侍女年可二十許。夫人年可十三四許。聞呼一侍女名隱。隨侍女皆青綾衣。捧赤玉箱二枚。青帶束絡之。翅白玉檢曰太上章。一檢曰太上文。此檢上。亦同前九華也。

夫人帶青玉色綬。如世人帶章囊狀。隱章當長五丈許。大三四尺許。臨去授作一紙詩畢。乃吟歌。

雲壙帶天橋。七氣煥神馮。瓊扇啓晨鳴。九音絳樞中。紫霞與朱門。香煙生綠窗。四翼舞虎旂。青駟擲元空。華蓋隨雲列。落鳳控六龍。策杖五嶽阿。三素眇君房。適開膜穢氣。萬濁汚我胸。臭物薰精神。嘉慶互相街。明玉皆摧爛。何獨盛德躬。高揖苦不早。坐地自生蟲。

八月二十二日夜。靈照夫人授作此詩。此詩與前卷作靈照夫人。臨去吟曰。心勿欲亂。神勿淫淫。道易不順。災重不逆。永喪其真。遂棄我適。復生許家不。

我方當復來財動之而已。

右從北元來八條。有長史寫。

王子晉父周靈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晉。太子也。是為王子喬。靈王第三女名觀香。字乘愛。是宋姬子。於子喬為別生妹。受子喬飛解脫網之道。得去入嶽。外山作氏山中。後俱與子喬入陸渾。積三十九年。觀香道成。受喬為紫清宮內傳妃。領東宮中候。其夫人。此即中候王子喬弟兄七人得道。五男二其眉壽是觀香之同生兒。亦得道。此與別有眉壽事。今不存。而據說中有少見人。疑此或當是相答也。

右二條有楊書。

駕款教八虛。獨安東華房。阿母延軒觀。朗嘯臨靈風。我為有待來。故乃越滄浪。

右英王夫人歌。

乘風過九天。息駕三秀嶺。有待徘徊阿。無待故當淨。滄浪奚足勞。孰若越元井。

右紫微夫人答英歌。

寫我金庭館。解駕三秀嶺。夜芝披華鋒。謂靈作咀嚼充長饑。高唱無道遙。冬與有待歌。空同酬靈音。無待將如何。

右桐柏山真人歌。

朝遊鬱絕山。夕假高羅堂。振擗步靈鋒。謂靈作無近於滄浪。元井三切際。我馬無津梁。竊欲九萬間。八維已相望。有待非至無靈音有所喪。

右清靈真人歌。

龍游舞太虛。飛輪五岳阿。所在皆逍遙。有感與冥歌。無待愈有待。相遇故得和。滄浪奚足遠。元井不為多。鬱絕尋步間。俱會四海羅。豈若絕明外。三劫方一過。

右中候夫人歌。

縱酒觀華思。愆忽四落周。不覺所以然。實非有待遊。相遇皆歡樂。不遇亦不憂。縱影元空中。兩會自然時。

右昭靈李夫人歌。

駕款發西華。無待有待間。或西五嶽峯。或濯天河津。釋輪尋虛舟。所在皆纏綿。芥子忽萬頃。中有須彌山。小大固無殊。遠近同一緣。彼作有待來。我作無待親。

右九華安妃歌。

無待太元中。有待太有際。大小同一波。遠近齊一會。鳴絃元霄韻。吟嘯運八氣。奚不醮靈液。眇目娛九奇。有無得元運。二待亦相蓋。

右太虛南嶽真人歌。

偃息東華靜。揚耕運八方。俯阿邱垤間。莫覓五嶽崇。靈泉齊源泉。大小互相從。長短無多少。大椿須臾終。奚不委天順。縱神任空同。

右方諸青童君歌。

控馭風太虛。八景飛高清。仰浮紫晨外。俯翫總落冥。元心空同間。上下弗流停。無待兩際中。有待無所營。

體無則能死。體有則攝生。東賓會高唱。二待奚足爭。

命駕玉錦輪。御轉仰徘徊。朝遊朱火宮。夕宴夜光池。浮景清凝杪。八龍正參差。我作無待遊。有待輒見隨。高會佳人疑。二待互是非。有無非有定。待待各自歸。

右南極紫元夫人歌。按此諸歌詞。並似初降時。而後來更多高唱。上清靈、紫元、太虛、騰躍雲景。輻浮觀。上空霄翫縱橫舞。紫蓋託靈方。朱煙飄旌旆。羽絳扇香風。電噴猛獸攫。雷吟奮元龍。鈞額昆庭響。金笙唱神韻。探芝滄浪阿。撥華八溘芬。朱顏日愈新。劫往方嬰童。發形靜東岑。七神自相通。風塵有憂哀。隨我自鬢翁。長冥遺遺歎。恨不早逸蹤。

九月三日夕。雲林王夫人喻作。令示許長史。

停駕望舒移。迴輪反滄浪。未視若人遊。偶想安得康。良因侯青春。以彼中懷忘。

右右英吟此再三。

靈闕鬱巍巍。瑤嶽絡月珠。列坐九靈房。叩瓊吟太无。玉籟和我神。金醴釋我憂。冥甜東華內。陳鈞千百聲。青君呼我起。折屣希林庭。羽絳扇翠暉。玉佩何鏗鏘。俱指高晨數。相期象中冥。

右紫微歌此二篇。

超舉步絳霄。飛輦北靈庭。神華映仙臺。圓隨隨風傾。啓暉抱丹元。屏長餐月精。交袂靈林宇。浩渺謂靈作還童聖蕭蕭。寄无宅。是非豈能營。陣上自擾脫。安可語養生。

右元靈紫微歌。

控晨浮紫烟。八景觀派流。羽童捧瓊漿。玉華饒琳腴。相期白水涯。揚我萎蕤珠。滄房煥東霞。紫造浮絳辰。雙德乘道宗。作鎮真伯菴。八臺可眇目。北看乃飛元。清淨靈中視。眇眇臨景邊。吐納洞領秀。藏隱隱東山。久安人事上。日也無虛閒。豈若易翁質。反此孩中顏。

九月六日夕。雲林喻作。與許侯。

解輪太虛上。敝轡造紫邱。手把八空烝。縱身雲中浮。一兩造化剛。再視索高時。道要既已足。可以解千憂。求真得真友。不去復何求。

九月六日夕。紫微夫人喻作。示許長史。并與同學。謂靈作

晨闕太虛構。玉室起霄清。傾略三奇觀。浮景翔絕冥。丹華空中有。真金映育挺。精八風鼓錦被。碧樹照四靈。華蓋庭闈。紫轡策綠軒。結信通神交。觸類奉天誠。何事外象感。須觀碧玉瓊。

九月九日。雲林右英夫人喻作。

紫空朗明景。元宮帶絳河。濟濟上清房。雲臺煥嵯峨。八輿造朱池。羽蓋傾崙柯。霞風迴三辰。金鈴散玉華。七轡絡九域。安阿不必家。借問求道子。何事坐塵波。豈能栖東秀。發真收太和。

九月九日。雲林右英夫人喻作。

紫空朗明景。元宮帶絳河。濟濟上清房。雲臺煥嵯峨。八輿造朱池。羽蓋傾崙柯。霞風迴三辰。金鈴散玉華。七轡絡九域。安阿不必家。借問求道子。何事坐塵波。豈能栖東秀。發真收太和。

九月九日。雲林右英夫人喻作。

紫空朗明景。元宮帶絳河。濟濟上清房。雲臺煥嵯峨。八輿造朱池。羽蓋傾崙柯。霞風迴三辰。金鈴散玉華。七轡絡九域。安阿不必家。借問求道子。何事坐塵波。豈能栖東秀。發真收太和。

九月九日紫微夫人喻作。因許示部。歸也。方

二松秀鬱元。得映明八方丹雲浮高。長道逸任靈風。鼓翻乘素。練胸瓊臺中。綠蓋入協。長清軒擲空同。右棋東林帝。上朝太虛皇。玉質削風。騰飛乘紫。雲鈞迴曲。疑千香何琅琅。錦旌召猛獸。華幡正低昂。香毋折腰唱。紫烟排棟梁。總轡高清。解駕佳人房。昔運挺未兆。靈化順氣。翔心眇元涯。感年隨積。梓崇形甘垢。吳味助。辭失滄浪。我友實不爾。榮辱昨已忘。

九月十八日夜雲林右英夫人作。喻曰。吾辭訖此。

絳景浮元。晨紫軒乘。輝征。仰超綠闕內。俯阿朱火城。東霞啓廣暉。神光煥七靈。醫映沉三燭。流任自齊冥。風飄空洞宇。香香觸節生。手攜綠。女舞併於匏瓜庭。左徇青羽旗。華蓋隨雲傾。晏寢九度表。是非不我營。抱真栖太寂。金姿愈日嬰。豈似愆穢中。慘慘無聊生。

九月二十五日夜雲林右英夫人授作。

三營抗紫軒傾雲東林阿。

右從騰躍來。凡十三篇。並有楊書。又雜有捺寫。

遺滯慳。賴窮行德。不亦甚佳乎。不患德之不報。所患福之不多耳。此一行則似乎福田也。萬事云云。盡可觸類矣。

十二月三日。雲林右英夫人告。

右一條有楊書。又有一本小異。

穆惶恐言。仁愛之至。猥惠新詩。雲漢綺絡。金聲玉振。賦翰林之奇秀。華錦之盛肆也。義類淵微。仰覽無射。環之丹心。奉以周旋。功德淺陋。冥報已重。福田之喻。敢不自勵。憑託微猷。情若山海。動靜啓悟。望垂矜錄。許穆惶恐言。

諸雲林右英夫人机前也。此即晉道書也。有自述事存。

青童大君常吟詠曰。欲殖滅度根。當拔生死栽。沈吟墮九泉。但坐惜形骸。

太虛真人常吟詠曰。觀神載形時。亦如車從馬。車敗馬奔亡。牽連一時假。哀世莫識此。但是情風火。種罪天網。上受毒地獄下。

西城真人王君常吟詠曰。神爲度形舟。薄岸當別去。形非神常宅。神非形常載。徘徊生死輪。但苦心猶像。小有真人王君常吟詠曰。失道從死津。三魂迷生道。生生日已遠。死死日已早。悲哉苦痛容。根華已顛倒。越就落生。焉知反枯老。

以去月秋分日。於瑤臺大會。四君各吟此言。以和元鈞廣韶之弦聲也。十月廿三日。去月。如假是九月。而秋分在八月。則去月自是通呼耳。

十月十五日。右英夫人說此令疏。

右五條有捺書。

四格曜明空。朱軒飛靈邱。玉蓋降七景。鼓翻霄上浮。九香明紫空。玉漱洞太无。冥詠三辰宮。唱嘯呼我位。不覺春已來。豈知二枝流。佳人雖兼忘。而未放百憂。長林真可靜。巖中多自娛。

十月十七日。雲林夫人作。與許侯。

左把玉華蓋。飛景臨七元。三辰煥紫暉。東阿撫明真。變隨期須臾。四面皆已神。靈發無涯際。勳思上清文。何事生橫塗。令爾感不專。陰反。胸。其速也。失去機。不覺年歲分。

十月十八日。紫微夫人作。

右二篇有楊書。

北登元真闕。攜手結高羅。香煙散八景。元風鼓絳波。仰超瑤園津。俯阿霄陵阿。玉蕭雲上唱。風鳴洞九迴。乘氣浮太空。島爲躡山河。金節命羽靈。徵兵折萬魔。齊抱二晨暉。千椿方嬰牙。喪與投兢室。不解可奈何。仰阿太麗宮。金開曜紫流。華房映太素。四軒皆朱瓊。擲輪空同津。總轡御綠耕。玉華飛靈臺。西妃迷錦旌。翻然濁塵。驚忽佳人庭。宿感應期降。所招已在冥。乘風奏霄晨。共前丹琳聖。公侯徒眇眇。安知真人靈。

右二篇。十月二十日授。亦疑是右英。

右二篇有楊書。

車馬雖重爲路人所略。推分任運。有以招之。不必吝也。極子誠小。還爲童史所侮。故疾而惜之。今冥鑒即擒蓋。所以懼惡。而善者別矣。今雖惺然不言。小人足知靈驗。有訓在其中。非直區區若此。小小而不能坦也。謹白。

呈雲林右英夫人。

十一月十九日。事未全不存。

穆惶恐言。沈染鄙俗。流浪塵味。罪與年長。惹隨日積。幸遭元運。靈啓其會。披散氛霧。朗然達觀。真靈清秀。並垂戒悟。猥辱文翰。華藻成林。金聲玉振。規矩有章。父子凡微。無以堪荷。夙興策勵。不敢怠惰。願傾注言不自斂。穆惶恐言。此亦疑是右英詩。不審。

右二條長史自書本。

靈谷秀瀾榮。藏身栖巖京。被褐均貧。龍帶素齊。玉鳴。形聲幽遠。裏。椰神太霞庭。霄上有陸賢。空中有真聲。抑我曲。飛案此緣。軒軒下觀八度內。俯歎風塵。聚解脫。波浪。登此眇眇身。擾兢三津。竭。奔馳割爾齡。

十二月一日。夜。南。謀。夫人作。與許長史。

飛輪高長。掌控元。雙。手。攜。紫。盤。快。輪。放。八。風。驅。玉。華。翼。綠。綽。青。霜。扇。翠。裾。冠。軒。煥。崔。覓。珮。玲。帶。月。珠。薄。入。風。塵。中。舉。鼻。透。雲。塗。吳。履。影。我。氣。百。病。令。心。殞。何。不。遽。然。起。蕭。蕭。步。太。虛。

十二月一日。夜。方。丈。左。臺。昭。靈。李。夫。人。作。與。許。玉。斧。

清。嵐。掛。絳。綵。總。氣。衝。上。遊。網。軒。臨。曲。波。途。視。世。人。變。辭。旨。肅。然。起。不。散。三。秀。岫。何。若。巡。元。鄉。撫。瓊。爲。爾。娛。君。安。有。有。際。我。願。有。中。無。

驚意遊賢良，促轉東園下。

右英吟此道。

咀嚼元句，柔音蔚暢，曲夾適宜，辭喻據明，欽欽之味，有由然也。元宗以安，我其會矣。

十二月十四日，鑿林夫人作與長史詩，詩今不存。

右五篇有楊書。

該清道難，通幽妙達，許侯其人也。方將曜靈方邱，騰躍躡虛，身飛九天，作則羣真，師傳金闕，撫極種人。其德仁以融，其教整以和，可謂天秀標韻，為後民之圓匠也。斧子乃潛巖密煥，秀奪空上，託心元宅，神栖八傾，心探寂刃，歸形太初，志割烟親於內，外寄幽會於隱觀矣。雖自思入庇重，軸頭醫靈障，故叛父也。若父忍可也，交當同編靈札，列名靈簡，運會相遇，何以陳之耶。昔薛旅字季和，任學真道於種山北阿，經七試而不過，即長里薛公之弟也。不過者，由淫嫉失位，奈鄙內滯，石性不迴，致敗其試耳。然其人好慈和篤，又心愛嘯音風響及元絃之彈，是故虛唱疑神，徵聲感魂，神不遂落，由好嘯唱，願鳳鳴之故矣。長里先生，燕代人，周武王時人也。先生比乞之於太上，太上故使生繫，繫阿之陰，運致欲其該微，釋滯於染練。新暉速升虛之超，長里君之願也。若由，由，愆波不激，淫悉由，出，雖百過試之，故亦昔之薛旅耶。師宗相期，拂飾盡性，苟能其事，我亦勞賢者之舉。此復宜詳，密告由來，宿命之始，想有已。悟也。燕氣內果外柔，沈德樂景，故其人聞北風則心悲，觀啓曜則懷秦，思駿驟以嘉，嘉柔順以變，彼人之心，曷會不爾乎。此則本鄉之風氣，首邱之內感也。苟能信之，君其諸矣。如其雍，丞秉欲，丹絳不暢，盛人攜手而空反，高友欬扶而迴憂，神氣不昀其宅，寂通不鼓其目命矣。夫固可悲耶。人，風，故此稱其俗之心也。

十二月十六日夜，右英告。

右二篇有楊書。

太元真人

雲林右英王夫人

南嶽紫虛元君

九華真妃

清靈真人

紫陽真人

桐柏真人

昭靈李夫人

右八人

方諸宮東華上房暨妃歌山

紫桂植瑤圃，朱華聲棲樓。月宮生紫淵，日中有瓊池。左拔員靈曜，右掣丹霞輝。流金煥絳庭，八景絕塵迴。綠蓋浮明朗，控節命太微。鳳精蓋華顏，琳腴充長肌。控長掛太素，乘翥翔玉輝。吐納六靈氣，玉嬪把巾隨。彈指南窗扇，香風鼓錦披。叩商百獸舞，六天攝神威。極微億萬椿，齡紀鬱纒纒。小鮮未烹鼎，晉我巖下悲。下，當以此事，故答，仍及後聲也。

太微元清左夫人北浮宮中歌曲

鬱藪非真虛，太無為我館。元公豈有懷，蒙蒙孤所難。落風控紫虛，矯轡登崑岸。寂寂無濛濛，暉暉空中觀。隱芝秀鳳邱，逡巡瑤林畔。龍胎嬰爾形，八瓊迴素日。瑤華繁玉宮，綺葩凌巖巖。鵬扇絕億領，撫翮扶霄翰。西庭命長歌，雲璈乘虛彈。八風趨綠宇，瓊煙豁然散。靈童擲流金，太微啓靈案。三元起折腰，紫皇揮袂讚。朝朝扇景曜，暉暉長庚煥。超軼煉明亦，下盼使我惋。願哀地仙遊，何為栖林澗。

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真人司命君書出此詩。云是背童宮中內房曲，恆吟讚此和神。其夜紫真降，不願，後丁卯年論，亦是十二月十七日。恐偶同耳，此前一事，不願是卯年也。

右三條有楊書。

元元即排起注之曰：

故元元以八風為關籥，天地為隄防，四海為壘壘，九州為糞糞，積之以萬殊，蒸之以陰陽，其陶鑄也，充隆炊，剛柔清濁，象類不同，呼吸吐合。

恭伯榮注之曰：

九絕獸，神禽也。在乎羣猛之中，猶狡乎激奇之際，千年不足極其變，萬殊不足適其內，日月不足照其眉，八澤不足遊其足，清靈為卑，九拔為淺，八絃為小，四極為近，變動無常，恆入之芥子之內，玉晨之玉寶，太微之神矣。此二條是神虎隱文中語，不知何君惶恐言仁德流映，高懸彌綸，每貽翰音，思迷繚繞，旨諭有咸恆之順，宗期則元君之會，雖欽願榮崇，欣想靈語，竊懼烟燭之近暉，不可參二款之遠麗，嗚彼之小宿，難以顯七元之靈觀，尊卑殊方，高下異位，俯仰自失，罔知所據，凡善誘者，勤其切磋，忠愛者，憂其怠惰，大易所以乾乾，仲尼所以發歎於不倦者也。自奉教以來，洗心自勵，沐浴思新，其勸獎也，標明得道之妙，致其檢戒也，陳宿命之本迹，淫恣所以喪其節，滯所以伐德，雖虛醫之貢針艾，扁鵲之獻藥石，無以喻也。子張存聖教於紳帶，西董佩章絃以自勉，蓋以外戒內，以義規心，仰銜清訓，謹書之丹懷，藏之六腑，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庶五難解凍於爐門，七試飄靜於闕谷，方將道遙東山，考室龍林，靈擗蕭蕭，邱園沖深，庭延靈駕之奇友，堂列羽服之上真，句金錫五芝之寶，滄浪施長年之珍期，實夙夜之乃願，信誓不敢誣於神明者也。唯少鑒之，君惶恐言。此長史答右英前語，世多分，非，猶恐是十二月中。

君惶恐言仁德流映，高懸彌綸，每貽翰音，思迷繚繞，旨諭有咸恆之順，宗期則元君之會，雖欽願榮崇，欣想靈語，竊懼烟燭之近暉，不可參二款之遠麗，嗚彼之小宿，難以顯七元之靈觀，尊卑殊方，高下異位，俯仰自失，罔知所據，凡善誘者，勤其切磋，忠愛者，憂其怠惰，大易所以乾乾，仲尼所以發歎於不倦者也。自奉教以來，洗心自勵，沐浴思新，其勸獎也，標明得道之妙，致其檢戒也，陳宿命之本迹，淫恣所以喪其節，滯所以伐德，雖虛醫之貢針艾，扁鵲之獻藥石，無以喻也。子張存聖教於紳帶，西董佩章絃以自勉，蓋以外戒內，以義規心，仰銜清訓，謹書之丹懷，藏之六腑，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庶五難解凍於爐門，七試飄靜於闕谷，方將道遙東山，考室龍林，靈擗蕭蕭，邱園沖深，庭延靈駕之奇友，堂列羽服之上真，句金錫五芝之寶，滄浪施長年之珍期，實夙夜之乃願，信誓不敢誣於神明者也。唯少鑒之，君惶恐言。此長史答右英前語，世多分，非，猶恐是十二月中。

君惶恐言仁德流映，高懸彌綸，每貽翰音，思迷繚繞，旨諭有咸恆之順，宗期則元君之會，雖欽願榮崇，欣想靈語，竊懼烟燭之近暉，不可參二款之遠麗，嗚彼之小宿，難以顯七元之靈觀，尊卑殊方，高下異位，俯仰自失，罔知所據，凡善誘者，勤其切磋，忠愛者，憂其怠惰，大易所以乾乾，仲尼所以發歎於不倦者也。自奉教以來，洗心自勵，沐浴思新，其勸獎也，標明得道之妙，致其檢戒也，陳宿命之本迹，淫恣所以喪其節，滯所以伐德，雖虛醫之貢針艾，扁鵲之獻藥石，無以喻也。子張存聖教於紳帶，西董佩章絃以自勉，蓋以外戒內，以義規心，仰銜清訓，謹書之丹懷，藏之六腑，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庶五難解凍於爐門，七試飄靜於闕谷，方將道遙東山，考室龍林，靈擗蕭蕭，邱園沖深，庭延靈駕之奇友，堂列羽服之上真，句金錫五芝之寶，滄浪施長年之珍期，實夙夜之乃願，信誓不敢誣於神明者也。唯少鑒之，君惶恐言。此長史答右英前語，世多分，非，猶恐是十二月中。

君惶恐言仁德流映，高懸彌綸，每貽翰音，思迷繚繞，旨諭有咸恆之順，宗期則元君之會，雖欽願榮崇，欣想靈語，竊懼烟燭之近暉，不可參二款之遠麗，嗚彼之小宿，難以顯七元之靈觀，尊卑殊方，高下異位，俯仰自失，罔知所據，凡善誘者，勤其切磋，忠愛者，憂其怠惰，大易所以乾乾，仲尼所以發歎於不倦者也。自奉教以來，洗心自勵，沐浴思新，其勸獎也，標明得道之妙，致其檢戒也，陳宿命之本迹，淫恣所以喪其節，滯所以伐德，雖虛醫之貢針艾，扁鵲之獻藥石，無以喻也。子張存聖教於紳帶，西董佩章絃以自勉，蓋以外戒內，以義規心，仰銜清訓，謹書之丹懷，藏之六腑，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庶五難解凍於爐門，七試飄靜於闕谷，方將道遙東山，考室龍林，靈擗蕭蕭，邱園沖深，庭延靈駕之奇友，堂列羽服之上真，句金錫五芝之寶，滄浪施長年之珍期，實夙夜之乃願，信誓不敢誣於神明者也。唯少鑒之，君惶恐言。此長史答右英前語，世多分，非，猶恐是十二月中。

君惶恐言仁德流映，高懸彌綸，每貽翰音，思迷繚繞，旨諭有咸恆之順，宗期則元君之會，雖欽願榮崇，欣想靈語，竊懼烟燭之近暉，不可參二款之遠麗，嗚彼之小宿，難以顯七元之靈觀，尊卑殊方，高下異位，俯仰自失，罔知所據，凡善誘者，勤其切磋，忠愛者，憂其怠惰，大易所以乾乾，仲尼所以發歎於不倦者也。自奉教以來，洗心自勵，沐浴思新，其勸獎也，標明得道之妙，致其檢戒也，陳宿命之本迹，淫恣所以喪其節，滯所以伐德，雖虛醫之貢針艾，扁鵲之獻藥石，無以喻也。子張存聖教於紳帶，西董佩章絃以自勉，蓋以外戒內，以義規心，仰銜清訓，謹書之丹懷，藏之六腑，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庶五難解凍於爐門，七試飄靜於闕谷，方將道遙東山，考室龍林，靈擗蕭蕭，邱園沖深，庭延靈駕之奇友，堂列羽服之上真，句金錫五芝之寶，滄浪施長年之珍期，實夙夜之乃願，信誓不敢誣於神明者也。唯少鑒之，君惶恐言。此長史答右英前語，世多分，非，猶恐是十二月中。

君惶恐言仁德流映，高懸彌綸，每貽翰音，思迷繚繞，旨諭有咸恆之順，宗期則元君之會，雖欽願榮崇，欣想靈語，竊懼烟燭之近暉，不可參二款之遠麗，嗚彼之小宿，難以顯七元之靈觀，尊卑殊方，高下異位，俯仰自失，罔知所據，凡善誘者，勤其切磋，忠愛者，憂其怠惰，大易所以乾乾，仲尼所以發歎於不倦者也。自奉教以來，洗心自勵，沐浴思新，其勸獎也，標明得道之妙，致其檢戒也，陳宿命之本迹，淫恣所以喪其節，滯所以伐德，雖虛醫之貢針艾，扁鵲之獻藥石，無以喻也。子張存聖教於紳帶，西董佩章絃以自勉，蓋以外戒內，以義規心，仰銜清訓，謹書之丹懷，藏之六腑，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庶五難解凍於爐門，七試飄靜於闕谷，方將道遙東山，考室龍林，靈擗蕭蕭，邱園沖深，庭延靈駕之奇友，堂列羽服之上真，句金錫五芝之寶，滄浪施長年之珍期，實夙夜之乃願，信誓不敢誣於神明者也。唯少鑒之，君惶恐言。此長史答右英前語，世多分，非，猶恐是十二月中。

君惶恐言仁德流映，高懸彌綸，每貽翰音，思迷繚繞，旨諭有咸恆之順，宗期則元君之會，雖欽願榮崇，欣想靈語，竊懼烟燭之近暉，不可參二款之遠麗，嗚彼之小宿，難以顯七元之靈觀，尊卑殊方，高下異位，俯仰自失，罔知所據，凡善誘者，勤其切磋，忠愛者，憂其怠惰，大易所以乾乾，仲尼所以發歎於不倦者也。自奉教以來，洗心自勵，沐浴思新，其勸獎也，標明得道之妙，致其檢戒也，陳宿命之本迹，淫恣所以喪其節，滯所以伐德，雖虛醫之貢針艾，扁鵲之獻藥石，無以喻也。子張存聖教於紳帶，西董佩章絃以自勉，蓋以外戒內，以義規心，仰銜清訓，謹書之丹懷，藏之六腑，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庶五難解凍於爐門，七試飄靜於闕谷，方將道遙東山，考室龍林，靈擗蕭蕭，邱園沖深，庭延靈駕之奇友，堂列羽服之上真，句金錫五芝之寶，滄浪施長年之珍期，實夙夜之乃願，信誓不敢誣於神明者也。唯少鑒之，君惶恐言。此長史答右英前語，世多分，非，猶恐是十二月中。

君惶恐言仁德流映，高懸彌綸，每貽翰音，思迷繚繞，旨諭有咸恆之順，宗期則元君之會，雖欽願榮崇，欣想靈語，竊懼烟燭之近暉，不可參二款之遠麗，嗚彼之小宿，難以顯七元之靈觀，尊卑殊方，高下異位，俯仰自失，罔知所據，凡善誘者，勤其切磋，忠愛者，憂其怠惰，大易所以乾乾，仲尼所以發歎於不倦者也。自奉教以來，洗心自勵，沐浴思新，其勸獎也，標明得道之妙，致其檢戒也，陳宿命之本迹，淫恣所以喪其節，滯所以伐德，雖虛醫之貢針艾，扁鵲之獻藥石，無以喻也。子張存聖教於紳帶，西董佩章絃以自勉，蓋以外戒內，以義規心，仰銜清訓，謹書之丹懷，藏之六腑，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庶五難解凍於爐門，七試飄靜於闕谷，方將道遙東山，考室龍林，靈擗蕭蕭，邱園沖深，庭延靈駕之奇友，堂列羽服之上真，句金錫五芝之寶，滄浪施長年之珍期，實夙夜之乃願，信誓不敢誣於神明者也。唯少鑒之，君惶恐言。此長史答右英前語，世多分，非，猶恐是十二月中。

君惶恐言仁德流映，高懸彌綸，每貽翰音，思迷繚繞，旨諭有咸恆之順，宗期則元君之會，雖欽願榮崇，欣想靈語，竊懼烟燭之近暉，不可參二款之遠麗，嗚彼之小宿，難以顯七元之靈觀，尊卑殊方，高下異位，俯仰自失，罔知所據，凡善誘者，勤其切磋，忠愛者，憂其怠惰，大易所以乾乾，仲尼所以發歎於不倦者也。自奉教以來，洗心自勵，沐浴思新，其勸獎也，標明得道之妙，致其檢戒也，陳宿命之本迹，淫恣所以喪其節，滯所以伐德，雖虛醫之貢針艾，扁鵲之獻藥石，無以喻也。子張存聖教於紳帶，西董佩章絃以自勉，蓋以外戒內，以義規心，仰銜清訓，謹書之丹懷，藏之六腑，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庶五難解凍於爐門，七試飄靜於闕谷，方將道遙東山，考室龍林，靈擗蕭蕭，邱園沖深，庭延靈駕之奇友，堂列羽服之上真，句金錫五芝之寶，滄浪施長年之珍期，實夙夜之乃願，信誓不敢誣於神明者也。唯少鑒之，君惶恐言。此長史答右英前語，世多分，非，猶恐是十二月中。

君惶恐言仁德流映，高懸彌綸，每貽翰音，思迷繚繞，旨諭有咸恆之順，宗期則元君之會，雖欽願榮崇，欣想靈語，竊懼烟燭之近暉，不可參二款之遠麗，嗚彼之小宿，難以顯七元之靈觀，尊卑殊方，高下異位，俯仰自失，罔知所據，凡善誘者，勤其切磋，忠愛者，憂其怠惰，大易所以乾乾，仲尼所以發歎於不倦者也。自奉教以來，洗心自勵，沐浴思新，其勸獎也，標明得道之妙，致其檢戒也，陳宿命之本迹，淫恣所以喪其節，滯所以伐德，雖虛醫之貢針艾，扁鵲之獻藥石，無以喻也。子張存聖教於紳帶，西董佩章絃以自勉，蓋以外戒內，以義規心，仰銜清訓，謹書之丹懷，藏之六腑，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庶五難解凍於爐門，七試飄靜於闕谷，方將道遙東山，考室龍林，靈擗蕭蕭，邱園沖深，庭延靈駕之奇友，堂列羽服之上真，句金錫五芝之寶，滄浪施長年之珍期，實夙夜之乃願，信誓不敢誣於神明者也。唯少鑒之，君惶恐言。此長史答右英前語，世多分，非，猶恐是十二月中。

君惶恐言仁德流映，高懸彌綸，每貽翰音，思迷繚繞，旨諭有咸恆之順，宗期則元君之會，雖欽願榮崇，欣想靈語，竊懼烟燭之近暉，不可參二款之遠麗，嗚彼之小宿，難以顯七元之靈觀，尊卑殊方，高下異位，俯仰自失，罔知所據，凡善誘者，勤其切磋，忠愛者，憂其怠惰，大易所以乾乾，仲尼所以發歎於不倦者也。自奉教以來，洗心自勵，沐浴思新，其勸獎也，標明得道之妙，致其檢戒也，陳宿命之本迹，淫恣所以喪其節，滯所以伐德，雖虛醫之貢針艾，扁鵲之獻藥石，無以喻也。子張存聖教於紳帶，西董佩章絃以自勉，蓋以外戒內，以義規心，仰銜清訓，謹書之丹懷，藏之六腑，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庶五難解凍於爐門，七試飄靜於闕谷，方將道遙東山，考室龍林，靈擗蕭蕭，邱園沖深，庭延靈駕之奇友，堂列羽服之上真，句金錫五芝之寶，滄浪施長年之珍期，實夙夜之乃願，信誓不敢誣於神明者也。唯少鑒之，君惶恐言。此長史答右英前語，世多分，非，猶恐是十二月中。

真 卷三
右此一篇長史令乙寫。

始入此月公私艱。未獲從心命。使後人改作命使。到京往反計日。還便沐浴躬詣朝拜。不失此月。若吉日本過。願垂告救。又告賢者之舉。復宜詳之。昔未受上道之前。有欲索個人意。有稱說堪陶獎者。受隱書之後。計都冥也。十九日告。此告今不存。前十一月二十九日告。同。又云正月龜山客來事。如此復讀後定請告。亦可是石英書中實有此法耳。此不其存。願用願也。

右二篇長史自書本。

令教者。勉其元微耳。慎者亦屬類而作也。學道之難。不可言矣。有恥鄙之心者。於道亦遠乎。灌乘然後可貴耳。賢者之舉。自更始爾。今且當內忘。

右紫微夫人道此旨。此是紫微見長史書右英道賢者之舉事。故復此語也。長史

手筆何其落落。虛賢之喻。復有章紋之功。解凍爐門。其旨乃佳。當實心在此濟矣。

定錄告。此書中并見其是答右。

心已至也。不復須詣山也。每空懷以向真。單誠以汎道者。雖欲不教。其可得乎。瞻赴山澤。乃更餘事耳。要都無懷者。實使人怛然。今可停也。

十二月一日夜定錄告許侯。此語。復似歸到京不得我乎。

正月十四日保命告。案此書極似前所疑事。所以難辨也。從此正月赴至後。遂是入丙寅年中事。

右五條有楊書。

轉景登霄。晨遊宴滄浪宮。探雲繞丹。靈蕩散八空。上真吟瓊室。高仙歌琳房。九鳳唱朱籟。虛節錯羽鐘。交栖金庭內。結我冥中朋。俱挹玉體津。條微已嬰童。云何當路。憊病隨日崇。

二月九日夜雲林作。

晨遊太素宮。控軒觀玉河。夕宴鬱絕宇。朝探圓景華。彈瓊北寒臺。七靈障紫霞。濟濟高仙舉。紛紛塵中羅。盤和露滿內。怨累不當多。

二月十六日右英作。

元清眇眇觀。落落景出東。潯。願得絕塵友。蕭蕭罕世營。

吟此再三。

右三篇有楊書。

靈人隱元峯。真神縉雲采。元唱非無期。妙應自有待。登開虛空。極至韻故常在。攜襟登羽宮。同宴廣寒裏。借問別人誰。所存唯玉子。卓靈虛之。駭抗翻於空同之上。斯人矣。豈不長掛南面。永謝千乘乎。

雲微詩及詠此。

觀風騁雲軒。晨登太滄邱。絳津連岑振。清波鼓澗流。步空觀九緯。八剛皆已遊。覽宴三金秀。來觀建志偉。

真 卷四

運象篇第四

仙道寂寂。尋之亦使人不勸也。況復求之於無涯耶。假令東山忽有石髓。紫芝映林。夜光燭燭。燕胎。靈津肆顯。乘真羅時。人人住者。皆得綴元華。而掛玉佩。對天仙以散想也。將必相與把臂。太虛。靈絡。慶雲矣。未審子當力赴此二日。暫遊山澤。不將故以官私自切。不獲一果耶。今之所以為解難者。蓋開推於有無之間耳。以無期我。我亦無也。空中有真子。不視之。不可謂翠彷彿矣。所望在於不羨。羨耳。二日可不果何時。能屈駕君金陵乎。

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定錄君告許侯。

豈能割目前之近滯。慕難成之遠功耶。若故棲情邱林。憑託京畿者。觀金陵以偶想。將任意於吾子。勿謂我無方從。無以鑒矣。心單則試不。神苦則教不生。賢者之舉。可不察耶。

保命君告。

右二條楊書。斯告實至言矣。

奉十一月二十九日告。得道者以其能排却衆累。直而而進。於是百度自淨。衆務盡散。該其優者不足為勞。披于艱者可以衰心。正月中必有龜山客來東山。至時渠。可不一力赴乎。奉覽高命。欣然無量。

勳解不相淹。是以積白髮。

二月三十日夜右英作。

襄安濟綠河。途見扶桑公。高會太林墟。寢宴元華宮。信道苟淳篤。何不柄東峯。

紫微夫人歌此。

陵波越滄浪。忽然造金山。四顧終日遊。罕我雲中人。

右英吟此。

控景始暉津。飛騰登上清。靈霧鬱峨峨。開闔秀玉城。晨風鼓丹霞。朱烟瀉金庭。綠葉繁元峯。紫華殿下生。

慶雲幽丹爐。練玉飛八瓊。曼眇廣寒宮。萬椿愈童嬰。龍旂啓靈龜。虎旗徵朱兵。高真迴九曜。洞觀均潛明。

誰能步幽道。尋我無窮齡。

紫微夫人作。

紫闕構虛上。元館衝絕巖。琳瑯敷靈囿。華生結瓊瑤。聘耕滄浪津。八風激雲韶。披羽扇北翳。握節鳴金簫。

鳳韻和千鍾。西童歌晨朝。心豁虛無外。神襟何朗寥。迴舞太空嶽。六氣運重幽。我塗豈能尋。使爾不終彫。

右英夫人作。

醫籟紫微館。鬱鬱散景騰。鸞唱華蓋間。鳳鈞導龍輶。八狼攝絳旌。素虎吹角簫。靈物寫靈宮。來適塵中器。

解轉佳人疑。同系自相招。尋宗須臾頃。萬齡乃一朝。椿期會足我。劫往豈足遊。真真乃相目。莫令心徂靡。

盧刀揮至空。鄙滯五神愁。

右紫微作。

朝啓東晨暉。飛耕越滄淵。山波振青涯。八風扇元烟。迴眇易邊房。有懷真成人。三金可遊盤。東岑宜永甄。

紛紛當途中。孰能步生津。飄飄八霞嶺。徘徊飛晨蓋。紫耕騰太空。矚眇九虛外。玉簫激景雲。靈烟絕幽

藹。高仙宴太真。清唱無涯際。去來山岳庭。何事有待邁。

四月十四日紫微夫人作。

元波振滄滄。洪津鼓萬流。駕景阿六虛。思與佳人遊。妙唱不我對。清音與誰投。雲中聘瓊輪。何爲塵中趨。

右同夕右英夫人吟歌此曲。

松柏生元嶺。鬱鬱爲寒林。繁葩盛嚴冰。未肯懼白雪。亂世幽重岫。巡生道常潔。飛此逸轡輪。投彼遐人轍。

公侯可去來。何爲不能絕。

右右英作。

神玉照靈津。七元煥神屏。靈邊方寸裏。一躍登太微。妙音乘和唱。高會亦有機。齊此天人脚。協彼晨景飛。

總轡六合外。寧有傾輿危。

四月二十三日夜紫微夫人作。

元政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靈鬱紫長。蘭風扇綠帟。上真宴瓊臺。邈爲地仙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穎翹。

玩彼八素翰。道成初不遠。人事胡可豫。使爾形氣銷。

四月二十七日夜南嶽夫人作。

右十二篇有楊書。又雜抄寫。

清淨願東山。陸景栖靈穴。惜惜閑庭虛。醫音青林密。圓曜映南軒。朱鳳扇幽室。拱扶閑房內。相期啓妙術。

寥明遠想元。蕭條神心逸。

閏月三日夜右英作。示許長史。案寶曆丙寅年閏四月也。

右有楊書。又抄寫。

縱心空同津。總轡策朱耕。佳人來何遲。道德何時成。此

有心許斧子。言當採五芝。芝草不必得。汝亦不能來。汝來當可得。芝草與汝食。此兩得及來。並散作笑音。

右英吟此。

右二篇有楊書。

八塗會無宗。乘運觀羅羅。化浮塵中際。解袪有道家。騎烟忽未傾。攜真造靈阿。虛景盤瓊軒。元鈞作風歌。

適路無軌滯。神音俾雲波。齊德秀玉京。何用世間多。

授書畢。又吟良久。而復授令書。此詩。似不與書上相連也。

坦夷觀天真。去累縱衆情。體寂廢機觸。崇有則攝生。焉得齊物子。委運任所經。

右中候夫人作。

薄宴塵廳領。代謝緣還歸。奚識靈劫期。願爾令人悲。

紫微夫人作。

右三篇有楊書。

林振須類威。雲蔚待龍吟。元數自相求。觸節皆有音。飛耕出西華。總轡忽來尋。八遐非無娛。同詠理自欽。

悼此四羅內。百髮常在心。俱遊北寒臺。神風開爾襟。

六月二十三日夜南嶽夫人作。

登耕發東華。扇歛憐太元。飛轡騰九萬。八落亦已均。覽阿山水際。竊窺靈岳間。同風自齊氣。道合理亦親。

龍芝永遐齡。內觀攝天真。東岑案字可長淨。何爲物所纏。

六月二十三日夜中候夫人作。

右二篇有楊書。又抄寫。

五月十二日中夜喻書。此九字通卷外。從此後連讀是丁卯年中抄寫。此事皆論三篇擬分也。

阿陝途能絕志山林。敷心道味淨。神注精研澄。虛銳元淳獨。宴子栖偶真。乃翁道遠之。駘匹。委伯真之徒。

也。服茫挹液。卒獲其益。亦至事也。昔又在臨海赤山中。赤山一名燒山。遇良友王世龍。趙道元。傅太初。

者。此數子始以晉建興元年。渡江入東山中。學道耳。並與相見。數人之業。皆勝於映矣。映遂師世龍。授解。

東之道，修反行之法，服玉液，朝腦精，二三年中，面有光華，遠顧反少，極爲成道。但恨其所冀不饒，不得高品之通耳。於是司命救苦舉之，使奏聞上宮，移名東方諸署爲地仙。時三官都禁左郎道典，柄侯周勛，主非使者，嚴白虎來於赤山中，即欲執之以去。且詰其罪狀，吾時禁牙。謂作又乃馳啓司命，司命即遣中候李選，提火鈴而來，呵攝之。於是魴及白虎乃走去耳。李選未來之時，映懼怖失膽，亦喪氣矣。亦賴斐幼節，李開林助映爲答對，亦幾至收也。自無此二人及其師王世龍，亦早惡矣。魴語謂作之亦有符映答對亦可。三官出丹簡罪簿，各執一通而問映云：夫欲學道，生上隸真人，元心極遠，誠高靈者，當得世功相及，禍惡不遺，陰德流根，仁心上逮，乃可步真。索仙度名，青府耳。云何父手殺謝司，且亂逆三光，又許朝斬李珣之頭，以代蔡扶之級，又走斬射播茶等，支解給下曹表等。水沈湯雲之尸，火燒徐昂之骸，校殺桓煥，割割振隨，酷害屠暴，刑殺謂作四十有三，張皇詭竄，事在天帝，禍辰山積，善功無一。又汝本樹事帛家之道，血食生民，逆愆宿責，列在三官，而越幸劇脫，奉錄真氣，父子一家，各事師主，同生乖戾，不共祭酒，罪咎之大，陰考方加。有如此積罪，亦無仙者，當可得欺太上之曹，使汝得名，刊不死之紫錄。耶汝其無對者，有司必執也。映自強長喘，振揭髮，爾乃整氣屏口，叱咤而答曰：大道不親，唯善是與，天地無心，隨德乃於。是以坂泉流血，無途龍攝之舉，三苗丹野，逐謂作鹿茸草，豈妨大聖靈化，高通上達，耶。吾七世父許子阿者，積仁著德，陰和鳥獸，遇凶荒之年，人民飢饉，加之疫癘，百遺一口。阿乃施散家財，拯其兼庶，觀醫方藥，勤勞外舍，隨人之喪，如失其親，救人之患，如己之疾。已死之命，懸於阿手，窮垂之身，撫之如子。度脫凶年，賴阿而全者，四百八人，仁德不除。謂作後當鑑我等，是以功書上帝，德刊靈關，使我祖根流宗，澤光後緒，故使垂條結華，生而好仙，應得度世者五人，登升者三人，錄名太上，策簡青宮，豈是爾輩所可豫乎。言畢，飭等豁然而笑，道至而去矣。此意雖復是世龍之助，吾亦壯其辭也。於是即得度名，東宮，當爲仙之中者。然其身中，自有陰罪未了，處已日就補復，解謝太上，行當受署者，也。蓋爾不復受考於三官，已定名於不死之錄矣。今已移在竹葉山中，或名此山爲蓋竹山，山之東面兩隴，西上其中有石井橋，橋之北小道，直入其間，有六叢杉樹，樹之左右三百步，有小石深室，室前有流泉水，映與三人共止。其中，此辰年當自暫出，還人食，說亦欲暫還鄉里山之近處，令其家兄弟見之者也。臨時自當令其弟知之所在，乃又寄謝令弟子勳之。若欲至竹葉山家，映亦即得相見。竹葉山東上石橋，橋之北小道，甚徑易，勿從南山上，山南道絕險，竹葉山中仙人陳仲林，許道居，尹林子，趙叔道，此四人並以漢末來入此山。叔道已得爲下真人，仲林大試過，道行復去。此是竹葉山中，稱仙人也。其王世龍，趙道元，傅太初，許映，或名遠遊，適來四年耳。

右從五月十二日至此，並楊書受旨本。

納納長者，蔚蔚內明，撥於昔累，非復故形，變扇深鏡，得道之情，和把神心，仰秀靈靈，傾觀長景，德音蘭馨，方及十載，季季，謂作舉名，每事勤焉，勿復不精。

太和二年，歲在丁卯，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真人司命君告穆，到丙子年爲十年矣，時當七十二也，到

亥子年神化變錄，子年始餘十年。

應條符子，和心凝靜，道深妙乘之，亦猶澄形，丹空，擢標霄領，其神以曜，其光將顯，實侍辰謂作之高果，谷子之羅，此古語可謂秀落衆望，榮澤之仙才，又當繼進德修業，然然虛明。

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真人司命君告玉斧，謂作此十六字，弟後所注，其公府詳詳也。

潤奇體道，解幽遠精，虛中受物，柔德順貞，慈寬博採，開道必行，道遙飛步，啓誠坦平，策龍上造，浮烟三清，實真仙之領袖，友長里之先生，必當封教，種邑守伯仙京，傅佐上德，列齊錄名。

右說道許長史所得限分謂作亦榮弟所注。

璋灼清輝，潛光耀真，二景落鏡，飛霞流耀，於焉玉子，探此雙辰，遂開上道，允得妙門，儀璘洞煥，玉標元金，登名五宮，懸書七元，寒透城之併羅，爲上清之卿君，是子內和感虛，託真情專之所致，亦南人靈軫之必駕，三元景登之遊遊也。此云透城，即谷子也，與前

右說道許玉斧所得之分，謂作此四字，當是子時，向長史口道是靈君也。

此是道成，愈至受書之時，初所舉定目之名也，亦得道階階之分限矣，特而替者，得來必無從矣，當共真此。

右五條有楊書長史寫，兩本。
保命告云：許子遂能委形冥化，從張鎮南之夜解也，所以養魂太陰，藏魄于地，四靈守精，五老保藏，復十六年，殆觀我於東華矣，既適潛暢，莫覺不真。許子即是錄也，按張鎮南爲鎮南將軍，建武二十一年亡，郭都東，後再觀，大笑訖又亡，仍道其外，非事也。此未嘗解當用何法，依如許法，似非劇杖也。

右英告曰：自古及今，死生有津，顯默異會，藏往滅智，與世同之者，皆得道之行也。若夫瓊丹一御，九華三飛，雲液長飴，流黃徘徊，仰咽金漿，咀咽玉蕊者，立便控景登空，元升太微也。自世事乖元，斯業未就，便當履太陰，潛生冥鄉，外身棄質，養胎虛宅，陶氣絕籍，受精元漠，故改容於三陰之館，童顏於九鍊之戶，然後知神仙爲奇死而不亡，去來之非理之深也。

南人告云：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迹，道之隱也。或有再醮瓊精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戶，仇季子咽金液而臭聞白里，黃帝火九鼎於荆山，尚有橋領之靈，季主服雲散以潛升，猶頭足異處，墨秋咽虹丹以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剪髮以入清冷之淵，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諸如此比，不可勝記，微乎得道趣舍之迹，無常矣。謂作此諸仙人出保命又云：既適潛暢，莫覺不真，如此之指，非真尸也。

右四條有長史書。

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皆尸解也。視足不青，皮不皺者，亦尸解也。要日光不毀，無異生人，亦尸解也。頭髮盡脫而失形骨者，皆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之例也。

右一條甲手書寫。

若其人斃死適太陰，橫過三官者，肉既灰爛，血沈脈散者，而猶五臟自生，白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三元權息，太神內閱，或三十年二十年，或十年三年，隨意而出，當生之時，即更收血育肉，生津成液，復骨成形，乃勝於昔未死之容也。真人鍊形於太陰，易貌於三官者，此之謂也。天帝曰：太陰鍊身，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璧，上登太極，爾受書為真人。趙子成死後五六年，後人曉山行，見此死尸在石室中，肉朽骨在，又見腹中五臟，自生如故，液血纏裹於內，紫包結絡於外。

夫得道之士，暫遊於太陰者，太乙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錄氣。

右三條是長史抄寫九真經後服五石腴事。
其用他藥得尸解，非是用靈丸之化者，皆不得反故鄉。三官執之也。有死而更生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有未斃而失尸骸者，有人形猶在而無復骨者，有衣在形去者，有髮脫而失形者，白日去謂之上尸解，夜半去謂之下尸解，向曉向暮之際，而謂之地下主者也。

右一條是抄寫劍經後論尸解事。

真誥卷五

甄命授第一

道授。此有長史據各寫一本，題目如此，不知當是道家舊書，為降時設，其事官悉與真經相符，疑應是委君所授，所撰此，以解者，按說寶神經云：道曰：此後云我之所師，兩岳赤松子，又房中之事，惟委君少時受行耳，真誥中有昔昔常語，亦似是清靈言也。君曰：道者，混然是生元炁，元炁成然後有太極，太極則天地之父母，道之與也。故道有大歸，是為素真，故非道無以成真，非真無以成道，道不成，其素安可見乎？是以為大歸也。見而謂之妙成，而謂之道用，而謂之性，性與道之體，體好至道，道使之然也。此段人自於真道，今以道教使性成真，則同於矣。

君曰：太上者，道之子孫，審道之本，洞道之根，是以為上清真人，為老君之師。此即謂太上高聖玉皇大道君也，君曰：老君者，太上之弟子也，年七歲而長生之要，是以為太極真人。

君曰：太極有四真人，老君處其左，佩神虎之符，帶流金之鈴，執紫毛之節，巾金精之巾，行則扶華，晨盞，乘三素之雲。此二條事出九真中經，即是論中央黃老君也，黃老為太極真人，兩岳赤松子，委既師赤君，所以送其本始而歸其真位也。

君曰：道有八素真經，太上之隱書也，在世。
君曰：道有九真中經，老君之祕言也，在世。
君曰：道有太清上經，變化七十四方。

君曰：道有除六天之文，三天正法，在世。

君曰：道有黃氣陽精，藏天隱月。

君曰：道有三元布經，道真之圖。

君曰：道有黃素神方，四十四訣。

君曰：道有黃書赤界，長生之要。長史書本此家，別陳此一行。

君曰：道有赤丹金精，石景水母。

君曰：道有青要紫書，金根衆文。

君曰：道有玉清真訣，三九素語。

君曰：道有石精金光，藏景錄形，在世。

君曰：道有丹景道精，隱地八術。

君曰：道有白簡素錄，得道之名。

君曰：道有紫度炎光，夜照神燭。

君曰：此皆道之經也。黃書字為經方，易此非今世中所謂所演也。

君曰：仙道有飛步七元，天綱之經，在世。

君曰：仙道有七變神法，七轉之經。

君曰：仙道有大洞真經，三十九篇，在世。

君曰：仙道有大丹隱書，八稟十訣。

君曰：仙道有天關三圖，七星移度。

君曰：仙道有九丹變化，胎精中記。

君曰：仙道有九赤班符，封山墜海。

君曰：仙道有金液神丹，太極隱芝。

君曰：仙道有五行祕符，呼魂召魄。

君曰：仙道有曲素訣辭，以招六天之鬼，在世。

君曰：仙道有黃水月華服，之化而為日。

君曰：仙道有徊水玉精服，之化而為日。

君曰：仙道有銀剛樹子服，之化而為雲。

君曰：仙道有水陽青映服，之化而為石。

君曰：仙道有赤樹白子服，之化而為玉。

君曰：仙道有絳樹青實服，之化而為黃金。

世多有者，然亦是祕道之事矣。天師取其名而布其化，事官大略，猶同日每增廣其法耳，此所云黃書赤界三

君曰。仙道有瓊玕華丹。服之化爲飛龍。

君曰。仙道有九轉神丹。服之化爲白鶴。右在茅司命傳中。

君曰。仙道有天皇象符。以合元炁。亦在茅司命傳中。

君曰。仙道有白羽紫蓋。以遊五岳。

君曰。仙道有三皇內文。以召天地神靈。右世中雖有。而非真本。

君曰。仙道有玉璣金鑑。以登太極。

君曰。仙道有神虎之符。以威六天。

君曰。仙道有流金之鈴。以攝鬼神。

君曰。仙道有素奏丹符。以召六甲。

君曰。仙道有金真玉光。以映天下。

君曰。仙道有八景之輿。以遊行上清。

君曰。仙道有飛行之羽。以超虛躡空。

君曰。仙道有紫縷毛絨。丹青飛翥。

君曰。仙道有白羽黑翮。以翔八方。

君曰。仙道有翠羽華衣。金鈴青帶。

君曰。仙道有曲晨飛蓋。御之體自飛。右在魏經中。

君曰。仙道有三十七種色之節。以給仙人。

君曰。仙道之妙。皆有方也。能盡此道。便爲九宮真人。不但登仙而已。然道之多方各備。則可知矣。此蓋能爲備具。則爲太極真人。若各備具。則爲九宮真人。若各備具。則爲太極真人。

君曰。今子既至心學道。當以道授子耳。然學者皆有師。我之所師。南岳松子。松子爲太虛真人。左仙公。谷希子爲右仙公。昔太上以德教老子。以得道。松子以道授於我。以得仙。我之得道於松子。今子欲學道。彼必試子。試而不過。是我之恥也。今既語子以得道之方。又語汝以試觀之法。於此試而不過者。亦子之悲也。夫欲試之人。皆意之所不悟。情之所不及。而爲之子慎之哉。

君曰。仙道十二試。皆過而授此經。此十二事大試也。皆太極真人臨見之。可不慎哉。

君曰。昔中山劉偉道。學仙在蟠家山。積十二年。仙人試之以石。重十萬斤。一白髮懸之。使偉道臥其下。偉道顏無變色。心安體悅。臥在其下。積十二年。仙人數試之。無所不至。已皆語之。遂賜其神丹。而白日昇天。此經是漢時人。

君曰。昔青島公者。身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太極。太極道若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況俗意哉。彭祖彭子也。

君曰。昔青島公者。身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太極。太極道若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況俗意哉。彭祖彭子也。

君曰。昔青島公者。身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太極。太極道若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況俗意哉。彭祖彭子也。

君曰。昔青島公者。身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太極。太極道若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況俗意哉。彭祖彭子也。

君曰。昔青島公者。身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太極。太極道若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況俗意哉。彭祖彭子也。

君曰。昔青島公者。身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太極。太極道若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況俗意哉。彭祖彭子也。

君曰。昔青島公者。身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太極。太極道若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況俗意哉。彭祖彭子也。

君曰。昔青島公者。身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太極。太極道若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況俗意哉。彭祖彭子也。

君曰。昔青島公者。身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太極。太極道若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況俗意哉。彭祖彭子也。

君曰。昔青島公者。身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太極。太極道若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況俗意哉。彭祖彭子也。

君曰。昔青島公者。身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太極。太極道若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況俗意哉。彭祖彭子也。

君曰。昔青島公者。身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太極。太極道若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況俗意哉。彭祖彭子也。

君曰。昔青島公者。身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太極。太極道若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況俗意哉。彭祖彭子也。

君曰。昔青島公者。身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太極。太極道若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況俗意哉。彭祖彭子也。

君曰。昔青島公者。身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太極。太極道若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況俗意哉。彭祖彭子也。

君曰。昔青島公者。身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太極。太極道若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況俗意哉。彭祖彭子也。

君曰。昔青島公者。身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太極。太極道若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況俗意哉。彭祖彭子也。

君曰。昔青島公者。身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太極。太極道若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況俗意哉。彭祖彭子也。

君曰。昔青島公者。身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太極。太極道若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況俗意哉。彭祖彭子也。

君曰。昔青島公者。身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太極。太極道若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況俗意哉。彭祖彭子也。

君曰。大洞之道。至精至妙。是無英守素。真人之經。其讀之者。無不乘雲駕龍。昔中央黃老君。隱秘此經。世不知之也。子若知之。秘而勿傳。又昔周君兄弟三人。並少而好道。在於常山中。積九十七年。精思無所不感。忽然見老公。頭首皓白。三人知是大神。乃叩頭流血。涕淚交連。悲喜自搏。旋之請道。公乃出素書七卷。以與誦之。兄弟三人。俱精讀之。奄有一白鹿。在山邊。二弟放書觀之。周君讀之不廢。二弟還。周君多其弟七過。其二弟內意。或云仙人化作白鹿。呼周君視之。周君不應。周君誦之萬過。二弟誦得九千七百三十三過。周君翻然飛仙。二弟取書誦之。石室忽有石燄成火。燒去書。二人遂不得仙。今猶在常山中。陸行五嶽也。子慎之哉。

君曰。昔在莊伯微。漢時人也。少時好長生道。常以日入時。正西北向。閉目。想見崑崙。積二十一年。後服食入中山學道。猶存此法。當復十許年。後閉目。乃奄見崑崙。存之不止。遂見仙人。授以金鈞之方。遂以得道。猶是精感道。使之然也。非此術之妙也。

君曰。真人隱其道妙。而露其醜形。或衣敗身。狀如癡人。人欲學道。作此試人。卒不可識也。不識則爲試。不過汝恆當慎此也。

昔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畫地戲。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到復是隱言也。時人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之。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仙人拜王公。揖王母。

君曰。昔有傅先生者。其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便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爲兩嶽真人。此有志之士也。子其識之。若有此試。慎勿言不能也。

君曰。昔有黃觀子者。亦少好道家。奉佛道。朝朝拜叩。求乞長生。如此積四十九年。後遂服食入焦山。太極真人百四十事試之。皆過。遂服金丹。而詠太洞真經。今補仙官。爲太極左仙卿。有至志者。非佛所能致。是其中寸定矣。此說與佛亦同。

君曰。昔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時人也。學道在王屋山中。積四十餘年。共合神丹。毛伯道先服之。而死道恭。服之又死。謝稚堅。張兆期。見之如此。不敢服之。並捐山而歸去。後見伯道道恭。在山上。二人悲愕。遂就請道。與之茯苓。持行方。服之。皆數百歲。今猶在山中。遊行五嶽。此人知神丹之得道。而不悟。試在其中。故但陸仙耳。無復登天冀也。謝稚堅有三歲出。一云與葛元相隨。一云在鹿迹洞中。一即是此。未詳爲是一人。當同姓名耳。

君曰。昔初有真人郭聲子。在洛市中。作卜師。時劉石張。四姓並欲學道。常自嘆云。不遇明師。明師出而己不覺。皆爲試不過。皆無所得也。常當慎此。有異不覺。便爲試不過也。人有學道之心。天網疎而不失。皆並試人。汝深思此意。慎之也。

君曰。昔聞成子少好長生。好學道四十餘年。後入荆山中。積七十餘歲。爲荆山山神所試。成子謂是真人。拜而求道。而爲大蛇所噬。始至於死。賴悟之速。而存太上想七星以却之。因而得免。後復爲邪鬼所惑。失

其左目。遠不得道而絕山中。子當慎此之試。恆存於師也。猶是成子用志不專。頗有邪心故也。

君曰。黃子陽者。魏人也。少知長生之妙。學道在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桃皮。飲石中黃水。後逢司馬季

主。季主以導仙八方異之。遂以度世。此六國時說。非漢後魏說也。

君曰。有劉奉林者。是周時人。學道在嵩高山。積四百年。三合神丹。為邪物所敗。乃行徙入委羽之山。能閉

息三日。不食於今千餘年矣。猶未升仙。猶是試多不過。道數未足故也。此人但服黃連。以得不死耳。不能

有所役使也。

君曰。昔高邱子。般人也。亦好道。入六景山。積五百二十餘歲。但讀黃素道經。服餌尤。後合鴻丹。以得陸仙

遊行五嶽。二百餘年後。得金液以升太清也。今為中嶽真人。此說與前經

君曰。為道當令三關恆調。是根精固骨之道也。三關者。口為心關。足為地關。手為人關。謂之三關。三關調

則五臟安。五臟安則身無病。昔趙叔期學道在王屋山中。時時出民間。聞有能卜者在市閭中。叔期往

見之。因語叔期曰。欲入天門。三關存。朱衣正崑崙。叔期知是神人。因拜叩頭。就請要訣。因以一卷書與

之。是胎精中記。拜受此書。入山誦之。後合神丹而升天。此皆前事之徵者。汝當識此言。三關事與黃庭同。並有說而無法。

君曰。當存五神於體。五神者。謂兩手兩足頭是也。頭想恆青。兩手恆赤。兩足恆白者。則去仙近矣。昔徐季

道學道在鶴鳴山中。亦時時出民間。忽見一人。着皮袴。拄桃杖。逢季道。季道不覺之。數數非一。季

道乃悟而拜謝之。因語季道曰。欲學道者。當白天背味。大歷勝雙白。二赤。此五神之事也。其語隱也。大

歷。三皇文是也。此即太清五神法。

君曰。欲使心正。當以日出三丈。錯手着兩肩。上以日當心。心中閒。則心正矣。常能行之佳。昔有姜伯真

者。學在猛山中。行道採藥。奄值仙人。仙人使平倚日中。其影偏。仙人曰。子知仙道之貴。而篤志學之。而不

知心不正之為失。因教之如此。後遂得道。定錄曰。許先生云。姜伯真

君曰。常以夜半時。去枕平臥。握固放體。氣調而微。若身神具矣。如有不具。便速起燒香。平坐閉目。握固兩

膝。土心存神。使兩目中有白炁。如鷄子大。在目前。則復故也。五日一行。此即二十四

君曰。食草木之藥。不知房中之法。及行炁導引。服藥無益也。終不得道。若至志感靈。所存必至者。亦不須

草藥之益也。若但知行房中導引行炁。不知神丹之法。亦不得仙也。若得金丹神丹。不須其他術也。立使

仙矣。若得大洞真經者。復不須金丹之道也。讀之萬遍。便仙也。房中之術。導引行炁。世自有經。不復一

二說之。此非謂不為者。若謂不為。止服藥。亦不得真仙。經曰。得道者皆隱微。之法。而見三尸之術。夫殺蟲

死。則三尸枯。三尸枯。自然落矣。殺蟲。自有別方。得者秘之。此即經中初九方也。

君曰。人生有骨。必有篇志。道使之然。若如青光先生。谷希子。南岳松子。長里先生。紫羽之徒。皆為太極

○

不過其師。遇師不覺。覺師不勸。勸不守道。或志不固。固不能久。皆人之九患也。人少而好道。守固一心。水

火不能散其心。榮華不能感其志。修真抱素。久則遇師。不患無也。如此則不須友而成。亦不須感而勤也。

此學仙之廣要言也。汝當思此。

君曰。夫喜怒損志。哀感損性。榮華感德。陰陽竭精。皆學道之大忌。仙法之所疾也。雖還精胎息。僅而補之。

內虛已微。猶非本真。莫若知而不為。為而不散。此仙之要道生之本業也。

君曰。欲得延年。當洗面精心。日出二丈。正面向之。口吐死炁。鼻噴日精。須臾得便止。是為炁通。亦以補

精復胎。長生之方也。

君曰。食慎勿使多。多則生病。飽慎便臥。臥則心蕩。心蕩多失性。食多生病。生病則藥不行。欲學道者。慎此

未服食時也。

君曰。式規之法。使人目明。久而微視。常以甲子之旬。取東流清水。合真丹以洗目。日向清明。平旦二七過。

常行之佳。此法一出二十四神中。彼即之

君曰。欲為道者。目想日月。耳響師聲。口恆吐死炁。取生炁。體象五星。行恆如蠶。空心存思長生。慎笑節語。

常思其形。要道也。

君曰。七五之法。當當存之。五者在身。七者在經。君曰。世有下土惡強之鬼。多作婦女以惑試人。若有此者。

便閉思天關之中。衝輔之星。其身正。顏色定。志意熱。視其規中。珠子濁不明者。則鬼試也。知鬼試。則

思七星在面前。亦可在頭上。以却之。若規中方明者。仙道人也。悟者便拜之。不悟為試。不過。若遇邪而謂

真人。亦是不過之例也。子慎之焉。邪正相亂。此

君曰。飲食不可卒斷。但當漸減之耳。十日令減一升。則半年便斷矣。斷穀自有方。世多有者。不復重說之。

世人之食。桃棗以補身。不知桃皮之勝也。桃皮別自有方。

君曰。斷穀入山。當食白石。白石者。以石為糧。故世號曰白石生。此至人也。今為東府左仙卿。黃白

石自有方也。白石之方。白石生所造也。又善太素傳所謂白石有精。是為白石生也。此方在

君曰。大素傳者。道密也。學此應奉太上老君。上清真人。此皓然虛映景中之道。非仙之道也。老子所謂谷

神是也。

君曰。王屋山。仙之別天。所謂陽臺是也。諸始得道者。皆詣陽臺。陽臺是清虛之宮也。欲入山者。此山難尚

也。下生飽濟之水。水中有石精。得而服之。可長生。此山在河內。沁水縣。即漢水所出之源也。

君曰。大洞者。神州是也。神州別有三山。三山有七宮。七宮有七變。朝化為金。日中化為銀。暮化為銅。夜化

為光。或化為山。或化為水。或化為石。謂之七變。七變有七經。七經有二十一玉童。隨此書。故曰大洞真經。

胡題作

右御史也。明大洞爲仙卿。服金丹爲大夫。服紫芝爲御史。若得大極隱芝服之。便爲左右仙公及真人矣。
君曰。有尸解乃過者。乃有數種。並是仙之數也。尸解之仙。不得御華蓋乘飛龍。登大極遊九宮也。此謂尸解。爲地下主者之類耳。非三屍化遊地之例也。

君曰。陽丹九轉。世人皆有此術。不復說之。此謂陽中之事耳。陽丹或應作陰丹。

君曰。吾欲說仙之妙論。道之變化。子必祕之。慎識吾言也。此謂後二

君曰。昔有郭崇子者。殷時人也。彭真人之弟子。臂兄弟四人。俱行爲惡人所殺。傷其左臂。三弟大怒。欲取

治之。崇子曰。無用笑而各去。此人後仕宦。而崇子譽致之。數數非一。此人乃往謝之。而猶譽不止。其人曰。我惡人也。不可以受君子之施。乃自殺。後崇子得道。太極真人以爲有殺人之過。不得爲真人。此蓋爲善之弊。況爲惡乎。今時事亦多有類此者。故以爲戒。

范零子少好仙道。如此積年。後遇司馬季主。季主將入常山中。積七年。入石室。東北角有石罅。此作之案。反音。即

乃悲思。季主來還。乃遣之歸。後復取之。復使守一銅櫃。又使勿發。零子復發之。如前見其家。季主遣之。遂

不得道。此事乃入不可思議之境。然每當依此類類之。

積功滿千。雖有過。故得仙。功滿三百。而過不足。相補者。子仙。功滿二百者。孫仙。子無過。又無功德。昔先人

功德。便得仙。所謂先人餘慶。其無志多過者。可得富貴。仙不可說也。此謂功德之類。不可不勉也。

右道授卷訖此。

右一卷有長史書。又揀畫。

甄命篇第二

紫微夫人服尤彼。此有後世兩本。雖曰此彼。其實多原大略。似乎不自詳也。紫微才豐。夫晨齊浩元。洞冥

幽始。八炁靡滯。靈關未理者。則獨坦觀於空漠。任天適以虛峙。於是淳音微唱。和風合起。二明鑒暉。霄翳

無待也。擁萌肇於未剖。寒萬源於機上。含生反真。觸類藏初。爰可啗萬歲以爲天。願嬰札而長和耳。何事

體造靈神之冥鄉。心研殊方之假外哉。自形無得真之具。器無任真之用者。誠宜步天元之妙攝。推萬精

以極妙。尋九緯以挺生。觀晨景之迴照。仰觀煙氣。則靈靈繼虛。俯眺六律。則八風扇威。太無發洞冥之嘯

圓曜有映空之暉。於是紫霞萬秀。波激岳積。浮煙籠象。清景遊飛。五行殺害。四節交擲。金土相親。水火結

隙。林卉停偃。百川開塞。洪電縱橫。而咆哮。雷震東西。而折裂。天屯見矣。化爲陽九之災。地否闕矣。乃爲百

六之會。元悔載窮。於乾極。觀羣龍覆示。流血乎坤野。爾乃吉凶互衡。衆示災咎。履坦道者。將幽人貞吉。居

肥遯者。亦無往不利。冒峻嶺也。行必與尸。涉於東北。則喪朋而悔至。苟大川之不利。明坎井之沉零矣。此

皆人失其真。物乖我和。遊竟萬端。神鬼用謀。容使天地無常。以百姓爲心。於是太上真人。憐萬流之鼓動。

開冥津。以悟賢途。爾導達百變。攝生理具。居福德者。常全。處危害者。影折。御六氣者。定壽。服靈芝者。神逸。

奇方上術。演於清虛之奧。金簡玉札。撰於委羽之臺。窈窕神唱。真陣合離。歌其章。則控長太微。用其道。則

真誥卷六

甄命篇第二

紫微夫人服尤彼。此有後世兩本。雖曰此彼。其實多原大略。似乎不自詳也。紫微才豐。夫晨齊浩元。洞冥

揚輪九險，軒蓋於流霞之陣，眷眇於文昌之台，或爐轉丹砂之幽精，粉鍊金碧之紫漿，瓊珩鬱勃以流華，八瓊煖煖而飛揚，絳液迴波，龍胎隱鳴，虎沫風騰，雲璣玉霜，太極月髓，三環靈剛，若以刀圭奏矣，神羽翼張，乃披空同之上文，煒煜元始之室，瓊瑤瑤書，發乎三元之宮，寶紵紆三元之財，蕊瑤發丹林之房，上帝獻紫軒之重羅，太真錫流金之火鈴，神靈啓輪，九鳳齊鳴，天籟駭虛，晨鍾零鏗，鍊身抑施，八景浮空，龍與虎旂，遊扇八方，上造常陽之絕妙，下疑倒景之闔室，月妃奉朝，日華照容，靈姬抱衾，香烟溢窗，願阿而回，羅邁矣，何九萬之足稱哉，然後知高仙之道，蓋上尋靈之涂，微妙服御之致，合神吉凶之用，頓顯也，自非無英公子，黃老王君，大洞真經三十九章，豁落七元，太上隱元者，莫有羣偶於此術矣，復有體神精思，寶鍊明堂，朝通六靈，使五藏生華，守關元關，內存九真，三氣運液，而灌溉丹田，亦其次也，夫丹誠而蔬禱者，亦奚用東鄰之太牢哉，乃可加以五靈水柱，尤根黃精，南燭陽草，東石空青，松柏脂質，巨勝茯苓，並發生之具，將可以長年矣，吾又俱察草木之勝負，有速益於己者，並未及此勢之多驗乎，且頃以來，殺氣蔽天，惡煙引景，邪魔橫起，百疾雜發，或風寒關結，或流腫種痲，不期而禍濼，意外而病生者，比目而來，集也，夫尤氣則式，退鬼津，吐燥則鎮折邪節，強內攝魂，益血生腦，逐惡致真，守精衛命，演其餌則靈柔四敷，榮輪輕盈，服其丸散則百病療除，五藏含液，所以長遠視久而更明也，古人名之為山精之赤山寶之精，太上導仙銘曰：子欲長生，當服山精，子欲輕翔，當服山寶，此之謂也，我非謂諸物皆當服，尤為益也，且尤氣之用，是今時所求，末世多疾，宜當服御耳，夫道雖內足，猶畏外事之禍，形有外充者，亦或中崩之弊，張單偏致，殆可鑒乎，尤一可以長生，永壽，二可以却萬魔之枉疾，我見山林隱逸，得服此道，千年八百比肩於五岳矣，人多書煩，不能復一二記示之耳，今撰復尤數方，以悟密尚者，必信用，庶無橫暴之災，既及太平，則四炁含融，天緯萬生，災煙消滅，五毒匿形，二辰恆察，萬物自成，於是時任子所運而御，亦無復天傾也，今所言尤，欲令有心取服，遇此災禍耳，又頃者末學，互相擾競，多用混成及黃書赤界之法，此誠有生和合二象，匹對之真要也，若以道交接，解脫網羅，推會六合，行諸節氣，却災消患，結精寶胎，上使腦神不虧，下令三田充溢，進退得度，而禍除經緯相應，而常康，敵人執轡而不失，六軍長驅而全反者，乃有其益，亦非仙家之盛事也，嗚呼危哉，此雖相生之術，俱法然有似，聘冰車而涉乎炎州，泛火舟以浪於湖津矣，自非真正，亦失者萬萬，或遠辰天文，潛害嫉妬，靈根鬱塞，否泰用隔，犯誓愆明，得罪三官，或構怨連禍，王師傷敗，或坑降殺服，流血膏野，或馬力以竭，而求之不已，若遂深入北塞，而不御者，亦必絕命於匈奴之刀劍乎，將身死於外，而家誅於內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我見諸如此等，少有獲益，徒有求生之妄作，常歎息於生矣，豈若守丹真於絳宮，朝元神於泥丸，保津液而不虧，閉幽術於命門，餌靈北以顯生，漱華泉於清川，研元妙之秘訣，誦太上之隱篇，於是高栖于峯，並金石而論年，耶，諸侯安得而友帝王，不得而臣也，遠風塵之五濁，常清淨以期真，優哉悠哉，聊樂我云，案此後雖有方相連，而二本並無，乃別有錄

右一條有捺書兩本，一黃牋，一碧牋

七二

真 語 卷六

七五

20

死不絕，其苦難說，況多不終其天年之老哉，為道亦苦者，清淨存其真，守元思其靈，尋師轉軻，履試數百，勤心不墮，用志堅審，亦苦之至也，視稽候之位，如過客，視金玉之寶，如礫石，視綺綺如弊帛者，始可謂能問道耳。

方諸青童曰：人之為道，能拔愛欲之根者，譬如撥懸珠，一撥之，會有盡時，稍去外惡，會有盡時，盡則得道矣，又近喻牛負重行，泥中疲極，不敢左右顧，趣欲離泥以蘇息，道士視情，慈甚於彼，泥中直心念道，可免受苦，亦得道矣。案上相無雜事，唯有心二告及啟詩

西城王君告曰：夫人離三惡道，得為人，難也，既得為人，去女為男，難也，既得為男，六情四體完具，難也，六情既具，得生中國，難也，既處中國，值有道父母國君，難也，既得值有道之君，生學道之家，有慈仁善心，難也，善心既發，信道志長生者，難也，既信道德長生，值太平壬辰之運，為難也，可不勵哉。三惡道者，生不福作也。

太上問道人曰：人命在幾日間，或對曰：在數日之間，太上曰：子未能為道，或對曰：人命在飯食之間，太上曰：子去矣，未謂為道，或對曰：在呼吸之間，太上曰：善哉，可謂為道者矣，吾昔聞此言，今以告子，子善學道，庶可免此呼吸，弟子雖去吾教，皆難作也，千萬里，心存吾戒，必得道矣，研玉經寶書，必得仙也，處吾左側者，意在邪行，終不得道也，人之為道，讀道經，行道事者，譬若食蜜，遍口皆甜，六腑皆美，而有餘味，能行如此者，得道矣。上章亦無雜事，有

太真真人南岳赤君告曰：人有乘惡而不自悔，頓止其心，罪來歸己，如川歸海，日成深廣耳，有惡知非，悔過從善，罪滅善積，亦得道也，夫人遇我以禍者，當以福往，是故福德之氣，恆生於此，害氣重殃，還在於彼，此學道之行也。

又告曰：惡人害賢，猶仰天而唾，唾不滄天，遺滄己刑。凡刑字皆 逆風揚塵，塵不滄彼，還滄其身，道不可毀，禍必滅己。

太真真人曰：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學道者，寒栖山林者，益當以為意，亦君亦無復 紫元夫人告曰：天下有五難，貧窮患難，難也，豪富學道，難也，制命不死，難也，得見洞經，難也，生值壬辰後，聖世，難也。

我昔問太上，何緣得識宿命，太上答曰：道德無形，知之無益，要當守志行道，譬如磨鏡，垢去明存，即自見形，斷六情，守空淨，亦見道之真，亦知宿命矣，又曰：念道行道，信道遠得信根，其福無量也。

紫微夫人告曰：為道者，譬彼持火入冥室中，其冥即滅，而明獨存，學道存正，愚疑即滅，而正常存也，財色之於己也，譬彼小兒貪刀刃之蜜，其甜不足以美口，亦即有截舌之患。

元清夫人告曰：夫人係於妻子室宅之患，甚於牢獄桎梏，牢獄桎梏，會有原赦，而妻子情慾，雖有虎口之禍，此一與手無不，無此 已甘心投焉，其罪無赦，情繫於人也，猶執炬火逆風行也，愚者不釋炬火，必燒手，貪慾恣怒，愚疑之毒，又此十五字，於解有不 處人身中，不早以道除斯禍者，必有危殆，愚疑者，火燒

右一條楊書後被割不盡。

種值忍言逢遇元運得聞宗告每事將順啓悟胸心仁藤纏綿仰感罔極至於始終之分天然定理樂生
惡亡人情常感哭泣之哀奔隨之制內以敏情外以順禮賢庶所守莫之虧也穆內雖修道外故俗徒未
能披揭山栢帶索獨往不得不敏順情禮允帖內外一旦遽之既恩情未忍亦懼傷之者至矣
夫人之旨宛而附情宏道長教可謂遠矣曠當奉道告教使哀不至傷哭不過慟恻道任適不敢有違謹
白此是石突實本今則所撰事非前中
右一條楊書

真誥卷七

甄命授第三

體已人儀益。標高運味元咀真。呼引景曜凝靜六神。煥領八明。委順靈根。寶鍊三度。發液和魂。假使衝
風繁激將不能伐我之正性也。絕騰勃蕩焉能迴已之清淳耶。爾乃空冲自吟。虛心待神。營攝百絕。栖澄
至真。當使憂累離于元宅。哀念莫擾於絳津也。淡泊眇觀。願景共歡。於是至樂自鑿。零聞於兩耳。靈啟
虛彈乎空軒也。口挹香風。眼接三靈。俯仰四運。日得成真。視盼所涯。皆已合神矣。夫真人之得真。每從是
而獲耳。不真而強真。亦於此而顯隱也。復使愈病。真籍。憂哀塞抱。經營常累。愷惜外道。和適羣聽。求心俗
老。忽發哀音之分。牙。此作委胡音。猶今小兒
唯我虛彈。造造百累。何可握生道以奔於死房。陶靈風而踐於尸室。擲已吉象。投之凶穢乎。已開高勝
而故由豫。屢觀明科而釋疑。遂離滄上。章使臭染。隱密四極。擊鼓三官。尋舒。晉信云何而忘。太初於焉而
遊。神虎奮爪。毒龍効牙。八方誠曠。過。此謂作
亂真。干忤正炁。明君胡不常處福鄉。於此振衣而歸室乎。正月十一日夜。安妃告。此一報是庚年正月。九
也。此後復有所歸
真入歸心於一正。道系讓任於永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則利貞兆。此自然之感對。初無假於兩際也。夫

感生是非嫌疑似。潛滯於中。抱開心基。外擬察觀之末。內有纏結之囑。遺初對於建始。乖元梯而密猜
者。有如此徒。我見其收。未見其立矣。蓋有懷而懼者。豈獨一人哉。二月三十日夜。南嶽夫人告許長史。可
以示同惡而墮惑者。勿疑九嶽之生也。故望洪濤之暨天。則知其不起乎滄池之中矣。觀元翰之汪
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也。爾。衆藻集而龍章成。羣聲會而靈詔諧。辛酸備則嘉味和耳。此二辭
乃出抱朴子外篇。博論中。後復有此例。皆是衆真。彼人何如。梁伯贊乎。中映言彼人。當。梁氏德狹也。此子蕭條氣
遠甚矣。夫垂陰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振峯者。必發板桐之源。洪哉積陰德之賢。有似邪人也。此
第即國圖。以此周太王也。自蘇以下至板桐。彼愈北而聰明愈閉。聽者貴於理道。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
亡之迹矣。逸驥道遠於太荒之表。故無羈絡之憂。靈羽振翅於元圃之峯。以遺羅組之患。何其識吉凶哉。
保命仙人答。此復是博論。合今今語。而。尋飛絕影之足。而不能聘逸於呂梁。凌波泳淵之屬。而不得陟
峻攀危。彼子誠可才異也。安能內攝哉。輔機者。欲仁人也。德欲茂矣。繁林驚奮。則羽族靈萃。元淵浩汗。則
鱗萃競赴。若其宅心者。將何事於近。此
右八條楊書又有揀書

右二條楊書

夫金玉山積。猶非我也。賤賤之務往矣。猶非已也。榮冕之盛陳矣。猶非貴也。采鹽之芬華矣。猶非真也。能
消而蕩之。則滯吝之心亡也。鄙滯之門閉矣。尚真之覺漸也。干。此謂作
內賊之害。外為驩兒之患。不去吝之不散。無所復營。措於其間矣。亦無事趣。當爾也。此三字本末
也。為道者。實有勤苦斯人。也可謂必得之矣。

右二條長史揀書

夫學道者。當得專道。注真。情無散念。撥奢修。保沖白。寂然如密有所觀。熙然如潛有所得。專專似臨深谷。
戰戰如履於冰炭。始得道之門耳。猶未得道之室也。所謂為難者。學道也。所謂為易者。學道也。寂元沈味。
保和天真。注神栖。靈就研六府。情精閉化。無視無聽。此道之易也。即是不能行此者。所以為難。許侯研之。
哉。斧子登之哉。右右其所道。令誠從者動。此謂作
之者。禍敗積矣。范師言。不知道誰。此是見神。

右二條有揀書

昔因華氏。累白晝敬。靈道高邁。管鑿冥絕。仰瞻九霄。注心罔墜。於速不遺。特蒙酬告。雲華斐暢。玉音繁發。
誘導恂恂。啓悟丹至。披覽欣欣。五情悅懌。某志好有年。未獲。此二字。別。恭黨幽晦。始觀天日。靈
真。此二字。別。請。調。誨。交。溼。冠。已。補。過。思。釋。滯。風。與。勤。惕。悟。寐。自。厲。庶。幾。積。誠。卒。獲。微。感。元。運
既會。奉。觀。有。期。忽。一。字。良。為。人。人。本。作。延。仰。別。生。染。迷。俗。沈。溺。塵。味。不。達。上。真。謂。道。虛。此。決。欲。習。性
以。靜。之。損。人。四。字。朱。書。以。實。之。非。為。色。欲。人。字。一。多。而。患。在。難。人。字。一。至於水火之戒。冰炭之喻。明

牙亦爾耶。勿怨。怨演小子耳。許牙何豫乎。焉敢復相追爾。蛾與厚有水火之誓。吾近承南真命。推纏盡執也。小鬼頭不制服。豈足憂。亦許長史用心之所尅也。

右小君

許厚自是其丈人所責。責亦至也。責不以家事往來之資。意亦當得之也。云何每爾。此自家長之教。不豫我也。重謝斗當必釋耳。范帥頃者以其不詭。乃欲不復豫事。我不聽之。今無爲也。詭當一須疾愈。送斗恆渴而飲不可飲。食多困故而不可食。子婦不經心。亦不可不令知死。丈人之責耶。故宜以家事爲勸。爲爾不已。或能致之於丈人字下受教耶。

八月二十夜小君授書此使示斧

右十條楊書

許長史所使人。盜他家狗六頭。於長史竈下蒸糞其食之。長史何以不檢校。使臭腥之氣。薰染肴飯。既食而步上道亦已。犯真人之星也。

有一白犬。俗家以許麟土地鬼神。云何令人盜烹之。土地神言許長史教之。使爾不言。小人盜自爾也。密尋之。爾在字下而不覺。恐方有此。此亦足以爲一病。宜慎。

八月六日夜茅小君授以與許長史

亦宜有辭。請南嶽夫人。乞疾病得愈之意。又宜辭請保命定錄二君。辭旨當令如南嶽夫人。疾者自當告乞於元師。不爾不差。易遷昨來道此別省。此二字顯。

右四條楊書

男生許玉斧辭。玉斧以尸濁肉人。受聖懲濟拔。每賜教誠實。恩隆子孫。常仰衝靈澤。永賴天庥。玉斧以驚鈍頑下。質性難訓。雖夙夜自厲。患於愆失。此夕夢悟。得思此意。皆玉斧罪責。慚懼屏營。無地自厝。靈道高虛。肉人未達真法。唯執心守敬。修行實秘而已。或恐靈旨高遠。誠喻幾微。玉斧頑闇。不能該悟。如此之罪。日月臻積。違法犯誠。亦當千萬神母仁宥。輒復原赦。故今日憂惶深重。肝腦破碎。唯祈玉斧思愆。無補往過。連陳啓煩多。希請非所。兼以愧怖。玉斧歸誠乞誓。以今日更始。當洗滌心誠。盟於天地。靜守形骸。軌承訓誨。乞原父程。虎牙大小罪者。玉斧不修。乞身自受。責原赦大小。若神母遂見哀感。許玉斧思愆。補過舉家。端筆受恩。是永視三光。受命更生。謹辭。此與是成身時。據與。虎牙慎不可復履。淹及見人之新淹者。三元驚喪。多喜殺人。

八月二十四日南真告

學道者常不能慎事。尙自致百病。歸咎於神靈。當風臥濕。反責他於失覆。皆疑人也。安可以告元妙哉。

保命告牙

右二條有據書

須臾自吟曰。朝華煥晨。井九蓋傾青雲。前此珪璋庸。不識萬流椿。解落繡嶺。寅客何必人。誠則能改。右英晚而言曰。見形之子。守分業於儒墨。栖沈之客。步元辭而詠虛。彼人自可晚曉耳。

許伯兄弟。復有心乎。恐皮耳。試復一悟。忌其微路耳。

九月二十八日茅保命告

可成與不極此舉

定錄君說此

遂內負心。三魂失真。真既錯散。魄乘其間。夫爲道者。當使內外鏡徹。宮商相應。靈感於中。神降於外。信不虛也。映昔亦如此。諸人陶其心。今已消也。夫須人陶而改者。故下通耳。所以勸勸。期不令在此。近亦相具。

右小君言

世事非所期。時運何足聞。有道自當見。中路莫不煩。吾欲因楊問便自知。乃作此。

右清靈言

有聞於邪而邪。爲之誦也。非病也。右安九華語。念不宜多。多則正散。正散而求不病。猶開門以捍猛敵。

右紫微語

治自當差無苦

保命君言

何以至喪家

保命君言

欲服符飲水。使即愈。不欲者當與。

定錄君語

尋自差

保命君語

多有所道。甚云云。現當一二。第七無慮也。

此一行楊君與長史世語耳

戲言拾耳。許長史勿笑。此落廓不來。高下失常。定之勿疑。若不加意。勿單用此。慎示人。慎示人。

一句保命告長史

右十四條公書

衰年體弱。多爲風寒所乘。當深頤養。安此無事。上味元元。栖守絳津。體寢至達。心研內觀。屏彼萬累。萬濯他念。乃始近其門戶耳。若髮累多端。人事未省。雖復憩靈空洞。存心淡泊。纏綿亦弗能達也。漁陽山僧曰。人以老地車輪者。皆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以此喻老。嗜好行來。層層與年少。爲黨耳。若今能得不復行者。則立愈矣。如其不爾。則與年階。可與心共議耶。此與是成身時。據與。年者。非真位。與可馬寶王。

韓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雖猶稱職而後行不休。是知人也。年八十二，引此語以勸長史，令去官也。

右三條楊書

夢惡者明且當啓太上，一以正魂魄，二以折除不祥。奉道之家，當精治靜舍。

右二條公書

禮年七十懸車，懸車者以年薄虞淵，如日之仄，體氣就損，神候方落，不可復勞形驅於風塵，役方寸於外物矣。許長史既至此時，始可隱逸，耶遠親華陽之館，修乎黃老之業，北河之命方旌遷權之華，亦顯豈不快哉。今此疾方愈，不足憂也。雖爾慎接於紛紛之務，經緯人事之寒熱，於今乃未可動脚動脚，入當官爾畏鬼，北河之命，即易避所也。此年六月長史不佳，非重疾也。今年許家鬼注小起，雖爾無可苦保命及范中候已為中陳之右帥，許雖亦深以為意，無所憂也。去留之會，死生之事，三官秘禁不宜外示。今所以道此者，蓋以皮被字、人已聞至道於何心也，且可官身未宜去位，可去罷方更相示也。

右夜荷中候言此故書以示

人家有疾病死喪，厄光怪夢悟，錢財減耗，可以禳厭，唯應分解家訟，墓注為急，不能解釋，禍方未已。

右保命答許長史

真誥卷八

甄命授第四

遊精問象，誠不可信，然多勞多事，多念多端，所以損神喪真，擾競三關，遂當以此害明德也。故令許君之徒，合景內魄，若抑四者，研虛注靈，則仙可冀。

定錄告

除治爾牀席左右，令潔淨，理讎衣被者，使有常人，常燒香，使冷然不雜也。南嶽上真當數看出入，使料理起居，可使草及木瓜耳，手自先有風患，是以今風氣之本至耳，多云針灸佳，益使人無憂也。草及木瓜，當是理表下人名耳。可迎黃民來，出民奴既欲來，又云其月末左右，當小疾患，迎來在此，則疾患除也。當部分謹靜屋以為急，并欲得一室可棲息處，今年欲取草，當為民奴留之，草今年自有本命厄，非欲取也。令其乞符自保而帶之。

臥牀後孤有懸風，可安北面下一彰，亦可於牀着近北壁下，勿使虛懸，晨夕當心存拜，靜心存行道也。身既有疾，不備拜，若有霍亂疾，勿使冷食，此兒常不宜住，此今自無他耳。

右易遊一夕再來四更中

獨來道此，先初來又與保命俱，此俱在縣下所授，今據還山，使黃民歸家也。易遊印錄。

斧學道知穿井，非愈深而去土愈難運出，自當披其心，正其行，乃得見泉源耳。有人說中候言如此，可令知之。李中候名遠，即人學道，譬如萬里行，比道所在，寒暑善惡，草木水土，無不見也。亦試在其中也。可數聞人道，此始乃悟之耳。彼君念想殊多，渠語作，能成遠志，不平昔時常多所恨，始悟人難作而善，不可失云。學道者除禍，責此審爾當數。

右易遊夫人所道

山嶽氣極，則強禽號於林，川瀆結滯，則龍虬慘於澤，此自然象也。故豪盛微，將類獸告其駭浪，元數繼兆，而號眺微乎治亂矣。斯蓋山川之盈縮，非人事之吉凶，若墳附邱山，誠與汗軌等波，苟趣舍理乖，則吹萬之用不同也。非靜順無以要諫，非虛棲無以冥會，是故死生之幾，吉人不復豫，苟思之無邪，不為禍害。

五月十四日右英夫人答孔辟

自未得和神靜形，俯頤幽精者，疾源或與年而積耶。若未能用交際之途者，將奚促促於藥。

定錄仙人答孔求乞藥方

想早葬兄，今注烟速消，雖不辦妨於生者，要欲得極物，時寧三泉，使凶氣浪靜也。

小兒疾方行當示

五月十七日夜，保命仙君所言，答公一字被別除，一問問疾患者。

右從禮年來凡十九條並有錄書

遊數心香火，有情向藥，故有言消磨之愈疾，謂其將開斯而請命耶。仙真靈呼藥為消摩，故稱消北聘，既心口遠矣，夫捐壽以茹茶，嚼九成而悅北鄙者，抱朴博中語，我知其無識和音之聽鑒也。當永為吉人，爰及母奴，然所起是學而不思，浸井不潔，蓋肉人之小疵耳，無乃此也。今事結水禁，猶有可申者。

五月二十日夜，右英作與長史

劉遵心故為怪耳，何不令其母服大逆志丸。

七月七日夜，紫微夫人告

即啓可得效方，不良久答言，世間自有可尋索密用，保命君問紫微曰：此方用牛黃銀屑者，非若是者，小為難合，即今大藥丸也，先以水。

紫微答但願頭

右三條楊書

陸納兄弟清真淳

有姜伯子之風，知欲有遠志欣然，其祖父有陰德，當歷流七世，知陸荷子自好，乞苦齋一年，欲授經卿自儀，非真，更量之，劉遵乃有好奇心，早自知。

保命答許長史

當是人名，不詳是誰，納為劉遵命，太元二十年亡。

真誥卷八

九五

虞昭爲其兄子。此二字後入附易作先人字。本猶可識。事文書率違身被攝繫方未已。殆欲無理賴其在世相有功德且其家福德強章罔累坐皆被上御事已散尋覆道遺之其病雖篤無所愛許侯爲之甚至密相示。

保命答許長史

廣道季身處陽官貴勢。不能順天用法。憤憤慢信。心形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積惡不改。其罪目已定。今臨命方欲修德以自濟免。徒費千金之用。不亦晚乎。

保命答許長史庚和字道季。弟第二子也。幼有才華。文義。升平中爲丹陽尹。吳陸諸侯六十太初初爲領軍。如此行迹。不似爲惡。恐是開成謬善。故得申述。

鄰回父。無辜戮人。數百口。取其財寶。殃考深重。悔謂悔字。主恆訟訴天曹。早已申對。回法應滅門。但其修德既重。一身免脫。子孫豈得全耶。同當保其天年。但仙道之事。去之遠矣。

太元真人答許長史鄰則在涼時被賊有惡也。聖年七十餘乃終。印得爲江陽宮職。

右從陸納來四條有中手書

平疑夷質。淵通妙鑿。神造重絕。樓真攝生。太元植簡。太素刊名。金庭內曜。玉華外登。朱軒四駕。嘯命衆精。聘淮元州。帝雲浮冥。必能上友逸。益之公。下監御于太清矣。

八月十七日夜。紫微王夫人授。令因許長史示鄰

希遐遠。冥靈凝元。蕭浪上瀾。就步遐真。仰飛霄霧。俯散靈根。飛步四覺。內觀七緣者。則必有丹許秀簡。帝房之錄。元聲八振。棲身五嶽。於是灌胎朝元。吐納六液。從容三洞。此景福上。可以策軒空洞。下可以反華變黑矣。若形羈羅。鼓輪華園。乘波適物。鳴響風塵。外有謀道之名。內有百憂來難者。適足勞天年。以聘思。終歸於三官耳。齊之不專。徒悟而無益。可謂不盡言乎。

蓋行真派。當吐三納。四乘七吞。九今吸之不足。踞之失序。神漏源精。亡胎擾。雖休繼日。抱而莫知道與年喪矣。欲階此渡也。其未接乎。夫素長生者。多津。壽靈塗者。千百。何必用冰爐以盛火。趨債責於三官耶。

右中君言。因許長史示鄰

紫微夫人云。鄰若得道。乃當爲太清監也。若能開要道而勤者。當至此格。若不專篤而守迷行。外舍道法者。則都失也。紫微謂與太元殊。而如此所云。當是送不能動乎。送。司命。其結述故也。

情不餘念者。道乃來耳。鄰回猶未足以論至道也。君。鄰綜婦丁淑英者。有救窮之陰德。又遇趙阜之厄而不言。內慈自中。元成皇人。故今福逮於回。使好仙也。綜藝在東平。淑英今爲朱陵嶺。數遊三上。司命亦令聽政焉。

耳。每見諫考。訴者甚殷。至也。時節宜祠之耶。此二人鄰家之禍鬼。不知是何鬼。鄰。鄰雄與閻屈女不相。當負石之役于今未了。喜擊犯門宗。心常殺絕。此二人是鄰家之禍鬼。鄰人不可識。與殷武姬被考以。燒殺朱奢李。以致災也。其無後。亦求代速。又與高豐相。甚助馬頭之。石公未便可得佳。恐不止耳。亦何趣欺其婦耶。省來勉勵。試爲掩正之。亦無此諸人。

右保命答許長史

小君說言。鄰察今在三官。三爲劉季姜所訟爭。三德事。周馬頭在水官訟其培。引理甚苦。鄰朝伊香之二人。今爲牙女子奇求此。

范帥昨受江羅辭

鄰相今爲大曹吏所逮。其婦那嬰桃。受事未了。方索代人於此家。此自是旁聽小君之言。語耳。不令書之。爲自疏識以示耳。此二十二字是楊君自記。與長史。高齡反化晚而祭酒弱。道氣不交。雖助無主。是以羣邪。元。急行其禍。奚不宗生生乎。於我助之有緣。其婦言亦急家事。當須了之。非他得像。

今六天之橫。繼而太平之微薄。靈不足以助順。適足以招羣奸。所以神光披越。而邪乘正任矣。高齡之無德久矣。鬼訟之紛錯積矣。許長史。黃氏。謂作。將欲理之耶。若翻然奉張諱道者。我當與其一符使服之。如此必愈而。矣。不然。往詣水官。所謂嗚呼哀哉。不欲。也。

邪氣入體。鬼填胸次。其將迴惑於邪正。必不能奉正一於平氣耶。如此。吾治疾之方始不可得。正一平氣。之化。彼往。其子亦去。何一身之永逝乎。

八月十九日夜。保命君密語許長史。

家訟尤甚。恐亦未已。鄰曾擊敗古人碑銘之文。以自顯焉。陰賊於鬼神。謂。善以自標。訴者誠多事。以此爲首先。

八月二十四日夜。保命告。

福和者當有二子。盛德命世。名後晉。二子即孝武并弟道子也。今晉書

同夜中候告。

右三條楊書。又據焉。

德匠既疑。元範自天。安危之事。未宜問也。公傾注甚至。所以未相酬者。豫事難論耳。頃天氣激逸。陰景壓變。太白解體於二辰之中。愆勃於紫房之下。王者惡焉。天子有憂。上相座動。今聊作譏。密以相示。右此及

相欺豈妙道要吾知之天祕能

有術金之萬尋師疾逆除惡子

自之制夷遂平世天命乘驅寶

奇龍者甚可悲異聞世復思宜

神照逆歷有數在茲基無不無

兵隆誰定帝私室來之皇憤地

先卒兒必虧金紛異五亂德天

火數失期座當變見遠凶匠備

規三由匠足不慮憂危撥保封

寸莫其測源劉知向有明施者

三五瑞天之代隆換迭相連推

精氣神妙二參儀慎凡傳人賢

精氣神妙參二儀。慎傳凡人賢者。施封天制地無不宜。子能寶秘天知之。吾道要妙豈相期。自有奇神先兵規。火寸三五天瑞之。隆代迭換運象推。明匠保德慎無思。驅惡除逆疾尋思。萬金之術龍之照。隆數卒三失由兒。莫測其源劉知向。有凶撥亂皇復基。乘天命世途平夷。制逆者誰必定期。匠不足慮憂遠危。五世之間真可悲。暮歷有數帝座虧。當見變異紛紛來。金室在茲枕麝香。一具於顛聞辟水注之。來絕惡夢矣。常存三關佳也。

右英告公。凡云公者。皆問文。帝為相王時也。五字未。

右一條楊書。

太元真人告許長史。此後非真說。我嘗見南陽樂子長。淳朴之人。不師不受。順天任命。亦不知修生之方。行不犯惡。德合自然。雖不得延年。度世。登福堂。練神受氣。名賓帝錄。遂得補修門郎。位亞仙次。緣天資有分。亦由先世積德。流慶所陶。若便其粗知有攝生之理。兼得太上一言之訣。如此求道。無往不舉矣。

夫人所以不虛年。壽中多天。涉世者或遭刀兵之難。致榮祿不終。祚尤不長。志道之人。雖有一生之心。鑽求匪懈。徒復遭遇真文。就元精微。慕尚者來。得升騰者稀。經非不妙。豈覺無感。恐恐相隨。安知修真之

本營神養性。鎮守之法。世人積小以來。形中傷犯者多。帝一不治。百神驚散。考試萬端。所謂荒城之內。荆棘生焉。無妙術以自導。修道以求仙。貪榮慕貴。多垂成而敗。皆由喪真犯氣。愚瞽罔味。豈識此機耶。致存年滅算。萬事不成。以此求生。去生遠矣。虛自苦耳。太上有元機之道。煥落七神。枕中之要。此道微乎。妙哉。初不傳於下。疑俗之人。有此道者。帝一治於元宮。萬神守備。與天同心。按訣謹而修之。登山越海。萬試不干。修仙升度。所欲從心。斯豈虛言耶。卿父子元機。逸世理妙。接真。故可榮淳之仙才。而為衆真所稱。舉故當與卿同。編仙錄。復復理外之嫌。亦已謫啓卿。故令知乃心。

受用金龍玉魚。此不可闕。所以爾者。語太上。前昭靈亦當相具。近所寫神虎符。意嫌不精。可更書為善。卿前所道相王事。頃面都回。亦知有小心。但所得少耳。自當保其天年也。

見謝所作傳未易功。乃能序述聖迹。實解作奇。此是天發其心。昨亦已見司命君。大以為佳。冥中自當報之。有緣其子孫。若知離離。祈天冥降。應必也。豈虛言哉。謝家一門。唐承之世。繁林蔚然。甚可欣也。安石先對。所鍾如何。具如近面不足宜。

真人西城王君答許侯。

右四條別一手書。陸修靜後於東嶽所得。不與諸道同辭。事屬不類。真言。疑是後人所作。變字是非。非五符者。唐承即列紀所云四十六丁亥之期。

真誥卷九

協昌期第一

經曰。行事時。北向執隱書而為之者。謂始學真妙。未涉微遠。不解星位之首向。不識元斗之指建。故當北向執書。以漸求之耳。若既解書意。識星轉之隨時。自宜隨斗所指。按而存步。如此則無有常向。不為皆向北也。夫一切北向。自為始學者耳。恐此將可以意通觸類。不足復問邪。此北向執書也。此北向執書也。

太上真人步五星之道。以致五星降室。閉氣上綱。當先呼五星星夫人名字。畢乃越網踏星。謂始上綱。便頓住呼名字。呼名字畢。乃越網踏星耳。若每至星上。得復重心呼所至星處之名字。益其佳也。若其煩重難。但可按節而行耳。昔鬱沙北里子長陵老人。皆按此法而得升天。不以煩難為辭也。所謂治生者矣。商販之汲汲。豈憚險難哉。所期唯錢貨而已耳。若使求道者常如買販之用心。亦有何不得仙耶。但惜初學者皆言專心盡力。而後漸懈。縱有亦似車之將。故而百節緩落。又似負重之牛。造遠足蹇。夫學者之所患。而為得者之所笑。皆如此輩事耳。苟能心研內鏡者。是為感發乎神。將有靈人發子之靈。攝辰景之興矣。此答許侯。五星法也。經曰。唯言靈顯性靈。又有一法。云。五星圖布常向南也。以太白位在西北。星位在東。按而施之。所以爾者。五星隱伏。縱橫無常。不如北斗列象。恆在。故一以定位於五方。不得隨星之所在也。此答許侯。安五星圖也。經。三八。坎二十四神。以次念之亦可。一時頓存三八亦可。平旦存上景。日中存中

也。此答許侯。安五星圖也。經。三八。坎二十四神。以次念之亦可。一時頓存三八亦可。平旦存上景。日中存中

景夜半存下景在人意爲之也。若外身幽巖屏絕人事。內念神閑。攝真納氣。將可平旦頓存三八於二時。又各重存一景。益當佳也。但人間多事。此煩難常行。事不得常爲。益自薄。西城王君。桐柏上真。皆按此道也。按元玉錄。白簡青經云。不存二十四神。不知三八景名字者。不得爲太平民。亦不得爲後聖之臣。此經下真史所載本。不知因何而誤。若非真。則此經亦非真也。

太上真人撰所施行秘要。運道反白諸要事。令其長生施行之耳。非成事一卷經也。此經下真史所載本。不知因何而誤。若非真。則此經亦非真也。

太素丹景經曰。一面之上。常欲得兩手摩拭之。使熱而下。隨形皆使極。匪令人面有光澤。皺斑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所謂山川通氣。常盈不沒。

先當摩切兩掌令熱。然後以拭兩目。畢。又順手摩髮。而謂摩作如字。理櫛之狀。兩臂亦更互以手摩之。使髮不白。脈不浮外。

右一條出丹景經中卷。此經未出世。是下真品目。

大洞真經精景按摩篇曰。臥起。當平正坐。先叉兩手。乃度以掩項後。因仰面視上舉項。使項與兩手爭爲之三。四止。使人精和血通。風氣不入。能久行之。不死不病。畢。又屈動身體。申手四極。反張側擊。宜搖百關。爲之各三。此當口訣。此運動雖有大真法用。故須口訣。起先以手巾若厚帛。拭項中四面及耳後。使圍匝熱。溫溫然也。順髮摩項。若理櫛之無數也。良久。摩兩手以治面目。久行之。使人目明而邪氣不干。形體不垢。疑此字作生。穢也。都畢。乃咽液二十過。以導內液。

右一條出大洞精景經上卷。亦未出世。非三品目。

消魔上靈經曰。若體中不寧。當反舌塞喉。漱瀉咽液。亦無數。須臾。不寧之病。自即除也。當時亦當覺體中寬軟也。

右一條出消魔上靈經中。亦未出世。非三品目。是智慧七卷中事。

右前三條。不願誰之所授。

消魔經上篇曰。耳欲得數按。抑其左右。亦令無數。令人聰徹。所謂營治城郭。名書皇籍。又曰。鼻亦欲得按其左右。唯令數人。系平。所謂灌漑中。名書帝錄。

右此二條法。方丈臺昭靈李夫人出用。此亦消魔上靈經。亦應同是前條。

太上錄發華經上。按摩法。常以生氣時。咽液二七過。畢。按體所痛處。向王而祝曰。左元右元。三神合真。左黃右黃。六華相當。風氣惡疫。伏匿四方。玉液流澤。上下宜通。內遣水火。外辟不祥。長生飛仙。身常健強。畢。又咽液二七過。常如此。則無疾。又當急按所痛處。二十一過。

右一條消浪髮林宮右英王夫人所出。此亦消魔上靈經。亦應同是前條。

丹字紫書三五順行經曰。坐常欲閉目。內視。存見五臟腸胃。久行之。自得分明了也。此經中真石坎赤字經曰。當能以手掩口鼻。隨目微低。久許時。手中生液。道以摩面目。常行之。使人體香。此經非三紫皮炎光內視中方。當欲閉目。而臥。安身微氣。使如臥狀。令旁人不覺也。乃內視遠聽四方。令我耳目。

注萬里之外。久行之。亦自見萬里之外事。精心爲之。乃見百萬里之外事也。又耳中亦恆聞金玉之音。絲竹之聲。此妙法也。四方者。總其言耳。當先起一方面。內注視聽。初爲之。實無彷彿。久久誠自入妙。此經下真史所載本。不知因何而誤。若非真。則此經亦非真也。

太上天關三經曰。常欲以手按目。近鼻之兩骨。閉氣爲之。氣通輒止。吐而復始。恆行之。眼能洞觀。此經下真史所載本。不知因何而誤。若非真。則此經亦非真也。

右四條元師所收用。元師即南真夫人。此四經並未出世。其後進來真雜說。標題有前後之清靈真人說寶神經。長史寫本。亦題如此。今人皆別呼寶神經。寶神經立得下救耶。此唯是一片鈔耳。

夫注心道真。元想靈人。冥冥者。亦其靈其意也。若外難未披。假詠策存。實復未能。西榆之年。還發元童矣。苟耽元篇也。志之勤也。縱金牙凋而。頂生素華者。我道能變之。爲要在須臾之間耳。但問志之何如。爾老少之學。無所在也。吾往即其人也。此經下真史所載本。不知因何而誤。若非真。則此經亦非真也。

求道要。先令目清耳聰。爲事主也。且耳目是尋真之梯級。綜靈之門戶。得失繫之而立。存亡須之而辨也。今鈔徑相示。可施用也。此則寶神經中要徑。故云鈔徑。

道曰。常以手接兩眉後小穴中。三九過。又以手心及指摩兩目權上。以手旋耳。行三十過。摩唯令數。無時節也。畢。輒以手逆乘額上。三九過。從眉中始上行入髮際中。口傍咽液。多少無數也。如此常行。自自清明。一年可夜書。亦可於人中密爲之。勿語其狀。

周後小穴中。爲上元六合之府。主化生眼瞳。和靈精光。長珠微童。保練目神。是真人坐起之上道。一名曰真人常居內經真諺曰。子欲夜書。當修常居矣。真人所以能旁觀四達。使八佞照明者。實常居之數明也。目下權上。是決明保室。歸嬰至道。以手旋耳行者。探明映之術也。旋於是理開血散。賊兆不生。目華元照。和精神盈矣。夫人之將老。鮮不先始於耳目也。又老形之兆。亦發始於目際之左右也。以手乘額上。內存赤子。日月雙明。上元歡喜。三九始眉數畢。乃止。此謂手朝三元。因腦髮之道也。頭四面以兩手乘之。順髮就緒。唯令多也。於是頭血流通。風濕不凝。

都畢。以手按目四骨。二九過。覺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久爲之。得見百靈。凡修行此道。及卷中諸雜事。並此中。今不可備行注釋。

敷而行之。使手不離面。乃佳。已成真人。猶不廢也。欲行此道。皆盟金爲誓。金之多少。在人盡誠而設耳。不徒爾苟行而已。真官曰。欲開起居。金爲盟誓。謂非其人。而不傳授也。此道出太上寶神經中。此經初不下傳於世也。當來爲真人者。時有得者。反白之要事。盡於此。此宜用金珠二錢。

紫微夫人喻書如左。紫微是承蒙君說神經。仍復近道。如此則表所說亦同此少。

夜臥覺常更叩齒九通。咽液九過。畢。以手按鼻之邊。左右上下數十過。微呪曰。太上四明。九門發精。耳口元微。通真遠靈。天中元靈。流炁調平。驕女雲儀。眼童英明。華聰晃朗。百度肺清。保和上元。徘徊九城。五藏植根。耳目自生。天臺鬱素。柱梁不傾。七魄深鍊。三魂安寧。赤子騰景。輒與我并。有敢掩我耳目。太上當摧以流鈴。萬凶消滅。所願必成。日月守門。心藏五星。真皇所祝。奉誓敬聽。臥覺輒按。祝如此。勿失一臥也。真

道雖成如我輩故常行之也。但不復臥。自坐爲之耳。此太上寶神經中祝辭上道也。令人耳目聰明。強識
 豁朗。鼻中調平。不垂津液。四響八徹。面有童顏。制魂鍊魄。却辟千魔。七孔分流。色如素華。真人起居之妙
 道也。所以名起居者。常行之故也。畢。又咽液九過。摩挾面目。令少熱以爲常。每欲數也。與寧三年歲在乙
 丑六月二十三日夜。喻書此。其夕先共道諸人。多有耳目不聰明者。欲啓乞此法。即夜有降者。即仍見喻
 也。此皆君自記也。長庚年出六十。耳目欲損。又告云。道士耳重者。行黃赤炁失節度也。不可不慎。此蓋精成
 也。故特錄之。不欲捨斥。託云諸人耳。又告云。道士耳重者。行黃赤炁失節度也。不可不慎。此蓋精成
 也。故特錄之。不欲捨斥。託云諸人耳。

右一條消靈言

梳頭理髮。欲得多過。通流血氣。散風濕也。數易梳。更番用之也。亦可不須解髮也。

右一條紫微夫人言

太極緣經曰。理髮欲向王地。既梳髮之始而微祝曰。

泥丸元華。保精長存。左爲隱月。右爲日根。六合清鍊。百神受恩。祝畢。咽液三過。能常行之。髮不落而日生。
 常數易梳。梳之取多而不使痛。亦可令侍者梳取多也。於是血液不滯。髮根常堅。

右一條安九華所告。令施用。亦是合符此法之事。

紫微夫人喻曰。披華蓋之側。延和天真。入山潤之谷。填天山之源。則虛靈可見。萬鬼滅身。所謂仰和天真。
 俯按山源也。華蓋一名。

天真是兩眉之間。眉之角也。山源是鼻下人中之本。側在鼻下。小入谷中也。華蓋在兩眉之下。是微祝之
 津梁。天真是引靈之上房。且中暮。極咽液三九過。急以手三九陰按之。以爲常。令致靈微視。杜通萬邪之
 道也。一日三過行耳。紫微夫人言。人有平病垂死者。世中凡醫。唯知針灸。不知。按而祝曰。開通天庭。使我長
 生。微視萬里。魂魄返嬰。滅鬼却魔。來致千靈。上升太上。與日合符。待補真人。列象元名。楚莊公時。秋時楚
 莊王。市長宋來子。恆酒掃一市。久時有一乞食公。入市經日。乞恆歌曰。天庭發雙華。山源彰陰邪。清晨按
 天馬。來詣太真家。真人無邪惡。又以滅百魔。恆歌此乞食。一市人無解歌者。獨來子忽悟疑是仙人。然故
 未解其歌耳。乃途師此乞食公。乘官追逐。積十三年。此公遂授以中仙之道。來子今在中嶽。乞食公者。西
 嶽真人。馮延壽也。周宣王時。史官也。手爲天馬鼻下爲山源。

六月二十七日夜。喻書此。此法。

雲林王夫人曰。仙真之道。以耳目爲主。淫色則目閉。廣發則耳閉。此二病從中來而外奔也。非復有他矣。
 今令人聰明益耳。但不爲之者。行之難。欲得上通微映。旁觀鬼神。當洗心絕念。放氣流淫。所謂嚴其始
 矣。夜臥先急閉目。東向。以手大指後掌各左右按。拭目就耳門。使兩掌俱交會於項中。三九過。存目中當
 有紫青絳三色氣。出目前。此是內按三素靈。以灌合童子也。陰祝曰。眼童三靈。兩目真君。英明注精。開通
 清神。太元靈儀。靈顯開闢。保利雙闕。啓微九門。百節應響。朝液泥丸。身升玉宮。列爲上真。凡四十八字。祝
 畢。咽液五十過。畢。乃開目。以爲常。坐起可行之。不必夜也。要以生炁時。一年許。耳目便精明。久爲之。微視
 千里。羅映神靈。聽於絕響者也。此亦真仙之高道。不但明目開耳而已。

夫欲學道者。皆當不欲令人知見所聞。每事盡爾。太上宮中歌曰。手把八雲氣。英明守二童。太真握明鏡。
 鑑合日月。錄靈儀。拂高闕。開括泥丸宮。萬響入百關。駢女坐元房。愈行愈鮮。英靈自爾通。此歌正言耳
 目之經也。我浪浪方丈仙人。常寶而爲也。此道出太上四明玉經中。傳行以青金爲誓。然後乃施行耳。右
 是右英夫人受命告長史也。又用盟信。錄有青金。令亦立依。確立格。閉炁拜靜。百鬼畏憚。功曹可見與語。久
 行之耳。

七月二日南嶽夫人喻

燒香時。勿反厭性。真炁致邪。應也。

入靜戶。先前使人通達上聞。

臨食上勿道死事。洗滌時常存六丁。令人所向如願。理髮欲向王地。既梳髮之初而微祝曰。泥丸元華。保
 精長存。右爲隱月。左爲日根。六合清鍊。百神受恩。祝畢。咽液三過。此一條。猶是左祀所說無異。但不知何者
 右四條南嶽夫人喻。

正一平經曰。閉氣拜靜。使百鬼畏憚。功曹使者。龍虎君。可見與語。謂能精心久行之耳。今此悉脫拜靜。喪
 必脫是也。恐脫是也。

又曰。燒香時勿反厭。反厭則真炁。致邪。應也。

又曰。入靜戶。先前右足著前。後進左足。令與右足齊。畢。乃遂行如故。使人陳啓。通達上聞。

又曰。臨食上勿道死事。勿露食物。來衆邪炁。

又曰。數澡洗。每至甲子。當沐不爾。當以幾月。且使人通靈。浴不患數。患人不能耳。薄鍊尸臭。而真炁來入。
 右元師所教。使施用。今更詳記。寫此。并益後二條。以示其也。

右十條並長史寫

服仙藥。常向本命服畢。勿道死喪凶事。犯胎傷神。徒服無益。
 東卿司命君。此一條不在受明。

右一條楊書

太上九變十化。易新經曰。若履淹穢。及諸不靜處。當洗滌。浴。與解形。以除之。

其法用竹葉十兩。桃皮削取白四兩。以清水一斛。三斛。於釜中煮之。令一沸。出適寒溫。以浴形。即萬淹消
 除也。既以除淹。又辟濕痺癢之疾。且竹虛素而內白。桃即却邪而折穢。故用此二物。以消形中之淫濁
 也。天下遊。既反。未嘗不用此水。以自薄也。至於世間。符水祝。外舍之近術。皆莫比於此方也。若浴者
 益佳。但不用此水。以沐耳。鍊尸之素。正宜以浴耳。真奇秘也。下說自有九化十變。
 紫微王夫人所教用。

右一條長史寫

受國訣。施行太丹隱書。存三元洞房者。常月月朝太素三元君。以正月九日。二月八日。三月七日。四月六

日、五月五日、六月四日、七月三日、八月二日、九月一日、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二日、於疑靜之室、北向六再拜訖、稽首跪曰、謹啓太上大道高虛玉晨太素紫宮八籙三元君中央黃老無英白元太帝五老萬真上仙太極皇精三皇君、大洞三景弟子某、謹以吉日之夜、天關九開之間、上聞太上玉皇真君、乞得長生世上、壽無億年、時乘黃晨、綠蓋龍轎、上詣紫庭、役使萬神、時衛四明、畢、勿令人知也。

右四朝太素三元君法、以吉日夜半時。

此一條捺寫。

太上大道玉晨君、常以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五日、四月八日、五月九日、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五日、十一月三日、十二月十二日、登玉霄琳房、四眇天下有志節遠遊之心者、子至其日平旦日出時、北向再拜、亦可於靜中也、自陳本懷所願畢、因咽液三十六過、其處東海青童君、常以丁卯日登方諸東華臺四望子、以此日、常可向日再拜、日出行之、可因此以服日精。又據

右紫虛元君所出、右此三事、並上學應朝之法、其經雖不顯、故南真出之、亦是合長史運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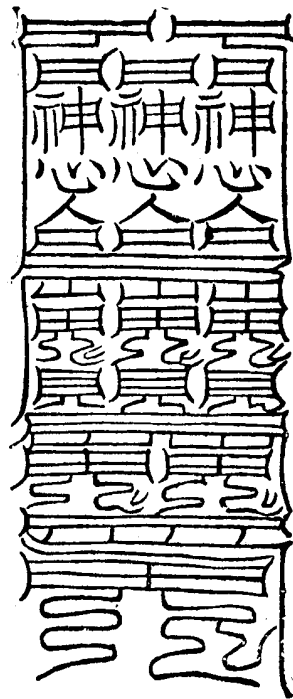
右三條有長史捺共書同在一紙上。

常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十日、夜、於疑室存思洞中、決事、而獨處不眠者吉也。其夕衛經玉童玉女、將太極典禁真人、來於空中而察子也、是其夜常燒香精苦、有如所待者、坐臥存思、或讀書念真、在意爲之、唯不可以其夕施他事、非求道之方耳、若兼慎於其日、益善、匪唯守夜矣、受洞訣之始、常當修此、好以爲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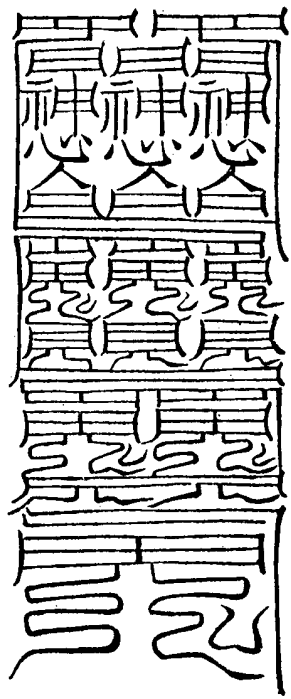
數遇惡夢者、一曰魄妖、二曰心試、三曰尸賊、厭消之方也、若夢覺、以左手躡人中二七過、琢齒二七遍、微視曰、大洞真元、張鍊三魂、第一魄速守七魄、第二魂速守泥丸、第三魂受心節度、速啓太上三元君、向遇不祥之夢、是七魄遊尸、來協萬邪之源、急召桃康護命、上告帝君、五老九真、皆守體門、黃閣神師、紫戶將軍、把鏡搖鈴、消滅惡津、反凶成吉、生死無緣畢、若又臥、必謹吉應、而造爲惡夢之氣、則受閉於三關之下也、三年之後、唯神感旨應、乃有夢也、夢皆如見將來之明審也、略無復惡占不祥之想矣。此史作惡字、皆西下心、其義與西下心亦同、但謂四方金氣之心剛惡也。

若夜遇善夢、吉應好夢、而心中自以爲佳、則吉感也、臥覺當摩目二七、叩齒二七遍、而微呪曰、太上高精三帝丹靈、綠宮明徹、吉感告情、三元柔魄、天皇授經、所向諸合、飛仙上清、常與玉真俱會紫庭畢、此大洞秘訣、以傳於始涉津流者矣。右此三事、亦是洞房太丹家事、其經、亦未顯、此、今世中、乃自有其事、皆所損不同。

右三條有長史寫。



此符摹長史畫。



此符摹捺畫。

已上符本朱畫。明室內經開心辟安符、王君撰、用開日、且向王朱書、再拜服之、祝曰、五神開心、徹聽絕音、三魂攝精、盡守丹心、使我勿安、五藏遠尋、拜畢、祝畢、乃服、服畢、咽液五過、叩齒五通、勿令人見、此字謂皆若不用開日、以月旦、月十五日、二十七日、一月三服、一年便驗、秘術也。右符及此三條、有長史捺寫兩本、捺朱書。

東卿司命曰：先師王君昔見授太上明堂元真上經，清齋休糧，存日月在口中，盡存日，夜存月，令大如環日，赤色，有紫光九芒，月黃色，有白光十芒，存咽喉光芒之液，常密行之無數，若不修存之時，令日月還住面明堂中，日居左，月居右，令二景與目盪合，相通也。此道以攝運生精理和魂神，六丁奉侍，天兵衛護，此上真道也。太上元真經先盟而後行之，然後可開玉佩金璫之道耳。季偉昔長齋三年，始誠竭畢思，乃能得之。於是神光映身，然後受書耳。此元真之道，要而不煩，吾常寶秘，藏之囊中，故以相示，有慎密者也。明堂元真自有經，經亦少耳，大都口訣，正如此而行之，偉昔亦不得經，但按此而行，始乃得經耳。爾欲得，可就偉取玉佩隱書，非偉所見耳。

右三條楊書

太虛真人南嶽赤君內法曰：以月五日夜半時，存日象在心中，日從口入也，使照一心之內，與日共光相合會，當覺心暖，霞暉映臉，良久乃祝曰：大明育精，內鍊丹心，光暉合映，神真來尋，畢咽液九過，到十五日，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復作如上，使人開明聰察，百關鮮微，面有玉光，體有金澤，行之十五年，太一遺寶車來迎，上登太霄，行之務欲數不必此數日作也。

右一條出太上消魔經中

此經亦未
東華真人服日月之象上法

男服日象，女服月象，日一不厭，使人聰明朗徹，五藏生華，魂魄制鍊，六府安和，長生不死之道。回同字是

右書日月象法，亦可圓書日也。
右此二法，不審是何真所受。

右一條楊書

漢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長丈六，項生圓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遍問朝廷通人，傳毅對曰：臣聞天竺國有得道者，號曰佛，傳聞能飛行，身有白光，殆其神乎。帝乃悟，即遣使者張翥、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國，探寫佛經四十二章，祕闕臺石室第十四。即時起洛陽城西門外道北立佛寺，又於南宮清涼臺作佛像及鬼子母圖，帝威非常，先造壽陵，亦於殿上作佛象，是時國豐民安，遠夷慕化，願為臣妾，佛像來中國，始自明帝時耳。

玉瓊瑤，雜為棟宇，又有元寒山，山上別為外宮，宮室周二百里中，方諸東西面，又各有小方諸，去大方諸三千里。小方諸亦方面各三百里，週週一千二百里，亦各別有青君宮室，又特多中仙人及靈鳥靈獸，大方諸對會稽之東南，小看去會稽岸七百里，東北看則有湯谷建木鄉，又去方諸六萬里。方諸是乙地，則自寅運長十萬里，去會稽七萬里也。大方諸之西小方諸上，多有奉佛道者，有浮圖，以金玉鑲之，或有高百丈者，數十層，層層樓也，其上人盡孝順而不死，是食不死草所致也。昔服五星精，讀夏歸藏經，用之以飛行，奉佛道，不作此形，世人謂在東華靈耳。大方諸之東小方諸上，多奇靈寶物，有白玉酒金漿，青君畜積天寶之器物，盡在於此，亦多有仙人，食不死草，飲此酒漿，身作金玉色澤，常多吹九靈籟，以自娛樂，能吹籟者，聞四十里，籟有三十孔，竹長二三尺，九籟同唱，百獸拊舞，風凰數十來至和籟聲。

大方諸宮，青君常治處也。其上人皆天真高仙，太極公卿，諸司命所在也。有服日月法，雖已得道為真，猶故服之。崑山赤城，亦為司命之府，唯太元真人、南岳夫人、在焉。李仲甫在四方，轉來在南方。直存心中有象大如鏡，在口中赤色，又存日有九芒，從心中上出喉，至齒間而芒。赤真。御還胃中，如此良久，臨目存。此字。見心中分明，乃吐氣漱液三十九過，止一日三為之，行之一，疾除五年，身有光彩，十八年必得道，行日中無影，辟百鬼千惡，冥冥極存日，在泥丸中，夜服月華，如服日法，存月十芒，白色，從腦中下入喉，芒亦不出齒間而迴入胃。

右此方諸真人法，出大智慧經上中篇，常能用之，保見太平。此即靈是消魔寶

右南極夫人所告
行此日在心月，在泥丸之道，謂省易可得，旨行無中廢絕者也。除身三尸，百疾千惡，鍊魂制魄之道也。日月常照形中，則免凝形，青君今故行之，吾則其人也。今以告子，子脫可密示有心者耳。行此道亦不妨行寶書所服日月法也。兼行益善善也。仙人一日一夕行千事，初不覺勞，叨勸道之至，生不可失矣。日月所用者。

右西城王君告，此以告楊君，令
為道當如射箭，箭直往不顧，乃能得造期的，操志入山，唯往勿疑，乃獲至真。

元清告，惟成詩各一條耳。不審此當是何時所錄。

右八條並楊書

行此四道，按玉元上法一年，便驚視聽，自可勦之舉之無疑。不知是何法也。

太極真人云，讀道德經五千文萬遍，則靈駕來迎，萬遍畢未去者，一月二讀之耳，須靈駕至而去。

右二條某書

山世遠受孟先生法，奉臥先讀黃庭內景經一過，乃眠，使人魂魄自制鍊，恆行此二十一年，亦仙矣。是為合萬過，夕得三四過，乃往北嶽，蔣夫人云，讀此經亦使人無病，是不死之道也。通。一靈應為七，或為八字，二三三三。

存五星當謹按八素以王星為始存以生氣時若不王星先出者故宜不先存王也至於視星入室任意耳唯以勸感為上耳亦不必須都見星然後速通也視之亦審耳

消靈君告

存思要法當覺目觀五星於方面並乘芒而下行我然後依王星下而存王星但吞咽一芒畢又當鎮星下又存鎮星良久總五星各一芒使俱入口而咽之如鎮星星過數也此一事真法若頓存五星自當依常法不心存對尾下也依此言則後是聖法也

六月一日夜消靈真人言右四條楊書

日中五帝字曰日魂珠景昭昭映迴旋亦童元炎燭象凡十六字此是金闕聖君探服飛根之道昔受之於太微天帝君一名赤丹金精石景水母玉胞之經

右英云珠圓會暉縹緲日霞煥明亦童乘靈元炎散光飄象鬱清此日之勢也神之威也此說按紫文可證

右二條某書

扶晨始暉生紫雲映元煥洞圓光蔚晃明濯耀羅眇眇靈景元森灑空清華九天館玉寶金房煙母歌

右大同真經中篇今鈔數行今洞經亦有此四句

外國呼曰為濯耀羅方諸其人呼曰為圓耀羅少見此濯耀羅者日之應也紫雲中人者胎宮神也元真之道矣日德應澤長生之象紫雲罔晨魂魄安也身康神寧從此始矣

辭四海已早氣安和史考諸自地

右黃疏大洞真經言以釋夢濯耀羅之義如別此亦自謂也

右四條楊書

真誥卷十

協昌期第二

微誠因理感積精洞幽真斐斐乘雲綵靈像憑紫煙眇眇濯圓羅佛佛駕飛輪元翰啓矇昧願景恩自新吳史謂啓告賦詩一篇本注之此即謂羅之旨也吳史自書凡真書及古書作勞羅字皆作彷彿字此則是對羅也此字已下至也字並朱書

范幼冲遼西人也受胎化易形今來在此恆服三氣三氣之法存青炁白氣赤氣各如綆從東方日下來直入口中抱之九十過自飽便止為之十年身中自有三色氣遂得神仙此高元君太素內景法且且為之隨日施行視日盤佳其法鮮而其事甚驗許侯可為之矣范即是華陽中監

右一條楊書

東海東華玉妃淳文期授含真蓬女真張微子服齋之法常以平日於寢靜之中坐臥任己先閉目內視彷彿使如見五藏畢因口呼出氣二十四過隨目為之使目見五色之氣相纏繞在面上鬱然因入口內此五色氣五十過畢咽液六十過畢乃微呪曰太微發輝靈霧四邊結氣蜿蜒五色洞天神燈含啓金石華真靈鬱紫空鍊形保全出景藏幽五靈化分合明扇虛時乘六雲和攝我身上升九天畢又叩齒七通咽液七過乃閉目事訖此道神妙又神州元都多有得此術者久行之常乘靈霧而遊也

右一條楊書又錄寫

真誥 卷十

守元白之道。常且日坐臥任意。存泥丸中有黑氣。存心中有白氣。存臍中有黃氣。三氣俱生。如雲氣覆身。因變成火。火又繞身。身通洞徹。內外如一。且行至向中又止。於是服氣一百二十都畢。道正如此。使人長生不死。辟却萬害。尤禁六畜肉。五辛之味。當別疑處。靜思。尤忌房室。房室即死。初存出氣如小豆。漸大。衝天。三炷。燭繞身。共同成一混。忽生火在三煙之內。又合景以煉一身。一身之裏。五藏照徹。此亦要道也。

右二條有採寫并右三事。在論華陽第四卷中。今又重鈔。可修事出此耳。其本文猶在彼卷。

太極真人救世靈符。北帝使告三。此三字被後人。官制神誠。鬼靈符。盛以重紫之囊。係之頭上。入穢滄脫也。此字又稱靈符。乃不可部。衛符有三。天直使者二人。凶鬼萬邪有千。佩符者即死。此下有十字。亦一已別題之。

小君今審此符。相與佩之。在玉馬經上。一名北帝靈符。而玉馬經世未嘗見。不敢為定。相傳百是此。

一雄黃 二雌黃 三鉛黃

右三黃華先投朱砂。一熟研之於器中。次投雄黃熟研之。次投雌黃熟研之。次投鉛黃合研之。良久成也。以膠合。言一者。以意為之。一分之品量多少也。符法。真符多用此。

右三條揚書

合藥當令精不精者。不自答。反責方之不驗。若是人可謂咎乎。可使鈔方合耳。

可用昌蒲五兩。所以用十兩。未知道門戶之人耳。可用朱黃根皮二兩。紫靈芝三兩。

此用若口訣。周紫陽所撰。故受此訣。是告長史也。

右一條揚書

成治疔一解。清水潔洗令盛訖。乃細搗為屑。以清水二解。合煮令爛。以絹囊盛。絞取汁。置銅器中。湯上蒸之內。白蜜一罇。大乾。取去核。熟細搗。令皮肉和會。取一罇。又內白蜜之中。絞令相得。如餅狀。日食如彈丸三四枚。一時百病除。二時萬害不傷。三時面有光澤。四時耳目聰明。三年顏如女子。神仙不死。

又法。成疔一解。水盛洗。洗乃乾。乾乃細搗為屑。大棗四罇。去核。乃搗令合。清酒五罇。會於銅器中。煎攪使成餅狀。日服如李子三九。百病不能傷。而面如童子。而耐寒凍。

又法。龍散五斤。伏苓煮三沸。搗取散五斤。右二物合。和更搗三千杵。盛以密器。且服五合。百災百毒。百疫不能犯。面黃而壯健。久服能飛越峯谷。耳聰目明矣。此三方有傳者。其方在蘇傳中。即

鍊麻服法。清水三解。麻服一解。雞白二斤。合三物會煎之。以木蓋蓋上。勿令風煙散出。取一解。止內酒中服之。亦可單服。此方有長史。乃別出四條。乃別出四條。乃別出四條。乃別出四條。

極太真人遺帶散。白粉服一刀圭。當暴心痛如刺。三日欲飲。飲既足一解。氣乃絕。絕即是死也。既飲失尸。在但餘衣在耳。是為白日解帶之仙。若知樂名者。不復心。痛但欲足一解。仍絕也。既絕。已自覺所遺尸者在地也。臨時自有玉女玉童。以青耕與共來。載之也。欲停者。當心痛三日。節與俱耳。其方亦可舉家用。

靈符衣九兩是其首。此一條不知出何處。即靈符衣九兩是其首。是白靈符也。世未見方。

右一條揚書

齋者不宜雜不齋者而相混。並未體正道。後宜改之。

上道之高。神虎經是也。自非傳授者。皆不得令其見所寫之紙也。此又一未體矣。

南真云。寫神虎文不精。則萬物不為己。用心將徒勞耳。得紙更留心護寫。燒香先者寫上。書當恆燒香。文之左右。亦初不能令專使煙清極也。精誠務在匪懈。求道唯取於不倦耳。此又近於替乎。

夫得道者。常恨於不早聞受。失道者。常恨於不精勤。何謂精耶。專篤其事也。何謂勤耶。恭謹其業也。既加之以檢慎。守之以取感者。則去真近矣。爾其營之。勿忘也。此則五條。並

受書則師乃恥之。耶。真。心。既。有。不。盡。獲。考。者。非。一。人。子。往。師。蘇。林。守。一。當。先。齋。受。戒。能。得。此。度。世。幾。未。可。量。也。九。華。真。妃。言。守。五。厨。內。一。是。真。一。之。上。也。皆。地。真。人。法。也。

上黨王真。京兆孟君。司馬季主。皆先按於此道而始矣。魯女生。鄆張君。今皆在中嶽及華山。正守此一。亦可得漸階上道。而進復為不難也。五斗內一涓子內法。昔所授於峨嵋臺中。本其外守一元一之屬。莫有逮其蹤者也。

小君言。五時真一。即今蘇傳中。分至日所存用者是也。

中君曰。良。勸。不。休。吾。當。與。其。流。珠。真。此。亦。中。真。之。上。道。也。此。則。五。條。並。道。似。令。告。牙。也。

又云。性。躁。暴。者。一。身。之。賊。病。求。道。之。堅。梯。也。遂。之。者。真。去。改。之。者。道。來。每。事。觸。類。皆。當。柔。遜。而。盡。精。潔。之。理。如。此。幾。乎。道。者。也。皆。採。似。令。

小茅君云。丹砂。雄黃。雌黃。家。家。皆。有。之。至。於。無。一。人。合。藥。者。也。皆。如。傳。國。璽。印。父。傳。子。子。傳。孫。耳。好。道。而。不。專。疲。志。而。不。固。華。名。鍾。於。胸。心。榮。味。交。於。外。視。萬。萬。皆。是。也。適。足。疲。我。三。官。之。司。矣。此。語。似。令。

可。令。許。斧。數。淋。浴。濯。其。水。疾。之。氣。也。消。其。積。考。之。癢。也。亦。致。真。之。階。

右紫陽真人言。沐浴不數。魄之性也。遠魄返真。是練其濁穢自亡矣。

右紫微夫人言。上道法。衣巾不假人。不同器皿者。車服牀寢。不共之也。所以遏穢垢之津路。防其邪風之往來耳。此甚易行。而更以為難。所為信道不篤。欲飛反沈者。也。心。遣。何。必。言。哉。其。自。當。知。所。為。皆。長。史。此。語。似。令。

右南岳夫人語。右十六條。並揚書。又雜錄焉。

人臥牀。當令高。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蒸之侵人。常依地而逆上耳。此則三尺。

人臥室宇。當令潔。盛則受靈氣。不盛則受穢氣。故氣之亂人室宇者。所為不成。所作不立。一身亦爾。當

數洗沐。潔。不。爾。無。靈。靈。字。是。神。靈。中。國。本。無。淨。字。靈。字。是。神。靈。中。國。本。無。淨。字。靈。字。是。神。靈。中。國。本。無。淨。字。

勿道學道。道學道鬼犯人亦不立。使人病是體未真故。道學亦云。一百一事。道學一算。如此可不慎。

大洞真經高上內章。馮邪大祝上法曰。每當經危險之路。鬼廟之間。意中諸有疑難之處。心將有微忌救

所經履者。乃當先反舌內向咽液三過畢。以左手第二第三指。兩鼻孔下人中之本。鼻中隔孔之內際

也。三十六過。即手急按。勿舉指計數也。鼻中隔之際。名曰山源。山源者。一名鬼井。一名神池。一名邪根。

一魂臺也。臨畢。因叩齒七通畢。又進手心以掩鼻。於是臨目。朱鳥凌天。神威內張。山源四鏡。鬼

井逃亡。神池吐氣。邪根伏藏。魂臺四明。瓊房容瑤。玉真巍峨。坐鎮明堂。手師紫霞。頭建神光。執詠洞經。三

十九章。中有辟邪龍虎。截岳斬提。猛獸奔牛。衝刀吞鏡。揭山擡天。神帝龍六。領吐火。噴鬼之王。電豬雷

父。聖星梳鬢。驛駁灼逆。風橫行天。禽羅陳。皆在我傍。吐火萬丈。以除不祥。草精啓道。封落山鄉。千神百

靈。併手叩額。淨財捧燈。為我燒香。所在所經。萬神奉迎。畢。又叩齒三通。乃閉目除去左手。

手按山源。則鬼神閉門。手薄神池。則邪根散分。手臨魂臺。則玉真守關。於是感激靈根。天獸來衛。千精震

伏。莫于我。此自然之理。使忽爾而然也。

鼻下山源。是一身之武津。真邪之通府。不真者所以生邪氣。為真者所以遏萬邪。在我運攝之耳。故吉凶

兆焉。明堂中亦一身之文池。死生之形宅。存其神。可以眇乎內觀。廢其道。所以致乎朽爛。故由我御順其

術。而死生悔吝定焉。

右一條出大洞真經高上首章。此一條不審誰撰。有長史。

夜行常帶珠齒。亦無正限數也。煞鬼邪鬼常畏珠齒。是故不得犯人也。若兼以漱液祝說。益善。

世人。有知鄧都六天宮門名。則百鬼不敢為害。欲臥時。常先向北祝之三過。徵其音也。祝曰。吾是太上弟

子。下統六天。六天之宮。是吾所部。不但所部。乃太上之所主。吾知六天門名。是故長生。敢有犯者。太上斬

汝形。第一宮名。射絕陰天宮。以次東行。第二宮名。秦絲諒事天宮。第三宮名。明晨耐犯武城天宮。第四

宮名。恬照罪天宮。第五宮名。宗靈七非天宮。第六宮名。敢司連宛屢天宮。止。乃琢齒六下。乃臥。辟諸鬼

邪之氣。如此凡三通也。此二法。

北帝煞鬼之法。先叩齒三十六下。乃祝曰。天蓬天蓬。九元煞童。五丁都司。高刁北公。七政八靈。太上洪凶。

長顛巨獸。手把帝鐘。素臯三晨。嚴烈變龍。威劍神王。斬邪滅蹤。紫氣乘天。丹霞赫衝。吞魔食鬼。橫身欲風。

蒼舌綠齒。四目老翁。天丁力士。威而禦凶。天驕散辰。威北衝鋒。三十萬兵。衛我九重。辟尸千里。去却群

敢。有小鬼。欲來見狀。擡天大斧。斬鬼五形。炎帝裂血。北斗燃骨。四明破骸。天飲滅類。神刀一下。萬鬼自潰。

畢。四官輒一琢齒。以為節也。若冥夜白日得祝。為恆祝也。鬼有三被。此祝者。眼精明爛。而身即死矣。此上

神祝。皆斬鬼之司名。北帝祕其道。若世人得此法。恆能行之。便不死之道也。男女大小。皆可行之。

此所謂北帝之神祝。煞鬼之良法。鬼三被此法。皆自死矣。常亦畏聞此言矣。因病行此立愈。叩齒當隨目

存見五藏。人可驚。兼亦仍固無。具五神。自然存也。鄧都中秘此祝法。今密及之耳。不可泄非有道者。其祕之乎。

右五條楊書。又據楊書。北帝祝。是口噤時。皆極多。後變易。

風病之所生。生於丘墳陰濕。三泉壅滯。是故地官以水氣相激。多作風痺。風痺之重者。舉體不授。輕者半

身成失手足也。若常夢在東北及西北。經接故居。或見靈牀處所者。正欲與家相接耳。墓之東北為微絕

命。西北為九厄。此皆家訟之凶地。若見亡者於其間。益其驗也。

若每遇此夢者。臥覺當正向上三琢齒而祝之曰。太元上元。九都紫天。理魂護命。高素真人。我佩上法。受

敬太元。長生久視。神飛體仙。家慕永安。鬼訟塞魂。魄和悅。惡氣不燿。遊魅罔象。敢干我神。北帝呵制。收

氣入淵。得錄上皇。謹奏玉晨。如此者。再祝。祝又三叩齒。則不復夢家墓及家死鬼也。此北帝祕祝也。有心

好事者。皆可行之。若經常得惡夢不祥者。皆可按此法。於是鬼氣滅也。邪鬼散形也。此聖令以授長史也。但

聖命。是為不同。又九

手臂不授者。沈風毒氣在脈中。結附筋骨。使之然耳。宜針灸。針灸則愈。又宜按北帝曲折之祝。若行之百

過。疾亦消除也。先以一手徐徐按摩臂良久。畢。乃臨目內視。咽液三過。叩齒三通。正心微祝曰。太上四元。

五華六庭。三魂七魄。天關地精。神符榮衛。天胎上明。四肢百神。九節萬靈。受錄玉晨。刊書玉城。玉女侍身。

玉童護命。永齊二景。飛仙上清。長與日月。年俱後傾。超騰昇仙。得整太平。流風結病。注鬼五飛。烟烟家氣。

陰氣相伺。陵我四肢。干我盛衰。太上。天丁。龍虎。龍威。斬鬼不祥。風邪。即推注。匪百毒。隱非。使我復常。

日月同輝。考注見犯。北辰收推。如有干試。干明上威。畢。此亦以告長史也。長史極多。應夢。恒有氣注。若弟

子有心者。按摩疾處。皆用此法。但不復令臨目內視。咽液琢齒耳。

昔唐覽者。居林慮山中。為鬼所繫。舉身不授。似如綿。有道人教按摩此法。皆即除也。此北帝曲折之法。

諸疾有曲折者。用此法皆佳。不但風痺不授而已也。唐覽無別所出。不知何人也。鄧都北帝有此數法。亦參於高仙家

用也。又有曲折經。藏著西明公處。西明公也。鄭子真則康成之孫也。今在陽湖山。昔初學時。正患兩脚

不授。積年其晚。用針灸。兼行曲折祝法。百日都除。鄭元有一兒。為鬼所害。有道士名小同。其。既不入山。唐

覽今在華陽。得虹丹法。合服。得不死。前案至此。道。

十三過針。三過灸。無不愈。左手勝右手也。少陽左肘。手脈內。故宜十三過針。乃得理內。脈入少陽也。灸

氣得溫浮上。臂血得風。故宜三過灸。乃得補定流津。使筋屬不滯也。灸手兩關及風絃。并五津凡三處

急要也。當待佳日。我自別相示也。保不使爾失此手也。

右中侯夫人。手脈。風。五津。凡三處。

夫風考之行也。皆因氣之開。耳體有虧。故病來侵之也。若令差。意誠能省。周旋之役者。必風病除

也。今當為攝制家注之氣。爾既不佳。亦可上家。盛章。我當為關奏之也。於是注氣絕矣。

昔鄧雲山。停當得道。頓兩手不授。善使人語之。令灸風。側。曲。津。兩處耳。六七日間。便得作五禽按摩也。若

針力訖。當語所灸處。又心存行道。亦與身行之無異也。昔趙公成。兩脚曳不能起。且夕常心存拜太上。如

時皆燒香左右如欲行狀也此謂內研太元心行靈藥栖息三宮假逸神府者矣
 右保命言見有真本郭靈山趙公成並無此式願此也
 夜臥臥存日象在疾手中握之使日光赤芒從臂中透至肘腋間良久日芒忽變成火燒臂使臂內外通
 匪洞徹良久畢乃陰祝曰四明上元日月氣分流光燦爛灌液凝魂神光散景蕩穢煉煙洞徹風氣百邪
 燔然使得長生四肢完全汪害考鬼收付北辰畢存思良久放身自忘
 右保命說此云案消魔上秘祝法此經未出山若猶是智慧七卷
 右八條並據書寫

昨具以茲事請問荀侯荀侯云極陰積滯久經墳塋遂使地宜激注家靈沈滯風邪之興恆繼此而作然
 衝氣欲散作考漸歇鎮寒之宜未為急也不如通婦墓之井以潤乎易避之塗救渴惠乎路人陰惠流於
 四衢植棠棣於龍川散松楊以固標此其所利耶荀侯即魏晉中侯也范幼沖漢時尚書耶字失一
 解地理乃以家宅為意魏末得來在此童初中其言云我今墓有青龍乘氣上元辟非元武延驅虎噬八
 垂殆神仙之邱窟鏡形之所歸乃上吉家也其言如此此經是前所無三氣之龍也四龍皆同法積善
 德慈心在物兼修長存之方洞守形中之寶者雖有此墓為以示始終之觀耳至於神全得會照鏡元開
 亦何時永為朽物不復生出耶此墓之人斯可謂應運矣此經論長史
 辛元子所言辛元子事在第五卷中

右三條楊書

夫欲建吉家之法去塊後正取九步九尺名曰上元辟非華蓋宮王氣神趙子都家墓百忌害氣
 【青龍乘氣】之神盡來屬之能制五土之精轉禍為福侯王之墓招搖欲隱起九尺以石方圓三
 尺題其文埋之土三尺也世間愚人徒復千條萬章謹【上元辟非】能明吉凶四相哉辟非之下
 冢墓由此而成亦由此而敗非神非聖難可明也必能審此術子孫無復家墓之患能知墳墓之
 法千禁萬忌一【元武延驅】皆厭之必反因為吉能得此法永為吉家不足宜也此一紙與手書
 亦為可解其九步九尺而不三十步三尺者是九尺入家與正取中心為數【虎噬八正】朱鳥在東北
 也但非是是未也而云氣後者家甲向朱鳥在西南有氣家向此一紙與手書
 員三尺題其文曰天帝告土下家中王氣五方諸神趙公明等某國公侯甲乙年如干歲生值清
 真之氣死歸神宮隨身冥鄉潛神虛辟斥諸禁忌不得妄為害氣當令子孫昌盛文詠九功武
 備七德世世貴王與天地無窮一如土下九天律令也此公明今于二百官位乃以符為通鬼之名九
 功七德出左傳
 夫施用此法慎不可令人知若云家墓王相刑害諸不足者一以填文厭之無不厭伏反因為吉
 上清真人馮延壽口訣謂云是起市中之人四時入道其法此後
 夫學生之道當先治病不使體有虛邪及血少腦減津液穢滯也不先治病雖服食行炁無益於身昔有

道士王仲甫者少乃有意好事神仙恆吸引二景餐霞之法四十餘年都不得益其子亦服之足一十八
 年白日升天後南嶽其人忽降仲甫而教之云子所以不得升度者以子身有大病腦宮虧減筋液不注
 靈津未盈雖復接餐霞故未為身益仲甫遂因服藥治病兼修其事又一十八年亦白日升天今在元
 州受書為中級真人領九元之司于今在也此說殊切切要仲甫
 夫學生之夫必衷心養神服食治病使腦宮填滿元精不傾然後可以存神服靈呼吸二景耳若敢行交
 接漏泄施寫者則氣穢神亡精盡枯竭雖復元挺玉錄金書太極者將亦不可解於非生乎在昔先師常
 誠於斯事云學生之人一接則傾一年之藥勢二接則傾二年之藥勢過三以往則所傾之藥都亡於身
 矣是以真仙之士常慎於此以為生之大忌此事細書來
 夫學道唯欲嚙然養神閉氣使極吐氣使微又不得言語大呼喚令人神氣勞損如此以學皆非養生也
 凡存神光行真仙之事者又不得以衣服借人亦不服非己之物諸是巾褐履屐之具皆使鮮盛三魂七
 魄或柄其中亦為五神之炁忌汚沾故也
 又八節之日皆當齋盛談諸善事以營於道之方也慎不可以其日忿爭喜怒及行威刑皆天人大忌為
 重罪也

右三條亦與經事相符

凡研味至道及讀誦神經者十言二十言中輒當一二過越唇咽液百言五十言中輒兩三過咽齒以會
 神靈充和血氣使靈液凝滿帝一欣宅所謂沖氣不勞唇血不泄也此一紙與手書
 學生之法不可泣淚及多唾泄此皆為損液漏津使喉腦大竭是以真人道士常吐納咽味以和六液
 凡甲寅庚申之日是尸鬼競亂精神躁穢之日也不可與夫妻同席及言語面會當清齋不寢營備其日
 遺諸可欲
 凡五卯之日當當齋入室東向心拜存神念炁期感神明亦適意所陳恆如此者玉女降侍此三條與經
 也
 常以本命之日向其方面叩齒三通心存再拜而微呪曰太一鎮生三炁合真室胎上景母辛父元生我
 五藏攝我精神下灌玉液上朝泥丸夕鍊七魄朝和三魂右命玉華左嘯念晨命我神仙役靈使神常保
 利津飛行十天祝單又心拜四方叩齒三通咽液三過此名為太上祝生隱朝胎元之道常能行之令魂
 魄保守長生神仙經法
 凡人室燒香皆當對席心拜叩齒陰祝隨意所陳唯使精專必獲靈感此亦朝禮
 凡人常存思識己之形極使勞勞對在我前使面上恆有日月之光洞照二形使日在左月在右去面前
 令九寸存單乃琢齒三通微祝曰元胎上真雙景二元右抱七魄左拘三魂令我神明與形常存祝單又
 叩齒三七過咽液七過此名為帝君鍊形拘魂制魄之道使人精明神仙長生不死若不得祝者亦可單
 存之耳道經乃有真形

又舉道之士當先檢魂魄消滅尸鬼常以月晦朔之日庚申寅之日當清齋入室沐浴塵埃正席而坐得不服者益善以真朱筆點左目眇下以雄黃筆點右鼻下令小半入谷裏也點畢先叩齒三通微祝曰上景飛龍朱黃散煙炷攝虛邪尸穢沈浪和魂鍊魄合體大神令我不死萬壽永全聰明徹視長享利津祝畢又逐齒三通咽液三過并右手第二指隔右鼻孔下左手第二指隔左目下各七過當蓋陰案之勿舉手也於是都畢按此二處是七魄遊尸之門戶賊精賊邪之津梁矣故受朱黃之精塞尸鬼之路引二景之薰遏淫亂之炁也此太極上法常能行之則魂魄和柔尸穢散絕長生神仙通炁微視行之三年色念都泯矣此似天靈真人可從修用之

凡上清叩齒咽液法皆各有方先後有次不得亂雜使其靈混錯也夫叩齒以命神咽液以和真納和因六液以運入制神須鳴鼓而行列矣凡存修上法禮祝之時皆先叩齒上下相叩勿左右也一呼一吸令得三叩為善須禮祝畢更又叩齒乃得咽諸液耳此名為呼神和真以求升仙者也吾屢見偽俗之人或誤定經文先後雜亂無有次序用以為益良可悲也此亦同五神

右本卷說此

養性禁忌口訣此有諸雜亦非真誥而似是二神抄事黃仙若口訣服食藥物不欲食蒜及石榴子豬肝犬頭肉至忌都絕為上道士自不可食豬犬肉而交房中合藥力不行又計食一斤損算百日子其慎之此形影隨手

青牛道士口訣暮臥存日在額上月在臍上辟千鬼萬邪致玉女來降萬禍伏走秘驗即對君通也出沈義口訣服神藥勿向北方大忌亥子日不可睡亡精失氣減損年命藥勢如土仙傳

呂恭口訣入山之日未至山百步先却行百步反足乃登山山精不犯人衆邪伏走百毒藏匿呂出神

繡巴口訣行經山及諸靈廟祠閣存口中有人字赤靈丈人侍以玉女二人一女名華正一女名攝精丈人著赤羅袍玉女二人上下黃衣所存畢乃叱咤曰廟中鬼神速來使百邪歸赤靈丈人受斬死衆精却十里此是三天前驅使者捕鬼之法即攝精也出劍經神仙

東海小童口訣道士求仙勿與女子交一交而傾一年之藥力若無所服而行房內減算三十年此上相

東陵聖母口訣學道慎勿言有多為山神百精所試夜臥閉目存眼童子泥丸中令內視身神長生升天劉京亦用此術出神仙傳今為神中之宗劉

女仙題偈妻口訣服食勿食血物血物使不得去三尸乾肉可耳此得為真門耶其婦知

鳳綱口訣道士有疾閉目內觀心使生火以燒身身盡存之使精如彷彿疾病即愈是痛處存其火秘驗此神仙傳

陳安世口訣道士結頭髮及飲食施履屨枕褥勿令非道士者見其理髮于其飲食動其履屨用其枕

撮彼俗尸魄形中之鬼來侵我神也所以道士棲山林而幽身者皆欲遠茲蠶穢絕放人問之業是恐外物凡犯其性命也此神仙傳

李少君口訣道士求仙不欲見死人尸損神壞氣之極人君師父親愛不得已而臨之耳所以道士去世不事王侯是無君也塊然獨存是無友也唯父母師主不得不隨喪致感極之哀不吝性命之傷耳苟以此故而傷是以無傷之也吾其秘之故口傳焉漢武臣出

女仙人劉綱妻口訣求仙者勿與女子三月九日六月二日九月六日十二月三日是其日當入室不可見女子六尸亂則藏血擾飛越三魂失守神影氣逝積以致死所以忌此日者非但寒濕淫泆而已將以安女宮女宮在中男宮在寅寅申相刑刑殺相加之日男女三尸出於目珠瞳之中女尸招男男尸招女禍害往來喪神虧正離人不自覺而形露已損由三尸戰於眼中流血於泥丸也子至其日雖至龍之女子親愛之令婦固不可相對我先師但修此道而仙矣復不及至親無心者矣子其慎之矣劉綱妻口訣

符中此可修用也

真誥卷十一

稽神標第一 金陵者洞虛之符服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保命君理作此言按此處在乙丑年六月己酉

金陵者洞虛之符服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保命君理作此言按此處在乙丑年六月己酉

金陵者洞虛之符服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保命君理作此言按此處在乙丑年六月己酉

金陵者洞虛之符服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保命君理作此言按此處在乙丑年六月己酉

金陵者洞虛之符服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保命君理作此言按此處在乙丑年六月己酉

金陵者洞虛之符服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保命君理作此言按此處在乙丑年六月己酉

金陵者洞虛之符服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保命君理作此言按此處在乙丑年六月己酉

金陵者洞虛之符服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保命君理作此言按此處在乙丑年六月己酉

之廟。按三君初得道。乘白鶴在山頭時。諸村邑人五見。後祈禱。因共立廟於山東。號曰白鶴廟。每歲祀之時。或

右楊書。

大茅山中茅山相連長阿中有連石。古時名爲積金山。此山中甚多金物。其處宜入住。可索有水處。爲屋

真 錄 卷十一

一四五

真 錄 卷十一

一四七

以三月清齋。便得入洞。長史雖區分高。而形跡隱。豈可。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東卿司命君。是其日上

大茅山有元帝時銅鼎。昔。鼎可容四五斛。許。甚精。好在山。高處。入。八。尺。許。上。有。盤。石。掩。鼎。上

右定錄中君容長史前書說句山事訖此長史前書無本出今唯有後答亦隨條奉酬次第如左

右從前良常來凡二十一條並有據寫

昔年十餘歲時述虛此乃虛是虛字而由來皆作虛字即今之山西村名也聞若宿有見語茅山上故昔有仙人乃有市處早已徙去後見包公問動靜此君見答今故在此山非為徙去此山洞庭之西門通太湖苑山中所以仙人在中住也唯說中仙君一人字不言有兄弟三人不分別長少不道司命君尊遂別治東宮未見傳記乃知高卑有差降班次有等級耳輒敬承命於此而改此長史又更答語云今有所起草存故得據錄而前紙謂失亦傳記是也告小阿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元掖門入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晝日不審此洞天

之別光為引太陽之光以映穴中耶此洞天中官府曠大云宮室數百間屋宇屬正二仙君兄弟復有地仙官男女凡有幾許人為直是石室亦有金堂玉房耶宮室與洞庭苑山相連不包公及妹朱氏昔在世曾得入此宮不二人為未得登舉作地下主者耶治在何處想味冒啓懼有干忤包公及妹朱氏前中君世無耳豈有掘犯理耶此故為未之照察也山左右泉水金玉津液其地亦可立靜舍合丹輒當以為意市東亦可住事告天而竟無所立也不審元帝是何世耶後生蒙蒙多所不及願告願頌本主故號元帝外亦亦稱是告中茅山東有小穴陰宮之阿門入道差易後當以漸齋修而尋求之靈宗垂念便以為造金門而登玉房也但存遲速之間不敢悞遲何可恨所以乘靈每動動引一告大茅山亦有小穴在面相似如一謂之南便門欣見啓悟喜聚德音精誠注向沐浴自新既聞言日時密造區區之誠靈寶鑒照小阿東門相視者與告左慈復何人也此見獎賜之言思念下迷益令欣慕此亦亦載告良常西南垂有可住處是司命君往時別宅亦可合丹稟自見傳記鄙心竊志欲尋司命君往昔之舊宇高樓之所托思未能審知耳今輒當隱量求處臨時告悟傳上亦載此事告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累石如窳寄生樹如曲蓋為誌往當尋其所告洞口西北有一地地小危不安可立外靜舍恐意外欲立內外靜舍輒當購置在宜亦不此外靜舍而今有一果石覆巖然相傳乃言告函山至佳司命臨去埋金於此欲服金者可取且竊有合金液接於此化遊也每往拜祝願感靈心中君云昔嘗臨去埋金告大茅山有元帝時銅鼎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此帝王之所

器疏示後生益增稟膺承下亦可以立靜舍感備告悟告昔屈氏理銅及錢此通非所擬向也聞此違事世代變易能不悲歎昔初拜八月八日晝已換身至述虛此謂是徐汎家尋家信見報云得應言未可登山便承此而歸直致此書於朱家靜中耳想心鄰近亦以肉人穢濁精誠不懇無能上達不悟已暢高聽得蒙省察辭與事遠悵息而已後所云徐汎即徐汎也亦云其祖曾為史門生也昔占赤石田利近山下為往來之階此乃丹誠過遇天早佃不收塘塍得見用出此力未展非為息懷今方居山下故當怪怒以此去洞口遠故不欲安耳此田既在大茅山之中去大山遠去大山遠此田既在大茅山之中去大山遠

時少補又難立不知後當審量之不今猶備決補審審用數百夫則可激田十許時少補又難立不知後當審量之不今猶備決補審審用數百夫則可激田十許告書疏班班欲停之如何凡書疏之與所以速達意旨既蒙眷遠親奉親對司命君二仙靈顏則天啓其願沐浴聖恩豈復煩書疏耶所謂得魚而忘筌也此蓋不欲停之辭故不審左公今何在又有葛孝先亦言得道今在何處肉人喁喁為欲知之葛以鄉人所以及問

右長史答書訖此並是自起本多端治用白牋次第如此此乙丑此一行

真誥卷十二

精神樞第二

昔累得書見意深照旨趣先書以年行西辰衰頹待老中夜慨歎莫與酬諧夫誠感有在亦得之無晚也次書告有年之志時昔之好恆願真人稟受要訣仰接容景親奉徵音夫勤未上徹精未廣益真要之聘未可豫及也後漢書云吾發自元授金闕素名降選世迹超登清虛何元標之渺邈奇洞之淵遠哉欲克己洗心沐浴芳流若能斯者今其時矣末書云廁間要旨當修五靈自謂西造開圃東遊元洲不為選絕求於而誘之引而致之是為言貫于心良可啓矣恭復五靈亦復至耳然道浮外迹未關內真是以靈車靈輦相適猶退昔甘軾華佗此亦亦載蓋應會放世事有出嘿涂不必辭苟有分無志中公所病遇至不為覆水始始是以古暗有云逢時不遇山客拈袈者矣夫學道者固不宜恃其質分必當保任於清全矣於焉騁逸松期回輪紫清此一傳是此君且揭也此亦不與後元帝相連也子建志有年今因以反子昔旨耳此非中君答也又此史此四事本今雖不存矣

元帝者昔軒轅子昌意妻蜀山之女生高陽德號顛顛顛預父居弱水之鄉頭身陶七河之津是為元帝也仗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導物役御百氣召致雷電於是乘結元之靈北巡幽陵南至交趾西濟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類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屬焉四行天下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山除宮之邱皆移

安惠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之銅爲寶鼎，各獻以一於洞山神。不獨句曲一山而已。此所謂元帝也。世
 安惠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之銅爲寶鼎，各獻以一於洞山神。不獨句曲一山而已。此所謂元帝也。世
 安惠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之銅爲寶鼎，各獻以一於洞山神。不獨句曲一山而已。此所謂元帝也。世
 安惠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之銅爲寶鼎，各獻以一於洞山神。不獨句曲一山而已。此所謂元帝也。世

東卿司命監太山之衆，其總括吳越之萬神，可謂道備德高，折衝羣靈者也。賈元道、李叔升、言城生、傅道
 流、往並受東卿君之要也。元道、河東人，周威王之末年生，叔升、潁郡人，漢元帝時生，道流、北地人，漢靈帝
 殿中將軍也。城生、吳人，後漢劉聖公時爲武當郡尉也。受學至勤，並得真道。今在太山支子小陽山中，此
 所謂地真者也。諸來作試者，非一律而往矣，或亦因人犯者，此最難了也。於斯之際，可不慎乎。命、主察試
 學道者，所以其有真異質，買則其司命，司命亦皆以在上卷，此諸人皆位小，不顯外也。周威王，此四人試
 學道者，所以其有真異質，買則其司命，司命亦皆以在上卷，此諸人皆位小，不顯外也。周威王，此四人試
 學道者，所以其有真異質，買則其司命，司命亦皆以在上卷，此諸人皆位小，不顯外也。周威王，此四人試

定錄官察有左右理中監，準今長史司馬職，又有北河司命，主水官考，此職常領九宮禁侯，禁侯侯職
 定錄官察有左右理中監，準今長史司馬職，又有北河司命，主水官考，此職常領九宮禁侯，禁侯侯職
 定錄官察有左右理中監，準今長史司馬職，又有北河司命，主水官考，此職常領九宮禁侯，禁侯侯職
 定錄官察有左右理中監，準今長史司馬職，又有北河司命，主水官考，此職常領九宮禁侯，禁侯侯職

主領應爲種民者，今洞玄白二君以下，左理中監，準大府長史，昔用韓崇以居之，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
 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琬元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驗，琬元語之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
 仕宦，無妨仙舉也。崇遂仕，稍至宛陵令，行仁以爲政，用道以撫民，虎狼深遠，雖不棄，遂汝南太守，拔
 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通以崇有識物之鑿也。陰皇后葬京師近郡二千石，嘗當園陵，而崇獨居
 清素，妻忿崇哭泣，詔問其故，太常馮奚答曰：汝南太守韓崇清苦，遠尚味道，忘形身享重官，而妻自紡績
 政化仁簡，視民如傷，深遠奇博，有君子之鑿，斯則昏夕之夜光，陛下之子產也。妻不通寒儉之節，哭怨無
 衣，將足以顯崇明德耳。上奇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孝明皇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
 獨老嫗家，上聞歎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也。賜錢五十四萬，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治著，舉天下最年七十
 四，琬元乃授以隱解法，得去入大窟山，受琬元道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今在洞中，爲左理中監。
 亦略同，而琬元小異耳，琬元字即平，初爲縣功曹，被舉遷任，遂至三公，和帝時，即琬元祖也。琬元有
 亦略同，而琬元小異耳，琬元字即平，初爲縣功曹，被舉遷任，遂至三公，和帝時，即琬元祖也。琬元有
 亦略同，而琬元小異耳，琬元字即平，初爲縣功曹，被舉遷任，遂至三公，和帝時，即琬元祖也。琬元有
 亦略同，而琬元小異耳，琬元字即平，初爲縣功曹，被舉遷任，遂至三公，和帝時，即琬元祖也。琬元有

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今度名東華，來在洞中，爲定錄右理中監。琬元，字子相，穎陰人，家世
 於汝南界中，有隱學，琬元祖也。遇寒冰凍，避道，胡見而許曰：君何相見，常行其志，不取命，曾
 不告姓名，琬元去，季札意其相也。遇寒冰凍，避道，胡見而許曰：君何相見，常行其志，不取命，曾
 不告姓名，琬元去，季札意其相也。遇寒冰凍，避道，胡見而許曰：君何相見，常行其志，不取命，曾
 不告姓名，琬元去，季札意其相也。遇寒冰凍，避道，胡見而許曰：君何相見，常行其志，不取命，曾

居，遇仙人懸車子，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今在洞中，爲典柄執法郎。受術於青州徐侯，以爲失
 典柄執法郎，以知術，故舉方正，遂得賜帝長，如此亦爲小異。十二月一日夜，定錄君所道年所受。云
 典柄執法郎，以知術，故舉方正，遂得賜帝長，如此亦爲小異。十二月一日夜，定錄君所道年所受。云
 典柄執法郎，以知術，故舉方正，遂得賜帝長，如此亦爲小異。十二月一日夜，定錄君所道年所受。云
 典柄執法郎，以知術，故舉方正，遂得賜帝長，如此亦爲小異。十二月一日夜，定錄君所道年所受。云

遇山圖公子山圖公子周哀王時大夫仙人者也授激子九雲水強梁鍊法激子修此得道今在東華宮行爲太極所署也或領九宮尙書與北河侯對職治水考北河司命或爲禁保侯亦併其業故也北河司命亦治在洞天之中與張激子對局魏書云激子公儀河內修武人祖故漢司徒激子與激子同姓激子亦併其業故也北河司命亦治在洞天之中與張激子對局魏書云激子公儀河內修武人祖故漢司徒激子與激子同姓

伯持之女也暢汝南安成人奸行陰德功在不覺曾作河南尹遭大旱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人爲立義家祭祀之應時大雨豐收所行多是此輩太上處以暢有陰行令爰支從南宮爰化得仙今在洞中爰支亦好道服伏茶三十年後遇石長生教之以化道化道上尸解也暢汝南安人奸行陰德功在不覺曾作河南尹遭大旱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人爲立義家祭祀之應時大雨豐收所行多是此輩太上處以暢有陰行令爰支從南宮爰化得仙今在洞中爰支亦好道服伏茶三十年後遇石長生教之以化道化道上尸解也

明晨侍郎張桃枝者漢司隸校尉朱雋季陵母也沛人寓往與陳蕃俱雋寓母行陰德久開在易遷始得爲侍郎耳朱雋沛人桓帝時入後漢同黨人明晨侍郎張桃枝者漢司隸校尉朱雋季陵母也沛人寓往與陳蕃俱雋寓母行陰德久開在易遷始得爲侍郎耳

青谷先生降之於寢室授其杖解法將去入太華山行九息服氣及授以爐火丹方修之道成今在洞中作童初府帥上候主始學道者後漢書云劉寬字文舉安邑人安帝時爲司徒寬爲人淳厚行

洗拔淨穢者良可悲也世人所以字非真一每不得如意者亦如子所不得如意耳豈異邪昔有劉少翁竹數入太華山中拜禮向山如此二十年遂忽一旦得見西嶽丈人授其仙道禁山得有四嶽君四嶽君有一人數旦且指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與相見與其白璧十雙教授水行不溺法此人見

張姜子西州人張濟妹也濟後漢末西涼州人爲董卓將後攻破城殺射李惠姑齊人夏侯元婦也元與李惠俱爲晉文王所誅不知此是李誰之女施淑女山陽人施績女也陰今云山陽恐女或出道取夫家守四

亦已爲其兒作患益也計前與爾杯布殆相與爲贈嘗往洞室之際耳仙官有禁不得道實故假以他惠也此亦意之至也其亦欲設牀疑令精氣之往有所棲者也可密諸其兒道如此此亦意之至也其亦欲設牀疑令精氣之往有所棲者也可密諸其兒道如此

從定錄官察來凡三十一條並有據寫注之一卷相隨

其一承是成陽樂長治東柳司命君鄉里人也。爲小君所舉用。漢桓帝中書郎。晚從中繼李先受道。行七元法得仙。

右此有揀寫。依紙墨亦言前篇。而中間有此失缺。此行後又割。恐別復有事。並遺落。深可恨惜耳。

契弟子二人。一人孫貞孫女寒華也。少時密與契通情。後學道受介髮法。又以法受寒華。寒華初去時。先叛入建安。

此道與守一相似。但如爲徑要以滅之耳。忌房室甚於守一。守一之忌。在於節之耳。初存氣出如小豆。漸大衝天。

此今疏相示。右定錄君道此。此亦屬同十。

從杜來九條。並有揀寫。共一篇。

我峩岑山。曲巖嶺芳。卓卓先生。乘和來翔。散髮頽頽。躬耕陵壘。三餐自足。不期藁糶。玉迹東陝。風煙西彰。

神丹而升元洲。水邊今猶有處所。此山正東面。有古時越巒王家。本舊字。後人改作家。此山今連延甚長。

右定錄君言。

右三條有揀寫。

華陽中玉碣文。在童初府西向。一云四面。其文曰。解帶被褐。尋生理活。後存三亦。洞我玉文。領理八老。

隱居今所安。經略靈臺前。欲立小石碣子。刻書華陽頌十五篇。皆讀述此山洞內外事。庶以標誠。盛府永垂遠世。

河篇徵往册。孔記昭昔名。三宿麗天序。兩金標地英。

右樞城。

宅無乃生有。在有則還空。靈構不待匠。虛形自成功。

右質象。

總神列三府。分途交五便。陰障迎夜杵。長精望曉懸。

右形位

南峯秀元鼎。北嶺橫秦壁。表裏玉沙津。周回隰輪迹。

右標貫

左帶柳沂水。右浚陽谷川。土懷北邙色。井冽鳳門泉。

右區別

郭千時流岸。姜巴亘遠蹤。廟貌或時變。別宅乃恒悲。

右迹號

吳居非知地。越家詎隱遷。樹蓋徒低蔭。石甌未嘗煙。

右類附

果林鬱餘棟。蔬圃蔓遺辛。莢芝可燭夜。田泉常澆塵。

右物軌

降轡龜山客。解駕青華童。凝宴含真館。高會蕭閑宮。

右遊集

清歌翔羽集。長嘯歸靈翻。子絃有逸調。空談無與論。

右才英

標含雷平下。立靜連石陰。上道已沖念。飛華當軫心。

右學稟

方峴遊瓊界。華陽棲隱居。重離儼或似。七元乃扶霄。

右挺契

蟄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迨乃承唐世。將資來聖庭。

右機萌

濟神既有在。去留從所宜。靈迹何顯晦。冥途自相知。

右業運

刊石元憲上。顯誠曲階門。勸靜願於錄。不負保舉恩。

右誠期

右此十五首下各兩字。是其一篇中意。篇中文字皆有義旨。後之人自以構中事求之。

真誥卷十四

稽神樞第四

大茅山之西南有四平山。俗中所謂方山者也。其下有洞室名曰方臺。洞有兩口。見於山外也。輿華陽通號爲別字幽館矣。得道者處焉。此山去大茅山可二十許里。西南六七里有洞。洞口見外。近時有人入。見一青蛇在耳。山上有泉水。冬夏不竭。山近上及北而四面。亦皆有洞。穴。同不知何者。此兩口多南燭。今稱金山東。(原缺)此樹皆能高大。節中諸道士所食爲藥也。其中先止者。有張祖常。劉平。阿呂子華。蔡天生。龍百高。並處于方臺矣。

張祖常者。彭城人也。吳時從北來。得入此室。祖常託形墮車而死。故隱身幽館。而修守一之業。師事上黨鮑察者。漢司徒鮑宣五世孫也。察受道於王君。鮑宣、漢司徒鮑。爲王莽所

劉平阿者。無名。姓名不示人也。漢末爲九江平阿長。故以爲號。行醫術。有功德。救人疾病。如己之病。行遇仙人。周正時。授以隱存之道。託形履輔。而來居此室。常服日月星辰。顏色如玉。似年三十許人。二君何

其本名。既示不欲復改之耳。或証之本族。乃亦已降之在後矣。

呂子華者。山陽人也。陰若弟子。已服虹丹之液。而未讀內經。來從東卿受太霄隱書而誦之。常以幽隱方

慕爲樂。不願造于仙位也。蔡天生者。上谷人也。小爲嗚父。賈雜香於野外。以自業贖。情性仁篤。口不言惡道。逢河伯少女。從天生市

香、天生知是異人，再拜上一權香，少女感之，乃教其朝天帝玉皇之法，遂以獲仙，託形寫杖，隱存方草，少

女今猶往來之也。天生師之。

龍伯高者，後漢時人，漢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稱此人之佳可法，即其人也。伯高後從仙人刁道林，受

服胎蒸之法，又常服青帆方，託形醉亡，隱處方臺，師定錄君也。陸太守，馬援從弟也。遺見子，謂曰：龍伯高教

者，既去來相通，故時時道也。所以保君，亦保君也。山今亦有兩小口，五人為族，即向之四平山

雷平山之東北，良常山之東南，其間有燕口山，三小山相隅故也。一名曰方隅山，下古人曾合九鼎於

此間也。幽人在此，心樂居焉。今常遊此方隅山下，亦有洞室，名曰方源館，亦有二口，常見外也。常有此

五人為族，後，不飲酒，故號為幽人。此是未受事，且得洞室，則名之曰幽人。幽人者，操去世

從四平山來也。有六條是手新，是以保君，亦保君也。山今亦有兩小口，五人為族，即向之四平山

鹿迹山中有絕洞，絕洞者，有一二畝空地，無所通達，故為絕洞。洞室四面皆有青白石，亦以自然光明

如蘇，舊作微字。張形，下正平，自有石牀石榻，曲夾長短，階階分別，有如刻成，亦整盛也。東北有小口，縱劣

容人入入二三百步，乃得洞室，初入口甚急，愈入愈寬大也。口外南面有三積石，積石下有汧案，即可得

也。亦或以一小石掩穴口，穴口大小俱如華陽三便門，便門亦用石塞其口，自非清齋久潔，案不可得

鹿跡洞子亦爾，不受穢氣故也。此山今屬南徐州界，正對茅山，北望見之，亦有道士住，鹿跡在石上，故仍以此

本天，餘東西及。鹿跡華山中及洞主有謝雅，王伯遼，繁陽子，號名耳，是漢魏騎校尉何苗叔遠也。進

東向，皆是遺矣。鹿跡華山中及洞主有謝雅，王伯遼，繁陽子，號名耳，是漢魏騎校尉何苗叔遠也。進

之同姓弟，少好道，曾居河東繁山之南，服食，故自號為繁陽子。相國，今稱聖乃在此，不知為去來往還，為聖

兩人同姓弟，少好道，曾居河東繁山之南，服食，故自號為繁陽子。相國，今稱聖乃在此，不知為去來往還，為聖

新，道學又破棺出尸，支解之，既非殺為兵解去，不知那送得來居此，其母亦被刺，苗匪進同生，官位復，且苗而字

弟，於後不類，恐別是耳。又有馮良，馮良，南陽冠軍軍人，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迎督郵，自恥無志

因毀軍教，牛裂衣，衣帛，遂去從師，受詩傳禮易，復學道術，占候，家中謂已死十五年，乃還，修整志節，抗操

嚴格，州郡禮辟不就，詔特徵，賞良高第，半道委之還家，時三公爭讓位於良，遂不降就，年六十七，乃棄世

東渡入山，今在鹿跡洞中。後漢安帝時人也。又有郎宗者，字仲綏，北海安邱人，少仕宦，為吳縣令，學精

道術，占候風，後一且有暴風，經窺問占，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道人往參果爾，諸公聞之，以博士徵宗

宗，耻以古事，就夜解印綬，負笈去，居華山下，服胡麻丸，得道，今在洞中。後漢書載郎宗事云：理原房易，著

吉凶，常書下自奉，安帝徵對策，為諸儒表，後拜祭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聖風六月，道人李候，果如

其言，謂公問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耻以古事，就夜解印綬，負笈去，居華山下，服胡麻丸，得道，今在洞中。後漢書載郎宗事云：理原房易，著

交乘，謂精，學徒常數百人，願帝賜詔二年，徵詣闕。徵書到，夜懸印綬於縣庭而去，遂終身不在。手觀字候元，傳

上書十二年，拜郎中，還家後，為同縣孫壽所害。其餘共王叔明，魏元治，蓋婦之徒，復二十餘人，並在

北山不能復一二記之也。此數人是絕洞諸山之主耳。此絕洞仙人，亦思得學道者，欲與之共處於洞室

因時，無其人耳。此洞既無所通，正是神仙佳處，道由由響，良可哀矣。寓家辱人哉。得移道，家室本質，此洞中

乃是水宅，為靈顯於長史耳。右保命君告。

右三條楊書

真 卷十四

一七七

范師云：三官有獄官，不名姓，尉名大理，李豐今為大理，都餘一守缺，以擬王附子，不以與許虎也。守職如

今獄之三官也。李豐字安國，改字宜國，成都人。李豐子，本名豐，有才志，道學為尚，與虎元，其

職是仙官也。王附子，是王上。之小名，許虎，即虎牙也。

鮑觀，即吾尉長史，鼠子輩，既爾，可語郡守，令得反映，亦尉吾，其家比其，欲非可奈何，可寫存之耶。鼠子

小名，鮑為南海郡，仍歸化，兒輩未得。所以屬之，鮑即許先生之師也。

右二條有楊書

武當山道士戴孟者，乃姓燕名濟，字仲微，漢明帝末時人也。夫為養生者，皆隱其名，字，藏其所生之時，故

易姓為戴，託官於武帝耳，而此人少好道德，不仕於世矣。少孤養母，母喪，行服，服闋，遂入華陽山，服

食大黃及黃精，種雲母，雄黃，丹砂，芝草，受法於清靈真人，即妻冀州之弟子也。得不死之道，妻真人授其

玉珮金鑑，經并石精金光符，遂能輕身健行，周旋名山，日行七百里，多所經涉，猶未得成仙人也。行玉

金鑑，而止不死而已。未得神仙，於理為小，雖詳，後又云：元真亦其妙，行之者，神而不死，又與本經不同。

仙人郭子華，張季連，趙叔遠，晚又有山世遠者，此諸人往來與之遊焉。昔居武當，今來大嶽，欲從司命君

受書，故未許焉。山已得為大真人，則應居在兩嶽。

戴公拍腹有十數書，是太微黃書耳。此人即謝允之師也。按經和傳，大黃黃母第八篇有目錄，云：凡有八卷，唯

之義，謂恒以繫也。其外傳事，亦微黃書也。謝允字道通，歷陽人，小時為人，所略，或往東，後嘗百，被誅在烏傷，事

將欲入死，夜有老公，其背，又有黃衣童子，去來，於是得免，咸中至，入武當山，見戴孟，孟即先來以中者，因是

所在多神驗，年七十餘，不老，後乃告終也。黃衣童子者，即玉珮金鑑之官耳。云：坐上常有一人共坐，感者

不問伏，即太極真人時往來也。按此，似答問黃衣童子，亦可。

受行玉珮金鑑，自然致太極真人，諺云：服九靈日月華，得降我太極之家，此之謂也。元真之法，亦其鈔

要也。行之者，神仙不死。

裴真人有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學佛道，餘者學仙道。林、辛仲甫、趙子常。

周真人有十五人，弟子四人解佛法，入室弟子于安智、竺法靈、鄒文成、陳元子。此皆略舉，勝

桐柏有二十五人，弟子八人學佛者耳。辛、泉、子、竺、皆似胡姓也。當是學佛弟子也。

右八條有孫寫，共一篇相連。

霍山中有學道者，鄧伯元，王元甫，受服青精石飯，吞日丹景之法，用思洞房，已來積三十四年，乃內見五

藏，冥中夜書，以今年正月五日，太常遺羽車見迎，伯元元甫，以其日遂乘雲鶴，龍，白日登天，今在北元圃

臺，受書位為中獄真人，元甫真人。

華陰山中有學道者，尹慶子，張石生，李方回，並晉武帝時人，授仙人管成子，蒸丹，餅光法，俱服得延年健

行，又受蘇門周壽陵服丹之遺，行已五十年，精心內視，不復飲食，體骨輕健，色如童子，以今年二月十

二日，太一遣迎，以其日乘雲升天，今在元州，受書為高仙真人，張石生為東源伯。

衡山中有學道者，張禮，正治明期二人，禮正以漢末在山中服黃精，顏色丁壯，常如年四十時，明期以魏

真 卷十四

一七九

末入山服澤瀉柏實丸乃共同止巖中後俱授西城王君虹景丹方從來服此丹已四十三年中患丹砂之難得俱出廣州為沙門是縣舍為刺史時也遂得內外洞徹眼明身輕一日行五百里又兼守一守一亦已三十年以三月一日東華進迎以其日乘雲升天今在方諸廳室俱為上仙縣舍以永和十年甲寅年為廣州刺史此得他乙丑歲十二年納更出也

廬江潛山中有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並以竹初受仙人孟德然口訣以入山行守五藏含日法兼服胡麻又服元丹久久不復飲食而身體輕強反易故形以今年四月十九日北元老太一迎以雲軒白日升天今在元州

括蒼山有學道者平仲節河中人以大胡亂中國時來渡江入括蒼山受師宋君存心鏡之道具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中精思身形更少有真炁今年五月一日中央黃老道迎即日乘雲駕龍白日升天今在滄浪雲臺大胡亂者：是劉劉劉劉也。石動為小胡。

刻小白山中有學道者趙廣信陽城人魏末來渡江入此山受李法成服炁法又受師左君守元中之道內見五藏微視法如此七八十年周旋郡國或賣藥出入人間人莫知也多來都下市丹砂作九華丹丹成一服太一道君以今年六月十七日道迎停三日與山中同志別去遂乘雲駕龍白日登天今在東華海中有狼五山中有學道者虞翁生會稽人也昔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以吳時來隱此山兼行雲炁迴形之道精思積久形體更少如童子今年七月二十三日東太帝道迎即日乘雲升天今在陽谷山中五狼山在滄中對白亭。今直呼為狼山。

赤水山中學道者朱儒子吳末入山服菊花及尤師後遇西歸子從乞度世西歸子授以要言入室存泥丸法二十年遂能致雲雨於洞房中今年八月五日西王母道迎即日乘五色雲車登天今在積石臺赤山在郡縣南十里。從北嶺口入三百里。山正赤。過道五十里。高千餘丈。如此則應是臨海永嘉北名赤巖者也。許先生所住赤山一名燒山。即此。

名山五嶽中學道者數百萬人今年有得道而升天者人名如別年年月月皆有去者如此不可悉紀今為疏一年之得道人耳有不樂上升仙而長在五嶽名山者乃亦不可稱數或為仙官使掌名山者亦復有數千

九月二十日夜清靈疏出清靈疏是靈清靈也。此九月即應是乙丑歲。即疏其年中得道者。

右八條有條寫共一卷相隨

吳陸者長安人也少為縣吏掌局枉枉民人入訟之法應入死陸登委叛遠遁山林俄經日行至石室遇見孫先生在室中隱學左右極委及胡麻室中恒飽食陸至乞食經月不去孫先生知是叛人初不問之與食料理及誦經講道說及禍福陸聞之於是心開意悟因叩頭自搏列其事源立身所行自首事實求得改往遂留石室為先生掃除驅使經四十年後先生受其道俱採藥服食胡麻精修經教得三百二十年服丹白日升天

朱祐者陳留人也為人無道專作劫盜後人發覺收掩得得逸出遠他境至汝南少室山中見馮先生隱

學云後三年乃受其真仙留山服食修道三十八年後入東阮山中壽百四十七歲仙人降將入大有山洞中成真人

郭靜者潁川人也少孤無父母兄弟窮苦依棲無所年十六縣召為吏後得罪仍逃伏經二月日不出遇見鄭先生救度一切以法勸化之靜遂隨鄭負擔驅使經七年不敢懈怠遂受其導引之要服山朮茯苓得壽三百歲復於天維山赤松子降受其二入真道今在大有洞中為真人

范伯慈者桂陽人也家本世俗而忽得狂邪因成邪勞病頓臥牀席經年迎師解事費用家資漸盡病故不愈聞大道清約無所用於是意變開沈敬作道士精進理病多驗乃棄俗事之得五十日病疾都愈云後詣陸玩之受真內道玩之不能入山伯慈不樂於世遂辭去入天目山服食胡麻精思十七年大洞真仙司命君下降受三十六篇經後服還丹白日昇天今為元一真人所注云云處：是涉人不能得取。非本真。而不知誰跡。亦無所受。而辭言有用。故紀之。又此四人。各有所明。一則仙也。二則功。三則孤。四則事。世世問。遂能得道。是知心之所造。非關善惡者也。

司馬季主後入委羽山石室大有宮中受石精金光藏炁化形法於西靈子都西靈子都者太元仙女也其同時今在大有室中者廣寧鮑叔陽太原王養伯潁川劉瑋惠借郡段季正俱受師西靈子都之道也季主臨去之際託形枕席為代之像墓在蜀郡成都升盤山之南諸葛武侯昔建碑銘德於季主墓前碑未讀曰元漢太極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真謂云。字頭是與。劍經注云。各刀圭而進。今東輔說云。託形枕席。為代之像。似當是作鏡形。九兵解去也。漢史既不顯其終。元以別測其事也。

廣甯鮑叔陽者漢高帝時趙王張耳張敖之大夫也少好養生服桂屑而卒死於廂瀾間今墓在遼東薊城之北山漢高帝時。以薊城之北山。當是未分時也。

太原王養伯者漢高皇后攝政時中常侍中瑯琊王探也少服澤瀉與留侯張良俱採藥於終南山而養伯不反遂師事季主前漢中常侍不用。人。中。即非侍。或後別為。此位耳。

潁川劉瑋漢景帝時公車司馬劉諷也後事季主晚服日月炁為入室弟子道成晚歸鄉里託形杖履身死桑樹之下今墓在汝南安城縣西山

借郡段季正本隱士也不聞有所服御晚乃從季主學道行度秦州瀾水拘得尸而葬川邊今南鄭秦川是也此人亦季主入室弟子此四人並是用。此九難解之道。

季主一男一女俱得道男名法育也女名濟華今皆在委羽山中濟華今日正讀三十九章猶未過竟此亦難。季主讀玉經服明丹之華挹扶晨之陣今顏色如二十女子鬢長三尺黑如墨也昨日東卿君道此如所疏真奇事也不知果云何耳。此六行楊君自記。與長史。季主託形隱於潁陽傳其載其事也昨夜東卿至聊試請問季主末末東卿見答令疏如別為以上呈願不怪之省訖付火。此楊君與長史。則季主事。殊時。未見別真事。後此一。是後聖李君紀也大都與前者略同然東卿復兼有注解解近則為非也。此亦楊君與長史也。既見季主事。故另以相火。不復出末下卷。而命所注二。其旨也若更聞如季主此者自當密白。此亦楊君與長史也。既見季主事。故另以相火。不復出末下卷。而命所注二。

萬餘言大奇作也昨來多論神化之事聊及季主耳去月又見授神虎經注解注非世間所聞亦自不

為司馬平人。為漢章太守。周孫。後亡後漢武帝。歷位。為司馬平人。為漢章太守。周孫。後亡後漢武帝。歷位。為司馬平人。為漢章太守。周孫。後亡後漢武帝。歷位。

孔文舉為後中衛大將軍。以張繡為司馬。唐固為長史。孔文舉為後中衛大將軍。以張繡為司馬。唐固為長史。孔文舉為後中衛大將軍。以張繡為司馬。唐固為長史。

陶侃為西河侯亦領兵數千近求藤谷自代猶未許侃以徐寧為長史軍收北關叛將。不擒免官。當以蔡謨代軍。陶侃為西河侯亦領兵數千近求藤谷自代猶未許侃以徐寧為長史軍收北關叛將。不擒免官。當以蔡謨代軍。

四鎮皆領兵萬人。中官領兵不過數千。四鎮有泰山山君。盧龍公。東越大將軍。南巴侯。四官各領萬人。四鎮皆領兵萬人。中官領兵不過數千。四鎮有泰山山君。盧龍公。東越大將軍。南巴侯。四官各領萬人。

曹仁為盧龍公。曹仁為盧龍公。曹仁為盧龍公。曹仁為盧龍公。曹仁為盧龍公。曹仁為盧龍公。曹仁為盧龍公。曹仁為盧龍公。

荀彧為太山君。荀彧為太山君。荀彧為太山君。荀彧為太山君。荀彧為太山君。荀彧為太山君。荀彧為太山君。荀彧為太山君。

荀攸取顧崇為太山將軍用曹洪為司馬。荀攸取顧崇為太山將軍用曹洪為司馬。荀攸取顧崇為太山將軍用曹洪為司馬。荀攸取顧崇為太山將軍用曹洪為司馬。

王逸少有事禁中。王逸少有事禁中。王逸少有事禁中。王逸少有事禁中。王逸少有事禁中。王逸少有事禁中。王逸少有事禁中。王逸少有事禁中。

將濟為南山伯。領二千兵。將濟為南山伯。領二千兵。將濟為南山伯。領二千兵。將濟為南山伯。領二千兵。將濟為南山伯。領二千兵。

此有職位者。租相識耳。其無位者。不可一二盡知之。如此散者。無限數也。此有職位者。租相識耳。其無位者。不可一二盡知之。如此散者。無限數也。

以分列國也。所散人多。是近也。當由代。當由代。當由代。當由代。當由代。當由代。當由代。當由代。

許肇今為東明公右帥。許肇今為東明公右帥。許肇今為東明公右帥。許肇今為東明公右帥。許肇今為東明公右帥。許肇今為東明公右帥。許肇今為東明公右帥。許肇今為東明公右帥。

辛元子自敘并詩。辛元子自敘并詩。辛元子自敘并詩。辛元子自敘并詩。辛元子自敘并詩。辛元子自敘并詩。辛元子自敘并詩。辛元子自敘并詩。

好道遊奉法。好道遊奉法。好道遊奉法。好道遊奉法。好道遊奉法。好道遊奉法。好道遊奉法。好道遊奉法。

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

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

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

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

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

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元子字延期。

覺題云楊君

夢見一人似女子着烏毛衣。費此二短折封書來。發讀。覺見憶昔有此語。而猶多有所忘。又夢燒燒香。當進前室。此夢也。夢見張天師。云張生者。即張是。今張宗是。故不欲進前室。顯之。又見系師注老子內解。皆稱臣生。此亦夢也。系師。故不欲與寧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楊君夢見一人著朱衣。龍冠手持二版。懷中又有二版。召許玉斧。出版皆青為字。云召作侍中。須臾玉斧出。楊仍指此是郎。玉斧自說我應十三年。今便見召。未解儀體。向人答。若爾可作刺。玉斧作樹道未解儀典。方習屬之言。須十三年。向玉斧揖而去。內楊夢中。待中之位。所期侍帝。是也。版皆青字。即青龍白簡也。

四月二十九日夜半時。夢與許玉斧俱座。不知是何處也。良久。見南嶽夫人與紫陽真人周君俱來。坐一牀。因見玉斧與真人周君語曰。昔聞先生有守一法。願乞以見授。周君曰。寡人先師蘇君。往曾見向言曰。以真問仙。不亦迂乎。僕請舉此言以相與矣。玉斧曰。情淺區區。貪慕道德。故欲乞守一法。爾言未絕。周君又言曰。昔所不以道相受者。直以與僉之交。而有限隔耳。周是汝陰人。漢太守。周君乃真人也。且已大有所稟。將用守一何為耶。言訖。豁然而覺。竟不知在何處。此夢甚分明。故記之。

四月九日戊寅夜。跋四步北行。登高山。迷淪不寤。至明日日出四五丈。乃覺。覺登山半日許。至頂上。大有宮室數千間。鬱鬱不可名。山四面皆有大水。而不知是何處。某因仰天。天中見一白龍。身長數十丈。東向飛行空中。光彩耀天。因又見東面有白衣好女子。亦於空中行。西向就白龍。徑入龍口中。須臾復出。三入三出。乃止。又還某右邊。向某。而又覺某左邊有一老翁。著縐衣。美容冠。挂赤九節杖而立。俱視其白龍。某問公。何等女子。徑入龍口耶。公對曰。此太素玉女。蕭子夫。取龍涎以鍊形也。此人似方相。隸為官也。某又問翁何人。來登此字。公答曰。我蓬萊仙公。洛廣休。此蓬萊山。吾治此上府。君故來。乃得相見我耳。某又問公曰。此龍可乘否。公答曰。此龍當以待真人張誘世。石慶安許玉斧。丁瑋寧也。某又問一龍而四人共乘耶。公曰。此侍晨帝官龍也。譬如世輶車朱鳥。更一日乘以上直也。須臾。公呼此四賢。未來之間。某與公及此女。以敷席共坐山上。俱北向望海水。及白龍。并有設酒食。酒中如石榴子。合食之。梓亦亦世間。梓中。鮭也。覺久久許。四人並來。共乘一新輶車。青牛青油車。上來。到並掛此公及某。並共語。語畢。公見語曰。向所道四人。此則是也。覺張誘世年可五十。石慶安甚童蒙。年可十三。四許玉斧年如今日。所見。丁瑋寧年可三十四。五許並著好單衣。乘輶版。惟慶安著空頂帽。公又曰。玉斧。府君師友也。某曰。不然。公又曰。張誘世。常山人。公弟子也。石慶安。汲郡人。鉤策夫人弟子也。才均德。並人士也。公因語四人。言君並可各作一篇詩。以見府君老子亦願聞文筆之美言也。於是公各付一青紙。及筆各一。以與四人。四人即取。但恐倉卒耳。於是石慶安先作詩。其文曰。

崑山造太微。巖巖絕寄峯。紫煙散神州。乘飄駕白龍。相攜四賓人。東朝桑林公。廣休年雖前。所然何蒙蒙。實未下路讓。惟年以相崇。次張誘世作詩。其文曰。

北遊太微外。來登蓬萊閣。紫雲遊靈宮。香煙何鬱鬱。美哉樂廣休。久在論道位。羅駢真人坐。齊觀白龍遊。離式四人用。何時共解帶。有懷披襟友。欣欣高晨會。次許玉斧作詩。其文曰。

遊觀奇山峙。漱澗流清。遙觀蓬萊閣。巖巖銜霄冥。紫芝被絳殿。四階植琳瑯。紛紛靈華散。晃晃煥神庭。從容七覺外。任我攝天生。自足方寸裏。何用白龍榮。丁瑋寧作詩。其文曰。

元山構滄浪。金房映巖軒。洛公挺奇尚。從容有無間。形沈北寒宇。三神棲九天。同寮相率往。推我高勝年。弱冠石慶安。未肯崇尊賢。嘲笑蓬萊公。呼此廣休前。明公將何以。却此少年翰。四人作詩畢。並以呈公。公讀畢而笑曰。此詩各表其才性也。石生有逸才。而輕邁。張生體和而難解。許生廣慎而多疑。丁生率隱而發遲。夫輕邁則真。薄難解則道不悟。多疑則思無神。發遲則得靈。稔所謂殊途者也。若能各返其迷悟。其所悟不常速也。府君弟子。所謂管轄論有疑。疑則無神者矣。

言詩畢。各起立。共下山。山下見此女子。乘白龍而北去。某與諸人。步行南下。至山下。而各別去。公曰。復二十年。當共會於七葉宮。遊此地也。於是豁然乃悟。汗流終日。不能飲食。初下山。見許主簿來。上相逢於夾石之間。公語主簿曰。汝何來遲。吾為汝置四升酒。在山上坐處。可往飲之。而還。遂我。主簿即去。上山。須臾見還。行甚疾。未至山下。相及。公曰。美酒不。答云。猶恨酸。公曰。此太平家酒。治人腸也。彥曰。欲得長生飲。太平何酸之有耶。故是野家兒也。守一慎勿失。後當用汝輔翼。君於是共至山下。各別。某未將主簿及玉斧。東去。公還。上山。其三人西去。五十步。公又遣一信見告云。許牙累府君。某答云在。意。

到十日夜。某先具疏。此夢。上白諸真道。得此異夢。分明如不眠。不審是何等。願告之意。唯紫微夫人見答云。爾真杰。內感。靈求萬方。神表八元。形與魂翔。此實著至之象。事顯幽冥。非虛構也。如洛公語也。可密示斧子等。勿廣宣。露靈中旨也。非小事哉。深慎。乘真並笑。清靈曰。以其通冥也。心感洞照。南嶽君之力也。此

一夢事後。東開竊得。既不自見。本不知誰。所稱某。是楊君。又當。此以是長史。故云某耳。又此四月。或即是乙丑年。亦可。是寅年耳。

十月二十三日。夜夢在一大山上。有人見告。此是蒙山大洞室中也。室四面坐相向。皆柏林龍鬚。席四壁多文字。而不可了。許長史著葛屨。單衣白。坐東面。西向。復有三人。皆錦衣。平上。帽。其一人自稱曰。我趙叔臺父。昔見汝於吳下矣。定錄告。昔世。亦言。竟不知何人。吾坐北而南。向許長史。伏坐上。因引筆作書。乃沈吟思。惟良久。許畢。即見示曰。此書可通。否耶。書曰。日月之道。度。屢。再拜。今奉佳。酒。盃。盤。一具。於南方。來年六月。可以入郭。遣送之事。好而又好。水火之期。求我於大木之日矣。此

有學之而不得者。未有不學而得之者也。信哉斯言。右長史寫青紙上。因以見示。欲以刻名也。登。之。日。郭。是。何。義。長。史。答。曰。是。洞。中。似。郭。非。家。墓。之。郭。也。又。難。曰。何。以。為。度。又。答。曰。度。者。敬。之。始。下。有。文字。教。之。文。耳。又。難。曰。何。以。為。最。答。曰。最。者。日。下。成。待。日。成。而。月。得。耳。三。錦。衣。人。同。讚。曰。幸。哉。幸。哉。學。不。

可欺往來至道之時。此一廉慎自記所多事。不知是何年。六月八日耶。

許先生前清景逸世。隱光九符。冥神洞觀。顯光靈府。幸甚幸甚。平昔周旋。纏綿盟誓。超羣先覺。獨造方外。

自臨陣廝行。已今日東阿雲漢。涕先言阻。伏想元宮融和。所莅休宜。時乘八風。平蕩滓翳。六天懋威。消滅

魔氣。願使其正之信。流行三元。無之感。變無窮矣。君前臨發頻頻。想夢所見。贈惠手跡。為信。既成冥通。

銘得之後。驚忽未頃。如覺千載。適能得之奇。而難解。所謂微乎妙哉。微乎妙哉。近即疏記所夢。密呈。此先

義頓首頓首。陰寒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未得親傾企。謹白不具。楊義頓首頓首。此先

義白公第三女昨來委療。且來小可。猶未出外。解羣情反側。勸靜馳白。此先

頃疫癘可畏。而猶未歇。益以深憂。給事許府君侯。此六字折

義白二吏事近即因謝主簿屬鄉西曹。鄉西曹亦以即處。但事未盡過耳。事過便列上也。自己以為意

此段陳留王戎之徒。質破的也。謹白上。此書矣

義頓首頓首。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劉家昨夜去使人。惻惻似中後定也。義明日早與主簿至墓上省之

也。晚或復觀。楊義頓首頓首。此書矣

先昨亦得車間。想當不審。且以愧。恒之。自非研元寶精。有凌結之幹者。亦自然之常也。長史許府君侯。此

義白奉賜綰。使以充老母夏衣。誠感西伯養老之惠。然義受過過。秦榮流分外。徒銜職恩。香無以仰酬。至

於稍帛之錫。非復所當。小小供養。猶足以自供耳。謹付還。願深見亮。義白。此書矣

義白此間故為清淨。既無塵埃。且小接住處亦佳。但義尋還不得久。共同耳。尋更白。義白。此二條共義書。

義頓首頓首。宿昔更冷。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此親返命不具。楊義頓首頓首。此書矣

義白得主簿書云。野中異事。郡書別答。奉觀乙二。謹白。此書矣

義頓首頓首。且白反。不敢風燥。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行奉勸白書。不具。楊義頓首頓首。此書矣

義白雲芝法。不得付此。信往義別當自。謹白長史許府君侯。此書矣

義頓首頓首。吉日收。未親廷情。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義燒香始訖。正爾當暫還家。靜中。晚乃親展。謹

守視之。謹白。此六字折新紙書。應在山

長史許府君侯。附申。十月五日也。此書矣

義白符書訖。有答。教事。脫忘。適欲道承。會得告。今封付。別書抄寫正本。以呈也。不審。得服制。蟲丸未

若脫未就。事者。當以入年為始。耶。義前所得。分者。即日為常。不。正。聞。有。他。異。唯。覺。初。時。作。六。七。日。間

頭。腦。中。熱。腹。中。絞。沸。耳。其。餘。無。他。想。或。漸。有。理。謹。白。

義白主簿。孝廉。在此。奉。集。惟。小。樹。釋。小。據。獨。處。彼。方。甚。當。他。他。義。比。日。追。憶。卷。想。不。可。言。上。下。頃。粗。可。承

行。垂。念。謹。白。

義白。昨。及。今。比。有。答。教。事。甚。忽。忽。始。小。爾。爾。頃。在。東。山。所。得。手。筆。及。所。聞。本。末。往。當。以。呈。比。展。乃。宜。義。白。

義白。奉。告。具。諸。一。二。動。靜。每。垂。誨。示。勞。損。反。側。謹。白。

義白。五色。紙。故。在。小。郎。處。不。令。失。也。謹。白。

義白。明日。當。東。山。主。簿。云。當。同。行。復。有。解。廚。事。小。郎。又。無。馬。義。即。日。答。公。教。明。日。當。先。思。共。相。併。載。致。理

耳。不。審。尊。馬。可。得。送。以。來。否。此。間。草。易。於。都。下。彼。幸。不。用。方。欲。周。旋。三。秀。數。日。事。也。謹。白。右此兩五書。並

義白。許。東。與。昨。中。後。見。願。主。人。猶。小。說。亦。不。覺。久。垂。當。去。張。泓。續。至。其。時。日。猶。可。也。奉。告。云。扶。關。入。門。甚

為。異。事。由。義。不。能。節。適。酒。食。量。宜。道。資。伏。用。快。息。願。復。察。想。謹。白。此書在都答書長史。

義白。承。集。得。五。十。許。人。又。作。彼。其。當。可。視。乃。益。味。元。之。徒。有。以。獎。勸。伏。以。慨。然。義。聞。似。當。多。此。比。類。奉

當。倒。及。尋。料。得。者。道。送。謹。白。已。具。紙。筆。須。成。當。自。手。寫。一。通。也。願。以。寫。白。石。耳。願。勿。以。見。人。此書是石方

義白。漢。書。載。季。主。事。不。乃。委。曲。稽。公。撰。高。士。傳。如。為。清。約。輒。寫。稿。所。撰。季。主。事。狀。讀。如。別。謹。呈。洞。房。先

經。已。寫。當。奉。可。令。王。曠。來。取。一。作。已。白。恐。忘。之。謹。又。白。者。今所有紅綾紙書。

義白。承。昨。雨。不。得。詣。公。想。明。必。得。委。曲。耳。明。晴。暫。現。乃。宜。義。白。此三書俱失上紙。

義頓首頓首。晴猶冷。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此復親展反命不備。楊義頓首頓首。長史許府君侯。此九字。

義白。季。主。學。業。幽。元。且。道。跡。至。勝。乃。當。在。卷。之。上。首。耶。東。卿。君。大。欺。季。主。之。為。人。又。羨。委。羽。之。高。沖。矣。承

撰。集。粗。畢。極。當。可。視。未。親。華。翰。預。已。欣。歎。奉。觀。一。二。謹。白。所非東卿論季主事。本別書青紙。

所。撰。要。當。令。得。七。二。人。不。審。已。得。幾。人。若。人。少。者。亦。當。思。啓。其。中。求。其。類。例。也。然。造。一。段。作。且。當。徐。徐

未。可。使。出。也。亦。欲。自。繕。寫。一。通。呈。明。公。明。公。常。所。存。棧。乃。希。心。於。此。者。也。義。白。

義白。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亦。七。二。人。劉。向。撰。列。仙。亦。七。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宗。亦。七。二。人。陳。長

文。仰。若。舊。亦。七。二。人。其。不。見。也。當。是。兩。封。也。此一書首尾

別白。
 義白。傳未得書上王生。所以爾者。欲以見東卿。東卿近來倉卒不得啓。此須後至乃呈。珍處已別有一本。不審可留此處本否。義又欲更有所上。所上者畢。乃願以奉還也。謹白。此處此仙傳達不顯。世不解。解得如此。之。

不審方隅山中幽人。爲已設坐於易邊戶中未。聊白。方隅幽人。即謂謙也。令。
 信還須牛明日食。竟道送。右此書上紙。亦願。

義頓首奉反告。承服散三日。宜通心中。此是得力。深慰馳情。願善將和。無復感動。義頓公私匆匆。是故替觀小闕。奉展楊義頓首頓首。

承二紀有患。懸情近得師子書。都不道病。此必輕微耳。小晴道信參之。謹白。
 承石生往可念。義乃識之。頃者甚多暴卒。亦無題。此。

義頓首頓首奉告。見所疏。夢并上章本末。尋省反覆。夢既是注。章亦苦到。甚以慨然。想此癡癡。尋散滅耳。此行奉觀。楊義頓首頓首。

別疏願不以示人。諸所屈曲。奉觀一二。
 尊所疏。夢當可解。爾然大要是注氣之作也。義白。

義近連亦夢小揀有所道。小云云。大都無他耳。亦欲不復信夢。故不上白耳。尊夢未和。多當是注氣小動。所以爾耳。上章根具。亦當足滅之。謹白。

義白。昔得小揀細白布。青紙香珠之屬。然此通左道。虛妄之說。是故不復稍說耳。自當以此物期之。甲申也。諸所曲。風筆不能盡。謹白。自謙去後。楊多有請感通事。是史既懷念。故楊每及之也。世中多不信信。幽顯。所以甲申乎。

義頓首頓首奉告。承尊體不和。餘疹運動。懸情灼灼。想當偶爾行損。承欲章書自陳。亦足以斷注鬼之害也。夢悟亦不可專信。惟當以心鎖之耳。尋復平承。楊義頓首頓首。

承紀謁者。還欣之。曾已相見。問其委曲。邪。謹白。
 自小揀去後。略無月不作。十數夢見之。又於睡臥之際。亦形見委曲也。所言所行。如平存爾。然不信。既著遠近所。唯不敢復言之也。見告今具道。夢聊復以白。願不怪忤。若尊意爲此。爲問問者。願見還當即以付火。或聞神。信者多所請問。不信者則與前說。故有此言以區之。

義頓首頓首奉告。承尊體不和。餘疹運動。懸情灼灼。想當偶爾行損。承欲章書自陳。亦足以斷注鬼之害也。夢悟亦不可專信。惟當以心鎖之耳。尋復平承。楊義頓首頓首。

真誥卷十八

握真輔第二

三月十九日夜。夢小揀來在此。靜中坐良久。自說小茅山三會水處。極可看戲。向從四平山中來。路上見叔父持火炬滿手。欲以作變。先生可向阿郎道。如此鬼火。使人口噤不得語。此物乃化爲風。先生知之不。小揀又曰。方山大有侯叔草。異佳。藥乃大。昨乃大取。近乃失去。布復。欲就先生乞此衣。據兩處生叔草。須須衣。故云。杜廣平亦伐薪。而況今湖上之乎。斯真意也。不知斷。特是不應爲之耳。亡。不知此當是。小揀又曰。今葬處不吉。斷墓脈多所云云。右十九日夕所夢。此則前所云。以白者如此。

右與長史書。今所見真手者。訖此。
 △△前少一行。又。情象無以喻懷。尋省來告。粗承同之。僕尋往。相見近矣。比者翹注。良不可言。給事安和也。長史。以十九日南州。二十二日當還。功曹已入。昨相見慰懷。功曹。惟世長兄。小名換者也。方爾悠悠。未卒歸也。將琴絃之陰德乎。聊當一笑。琴絃。非出於素。此即日無他。公明日當復南州。與大司馬別。太司馬。則二十六發也。第七似不從征。公是簡文爲司徒也。大司馬是桓溫也。在枯。顯光後。第七似乃遠送米。將供洞齋之備耶。若君遠。研究。澄聲上音。在深林之中。遊人事之跡。使此物之來。卒無緣也。於今逢耳。誠理。備矣。如此則。是。備行。上品。七卷耳。

想所寫已了。校當令熟。秋冬之間。其經當復也。不知是何經。明
故服飢不奉草生。此物易辨。想數詣元水之處。道遙也。僕此月必往。彼其不久。好。此呼為飢。則是操合服石
和者。所以定錄云。次服飢。無道。但一
劑干把。其事不同耳。即不知元水在何處也。

亦不煩。李李疾病未攝事。承田已為勞。意救語陳師。如此必有秋望也。此誠小小。不暫勞君意者。則事
去矣。給事云。南州還當并急。四月半間。欲至東山。想無差錯矣。比更告茶一簿。解。當為醫與操也。茶則是
兼亦以少茶也。

一日不見君。常恐鄙悵之心已生矣。君未復能。層層中出於風塵之間耶。右入紙。直注行下云。茶一簿。未正可
也。僕用也。

承給事體氣如故。且甚延棟。念侍省惶懼。辭正爾。燒香入靜。且啓夜當根陳情事。使盡丹苦之理。動靜別
白。尋更承問。答虎牙道。是則病事。
糊連給事前。後書上啓神母。因書小椽。并呈前後答神母云。小椽。截留給事書。唯徐此見還。此亦是戊午也。
神母。是南真夫人。右。有。君。在此。所。外。書。及。自。記。步。步。并。與。答。長。史。南
據。諸。書。秘。及。有。存。錄。者。記。此。又。別。有。紀。事。則。答。真。人。書。已。在。前。篇。中。

長史書。暮臥。先存斗星。在所臥席上。
暮臥存星之時。皆先陰呪星名。然後存耳。祝畢。乃存星安臥其中也。然後密叩齒。祝九星之精。右二條。是
見斧云。四年學。戌年當歸。戌年道炁當行天下。云從戌年當受法。此一係是採去後所記。據記是戌午年。去此
人受經二弄之道。十一年成真。故定錄
云。復十六年。乃親我於東華者也。
經云。主諸關鏡。聰明始。此真。經。九月十七日。已一百九十過。

二十一日
合二百過

二十一日
二十六日

十五日
八日

二十三日
十七日

六日
三十日

十月二十六日
此應是十一月
十三日

二十日
正月十三
正月二十
二月十四
四百過十二
月二十五日
二月已四百
二月三十過

已四百四
十過

已上並是朱畫朱書。
九月二十六日夜始。兩九月。便是一年中事。其間亦恐多有零落不存。

已上並是朱畫朱書。
十二月初二
十一月十一
二十八日
九月二十七
日足十三夜
十月
黃寧
日中
十一月
六月旦

出日入
照陽門

已上並是朱畫朱書。
右此是長史自讀黃庭遍數也。朱墨雜畫者。是因修用時。遇得筆便題記之耳。云長谷出日等。亦是經中
語。當是讀至此句。忽有事應起。故疏誌處也。
大洞真元。張鍊三魂。出靈步
太上高精。三帝丹。靈丹中。今以抄出。別已在篇五篇中。
太都天錄。顯於元宮。出靈文
左曰童子。出五神
仙者心學。神經也。

十二月初二
十一月十一
二十八日
九月二十七
日足十三夜
十月
黃寧
日中
十一月
六月旦

出日入
照陽門

已上並是朱畫朱書。
右此是長史自讀黃庭遍數也。朱墨雜畫者。是因修用時。遇得筆便題記之耳。云長谷出日等。亦是經中
語。當是讀至此句。忽有事應起。故疏誌處也。
大洞真元。張鍊三魂。出靈步
太上高精。三帝丹。靈丹中。今以抄出。別已在篇五篇中。
太都天錄。顯於元宮。出靈文
左曰童子。出五神
仙者心學。神經也。

先閉炁二十四息出紫文元

行之十八年亦是元

大帝元元陽者

徒行事而不知神名還精而不知服此符亦元

魄唯得飲餽水月精出紫文

吾是天目出飛步三隊崗太元上元在第三篇

魄唯聽飲月黃日丹紫文

沐浴祝太上高真出九真經制蟲丸出蘇君

季道思和疑作道字是誤耳

玉簡青錄高閣刻石出字石精玉馬照知鬼形亦是空

崑崙山下有黃水名曰日月水飲者得仙此二條未知何

告王君使傳知真者告青童使傳成真者夫知真者謂知真而得真成真者謂勤求而獲真者耳出清

凡此者皆皆略記

其旨自以備忘

正月四日三月八日三月十一日四月十六日五月二十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九日

九月十六日十月十三日十一月十日十二月七日

右老子拔白日此是太清外術

正月庚申二月辛酉三月庚戌四月癸亥五月壬子六月癸丑七月甲寅八月乙卯九月甲辰十月丁巳十一月丙午十二月丁未

右上帝煞害日不可請乞百事無宜此謂日者是隨月支干衝破內日也可以類求之亦恐非真

所謂靜室者一曰茅屋二曰方溜室三曰環堵制屋之法用四柱三桁二梁取同種材屋東西首長一丈

九尺成中一丈二尺二頭各餘三尺後溜餘三尺五寸前南溜餘三尺棟去地九尺六寸二邊桁去地七

尺二寸東南開戶高六尺五寸廣二尺四寸用材爲戶扇務令茂密無使有隙南面開牖名曰通光長一

尺七寸高一尺五寸在室中坐令平眉中有板牀高一尺二寸長九尺六寸廣六尺五寸薦席隨時寒暑

又隨月建周旋轉首壁牖泥令一尺厚好摩治之法在名山大澤無人之野不宜人間入室春秋四時

皆有法然此蓋本道相承道家之一事耳不足爲異也粗要知是以及者道機作靜室法與此異恐是別有告受

之或云今存想入室亦可依

以正月十五日尚書省中直乞夢非常皆靈仙真像多所道其子孫慶以閏月二日夕又夢仙靈共會吾

請乞佳應又見有字非常好以月半中忽見九老先生乘輅引從詣吾相見欣然云連在宜城四

十日始還問吾消息云今至蕪湖二十三日當還還當省吾得見之欣然此是作餘語也

以閏月四日夕夢寐物如籬形皆舒著席上或如盤或如錦繡文字煥炳如言可解而不可解愈舒愈更

奇異云是楊舍人物時亦不見楊君也意言當寫取云須能畫人整頓所未常見嘗有十許席十月而楊君

十一月十二日夢棺器露有水

十二月十八日左右夢以鐵釵刺元武此元武是所官靈之元武

二十一日夢見天子天子當年十六七許在殿上不知是何年重複夢見在一處懸竅自放落下歧危

見劉升遠與語從此當週週還道難得一紐以手巾穿之見吾城扶助吾遂得迴旋自此夢事

十月九日說上廚五人旨南山治此長史自記事官應作指牙詣夫人說當用雙金環汝無吾當具交以謝

厚若有金貫便以奉夫人云以謝吏兵華功曹至意密語新婦脫婦令知密之密之若無便可以二雙金

環奉說勿忝勿忝若欲得體上所寶玩者爲好此是夢中事

吾近日疏與汝說二君應有說其夕即有語云吾二人吏兵若無功說後小子不復爲人使楊意旨中謂

可用致小君即言致所以導遠開通自可用也新婦有金釵即可用可停買也先詣夫人次詣二靈汝時

量之汝索銀如一日疏新婦銀釵亦可用良無便當用銀吾停汝許須說當說辭繼其下也不復別作

得佳清開云教汝修內經是保命汝不答漢漢不當爾然此非常意皆發自冥妙當作本末答當奉行此

意口又無言爲不可也內經或謂是黃庭不爾

陶休以二百紙與汝吾留百枚陶休不見名伏者

斧白米已當向盡汝餉之此是供汝爲

遷告云汝當小不佳防之此是易運夫也右此

右許長史在世抄記紀中事目及夢并與兒書有存錄者記此其與真靈書已別在前卷中

先生自寄神炁投於東林沐浴開邱非我同心每東瞻滄海歎逝之迅西晒雲涯哀與內發髮故鄉鬱

何壘壘將欲身返歸塗但矯足自抑耳於是靜心一思逸憑靈虛登巖崎嶇引領仰元冥志屏上遊雲

真始覺形非我質遂亡軀遂神矣浪心飄外世路永絕足樂幽林外難一塞建志不倦精誠無廢途遇明

師見受奇術清請新妙玉音洞密吐納平顏鍊魂保骨沖氣爽浪無復內外也此則王世龍等所

但恨吾道良師之太晚也反帶性之不早矣吾得道之狀艱辛情事定錄真君已嘗說之矣崇賴成復救

濟之功天地不能濼也此則王世龍等所

聞弟遠遼上法道也偶真重幽此則王世龍等所

三辰以積道也虛落寄表精明九元此道高遠非是吾徒所得聞也亦由下挺稟淺末由望也然高

行者常戒在危殆得趣者常險乎將失禍福之明於斯而用矣道親於勤勤歸精成丹心待真招之須臾

五月四日拜疏。玉斧言。節至增感。思濕熱。不審尊體動靜何如。飲猶未除。遠遠疎灼。服散微得。飲水猶是得益。願彼大小無恙。尊五日當下。願必果。謹遣扶南啓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陳鹿至。尊賜脯及蒸蕙。即至帝都。已遠東。甚得。△△△△。失四。謹啓。使在縣下家中時也。

玉斧言。承舍人下。恐過句容。未進此。湛家穀猶未熟。今道未生出。參願尊。即令生反得。故願爲都作米。比無可着者。若至。便當就合。恐藥草燥。得米下船。乃可採草。謹啓。

玉斧言。此間益小。可正一斛。不與飯相宜。又上稻。應得登州。都有大釜容二斛已上者。願與諸藥俱致。無見可否。足借斧當於縣下。少一行。謹啓。此米及大釜。皆是作供。願所須也。云云。

右八條。據在山與答父。誓于時長史。在都及縣下也。

右此並據在世間所記事。及書有存錄者。訖此。又有與真靈辭。

真誥卷十九

甄真檢第一

真誥敘錄

真誥進題象第一。此卷建立辭表。發詠贊。論真。真誥甄命授第二。此卷進修行學。誠謹設法。錄明。

協昌期第三。此卷進修行學。願事願度。真誥精神樞第四。此卷進區區山水。實效精光。海真。真誥開幽微第五。此卷進真神府。官司氏族。明形。真誥握真輔第六。此卷是二君在世自所記。及書疏。真誥製真檢第七。此是極明真誥。設真元原。悉經居。

所逐。非真誥之例。分爲二卷。

右真誥一。其十六卷。是真人所贈。

仰尊道經。上清上品。事極高真之業。佛經妙法。連華理會。一乘之致。仙書。莊子內篇。義窮元任之域。此三道足以包括萬象。體具幽明。而並各二十卷者。當是璇璣七政。以齊八方故也。隱居所製。登真隱訣。亦爲七頁。今述此真誥。復成七日。五七之數。物理備矣。

夫真人之旨。不同世目。謹仰編緯。取其義類。以三言爲題。所以莊籍亦如此者。蓋長桑公子之微旨。故也。俗儒觀之。未解所以。

真誥者。真人口授之語也。納如佛經。皆言佛說。而願元平謂爲真迹。當言真人之手書迹也。亦可言真人

之所行事迹也。若以手書爲言。真人不得爲隸字。若以事迹爲目。則此迹不在真人爾。且審此之時。未得稱真。既於義無旨。故不宜爲號。

南嶽夫人傳。載青錄文云。歲在甲子。朔日辛亥。先農饗旦。甲寅羽水。起安啓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修玉文。謹推按。晉歷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正月一日辛亥朔。四日甲寅羽水。起者。與也。安者。寧也。故迂隱其稱耳。如此則興寧二年正月。南真已降授楊君。諸經也。今檢真授中有年月。最先者。惟三年乙丑。歲六月二十一日。定錄所問。從此月日相次。稍有降事。又按中侯夫人告云。令種竹比字。以致繼嗣。又云。福和者。當有二子。盛德命世。尋此是簡文爲相王時。以無兒所請。於是李夫人。生孝武。及會稽王。也。于時猶在東。孝武崩時。年三十五。則是壬戌年生。又在甲子前二歲。如此。衆真降楊已久矣。

又定錄以乙丑年六月。喻對與長史云。付得往年三月八日書。此亦應是癸亥甲子年中也。

又按粵緣華以升平三年。降即是乙未歲。又在甲子前五年。此降雖非楊君。楊君已知見而記之也。又按乙丑歲。安妃謂楊君曰。復二十二年。明君將乘雲駕龍。北朝上清。則應以太元十一年丙戌去世。如此二十許載。辭事不少。今之所存。略有數年。尋檢首尾。百不遺一。又按衆真未降楊之前。已令華僑通傳音意。於長史。華僑通傳音意。故復使楊令授。而華時文迹。都不出世。又按二許雖元挺高秀。而質猶世迹。故未得接真。今所授之事。多是爲許立辭。悉楊授旨。疏以示許爾。唯安妃數條。是楊自所記。今人見題目云。某日某月某君。授許長史。及據某。皆謂是二許親承音旨。殊不然也。今有二許書者。並是別寫楊所示者耳。

又按據自記云。泰和三年行某道。二錄是二年受。自三年後。無復有疏。長史正書。既不工。所繕寫蓋少。今一事乃有兩三本。皆是二許重寫。悉無異。然楊諸書記。都無重本。明知唯在據問者。于今頗存。而楊間自有杳然莫測。自楊去後六七年中。長史問迹。亦悉不顯。

又按今所詮綜年月。唯乙丑歲事最多。其丙寅丁卯。各數條而已。且第一卷。猶可領略次第。其餘卷日月前後參差。不盡得序。

又按凡所注日月某受。多不齊年。今正率其先後。以爲次第。事有斷絕。亦不必皆得。又本無年月。及不注某受者。並不可知。依先闕之。

又被真授說餘人好惡者。皆長史因楊請。故各有所答。並密在許間。于時其人未必悉知。又被併許接景陽安。亦灼然顯說。凡所與有待無待諸詩。及辭喻諷旨。皆是雲林。應降懷德。侯事。義並亦表著。而南真自是訓授之師。紫微則下教之匠。並不關係。結之例。但中侯昭靈。亦似別有所在。既事未一時。故不正的耳。其餘男真。或陪從所引。或職司所任。至如二君。最爲傾據之主。今人讀此辭事。若不惜斯理者。永不傾其旨。故略標大意。宜其密之。

又按二許。應任經業。既未得接真。無由見經。故南真先以授楊。然後使得傳。傳則成師。所以長史與右英書

云前真其去春使經師見授洞房云云而二許以此與爲隔未崇禮數楊亦不敢自處既遠真科故告
云受經則師乃耻之耶然則兩真是元中之師故楊及長史皆謂爲元師又云疾者嘗啓告於元師不爾
不差而長史與右英及衆真書亦稱僅恐官者此同於師僕爾實非師也
又按楊書中有草行多僞蹟者皆是受旨時書既忽遺賈略後更追位前語隨復增損之也有謹正好書
者是更復重起以示長史耳

又按三君手書今既不摹則混寫無由分別故各注條下有若未見真手不知是何君書者注云某書又
有四五異手書未辨爲同時使寫爲後人更寫既無姓名不證其僞今並撰錄注其條下以甲乙丙丁各
甄別之

又按書字中有異手增損僞改多是許丞及丞子所爲或招引名稱或取會書時並多浮妄而顧皆不能
辨從而取之今既非摹書恐漸致亂或並隨字注條若是真手自治不復顧別

又按三君手迹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効郝法筆力規矩並於二王而名不顯者當
以地微兼爲二王所抑故也據書乃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鋒勢迥非人功
所逮長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拙符又不巧故不寫經也隱居昔見張道恩善別法書歎其神識今觀三
君跡一字一畫便望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監令有以顯悟爾

又按三君手書作字有與今世者有龜龍龜華顯服寫辭開關之例三君同爾其楊飛、楊我、楊
靈、楊真、楊真、楊師、楊惡、此其自相爲異者又鬼魔字皆作摩淨潔皆作盛潔盛貯皆
作請貯凡大略如此亦不可備記恐後人以世手傳寫必隨世改動故標示其例令相承謹按爾此諸同
異悉已具載在登真隱訣中

又按三君書字有不得體者於理乃應治易要宜全其本跡不可從實開改則澆流散亂不復固真今並
各朱郭疑字而注其下

又按三君多書荆州白牋歲月積久或首尾零落或魚爛缺失前人糊塗不能悉相連補並先抄取書字
因毀除碎敗所缺之處非復真手雖他人充題事由先言今並從實綴錄不復分析又按三君書有全卷
者唯道授二許者鄴都宮記是楊及據書並有首尾完具事亦相類其餘或五紙三紙一紙一片悉後人
糊塗相隨非本家次比今並抹取其年月事類相貫不復依如先卷又按衆真辭旨皆有義趣或詩或
戒互相酬配而願所撰異迹枝分類別各爲都卷致語用乖越不復可領今並還依本事并日月紙墨相
承貫者以爲證次

又按起居寶神及明堂夢祝諸法十有餘條乃多是抄經而無正首尾猶如日芒日象元白服葛之
類而願獨不撰用致令遺逸今並證錄各從其例

又按有未見真本復不測有無流傳所記舛駁不類者未敢便頓書除皆且注所疑之意各於條下
又按所載洞宮及諸山仙人氏族並欲以外書詳注出其根源恐大致顯泄仰忤其軌唯有異同疑昧者

略標言之其鄴宮鬼官乃可隨宜願說

又按此書所起以真降爲先然後衆事繼述真降之顯在乎九華而願撰最致末卷
又先生事迹未近真降倘不宜預在此部而願遂載王右軍父子書傳並於事爲非今以安記第一省除
許傳別充外書神仙之例唯先生成仙之後與弟書一篇留在下卷
又長史書即是問華陽事華陽事仍是答長史書強分爲兩部於事相失今依旨還爲貫次又願所記二
許年月殊自違僻今謹依真授檢求又以許家譜參校注名異同在此卷後
又按三君書迹有非疏真授或寫世開典籍兼自記夢事及相聞尺牘皆不宜雜在真誥品中既寶重筆
墨今並撰錄共爲第六一卷願所遺者復有數條亦依例載上

又真誥中凡有紫書大字者皆隱居別抄取三君手書經中雜事各相配類共爲證明諸經既非聊爾可
見便於例致隔今同出在此則易得尋究又此六篇中有朱書細字者悉隱居所注以爲註別其墨書細
字猶是本文真經始末

伏尋上清真經出世之源始於晉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嶽魏夫人下降授弟
子璚瑯王司徒公府舍人楊某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譚軍長史旬容許某并弟三息上計揀某二許又
更起寫修行得道凡三君手書今見在世者經傳大小十餘篇多據寫真授四十餘卷多楊書文帝在東府
爲相王長史據立宅在小茅後雷平山西北據於宅治寫修用以泰和五年隱化長史以泰元元年又去
據子黃民時年十七乃收集所寫經符秘錄歷歲于時亦有數卷散出在諸親通問今旬容所得者是也
元興三年京畿紛亂黃民乃奉經入剎是史父爲剎會其有德重是爲東園馬郎家所供養一則一名朝
同堂弟名罕共相周給時人咸知許先生得道又祖父亦有名稱多加宗敬錢塘杜道鞠一則一名朝
富盛數相招致于時諸人並未知尋閱經法止稟奉而已至義熙中魯國孔默崇信道教爲晉安太守能
職還至錢塘聞有許郎故人得道經書具存乃往詣許許不與相見孔行積願積有旬月兼獻奉殷勤
用情甚至許不獲已始乃傳之孔令晉安郡吏王與繕寫與書有心向之孔還都唯實錄而已竟未
修用元嘉中復爲廣州刺史及亡後其子熙先休先才學敏聰竊取看覽見大洞真經說云誦之萬遍則
能得仙大政讓誦誦誦不然以爲仙道必須丹藥鍊形乃可超舉豈有空積聲誦以致羽服兼有諸道人
助毀其法或謂不宜信此因一時焚蕩無復子道此路是真道不欲使流傳於外世也王與先爲孔寫輒復
私繕一通後將還東修學始濟浙江便遇風淪漂唯有黃庭一篇得存與乃自加切實仍住剎山稍就讀
翻山鑿即火燒其屋又於露壇研詠俄頃驟雨紙墨濡壞遍數遂不得畢與深知罪誼杜絕人倫唯書歷
日質糧以續命其子道泰爲晉安船官督資產豐富數來拜獻策以二奴奉給與一無留納而終乎剎
山於是孔王所寫真經二本前後皆滅遂不行世此亦是與先不傳受也

復有王靈期者才思綺拔志規敷道見葛巢甫造構靈寶風教大行深所忿嫉於是詰許承求受上經丞
不相允王凍路霜雪幾至性命許感其誠到遂復授之王得經欣躍退尋究知至法不可宜行要言難

楊書靈寶五符一卷本在句容葛榮園奉始某年葛以陸先生陸既數述其文亦書人鳥五符等教授

施行已廣不欲復顯出奇迹因以稍物與葛請取甚加隱閉願公聞而苦求一焉遂不令見唯以傳東陽

孫遊嶽及女弟子梅令文陸亡亦隨還廬山徐叔撰後將出徐亡乃在陸墳文間已已封

楊書王君傳一卷本在句容葛永真園中又在王文清家後屬茅山道士葛景仙已已封

據書飛步經一卷在句容嚴虬家大明七年饑荒少糧其里王文清以饑食與嚴求得之因在王家已已封

據書西嶽公禁山符楊書中黃制虎豹符凡二短卷本上虞吳曼拔所得許丞一狐風雜道書吳以此二

卷與褚先生伯玉伯玉居南嶽遊行諸山恆帶自隨褚亡留在弟子朱僧標間後褚第五弟之孫名仲嚴

又就朱取之說以與之其後事佛出家悉分數人而居褚亡後又歸佛道褚亡後又歸佛道褚亡後又歸佛道

據書太素五神二十四神并週元隱道經一卷及八素陰陽歌一卷並東陽章靈民先出都遇得之章于

時未識真書唯言是道家常經而已歸東陽以示願願不即向道仍留之分週元為二卷章後既知方就

求得今在章間其二景歌一卷章已與孫公已已封褚亡後又歸佛道褚亡後又歸佛道褚亡後又歸佛道

據書所佩列紀黃素書一短卷本許丞以與弟子蘇道會道會以授上虞何法仁法仁以傳朱僧標僧標

以奉鍾法師樓居士見而求取今猶藏在樓間

據抄魏傳中黃庭經并復真授數紙先在刻山王惠明間王亡後今應是其女弟子及同學章靈民處

永興有一姓解家者昔亦經供養許郎又得小小雜書後著山女道士樊妙羅因緣得其楊書都宮事一

卷樊亡在其女弟子沈偶間沈又以與四明山孔總已已封解家所餘今絕蹤迹又聞山陰及錢塘數家

皆有古經恐脫難真書從來途未獲珍檢想好學挺分之子可殷勤求之脫有所得見使一觀則瓊瑩辨

矣又聞夫人小息靈靈會釋時推夫人市相法去并有經書

真尚世譜此是今日印送

20

敬第五子名光字少張尚書郎鉅鹿太守少府卿過江值吳初為光祿勳

光第二子名闕字季優有才學與尚書郎長水校尉

闕第三子名休字文烈優游道素高尚其氣州郡別駕不就

休長子名尚字元甫有才學令聞吳鳳凰三年為中書郎年五十七

尚第二子名嗣字仲先庶生即長史之父也淳和美懿州郡所稱

鄧太守後為寧朔將軍與孔坦討沈充封西城縣侯出為刻令有風化

親族往刺事平還拜奉車都尉年七十七

康帝誅之年三十六

第二昭字行明正生承嫡襲封通濟有當世局度亦為何次道參軍

第四邁即先生也

第五某即長史也並同正生別記在後

第六茂元庶生早亡也

第七確字藝元小名嗣伯庶生也

第八靈寶庶生早亡也

副有四女庶生也

副弟名朝字楊先勇猛以氣俠聞歷為襄陽新野南陽潯陽太守

年五十三

先生名邁字叔元小名映清虛懷遠避棲世外故自改名遠遊

按手書授六甲陰符云永昌元年二十三歲則是永康元年庚申歲也

結少仕郡主簿功曹史王導蔡謨臨川辟從事不赴選補太學博士

20

20

侯伯位編轉司治仙佐治助聖牧民按泰和二年丁卯歲司命所告云丙子年當去時年七十二此則水
 興二年乙丑生太元元年去也而謂云孝武事康元去年去時年七十一此為泰安二年癸亥生為多二年
 今以真為正正三歲元年七又非也

妻同郡陶威女名科斗與寧中亡即入易避宮受學同郡陶威

長史三男一女長男名剛小名揆庶生郡功曹妻劉氏少子名風遊郡主簿風遊子道伏字明之明之少
 子靜泰字元寶為海平縣令久居會稽禹井山頗遺承家法傳受經書皆摹寫而已靜泰妻同郡葛氏唯
 有一子名靈真戊午生今猶在會稽亦效尚道業善能符書自長史後唯有此六世孫一人而已

中男名聯字元暉少名虎牙正生敦厚信向郡主簿功曹謝安為護軍又引為功曹除永康令衛尉丞督
 康太守不之官又為輔國司馬安帝元興三年於家去世年六十八則成帝成康三年丁酉歲生也成和

亦大嗣妻晉陵華琦孫名子容新安里中子亦孫字元真篤實和隱郡主簿功曹年七十四亡有四子及
 孫並早亡今無後也

小男名剛字道翔小名玉斧正生幼有瑋標長史器異之郡舉上計掾主簿並不赴清秀堂潔誠
 廉務居當平山下修業勤精板願早遊洞室不欲久停人世遂詣北洞告終即居方隅山洞方原館中常
 去來四平方臺故真語云幽人在世時心常樂居焉又楊君與長史書亦云不審方隅山中幽人為已設
 坐於易邊戶中未亡後十六年當度往東華受書為上清仙公上相帝長壽云年三十而不記去歲按二
 錄泰和二年丁卯時年二十七則是成寧七年辛卯生也順云成和六年生又云自泰和三年已後無復蹤

迹依譜年三十即是庚午年去世又真語云從漢魏南之夜解而未嘗離脫之法善者傳云據乃在北湖北石壁上
 在第二卷中事別妻建康令黃演女即姑娥皇之子名敬儀生黃民乃遺還家後離絕又出適宛陵令戴若
 之長史

一女名素薰庶生出適越騎校尉晉陵華瑛子名廣

掾子黃民字元文升平五年辛酉生時按年二十一仕郡主簿察孝廉司農丞南蠻參軍臨沮令宋元嘉
 六年亡年六十九妻西陽令葛萬安女萬安是掾子

黃民長子榮第一名預之宋元嘉十二年亡不知年幾有女名道育隆安元年丁酉生宋孝建元元年甲
 午歲於剡任隸山亡世謂之許大娘歿尸石壁

黃民小子名說宋泰始五年已酉歲亦於剡任隸山亡不知年幾有女名神兒一名瓊輝元嘉六年已巳
 生齊永明四年丙寅歲亡世謂許小娘東甌

右所承長史後如此今唯存按元孫遺真而已

楊君名義成帝咸和五年庚寅歲九月生本似吳人來居句容真降時猶有母及弟君為人潔白姿容
 容善言笑工書畫少好學讀書涉涉經史性澗澗沈厚幼有通靈之靈與先生長史年並懸殊而早結神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述出乃小簡文十餘皆恐非真也按真

詰云應以太元十一年丙戌去又云苦不奈風火可修劍解之道作告終之術如此恐以早逝不必丙戌
 也得真職任略如九華所言當輔佐東華為司命之任董司吳越神靈人鬼一皆關攝之楊先以永和五
 年己酉歲受中黃制虎豹符六年庚戌又就魏夫人長子劉瑛受靈寶五符時年二十一與班三年乙丑
 歲象真降嘜年三十六真降之所無正定處或在京都或在家舍或在山館山館猶是雷平山許長史解
 楊恆數來就採非自山居也

右楊君事大略如此須傳出更記

按真語中有云風巢高木素衣衫然者配況長史名也曾參出田云者離合長史字也許仙侯許卿者
 得真位也給事常侍者在世官也

有云許朝者即長史叔南陽也

有云黃獸白齒者是虎牙也亦直云黃獸者亦云黃客亦云許虎許牙也許主簿者牙位也華新婦者牙
 妻也似云名厚即所謂許厚華侯華書吏者牙婦弟也

有云瓊刀者嘗訓採小名也即青錄所載若錄者矣企望人飛云云者即離合掾官名也有云許猛子似
 是採小名也

有云易邊夫人及斗者即掾母陶科也

有云勿憂嗣伯之說者即長史弟小名也

有云來子雖善於爾者即長史後母也

有云當奈張者何者即長史父妾也

有云黃娥者即長史娥採婦母也出適黃家故曰黃娥本名娥皇

有云演小子耳者即娥皇婿黃演也

有云赤孫者即虎牙兒也

登升者三人先生長史

度世者五人成牙黃民兄弟大娘小娘等虎牙三遂得不死過度五辰悉是度世之限其餘無從顯出實
 度世者五人成牙黃民兄弟大娘小娘等虎牙三遂得不死過度五辰悉是度世之限其餘無從顯出實

長史歸陶威女雖入易選恐此自承陶家福耳不必關許氏五人數也

有云李東者許家常所使祭酒先生亦師之家在曲阿東受天師吉陽治左領神祭酒

非僑者晉陵冠族世事務禱僑初顯通神鬼常夢共同嬰醮每爾輒靜寐不覺醒則醉吐狼今神恆使

其舉才用人前後十數若有稽違便坐之為譴僑忿遂入道於鬼事得息漸漸真仙來游好止是夢

積年乃夜半形見表清靈周紫陽至皆使通傳旨意於長史而僑性輕躁多漏說真旨被責仍以楊君代

之僑後為江城縣令家因居焉今江乘諸華皆其苗裔也華與許氏有親故長史與華親故與許氏有親

與真語為相連也

與真語為相連也

與真語為相連也

與真語為相連也

與真語為相連也

與真語為相連也

與真語為相連也

與真語為相連也

與真語為相連也

與真語為相連也

與真語為相連也

與真語為相連也

與真語為相連也

與真語為相連也

與真語為相連也

與真語為相連也

與真語為相連也

與真語為相連也

神解八

齋戒謂之信解言無信不能解安處謂之開解言無開不能解想謂之慧解言無慧不能解坐忘謂之定解言無定不能解信定開慧四門通神謂之神解故神之為義不行而至不疾而速陰陽變通天地長久兼三才而言謂之易繫辭云變則久齊萬物而言謂之道德老子道經是本一性而通則久齊萬物而言謂之道德老子道經是本一性而通則久齊萬物而言謂之道德老子道經是本一性而通則久

天隱子終

天隱子

後序口訣

承禎誦天隱子之書三年恍然有所悟乃依此五門漸漸進習又三年覺身心之閒而名利之淡矣又三年天隱子出焉授之以口訣其要在存想篇歸根復命成性衆妙者是也夫人之根本由丹田而生能復則長命故曰歸根復命夫人之靈識本乎理性性通則妙萬物而不窮故曰成性衆妙然而呼吸由氣而活故我有吐納之訣津液由水藏而生故我有漱嚥之訣思慮由心識而動故我有存想之訣人身榮衛血脉寤即行於外寐即行於內寤寐內外相養和平然後每日自夜半子時至日中午時先平卧舒展四肢次起身導引喘息均定乃先叩當門齒小鳴後叩大齒大鳴以兩手摩面及眼身覺煖暢後端坐盤足以舌攬華池候津液生而漱之默記其數數及三百而一嚥之凡嚥津候呼定而嚥嚥畢而吸如此則吸氣與津順下丹田也但子後午前食消心空之時頻頻漱嚥無論遍數意盡則止凡五日為一候當焚香于靜室中存想自身從首至足又自足至丹田上脊脊入于泥丸想其氣如雲直貫泥丸想畢復漱嚥乃以兩手掩兩耳搭其腦如鼓聲三七下伸兩足端足俛首極力直頸兩手握固又於兩脇下接腰髖骨傍乃左右聳兩肩甲閉息頃刻候氣盈面赤即止凡行七遍氣從脊脊上徹泥丸此修養之大綱也然更有要妙在乎與天地真氣冥契同運能識氣來之時又辨氣息之所若是則與天地齊其長久謂之神仙矣法起冬至夜子時一陽氣始來或遲或早先須辨識氣來形候縱覺氣來則運自己之氣適與天地之氣借作次日復候此氣而消息之此是神仙至妙至精之術人罕達之倘三百六十日內運氣適合真氣三兩次則自覺身體清和異於常時矣况久久習之積累冥契則神仙之道不難至矣唐司馬承禎撰

天隱子 後序口訣

三

後序口訣終

昔謝自然欲過海求師蓬萊至海上或謂自然曰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可往從之自然乃還受道於子微白日仙去東坡水龍吟詞云古來雲海茫茫蓬山絳闕知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靜無為坐忘遺照八篇奇語觀此則此書八篇當是子微所著而序乃云天隱子不知何許人意者不欲自顯其名邪紹興壬午從事郎知台州黃巖縣主管學事勸農公事胡璉跋

天隱子 後序口訣

一四

玄 真 子

張志和撰

玄真子卷上

唐張志和撰

碧虛

碧虛冥茫飄輪幹乎乾湫盤浮乎坤紅明環於天衝升井為炎降斗為寒由是四時旋而萬物遷斯造化之亞矣然非造化之元哉

無涯者辯伯也涯之言曰黃郊之帝曰祇卑紫微之帝曰神尊碧虛之帝曰靈荒祇卑王於地山河草木屬焉神尊王於天日月星漢屬焉靈荒王於空風雷雲雨屬焉碧虛和平二帝有方春之會俄而祇卑上騰神尊下降遇於靈荒之野靈荒之帝虛位郊迎傾國所有積肉成霞散酒成雨電走雷奔風歌雲舞累月為中道主上下无怨二帝欣然愧靈荒之厚德令碧虛之不安爭讓國以延靈荒之帝神尊曰朕有天祇卑曰朕有地靈荒怪天地之名問之曰朕之仰觀不異碧虛朕之俯察不異碧虛碧虛之中其又奚物帝言天地厥狀若何祇卑曰朕之地體大

質厚資生元元中高外垂其勢坤層然如壇驤物尊圍八極海環九山骨巖石毛草木肉土而脈泉汗露而氣煙江河川瀆亂奔流人蟲鳥獸紛往還願帝之下而游焉神尊曰朕之天體虛形高資始化中員外轉其行乾穹然如帳幃物尊五星交列宿祭邊層輪日月中文帶河漢絕霧霞雲霞列仙天宮殿願帝之上而居焉靈荒末之信曰天如帳胡縣乎其上地如壇厥下乎何安神尊曰天之帳非上縣飄輪下載常左旋三光隨之以西遷祇卑曰地之壇有湫盤凝浮其上所以安靈荒曰飄輪幹靈生湫盤奚物盛願聞之祇卑曰飄輪徧乎下湫盤所以停帝何疑靈荒曰噫天地之形造化信然實如所論固當息焉朕之空茫唐濛同无不通无内无外无西无東曠濛濛蒼蒼青冥合日月之光震雷霆之聲挂虹霓之色飛龍鸞之形朕坐而游之臥而泗之泛然飄飄可停幣乎包乎母廓乎堅乎壽非春夏之能生非歲年之能朽先天地不見其初後天地不知其久若然者安能棄朕之長無寄君之暫有哉於是二帝謝靈荒之言退還故府祇卑降黃郊神尊升紫微數月不泰然天地為之閉

爾之視絕爾之思可以觀紅霞子曰若霄者儻邀而忽游請駕乎言霄願乘之以逍遙不服辭夫子而觀焉於是碧虛子導之曰无自而然是謂元然无造而化是謂真化之元也之真也无元而元是謂真元无真而真謂元真馳言曰无然乎其然一乎然後觀乎自然无化乎其化一乎然後觀乎造化无元乎其元一乎元然後觀乎真元无真乎其真一乎真然後觀乎元真逸言曰真真乎元元元乎真元乎无真乎真真真乎无元乎元元然後登太寥之天夫无有也者有无之始也有无也者无有之初也无有作有无立而造化行乎其中矣夫造化之興也空以徧之風以行之水以聚之識以感之氣以通之而萬物備乎其中矣空徧而體存風行而用作水聚而有見識感而念生氣通而意立體存故可以厚本用作故可以明漸有見故可以觀變念生故可以知化意立故可以詳理是知本可厚者空之體也漸可明者風之用也變可觀者水之有也化可知者識之念也理可詳者氣之意也是故風水競變物其物而不同識氣多端意其意而不一幹乎乾而能常浮乎坤而能長運之而無窮生之而無方化之而無邊因之而無疆原其原者夫何謂歟造而化之存乎太初大而極之存乎無自而然之存乎虛無而住之存乎妙觀其所存而造化之元可見矣紅霞子明乎造化之域思乎履空之色於是披紅明之衣戴朱光之冠服禱游之履束赤聯之

帶驂火虬之蜿蜒鼓紫鸞之綉縹轉渥丹之雙
轂執染絳之六纒詎日卜時戒途祖道道載本
子明乎造化之域思乎履空之色於是披紅霞
之光餐碧寥之氣以質其容會僕真之禮寡親
朋之問獨與太虛游往來高會僕真之禮寡親
繼夜而寂談不勝憂心為之恥謂之日我躬不
空若荒虛色不勝憂心為之恥謂之日我躬不
關進恤獨不吾知致有所至吾無憾於造化
謂而造化獨不吾知致有所至吾無憾於造化
之與拂衣東轅以下與此本同語明水之霽
虹與貫天之緋霓曰造而化者非真化化而造
者非元造元元真真為造化根造化何勤於碧
虛碧虛何有於造化而獨擅主宰之名非彼貪
功為己即此假偽為真吾將詬之虛冥以觀其
名名之情四游隔越六虛迷冥於是東轅經諸
无之界週同空將假道焉同空日子何為者而
居於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
於君同空問之曰孰為造化奚謂假道紅霞子
曰為物之主宰曰造化藉君之國行曰假道同
空曰若然者朕之東无化可造朕之國无道可
假君其改途紅霞子於是拂衣南馳經自然之
域遇化元將假道焉化元日子何為者而居乎
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於君
化元詰之曰夫造化朕之兄弟之國也子弗聞
乎假朕之道詬朕之親朕之仇也師徒將攻之
紅霞子於是拂衣西驅經无住之邦遇因本將
假道焉因本日子何為者而居乎斯曰吾紅霞
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於君因本拒之曰
假道之資子弗聞乎子有飛空之乘與照虛之
璧吾將為子啓關紅霞子曰使吾有碧乘之資

玄真子 卷上

二

尚弗詬諸造化无假道於君哉於是乎拂衣而
北趨經太極之野週生首將假道焉生首日子
何為者而居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
化願假道於君生首訶之日子何知之晚也夫
造化之資可知而不可鄰可聞而不可親雖欲
假子之道其何以至子將詬之無乃不可乎於
是紅霞子聞生首之訶兀焉喪有徘徊躊躇還
轡旋輿經元原之郊迷失途於牧道童子神與
易浴乎元川而遊於是問津焉二童曰夫子奚
氏也跋涉虛無蒙犯煙霄車馬有浮空之倦何
之而問乎津紅霞子曰吾紅霞子也吾嘗知造
化而造化弗吾知使吾乏資身之用為味俗之
恥吾將詬諸造化吾適東轅西驅南馳北趨而
假道於四方東至於諸無南至於自然西至於
无住北至於太極四之皆不遇諸无有同空之
問无住有因本之拒太極有生首之訶自然有
化元之詰吾念日暮途遠旋吾之輿歸乎寰中
於斯迷津幸哉而遇子敢欲問焉然子為誰也
偉哉而文於言哉二童曰吾謂神之與易也吾
與造化牧道於元郊吾適為六塞之戲俱公其
道吾懼造化之責躊躇而遷延因浴乎元原且
吾之有道憂尚敢見造化奈何夫子以俗恥而
于吾君賴夫子有諸侯之詰无然一忤造化之
念茲元原之上豈可復觀吾二童之泗游哉夫
子辭寰中而來未覩造化茫然迷津而問途欲
遷舊居將何面目以見寰中之父兄乎胡弗解
裳浴焉同泗隨波泛濤聊以游邀俟吾白鬪之

玄真子 卷上

三

成將近夫子而謁諸造化不亦爾豁乎紅霞子
於是翹然浮光沈影泝瀨沿波二童乘元濤之
騰澹泛六合之外儵忽至造化之境自然奉常
然衣太極進无極食渙然盈造化之域紅霞子
與二童披而餐之榮光洞六合之內然後謁乎
化真願而俛於寰中慚代俗之榮恥皆妄觀乎
化真唯懼造化之知其將詬也於是聽造化問
二童道之所在二童曰无公无不公道不離乎
皇之鄉造化欣然曰无有其有者无公其公无
不有其不有者无不公其不公故乎元原之郊
而无邊童子得牧道之方矣於是紅霞子盈自
然衣充太極食樂造化言荷造化力捐造化與
二童子眷然而退將還舊居是行也與太虛週
於同空太虛曰自子之觀造化也索焉離居蕭
然荒墟念子寰中无恙紅霞子曰吾適也面造
化容意造化心耳造化言吾知至道之无有也
吾豈見寰中之有无哉化之元也原乎有者觀
其无原乎无者觀其有矣以狀其然邪容之為
言也冥其靈乎也精茫其唐乎也荒故曰冥靈
精之難明茫唐荒之難詳殊萬形之无窮異萬
心之无方是以昔之登太寥觀化元者知其運
乎工而未央作太寥之歌曰化元靈哉碧虛清
哉紅霞明哉冥哉茫哉惟化之工无疆哉非夫
同萬形之殊殊萬形之同一萬心之異異萬心
之一馳不想而居乎冥茫之端倪者則何以環
游太无觀造化之无矣

玄真子 卷上

一七

玄真子卷上

玄真子卷中

唐張志和撰

驚

驚驚氏自東方來後鹿氏自西域至遇於中華
 之野相與競虛談以聲戰勝負於是驚驚氏嬰
 若而鳴曰吾聞吁者噫者呵者噓者哨歔反
 厥乎加 咽喘乎氣噓者噉者啐者歎者辛酸甜
 淡吮乎味睥者睨者眊者睒肝矐呼元賊
 作展呼 察乎瞳矐者控者乾者擬者鏗鏗鏗宗
 肆切 察乎聰斯極已於是後鹿氏趨二切然
 而唬呼交古曰吾聞日者月者彗者孛者昭晰
 黎朗幹乎天峯者岑者嶒者嶻嶭峒峒峒嶸
 乎山濤者波者溢者澗者澎旬漚漫蕩乎水俯
 者魁者魑者魅者僊窳魃灰乎 魄欻乎鬼斯極
 已意曰酬酢相筮以言泉飛不斷自以為極然
 驚驚氏摩距厲吻以驚戲聞後鹿氏奮毛掉尾
 以喉鳴震中華子歎之曰近謂諸身則驚驚氏
 之說遠謂諸物則後鹿氏之說斯二君者背彼
 獸場勞於聲戰雖扇眸若雷鼓舌如雲適足驚
 驚於窮谷安能響道於滄溟哉
 太寥問乎无邊曰若夫造化之閒萬象不一求
 小大有无之至者可得而言乎无邊曰以吾之
 觀至小者大而至大者小至无者有而至有者
 无若知之乎太寥曰以吾聞之至小不可以大
 至大不可以小至无不可以有至有不可以无
 子之所謂者何也无邊曰吾請告若至小至大
 者莫甚乎空至无至有者莫過乎道其所然者

何也包天地至有外者唯乎空非空之至大邪
 判微塵至无内者成乎空非空之至小邪巡六
 合求之而不得者非道之至无邪出造化離之
 而不免者非道之至有邪故曰至小者大至大
 者小至无者有至有者无不亦然乎
 造化之初九大相競風之颺颺乎貴然曰颺颺

四周乎之颺颺乎而颺颺乎之颺颺乎而
 扇鴻濛而么颺切力么 吠於交響古苞鼓律呼勞
 猗力刀而悲咤颺呼出颺切交 蹶石拔木蹶浪
 奔濤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而雲之氣騰然曰
 翕乎忽乎之滅沒乎者逢扶邕淳蒲忽因於翻
 焜之翳鬱乎者蒙乎昧乎之昏晦乎者蹇蹇黝
 於甘二切黠於咸二切之霍徒感對徒對乎者翳海
 吞山遏日漫天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者雷之
 聲填然曰謀轟轟乎輾轆忽竿竿乎號號破衣
 切 輪奔乎轂乎些欻電熒烈缺呼覺 霆驚劈
 歷乎些若獨不聞乎洪濤震鼓猛獸咆怒彼碌
 碌者莫吾之與巨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些海
 之濤奔然曰浩乎汗乎之澶漫乎且澎乎湃乎
 之滂沛乎且何鯤鵬頽相來 具翼之聲邪乎
 且翻鼈盪鯨崩壺倒瀛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
 且火之燦然烈然曰烘乎炆也冬乎之燠爛乎
 焉翕乎煜乎之煽炫乎焉靛煖鳥來 灼燥烜熾
 熾愈律 燄涸澤焦山熾日薰天其孰能大乎吾
 之大乎焉日之耀照然曰煌煌乎之陽陽乎歟
 晶晶乎之熒熒乎歟杲杲瞳瞳炎炎赫赫光天
 照地流金燦石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歟地之

震殿然曰坤乎崙乎之塊北磅礴之乎之崔乎
 崙乎之坳燒礪礪之乎之浸海流河而有常
 奔山走陵而无疆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之天
 之鳴窳胡胡然曰乾乎圓乎之懸乎只穹乎崇
 乎之廓乎只吳恢恢之顛顛旻蒼蒼之元元包
 水旋風蓋地震空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只空
 之寥六宗然曰豁乎次乎之曠宥乎哉虛乎
 无乎之漭漭乎哉濛同茫唐青冥蒼茫廓兮而
 康苦切食苦切包天塞地誕陰育陽其孰能大
 乎吾之大乎哉既而九大各自競能風之聲曰
 孰有大乎吾曹之大矣空應之曰吾聞太上之
 言道名之大可詣而問焉於是雲停其氣風息
 其飄日罷其燿海弭其濤地復其震火滅其燦
 天靜其鳴空喪其寥於是乎俾雷之迸入道之
 境聲者讓響形者讓影不有不无不動不靜九
 大觀之各慚而還遂相讓為无為之色相與成
 无為之域以終乎塵劫之極而已焉乎歆道之
 形也虛道之影也无道之聲也初道之響也如
 昔之為狀乎廓然其虛者空也莫然其无者滅
 也亦然其初者遠也靜然其如者定也字之曰
 遺道明默懸博元圓者何也遺以盡其失遐以
 邈其遙明以照其光默以湛其寂懸以堅其固
 博以大其廣元以神其妙圓以規其周故曰德
 者得也得乎不得不得乎得斯之謂乎得其德
 者何也文宣德之而无我老氏德之而未孩南
 華德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
 噫沖虛德之冷然御風顏回德之同於大通然

玄真子

三七

則大家德之无終始已矣夫延吾思之不能竟
 也將何以窮有物之既乎燿夜者燿腹也囊體
 者篋軀也戴芥者負垢也苗蚶者根蟬也晴星
 者眩華也燿腹之蟲循乎牆篋軀之蟲出乎隙
 負垢之蟲游乎葉根蟬之蟲植乎土篋軀晒乎
 燿腹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燿乎腹燿乎
 夜見乎險阻審乎取舍然而世人相有炫明之
 患怪乎物乎身未若吾之晦跡之逍遙也負
 垢晒乎篋軀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囊乎
 體篋乎軀進則外乎首而行恐則內乎元而靜
 然而出入有首鼠之患怪乎物乎身未若吾
 之蓋形之逍遙也根蟬晒乎負垢曰子之自謂
 養生之固者也蒸然芥孽然垢徐然步物之不
 疑子之動也糞然形物之不疑子之生也然而
 慮風火有驚恐之患未若吾之瘞體之逍遙也
 之數蟲者各以能之相晒也於是眩華聞之晒
 乎根蟬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藏乎口匿
 乎目虛乎心實乎腹根乎足潤水土於外而不
 行苗乎脊受風日於外而屢長无羈礙離之嫌
 者矣然而累乎質礙乎有苟遇掘鑿之患怪乎
 物乎身未若吾之警然之逍遙也根蟬曰吾
 稟乎造物化之奇妙乎古今之知藏口匿目虛
 心實腹之數蟲者其於衛生莫吾如也向吾聞
 子之聲昧子之形狀子之有自何而生眩華曰
 吾生乎目之眩長乎視之亂其徐也聯若星之
 貫其疾也紛若華之散取之而不得捨之而不
 克謂无而有謂有而无其來也儵見乎造化其

玄真子

三六

去也寂歸乎太虛能游乎不物之域者方觀乎
 吾之逍遙之墟域同乎于圓也方也于方也圓
 也故曰至圓无圓而能方至方无方而能圓孰
 能圓乎方者曰太圓孰能方乎圓者曰太方故
 大方有言曰昔吾方子之圓而子弗知吾之方
 太圓曰曩吾圓爾之方而爾不知吾之圓若然
 者何也其有以哉是故規乎虛者虛之不知其
 圓也矩乎空者空之不知其方也然則游心乎
 太寂之鄉令規矩无措其巧者其惟太圓之與
 大方乎
 倭之人談曰東海有鳥其名為鵝鵝之巨鵬之
 亞也泛乎滄溟吞乎長鯨厭而翺翔乎碧空之
 畔防風火也者弋伯者也為大弓萬物鈞望
 巨鵝之飛於是乎殼以射焉一發而中鵝之唼
 怒聲越雷霆俄而驟血成河落毛翳日翻墜之
 勢韻乎空濛之間墮於曠濼之野毀然震乎大
 地太虛為之響造化為之兇防風火也環趨觀之
 旬日而畢然後涉巨鵝之上旁觀四海嵐蔽乎
 大地於是率天下之庖徒雲梯而解之四方之
 烹者蒸氣成雲山木為之竭脯之費七年而中
 華不腊肪之用九年而異域不膏帆其羽以為
 舟者散乎大海命之曰鵝毛之船防風火也神其
 弓之力也每齋沐而祭焉天下之博聞志怪者
 莫不命駕而觀之弧矢之盛造化已來未之有
 者於是乎在也

玄真子

三三

玄真子卷中

玄真子卷下

唐張志和撰

濤之靈

濤之靈曰江胥漢之神曰河姑會於真原之野
 江之胥問乎河之姑曰吾以子為水也縣而不
 散夜而能煥異乎川者何也河之姑曰代謂吾
 之神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若不聞乎泛天船
 寫天江俛牽牛織女之相望此吾之所能也敢
 問乎若吾以若為流也却而罷進行而有信似
 乎識者何也江之胥曰代謂吾之靈以至於此
 吾亦何知焉子不聞乎疾雷之奔羣鷺之翔素
 車白馬兮三軍之騰裝此吾之所能也於是胥
 姑欣然相視而笑自謂靈神之至傲若無他道
 之微曰至元在乎真原之野聞而謂之曰若為
 胥姑哉今吾語若吾見天地之創遂觀濤漢之
 有且若之徒假名乎巫咸之口投首乎春秋之
 代不亦近歟夫逃者自釋濤漢之疑假若胥姑
 之有柰何受逃徒之咨而不覺竊造化之巧以
 為功不慚逃者之鬼笑若於黃泉之間歟胥姑
 悚然謝而問之曰吾以君為友也寂而不動虛
 而能應許吾之妄俾吾之慚君亦有夫心哉吾
 聞道之微先天地生在真原之野號曰至元得
 非君子乎孰為君之名哉吾請辯吾靈神之所
 因原夫濤漢之所以可得聞乎至元謂曰吾將
 告若欲知漢之說者觀乎碧之理有潔白之文
 寥乎營之腹有昏曉之變體之異也豈有姑之
 神那雖天漢之大非川可知矣若欲知濤之說

玄真子

三

玄真子

三六

者觀乎脈之血有往來之勢察乎槐之葉有開
 合之期氣之應也豈有胥之靈那雖海濤之盛
 非識可見矣若欲知吾之說者空之无形而不
 動谷之无情而能應虛之至也豈有微之邪雖
 吾道之妙无心可知矣且吾告若崑崙之墟有
 智蟲焉贅聞而疣見託吾之无憑若之有強日
 河姑之神假意江胥之靈妄首至元之微偽之
 與也於是乎起吾觀之太震之內似神而无者
 六海波沂江而為濤天文皎夜而為漢炎光閃
 雲而為電雨色映日而為虹陽氣轉空而為雷
 心智藏境而為道其所然者皆有由也非若之
 靈无吾之元然吾之无也不无存若之有乎何
 有於是胥姑駢舞而謝曰實如所論有慚故友
 願陪无心之游聊以卒歲生為智蟲之所誣死
 則葬真原之野安能復區區託靈濤漢使逃者
 之鬼笑吾儕於黃泉之間哉是夏也通真之伯
 會起觀之君坐忘之后於睽脩元好也中談而
 二侯競道之有无連關解竝竟日不決觀之君
 曰吾起於觀亭之閒知道不无而見有忘之后
 曰吾坐於忘臺之上見道不有而知无通真之
 伯謂之曰至道非有无之殊君不見三光之見
 天邪在高下而不同日月之體有大小諸星之
 位有廣狹若以遠近論小大稽夫日也失之於
 炎涼若以炎涼而語遠近稽夫日也失之於小
 大乃知無遠近之異旁視仰觀入日自爾夫以
 百尺之竿戴乎盤臥之立之遠近適等而小大
 不同信目之有夷險者矣在乎東西不識者諒

表照而不正自此地之陰氣得升耳然則至道之見乎心也亦猶是哉在忘觀而不一或以爲有或以爲無以道爲有使觀者處忘臺而見無以道爲無使忘后游觀亭而知有斯乃忘觀之心自爾有無之體不殊由意之懷執滯者也然則競三光之遠近者不曉乎夷險之微競至道之有無者未通乎執滯之礙矣於是二君聞之鈞舌而退達元夫子曰察之會一三光之遠近合至道之有無剖古今不明之辯削談論不決之贅使觀者節竝而忘后彌闕者眞伯之力也吳生者善圖鬼之術粉壁墨筆風馳電走或先其足或見其手既會其身果應其口若合自然似見造化負以國名行年六十天下之圖工跡其妙而不能盡元眞子聞而造焉曰敢問圖鬼之方有術何其道之不竭也吳生喜而言曰子非圖工之徒歟奚其問之深也於是筆酣之閒措元眞子卮而酒之酒酣之閒措元眞子甌而茶之茶酣之閒屏諸弟子措元眞子宿而語之告以圖鬼之方曰吾何術哉吾有道耳吾嘗茶酣之閒中夜不寢澄神湛慮喪萬物之有忘一念之懷久之寂然豁然儼然依然匪素匪畫詭怪魑魅千巧萬拙一生一滅來不可闕貌不可竭吾以其道之妙其方之要每以圖鬼爲事未嘗告術於人是以行年六十負於國名天下以吾爲圖鬼之祖自吾作古圖工如林願吾之觀聲吾響而不終形吾影而不窮響吾巧而竭力影吾道而莫測感子有造化之問吾不能無造

化之對以吾不傳於人請子告於代元眞子謝之曰沿境者易泝像者難幸聞圖鬼之道吾見造化之端吾固不代之告君無謂吾之傳荷水爲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著也燼火爲輪其常也非環而不可斷者疾乎連也背日噴乎水成虹霓之狀而不可直者齊乎影也汲江釀乎酒應波濤之湧而不可停者均乎氣也片雨滴海合滄溟而不可殊者得其一也寂心歸空同太虛而不可分者會其天也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環之端定合璧之元者知薄蝕之交有時達循環之端者知死生之會如期是故月之掩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奪違對而月朗是故死之換生而魂化死過而生來生之忘死而識空失忘而死見然則月之明由日之照者也死之見由生之知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知而死之不見矣且薄蝕之交不能傷日月之體死生之會不能變至人之神體不傷故日月無薄蝕之憂神不變故至人無死生之恐者矣有之非未無也無之非未有也且未無之有而不有未有之無而不無斯有無之至也故今有之忽無非昔無之未有今無之忽有非昔有之未無者異乎時也若夫無彼無有連既往之無有而不殊無此有無合將來有無而不異者同乎時也異乎時者代以爲必然會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時者代以爲必然會有不然之者也影之問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

君之初吾之餘君之中吾之窮君之沒吾之滅君之清吾之明何君之好無恆俾吾之令無常與光之答乎影曰子在空而無在實而有在翼而飛在足而走而鉤而曲在弦而直子之近乎燭出子體之外子之遂乎鏡入吾質之內子之自無互豈吾之獨無常歟雖然子之同抑吾之可通吾怪吾之尤者雖吾亦不知之何哉吾遇陽燧之抱倒乎子之面吾遭羅睺之蝕曲乎子之葉吾將問諸造化窮理盡性而不知者命也夫影笑之曰君弟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無由君之與吾何背何正妄推乎造化之命哉默之來也默曰一寂能一之默曰二寂能二之默之一也無寂之一也有默之二也無有寂之二也有無一之一也不離乎二二之二也不離乎一然則知寂之不一明默之不二者斯謂之眞一矣夫眞一者无一无二无寂无默无是四者又无其无斯謂之眞无矣夫能游乎眞无之城者然後謂乎眞一之容者焉夫游乎眞无之域謂乎眞一之容者乃見乎諸无矣寂於是謂默曰若夫諸无者人莫能名焉吾強爲之名者曰太无之寰夫太无之寰者人无能識焉吾強爲之諡者子能聽之乎曰能寂於是乎端容節氣湛然不曰久之而兩忘默之悟曰向也吾聞其名矣又見其无也今也吾聞其諡矣未見其无也斯之謂之太无之諡邪寂之覺曰適吾與子爲微談而子果聞諸子可謂明微矣自默之還也而寂爲之絕談

乾隆癸卯六月之望以藏本校 弱冠外有此書
老來方一閱之弓父

玄真子卷下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唐 顏真卿 撰

士有牢籠太虛撒掖元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
軋無閒而理窟肌分其惟元真乎元真子姓張
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道著
南華象說十卷又著冲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
莫知之母留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
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
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志和字
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不願之任得還本
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泛
五湖自謂烟波釣徒著書十二卷凡三萬言號
元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從橫謂之
造化鼓吹京兆韋說為作內解元真又述大易
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以為宗觀以
為碧虛金骨凡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元真
浪跡不還乃於會稽東郡買地結茅齋以居之
閉竹門十年不出使人嘗呼為拘河夫執畚就
役會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為褐裘嫂徐氏聞之
手為織纈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椽柱
皮節皆存而無斧斤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
者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游聞
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元真坊又以
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開闢旌曰迴軒巷乃
命評事劉太真為序因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
美之者十五人既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
為建造行者謂之大夫橋常以豹為席駸皮為

履隱素木几酌斑螺杯鳴榔拏枝隨意取適垂
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婢各一元真配
為夫婦夫曰漁童婦曰樵青人問其故漁童使
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
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脩嘗問何人往來
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為燈以同照與四
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
酒酣乘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飛墨應節
而成大歷七年秋八月訊真卿於湖州真卿以
舴艋既敵請命更之答曰儻惠漁舟願以為浮
家汎宅沿泝江湖之上往來若響之聞楚夫之
幸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疎率誠澹然人
莫窺其喜愠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慾若泥沙希
踪乎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去我
思德之深曷以實懷寄諸他山之石銘曰
逸元真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
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若斯人豈煙波淪此身



子倉元

亡補元士王

元倉子

全道篇第一

道家三

元倉子居羽山之類三年俗無疵癘而仍穀熟其俗稱相謂曰元倉子之始來吾鮮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耶蓋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元倉子聞之色有不釋其徒驚吸從而啓之元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往今以羽俗父子竊竊焉將俎豆予我其之邪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驚吸曰不者夫尋常之汗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為之制步仞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且也尊賢事能嚮善就利自堯舜以固然而况羽俗乎先生其聽矣元倉子曰語來夫二子者知乎函車之獸介而離山罔罟制之吞舟之魚湯而失水蟻蟻苦之故鳥獸居欲其高魚鱉居欲其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裁其身也亦不厭深眇而已吾語若大亂之本猶乎堯舜之間其終存乎千代之後必有人與相食者矣言未終南子榮之樽色蹇然膝席曰樽年運而長矣將奚以託業以事斯言元倉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緒年或可以及此言雖然吾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謁吾師聃元倉子既謝榮之

樽不釋羽俗而龍已乎天下水之性清土者滑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滑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夫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光外志疑宇宙德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慙此之謂全道也人心平正不為外物所誘曰清清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泰佚死元倉子哭之其役曰天下皆死先生何哭為也元倉子曰天下皆哭安得不哭其役曰哭者必哀而先生未始哀何也元倉子曰舉天之下吾无與樂安所取哀蛇地之謂水蛇水之謂氣蛇氣之謂虛蛇虛之謂道虛者道之體靖者道之地理者道之綱識者道之目道所以保神德所以宏量禮所以齊儀物所以養體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為汚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為汚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汚哉由是不主物之潔汚者矣夫督視者以鞋為赤以蒼為玄吾乃今所謂皂白安知識者不以為相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遁物之色矣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焉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果可惡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无能滑吾真矣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叔孫御私曰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陳大夫曰奚以果明其聖叔孫御曰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弊色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曰聖人謂誰陳大夫曰有元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其能用耳視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元倉子待以上卿之禮元倉子至宿于亞寢魯公卑辭以問之元倉子曰吾能視聽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

元倉子

五

所用告者過也公曰孰如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聞之元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肩膊之內來于我者吾必盡知之乃不知為是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用道篇第二

天不可信地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主秀士豈知哉昔者桀信天與其禮四海已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禮四海已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周公夫惰農信地實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地竊其果稼而荒蕪之齊后信人之性耐讓不明於其道隨其心而師之管欲茂滋災疾朋輩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故曰惟道可信天地非道不能悠久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庶政非才不能和理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功歸无有神融華茂靈慶悠長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以理人道以安人夫難辰而作負日任勞流汗灑地夜分僅息農夫之道也俯拾仰取銳意錘撮力思博精希求利潤賢豎之道也嚙氣吞神宰思損慮超遙輕舉日精鍊仙高士之道也割情端想畢志所事倫於忘寤謀效位司人臣之道也清心省念察險近習務求賢良以安萬姓人主之道也若由是類之各順序其志度不替塞其業履是謂天下有道導筋骨則形全前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克保三全是謂清賢道德順則鬼神助信義教則君子合禮義備則小人懷有識者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默聞銳者亦靜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始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可親才可敬而身不堪敬敬甚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踈踈之而親恩甚則怨生

愛多則憎至有以遠為貴者有以緩為貴者有以直為貴者有以曲為貴者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靜則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然也同道者相愛同德者相嫉同與者相愛同取者相嫉同病者相愛同壯者相嫉人情自然也多才而好讒貧賤而不諂處勞而不為辱富貴而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政道篇第三

人无法以知天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知天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無法以知主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疎遠近賢不肖皆盡其才力而以為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財物殫盡則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夫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辜也吏之有辜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動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宜政下宜則人人得其所而文相信矣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動明也元倉子居息壤五年靈王使祭公致篚帛與紂瑤曰余未小子否德忝位水旱不時藉為人君何以穰之元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楚以為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脩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鄭有胡之封珪戎子異時失同於刑刑曰必得封珪戎子不然臨兵于汝鄭君病之駕見元倉子曰封珪戎子先君得之于胡綿代功實傳章真嗣今刑恃大而曰必得不然臨兵國危矣寡人欲以他封珪戎子往若之何元倉子曰君其少安今是楚亦有寶於此飾楚之寶以賞罪於君楚所不能君必致夫真今刑以淺鮮之過而負其威刑申逞不直以耗效與國刑失諸侯於是乎在諸侯聞之將警勸備倫比勤明會同上義固存鄭其為首君姑待之豈必非福於是胡珪戎子往

元倉子

二

未至郢荆人聞之曰彼用聖人之訓辭吾焉取此以暴不直於天下而今諸侯實生心焉遽反其賂而益善馬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則苦若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展其欲百吏展其欲則其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人失其序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提携保抱遁逃隱蔽漂流搢采以祈性命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群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國也勿貪戶口百姓汝走多壯城池百姓汝疲賦歛不中窮者日窮刑罰且貳置者日置科禁不行國則以傾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宜與百姓爭利則狡詐之心生所以百姓惑而難知天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賞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靖此由官不得人故也政府至要力於審士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選能死伏士矣人有惡於鄉者則誨之不改是為惡於縣則撻之不改是為惡於國則誅之而後選能死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一畏懷無有干背諂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凡為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無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器靖作能考之十全八九是皆賢王慶代明識裁擇所能爾也夫下王危世以文章取士則蕭巧綺縵益至而正雅素實益藏矣以言論取士則浮拔游飾益來而蹇諤諍直益晦矣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修明實益隱矣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今愈勤人愈亂矣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故主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嗚呼守國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試於士

三

乎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開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平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德死無所於怨夫秉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世群情和正諸產咸宜愛敬交深上下條固不可搖蕩有類一家苟遠順凌逆安得動哉乎王返正既宅天色務求賢良等聞一善憫豫連日左右侍僕累求賢異益恐山澤遺逸不舉豈樂聞善以自閉塞哉迺者及嬖僕臣累舉權任頗階左右意余辱味无能斷明徒唯共和依違浸長自賢敗德莫此為多不特匡遏就茲固黨於是棄左右近習三人於市貶庶司尹長五人曰無今人臣附下罔上持祿阿意天下聞之稱為齊明海南之西歸者七國至理之世輿服純素憲令寬簡禁網疎濶夫輿服純素則人不勝羨憲令寬簡則俗无忌諱禁網疎濶則易避難犯若人不勝羨則嗜欲希微而服役樂業矣俗無忌諱則抑開開舒而歡欣交通矣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貴德知耻矣夫服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和貴德知耻之謂正浮墮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不勝於和姦邪之人不勝於正順和正三者理國之宗也衰末之世輿服文巧憲令穰祈禁網頗僻夫輿服文巧則流相炎慕憲令穰祈則俗多忌諱禁網頗僻則莫知所適若流相炎慕則人不忠潔而耻樸實華矣俗多忌諱則情志不通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追則讒譏繁興而眾不懼死矣夫耻樸實華之謂浮上下膠戾之謂塞眾不懼死之謂冒真正之士不官於浮公道之士不官於塞器能之士不官於冒浮塞冒三者亂國之梯也荆君熊圍問水旱理亂元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為害堯湯是也故周之秩官云人強勝天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

元倉子

七

曰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判君北面遵循稽首
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也乃以弘壁十朋為亢倉子壽
拜為亞尹曰庶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
遵之他邦至理之世山無偽隱市無邪利朝無佞祿國
產開何由得人俗醇樸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偽政
省一則人醇樸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蟻屈之於葉
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曰何為則人富亢倉子曰
賦歛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歛無節官上奢縱則人
貧為粵之斨鏃以精金鷲隼為之羽以之梧箠則其與
槁樸也無擇及夫蕩寇爭衝觀武決勝加之駭擊之上
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董景之劍威奪白日氣盛紫
蜺以之剖獲則其與剛刃也無擇及夫凶邪流毒沸渭
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內不留行矣夫材有分
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昔者明王聖帝天下和
平萬物茂暢群性得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近古以來
天下姦邪者眾正直者寡輕薄趨利者多敦方退靜者
蠱惑者出言長於忠言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悲夫
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
橫則官人安刑禁必行則官人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
刑曰膏災肆赦赦不欲數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
而賢良否塞矣人有為賊害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誣
陷負良潮遂牽率莫推時序卒蒙赦宥遇賊害者記無
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遞生黠計吏勞政酷莫能鎮
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
其有罰也所以勉為有道行義者為其有賞也今無道
不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劾而不賞欲人之就善
也不亦難乎世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人然者非不接
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佞其人愈怨淫祀盛神愈
怒

君道篇第四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撻
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
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感主多官而反以害生
則失所以為立官之本矣草薶則為腐樹鬱則為蠹人鬱
則為病國鬱則百惡並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德
不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為其敢
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己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蠶蒼生
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
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為人主之勤无
為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為人主之位无為
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
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
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
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
萬物也所謂邦國者謂其有人眾也夫國以人為本
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材玉之所以難
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鑰石也
今天以隼翼而被之鷄視不明者正以為隼明者視之
乃鷄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
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為君子明者聽而視
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
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
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
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
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
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
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
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
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
失其大不知類矣於乎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

太平立致矣而世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
之地不明不斷則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萬類咸失
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
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世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
危之世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乎人主豈知哉以耳目
取人人皆敷衍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
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敷衍以買譽則刑之
而不畏世主豈知哉

臣道篇第五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美或怡或
厲或是或非雖聽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微
其心盡於為國所以剛訐不怨熱退不愕議得其中无
違乎理故天不忒其時地不之其利人不亂其事鬼神
開贊變柔同保合太和萬物化育國之將亡也朝廷
百吏姿貌多美顏色諧和詞氣華柔動止詳潤雖觀其
貌聽其言有若歡洽然察其志微其心盡在競位所以
聞奇則怪見異必愕狙嫉相蒙遂喪其道故天告災時
地生反物人作凶德鬼神間禍戎狄交侵亂弘多萬
物不化夫不傷貨財力不損官吏而功成政立下阜百姓
上滋主德如此者忠賢之臣也若費財煩人危官苟效
一時功利規賞於主不顧過後貽災於國如此者姦臣
也至理之世官得人無理之世人得官邪能觀問事君
亢倉子曰既策名而臣人者心莫若公貌莫若和言
莫若正公不欲露和不欲雜正不欲犯古之清勤為國
脩政今之清勤為身修名夫為國脩政者區處條別動
得其宜合於大體為身脩名者區處條別致遠不通拘
於小節是知心以道為主抵事得其所心以事為主抵
物失其所臣居上位不諫下位不公不合購其祿君不
嚴敬大臣不彰信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有者不必忠
者不必有才臣不忠不忠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不忠

不信適恐信之而莫能事上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
理中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亂明主用上等之人當委
以權宜便事肆其所為用中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
以賞罰

賢道篇第六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為愛身而不
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才識之人外
恭謹而內無憂其於眾也和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疎
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正
人有視其儀賢也聽其聲賢也徵神課識或負所望夫賢
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勳勳職司勤辨居室儉閑
其未見用也藏身於衆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
獨善其身貞而不怨智者不疑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
士行危而色不可疎言遜而理不可拔凡謂賢人不自
稱賢効在官政功在事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
其耐小人輸其力齊有指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
立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為養施信義而
遊者久之夫所如寡合或為乘時奪毗者所由始於是
負杖步足問乎元倉子曰吾聞至人忘情黎人不事情
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其不知為工受不信
為信信而不見信為信為勤為義為義而不自義為義則信
義之志常獨厄隨退胡以取貴乎時而教理之所上元倉子俯
而循衽仰而語超然而歌曰時之陽兮信義昌時之默
兮信義伏陽與默昌與伏吾無誰私兮怨忽不知其
讀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真不行也真且不
行謂之道喪道喪之時上士乃隱隱之為義有可為也
真可為者也有可用也莫可用者也祭公問賢材何從
而致元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慎無
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責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
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視清耳而聽坦心

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靈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故曰
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
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材至若天子奇察大臣蹀急之
求士也則曲心巧應斲方破道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
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及媚怪術之材至若天
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舉貪濁浮麗之
材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內忠外僻情
毒言和之材至故曰材慎在求不慎無昔者黃帝得常
仙封鴻鬼容丘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齊桓得甯籍
皆由數君體道邁仁布昭聖武思輯光明寬厚昌正而
衆賢自求用非為爵祿得之也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
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元倉子曰夫非賢
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
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衆無道
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
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
與材安取異邪元倉子曰窘乎哉其間也夫功成事畢不
夠封舉恭退樸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舉光揚滿
志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和寧
無為人不知其力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所於德一
賢統眾材則有餘眾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
域有居山林而誼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誼而正者有
靜而邪者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有視察
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九夫不練其言而知其文
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舉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
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

訓道篇第七

閔子春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若何仲尼曰道者自然
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
成萬類布不性壽其功至厚而不為物府不為事官無

為功尸捫求視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
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為本意
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
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
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動雖居獨室之中
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乎神明光
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
孝矣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
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神明駿赫導穴而出奉養
滋謹由是玄德茂盛為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
王之為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于寢門之外問寺
人曰茲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温然喜色小不安節太
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煖之節食下必知
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
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
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
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襲是故孝成於
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
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壽之壽卜世三十卜年七
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春曰善事父母
之道既幸聞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
視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文修則德容發
輝于貌故能温恭而文明夫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
君則為之况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
之士為之師傅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為人
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
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春退而事之
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文遊稱其信鄉黨
稱其仁宗族稱其弟德行之聲溢于天下此善事父母
之所致也齊太子坐清臺之上燕莊侯他高冠嚴色左

九君子

三

帶王具劔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讀書不
 視莊侯他問曰齊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
 上齊國之寶也莊侯他應聲解劍而去於乎人有偏蔽
 終身莫自知已矣賢者見之寬恕而不言小人暴愛而
 溢言親戚憐嫉而貳言人有偏蔽惡乎不自知哉是故
 君子檢身常若有過衣其衣食其食知其過而不克有
 以正之者君子耻之將欲有言識其必不能行者君子
 罕言當責人之惡者視已善乎哉當責人之邪者
 視已正乎哉此之謂返明翟西氏之子甚孝謹翟西憐
 其子而好妄與之言翟西辰出夕返則曰甲死矣其子
 信之既而甲在焉他夕則曰乙且害予其子何將行仇
 既而不見惡端他夕則曰丁病矣其子規之丁誠無恙
 舉此類也冒濫年序子固孝謹至於訓勸益不保承鄉
 國之人疾其口謀將殺之翟西聞而懼歸以告子子
 未甚信既而翟西見殺謂多言之人為疎露亦有辭約
 而不密者謂輕佻之人為不定亦有體閒而心躁者謂
 叢榛之人為猥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類而引之不
 可殫載若非微識安能洞詳時有不可不應事也者內靜
 而外動易動而難靜時有不可不求事也者內思而外待
 待至而後樂是故外靜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
 遂利者勞力而害名人生於世或有事不遂志而宣言
 云不遇時者是無異負丹頸之罪侯時行戮豈不殆哉
 其有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者正可云時非不清命未與
 耳豈不遑歟長於諫者務依存前人之性而剪制其情
 之所由起是以彼此開進親敬殷篤不長於諫者務攻
 前人之性而闢於情之所來是以彼此嫌貳猜疊日積
 兒童之所簡者乃耆耄之所非耳目之所娛者乃心慮
 之所疾健責天下之愚者已之未賢也健責天下之迷
 者已之未明也以未賢責衆愚未賢者以之亡以未明
 責衆迷未明者以之傷

農道篇第八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今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
 戰人捨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徒輕流徒
 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人心捨本而事末
 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巧法則以是為
 非以非為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人農人
 非徒為地利也貴行其志也人農則樸樸則易易則邊
 境安安則主位尊人農則童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
 法立力博深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流散重流散則
 死其處无二慮是天下為一心矣天下一心軒皇几遽
 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為本教
 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
 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御絲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
 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實功資相為業此
 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愛日培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
 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與土功不料師旅
 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妨農也黃帝曰四時之不可正五
 穀而已耳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
 是以稼之容足穉之容穰耘之容手是謂耕道農攻食
 工攻器買攻貨時事不興效之以上功是謂大凶凡稼
 者先時暑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災冬至已後
 五旬有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事農之道見生而墾
 生見死而獲死天祭時地產財不與人期有年祀土無
 年祀土無失人時逆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
 盡起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其時而薄
 之此從事之下也夫耨必以早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
 於塵土而殖於地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疎於其施
 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畎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
 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立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
 故速大正其行通其中脈為冷風則有收而多功率稼

九君子

四

望之有餘就之則既地之竊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
 是事之傷也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
 欲相與耘二以為族稼乃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
 是以先生者耒米後生者為概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
 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疎樹塊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
 疎則多批塊而獨居則多死不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
 弟不收其粟而收其批上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禾
 長稠而大穗圓粟而薄糠米飽而香春之易而食之強
 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批而青薄得時之黍穗
 不芒以長博米而寡糠失時之黍大本莖葉膏短穗
 得時之稻莖蔕長稠穗如馬尾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
 厚糠而苗死得時之麻疎節而色陽堅稟而小本失時
 之麻著柯短莖莖節而葉蟲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
 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莖葉實稱之重食之息失
 時之菽必長而蔓浮葉虛本疎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
 稠而頭簇二七以為行薄翼而靜色食之使人肥且有
 力失時之麥附腫多病弱苗而稟穗是故得時之稼豐
 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強耳目
 聰明凶氣不入身無苛歎善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
 夏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病疹人無病疹是疫
 瀆不行疫瀆不行成得遂其天年故曰殺者人之天是
 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兵道篇第九

秦景王將師強兵於天下使庶長鮑戎必致命亢倉子
 待以壞色十二周實迫之亢倉子自自樂泉賓于上館
 景王三日弗得所問下席北首頓珪曰天果無意恤孤
 邪亢倉子油然虧眇曰朕以主為異之問而寧弊弊焉
 以所刺為故抑者亦隨其欲而得正焉無如可矣景王一
 拜再舉欒端端珪抑首而坐曰實惟天所命亢倉子
 仰懷而虛俯正顏色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夫兵

九君子

也者出人之威也人之有威性受於天故兵之所自果上矣嘗無少選不用責職長少賢愚相與同察兵之北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傲言推後兵也後鬪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搗材木以闢矣黃帝用水火矣共工稱亂矣五帝相與爭夫一興一廢勝者用事夫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殛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而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馬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是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人人之悅也若孝子之見慈親餓隸之遇美食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深谷也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必反人情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古之至兵蓋重令也故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誦先勝之於此則勝之於彼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則乃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微慮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兩立故義兵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屋而歸之信與人期以效敵資以章好惡以示逆順若此而猶有悞狠凌宕不聽者雖行武焉可也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讎以順天之道故冠其國不虜其人獨誅所誅而已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極敬之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穀不私其物曲加其禮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人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歸之若流水誅國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

元倉子

四

遠得人滋眾辭未終景主與稽首曰孤獲聞先生教言不覺氣盈宇宙志知所如也而心滋益懼於是步前稱觴為元倉子壽拜居首列師位嚴于齋室又月涉旬辰加天關白晝行道行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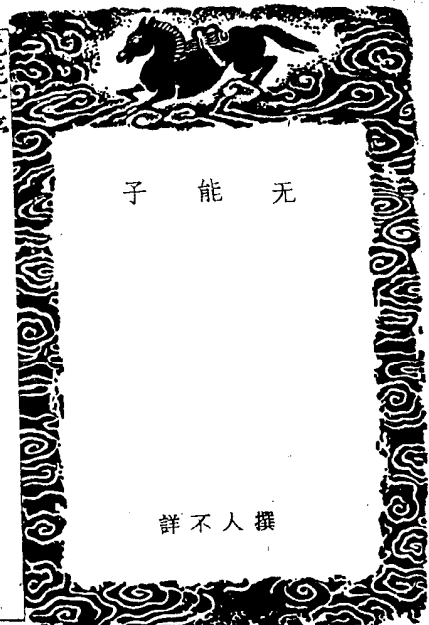
按見氏曰唐天寶元年詔諸元倉子為洞靈真經然求其書不獲襄陽王士元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周氏涉筆曰其稱危代以文章取士則剪巧綺溢蓋至正指唐事又一鄉一縣一州被青紫者皆近制也惟農道一書可讀據二氏則此書唐人所謂矣然柳子厚唐人乃獨不聞而疑之何與且無其書不應至農道篇亦多報商君書及呂覽語謂云可讀者愚不審所指也

元倉子終

四庫全書提要

子彙第六冊

元倉子一卷晉本題庚桑楚撰唐柳宗元嘗辨其偽風公武讀書志曰案唐天寶元年詔號元倉子為洞靈真經然求之不獲襄陽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元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進之可見其說於證據也今考新唐書藝文志載元倉子九卷有天寶九載章宗序亦稱宣誠王士元讀思清遠深察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間著元倉子數篇傳之於代云云與新唐書所言合則新唐書之說亦為有據宋濂作諸子辨乃仍稱其以人易民以代易世顯為人所偽亦未之考矣惟是庚桑楚居於提提僅見莊子而史記莊列傳則云周為書如長庚元倉子皆空言無事實則其人亦鴻濛雲霧之流有無蓋未可定其書真偽志皆不著錄至於唐代何以無所依據微慮求毋亦士元先有此本而後出入禁中之方士相率法香羅公遠者轉相編恐預為之地因而詔求歟觀士元自序稱天寶四載徵京邑適在書成之後是亦明證也劉恕通鑑外紀引封演之言曰王巨源探莊子庚桑楚篇補其分爲九篇云其先人於山中得古本奏上之故付學士詳讀疑不實遂不施行今元倉子三卷是也元倉子王巨源以元倉子為元倉子以二卷為三卷則元倉子也然則士元此書始猶稱古本後經勸諭知其不可以偽欺乃自承為補亡矣然士元亦文士故其書雖雜老子莊子列子文字而高君書呂氏春秋則向說苑新序之詞而聯絡貫通亦殊覺有理由非他偽書之比其多作古文奇字與衛元嵩元包相類吳公武謂內不足者必假外飾顯中其病宋史藝文志別有元倉子一卷殆即稱其奇字者宋文總目作九篇疑陳諸家皆同宋志作二卷宋濂諸子辨則作五卷此本僅有一卷而篇數與崇文總目合蓋又明人所併云



子能无

詳不人撰

无能子序

无能子余忘形友也少博學寡欲長於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黃巢亂避地流轉不常所處凍餒淡如也光啓三年天子在褒四方猶兵无能子寓於左輔景氏民舍自晦也民舍之陋雜處其間循循如也晝好卧不寐卧則筆札一二紙興則懷之而不余示自仲春壬申至季春巳亥盈數十紙卷而囊之似有所著者余竊得之多記所傳所見或嘗與昆弟朋友問答之言其旨歸於明自然之理極性命之端自然无作性命无欲是以略禮教而外世務焉知之者不待喻而信不知者能无罪乎余因析為品目凡三十四篇編上中下三卷自與知之者共之爾余蓋具審无能子行止中藏故不述其姓名游宦焉

无能子卷上

聖過第一

道家八

天地未分混沌一炁一炁充溢分為二儀有清濁焉有輕重焉輕清者上為陽為天重濁者下為陰為地矣天則剛健而動地則柔順而靜炁之自然也天地既位陰陽悉交於是裸蟲鱗蟲毛蟲羽蟲甲蟲生焉人者裸蟲也與夫鱗毛羽甲蟲俱焉同生天地交炁而已无所異也或謂有所異者豈非乎人自謂異於鱗羽毛甲諸蟲者豈非乎能用智慮邪言語邪夫自鳥獸迨乎蠢蠕皆好生避死營其巢穴謀其飲啄生育乳養其類而護之與人之好生避死營其宮室謀其衣食生育乳養其男女而私之無所異也何可謂之無智慮也邪夫自鳥獸迨乎蠢蠕者號鳴嗥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邪人以不喻其音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語言邪則其號鳴嗥噪之音必語言爾又何可謂之不能語言邪智慮語言人與蟲一也所以異者形質爾夫鱗毛羽甲中形質亦有不同者豈特止與人不同邪人之中形質亦有同而異者異而同者豈特止與四蟲之形質異也嗟乎天與地陰陽氣中之巨物爾裸鱗羽毛甲五靈因巨物合和之炁又物於巨物之內亦猶江海之含魚鱉山陵之包草木爾所以太古時裸蟲與鱗毛羽甲雜處雌雄牝牡自然相合无男女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夏巢穴穴無宮室之制茹毛飲血无百穀之食生自馳死自仆无奪奪之心无瘞瘞之事任其自然遂其天真無所司牧濛濛淳淳其理也居且久矣無何裸蟲中繁其智慮者其名曰人以法限鱗毛羽甲諸蟲又相教播種以食百穀於是有人耜之用耨木合上以建宮室於是有斤斧之功設婚嫁以析雌雄牝牡於是有人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為棺槨衣衾以瘞藏其死於是有人喪葬之儀結罽罍網羅

无能子

五

无能子

六

以取鱗毛羽甲諸蟲於是有刀俎之味濛濛以之散情意以之作然猶自強自弱無所制焉繁其智慮者又於其中擇一以統衆名一為君名衆為臣一可役衆衆不得凌一於是君臣之分尊卑之節尊者隆衆者同降及後世又設爵祿以升降其衆於是貴賤之等用其物貧富之差得其欲乃謂繁智慮者為聖人既而賤慕貴貧慕富而人之爭心生焉謂之聖人者憂之相與謀曰彼始濛濛淳淳孰謂之人吾疆名之曰人人蟲乃分彼始無卑無尊孰謂之君臣吾疆分之乃君乃臣彼始無取無欲何謂爵祿吾疆品之乃榮乃辱今則齟齬厚嗜欲而包爭心矣爭則奪奪則亂將如之何智慮愈繁者曰吾有術焉於是立仁義忠信之教禮樂之章以拘之君苦其臣曰苛臣侵其君曰叛父不愛子曰不慈子不尊父曰不孝兄弟不相順為不友不悌夫婦不相一為不貞不和為之者為非不為之者為是是則樂非則辱於是樂是耻非之心生焉而爭心抑焉降及後代嗜欲愈熾於是背仁義忠信踰禮樂而爭之謂之聖人者悔之不得已乃設刑法與兵以制之小則刑之大則兵之於是縲繼桎梏鞭笞流竄之罪无於國戈鋌弓矢之伐无於天下覆家亡國之禍綿綿不絕生民困窮天折之苦漫漫不止嗟乎自然而蟲之自然而人之疆立宮室飲食以誘其欲疆分貴賤尊卑以一其爭疆為仁義禮樂以傾其真疆行刑法征伐以殘其生俾逐其末而忘其本紛其情而伐其命迷迷相死古今不復謂之聖人者之過也

明本第二

夫所謂本者无為之為心也形骸依之以立也其為常而不殆也如火之可用以焚不可奪其炎也如水之可用以潤不可奪其濕也取之有藏之不無動之則察秋毫之形審蚊蚋之音靜之則不見丘山不聞雷霆大

之可以包天壤細之可以入眉睫惚惚恍恍不來不往希夷希夷不盈不虧巢由之隱園綺之選專其根而獨善也堯授舜舜授禹禹授啓湯伐桀武王伐紂張其機而兼濟也明之者可藏則藏可行則行應物立事曠乎無情昧之者嗜欲是馳耳目是隨終日妄用不識不知孰能照以無滯之光委以自然之和則無名之元見乎無見之中矣

析惑第三

夫性者神也命者氣也相溷於虛无相生於自然猶乎墳麓之相感也陰陽之相和也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乎火之在新薪非火不焚火非薪不光形骸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則性命自然冲而生者也形骸自然滯而死者也自然生者雖寂而常生自然死者不搖而常死今人莫不好生惡死而不知自然生死之理規乎不搖而懼者則憂之役其自然生者務存其自然死者存之愈切生之愈疎是欲沉羽而浮石者何惑之甚歟

無憂第四

夫人大惡者死也形骸不搖而懼者也夫形骸血肉耳目不能虛而靈則非生之具也故不待不搖而懼則曰死方搖而趨本死矣所以趨而趨者慮於本不死者耳非能自趨而趨者形骸本死則非今死非今死无死矣死者人之大惡也无死可畏則形骸之外何足泪吾之至和哉

質妄第五

天下之人所共趨之而不知止者富貴與美名爾所謂富貴者足於物耳夫富貴之元極者大則帝王小則公侯而已豈不以被袞冕處宮闈建羽葆警蹕故謂之帝王邪豈不以戴簪纓喧車馬仗旌旆鉞鉞故謂之公侯邪不飾之以袞冕宮闈羽葆警蹕簪纓車馬鉞鉞又何

有平帝王公侯哉夫袞冕羽葆纓纓鉞鉞旌旆車馬皆物也物足則富貴富貴則帝王公侯故曰富貴者足物爾夫物者人之所能為者也自為之反為不為者感之乃以足物者為富貴無物者為貧賤於是樂富貴耻貧賤不得其樂者無所不至自古及今醒而不悟壯哉物之力也夫所謂美名者豈不以居家孝事上忠朋友信臨財廉充乎才足乎藝之類邪此皆所謂聖人者尚之以拘愚人也夫何以被之美名者人之形質爾无形質亦乎太空故非毀譽所能加也形質者囊乎血與汗津者也朝合而暮壞何有於美名哉今人莫不失自然正性而趨之以至於詐偽激者何也所謂聖人者誤之也古今之人謂其所親者血屬於是情有專焉聚則相親離則相思病則相憂死則相哭天下之人與我所親手足腹背耳目口鼻頭項髮一也何以分別乎彼我哉所以彼我者必名字爾所以疎於天下之人者不相熟爾所以親於所親者相熟爾嗟乎手足腹背耳目口鼻頭項髮髮平人人離析之各求其謂之身體者且无所得誰謂所親邪誰謂天下之人邪取於名字疆為者也若以名所親之名名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皆所親矣若以熟所親之熟熟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皆所親矣胡謂情所專邪夫無所專者孝慈天下有所

第六

孝慈者孝慈一家一家之孝慈未弊則以情相苦而孝慈反為累矣弊則偽則父子兄弟將有嫌怨者矣莊子曰魚相處於陸相煦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至哉是言也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自然各適矣故情有專者明者不為

真修第七

夫衡鏡物也成於人者也人自成之而反求其輕重於衡妍醜於鏡者何也衡無心而平鏡無心而明也夫無

心之物且平且明則夫民之有心者研之以無澄之以虛涵澈希夷不知所如吾見其偕天壤以無疆淪頽焉而不疲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夫水之性壅之則澀決之則流昇之雲則雨沉之土則潤為江海而不務其大在坎穴而不耻其小分百川而不疲利萬物而不辭至柔者也故老聃曰柔弱勝剛強則含神體虛專氣致柔者得乎自然之元者也夫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自然感應之理也故神之召氣氣之從神猶此也知自然之相應專玄牝之歸根則幾乎懸解矣

无能子卷上

夫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自然而然而故為鳥為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為之則必隨必溺矣亦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不待習而能之也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至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夫浩然而虛者心之自然也今人手足耳目則任其自然而馳捉聽聽焉至於心則不任其自然而撓焉欲其至和而虛通也難矣

无能千卷中

文王說第一

呂望釣於渭濱西伯將敗箕之其繇曰非熊非龍天遣爾師及敗得望西伯再拜望鈞不輟西伯拜不止望箕踞笑曰汝何為來哉西伯曰殷政荒矣生民荼矣愚將拯之思得賢士望曰殷政自荒生民自荼胡與於汝汝胡垢千為西伯曰夫聖人不藏用以獨善於己必盡智以兼濟萬物豈無是邪望曰夫人與鳥獸昆蟲共浮於天地中一而己猶乎天下城郭屋舍皆峙於空虛者也盡壞城郭屋舍其空常空若盡殺人及鳥獸昆蟲其

悉常无殷政何能荒邪生民何謂荼邪雖然城郭屋舍不必壞生民已形不必殺于將拯之矣乃許西伯同載而歸大顛闕天私於西伯曰公劉后稷之積德累功以及於王之德无乎祖宗矣今三分天下王其有二亦可謂隆矣呂望漁者爾王何謂下之甚邪西伯曰夫無為之德包裹天地有為之德開物成事軒轅陶唐之為天子也以有為之德謁廣成子於崆峒叩許由於箕山而不獲其一顧矧吾之德未進乎軒堯而卑无為之德乎大顛闕天曰如王之說望固无為之德也何謂從王之有為邪西伯曰天地无為也日月星辰運於晝夜雨露霜雪隕於秋冬江河流而不息草木生而不止故无為則能無滯若滯於有為則不能无為矣呂望聞之知西伯實於憂民不利於得殷天下於是乎卒與之與周焉

首陽子說第二

文王殺武王伐紂滅之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而起大事動大衆非孝也為臣弑君非忠也左右欲兵之武王義而釋之伯夷叔齊乃反隱首陽山號首陽子夫天下自然之時君臣無分乎其間為之君臣以別尊卑謂之聖人者以智欺愚也以智欺愚妄也于與汝實

无能千

一五

言之矣妄為君臣之中妄殷有解妄殷之中妄辛有稱妄辛之中妄肆妄虐以充妄欲姬發之動亦欲也欲則妄所謂以妄取妄者也夫无為則淳正而當天理父子君臣何有哉有為則嗜欲而亂人性孝不忠不忠何異哉今汝妄吾之常言又以妄說突其妄兵是求義聲也以必朽之骨而迎虛聲是以風撥燭也姬發不兵汝幸也兵之而得義聲朽骨何有哉夫龍暴其鱗風舒其翼必伺於漁者者者悲乎殆非吾之友也夷齊於是逃入首陽山罔知所終後人以爲餓死

老君說第三

孔子定禮樂明舊章刪詩書修春秋將以正人倫之序杜亂臣賊子之心往告於老聃老聃曰夫治大國者若烹小鮮跡於刀几則爛矣自昔聖人創物立事誘動人情人情失於自然而天其性命者紛然矣今汝又文而縛之以繁人情情繁則息息則詐詐則益亂所謂伐天真而矜己者也天禍必及孔子懼然亦不能遂已既而削跡於術伐樹於宋饑於陳蒸園於匡皇皇及汲幾於不免孔子謂顏頰曰老聃之言豈謂是乎

孔子說第四

孔子圍於匡七日絃歌不輟子路曰由聞君子包周身之防無一朝之患夫子聖人也而饑於陳圍於匡何也然而夫子絃歌不輟固有憂色豈有術乎孔子曰由來語汝夫是非邪正由乎人厚薄通塞存乎時日月之照不能免薄蝕之患聖賢上智不能移厚薄通塞之數君子能仁於人不能使人仁於我能義於人不能使人義於我匡之圍非丘之罪也丘亦不能使之不圍焉然而可圍者丘之形骸也丘方惚无形於冲漠淪无情於杳冥不知所以憂故偶諧於絃歌爾言未幾匡人解去原憲居陋巷子貢方相於衛結駟驅騶馳騶訪憲焉憲攝弊衣子貢曰夫子病邪憲曰憲聞德義不脩謂之病無財

謂之貧貧也非病也子貢耻其言終身不敢復見憲仲尼聞之曰賜也言失之也夫拘於形者不虛存於心者不淳不虛則思之不清不淳則其心不貞賜也近於驕欲近於堅白比之清濁將去幾何

第五

范蠡說第六

范蠡佐越王句踐滅吳殺夫差與大夫種謀曰吾聞陰謀者其禍必復夫姑蘇之滅夫差之死由吾與子陰謀也况王之為人也可與共患不可共樂且功成名遂身退天之理也吾將退其偕乎大夫種曰夫天地之於萬物也春生冬殺萬物豈於冬殺而反禍天地乎吾聞聖人不貴乎獨善而貴乎除害成物苟成於物除害可也是以黃帝殺蚩尤舜去四凶我今除吳之亂成越之霸亦成物除害爾何禍之復我哉况王方以滅吳德子與我必相始終子無遽於退也范蠡曰不然夫天地無心且不自宰况宰物乎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春以和自生冬以寒自殺非天地使之然也聖人雖有心其用也體乎天地天地雖無心機動則應事迫則順事過則逆除害成物無所憎愛故害除而無禍物成而無福今王以怨吳之心祿我與子以取其謀我與子利其祿而謀吳以滅人焉功以報祿我者人之姦也自謂天地之生殺聖人之除害成物不其欺邪大夫種不說疑之不決范蠡竟辭句踐泛扁舟於五湖俄而越殺大夫種

宋玉說第七

屈原仕楚為三閭大夫楚襄王無德佞臣靳尚尚有寵楚國不治屈原憂之諫襄王請斥靳尚尚不聽原極諫其非宋玉止之曰夫君子之心也脩子已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於衆時來則應物來則濟應時而不謀已濟物而不立功是以直無所歸怨無所集今王方眩於佞口

酣於亂政楚國之人皆貪新尚之貴而響隨之大夫乃
 子然望其忠信而叫謀其中言不從國不治徒彰乎
 彼非我是此賈仇而釣禍也原曰吾聞君子處必孝弟
 仕必忠信得其志雖死猶生不得其志雖生猶死諫不
 止新尚怨之讓於王而逐之原彷彿湘濱歌吟悲傷宋
 玉復喻之曰始大夫子然望忠信而叫謀於群佞之
 中玉為大夫危之而言之舊矣大夫不能從今胡悲邪
 豈爵祿是思國壤是念邪原曰非也悲夫忠信不用楚
 國不治也玉曰始大夫以為死孝弟忠信也又何悲乎
 且大夫貌容形骸非大夫之有也美不能醜之醜不能
 美之長不能短短不能長疆壯不能危弱之危弱不能
 疆壯之病不能排死不能留形骸似乎我者也而我非
 可專一身尚若此乃欲使楚人之國由我理大夫之
 感亦甚矣夫君子寄形以處世虛心以應物無邪無正
 無是非無善無惡無功無罪虛乎心雖桀紂躡跡非
 罪也存乎心雖堯舜契非功也則大夫之忠信新尚
 之邪佞孰分其是非邪無所分別則忠信邪佞一也有
 所分則分者自妄也而大夫離真以襲妄待已以點人
 不待王之棄逐而大夫自棄矣今求乎忠信而得乎忠
 信而又悲之而不能自止所謂兼失其妄心者也玉聞
 上達節中守節下失節夫虛其心而遠於有為者達節
 也存其心而分是非者守節也不得其所分又悲之者
 失節也原不達竟沉汨羅而死

商隱說第八

漢高帝變於戚姬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盈大臣不能
 爭呂后危之謀於留侯張良曰夫有非常之人然後
 能成非常之事良聞商洛山遯者四人曰夏黃公角里
 先生東園公綺里季上黨召不能致今太子實能自單
 以求之四人且來來而賓太子此善助也呂后如良計
 遣呂澤迎之四人始耻之既而相謂曰劉季大度又知

嚴陵說第九

所以高我求我不得慙已而已矣呂雉女子性復慘忍
 其子盈不立必迫於危危而求我安危下於我也求我
 不得必加禍於我姑命之可也乃來一日借太子進高
 祖見而問之四人咸自名帝愕然曰吾嘗求之而不從
 吾何謂從太子四人曰陛下慢人我義不受辱太子尊
 人我即以賓游帝謝之指謂戚姬曰太子羽翼成矣不
 可摧也呂后德之將尊爵之四人相謂曰我之來遠禍
 也非欲於心也盈立則如意黜呂維得志則戚姬死今
 我懼禍成盈而敗如意懼呂后而愁戚姬所謂廢人而
 全已殆非殺身成仁者也復將忍耻爵于女子之手以
 立於廷何異賊人夕入人室得金而矜富者邪乃復商
 山呂后不能留張良亦悟於是屏氣絕殺而退居爾

孫登說第十

天子之貴何有哉所謂貴我以官爵者吾知之矣自古
 帝王與公侯卿大夫之號皆聖人疆名以等差貴賤而
 誘愚人爾且子今之帝王之身昔之布衣之身也今人
 雖帝子而子自視之何異於昔蓋以誘我於疆名而使
 子悅而誇咤也今又欲以疆名公侯卿大夫誘我非愚
 我邪夫疆名者衆人皆能為之我苟悅此當自疆名曰
 公侯卿大夫可矣何須子之疆名哉子必曰官爵者以
 其富貴其身也官爵實疆名也自我則有富貴之實不
 自我則富貴何有哉夫所謂富貴官爵者亦不過於我
 冠鳴玉簪前殿後坐大厦被鮮服耳倦絲竹口飲膏鮮
 皆子所誘我之說而已子所誘我者不過充欲之物而
 已夫車馬代勞也驥驥欸段一也屋宇庇風雨也丹雘
 蓬茅一也衣服蔽形也綺紈章布一也食粒却飢也膏
 鮮蒸藿一也况吾汨乎太虛咀乎太和動靜不作陰陽
 同波今方自忘其姓氏自委其行止操竿投綆泛然如
 寄又何暇措其肢體悉其精神貪乎疆名而充乎妄欲
 哉且王莽更始之有天下與子之有天下何異哉同乎
 求為中國所尊者爾豈憂天下者邪今子戰爭殺戮不
 知紀極盡人之性命得已之所欲仁者不忍言也而子
 不耻反以我漁為耻邪光武悟於是不敢臣陵焉

德容貌若愚且夫蚌以珠剖象以齒焚蘭煎以膏翠拔以文常人所知也汝有藻飾之才亡冥濛之機如執明燭煌煌光輝穹蒼所惡也吾嘗得汝胎山巨源絕文書其間二大不可七不堪皆矜已疵物之說時之所憎也夫虛其中者朝市不喧欲其中者巖谷不幽仕不能奪汝之情處不能濟汝之和仕則累不仕則已而又絕人之交增以矜已疵物之說喧噪於塵世之中而欲探乎求生可謂惡影而走於日中者也何足聞吾之誨哉康眩然如醒後果以刑死

无能子卷中

无能子卷下

答通問第一

无能子貧其昆弟之子且寒而饑嗟吟者相從焉一日兄之子通謂无能子曰嗟寒吟饑有年矣父則多夢祿仕而豐車馬金帛夢則樂寤則憂何可獲置其易哉无能子曰晝憂夕樂均矣何必易哉通曰夕樂夢爾无能子曰夫夢之居屋室乘車馬被衣服進飲食悅妻子僧仇讐憂樂喜怒與夫寤而所欲所有為者有所異邪曰无所異无所異則安知寤而為之者夢邪寤而為之者夢邪且人生百歲其間晝夕相半半憂半樂又何怨乎夫冥乎虛而專乎常者王侯不能為之貴廝養不能為之賤玉帛子女不能為之富黎羹繡縷不能為之貧則憂樂無所容乎其間矣動乎情而屬乎形者感物而已矣物者所謂富貴之具也形與物朽敗之本也情感之而憂樂之无常也以无常之情榮朽敗之本猶猶夢也百年猶一夕也汝能冥乎虛而專乎常不知所以饑寒富貴矣動乎情而屬乎形則晝夕寤寐俱夢矣汝其思之

答華陽子問第二

无能子形骸之友華陽子為其所知迫以仕華陽子疑問无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矣不仕則愈所知如何其可也无能子曰无心不可學無心非任不任心疑念深所謂見警者臨穿而教之前也夫无為者无所不為也有為者有所不為也故至實合乎知常至公近乎无為以其本无欲而無私也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聖人宜處則處宜行則行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耻為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為天子其為无心一也堯舜在位不以天子之貴貴乎身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及朱均不肖則以之授舜舜授禹捨其子如疵贅去天下如滌

无能子下

噲是以歷萬祀而天下思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天下熟其德矣以成王在其勢不便於已故不為天子以成王幼其勢宜於居攝故不敢辭是以全周之祀活周之民魏魏成功其德不虧此皆不欲於中而無所不為也子能達此雖闔雞走狗於屠肆之中塞旗斬將於兵陣之間可矣况仕乎

答愚中子問第三

无能子心友愚中子病心祈藥於无能子无能子曰病何曰痛曰痛在何曰在心曰心在何愚中子告病已間矣无能子曰此人可謂得天之真而神光不昧者也

魚說第四

河有龍門隸古晉地禹所鑿也懸水數十仞淙其聲雷然一舍之間河之巨魚春則連群集其下力而上沂越其門者則化為龍於是擎雲拽雨焉河壩織鱗望之相謂曰彼亦魚也而超變如此豈與我撥撥然焉而游哉哉然穴而藏哉其一曰惑矣汝之思也夫天地之內物之頒形者千萬焉形之巨細分之大小相副焉隨其形足其分各適矣彼超變者河之時波則與之驚澄則與之平意順力渾沉浮安定及其思變也連群而妬湍湍而怒意疲力困乃雲乃雨夫雲雨來隨蒸潤之氣自相感爾於彼何有哉彼若有心於雲雨之間有時而墮矣無心自感又何功乎角其上足其下與吾鬚鬣一也吾鬚鬣而游彼角足而騰未嘗不順也豈以吾鬚鬣之無爭穴藏之無虞人不知而害不加之樂易其角足雲雨之勞乎

鳩說第五

鳩與蛇相遇鳩前而啄之蛇謂曰世人皆毒子矣毒者惡名也子所以有惡名者以食我也子不食我則死毒不毒則惡名亡矣鳩笑曰汝豈不毒於世人哉指我為毒是欺也夫汝毒於世人者有心嗜人也吾怨汝之嗜

人所以食汝示刑也世人審吾之能刑汝故畜吾以防汝又審汝之毒染吾毛羽肢體故用殺人吾之毒汝之毒也吾疾惡而蒙其名爾然殺人者人也猶人持兵而殺人也兵罪乎人罪乎則非吾之毒也明矣世人所以畜吾而不畜汝又明矣吾無心毒人而疾惡得名為人所畜吾所為能全其身也全身而甘惡名非惡名矣汝以有心之毒肝睢於草莽之間何人以自快今遇我天也而欲詭辯苟免邪蛇不能答鴆食之夫昆蟲不可以有心况人乎

答魯問第六 凡二篇

无能子從父之第嘗求學於无能子曰何學曰學行學文无能子曰吾不知所以行所以文然前志中所謂聖人者吾嘗偶觀之其言曰行行也其心之所善也文儀也飾其所行之善也喪者本乎哀哀行也齊衰之服祭祀之具文也禮者本乎敬敬行也升降揖讓文也樂者本乎和和行也陶匏絲竹文也文出於行行出於心心出於自然不自然則心生心則行薄行薄則文縵文縵則偽偽則亂亂則聖人所以不能救也夫總其根者不求其末專其源者不尋其流汝能證以無心還其自然前無聖人上無玄天行與文在乎無學之中矣

魯他日又問曰魯嘗念未得而憂迫已往而悲得酒酣醉陶然不知今則不能忘乎酒矣无能子曰汝之憂汝之悲自形乎自心乎曰自心可觀乎曰不可觀无能子曰不可觀者憂悲之所生也求憂悲之所生且不可觀憂悲何寄哉憂悲無寄則使汝遂其未得還其已往又將誰付邪今汝隨而悲憂之是欲繫風擒影也汝無憂悲之所寄而有味酒之陶然不能自得反浸漬於麴蘗豈醜器乎

第七

紀見第八 凡三篇

秦市幼人有能烈鑊膏而溺其手足者烈鑊不能壞而幻人笑容焉无能子召而問之幻人曰受術於師術能却火之熱然而訣曰視鑊之烈其心先忘其手足枯枿也既忘枯枿手足然後術從之悖則術敗此吾所以得之无能子顧謂其徒曰小子志之無心於身幻人可以寒烈鑊况上德乎

无能子寓於秦村景氏民舍一夕梟鳴其樹景氏色憂將彈之无能子止之景氏曰梟凶鳥也人家將凶則梟來鳴殺之則庶幾無凶无能子曰人之家因其鳴而凶梟罪也梟可凶人殺之亦不能弭其已凶將凶而鳴非梟忠而先示於人邪凶不自梟殺之害忠也矧自謂人者與夫毛群羽族俱生於天地無私之氣橫目方足虛飛實走有所異者偶隨氣之清濁厚薄自然而形也非宰於愛憎者也誰令梟司其凶邪論梟之凶誰所自邪天地言之邪梟自言之邪天地不言梟不言何為必其凶邪論梟之凶不知所自則羽儀五色謂之鳳者未必祥梟未必凶景氏止家亦不凶

樊氏之族有美男子年三十或被髮疾走或終日端居不言言則以羊為馬以山為水凡名一物多失其常名夫影笑之曰君弟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无由君之與吾何背何正妄推乎造化之命哉
默之來也默曰一寂能一之默曰二寂能二之默之一也无寂之一也有默之二也无有寂之二也有无之一一也不離乎二二之二也不離乎一然則知寂之不一明默之不二者斯謂之真一矣夫真一者无一九二无寂无默无是四者又无其无斯謂之真无矣夫能游乎真无之城者然後謂乎真一之容者焉夫游乎真无之

城謁乎真一之容者乃見乎諸无矣寂於是謂默曰若夫諸无者人莫能名焉吾強為之名者曰太无之寰夫太无之寰者人无能識焉吾強為之識者子能聽之乎曰能寂於是乎端容節氣湛然不曰久之而兩忘默之悟曰向也吾聞其名矣又見其无也今也吾聞其識矣未見其无也斯之謂之太无之識邪寂之覺曰適吾與子為微談而子果開諸子可謂明微矣自默之還也而寂為之絕談

然後人能相殺而又能取鳥獸魚蟲為使之知可殺知可取然後制殺人之罪設山澤之禁焉及其衰世人不保父子兄弟鳥獸魚蟲不暇育麀鹿鯢鱣法今滋彰而不可禁五兵羅網教之也造之者復出其能自己乎棺槨者濟死甚矣然其工之心非樂於濟彼也迫於利也欲其日售則幸死非怨於彼也迫於利也醫者樂病幸其必瘳非樂於救彼而又德彼也迫於利也棺槨與醫皆方濟救幸死幸生之心非有憎愛各諧其所欲爾故無為之仁天下也無棺槨與醫之利在其濟死瘳病之間而已

用觸蹄踏蛇首蝎尾皆用其所長也審其所用故得防其所用而制之是以所用長者不如無用食桑之蟲絲其勝者曰蠶以絲自舍曰繭繭伏而化於是羽而蛾焉其稟也宜如此猶獸之胎鳥之卵俱非我由也智者知其絲可縷縷可織於是烹而縷之機杆以織之幅而縷之縷而衣之夫蠶自將為蛾也非為乎人謀其衣而甘乎烹也所以烹者絲所累爾烹之者又非疾其益也利所繫爾夫獸之胎鳥之卵蠶之繭俱其所稟也蠶所稟獨乎絲絲必烹似乎不幸也不幸似乎分也故無為者無幸無不幸何分乎

有為善不必福惡不必禍或制於分焉故聖人貴乎無
 為埳蟻井蛙示以虎豹之山鯨鯢之海必疑孰其所見
 也嗜欲世務之人語以無為之理必惑宿於所習也於
 是父不能傳其子兄不能傳其弟沈迷嗜欲以至於死
 還其元而無所生者舉世無一人焉嗟乎無為在我也
 嗜欲在我也無為則靜嗜欲則作靜則樂作則憂常人
 惑而終不可使之達者所習廢之也明者背習焉

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

无能子卷下終

无能子



化書序

道在天地間不可見可見雖化而已化在天地間不可見可見者形而已蓋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道也未有太極先天而生本自無者不得已而強名曰道道尚強名何天地萬物之有哉名尚非有而形形色色者亦安有所寓哉自夫易有太極兩儀肇分氣之清者化為天氣之濁者化為地氣之中和者化為人氣之駁雜者化為物氣化而形生形化而氣生生生化化若循環然始而終終而復始無窮無極者皆道之委用也然則非道無以生化非化無以顯道道之與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是故古之聖賢立言無訓以詔後世莫不因形而觀化因化以明道蓋亦不得已而然耳五代時南唐有道士譚景昇所撰化書一冊凡六卷分道術德仁食德六化共百一十篇其意謂道不足繼之以術術不足繼之以德德不足繼之以仁仁不足繼之以食食不足繼之以儉其名愈下其化愈悉噫信斯言也

則無形無化無化無道得之可以治身可以濟物推之可以化鄉黨邦國亦有補於世教之文也苟非格物致知以精窮理之功誠意正心以得盡性之實知之明見之的有以窺陰陽化育之原達為魚飛躍之機者孰能與於斯哉

國初潛溪先生宋景濂評其文高簡可亞關尹子其於黃老道德實有所見且尹子親受太上老子之教故其所立卓爾五代去古益遠斯人所立曠百世而與之同符非真有所得何以及此尤足以見聖賢之生之不偶也如是是書在天順間代府板行歲久磨滅見之者罕方外友鄭君常清深得是書之旨恐後人之不及見也欲翻刊之謀於定州善士劉遵字景亨者即慨然捐資命工壽梓間以序屬余余自謝事潛心斯道蓋亦有年尚未有以得其要領每閱是書未嘗不一唱而三歎茲因其請詎能已於言乎故借述數語為之引云

賜進士奉政大夫脩正庶尹光祿寺少卿抱憤山人李紳縉卿序

化書目錄	道化卷第一	蛇雀	老楓	耳目	環舞	鉛丹
		形影	蟄藏	紫雞	四鏡	射虎
		龍虎	游雲	噉燕	大化	正一
		天地	稚子	陽燧	生死	瓜髮
		神道	神交	大舍		
	術化卷第二	雲龍	猛虎	用神	水寶	題題
	仁化卷第四	得一	五行	吹漁	犧牲	犬和
		海魚	神子	救物	書道	鳳鳴
		知人	螻蟻	歌舞	躑躅	止關
		象符	善惡			
	食化卷第五	七奪	巫像	卷馬	絲綸	秦檜
		燔骨	食迷	戰欲	膠竿	庚辛
		興亡	雀鼠	無為	王者	鷓鴣
		虛無	虛實	狐狸	轉舟	心變
		珠玉	翫翫	胡夫	陰陽	海魚
		磬松	動靜	聲氣	大同	帝師
		琥珀				
	德化卷第三	五帝	飛蛾	異心	弓矢	聰明
		有國	黃雀	籠棘	常道	感喜
		大豎	讒語	刻畫	酒醴	恩賞
		養民				

儉化卷第六

太平	權衡	禮道	食象	民情
慳號	君民	乳童	化柄	御一
三皇	天牧	雕龍	禮要	清靜
損益	解惑			

化書卷之一

雲間陳縵儒訂

道化

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是以古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迫是謂大同故藏之為元精用之為萬靈舍之為太一故之為大清是以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發泄於七竅真氣熏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是謂神化之道者也

蛇雀

蛇化為龜雀化為蛤彼忽然忘屈曲之狀而得蹠蹠踟躕于之質此倏然失飛鳴之態而得介甲之體斷削不能如其功繩尺不能定其象何化之速也且夫當空團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形無妨而人自妨之物無滯而人自滯之悲哉

老楓

老楓化為羽人朽麥化為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為貞石山坵化為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是故土木金石皆有性情精魄虛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形無所不類孰為彼孰為我孰為有識孰為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

耳目

目所不見設明鏡而見之耳所不聞設虛氣而聞之精神在我視聽在彼辨却田趾可以割陷吻可以補

則是耳目可以妄設形容可以偽置既假又假既惑又惑所以知靈魄魁我血氣醉我七竅因我五根後我惟神之有形由形之有疵苟無其由疵所不可

環舞

作環舞者宮室皆轉駁迴流者頭自自旋非宮室之幻惑也而人自惑之非迴流之改變也而人自變之是故粉中為兔藥石為馬而人不疑甘言巧笑圖臉畫眉而人不知惟清靜者物不能欺

鉛丹

術有火鍊鉛丹以代穀食者其必然也然歲豐則能飽歲儉則能饑是非丹之恩蓋由人之誠也則是我本不饑而自饑之丹本不飽而自飽之饑者大忘飽者大約蓋不齊其道也故人能一有無一死生一情性一內外則可以說五行脫二光何患乎一日百食何慮乎百日一食

形影

以一鏡照形以餘鏡照影鏡鏡相照影影相傳不變冠劍之狀不奪黼黻之色是形也與影無殊是影也與形無異乃知形以非實影以非虛無實無虛可與道俱

螿蔽

物有善於螿蔽者或可以禦大寒或可以去大饑或可以萬歲不死以其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為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是

泉雞

以大人體物知身體身知神體神知真是謂吉人之津

晝夜明而晝昏難晝明而夜昏其異同也如是或謂
晝為異則謂難為同或謂難為異則謂晝為同難
難之異晝夜乎晝夜之異晝難乎孰晝夜之同難
乎晝難之同晝夜乎夫耳中替我自聞目中花我自
見我之晝夜彼之晝夜則是晝不得謂之明夜不得
謂之昏能齊昏明者其為大人乎

四鏡

小人常有四鏡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玉圭規
者大珠視者小砥視者正玉規者側觀彼之器察我
之形由是無大小無短長無妍醜無美惡所以知形
氣語我精魄賊我奸臣貴我禮樂尊我是故心不得
為君王不得為之主戒之如火防之如虎純儉不可
藤清靜不可侮然後可以跡容廣而躋三五

射虎

射似虎者見虎而不見石斬暴蛟者見蛟而不見水
是知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
自然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而無所拘夫空
中之塵若飛雪而目未嘗見穴中之蟻若牛鬪而耳
未嘗聞况非見聞者乎

龍虎

龍化虎變可以蹈虛空虛空非無也可以貫金石金
石非有也有無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非終
如此道者形不可得斃神不可得逝

游雲

游雲無質故五色含焉明鏡無瑕故萬物象焉謂水
之含天也必天含水也夫百步之外鏡則見人人不
見影斯為驗也是知太虛之中無所不有萬物之內

無所不見而世人且知心仰寥廓而不知跡處虛空
寥廓無所間神明且不遠是以君子常正其心常儼
其容則可以游泳於寥廓交友於神明而無咎也

噉嚙

有言臭腐之狀則輒有所噉聞珍羞之名則妄有所
噉臭腐了然虛珍羞必然而噉不能止噉不能已
有懼殺醫若踏躋者有愛飽魚若鳳膏者知此理者
可以齊奢儉外榮辱黜是非忘禍福

大化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化精精化韻韻而顯明化
揖讓揖讓化陞降陞降化尊卑尊卑化分別分別化
冠冕冠冕化車輪車輪化宮室宮室化掖衛掖衛化
燕享燕享化奢蕩奢蕩化聚歛聚歛化欺罔欺罔化
刑戮刑戮化悖亂悖亂化甲兵甲兵化爭奪爭奪化
敗亡其末也勢不可遏其去也力不可挽是以大人
以道德游泳之以仁義漁獵之以刑禮籠單之蓋保
其國家而護其富貴也故道德有所不實仁義有所
不至刑禮有所不足是教民為奸詐使民為淫邪化
民為悖逆驅民為盜賊上亦昏然不知其弊下恍恍
然不知其病其何以救之哉

正一

世人皆知寬狹可以剖斃而不知朱草可以剖人小
人 神可以分氣可以泮形可以散散而為萬
不謂不足聚而為一不謂有餘若狂風飄髮鬼魄夢
飛旋齒斷頭首尾皆動夫何故太虛一虛也太神一
神也太氣一氣也太形一形也命之則四根之則一
守之不得舍之不失是謂正一

天地

天地盜太虛生人蟲盜天地生蟻叮蟻盜人蟲生蟻
叮者腸中之蟲也蟻搏我精氣鏘為我魂魄盜我滋
味而有其生有以見我之必死所以知天之必頹天
其頹乎我將安有我其死乎蟻叮將安守所謂奸臣
盜國國破則家亡蠹蝕木木盡則蠹死是以大人
錄精氣廣魂魄薄滋味禁嗜慾外富貴雖天地老而
我不傾蟻叮死而我長生奸臣去而國太平

稚子

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
化家者不知為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為國所化化天
下者不知為天下所化三皇有道者也不知其道化
為五帝之德五帝有德者也不知其德化為三王之
仁義三王有仁義者也不知其仁義化為秦漢之戰
爭醉者負醉亦者瘳疥其勢彌顛其病彌篤而無反
者也

陽燧

陽燧召火方諸召水感激之道斯不遠矣高視者強
低視者賊斜視者狡平視者仁張視者怒細視者妄
遠視者智近視者拙外視者昏內視者明是故載我
者身用我者神用神合真可以長存

死生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嬰化童童化
少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復化為虛虛復化為神
神復化為氣氣復化為物物化化不問由環之無窮夫
萬物非欲生不得生萬物非欲死不得死達此
理者虛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

爪髮

爪髮者我之形何爪可割而無害髮可截而無痛蓋榮衛所不至也則是我本無害而筋骨為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為之痛所以知喜怒哀非我作哀樂非我動我為形所昧形為我所愛達此理者可以出生死之外

神道

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蟲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其異者形是故形不靈而氣靈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冰泮返清形散返明能知真死者可以游太上之京

神交

牝牡之道龜也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啜氣交也蓋由情愛相接所以神氣可交也是故大人大其道以合天地順其心以符至真融其氣以生萬物和其神以接兆民我心照庶民心怡怡心怡怡兮不知其所思形惚惚兮不知其所為若一氣之和合若一神之混同若一聲之哀樂若一形之窮適安用旌旗安用金鼓安用賞罰安用行伍斯可以將天下之兵滅天下之敵是謂神交之道也

太含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氣相乘而成聲耳非聽聲也而聲自投之谷非應響也而響自滿之耳小竅也谷大竅也山澤小谷也天地大谷也一竅鳴萬竅皆鳴一谷聞萬谷皆聞聲導氣氣導神神導虛虛合神神含氣氣含聲相導相含雖秋蚊之翾翾許綠蒼蠅

神子化書

之營營無所不至也由此知之雖絲毫之慮必有所察雖秋蚊之言必有所聞唯大人之機天地莫能見陰陽莫能知鬼神莫能窺夫何故道德仁義之所為

化書卷之二

橋李王體國訂

術化

雲龍

雲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由母也氣由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孰敢不至也夫湯穢者必召五帝之氣荀君不至穢何以蕩伏虺者必後五星之精苟後不至虺何以伏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發然用之於外不知守之於內然後用之於外則無所不可

猛虎

猛虎行草木偃毒鷓怒土石揭威之所鏢氣之所搏頑嚚為之作小人由是知缺可使之飛山河可使之移萬物可使之相隨天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萬感不能溺萬物可以役是故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弓刀之技蓋威之至也一人所以能悅萬人者非言笑之惠蓋和之至也

用神

蟲之無足蛇能屈曲蛭能掬感蝸牛能蓄縮小人所以見其機由是得其師可以坐致萬里而不馳是故足行者有所不達翼飛者有所不至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夫何故彼知形而不知神此知神而不知形以形用神則亡以神用形則康

水質

水質可以下雨梓糠可以療瘡斯物也始製於人又復用於人法本無相術本無狀師之於心得之於象陰陽陽所伏男為女所制割焉柔所冠智為愚所得

是以用之則鐘鼓可使之啞車穀可使之闕妻子可使之改易君臣可使之反合萬用本虛萬法本無得虛無之竅者知法術之要乎

魁

魁魁附五禁一本言禍福事每來則飲食言語皆神每去則飲食言語皆人不知魁魁之附五禁也不知巫祭之附魁魁也小人由是知心可以交合氣可以易神可以奪魄可以錄形為神之宮神為形之容以是論之何所不可

虛無

鬼之神可以禦龍之變可以使蛇虺可以不能擊戈矛可以不能擊唯無心者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兵刃不能加天命不能死其何故志於樂者猶忘饑志於憂者猶忘痛志於虛無者可以忘生死

虛實

方尺之木置於地之上使人蹈之而有餘方尺之木置於竿之端使人踞之而不足非物有小木孟心有虛實是故胃大暑而撓者愈熱受爇而懼者愈痛人無常心物無常性小人由是知水可使不濕火可使不燥

狐狸

狐狸之怪雀鼠之黠不能幻明鏡之鑑者明鏡無心之故也是以虛空無心而無所不知昊天無心而萬象自馳行師無狀而敵不敢欺大人無慮而元精自歸能師於無者無所不之

轉舟

轉萬斛之舟者由一尋之木發千鈞之弩者由一寸

之機一目可以觀大天一人可以君兆民太虛茫茫而有涯大上浩浩而有家得天地之綱知陰陽之房見精神之藏則數可以奪命可以活天地可以反覆

心變

至姪者化為婦人至暴者化為猛虎心之所變不得不變是故樂者其形和喜者其形逸怒者其形剛憂者其形戚斯亦變化之道也小人由是知顧六尺之軀可以為龍蛇可以為金石可以為草木大凡斯言

珠玉

悲則雨淚辛則雨涕憤則結澀怒則結疽心之所慾氣之所屬無所不有邪苟為此正必為彼是以大人節悲辛誠憤怒得顯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內守若石內藏所以為珠玉之

蟻

夫蟻蝨之蟲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小人由是知馬可使之飛魚可使之馳土木偶可使之有知嬰兒似乳母斯道不遠矣

胡夫

胡夫而越婦其子盤面而姓胡不足豈夫而羌婦其子拗鼻而昂首梨接桃而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其質甘以陰孕陽以柔孕剛以曲孕直以短孕長以大孕小以圓孕方以水孕火以丹孕黃小人由是知可以為金石可以為珠玉可以為異類可以為怪狀造化之道也

陰陽

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蟄蛭是故世人體陰陽而根之微燥濕而母之無不濟者

小人由是知陶鍊五行火之道也流行無窮水之道也八卦環轉天地之道也神物乃生變化之道也是以君子體物而知身體身而知道夫大人之道幽且微則不知其孰是孰非

海魚

海魚有以鰓為目者人皆笑之殊不知古人以囊螢為燈者又不知晝非日之光則不能馳夜非燭之明則有所欺觀傀儡之假而不自疑嗟朋友之逝而不自悲賢與愚莫知唯抱純白香太玄者不入其機

礪松

礪松所以能凌霜者歲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是以大人晝運靈旗夜鍊神芝覺所不覺思所不思可以冬禦風而不寒夏禦火而不熱故君子歲正氣者可以遠鬼神伏姦佞蓄至精者可以福生靈保富壽夫何為多少之故也

動靜

動靜相磨所以化火也燥濕相蒸所以化水也水火相物所以化雲也湯益投井所以化雹也飲水兩目所以化虹霓也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召五行可以役天地可以別構日月可以我作有聞是言者必將以為誕夫民之形也頭圓而足方上動而下靜五行運於內二曜明於外斯亦別構之道也

聲氣

操琴瑟之音則條然而開奏鄭衛之音則樂然而逸解瓠甕之音則背脊漂森社搥鼓聲之音則鴻毛瀾

躅其感激之道也如是以其和也召陽氣化融氣生
萬物也其不和也作陰氣化厲風厚萬物也氣由聲
也聲由氣也氣動則聲發聲發則氣振氣振則風行
而萬物變化也是以風雲可以命霜電可以致鳳皇
可以歌熊羆可以舞神明可以友用樂之術也甚大

大同

虛合虛神含神氣含氣明含明物含物達此理者情
可以通形可以同同於火者化為火同於水者化為
水同於日月者化為日月同於金石者化為金石唯
大人無所不同無所不化足可以與虛皇並駕

帝師

鏡非求鑒於物而物自投之橐非求飽於氣而氣自
實之是故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聲目以虛受色舌
以虛受味所以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神同虛無則
事無不知是以大人奪其機藏其微羽符至怪陰液
甚奇液一作場可以守國可以救時可以坐為帝王之師

琥珀

琥珀不能呼腐芥丹砂不能入煉金磁石不能取隨
鐵元氣不能發陶爐所以大人善用五行之精善奪
萬物之靈食天人之祿駕風馬一作之乘其道也在
忘其形而求其情

譚子化書 卷二

化書卷之三

樛李顧雲鵠枝

德化

五常

儒有講五常之道者分之為五事屬之為五行散之
為五色化之為五聲俯之為五嶽仰之為五星物之
為五金族之為五靈配之為五味感之為五情所以
聽之者若醜難之遊太虛如井蛙之浮滄溟莫見其
鴻濛之涯莫測其浩渺之程日暮途遠無不倒行殊
不知五常之道一也忘其名則得其理忘其理則得
其情然後收之以清靜棲之以杳冥使混我神氣符
我心靈若水投水不分其清若火投火不問其明是
謂奪五行之英蓋五常之精聚之則一芥可包散之
則萬機齊言其用事也如酌醴以投器其應物也如
懸鏡以鑒形於是乎變之為萬象化之為萬生通之
為陰陽虛之為神明所以運帝王之籌策代天地之
權衡則仲尼其人也

飛蛾

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牖
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而但知避害而就利
不知聚利而就害夫賢於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
也博於物而不博於己何博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
俱亡何往不臧

異心

虎踞於林蛇遊於澤非鴟鵂之警鴟鵂為從而號之以
其音異心之故也牛牧於田豕眠於圃非烏鵲之馭
烏鵲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是故麟有利用

眾獸不伏鳳有利甯眾鳥不賓君有奇智天下不臣
善馳者終於蹶善鬪者終於敗有數則終有智則窮
巧者為不巧者所使詐者為不詐者所理

弓矢

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君子
作禮樂以防小人小人盜禮樂以備君子有國者好
聚斂蓄粟帛具甲兵以禦賊盜賊盜糧甲兵路一作
粟帛以奪其國或曰安危德也又曰與亡數也苟德
可以恃何必廣粟帛乎苟數可以憑何必廣甲兵乎

聰明

無所不能者有大不能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夫忘
弓矢然後知射之道忘策然後知馭之道忘絃匏
然後知樂之道忘智慮然後知大人之道是以天下
之主道德出於人理國之主仁義出於人亡國之主
聰明出於人

有國

有國之禮享郊廟敬鬼神也禮一龜策占吉凶也
敬鬼神信禍福之職也占吉凶信興亡之數也奈何
有大不信窮民之力以為城郭奪民之食以為儲蓄
是福可以力取是亡可以力敵是疑貳於鬼神是欺
惑於龜策是不信於天下之人斯道也賞不足勸罰
不足懼國不足守

黃雀

黃雀之為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人而人
常撓之玄鳥之為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
人而人不撓之彼行促促此行佯佯彼鳴啾啾此鳴
鏘鏘彼視矍矍此視汪汪彼心感感此心堂堂是故

疑人者為人所疑防人者為人所防君子之道仁與
義中與正何憂何害

籠猿

籠中之猿踴躍萬變不能出於籠匣中之虎狂怒萬
變不能出於匣小人之機智慮萬變不能出於大人
之道夫大人之道如地之負如天之垂無日不怨無
人不欺怨不我怒欺不我夷然後萬物知其所歸

常道

仁義者常行之道行之不得其術以至於亡國忠信
者常用之道用之不得其術以至於獲罪廉潔者常
守之道守之不得其術以至於暴民財辯者常御之
道御之不得其術以至於離禍蓋拙在用於人巧在
用於身使民親稼則怨誠民輕食則怒夫餌者魚之
嗜蠶者蟻之慕以餌投魚魚必懼以糧投蟻蟻必去
由不得化之道

感喜

感父之慈非孝也君之寵非忠也感始於不感喜
始於不喜多感必多怨多喜必多怒感喜在心由物
之有毒由蓬之藏火不可不慮是以君子之業爵之
不貴禮之不下親之不知踈之不疑辱之不得何感
喜之有

太醫

太醫之道脉和而實 君子生之道也撓而浮者
為小入死之道也太卜之道策平而慢者為君子吉
之道也曲而利者為小人凶之道也以是論之天下
之理一也是故觀其國則知其臣觀其臣則知其君
觀其君則知其與亡臣可以擇君而仕君可以擇臣

而任夫揖讓可作而躁靜不可作水冠可詐而形器
不可詐言語可文而聲音不可文

談語

藏於人者謂之機奇於人者謂之謀殊不知道德之
機眾人所知仁義之謀眾人所無是故有賞罰之教
則邪道進有親疎之分則小人入夫棄金於市盜不
敢取詢政於朝說不敢語天下之至公也

刺畫

畫者不敢易於圖像苟易之必有欲刺者不敢侮於
木偶苟侮之必貽禍始製作於我又要敬於我又真
禍於我是故張機者用於機設險者免於險建功者
辱於功立法者罹於法動一竅則百竅相會舉一事
則萬事有害所以機貴乎明險貴乎平功貴乎無狀
法貴乎無象能出刺畫者可以名之為大象

酒醴

夫酒醴者迫之飲愈不飲怒之飲愈欲飲是故抑人
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佩其死者樂其死貸其輸
者樂其輸所以民道君之德君盜民之力能知反復
之道者可以居兆民之職

恩賞

僕者人所貴金者人所重眾人封公而得僕者不美
眾人分至而得金者不樂是故賞不可妄行恩不可
妄施其當也由為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即為亂亡之
基故我自卑則賞不能大我自儉則恩不得奇歷觀
亂亡之史皆驕侈恩賞之所為也

養民

民不怨火而怨使之禁火民不怨盜而怨使之防盜

是故濟民不如不濟愛民不如不愛天有雨露所以招其怨神受禱祝所以招其謗夫禁民火不如禁心火防人盜不如防我盜其養民也如是

化書卷之四

秀水費 慧校正

仁化

得一

曠然無為之謂道能自守之謂德德生萬物之謂仁仁救安危之謂義義有去就之謂禮禮有變通之謂智智有誠實之謂信通而用之之謂聖道虛無也無以自守故授之以德德清靜也無以自用故授之以仁仁用而萬物生萬物生必有安危故授之以義義濟安拔危必有否臧故授之以禮禮秉規持範心有疑滯故授之以智智通則多變故授之以信信者成萬物之道也

五行

道德者天地也五常者五行也仁發生之謂也故均於木義救難之謂也故均於金禮明白之謂也故均於火智變通之謂也故均於水信慈然之謂也故均於土仁不足則義濟之金伐木也義不足則禮濟之火伐金也禮不足則智濟之水伐火也智不足則信濟之土伐水也始則五常相濟之業終則五常相伐之道斯大化之往也

改漁

夫禽獸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烏反哺仁也隼憫胎養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孰完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為網罟使之務改漁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柔也以斯為事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

也夫種彘之德不止殺害之機不巴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為貪狼之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為長鯨之與巨虺也胡為自安焉得不耻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犧牲

犧牲之享羔鴈之薦古之禮也且古之君子非不知情之憂喜聲之哀樂能動天地能感鬼神刀祝前列則憂喜之情可知矣鴈大齊至則哀樂之聲可知矣以是祭天地以是禱神明天地必不享苟饗之必有咎神明必不歆苟歆之必有悔所以知神龍見喪風雲之象也鳳皇來失尊戴之象也麒麟出亡國土之象也現我之柔禽必不柔也以彼為祥禽必不祥也

太和

非免狡獵殺也非民詐吏誅也慎勿怨盜賊盜賊惟我召慎勿怨叛亂叛亂稟我教不有和陸焉得仇讐不有實勸焉得鬪爭是以大人無親無疏無愛無惡是謂太和

海魚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游者人因黑而漁之夫智者多屈辯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高鎬固賊盜喜忌諱嚴敵國幸禁可以越者號也兵可以奪者符也蜀敗於山晉敗於馬夫夫人之機道德仁義而已矣

神子

譽人者人譽之謗人者人謗之是以君子能罪已斯罪人也不報怨斯報怨也所謂神子鬼矢不飛而發不注而中天得之以假人人得之以假天下

救物

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
民之情也讓之則多爭之則少就之則去避之則來
與之則輕惜之則登莫故大義無狀大恩無象大義
成不知者荷之大恩就不識者報之

書道

心不疑乎手不疑乎筆忘乎筆然後知書之道和
暢非巧也淳古非朴也柔弱非美也強滌非勇也神
之所浴氣之所沐是故點策畫無氣韻矜含情性無
筆墨之跡無機智之狀無剛柔之容無馳騁之象考
黃帝之道熙熙然君子之風穆穆然是故觀之者其
心樂其神和其氣融其政太平其道無朕夫何故見
山思靜見水思動見雲思變見石思貞人之常也

鳳鳴

鳳不知美鴟不知惡陶唐氏不知聖有苗氏不知暴
使陶唐氏恃其聖非聖也有苗氏知其暴不暴也眾
人皆能寫人之形而不能寫己之形皆能求人之惡
而不能求己之惡皆能知人之禍而不能知己之禍
是以大人聽我聲察我色候我形伺我氣然後知人
之情偽

知人

觀其文章則知其人之貴賤焉觀其書策則知其人之
情性焉聞其琴瑟則知其人之道德焉聞其教令
則知其人之言古焉小人由是知唐堯之容淳淳然
虞舜之容熙熙然伯禹之容湯湯然然然然然然然
然文王之容巍巍然武王之容悻悻然仲尼之容皇
皇然則天下之人可以自知其愚與賢

蟻蟻

蟻蟻之有君也一奉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
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師之一罪
無疑與衆殺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
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故我病則衆病我痛
則衆痛怨何由起叛何由始斯太古之化也

歌舞

能歌者不能者聽之能舞者不能者觀之巧者不巧
者辯之賢者不賢者任之夫養木者必將伐之待士
者必將死之網之以冠冕釣之以爵祿若馬駕車駘
貴不我得彘食糟糠肥不我有是以大人道不虛貴
德不虛守貧有所倚退有所恃退者非樂寒賤而甘
委棄

躑躅

躑躅之酒鳥喙之脯菘若鹹之膏治葛之乳初散之
若芥再散之若黍復散之若丸又散之若脯小人由
是知彘彘可以漸引巨鼎可以漸舉水火可以漸習
虎兇可以漸侶達者我所化辱者我所與不應者我
所命不臣者我所取所以信柔馬不可取漸賊不可
禦得之為萬化之母

止鬪

止人之鬪者使其鬪抑人之忿者使其忿善救鬪者
預其鬪善解忿者濟其忿是故心不可伏而伏之愈
亂民不可理而理之愈怨水易動而自清民易變而
自平其道也在不逞萬物之情

象符

術有降萬物之靈毒者則交臂鈞指象之為符是故

善惡

若天矯之勢首鱗之符若飛騰之勢者羽之符若偃
蹇之勢者毛之符若拳踞之勢者介之符所以知拱
折者人之符夫拱手者人必拱之折腰者人必折之
禮之本也而疏之為萬象別之為萬態教之舞蹈非
舞蹈也使之禱祝非禱祝也我既寔實彼亦多虛而
責人之無情固無情也而罪禮之無驗固無驗也

善惡

為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為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
者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太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奸
行惠者恩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善博奕者智不遠
文綺靡者名不久是以君子惟道是貴惟德是守所
以能萬世不朽

長水沈道明校正

食化

七奪

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急無甚於食而王者奪其一卿士奪其一兵吏奪其一戰伐奪其一工藝奪其一商賈奪其一道釋之族奪其一稔亦奪其一儉亦奪其一所以禁告終而縲葛苧之衣稼云畢而飯橡櫟之實王者之刑理不平斯不平之甚也六人之道救不義斯不義之甚也而行切切之仁用感感之禮其何以謝之哉

正像

為巫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主之蓋樂所饗也戎羯之禮事母而不事父禽獸之情隨母而不隨父凡人之痛呼母而不呼父蓋乳哺之教也虎狼不過於嗜肉狡龍不過於嗜血而人無所不嗜所以不足則聞不與則叛鼓天下之怨激烈士之忿食之道非細也

養馬

養馬者主而牧之者親養子者母而乳之者親君臣非所比而比之者祿也子母非所愛而愛之者哺也駕馬本無知嬰兒亦無機而知由此始機由此起所以有愛惡所以有彼此所以於鬪爭而當茲說

絲綸

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特取之不已至于欺罔欺罔不已至于鞭撻鞭撻不已至于盜竊盜竊不已至于殺害殺害不已至于刑戮欺罔非民

愛而哀歎者教之殺害非民願而鞭撻者訓之且夫火將逼而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責其緩虎將噬而投於谷知必不可或觀其生以斯為類悲哉

奢僭

夫君子不肯告人以饑耻之甚也又不肯矜人以飽愧之甚也既起人之耻愧必激人之忿忿食之害也如是而金盞玉筮食之飾也鼓鐘戛石食之遊也張組設繡食之惑也窮禽竭獸食之恭也滋味厚薄食之忿也貴賤精麤食之爭也慾望愈不止求之愈不已貧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所以奢僭由故而起戰伐由茲而始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

燔骨

燔骨者焦唇爛舌不以為痛飲醉耐者熾腸咽胃不以為苦饒嗜者由忘於痛苦饑窘者必輕於性命痛苦可忘無所不欺性命可輕無所不為是以主者以我慾求人之慾以我饑求人之饑我慾民必怒我慾民必怒能知其道者天下胡為乎叛

食迷

民有嗜食而飽死者有羨食而餓死者有感食而義死者有辱食而憤死者有爭食而鬪死者人或笑之殊不知官所以務祿祿所以務食實所以務財財所以務食而官以務佞說諂而律死者實以波濤江海而溺死者而不知所務之端不知得死之由而遷怒於輩流歸咎於江海食之迷也

戰欲

食之欲也思鹽梅之狀則輒有所吐而不能禁見盤飴之盛則若有所吞而不能遏饑思啖牛渴思飲海

故慾之於人也如賊人之於慾也如戰當戰之際錦繡珠玉不足為富冠冕旌旗不足為貴金石絲竹不聞其音宮室臺榭不見其麗况民腹常餒民情常迫而論以仁義其可信乎講以刑政其可畏乎

膠竿

執膠竿捕黃雀黃雀徒而噪之捧盤殮享為鳥為鳥從而告之是知至暴者無所不具至貪者無所不同故紀不可以友而群虎兕可以狎而馴四夷可以率而賓異族猶若此况復人之人

庚辛

庚氏穴也構竹為凭檻登之者其聲策策焉辛氏穴也構木為凭檻登之者其聲堂堂焉二氏俱牧魚於池中每凭檻投餌魚必踴躍而出他日但聞策策堂堂之聲不投餌亦踴躍而出則是庚氏之魚可名策策辛氏之魚可名堂堂食之化也

與亡

瘡者人之痛火者人之急而民嗜餓謂之瘡比餓謂之火蓋情有所切也夫鮑魚與腐屍無異鯁與足垢無殊而人常食之飽猶若是饑則可知苟其饑也無所不食苟其迫也無所不為斯所以為與亡之機

雀鼠

人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數竊之行雀鼠所以疑人者謂其懷盜賊之心夫上以食而辱下下以食而欺上上不得不惡下下不得不疑上各有所切也夫割其肌啖其肉不得不哭扼其喉奪其哺不得不怒民之瘠也由剗其肌民之餒也由奪其哺嗚呼惜哉

無鳥

牛可使之駕馬可使之負犬可使之守鷹可使之擊
蓋食之所感也獮猴可使之舞鸚鵡可使之語鴟鵂
可使之死聞蟻蟻可使之合戰蓋食有所教也魚可
使之吞鈎虎可使之入陷鴈可使之觸網敵國可使
之自援蓋食有所利也天地可使之交泰神明可使
之掖衛高尚可使之屈折夷狄可使之委伏蓋食有
所奉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暨乎萬族皆可以食而
通之我服布素則民自暖我食葵藿則民自飽善用
其道者可以有無為之化

王者

獵食者母分乳者子全生者子觸網者母母不知子
之所累子不知母之所苦王者衣纓之費盤飭之直
歲不過乎百萬而封人之土地與人之富貴百萬之
百萬如師王之肌如飲王之血樂在於下怨在於上
利歸於眾欲歸於王夫不自貴天下安敢貴不自富
天下安敢富

鴟鵂

有智者憫鴟鵂之擊腐鼠嗟蟻蟻之駕螻蛄謂其為
蟲不若為人殊不知當歎歲則爭吳德之屍位嚴圍
則食父子之肉斯對狼之所不忍為而人為之則其
為人不如為蟲是知君無食必不仁臣無食必不義
士無食必不禮民無食必不智萬類無食必不信是
以食為五常之本五常為食之末苟王者能均其水
能讓其食則鸚鵡相悅仁之至也父子相愛義之至
也饑飽相讓禮之至也進退相得智之至也許諾相
從信之至也教之善也在於食教之不善也在於食
其物甚卑其用甚尊其名尤細其化尤大是謂之化

化書卷之六

秀水張 復校正

儉化

太平

夫水火常用之物用之不得其道以至於敗家蓋失
於不節也飲饜常食之物食之不得其道以至於亡
身蓋失於不節也夫禮失於奢樂失於淫奢淫若水
去不復返議欲救之莫過乎儉儉者均食之道也食
均則仁義生仁義生則禮樂序禮樂序則民不怨民
不怨則神不怒太平之業也

權衡

服締給者不寒而水之布帛食食食食者不饑而
飯之黍稷愈饑是故我之情也不可慮民之心也
不可不防凡民之心見負石者則樂於負塗見負塗
者則樂於負薪鐵寒無質狀輕重無必然蓋豐儉相
形彼我相平我心重則民心重我務輕則民務輕能
至於儉者可以與民為權衡

禮道

禮貴於盛儉貴於不盛禮貴於備儉貴於不備禮貴
於繕儉貴於布素禮貴於炳煥儉貴於寂寥富而
富之愈不樂貴而貴之愈不羨賞而賞之愈不足愛
而愛之愈不敬金王者富之常官爵者貴之常渴飲
則甘饑食則香夫惟儉所以能知非

食象

觀食象者食牛不足觀戴冕者戴冠不足不足有所
自不廉有所始是知王好奢則臣不足臣好奢則士
不足士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夫天下

之物十之五好一民亦一王好五民亦五王好十民
亦十以十論之則是十家為一家十國為一國十天
下為一天下何不弊之有

民情

其夫好飲酒者其妻必貧其子好膾鷹者其家必困
剩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以一歲計之可享千
兵王者歲率是享則必告勞而聚怨病在於增不在
於損王駕一車民騎於行主居士陸民耻於平杜之
於漸化之於儉所以見芻藻不足者則樂然服布素
之衣見罍杯而食者則欣然用陶甕之器民之情也

慙號

世有慙號者人以為大辱殊不知始得為純儉之道
也於已無所與於民無所取我耕我食我蠶我衣妻
子不寒婢僕不饑人不怨之神不罪之故一人知儉
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

君民

君之於民異名而同愛君樂馳騁民亦樂之君喜
色民亦喜之君好珠玉民亦好之君嗜滋味民亦嗜
之其名則異其愛則同所以服布素者愛士之替組
服士之替組者愛公卿之劍佩服公卿之劍佩者愛
王者之旒冕是故王者居兆民所憂之地不得不慮
也况金銀玉帛奪其貨高臺榭奪其力是實為民
之怨是教民之愛所以積薪聚米一歲之計而易金
換玉一日之費不得不困不得不儉

乳童

乳童搗手誰敢戲之豈在乎滿散也牧豎折腰誰敢
背之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欲則雞黍可以為大

享豈在乎蕭韶也有未淑之態則荆序可以行婦道
豈在乎組繡也而王者之制設溝隄以禦之陳祭戰
以衛之蓄粟帛以養之張關隘以遠之蓋有機於民
不得不藏有私於己不得不防夫能張儉之機民自
不欺用儉之私我自不疑夫儉者可以為大人之師
化柄

御一

王者皆知御一可以治天下也而不知孰謂之一夫
萬道皆有一仁亦有一義亦有一禮亦有一智亦有
一信亦有一一能貫五五能宗一能得一者天下可
以治其道並簡而出自簡之其言非玄而入自玄之
是故終迷其要竟惑其妙所以議守一之道莫過乎
儉儉之所律則仁不蕩義不亂禮不奢智不變信不
惑故心有所主而用有所本而民有所賴

三皇

君儉則臣知足臣儉則士知足士儉則民知足民儉
則天下知足天下知足所以無貪財無競名無姦蠹
無欺罔無驕倨是故禮義自生刑政自寧溝壑自平
甲兵自停遊蕩自耕所以三皇之化行

天牧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
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富不足儉者貧

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
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禍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
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可
以為天下之牧

雕籠

懸雕籠事主粒養黃雀黃雀終不樂垂禮樂設賞罰
教生民生民終不慕夫心不可安而自安之道不可
守而自守之民不可化而自化之所以儉於臺榭則
民力有餘儉於寶貨則民財有餘儉於戰伐則民時
有餘不與之由與之也不取之由取之也海伯止魚
不出於海國君止馬不出於國

禮要

夫禮者道出於君而君由不知事出於職而職由不
明儒者樓山林故師友窮禮樂講本末暨乎見羽葆
車輅之狀鐘鼓蕭韶之作則矍然若鹿怡然若豕若
醉於酒若溺於水莫知通之本莫窮禮之旨謂予為
孤則民不知矣謂馬為駒則民莫信矣所以數亂於
多不亂於少禮惑於大不惑於小能師於儉者可以
得其要

清靜

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
儉者好簡奢者好逆儉者好恬淡有保一器畢生
無壘音附者有推一棗十年不弊者斯人也可以親
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靜之道

損益

夫仁不儉有不仁義不儉有不義禮不儉有非禮智
不儉有無智信不儉有不信所以知儉為五常之本

五常為儉之末夫禮者益之道也儉者損之道也益
者損之有損者益之理禮過則淫儉過則朴自古及
今未有亡於儉者也

解惑

謙者人所尊儉者人所寶使之謙必不謙使之儉必
不儉我謙則民自謙我儉則民自儉儉在此不在彼
柄在君不在人惡行之者惑是故為之文

化書後序

予讀化書至老楓化為羽人朽炭化為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文化為貞石山竝化為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乃知作之者明乎莊列之有遠乎程生馬而馬生人也予聞曰問乎鴻濛君曰化書百有十篇宋齊丘所撰非乎鴻濛君曰吾聞希夷先生誦此書至稚子為掩冉而語吾曰我師友譚景昇始於終南山著化書因遊三茅經歷建康見齊丘有仙風道骨雖溺於機智而異乎黃埃稠人遂引此篇云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為家所化國者不知為國所化醉者負醉者者療齊其勢弥顯其病弥篤而無友者也齊丘終不悟景昇乃出化書授齊丘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顧子序之流於後世於是杖屨而去齊丘奪為己有而序之耳噫昔向結秀述南華解義未傳而死郭象偷解成註誠罪人也今譚君名列于白簡身不若于人間齊丘敢縱其盜心蔽其仙跡其罪尤者也果不得其死宜乎哉

宋碧虛子題

化書志略

吳公武撰

右為唐宋齊邱子撰撰張未文潘管題其後云齊邱之智特大風之雄耳蓋不足道其為化書雖皆機小數亦微有以見于黃老之所謂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讀黃老之道應本于清靜無為遣去情累而其末多流而為智術刑名何哉仁義生于感恩生于人情聖人節情不違者也無情之至至于無親無類則惡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文章顯高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離人出新言不廣

化書六卷

舊本題曰齊邱子稱南唐宋齊邱撰宋張未跋其書遂謂齊邱犬鼠之雄蓋不足道吳公武亦以齊邱所撰著於錄然宋碧虛子陳景元跋稱舊傳陳搏言譚峭景昇在終南著化書因游三茅廬建康見齊邱有道骨因以授之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顧子序之流於後世於是杖屨而去齊邱遂奪為己有而序之則此書為峭所撰齊邱子者非也書凡六篇曰道化術化德化仁化食化儉化其說多本黃老道德之旨文筆亦簡勁與陸元陸友仁硯北雜志稱譚景升書世未嘗見他書言其論書道鍾王而下一人而已今考書道一條見在仁化篇中而友仁顧未之見則元世流傳蓋已罕矣明初代王府嘗為刊行後復有劉氏申氏諸本今仍改題化書而以陳景元跋附焉峭為唐園子司業洙之子師嵩山道士得辟穀養氣之術見沈汾續仙傳中其說神怪不足深辨又道家稱峭為紫霄真人而五代史問世家稱王昶好巫拜道士謂紫霄為正一先生其事與峭同時不知即為一人否方外之士行蹤靡定亦無從而究詰矣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謨撰

化書六卷

宋 胡玉澐撰

舊本題曰齊邱子稱南唐宋齊邱撰然宋齊邱子陳景元跋稱舊傳陳齊邱撰景升在終南著化書因遊三茅歷建康見齊邱有道骨因以授之齊邱遂尊為己有而序之則此書為所撰稱齊邱子者非也峭為唐國子司業殊之子師嵩山道士得辟穀養氣之術見沈汾續仙傳中又道家稱峭為紫霄真人而五代史闕世家稱王昶好巫拜譚紫霄為正一先生其事與峭同時不知即一人否方外之士行蹤難定亦無從而究詰矣

嘉錫宋南唐五之一時集有補歷歷河先生詩李中書畫集卷下有

廬山樓隱譚先生院留題詩宋陳齊食廬山記卷三云「樓隱樓古名

棲隱洞保大中道士譚紫霄來自閩中賜號金門羽客始立觀於此諱之

在閩中號洞玄天師貞一先生本名在貞一即正一與五代史合陸游南

唐書卷十七云譚紫霄泉州人幼為道士自言得道陵天正法効鬼魅

治疾病多效閩王王昶尊事之號金門羽客正一先生閩中遷居廬山樓

隱洞學者百餘人後主聞其名召見賜官階辭不受俄無疾卒年百餘歲

「十國春秋卷九十九譚紫霄傳亦云「康宗王昶奉為師封正一先生

閩亡廬山樓隱洞南唐後主按廬山樓隱洞在保大中圖書以元譚紫霄名也及見宋齊邱傳及十國春秋均以為譚紫霄之名也

聞其名召至建康賜號金門羽客階以金紫比蜀之杜光庭皆辭不受」

是紫霄實自閩中遊建康與陳景元跋所謂歷建康見齊邱者合然則

五代史之譚紫霄蓋即著此書之紫霄真人譚峭也陸游及吳任臣作紫

霄傳均不知其名峭蓋猶考之未審矣老學菴筆記卷五云「林靈素為

金門羽客用國王譚紫霄故事」據廬山記金門羽客為南唐賜號南唐

書及老學菴筆記均以爲閩王時事疑陸游誤記然亦可見南唐之號金

門羽客者即閩之譚紫霄也惟宋趙與峕黃退錄卷五云「南唐保大中

賜道士譚紫霄號金門羽客見廬山記詎該林靈素號用此故事」其

說獨不誤宋齊丘者研人之雄亦頗能文章其稱景升之誓而有之殆亦

有所潤飾於其間必不肯一字不易僅作抄胥而已王世貞昇州山人續

稿卷一百五十一有此書跋曰「是書也吾以為齊丘必置入其自著十

之二而後掩為己有如五常一章忽云靈帝王之靈策代天地之權衡

則仲尼其人是也彼蓋所以名齊丘意也若景升必不推仲尼亦不必附

於儒者」此說雖無所考證而其言頗有理故錄之

四庫總目提要補正

化書六卷

胡玉澐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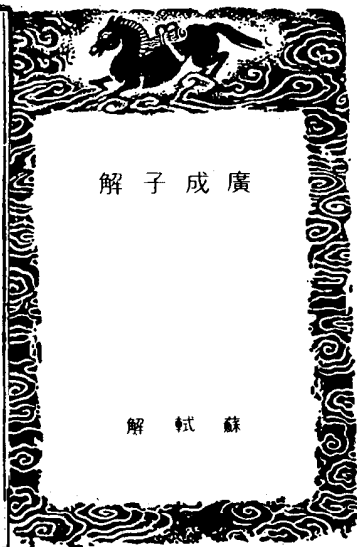
舊本題曰齊邱子稱南唐宋齊邱撰宋張耒跋其書述開齊邱大風之雄畫不足道見公武亦以齊邱所撰著於錄然宋齊邱子陳景元跋稱舊傳陳齊邱撰景升在終南著化書因遊三茅歷建康見齊邱有道骨因以授之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顯子序之流於後世於是杖屨而去齊邱遂尊為己有而序之則此書為所撰稱齊邱子者非也書凡六篇曰道化術化德化仁化食化倫化其說多本黃老道德之旨文筆亦簡勁爽質

謝肇淛文海按沙田云譚景升化書百一十篇文則簡備義理無然其中

雖有長生太上等語而無龍虎刀圭偽妄之術恍惚之語道德南華之後

此其然者也齊邱蓋欲好雄之體大乃欲掩其書為己有亦無忌憚之

甚矣



廣成子解

蘇軾解

廣成子解

廣成子著

宋蘇軾解

明范欽訂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道固有是也然自是為之則殆不成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得道者不問問道者未得也得道者無物無我未得者固將先我而後物夫苟得道則我有餘而物自足豈固先之耶今乃捨已而問物惡其不情也故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言其情在於欲已長生而外託於養民人遂羣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民人遂羣生者豈非

道之餘乎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行雨施而山川不以為勞者以其不得已而後雨非雨之也春夏發生秋冬黃落而草木不以為病者以其不得已而後落非落之也今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故荒亡之符先見於日月以一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真人之語佞人猶穀之與稗也所種者穀雖瘠土惰農不生稗也所種者稗雖美田疾耕不生穀也今欲學道而問己不惰佞偽之種道何從生

黃帝退指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

棄世獨居則先物後己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如此

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廣成子至此始以道語黃帝乎曰否人如黃帝而不足以語道則天下無足語者矣吾觀廣成子之拒黃帝也其語至道已悉矣是以問居三月而復往見則蹙然為之變其受道豈始於此乎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窈窈冥冥者其狀如登高望遠察千里之毫末如臨深俯幽玩萬仞之藏寶也昏昏默默者其狀如枯木死灰無可生可然之道也曰道止此乎曰此窈窈昏昏之狀而致道之方也如指以為道則夫窈窈昏昏者可得謂之道乎人能棄世獨居體窈窈昏昏之狀以入於精極之淵未有不得道者也學道者患其散且偽也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真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

自此以上皆真實語廣成子提耳畫一以教人者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無為也心無所知則無思也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則無慾也三者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內不愆外不閉二者不去而形神離矣或曰廣成子之於道若是數數歎曰穀之不為稗在種時一粒耳何數數之有然力耕數耘不可廢也

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窈冥昏默長生之本長生之本既立則必有堅凝之者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脩鍊變化堅氣而凝物者也蓋必有方矣然皆必

致其極不極不化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廣成子以竊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思無

為無慾去長生之害人以至陰至陽堅凝之

吾事足於此矣天地有官自為我治之陰陽

有藏自為我蓄之為之在我成之在彼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言長生可必也物豈有釋而不壯者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

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

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

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

嘗有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

守一而處和故不見其分或與毀耳

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

皇者其精也王者其粗也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生者明死者幽幽者不知明明者不知幽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

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

蓋將有示化去世形解入土之意也歟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繹乎遠我

畧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南榮越挾三人以見老子老子詞之則矍然

自失人我皆喪夫挾人以往固非也人我皆

喪亦非也故學道者能盡死其人而獨存其

我者寡矣可見可言可取可去者皆人也非

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取不可去者是真

我也近是則智遠是則愚得是則得道矣故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古今語異

吾不知繹之所謂也以文意求之其猶曰明

也歟

按山經廣成子治太易屯蒙二卦運行日月

蓋古之真人黃帝師也

廣成子解終

宋晁昭德郡齋讀書志廣成子解一卷

眉山蘇軾撰探取莊子中黃帝問道於

廣成子一章為之解景迂嘗難之其序

畧曰某晚玷先主薦賢中安敢與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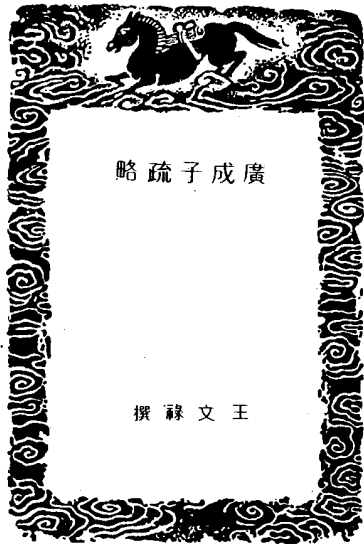
生異論然先生許我不為同籍墨具

在云楊東坡生書語極精粹能發人所

未發明花欽曾刻之今不可復得而東坡

全集二不載應係當日單行故重梓

以公諸世羅以李調元能洲序



廣成子疏略

王 文 祿 撰

廣成子

浙嘉郡武原王文祿疏畧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

帝稱黃黃精之君土德王也詳見史記廣成子一曰力默子也治易屯蒙運行日月隱居空同山黃帝立為天子至尊矣十九年令行天下治久化敷矣廣成能聞好道求師左右揚也空同往見重道輕身不自滿也先食粒民司天育物致和調變也此始問云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而汝也後凡言而汝皆指帝言物者形而下之器也天地陰陽之類是也質迹也殘餘也欲問與官迹之餘也廣成以而汝稱帝且以帝外身求道道之粗非道之精故火之也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疾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之光益以荒矣
荒耗也雲氣不疾而雨陽易洩生意微也草木不

黃而落陰大縱殺氣盛也日月陰陽之精也陰陽垂光无耗也豈治微乎所以進之也

而伎人之心翦翦者又奈足以語至道

伎口才也心指所欲也翦翦猶瑣屑也斥所問為伎而拒不語也帝好道受言退自修省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帝曰茅閣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

久

退往見回也捐天下辭不煩也築室帝專而朴也問居三月久靜也所以齋戒也南首臥自道也忘勢也殆以偃試乎順下風膝行進再拜稽首執禮愈卑也今問治身知要也非始問比殆退省有進歟

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歷然起誠敬感動也善其問以治身也知治身則至道可語也人皆知治身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治矣蘇軾曰廣成子至此始以道語黃帝乎其受道豈始於此乎王生文祿曰疑之是也天命率性人同此道也空氣勝則迷克蓋客氣則見故又曰吾觀廣成子之拒黃帝也其語至道已悉矣善悟盡至道之精竊窺冥冥至道之極昏昏冥冥

至極也一陰一陽之謂道至道無極而太極也精純粹精也原其初也極猶致極也要其止也至道之精始問也述而申言竊窺冥冥太虛也隨言其極昏昏冥冥致虛極也後曰入于窺冥之門可見大明亦太虛一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開汝外多知為敗

此長生要語也神者性命之根太虛之靈氣也此坤闔闢之元父母交感之意故岐伯曰兩精相搏謂之神神內存曰抱靜常在曰以形正而曰將自弗助也視聽兩無靜也靜者太虛之體也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形神一也由昏冥以入窺冥乃一章大吉無視目無見也無聽耳無聞也抱神以靜心無知也無勞形無為也所以閉外也無搖精無慾也所以慎內也清者靜之澄也必靜與清不特以之而又必之決之也慎內內不出外外不包內也抱神也閉外外不入內內包外也守形也長生形神俱妙也合外內之道也多知戾無知損心也內外鑿而形神離敗壞而不長生也皆反覆詳說帝也惟患多知知識也大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孔子曰無知也即窺冥昏冥云

我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于窺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至陰之原至陽也至陽之原太虛也陰陽互根也以原陽之神煉至陰之質而復太虛之體由昏冥以遂于大明之上而入于窺冥之門應前窺窺冥冥云遂專往也入深造也至推極也曰遂曰入曰至一神為之也蘇軾曰陰陽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煉變化堅氣而凝物者也蓋必有方矣然皆必致其極不極不化也兩言為汝示切要云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官司也治也有官者神官之也始問取天地精今曰有官神不亂也藏潛也蓄也有藏者神藏之也始問欲官陰陽今日有藏神不洩也始問治天下再問治身今答則因始問而歸之身也蘇軾曰天地有官自為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為我蓄之林希逸曰天地陰陽即吾身之健順也

地有官自為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為我蓄之林希逸曰天地陰陽即吾身之健順也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因再問治身故歸之帝身身者任道之器天地陰陽之官神之宅也物者天地陰陽萬物也慎即慎內閉外也守即神守形也壯強也天地位陰陽和萬物育也猶後守一處和而形不衰也蓋煉成純陽生意充足形神俱妙天地陰陽在我矣有何不壯而長久乎此二句本前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勉帝體之也未得之曰取精佐穀官氣遂生皆慎守之餘事耳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因再問治身故徵我之修身守一形神不離也猶抱一守中也處和形神俱妙也猶和光致和也千二百歲曰我修身歲歲修之功不息也形未嘗衰脩之徵也即慎守自壯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也蓋指我以示帝欲帝信而治身非誇壽也褚伯秀曰千二百歲特揆人間短景一紀之數若要其分靈降氣生化之原則亘古寤今可也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天包地猶陽包陰天陽也於穆不已無不貫也氣內完而不洩故天地長久形陰也猶地也神陽也猶天也神居形內猶天在地中氣外洩不能長久廣成抱一處和形神相守氣不外洩長久不衰猶天然帝悟加禮謝教稱曰天與天一也深知廣成堪受至道云陰符經首曰天道天行帝亦天也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

來進之也語汝再囑之也欲勝至道也前言物之質殘今言物無窮測又何終極况人物一也形上起見妄分終極淫有窮測神本無方豈有終極而

廣成子疏略

可窮測乎當以意會難以言明也

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道無得失亦無上下以學道者言也吾道即守一處和也無為為皇有為為王以得道言非以位言也虛生見光浪虎為土以失道言非以身言也一美一戒云爾

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及于土
此句承為土句起故余句今夫嘆見在也百凡百也昌盛也皆猶盡也生土及土土地之所載皆是也其指廣矣言見在有形者盡歸于無形原始要終嘆而警之使自悟云

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

故余承又土句言余雖不為土亦將去汝而升于太虛去別去也前言來今言去去來來去也因悟生反之常猶去來之迹蓋臨別叮嚀欲帝念而體之以治身同歸于太虛也無窮因前言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今余不以為終而入于無窮無極因前言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今余無可極測而游于無極門因入而言野因游而言無窮無極即窮窮冥冥云日月參光合明也非見光而已天地為常合德也非取精而已皆無窮無極大虛同體何長久如之此守一處和修身之徵也

當我緜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緜絲緒合為繩也鈞繳錢貫曰緜昏暗昧而無明也當迎而來也近也遠背而去也離也三千疑嘆詞也而其相應詞也人與我對盡與獨對盡猶皆也同也獨猶一也異也當我緜乎承得道至為皇句遠我昏乎承失道至為土句又接人其盡死句

即前入皆以為終極惟有我故局于形而耗其神乃喪其我不悟人人皆有不死之真我者在嘆曰我亦人耳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但我能無我知無窮無極不死之真我所以獨存而異于眾人與天地日月同神而無疆也此結帝長久之問帝悟果長生榮伊今日壽三百歲八月既望甲戌此臺乘龍上升褚伯秀曰我非九竅百骸之我乃清靜明妙虛靈通本來之我不可以色見聲求是以先天地獨立而不改也竊惟二聖親傳道要具載此章初無甚高難行之事易簡明白若此後世設為存想抽添交媾探取之說勞神苦形以求泰定

騁冰車于火山而弗惜幾何不喪其自生哉王生文祿曰前古盛時尊德尊生一也故聖學玄學一也道一而風同人無天札後則欲重生輕固知尊學執中之旨晦聖玄二德生亦二均失矣夫中即一也守一守中一也二之曷悟至道遂使學道愛人同登壽域之心無可見敢至廣成子遺訓用獻知音釋伯陽曰天道無適莫今恒傳與賢者言哉

言乎
言乎
言乎

廣成子
疏畧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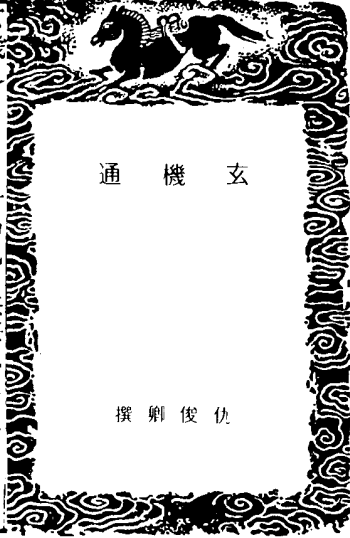
廣成子疏畧序

嘉靖癸亥春正悟天地靈樞之旨操中說嘆中由竟始發聖學之原也子思述中庸後無聞焉曰主敬曰先知不特第二義去中遠矣千餘年間豈無深探洙泗之源者乎何見殊也暇讀淡泉鄭公曰正德庚辰從百可園游師交英賢極一時之選子武曾芳重耳蒙與進願嗜詩書者矣猶不廢學夫君子心直道執中之傳何幸乎鄭公曰先吾板翁能知子子弗及也學無止法上進易窮使堯孔生存學允敏也子憬然悟欲求養黃以上之學不可得世豈無廣成子之儔乎有則子當師之仲春遊武林遇徐龍陽子昭慶談玄出中說以質曰此世教法順焉爾矣子異此義黃來逆教也廣成許由緒視治功脩身惟急更創天地教外別傳逆轉為出世之學堯不得而聞也魏伯陽後無傳焉鍾呂子不能知也不冲舉而尸解豈形神俱妙乎皆鬼也非仙也烏得為長生子奇之邂逅行不及深扣夏孟同年方十洲兄寄子廣成子解范東明訂者閱之喜甚足慰子求師之心殆精神感召乎按廣成子黃帝師之聞至道其問答語載莊子在宥篇蘇東坡取為解昇景迂序之見文獻通考解難晦表章甚高蓋寤寐廣成游羲黃之上超卓之見也細思月餘始克援筆要惟守一故不外中道德兩華冲虛參同契皆本此萬世玄學之宗祖也悟之誠可冲舉非結胎出神之術黃帝師之宜哉以故後有陰符素問之篇傳而能習也十洲兄簡曰徐龍陽固奇矣以廣成子之意推之可燭焉蓋少之也欲勉進子于廣成子之儔何厚乎子想天地大矣異人何代無之特舉業盛行科第眩炫有亦隱埋姓名渾于窈冥昏然之中而如愚似醉安可察知乎子疏未知是否欲就質于廣成子之儔無見也梨印寄十洲兄以謝

教愛之自武林山水之會四達之遠仙靈游集之藪十洲兄好道過子如有遇焉不靳報子子即泛扁舟拜扣請教噫歲月利那郡憂短寧不急求出世之學以延餘生可乎不然質此天付聰明泪沒塵勞耗散元神同歸于土化為異類而獲罪于天矣矧今天開玄運統一義黃甲子中元謂有八百地仙出幸其時也可自棄乎必有廣成子之儔鑒于下忱以教子子日望之序不盡疏疏不盡言言疏畧以續解徐名彙易方名九叙同浙人疏中姓名皆直書帝師前不敢諱也是歲端午海鹽沂陽生王文祿世廡撰

通機玄

撰 劍 俊 仇



浙西武原謙謙仇俊卿舜徵

玄機通
九九賤孽也王侯圖霸者禮焉蛋蛋微物也蒙傑達
觀者極焉矣秋射義並著于經而玄亦理之寓也學
者可不加察而折衷之乎

士之驚空名操捷徑者託之談玄皆祖老子不知老
子非清淨無為守株繫匏者也當周衰時避世出
關語關令喜特緒餘耳至有附為吐納按摩道引之
術陋矣劉子玄疑非中的旨哉其云以正治國以奇
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則神用無方莫能當也豈雖雄
黑白之間已邪謂得易之體亦未盡諒也

或問陰符經殺機之說亦有令老氏否曰以奇用兵
辟廣庭一縷耳至為天地發殺機等云其迹太著寧
知黃石一編自韞青龍三叉可使金甌萬全雖曰不
能去兵而自可以戰兵更有無敵之道動于無形運
于無外惟在元苞推廣可收天下春于一統力不必
于萬人敵財不必于鉅橋積險不必于天塹限謀不
必于羣醜屈者也若鬼谷之徒為蘇張之闔捭為孫
龐之反覆亦又何誅
或問雷侯出處深有所得于老子不知是嬰之相齊猶
為善用范蠡之興越先有良規若曹參之繼相克終

不追其始之合李泌之養聖有始不究其終之同皆
其術之次也至于末流其失也蕩而誕則有王弼何
晏之徒倡為清談以亾晉其失也紛而誣則有王欽
若呂惠卿之儕嗜為玄註以亂宋論世者所當糾猶
車之指南向往不差也

或問專氣致柔如嬰兒何謂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
其赤子之心者也此冲宮妙象神祐靈原惟在觀順
于密不可以罔識而窺者也學者轉為嬰兒蛇女下
而方士又誑為結胎等語非盡性至命者孰與焉還
丹之大者莫踰于此也

或問丹鼎何如蓋緣大還之說傳訛耳葛洪修煉累
召不起空于功名富貴泊如也音又貪夫能邪

或問導引何如諸說難枚舉也觀其所養而進退脩
天可占矣雖然調息之法愚嘗有微焉

或問飛昇有諸曰黃帝華橋山信矣使果騎龍上昇
今何居乎空同之訪廣成恐莊寓言也

或問符呪何取乎噫何矯誣也天有明聽曰有赫曰
日嚴此作善與否之實而降祥與災之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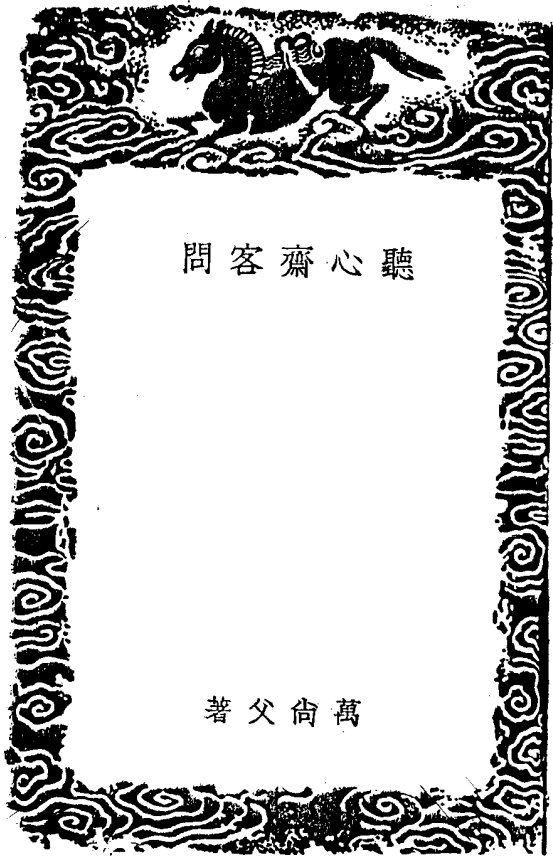
或問固命廣嗣之說何如曰善養微陽復先天氣
玄玄眾妙門也子欲通其機未能焉於是乎附系叙
玄機通

中黃所存先天學也知是則或為酒婦為精粕罔非
龍馬神龜之布列也苟未及此雖天乙致辭神光授
簡猶為耳目聞見道無精粗存于悟也固劉向校書
天祿經諸子而老莊繫焉此亦禮官之司弗謂義黃
之道弗存也子可翼經達觀精義凡求存身育德以
際時長治者不可不知也何也先天之素玄而又玄
者也獨惜知玄者鮮可能耳契交王沂陽與謙子詩
冠同志少即藝直欲披入古哲與域長而邁視弘功
蚤譽殿掌間也晚猶待對遇何需邪臥海瀟風靜評

奴后胼胝姬公攝攝形神役役身外空花耳况下此
而推文而異變而鉅積者益何足齒乎耳與渠也得
非造物遺之以逸王之以封者乎壬戌成試仍東還
矣取莊子篇中黃帝致問廣成子一章疏之以陰符
亦素書選也矣交繼箋附以參同契及胎息經題之
曰玄機通暑先時沂陽嘗過玉芝軒或謙子造葉芸
樓間坐評註甲子梓完沂陽謂謙子益叙諸首簡謙
子懶於習性鈍於穎鋒除秋夏不能出一語比冬沂
陽斯夕相促亦欲矯子之僻而借之登真者乎夫玄

機云者原其蔽一氣于太始則元基之著也究其藏
萬古于太虛則員幾之運也乃取精義于河洛之中
數譬諸窺懸象于周蓋之瓊璣躋其化可遊華胥
如洽如此廣成大旨也或疑陰符為兵書之祖是不
然也當其絃文之猷不忘撥亂之誠雖純駁若殊其
古與實表裏焉嗣此而長世之術參同契可肩即其
文有云周榮彬彬令萬道將可觀神明或告人令
心靈忽有悟故削去枝語直錄本文猶披蘇而觀石
上古籍真體自辨劉知古嘗謂神仙大藥無踰參同
契修鍊之說長矣若胎息經不惟廣實老宗旨實亦
卷釋氏關輪層層造化撰胎息秘訣論達磨胎息十
八篇惜其全文不盡存也謙子曰黃石一函玄機僅
洩通畧未談于古神書一百七十卷通畧似矣云機
顧晦易儀茲疏雖靈樞洞真諸作未可語也括舉妙
門作法界觀悟一貫唯微三無原歐陽文忠公刪正
黃庭蘇頌演註解老子意緒相融晉之則可致曹相
國之寧一弛之亦不失為李鄴侯之清放 明時大
覺行當執此以贊 體元之化導天下於中和之休
無寧寤寐義黃爾已

或問雷侯出處深有所得于老子不知是嬰之相齊猶
為善用范蠡之興越先有良規若曹參之繼相克終



聽心齋客問說

夫聽心則弗以言也。而客問則猶未離夫言也。夫亦大士之于世音。弗以耳聽。而以目聽乎。予觀玄書中間。圖象鄙。譬喻層。至于去離本初。不啻天壤。使人迷。懼驚疑。即弗省所云何。而況能因言以入道乎。又能以目視而耳聽乎。宜大士之厭聽。而欲觀之以耳也。夫音之滑于物也。豈有他哉。心繫之耳。世之音。固于欲以心聽之。弗以耳也。因客問而發焉。亦欲以心得之。弗以言也。乃若取辟取象。一切放進離道之音。予不欲觀之矣。尚父識。

聽心齋客問說

著父尚萬

聽心齋客問

客問道始無名。何以見道。曰。只向與居。服食上。回頭轉眼看這活潑潑地是個甚麼。方知是自己元有底。本來無名。聖人強名曰道。

廬山人 萬尚父著

客問德之一字。凡有心設施。便是不德。只恁地不修習。卻是槁木死灰如何。曰。把從前聲聞緣見解底一切掀倒。只向平常踐履處。損而又損。自得受用。故曰。至道。雖無修無證。處心要日損日消。

客問才得靜。已涉事。復鬧。作意安之如何。曰。只好說覺照。作意便不安。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惟一。或應事生疑。且恁思量。所疑既悟。即是慧種。經則順應為常。權則與時消息。悟已即止。勿復再思。思則以智害性。

客問遇毀譽橫逆如何。曰。一切撥去。莫將心受有所聞見。如不開見。是非毀譽。不入于心。則真明不昧。道自來居。

客問衣食不可廢。奈何。曰。雖有求營之事。莫生得失之心。迹與人同。心常異俗。

客問病有難除。莫如色。曰。色染皆由想生。想若不生。外空內忘。誰為色主。

客問他為不善。我生惱心如何。曰。他自為惡不道。我當何故引取他惡以為己障。

聽心齋客問

客問見善而惡同歸。障道否。曰。善與我同。何障之有。但于美好無所羨慕。則無所因住。乃能入道。客問貧病如何。曰。貧病之苦。由有我身。若無我身。思無所托。故樂天知命。在其幸途觀耳。客問定。曰。制而無著。放而不逸。處喧無惡。涉事無惱。以無若為真常。以有為為應迹。此為真定。客問慧。曰。虛極靜篤。則慧自生。但慧生非難。慧而不用。益資定慧。不可于定中求慧。即不得慧。不求慧而慧自生。乃為真慧。慧能明心。非見性也。以恬養慧。積久而成道德。

客問尸解。曰。慧是心用。用多則心勞。初少得慧。即悅而多。精神漸洩。漏身無靈光。遂致蚤終。如鼻垂玉筯。坐化出神之類。皆為尸解。

客問形神合同。故能長久。然與曰。大人含光耀輝。疑神葆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真。隱則形藏于神。顯則形聚于炁。蹈水火交白刃。存亡在己。出入無間。謂之真身。不特長生而已。

客問初機下手。曰。把從前所著的酒色財氣。是非人我。攀援愛念。一切擺盡。外無所累。則身輕快。內無所累。則心輕快。久久純熟。自無妄念。更時時刻刻。護持覺照。慎言語。節飲食。省睡眠。表裏相助。本命元辰。他時自然發露。

客問慎言閉兌。以交任督二脈。是已。晝作夜息。睡眠何故亦省。曰。睡則神馳。如夢中神游。無所不之。不睡安有夢。神靈自具。希夷先生睡法。常惺惺地。亦復如是。

客問在家出家。何以異。曰。修行。人剛果決。能一刀兩斷。在家亦可。若不奮迅。只悠悠度日。雖出家。亦得甚事。

客問所空既無。無亦無何如。曰。只無心無事。無人無我。把一切攀援妄想。榮辱利害。貪求染著。都忘卻他。即有所得。勿自以為得。若留在心上。即成繫縛。佛說無所因住。而生其心。最好不必太瑣碎。太穿鑿。反引到幻境去也。

客問如何是情識兩忘。曰。心上含着識。則因境生情。若內無境。則外境依何而生。外境不生。則內境不出。內外安靜。

客問本來面目。曰。父母未生前。本無一物。只為有心。生出許多情識。聞見貪愛。出來。把本來面目都遮了。修行。人猛然省悟。如父母未生前。一無所著。心源清淨。本來面目。自然顯露。

客問心如野馬。如何降伏。曰。着力做不得。須慢慢克去。令他不動。久之自忘。若工夫纔有得。便自以為得。這是有我相。不得到心空境界。

客問修行。人見魔如何。曰。凡所有象。皆是虛妄。乃自己識神所化。心若不動。見如不見。自然消滅。無境可魔也。

客問學公案。照心。是否。曰。只煉本性。理會自家公案。教他人文字。費盡工夫。到臨岐來。都沒用處。客問虛靜無為。曰。心歸虛靜。身入無為。動靜兩忘。到這地位。三宮自然升降。百脈自然流通。精自化氣。氣自化神。神自還虛。不必去安爐立鼎。採藥物。看火候。而所謂三元八卦。四象五行。悉在其中。若心不虛。

靜。則內無異宰。雖精炁亦不可得而役矣。況望其化神還虛乎。客問喜怒哀。凡有所受。不得深愛。凡有所憎。不得深憎。喜至而心勿喜。怒至而情不留。並能養神益壽。此至人對境忘情之妙。聖人養心定性之學。修養之術。不足以盡之也。客問禪宗。修性。玄宗。修命。鬼仙。天仙。之說。曰。性命二字。分不得。天命之謂性。即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旨。禪宗。玄宗。俱有漸頓。其歸一也。玄宗。亦有不能神通變化的。禪宗。亦有能神通變化的。願學力淺。深何如耳。天仙。鬼仙。之說。非是。

客問煉炁工夫。如自湧泉。尾。尾。而上升。泥丸。復從重樓而下。丹田。一點落黃庭。非用意不可。即用意亦恐輒難通貫。奈何。曰。王氏之學。雖不外陰陽五行。非神幸不能自運。切忌在陰陽五行上着。只去神幸上。理會。父母未生之前。則陰陽五行。不求運而自運。且人身中。非智術可運。作用一差。變怪百出。不可不慎。父母未生。只一息。

客問爐鼎。曰。以乾坤為爐鼎者。乾心也。坤身也。腎也。不必言爐鼎。只自心上做便是。

客問一點落黃庭。落在何處。曰。只須交媾神炁。不必問它下落。緣他自有下落處。如水谷入胃。游精上輪。五臟。水道。下輪。膀胱。當其輪時。自然上下。五臟。膀胱。自然受其委輸。不須人去安頓。身中真炁。升降。亦自有棲泊處。

客問元精元炁元神。曰。人身中元炁。日日發生。不奈二邪侵伐。風寒暑濕。為炁之邪。喜怒哀樂。為情之邪。元炁都被他耗竭。所以早逝。真人知保命。只在留得元炁住。又沒奈何。容易走作。惟是元精方留得他住。所以教人升元精。以保元氣。禁得二邪侵伐。則長生矣。蓋精實於腎。而氣融之。隨炁上升。心火自降。陰陽交媾。而成丹。神行乎其中矣。

客問元精與交感之精。何以異。曰。非有二物。未交之時。身中五臟六腑之精。並無停泊處。卻在元炁中。未成形質。此為元精。及男女交媾。精自泥丸。順脊而下。至膀胱。外腎。施洩。遂成渣滓。則為交感之精矣。故煉精化炁。養此元精。須從一陽初動處。逆行入丹田。不令至於成質也。

客問元神與思慮之神。曰。神一也。稟先天一點靈明者。謂之元神。後來為情識所移。遂成思慮之神。人能迴光返照。去其情識。則此思慮。莫非元神之妙用矣。

客問玄關一竅。曰。虛極靜篤。無復此身。杳杳冥冥。二炁醞釀。交媾處。是為神炁之府。即此便是一竅。客問谷神不死。是為玄牝。玄牝之門。是天地根。曰。玄者。天玄地黃。化者。化壯之稱。陰陽之別名。即人之呼吸也。谷神。是動念處。為呼之根。吸之蒂也。人能調息。至於忘情。則性復。性復。則靈應。皆從根蒂上來。非門而何。

客問鼓鑿。曰。鼓鑿。即調真息。呼則炁出。吸則炁入。出則如地炁上升。入則如天炁下降。一升一降。與天地同。故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不能調真息。則橐籥不鼓。呼吸不應。陰陽否隔。而病患百出矣。客問卦例。曰。卦爻反對。高火候之上下也。如屯卦之正體。自初爻至上爻。為陽火之自下而升。進於泥丸。

也。以屯卦反看。是為蒙卦。即屯之上爻至初爻。為陰符之自上而降入于黃庭也。他卦皆然。通乎此。則火候可明。不必論卦例矣。火候只是存神。

客問年月日仁義喜怒賞罰之說。曰。前論卦爻。是喻火候升降。年月日是陰陽消息之用。蓋一年有節候。一月有盈虛。一日有早晚。自寅至戌。為火之動。自亥至丑。為火之靜。所謂陽火陰符也。仁義喜怒賞罰。以言乎其中也。蓋吾身陰陽。過與不及。皆失其候。如仁義喜怒賞罰。不得其中。則民無所措。天下為能致太平哉。

客問意為媒之說。曰。意則脾。所謂真土也。土以和合五行。人身火水均平。又須以意消息之。使無太過不及之患。此意者。即元神之用。但不可馳耳。一馳於意。則勉強助長。為患不細。就使善用。亦不勉執者。只是元神覺照。卻好。但起一念安排。即馳於意矣。

客問爐鼎之說。既聞命矣。敢問安爐立鼎。曰。初機之士。身心破壞。不堪作用。先要慎起居。飲食。調寒暑。省睡眠。收拾身心。慾慾望望。使四大安和。神完氣壯。可為入道之基。然不可用意動念。恐虛陽上攻。反以自焚其軀。如見魔是。只就身上理會。爐鼎等字。一切刻去。使易曉。

客問產藥。曰。產藥二字。當以生明字代。即日月相推而明生也。火候二字。只是存神以取炁。二炁升降。則明生矣。二炁升降。又在無欲。天一生水。其位在北。其卦為坎。在人為腎。念息則神返於心。心不外馳。則氣返於身。漸漸沉深入于炁海。

客問元精所以產。曰。元精產於腎。然非靜翁。則不能生。如一年之陽炁。生於復而基於坤。一月之光。蘇於朔而基於晦。一日之陽炁。動於子而基於亥。不倉聚則不發散。心炁下交於腎。腎炁受而倉聚之。然後能成變化。

客問迴光返照。曰。人之心。每日只在外面馳逐。自己一個身子。卻不曾照管。今只將照外面這個神收回來。放下外面許多機巧。一意做這道。便是迴光返照。

客問心息相依。曰。心依着事物已久。一旦離境。不能自立。所以用調息工夫。拴繫此心。使心息相依。調字亦不是用意。只是一呼一吸。繫念耳。至心離境。則無人無我。更無息可調。只綿綿若存。久之。自然純熟。客問用意。即是不忘否。曰。心無不存之謂照。欲無不泯之謂忘。當忘之時。其心湛然。未嘗不照。當照之時。纖塵不立。未嘗不忘。或此心紛亂。覺照之力。不勝。不可強制。且去應事。姑緩一步。俟其漸定。稍得和平。自然貼服。不是用意。

客問先天。曰。原來一身之氣。會於丹田。謂之太乙含真炁。即先天一炁也。修煉家行後天工夫。至于胎息。冥冥洋洋。入於混沌。養得這一點太初靈明之體。亦是先天。即無聲無臭。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然非虛極靜篤。不能造故。曰。莫向腎中求造化。須從心裏覓先天。

客問後天。曰。此玄門之漸學也。先天乃純乾。後天則乾之中爻。入坤變為坎。即腎中伏藏父母之真炁。炁中有真一之水。為元精。腎傳肝。肝傳心。心極而為液。液中有正陽之炁。腎中元精上升。能留得心中之

氣住者。蓋精升則化為炁。與心炁打成一片。所以住耳。此之謂交媾。其論甚精。虛極靜篤。自然而然。不可有為也。明乎此。龍虎鉛汞。弦外語。可一切刻去。

客問坐忘。曰。匡廬山中有竹林寺。或曰。阿羅漢所居。昔人至者。或以無心。以有心往。願復不見也。不謂神且奇哉。予嘗病中。久坐靜極。忽一日。見予身在白雲中。唐巾方袍。拄杖。向予而立。一鶴自隨。得大白在。非言想可及也。願嘗靜中以意求之。則了不可復得。豈非匡廬之竹林寺。世人可以無心見。不可以有心求哉。坐忘之學。亦復如是。

客問探取。曰。這二字。着象。後人支離之說。皆由于此。蓋修煉家本無探取。只為這一陽方生。最易散失。身心意念。驚恐搖動。便散了。須寂然不動。為炁之管攝。自然循道上。升降入丹田。有似于探取耳。豈區區意迎目送。以運用之哉。

客問神棲泥丸。有諸。曰。作丹之初。只是凝神。則炁自運于中。沉入腎府。當此之時。覺其炁到。即是照。未嘗用意。但久之。則炁常在下。不能上升。又須忘卻。不要照他。則真火自降。真陰自升。一升一降。無有停已。非守泥丸也。玄門設辟着象。後人執泥流于用意也。類如此。

客問任督二脈。曰。二脈通。則一身百脈皆通。鹿運尾。尾通督脈。龜納鼻。鼻通任脈。故二物皆壽。修煉家以閉兌為功。齒牙相着。以交任督二脈。人三十六牙。齒牙相着。即叩齒三十六也。今人誤以為啄齒可笑。任脈起中極之下。循脊裏。上關元。入腦下。齒齦。與督脈合為陰脈之海。

督脈起下極之齋。循脊裏。上風府。升顛下額。入喉上。上齒齦。與任脈交為陽脈之海。黃庭經曰。皆由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天經乃身之黃道。呼吸往來于此。即任督二脈。二脈俱上行。客問流戊就己。曰。西方金德之正炁。化為六戊。自西入北方生坎水。故坎中有戊土。陰中有陽。即腎中正陽之炁也。東方木德之正炁。化為六己。自東入南方生離火。故離中有己土。陽中有陰。即心中真陰之炁也。此謂真土。北方腎水上升。南方心火下降。水火相交。合而成形。故曰流戊就己。戊己相交。為二土成圭。故曰刀圭。刀者七也。一點落黃庭。如飲刀圭。非真飲也。土德寄旺四時。生長收藏。皆資于土。故曰黃帝之功。即戊己也。金丹以意為土。此刀圭。指人身中言。晦翁詩云。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但恐

遺天理。偷生遠能安。是真飲刀圭也。似又在指丹藥。吾儘飛昇說。見未章晦翁指外丹而言也。客問運炁。曰。天之炁運而不停。故地不墜。人之炁運而不息。故形不朽。乃自然而然。非熊經鳥仲之謂也。人身左足太陽。右足太陰。足底為湧泉。系自湧泉入尾。尾上合二腎。左腎室。右精府。由此上夾脊雙關。貫二十四椎。會于風府。上朝泥丸。由泥丸而下明堂。散灌五官。下重樓玉關。直往絳宮。流入丹田。日夜循環。周流不息。皆是自然。今人不知虛無自然之理。妄行導引存思。反致奇禍。如白蓮道人。系鐵蓮。道人黃瘋。是其驗也。

水火並行。則水升火降。流戊就己。一點落黃庭之說。俱相悖矣。此運炁之所以有差也。客問火候。曰。火本無形。安得有候。心即神也。神即火也。行火有過不及之差。則調而正之。所謂候也。其機

客問後天。曰。此玄門之漸學也。先天乃純乾。後天則乾之中爻。入坤變為坎。即腎中伏藏父母之真炁。炁中有真一之水。為元精。腎傳肝。肝傳心。心極而為液。液中有正陽之炁。腎中元精上升。能留得心中之

在人用意太緊則火燥太緩則水溢全在緩急得中其曰不傳火者不可傳也起火時守虛靜聽其自
然蒸化而為液下降灌既五官不可一空難念

古人以交媾神氣為進火十二時中只一時者言一日之間行住坐臥自然凝神入炁穴便是進火便
是子時所謂冬至不在子自初動處便是子時只假冬至一陽初生之意非謂必待冬至火動而後進
火也

客問溫養曰只要常常守真息使神氣常常交媾若出息微微入息綿綿上至泥丸下至命門周流不已
神氣無一刻之不聚此之謂溫養

客問卯酉刑德曰德主興起屬二月刑主伏殺屬八月二月有刑者升中有降也八月有德者降中有升
也是神氣升降到一半處為危險之關恐人作輟易于意散則升者不升降者不降留滯而成奇疾故
言刑中有德德中有刑欲其防意如城勿令散失也

夫真入妙用在乎抽添念動而散出乎卯門法當抽回使念靜息定或睡魔而昏入乎酉門法當添起
則神息奮迅如此行之久久純熟到念念無念對境相忘息定心亦定神清夢亦清矣

客問陰符言機在目曰天之神發乎日人之神發乎目目之所至心亦至焉故非禮勿視為其擾心也只
調息息定則心火自降調息亦不可用意以目視鼻鼻視神之說則着矣

客問神一出便收回神有定位否曰神者火也火有定位何以當其焰乎水遇之則火金遇之則水水遇
之則乾土遇之則烈人之形骸若遇其焰豈不朽腐所以然者念使之也收神之訣有無不着須大定
靜中方有一陽生也

客問出神曰陽生則心虛空空無絲毫罣礙神當自出不從口出從目出自有異光從耳出耳有異音從
鼻出鼻有異香當是時六脈俱息呼吸並止此游於混沌未判之初須令人守護之不可驚動只待分
陰分陽或一七二七自然來復卻以大定靜守之意不可動久之自然見性如月受日光一
得永得矣然未離體也還須養虛待九年之功已滿忽有一人與我相似立于吾前乃真人也其面向
外是陽神矣而我則陰神未盡再從鼻一吸即收回只待面外方可放行初一步二步三步五步十步
而止恐其遠去認自己聖殼不得送入邪徑前功盡棄矣必從近而遠漸漸認熟則百千萬里曠刻可
至此調神出殼也然陽神雖妙猶未能變化又有煉虛合道之功到此地位無他作用惟大清淨止是
留神在內不令出外如用慧一般要含光藏輝留一刻有一刻之變化愈久愈妙形自化而為炁矣此
謂脫胎神化此謂返本還元

按真人立于吾前吾親見之但面向我耳乃從靜定中得之非誑言也

客問道成之境可得聞歟曰人之一身皆屬陰陰屬消淨另換陽身所謂回陽換骨也時小腹其寒如冰
漸漸傳變其熱如火舊染新污洩之淨盡則陽氣如春穿筋透骨一身骨節皆解勿以為念更有外魔
定心不動須臾自滅只宜大靜定以待之

客問氣歸元海曰人身中都是炁皆從海散去循環不息若不能收回則散而不聚不聚即不能發
散則炁幾乎息矣一呼一吸須令歸于元海乃得周流無窮然須任其自然不可有為有為則滯矣氣
海觀于魚泡可見工夫見煉炁連炁二章若捷法只存想心炁下丹田自入炁海

客問日月代明曰或云日月相交而明生所以象人心虛靈生慧即太陰受日之光一般但月本無光人
心本自光明似猶有間

客問環中之義曰坤復乾乾之問自是停留不住人身亦是炁機發動流行不已便長生吾儒言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觀環中之理自一陰行至六陰何嘗不動周元公說靜極而動動極復靜看來未嘗靜只
是陰生陽陽生陰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自說得妥當如日月相交弦望晦朔循環無端也

初三日日出復在酉照良上月月生明 初八日在甲照丁上月月上弦
十五日日在丙照乙上月月滿 十六日日行健過乙過辰卯上月轉丁上始缺

二十三日月復庚下弦至辛至乾 三十日月喪明至初三日復震

客問三昧真火曰心為君火勝光為相火大腸為民火三火薰蒸神炁乃交君相二火不動惟民火常有
走失之患凡遇張狂奔走之時須任其自然則濁者徐下清者徐升穀炁常存矣佛書亦云三昧三譯
曰正味譯曰定言水火俱正定中生也亦此意

客問山澤通氣曰山澤之氣相通以其虛也惟虛故二炁相成以有成內煉之道亦貴乎心虛心虛則神
凝神凝則炁聚炁聚則蒸雲為雨與山澤相似不虛則滯而不通安能成變化而行鬼神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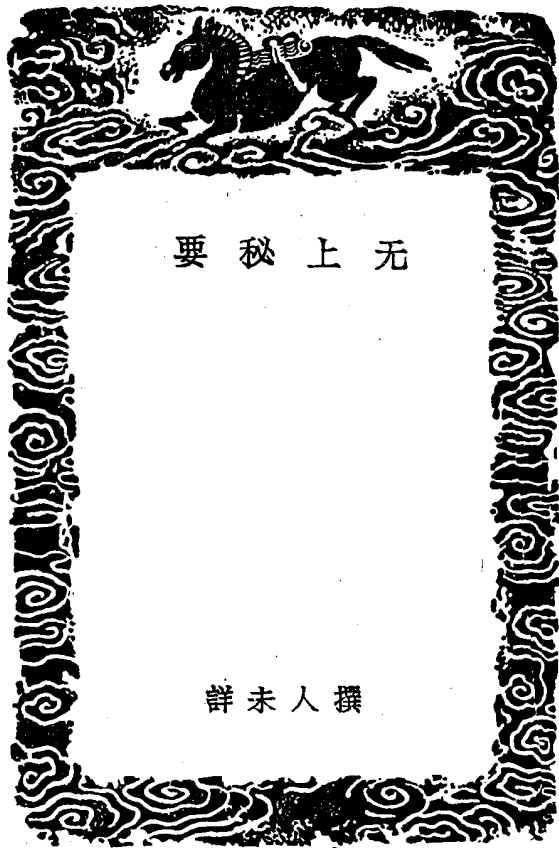
客問以若所論教亦多術矣不有捷徑者乎曰然有三要第一要煉精第二要調息第三要養心精能煉
則基立而息可調息能調則念住而心可養心能養則神清而道可居三要件得萬事畢矣

煉精者寡之寡之又寡以至于無化而為炁充塞于一身之中此非無欲不可得也調息者存之存
之又存以至于微專炁致柔能如嬰兒之無外想此非虛靜不可得也

養心者思之思之又思以通乎神紛華靡麗毫不以動于中此非無欲之至虛靜之篤不可得也

客問二氏宗旨與吾儒同否曰孟子曰狃養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夫修身只是存心養性存其
心養其性以事天則造化在我故又曰盡其心知其性則知天矣知天則天地不息文王之德之純於
稷不已無聲無臭至矣者也長生為足以盡之求長生者以狃養貳其心者也仲尼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夫聞道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非神幸太虛乎即所謂知天也夕死可矣
未嘗死也何必求長生耶故文王之神在天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夫陟降于帝之左右非飛昇而
何此吾儒之飛昇其亦異乎二氏之所謂飛昇也與

知天則神幸太虛即不死矣曰夕死可矣孔子若曰不必更求長生也深哉深哉



要秘上无

詳未人撰

无上秘要

尸解品

司命車脚君曰夫尸解者形之化也本真之鍊蛻也...

華亭陳繼儲訂

飛瓊珩之華而方餐丘葛者高丘子衍門子洪崖先生是也...

无上秘要

无上秘要

夏禹詣鍾山嘆紫極醉金酒服靈寶行九真而猶隱于會稽...

此諸君並已龍奏靈河風鼓雲池而猶尸解託死者正欲斷以死生之情...

夫尸解之道如為少妙既今希有情阻聞者不及一以死鎮其路...

或學尋淺狹情向頽住此自希尚所及正以分得之耳非向所論諸君衍門子輩...

解之方可以傳示弟子應為真人者用之潛遁足以遠凶患施之而遊可以盡子孫之近戀...

以藥塗火炭則他人見形而燒死謂之火解以一丸和水而飲之抱草而臥則他人見已傷死于空室中...

凡魯從任故自得還其故邑也但當改姓名變容貌昔有人作此去入林慮山積十三年而復還家也...

白日去者謂之上尸解也夜半去者謂之下尸解也向曉向暮而去者謂之地下主者...

无上秘要

右出洞真藏景欽形神經

四紀篇曰九真中經或曰飛行羽經有之者白日尸解六紀篇曰靈書紫文或曰五老寶經有之者尸解

右出洞真瓊文帝章經

諸尸解地下主者按四極真科一百四十年乃得補仙官復一千三百年乃得補真官於是始得飛華蓋乘羣龍登太殿遊九宮也

右出洞真太上隱書經

有此經未能動修思真念靈與俗无別者故不失隱存下仙白日尸解

右出洞真太素真經

太極真人遺帶散白粉服一刀圭當暴心痛如刺三日欲飲飲計足一斛氣乃絕死既驗失尸所在但餘衣在耳是爲白日解帶之仙若知藥名者不復心痛但欲足一斛乃絕也既絕已自悟所遺尸者在也臨時自有玉女玉童以青軒輿載共來之欲停者當心痛三日節與飲耳其方亦可合亦可舉家用

右出真述經

太極金華真人以此經文刻于太微天帝紫微宮玄琳玉殿東壁牆上其文曰

五氣異方律光合形有終而死有始而生萬類反本千條歸冥氣適浮烟血奔流清哀哉兆身非真不成何不竭以靈草玄液個以并醴華英會以五光七白靈蔬和以白素飛龍沐浴平且正心向東凝精胸魂上帝五公再拜朝靈鎮固五方長生天地出入流通各安其位生華五藏此文乃上清八會交龍大書非世之學者可得悟了者也太素真人顯別書字受而服之求其釋注於太極帝焉

雲草玄液者黑苜蓿是也一名玄清并醴華英者蜜也五光七白靈蔬者蘆菜也白素飛龍者石英也法當種蘆菜使五月五日不掘拔者唯就鋤蘆護治之耳經涉五年中乃取任藥名爲五光七白靈蔬擇取蘆白精肥者十斤黑苜蓿五斗白蜜凝雪者五斗高山玄巖絕泉石孔之清水三十六斛白石英精白無有礪碎者五枚先好於磨石上礪護使正圓如雀卵之小者好鑿治令如珠狀勿令有礪石之餘迹先清齋一百六十日令齋日訖於九月九日先築土起基高二尺作竈屋屋成作好竈以竈口向西屋亦開西戶也當得新鐵釜安竈上是九月九日申酉之時向竈口跪東向內五石子于釜中于是乃先投一枚于釜中祝曰

青帝公石三素元君太一司命玄母理魂固骨填肝守養肝神肝上生華使肝永全 次又投一枚于釜中祝曰

白帝公石太一所祖元父理精玄母填肺守養肺神使無朽腐肺上生華千萬億歲 次又投一枚于釜中祝曰

赤帝公石帝公同音玄母理血桃康填心守養心神使無灰沈心上生華一成玉林 次又投一枚于釜

中祝曰

黑帝公石太一同算玄母元父理液混凝守養腎神使無壞亂腎上生華常得上願 次又投一枚于釜中祝曰

黃帝公石老君同感太一帝君理魄鎮脾守養脾神使無崩頽脾上生華白日晨飛 投石時皆各閉氣五息然後乃投石都畢起向竈五再拜

又取蘆白五斤好積覆於五石之上畢內蜜灌醴上畢內苴藤五斗灌蜜上畢乃格度苴藤入釜深淺高下處所也然後稍入清水使不滿釜小許止木盞游覆釜上九月十日平旦發火當取直理之木燒燥好薪不用蠶蟲及木皮之不淨薪火煮之纔令覺劣沸而已勿使涌溢大沸當服發視調其下火

當先視膜格處所若煮水煎竭輒當益水所盡三十六斛水而止又水盡之後更加煎令減先膜二寸格籌量以意斟酌視之都畢成也棄之于釜中去下火灰密蓋其釜上五日乃徐取五石平且向五方各再拜畢跪以此膜雜以東流水以次服之飲水及膜取令送石子入口下喉中耳

服之時亦如初投石子于釜中時一二按祝而服之也畢又五再拜畢

若藥煎既成而視無復石者非有他也直五精伏散隱靈化形故自流遞於雲膜之中无所疑也但當日服五合以清酒飲送之神變反質各自鎮養五臟矣自于五臟之內更生成五石也慎不可猛火火猛石精飛去滓濁壞爛雲膜終臭不可服御

又雲膜之味香甘異美強血補精填生五藏守氣凝液長養魂魄真上藥也以好器盛之密蓋其上即日服二合爲始日日以常若膜蜜煎強者亦可先出服石然後加膜更煎之取令凝如割肪也人亦有丸服之者日三十九大都丸不如膜服之佳也趣復任人所便耳便則安于體體便則無不佳常能服此膜者乃佳若先服已盡當更合如前之法用白石英五兩填釜底一兩輒一投祝說如法但不復礪石使圓而重服之耳藥成出此石沈東流水中不皆燥竭之淵若不欲更合此膜者亦無損於前五石也此膜名玄水玉液一名飛龍雲膜一名鍊五石之華符服之十五年身有玉光內外洞徹長生天地役使鬼神三年之後眼可夜書真人云此方愈於鍊八石之鉅金必勝于桂水雲母之玉漿也既服此五石石入喉徑

寶填五藏五藏常生華一藏中輒有一石以守藏孔藏孔之上皆生五色華也若其人或斃死而適太陰權過三官者肉既灰爛血沈脈散者而猶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三元歡息大神內閉

太一錄神司命乘節五老扶華帝君寶質或三十年二十年或十年五年隨意而出當生之時即更收血育肉生津結液復質反胎成形濯質乃勝于昔未死之容也真人鍊身于太陰易貌于三官者此之謂也

太微天帝君詠曰

太陰鍊身形 勝服九轉丹 華容端且嚴 面色合靈光 五石會天真 太一寶神關 上登太極殿 受書爲仙人

而讚真人赤松子曰昔有超成子者學仙之士也初受吾鎮生五藏上經乃按而爲之成子後故欲還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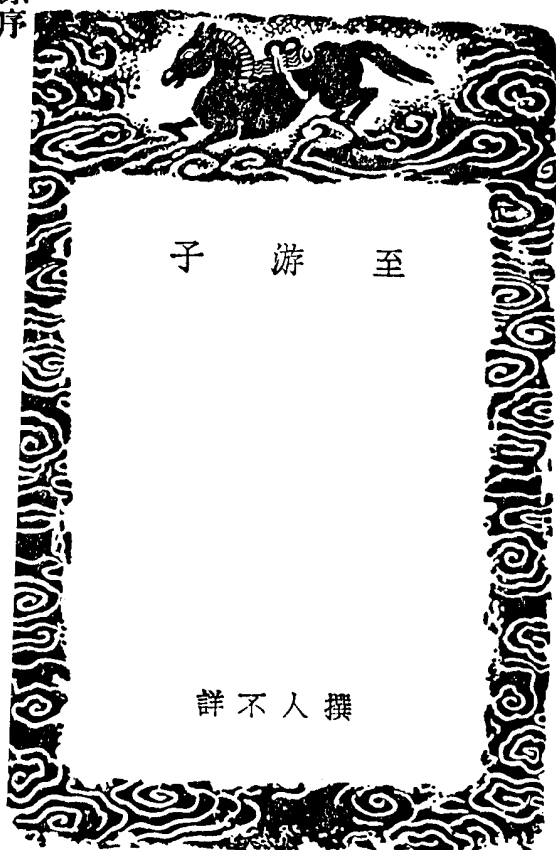
而讚真人赤松子曰昔有超成子者學仙之士也初受吾鎮生五藏上經乃按而爲之成子後故欲還入

太陰求改貌化形。當是時。自故死亡于幽州上谷云丘山中石室之下。即爲死尸白骨也。後五六年。忽有他人經山行者。見此尸在石室中。肉朽骨在。又見腹中五藏自生。又香而不爛如故。以液血纏裹五色之華。疊然于內。紫胞結絡。交纏于外。彼人乃歎曰。昔聞五藏可養。以至不朽者。今見其人矣。此子將有道而不終乎。因手披死尸五藏之內。藏中各見有一白石子在焉。彼人又曰。使汝五藏不朽者。必此五石也。子已失道。可以相與。因探取而仰吞石。石皆以入喉也。彼人別去。十餘年而成子之尸當生。當生之時。彼人先服石子。即日皆飛從口出。如飛蟬之狀。逡遑死尸之藏。因此成子改形而起矣。彼人既見石飛。心震意傷。後日故入此山。尋視死尸所在。彼人既到石室之前。方見成子散髮偃據洞壙。壙谷面有玉光。髮色流澤。於是彼人惶震累息。匍匐於巖岫之間。林竹之側。成子問之曰。子何人哉。爾乃忽見成子。前有五老仙公。披錦帶符。手乘羽節。頭建紫冠。足踏空虛。並切齒而言於成子曰。昔盜吞先生五藏之寶石者。今此癩面人是也。言畢。彼人面上即生惡瘡。又噤而失言。狼狽而歸。比及達家。癩瘡已徧于一門。而同時俱死。族即滅矣。

夫得道之士。而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錄氣。非不欲擯惡人之心性。閉凶愚之耳目也。直欲觀靈驗于八方。示真威以流赫耳。況加含五帝之神石。靈公之精英。欲盜服以延壽。竊以希長生不可冀也。豈可爲哉。南嶽真人故復書而記之。以祛盜溢之凶心乎。

右出洞真太極帝君填生五藏上經。

原序



至游子

撰人不詳

至游子二卷二十五篇。不著名氏。予初未見其書。守銅臺時。有以抄本示予者。每人吏散後。問一披讀。其言養生之理甚詳。蓋網羅羣籍。揭其要領而為之者也。雖所稱引。廣博玄微。不易窺究。然崇正闢邪。標示準的。一篇之中。往往頗露其梗槩焉。世有上器利根。要必有味乎其言也。伊川程子謂為國而至于祈天永命。為學而至于聖人。修身而至于神仙。以為天下三大難事。殆所謂確論。竊性世之學者。器根既淺。又每以苟且嘗試之心。為之。忽于躬行。而急于責效。迨其無得。併所素聞者。且棄之。以為不足信。而又加詆毀。以是求道。即名師日命之。何益矧于紙上之說哉。老子有言。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之。大笑。夫言道而徒使人大笑。亦褻天甚矣。然則諸真垂訓。又安得不微隱其文義。以俟能者。自悟自修也。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嗚呼。盡之矣。予塵緣未斷。日碌碌迷途。中焉可憫。談斯理。因欲傳是書。聊識之。與同好者共相省勉云爾。嘉靖丙寅春正月。江東姚汝循序。

原序

至游子卷上

玄軸篇

不著撰人

心勞神疲。與道背馳。冥心湛然。乃道之幾。至游子曰。天之體。其高明歟。天之性。其玄虛歟。天與我命。而乘以為性矣。必也沖以用之。無巧也。無拙也。無智也。無愚也。湛湛乎。適于自然之場焉。昔者太源洞長。告于方丈先生曰。噫。已入於無為矣。而其性未能湛湛乎。何哉。曰。爾好樂。以習蔽之矣。況怵于斯者耶。夫人離朴為華。物誘於外。五慾六蔽。以疵其潔。無以見於天元。則必濯其垢。而後可也。何以濯之耶。吾心者。法水也。於是澹三昧焉。開六蔽焉。去五垢焉。汰其濁。而見素矣。夫能陪陪而不汗。莫先於卻事物之見。故知遠察微者。聰明之見也。命之曰。伐性之斧。務華矜榮者。聲利之見也。命之曰。陷性之阱。巧言令辭者。利口之見也。命之曰。惑性之藥。奇謀詭策者。深機之見也。命之曰。敗性之冠。是何也。智深者。偽生。識遠者。詐強。夫界我以智者。本為知道者也。賦我以識者。本為識性者也。豈其眩於外哉。康伯子通古今之書。及聞道也。終日如愚。潘洞見子鍾離子。子鍾離子。示以物而不能名。子鍾離子曰。大矣哉。卻見者也。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敷榮吐華。各喪其真。朝生夕隕。物孰免乎。吾當內自省焉。吾亦物也。於是探其本。集其靈。去有歸。無返於真空。返于真空者。必先除其

至游子 卷上

靈焉。夫約以華藻，感以鏗鏘，滋以符籙，襲以芬苾，示以好惡，習以嫉妬，役以金玉，悅以爵祿，媚以語言，誑以機謀，斯十譽也。不能除焉，則違性失道矣。亦松子曰：欲去之者，先澄其源而後可也。下愚者所稟味，焉上智者為邪所蔽而與之同。何以挾節而發晦乎？必捨其暗塞而投於純明之舍焉。太上曰：多知博見，彼以為明，斯乃為暗者也。夫與之性，何為而亡乎？道與之貌，何為而悴乎？七情之熾，於于五內，真元燼矣。夫能使其情俱為煨而熄焉，則冥冥寂寂，真樂至矣。思冥子學而未知道，黠焉泣于瑤池之下，真君謂曰：爾之七情，不為觸而發，則入真慧矣。內心未純，則尚華而亡其純矣。古之至人，以性御性，以形忘形，性吾有也，不以性蔽性而入于昏，形吾有也，不以形喪形而入于華。內而貫朴如槁木焉，故未茂者傷本，枝大者害幹，梵宮虛宇。梵宮八界，虛宇三千。帝之都也，吾身亦有妙庭焉。慧日所燭，玄風所扇，夫何以致之歟？懲忿窒慾，忍有所得，慈無所捨，此其端乎？妙素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非性也，託器以入道者也。嗟夫，駘無涯者，生死之流也，吾能知，夫塵勞之緣，腐真而伐性，吾能絕焉。對松子曰：遠白日，調瑤琴，以戰素月，斯渺于道矣。外思者，道之寇也，紛麗擾乎慮，鏘鏘動乎情，坤牛挽之，河車運之，外奔而入，內馳而出，則性斯喪焉。性也者，水也，風薄之，則亂其清矣。吾視外境，其如芥焉，則含元而登太一矣。精思子曰：綺言者，語之疵也，邪視者，鑒之疵也，淫哇者，聽之疵也，躁動者，正之疵也，狎侮者，謙之疵也，作狂者，念之疵也。今夫馭氣而游于丹鼎者，其孰敢忽此耶？答莫大乎有見特識，以開萬端而求於勝也。故意可以測右賢之情，明可以約聖賢之理，顯有蔽也，莫能開之，有惑也，莫能引之，真徑以為大路也，行旅以為滄溟也，吾以為慧而離于慧，益遠矣，可不務去乎？乘聖絕智，屏其良知，進乎不為之宰者，道之本也。高陵子始未聞道，其書滿家，既聞道，破紙折扇，擊其視，刺其識，道非無也，性非空也，無則沈乎罔象矣，空則委於冥求矣。希聲無聽也，空色無視也，罔象無得也，至虛者有其空，真符者有其有，於是當先固其守焉。夫然後入于正，夫因人而捨，不見法而遷，此有守者也。確然有作，卓然有入，故由有而適于無，從相而至于寂矣。五空八識，不辨乎始終，而入無為者，殆未知無為之為自有歟。立我者必自乎無我者也，摩乎塵味，疵乎物蔽，執乎我者，害道者也，故物我俱忘而為一，一又滅之而入于無之域，豁而達，慧而通，身無相也，心無思也，我性之率，可以致道，執之而物不能奪，守之而外不能盜矣。天與之形物，俱有形，道與之性，物俱有性，流形既遠，出性之庭，孰不有守耶？有守小而失大者，有守外而棄內者，有守彼而喪我者，有守偽而背真者，守有道乎？守其我以大者也，固其內以真者也，若不知守焉，則于正素真者至，其誰能禦之哉？圓淨子曰：白之守玄者，賦，太上謂范子曰：五蘊亡矣，七情滅矣，汝知之乎？范子曰：非鍊磨者乎？曰：鍊無以守，則其外移矣，磨無以守，則其有傾矣，惟其守己而已，顯蒙之子，非性有殊也，惟其味而不自覺歟，既其覺也，神安魄定，入幾微矣。皇甫子曰：覺有五，或因其殃而覺歟，或因其疾而覺歟，或因其難而覺歟，或因其蒙而覺歟，或因其迷而覺歟，衆流既分，其源則散，衆情既出，其性則蔽，是以其源不澄焉，六慾以淫之，三毒以澁之，蔽源者，流也，亂性者，情也，嗜慾者，風波也，紛華逐欲而生，純質從物而死，性之質，潤而不朴矣，性之靈，濟而不明矣，根不舉而蒂不固矣，滂乎一景，獨守其源，衆流昭徹而澄矣，我性之靈，亦與人同焉，所

受之純，全而不測，所葆之粹，和而不較，中有圓者，其性也歟，運而不窮，融而不凝，窮則為礙，礙則為止，夫能明達洞徹者，粹美以挺內，和會以塞外，熙然如春，無方如神，不散其陽，不係於物，斯圓之效歟，故得其性也，靜以止之，而不知其運，虛以極之，而不知其反，其猶獨陰之寂，而不入其真耶？玉惠子曰：六慾生而真靈缺，豈能圓乎？三毒興而神和喪，豈能融乎？圓融須而天關至矣，物之性，未嘗殊也，小大所困，皆同焉，好惡所受，皆均焉，從其大小，由其好惡，則迷其本，遠其宗，棄其源，失其祖矣，自執其性，驚于六塵，舍于三彭，惟扶其味，割其愚，以明為宗，以清為性，識陰陽之所困，而同乎沖虛，天元之性，則廓然之所宗矣，消礙子曰：得一而清，越乎翠華之上，與化同游，與性同契者，適乎至真之祖者也，亦松子曰：三明宅于中，六鑿鑄其外，吾不登乎異岐矣，巫破之子，以譽為宗，而獲鬼隨焉，西波之子，以因求其祖，而得聖報焉，所見不可不慎乎，無法之中，有範焉，有圍焉，空以道範之，虛以化圍之，空非彼所謂之空也，虛非彼所謂之虛也，不空其思，不思其空，斯可謂達也已矣，夫以管挈水者，猶求諸空者歟，吾知所以神補之，斯復其真性矣，誠以無為無，則何以語道之大乎，真修者，緣類而應也，無所入，無所捨，而靈心見于外，於是真沖挺秀，奧理特達，天純不毀，入于慧焉，鍾離子曰：其識通明，其名曰慧，其靈盈固，其名曰圓，得寂者，亡乎寂者也，其善忘也，歟，至幽至虛，可登乎亡矣，其心如滯礙焉，物不能招矣，則入冥不窮，入恍不惚，寥寥乎有見，默默乎有聞，不見為見，不聞為聞，然後有見聞之實，不晦于蓋，管入乎冥冥，守乎寥寥，入寂之中，而得寂之應者也，九變之上，不可名也，四游之前，不可形也，能復于斯，其惟無而已，以有為有，其失也實，以無為無，其失也虛，無之有者，真有也，無之無者，真無也，淵靜之淵，淵而又淵，潤之玄，玄而又玄，益其粗也，夫見乎無無者，斯至乎道矣，其太素之始，鍾離子曰：無中以求無，孰知之耶？天粹而雜者，有以駁之矣，靈源而濁者，有以撓之矣，惟曠兮若谷，應受不留，滄兮若海，源委不已，無詭于道，無戕其性，浩乎守其真，寂乎襲其氣，精神會通，成于不化矣，何以知其然也，實者虛之應也，虛者實之乘也，相為之用，則各歸于初，莫測其變焉，夫玄覽者，可以滌吾之性，思而不空，則殆。殆于多知也。空而不思，則罔。罔于無守也。其不亦達乎？性命者，歟，是道也，道之全，性之極也。

五化篇

萬物芸芸，其變不窮，能以道化，虛明則通。譚子曰：至道有五化焉，孰為道化乎？夫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此道之要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此道之用也，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藏之為元，精用之為萬靈，舍之為太乙，放之為太清，老楓化為羽人，朽麥化為蝴蝶，自無情之有情也，賢女化為壁石，山蚯化為百合，自有情之無情也，射似虎者見虎，不見其石，斬蛟蛟者見蛟，不見其水，是知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空中之塵，若飛雲，而未嘗見也，穴中之蟻，若牛鬪，而未嘗聞也，況非見聞者乎，太虛者一虛也，太神者一神也，太氣者一氣也，太形者一形也，命之則一，根之則一，守之不得，舍之不失。

是謂正一者也。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為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為國所化。化天下者不知為天下所化。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化童，童化少，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復化為虛，虛復化為神，神復化為氣，氣復化為物，物化為靈，靈化為神，神復化為靈，靈復化為神。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也，其異者形也。形不靈而氣靈，靈不靈而聲靈，聲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冰泮返情散，散則能知其死，死可以游大土之京矣。孰為術化乎？雲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母也，氣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何有不至乎？游穢者必召五方之氣，伏虺者必役五方之精，召之於外，守之於內，無所不可也。轉萬斛之舟者，由一尋之木，發千鈞之弩者，由一寸之機，一日可以觀天地，一人可以君兆民。太虛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家，得天地之綱，知陰陽之房，見精神之藏，則數可以奪矣，命可以治矣，天地可以返覆矣，至淫者化為女，在暴者化為虎，樂者其形和也，喜者其形逸也，怒者其形剛也，憂者其形蹙也，斯亦變化之道也。蟾蜍之蟲，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濕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形，陰陽相搏，則芝菌不根而生也，燥濕相育，則蟾蜍不母而生也。人體陰陽而根之，效燥濕而母之，無不濟者，何也？君子體物而知身，體身而知道也。潤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大人晝運靈旗，夜錄神芝，覺思所不思，可以多御風而不寒，夏御火而不熱矣。孰為德化乎？天下賢愚，營營然如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醜，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故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寵，非忠也，或始於不戒，或始於不喜，多感必多怨，多喜必多怒，抑人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貨其死者樂其死，貨其輸者樂其輸，孰為仁化乎？海魚有吐墨上庇其身而游者，人因墨而得之，智者多屈辯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君子能罪已，斯能罪人，不報怨，斯能報人，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德，蠅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墓，與衆隨之一粒之食，與衆畜之一蟲之肉，與衆唾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太古之道也，孰為食化乎？一日不食則體，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急者食也，為巫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主之，蓋有所享也，虎狼不過嗜肉，蛟龍不過嗜血，人則無所不嗜，所以不足則鬪矣，夫水將通而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貴其緩也，虎將噬而投於谷，知必不免，或觀其生也，孰為儉化乎？水火者常用之物，用之不得其道，以致于敗家，蓋失於不節也，飲饌者常食之物，食之不得其道，以至于亡身，蓋失於不節也，欲救之術，莫過乎儉，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養富，儉於公，可以養貴，儉於門閭，可以無盜賊，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饋贈，可以養壽命，儉於心，則可以生死，是謂萬物之化柄也，吝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吝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吝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過，吝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吝者多憂，儉者多喜，吝者好動，儉者好靜，吝者好難，儉者好易，吝者好繁，儉者好簡，吝者好逸，儉者好恬淡，有畢生用一器而無缺者，有十年而一裘不弊者，斯人可以即清靜之道矣。

坐忘篇上

寶書之笈，三編具存，吾得其真，澄神爽真。心者一身之主，神之帥也，靜而生慧，動則生昏矣。學道之初，在於收心，離境入于虛無，則合於道焉。若夫執心住空，亦非所謂無所也，住於有所，則心勞而氣廢，疾以之生矣。夫聞毀譽善惡，以其心受受則心滿，滿則道無所居矣。有聞如不聞焉，有見如不見焉，毀譽善惡，不入于心，其名曰虛。心虛則安，心安則道自來矣。心者譬夫目焉，纖毫入目，則未有能安者也。牛馬家畜，也縱之不收，則悍戾難馴，野鳥也，一為繫絆，則自然調熟，吾之心亦猶是然。法之妙用，在乎能行，不在乎能言。夫能在物不染，處事不亂，斯大道之妙乎。世或以道為難進，是不知只錦始於素絲，沖天之鶴，資于微食，蔽日之霖，起于毫末者也。事非常則傷于智力，務過分則弊于形神，今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人猶笑之，況棄道德，忽性命，而從不，要以自伐乎。夫擒亂吾身者，則冠盜也，吾能禦之正心，則勇士也，因智觀察，則利兵也，外累悉除，則戰勝也，湛然常樂，則榮祿也，吾不為此觀，是猶遇敵棄甲而逃，反受其咎矣。是以定者致道之初基，習靜之成，功持安之畢事也。莊子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何謂也？宇者心也，天光者慧也，虛靜至極，則道居而慧生也。慧者本吾之性也，由貪愛濁亂散迷而不知，吾能淡雪，則復歸于純靜矣。神性虛融，體大應變，形與道同，則無生死，隱則形同於神，顯則神同於氣，所以蹈水火而無害，對日月而無影，存亡在己，出入無間矣。然虛無之道，有淺深焉，深則兼被于形，淺則惟及其心，被形者神也，及心者慧也，慧覺者身不免於謝，何也？慧者心照也，多用則其體勞矣，初得其慧，則悅而多辨，辨神氣滿而為尸解者也，故大人者含光藏輝，凝神歸實，神與道合，身心與道同，於是六根洞達焉，身也無時而不存，心也無法而不通，故曰：山之有玉，則草木不凋矣，人之懷道，則形體永固矣。於是其妙也，有坐忘之樞焉。修道成真者，必先去乎邪僻之行，外事不于于心，端坐內觀，念起則滅之，雖然，惟滅動心，不滅照心，惟凝虛心，不凝有心，欲行此者，當受三戒：一曰簡緣，二曰無欲，三曰靜心。簡緣者擇要去煩也，經曰：少則得多，則惑矣，無欲者，斷貪求也，經曰：常無欲，則能觀其妙矣，定心者，止息游浪也，經曰：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其斯之謂歟。故虛心無欲，非求于道，而道自歸之，其要在乎涉事處喧，皆作意以安之，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惟一，束心太急，則為病，為狂，心若不動，復須任之，使寬急得其所，常自調適，制而勿著，放而不動，是為真定者也。既如是，亦不可恃其定也，而求多事，求就喧，當使如水鏡之鑒物，隨物現形，而後可也，定中求慧，則傷於定，定則無慧矣，定非求慧，而慧自生者也，得道者於是，心有五時，身有七候，是為淺深之彼焉。五時何也？其動多，其靜少者，一也，動靜各半焉者，二也，其靜多，其動少者，三也，無事則靜，觸則動者，四也，與道冥合，觸亦不動者，五也，七候何也？舉動順時，容色和者，一也，宿疾盡除，身心輕爽者，二也，冥補天傷，延年復命者，三也，延數萬歲，名為僊人者，四也，鍊形為氣，名為真人者，五也，鍊氣成神，名為神人者，六也，鍊神合道，名為至人者，七也。

坐忘篇中

天隱子曰：人之生也，稟乎靈氣，精明悟通，學無凝滯，則謂之神焉。宅神于內，遠照于外，則謂之僊焉。靈氣

者其不可為世俗所論折而後可也。曰喜曰怒曰憂曰愛曰欲曰惡七者情之邪也。曰風曰寒曰暑曰濕曰燥曰飽曰勞曰逸八者氣之邪也。去邪則近于德矣。簡易者天地之道也。天者在吾首之上。地者在吾足之下。吾則見之。故曰簡易者神德之德也。夫學道者言涉高說而執迷無所歸。本非吾學也。故學氣者反為氣所病者有矣。學德者反為德所迷者有矣。然學道者亦須漸而進之。蓋有五門焉。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齋戒者何也。潔身虛心者也。齋者潔淨也。戒者節約也。饑即食。食勿飽。所謂調中者也。物未成者勿食。腐敗則氣者勿食。五味太多者勿食。勿久坐。勿久立。勿久勞。勿久逸。左右手常摩至于溫熱。髮其皮膚。以去冷氣。所謂暢外者也。於是形堅則氣至矣。安處者何也。南向而坐。東首而寢。居之屋。必得陰陽適中焉。高則陽盛而明多。明多則傷于魄。魄陰也。卑則陰盛而闇多。闇多則傷于魂。魂陽也。有所傷。則疾斯生焉。又況夫天地之氣乎。有充陽之切肌。有淫陰之侵體。可不慎哉。故吾之室。四旁皆懸戶焉。風起則闔之。風息則開之。前必箔後必屏。太明則垂箔。以其內映焉。太闇則卷箔。以通其外。曝焉內以安吾心。外以安吾目。心目安則身安矣。然則彼縱情多慮。其不能安其內外也。可知矣。存想者何也。存者存我之神也。想者想我之身也。夫何以能然乎。閉目則自見其目。收心則自見其心。心曰皆不離于身。不傷于神。此其漸也。凡人終日而視他人。則心亦外走矣。終日而接他事。則目亦外瞻矣。營營浮光。未嘗復照。安得不疾且天耶。故師曰。靜曰復命。復命成性。是為微妙之門也。坐忘者何也。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也。行道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不行者。心不動也。不見者。形俱泯也。或者曰。心不動有道乎。天隱子曰。對者曰形。形有道乎。天隱子曰。腹而不視。或者曰。道在我矣。神解者何也。齋戒者信解也。無信心。則不能解矣。安處者定解也。無定心。則不能解矣。存想者開解也。無開心。則不能解矣。坐忘者慧解也。無慧心。則不能解矣。四者通乎神。斯為神解者焉。神者。兼三才則謂之易。齊萬物則謂之道。本一性則謂之真。天隱子曰。生于易中。死于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物乎。邪。山一性。真由一性乎。吾皆以神解之。在人。在地。在水。在火。皆為德矣。變而通之。是曰神德。正一先生讀其書。悟曰。吾則異於是。吾之簡易者。無為而無不為也。吾之漸者。守性正命。日增一日。漸之道也。齋戒之類。兼修之可也。

坐忘篇下

至游子曰。吾得坐忘之論三焉。莫善乎正一先生。子馬曰。吾近見道士趙堅。造坐忘論七篇。其事廣。其文繁。其意簡。其詞辨。讀之者。思其章句。記其次序。可謂坐忘。非吾所謂坐忘也。吾聞之先師曰。坐忘者。長生之基也。故招真以鍊形。形清則合于氣。合道以鍊氣。氣清則合于神。體與道冥。斯謂之得道者矣。夫真者。道之元也。故澄神以契真。莊子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字者。心也。天光者。慧照也。先定其心。則慧照內發。照見萬境。虛忘而融心于寂寥。是之謂坐忘焉。老子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無身者。非無此身也。體合大道。不徇乎榮貴。不求乎進退。恬然無欲。忘此有待之身者也。夫長生者。神與形俱全者也。是以乾坤者。易之德也。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矣。形器者。性之府也。形器敗則性無所存矣。養神不養形。猶毀宅而露居者。

歎。或曰。人之壽終。心誠苟正。則神超于真境。正一先生曰。非至正之言也。夫高識之賢。自謂彼我忘矣。是非泯矣。然見不善則覷。見善則笑。猶為善惡所惑。況其終也。皆老及焉。吾未見不為眾邪所誘者也。故有識化無識者。泰女之化石是也。有人識化無識者。黃氏之化龍是也。由是觀之。心識者。為陰陽所陶鑄。安能自定哉。所以貴乎形神俱全者。蓋以此也。今有知榮貴為虛妄。了死生為一貫。至其臨終。則求醫祈鬼何也。未知乎坐忘者也。忘者忘萬境也。先之以了諸妄矣。以定其心。定心之上。豁然無礙。定心之下。空然無基。觸之不動。慧心生矣。猶未免於陰陽之陶鑄也。必藉夫金丹以羽化。入于無形。出乎化機之表。然後陰陽為我所制矣。

集要篇

古先至人。立言如林。以道博觀。則鉤其深。

晁文元公曰。吾觀夫浮世。其乃生老病死之鄉歟。髮悲苦惱之窟歟。惟定明者。內覺其身心空。外覺其萬物空。於是諸相既破。無可執。無可爭。諸有者。夢幻也。夢中而人狎之。且曰。夢中搏。必無傷也。豈非在夢知夢乎。吾嘗坐玉堂。見楚人汲水。吾觀空純。日無全人。觀汲水者。惟一塊之空。自西而東。豈非在幻知幻乎。故曰。本無一物。隨所視而起。異端焉。學道者。必先止念。念起則知之。如川之泄。篋土塞之。襄陵之勢。可絕矣。如火之熱。杯水沃之。燎原之勢。可滅矣。故不戔念起。惟覺覺之速也。覺速則迷。此其妙用者歟。吾嘗謂心思相。息調心淨。念起即覺。覺之即無。此最道之權輿也。裴休曰。天地水火風假合而聚散。非我身也。緣慮客塵虛妄。乍起乍滅。非我心也。我有真身。圓滿空寂是也。我有真心。廣大靈和是也。萬漏起而復破。然水之性未嘗不存也。千燈明而又滅。然火之性未嘗不在也。世亦知夫三象者乎。氣動而清者。天之象也。心靜而寧者。地之象也。智圓而明者。日月之象也。三者和會。則自然見吾神靈之妙用矣。三象既明。而六審不可不知也。試嘗自審曰。妄念息乎。外緣簡乎。觸諸境不動乎。黑白無差別乎。夢想不顛倒乎。方寸怡愉乎。於是可以測入道之淺深矣。吾嘗自警曰。了知起滅。決定死生。根不復隨緣轉。是名不動尊。夫未能無念。即用觀空。未能頓空。即用對治三策。次第而用之。莊子坐忘。達摩壁觀。始學者不能知也。而乃入于放曠。豈其旨哉。吾嘗端坐。念實相而見魔王。跣足之像。且怖矣。況入道者。端坐不傾動者乎。

碎金篇

漆園之玄。竺乾之空。均乎正心。與儒同功。

晁文元公曰。教豈有異哉。吾嘗貫三道為一焉。夫儒家者。以正心為要切。勿求其功。而功自成矣。竺乾氏以復性為要切。勿求其證。而證自知矣。吾始讀南華之書。因齊物之理。而得一法。目之曰。道遠大同觀。而無一事可爭。後讀西方之書。因無我之理。又得一法。目之曰。平等大空觀。而無一物可齊。由是知其深淺矣。施打吾既開道。而著三住銘曰。心常御。氣。氣與神合。竺乾氏為國覺之說曰。心息相。樂。儒家者流曰。顏氏子。箴。陋巷。不改其樂。道家者流曰。莊氏子。柄。運一丘。天下不易其樂。竺乾氏曰。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三者自外及內。由淺至深者也。幼童諸病。吾以理攻之可也。已往吾勿追思。未來吾勿迎想。或曰。修行何

以驗乎曰。蓋白黑二棋。一念善。投白者。一念惡。投黑者。至夜較之。即知增減。文元公曰。迂矣。吾則於晝夜四威儀中。不計情境。惟量其力。常習靜念而已。受辱而畏其勢。忍之者不可謂之忍也。無可畏之勢而能忍之者。斯真忍也。易曰。損曰德。忿怒。吾用之以為戒。易之繫辭曰。寂然不動。吾用之以為定。精義入神。以致用。吾用之以為慧。或問。閒居何樂乎。曰。調暢太和之氣。適悅天真之味。研覃微密之言。依游上妙之道。蒙莊高情。師友造化。坐乾妙旨。操鍊神明。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即時而避。勿恃格獸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即時而止。勿縱染指之欲。外護其身。如惜干霄茂樹。勿縱一斧之刀。傷焉。內護其行。如惜渡海浮囊。勿容一針之鋒。破焉。心靜則清。清而後明。明則照物。物無遁形矣。至人觀之。得為心印者也。唐人有養鸚鵡者。能誦經。常不言不動。或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焉。故知得道者。皆自燕寂中入者也。文元公曰。吾既老也。彌覺聰警。耳有自然之音。如樂中簧。隱隱如雷。初動。浩浩如潮。將至。吾謂之三妙音焉。一曰幽泉漱玉。二曰金聲搖空。三曰秋蟬曳緒。

容成篇

孰為陰丹。詆其姤。闢其內荒。其路豁如。

至游子曰。吾嘗得崔公入藥鏡之書。言御女之戰。客主恍惚。則同識不同意。同邪不同精。同交不同體。同體不同交。是為對境不動者也。夫能內外神交而體不動。得性之道也。動則神去性衰矣。不染不著。則留其元物。使氣定神住。和合成形。入于中宮。殿去其陰。而存其陽焉。紅雪者。血海之真物。本所以成人者也。在于子宮。其為陽氣。出則為血。若龜入時。俟其運出。而情動。則龜轉其頸。閉氣飲之。而用搖引焉。氣定神合。則氣入于關。以轆轤河車。挽之。升于崑崙。朝于金闕。入于丹田。而復成丹矣。至游子聞而大吐曰。崔公果為是言哉。吾聞之。古先至人。未嘗有也。昔張道陵黃赤之道。混氣之法。蓋為施化種子之一術耳。非真人之事也。然及陵之變。舉則亦不復為此矣。清靈真人曰。吾見行此而死者也。未見其生者也。夫存心色觀。而行上道。是所謂抱玉赴火。金棺葬犬者也。紫微夫人曰。為黃書赤界者。適足鳴三官之鼓。致考罰爾。真人之偶景者。在于二景而已。非為夫婦之迹也。夫黃赤存于中。其可以見真人。靈人乎。魏伯陽曰。割肉以內于腹。不可以成胎。則外物不可以為丹也。明矣。是知學道以清淨為宗。內觀為本者也。於是深根固蒂。使純氣堅守。神不外馳。至於坎離交際。而大藥可成矣。善乎莊子之論曰。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未聞有以御女而獲仙者也。惟東漢冷壽光自言。行是法。幾百四五十歲。鬚髮盡白。而肌理壯盛。然卒不免於死也。世所謂善御女而得其效者。宜無驗焉。壽光且死。則是道也。惡足以語長生久視之理也哉。彼方士以探戰之方。以惑學士大夫。權其言之不足取信也。則竊古先至人以名其書。故稱西華二十有四篇。則曰。鍾離雲房所作也。西江月十有八篇。則曰。張平叔所作也。指女子為假月。以童男女為真鉛。取穢濁為刀圭。肆情極欲。一旦溘然而逝。其名曰。桶底脫。至游子曰。崔公之道。昔呂洞賓得之。以為心地。益明。則崔公不宜為此。而不醇者也。其亦方士所託。而行者歟。或問曰。無漏果位者。當豐其源。而蓄其出。故蓮花生于淤泥。何謂也。至游子曰。道家者。流有八漏。竺乾之法。

有諸有漏。豈爾所謂漏者乎。司馬子微曰。志之漏也。形趨于后土。念之漏也。神趨于鬼鄉。吾所謂無漏者。無此漏也。豐入。寄出。發氣。則然矣。遂磨之胎息是也。淤泥之遠。易壞者也。未若松柏產于岡陵。而不彫者也。吾亦有蓮焉。蓋發于烈火之中矣。或者聞其說而疑。以問至游子曰。容成子。務成子。天老。太一。與夫堯。舜。成湯。盤庚。各有陰導之書。黃帝。三王。復有養陽之方。漢氏秘于廣內之藏。著于神仙之錄。則其由來尚矣。子惡得以為無哉。至游子曰。吾非謂之無也。蓋所謂非僞者之務耳。聞之劉向。班固之徒。曰。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焉。樂而有節。則和而壽考。迷而非節。則生疾而殞命。由是觀之。信乎非僞者之務也。

陰符篇

黃帝之經。藏于神嵩。李筌得之。發世之蒙。

李筌得黃帝陰符之經于神嵩之山。而未知其止也。其後遇羅山姥而問焉。姥曰。道有太易。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玄元杳冥。妙于無名者也。太初者。胞胎混沌者也。太始者。洞虛無礙。或感而彰者也。太素者。內含真一之精。為萬物樞。清陽為天。濁陰為地者也。附為魂。陰為魄。魂者。欲人之生。魄者。欲人之死。故聖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含真抱一。以歸于太陽。養陽之理。以消陰之魄。神僞之道。其盡于斯矣。天以一之數。生水而潤下。其居北方。於時為冬。於藏為腎。是為玄武焉。此坎之卦也。地以二之數。生火而炎上。其居南方。於時為夏。於藏為心。是為朱雀焉。此離之卦也。天以三之數。生木而曲直。其居東方。於時為春。於藏為肝。是為青龍焉。此震之卦也。地以四之數。生金而從革。其居西方。於時為秋。於藏為肺。是為白虎焉。此兌之卦也。天以五之數。生土而為稼穡。其居中央。為萬物母。於藏為脾。故道生一。一為天。五行者。從一而生。真一之氣。化生五行。是以五穀五味。滋養于人人。因五行而生。因五行而死。故五行者。五賊也。聖人奪取五行之精氣。還元反本。復歸于真。一此老子所謂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者也。夫性者。陽之精明也。精明之氣。結而為人。休氣為鬼。靈氣為神。真氣為蟲。雜氣為禽獸。好氣為精邪。人稟乎精明。則能見其機。見其機。則能立天之道矣。自五月夏至。始用事之卦也。十月而為純坤。陰盛則消陽矣。自十一月冬至。復用事之卦也。四月而為純乾。陽盛則消陰矣。是以龍蛇者。秋冬而潛。春夏而起。陸焉。人以真陽去其陰。麗則百神和悅。血脈流通。五臟生津。長年久視矣。此廣成子所以積火以焚五毒。五毒者。五賊也。天生于坎者也。地生于離者也。坎者。水也。月也。未也。離者。火也。日也。鉛也。聖人使坎離互用。日月相交。鉛汞相持。龍虎相反。然後能斬尸滅鬼。降精攝邪。以存正氣焉。故太白真人曰。五行不順行者。龍從虎出。虎從水生也。此天地之互用。陰陽之反覆者也。土者。四象之本。萬變之基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者。天也。三者。人也。神仙之要。在乎抱一守中。故至道始于一。一而終于五。五者。成數也。經曰。三五與一。萬事畢矣。此何道也。鉛汞得土。而成還丹者也。煉羅子曰。全一有三。外應仍滿于初九。此至道也。陽太盛則溢。溢則生熱。熱者其脈實。陰太盛則凝。凝則生寒。寒者其脈虛。虛實之脈。寒熱之患。皆能致死者也。陽者。汞也。其性飛者也。陰者。鉛也。其性伏者也。聖人伏陽汞。以鍊其魄。飛陰鉛。以拘

其魂陽不得而陰不得而盛。於是客邪消而尸魄喪矣。蓋有毫髮之陽未盡者，不能死矣。有毫髮之陰未消者，不能仙矣。夫耳就淫聲，目好美色，口嗜滋味，則五臟搖動而不定，血氣流蕩而不安，精神飛馳而不守。於是正氣散而淫邪之氣乘之，以生疾矣。是以人之三要者，曰耳，曰目，曰口。故耳目口之神，應歸也。口者，氣液之門戶也。若夫六識皆空，湛然虛寂，遺形忘物，懸照通神者，至靜也。吐納以鍊五臟，導引以開百關，持節寶章以怡神，吸引二景以集明，鍊金精以固形，鑿玉英以保身者，至動也。太上曰：靜者性也，動者氣也。動靜如一，內外和順，非至人安能至於斯哉。夫榮名富貴者，學道之塵垢也。爭競忿躁者，修真之荆棘也。旨酒珍饈者，伐性之戈矛也。淫聲美色者，破骨之斧鑿也。故修真鍊氣，抱元守一者，謂之聖人。鍊形成氣者，謂之真人。鍊氣成神者，謂之神人。鍊神成真者，謂之至人。天地者，盜萬物，使有衰朽者也。萬物盜人，使有老死者也。人盜萬物，使不常存而有用者也。故不善盜者，盜其形，不盜其精，反為萬物所盜焉。善盜者，盜其精，所以能盜萬物而長生矣。吾食其時，非嗜其酒肴也。蓋盜萬物之精氣也。何也。形以食味，神以食氣。若以時而食其形，動其機，以盜其精，則百體順理矣。吾之身有精光之神，形影之神，毛孔之神，各萬有二千五百六十三元九宮，亦皆有萬神。惟吾不見其神，則不知其能下禍福焉。故不務敬畏，至于狼藉兇虐，貪淫陰險，是曰賊其神矣。妄言綺語，以為人不知不見，是曰昧其神矣。吾之神上通于天，賊其神者，犯於天者也。昧其神者，欺於天者也。犯天欺天，所以取天折者，賊如是者，陰邪日勝，神氣日衰，尸魂日恣矣。夫能守中抱一，以陽鍊陰，則尸亡魂喪，而神明王矣。神明既王，則策鞭八晨，飛輿五劫，升九玄，斬玉關，可與天地等年矣。老君曰：氣中有氣，是我之神也。神中有神，是自然之道也。天以一陽降于九泉而生復，此十有一月陽之始也。二陽降而生臨，三陽降而生泰，四陽降而生大壯，五陽降而生夬，六陽降而生乾。五月夏至，陽極而生陰，故一陰升而生姤，二陰升而生遯，三陰升而生否，四陰升而生觀，五陰升而生剝。六陰升而生坤。陰陽消息升降，斯道之樞也。故聖人收採天地之氣，而成二體，曰鉛，曰汞。鉛也，汞也，其重各八兩，而合于三百八十有四銖之數，以應乎卦爻而定大小之法焉。上揆卦氣，下推刻漏，以均乎火之候，而奪乎三千八百十年之功。於是脫其凡胎矣。至于三千二百四十年而聖胎成矣。於是與造化相符，陰陽同運，聖功生焉。神明出焉。神者，目無所見，故神專在于耳。耳者，耳無所聞，故神專在于目。神專則事無不精矣。利能動人者也。絕利之源，則神有所專，可以制精攝邪。亡尸滅魄，有千倍之功焉。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之謂歟。夫九還七返者何也。自子而至于申，自寅而至于戌者何也。斯皆一陰一陽一升一降，一沈一伏，晝夜居之而不失者也。水火火卦氣已盡，則還丹成矣。於是制精攝邪，亡尸滅魄，有萬倍之功焉。魏伯陽曰：屯用申子，震用寅戌，六十四卦，各自有日，斯三反晝夜之理也。心者，萬神之主也。曰者，萬神之戶也。人之神入則藏于心，氏則見于目。故心安則神安，目動則神動，神動則生，生死之機，其在斯二者矣。夫能使其神出入于戶，歸以自照，居息于宅，舍以自安焉。此則生之機也。塞戶歸而不明焉，廢宅舍而不居焉，此則死之機也。魏伯陽曰：五行相受以生，故火性燦金，金伐木榮，三五與天地之至精也。何也。陰陽相勝五行相制，所以克伐衰謝，然反本歸根，則萬物乃因此而生矣。陰陽激而

為風雷風雷作，則萬物動而滋生矣。夫煉陰陽之氣，如風之行，如雷之鳴，流通其百脈，淘去其積滯之五毒，於是五臟生津，百骸調暢，真一存乎其中矣。夫不恥貧賤，不貪富貴，不嗜聲色，不耽名利，不懼患難，不作黜辱，外無所求，內無所惑，惟見于空空，無所空，湛然常寂，然後盡無想也。夜無夢也。於是棲神于至樂，則天真之性有餘，潮亂之情不作矣。趨進于至靜，則貪求不生，而心無所往矣。飛鳥制其身游于空虛者，憑其氣也。況夫修鍊其形而成至陽，其能入金石而不爛，行日月而無影，固其理也。世之人須飲食以養其形，不知絕飲食而形乃固焉。須尸魄以養其神，不知去尸魄而神乃全焉。須陽與陰并，相濟以生，不知陰盡陽純，則長生焉。

西升篇

玄言之宗，惟力默子，懷道而西，以誨尹喜。

老子將入于西域，尹喜遇於關而問道焉。老子曰：虛無恍惚者，道之根也。生我於虛，置我於無，故生我者神也。死我者心也。是故身者，神以為車，為舍，為主者也。其身安靜，其神居之，其身躁動，其神去之。是以外其身，存其神，則精留矣。道得一合，則與道通矣。善人者，不與萬物爭，謙虛而無欲者也。故欲者，凶害之根也。無者，天地之元也。聖人去欲入無，所以輔其身者也。故吾視欲無所見，聽欲無所聞，言欲無所道，食欲無所味，寂哉澹泊，於是清靜無為，氣自反于未生者焉。吾見哀人者，不如哀其身，哀其身者，不如愛其神。愛其神者，不如舍其神，舍其神者，不如守其身。守其身者，斯常存矣。神者，生形者也。形者，成神者也。故形不得其神，斯不能自生矣。神不得其形，斯不能自成矣。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和，成斯可矣。天下之上者，可謂能養其母者也。夫能愛其母者，其身斯長久矣。身之虛者，萬物至焉。心之無者，和氣歸焉。故善養身者，藏身於身而不出，藏人於人而不見，何也。常以虛為身，以無為心，是之謂無身之身，無心之心焉。於是守神至通，是謂道同我，命在我而已。不屬乎天地者也。我不視不聽，不知，則神不出身，與道同久矣。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其根本者也。天下莫柔弱於氣，氣莫柔弱於道。道之所以柔弱者，包養天地，貫穿萬物者也。夫柔能生剛，弱能生強，天下莫知其根本所從生者焉。有以無為母，無以虛為母，虛以道為母。此道之根本也。何以謂道入曰：神雖在身，令神莫在其身者也。盛生於衰者也，陰生於陽者也。故有無之相生，虛實之相成，於是無歸於無矣。人在道之中者也。魚在水之中者也。道去則人死矣。水涸則魚斯終矣。故聖人反歸於未生，其形隱，其神留，天下歸焉。無為無事，國寶民富，保道之常，是謂玄同。夫人得神而生，不知神之所在，惟聖人藏神於內，而魄不出矣。守其母則其子全，而民盛矣。治身之道，通玄元之混氣，思決守其身者也。天非欲於清，清自歸之，地非欲於濁，濁自歸之，濕非欲於水，水自歸之，燥非欲於火，火自歸之，虛空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由此觀之，物性孰不自然也哉。老子言其道既竟，復以告尹子曰：語汝至道之要，靜心守一，則衆垢除，萬事畢矣。

內德篇

三業七情，既澄其源，五神守藏，三一永存。

太上曰：靜三業，口目澄七情，則五神各守其藏。三一長存矣。三者身之元神，離之數三也。一者身之真精，坎之數一也。身之中，蓋有三萬六千神，二千形影，萬二千精光，五臟六腑，一十四神，左三魂，右七魄，宜常念念，勿使離于身。日為功曹，陽氣也。月為主簿，陰血也。雷公使者，在于左右。三魂也。風伯雨師，在于前後。七魄也。六甲，六陽神也。直符六陰神也。於是周遍于身焉。青龍扶左，白虎扶右，朱雀導前，元武從後。身之四象也。北斗，覆首精光之神也。天皇指足，真氣之神也。騰蛇在手，膽之神也。吾居丹房之中，抱守一之法。太一者，下元之宮，真元神也。是吾之偶焉。左三右七，庚兌也。戴九履一，離坎也。二四為肩，坤巽也。六八為足，乾艮也。五居中宮，土也。是為八卦九宮之神，皆實于腹矣。凡疑則神魂魄游散于外，陰邪得以乘隙竊其精氣，故當出其四獸，以衛其身。四獸者何也？青龍出于肝，白虎出于肺，朱雀出于心，玄武出于腎。勿使衆邪干其玉房，玉房者，精區也。肝主藏魂，肺主藏魄，心主藏神，脾主藏志，腎主藏精。五臟之神，出則禦惡，入則安神，既衛其身，則復各還其所。鳴天鼓三十有六，以集神。嚥液三十有六，以聚氣。而陰戶可以陰關矣。使衆邪不得下居焉。閉氣者，自一至十，以心默數之。九九而止，閉氣者，非閉其氣也，乃神定氣和，絕思慮，使鼻息若有若無，診其脈，以六動為一息，九九者，八十一息也。常存赤氣，自其口出，狀如火輪，周其室中，定則內想安，疑其中，自然疾病除，而陰邪遠矣。

玄綱篇

道家者流，其源汪洋，搜厥玄微，以提其綱。

崇玄子元中人曰：道至無而生天地者也。天動也，而北辰不移，含虛不虧焉。地靜也，而東流不輟，與雲不竭焉。故靜者，天地之心也。動者，天地之氣也。心靜氣動，所以覆載而不極，歟。通乎道者，心寧以同于道，氣運以存其形，不為物之所誘，是之謂至靜者也。本無神也，虛極而神自生，本無氣也，神運而氣自化。氣本無質，凝委以成形，形本無情，動用以虧性，故生我者道也。誠我者情也。情忘則性全，性全則形全，形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道全。道全則神王，神王則氣盛，氣盛則神超，神超則性徹，性徹則反覆通流。與道為一，可使有為無實，為虛與造物者為侔矣。道不欲有心，則真氣不集，不欲苦志，苦志則客邪來舍。在於平和恬淡，澄靜精微，虛明含元，有感必應，應而勿取，真偽斯分矣。故我心不傾，則物無不正，動念有屬，則物無不邪。邪正之來，在我而已。惟鍊凡至于仙，鍊仙至于真，鍊真合于妙，合妙同乎神。神與道合，即道為我身，所以升玉京，游金闕，能有能無，不終不歿矣。崇玄子曰：吾嘗謂神仙有可學之理焉。夫有不學而自致者，稟異氣也。必學而後成者，功業充也。學而不得者，初勤終怠也。故遠於仙者，近於仙者，各有七焉。形氣為性之府，形氣毀，則性無所存，性無所存，則我何有。此遠於仙者一也。或謂仙必有限，歸于淪墜，此遠於仙者二也。或謂形體以敗散為期，營魄以更生為用，安知入造化之洪爐，任陰陽之鼓鑪，此遠於仙者三也。或謂軒冕為得意功名為不朽，悅色耽聲，豐衣厚味，此遠於仙者四也。強盛之時，為情愛所役，及衰白之後，習學始萌，而傷殘未補，竊慕道之名，乖契真之實，此遠於仙者五也。汲汲於爐火，孜孜於草，此遠於仙者六也。動違科禁，靜無修習，此遠於仙者七也。若夫耽玄虛，寡嗜慾，含至靜，以無為

為事。此近於仙者一也。窮陰賊，植陰德，懲忿損慾，齊毀譽，修清真。此近於仙者二也。身居祿位，心游道德，仁慈恭和，弘施博愛。此近於仙者三也。爵之不從，祿之不受，恬然以攝生為務。此近於仙者四也。靜以安身，和以養神，精以致真。此近於仙者五也。失於壯年，收之晚節，以正易邪，惟精惟微，積以成著。此近於仙者六也。忠孝清廉，不待學而自得，謂之隱於潛化，死而不亡。此近於仙者七也。取七近，放七遠，是謂放陷區，出濁塗者也。

玉芝篇

五太相生在物之先，明告來者，猶魚之空。

朝元子元中人曰：體混元之本，法天地之樞，立為洪爐大鼎，以鍊其真焉。內以養鉛汞，外以象離坎，運其陰陽，驅龍馭虎，以返本還元。於是玄霜絳雪，玉蕊金膏，九轉而成寶矣。魏伯陽以參同成道，馬明生以金液超真，陰長生鍊太真之劑，劉安修太一之元。此所謂與空者歟。方其陽魂未交，如玄窟焉。陽精既兆，乃稟性以成乎形。是以陰判陽而歸，陽寓陰而成質。陰陽交而萬物泰矣。日月合而四時成矣。夫天地不交，何以為晝夜乎。日月不合，何以著盈虧乎。萬物不合，何以顯榮枯乎。當太易之時，混沌濛濛，如胞中帶焉。於是而有太易首春一陽之義也。其體玄黃，四象未明，玄霧蒙乎金液，華光鎖乎水精，夜加乎子，初九口潛龍之位也。太易者，仁也。春也。陽也。龍也。日也。天也。火也。魂也。神也。汞也。木也。故陽氣也者，入乎物曰生，離乎物曰死。太易者，司生也。太陽不發于下，則萬物何以生哉。故經曰：上水下火，蓋謂此也。陽必蒸於上，陰必潤於下。蒸者熱也。熱蒸其陰，陰騰其氣，輕者上浮而為天，其清雲霓，其凝雨露，其散風煙，其寒霜雪。時自子而至于午，其升者也。自午而過乎子，其降者也。夫雲霞霜雪，雨露風煙，氣霧所以降而滋萬物者也。經曰：返本還元，歸於地脈。此之謂歟。其在於身，則為津液，為血，為肉，為精，為髓。夫五金八石之倫，依乎天地之升降，運轉和合，而歸乎本元。故曰還也。九鍊成剛，故曰丹也。太初者，天地萬物之初也。陽經陰復，二氣未分，龍吞虎并，雲雨交羅，陽光炳耀，陰氣凝矣。上下搏而成形，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何謂物歟。陽中有陰，坤元之氣也。其屬有也。水也。鉛也。陰也。氣也。虎也。魄也。白也。母也。性也。金也。一也。受性于上，彰于下。其象日中有鳥，石中抱玉，水中產金，泥丸中有血，是謂血之海也。中母之元也。何謂精歟。陰中有陽，乾元之氣也。其屬無也。龍也。神也。魂也。火也。木也。剛也。影也。一也。父也。產於上，司於下。其象月中有兔，水中有砂，鉛中有白銀，是謂氣之海也。下父之元也。故陰居陽，其主血，陽居陰，其主筋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風雲者，陰陽二氣也。男者陰之宗也，女者陽之主也。雖發乎坎下，乘居乎水中，上下之象也。神居其中，謂之三才。太始者，二儀立形之始也。陰陽得位，虎龍分矣。天地清濁之氣，隨稟而化，萬物是氣也。在道曰陰陽，在人曰魂魄。在物曰表裏。在天曰日月，在地曰聲色。在丹曰鉛汞。是道也。生于一，生二，生三，三生萬物，終於一者也。故曰一者水也，二者火也，三者土也。物有不因，此而生滅者乎。水火者，各得其一者也。得一者，物之母氣之精，命之根，識之祖也。天得以增其威，地得以發其機，是神之祖，氣之使，物之父，魂之制，身之主也。水生一男，是為坎，其名曰汞。火生二女，是為離，其名

曰鉛是之謂四象者也。汞者丹也。鉛者藥也。天老神君曰。用鉛不用汞。須向鉛中作。及至用鉛時。用鉛還
 是錯。何以言之。汞陽也。子也。鉛陰也。母也。汞無鉛。其獨子不母。何以生哉。鉛汞合而三年為寶。去鉛之
 氣。是為脫殼。其名曰純陽。用鉛不用汞。皆觀乎大道。莫越乎陰陽相合會於中宮。蓋有動有靜焉。動者汞也。
 清而喜飛。靜者鉛也。濁而不起。汞之飛。偶乎火者也。鉛不起。偶乎水者也。水所以流濕。火所以就燥者。歟。
 神者命也。靜者性也。命也者。動而有生。有為焉。性也者。靜而無染。無著焉。是以三魂歸諸天。七魄歸諸地。
 各有所源也。太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矣。太始太素之時。剛柔判矣。以立三才。以彰四氣。太素者司秋萬
 寶之所以成者也。經曰。火虛水空。此其形象者歟。譬夫人之在胎。陰血陽精混然而成。三月而陰陽分。則
 各有所居矣。母之元氣乎泥丸。其名血之海。父之元氣乎陰位。在于臍下。其名氣之海。各有神氣交焉。其
 名三才。神和之氣。隨母呼吸。應其上下。三才備而萬物長矣。母之元氣乎血。肉精髓意魄。即吾之鉛。虎也。父
 之元氣乎心魂。即吾之汞。龍也。五月而形將成。表裏分矣。吾之化育。其猶是乎。陽丹精也。陰丹血也。日
 南至一陽之始。潛龍之位也。俟乎五陰退而陽升。十一月。十二月。正月者。三陽之時也。萬物芽矣。吾之鍊
 形。亦猶是乎。功盈三千。何謂也。服丹千日者。三年也。亦時夫一時也。三月在丹。三年二氣布矣。易吾之鍊
 成自然之體。運水火交汞鉛于九轉。九轉者。九年也。九九者。數之盈也。九年之內。有九易焉。一年易氣。二
 年易血。三年易脈。四年易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志於道者。其可不察於
 斯歟。捨是而求道者。其猶若者之逐兔矣。黃帝曰。吾有還丹。其品七焉。性也。髓也。血也。唾也。精也。氣也。神
 也。故指水火鉛汞以喻焉。津為汞。精為鉛。水處乎腦中。火居于臍下。連鉛以制汞。鍊汞以投鉛。來往歸源
 水火正矣。太極者。天地萬物之終也。故曰。太易水也。太初。木也。太始。火也。太素。金也。太極。土也。萬物生死
 於土矣。夫一陽肇萌于子。也。十一月其於易也。始乎復。次乎臨。泰。大壯。夫乾者。陽數之極也。一陰肇萌于午
 其於易也。始乎姤。次乎遯。否。觀。剝。坤者。陰數之極也。是為一歲之象也。一月者。亦一歲之象也。一日者。亦
 一月之象也。皆有陰陽五行之數存乎其間。萬物至于八月九月。未有不成者也。吾之丹。是以有九轉者
 歟。夫孰非陰陽合而然耶。日有鳥者。陰也。月有兔者。陽也。自一日至八日。其名上弦。一百九十有二銖
 金水平分。其名一八。泰之分也。其時屬乎卯。是為鉛。一百九十有二銖。至于旬有六日。陽數極而明也。於
 是一陰至而陽退也。故旬有六日之後。則復。至二旬有三日。其名曰下弦。亦一百九十有二銖。龍虎中
 分亦名一八。秋之分也。其時屬乎酉。是為汞。一百九十有二銖。至二旬有四日。陰盛而陽衰。日月盡而陰
 極矣。陽也。陰也。其終而復始乎。故八日為一百九十有二銖。旬有六日。則三百八十有四銖矣。斤生兩
 六兩。十兩生分。四分。息以有三百八十有四銖。應乎大易之策數。一歲之日。其氣其候。二十有四於
 乎備矣。計其分六十有四。則又大易之卦之交也。六十四卦。凡三。在易之策數斯合矣。在人之日數。斯亦
 合矣。故起火于子。至于午。六時。陽也。其象春夏。自午至于子。六時。陰也。其象秋冬。一日之內。自有天地
 日月星辰。次序之運其焉。二十四氣。七十。故吾之遺。一而為之者。未之有成也。夫起火必于子者何也。
 承陽氣起。火。火力斯全矣。過乎子。則陰盛而火不熱也。故曰。水克火也。火也者。非其心之火者也。心者神

也。吾有中宮之鼎。在乎心之下。故心為火。則為焚。火在鼎之上也。經曰。火起于臍下。水出於鼎中。既濟之
 象也。上水下。是鼎也。時至乎卯。則增鉛。時至乎酉。則增汞。鉛不得火。則不騰矣。汞不得鉛。則不凝矣。經曰。
 取水於山。起火於海。取汞于重樓。採鉛于九天。其運也。備乎四時。與神親之。與氣和之。於是四象具矣。而
 中宮之鼎。狀如雞子。三年赤白。倒而換裝矣。金腸玉竹。出于五行。其名曰。故四象交而汞乾矣。一陽備
 而鉛去矣。其名曰。還丹。於是神魂立矣。其體剛矣。三花合一。五彩歸陽。夫是之謂無修之地。朝元子。皆歌
 以為詩。凡六十篇。至游子讀之。曰。深乎大道之蘊也。表而出之。
 其直指曰。二青須配四黃研。變化無非合自然。欲使參同歸一室。須憑雲雨連三田。南邊血是砂中汞。北
 畔精為水內鉛。此箇大羅天上法。與他相識便為仙。
 其配藥曰。沖和國內兩三家。蓋產金銀汞與砂。點點靈苗山上藥。英英紫霧浪中花。九重天際生元火。三
 級壇心駕寶車。了了玄玄裏事。更無玄妙與君誇。
 其冬至曰。難坎相庚我。可窮五陰之下。有乾口。陽符進退高。還下。復卦抽添單。又重。鎮日午時當立夏。每
 宵子後是新冬。莫言天地人難測。周易分明見旨宗。
 其得路曰。豈信蓬萊去不除。兩條岐路接天涯。離中自有庚辛地。陰內常開甲乙花。三景雲從朱頂鶴。五
 方風引紫河車。崑崙山下焚燒處。一道風光阿母家。
 其玄化曰。中嶽蟠龍日。齊乾坤。乾坤枝葉在靈籙。龜蛇往復其雙段。風雨淋漓水一畦。端裏君臣名子午。鼎
 中夫婦號東西。此中幸有留年藥。何得身心一向迷。
 其子母曰。一中有一。一難離。三境元從一處分。赤石洞中藏聖母。絳宮臺上別神孫。碧潭波內真真汞。白
 玉峯前雙雙雲。箇是乾坤開段祖。世間愚俗豈教聞。
 其母臉曰。絳闕瑤宮已太平。看看修就紫金城。雨風撲滅三般火。雷電驅回五箇精。黑氣漸消隨霧散。丹
 陽初餌逐雲輕。雖然功未全真體。知向僊都列姓名。
 其紫河車曰。融風白氣并。金母下蓬瀛。雪嶺三關透。天街雨露行。丹房朝列帝。水府伴華嬰。九九陰霜雪。
 陽光巨紫城。
 其道釋曰。玄黃造化與難尋。金地宗門義更深。龍虎將來生四海。金剛元本住雙林。陽魂獸立全身陰。
 性孤超去太心。無限常流全不悟。甘同水泡在浮沉。
 其藥道曰。萬種虛勞稱箇身。此中消息妙通神。時看金鳳山頭舞。夜見琪花海面春。殺氣五行皆作土。陽
 丹經劫不成塵。朝朝惟切尋同志。去見東吳不見人。
 其築壇曰。築壇不用土。兼灰。造化全憑內作媒。苦霧凝霜陰孕汞。輕霞籠雪火生胚。三層功滿分三界。五
 府機成見五臺。修鍊但教依此法。莫將塵穢亂神胎。
 其胎息曰。杳杳復冥冥。沖和自又清。三人歸本國。燕子返東。陽結陰成象。金榮火有形。何人功對此。千
 日滿神靈。

其二八曰。風流二八顏。夫妻喜躍共團圓。屯蒙中折陰陽位。卯酉平分上下弦。白獸睡初同虎寢。青虹月伴龍眠。句缺

其神水曰。明君理化萬邦清。一派黃河接杏冥。萬法主張由列帝。三才宗本在東溟。玄珠制伏沖和殿。亦水循環太乙庭。不悟百年能幾日。甘隨五賊忘身形。

其原道曰。立天之道定人身。不離鉛汞與銀。兌馬銜回山頂雨。坤牛耕起海宮春。君臣殿內調三氣。文武廟中養四神。任是大才無自解。宜尼猶自問漁人。

其匹配曰。風流二八又相逢。昨夜歡期喜氣重。夫婦歸眠青甲帳。翁婆回跨白庚龍。共食流瀝凝金骨。相合雲霞臥玉容。此箇不知誰是侶。且將天地共同宗。

其七返曰。阿母自行營。風雲繼後迎。循環遊五嶽。次第入三清。伏住南來水。收歸七味精。九還功滿日。霞體六銖輕。

其演道曰。一從得理便開關。恐恐安居養自然。派謝三花清國土。收和七寶種芝田。死生盡道因天地。性命元來屬汞鉛。此法丹符應有路。四溟他日任成塵。

其鑄鼎曰。免髓烏肝共一斤。乾坤爐裏鍊成真。青龍乳雲添肌骨。赤水生花鑄鼎身。三足體中分世界。兩重城裏列星辰。時人不識長生法。卻道燒丹不是真。

其火候曰。初九陽從半夜來。鯨魚海內透蓬萊。九重城裏龍車返。十二樓前虎駕回。日月一斤為大藥。乾坤兩片始成胎。分明測取周天數。坎道蹉跎復卦推。

其心法曰。又屬南無又屬黃。門前雙樹號金剛。萬緣盡是心中造。七賊須憑劍下亡。定裏懸燈船倚棹。禪中祖印日揮霜。一盞到岸捐心法。始得名為解脫香。

其合道曰。姪女在孤嶺。劉郎半夜期。東西霞霧起。上下雨風隨。調伏三般汞。安和五箇兒。神丹千日後。夫婦兩分離。

其鍊有門曰。五蓮山頭白玉峯。青君枝葉在其中。蟬噪浪浪龍行雨。雙鬢生雲虎嘯風。雙派碧流連上下。兩輪紅日復西東。眼前有道分明指。自是疑多執過空。

其三五四。大天垂象接崑崙。八卦元從子夜分。三界生成真武火。五符與廢祝融君。黑龍吐霧河池雨。赤帝行春綠嶺雲。不去箇中尋覓取。甘隨聲色亂紛紛。

其道機曰。閑騎地馬觀山川。走遍乾坤似管然。黑面夜叉驅白虎。青毛符使擁朱軒。二升海水滋三界。六寸靈瓶壘九天。了得此情真自適。有誰斟酌到幽玄。

其道德曰。離坎是根元。滔滔造化權。陰陰名上德。下德號先天。母壯兒應在。汞乾鉛自捐。丹陽能九轉。抱一作神機。

其玉樓金闕曰。崑崙山頂有三官。把斷天津上下間。一簇亭臺池出沒。兩條歧路風回還。沖和殿裏陰陽主。十二樓中性命閑。不肯箇中窮造化。鎮隨思想在人寰。

其靈元曰。一點晶瑩黑處分。兩屏街郭斃金銀。滿城龍虎遊三境。遶國鬚毛屬萬民。無量神仙俱在鼎。大千沙界不離身。但知體內窮真像。向外求真心是塵。

其三曰。波心出五行。天地自圓成。芬蘭田三段。澄清水一泓。興亡俱在土。復性卻歸庚。似我人知少。忘機真亂呈。

其九鼎曰。聖賢乘象體人倫。不離剛柔影裏真。萬物陶鎔天上水。五行與廢海中春。軒皇大治大明土。大士雙林本喻身。返返不能歸舊處。長交出沒在迷津。

其怡道曰。不羨公卿富與華。祇將至道當生涯。每餐王母園中果。靜看東君洞裏花。水底日為塗木火。土中鉛是紫河車。忙忙塵世愚迷者。豈信登天路不賒。

其大海曰。四溟名四大。萬變合天神。水面三更火。潭中半夜春。兩潮龜口浪。一雨海門津。此道應知少。知能幾箇人。

其九天曰。陰陽開發九重門。盡是常人體上存。地馬發生玄女火。鐵牛耕轉黑龜魂。驅回尾穴連空焰。趕入天衢直上奔。此是命基天地寶。更將烏兔合乾坤。

其三消殿曰。上下沖和境。樓臺七寶城。二儀含萬化。一氣貫三清。兩水山頭降。雲霞海面生。金丹分九品。靈感自圓成。

其地曰。聖母駕河車。經遊梵釋家。徘徊雙鳳起。宛轉五雲遮。地軸從秋石。天輪橫彩霞。不能知此理。何處覓黃芽。

其指道曰。有無元是坎離精。真使黃家運便成。萬物祖因坤地出。三千宗本丙家生。南邊鳳隱青中白。北畔龍眠黑內明。但了陰陽昭造化。自然凡體得輕清。

其暢道曰。自有田園種麥麻。更憑意馬下三車。九天拱手元君宅。萬物生成阿母家。火角牛兒吞水虎。雲毛獅子產金沙。但須識與真鉛汞。匹配時時發寸芽。

其運用曰。昨宵金鳳下高梧。眠抱龍口內珠。光體碧潭紅浪起。影隨寒雪白金敷。清風吹散花三朵。白乳修成酒一壺。從此丹臺歸有路。四溟他日任焦枯。

其性命曰。甲龍廟火藏坤地。庚虎名為造化才。有助有飛真姪女。無增無減誠如來。陰消始是純陽體。相寂方超六趣胎。祖佛神仙從此得。盡歸斯理出塵埃。

其真偽曰。悟取元黃造化身。區區外覓匪通神。陰陽非採他人物。龍虎須憑自己珍。靈藥入身齊日月。丹砂經火盡灰塵。九年還返無差錯。鍊取純陽作至真。

其歸一曰。從頭之道非常道。盡說陰陽造化權。含養胞胎須十月。焚燒丹藥在三千。五行芽滓皆歸土。七魄陰風盡變乾。功到純陽名抱一。騎龍飛入大羅天。

其道源曰。一靈元產一芝中。見性西方四類同。海下虎龍分晝夜。雲中男女號西東。男居北海青藏白。女住南山黑映紅。萬聖千賢從此得。盡歸斯地合真宮。

其五行相生曰：一物分作五般形，五般精彩五般情。青龍本是金公子，白虎元來姹女兒。四象安排坤地出，中天寄養丙家生。大丹偏仗金花力，須賴良媒匹配成。

其五行相尅曰：大道幽玄妙復微，五行相返各生成。南方使者元披黑，北面將軍大著緋。坤女殺夫夫順伏，兌金尅木木歸依。玄黃若也無交合，爭得陽從坎下飛。

其虛實曰：虛實分爲二氣君，循環上下接其源。森羅既灌三田溢，凝結方成四海源。二八身中分造化，一斤藥內鍊乾坤。烹煎更耍華池水，雨驟雲歸返故園。

其認鐵牛曰：是人皆有鐵牛騎，無限常流總不知。飢到每餐金虎髓，渴來常飲水銀池。牽車停歇雙林下，運火常依半夜時。倘是陰陽真動用，生成家活盡由伊。

其交合曰：嫦娥夜夜下天堂，紅炬迎將入洞房。乍別九天朝聖祖，纔臨中國面仙郎。飢餐王母瓊林果，渴飲東皇綺殿漿。此是乾坤真造化，昭昭何處不生光。

其入室曰：今宵夜半是良辰，喜遇夫妻結舊姻。離女坎男來順令，庚夫甲婦認直親。俊龍趁向山頭習，瘡虎降歸海內潭。姹女劉郎相見後，引歸洞府鍊成真。

其般汞曰：兩條岐路接泥丸，上得青山卻下山。每道黃婆扇地戶，鎮令青帝閉天關。仁龍宛轉三清路，義虎回旋九轉灣。全假金公親捉縛，日魂那敢不歸還。

其運鉛曰：鐵牛子後跟紅花，猛烈咆哮勢莫加。回首海中噴白雪，旋身路上產黃芽。九星光燭龍行火，三界陰霖鳳吐砂。了得上天天上法，自然容易到仙家。

其子母相見曰：定思疑神半夜強，彩霞纏繞下丹房。昔時共管庚辛地，今日同居甲乙鄉。五彩浪中龍出沒，九霄雲外鶴飛翔。三才同法無差別，自是愚人亂付量。

其剛陽曰：陰息陽騰復卦周，專持真一則剛柔。三年共作壺中客，二笑同居海上洲。制伏玄珠歸戊土，安排離火起坤牛。九重門裏堪回首，直上龜峯是舊遊。

其添鼎曰：藥非金石及三黃，純用靈元對五常。子夜添爐三姓寶，晨昏投鼎五家漿。玉樓池畔風雲窟，龜嶺山頭子母房。便是還丹真秘理，更於何處覓仙方。

其立基址曰：二物相將入鼎爐，含胎凝質幾凡軀。微茫裏面生雞子，恍惚中間結露珠。三級壇成分物象，五峯山就建毗盧。但知將北爲南用，便是陰陽造化模。

其萌芽發曰：泰卦陽和盡發萌，丹砂鴻漸立生成。黃婆最解調文武，赤帝偏能運甲庚。遇剝金風花果實，開靈海浪雨雲生。更將九野銀河水，澆灌靈根易長成。

其二儀分曰：三月成胎二氣全，動修水火見精神。清風透肉肌膚變，白氣穿腸骨髓堅。鼎內已觀新父母，壺中重認舊山川。陰陽功備歸真體，一箇清身繼列仙。

其換鼎曰：一轉年年一轉新，重重入鼎絕妖塵。照清五藏除三昧，潔靜重樓爽萬神。換骨已憑金鳳髓，易筋全仗木龍津。南宮名下刊仙籍，位列丹臺作上真。

其功滿曰：九轉功成已脫胎，飛昇功化任高裁。五條霞影明千界，一顆玄珠鎮九垓。下隱瑤宮運十洞，上朝金闕冠三台。周流適意功難測，直上青天更不迴。

其直事曰：直事難教氣候愆，精詞剛健在周天。既能和合離宮女，須假隄防坎戶鉛。但把紅塵栽后土，自然白液變純乾。古今傳道皆如此，盡貫希夷造化權。

至游子卷下

周天篇

周天之性通乎晝夜，八卦居中，不迷而化。

至游子曰：二十四氣，每氣差二分有半。夏至極長，冬至極短。春秋二分，晝夜平均矣。冬至之後則盈行，夏至之後則縮行。此乃陰陽升降之期也。子者五癸者四，此大雪冬至之刻也。冬至者，其日出于辰之二刻。入于申之三刻。晝三十有五，夜六十有五。坎卦之上元也。大雪者，其日出于辰之一刻。入于申之三刻。晝三十有八，夜六十有二。乾卦之下元也。丑者四己者四，此小寒大寒之刻也。小寒者，其日之出入晝夜與大雪之候同。坎卦之中元也。大寒者，其日之出入晝夜與小寒之候同。坎卦之下元也。寅者四申者四，此立春雨水之刻也。立春者，其日出于乙之二刻。入于庚之二刻。晝四十有三，夜五十有七。艮卦之上元也。雨水者，其日出于乙之四刻。入于庚之四刻。晝四十有五，夜五十有五。艮卦之中元也。卯者五乙者四，此驚蟄春分之刻也。驚蟄者，其日出于卯之二刻。入于酉之二刻。晝四十有八，夜五十有二。艮卦之下元也。春分者，其日出于卯之中。入于酉之中。晝夜俱均焉。震卦之上元也。辰者四巽者四，此清明穀雨之刻也。清明者，其日出于卯之三刻。入于酉之二刻。晝五十有三，夜四十有七。震卦之中元也。穀雨者，其日出于甲之四刻。入于辛之四刻。晝五十有五，夜四十有五。震卦之下元也。巳者四丙者四，此立夏小滿之刻也。

立夏者其日出于甲之三刻入于辛之三刻畫五十有八夜四十有二巽卦之上元也小滿者其日出于甲之三刻入于辛之三刻畫六十夜四十巽卦之中元也午者五丁者四此芒種夏至之刻也芒種者其日出于寅之一刻入于戌之二刻畫六十有二夜三十有八巽卦之下元也夏至者其日出于寅之二刻入于戌之二刻畫六十有五夜三十有五離卦之上元也未者四坤者五此小暑大暑之刻也小暑者其日出入晝夜與芒種之候同離卦之中元也大暑者其日出入晝夜與小滿之候同離卦之下元也申者四庚者四此立秋處暑之刻也立秋者其日出入晝夜與立秋之候同坤卦之上元也處暑者其日出入晝夜與穀雨之候同坤卦之中元也酉者五辛者四此白露秋分之刻也白露者其日出入晝夜與清明之候同坤卦之下元也秋分者其日出入晝夜與春分之候同兌卦之上元也戌者四乾者四寒露霜降之刻也寒露者其日出入晝夜與驚蟄之候同兌卦之中元也霜降者其日出入晝夜與雨水之候同兌卦之下元也亥者四壬者四此立冬小雪之刻也立冬者其日出入晝夜與立春之候同乾卦之上元也小雪者其日出于乙之三刻入于庚之一刻畫四十夜六十乾卦之中元也

黃帝問篇

歸自嶧嶠復訪真人究其三一知微知真天眞真人隱于嶧嶠之山黃帝既平蚩尤將求無爲之道周遊天下而至于青城之野始見事真人焉於是得九一之旨因問真人明于大道復從而問焉真人曰子欲修其身先淨其意而後可也故內安其神外去其慾衆患或起以氣治之黃帝曰修道者亦有思乎真人曰聞道晚者則先已泄其真氣而虛取思得無患乎黃帝曰敢問以何氣治之而可真人曰其小用水其大用火一切有思無有能拒水火者也天深居而腹目於鼻之上而望寸縷亦不得想離其本軀及起之則爲定矣諸境勿外逐焉次觀白毫光明出于眉之上極力移之入于頂門三昧定實則功斯勝矣中心無爲外想不入從九至九鍊七至七夫欲隱處于世常想開頂門使黃雲滿于天地冥心細想其內有神用意行之去來自如欲離其軀黃雲重蓋或歸于其體成分其形或八千乘人之身或奪人而安己或使其人離其體方便相救廣施德焉則可也利己損人斯有罪也然分形之法須候生陽數之一焉冥心靜室明鍊五行於頂之上藏太陽四十有五其數足焉眉之下五輪既全而於定之中起焉於是火中有木神水中有金氣水火互藏交相往來而不離于土然後想其真精二腎合于一氣心血下凝而爲嬰兒其象土之上有黃芽焉是乃吾之命也日出之初照水者百過又日鏡其形於是二腎日月之光各出赤白之氣夜則七七出于頂門十月而與身等蓋斯爲地仙矣鍊腎之氣出入于耳百日而注以江海內鍊其精華以爲劍鍊五藏之精滿乎九九之數使金鼎收其氣身騰而升天於定之中復投於胎再修再結十有二年而變四身其應無盡黃帝曰善

軒轅問篇

天清地寧近取諸身用火守陰其陽乃純子崔子曰學道者先澄心無爲內境外境是非俱忘焉然後息氣養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矣心爲天腎

爲地天清則地寧軒轅問曰天何以清地何以寧子崔子曰一者天之清也軒轅曰時有十二十二之間子午變動陰雲霞霧不能常清何也子崔子曰日月常有有用者也陰陽轉動是謂陽極而陰生也升降陰陽所以見天不能常清也變動其四時之季各以一季受氣焉故生死萬物非天不清所生萬物非地不寧軒轅曰寧者生萬物何也子崔子曰地黃也中央土也其土受日月陰陽轉動各季受一氣焉凡季月旬有八日四季則七旬有二土之盛者也所以成萬物焉軒轅曰人之生何如哉子崔子曰亦山陰陽合而受一氣乃成也陽之極也見陰精而爲實陰之極也見陽精而爲實陰陽則不能化矣男腎之左其先成也女腎之右其先成也然後立性爲萬物靈軒轅曰何爲而死歟子崔子曰男純乎陽者也女純乎陰者也十有二時之中性有變焉故氣隨性散陽者爲陰克取其精陰者爲陽克取其血所以枯絕而死歟軒轅曰不死亦可致歟子崔子曰滅其三嬰通其九竅得其五行絕其外境外境不入內境不出氣定則可不死矣骨節通流九竅安靜五行相生五藏不滯六腑通明病何自來是謂水中得火火中生水也無心而入定則神清矣其氣轉動于四季化萬物焉於是陰消而純陽矣可以長生軒轅曰如之何可以入定無心水火相交純陽不死乎子崔子曰定中生氣氣中生神神定者道氣也神能用法法能用火火中生水水能變常用其水焉如懼夫心不能定乎水火也則用火守其陰久則純陽而陰不生矣斯道全也軒轅曰善

修真之方浩乎無涯正陽之言司南之車

純陽子 呂洞賓 讀丹經玄書其旨淵深權後世莫測焉於是問于正陽子 房 曰清靜經言有動有靜者何謂也正陽子曰動者乘也清而飛者也靜者鉛也濁而不起者也此無與故焉鉛之飛蓋得火者也汞之不起蓋遇鉛者也動則有生滅靜則無所著焉純陽子曰洞庭紫府在于身爲何所乎正陽子曰此精之海清靜之府在于肝之內其精是也純陽子曰孰爲泥丸其狀何如也正陽子曰此血之海也其別九房房之狀方圓彌寸其周九寸其色白其中一房有血焉其名曰血海純陽子曰丹有陰有陽何色耶何居耶正陽子曰丹之陰者居于血之海丹之陽者居于臍之下各有神氣交會焉此丹之元也陰丹之元者血也其主血內魂魄在于丹田鉛之架也陽丹之元者精也其主精內心神在于丹田汞之龍也純陽子曰九鍊者何以也于九鍊正陽子曰九鍊者九機也一年益其氣二年益其血三年益其脈四年益其肉五年益其髓六年益其筋七年益其骨八年益其髮九年益其形純陽子曰還丹何也正陽子曰九年而成者也其目點漆其膚凝脂其骨化玉其腸化筋白堊生于眉金光周于身行軼六洞視百步之外口鼻常有清香之味純陽子曰何以謂之鉛與汞乎正陽子曰鉛也者生于腎之左其外玄其內白水之正氣也其居北方也陰中之陽也於是有二焉鉛精之得火者也腦中之精血者也汞也者生于腎之右其外青其內赤金之正氣也其居南方也陽中之陰也於是有四焉琉璃玉者也水至于中宮者也津結砂者也腑之液氣者也純陽子曰何以造化而能成丹乎正陽子曰必也取水于山之巔

取火于海之底，拔汞于重樓，採鉛于九天，乘人則鉛住而歸于中宮，其狀雖子，其色朱橘，其名聖胎，於是玄白判而為造化者也。純陽子曰：進火周天，或抽或添，其用之也，有年有月，有時何也？正陽子曰：年也，月也，日也，時也。其屬乎水，則皆繫之陰者也。能克火焉，於是又有仲春、仲秋之月，七日、八日、二旬，有二日、三日，與夫既望、既晦，皆不可以行功矣。三彭守乎靈府，則其功難成，須用法行持，可也。純陽子曰：火在吾身，何物為之乎？正陽子曰：愚者以心為火，夫心之內有神焉，謂之天地之髓，陰陽之鼎，蓋在心之下者也。夫以心為火，則火反居其上，其何以烹歟？非既濟之道也。火當從下發，如蒸釜焉，故火者，下元真一之氣，既極而成火，起于躡之下者也。水者，出于腦者也。純陽子曰：何謂之髓？正陽子曰：其在吾身者，夫大治之為治也，外有髓以載火，然後髓之中可以益髓矣。髓內有藥，其上加復焉，吾之髓，豈異是哉？純陽子曰：敢問治之門與其狀，可得聞乎？正陽子曰：紫煙非世之火也，紫煙者，氣也。三素升降乎內外，鼻之息綿綿不失，而後鍊之成紫煙焉。純陽子曰：蛇有四，鼠有二，何物歟？正陽子曰：四者，四時也。二者，日月也。妙哉，其難言者乎？純陽子曰：洞房之宮，居何所歟？正陽子曰：其在乎眉之間，其入二寸，屬乎泥丸之前，狀如玉山，內有白元之神，居于紫極，純陽子曰：明堂則何如？正陽子曰：其在洞房之前，入于眉者，一寸，內有中元之神，居于純陽子曰：太上存三守一之道，何謂歟？正陽子曰：一物而三體者，水也，火也，土也，其聚也，是為心，為腎，為脾，其變也，是為氣，為血，為精，氣也，血也，精也，其化為神，方其在身，故乃亦黃、玄之鼎也。斯中宮者也。純陽子曰：人之生死，何其循環之無端歟？正陽子曰：此無異故焉，不見乎性者也。故有妄心以生貪，貪生著，著生煩，煩以苦其心，心亂則神煩，神煩則欲盛，欲盛則疾且死矣。純陽子曰：性何謂歟？正陽子曰：其在太虛耶，是難言者也。形氣之去來者，其性也。純陽子曰：神何謂歟？正陽子曰：上玄之宮，太一真氣者也。其數三萬六千，隨其所生而變焉。故在氣變神，在神變氣，氣在則神存，神去則氣散，其散也，為雲為霧，名之為形，出之為仙，入之為真，上結乎三元，下結乎萬物，而有長養之道焉，是以不散者，其真耶。散者，其死耶。純陽子曰：神氣盡而死，氣何以絕乎？正陽子曰：形有六竅焉，其血虧則神不精，不精不精，則津液滯矣，不則邪氣會矣，於是乎生關，關而死路關矣。純陽子曰：金液、瓊漿，何謂歟？正陽子曰：瓊漿者，目之淚也，其餘氣流于上脘之右，是為金液也。純陽子曰：神水，何謂也？正陽子曰：心中之血也。其餘氣流于舌之左者，純陽子曰：然則華池何謂歟？正陽子曰：腎中之水也。其餘氣流于舌之右者，純陽子曰：黃芽，何謂歟？正陽子曰：其生于腦之中，其居于中宮，是為腦之液，液之餘氣流于上脘者，也。純陽子曰：青龍，何謂歟？正陽子曰：肝也。木也。中有神水，出入在于脊腰之左，而內出于目者也。純陽子曰：白虎，何謂歟？正陽子曰：肺也。金也。中有神水，出入在于脊腰之右，而內出于鼻者也。純陽子曰：朱雀，何謂歟？正陽子曰：心也。火也。其位南方，其于丙丁，中有神水，由腹之右通于舌之下者也。純陽子曰：玄武，何謂歟？正陽子曰：腎也。水也。其位北方，其于壬癸，中有神氣，由腹之左通于耳者也。純陽子曰：勾陳，何謂歟？正陽子曰：脾也。土也。其于戊己，中有神氣，由腎之中，夾脊之上，通于腰理而入于腦者也。純陽子曰：黃婆，何謂歟？正陽子曰：脾，土也。故稱黃婆。蓋脾之氣也。純陽子曰：金翁，何謂歟？正陽子曰：肺，金也。故稱金翁。

蓋肺之氣也。純陽子曰：姤女，嬰兒，何謂歟？正陽子曰：姤女者，心之涎也。嬰兒者，腎之水也。純陽子曰：噓也，呵也，吸也，呼也，噓也，吹也，呬也，其氣之出，屬何臟乎？正陽子曰：鼻之氣，屬乎心者也。故曰吸，口之氣，屬乎肝者也。故曰吹，至夫咽者，屬乎肺，吹者，屬乎腎，呼者，屬乎脾，呵者，屬乎心，噓者，屬乎三焦，叫者，噓者，屬乎膀胱，純陽子曰：內外八卦，何謂歟？正陽子曰：肝，震也，心，離也，脾，兌也，腎，坎也，大腹乾也，膽，巽也，小腹坤也，膀胱，艮也。此其內者也。目，離也，舌，震也，口，兌也，耳，坎也，頭，乾也，趾，坤也，腹，巽也，手，艮也。此其外者也。純陽子曰：天倉，何謂歟？正陽子曰：其名有三，曰食堂，曰咽門，曰地戶。吾之口也。純陽子曰：鐵牛，何謂歟？正陽子曰：背龍者也。純陽子曰：重樓，何謂歟？正陽子曰：玉樓者也。人之食喉也。純陽子曰：恍惚之中，有物杳冥之中，有精，何謂歟？正陽子曰：夫所謂物者，氣中之水也。其水無形，蓋自冬至則陰至于天，積氣而生者也。是乃太極而生陰，其名有三，曰真水，曰鉛，曰虎之魄，其形白，其性金，故曰日之金鳥，石之玉，水之金，腦之血，繼曰血海，居于腦者也。夫所謂精者，水中之氣也。其氣無形，蓋自夏至則陰至于地，積陰而生者也。是乃太極而生陽，其名有三，曰真火，曰汞，曰龍之魂，其形赤，其性火，故曰月中之玉兔，水之砂，在人為筋，為骨，為物之剛者也。純陽子曰：鳥，兔，何也？正陽子曰：金鳥者，心中之水，水中之真氣也。玉兔者，腎中之氣，氣中之真水也。純陽子曰：五嶽、六曹、四瀆、五湖、九江、三台、風雨，何以辨乎？正陽子曰：左臉者，岱山也，額者，衡山也，右臉者，華山也，頰者，常山也，鼻者，嵩山也，五臟、五湖也，六府、六曹也，三焦者，三台也，大腸、九曲者，九江也，精者，江也，漉者，河也，血者，淮也，津者，濟也，亦曰四海也。汗者，雨也，氣者，風也。純陽子曰：一身猶一國也。執為君臣，正陽子曰：心者，王也，氣者，相也，脾者，大夫也，肺者，尚書也，腎者，列女也，肝者，戶部也，膽者，禮部也，胃者，兵部也，膀胱者，刑部也，精海者，工部也。純陽子曰：龍，何物也？正陽子曰：元氣生于二腎之左右，杳冥之府也。元海也，大小如環，其氣出入如紅縷，神之父也。陽之根蒂也。陰陽之源也。純陽子曰：虎，何物也？正陽子曰：陰之血也，液也，變而為之者也。其生于離，竊五穀之真氣，至于心而化為焉。流于腎之宮，而精氣成矣。是謂未采也。火龍在坎也。命之根也。神之母也。純陽子曰：鉛者，靜也，性也。性果何所生乎？正陽子曰：五穀之真氣，為心所竊，化而為血，於是血復化為液，液復化為真氣，凝而為神，此性也。純陽子曰：汞者，動也，命也。何謂也？正陽子曰：命者，居于二腎之中，元海之內，所出真元之氣，於是其中有真水焉。本生于心，流于腎，化而為精，精者，莫親於斯二者也。故靈源流之，元氣不止，則神不寧矣。純陽子曰：本立而道生，何謂本歟？正陽子曰：神也，氣也，精也，髓也，涕也，唾也，津也，血也，淚也，斯其為本歟。本之立，如木之滋，條幹槁矣。故吾身流轉，則體潤矣。是謂神水者也。純陽子曰：三池，何謂歟？正陽子曰：口者，玉池也。泥丸者，天池也。胃者，中池也。純陽子曰：九宮，何謂歟？正陽子曰：腦之中，有九房，其骨八片，九房之中，又有四雌五雄守焉。純陽子曰：三關，何謂歟？正陽子曰：口者，天之關也。手者，人之關也。足者，地之關也。泥丸者，上關也。絳宮者，中關也。下元者，下關也。以此為關，可以閉塞乎？非知道者之言也。吾今告汝以上關者，目也，中關者，鼻也，下關者，口也。其徑通乎九竅，邪之所害也。故欲加鍵焉。純陽子曰：人有天地陰陽，何謂歟？正陽子曰：首，天也，足，地也。其外者，也。心圓而腎方，其內者也。日，陽也，月，陰也。其外者，也。氣升而液降，其

內者也。故天至于地八萬四千里。心至于腎亦八寸四分焉。此心腎比大地者也。純陽子曰：二至也。二分也。於吾何所法歟。正陽子曰：時加乎午。二至也。時加乎卯。加乎酉。二分也。此日之比於二至。二分者焉。晦也。望也。二至也。此月之比於二至。二分者焉。夫日北至而陽升。自下而上。以還于天。於是陰至焉。自日南至而陰降。從上而下。於是一陽至焉。春之分也。陽升于上也。遇春分而入于陽。而離乎陰者也。秋之分也。陰升于上也。遇秋分而入于陰。而離乎陽者也。故五行者。可以生。可以死。五行者。所以為寇歟。純陽子曰：人者。得五穀而養。得五行而生。則有敗者也。故五行者。所以為寇歟。純陽子曰：日候。氣節。時。歲。何謂也。正陽子曰：十二時者。一日也。五日者。一候也。三候者。一氣也。二氣者。一節也。二節者。一時也。四時者。一歲也。純陽子曰：勒陽關。有道乎。正陽子曰：入室。斂身端坐。神識內守。微聽其腹焉。純陽子曰：丹有採者何謂也。正陽子曰：滿口嚙其津液而歸于命府。運氣于黃庭之中。於是氣液造化而成精。津積而為血。血積為珠。珠為汞。汞為砂。砂為丹。此其採之者歟。純陽子曰：黃庭何謂歟。正陽子曰：其在膀胱之上。脾胃之前。膈之後。肝之右。肺之左。如雞子。如權石。純陽子曰：脾者。謂之黃婆。而不謂之黃庭何也。正陽子曰：脾能接心之液。腎之氣。和合而成丹。非黃庭也。純陽子曰：進火者。於何所乎。正陽子曰：火者。生於膈之下。觀之無形。遠不可取也。近不可捨也。狀如青冥焉。不可名也。純陽子曰：金液鍊形。神妙而合道。真何謂也。正陽子曰：鍊汞成神。鍊氣成形。於是後身前。二物合而成胎。是為與道合真。斯金液鍊形者也。純陽子曰：日用八卦。何謂也。正陽子曰：時加乎亥者。乾也。加乎子者。坎也。加乎寅者。艮也。加乎卯者。震也。加乎辰者。巽也。加乎巳者。離也。加乎未者。坤也。加乎申者。坤也。加乎酉者。震也。加乎戌者。巽也。加乎亥者。乾也。此猶外者也。純陽子曰：夾脊亦有三關。可得聞乎。正陽子曰：夾脊之節。二十有四。凡一關直三節焉。腦之下。名曰玉關。其夾脊相對。名曰中關。內腎相對。名曰下關。純陽子曰：開大道之名。未聞其狀也。正陽子曰：道者。無形也。言之非道也。道者。虛也。以實言之。非道也。道以虛為體者也。其如呼于山者。其谷應之歟。故養于肺之中者。神氣也。真性也。純陽子曰：修真者。有魔擾焉。其何以哉。正陽子曰：念不歸一。而外馳。則魔斯至矣。於是心動則神迷。神迷則昏。昏則魔成也。純陽子曰：禦之有道乎。正陽子曰：難乎其言哉。純陽子曰：風也。雲也。雨也。霧也。霜也。雪也。霞也。如之何其變也。正陽子曰：真元之氣也。其氣不定。呼而為霞。吸而為霧。吹而為風。呵而為雲。容而為霜。凝則為雨。露。升則騰于天。降則墜于地。清則浮。濁則沉。斯隨所變者歟。純陽子曰：人之身。有天地之數。上位下弦。其金八兩。是為一百九十有二銖。其銀亦然。陽也。陰也。亦然。故六十有四卦。其交三百八十有四。一分四銖。以應陰陽之大數。有日月時。候。其在人也。謂之何哉。正陽子曰：天地之數。吾已言之矣。八萬四千里。天地也。八寸四分。心腎也。故奪得天地之數者。如運籌。數二五為十也。純陽子曰：白馬之牙。其狀如何。正陽子曰：五行備矣。五藏之正氣。其津。其精。其液。合之於鼎。於是白氣出矣。其狀如縱火。如白馬之牙。純陽子曰：心有異名乎。正陽子曰：心者。司南。其于丙丁。其德在火。其卦曰離。其名曰朱赤。曰赤龍之趾。曰姪女。曰瑤姦。心有血焉。謂之赤鳳之髓。其流入于腦。謂之海。其流于子華池。謂之神水。純陽子曰：腎有異名乎。正陽子曰：腎者。司北。其于壬癸。其德在水。其卦曰坎。其名曰

嬰兒曰：黑鉛。曰：金光。曰：金精。曰：藍根。曰：玉髓。曰：玉髓。曰：北海之龜。純陽子曰：九還七返。何謂也。正陽子曰：時自子而至于申。九轉也。故鍊者。九年為一轉。三轉而為一周焉。天有七曜。人有七竅。夜行五轉者。七曜也。內行五藏者。七竅也。吾之真氣。上下周流。自申至于寅。一陰一陽。一升一降。一浮一沉。精也。髓也。唾也。氣也。液也。血也。晝夜存之。而不走失者。七返也。純陽子曰：金鼎金華何物也。正陽子曰：金鼎者。華蓋下覆焉。其位西方。其干庚辛。其德金焉。金華者。肺也。其位西方。其氣白。自肺而出。其疑如花。純陽子曰：神光何如哉。正陽子曰：修之九年。其光見矣。純陽子曰：意者。猶馬歟。猶猿歟。不知乾之馬。驛之馬。狀如何也。正陽子曰：乾馬者。心之液也。驛馬者。其氣也。猿者。心之意也。純陽子曰：乾之牛。何也。正陽子曰：腎之氣也。北方壬癸之水也。所謂鐵牛也。純陽子曰：六賊何謂歟。正陽子曰：目也。耳也。鼻也。舌也。心也。意也。夫萬事之根。孰不由是者乎。純陽子曰：三車何謂歟。正陽子曰：前後微脇者。大牛車也。羊鹿車也。胃院者。河車也。天河也。水府真一之氣。從天內來。通于口鼻。故曰河車者也。膈之下者。火車也。純陽子曰：孰為蓬萊之洞歟。正陽子曰：腹之中。其上下者也。純陽子曰：孰為曹溪歟。正陽子曰：膈之外。牙之外者也。純陽子曰：孰為三尸歟。正陽子曰：心腎之氣也。一曰三毒。三曰三尸。三尸滅。則成真矣。純陽子曰：二泉孰生歟。正陽子曰：其出於口之中。舌之下。左右有二穴焉。其大如鍼鋒。通于心肺。時有精液生於咽。此潤萬物而濡五藏者也。純陽子曰：人何以背天地歟。正陽子曰：吾之目。其日月也。吾之腸胃。其湖海也。吾之喜怒。其陰陽也。吾之鼻。顯其五竅也。吾之氣。風雲也。吾之毛髮。其草木也。吾之汗淚。其雨露也。吾之血脈。其江河也。吾之涕唾。其霜雪也。吾之穢。其糞土也。吾之男女。其陰陽也。吾之形。其棟宇也。吾之九竅。其九曜也。吾之四肢。其四方也。吾之毛孔。其四象也。吾之五行。其五星也。吾之津液。其泉水也。吾之四象。其四時也。吾之八卦。其八節也。吾之與。其晝夜也。吾之蟻。其蟻蟻也。吾之老稚。其寒暑也。吾之否泰。其日月盈虧也。吾之生。其天地之返覆也。夫能測天地之機。吾可以等其久矣。純陽子曰：既聞要道。於是發玄鍵。而知八漏之禁。目之淚。走者。肝漏也。身之涕。走者。肺漏也。口之唾。走者。腎漏也。外腎之汗。者。心漏也。夜而盜汗者。小腸漏也。寢而有涎者。腦漏也。夢與鬼淫者。神漏也。淫欲者。乃身漏也。失八者。能固而不漏。使入于金鼎。玉池。聚之以為鉛汞者。其可度哉。

虛白問篇

驪山之姥。始釋陰符。載為發明。山澤之儒。純粹子。楊谷。字虛白。見奇士于蜀都。方瞳湛然。月角有光。純粹子異之。從而問道焉。奇士曰：唯。純粹子因曰：陰符不云乎。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方。何謂也。奇士曰：抱一者。鍊神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者水也。天生神水。妙化之基。易所謂天一者也。真一子。曰：此真鉛之精。天地之根。陰陽之祖也。萬類賴之生成焉。千鍾乘之舒慘焉。夫能抱一守中。則神氣不散。名其人矣。昔者黃帝得天皇真一之經。而不達其旨。乃見真人于峨眉之山。而問焉。真人曰：真一者在北極太淵之中。其前有明堂。其下有絳宮。於是華蓋金樓。左杓右魁。龍虎分衛。焉不奪不與。一安其所。不避

不疾一入其室。能暇能遊。一乃不去。守一居真。乃得通神。節飲約食。一乃留意。故知一者非難也。守之而勿失者為難也。純粹子曰。世之學者。以道為強名者也。號之虛無。以為自然無為。更不修鍊。斯何如耶。奇士曰。斯言過矣。不知天地要用之機。陰陽變化之道。夫無為者。非不修鍊者也。不因修鍊。其何以離于生死乎。所謂無為者。無所不為也。身外之物。謂之有為可也。悟道修真。非有為也。夫道者。性之本也。性者。心之源也。心性同體。應化無邊。是乃所謂自然者也。知乎此。而能虛心實腹。抱一而遊。則可以仙矣。純粹子曰。富國安民者。奈何。奇士曰。鍊氣之法也。老子內丹經曰。一身之說。一國之象也。聖人以身為國。以心為君。以精氣為民。則國斯泰矣。民散。則國斯虛矣。夫能惜精愛氣。則所以長生者也。夫人之形。稟父母精血。而為元氣所化者也。中黃真人曰。骨肉者。以精血為根。靈識者。以元氣為本。性者。命之本也。神者。氣之子也。氣者。神之母也。子母者。不可斯須而離也。如是。則氣乃湛然住于丹田。而成變化矣。老子曰。縣縣若存。用之不勤。出息微微。入心縣縣。深根固蒂。此長生久視之道也。內觀經曰。氣來入身。謂之生。神去于形。謂之死。所以通生。謂之道。於是氣旺。則人旺矣。氣衰。則人衰矣。故曰。氣能富形。神能御氣。而飛形者也。其訣。在乎天門。開地戶。閉水永。縣縣而勿廢。其吸也。至于根。其呼也。徹于蒂。如雞抱卵。如魚生水。聖胎成而斯脫矣。純粹子曰。強兵戰勝。奈何。奇士曰。金液鍊形者也。積魂以消陰魄。陽兵以禦陰寇。蓋用五行相尅。八卦相盪。歸根復命。而成丹者也。黃帝曰。歸丹百數。其要在乎神水華池。易真子曰。返丹者。反覆陰陽之氣者也。聖人設其法象。誘太陽之氣。先為神丹。然後能成其道焉。如國之有寇。須兵以制之。既制之矣。乃可行息王之道焉。戊戌者。月精也。離已者。日光也。坎離者。水火也。子午者。卯酉也。龍虎者。鳥兔也。震兌者。房參也。魂魄者。陰陽也。雄雌者。父母也。夫婦者。男女也。鉛汞者。金木也。甲己者。乙庚也。乙庚者。丙辛也。丙辛者。丁壬也。丁壬者。戊癸也。金華秋石者。嬰兒姪女也。黃芽白雪者。丹砂也。交梨火棗者。玉體金漿也。河車者。黃婆也。神水者。華池也。此殊名而同歸者也。其要不出乎陰陽而已。太一志曰。聖人括易象以鍊鉛焉。固身保神。非外物也。曹真人曰。以元氣補元氣。豈必丹砂石哉。陶真人曰。緹花不可以結實。內肉不可以成胎。立乾坤。運水火。合三才。應天符。然後可以為丹矣。劉真人曰。乾坤者。鼎也。天地之道也。坎離者。藥也。南北之位也。龍虎者。東西也。真一子曰。自復也。乾也。姤也。坤也。十有二辰之中。觀其氣候。分震巽之門。子而往。午而來。陰符陽火。合于天符。三百有六十度。此晦朔陰陽。刑德交會。天地變化。萬物生成之數也。依乎刻漏。而運行焉。奪取氣候。入于神室之中。可使真鉛天地之母。受此運用。而產精神者也。龍虎經曰。道猶馭也。銜轡準繩。隨軌軌之處。中以制乎外者也。蓋有假月之鼎。其要在乎三。已庚生以開兌之戶。黑金胚出。而白銀來矣。九六者。春夏也。其地三五焉。七八者。秋冬也。其復來往焉。是知大丹者。元氣之所造化。故曰。華池神水。玉汞金鉛。乾坤運用。日月烹煎。屯蒙發火。進退精研。抽添沐浴。九轉一年。坎離貫通。功行三千。持之勿怠。化形為仙。純粹子曰。於是始明三清之要。復問曰。止行鍊神。可乎。奇士曰。斯神仙矣。為其形沈而神超也。純粹子曰。止行鍊氣。可乎。奇士曰。斯胎仙矣。為其神氣交感。結胎育嬰。如蟬蛻也。純粹子曰。止行鍊形。可乎。奇士曰。斯住世矣。為其返老而為少也。純粹子曰。三法俱行。則何如。

奇士曰。斯升天官矣。純粹子曰。三法之外。亦有道乎。奇士曰。於是有存神入定。尸解。活脫。投胎。移形。躡斗。步罡。五符。三氣。五牙。六字。抱月。採日。服氣。絕粒。吐納。屈伸。導引。存想。其條千數。皆旁門之淺方。初學之漸階。不足進也。純粹子曰。遂從授鍊神。鍊氣。鍊形之訣焉。

真諦篇

列仙之靈。吐辭為經。撮其玄機。可以願生。

杜廣平杜契字也。後漢末人。授玄白之道于介先生。嘗且坐臥。任意存于泥丸。其中有黑氣焉。次存于心。其中有白氣焉。胸之中有黃氣焉。其初存也。氣出如豆。既而其大衝天。於是三氣如雲。纏繞身而覆身之上。變而為火。在三咽之內。復合景以鍊一身。一身之內。五臟照徹。如是且而行之。至日中而止。於是服氣百有二十過。所謂知白守黑。可以不死者也。太素丹經景曰。一面之上。嘗得左右手摩拭之。使熱高下。隨形。皆使極而為。可使皴斑不生。而光澤如少女矣。所謂山川通氣者也。精景按摩經曰。臥起當平氣正坐。先又左右手。乃度以掩其頸後。因仰面視上。而舉其頸。使頸與左右手爭為之三。四止。使人精和血通。風氣不入。已復屈動其身體。伸手四極。反張側望。宣搖百關。為之各三焉。臥起以收。拭頸中及耳之後。使周而俱熱。溫溫然也。順髮摩頸。若理櫛之無數焉。良久。摩左右手以洗面目。已乃咽液二十過。以導內液。常行之。則其日明。其體不垢。邪氣不干矣。於生氣之時。咽液二七過。按體之所痛。向其王方而祝曰。左玄右玄。三神合真。左黃右黃。六華相當。風氣惡疫。伏匿四方。玉液流澤。上下宜通。內遺水火。外辟不祥。生長飛仙。身常健壯。祝已。復咽液二七過。按所痛者。二十有一過。嘗行之。則無疾矣。耳目者。壽真之梯。絳靈之門戶也。嘗以手按其眉後之穴。三九過。以手心及指摩其目。行三十過。其摩惟數數。然無時也。既已。則以手逆乘額上。三九過。從眉中而復上。行人髮際。其咽液無數焉。常行之。目清明矣。眉之後有小穴。是為上元。六合之府也。其生化生日之輝焉。目之下。權之上。是決明之津也。以手旋其耳者。探明暎之道也。夫人之老。鮮不始于耳目者也。以手乘其額之左而內存赤子。則日月雙明。上元喜矣。於是三九之數。是為手朝三元。固腦堅髮者也。首之四面。以左右手乘之。順髮就結。惟令多焉。於是首血流。散風濕不凝矣。既已。則以手按其目。二九過。是為檢目神者也。司命東卿曰。清齋辟殺。則晝存日夜存月。在于口中。使其大如環。其日。赤色有紫光。九芒焉。其月。黃色有白光。十芒焉。於是咽其光芒之液。常密行之。無數焉。或使日月居于面。左日右月。於是二景與其腦合氣相通。是為攝運生精。理和魂神之道也。太虛真人曰。月之五日。子之時。內存。日象從口而入。在于心之中。使照一心之內。與日合光。覺其心暖焉。即咽液九過。至于十有五日。二十有五日。二十有九日。復為之。則耳目聰察。百關鮮微。面有玉光。體有金澤。十有五年。太上遣仙車至矣。大智慧經曰。內存。心中有日。大如錢焉。赤色而有九芒。從心而上。出候至齒。回還胃中。如是良久。自見其心胃。已乃吐氣咽嗽三十九過。一日三行之。行之一年。疾除。五年。身有光彩。十八年。可以得道。日行無影矣。夜服月華。如服日焉。惟從腦中而下。其入于喉。芒亦不出于齒。而退入于胃。張微子曰。平日。先閉目內視。如見五藏。因口呼出氣二十四過。使目見五色之氣。相纏于面。因入于口。

納此五色之氣五十過。咽液六十過。叩齒七通。咽液七過。乃開目。久行之。嘗乘雲霧而行。此服藥之方也。九華真紀曰。日者。從之。實。從者。日之精。唯開服日之法。未見發。從之。經。從之。經。甚。秘。焉。致。從之。道。甚。易。焉。目者。身之鏡也。耳者。體之隔也。視多。則。鏡。昏。聽。衆。則。隔。閉。矣。吾。有。磨。鏡。決。隔。之。術。焉。而。者。神。之。庭。也。髮者。腦之華也。心悲。則。面。焦。矣。腦。滅。則。髮。素。矣。精。元。內。喪。則。神。津。損。竭。矣。吾。有。童。面。還。白。之。法。焉。精。者。體之神也。明者。身之寶也。勞多。則。精。散。矣。餐。鏡。則。明。消。矣。吾。有。益。精。延。明。之。經。焉。守。真。誠。篤。者。一。年。則。首。不。白。禿。髮。更。生。矣。內。有。家。業。子。孫。之。繼。外。有。王。事。朋。友。之。交。耳。目。廣。聞。聲。氣。雜。役。則。道。不。專。行。事。無。益。矣。真。才多。隱。乎。林。嶺。之。中。遠。世。而。抱。淡。則。嬰。面。而。玄。矣。於。是。吾。將。致。乎。玉。體。金。漿。交。梨。火。盞。騰。飛。之。藥。若。體。未真。正。邪。念。盈。懷。則。不。能。致。矣。火。聚。交。梨。者。非。外。物。也。其。生。于。心。其。有。荆。棘。則。梨。不。見。矣。青。童。大。君。曰。欲。殖。滅。度。根。當。拔。生。死。栽。沈。吟。墮。九。泉。但。坐。惜。形。骸。西。城。真。人。曰。神。為。度。形。舟。薄。岸。當。別。去。狎。生。死。輪。但。苦。心。猶。豫。夫。學。道。者。可。不。自。力。乎。哉。夫。人。之。死。也。其。形。如。生。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皴。目。光。不。斂。髮。不脫。而。堅。形。骨。者。尸。解。也。尸。解。之。仙。方。得。御。華。蓋。乘。飛。龍。登。太。極。游。九。宮。而。已。得。道。之。士。暫。游。太。陰。者。太。一守。其。尸。三。魂。營。其。骨。七。魄。衛。其。肉。胎。靈。保。其。氣。矣。為。道。者。當。令。三。關。常。調。焉。口。者。心。之。關。也。足。者。地。之。關也。手。者。人。之。關。也。三。關。調。則。五。臟。安。矣。姜。伯。真。遇。仙。仙。使。乎。倚。日。中。其。影。偏。焉。仙。曰。子。篤。志。學。仙。而。心。不正。何。也。吾。誨。汝。日。出。三。丈。指。手。二。肩。之。上。以。日。當。其。心。心。暖。則。心。正。矣。從。之。遂。得。道。焉。以。夜。半。去。枕。平。臥。握。固。放。其。體。若。氣。調。而。微。者。身。神。具。者。也。學。道。有。九。患。焉。有。志。無。時。一。也。有。時。無。友。二。也。有。友。無。志。三。也。有。志。不。遇。師。四。也。遇。師。不。覺。五。也。覺。而。不。勤。六。也。勤。不。守。道。七。也。志。不。固。八。也。固。而。不。久。九。也。喜。怒。損。其志。者。也。哀。樂。損。其。性。者。也。榮。華。惑。其。德。者。也。陰。陽。竭。其。精。者。也。道。之。忌。也。為。道。者。口。嘗。吐。死。氣。而。取。生。氣焉。慎。笑。節。言。而。思。其。形。焉。式。規。之。法。能。使。目。明。何。也。吾。以。甲。子。旬。取。東。流。清。水。合。真。丹。以。洗。其。目。斯。則。明矣。太。上。曰。人。命。在。幾。日。間。或。曰。數。日。間。或。曰。終。食。間。太。上。曰。未。也。或。曰。在。呼。吸。間。太。上。曰。善。哉。可。謂。知。道矣。紫。微。夫。人。曰。為。道。者。嘗。持。火。入。冥。室。其。冥。即。滅。而。明。獨。存。矣。財。色。者。其。如。刀。刃。之。蜜。歟。孺。子。知。甘。於。口而。不。知。有。截。舌。之。患。焉。南。極。老。人。曰。愛。而。生。憂。憂。生。則。有。畏。故。無。愛。則。無。憂。矣。無。憂。則。無。畏。矣。太。上。真。人曰。彈。琴。絃。緩。如。之。何。或。曰。不。鳴。不。悲。曰。絃。急。如。之。何。曰。聲。絕。而。傷。悲。曰。緩。急。得。中。如。之。何。曰。衆。音。和。合。八音。妙。奏。矣。太。上。真。人。曰。學。道。執。心。其。如。琴。乎。學。道。之。人。如。思。朝。食。未。有。不。得。者。也。惜。氣。如。惜。面。目。未。有。不。全。者。也。下。士。競。於。求。名。其。如。香。以。自。燻。燻。則。氣。滅。從。欲。衆。聞。之。不。亦。惑。歟。太。紫。經。曰。左。右。手。掌。摩。拭。其。面使。熱。焉。則。斑。斑。不。生。而。光。澤。矣。摩。左。右。掌。至。極。熱。以。拭。其。目。順。手。以。摩。其。髮。如。梳。焉。左。右。腋。更。相。以。手。摩之。則。髮。不。白。脈。不。浮。矣。消。魔。經。曰。若。體。中。不。寧。當。反。舌。塞。喉。漱。津。咽。液。而。無。散。斯。體。中。自。寧。矣。耳。數。按。抑則。聰。徹。矣。其。名。曰。營。治。城。郭。名。書。皇。籍。者。也。鼻。數。按。其。左。右。則。氣。平。矣。其。名。曰。灌。漑。中。獄。名。書。帝。錄。者。也。日。欲。眠。而。坐。內。視。以。見。其。五。臟。則。腸。胃。斯。明。微。矣。吾。梳。髮。則。向。王。地。而。祝。曰。泥。九。玄。華。保。精。常。存。左。為。隱月。右。為。日。根。六。合。清。鍊。百。神。受。恩。既。已。咽。液。者。三。則。白。不。白。而。日。生。矣。正。一。經。曰。閉。氣。定。靜。可。使。百。鬼。畏懼。功。曹。使。者。龍。虎。君。至。矣。夢。之。惡。者。何。也。一。則。魂。妖。二。則。心。賊。三。則。尸。賊。也。既。竊。以。左。手。捻。人。中。者。十。有

四。叩齒者。十有四。則反凶生吉矣。善夢。則。願。其。目。十。有。四。叩。其。齒。十。有。四。寢。之。狀。欲。高。高。則。地。氣。不。及。鬼。氣。不。干。矣。夫。鬼。氣。侵。人。者。常。依。地。而。為。祟。焉。夜。行。叩。齒。鬼。斯。畏。矣。不。敢。近。也。甲。寅。庚。申。是。鬼。覓。亂。精。神躁。擾。之。日。黃。牛。道。士。曰。夕。寢。存。日。在。額。之。上。月。在。臍。之。上。則。萬。邪。遠。矣。中。山。劉。偉。道。學。仙。十。有。二。年。仙。師試。之。以。十。萬。斤。之。石。懸。以。一。髮。使。偉。道。疑。其。下。偉。道。心。安。體。胖。仙。師。曰。可。教。也。餌。之。神。丹。白。日。升。天。焉。昔者。有。人。好。道。不。知。其。方。夙。夜。向。柏。木。拜。之。求。長。生。焉。逾。二。十。有。八。年。於。是。木。生。紫。華。其。甘。如。飴。食。之。而。仙。或有。拜。太。華。者。致。西。嶽。丈。人。授。以。道。或。有。拜。河。水。者。十。年。致。河。伯。授。以。水。行。不。溺。之。方。此。無。他。焉。精。誠。之至。也。王。仲。甫。吸。引。二。景。餐。霞。四。十。有。餘。年。而。無。成。焉。其。子。服。之。十。有。八。年。而。仙。去。南。嶽。真。人。謂。仲。甫。曰。附腦。宮。虧。減。筋。液。不。注。安。得。有。成。哉。仲。甫。治。其。疾。而。後。修。其。真。亦。仙。去。故。學。道。者。必。先。養。其。身。而。後。可。與。議矣。

內景之學。蓋有二家。權其至當。其思無邪。人之絳宮者。上清也。其名曰紫微。蓋身之中。五行混然而聚。至靈之氣者也。三魂者。一曰胎光。其居上丹田。二曰爽靈。其居中丹田。三曰幽精。其居下丹田。下丹田者。下關元也。其名曰命關。曰金關。曰玄關。曰死生關。二腎者。其左少陽。其右太陽。上通于諸脈。及于經絡。此密戶也。二腎所生。如日月之氣。常隨呼吸而出入焉。內灌于生門。上入于泥丸。上下通流。如日月之運行。人之動靜呼吸。心宜常存之者也。元氣者。出于下丹田。流注于身。凡晝之半。則陽極而陰生。故會合于泥丸。陰陽相推。循環無窮。晝夜之間。猶列宿分布焉。夫能服氣固精。得其節符。則靈氣凝變。如紫煙白雲。充于三田。其升為雲。其降為雨。以之溉灌五臟。而植根者也。上納津液。下勿泄其氣。氣液充滿。如深井之出涌泉。自然洞流無窮。通于鼻門。而入于口。滋于其身。如是。則黃鉛紫黍。生矣。依時採而鍊之。入于丹田。貫諸百節。自然出關。室而照其陽之門。故曰。回紫抱黃。入丹田者。此之謂也。口者。玉池也。其中靈液。皆由脾胃消化。水穀承變而生焉。其源自乎肘後之關。衝之至于轆轤之關。其分四脈。下之二脈。從頂之後。入頂之下。透舌之二竅。及下齒也。出焉。上之二脈。入于泥丸。穿于上脘之二竅。及上齒出焉。一氣不調。則水穀不化。脾胃之氣。緩而玉池乾枯焉。經曰。晝夜不寐。乃成真。不寐者。非不寐也。去陰昏之氣而已。九皇丹經曰。晝咽靈液。夜伏真氣。久則有輪自運於三宮。如波濤之聲。所以心合于氣。氣合于神。融而且和。泯泯澄澄。不遂于物。入于不動之境。焉存黃庭者。何也。閉八門。鎖金關。澄湛靈臺。掃除陰室。使二氣交會於壺宮。所以制鍊瓊丹。填補血脈者也。耳也。鼻也。口也。心也。命關也。耳。不可妄啓發焉。當收視反聽。絕諸外照。其名曰。七莖。玉籥。閉二扉。此之謂也。夫修大道者。必先爲三要焉。三要者。耳也。目也。口也。而後閉金關焉。如是。則太一玄泉。消于幽關。上貫于崑崙矣。九微上仙。常帶虎符者。水中之金也。脾者。橫津也。脾長一尺。橫津長三寸。有六分在心之下。謂之黃庭之府焉。心與脾者。父子也。是爲火生于土。靈臺之所居也。鼻者。中嶽也。竅之左。其氣之出則陽也。竅之右。其氣之出則陰也。晝夜陰陽不定焉。觀其運行。始會于丹田。次流于寸口。朝于鼻中。貫于五內。歸于命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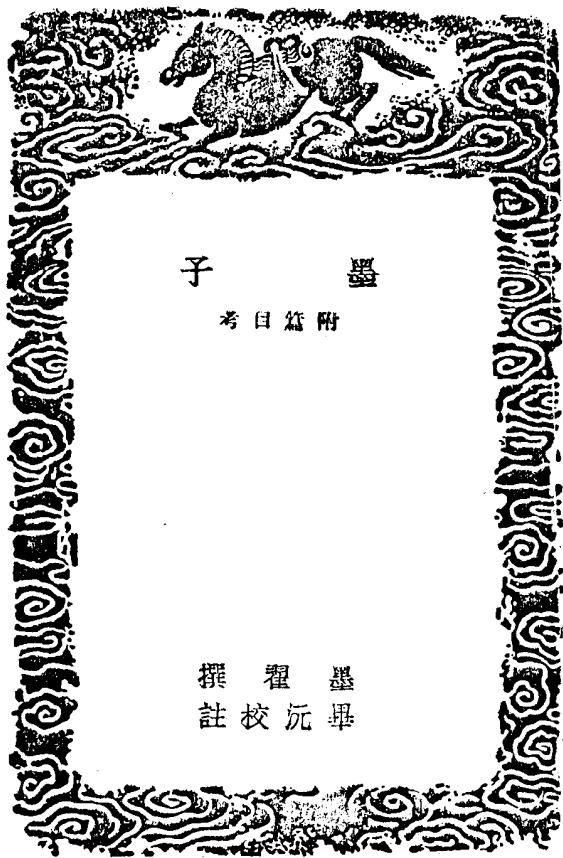
359

屬鶴曰一呼也。其脈行乎三寸焉。一吸也。其脈行乎三寸焉。呼吸定息。其脈之行是為六寸。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則脈行乎五十度。而周于身矣。其運行之道。蓋如環之無端焉。榮者。陽也。衛者。陰也。榮減一息。則生寒矣。衛加一息。則生熱矣。神能御氣。則鼻不夫息。如嬰兒之在胎者也。故胎息者。上至于氣關。下至于氣海。非若口鼻之勞也。其人之息以隨何也。氣伏于下元。則其息長而遠矣。出于三焦之上。則其息短而促矣。為真人曰。靈龜後鶴。千歲不食者。善息故也。舌之下有三穴焉。左曰金津。右曰玉液。中曰玄膺。皆涌生甘泉。以灌于氣海。氣海者。命門也。此生死之岸也。曰神。曰氣。曰精。身之三寶也。保之之要。有三焉。始以導引百骸。流通血脈。以安其四體。中以勤修百行。抱制魂魄。以至萬神。終以淘鍊本元。飛行日月。以復其真精。真精者。得一可以仙矣。治身之要在乎存想。於是又有妄想。真想焉。夫閉目外觀。或引五色之氣。或化日月之光。或為龍虎之形。或作嬰兒之象。或思赤珠。或現金丹。此妄想也。閉目內視。而使神識氣。識神。於是氣為神胎。形為氣主。神氣相合而自然。此真想也。日月既足。可以出入其竅矣。肺主乎氣者也。是為華蓋焉。其下通于命關。其上貫乎神靈氣。或不通。則鼻塞矣。於是存其白元。靜調六氣。呼。吸。也。可以革滯滯矣。白元者。何也。肺之真氣也。能治身者。莫先乎行氣。氣活則血榮。血榮則精實。精實則神靈。而四海內豐矣。四海者。何也。氣血精髓也。其要在乎戒五傷焉。多乎酸。則心傷矣。多乎苦。則肺傷矣。多乎辛。則肝傷矣。多乎甘。則脾傷矣。不特此而已。久于視。則血傷矣。久于臥。則氣傷矣。久于立。則骨傷矣。久于坐。則肉傷矣。久于行。則筋傷矣。知此者。血氣調理。上可以窮七返。下可以究九還。鍊其元。伏金液。於是血成乳。氣成雲。骨成金。髓凝霜。肝者。藏魂也。忍怒可以制陰。抑喜可以養陽者也。一陽起于子。而至于巳。則六陽極矣。常人之真氣。遇極則飛。飛者。達生之士。觀其極。則內生一陰。陰極于亥。六陰。則內生一陽。陰陽相推。生生無已。故得神全精復。與天地相久者也。此何道乎。用七日來復之候。以攝魂還魄。鍊丹結胎者也。腎堂者。玄關也。心腎合為一脈。其白如線。其運如環。其中廣一寸有二分。包一身之精粹。是為九天真一靈和之妙氣。至精活命之深根者也。若夫五臟六腑。百關百脈。金津玉液。日月之光華。皆在乎腎焉。常能存固。則二部之海水。應刻定候。其潮自生。至于生門矣。生門者。何也。幽關之戶也。水之運也。及冬至。則于氣極。氣極。則凝為霜。結為水。夫能實其腎。則凝為白金。得乎離火。則為還丹矣。夫火極則炎上。水極則流下。故陰極則無陽。陽極則無陰。水火之極。莫能力制。悟此者。斯審陰陽消長之理。擊洪濤。開造化。提日月。升崑崙。以成逆會七返者也。始升騰。則成雲。成雲。則成龍。龍。則骨堅。骨堅。則生肉。肉實。則筋舒。筋固。則添血。血盛。則益氣。氣沖。則益毛髮矣。脾者。金臺也。元氣之大根也。能消穀分氣者也。其脈下貫于命門。在臍之下一寸有三分。名曰玉瑛。是為下丹田。夫命門者。何也。性命之門。非獨右腎而已也。常溫養脾火。使土氣充盈。則體強而本固矣。脾腎氣盈。則其驗如丹。蓋脾者。其長一尺。掩於太倉。若其壯。則五臟亨通。虛則四流墮矣。昔乖崖子鍊也。見希夷先生當壘而附火。綿冠厚衲。曰。吾守一泓之氣。不能與造化爭焉。膽者。六府之精也。主諸氣力外。應乎目。瞳眸柱者也。鍊三元之氣。既久。則五臟之靈光夜燭矣。三魂軍者。夢寐滅矣。三田各有室焉。其室一寸有二分。陽馳陰走。聖人狀之為龍虎。

謂其難制伏者也。曰鼻。曰目。曰心。此身前三關也。曰尾闕。曰肘後。曰臍。此身後之三關也。曰口。曰手。曰足。此身外之三關也。呼吸進退。闕一不可焉。知三田者。存鍊北方之正氣。採之有時。遺之有數。自然變化九玄金液之大丹者也。地戶者。口中也。帶蒂者。額心也。鼻之氣。出清入玄者也。夫存想發火。運載河車。不離乎呼吸而已。於此鍊其津液。而入于玄宮。腎之鉛汞。飛出于上道。於是上下關鍵。而不泄。聖胎斯成矣。舌之吐縮。漱津咽液。當如江河之注。五內源源不絕者。可也。養三田。淨六府。固精室。閉邪關。於是結五內之精華。育大化之元胞。使氣住于神宮。丹回于腦。可以變朽為榮矣。三田修鍊之功。則留精止胎。自然三氣右旋於腦戶。六陽左邊於乾宮。上下順流。百關俱爽。則九竅洞達矣。北方正一之氣。其主洞房金室。坎離之二氣。坎離交。則日月精華。自然合一。而會于三田矣。金室下元者。腎宮也。其名曰壽海。尾闕不禁。則滄海竭矣。故曰。長生至謹。房中急。其此之謂歟。內視三房九室。使內外洞徹。乃存漱五牙之玉液。而咽之。於是閉命關。下金銀。制精氣。欲急伏鉛汞之將飛。鉛者。水中之金也。盈則魄動矣。汞者。火中之銀也。滿則魂搖矣。大腸者。玉堂之府也。小腸者。元陽之府也。左膀者。太和之府也。右腕者。太素之府也。胃者。中黃之府也。脾者。太清之府也。修之治之。勿令放焉。斯可也。善治生者。先治其心。將躁則安。將邪則止。將求則以捨而抑之。將濁則以清而澄之。行止於是。造次於是。久之。則物冥乎外。神鑒于中。不求而愈靜。不求而愈清。於是動寂俱忘。天真自適焉。五行者。散而為五。混而為一者也。一者。道之始。藥之祖也。故天以一陽降而生復。六降而生乾。陽極矣。則一陰降而生姤。六降而生坤。十一月至十四日。其卦。坤。也。以應于卦。爻者也。仰觀天道。俯推漏刻。以均分其火候。奪取一千八十之火功。以脫凡胎。斯蓋起于一。終于一。金丹之火候也。從玄根而論之。則混元一判。三才具焉。四時遊焉。從內景而論之。則洪濤一判。三宮具焉。萬象生焉。四氣運焉。此天地人皆生于一者。歟。其妙在乎合三五之氣。用九九之節符。三五者。何也。水。火。土。也。於是閉幽門。研八遞。分三明。其父泥丸。其母雌一。以收三光。歸于子室。精神不失矣。八遞者。何謂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是也。三明者。何謂也。二腎之宮。其左為日。其右為月。而斗所居者是也。吾身有日月焉。使之高奔。上徹于泥丸。中行于五內。上下三宮。循環無窮。則百骸固。而精髓實矣。此黃庭之道也。玄一者。何也。鍊陰魄。養陽魂。結玄珠。而固精海者也。世人以陰鍊陽。其自壯而至老者。乎達士以陽鍊陰。其自老而復壯者。乎。鍊鍊者。先閉諸洞。後轉赤龍。上假玉池之津液。以灌養增添焉。使上下相通。是為胎津胞液之大藥者也。胎津者。何也。北方之中。吾能深扇固鍵。則三田。九竅。清淨而無漏。其一津一氣。結矣。經曰。飛昇上天。駕玉輪。晝夜七日。思勿眠。何也。六陰六陽七復之數。內鍊金丹之火候者也。勿眠者。皆澄湛其真思。不可昏昧。靈臺者。也。百竅者。土地之精也。止能養形而已。語曰。子欲不死。腸中無滓。子欲長生。腸中常清。故宜食太和之精氣。夫欲實其腹。先虛其心。心主靜者也。氣主動者也。故通乎道者。開翔海宇之外。而心常寧焉。休息靈臺之間。而氣常運焉。靜然後能與至虛。虛極則至。靈極則明。明極則微。微則天地之大。莫能逃乎方寸矣。心者。神之宅也。口者。神

之野在於人其配腎焉。惟於卦氣爲復之卦。一陽始生之時也。午者南離。陽明之火也。吾觀乎天文。上屬
 勃火之躔。當柳星張之舍。下應乎周之野。在於人其配心焉。推之卦氣爲姤之卦。一陰始生之時也。子雖
 爲陰。一陽生於其中。謂之陰中有陽焉。午雖爲陽。一陰生於其中。謂之陽中有陰焉。此學者所共知也。夫
 學者以一陽之初動。元氣上升。皆知握固盤膝。升身進火。運金精於髓海。滿神水於高源。鼻氣綿綿。內安
 神識。至丑而止。俟元氣傳至於午之時。而合於心火。此水火之交感者也。以一陰之初動。液血迎合。皆
 知盤足疊手。安定心神。鼻氣綿綿。滿口含津。勿吐勿咽。運心之火。上合於玉液。交心腎之氣。成既濟之功。
 至未而止。俟心血傳至於子之時。而合於腎水。此水火之還元者也。默然旋斡其功。自謂能行子午而
 交龍虎矣。夫行子午之功者。蓋欲交龍虎而還大丹。然龍虎未有不能生之而能交之者也。故行子午之
 功。必在乎生龍虎。其妙本乎鍊甲庚者也。試歷論之。鍊甲庚者何也。或以謂甲寄在寅寅者火之所生。而
 王於午。本東南之氣也。是爲液血變化之方。陽龍生成之地。故鍊甲必於寅之時焉。庚寄在申。申者水之
 所生。而王於子。本西北之氣也。是爲精血變化之方。陰虎生成之地。故鍊庚必於申之時焉。是爲龍虎所
 生之方。而不知所以生龍虎之妙矣。夫火生於寅。而王於午。其後受胎養於丑者也。水生於申。而王於子。
 其受胎養於未者也。凡物未有不受胎養。而有生。有王也。前人行子之功。至丑而止者。丑。寅。東北之卦
 也。並處於艮宮。其氣均平。傳送爲近。蓋丑之初時。神水漸降於華池。當以舌攪于上。脣行咽飲於重樓。玉
 液既通。躡於重樓。則甲之木。受玉液而得養矣。甲有所養。則肝之木生。肝之木生。則傳之於心。至此。則心
 之火王焉。是以玉液傳至於午地。感心之火而化血。謂之陽龍也。行午之功。至未而止者。未。申。西南之卦
 也。並處於坤宮。其氣均平。傳送爲近。未之時。真藥將聚於金鼎。則鼻之息多入少出。固真火於脾之土。真
 火既傳養於脾之土。則庚之金復受脾之土而得養矣。庚有所養。即肺之金生。肺之金生。則傳之於腎。至
 此。則腎水王焉。故心之血傳至於子地。感陰氣而化精。謂之陰虎也。是以太白真人歌曰。五行顛倒術。龍
 從火裏出。陰陽不順行。虎向水中生。呂公曰。陽龍還向離宮出。陰虎仍從坎位生。太上內日月經曰。元氣
 入心化爲血焉。血者精之源。神之母。流陰入于腎宮。則化爲精。信乎鍊甲庚。生龍虎之妙。誠本乎丑未也。
 然神水降於華池。謂之玉液。行咽飲於丑之時者。何以證之。靈寶道要曰。東留扶桑未曉。升身漸過重樓。
 驀馬數游宇宙。少男止至揚州。艮。少男也。揚州者。丑之地也。吾觀乎天文。丑者。上屬乎星紀之躔。當斗牛
 女之舍。下應揚州之地者也。張平叔詩曰。金鼎未留朱裏汞。玉池先下水中銀。則行咽飲於丑之時也。明
 矣。然液血聚於金鼎。謂之真藥。行吞火於未之時者。何以證之。靈寶道要曰。採藥須憑玉兔。成親必在黃
 婆。俟至雍州相見。奉送一曲陽歌。又曰。西南火。入雍州。何也。玉兔。金精也。黃婆。脾土也。其坤。西南之位也。
 雍州者。未之地也。吾觀乎天文。未者。上屬鴛首之躔。當井鬼柳之舍。下屬雍州之地也。張平叔詩曰。要知
 產藥川源處。只在西南是本鄉。此行養火於未之時也。明矣。夫生龍虎之妙。在乎鍊甲庚以成之。而收功
 於子午焉。行子午之功。而昧此機要。則恐能成其變化哉。雖然。達者行修鍊以通關節。非一日之力而後
 至也。探微妙以換凡胎。其悟必有因乎。吾嘗權其至當。曰。運河車之正氣。游尾閭。衝夾脊。透玉京。和二物

於泥丸。還大丹於丹竈。奪造化之權。成長生之道者。不過鍊甲庚而已。豈不謬哉。



墨子敘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為十五卷。目一卷。見附經籍志。宋亡九篇。為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為五十三篇。即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即宋本。又三卷一本。即親士至尚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此本同。自此本以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蓋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昭。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沉始集其成。因備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謬誤。又以知聞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既以節葬為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復之言也。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為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復未嘗非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韓書傳注。亦無斥墨詞。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為墨學者。流為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項學云。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韓愈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傳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

墨子敘

一

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脩身。及經上。疑復自著。除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暴。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替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實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閒。攻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賢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若史記鄭陽傳。鄭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四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頌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為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冉。注云。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仁。善曰。未詳。沉亦不能定其時事。又可馬遷。班固。以為翟。宋大夫。葛洪以為宋人者。以公輸若為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為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又重稱楚四竟。非魯衛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溢為名之字。作益。一又作益。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敗百姓之為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于遂亡之訓。闢叔之即管叔。實足以證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八年。歲在昭陽。單閼。徐月。敏於西安。節。聚之。張香閣。

墨子敘

二

墨子敘

三

墨子後敘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弇山先生既刊所注墨子成，以星衍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敘。星衍以固陋辭，不獲命敘。曰：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禮，為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誦過于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間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漿耜，而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墨，窳穢不通，步不相過，皆與舊傳所云：子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當為月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閔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

墨子後敘

一

墨子後敘

二

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當為月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尚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言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辨士也。親士，俯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習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更難鉤乙。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存其敘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業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乘雜集為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曾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雖讀而弇山先生于此，警悉能引據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個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原籍，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其為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快以惠來學，不覺贊而識其末也。陽湖孫星衍撰。

墨子篇目考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名，程為宋大夫，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案墨子名程，高誘曰：魯人，一曰宋人，為宋大夫，曾守禦務，備諸所著書，漢志七十一篇，隋志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楊倞荀子注云：三十五篇，宋潛溪曰：二卷，親士至經說十三篇，明堂策

卷刊本十五卷，七十一篇，與舊志合，開節用下節，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共八篇，蓋楊倞篇名總計之，宋則未見全書也。明刻文多重複，似亦非古本，但次第正與此同。

君子自難而易彼，彼字補同下，衆人自易而難彼，親士篇。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先原作近。

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戰雖有陳，勇為本焉，喪雖有禮，哀為本焉，節身篇。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許由，桀染干辛，干辛作子。

墨子篇目考

一

聖人爲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辭過當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利非兼愛也句非原文盜愛其室不愛異室

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亦非兼愛兼愛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原作文三領足以朽肉節葬爲作散形三寸之棺原作文三寸足以朽骸深則通於泉

原作文三寸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節葬篇亦云下無及泉上無通泉節用中篇

諸侯不得恣己爲政有三公政之政之政原作文正下同三公不得恣己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己爲政

斷指以存脛原作文云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善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以免於身者利原

作過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首雖受傷而身得免即謂之利大取篇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原作文善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衛人莫之娶公孟篇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原作文當仕汝弟子學期年就墨子責仕二字補責求也墨子曰汝聞魯人

原作文語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爲兄沽酒此下與原文小

異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非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

復求仕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

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二句原文明見坤雅引下二條亦原書所無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書鈔引新序齊王問墨子

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云云說人則爲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案史記墨子或曰墨子時或曰在其後漢書謂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推朴子小司馬皆言在七十

子後史記墨子曰宋信子學之計因墨子漢書子學作子冉意其生稍後孔子而先如孟子者歟竊謂

儒與楊墨猶陰與陽而墨較近理故與楊同一墓路同經孟子辭闕而墨氏之書至今猶有傳者其至

尸役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非非子願學爲孔墨道尊史傳以墨附孟范書言墨孟之徒韓

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是豈特秦越同舟已哉荀卿書雖不詳其禮論篇論墨子薄葬

反覆數百言大旨謂以倍叛之心事親棺槨三寸衣衾三領爲利餘罪人之喪又謂利死而附生所凡

實出孔緒結墨之上唐開元從祀孔廟其以此歟

唐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墨子

墨子十五卷墨子

墨子十五卷墨子

墨子十五卷墨子

墨子十五卷墨子

墨子十五卷墨子

宋史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子

鄭樵通志藝文略

墨子十五卷宋大夫墨翟撰墨翟與孔子同時漢志注在孔子後又三卷樂論注唐志不載當考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

王應麟玉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戰國時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尙簡本件上同爲

說云荀孟皆非之而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誠行與楊朱同科者也韓吏部推尊孟氏而讀墨一章乃謂孔

墨相爲用何哉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

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子詭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

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錢曾讀書敏求記

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

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

亡多矣潛溪之言如此子康宏治己未舊抄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

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蓋所謂館閣書目本或即此歟潛溪博覽典籍其辨訂不肯聊且命筆而

止題爲三卷豈猶未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于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藏書家

焦竑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樂論注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樂論注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樂論注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樂論注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樂論注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樂論注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樂論注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樂論注

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呂氏春秋通音云：不充則不盈，高誘曰：盈足也。盈，謂如澗澗然。為之澗澗，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澗足也。古無從貝字，此俗稱。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而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為衣服則與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潔，皆已具矣。必厚作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為鈿，珠玉以為佩，當為佩古無此字。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為身服，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努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為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誦，男耕稼樹藝，古只作耕，說文云：耕種也。從耜與耨而種之，以為民食。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於百姓，以為美食，猶麥黍蒸，次魚鼈。太平御覽引此文作：應作繁，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美食方丈，舊作前方丈三字。今據文選注兩引，改美食方丈。太平御覽作：前則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節儉。飾者，覆食之器也。位說文云：飯傷也。人君為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當為節說文云：節，禮也。雖舊說此字，據太平御覽增：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為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舟車也，全太平御覽引作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奮，作止一本如此。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為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於故民，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為姦家，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太平御覽引云：而國亂矣。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當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眾，當今之君，上俱作主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舊作子，一本如此。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眾，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此辯聖王雖用樂而治不在此三者謂堯舜及湯及武王也。

程繁太平御覽引作程子，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琴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古只作禮，息於聆音，為領，太平御覽引作吟，是也。笛是笛字之壞，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此譬之猶馬馭而不稅，太平御覽作：成同，馭而不馳，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茅茨舊作

第期今據太平御覽改，且以為禮，且以為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謠，又脩舊作，今以意改九招，已上十六字舊脫，今據太平御覽增，呂氏春秋云：湯命伊尹作大謠，賦，其謠九招，六列，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困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呂氏春秋云：周公為三樂，乃成王之樂，此云象，又是武王作，未詳，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墨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為無智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昔人所以生者，食之利也，必以知饑而食之，否則非智，今聖人雖用樂而少此亦無，違于聖人無下疑有脫字。

墨子卷之二

尚賢上第八說文云：賢，多才也。玉篇云：有德行也。尚，與上同。

子墨子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曰：然則眾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曰：譬若欲眾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眾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在當為左，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眾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疏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遠，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至遠鄰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眾，四鄰之萌人，明此字之假音聞之，皆誠為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貴作異，一本如此者，有高牆深

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正義曰按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
 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陶所在則何必定陶方得為舜陶之陶也斯或一焉按守節說本水經注
 是也雷澤則亦以山西永濟縣為強也漁雷澤太平御覽玉海引作漁澤地理志河東郡有漁澤縣曰
 澤在西北通典云澤州陽城縣有澤澤水史記集解云鄭元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案今山西永濟縣
 南四十里雷澤山下有澤亦云舜所漁也堯得之服澤之陽服澤疑蒲澤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
 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漢書作甄玉為甄嫪二同也魏文云呂不韋曰有莘氏以
 伊尹伊尹女家呂氏春秋本味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伊尹養之長而
 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莘氏有伊尹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於是請取婦為婦有伊尹喜以伊尹為媵遂
 女高誘曰伊尹曰莘有莘在今河南陳留縣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
 風仁壽云陳留外黃有莘邑本宋地莘氏邑也或在陝西郿陽非親為庖人湯得之舉以為己相與
 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說被褐帶索庸史記索隱引作傅築乎傅巖孔安國書傳云傅巖在虞之
 界史記索隱云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騎氏十里河西岸矣坂下便得隱穴是說所借身處也案今
 在山西平陸縣東二十五里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
 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
 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為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
 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為賢以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武者是也所以得
 其賞何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
 鬼賞之立為天子以為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賢以其賞者誰也然則富
 貴為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
 而憎之從而賤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為刑戮子孫離散室
 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暴而以其罰者誰也然則親而不善以
 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郭璞注山海經云今東海觀
 其縣西南有羽山案在今山東蓬萊縣乃無照無有及也昔其罪雖用弗成亦止見有所不及耳帝亦不
 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臯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
 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孔嘗作孽辜有辭于苗曰稷后之肆孔嘗作孽在下明
 不常孔嘗不作孽傳云輔據此當作匪鯀不蓋孔嘗作孽德威維威孔嘗作孽德明維明乃名三后孔
 嘗名作命恤功於民伯夷降典齊民維刑孔嘗作孽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播種穀殖嘉穀三后成
 功維假一本作假孔嘗亦作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盡天下之隱事遺利以
 上事天則天鄉其德如向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道之天下
 則不究一本作究非小用之則不困俯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

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岸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
 人之德章明博大迥固地訓結土聖年之意以脩久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
 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強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強哉倘者民之死也
 民生為甚欲死為甚憤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屢即屢字古文史記或作屢漢書或作屢皆訓數自古及
 今未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
 不察尚賢政之本也當云不可不察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為政其
 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
 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為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
 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
 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
 信之士懼今惟母以尚賢為政母同問於其國家百姓使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大一本作夫以為政
 於天下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然昔者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母臨衆
 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勸而勸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而能也古通為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
 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
 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
 同材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
 貴面目美善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
 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
 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善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
 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善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
 其國家也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此
 字一本有於大也此譬猶猶者而使為行人譬者而使為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
 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善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灰於
 常陽舜即恒山之陽堯術之服澤之陽立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
 僕伊也女師見詩云言告師氏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說
 居北海之洲書正義云尸子云傅說在北之洲北洲傳說在廣德之洲洲當為州國土之上史記載
 本紀云說為傅說築於傅巖孔嘗作孽而陳代齊齊築之以供食故此云國土也衣褐帶索庸築於傅
 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

也。武丁之舉傳說也。豈以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而向能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為政，故誓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誓，然王曰：於孔書作呀，來有國有土，孔書國作邦，告女訟刑。孔書女作爾訟作詳，在今而安百姓。孔書而作爾是女何擇言人，孔書無女字，何擇非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孔書爾不字，非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誓，暨爾字，假青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晞爾當從目，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為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辟同避，莫若為賢。為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為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辯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寔瘠暴為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一，本心解體，沮以為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與讀書文而不相分資也。隱惡良道，與讀書文而隱之，字亦寫从心，知經與墨字即隱也。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饑者不此下有脫文，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閔天，泰順，南宮括，散宜生，紂拘文王子受，里於是故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雖斯之樂元玉百工，大貝百朋，元豹黃龍，青紆白虎，文皮干合，以獻于紂。以登仲而通封，見而悅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見淮南子道應訓，得此不勸，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天下下，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尚賢之為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卷之三

尚同上第十一 楊倞注荀子尚作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舊作非是也。字到今以意改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虧巧餘財，不以相分，舊本巧與作列非，說文云巧，巧也。或从皮，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厚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政當為正，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公既立，以天下為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此文云世界也。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立之以為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而與如何，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一本作必，榜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非能是，上之所非，非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榜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為賞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

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子，則天下不治。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子而不上同乎天者，則天當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病屢發，災眚之類，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不違天鬼之所憎，以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舉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潔為酒醴，黍稷，本書多作繁，俗本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黍稷，不敢不潔，犧牲不敢不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幾讀如關市，幾分財不敢不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為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為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強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為政若此，是以謀事得，舊脫此字，據後文增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為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為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強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有苗之五刑然，苗嘗作，苗下改，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文選注引此云：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疑此則脫文。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當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刑，孔書作弗用，禮制以刑，禮制否，折刑音同，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孔書殺作度，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為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為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與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為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為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連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相年當為相年，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秦也，輕大夫師長，輕當為卿，咸云下篇作率以輕字，誤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與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錯，如舉棋將以為萬民與利除害，當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為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為刑政，則反此，政以為便，譬如宗於父兄，故舊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君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曰：人眾與處於眾，得非則是

尚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敦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非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內之父子兄弟，外之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除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斷巧除財，不以相分，巧斷作列，見上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為三公，既已立矣，以為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為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己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己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為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情，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

鄉既已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善作子，一本如此，何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乎天子，而不上同乎天者，則天當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病屢發，災眚之類，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不違天鬼之所憎，以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舉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潔為酒醴，黍稷，本書多作繁，俗本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黍稷，不敢不潔，犧牲不敢不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幾讀如關市，幾分財不敢不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為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為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強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為政若此，是以謀事得，舊脫此字，據後文增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為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為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強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有苗之五刑然，苗嘗作，苗下改，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文選注引此云：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疑此則脫文。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當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刑，孔書作弗用，禮制以刑，禮制否，折刑音同，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孔書殺作度，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為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為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與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為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為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連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相年當為相年，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秦也，輕大夫師長，輕當為卿，咸云下篇作率以輕字，誤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與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錯，如舉棋將以為萬民與利除害，當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為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為刑政，則反此，政以為便，譬如宗於父兄，故舊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君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曰：人眾與處於眾，得非則是

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母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乘之所譽曰。人乘與處於乘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乘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尚同。而與與能同。舊說善字文選注引作能善以尚同。今據增以為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為通。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通情。善說故字。今據增。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為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為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息。不敢為淫暴。曰。天子善作下。一本如此。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助助己言談。使人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則其謀慮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則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為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一本作載見。王同詩。事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實。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駉。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駉。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即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實。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當云此為政之本也。

尚同下第十三中與舊目云一本自親士至同上凡十三篇者即此已上諸篇非有與本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為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辟同。雖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二字。舊訓據下文。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為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為政若此。國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為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為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為人。若苟百姓為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闕。而薄者作。一本如此。若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文選注引作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其君

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為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賊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上以若人為善。將賞作。一本如此。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得百姓之譽。是以為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為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得百姓之譽。是以為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故子墨子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備備作。一本如此。下同。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舊說四字。一本有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當脫之字。一本天下作國之為家數也。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舊說此字。一本有以尚同於國者。國君亦為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備備作。一本如此。下同。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為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國也。此字。一本有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舊說此字。一本無此字。是尚同於天子。天子亦為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一。一本作則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備備作。一本如此。下同。若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一本無此字。非而而能。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天下既一本作計。非已治。天子又總天子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用之為說也。尚同一本作上同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究。舊說云。此則也。舊說云。無則。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曰。小人見茲。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鉤。孔書無此文。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為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二字。一本作先是。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為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辟同。雖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二字。舊訓據下文。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為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為政若此。國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為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為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為人。若苟百姓為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闕。而薄者作。一本如此。若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文選注引作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其君

譽令聞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日之善服此字一本有視也不若二日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善服此字一本有強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母以聖王為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為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為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政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為政若此雖作唯以意改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尚同之說而不察當云不可不察尚同為政之本而治要也當云治之要也

墨子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章好之字作惡从父者行兇與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不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自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賊愛其室不愛其室故竊其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一本云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一本云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當云下有愛字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有善脫此字據下文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二字舊非下同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

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曰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與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耶子墨子曰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相愛則必野戰家才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欺一不本此做此做字假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子墨子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曰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貴不敢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富不侮貧子墨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子墨子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為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為行故也昔者魯文公好士之惡衣太平御覽引作服故文公之臣太平御覽引作大夫二字皆詳羊之裘章以帶劍舊作鐵據太平御覽改練帛之冠太平御覽引此據作大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淮南子齊俗訓云晉文君大布之衣祥羊之裘章以帶劍據太平御覽改練帛之冠太平御覽引此據作大入以見之故臣為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舊作腰後漢書注引此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太平御覽引此一作三腸舊作腹據太平御覽改息然後帶扶膺然後起比期年朝有積黑之危非古字當為黎呂氏春秋行論云禹官為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其作黎玉篇云黎亦作黎是其故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者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訓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鼓擊之字从支鐘鼓之字从其而進之舊此下有日字新文士聞鼓音破聲亂行蹈火而死也左右百人有餘太平御覽引云越王好士勇自焚其室以越國之寶盡在此中王自鼓蹈火而死者百餘人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為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

為明君於天下者，必先奮作萬一本如此萬民之身，後為其身，然後可以為明君於天下，是故退賂其
 取此以也。萬民，飢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則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
 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
 即敢問，今歲有疾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豈為轉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
 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取兼二字，豈成兼上
 文，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舊作
 一本如此未止也，曰兼即仁矣，豈然，豈可爲哉，吾嘗兼之不可爲也，猶聖泰一本作大山以超江河
 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
 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太平御覽引有以字，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
 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孟，傳道遠達，注左思
 賦引作于，後世子孫者知之，秦誓曰，文王若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孔書云，唯我文考若日月之
 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
 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惟秦誓爲然，雖禹誓大禹謨文云，禹誓者，禹之所誓
 也，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彘，成聽朕言，孔書作命，非惟小子敢行稱亂，孔書無此八字，蓋茲有苗，用天
 之罰，孔書無此四字，若予既率爾，爾對諸華，以征有苗，孔書作肆，以爾來士，率爾，爾對諸華，禹之征
 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子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
 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今湯謨文惟予小子履，孔書作肆，台小子
 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孔書作上天，神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詳此文是湯謨，文惟予小子履，亦無此十
 字，未可知得罪于上下，孔書作未知，獲戾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皆與孔書之微意，萬
 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俱與孔書微意，與孔安國注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國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有罪，
 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
 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
 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
 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
 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
 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
 其親，與意欲人之慈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意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
 於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
 先從事於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

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一本作與，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
 而不替，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
 所以皆聞愛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皆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荆靈王好小妾，作
 非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飽乎一固，一本作與，據而後與，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爲
 而靈王說之，未識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
 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假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
 之士，可謂難矣，玉篇云，難也，言其難與，故焚身爲其難爲也，然後爲之，則前後文當爲而越王說之，未
 識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羴羊之裘，練
 帛之冠，且直之履，且當爲粗，入見文公，出以蔽之，朝故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識於世
 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說之，未識於世，而
 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
 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威之以刑，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
 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
 也，故君子莫若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
 必悌，當爲此，此皆其故，君子莫若欲爲惡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
 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上二字倒一本如此之義。可為一本作謂是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皆計軍上。竹箭羽旄。犀甲盾楛。劫賊。賊文云。木也。犀也。犀當從木。往舊作佳。一本如此。而靡弊。折靡弊而不反者。則即謂字異。文冷。謂音相近。當為。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巧往舊作列。佳。以意改。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塗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糧。倍。玉。篇。云。糧。同。糧。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審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矣。然而何為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此城。字。正文。俗。從。土。數。於。千。不。勝。而。入。舊。作。人。以。意。改。黃。衍。敗。於。野。王。注。楚。辭。曰。行。廣。大。也。不。秀。而。卒。此。闕。字。之。假。音。入。詳。為。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務。也。飾。攻。戰。者。言。曰。舊。作。也。言。一。本。如。此。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為。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句。今。有。醫。於。此。而。合。其。視。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視。謂。視。由。見。素。問。或。云。視。藥。謂。言。佳。藥。非。一。本。無。視。字。非。也。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尚。同。上。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莠。之。國。者。今。山。東。莒。州。其。為。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天。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境。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萬。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閒。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閒。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中。山。諸。國。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一。本。如。此。史。記。趙。世家。云。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博。施。表。作。四。年。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戰。國。時。為。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今。直。隸。定。州。是。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閒。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得。作。故。以。意。改。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質。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國。閭。閻。哉。古。者。吳。國。閭。閻。教。七。年。案。

墨子卷之五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取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鷄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益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鷄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益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搆如絲。劫三控之。控。猶。明。也。昔。義。云。謂。鄰。木。作。控。徒。可。反。指。即。控。異。文。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益。甚。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舊。說。此。字。據。後。文。增。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據。後。文。云。大。為。不。義。攻。國。則。弗。知。一。本。作。之。非。舊。說。此。字。據。後。文。增。從。而。譽。之。謂。之。不。義。此。何。一。本。作。可。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之。而。一。本。無。此。字。是。非。從。而。譽。之。謂。之。不。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奚。說。書。其。言。何。樂。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

史記圖開九年入鄧吳越春秋云九年十月楚二師陳於柏舉即此事也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陸之徑淮南子地形訓作瀝高勝曰瀝今安吳瀝池是也則在今河南水寧縣史記魏世家云齊攻其郢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爲江夏郡縣又杜預注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中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其郢即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也玉海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今在河南信陽州東南九十里戰於柏舉在今湖北麻城縣元和郡縣志云麻城縣鍾山在縣東南十八里舉水之所出也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即此地也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夫差七年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史記宋惠公三年昭公三十三江謂松江錢塘江吳越正義云顧夷與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東江東南入海爲南江并松江爲三江五湖見前而葆之會稽今浙江山陰會稽山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此葆之假音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意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史記集解云越絕書曰國闢起姑蘇之臺三年築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顧師古注漢書云吳地記云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江南蘇州府治及若此則吳有離能之心越王句踐視與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園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收賈之速故差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存之以其謀爲既已足矣又文在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爲一家而止又圖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曰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王之君一心戮力戮勳字假音辟門除道奉甲與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事俱見韓非子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爲利則蓋賞鑒之於智伯之事乎豈同矣此其爲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曰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愚之輩二字倒以意移人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者作義一本如此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皆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如謂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爲作德以意改富之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

車之卒仿於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吏刈其禾稼斫其樹木墮一本作墮其城郭以溼其溝池淫濫之字當爲壘攘殺其牲餼燔其祖廟勦殺其萬民劫奪其財劫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闕曰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爲下又況先列北撓乎哉北謂齊北也北之言背馳之曲曲行謂逼境罪無殺以譚其衆說文云無此字古字目相近即卽字夫無兼國殺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則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殺之人者作神神後文改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向背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率不利和威不固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強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福矣備具此物備當爲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少卒一本作足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與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倍于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紉說文云紡紉絲也結縷也縷作布帛之總名也結縷也縷或字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輟糗難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爲斥疏矣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遠遠糧食不繼饑寒飢渴之時王注注楚辭云雲係也楚人名任曰係前後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動有餘也今遠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謂後文當云子以攻謂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曰妖宵出兩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夏冰地折及泉太平御覽引此云三苗欲滅時地與齊梁兩五穀變化民乃大振同與高陽齊高陽第六世孫故云乃命元宮禹親把文選注引作地天之瑞令說文云瑞以玉爲信也引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掩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說文云卿字也而神民不遠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桀文選注引作夏桀時天有彗命謂當是時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鵲鳴十月餘說文云鵲字未詳若作鵲與同天鵲說此字據文選注乃命湯於鯀文類聚引作鵲文選注作鵲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子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文選注載文類聚引作鵲之說字之假音說文云鵲也爾雅云鵲也湯湯政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壇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子必使汝大城之子既受命於天命融降降火言命融降降火于夏之城開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此作薄

是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之濶周書殷視解云湯放桀而復薄管子讓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薄
 呂氏春秋云湯管約于鄆薄皆作薄地也志云河南偃師戶鄉殷湯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云
 皇用鹽曰梁國殷執為南亳即湯部也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部也宋
 州北五十里大梁城為京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豈亦從都之義
 案薄惟孟子作薄非正字也奇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奇王讀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薦章天
 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文選注引作商王紂時太
 平御覽作紂之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旬十日雨土于薄太平御覽引作薄音字九鼎遺止
 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亦為太平御覽引作雀銜珪初學記引
 作雀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太平御覽云命曰周文王伐殷事類賦云命伐殷也秦頗來
 寶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舊脫此字據文選注載文類聚增予既沈沈文類聚引
 作演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載文類聚注引作載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
 太平御覽引作錫武王黃鳥之旗北堂書鈔引隨舉子云天賜武王黃鳥之旗桓朴子云武王時與天給
 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當為齊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製湯之緒此即武
 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
 墨子曰子以攻伐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史記楚世家云麗熊子事文王蓋卒其子曰熊渠始討
 字為封此離山之則此即江漢沮漳之沮越王黎斷也無餘也黎斷作黎非以意改出自有越未
 詳始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
 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呂氏春秋用氏云當禹之時天下
 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
 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壞地為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
 於天下以德求一本作來下同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下之服
 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子之為馬然傳子百傳會之人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
 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小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
 之幣帛不足則共之共同供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
 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證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皆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
 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為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
 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害也夫以攻伐為利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
 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欲中聖王之
 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不審脫此字以意增察者此也

墨子 卷五

五七

墨子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

聖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言利可倍。大之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
 無足以倍之。聖王為政。其發令與事。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與利多
 矣。其為衣裳何。以為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凡為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卒組不加者去之。卒組二字
 凡四見疑一辭字之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于溫清者去之。即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為。
 是也不加。猶云無益。其為宮室何。以為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卒組不加者去之。其為
 甲盾五兵何。以為以圍寇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善作有以意改。不勝是故聖人
 作為甲盾五兵。凡為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卒組不加者去之。其為舟車何。以為車以行陸陸。
 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為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卒組不加者去之。凡其為此物也。無加用而為
 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與利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
 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為難倍。唯人為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
 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于民次也。其欲盡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
 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

墨子 卷六

五九

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為政乎？且知者，當脫貴且知者四字，然後得為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也。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就為貴，就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之貴，大夫之貴，士之貴，庶人之貴，曰：天子為貴，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消滅，沐浴潔淨為酒醴，祭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禍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則天明不解之道也。則與訓同音，則釋天之明道，知之曰：明哲維天，舊作天以意改，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為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當有意乎？將何欲何憎乎？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忠，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止，舊作上以意改，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潔為酒醴，祭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與交同音，諸侯之冤不與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待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忠惠父子，弟兄慈孝，故惟母明乎順天之意，而先施之天下，則利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使事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之有天下也，群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群向背，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為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已，則以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然有所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為人之所欲，而為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禍福。就此字，據下文增，崇也。若己不為天之所不欲，而為天之所不欲，是舉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祟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與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為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孰，六畜遂，疾病戾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就此字，據下文增，崇也。一本有利，利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與同舉，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撤遂萬物以利用之。此文云：撤遂萬物也，但來詳難通之義，若蒙之末，本亦謂乎正文。經典或从毛，非天之所謂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曆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霜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豁谷播賦百事。

布以臨司民之善否，司誰如何，俗人為人為王公諸伯，使之賞賢，舊作時一本如此，而謂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雖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用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與同舉。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撤遂萬物，以利用之，若蒙之末，非天之所為，據上文當有也。字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殺不辜者，天子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賊人，二字，舊脫，據下文增。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為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忠，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不止此而已。昔於竹帛，後漢書注引，昔於竹帛，後漢書注引，昔於竹帛，下亦於竹帛之金石，珠之祭，孟傳，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督之道之曰：村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祗不祀，乃曰：吾有命，無慶僇，務此句非命，上作無慶僇，則非命，中作非其務，據孔書，卷三，曰：無同音，義同，慶僇，皆字之誤，則其字之誤，務音同，非命，雖孔書，舊作作者，取墨書時，猶見其本，故足據也。孫云：當作無慶僇，其務音不，勤力其事，或曰：昔者反非，上帝神，既道厥先，宗廟不祀，乃曰：吾有命，無慶僇，其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人賊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圓與不圓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圓，是以圓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曰：天之有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夫，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為文

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竄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曰：是貴善作實下。而以意改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貴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之黑。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能少嘗之少。而謂上文如此。能而音同。故也。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此豈有異。貴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宮。爲志。以爲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辟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誠不知。順帝之則。此語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語字據上文。當爲詳。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訓

明鬼中第三十訓

明鬼下第三十一訓

子墨子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正。同。征。是以存夫爲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爲淫暴寇亂。皆脫此半。據下文增。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信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信本書。尚賢中作。藉。此俗改。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且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之人。舊脫此字。以意增。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依者也。請感聞之見之。則必以爲無。若是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

墨子卷八

八一

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史記索隱引作：不以與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文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三年。卓昭注：國語引三作：二。太平御覽引：作：後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圃田車數百乘。田與。通說文云：個中也。春秋傳曰：乘中個。一。魏車案。今左氏作：個。何。又案卓昭注：國語文選注。史記索隱引。俱無此字。顏師古注：漢書有從數千人滿野。太平御覽引：作：車徒滿野。節文。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文選注引：作：射之。中心折脊。殪車中。伏殺。太平御覽引：作：一引。作：伏弓。衣義同。而死。國語云：內史過曰：杜伯射王于鍾。卓昭注曰：杜伯。伯。爵。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云。與此略同。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主。嗣四所。又國語：范宣子曰：昔。曰：之。祖。在。周。爲。唐。杜。氏。章昭曰：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唐。于。杜。謂。之。杜。伯。封。禪。皆。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爲。君。者。以。教。其。臣。爲。父。者。以。警。其。子。文。云。豈。或。也。此。異。文。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時。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舊。作。謀。據。後。文。改。若。此。之。慚。也。既。文。云。越。籍。文。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鄭。穆。公。郭。璞。注。山。海。經。引。此。作。桑。穆。公。又。太。平。御。覽。引。太。平。廣。記。引。作。穆。公。當。書。日。中。處。乎。廟。有。神。人。門。而。左。身。身。外。東。國。云。夏。方。句。老。身。人。面。大。平。廣。記。引。作。人。面。身。素。服。三。絕。既。文。云。絕。斷。刀。舞。也。面。狀。正。方。太。平。廣。記。引。作。而。狀。方。正。鄭。穆。公。見。之。乃。恐。懼。葬。神。曰。無。懼。舊。脫。此。四。字。據。太。平。廣。記。增。太。平。御。覽。引。作。一。曰。字。一。本。作。神。曰。二。字。帝。享。女。明德。使。子。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明。舊。脫。此。字。太。平。御。覽。引。云。敢。問。神。明。爲。何。太。平。廣。記。引。云。公。問。神。明。案。明。同。名。也。曰。子。爲。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案。史。記。周。公。平。公。子。周。敬。王。六。年。公。元。年。也。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祖。道。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翟。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慚。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禰。觀。舉。固。嘗。從。事。於。厲。盧。云。厲。公。厲。之。屬。也。宋。歐。陽。士。秀。以。厲。爲。神。祠。以。管子。請。桓。公。立。五。厲。社。之。五。吏。爲。禮。後。世。統。謂。之。廟。祿。子。杖。操。出。賦。說。字。異。文。祿。子。即。說。史。也。玉。篇。云。祿。之。命。切。呪。也。又。音。法。與。言。曰。言。神。馮。子。祝。子。而。言。也。觀。舉。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菜。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全。則。純。色。與。輪。同。春。秋。冬。夏。選。失。時。還。同。算。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觀。舉。曰。鮑。幼。弱。在。荷。穡。之。中。荷。與。何。同。漢。書。注。字。奇。云。穡。結。也。以。布。布。爲。之。結。小。兒。師。古。曰。即。今。之。小。兒。稱。也。居。文。反。鮑。何。與。識。焉。云。此。云。在。荷。穡。之。中。則。非。

墨子卷八

八三

春秋時宋文公也官臣觀事特爲之。祿子舉揖而奔之。爾國離之壇上。當是時。書脫此字一本有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舊脫此字一本有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憚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齊莊君事類賦引作公之臣。蓋脫此字。據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王國。下同。疑此非中里微者。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微。下同。此二者。微三年而獄不。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由與微同。故兩作恐失有罪。乃使之入共一羊。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二。盟齊之神社。事類賦引作二。子許諾。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二。相從於是。油。說文云。油。水兒。讀若。未詳。疑血字。言以水。漢血。據羊而澆其血。太平御覽事類賦引已上八字。作以羊血。據此則。蓋爲。字之誤。據字書無此字。盛云。玉。有極字。云。蓋也。烏。可。爲。其。力。可。三。切。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四。字。事。類。賦。作。已。盡。二。字。讀。中。里。微。之。辭。未。半。也。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也。作。祭。羊。起。而。觸。之。事。類。賦。引。作。觸。中。里。微。折。其。脚。祿。神。之。疑。當。云。祿。神。之。社。而。棄。之。壇。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太平御覽引云。齊人以爲有神。驗事類賦引云。齊人以爲有神。疑以意改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品當爲。先不以其請者。請當爲。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憚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貉。博。林。幽。濁。母。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蓋。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乘。人。耳。目。之。請。當。爲。情。下。同。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信條之耳目之請。蓋。子。墨。子。言。曰。二。字。以。意。改。日。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之。聖。舜。禹。湯。武。者。是。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荷。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始。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惟。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昔。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菴。位。蓋。德。字。假。音。說。文。云。菴。廟。會。來。茅。於。位。曰。菴。菴。春。秋。國。語。曰。茅。菴。表。坐。菴。昭。曰。菴。謂。東。茅。而。立。之。所以。菴。酒。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脂。肥。作。毛。粹。字。假。音。作。其。文。也。以。爲。犧。牲。珪。璧。琮。璜。作。璋。本。如。此。瑞。稱。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黍。稷。故。酒。醴。黍。稷。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效。必。先。祭。器。祭。畢。舉。藏。於。府。祝。宗。有。司。舉。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昔。之。言。夕。王。選。注。楚。詞。曰。昔。在。也。詩。曰。樂。酒。今。昔。不。聚。羣。言。別。羣。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又。選。注。引。作。以。其。所。傳。遺。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又。一。引。作。以。其。所。行。此。無。四。字。咸。恐。其。腐。蠹。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當。爲。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藉。以。取。羊。言。敬。或。以。取。祥。也。孫。云。說。文。云。書。說。者。咸。又。云。羊。祥。也。案。漢。金。石。多。以。羊。爲。祥。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

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此。下。舊。有。亦。何。書。三。字。衍。文。之。亦。何。書。之。有。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稷。稷。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石。隳。貞。龜。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俱。古。惟。字。舊。誤。作。佳。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在。舊。作。佳。亦。誤。天。下。之。舍。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焉。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謨。曰。嚳。序。云。啟。與。有。鬼。戰。甘。之。野。作。甘。甘。與。此。不。同。而。莊。子。人。間。世。云。禹。攻。有。扈。氏。春。秋。召。類。云。禹。攻。曹。魏。周。書。有。扈。以。行。其。教。皆。與。此。合。大。戰。于。甘。其。地。在。今。陝。西。鄜。縣。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意。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勦。字。同。劉。有。曰。日。中。今。子。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子。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子。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命。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復。於。社。此。孔。書。甘。甘。文。文。微。有。不。同。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昔。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疏。于。社。者。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一。所。延。年。壽。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如。與。而。音。義。同。故。字。書。而。即。須。也。需。亦。而。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爲。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爲。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遠。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之。非。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閉。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爲。幽。閉。當。爲。顯。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恃。舊。脫。此。字。一。本。有。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爲。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爲。天。子。當。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做。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此。句。未。詳。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至。同。致。湯。以。車。九。兩。鳥。陳。鷹。行。湯。乘。大。寶。疑。金。字。犯。遂。下。衆。人。之。蟻。遂。疑。有。誤。字。王。平。禽。當。爲。手。禽。或。云。乎。同。呼。推。侈。大。戲。呂。氏。春。秋。節。選。云。放。湯。以。其。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遂。禽。移。大。轎。高。誘。云。衆。多。力。能。推。大。轎。因。以。爲。戲。而。與。克。之。案。移。即。推。移。此。書。所。說。云。夏。桀。染。于。干。辛。推。侈。古。今。人。表。作。推。侈。此。下。又。云。推。侈。大。戲。主。別。與。庚。指。畫。殺。人。則。推。侈。大。戲。是。人。名。無。疑。侈。侈。戲。戲。皆。音。相。近。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誤。故。昔。夏。王。桀。貴。爲。天。子。當。有。天。下。有。勇。力。之。人。皆。配。力。字。人。字。據。太。平。御。覽。增。推。侈。大。戲。主。別。太。平。御。覽。引。作。生。推。兜。虎。指。畫。殺。人。民。之。衆。

少之於仲尼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孔書作夏王有罪，誅上天，以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非命，中作武是惡，武是惡，非命也。與齊同。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肖事上帝鬼神，孔書作乃夷居弗事上帝，祇禍厥先，神不祀。孔書作道厥先，宗廟弗祀，禮同。乃曰：吾民有命，無辜排淵。孔書作乃曰：吾民有命，罔怨其侮。天亦縱之，棄而弗葆。孔書無此文。此言武王所以非紂，紂上之字，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供，祭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殺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寒將發，老弱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特因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下篇作中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第三十六

子墨子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義上篇作儀，儀備同。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偽，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有不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為刑，據上篇有政字。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虛云此下當有或以命為有五字，或以命為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嘗服此字據下文增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為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書，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為善發慮，布命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為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曰：未詳生當為王，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下篇作不識昔也，志即識字。三代之聖善人，與誰如歟？意亡亡，則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下篇作與同，何以知之？言有命之說，不識出之昔者，聖善人乎？意亡亡，此言出之暴，不肖人乎？彼固亡知之妄言，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順同訓。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此已上十七字，衍文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流傳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虛厲，陸德明註子音義云：字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身在刑俛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君不糾其標，不慎其心志之辟，詳同外之

歐陽田獵舉弋，既文云古文，歐陽田獵舉弋，不曰二字，舊說據下文，我嘗作而一本如此，能不自我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一本作視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必必其心，以意改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備有命，以教衆愚，樸人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尼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關當是惡，關二字，師下篇作用與，厥師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尼其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肖事上帝，棄圖其失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俾其移，言其勤力其事也。上二篇俱當從此孔書作罔怨其侮，或云：罔怨其侮，不足謂不知此文，天亦不棄縱而不葆，文與上文篇小異，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命於然，且當為曰：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天當為夫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第三十七

子墨子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一本作則必先立義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發此字，一本如此，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據前篇當為情，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為善發慮，布命以教誨，賞罰以勸沮，且以為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為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文選注引此治作理，世作時，民作人，皆唐人避諱改。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一本無此字，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亦豈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力也，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為有者，昔三代暴王之歐陽田獵舉弋，內滿於酒樂，中篇作酒而中，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能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夫之，雖昔也。三代能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

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為民，亦猶此也。昔者暴主作之，窮人售脫此字一本在術之，而過此皆疑衆運機。言世世之先聖王之忠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鑿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孫曰：何書焉？存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而能葆同保，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存之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當非選或增字用爽厥師。彼用無為，有故謂焉。若而有謂焉，夫豈為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未詳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著。為鑑不遠，在彼彼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帝昭見孔，書祭誓。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庚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一，本亦煩舌，而利其唇舌也。其屬字皆空說文云：吻口邊也。又有脂字云：或从凡，从唇，此音日耳。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息一本無此字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富，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敘闕里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絮之類，也。其精於字假音，捆說文云：捆束也。此俗寫布縲，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當，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也雖母在乎王公大人，貴，此貴字假音，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紉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紉，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當為便字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謀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挾其國家，失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人者之言也。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

非儒下第三十九 孔孟諸墨多引此詞，此墨氏之學者，設師言以折儒也。故視士諸儒無子墨子曰：自曰者，雅白著也。此無子墨子曰者，門人小子臆說之詞，并不敢以誣也。例雖同而事異。人以此詞相非也。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句其與期同。言父在為母期也。妻出脫此字，據下文增。後子三年後子嗣子適也。左傳曰：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周禮如此。伯父、叔父、弟

兄、庶子，其與期同。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之數，則是尊其妻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禮云：似富云而卑與子同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尸弗句，弗與，或同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為實在，則慙甚矣。說文云：慙，也。慙也。玉篇：慙，切。顏師古注：漢書云：古音下，細反。今則竹卷反。如其亡也，必求焉。偽亦大矣。取妻身迎，祇備為僕。說文云：祇，敬也。備，正也。義與端同。乘機授綬，如仰殿，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曰：為妻。子曰：法則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儒者作傳，據下文改者。當云：儒者曰：迎妻之奉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諫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同期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禮云：當為服，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愛妻子以大負，案有曰：所以重親也。為欲厚所至私。舊作和以重，改。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實則幸否，或文云：幸吉而免凶也。從天而死之，故死謂之不幸。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為焉。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賤天下之人者也。且夫繁飾禮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既文云：設欺也。玉篇云：設，欺也。馬諫二反。陸德明音義云：徐富仙反。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向微，說文云：居，障也。倍本棄事，而安意傲，舊作德，以意改。貪於飲酒，惰於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遠之，是若人。氣，蠶鼠藏，爾雅有蠶鼠，陸德明音義云：孫炎云：爾雅者，爾鼠也。郭云：以類內藏食也。字林云：即鼠也。說文云：鼠，鼯也。玉篇云：鼠，切。田鼠也。鼠，舊作鼠，而抵羊視。爾雅云：羊，牡，牡，注：抵，羊視。云：二鼠，曰：抵，說文云：抵，抵也。陸德明音義云：字林云：羊，也。然則抵，辨辨，皆抵羊。賁，疑起。易大畜云：積象之牙，惟慎，曰：既文。禮則系。今俗稱呼則謂是也。案說文作獲，亦以意改之。獲，與獲義同。則者，附假音。玉篇云：積扶云：切。惟也。君子笑之。怒曰：散人。漢書云：充食注曰：文，顧曰：充，散也。說文云：充，散也。从儿，几在屋下，無田事。玉篇云：如勇切。則此云：散人，猶允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聚推，推，肥也。此古字。以為，疑有脫字。恃人之野，青禾，在野，以為，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辨作，弓，辨辨，省文。說文云：辨，古，辨也。一曰：射師，仔作甲，仔，即，少，康子，康云：世本，作與，奚仲，作車，巧，垂，作舟，北堂書抄引作，備。太平御覽作，備。顧賦引作，工，備。太平御覽引有云：禹道，粉，疑在此。然則今之，鮑函，車，匠，考工記有，函，鮑，鄭君注云：鮑，鮑魚之鮑，書或為，鮑，鮑，有，鮑，鮑，隨，明音義云：劉音，說文云：鮑，柔革工也。从革，也。聲，讀若，柎，周公曰：柔皮之工，鮑，氏，鮑，即，鮑，也。皆君子也。而辨，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舊作人，以意改。曰：君子勝不遂，奔，掉，函，弗射，弗射，弗射，弗射。下文改。則助之，管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遂，奔，掉，函，弗射，弗射，弗射，弗射。

墨子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此經白著故號曰經中亦無子墨子曰云云按宋濬濬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上卷七篇則自親士至三辯也此經似反不在其數然本書固稱經詞亦最古豈後人移其篇第與唐宋傳注亦無引此故認錯獨多不可句說也

故所得而後成也說文云故使爲之也或與固同事之固然言已得成也止以久也以同已體分於兼也孟子云有聖人之一體必不已也言事必行知材也言材知平同高也言上平虛求也謀慮有求同長以衍告即正字虛云正古文正亦作正沉按唐大周石刻投心而覺如此相盡也知接也知以接物中同長也中孔四量如一恕明也推己及人故曰明厚有所大也仁體愛也日中句衍南也義利也易曰利者義之和直參也說文云直正見也論語子曰立則見其參于前禮敬也圖一中同長也一則言孔也量之四面同其行爲也方柱隅四謹也謹疑難字實榮也實至則名榮倍爲二也倍之是爲二忠以爲利而強低也言以利大爲志而能自下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序言次序說文云端物初生之題也孝利親也有利則隙是二者之中信言合於意也閒不及旁也言閒傑俱自作也說文云俱飲也此云自作未詳也續開虛也虛云虛猶瑣瑣之瑣謂字畫無此字作像也盈莫不有也廉作非也廉孫之廉作與俱聲近也續開堅白不相知也令不爲所作也言使人爲之不自作據相得也玉篇云隱結也任士損己而益所

爲也謂任使說文云專使也三輔經財者爲專專與任同以有以相摠有不相摠也勇志之所以敢也敢決次無聞而不摠摠也力利同形之所以蓄也言奮勇是強力法所若而然也若順言有成法可從生刑同形與知處也言人處世惟形體與知處俱所然也然猶順俱之旨或爲爾字假音說文云爾必然也臥知無知也臥而夢似知也而不可爲知說所以明也辨說夢臥而以爲然也言夢中所知以爲實然攸不可句兩不可也平句知無欲惡也辯爭彼也辯勝也知勝實當體知當意也利所得而喜也謂夢所見爲窮知而懽於欲也言知之所利而欲爲懽同懽害所得而惡也謂夢所見已成句亡句治求得也言事既治所求得使句謂故句說文云故使爲之也譽明美也名句達類私句誹明惡也謂句移舉加名舉擬實也知句開篇作開摠經說上改說親句名句實合爲句言出舉也聞句傳親句且舊衍一且字以意副言然也見句體盡句君臣誦誦同名或同與通約也合句衍宜句必句功利民也欲借權利且惡借權害賞上報下之功也爲句存亡易漢治化句罪犯禁也同句重體合類句罰上報下之罪也異句二體不合不類句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句久彌異時也言不易其時故日久守彌異所也言不移其時故曰守聞耳之聰也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句循云從所聞而得其意心之舊作也據下文改察也盡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始當時也執句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化徵易也諾不一利用句損句偏去也言損是去其半服執說音利匠案音利二字舊注未詳其義巧轉句則求其故大益句假稹句經說上作响法同則觀其同句庫虛云庫疑庫與陣同見下文易也法異則觀其宜句動或從也止句因以別道讀此書旁衍衍無非說文云非遠也從飛下說取其相背言此篇當旁行體之即正體亦無背于文義也此篇篇或每句兩截分寫如新考定本故云旁行可讀

經下第四十一

止類以行人句說在同所存句與者於存與孰存屬異說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句五行毋常勝說在宜物盡句同名句二與屬句愛食與招句白與視句屬與夫與履句一偏棄之謂而固言固是也說在因不可偏去而二句說在見與俱句一與二句廣與循句無欲惡之爲益損也說在宜句不能而不害說在害句損而不害說在餘句異類不毗說文無此字玉篇云毗毗必切嘔嘔說在量句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句偏去莫加少說在故句必熱說在頓假句必詳說在不然句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物之所以然句與所以知之句與所以使人知之句不必同說在病無句不必待有說在所謂句疑說在逢句循遇過撥應不疑說在有無合與一句或復否說在拒且然句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在宜獸句物一體也說在俱一句惟是均之絕不說在所句或徒舊作從以意改說在長字久句堯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二句臨鑑而句景到即今影倒字正文多而若少若猶順說在寡區句狗犬也而殺狗非句殺犬也可說在重句鑑位當云鑑立古位字通量一小而易一大而衍說在中之句內外使般美說在使鑑圍景一不堅白說在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具無久與字堅白說在因以鑑爲摠於以爲無知也說在意句在諸其所然末者然說在於是推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件即午字與文玉篇云

件古與切偶也非此義景不從說在改為句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任景二說在重非半弗新玉
 有端與景長說在端可無也之而不可去說在齊然句景迎日說在擣伍而不可擣說在擣句景之小
 大說在地伍遠近句字進無近說在敷天而必伍說在得行句循以久說在先後句貞而不撓說在勝一
 句法者之相與也畫若方之相召也說在方句契與枝板說在薄句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句牛
 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句倚者不可正說在嗣循此句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句推之必往說在廢
 材句唱和同患說在功句買無貴說在反反字異文下仿此其買句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
 句買宜則贊謂字古只作贊後實前漢書高帝紀云高祖每醉留飲酒贊數倍如淳曰贊亦贊也說在畫
 句以言為畫許說其在言無說而懼說在弗心惟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飯或過名也說在實無窮
 不審兼說在盈否知句知之否之足用也諄說在無以也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者句謂辯無勝
 必不當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仁義之為外內也說在件
 此亦未詳其義顏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學之益也說在詳者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益
 說文云益增也从水从叒十乘之重也漢書注孟康曰益音異顏師古曰益孟康音來戈反此字讀亦
 音象誰之象詳之可否句不以乘寡說在可非句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非詳者詳說
 在弗非句知狗而自謂不知犬句過也說在重物句筭不蓋說在若是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取
 下以求上也說在澤是句是與是同說在不州疑云不同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此釋經上故所得而後成也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
 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此釋經上體分子兼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也此釋經上知
 材也庶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脫知此釋經上求也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
 恕此釋經上知也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此釋經上恕也明也仁愛己者非為用己也
 不若愛馬著若明此釋經上仁愛也言當觀仁于愛物義志以天下為芬而能利之不必用此釋經
 上義利也言意以為美而端之又忘其勞禮貴者公賤者名而俱有敬慢焉慢慢字異文等異論也此釋
 經上禮敬也行所為不善名行也所為善名巧也若為盜此釋經上行行為也言所為之事無善名是躬行
 也若善名是巧于盜名也實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己不若金聲玉振此釋經上實也忠不利弱子亥
 足將入止容此釋經上忠以為利而強低也孝以親為芬而能利親不必得此釋經上孝利親也言不
 以為信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城得金此釋經上信言合于意也俱與人遇人衆愜此釋經上俱自
 作也字無備字謂為是為是之台一本作而彼也弗為也此釋經上謂作味也廉己惟為之知其也顯
 也一本作知其思其也此釋經上廉作非也所令非身弗行此釋經上令不為所作也任為身之所惡
 以成人之所急此釋經上任士讓己而益所為也言任快能則勇以其敢於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於彼

也寄之此釋經上勇志之所以敢也言勇力重之謂下句與重奮也此釋經上力利之所以奮也生
 之生當為形商不可必也此釋經上生利與知處也處不可必言不可知蓋臥句夢句乎句倏然句利
 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怒則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此釋經上臥知無知也夢
 而以為然也平知無欲惡也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怒也治言事治矣人有治南北此釋經上治求
 也譽之必其行也其言之忻使人督之此釋經上譽明美也詳必其行也其言之忻此釋經上詳明惡也
 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此釋經上舉實也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民若畫使也僅虎字異文言
 也謂言猶石致也石當為實此釋經上言出舉也且自前曰且自後曰且方然亦且若石者也此釋經上
 且自然也若以若名者也此釋經上君臣名通約也名經上作明明功不待時若衣裳此釋經上功利民
 也功不待時若衣裳句疑衍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始始上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此釋經上賞
 上報下之功也罪犯禁也侗二人而俱見是擢也若是君今久古今且莫宇東西家南北此釋經上侗
 而俱之子一也久猶異時也守制異所也窮句或不窮尺有窮句莫不容尺句無窮也此釋經上窮或有
 窮不容尺也盡但止動此釋經上盡莫不然而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此釋經上始當時也化若
 靈為窮此釋經上化靈易也損傷也者兼之體也其體或去存謂其存者損此釋經上損去也假陶
 作視民也此釋經上假視軍庫穴者斯貌常此釋經上庫是也動偏祭從者戶極免瑟此釋經上動或
 與也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夫過樹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此釋經上止以久也其義未
 詳必謂盡執者也蓋疑樹字說文云蓋古文樹樹執言執持必於者也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而必不
 也是非必也此釋經上必不已也同捷一本作捷與狂之同長也心中自是往相若也此釋經上平同高
 也同長以正相盡也中同共也厚惟無所大此釋經上厚有所大也言唯其大無所知是所謂大也圖規
 寫支也此釋經上圖一中間長也方短見支也此釋經上方柱圓四圖也倍二尺與尺但去一此釋經上
 倍為二也端是無同也此釋經上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有開此與下圖畫作開俱以意改謂夾之者
 也此釋經上有開也開謂夾者也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內疑穴字及非齊之及也
 此釋經上開不及旁也傾虛也者兩木之閒謂其無木者也此釋經上傾開虛也盈無盈厚於尺無所
 往而不得此釋經上盈莫不有也得二堅異處不相益相非是相外也此釋經上盈白不相外也擢尺與
 尺俱不盡端無端但盡尺與或盡或不盡豎白之擢相盡體不相盡端此釋經上擢相得也此釋經上
 兩有一本作目端而后可此釋經上似有以相擢有不相擢也次無厚而後可此釋經上次無開而不擢
 也法意規員三也俱可以為法此釋經上法所者而然也俱然也者若若法也此釋經上俱所然也彼
 凡牛極非牛兩也無以非也辯或謂之牛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必或不當不若當犬
 此釋經上說所以明也故不可兩不可也辯爭彼也辯勝當也為句欲雖其指雖即雖異文智不知其害
 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也無道於其害也而猶欲雖之則離之是猶食脯也驢之利害未可知也此釋
 字音讀如山海經云食之已驢欲而驢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膺外之利害未可知也應字音當音越

體分于兼也。
 知材也。
 感求也。
 知接也。
 怨明也。
 仁體愛也。
 義利也。
 禮敬也。
 行為也。
 實矣也。
 忠以為利而強低也。
 孝利親也。
 信言合于義也。
 信自作也。
 謂作嘯也。
 廉作非也。
 令不為所作也。
 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
 勇志之所以敢也。
 力形之所以奮也。
 生形與知處也。
 臥知無知也。
 悲臥而以為然也。
 平知無欲惡也。
 利所得而喜也。
 害所得而惡也。
 治求得也。
 譽明美也。
 諱明惡也。
 舉擬實也。

必不已也。
 非同高也。
 同長以伍相盡也。
 中同長也。
 厚有所大也。
 日中正南也。
 直參也。
 圓一中同長也。
 方柱隅四謹也。
 倍為二也。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有閒中也。
 閒不及旁也。
 繼閒虛也。
 盈莫不有也。
 堅白不相外也。
 揆相得也。
 似有以相揆有不相揆也。
 次無閒而不揆也。
 法所若而然也。
 俱所然也。
 說所以明也。
 攸不可兩不可也。
 辯爭彼也辯勝常也。
 為窮知而僂于欲也。
 已成亡。
 使謂故。
 名達類私。
 謂移舉加。
 知聞說親名實合為。

言出舉也。
 且言然也。
 君臣名通約也。
 功利民也。
 賞上報下之功也。
 罪犯禁也。
 罰上報下之罪也。
 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
 窮或有前不容尺也。
 盡莫不然也。
 始當時也。
 化微易也。
 損偏去也。
 價賤也。
 廉易也。
 動或從也。
 讀此書旁行正無非。
 乾隆癸卯三月星衍方自秦北征巡撫公將刻所注墨子札訊星衍云經上下四篇有似堅
 白異同之辯其文脫誤難曉自魯勝所稱外書傳頗有引之否星衍過晉問盧學士又抵都問翁洗馬
 俱未獲報閱數月重讀淮南齊俗訓有云夫蝦蟇為鴉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因悟與經說上化若
 龜為鴉合又讀列子湯問篇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滿注云髮甚微
 絕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言不絕也又云
 人為不然自有知其然也滿注云凡人不得理也會自有知其理為然者墨子亦有此說今按經說
 下有云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輕下脫重字均其絕也均均下無也字又列子仲
 尼篇云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滿注云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為也今按經下云
 過件景不從說在改為其文微異而義亦同是知子家多有若說皆時尚能讀此書唐人則不及此也
 又楊朱篇禽子曰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常矣滿注云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亦星衍往言墨
 子夏教之證比復公而是卷已刊成無容注處公然其言因據增重字又命附其說于卷末俟知十君
 子焉甲辰上巳孫星衍記。

聞傳親。
 見體盡。
 合宜必。
 欲銜權利且惡銜權害。
 為存亡易薄治化。
 同重體合類。
 異二體不合不類同異而俱之于也同異交得放
 有無。
 聞耳之聰也。
 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
 言口之利也。
 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辨也。
 諾不一利用。
 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
 法戶則觀其同。
 法異則觀其宜。
 止因以別道。

未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為也。暴人為我為天之以人非為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而薄之，謂偷列。德行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為長厚，不為幼薄，親厚親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顯行，為天下厚焉。為禹也，為天下厚愛禹，乃為禹之人愛也。厚焉之加於天下，自禹之厚德及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為加於天下，自盜之惡行及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偷列之愛己，愛人也。聖人惡疾病，自重其身，不惡危難，自為人則不避艱險，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言欲存其身以利人，非惡人之以危難害己，聖人不為其室賊之。故在於賊，言賊當在下，聖人不得為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為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體，謂與利。說文云：渴，盛也。竭，盡也。今語多以竭為渴。此云：言者謂盡其利以厚親也。有厚薄而毋偷列之與利為己，語經。意言聖人厚親之說，為自厚其親，語其經耳。經云：正非必欲天下人如是也。故下辨之語，經也。也同者，非白馬焉。執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案列子仲尼云：公子季曰：白馬非白形名，雖也。孤憤未嘗有母，非孤憤也。似與此意同。執駒焉，說求之舞說，當云：執駒焉，說求之無母，即孤憤之論乎。漁大一句未詳。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賊之愛己，非為愛己之人也。厚不外己，愛無厚薄，舉己非實也。義利不義害之功，為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愛衆也。此與下章也。舊俱作世以意，與愛非也。相若，愛之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雖聖人有愛而無利，俱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非欲之也。一本無非欲之三字，非殺賊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國之圖，與大國之圖，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說文云：璜，半璧也。是玉也。意極非意木也。意是檀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為一本作非其人也。當人，非為其人也。當二字倒一本如此。有為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為鬼焉，為賞譽利一人，非為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利，智同知。未為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為己之利於親也。智是世之有盜也。蓋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三當為一。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蓋惡其弱也。諸聖人先為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蓋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居運官居在或運從，荷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邱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重同。已下同字俱絕句。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邱同，鮪同是之同。一本又有同字。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為其同也。為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還。四曰強。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存其存，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遺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附，廣也。廣字未詳。仁而無利，愛利。

墨子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篇中言利之中取大，即大取之義也。意言聖人厚親，固所以利親，盛樂固所以利子，而節非樂則利尤大也。墨者固取此。

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言天地之大人，猶有德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言不知小人之姑息，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賊為其親也。而愛之。說文云：親，戚也。即疏字。正文謂親親，非愛其親也。以賊為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當有非字。愛其子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此辯辯之非利親樂之非利子。即節非樂之說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堅。此斷字正文舊作斷。說文云：斷，手聲也。錫維曰：斷，斷也。从手，取聲。鄭注：士喪禮云：手後節中。古文擊作柄。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當為者，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玉篇云：腕，鳥段切。手腕亦作腕。案腕，皆孽字之俗。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於事為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為義，非為義也。為暴人語天之為是也。而性為暴人歌天之為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執之所為，因吾所為也。若陳執。

愛生於虛。昔者之虛也。非今日之虛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虛獲之利。非虛賊之利也。而愛賊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者之知。非今日之知。也。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過執。或過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賊也。死而天下害。吾持養賊也。萬倍。吾愛賊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而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類行也。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因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鼓栗。聖人也。為天下也。其類在于追迷。言能追迷。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言其相若。其類在舉石。疑譽名。官聖人有壽有不壽。其利天下。則聖在也。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言多所愛。而不行者。畏難之故。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言愛二人。同擇而殺其一。殺誠也。其類在院下之鼠。小仁與大人行厚相若。其類在中。凡與利除害也。其類在漏。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非不為己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為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一本作。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紀理。疑。比。意。為。韻。古。四。聲。通。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子。故。取。子。為。韻。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假。設。是。尚。未。行。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中。去。聲。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群。也。者。時。同。皆。說。文。云。群。也。論。古。文。論。字。舉。也。此。字。疑。衍。物。而。以。明。之。也。伴。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句。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子。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伴。一。本。作。伴。之。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句。其。所。以。然。不。必。同。句。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句。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句。是。故。辟。伴。援。推。之。辭。皆。也。伴。也。推。也。即。上。四。者。行。而。異。轉。而。危。句。遠。而。失。句。流。而。離。本。句。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張。注。列。子。云。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賊。人。也。愛。賊。愛。人。也。方。言。云。賊。獲。以。坤。股。稱。也。刑。淮。海。僞。齊。之。同。馬。奴。曰。賊。馬。奴。曰。獲。齊。之。北。鄰。燕。之。北。鄰。凡。民。男。而。增。坤。謂。之。賊。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賊。亡。婢。謂。之。獲。王。過。注。楚。國。云。賊。為。人。所。收。獲。也。獲。為。人。所。保。得。也。或。曰。賊。守。守。賊。者。也。獲。主。食。者。

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視當為非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言使其弟有美而愛弟者。非以容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當為乘船。非入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突。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此。所。謂。群。名。實。之。理。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殺。下。當。為。然。一。本。作。然。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關。雞。非。雞。也。言。人。使。之。關。好。關。雞。好。雞。也。且。人。非。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天。非。天。也。壽。天。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上。當。有。類。字。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據。上。無。此。字。非。之。無。故。也。據。上。文。二。字。當。倒。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為。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為。乘。馬。矣。逃。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為。居。國。而。不。為。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上。之。疑。當。為。大。則。為。當。作。謂。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馬。作。白。也。適。改。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古。愈。字。只。作。俞。太。平。御。覽。引。作。愈。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勝。注。呂。氏。春。秋。云。大。行。在。河。內。野。王。縣。北。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城。北。亦。名。羊。腸。坂。駕。驥。與。羊。子。皆。作。我。據。蘇。文。類。聚。太。平。御。覽。改。將。誰。駭。說。文。云。駭。古。文。駭。从。文。蘇。文。類。聚。引。作。駭。耕。柱。子。曰。將。駭。驥。也。子。墨。子。曰。何。故。駭。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資。蘇。文。類。聚。引。作。驥。足。資。子。墨。二。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資。太。平。御。覽。無。以。字。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蘇。文。類。聚。引。謂。作。問。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聽。耳。目。曰。蘇。文。類。聚。引。作。聽。明。耳。目。之。與。聖。賢。也。蘇。文。類。聚。引。作。昔。昔。者。二。字。蘇。文。類。聚。引。作。昔。夏。后。開。後。漢。書。注。引。云。開。治。使。張。廉。蘇。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玉。海。俱。引。蘇。文。採。舊。作。折。據。文。選。注。改。金。於。山。川。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山。或。在。水。諸。引。引。多。無。川。字。非。而。陶。符。之。於。昆。吾。蘇。文。類。聚。後。漢。書。注。文。選。注。俱。引。作。以。鑄。鼎。子。昆。吾。吾。文。選。注。作。吳。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縣。四。三。十。里。昆。吾。在。縣。西。百。步。在。顯。帝。城。內。周。回。五。十。步。高。二。十。丈。即。昆。吾。虛。也。是。使。翁。難。乙。卜。於。日。若。之。龜。當。脫。乙。字。又。作。白。苦。之。龜。蘇。文。類。聚。引。作。使。翁。難。乙。灼。日。若。之。龜。玉。海。引。作。使。翁。難。乙。卜。於。白。若。之。龜。當。從。自。若。者。周。禮。云。北。龜。曰。若。南。推。推。魚。云。龜。左。視。不。若。右。視。不。若。公。產。疏。疏。以。為。時。晚。是。日。若。之。說。也。若。龜。也。龜。曰。若。脫。龜。字。據。玉。海。鼎。成。三。足。而。方。玉。海。三。作。四。不。炊。而。自。烹。此。高。字。俗。寫。

玉海引作李誠文類聚引作不約自成不舉而自威玉海引作威不遷而自行太平御覽引作揚或文云
 顧古文選从手編則據實古摺字後加爲據耳今書又作遷皆傳寫者以少見改之又蘇文類聚引俱無
 而字以祭於昆吾之墟此墟字俗寫括地志云昆吾故城在濮陽縣西三十里上鄉疑同向雙乙又俗說
 乙字又字作人據蘇文類聚玉海改言兆之由蘇文類聚作蘇無兆之二字玉海亦作蘇曰嬰矣遂逢白
 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玉海引作一東一西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北國爲蘇文類聚引作而遷三國夏
 后氏失之般人受之般人受之夏后般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
 謀豈能智一本作知下同數百歲之後蘇文類聚引云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知哉而鬼神智之
 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媿縣子頌問於子墨子曰爲義孰爲大務
 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既文云欣舉出也與欣同然後牆成也爲義
 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
 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或云燎放火
 也於此舊二字倒一本如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揚火將益之轉即按字與文唐人別有音非也功皆
 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義而非夫揚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子以意增曰吾
 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耕柱子於楚游游其名而使之住二子過之食之三升客
 之不平二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平子墨子曰未可智
 一本作知下同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十金當爲千金之賤後生不敢死而死者則古人
 智稱死而無常文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之爲義也人不
 見而耶此謂字鬼不見而富而子爲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則家臣其一一人者見子從
 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
 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闕乎子墨
 子曰君子無闕子夏之徒曰狗豕猶有闕豈有士而無闕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
 狗豕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令今之人而譽先古作大一本如此下同王是譽高骨也譬若匠人然
 智高木也智同知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譽天下之所
 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吾說此字一本有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文選注引隋作隨三棘六
 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吸人強氣則則至申徒狄曰周之強珪出於土石越之明月出於蟾蜍太平御覽
 沃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寶也又一引云申徒狄謂周公曰吸人何可薄邪周之
 強珪出於土石隋之明月出於蟾蜍少蒙大蒙出於滄澤天下諸侯皆以爲寶狄今諸道也文各不同當
 是此和氏之璧上脫文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
 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

治社稷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
 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論語作近者說遠者來子墨子聞之曰
 葉公子高未得其間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此稱仲尼者見禮未嘗輕孔非僅所斥孔子名由其門
 人小子之過矣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當爲之而舊者新是一本無此字哉問所以爲
 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一本作知告人以所善二字倒一本如此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間
 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魯陽文君楚平王之孫可馬
 子期之子魯陽公即此人其地在魯山之陽地理志云南陽魯陽有魯山師古曰即淮南所云魯陽公與
 韓嬰日反三舍者也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一本有也字文選注云幽求子曰年五歲開有
 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官自勞其足謂竹馬也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
 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
 猶童子之爲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奮脫此字一本有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
 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使管黔漱疑放字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節作卿一本如此下
 同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
 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且非關
 於關即言子墨子一本改作管非是左傳云掌其北門之管即關也辭三公東處於高丘而西即而也
 雷金騰云周公居東二年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也二
 字倒一本如此去之苟道舊二字倒一本如此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
 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爲苟陷一本作爲人長也子墨子曰世
 子禽子曰始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
 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怨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
 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
 猶三軍北句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術同通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
 之善者不誅誅疑當爲誅誅誅疑皆聲下同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誅疑當爲
 通月令以誅爲術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爲
 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意自古之善者多故但述而行之今之善者少故須
 作作者欲善之多無異於述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舊作之一本如此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鄰人
 於越人愛魯人於鄰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
 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舊二字倒一本如此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
 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一本作意非吾將
 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

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詳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詳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詳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湯口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糶糶此糶字俗寫太平御覽引作糶糶維人當爲糶人之誤但割而和之但割而和之則割而和之文云但糶也从人且糶糶經典用但爲糶字之誤而忘其本不可勝食也糶脫不可二字糶太平御覽增見人之作糶作生皆據改併則還然糶之曰舍余食言皆以爲舍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或當云明不足乎其有糶糶乎魯陽文君曰有糶糶也子墨子曰楚四境二字糶作三意糶太平御覽改之曰糶糶而不可勝辟太平御覽引云楚四境之田糶糶不可勝開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糶糶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彼也實有糶糶也子墨子曰季孫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終哉子墨子謂駱滑濇曰我聞子好勇駱滑濇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度而後去也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墨子卷之十二

卷五十三同卷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子子冠履而斷子之手子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子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太平御覽引作義貴於身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即齊二字舊例以意改過故人太平御覽引作之齊過故人謂子墨子曰四字太平御覽引作故人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太平御覽引作子宜勸我何故止我太平御覽引作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檢史記楚無獻惠王也蓋文類聚引作惠王是又案文選注引本誓云墨子獻惠王王受而讓之曰其書也恐是此同脫文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實作或據文類聚改一本同善矣而若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蓋文類聚引作用子又節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樂然蓋文類聚引作焉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蓋文類聚引順作樂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蓋文類聚引食作用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棗棗菜當爲糶脫文云黍稷在器以祀者糶同俱从皿亦見周禮也前

文皆同此義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粟會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若君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樂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後可也蓋云此下疑有脫文字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爲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選行者常之不足以選行者勿常以選行而常之是湯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則思默字俗寫口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蓋云疑有脫誤况按此言三世爲人御必能抑於自下若去其害惡樂愛而有聖人之用心也則非脫誤矣必爲聖人必去善去惡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目從事於義必爲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排繩者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鉞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豈曰鉞者白也末詳鉞義者黑也說文云鉞擊也秦謂民爲斲首謂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皆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啓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之用一布布不取繼荷而斲焉即身字正文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懼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懼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道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遊使衛北堂書抄作使於衛關中載書甚多關中猶云關中關音相近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百篇本多作讀書百篇釋史同蓋文類聚引無書字北堂書抄凡三引兩引無一引有無者是也夕見漆十士漆七字假音今俗作漆蓋文類聚引作七故周公且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北堂書抄引云相天下猶如此況吾無事何敢廢乎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均字假音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言苟得其精微則無用以書爲教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綺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當脫人處二字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人糶脫人字一本有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後作

費曰侍女以千盆。舊作盆。盆古無盆字。只作盆。或作從。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盆為名。注孟康曰二十四兩為盆也。又漢書注云二十四兩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為其不審也。為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為義之。亦作也。據太平御覽。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一本脫此字。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富為倍。雖有闕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闕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為信徙。富為倍。不可勝計。然而不為。則當作財。一本如此。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文選注引。過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事類賦引。殺作屠。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事類賦作。往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潛水。不遂而反焉。舊脫至潛水不遂五字。據史記集解及事類賦。此記集解云。墨子不遂而反。又多二字。潛水出今山東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三十五里。原山經臨淄縣東北。流至臨淄。北入海。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以戊己殺黃龍於中央。此句舊脫。據太平御覽。若用子之言。則是然天下之行者也。舊脫天下之字。據太平御覽。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是則。用言革思想者。是猶舍樓而擲粟也。國語也。一本作。非以其言非吾言者。太平御覽。其作。猶以卵投石也。蓋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太平御覽。作石猶不動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其已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說文云。鍾。酒器也。鐘。樂鐘也。此借為鐘。扣則鳴。說文云。亦馬也。能擊也。說者扣此假音耳。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為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僑材。為富。為強。此古貨字。說者貴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已上申明。知其一身且子曰。君子其已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已上申明。又未知其所謂。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為善人。孰不知。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句。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衛。說文云。衛。行且貴也。或字。人莫知。一本作。之取也。今子備作。句。以意。改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善。句。德。不如好色。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句。一行為人。眾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為人。眾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句。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

人也。公孟子戴木。多作義。以意改章。市。措。即。皆。字。俗。寫。忽。即。第。字。古。文。尚。書。在。治。起。亦。用。此。字。為。作。數。禮。備。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質。說。文。云。盾。也。所以。并。身。戴。日。象。形。陸。德。明。周。禮。春。官。云。食。九。反。又。音。尤。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羊。革。之。裘。爾。雅。云。羊。革。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袖。大。平。御。覽。引。作。齊。衣。博。袖。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說。如。無。宿。善。請。舍。怨。舊。作。怨。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不。句。一。本。作。必。亦。是。將。舍。怨。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言。其。意。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句。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言。同。時。之。言。而。仁。不。仁。與。周。公。且。為。天。下。之。聖。人。關。叔。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謂。節。節。節。用。之。屬。墨。氏。之。學。出。于。夏。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符。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為。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貴。也。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隨。然。在。天。隨。同。而。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從。其。言。也。其。言。而。去。刀。也。作。亦。知。是。此。字。之。謬。刀。即。其。字。以。意。改。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有。善。無。善。下。文。改。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聖。王。皆。以。鬼。神。為。神。明。而。為。禍。福。而。同。能。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紂。紂。以下。皆。以。鬼。神。為。不。神。明。不。能。為。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刀。已。下。不。字。舊。作。亦。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為。不。善。之。有。罰。為。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嗣。子。也。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而。謂。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為。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為。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盛。云。此。下。脫。治。之。故。治。也。五。字。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是。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厭。論。云。勉。之。無。已。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為。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啞。而。穿。非。也。說。文。云。啞。啞。也。啞。啞。則。思。欲。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為。弊。樂。說。文。云。爾。華。盛。言。盛。也。或。多。假。音。字。不。顧。其。民。是。以。身。為。刑。後。國。為。厲。虛。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當。為。禮。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器。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三。日。當。為。三。月。韓。非。子。顯。學。云。墨。子。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棺。三。寸。厚。三。月。高。諸。注。淮。南。子。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而。後。漢。書。注。引。尸。子。云。西。伯。制。喪。三。日。亦。當。為。月。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果。當。為。說。文。云。祖。也。五。篇。云。俱。赤。體。也。謂。擯。者。不。赤。也。說。文。云。俱。也。一。

曰孰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之知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乃何故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夏避暑暑為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此字據上文增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徒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此字與舊脫字異彼從史習為樂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所聞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句反句後句首應于此說者請反而後留之坐進復曰鄉者先王之言有可聞當為明者焉若先王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就當為執辭稱議而為之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就辭而稱議是猶荷犢而擊蛾也雖同趨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稱述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為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長今覆曾無稱於孔子乎曾孔子之賢有必不能易者此下舊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王以鬼為神明知能為禍人哉二十七年今據一本移後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同期年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舊脫二字以意增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者其舊亦作下同一本俱作其父死丁長子嗜酒而不葬丁四弟曰子與舊作無一本如此我非當為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也今子為義我亦為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為義我亦為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查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我族人莫之欲已上八字舊脫據一本增故不欲哉太平御覽引云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有好美者而曰吾族無此不欲邪富貴者而曰吾族無此不用也與此微異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強為之此下舊據為善者富之云云二百六十四字今據文義移後一本此下亦據夫義天下之大器也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當為不強為之已上十六字舊脫在則盜何遺無從下今據一本移正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王以鬼為神明知能為禍人哉已上二十七字舊在今篇曾無稱於孔子乎下今據一本在此一本又無知能為禍人哉六字為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禍不至意者先王之言有不善乎

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遠不善而鬼神何遠不明子亦聞乎匪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未之得二字舊倒以意移開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之乎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匪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其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遠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一門焉則盜何遠無從有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云云十六字據一本移前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盡刀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及猶兼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乘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子毀二字倒今移舊作據文選注改此金字假音爾雅云其體金陸德明音義云去鼓反本或作鼓說文云金華也其足多指二字異以為長隱文選注引作僂僂僂音相近亦通以為廣言金足以為其仰身以為廣僂僂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始亡百子始無者此子之身亂之矣一本作子始治子之身亂之矣

墨子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欲是魯文君之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惡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卑辭魯國偏禮四鄰諸侯敵國而以事齊忠可救也非願言非此之爲願無可爲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接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魯伯伐范氏與中行氏築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太平御覽無大字下同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作然斷之卒字與文作伴讀如介伴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作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言持刀之人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殺百姓魯作放非太平御覽引作殺案說文云殺古文殺由此今依改正此語觀覽者少故論存古字如廣雅然也慎勿改亂之就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此下當脫魯字陽文君曰今使魯謂魯陽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

墨子 卷十三

一五三

家伐其小都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家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不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未詳其事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咎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忤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鐘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二字舊作多音一本如此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家食糧糧字俗寫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爲謂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豕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若此蓋二字倒一本如此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一本作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爲之誄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誄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自從服也未詳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仰則仰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古影字只作景萬洪如多而明則淮南子有注云古影字或以此爲萬勝文則非始于葛亮案道藏本淮南子注無此三字蓋明人妄增耳今尙書亦有影字竊之說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匡字舊闕注云太祖廟諱上字蓋宋本如此今增尙而無下比句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戚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貴與爵作興以意改爲是也鈞者之恭鈞字俗寫從魚或文類聚引作鈞案玉篇有鈞字云丁叫切亦作鈞取魚出此鹽書如此類字由後人抄寫以意改爲大都出白六朝凡以書傳皆筆簡耳不應有此以相傳既久亦不改也非爲賜也賜字一本作魚賜文類聚作魚何賦以鹽何書作與非據文類聚改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學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憾是猶欲雞雞則也世字正作豎豈不費哉魯之南鄙人有與虛者太平御覽引作與虛冬陶反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二字舊倒以意改義者亦有以力以勞人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虛耕天下而食之人矣虛句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

墨子 卷十三

一五五

公輸盤史記集解後漢書注文選注皆引作般般顯引作班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張滿列子注云雲梯可以渡虛將以攻宋。文選注引作必取宋三字。太平御覽云戶子云般為宋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呂氏春秋云自魯往是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文選注引云公輸般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墨子至。墨子十日。至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千金。一本作千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太平御覽引作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太平御覽引作胡不已也。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而欲竊之。舍其錦繡。已上十一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一本亦有。即與文耳。鄰有短。而欲竊之。舍其。鄰有。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太平御覽作耳。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七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此猶文軒之與敝。太平御覽引作。即與文耳。鄰有短。而欲竊之。舍其。鄰有。而欲竊之。此猶梁肉之與糝。糝。有長松。文梓。榿。豫章。說文無。糝。字。玉。糝。切。糝。木。似。棗。陸。德。明。爾。雅。音。糝。云。鼻。縣。反。又。坤。折。反。字。指。云。糝。木。似。棗。字。子。作。糝。太平御覽引此。亦。只。作。糝。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戰。國。策。云。臣。以。王。吏。之。攻。宋。王。吏。蓋。三。變。之。誤。說。文。云。糝。古。文。事。戶。子。作。王。使。太。平。御。覽。作。王。之。攻。宋。為。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已。上。十。一。字。舊。俱。脫。太。平。御。覽。有。或。當。在。此。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太。平。御。覽。引。有。云。宋。王。曰。公。輸。子。天。下。之。巧。士。作。為。雲。梯。設。以。攻。宋。為。弗。取。二。十。三。字。皆。與。此。異。豈。此。文。已。為。後。人。所。節。與。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禳。為。械。否。作。禳。太。平。御。覽。引。作。禳。北。堂。書。抄。作。禳。案。作。禳。者。是。也。禳。者。為。禳。說。文。云。南。楚。謂。禳。衣。曰。禳。玉。蕭。云。禳。徒。類。切。禳。衣。也。禳。同。又。案。陳。孔。璋。為。曹。洪。與。文。帝。書。云。墨。子。之。守。策。帶。為。禳。折。著。為。禳。則。似。以。意。改。用。之。公。輸。盤。九。設。攻。城。太。平。御。覽。一。作。宋。之。太。平。御。覽。引。有。其。字。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也。子。墨。子。之。守。圍。史。記。集。解。引。作。圍。一。本。作。圍。太。平。御。覽。引。有。云。今。公。輸。盤。守。之。械。墨。子。設。守。之。備。公。輸。九。攻。而。墨。子。九。拒。之。終。弗。能。入。於。是。乃。假。兵。械。不。攻。宋。俱。多。子。此。文。公。輸。盤。誦。太。平。御。覽。引。作。周。文。選。注。作。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文。選。注。引。有。者。字。吾。不。言。文。選。注。引。有。之。字。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我。殺。我。宋。莫。能。守。文。選。注。有。乃。字。是。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筮。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史。記。集。解。引。因。作。圍。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後。漢。書。注。引。作。楚。無。攻。宋。史。記。集。解。云。宋。城。矣。文。選。注。引。作。也。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闔。中。庇。其。守。圍。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文。與。戰。國。策。及。戶。子。略。同。高。誘。注。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此。節。文。

墨子卷之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說文云備慎也。備具也。經典通用備為備具之字。此二義俱通。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見論語。諸侯。侯。辟。殷。周。之。國。殷。盛。也。孫。云。爾。雅。云。殷。中。也。言。周。之。中。葉。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為。之。柰。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一。時。備。云。臨。臨。車。也。陸。德。明。音。義。云。韓。詩。作。隆。孔。穎。達。正義。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鉤。二。詩。傳。云。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衝。三。詩。傳。云。衝。衝。車。也。說。文。云。衝。衝。車。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衝。車。大。鐵。著。其。輪。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又。曰。衝。所。以。臨。敵。城。衝。突。之。孔。穎。達。詩。正義。云。衝。者。從。傍。衝。突。之。稱。兵。書。有。作。衝。車。衝。車。之。法。按。衝。正。字。衝。假。音。梯。四。案。即。雲。梯。標。五。一。本。作。淫。案。當。為。淫。俗。加。土。說。文。云。淫。淫。也。玉。篇。云。何。休。曰。上。城。具。淫。通。典。云。於。城。外。起。土。為。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謂。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注。云。即。孫。子。所。謂。臨。圍。也。豈。地。為。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於。其。柱。間。而。燒。之。柱。折。樓。部。城。摧。水。六。穴。七。突。八。空。洞。九。蟻。附。十。同。登。孫。子。云。將。不。勝。心。急。而。蟻。附。注。云。使。卒。徐。城。上。如。蟻。緣。城。殺。士。也。續。輿。十一。大。平。御。覽。云。太。公。六。韜。曰。凡。三。軍。有。大。器。攻。邑。邑。有。頓。輪。臨。衝。城。中。則。有。雲。梯。飛。樓。周。運。與。服。雜。事。曰。預。備。今。之。備。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權。之。至。敵。城。下。說。文。云。頓。淮。南。名。車。守。陸。續。玉。篇。云。頓。頓。兵。車。作。頓。頓。音。相。近。說。文。類。聚。引。孫。

月字爲置更舍人各一人必置水塞穴門以車兩走即車輪爲蓋蓋者文塗刃上以穴高下廣陝爲度令
 人穴中四五尺維設之當穴者容爭伏門舊穴作內容以意改轉而塞之爲塞容容者以意改三
 員支者令刀突入舊作亦突人以意改伏尺一本無此二字伏傳舊作付以意改突一旁以二聚守之勿
 離穴字舊作內字以意改以鐵長四尺半大如鐵服說即刃之二字舊凡字字俱以意改內去置尺
 邪鑿之上穴常心刀矛長七尺穴中爲環利率穴二鑿井城上俟刀身井且通居版上居同候而鑿刀一
 偏舊作偏以意改已而移版鑿一偏韻皇爲兩夫而旁鑿刀植而數鉤其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
 半城上爲鑿穴下堞三尺廣刀外五步一爵穴大容置高者六尺下者三尺疏數自適爲之言視敵而爲
 既自視字之誤塞外堞去格七尺爲縣梁城筵陝不可斷者勿墮城上三十步一雙窺雙窺字入堞
 舊長五節寇在城下聞鼓音燔舊復鼓內舊穴中照外諸藉車皆鐵什什與鎗音近說文云鎗以金有
 所買也藉車之柱長丈七尺刀鏢者四尺夫長三丈以上至三丈五尺馬類長二尺八寸試藉車之力而
 爲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藉車夫長三尺四二三在上馬類在三分中馬類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
 以下不用治因以大車輪藉車極長丈二尺半藉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寇圍池來圍疑當爲街或圍
 字池地池爲作水雨深四尺堅藉舊作藉以意改經之十尺一覆以穴舊作月以意改而待令以木大圍
 長二尺四分而早鑿之置炭火刀中而合幕之以藉車投之爲疾裂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添七
 舊俱作代以意改七長七寸七舊作我以意改開六寸刻刀末狗走疑穴之可以出狗者日狗走廣七寸
 長尺八寸蚤長四寸大耳施之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木十人之所聚爲十聚五人之所聚爲
 五聚凡輕重以聚爲人數言即以十聚五聚名其物也以人數也爲薪樵聚壯者有聚弱者有聚皆稱開
 任凡擊輕重所爲吏人各得丁任城中無食則爲大殺殺言滅去城門五步大堞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施
 賊刀中上爲發梁梁橋也而機巧之比傳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溝壑毋可踰越而出佻且疑係連字且連
 音之緩急比適人遂入舊作人以意改引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下脫簡

備高臨第五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適同敵積土爲高以臨吾城薪土俱上以爲羊黔難守作羊黔未詳其器
 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爲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羊黔疑下更有羊黔二字者將之拙者也足以勞
 本不足以害城守爲臺城以臨羊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行城三十尺強弩之技機藉之奇疑即藉車器
 □□之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矣備同備臨以連弩之車杖大方一方一尺長稱城之薄厚兩軸三輪輪
 居筐中重上下左右旁二植左右有衡植衡植左右皆圍內徑四寸左右轉弩皆於植以弦鉤弦至
 於大弦弩臂前後與篋齊篋高八尺弩軸去下篋三尺五寸連弩機郭同銅一石三十斤引弦長尺奴同
 弩篋大三圍半左右有鉤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銅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橫臂齊篋外添尺五
 寸有距博六寸厚三寸長如篋有儀有訓勝即通典與勝同可上下爲武重一石以材大圍五寸矢長十
 尺以繩□□矢端如戈射以磨疑疑危此處字之爲卷收舊作收以意改矢高弩臂三尺用弩無數出

人六十枚用小矢無留十人主此車遂具寇爲高樓以射道城上以荅荅即轉也音之緩急說文無轉字
 擊古用荅爲之羅矢通典守拒法云擊荅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荅相去亦如之閣四丈高五丈上
 闕二丈下建女牆蓋內通開道安風勝梯人上便卷收中設壇專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辭者文从月面目黧黑黎字俗爲從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子墨子
 其甚字哀之乃舊作及以意改管酒陳脯當爲餽饋饋字假音寄于大山味柔當爲蒸味音同孝坐之
 以樵禽子當云以樵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子墨子曰亦何欲乎亦當爲爾字之誤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
 守道子墨子曰姑始姑亡古有刀術者內不親民外不約治以少開衆以弱輕強身死國亡爲天下笑子
 刀慎之恐爲身置同置亡強置爲強置禽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衆而勇烟資吾池軍卒並進
 雲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上舊作土據太平御覽改吾城爲之奈何也施多何爲韻子墨子曰問
 雲梯之口邪雲梯者重器也刀動移甚難守爲行城雜樓相見以環刀中以適廣陝爲度環中藉藉舊作
 舊以意改毋廣刀處處舊爲爲韻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
 城之法爲箭穴輝鼠舊作佩以意改施荅荅刀外言施輪蓋之機衝發城廣與隊等雜刀間以鑄劍持衝十
 人執劍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通同敵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繫下矢石
 沙炭以雨之太平御覽引繁作多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故舊爲韻
 若此則雲梯之攻收矣守爲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等施劍刀而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
 爵穴三尺而一彘彘舊備城門當爲疾擊投必遂而立以車推引之裾城裾城未詳文與備備同彼舊
 城作置薄城外四字下舊字俱作薄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備備傳此下有之法二字小大盡本備
 備傳作木斷之以十尺爲傳備備傳作斷此傳字當爲韻之誤也說文云削古文斷古文字專字雜而深
 埋之堅築備備傳作堅築之雜作離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殺有一高高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五尺裾
 門一施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裾門而直築備備傳作置構縣火四尺一鉤機五步一窺窺舊脫一龍字
 據備備傳增有鍾炭令適人盡入輝備備傳作車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立刀廣終隊兩載之間此下
 舊有載之門三字據備備傳去之當是上三字重文之誤一火皆立而持鼓而燃火備備傳云待鼓音而
 燃待持燃燃字相似然此義較其不必改從彼說文云燃執也即具發之適人除火而復攻縣火復下適
 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吾死士舊脫士字據備備傳增左右出穴門擊道師猶言餘師令資士主將皆
 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數出兵施伏舊數作素伏作休據備備傳改夜半城上四面鼓
 噪說文云譟也此名文適人必或同感有此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爲服以號相得若此舊作也以意改
 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壘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循下令耳疑五字刀內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

中處澤急而奏之。言居中者揮急事與之澤當為揮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還。境其驚。無以為客。齒三十里之內。薪蒸水皆入內。狗豕豚鷄食其肉。肉字異。廣韻云。肉俗作突。斂其骸以為醢。腹病者以起。城之內。薪蒸廬室。矢之所還。皆為之。塗菌。命骨。緯狗。繫靜。夜聞鼓聲。而諱。諱字異。文所以。閣客之氣也。聞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諱則民不疾矣。視史乃告於四望山川社稷。先於我。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廟。曰。其人為不道。不脩義。詳。唯乃是。王曰。子必懷亡。爾社稷。滅爾百姓。二。委子。尙夜。自腹。為厲。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左右助也。既誓。公乃退。舍於中。太廟之右。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疑。刀。斗。字。鼓。于。門。右。門。作。問。以。意。改。置。旂。左。置。旂。于。閭。練。名。射。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乃。下。出。按。當。為。侯。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投。司。馬。射。自。門。右。蓬。矢。射。之。茅。參。發。弓。弩。繼。之。校。自。門。左。先。以。揮。木。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覆。之。以。飯。

旗幟第六十九說文云。旗。熊旗。五游。以象。熊。星。土。卒。以。為。期。釋。名。云。熊。旗。為。旗。軍。將。所。建。象。其。猛。如。虎。與。衆。期。其。下。也。幟。當。為。幟。詩。幟。文。鳥。章。傳。云。幟。幟。也。陸。德。明。音。義。音。志。云。又。尺。志。反。又。作。幟。案。漢。書。亦。作。志。而。無。中。字。

守城之法。木為蒼旗。火為赤旗。薪樵為黃旗。石為白旗。北堂書抄引作金為白旗。土為黃旗。水為黑旗。倉為菌旗。死士為倉旗。之旗。竟。士。猶。云。暹。主。為。雲。旗。虎。字。假。音。多。卒。為。雙。兔。之。旗。五。尺。男。子。為。黃。旗。女。子。為。梯。末。之。旗。尊。為。狗。旗。載。為。鹿。旗。北。堂。書。抄。引。作。林。旗。劍。盾。為。羽。旗。車。為。龍。旗。舊。作。雙。龍。北。堂。書。抄。改。車。後。作。輿。騎。為。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為。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蘆。葦。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非。窳。有。處。通。典。守。拒。法。云。城。上。四。隊。之。間。各。置。八。旗。者。須。木。標。插。板。擊。著。旗。須。灰。炭。釋。鐵。擊。赤。旗。須。木。樵。擊。黃。旗。須。沙。石。飯。瓦。擊。白。旗。須。水。湯。不。濁。擊。黑。旗。須。戰。士。銳。卒。擊。熊。旗。須。戈。戟。弓。矢。刀。劍。擊。旗。須。皮。鞋。擊。鐵。錘。擊。擊。雙。兔。城。上。舉。旗。主。當。之。官。隨。色。而。供。亦。其。道。法。重。質。有。居。官。居。其。妻。子。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法。令。各。有。真。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慎。道。路。者。有。經。亭。尉。各。為。幟。學。長。二。丈。五。尺。長。丈。五。廣。半。幅。太。平。御。覽。引。云。凡。幟。帛。長。五。丈。廣。半。幅。有。節。者。謂。禮。說。改。大。寇。傳。攻。前。池。外。廉。城。上。常。隊。鼓。三。舉。一。幟。到。水。中。周。鼓。四。舉。二。幟。到。濼。鼓。五。舉。三。幟。到。馮。垣。鼓。六。舉。四。幟。到。女。垣。鼓。七。舉。五。幟。到。大。營。作。六。以。意。改。下。同。城。鼓。八。舉。六。幟。乘。大。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輻。部。輻。如。進。數。言。數。如。此。行。之。道。去。始。解。輻。部。輻。如。前。也。而。無。鼓。城。為。隆。長。五。十。尺。四。面。四。門。將。長。四。十。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尺。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舊。作。用。摺。禮。說。改。下。同。左。軍。舊。作。在。他。摺。禮。說。改。於。左。肩。中。軍。置。之。胸。此。俗。字。當。為。胸。或。背。各。一。鼓。中。軍。一。三。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不。應。鼓。主。者。斬。首。罪。其。鼓。主。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其。井。置。鐵。籠。於。道。之。外。故。文。云。籠。弓。曲。也。為。屏。三。十。步。而。為。之。圍。高。丈。為。民。圍。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道。者。必。善。作。心。以。意。改。為。之。門。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

從令者斬。城中吏卒民男女皆滌異衣裳。微令男女可知。諸守性格者。三出却玉。謂云。御字之俗。適守以令召賜食。前子舊作子。以意改。大旗。署百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性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為度。斬。中。教。解。前。後。左。右。卒。勞。者。更。修。之。

號令第七十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則勞而無功。人亦如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出於公。舊作功。一本如此。王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苦者。舉其守率之財。用有餘不足。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田不辟。則假音字。少食。無大屋。草蓋。少用。桑。音。無。大。屋。之。當。留。桑。以。為。蔭。一。本。作。桑。非。多。財。民好食。為內牒。故文云。牒。札也。內行棧。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皆為舍道內。各督其隔部。養什二人。為符者。曰。養。吏。一。人。辨。護。諸。門。辨。即。今。辨。字。正。次。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稽。留。心。其。旁。心。當。為。必。或。衍。一。種。字。不。從。令。者。戮。敵。人。但。至。千。丈。之。城。千。當。為。十。必。郭。近。之。當。為。迎。之。主。人。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視。敵。之。居。曲。音。所。居。曲。處。衆。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凡。守。城。者。以。函。傷。敵。為。上。官。并。擊。傷。敵。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不。能。此。句。乃。能。守。城。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當。為。令。盡。召。五。官。及。百。長。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符。護。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為。故。乃。傳。守。符。謹。密。必。有。故。乃。傳。用。也。城。守。將。營。無。下。三。百。人。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死。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并。守。他。門。他。門。舊。脫。此。字。以。意。增。之。上。必。夾。為。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字。子。音。重。案。之。字。子。音。重。案。五。十。步。一。擊。因。城。中。里。為。八。部。部。一。吏。吏。各。從。四。人。以。行。術。術。當。為。術。說。文。云。通。道。也。春。秋。傳。曰。及。衛。以。擊。之。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分。里。以。為。四。部。部。一。長。以。背。往。來。不。以。時。行。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大。將。必。與。為。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伯。長。以。上。輒。止。之。以。聞。大。將。告。大。將。當。止。不。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諸。有。罪。自。死。罪。上。皆。還。父。母。妻。子。同。產。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子。老。少。一。矛。卒。有。驚。事。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狗。當。為。狗。案。音。義。云。三。倉。音。狗。也。而。所。以。備。姦。也。里。由。與。皆。守。當。為。與。守。宿。里。門。吏。行。其。部。至。里。門。而。與。開。門。內。吏。與。行。父。老。之。守。及。窮。巷。閉。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為。外。心。罪。車。裂。說。文。云。斬。也。從。車。从。斤。斬。法。車。裂。也。舌。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得。之。當。脫。得。字。下。文。皆。除。又。賞。之。黃。金。人。二。鎰。大。將。使。人。行。守。長。夜。五。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當。必。為。屏。必。作。屏。屏。非。屏。說。文。類。聚。改。火。突。高。火。突。文。類。聚。引。作。心。突。或。突。字。說。文。云。突。從。突。突。從。火。从。火。从。米。音。玉。音。有。突。字。從。忽。切。云。突。從。突。音。連。子。通。而。五。突。也。未。詳。突。突。誰。是。案。突。突。音。相。近。今。人。猶。呼。火。突。為。燭。燭。突。突。為。燭。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今。江。浙。人。家。有。高。牆。出。屋。如。屏。云。以。障。火。是。其。道。制。失。火。者。斬。其。端。失。火。自。因。事。

端以善人若今律故犯以為事者車裂伍人不得斬言同伍不舉罪之得之除救火者無敢譴諫或文云
 輒傳特注及離守絕巷救火者斬絕言輒其古及父老有守此巷中更皆得救之部更二字舊倒據下
 移函令人謁之大將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更失不言者斬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
 逮其以火為亂事者如法圍城之重禁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譴諫三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
 舉手相探相指相呼相壓作聲以意改相誣相擊相推以身及衣談駁言語或文云歌歌如馬駁
 馬色不純據此義當為駁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之除伍人論城歸敵伍人不得斬
 與伯歸敵隊更斬與吏歸敵隊將斬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之除當術說文云術邑中道也
 需敵離地言離其所斬伍人不得斬之除其疾鬪却敵於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鬪者隊二人賜上奉
 玉爵云俸房用切俸錄也此作奉古字而勝圍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為圍內侯傳非子顯學云
 關內之侯雖非善行吾必使執禽而朝史記卷中君列傳黃歇上書云韓必為關內之侯又云魏亦關內
 侯則關內侯也輔將如今賜上卿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官吏豪傑與計堅守者二字
 舊倒以意改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女子賜錢五千男女老小先分
 守者人賜錢千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過二人
 或文云曹獄之兩獄也在廷東從職治事者从日案即兩造造曹音近而志林項曰古者名夏職不言
 曹始自漢以來名夏職曹吏自周曹曹侍曹曹非也勇敢為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損離累獄
 門尉盡三閱之莫敢文云莫日且莫也鼓擊門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上通者名舖食此舖食字蓋當作
 舖說文云舖日加申時食也皆於署不得外食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志意顏色
 使令言語之請及上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守有所不說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
 日斷之術之若縛之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時素誠之諸門下朝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且夕
 就位先佑有功能佑者作佑非此右字俗加人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佞侮人
 者一諸人士外使者來必令舊作合以意改有以執將依義當為屏出而還若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
 乃出迎門守乃入舍為入下者常司上之司即何字隨而行松上不隨下必須口口隨客守主人及以
 為守衛主人亦守客卒城中成卒其邑或以以下寇謹備之數錄其署同邑者勿令其所守與階門吏為符
 符合人勢符不合收守言若城上者衣服他不如令者宿鼓在守大門中莫令騎若使者操節閉城者皆
 以執節皆鼓十諸門亭皆閉之行者斷必擊問行故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縱行者諸城門吏各入請
 符開門已輒復上符有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雜小鼓乃應之小鼓五後從軍斷命必足畏
 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入隨省其可行不行號句失號斷句為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
 街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諸吏卒民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黃金二十
 斤謹罪非其分職而擅之取若非其所常治而擅治為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收留
 作收以意改以尉都司空若候候以開守不收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城敵者一人當作歸敵

子 卷十五

一八九

脫斷半以令為除死罪二人城且四人反城事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母妻子悉舉民室材木凡若兩石數
 署長短小大當舉不舉更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智也皆同知其次伍有罪
 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內守任令丞尉亡
 得入常滿十人以上令丞尉皆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成諸取常者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
 欲財物粟米以貿易凡器者卒以賈子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為贖者以粟米錢金布帛
 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傳者斷諸可以便事者函以疏傳言守吏卒民欲
 言事者函為傳言謂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諸當為請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其大夫之家
 居者重厚口數多少重厚言官府城下吏卒民家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旬燔曼延旬燔人
 句斷句諸以乘強凌弱少及強奸人婦女玉篇云詳同姦俗以譴諫者皆斷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往來行
 者符符傳若無符皆詰縣延言請問其所使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為召勿令
 里巷中三老守閭令厲結夫為若若他以其事微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羽
 在三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
 老守閭者失苛止言不罰止之舊作心以意改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
 民各自大責於傑著之其署同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日堂發席席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獲在
 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與次同空葬之勿令得坐泣傷其者令歸治病家貧者令給粟賜酒
 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閭視病有獄或文云或病也輒造事上若為自賊傷以辟事者詳同避口
 為廢疾以避事族之事已守使吏身行死傷隔戶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橋即罪正文守以令益此字
 疑皆邑中豪傑力闢諸有功者必身行死傷者家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函發使者往勞舉
 有功及死傷者致使爵祿守身尊寵明白費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欲以城為外
 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城下里舊作理以意改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
 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
 職和旌者斷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戰縣不城上下不與眾等者斷無應而妄謹呼者
 斷總失者斷辱客內毀者斷言輒敵而自毀以其惡來離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
 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隔舊作隔以意改守必自謀其先後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其入他署左
 右不捕挾私書行請謁及為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之無
 符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其養舉敵少以為眾亂以為治敵攻拙以為巧者
 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客射以善無得譽外示內以善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失書若
 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城上說文云報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縣字今多用舉者
 或文云舉者舉也在水上義亦通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唯守及參太守之節而
 使者記也世家云守令趙勝告馮亭曰敵國君使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正

子 卷十五

一九一

之凡待煙同擊衝梯臨之法必應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棹之左百步右百步繫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選厲銳卒慎無使顧賞番行罰以辭為故從之以急無使生番作主以急改慮悲慙高憤說文云悲慙也通古文勇从心則字云為勇民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乃不倍二字到以急改慮悲慙故慮倍意為衝衝梯皆以衝衝之槩長丈五尺其理番作理以急改者三尺矢長丈二尺槩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槩之垂者四尺樹槩無傳葉五寸葉即槩字槩十丈一梯槩者大槩里二百五十八槩若百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甚害者為築三亭三亭即織女之宮云織如之織古織字令能相救諸距番作距以急改阜山林溝澗邱陵阡陌古只為仔何郭門若閘衝可要塞及為微職同織可以述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葆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大小調處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者許之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即急則使積門內候無過五十寇至隨乘番作葉以急改去唯拿逮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為置平買與主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其當為顧鈞其分職天下事得職得為顧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善備為顧強弱有數天下事具矣數具為顧築郵亭者圍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為辟梯即竹字梯兩臂長三尺連門三尺報以繩連之槩再雜為縣梁雙甕亭一鼓寇烽驚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止番作正以急改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火番作又以急改屬之言寇所從來者少多且拿道去來屬次烽勿能望見寇舉一梯入城賊令驚作是舉二梯射妻當是女垣為字舉三梯蓋郭會監關相近言郭也也舉四梯二監城會舉五梯五監夜以火如此數句守者事急日暮出之令皆為微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速平明而迹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懸候出置田表斤坐郭內外立旗幟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即有驚舉孔表見寇舉表城上以應指之斤步鼓整旗以備戰從懸所止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女子函走入即舉放到傳到城正守表者三人更立揮表而望守數令騎若吏行旁視有以知為所為共曹一鼓望見寇鼓傳到城止升食疑斗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食終歲十八石食終歲十四石食疑十石五升百成升字折升六食終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參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時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寇近函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鐵及他物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寇薄登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疑字假音讀若高誘注淮南子積柴之積當隊令易取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燭之無令寇得用之積木各以長短大小惡美形相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為關鼻鼻為之根令事急可與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質在在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城四人候二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厚足以資其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為侍吏請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令行者趨其外各四戰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日五閱之上進者名池水庫有要有害必為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就者牆外水中為竹箭番作剪今改下同箭尺廣二步剪於下

水五寸難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三十步一弩處廣十尺袤丈二尺隊有急極發其近者往佐其次製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劍驗之節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抄者名官抄節人即出門者當記其名百步一隊閉通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為築城善其上先行德計謀合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離舍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晨暮率歌以為度用人少易守取疏此正字下作疏使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以備旱歲自漢時大水與旱不為常令邊縣豫種畜菜為隊隊外宅溝井可宜塞其同填不可置此其中言此數物有毒可置外宅不可置中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戶令皆整而類察之各為二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殺牛羊雞狗鳥鵲說文云鵲也此與鴻雁異呂氏春秋云莊子舍故人之家故人令登子為殺鵲之亦見莊子新序東晉云鄭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糞無得以粟皆即鵲也今江東人呼鵲曰雁鵲收其皮革筋角脂齒舊收作牧皮作支似以意改爾即考工記到字本掘字之謬也羽彘皆刺之更樟桐白木詳為鐵鐔厚簡為衝杆事急卒不可遠令掘外宅林謀多少若治城口為擊三階之重五斤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夜說文云檣海中大船巨鉸等日今俗別作筏案唐陸贄碑又作檣此作筏皆誤取音字塗茅屋若積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上有詭人有詭人有善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內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門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民相惡若議吏吏所解皆禮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晚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為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蘭石厲矢諸材舊作林以意改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為解車以拾城矣以輶車漢書注服虔云輶音瑞立乘小車也輪轄此數字異文無疑廣雅云輶車也曹憲音枯又音姑廣十尺輶長丈為三幅廣六尺為板箱長與輶等四高尺善蓋上治令可載矢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番作者以意改城小人衆二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率萬家而城方三里百大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則可守

墨子佚文

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為之過也見荀子當是非樂篇文孔子字皆歸所更墨本用孔子見景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于形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為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為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邱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見孔叢語墨疑非儒上第三十八篇文堂高三尺案釋云自此已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土階三等茅茨不剝采椽不剝食土簋飯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又見文選注漢書注文皆與今傳非子雖有之然疑節用中下篇文

年雖十五。則聰明思慮。無不徇通矣。見魏明史紀集解卷十五作五十。無不作。云作十五。非是。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般。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隨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妾子以儉。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紉爲鹿盧。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儂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買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見說苑雜節用中下篇文。

吾見百國春秋史。見隋李德林重答魏收書。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覆以地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太平御覽作沉。則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蘊。亂龜魚。民衣焉。食焉。焉。地終不責德焉。故覆以地爲仁。見蘇文類聚。又見北堂書鈔。

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文徵異。

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蟻蜃。見蘇文類聚。

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見文選注。

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見文選注。

時不可及。日不可留。見文選注。

備衡篇。見時正義。

備衡法。統善麻。長八丈。內有大樹。則繫之。用斧長六尺。令有力者斬之。見太平御覽。疑備衡篇文。

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也。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隨之明月。出於蟻蜃。少彘大彘。出於污澤。天下諸侯。皆以爲寶。秋今請退也。見太平御覽。又一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楚之明月。出於蟻蜃。五彘。出於漢潭。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真寶也。疑今

註出於土。楚之明月。出於蟻蜃。五彘。出於漢潭。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真寶也。疑今

耕柱篇脫文。

祭女樂三萬人。晨譟聞於衢。服文綉衣裳。見太平御覽。

秦穆王遺戎王以女樂二八。戎王沈於女樂。不顧國亡。政國之禍。見太平御覽。

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邪。見太平御覽。

禹造粉。見太平御覽。

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蠅。日夜而鳴。舌乾喉燥。然而不聽。一引作口乾。而人不聽之。今鶴鶴

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見太平御覽。

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兕虎。見太平御覽。

神機陰開。剖膚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又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也。又神明鈎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又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功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囑。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瑤。瑁。碧玉。珠。文采。明。朗。澤。若。濡。靡。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放。魯般弗能造。此之大巧。又夫至巧不用劍。又大匠大不斲。又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大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以爲器。剡木而爲舟。燧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鐘。因其可也。見太平御覽。而文不似墨子。或恐誤引他書。

右二十一條。今本所脫。由沉探撫書傳。附十五卷末。其意林所稱。已見篇目考中。不更入也。

墨子卷之十六

卷之一

親士第一

脩身第二

所染第三

法儀第四

七患第五

辭過第六

三辯第七

卷之二

尚賢上第八

尚賢中第九

尚賢下第十

卷之三

卷之三

尙同上第十一
尙同中第十二
尙同下第十三

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兼愛中第十五
兼愛下第十六

卷之五

非攻上第十七
非攻中第十八
非攻下第十九

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節用中第二十一
節用下第二十二
節葬上第二十三
節葬中第二十四
節葬下第二十五

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天志中第二十七
天志下第二十八

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
明鬼中第三十
明鬼下第三十一
非樂上第三十二

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
非樂下第三十四

非命上第三十五
非命中第三十六
非命下第三十七
非儒上第三十八
非儒下第三十九

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
經下第四十一
經說上第四十二
經說下第四十三

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小取第四十五
耕柱第四十六

卷之十二舊云十三同卷者楚本分缺如此

貴義第四十七

公孟第四十八

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公輸第五十

□□第五十一

卷之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備高臨第五十三
□□第五十四
□□第五十五
備梯第五十六

□□第五十七

備水第五十八

□□第五十九

□□第六十

備突第六十一

備穴第六十二

備蛾傳第六十三

卷之十五

□□第六十四

□□第六十五

□□第六十六

□□第六十七

迎敵祠第六十八

旗幟第六十九

號令第七十

雜守第七十一

按舊本皆無目。隋書經籍志云。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馬總意林云。墨子十六卷。則是古本有目也。考漢書藝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七十二篇。疑當時亦以目為一篇耳。藏本云。闕者八篇。而有其目。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是也。當是宋本如此。而館閣書目云。自親士至雜守。為六十二篇。亡九篇。恐是八篇。為九。又七十一篇。亡其九。當存六十二。而云六十一。亦二之謬也。其十篇者。藏本并無目。亦當是宋時亡之。然則宋時所存。實止五十三篇耳。然詩正義引備術篇。則尚存其目。而不知列在節幾。太平御覽引有備術法。正在此篇。則宋初尚多存與。南宋人所見十三篇一本。樂臺曾注之。即自親士至上同是。而潛谿諸子辯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又有可疑。夫墨子自有經上下。經說上下。在十三篇之後。此所謂經。乃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與下尚賢。尚同。各三篇。文例不異。似無經論之別。未知此說何據。以意求之。或以經上下。經說上下。及親士。修身。六篇為經。其說或近。以無子墨子云云故也。然古人亦未言之。至樂臺所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而焦竑國史經籍考。亦載之。似至明尚存。卒亦不傳。何也。若錢曾云。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者。實即今五十三篇之本。內著闕字者。八篇。錢不深核耳。

墨子

按漢志墨子七十一篇。今其書具在。傳本甚古。時有古文奇字。蓋非贗書也。攷其說多稱先王。高目以憂世。忘身以徇時。誠與自私自利者異撰矣。第其敢于非聖人。以自是。偏曲之見。而漸以易天下。天下之人。又靡然從之。此其流弊必害義傷教。而孟氏辭而闕之。所為嚴也。昌黎氏云。患生於末學。孔墨必相為用。蓋其怨哉。余輯諸子。裁擇其言詞近似及文采可觀者。以備一家。諸非聖拂經。復重猥雜者。悉置弗錄。覽者詳焉。丁丑夏日。潛庵子志。



公孫龍子

公孫龍 孫希 龍深 撰注

公孫龍子

名家三

趙人公孫龍著

跡府第一 府聚也述作論事之跡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
 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物各有材聖人之所
 辯各恃所長更相是非以邪制正故實罰不由天子威
 福出自權臣公孫龍傷明王之不與乘名器之華實乃
 假借物以混是非穿白馬而齊物謂白馬為非馬也白
 我其時君之有信而正名實馬謂白馬為非馬也白
 馬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
 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
 以為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驥色之馬然
 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
 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
 馬體不殊黃白乃異彼此相推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
 是弄混一故以斯辯而正名實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
 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
 馬為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為弟子龍曰先生之言
 悖龍之所以為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
 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
 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
 乃仲尼之所取也仲尼曰必也正名乎能以白龍聞楚王
 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霧之圃而喪

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
 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
 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因以楚楚
 不能兼濟天下故曰仁義未遂也人君惟私其黨附之
 亦如守白求馬獨有白馬未遂也人君惟私其黨附之
 仲尼所謂人者天下也故曰仁義未遂也人君惟私其黨附之
 衆馬皆至矣忘楚以利人天下成應矣夫是仲尼異楚
 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脩儒術
 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
 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馬聖教雖殊其歸不異曲士求
 聖所不招故雖百龍不能當
 前為師亦如守白求馬所喪多矣
 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
 穿謂龍曰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
 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
 先生之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為
 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為非馬者
 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
 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馬為不逮也今教龍去白
 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
 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
 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
 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
 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
 曰善此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
 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聖人之用士也
 之無所去取也齊王以所好求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
 庭大眾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
 詎士也見侮而不鬪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
 曰唯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
 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一以為臣一不以為臣則向之所
 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
 其國人有其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

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
 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
 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尹文
 曰言之敢無說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
 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鬪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
 見侮而不鬪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
 因除其籍不以為臣也不以為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
 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鬪者必榮敢鬪者必榮敢鬪者
 是而王是之必以為臣矣必以為臣者賞之也彼無功
 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
 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維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
 以應馬君不顧法則國無政故聖
 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知
 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往復假一物以為萬化之宗寄言
 論而齊彼我之謬故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名也白者
 所以命名也命名者非命名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者
 之形皆材用也馬色者况萬物種類各有輕重也白者
 萬物則天下歸存報謀以待人則海內振聲如離色命
 馬象馬斯應守白者非命來馬也故曰有白馬不可謂
 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既有白馬不可謂之無
 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何也白與馬連而曰求馬黃
 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多如一白之於衆
 馬衆色成去陳棄之道亦猶此也
 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設使白馬乃馬也
 則材不異衆馬也猶君之所私者但是一人耳其賢不
 異衆人也人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不專於一色故
 君之愛已則附之君之疎已則叛之天下乎所求不異如黃黑馬
 之何可致其親黨而勝於天下乎所求不異如黃黑馬
 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
 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
 矣如黃黑馬亦各一馬不異馬也而不可以應衆馬不
 可以應白馬者何哉白非黃黃非白五色相非分明

矣君既私以待人亦私以叛君寧肯應曰以馬之有... 公孫龍曰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 夫馬之有毛也如白也如黑也如黃也如赤也如青也如白也如黑也如黃也如赤也如青也...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物我殊能莫非指也故曰物莫非指... 指物論第三 夫物之指也必有其所指也... 夫物之指也必有其所指也...

天下之所有也以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有也... 夫物之指也必有其所指也... 夫物之指也必有其所指也...

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耳... 夫物之指也必有其所指也... 夫物之指也必有其所指也...

指使天下無物無指則寂然矣... 夫物之指也必有其所指也... 夫物之指也必有其所指也...

通變論第四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 夫物之指也必有其所指也... 夫物之指也必有其所指也...

曰二無一乎曰二無一... 夫物之指也必有其所指也... 夫物之指也必有其所指也...

不見矣則則見者誰乎精神見矣夫精神之見物也必
 因火以目乃得見矣夫目猶且不能為見矣夫神而
 得乎則神亦不見矣夫推尋見者竟以手而手以
 插是極與手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
 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手與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
 神其何為哉夫神者生之主復不知其所知而不知
 神能百戰百勝通千變萬化神斯主焉而但因其目
 所能任百戰百勝通千變萬化神斯主焉而但因其目
 所不能任百戰百勝通千變萬化神斯主焉而但因其目
 廣萬物之多乎故曰神乎神乎神乎神乎神乎神乎
 不相離也推此以尋天下安存則名實不泯也
 此不相離也推此以尋天下安存則名實不泯也
 而靜即事而靜故我同觀天下安存則名實不泯也
 物皆得性則彼我同觀天下安存則名實不泯也

名實論第六

天地與其產焉物也天地之形及天地之物以物其
 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取材以修飾廟制以車服器械求
 過差各當其物實以實其所實不曠焉位也實者其
 故謂之實也實者其位也實者其位也實者其位也
 大衆萬之早高器得其材人堪其出其所位非位也
 職庶政無闕焉尊卑有序故曰位也取材之與制器
 或至於下皆非其位其所以正其所正其所以正其
 位而不借大與數故謂之正也取材之與制器
 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仲尼曰必也正
 正矣其實正則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馬唯應辭也
 象正皆正矣其實正則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馬唯應辭也
 求實而後彼此皆應其名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
 不行謂者教命也發號施命而石於彼而行也謂此而此
 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施命不當於此其以當不當也
 不當而當亂也教命不當而自以為當者不當也故
 物不應其命矣以不當為當所以不當之記矣故彼
 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當乎此則唯乎此
 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施命於彼此
 夫實故皆應而命行若故彼彼止於彼此止於此可
 彼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此當乎彼則唯乎彼
 實且彼不可或以此名實於此實而謂彼且與此相類
 不可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

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夫
 所以命實也故秦政之與實刑名當其實乃善也假令
 可如此之大功非此人之功也知此之小功非彼人之罪
 也知彼之小功非在彼之可罰也則皆不命罰矣
 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
 王公孫龍之所謂也假物為辭以欺王道之至大者也
 也名者不可以假物為辭以欺王道之至大者也
 而名者名於事物也而物無名則無以自適夫物非名也
 通故名當於實則名教大行實功大舉王道所以配天
 而大者也是以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施行者也

公孫龍子

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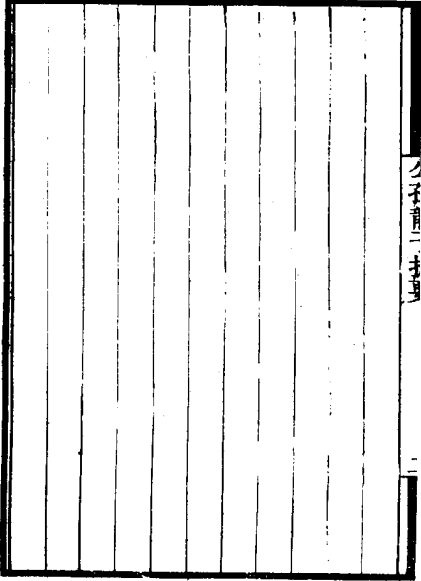
公孫龍子姓公孫名龍子子秉趙人也以堅白之辯鳴於時
 初為平原君門客平原君信其說而厚待之後齊使鄒衍過
 趙平原君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
 而辭至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與端使不相亂狂意
 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
 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辨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
 辭以相厚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
 平原君悟而解之又與魏公子牟相善樂正子與笑曰公孫
 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
 而妄言欲敗人之心屈人之心與韓檀等辯之而公子牟不
 以為尤也其說迺大行矣今閱所著書六篇多虛誕不可解
 釋以庸識註釋私心尚在疑信間未能頓悟然無異也昔莊
 子云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圍也厥有
 旨哉宋謝希深序

世所傳公孫龍子六篇龍蓋趙人當平原君時曾與孔子高論歲三耳至其
 著堅白同異欲推之天下國家使君臣上下狗名實實而後能治者可謂詳
 矣自太史公劉向班固之徒率稱其出古之禮官及夫警者為之然後有敵
 顧師古曰警者許也公孫龍豈所謂許者哉然獨不明立一定之說而但虛
 設無窮之辭亦徒為紛更變亂而已何其細也孔子嘗有言曰風不風風說
 風說言風而失其形制則將有不得為風者又況治天下國家而不得其所
 以為治者乎此固吾聖人之所慎也春秋戰國之際士大夫咸味于義理之
 由而專以利害為說文辭飾講行日馳驚于他岐沈溺于外物而卒至背
 畔于大道之統紀敵敵焉名不統實老子亦曰名者實之寶也公孫龍蓋有
 審于是而而言之或過是以顛帶于折辭而反問于大體察焉而無用辨焉而
 不急鄒折之兩可應施之多方皆是物也不然則吾聖人且以名正言順為
 先矣名位不同節文異數聖人嘗以義權其輕重禮正其進退是皆天造地
 設互古今今決于人心著于耳目溢于禮官之篇籍必曰道之所貴者中
 之所貴者權天下之學雖未嘗出于一定當其權合其中則固聖賢用心之
 所極無俟乎辨士假物而取喻者也今則彼為堅而此為白此為同而彼為
 異吾徒見其紛更變亂而已矣何補于天下國家之治哉雖然世之本公孫
 龍之說而欲求其為狗名實實者少矣自今之言史治者觀之復多文而少
 實官具成式吏抱成案標注時日指陳辭款非深刻也非巧詆也非輕縱也
 非失出也則以補其訛闕鉤摘其姦伏類無有毫髮遺者然而經制之不
 定而虛文之相蒙風俗之不一而私心之相勝是雖有百公孫龍之輩且未
 足以慮之者也然惟漢之宣帝自丞相以下必欲其循名實實為治諸生必
 守家法文吏必課騰奏至于文學政事法理之具一切必務其職者似矣然
 以聖人之治天下國家凡事惟執其大綱而不察其細略其小疵而不受其
 欺惜乎是時無以聖人大公之道告之而徒用其漢家雜伯之術王成或以
 是而得賞楊惲蓋寬饒等或以是而遭誅此將何以致是也與其名是而實
 非則又何貴乎循名實實之治哉嗚呼白黑之紛糺賢不肖之混彼後世之
 治為不及乎宣帝遠矣此予所以猶有取于公孫龍之說也言治道者可為
 永慨也哉

公孫龍子提要

公孫龍子三卷周公孫龍撰案史記趙有公孫龍為堅白異同之辨漢書藝文志龍與毛公等並游平原君之門亦作趙人高誘注呂氏春秋謂龍為魏人不知何據列子釋文龍字子乘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墨四與夫子為五乘即龍也據此則龍當為戰國時人司馬貞索隱謂龍即仲尼弟子者非也其書漢志著錄十四篇至宋時八篇已亡今僅存跡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其首章所載與孔穿辨論事孔叢子亦有之謂龍為穿所紉而此書又謂穿願為弟子彼此互異蓋龍自著書自必欲伸已說孔叢偽本出於漢晉之間朱子以為孔氏子孫所作自必欲伸其祖說記載不同不足怪也其書大指疾名譽乘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有悟而正名實故諸史皆列於名家淮南鴻烈解稱公孫龍乘於辭而質名揚子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蓋其持論雄贖實足以聳動天下故當時莊列荀卿並著其言為學術之一特品目稱謂之間紛然不可數計龍必欲一一核其真而理究不足以相勝故言愈辨而名實愈不可正然其書出自先秦義雖恢誕而文頗博辨陳振孫書錄解題概以淺陋迂僻譏之則又過矣明鍾惺刻此書改其名為辨言妄誕不經今仍從漢志題為公孫龍子又鄭樵通志畧載此書有陳嗣古注賈士隱注各一卷今俱失傳此本之注乃宋謝希深所撰前有自序一篇其注文義淺近殊無可取以原本所有姑并錄焉

公孫龍子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公孫龍子三卷周公孫龍撰案史記趙有公孫龍為堅白異同之辨漢書藝文志龍與毛公等並游平原君之門亦作趙人高誘注呂氏春秋謂龍為魏人不知何據列子釋文龍字子乘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墨四與夫子為五乘即龍也據此則龍當為戰國時人司馬貞索隱謂龍即仲尼弟子者非也其書漢志著錄十四篇至宋時八篇已亡今僅存跡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其首章所載與孔穿辨論事孔叢子亦有之謂龍為穿所紉而此書又謂穿願為弟子彼此互異蓋龍自著書自必欲伸已說孔叢偽本出於漢晉之間朱子以為孔氏子孫所作自必欲伸其祖說記載不同不足怪也其書大指疾名譽乘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有悟而正名實故諸史皆列於名家淮南鴻烈解稱公孫龍乘於辭而質名揚子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蓋其持論雄贖實足以聳動天下故當時莊列荀卿並著其言為學術之一特品目稱謂之間紛然不可數計龍必欲一一核其真而理究不足以相勝故言愈辨而名實愈不可正然其書出自先秦義雖恢誕而文頗博辨陳振孫書錄解題概以淺陋迂僻譏之則又過矣明鍾惺刻此書改其名為辨言妄誕不經今仍從漢志題為公孫龍子又鄭樵通志畧載此書有陳嗣古注賈士隱注各一卷今俱失傳此本之注乃宋謝希深所撰前有自序一篇其注文義淺近殊無可取以原本所有姑并錄焉



公孫龍子注

番馬陳禮撰

述府第一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財之所長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為非馬也白馬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為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廄中無有而有騷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馬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為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為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龍問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問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修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

大字四百五十五

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則矣孔穿無以應焉

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為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馬為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於是尹文曰使此人處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非士也見侮而不敢鬪則寡人以為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一以為臣一不以為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不敢鬪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鬪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為臣也不以為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鬪者必榮敢鬪者必榮敢鬪者此下有是而王是之必以為臣矣必以為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移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故龍以子之

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事此二條皆後人所述故同一舉齊王謂尹文之說所聞有異也孔叢子合為一是也

孔叢子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曰子高孔穿之字孔此人小辯而毀大道子蓋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何痛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為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鬪是辱則寡人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鬪為辱必以敢鬪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移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問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問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

大字四百四十五

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龍而使龍去所以致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窮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賁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明而先生翻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鶴退飛觀之則六察之則鶴鶴猶馬也六猶白也觀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之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為縗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縗素禮有縗布不曰布縗縗牛元武此類甚眾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志說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寶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以此為喻乃相擊切矣凡人言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也此理則公孫之辯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賁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誦
兆鏞按原稿孔叢子二條錄於卷首茲為逆序篇後以資攻證
白馬論第一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設為各問而主曰何故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謂注既無白馬則白馬豈非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言使白馬乃馬是求馬與求馬無異於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不可何也為而可與不可其相非明非可也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答言必有馬矣豈可通乎曰馬固有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則有馬如已耳謂注如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於馬之中別而故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各言白與馬本不相與然則矣既相與而猶欲以不相與為名則未可也曰以有白馬為非馬非當作有謂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稍標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各言離白則有白馬不謂有馬則不離白也故所以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有馬也不可以謂馬也謂以有馬為非專以有白馬為有馬馬色既不定又曰白者不定所口忘不可謂之有馬馬故世謂之有馬矣

之而可也主言若離而白則白不定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謂之白馬則白定定所白者非白也謂注定白在馬者自為白手按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無去者與有故曰白馬非馬
指物論第三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人以手指指物物皆是也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答言使天下無指謂之物者矣今既云物莫非指則天下有物矣既謂物莫指何也在天下者物也豈可謂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不可此亦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主言客以物指物而不可謂之指然既云此物不可謂指即指非指者莫非指也然則就客之說則物莫非指也指見於物莫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非指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又言客以為天不可謂之指然天下亦非有物莫非指也既非有物名非指者指足以見物莫非指矣指非指也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謂不為指而謂之指則天下之物各有其名而不為指也二名矣夫物各有名不為指也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主言指之名本兼物之所兼也如客所言謂不可者以天下無指則可若謂物無指則不可其所以也既無名為非指者則物莫非指矣指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指本是指非指也然以指指於物則指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誰謂指天下無物可指則指不屬於物無可指何物誰謂指乎使天下無指而無物可指則指不屬於物誰謂指非指乎誰謂物非指非指乎又言指本不可夫指固自為非指矣待於物而乃與為指名為指也所以名為指者因其能指物也是必有物可指而與之名為指也言不者即其無指矣然何必待有物可指而與之名為指哉

可指之時而不與之名爲指也是則指非指也... 非編按原稿指物論注凡二篇字句微異蓋當時兩存

也曰二有右乎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

通變論第四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 客問二物相合其中向有一物可分... 曰二有右乎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

曰二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客以主之羊合牛非馬... 曰二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客以主之羊合牛非馬

曰二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客以主之羊合牛非馬... 曰二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客以主之羊合牛非馬

曰二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客以主之羊合牛非馬... 曰二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客以主之羊合牛非馬

曰二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客以主之羊合牛非馬... 曰二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客以主之羊合牛非馬

曰二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客以主之羊合牛非馬... 曰二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客以主之羊合牛非馬

曰二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客以主之羊合牛非馬... 曰二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客以主之羊合牛非馬

曰二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客以主之羊合牛非馬... 曰二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客以主之羊合牛非馬

曰二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客以主之羊合牛非馬... 曰二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客以主之羊合牛非馬

曰二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客以主之羊合牛非馬... 曰二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客以主之羊合牛非馬

曰二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客以主之羊合牛非馬... 曰二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客以主之羊合牛非馬

類審矣 謂之類者類與類相離取於類以爲有是亂名是謂... 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

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 非黃非碧也此所謂類之說... 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

堅白論第五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 客問而主答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而藏也 謂之藏者藏於藏也謂之藏者藏於藏也... 曰白石之石不見其石

曰白石之石不見其石 曰白石之石不見其石... 曰白石之石不見其石

堅白論第六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 客問而主答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曰一可乎作一曰可曰

雖者豎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
乎是之謂離焉此言手與捶皆離即神亦離也知豎必以手
知乃手知亦非捶知也豎與手皆知而不知也捶與手既
亦離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名實論第六
天地與其所產為物也天地與所產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
焉實也實以實其所實而不曠焉位也如大木取其勝棟梁
枋之任而不過焉謂之實也勝棟梁之任者取以為棟出其
所位非位為棟梁非位也位其所位焉正也以其所正正
其所不正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者亦有不正言當審察之
也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如能勝棟梁
謂之棟梁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蓋注唯謂彼而彼不
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此而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其以
當不當也不當而當亂也謂者呼其名也呼彼而彼不唯乎
乎此則此之呼不行由其所以當之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
彼其謂行彼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
也以當而當正也故彼彼止於彼此止於此可呼以彼止
於此不呼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呼以彼則
呼彼為此則且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
轉為彼不可也

審其名實慎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

大廣在游家亦奮若問四月雷禹汪氏微尚齊校刊
九曜坊翰元樓書籍鋪雕印

公孫龍子校勘記
述府
因資財之所長 道藏本財作材
為守白之論 太平御覽四百六十四引桓譚新論作為
堅白之論
楚人遺弓 人道藏本守山閣本墨海金壺本作王說苑
至公篇作人
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 道藏本守山本金壺本湖北
書局本均接上孔穿無以應句不別提行三槐堂本提
行
以齊國無土何也 以守山本金壺本及孔叢子公孫龍
篇均作而 俞樾讀公孫龍子云以乃如之誤
詎士也 道藏本詎作鉅明梁杰刊本同 孫詒讓札
云詎鉅古通荀子正論篇是豈鉅知見悔為不辱哉楊
倞注鉅與遠同明刊子彙本錢熙祚本均作詎疑校者
所改
唯見悔而不闕 唯孔叢子作雖呂氏春秋十六正名篇
同
其所以為士也 呂氏春秋作是未失其所以為士
意未至然與 呂氏春秋作意者未至然乎

相與四穆 孔叢子作曲諺道藏本湖北本作四穆
臧三耳 呂氏春秋十八淫辭篇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
平原君所辨至臧三耳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同謝塘云臧三耳見
孔叢子耳篆文近牙故傳寫致誤愚意臧戎古字通用
謂羊也此作臧允誤盧文弨云作三耳是也龍意兩耳
形也又有一司聽者以君之故為三耳
白馬論
別有馬如已耳 道藏本無則字 如湖北本作有
以有白馬為非馬 非道藏本守山本作有
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 俞樾云有馬當作無馬就所離
言之白為一物馬為一物明明有白有馬不可謂無馬
也
指物論
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 俞樾云兼乃無之誤天
下之物本不為指而人謂之指是無不為指矣
通變論
曰變非不變可乎 道藏本守山本金壺本三槐本曰下
有謂字 俞樾云既謂之變則非不變可知何足問乎
疑不字衍文當作謂變非變可乎曰可下文羊合牛非
馬牛合羊非雜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皆申明變非
變之義
曰右有與可謂變乎曰可曰變隻曰右 俞樾云變隻無
義隻疑奚之誤奚者問辭也猶言當變何物也問者意
謂右而變則當為左矣仍答曰右可證明上文變非變
之義
曰二無左 道藏本守山本金壺本三槐本二下有苟字
羊與牛唯異 孫詒讓云唯與雖通
而羊之非羊也牛之非牛也 湖北本作而牛之非羊也
羊之非牛也 孫詒讓云當作而牛之非羊也羊之非
牛也下文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文正相對

公孫龍子注一卷訖
公孫龍子注 龜七

大字式百七十八

公孫龍子注一卷訖

大字式百七十八

公孫龍子注一卷訖

大字式百七十八

舉是亂名是謂狂舉 道藏本湖北本作舉是謂亂名是

狂舉

左右不騷 孫詒讓云騷麗之借字謝注以騷為色之雜

者非是

亞乎其黃矣哉 道藏本守山本金壹本三槐本黃上多

有字

白足之勝矣 孫詒讓云之當作以

堅白論

一可乎 一道藏本守山本金壹本湖北本作一

而得其所堅者 道藏本全壹本此句無者字下有得其

堅也句

而石必得以相盛盈 俞樾云盛衍字

見與不見離不見離 道藏本作見與不見與不見離

一一不相盈 孫詒讓云當作一二不相盈後文於石一

堅白二即此義

而不定其所堅 道藏本全壹本無而字

亞乎其石也 其湖北本作其

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 孫詒讓云墨子經說下

篇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此文亦當作且猶

白以目見目以火見而火不見今本脫見目一字

名實論

以其所不正 道藏本守山本金壹本無此句

不當而當亂也 道藏本作不當而亂也

故彼彼止於彼 道藏本作故彼彼止於彼 嚴可均

云故彼故彼衍下故字

知彼之非彼也 道藏本守山本金壹本三槐本此句下

有知彼之不在彼也句 俞樾云知此之非此也知此

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下文當云知彼之非彼也知彼

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兩文相對可據以訂正

大字三百九十九

公孫龍子篇目攷

漢書藝文志 名家

公孫龍子十四篇 趙人師古曰即為堅白之辯者 毛

公九篇 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師古曰

劉向別錄云論堅白同異以為可以治天下此蓋史記所

云藏於博徒者唐志三卷今一卷司馬彪曰堅白論堅石

非石曰馬非馬異同謂使異者同同謂使異者曰馬曰石

子彼長而扶長之彼白而扶白之則言也蓋堅白同異之

五曰之說借其子而伐之而其技窮

舊唐書經籍志 名家

公孫龍子三卷 龍撰 道藏本三卷凡六

新唐書藝文志 名家

公孫龍子三卷 陳嗣古注公孫龍子一卷賈大隱注公孫

龍子一卷 鄭惟通志略同洪頤煊讀書錄十四引文

宋史藝文志 名家

公孫龍子一卷 趙人 馬端臨文獻通考公孫龍子三卷

事文意重復通志略公孫龍子今亡八篇陳氏直書者

錄解題公孫龍子三卷其為說淺極注解不知何以惑當

時之崇崇文總目號公武

郡齋讀書志號作三卷

大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雜家

公孫龍子三卷 兩江總督 周公孫龍撰案史記趙有公

孫龍為堅白異同之辯漢書藝文志龍與毛公等並游平

原君之門亦作趙人高誘注呂氏春秋謂龍為魏人不知

何據列子釋文龍字子秉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朱四與

夫子為五乘即龍也據此則龍當為戰國時人司馬貞案

隱謂龍即仲尼弟子者非也其書漢志著錄十四篇至宋

時八篇已亡今僅存跡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

篇其首章所載與孔穿辯論事孔叢子亦有之謂龍為穿

所繼而此篇又謂穿願為弟子彼此互異蓋龍自著書自

必欲伸己說孔叢偽本出於漢晉之間朱子以為孔氏子

孫所作自必欲伸其祖說載不同不足怪也其書大旨

疾名器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馬而齊物我豈時

論

君有悟而正名實故諸史皆列於名家淮南鴻烈解稱公

孫龍察於辭而留名揚子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蓋其

持論雄贍實足聳動天下故當時莊列荀卿並著其言為

學術之一特品目稱謂之間紛然不可數計龍必欲一一

核其真而理究不足以相勝故言愈辯而名實愈不可正

然其書出自先秦義雖恢誕而文頗博辯陳振孫書錄解

題概以濫陋迂僻議之則又過矣明鍾惺刻此書改其名

為辯言妄誕不經今仍從漢志題為公孫龍子又鄭樵通

志略載此書有陳嗣古注賈大隱注各一卷今俱失傳此

本之注乃宋謝希深所撰前有自序一篇其注文義淺近

殊無可取以原本所有姑併錄焉

姚際恆古今偽書攷公孫龍子漢志所載而隋志無之

其為後人偽作矣疑近人顧寶漢藝文志講疏名者凡

治學者所共有之事今惟公孫龍子尚為確信之書姚

說非也讀其書初覺詭異而實不詭異也

大字百七

公孫龍子附錄

荀子正名篇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揚倅在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也白馬論曰白所以命色馬所以命形色非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是惑於形色之名而亂白馬之實也

列子仲尼篇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越人公孫龍樂正子與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與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與曰吾笑龍之詭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馬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達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馬號之弓基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龍不睫矢墜音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龍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子與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詞吾又言其尤者龍詎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憤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憤未嘗有母非孤憤也子與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數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張湛注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字子乘或云趙人

公孫龍子注

公孫龍辯者之徒

公孫龍辯者之徒餘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也齊物論郭注公孫龍有卒緘之法謂之呂氏春秋審應覽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爲也必有其實今前離石入秦而王綽素布總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布總齊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 又淫辭篇秦

趙相與約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與兵攻魏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與兵攻魏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高誘注龍乘白馬禁不得度關因言馬白非白馬也盧文弨云秦新論言龍乘白馬無符傳關吏不聽出關此虛言難以尊實也初學記卷七引劉向七以度

公孫龍子注

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

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動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集解徐廣曰一本是親此甚不可且康卿操其兩權事成操石券以責成則操其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康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 秦曆六國年表及世系 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駁白之辯及鄉行過趙首戈 密隱過言至道乃細公孫龍集解劉向別錄曰

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秦母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鄉子鄉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辯正焉下辯者別味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持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相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言大道天敘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書者子坐皆稱善案隱子音聖子音也劉歆奏上鄧析子敘略四庫提要高似孫子略誤以此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

公孫龍子注

富之言未卒而大雨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君以白
靡故而欲射殺人主君等入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
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十莊子選篇及太平御覽四百五十七引此
修文有淵滅金機子雜記載梁君作周君
困學紀聞十莊子謂墨子曰儒墨楊墨四與天子為五原注
兼謂公孫龍 洪頤煊讀書數錄十四莊子天下篇古之道
術有在於是者宋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荀子非十二子篇
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鈞也天論
篇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時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漢書
藝文志宋子十八篇兼疑宋之謫困學紀聞謂公孫龍字子
乘非也 梁玉繩警記
五真漢說同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四子荀列傳曰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
同異之辨索隱云龍即仲尼弟子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
鄭元云趙人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按小司馬
之說誤甚平原君列傳公孫龍夜駕見平原君又曰平原君
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辨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
誦公孫龍明別是一人若即孔子弟子豈得與平原君鄒衍
同時乎

俞樾俞樓雜纂莊子人名攷史記有兩公孫龍仲尼弟子別
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歲孟子荀卿列傳趙有公孫
龍為堅白異同之辨而說堅白異同之公孫龍與孔穿同時
攷孔子世家孔穿乃孔子之昆孫去孔子六世必不得與少
孔子五十歲之公孫龍辨論也莊子書云公孫龍即與孔穿
辨論之人而非孔子弟子 按史記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少
字子石五十三歲俞樾三字

精尚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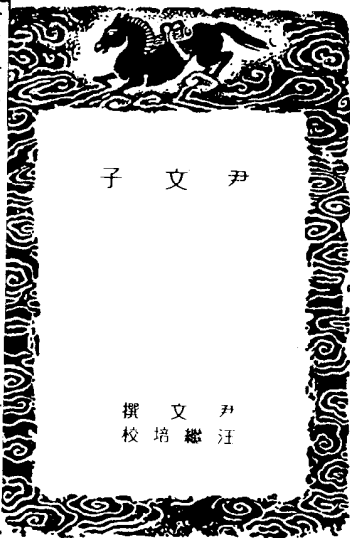
大字卷百七十一
小字卷十

右公孫龍子注一卷陳東塾先生撰唐陳兩古買大隱二注
久佚今惟存宋謝希深注先生引舊注即謝說也龍書漢志
著錄十四篇宋亡八篇僅存六篇而各家書目多沿唐志稱
三卷

四庫本道藏本皆然通行之守山閣本墨海金壺本湖北崇
文書局本三槐堂本皆一卷與宋志及王伯厚說合今從之
先生指物論注稿初本改本並存是知尚未寫定歸道山後
門人傳鈔互有出入嗣於哲孫仲獻茂才處獲見先生手稿
卷首原題公孫龍子注說各篇後均有自記已酉七月閱過
改若千處庚戌四月再閱改若干處又記云尚須再閱加注
以發其義先生之不自滿假如此按已酉庚戌假歸謹數
為道光二十九年三十九年距今七十五年矣

稿多所是正而參閱諸本仍有低悞未敢臆測今悉依原
稿逐條略加整理附按語以申明之字句歧異者別為校勘
記其篇目存佚及公孫龍事蹟見於他書是資攷證者附錄
於後世多譏龍恢誕然如通變論云黃其正矣是正舉也碧
則非正舉矣與其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難也其
與暴乎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名
實無固鑿色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
假物寓指足以砭世礪俗名家已成絕學先生此注發明義
趣深有裨於讀此書者校錄既竟用識簡末之丑仲春門人
汪兆鏞記於澳門峨眉街寓樓

大字卷百九十二
小字八十一



尹文子序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 志注引劉向云與宋鉞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 漢書藝文志云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吳公武郭齊... 志云史記云公孫龍客於平原君相趙惠文王... 徐文元年齊宣王夜巴四十... 徐歲矣則知文非學於龍者也公孫龍稱之著書一... 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物累於物下篇作不... 苟於人不伎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字民命人... 我之養畢足而止之衍字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 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大較刑名家也近為... 誣矣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意甚... 玩之而多脫誤聊試條次撰定為上下篇亦未能究... 其詳也山陽仲長氏撰定... 稱統於於帝遜位之年而此云黃初末到京師也... 史之漢平周廣業意林注云按魏志劉劭傳表表... 人仲長統漢末尚書郎早注咸撰統劭傳表表... 統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四除延康為獻帝末所改年... 號是年冬文帝受禪改元黃初則統安得於... 黃初未定此書恐是序出偽託非史之誤也

漢書藝文志名家尹文子一篇今所傳本分為大道... 上下蓋即仲長氏所撰定者羣書治要以上篇為大... 道下篇為聖人疑唐本與今不同今本五千餘言於... 治要意林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得逸文數百... 言洪邁容齋續筆謂尹文子文僅五千言知宋時已... 非足本矣余所見者有緜眇關本子彙本吳山道藏... 本沈調元本姜午生本說郛原本本今取各家本參... 以諸書所引是正譌闕逸文不可綴屬者錄於後方... 篇目仍今本不敢依治要輒改以漢志本作一篇也... 嘉慶辛未十月二十五日汪繼培識

尹文子

大道上 羣書治要以此篇為 蕭山汪繼培校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 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 也大道不稱衆有必名生於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 圓名生於方圓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 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實不善人之所實老子是道... 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 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 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 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 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治窮則微終... 微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必有名有... 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 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 定名名以定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 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呈程之省說... 也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 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 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 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准之法... 以准為準之俗按漢時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其名蓋本於此律度量是也術者... 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羣... 下不可妄為人君有術而使羣下得窺非術之與者... 有勢而說邪原本補使羣下得為非勢之重者大... 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秘勢可專... 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 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

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之或盡也故曰名不可不辨也名稱者別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疏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疏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不肖為親疏名善惡為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牛又曰好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復屬於人矣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為天地之間而不期為人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辨其名分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玉篇云聲善曰韻按文選賦賦聲不同均好腹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腹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治本說部作煩惑以易御險難萬事皆歸於一萬上各本有以煩惑以易御險難萬事皆歸於法者易之極如此則煩惑可與察察之至準通古字聰明同其治也治矣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

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則各本左前後之宐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則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治要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兩弗字意林及長短獨與政篇君子非樂有言有益並作不治要上弗字亦作不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為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陳周務而已故明主任之治外之理小人之所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之所必為各本小作必明主不為治外改補小人亦知言有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有損於事而不能不為兩有字按治要補治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為者極於堅偽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故要補古語曰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兩為字本於治要改按此亦作此言要補信矣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為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治要善使人不能得為巧使人不能得為此獨善獨巧者也未盡巧善之理長短經解政篇注同各齊續筆此得從三書改亦善與眾行之為巧與眾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注齊續筆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也所治要長短補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眾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羣勇欲絕羣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辨不可為戶說絕眾之勇不可與征陳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注夷通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

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長短經道變篇注道田駢曰莊子篇釋文云齊人也連下天下之士莫行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見莊子雉兔在野眾人意林作昔路史逐之分未定也維豕滿市慎子見後漢書袁紹傳注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並治要圓方下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不用與不用皆非我也各本作用因彼可各本作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也自得其用以上五字各本與患物之亂乎治要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尊愚好不能得嚙醜此為得之道也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懼智勇者不陵治要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忤於眾俗所共去故人治補心皆殊而為行若一所有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節故所齊不可不慎所節不可不擇肯齊桓好衣紫闕境不驚異采治要作採太平御覽三百八十八相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非子外儲說左上古齊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

色或以為甚... 也故俗尚必為法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檢之... 累於俗飾於物者不可與為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 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國本... 脫御覽六人皆大布之衣... 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 王句踐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軼之... 三作下車而揖之按北堂書鈔八十五引作揖一百... 十六作軼報非子內儲說上云越王處伐吳欲人之... 輕死也出見怒為乃為之式從者比及數年民無長... 日矣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也... 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王知... 民本人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 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 私欲寢廢則禮樂均矣若使適賢則治... 越則亂是治亂屬於賢愚不係於禮樂是聖人之術... 與聖主而俱沒治世之法速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 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處名位... 雖不肯不忠物不親已在貧賤不忠物不疏已各本... 不肖不忠物不親已在貧賤不忠物不疏已各本... 據文選任彦昇為揚州表注又脫九字親疏係... 乎勢利不係於征賦注並作乎不肖與仁賢也... 選注吾亦不敢據以為天理以為地勢之自然者爾... 今天地之間不肖實眾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將... 厚廉恥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 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 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 人不可無名利慶賞刑罰君子也守職効能臣業也... 君料本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任故有... 守職効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 侵與與讓不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接萬物使... 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 世之屬此仁君之德可以為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

尹文子
管子

所任而無私飢飽一心毀譽同慮賞亦不忘罰亦不... 怨此居下之節可為人臣矣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 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御覽三百八十九說人之謂... 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按呂氏春秋考索... 篇載此事亦云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呂氏春秋... 所用不過三石三石者謂關呂氏春秋改高誘作引... 中關而止注云關謂關弓也正半而止也皆曰不下... 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說之然則宣王用不過... 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 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 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 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藝文類聚十八件一國之人... 故衛有鄆夫失時失字據曰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 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妹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 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猶山雉者... 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皇也路人曰我聞... 有鳳皇今直見之類聚九十九汝販之乎曰... 然則類聚御覽曰然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 方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二曹金字... 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皇貴... 則本無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於已召而... 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 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隣人隣人陰欲圖之謂... 之曰類聚八十三御覽怪石也蓋本怪石畜之弗利... 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翁錄以歸置於廡下說文... 堂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布徐謂云... 復以告隣人曰此怪之徵遺棄殃可銷於是遠而棄... 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 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御覽作再拜立曰敢... 敢賀大王類聚亦作王王得此御覽類聚文選注... 天下之寶臣未嘗見御覽類聚文選注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 也故仁以道之義以立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 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 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 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類聚文選注凡... 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 非亦吾所信然雖常有時而不用非雖常有非... 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 理不同而更與廢翻為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 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 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沈與楚人戰... 於泓公子自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 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之餘年左傳... 云亡國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弑襄公立... 公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 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立者也... 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 徵夷吾以為相晉文公為驪姬之諂出亡十九年惠... 公卒賂秦以求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 不免於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是而舉世非之則... 不知已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已之非然則... 是非隨眾買價為而為正非已所獨了說文云買也... 則犯眾者為非順眾者為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 是之地則人所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 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羣下也國... 亂有三事年饑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 亂有法而不能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 不治未之有也
大道下

管子

管子

華僑者所以行恭謹治要作亦所以生情慢樂者

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

以生矜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生乖分本字無

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治要逃於桀紂之

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

生所養把聖人措而不言也凡國之治要存亡

有六微有衰國有亂國各本在治國有亡國有昌

焉所謂強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若年長多妾

存者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

兵甲勁利封疆修理疆國也上不相勝犯故禁令人人

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微不待

威力仁義而後疆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治主

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

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

之道也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

夫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

四曰強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

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

成羣言談足以飾邪榮眾

此小人雄築也不可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

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也子產誅鄧析史付

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誅也詩曰憂心悄悄

惓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畏也篇彼文潘正作潘止

鬼神聰明正直孰曰榮惑者曰鬼神誠不受榮惑此

尤佞辨之巧尤義如許靡不入也夫佞辨者雖不能

榮惑鬼神榮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

俗之人問譽則悅聞毀則戚此衆人之大情有同已

則喜異已則怒此人之大情故佞人善為譽者也善

順從者也人言是亦是之人言非亦非之從人之所

愛隨人之所憎故明君雖能納正直未必親正直雖

能遠佞人未必能疏佞人故舜禹者以能不用佞人

亦未必憎佞人語曰佞辨惑物舜禹不能得憎不可

不察也世俗之人盡此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

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悟危亡繼踵焉老子

曰以政老子作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

視君之威未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

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治要此人君之所

空執臣下之所宜慎治要之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

宋子曰名朝見莊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

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

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

已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已非理也己能

出理非已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

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惟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

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

子曰毆盜山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

之其父呼毆毆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

幾瘖康衡長者字僮曰善捕各本無捕字犬曰善噬

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各本

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

丙謝不取侯語同鼠璞田子曰人皆自為而不

能為人故君人者之使人使其自為用而不使為我

用魏下先生曰善哉田子之言古者君之使臣求不

私愛於已求顯忠於已而居官者必能臨陳者必勇

祿賞之所勸名法之所齊不出於己心不利於己身

語曰祿薄者不可與經亂賞輕者不可與人難此處

上者所宜慎者也田子曰盡此治要補意林亦載

於子也合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委此

合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合必不行者

也故為人上者必慎所令治要凡人富則不羨

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已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為國之所基下字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為治無以為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必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為國者無使民自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概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算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其蔽各本本在於不知乘權藉勢之異而惟本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各本本在於不知乘權藉勢之異而惟本子之怒也鄭與詩人尤之尤同怒當作怒言雖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已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怨也驕人者無所補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而弗能制弗治要不可怨矣眾人見貧賤則慢而疏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賂於已疏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必疏之以其無益於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於已編本無與字字今據說那本沈之可也未必益已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疏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感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為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觀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貴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治要不與

尹文子

同苦樂故也雖弗治要酬之於物本本亦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治要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歛時其飢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為人君不可弗治要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不可治要不酬治要貧賤者治要不可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逸文

兩智不能相使兩貴不能相臨兩辨不能相屈力均勢敵故也意林 御覽四

專用聰明則功不成專用晦昧則事必悖一明一晦眾之所載意林

尹文子見齊宣王宣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肖孰理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尹文子曰不肖有賢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進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藝文類聚廿 御覽四百二 意林

尹文子曰何故王曰吾兼國中賢尹文子曰國中悉賢誰處王下誰為王使

以智力求者喻如奕棋進退取與攻切放在我者也類聚七十四 御覽七百五十二 放

博者盡關塞之宜得周道之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在遇者也類聚七十四 御覽七百五十四

堯為天子衣不重帛食不兼味土階三尺茅茨不剪

數百九十六 御覽九百九十六

將戰有司讀誥誓三令五申之既畢然後即敵文選

堯德化布於四海仁惠被於蒼生文選 對越 石

以上皆尹文子逸文也他所徵引往往與尸子文子消亂尸子已詳本書史記屈原傳索隱引子人曰俊萬人曰傑見文子上禮篇後漢書馮衍傳注引四方上下曰宇見文子自然篇文選 御覽七百卅八引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不可為謀見文子上德篇同卷引人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見文子微明篇七百四十引昔者無目而耳不可以際察視也字精於聽也又引韓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並見文子上德篇其四百九十四引虎求百獸食之云云則江乙對荆宣王語事見楚策廣博物志四十引月且為朔車之旃補亦為朔名齊宣異所當辨也則出西京雜記雜記上文云王之未理者為璞死鼠未脂者亦為璞用尹文語遂誤以此為并出尹子也

尹文子終

合刻尸子尹文子跋
余嘗取尸子學積亦有生焉語署讀書之舍曰積生屬汪君蘊潭題其後汪君曰此尸子勸學篇文也今書散佚不具荀子勸學篇文與尸子同而說范建本篇復襲之當据荀劉二子以證明尸子余深服其考證之通博也汪君因出尸子輯本示余近時輯尸子者數家惟汪君書最為詳善遂錄付劍湖氏請書引尸子往往與尹文子溷淆其引尹文子又或雜以文子汪君有校正尹文子因并梓之藏之積生精舍庶幾好學君子亦有樂乎此嘉慶壬申中秋後四日蕭

尹文子

山陳春識

至名自名以至法以名爲根以法爲柄其本老其書先自道以無用子教時而治亂不係於書不肖蓋所謂尊主權衆處食以富貴賤幹動字宙其爲法則然蓋申商韓非所共行也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無事云者蓋與老氏所持術也尹文子說之以爲用名法權術而矯抑強暴之情則已無事焉已無事則得天下然則猶未識老氏所謂道也

尹文子考略

高似孫撰

莊園藝文志名家著流傳尹文子其書曰大道又名分又曰仁義禮樂又言法術權勢大略則學老氏而韓申韓也其曰民不畏死由過于刑罰者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則知生之可樂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有希于老氏者也又有不變之法運來之法平準之法此有合于申韓然則其學雖矣其學滑矣非純乎道者也仲長統爲之序以子學于公孫龍按龍客于平原君趙惠文王時人也龍宜王死下距趙王之立四十餘矣則子之先于公孫龍爲甚明非學乎此者也吳氏嘗稱其宗六藝教稱仲尼然考其書未見其所以稱仲尼宗六藝者僅稱誦少正卯一事耳嗚呼士之生於春秋戰國之間其所以兼兼染習變幻神闢求勝于一時而圖其所欲者往往一律而同歸其能屹立中流一掃羣異學必孔氏言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

容齋洪氏隱菴曰尹文子文僅五千言雖論亦非純本黃老者詳味其言頗流而入于愛愛莊子末序天下之治方術者曰不異于俗不飾于物不布于人不能于衆天下之安事以活民命人我之養舉足而止以此自心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宋新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蓋山之冠以自表雖天下不取強居而不舍者也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蓋亦盡其學云荀卿非十二子有宋新而不預又別一書曰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論清淺多及韓氏嘗謂宋時細人所作非此之謂也

爾氏涉錄曰尹文子優下能言者趨向爲其學本老其書先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以名爲根以法爲柄其本老其書先自道以無用子教時而治亂不係於書不肖蓋所謂尊主權衆處食以富貴賤幹動字宙其爲法則然蓋申商韓非所共行也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無事云者蓋與老氏所持術也尹文子說之以爲用名法權術而矯抑強暴之情則已無事焉已無事則得天下然則猶未識老氏所謂道也

尹文子提要

尹文子一卷周尹文撰前有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序稱條次撰定爲上下篇文獻通考作二卷此本亦題大道上篇大道下篇與序相符而通爲一卷蓋後人所合也併也莊子天下篇以尹文田駢並稱顏師古注漢書爲齊宣王時人考劉向說苑載文與宣王問答顏蓋據此然呂氏春秋又載其與潘王問答事殆宣王時人至潘王時猶在歟其書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陳治道欲自處于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核其實故其言出入于黃老申韓之間周氏涉筆謂其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蓋得其真矣公武讀書志以爲誦法仲尼其言誠過

宜爲高似孫緯略所譏然似孫以儒理絕之謂其治雖亦爲未允百氏爭鳴九流並列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自老莊以下均自爲一家之言讀其文者取其博辨閎肆足矣安能限以一格哉序中所稱照伯蓋繆葉之字其山陽仲長氏不知爲誰李獻臣以爲仲長統然統卒于建安之末與所云黃初末者不合矣公武因此而疑史誤未免附會矣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檠撰

尹文子一卷
前有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序
陳盛兩山墨談五云其本意主刑名而借黃老以蓋其說昔人謂其論大道似黃老蓋徒見其書以大道名篇故遂爲所欺也大道上篇曰夫名勝者不可不察也云云其說與公孫龍曰馬非馬之辨相類序言尹文居齊後下嘗學於公孫龍今考龍仕趙平原君去尹子居後下時實後百餘歲序所云云未足據也張氏讀書志有宋刊本二卷云分上下二卷猶是原書舊章



子析鄧

撰析鄧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鄧析子一卷周鄧析撰析鄧人列子力命篇曰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子產執政作竹刑鄧因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劉歆奏上其書案高以孫子略誤以此應改則曰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歇嗣為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然則列子為誤矣其書漢志作二篇今本仍分無厚薄辭二篇而併為一卷然其文節次不相屬似亦撮拾之本也其言如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父於子無厚兄於弟無厚勢者君之與威者君之策則其旨同於申韓如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則其旨同於黃老然其大旨主於勢統於尊專嚴於實於法家為近故竹刑為鄧所用也至於聖人

不死大盜不止一條其文與莊子同析遠在莊周以前不應預有翻說而莊子所載又不云鄧析之言或為章疏佚後人據莊子以足之歟

原序

中鄧析書四篇臣教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為一篇補註此二篇皆定殺而書可繕為也鄧析鄧析者鄧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為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記或曰子產起而戮之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歇嗣為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駟歇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國家棄其邪可也靜文之三章取形管為竿施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之情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况用其道不恤其人乎然無以勸能矣竹刑簡法也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說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謹上

鄧析子

周鄧析撰

積海第七集

無厚篇

天子人無厚也君子民無厚也父子子無厚也兄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厲之氣令天折之人更生案本合件全無引此文補正文使為善之民必壽此于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為盜者有詐偽相迷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于民無厚也堯舜位為天子而丹朱商均為布衣此于子無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下不得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惟親所信一累也地字依下說以名取士二累也近故親疏此二字三累也何謂四責受重責而無功一責也居大位而不治二責也為理官而不平三累也御軍陣而奔北此四四責也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此四勢者君之與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與安威定則策勳臣順則馬良此四民和則輪利為國失此此四必有覆車奔馬折策敗輪之患此四安得不危此四矣不以知慮則合于未然矣為君者此四

形影影。作。漢。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
循。名。責。實。集。法。立。成。又。作。集。法。立。成。或。謂。其。上。條。未。已。而。謂。其。下。條。是。明。王。也。謂。明。王。夫。明。子。形。者。分。不。過。子。事。舉。手。動。者。用。不。失。于。利。故。明。君。審。一。萬。物。自。定。名。不。可。以。外。務。暫。不。可。以。從。他。求。諸。已。之。謂。也。

治。世。位。不。可。越。職。不。可。亂。百。官。有。司。各。務。其。刑。上。循。名。以。實。實。下。奉。教。而。不。違。所。美。觀。其。所。終。所。惡。計。其。所。窮。不。以。賞。怒。不。以。罰。可。謂。治。世。

夫。實。重。者。愚。遠。據。實。者。憂。民。離。憂。一。本。負。重。逾。遠。者。身。疲。而。無。功。在。上。離。民。者。雖。勞。而。不。治。故。智。者。量。途。而。後。負。明。君。視。民。而。出。政。

獵。鹿。虎。者。不。于。外。圍。獵。鹿。者。不。於。外。圍。釣。鯨。鯢。者。不。于。清。池。何。則。國。非。羆。虎。之。窟。也。池。非。鯨。鯢。之。泉。也。

夫。游。而。不。見。敬。不。恭。也。居。而。不。見。愛。不。仁。也。言。而。不。見。用。不。信。也。求。而。不。得。無。始。也。謀。而。不。見。善。無。理。也。計。而。不。見。從。違。道。也。因。勢。而。發。譽。則。行。等。而。名。殊。人。齊。而。得。時。則。力。敵。而。功。倍。其。所。以。然。者。乘。勢。之。在。外。推。辯。說。非。所。聽。也。虛。言。向。非。所。應。也。無。益。亂。非。舉。也。故。談。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論。志。通。意。非。務。相。乖。也。若。飾。詞。以。相。亂。匿。詞。以。相。移。非。古。之。辯。也。

應。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伊。稷。難。不。可。以。當。敵。廟。算。千。里。帷。帳。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死。生。自。命。貧。富。自。時。怨。天。折。者。不。知。命。也。怨。貧。賤。者。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懼。一。本。知。天。命。也。貧。窮。無。辱。達。時。厚。也。凶。凶。之。歲。父。死。于。室。子。死。于。戶。而。不。相。怨。者。無。所。

願。也。同。舟。渡。海。東。漢。七。年。同。船。渡。海。又。有。抄。百。三。十。七。字。注。引。王。仲。宣。傳。文。其。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要。同。也。一。本。張。羅。而。吹。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一。本。謂。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痛。者。心。悅。者。顏。不。能。不。笑。黃。帝。者。以。舉。千。鈞。六。百。九。十。六。改。如。督。波。者。以。及。走。兔。一。本。謂。求。獲。捷。于。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而。索。領。一。本。謂。以。索。領。也。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而。礮。之。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一。本。謂。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一。本。謂。以。薪。救。火。而。投。之。以。石。

夫。達。道。者。無。知。之。道。也。無。能。之。道。也。是。知。大。道。不。知。而。中。不。能。而。成。無。有。而。足。守。虛。實。實。而。萬。事。畢。忠。言。于。不。忠。義。生。于。不。義。首。而。不。收。謂。之。放。言。出。而。不。督。謂。之。聞。故。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何。往。不。復。何。事。不。成。有。物。者。意。也。無。外。者。德。也。有。人。者。行。也。無。人。者。道。也。故。德。非。所。履。處。非。所。處。則。失。道。非。其。道。不。道。則。詭。無。賢。慮。無。忠。行。無。道。言。虛。如。受。實。萬。事。畢。

夫。言。禁。不。若。辱。非。誠。詞。也。得。不。若。失。非。實。談。也。不。進。則。退。不。善。則。憂。不。得。則。亡。此。世。人。之。常。真。人。危。斯。十。者。而。為。一。矣。所。謂。大。辯。者。別。天。下。之。行。具。天。下。之。物。選。善。退。惡。時。措。其。互。而。功。立。德。至。矣。小。辯。則。不。然。別。言。異。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代。使。民。不。知。其。要。無。他。故。焉。故。知。淺。也。一。本。謂。君子。并。物。而。錯。之。兼。塗。而。用。之。五。味。未。嘗。而。

子。口。五。行。在。身。而。布。于。人。故。何。方。之。道。不。從。面。從。之。義。不。行。治。亂。之。法。不。用。然。然。寬。裕。然。簡。易。略。而。無。失。精。詳。入。繼。微。也。

夫。舟。浮。于。水。一。本。謂。舟。浮。于。水。一。本。謂。舟。浮。于。水。一。本。謂。舟。浮。于。水。

夫。木。擊。折。水。展。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裁。焉。故。有。知。則。惑。有。心。則。瞞。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為。素。楚。纓。飾。一。本。謂。不。為。胡。越。改。容。一。本。謂。一。而。不。易。不。為。素。楚。纓。飾。

夫。自。見。之。明。則。三。句。之。辭。借。人。見。之。聞。也。自。聞。之。聰。借。人。聞。之。聲。也。明。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為。君。者。原。自。歸。一。而。自。歸。四。六。百。莫。之。使。也。恬。臥。而。功。自。成。一。本。謂。恬。臥。而。功。自。成。一。本。謂。恬。臥。而。功。自。成。

夫。合。事。有。不。合。者。知。與。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疏。故。遠。而。親。者。志。相。應。也。子。與。白。馬。王。與。文。王。近。而。疏。者。志。不。合。也。谷。子。內。難。篇。作。志。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無。違。行。也。近。而。不。御。者。心。相。乖。也。遠。而。相。思。者。合。其。謀。也。故。明。君。擇。人。不。可。不。審。士。之。進。退。亦。不。可。不。詳。

世。間。悲。喜。樂。嗔。憂。愁。久。感。于。此。今。轉。之。在。已。為。哀。在。他。為。悲。在。已。為。樂。在。他。為。喜。在。已。為。嗔。在。他。為。怒。在。已。為。怨。在。他。為。憂。在。已。若。扶。之。與。播。謝。之。與。謙。一。本。謂。故。之。與。右。一。本。謂。謙。之。與。已。相。去。千。里。也。夫。言。之。術。與。智。者。言。依。于。博。與。博。者。言。依。于。辯。與。辯。者。言。依。于。要。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而。礮。之。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一。本。謂。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一。本。謂。以。薪。救。火。而。投。之。以。石。

夫。達。道。者。無。知。之。道。也。無。能。之。道。也。是。知。大。道。不。知。而。中。不。能。而。成。無。有。而。足。守。虛。實。實。而。萬。事。畢。忠。言。于。不。忠。義。生。于。不。義。首。而。不。收。謂。之。放。言。出。而。不。督。謂。之。聞。故。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何。往。不。復。何。事。不。成。有。物。者。意。也。無。外。者。德。也。有。人。者。行。也。無。人。者。道。也。故。德。非。所。履。處。非。所。處。則。失。道。非。其。道。不。道。則。詭。無。賢。慮。無。忠。行。無。道。言。虛。如。受。實。萬。事。畢。

夫。言。禁。不。若。辱。非。誠。詞。也。得。不。若。失。非。實。談。也。不。進。則。退。不。善。則。憂。不。得。則。亡。此。世。人。之。常。真。人。危。斯。十。者。而。為。一。矣。所。謂。大。辯。者。別。天。下。之。行。具。天。下。之。物。選。善。退。惡。時。措。其。互。而。功。立。德。至。矣。小。辯。則。不。然。別。言。異。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代。使。民。不。知。其。要。無。他。故。焉。故。知。淺。也。一。本。謂。君子。并。物。而。錯。之。兼。塗。而。用。之。五。味。未。嘗。而。

子。口。五。行。在。身。而。布。于。人。故。何。方。之。道。不。從。面。從。之。義。不。行。治。亂。之。法。不。用。然。然。寬。裕。然。簡。易。略。而。無。失。精。詳。入。繼。微。也。

夫。舟。浮。于。水。一。本。謂。舟。浮。于。水。一。本。謂。舟。浮。于。水。一。本。謂。舟。浮。于。水。

夫。木。擊。折。水。展。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裁。焉。故。有。知。則。惑。有。心。則。瞞。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為。素。楚。纓。飾。一。本。謂。不。為。胡。越。改。容。一。本。謂。一。而。不。易。不。為。素。楚。纓。飾。

夫。自。見。之。明。則。三。句。之。辭。借。人。見。之。聞。也。自。聞。之。聰。借。人。聞。之。聲。也。明。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為。君。者。原。自。歸。一。而。自。歸。四。六。百。莫。之。使。也。恬。臥。而。功。自。成。一。本。謂。恬。臥。而。功。自。成。一。本。謂。恬。臥。而。功。自。成。

夫。合。事。有。不。合。者。知。與。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疏。故。遠。而。親。者。志。相。應。也。子。與。白。馬。王。與。文。王。近。而。疏。者。志。不。合。也。谷。子。內。難。篇。作。志。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無。違。行。也。近。而。不。御。者。心。相。乖。也。遠。而。相。思。者。合。其。謀。也。故。明。君。擇。人。不。可。不。審。士。之。進。退。亦。不。可。不。詳。

世。間。悲。喜。樂。嗔。憂。愁。久。感。于。此。今。轉。之。在。已。為。哀。在。他。為。悲。在。已。為。樂。在。他。為。喜。在。已。為。嗔。在。他。為。怒。在。已。為。怨。在。他。為。憂。在。已。若。扶。之。與。播。謝。之。與。謙。一。本。謂。故。之。與。右。一。本。謂。謙。之。與。已。相。去。千。里。也。夫。言。之。術。與。智。者。言。依。于。博。與。博。者。言。依。于。辯。與。辯。者。言。依。于。要。

轉。辭。篇

世。間。悲。喜。樂。嗔。憂。愁。久。感。于。此。今。轉。之。在。已。為。哀。在。他。為。悲。在。已。為。樂。在。他。為。喜。在。已。為。嗔。在。他。為。怒。在。已。為。怨。在。他。為。憂。在。已。若。扶。之。與。播。謝。之。與。謙。一。本。謂。故。之。與。右。一。本。謂。謙。之。與。已。相。去。千。里。也。夫。言。之。術。與。智。者。言。依。于。博。與。博。者。言。依。于。辯。與。辯。者。言。依。于。要。

夫。言。禁。不。若。辱。非。誠。詞。也。得。不。若。失。非。實。談。也。不。進。則。退。不。善。則。憂。不。得。則。亡。此。世。人。之。常。真。人。危。斯。十。者。而。為。一。矣。所。謂。大。辯。者。別。天。下。之。行。具。天。下。之。物。選。善。退。惡。時。措。其。互。而。功。立。德。至。矣。小。辯。則。不。然。別。言。異。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代。使。民。不。知。其。要。無。他。故。焉。故。知。淺。也。一。本。謂。君子。并。物。而。錯。之。兼。塗。而。用。之。五。味。未。嘗。而。

子。口。五。行。在。身。而。布。于。人。故。何。方。之。道。不。從。面。從。之。義。不。行。治。亂。之。法。不。用。然。然。寬。裕。然。簡。易。略。而。無。失。精。詳。入。繼。微。也。

夫。舟。浮。于。水。一。本。謂。舟。浮。于。水。一。本。謂。舟。浮。于。水。一。本。謂。舟。浮。于。水。

夫。木。擊。折。水。展。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裁。焉。故。有。知。則。惑。有。心。則。瞞。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為。素。楚。纓。飾。一。本。謂。不。為。胡。越。改。容。一。本。謂。一。而。不。易。不。為。素。楚。纓。飾。

夫。自。見。之。明。則。三。句。之。辭。借。人。見。之。聞。也。自。聞。之。聰。借。人。聞。之。聲。也。明。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為。君。者。原。自。歸。一。而。自。歸。四。六。百。莫。之。使。也。恬。臥。而。功。自。成。一。本。謂。恬。臥。而。功。自。成。一。本。謂。恬。臥。而。功。自。成。

夫。合。事。有。不。合。者。知。與。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疏。故。遠。而。親。者。志。相。應。也。子。與。白。馬。王。與。文。王。近。而。疏。者。志。不。合。也。谷。子。內。難。篇。作。志。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無。違。行。也。近。而。不。御。者。心。相。乖。也。遠。而。相。思。者。合。其。謀。也。故。明。君。擇。人。不。可。不。審。士。之。進。退。亦。不。可。不。詳。

世。間。悲。喜。樂。嗔。憂。愁。久。感。于。此。今。轉。之。在。已。為。哀。在。他。為。悲。在。已。為。樂。在。他。為。喜。在。已。為。嗔。在。他。為。怒。在。已。為。怨。在。他。為。憂。在。已。若。扶。之。與。播。謝。之。與。謙。一。本。謂。故。之。與。右。一。本。謂。謙。之。與。已。相。去。千。里。也。夫。言。之。術。與。智。者。言。依。于。博。與。博。者。言。依。于。辯。與。辯。者。言。依。于。要。

夫。言。禁。不。若。辱。非。誠。詞。也。得。不。若。失。非。實。談。也。不。進。則。退。不。善。則。憂。不。得。則。亡。此。世。人。之。常。真。人。危。斯。十。者。而。為。一。矣。所。謂。大。辯。者。別。天。下。之。行。具。天。下。之。物。選。善。退。惡。時。措。其。互。而。功。立。德。至。矣。小。辯。則。不。然。別。言。異。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代。使。民。不。知。其。要。無。他。故。焉。故。知。淺。也。一。本。謂。君子。并。物。而。錯。之。兼。塗。而。用。之。五。味。未。嘗。而。

子。口。五。行。在。身。而。布。于。人。故。何。方。之。道。不。從。面。從。之。義。不。行。治。亂。之。法。不。用。然。然。寬。裕。然。簡。易。略。而。無。失。精。詳。入。繼。微。也。

夫。舟。浮。于。水。一。本。謂。舟。浮。于。水。一。本。謂。舟。浮。于。水。一。本。謂。舟。浮。于。水。

夫。木。擊。折。水。展。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裁。焉。故。有。知。則。惑。有。心。則。瞞。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為。素。楚。纓。飾。一。本。謂。不。為。胡。越。改。容。一。本。謂。一。而。不。易。不。為。素。楚。纓。飾。

夫。自。見。之。明。則。三。句。之。辭。借。人。見。之。聞。也。自。聞。之。聰。借。人。聞。之。聲。也。明。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為。君。者。原。自。歸。一。而。自。歸。四。六。百。莫。之。使。也。恬。臥。而。功。自。成。一。本。謂。恬。臥。而。功。自。成。一。本。謂。恬。臥。而。功。自。成。

夫。合。事。有。不。合。者。知。與。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疏。故。遠。而。親。者。志。相。應。也。子。與。白。馬。王。與。文。王。近。而。疏。者。志。不。合。也。谷。子。內。難。篇。作。志。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無。違。行。也。近。而。不。御。者。心。相。乖。也。遠。而。相。思。者。合。其。謀。也。故。明。君。擇。人。不。可。不。審。士。之。進。退。亦。不。可。不。詳。

世。間。悲。喜。樂。嗔。憂。愁。久。感。于。此。今。轉。之。在。已。為。哀。在。他。為。悲。在。已。為。樂。在。他。為。喜。在。已。為。嗔。在。他。為。怒。在。已。為。怨。在。他。為。憂。在。已。若。扶。之。與。播。謝。之。與。謙。一。本。謂。故。之。與。右。一。本。謂。謙。之。與。已。相。去。千。里。也。夫。言。之。術。與。智。者。言。依。于。博。與。博。者。言。依。于。辯。與。辯。者。言。依。于。要。

夫。言。禁。不。若。辱。非。誠。詞。也。得。不。若。失。非。實。談。也。不。進。則。退。不。善。則。憂。不。得。則。亡。此。世。人。之。常。真。人。危。斯。十。者。而。為。一。矣。所。謂。大。辯。者。別。天。下。之。行。具。天。下。之。物。選。善。退。惡。時。措。其。互。而。功。立。德。至。矣。小。辯。則。不。然。別。言。異。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代。使。民。不。知。其。要。無。他。故。焉。故。知。淺。也。一。本。謂。君子。并。物。而。錯。之。兼。塗。而。用。之。五。味。未。嘗。而。

子。口。五。行。在。身。而。布。于。人。故。何。方。之。道。不。從。面。從。之。義。不。行。治。亂。之。法。不。用。然。然。寬。裕。然。簡。易。略。而。無。失。精。詳。入。繼。微。也。

夫。舟。浮。于。水。一。本。謂。舟。浮。于。水。一。本。謂。舟。浮。于。水。一。本。謂。舟。浮。于。水。

夫。木。擊。折。水。展。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裁。焉。故。有。知。則。惑。有。心。則。瞞。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為。素。楚。纓。飾。一。本。謂。不。為。胡。越。改。容。一。本。謂。一。而。不。易。不。為。素。楚。纓。飾。

夫。自。見。之。明。則。三。句。之。辭。借。人。見。之。聞。也。自。聞。之。聰。借。人。聞。之。聲。也。明。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為。君。者。原。自。歸。一。而。自。歸。四。六。百。莫。之。使。也。恬。臥。而。功。自。成。一。本。謂。恬。臥。而。功。自。成。一。本。謂。恬。臥。而。功。自。成。

夫。合。事。有。不。合。者。知。與。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疏。故。遠。而。親。者。志。相。應。也。子。與。白。馬。王。與。文。王。近。而。疏。者。志。不。合。也。谷。子。內。難。篇。作。志。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無。違。行。也。近。而。不。御。者。心。相。乖。也。遠。而。相。思。者。合。其。謀。也。故。明。君。擇。人。不。可。不。審。士。之。進。退。亦。不。可。不。詳。

世。間。悲。喜。樂。嗔。憂。愁。久。感。于。此。今。轉。之。在。已。為。哀。在。他。為。悲。在。已。為。樂。在。他。為。喜。在。已。為。嗔。在。他。為。怒。在。已。為。怨。在。他。為。憂。在。已。若。扶。之。與。播。謝。之。與。謙。一。本。謂。故。之。與。右。一。本。謂。謙。之。與。已。相。去。千。里。也。夫。言。之。術。與。智。者。言。依。于。博。與。博。者。言。依。于。辯。與。辯。者。言。依。于。要。

夫。言。禁。不。若。辱。非。誠。詞。也。得。不。若。失。非。實。談。也。不。進。則。退。不。善。則。憂。不。得。則。亡。此。世。人。之。常。真。人。危。斯。十。者。而。為。一。矣。所。謂。大。辯。者。別。天。下。之。行。具。天。下。之。物。選。善。退。惡。時。措。其。互。而。功。立。德。至。矣。小。辯。則。不。然。別。言。異。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代。使。民。不。知。其。要。無。他。故。焉。故。知。淺。也。一。本。謂。君子。并。物。而。錯。之。兼。塗。而。用。之。五。味。未。嘗。而。

子。口。五。行。在。身。而。布。于。人。故。何。方。之。道。不。從。面。從。之。義。不。行。治。亂。之。法。不。用。然。然。寬。裕。然。簡。易。略。而。無。失。精。詳。入。繼。微。也。

智者寂于是非故善惡有別明者寂于去就故進退無類若智不能是非明不能審去就斯謂虛妄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智慮則無不知得此三術則存干不為也

鄧析子終

皇清道光十九年歲次己亥金山錢熙祚錫之甫校梓

鄧析子啟

鄧析子二篇其文多與莊子慎子鬼谷子相出入孰其孰厲莫能明然蕭林初學記藝文類聚文選注所引並與今同即唐以前舊本如此此書視戰國諸子為尤古而諸家所刻訛舛不甚相遠斯校正之不容已也原序稱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此據左氏傳文然荀子尹文子列子呂氏春秋並云子產殺鄧析傳聞異辭非後人所能懸斷守拘墟之見而廢昭曠之規舉一廢百豈所謂善讀書者乎兩存焉可矣金山錢熙祚錫之甫識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鄧析子一卷 鄧析子之說設無窮之詞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千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劉歆奏上其書曰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二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劉歆為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然則列子為誤矣其書漢志作鄧析子今本仍分無釋釋二篇而併為一卷然其文節次不相屬似亦檢拾之本也

鄧析子之說設無窮之詞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千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劉歆奏上其書曰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二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劉歆為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然則列子為誤矣其書漢志作鄧析子今本仍分無釋釋二篇而併為一卷然其文節次不相屬似亦檢拾之本也

鄧析子之說設無窮之詞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千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劉歆奏上其書曰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二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劉歆為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然則列子為誤矣其書漢志作鄧析子今本仍分無釋釋二篇而併為一卷然其文節次不相屬似亦檢拾之本也

鄧析子之說設無窮之詞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千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劉歆奏上其書曰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二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劉歆為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然則列子為誤矣其書漢志作鄧析子今本仍分無釋釋二篇而併為一卷然其文節次不相屬似亦檢拾之本也

鄧析子之說設無窮之詞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千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劉歆奏上其書曰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二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劉歆為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然則列子為誤矣其書漢志作鄧析子今本仍分無釋釋二篇而併為一卷然其文節次不相屬似亦檢拾之本也

鄧析子之說設無窮之詞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千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劉歆奏上其書曰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二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劉歆為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然則列子為誤矣其書漢志作鄧析子今本仍分無釋釋二篇而併為一卷然其文節次不相屬似亦檢拾之本也

鄧析子之言未必果出於本國說其辭絕不類先秦人語嚴氏乃以為今本佚脫亦未免於輕信矣

鄧析子之言未必果出於本國說其辭絕不類先秦人語嚴氏乃以為今本佚脫亦未免於輕信矣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鄧析子一卷

列子力命篇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劉歆奏上其書則曰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二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劉歆為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然則列子為誤矣

鄧析子之言未必果出於本國說其辭絕不類先秦人語嚴氏乃以為今本佚脫亦未免於輕信矣

鄧析子之言未必果出於本國說其辭絕不類先秦人語嚴氏乃以為今本佚脫亦未免於輕信矣

鄧析子之言未必果出於本國說其辭絕不類先秦人語嚴氏乃以為今本佚脫亦未免於輕信矣



自序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天以聰明其象聰明之所
 貴莫貴乎知人聰於書記者六藝之一術司知人誠智則眾
 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是以聖人著象則立君子
 小人之辭君子者小人之師小人者君子之資師資相成其來何矣
 雅正之業九土殊風五方異俗是以聖人立制禮樂則考
 六藝砥庸之德雖不易其方制其政不改其俗而躬南面則接
 俊逸輔相之材皆所以遠眾善而成天功也在天成物其
 賢學若不及天功既成則重受名譽忠臣竭力而效能明君
 若不及從生哉是以堯以克明俊德為稱舜以登庸二八為功湯
 以拔有莘之賢為名文王以舉渭濱之叟為貴由此論之
 聖人與德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者哉采土
 秦穆所以霸西戎一則是故仲尼不試無所援升猶序門
 仲父齊桓所以成九合是故仲尼不試無所援升猶序門
 人以爲四科汎論眾材以辨三等舉德行爲四科之首教
 行者道義之門又歎中庸以殊聖人之德中庸之德
 氣者材智之根也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聖人能之也向德以勸庶幾之論三月不違仁乃窺德行
 性日月至焉者豈能終在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
 無隱此備材之常失也疾慳慳而無信以明爲似之難
 順其所能則拘抗並用保厚貌深情聖人難之聽其言而又曰察其所安觀其所
 保厚貌深情聖人難之聽其言而又曰察其所安觀其所

由以知居止之行言必契始以要終行必觀初以人物之
 察也如此其詳不詳察則官材失其是以致依聖訓志序
 人物庶以補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焉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人物志三卷魏劉邵撰邵字孔才邯鄲人黃初中官
 散騎常侍正始中賜爵關內侯事蹟具三國志本傳
 別本或作劉劭或作劉邵此書未有宋庠跋云據今
 官書魏志作劭劭之劭從力他本或從邑昔晉邑之
 名案字書此二訓外別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義
 說文則爲邵音同上但召旁從口耳訓高也李舟切
 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揚子法言曰周公之
 才之邵是也所辨精核今從之其註爲劉炳所作明
 字延明燉煌人舊本名上結銜題涼備林祭酒蓋李

高時嘗授是官然十六國春秋稱沮渠家避平酒泉
 授炳祕書郎專管注記魏太武時又授樂平從事中
 郎則炳歷事三主惟署涼官者誤矣邵書凡十二篇
 首尾完具晁公武讀書志作十六篇疑傳寫之誤其
 書主於論辨人才以外見之符驗內藏之器分別流
 品研析疑似故隋志以下皆著錄於名家然所言究
 悉物情而精覈近理視升文之說兼陳黃老申韓公
 孫龍之說惟析堅白同異者迥乎不同蓋其學雖近
 乎名家其理則弗乖於儒者也炳註不涉訓詁惟疏
 通大意而文詞簡古猶有魏晉之遺漢魏叢書所載
 惟每篇之首存其解題十六字且以卷首阮逸之序
 譌題晉人殊爲疏舛此本爲萬曆甲申河間劉用霖
 所刊蓋用隆慶壬申鄭閔舊版而修之猶古本云

原序

人性為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於內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委正態度變露莫狀瀾而莫觀其真也惟至哲為能以材觀情索性尋流照原而善惡之迹判矣聖人沒諸子之言性者各膠一是以倡或於後是俾馳辨闢異者得肆其說莫衍天下故學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熄矣予好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邵人物志十二篇極數萬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備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若度之長短權之輕重無銖銖礙也夫抵考諸行事而約人於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數百載其用尚晦而鮮有知者吁可惜哉矧茲家淺技無益於教者猶刊鏤以行於世是書也博而暢辨而不肆非眾說之流也王者得之為知人之龜鑑士君子得之為治性修身之楛括其效不為小矣予安得不序而傳之媿夫良金玉篋櫝一啟而觀者必知其寶也既逸撰

後序

余嘗三復人物志而竊有感焉夫人德性資之繼成初未始有異也而終之相去懸絕者醜較較於材隆汚判諸習曰三品曰五儀胥是焉而賢不肖殊途矣是以知人之哲古人難之言貌而取人者聖人非是也茲劉邵氏之有志人物也乎修己者得之以自觀用人者持之以照物烏可廢諸然用舍之際人材之趨向由之可弗慎乎精於擇而庸適其能駕於任而弗貳以私則真材獲用大猷允升矣其或偏聽眩志而用不以道動曰才難吾恐蕭艾弗擇魚目混珍也左馮翊王三省識

右人物志三卷十二篇魏劉邵撰案隋唐經籍志篇第皆與今同列於名家十六國時熒熒劉邵重其書始作注解然世所傳本多謬誤今合官私書校之去其重複附益之文為定本內或疑字無書可證者今據眾本皆相承傳疑難難意改云邵之教五行曰簡暢而明矜火之德也偏檢外更無他訓然自魏晉以後轉相傳寫系亥之愚謂明矜變莫能究知不爾則邵當別有異聞今則亡矣愚謂明矜都無意義自東晉諸公草書啓字為然疑為簡暢而明啓耳文寬夫題

記

劉邵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據今官書魏志作勉劬之劬各案字書此二訓外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意說文則為邵音同上但召旁從口耳訓公也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揚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即是也今俗寫法言亦作邑旁邵蓋力口文近易說讀若又味偏傍之從邵云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邵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卻會邵曰梓慎禘廟古之亘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將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訓不為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行謬誤也或善其言教朝會如舊日亦不蝕魏黃初中為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後與議郎耿楚侗說等定科合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選散騎常侍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邵作許都洛都賦時外典軍旅內營宮室邵作二賦皆諷諫焉景初中受詔為都官考課邵作七十二條及略說一篇又以為官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詔書博求眾賢散騎侍郎夏侯惠上疏盛稱邵才史臣陳壽亦曰邵該覽學籍文質周洽云

劉炳字延明熒熒人也年十四就博士郭炳弟弟子五百

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炳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炳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貨快女婿請坐此席者吾當婚焉炳遂奮坐神志湛然曰炳其人也瑪遂以女妻之炳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嵩據涼州徵為儒林祭酒從事即歸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炳時侍側請代其事焉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元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焉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晷白日且然夜可休息炳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言炳何人斯敢不如此炳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熒熒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行於世沮渠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梁陸沈觀於西苑躬往拜焉號元處先生學徒數百致羊酒牧健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魏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風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後遺歸道病卒以上竝案邵炳本傳刪取其要云廣平宋庠記

魏邯鄲劉邵撰

涼熒煌劉炳注

畿輔叢書

九徵一 體別一 流業三 材料四

九徵第一人物性志氣不同...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 性之理甚微而元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

首智之原也水流雖遠為智之原五德恆性故謂之五常... 夫五德人物之常行五常之別列為五德是故溫直而剛...

則植靈骨躁靜之決在於氣氣者決之地也氣盛決... 則植靈骨躁靜之決在於氣氣者決之地也氣盛決...

人物志

人物志

而在檢閱夫在拘局於生休動焉業在學濟夫在疏
 感於落生沈靜機密精在元微夫在遲緩於沈靜機密
 益實在中誠失在不微於生多智精權在兩略夫在
 依違於生及其進德之日不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
 抗抗者自是以守局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抗者愈抗
 或負石沈沈猶晉楚帶劍遞相詭反也在左自楚則其
 或也木無死猶猶各以其用而不達是故強毅之人狠
 剛和不戒其疆之猶突而以順為抗其抗以柔順為
 剛突是故可以立法難與人微微則剛安其舒則傷安其
 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攝而以抗為剛安其舒則傷安其
 忍忍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揣疑疑心穿胸何雄悍之人氣
 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順為剛其勢恒法而竭
 其毀跌是故可以涉難難與居約約之能居何懼慎之人
 畏患多忌不戒其慎於為我而以勇為抑其疑以勇為
 畏之疑是故可與保全難與立節節義之能立凌階之人
 人秉意勁特不戒其情之固護而以辨為偽強其事何辨
 辨虛而強其是故可以持正難與附眾眾人之能附辨博
 專一之心是故可以持正難與附眾眾人之能附辨博
 之人論理贈給不戒其辭之汎濫而以指為繫其流權
 其流權之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約辨之能立何宏
 其宏之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潤雜而以介為狷廣其潤
 狷介之人矜反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為狷
 狷介之人矜反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為狷
 益其拘益其拘局之心是故可與守節難與變通變通
 何通涉休動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從而以靜為
 滯果其鏡以沈靜為滯屈之心是故可以進趨難與持後
 何謙後沈靜之人道思週復不戒其靜之運後而以動為
 疏美其懷美其懷弱之心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速捷速
 運復何懷美其懷弱之心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速捷速
 為謀露其誠以權滿為浮誕之心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
 輕重之能量何籍滿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離正而以

蓋為愚貴其虛以誠盡為愚道而
 遠而難正何夫學所以成材也
 情也通物之性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固守性分雖教之
 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激討之心獨雖訓之以恕推情
 各從其心是之於人非不信者逆信而已信謂人皆信也
 者逆詐則信者或受其疑也故學不入道恕不周物之人
 各是已能何道之此偏材之益失也材不能兼教之愈失
 仁去其貪用周之智去其詐然
 後學材舉用而道周萬物也矣
 蓋入流之業十有二焉性既別各有志業有清節家行
 節行法家立憲有術家智慮有國體三材有器能而微有
 誠否分別有伎倆工巧有智慧策謀有文章此皆有術學
 道藝是非有伎倆工巧有智慧策謀有文章此皆有術學
 深明有口辨給捷有雄傑膽略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
 是謂清節之家延陵嬰嬰是也建法立制強國富人是謂
 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造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
 張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德與法術其德足以厲風
 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呂
 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德也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
 足以正卿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
 也兼有三材三材之別各有一流三材皆備德也清節之流不能
 宏恕以清為理好尚譏訶分別是非已不寬恕是謂威否
 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法制於近而能
 受一官之任繕意施巧務在功成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
 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故不垂則而能變用權
 權智有餘公正不足長短於權者是謂智慮陳平韓安國是
 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為本非德無以正法非法無以興
 本為故難波流分別皆為輕事之材也耳目珠玉成務一致
 能為文章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傳聖人之業
 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賈公是也辨不入道而
 應對資給是謂口辨兼教曹邱生是也磨力絕取材略過

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
 各執其材不能兼備保守主德不預焉主德者聰明不淡
 一官故其人臣之任也其目不求視耳不參聽各司
 總達眾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其官則眾材建眾材以達
 則人主重其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則下當
 無為而理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則下當
 任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教道君子以廟議三材純備
 也掌刑罰法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佐公論正三公之任
 三公之任也位於三孤三材而徵家宰之任也總御百官
 師氏制宜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故掌冬官備學之材安
 師氏制宜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故掌冬官備學之材安
 以佐天官保安其人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幸之代辨
 民之任也保安其人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幸之代辨
 給之材行人之任也送迎道路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
 師旅討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平
 平不順以成由官人之不易方若使足操若道不平淡與一
 物手求行四體何由前理道何由平一材處權而眾材失任矣
 材同用好營大匠善規則一材處權而眾材失任矣
 則矩不得立其方繩不得經
 其面雖目運規塗塗亦異趣
 材理第四材既殊塗塗亦異趣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事定則不惑及其論難鮮
 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品而人異也外家誰能定之
 理多品則難通人材異則情難通情難通則理事達
 也情由理而得夫理有四部各有其情情有四家各有其家
 情有九偏得夫理有七似似非非而有三失理情
 所失難有六構更成氣通有八能能通者八若夫天地
 氣化盈虛損益道之理也以道化人法制正事之理也
 以法理人禮教宜適義之理也以理教人人情樞機情之
 理也在於言語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
 行是故質於理合而有明明足見理足成家道義與
 行是故質於理合而有明明足見理足成家道義與
 家是故質性不淡思心元微容不據接能通自然道理之
 家也以道為理故質性警微權略機捷容不遲鈍則能理
 家能通自然也質性警微權略機捷容不遲鈍則能理
 煩連事理之家也以事為理故質性和平能論禮教空不
 則禮教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以義為禮故質性機捷推

情原意原物得意則適其變情理之家也... 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 情動於性情勝則剛略之人不能理微意不元微故其... 論大體則宏博而高遠志剛則歷微理則宕往而疏越... 故抗厲之人不能週捷志不旋風論法直則括處而公... 正性屬則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理微則堅勁之人好攻... 其事實言不虛徐指機理則類灼而微盡言盡則涉大道... 則徑露而單持言少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志不在退... 推人事則精議兩窮理窮則即大義則快得而不周... 理細故浮沈之人不能沈思志不虛靡序疏數則駭達而... 遺大性浮則立事要則熾炎而不定志微則淺解之人不... 傲博志微則不深聽聽辨說則擬鑄而愉悅性淺則密精理... 能深難思不深聽聽辨說則擬鑄而愉悅性淺則密精理... 則掉轉而無根易放寬恕之人不能速捷思不速疾論... 仁義則宏詳而長雅性雅則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故遲... 緩溫柔之人力不休強志不美悅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 性則則擬疑難則濡潤而不盡理遠故好奇之人橫逸而... 求異則奇特特權權則個備而環壯向奇則案清道則... 詭常而恢迂奇說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心之所可... 以為理非相蔽終無休已若乃性不精暢則流有七似... 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似若可行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 者似若宏廣有週說合意似若讚解者外伴稱善不知有處後... 持長從眾所安似能聽斷者察其言無如所言有避難... 不應似若有餘而實不知者似有不能知忘伴不應有慕通... 口解似悅而不憚者聞言即說有似於解有因勝情失窮... 而稱妙辭已窮矣自以跌則持理強索據實求兩解似... 理不可屈者辭窮理屈心索兩解而凡此七似眾人之... 所惑也非明鏡焉夫辯有理勝理至不有辭勝辭巧不... 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說事分明有如粉黛... 辭勝者微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翻而屬千人及其... 至屬華鋪直夫九備之材有同有反有雜同則相解離於

人物志

水反則相非於水雜則相恢必不其所以後達不故善接論... 者度所長而論之因其所能則應之不動則不說也... 他日傍無聽達則不難也凡相難者不善接論者說之以... 雜反意大同而說以小異彼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 不可善喻者一言明數事言多而事明不善喻者百言... 不明一意已不自明況他人乎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 也自意不明是說之三失也善難者務釋事本而止在... 善難者舍本而理末逐其言舍本而理末則辭構矣其本... 辭相以類善攻強者下其益銳對家強氣始氣必盛故扶... 其本指以漸攻之三鼓氣勝不善攻強者引其誤辭以挫... 其銳意強者意銳辭或暫改挫其銳意則氣構矣非徒擊... 遂至顯善躍失者指其所跌暫指不返不善躍失者因屈... 而抵其性隨其風因屈而抵其性則怨構矣非徒怨也... 逆或常所思求久乃得之倉卒論人人不速知則以為... 難論而久思以為難論則怨構矣非徒怨也夫盛難之... 時其觀難追且當避之故善難者徵之使遺氣折意違不... 善難者凌而激之難欲顧藉其勢無由乘其弱其勢無... 由則妄構矣縱言非善凡人心有所思則耳且不能聽心... 一不至是故並屈俱說相制止欲人之聽已言欲使聽... 已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己意則以為不解當已出言... 由彼方思人情莫不諱不解則性諱諱不解則怒構矣... 不願道是諱凡此六構變之所由與也然雖有變構猶... 於其見怨怒諱凡此六構變之所由與也然雖有變構猶... 有所得變說小故終於理定功立若說而不難各陳所... 見則莫知所由矣則不知何者可用也由此論之談而定... 理者妙矣言盈庭庭其情異故發必也聽能聽序求物能賦... 知新同聽象思能造端得諸侯之盟乃明能見機動即... 若辭能辯意伊藉答吳王一拜捷能攝失日自知必免... 師退辭能待攻子已學於子未攻能奪守日從進退不... 為之也楚子奪能易子盾則物主辭窮兼此八者然後... 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於天下之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

人物志

有入美適有一能所謂偏材之人則所達者偏而所有異目矣... 所通而見是故聰能聽序謂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 架之材明能見機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應給之... 材捷能攝失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持論之材攻... 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易子謂之負說之材通材之... 人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相是... 是以心與眾人言則察色而順性下有所短雖明包眾理... 不以尚人故能謀下聰察資給不以先人故在物上過跌... 出已理足則止不通理則止鄙誤在人過而不迫輒當避... 寫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則人人自任矣不以事類犯入... 之所媚胡故反與盲人言不以言例及己之所長力不與... 之論說直說變無所畏惡雖觸龍鱗物無害者采靈聲之... 善言不以聲譽贊愚人之偶得慶其嘉言其善與有宜去就... 不留方其盛氣折謝不悛不借風撓方其勝難勝而不矜... 理自勝耳心平志論無過無莫不食勝於求名期於得道... 而已矣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曠然無懷委之至當是

人物志卷上終

人物志卷中

材能五

利害六

英雄八

八觀九

材能第五 材能大小其準不同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愚
以為此非名也 夫人材猶器大小異或者以大鼎不
之為言已定之稱 彼能治大而不能小者夫能
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寬急者宏裕性有
寬急故宜有大小 意切宜治小寬宏之人宜為郡國使下
得施其功而總成其事 碎事不咸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
事辦於已宏裕則網漏然則郡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
明治大郡則能治小郡以實理寬急論辨之則當言大
能治大郡亦能治小郡 若夫
小異宜不當言能大不能小也 若夫能大而不能小仲若夫
雞之與牛亦異體之大小也 雞能烹雞亦能烹雞故鼎亦
宜有大小若以烹雞則豈不能烹雞乎 豈有能與不能故
能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 推此論之人材各有所宜非
獨大小之謂也 武者治軍旅 夫人材不同能各有異有自
任之能 總綱百官有立法使人從之之能 無敢犯也 有消
息辨讓之能 智慧辨讓有德教師人之能 道術深明有行
事使人誦讓之能 義和於時有司察糾摘之能 督察是非
有權奇之能 務以奇計有威猛之能 振威救國夫能出於
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異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
材也故在朝也則宰宰之任為國則矯直之政 宰身正故
材也故在朝也則宰宰之任為國則矯直之政 宰身正故
總百 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為國
則公正之政 官而詰察果 計策之能術家之材也故在
朝也則三孤之任為國則變化之政 執而助道 三人
之能智慧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宰宰之任為國則諸合之
政 智而善故在天行事之能謀讓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
寇之任為國則督責之政 辨事放佐 權奇之能伎倆

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為國則藝事之政 伎能巧
官而成司察之能滅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師氏之佐為
國則刻削之政 氏而察否否 威猛之能豪傑之材也故
在朝也則將帥之任為國則嚴厲之政 嚴而振威風 凡
備材之人皆一味之美 等而為名 故長於辨一官工
採材而而短於為一國 兼掌陶治 何者夫一官之任以
味協五味 鹽里治材土官治精則五味成矣 一國之政以
無味和五味 若平淡則百官施其用 又國有俗化民
有劇易 土有剛柔 風俗各異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
治易則得是以王化之政宜於統大易簡而天下 以之治
小則迂而疏而 治宜於治煩煩則理 以之治
易則無易民不便也 策術之政宜於治難難則理 以之
治平則無奇術 策術之政宜於治難難則理 以之
治弊則無奇術 策術之政宜於治難難則理 以之
治舊則無奇術 策術之政宜於治難難則理 以之
治之治則失眾 易民便法 威猛之政宜於治難 以
以之治善則暴 易民便法 威猛之政宜於治難 以
之治貪則勞而困 易民便法 威猛之政宜於治難 以
凡此之能皆備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
不能言智勝則能行至於國體之人能言能行故為眾材
之備也 人君之能異於此乎 臣以自任為能 各其
取功以君用人為能 任賢使能 臣以能言為能 各其
其君以能聽為能 聽言親行 臣以能行為能 各其
能賞罰為能 必當其功 臣以能為能 各其
若君以有為功不臣 則眾材失功不成矣
利害第六 及其弊也 善歸於己
蓋人業之流各有利害 夫清節之業善於儀容
發於德行 德容外著 未用而章其道順而有化 德輝昭
試而效不理於故 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進 人業進之既
人故物無不化 故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進 人業進之既
達也為上下之所敬 德輝昭之其功足以激濁揚清師範

僚友其為業也無微而常顯存而有顯故為世之所貴 德
有常人法家之業本於制度待乎成功而效法以禁效其
道前苦而後治嚴而為眾初以威嚴是以民治故其未達
也為眾人之所忌 忌法家業眾已試也為上下之所憚 憚
內外其功足以立法成治治道不為非其微也為羣枉之所
振法行寵貴其為業也有微而常用明君乃能用之強
用故功大而不至於受其君車 術家之業出於聰思待於
謀得而章斷於未行人無信者 其道先微而後著精而
且元計謀微妙其始至精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不識 識
功由謀其用也為明主之所珍 暗主昧然其功足以運籌
通變能成其功其退也藏於隱微計此微密其為業也
奇而希用 希神奇用 故或沈微而不章 世希能明其意
之業本於原度其道順而不忤時順時宜故其未達也為
眾人之所容 容事不逆已達也為寵愛之所慕 眾與同和
其功足以讚明計慮 順於時言 其微也知進而退不見
忌害也 或離正以自全 故達於正其為業也謂而難持
難持請智非 故或先利而後害 取惟之道 威否之業本乎
是非其道廉而且矜 矜而混雜 故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
識 識不污已達也為眾人之所稱 業明且其功足以
變察是非 理清道潔其微也為詆訶之所怨 詆訶之使
為業也峭而不裕 峭察於物故或先得而後離眾 時眾為
眾所憚 伎倆之業本於事能其道辨而且速 是仗計如神其
未達也為眾人之所異 伎能出眾故已達也為官司之所
任 任事成功其功足以理煩糾衰 亦須仗倚 其微也民勞
而上下困 其為業也細而不察故為治之末也 道不
其能
接識第七 推已接物 儀識同體
夫人初甚難知 難得也而士無原其自以為知人故
以已觀人則以為可知也 節者皆已之所知節人之所好
則以為不識也夫何哉 節者皆已之所知節人之所好
則以為不識也夫何哉 節者皆已之所知節人之所好

利能何剛是故不仁之質勝則伎力為害器仁質既弱而
 已之貪悻之性勝則強猛為禍梯廉質既負而性強亦有
 善情救惡不至為害惡物宜前而除絕善之人憐而愛惠
 分篇雖傲狎不離平生結交情厚分深難原嫉助善者明
 雖疾惡無害也如我無道以救濟無道救濟過厚雖取人不
 食也取人之物以救濟無道是故觀其奪救而明開雜之
 情可得知也或畏其奪救仁或救過濟何謂觀其感變以
 齊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將欲求之必觀其辭旨察其應贊
 觀發言之旨適夫觀其辭旨猶聽音之善醜善醜別察其
 應贊猶觀智之能否也聲和則故觀辭察應足以互相別
 識彼唱此和然則論顯揚正白也辭顯揚正不善言應元
 也非相舉之經緯元白道也明謂是日明曰不善言應元
 一據言先識未然而聖也追思元事叙也見事過人明也以
 明為晦智也心雖明之微忽必識妙也理雖至微美妙不
 昧疏也心致昭然測之益深實也心有實智探之愈精猶
 假合炫耀虛也池水無源流久而竭獨自見其美不足也
 智不勝足恐人伐其能有餘也不畏故曰凡事不度必
 不知以自伐實必憂患之色之而且荒憂患在心疾
 有其故有憂喜之故憂喜色愉然以憚慍色厲然以揚
 之色亂而垢雜理多整垢亦赤及其動作蓋並言辭發揚
 妒或之色冒味無常憤憤在面及其動作蓋並言辭發揚
 言亦是故其言甚憚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心恨而
 從之是故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不自盡故辭
 終不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不自盡故辭
 信言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憤怒填胸者未言將
 發而怒氣送之者強所不然也欲強行不然之凡此之類
 微見於外不可不遠意憤而和容雖欲遠之精色不從動
 貌感憐以明雖變可知慎難在內感憐可知矣是故觀其感
 變而常度之情可知物有常度然後審其心何謂觀其至質
 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一上以至於上則至質相發而令名生
 矣二至質氣之謂也質是故骨直氣清則休名生焉骨相
 矣直氣清則善名生矣夫氣既清矣動智精理則能名
 以美氣清力勁則烈名生焉氣既清矣動智精理則能名

生焉智既勁矣精直強器則任名生焉直而文美其
 端質則令德濟焉善德端乃成加之學則文理灼焉其
 成是故觀其所至之多少而異名之所生可知也氣質其
 清濁雖有多少之異何謂觀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純許性
 異狀之名斷可知之何謂似直以許許善許直之許純
 違不能公正何正之有依許似直以許許善許直之許純
 宥似流不能通道何道能通依宥似通依宥似通之許
 無故曰直者亦許許者亦許其許則同其所以為許則異
 而人之許許善利是宥宥而道道然則何以別之直而能
 以為宥則異純宥宥宥宥宥宥宥宥宥宥宥宥宥宥宥
 溫者德也所以為德直而好許者偏也所以為偏許而不
 直者依也所以為依直而能節者通也所以為通通而時
 過者偏也所以為偏直而能節者依也所以為依依而與
 依志同質遠所謂似似而非也或偏或依或直或輕諾似烈
 而寡信不量已力輕許人多身似能而無效不自謂能
 受事無效進銳似精而去速精窮之人詞者似察而事煩
 苦無效進銳似精而去速精窮之人詞者似察而事煩
 每多煩亂人許施似慧而無成無成無成無成無成無成
 邪則自非其大權似妄而有功伊去太甲大智似愚而內
 明終日不違博愛似虛而實厚以虛無私正言似許而情
 至誠忠愛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察似類審則是非
 有似理訟其實難別也故聖人參訊廣非天下之至精其
 孰能得其實者且其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故聽言信貌或失其真尼失之子孫雖其知印當尋是故
 疑非人情公賢否之察實在所依雖其知印當尋是故
 孫失之下式賢否之察實在所依雖其知印當尋是故
 觀其所依而似類之質可知也所依似身其體氣雖可生
 矣何謂觀其愛敬以知通塞蓋人道之極莫過愛敬於父
 子敬立是故孝經以愛為至德起父子之親以敬為要道
 於君臣之義易以感為德氣通生物人以謙為道尊卑
 於為道之要易以感為德氣通生物人以謙為道尊卑
 於老子以無為德德化無方以虛為道道實無為禮以敬
 為本禮由德而樂以愛為主德然則人情之質有

愛敬之誠方在哺乳則與道德同體動獲人心而道無不
 通也德修德故然愛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
 之廉人好敬而眾人不與眾人不與愛多於敬則廉節
 簡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廉人寡常人眾愛多於敬則
 簡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廉人寡常人眾愛多於敬則
 不可何則則敬之為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動必窮過
 少矣不及溫愛之為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感物深
 之人不及溫愛之為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感物深
 人倒女報德之是故觀其愛敬之誠而通塞之理可得而知
 也內外之情塞然必愛敬相須不可一時而無然行其二
 義者常當務令愛多敬少何謂觀其情機以辨怨戚夫人
 之情有六機杼其所欲則喜其心莫不折騰不杼其所
 能則怨為辨給者稱三誠以自伐歷之則惡抗已所能以
 所以謙損下之則悅人皆喜悅犯其所乏則則人所長惡已
 惡短故稱其所惡以惡犯則如自伐其能人所惡也稱人
 能犯人所短則此人情之六機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
 則如欲生也此人情之六機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
 遂已成故烈士樂奮力之功道難而善士樂督政之訓
 上用能士樂治亂之事治亂而能術士樂計策之謀廣算
 辨士樂陵訊之辭資質而貪者樂貨財之積資財積則貪
 幸者樂權勢之尤權勢之尤則荷贊其志則莫不欣然是
 所謂行其所欲則喜也蓋後何怨乎若不杼其所能則不
 獲其志不獲其志則戚愛已材是故功力不建則烈士奮
 盡其材不能德行不訓則正人哀哀不得
 歎歎不得能未弭則術人思思不得
 憂憂無所權勢不尤則幸者悲悲其權是所謂不杼其能
 則怨也所怨不杼人情莫不欲處前故惡人之自伐皆欲
 先自伐也自伐皆欲勝之類也是故自伐其善則莫不惡
 也惡其有勝是所謂自伐歷之則惡也是以遠人情皆
 欲求勝故悅人之謙謙所以下之有推與之意是故人
 無賢愚接之以謙則無不色憚不問能否是所謂謙以謙下
 之則悅也是以君子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見其所長稱其
 所短則懼是故人較其所短似若物量之有者覆冒是所

所長以其所長輕已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違忽忘其善
 則以其所長輕已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違忽忘其善
 以爲己首辨極爲反具非是戒於愛惡者也其按物常
 以愛惡戒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宏大心欲疎小精
 微所以入神妙也靈則懿重所以崇德宇也疎則志大所
 以敬物任也不勝心小所以慎咎悔也夫故詩詠文王
 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小心也言不貪求大名王赫斯怒
 以對于天下志大也故能誅紂定天下此論之心小志大
 者聖賢之倫也故三分天下有其二心大志大者豪傑
 之倫也志大心小故以服事天由志大心小志大者
 傲勢之心小志小者拘僕之人也心近志短眾人之察或
 陋其小小則不能定天下或壯其志大則項羽劉項
 侯是誤於小大者也心常誤於小大夫人材不同成有
 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童烏荀彧角羆奇也有晚智而
 晚成者質重氣遲則久而乃成乃成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
 質老聖人則老無不成故原壤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
 通理長則愈明故常材發四者之理不可不察
 夫幼智之人材皆精達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緒
 之幼故文辭繁幼辭繁者辯始給口幼給口者長仁
 出慈恤長必幼人施發過與幼過與者慎生畏懼幼多畏
 謙廉起不取幼必清早智者淺惠而見遠見小事則晚
 成者奇識而舒遲能難舒緩終暗者拉困於不足
 然遂務者周達而有餘皆能極之而眾人之察不慮其變
 常以一葉疑於早晚者或以早成而反晚智或以晚
 失於終始是疑於早晚者或以早成而反晚智或以晚
 也夫人情莫不趨名利避損害名利之路在於是得是
 利與之損害之源在於非失損害之故入無賢愚皆欲
 使是得在已賢者亦然能明已足莫過同體則同已足
 以偏材之人交遊進趨之類皆親愛同體而善之明已足
 以親而憎惡對反而毀之與已體反是序異雜而不向也
 則雖不憎亦不向之異推而論之無他故焉夫異同體毀對
 反所以證彼非而善己是也彼非而善己是也至於異雜

之人於彼無益於己無害則序而不向不以彼爲是不以
 向之是故同體之人常患於過譽譽俱爲力非則力小者
 前譽常失及其名敵則能相下若俱能爭則爭勝其
 其直者性善好人行直於人則心正而後不能受人之許
 納人之徑說已盡則務名者樂人之進趨過人見人乘
 趨其進而不能出陵之後人陵於已則是故性同而材積
 則相援而相賴也並有善力則性同而勢均則相競而相
 害也勢均則已則此又同體之變也故或助直而毀直人
 非毀之心生或與明而毀明則同體之心動而眾人之察
 不辨其律理是嫌於體同也體同則然夫人所處異勢
 有中歷富貴遂達勢之中也夫六國之用父母迎於百里之
 外貧賤窮賤勢之壓也夫六國之用父母迎於百里之
 材之人能行人所不能行凡云爲動靜固是故遂有勞謙
 之稱窮有著明之節材出於眾其進則眾多寡勞謙中
 材之人則隨世損益守其志則進則眾多寡勞謙中
 則貨財充於內施惠周於外恣意周濟見瞻者求可稱而
 譽之或思思其臣我其君是以見援者聞小美而大之
 引見於君其美是以昔雖無異材猶行成而名立大富與
 欣哉乃至無善而行成無智而名遠貨賤則欲施而無財
 欲援而無勢識奇材而不能援親戚不能恤朋友不見濟
 外無稱食之饋分義不復立恩愛凌以離意皆由怨
 聖者並至歸非者日多非徒薄已遂雖無罪尤猶無故而
 廢也夫貧與賤可不憐哉乃至無尤他人乎故世有修
 儉名由進退行雖在彼而名稱在世是天下皆富則清貧
 者雖苦必無委頓之憂家給人足且自辭施之高以獲
 榮名之利受餘光之善利皆貪則求假無所告家貧戶乏
 而有窮乏之患且生離奇之訟之恨無遺與是故鈞材而
 進有與之者則體益而茂達名美自足復須給賜則私理
 卑抑有累之者已不足則微降而稍退下等不讓而眾

人之觀不理其本各指其所任謂申遠者爲材能是疑於
 申壓者也材智雖對貴賤殊途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察
 之寡失形色外者故失之失之由極在二尤二尤之生與物
 異列人是故非常故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姿
 不內外故焉唐尤虛之人碩言瑰姿內實乖反照灰燃內
 白首居於耶署而人之碩言瑰姿內實乖反照灰燃內
 願故主父偃辭而人之求奇不可以精微測其元機明異
 希非精不察或以貌少爲不足觀其貌或以巧飾
 巨倖見紅充貌或以直露爲虛華其無厚實或以巧飾
 爲真實巧言如流是以早拔多誤不如順次早成而用之
 於早歲或誤夫順次常度也苟不察其實亦焉往而不失
 欲順次也夫順次常度也苟不察其實亦焉往而不失
 故其順次也夫順次常度也苟不察其實亦焉往而不失
 不自信而爲王元所誤是以驥子發足眾士乃誤韓信立
 功淮陰乃震夫豈惡奇而好疑哉乃尤物不世見而奇逸
 美異也故非常人也是以張良體弱而精強爲眾智之雋也
 則魯傑者眾人之尤也奇遠過於聖人聖人者眾人之尤
 也通達過於眾奇其尤獨出其道獨遠非天下之至精
 故一國之傳於州爲輩未得爲第也州郡未及其第且天
 一州之第於天下爲根州郡之第則州郡未及其第且天
 下之根世有優劣英人不世絕是以伊是故眾人之所貴
 各貴其出己之尤則材材已而不貴尤之所尤尤之尤者
 是故眾人之明能知羣士之數眾入明者士而已而不
 能知第目之度乃未識第目羣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
 明者羣知第目之度乃未識第目羣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
 知聖人之教不能識出尤之良也其異之理出尤之人能
 由也已由是論之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窮已
 物宜觀其合也
 效難第十一知人精微質自難知

蓋知人之效有二難有難知之難尤奇也... 由得效之難已難知何謂難知之難人物精微... 精妙能神而明其神其道甚難固難知之難也... 難之乎是以眾人之察不能盡備各守其一... 以相觀采以已所能或相其形容以貌狀或候其動作... 或取其終始以發正或探其優象以言意或推其細... 微以情理或恐其過誤以簡想或循其所言取人... 其行事以功取人者遊難各以意之所為故其得者少... 所失者多但取其同於己而失其異是故必有草創信形... 之誤或色貌取又有居止變化之謬或身在江海故其接... 遇觀人也隨行信名失其中情是以聖人聽言觀行故淺... 美揚露則以為有異狀似異美深明沈漠則以為空虛... 內明狀分別妙理則以為離婁狀似離婁口傳甲乙則以... 為義理強指物類好說是非則以為威否妄說是非謂目... 成名則以為人物強說實物平道政事則以為國體... 似識猶聽有聲之類名隨其音七者不能明物皆隨行而... 聽聽雀音而謂之雀不知二聽竟謂之雀音也世之疑或者... 此類也是以魯國僑服者眾人皆謂之僑立而問之一人... 而夫名非實用之不效北斗不可捉雞漿故曰名猶口進... 而實從事退取形而不驗也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有... 效真智在中不能見故名由眾退而實從事章章效立則... 此草創之常失也淺智無終深智無始故取必待居止... 然後識之所居而焉不知故居視其所安安其善者達視... 其所舉舉則直者富視其所與與壯者窮視其所為為... 衡者勤貧視其所取取其分者然後乃能知賢否賢反此... 者此又已試非始相也豈試而知之所以知賢未足以知其... 略略在變通且天下之人不可得皆與遊處故視其外狀... 足盡或志趣變易隨物而化是以世祖失之董卓或不至而... 懸欲或已至而易顧李洪始專心於光或窮約而力行或... 得志而從欲王莽初則帶衣折此又居止之所失也情變... 誰能由是論之能兩得其要是難知之難其難於常人

何謂無由得效之難上材已莫知也... 功敗之中未達而喪其人已表或所識者未披而先沒... 先沒世也或曲高和寡唱不見讚公叔座薦商未及... 微言不見亮矣身卑卑或器非時好不見信貴貨老... 備者何或不在其位無由得拔所以非因位或在位以... 有所屈迫而為王臣所推是以良材誠真萬不一遇也... 雖良當遇知已而已難遇當當須識真在位識百不一有也... 值明王三者之遺萬不一會須識真在位識百不一有也... 或不在位以位勢值可薦致之宜十不一合也位貴復... 宜或明足識真有所妨奪不欲貢薦難辨賢愚而屈或... 好貢薦而不能識真賢者而明不能識是故知與不知相... 與分亂於總猥之中或好賢而不知或知賢而不知如故... 知者患於不得達效無由效達不知者亦自以為未識... 在位而所謂無由得效之難也故曰知人之效有二難... 人日常當運其聰智廣其視聽明揚側陋旁求俊人舉能... 不避仇讐獲賢不棄庸愚然後國家可得而治功業可得... 釋爭第十二 賢善不伐況小事乎... 蓋善以不伐為大能舉人之所小賢以自矜為損去自賢... 之心何往是故舜讓于德而顯義登聞湯降不遲而聖敬... 日躋謙疾行退下然後信義登聞尤宅天位也... 抑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于出奔此二大夫君功後物或... 由此觀之爭讓然則卑讓降下者茂進之途路也... 處下也矜奮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 是以君子舉不敢越儀準志不敢凌軌等足常懷退下內勤... 己以自濟外謙讓以敬懼獨處不傲為非是以怨難不在... 於身而榮福通於長久也外物不見傷彼小人則不然於... 功伐能好以陵人發揚細心是以在前者人害之於能... 人情有功者人毀之恃功驕盈毀敗者人幸之及其能... 是故並爭先而不能相奪小人競進智不相過兩頓俱... 折而為後者所趨中道而後者乘之譽免由是論之爭... 讓之途其別明矣君子尚讓故涉萬里而途清然好勝之... 小人好爭足未動而路塞

人猶謂不然貪則好勝雖聞德讓之風意猶昧然乃云古... 以在前為速銳以處後為留滯故行生波波以下眾為卑... 屈以蹙等為異傑苟矜起等以讓敵為迴辱以陵上為高... 厲故道穿不願元帥是故抗奮遂往不能自反也... 遂有殺夫以抗遇賢必見遜下相為廉頗遂以抗遇... 必構敵難持下兩得其尤敵難構構則非之理必潤而... 難明俱自是而非非潤而難明則其與自毀何以異哉... 小畜死大者傷且人之毀已皆發怒誠而變生聲也... 焉得而全且人之毀已皆發怒誠而變生聲也... 亦不致毀害必依託於事飾成端末凡相毀飾必因其於... 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為然也由言有端角已之校報亦... 又如之復當報終其所歸亦各有半信若於遠近也俱... 則亦不信於此半信於彼然則交氣疾爭者為易口而... 自毀也自毀之取人亦說已之並辭說者為貸手以... 自毀辭忿則力爭已既取人亦為或或謬豈不甚哉... 借口自毀然其所由豈有躬自厚責以致毀訟者乎... 非或而何然原其所由豈有躬自厚責以致毀訟者乎... 言自毀而何由生哉或或疾彼勝已是由心爭者... 怨於人不已也或怨彼輕我或疾彼勝已是由心爭者... 薄而被輕之則由我曲而彼直也曲而見輕我賢而彼不... 知則見輕非我咎也親反傷也若彼賢而處我前則我德... 之未至也固所宜也若德鈞而彼先我則我德之近次也... 德鈞年次夫何怨哉且兩賢未別則能讓者為雋矣材均... 則其常矣夫何怨哉且兩賢未別則能讓者為雋矣材均... 人善其讓爭得未別則力者為雋矣雋等而名未別是... 故兩相如以迴車決勝於廉頗寇恂以不關取賢於賈復... 或酒突迎送故廉賈肉袒爭向派矣... 所謂道也仲靈微物耳向知婦孺之屈以求是故君子知... 屈之可以為伸故舍辱而不辭韓信屈於人乎是故君子知... 勝敵故下之而不疑廉喜擒齊及其終極乃轉禍而為福... 於後嗣而美名宣於無窮子孫其榮蔭君子之道豈不... 裕乎當若何後爭則身危且君子能受纖微之小嫌故無

變圖之大訟大訟起於微芥小人不忍小忿之故終有
 赫赫之敗辱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可救怨在微而下之
 猶可以為謙德也怨在微則謙德在萌而爭之則禍成
 而不救矣水漏覆舟胡可救哉是故陳餘以張耳之變卒
 受離身之害惡是以身滅而嗣絕也彭寵以朱浮之鄰
 終有覆亡之禍恨督責之小故達終始也禍福之機可不
 慎哉魯國之贊作可不畏歟可不畏歟是故君子之求勝
 也以推讓為利銳而無堅敵以自修為棚柵修己以敬靜
 則閉嘿泯之元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時可以靜則重閉
 而後進是以戰勝而爭不形動靜得節故勝無與爭以動
 而怨不構干戈不用何若然者悔悛不存於聲色夫何顯
 爭之有哉色貌猶不勉彼顯爭者必自以為賢人而人以
 為險誠者已非人得不自是實無險德則無可毀之
 義若信有險德又何可與訟乎險而與之訟是桎梏而擢
 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險而違者訟訟必有眾
 起言險而行違必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以謙讓為務者是故君子以爭途之不可由也由於爭途
 所往而無爭而致是以越俗乘高獨行於三等之上何謂三等本無功
 而自矜一等生虛自矜故有功而伐之二等自伐其能功
 大而不自矜三等推功於物愚而好勝一等不自度賢而
 向人二等自美其能賢而能讓三等歸善於物緩已急人
 一等性不為人急己急人二等編辰喻刻急已寬人三等
 謹身恕物凡此數者皆道之奇物之變也心不純一
 故為上等是為奇變三變而後得之故人莫能逮也小人安其下等夫唯知道通變
 者然後能處之處上等而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
 譽不伐其功管叔以辭賞受嘉重之賜不貪其賞夫豈詭
 遇以求之哉乃純德自然之所合也求名邪乃至而發於
 理命也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成名而行
 小人不知自益之為損故一伐而竝失自伐而行由此論
 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不伐而名章讓敵者

勝之也下眾者上之也退讓而敵服君子誠能視爭途之
 名險獨乘高於元路則光輝煥而日新德聲倫於古人矣
避金肆之險途獨道達於上等遠遜雀於明歇正
鳴鳳於元曠然後復歸耀於未今清光伴於往代

人物志卷下終

右人物志三卷魏邯鄲劉劭孔才撰有傳見三國
 志志云劭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法論不
 傳人物志亦融十六篇大意以人之材能志尚不
 同當以九徵八觀審察而任使之耳劭嘗奉詔作
 都官考課七十二條以綜核名實甄別人物因本
 此意著書故隋唐志均以此書人名家也時有散
 騎侍郎夏侯詵疏薦劭云深忠篤思愷周於數凡
 所錯綜源流宏遠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滯
 靜之士慕其元虛退讓文學之士慕其推步詳審

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流深篤
 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
 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裴松之雖以是為
 多益美之辭然觀夏侯所以稱薦劭者不即得劭
 所以甄別人物之意歟唐志又載有劉炳注人物
 志三卷見氏云此乃偽穿燉煌劉炳非炳也今叢
 書本猶題劉炳釋篇蓋即指所釋各卷篇名而言
 或別有注本未見汝上王讓識

重刻人物志跋

劉邵人物志凡十二篇辨性質而準之中庸甄材品以程其職任事核詞章二代而下善評人品者莫或能踰之矣邵生漢末乃其著論體裁纒然有荀卿韓非風致而學蓋自成一家言即九徵八則之論質之孔孟觀人之法唐虞九德之旨自有發所未發者後世欲辨官論材惡可以不知也

顧其書獲見者少又脫落難讀

大中丞真定梁公持節鉞拊鎮中州熊車所莅吏稱民安委覓善本加訂正刻之宋郡用以傳之人人授簡屬吏曼綴一言于末簡曼得卒業反復流業篇國體器能之說深有味乎其言之也今

中丞公厲風俗正天下謀廟勝三材允蕙至其振策群吏惟器所適靡不奮力展采兢兢罔敢怠違總達衆材至矣異日秉鈞當軸將使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知人安民之道拭目身親見之邵之志何幸獲酬於公哉刻成輒忘固陋僭書識刻之歲月覽者當知言之非佞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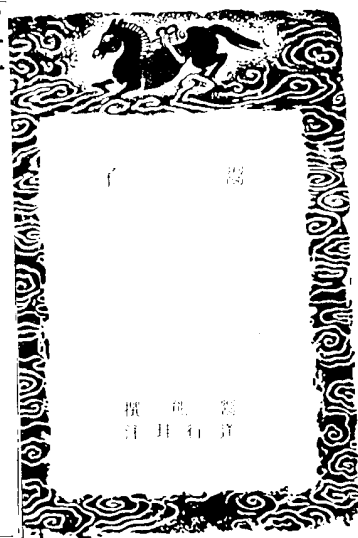
隆慶六年壬申仲夏之吉歸德府知府揭陽鄭文謹書

人物志

人物志新刻引

陶望齡撰

劉邵人物志其言九徵十二流備矣然括其大凡略有四者一曰中庸二曰偏至三曰間雜四曰依似昔夫子嘆中庸之為德自昔難之而間雜依似邵以為風人末流不足其論其于偏至之論獨詳焉蓋材本人性隨性所近誰獨無至哉雖暇賤僞猷狡賊亦有之故天下無不材之人而古今無乏材之國雖然偏至之材上與下兩適則交逐而兩件則俱困上困于得所短則擴敷而取之下困于失所長則踰出以文之轉動流徙清然並奮故不獨上失其用也而士亦自喪其可用且不知已為何品何者為己能而責上之藻別不已難乎上無所指取則漫示兼體以明其通上言所指取則詭辭一而以中其好九徵之所難察流業之所不載於序後世之士抑何中庸之多而偏至之少歟夫原論器能誠為官各得其器人各保其能于所備無以進退有胡可不詳覽于是書遂重付之梓云



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之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子者男子之美稱賢不逮聖不以為經用題紀標子因據劉氏九流即道流也遭秦暴亂書記畧盡鬻子雖不預焚燒編帙由此殘缺依漢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詳孰是篇或錯亂文多遺闕至敷演大道銓擇明史闡域中之教化論刑德之是非雖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然郁林之枝荆山之玉君子餘文可得觀矣鬻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故使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斥救之要理致通遠旨趣恢弘實先達之與言為諸子之首唱繼組仁義經緯家邦垂勸誡之風陳弘濟之術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吏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而不朽可為龜鏡鬻子論道無邪之謂歟幸以休務之隙披閱子史而書籍實繁不能精備至於此子頗復留心毒其立跡之端探其闡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恢馳行飛辯者矣亦乃字重千金辭高萬歲聊為注解畧起指歸馳心於萬古之上寄懷於千載之下庶垂

道見志懸諸日月將來君子幸無忽焉

進鬻子表

臣行珪言臣聞結絕以往書疏茂然文字之初教義斯起記言之史設褒貶之跡事與書事之官置勸誡之門由啓於是國版稱疊訓昭彰唱讚之道以弘闡揚之理茲暢德業滿絳英華日新雕琢性情振其微烈逮乎周文作聖鬻子稱賢意合道同定師傳鬻子以文王降已大啓心期明宣布政之方廣立輔成之策尼使萬機留想一代成休稽古有宗發明耳目尋其著述之旨探其斥救之辭莫不原道心以裁章研神聖而啓沃彌綸爰訓經緯區中不徒讚說微言務於遺翰而已鬻熊為諸子之首文王則聖德之宗熊既文王之師書乃政教之體雖篇軸殘缺提舉猶備紀綱譬彼盤盂發揚有愈臣家傳備素積習忠良親明主奉師之蹤覽賢者盡義之道循環微究妙極機神敢率至愚為之注解研覃析理以叙私情剪截浮辭用申狂瞽伏惟陛下則天垂訓越極宣風稽大上之至和與帝王之炯誠股肱諒直獻替無疑大舉賢良寧濟區宇四海華面八表宅心務本脩文垂拱無事臣以草萊卑賤識庸庸淺荷堯舜擊壤謳歌周於政教之端屬聽太平之詠志存綴輯以述矢言簡牘難周辭意斯拙謹以繕寫奉獻闕庭庶日月昭明布餘暉於漏隙時雨咸洎灑餘潤於纖枯望希塵露之資立議沉舟之楫天威咫尺神魄震驚謹上表以聞伏聽慈旨謹言永徵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華州鄭縣尉臣逢行珪上

鬻子序

鬻子序

按漢志鬻子二十二篇列之道家別出小說十九篇今小說亡逸而二十二篇者止存十四篇唐逢行珪所獻也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不知何以名道家又世傳熊九十餘始遇文王而書乃載三監曲阜事篇目次第皆錯亂不可曉蓋感闕書也第篇中所載大志狂惑與夫禹政道符者悉簡與不類後世語邠林一枝斯可珍矣賈傳大政篇多載之別有對三王問政或即二十二篇之遺也劉勰云魯熊知道而文王咨謀諸子摩始莫先於斯今取以冠儒家逢註其疎畧而弗削者備考也丁丑夏日潛菴子志

君子

儒家一

撰史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華州縣尉逢行註

政曰政者法教也此明政之次也... 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 政者法教也此明政之次也... 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 政者法教也此明政之次也... 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

大道文王問第八

大道文王問第八 夫道者無天無地無四方...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

其帝也 昔者文王之時而通稱三王者... 其帝也 昔者文王之時而通稱三王者... 其帝也 昔者文王之時而通稱三王者...

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 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 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 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明道不徒則道不...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明道不徒則道不...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明道不徒則道不...

撰史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王政教其在良... 撰史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王政教其在良... 撰史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王政教其在良...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二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二... 夫道者不可不察也...

數始五帝治天下第七

昔者帝顓頊... 數始五帝治天下第七... 夫道者不可不察也...

黃帝之道而明之

黃帝之道而明之... 夫道者不可不察也... 黃帝之道而明之...

禹之治天下也

禹之治天下也... 夫道者不可不察也... 禹之治天下也...

湯之治天下也

湯之治天下也... 夫道者不可不察也... 湯之治天下也...

得伊尹

得伊尹... 夫道者不可不察也... 得伊尹...

有賢行斥救

有賢行斥救... 夫道者不可不察也... 有賢行斥救...

禹之治天下也

禹之治天下也... 夫道者不可不察也... 禹之治天下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 夫道者不可不察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 夫道者不可不察也...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

去天下之害謂之仁

去天下之害謂之仁... 夫道者不可不察也... 去天下之害謂之仁...

王之道

王之道... 夫道者不可不察也... 王之道...

皆有器

皆有器... 夫道者不可不察也... 皆有器...

湯政湯治天下第七

湯政湯治天下第七... 夫道者不可不察也... 湯政湯治天下第七...

天地開而萬物生

天地開而萬物生... 夫道者不可不察也... 天地開而萬物生...

慎誅

慎誅... 夫道者不可不察也... 慎誅...

昔者此

昔者此... 夫道者不可不察也... 昔者此...

戒之曰

戒之曰... 夫道者不可不察也... 戒之曰...

誅罰而不明雖刑不無有功而不賞實而不明雖
有功也戒之封股勸封康叔名也誅賞之慎焉
有柄也怒而加誅未必當罪善而行賞不必當功且賞
罰得其事則人以此不可不審慎之

鑑子終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top middle section.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鑑子一登舊本應周書熊渠撰崇文總目作十四篇高似
孫子學作十二篇陳振孫書錄解題稱陸佃所校十五
篇此本題唐逢行珪注凡十四篇蓋即崇文總目所著
錄也考漢書藝文志道家有鑑子二十二篇又小說家
有鑑子說十九篇是當時本有二書列子引鑑子凡三
條皆黃老清淨之說與今本不類疑即道家二十二篇
之文今本所載與賈誼新書所引六條文格畧同疑即
小說家之鑑子說也杜預左傳注稱熊渠為祝融十二
世孫史記載熊渠事文王早卒漢書載魏相奏記霍
光稱文王見鑑子年九十餘雖所說小異然大約文式
時人今其書乃有昔者魯周公語又有昔者魯周公使
康叔往守于殷語而賈誼新書亦引其成王問答凡五
條時代殊不相及劉勰文心雕龍云熊渠知道文王語
詢遺文餘事錄為鑑子則哀輯成編當不出熊之手流
傳附益或構虛詞故漢志別人小說家賦獨是偽四八
目一書見北齊陽休之序錄凡古來帝王佐輔有數可
紀者靡不具載而此書所列禹七大夫湯七大夫皆具
有姓名獨不見收似乎六朝之末尚無此本或唐以來
好事之流依仿賈誼所引撰為此冊亦未可知觀其標
題甲乙故為俛脫錯亂之狀而誼書所引則無一條之
偶合豈非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使讀者互相檢驗生
其信心歟且其篇名冗贅古無此體又每篇變數數言
詞旨膚淺決非三代舊文姑以流傳既久存備一家耳

鑑子校勘記

鑑子十四篇篇名冗贅每篇多不逮二百言少或止五六句
人皆以贗本疑之然馬總意林其目一遵庾仲容子鈔所引
鑑子與今本同則非唐人偽撰明甚惟意林稱一卷六篇而
今本反多於前由傳寫脫誤文義不相屬俗儒遂意為釐析
強立篇名觀唐人引鑑子有出今本外者知當時原本必不
爾也今依舊本付梓別為札記附後亦傳疑不敢自信之意
云照祚識

進鑑子表

周文傳聖職本作聖識度庸陋職本作陋
原序
年九十見文王曰老矣鑑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
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意林引鑑子云昔文王
時老矣鑑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矣坐策國事臣年
尚少御覽三百八十三所引與意林同未有因立馬師四
字古人引書多有以解混入正文者疑二依漢書藝文志
書所引即此文也漢志以爲意何恐未必然漢書藝文志
雖有六篇按漢志道家鑑子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鑑子十
九篇後世所加並無六篇之說此語殊不可解

撰史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而不能必見受也書下二句同
大道文王問第八
文王問于鑑子此下原有日
字張在注末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

力生於神... 撰史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杖能側焉... 故王者取吏不忘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知善不行者... 湯政天下至約第七

慶輔... 西門莊

土禹政第六

以五聲聽... 一饋而七十起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

夫國者卿相也... 有國無國智者治之

日之志... 發教施令

附逸文

黃帝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

赤斧... 走如疾風

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旆以麾之

驚子校勘記

驚子志略

晁公武撰

楚霸龍撰按漢志云為周師自文王以下開周國封為楚祖凡二十二篇今存者十四篇唐遂行注水微中上于朝敘稱見文王時行年九十而書載周公封康叔事著書時百餘歲矣

石林燕氏曰世傳驚子一卷出祖無擇家漢藝文志本二十二篇載之道家驚龍文王所師不知何以名道家而小說家亦別出十九卷亦莫知孰是又何以名小說今一卷止十四篇本唐水微中遂行注所獻其文大略百人著書不應爾膠仲容子抄云六篇馬總意林亦然其所載辭略與行註先後差不倫恐行註書或有附益云

高氏子略曰魏相奏記載霍光曰文王見驚子年九十餘文王曰噫老矣驚子曰君若使臣捕武遂獲臣已老矣若使坐策國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為師今觀其書則曰發政施行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其所以啓文王者決矣其與太公之遇文王有相合者太公之言曰君有六守仁義忠信勇謀又曰驚鳥將擊車飛翮翼武狼將擊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懸慮尤決于啓文王者矣此二公之言殊相經緯然其書辭意大略澹雅若大階洛階之所以為書者是亦漢儒之所鑒者乎太公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奇矣藝文志後漢書名驚者書二十二篇今一卷六篇唐貞元間柳伯存嘗言子書起于驚龍此語亦佳因錄之水微中遂行註為之序曰魏志所載六篇此本凡十四篇子家所傳乃篇十有二

驚子者名熊楚之先世也年九十而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驚子曰使臣捕獸逐獲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于是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今存者十四篇而已然其書中間載魯國公使康叔守設之文可異焉夫史稱驚子見文王時年九十矣豈有更閱數十年當周公命康叔之時其人尚存且著書傳其事之理則今之十四篇亦非真本也意者古有其書久而收亡好事者從編殘簡之餘思欲網羅舊聞求其書而不可得因錄取其義而為之耳然耶否耶

讀驚子

石鐘玉撰

驚子者名熊楚之先世也年九十而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驚子曰使臣捕獸逐獲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于是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今存者十四篇而已然其書中間載魯國公使康叔守設之文可異焉夫史稱驚子見文王時年九十矣豈有更閱數十年當周公命康叔之時其人尚存且著書傳其事之理則今之十四篇亦非真本也意者古有其書久而收亡好事者從編殘簡之餘思欲網羅舊聞求其書而不可得因錄取其義而為之耳然耶否耶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緒撰

鬻子一卷

今其書乃有昔者魯周公語又有昔者魯公使廉叔往守於股語而實故
 新書亦引其成王問答凡五條時代殊不相及劉鑿文心雕龍云劉鑿知道
 文王語詢遺文餘事錄爲鬻子則哀輯成篇不出照手流傳附益或構虛詞
 故漢志別入小說家賦獨是偽四八日一書見北齊陽休之序錄凡古來帝
 王輔佐有數可紀者靡不具載而此書所列禹七大夫棠陶杜子葉既子施子
 鬻季子寧然子登輕子玉湯七大夫慶補伊尹涅里且東門嬖南門嬖西門
 疵北門嬖皆具有姓名獨不見收似乎六朝之末尚無此本或唐以來好事
 之流依仿賈誼所引援爲贗本亦未可知觀其標題甲乙故爲快脫錯亂之
 狀而讀書所引則無一條之偶合豈非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使讀者互相
 檢驗生其信心歟且其篇名冗贅古無此體又每篇寥寥數言詞旨膚淺決
 非三代舊文姑以流傳既久存備一家耳

漢藝文志道家類鬻子二十二篇班固自注名非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

蕭周封爲楚祖顏師古無注沈欽諤漢書疏證云隋志鬻子一卷唐宋著

錄皆以冠道家葉夢得云今一卷止十四篇本唐永徵中進行珪所獻家

仲容子鈔世傳與珪名珪馬總意林並云六篇其所載與珪先後不倫

恐珪珪或有附益案今亦十四篇標題甲乙數目難亂不可曉又短條不

成章而列子天瑞黃帝立命三篇引鬻子賈誼修政下篇周文王武王成

班固自注云後世所加沈欽諤云唐志小說家亦載鬻子一卷文選注三

六引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於商郊起自黃鳥至

於赤斧引作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旆以處之紂軍

反走御覽三百八十三引鬻子年九十見文王事案此類小說也宋翔鳳

過庭錄楚鬻熊居丹陽考錄云史記楚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

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云云案漢藝文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名類爲

周師云云太史公或末見鬻子故世家傳早卒之說地理志本伏无忌等

原文亦僅據漢初圖籍而附以相沿之說准劉向父子校中秘書乃見鬻

子書有文王武王成王之問知熊至成王時尙存定熊自封丹陽向述世

本亦著鬻熊居丹陽之說而不言熊今傳鬻子爲唐人偽託其原文則
 見賈子新書修政語有文王以下問鬻子之事神當采自鬻子也陸心
 源儀顧堂集讀鬻子云唐遂行珪注本凡十四篇又有宋陸農師校本無
 注分十四篇爲十五篇尤爲瑣碎據書治要所載起迄如珪本合爲
 三篇然意林北堂書鈔文選注所引往往爲今本所無則已非唐之舊矣
 熊爲文王師其言宜足與讀諸相發明乃率多茫然無當之言何歎其謂
 禹一饋而七十起與周公一飯三吐哺之言同蓋出於後人依託無疑也
 漢志所載當爲戰國人所僞爲今所傳本又必魏晉以後撥拾而成列子
 賈誼新書本非秦漢之舊其所引亦不足信僞中之僞故其言淺陋如此
 也玉緒案錄可均有重定本其序在續橋樓稿中尤詳核



計倪子

渤海高承勳松三校

內經

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反國欲陰圖吳乃召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澹流沈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可救未知命之所維念樓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為也時返不知所在謀不成而慮恐為天下咎以敵攻敵未知誰負大邦既已備小邑既已保五國既已收野無積庾廩糧則不屬無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勞軍紆吾糧道吾聞先生明於時交察於道理恐動而無功故問其道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與師者必須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敵飢則易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耳不能聽視不能見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飢饉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乳頭頭而皇皇強弩不發發不能當勿軍見弱走之如犬逐羊

靡從部分伏地而死前頓後偃與人同時而戰獨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與師以年數恐一旦而亡失邦無明筋骨為野越王曰善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治歲萬物盡長欲問其治術可以為教當子明以告我寡人弗敢忘計倪對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強或怯不早備生不能相葬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斂勤農桑飢饉在間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所當應變而動隨物常羊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以強得世之和擅世之陽王無忽忘慎無如會稽之飢不可再更王其審之嘗言息貸王不聽臣故退而不言處于吳楚越之間以漁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聞君自耕夫入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倚知此三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臣聞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於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辛冥治北方白辯佐之使主木太皞治東方亥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並有五方以為綱紀是以身地而輔萬物之帝王審用臣之議大則可以王小則可以霸於何有哉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對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維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則資舟旱則資車物之理也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飢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為之預防昔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飢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

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任能習則於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無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為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為之命以利用之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那當兵強而不衰矣羣臣無空恭之禮淫泆之行務有於道術不習源流又不任賢使能諫者則諫則那當兵弱刑繁則羣臣多空恭之理淫泆之行矣夫諫者反有德忠者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那當兵弱致亂雖有聖臣亦不諫也務在諛主而已矣今夫萬民有明父母亦如那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術以任賢子微成其事而已則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者憎之如此者不習於道術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雖有敗不自過也夫父子之為親也非得不諫諫而不聽家貧致亂雖有聖子亦不治也務在於諛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日衰越王曰善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惠種生聖靈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王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賞者有功越王曰善論事若是其審也物有妖祥乎計倪對曰有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為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罪從其德而避其衝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之用不審舉事有殃人生不如臥之頃也欲變天地之常數發無道故貧而命不長是聖人并包而陰行之以感愚夫眾人容容盡欲富

貴莫知其鄉越王曰善請問其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常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糶以收田宅牛馬積斂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天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刑順其衝收聚而不散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尚有貧乞者何也計倪對曰是故不等猶同母之人異父之子動作不同術貧富故不等如此者積負於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侵下作務日給非有道術又無上賜貧乞則長久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若成嘗與孤議於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焉計倪曰糶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糶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諸貨物官市開而至越王曰善計倪乃傳其效而圖之曰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不患無功越王曰善從今以來傳之後世以為教乃著其治法收江南七年而禽吳也甲貨之戶曰黍為上物買七十一乙貨之戶曰黍為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戶曰赤豆為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戶曰稻粟令為上種石四十戊貨之戶曰麥為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戶曰大豆為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穡比蔬食故無買辛貨之戶曰果比蔬食故無買壬癸無貨

評曰其學足以發天地之藏其言足以胎諸子之輿說此可轉移陰陽何況文字

漢書貨殖傳越王句踐困于會稽之上廼用范蠡

計然遂報強吳孟康注姓計名然越人也顏師古

計倪子

六

云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吳越春秋越絕書並作計倪倪研及然皆相近實一人耳皇覽載計然濮上人也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意林云姓辛字文子有文子十二卷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案意林文子十二卷乃尹文子名同而實異李暹所注皆老莊虛無之言也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計倪合范子言之也今之計倪子一篇實係全書無疑余家藏秘書素有此種暇日披讀詳如釐訂付諸開雕以廣其傳云新安程景沂莪園氏識

計倪子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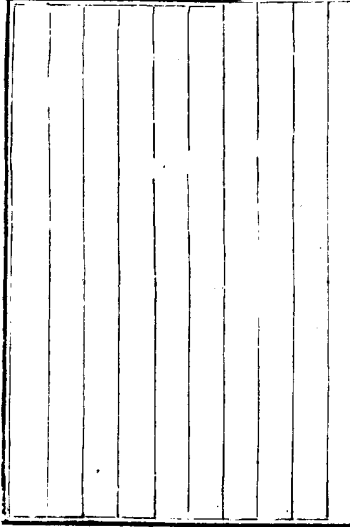
鬼谷子

詳不人撰

鬼谷子

隋書經籍志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楚人也周世隱於鬼谷梁有陶弘景注三卷又有樂壹注三卷從權者所以明辯說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爲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周官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王之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論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佞人爲之則便辭利口傾危變詐至於賊害忠信覆亂邦家監修國史趙國公長孫無忌等撰上

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隱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爲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曠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遊仙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頽川陽城有鬼谷注其書者樂壹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唐知章



鬼谷子

捭闔第一

縱橫家一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爲衆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較其伎巧短長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爲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虛隨其嗜慾以見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實實得其指闔而捭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離合有守先從其志即欲捭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爲之度數聖人因而爲之慮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爲之慮故捭者或捭而後出之或捭而內之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捭闔者天地之道捭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及出爰復爰忤必由此矣捭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闔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爲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爲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爲謀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入無所不入無

所不可可以說人... 小無內為大無外... 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 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為萬事之先

反應第二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 不合者及而求之其應必出... 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 隨而牧之已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其重之襲

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 與圓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 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內捷第三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疎... 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 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蚨母之從其子

抵巇第四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及往以驗來也

萌芽藥之謀皆由抵巇隙為道術天下分錯上無明主... 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

飛箝第五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 親疎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

忤合第六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及覆相求

國事為制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
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知所多所以
此先知之與之轉化世無常事無常師聖人常為無
不為所聽無不聽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為主合於
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必有反忤於此忤於彼忤
於此反於彼其術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
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
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
定而後行之以飛符之術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
諸侯忤合天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
湯五就雖然後合於湯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
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此知天命之符故歸之不疑也
非至聖人達與不能御世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
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真不能
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知所長短遠近孰
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揣篇第七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
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
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眾寡稱貨財有無利
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
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之親疏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
知睿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
執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
反側孰便能知此者審量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
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
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欲必失其變
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
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
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

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
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
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德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
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常有事於人人莫先
先事而至此最難為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
慮故觀蜩飛蠕動無不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
之勢也此揣情術言成文章而後論之

摩篇第八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
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為之故
微而去之是謂察窮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
其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無不可
古之善摩者如操釣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
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知也聖人謀
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成者
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
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
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
神明也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
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有以靜也正者直
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
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誦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
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於固察說
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然後能之故謀必
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
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
於情故曰情合者聽故物歸類相趨火燥者先然平
地注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
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
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不

權篇第九

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實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
損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成義者明之也明
之者符驗也難言者卻論也卻論者鈞幾也佞言者誦
而于忠諫言者博而于智平言者決而于勇威言者權
而于信靜言者反而于勝先意承欲者誦也繁稱文辭
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從舍不疑者決也先分不足
而望非者反也故口者幾關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
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
動故繁言而不亂翺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
理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
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
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言者有諱忌也衆口燦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
欲聽舉事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
長智者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
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
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
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故曰辭言五曰病曰恐曰憂
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故曰病者感
衰氣而不神也恐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
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
則用之利則行之故與智者言依於謙與拙者言依於
辨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
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
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而人常及之是故與智
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其難為
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終
日不變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聽貴聰智貴明辭貴

辨鬼谷子

柳宗元撰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後出而險整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復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強使人猖狂失守而易于陷墜幸矣人之深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文獻通考鬼谷子三卷又柳文七術注云鬼谷子下篇有陰符七術謂靈神法五龍卷志法靈龜實意法騰蛇分威法法能散勢法驚鳥轉圖法猛獸損兌法靈著七章是也

鬼谷子一卷

策鬼谷子慎志不著錄隋志縱橫家有鬼谷子三卷註曰周世隱於鬼谷玉海引中興書目曰周時高士無鄉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事之授以揣摩至符言等十有一篇及轉丸本經持樞中經等篇因隋志之說也唐志卷數相同而註曰蘇秦張守節史記正義曰鬼谷在雒州陽城縣北五里七錄有蘇秦書樂壹註云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此又唐志之所本也胡應麟筆叢則謂隋志有蘇秦三十一篇張儀十篇必東漢人本二書之言書稱為此而託於鬼谷若子虛亡是之屬其言頗為近理然亦終無確證隋志稱是甫註則為魏晉以來書固無疑耳說苑引鬼谷子有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一語今本不載又惠洪冷齋夜話引鬼谷子曰崖蜜櫻桃也今本亦不載疑非其舊然今本已佚其轉丸法儀二篇惟存掉闔至符言十二篇刻向所引或在佚篇之內至惠洪所引據王直方詩話乃金樓子之文惠洪誤以為鬼谷子耳案王直方詩話今無見索隱記所引均不足以致疑也高似孫子略稱其一闕一闕為易之神一翁一張為老氏之術出於戰國諸人之表誠為過當宋濂潛溪集詆為蛇鼠之智又謂其文淺近不類戰國時人又抑之太甚柳宗元辨鬼谷子以為言益奇而道益隘差得其真蓋其術雖不足道其文之奇變詭偉要非後世所能為也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繩撰

鬼谷子一卷
隋志稱是甫註則為魏晉以來書固無疑耳說苑引鬼谷子有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一語今本不載
陸氏藏書志有明抄本三卷梁陶弘景注汪中經義知新記云說苑將說苑引鬼谷子然則鬼谷子非偽書也



鬼谷子外篇

評不人撰

本經陰符七篇

盛神法五龍... 鬼谷子外篇... 鬼谷子外篇... 鬼谷子外篇...

意不衰則思理達矣... 鬼谷子外篇... 鬼谷子外篇...

實意法勝地... 鬼谷子外篇... 鬼谷子外篇...

分威法伏能... 鬼谷子外篇... 鬼谷子外篇...

勢精神不專... 鬼谷子外篇... 鬼谷子外篇...

轉圓法猛獸... 鬼谷子外篇... 鬼谷子外篇...

損充法靈著... 鬼谷子外篇... 鬼谷子外篇...

持樞謂春生... 鬼谷子外篇... 鬼谷子外篇...

中經

中經謂振窮趨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物執窮者不
 忘恩也能言者傳善博惠施德者依道而救拘執者
 養使小人蓋士當世異時或當困免闕坑或當伐音能
 言或當破德為雄或當抑拘成罪或當戚戚自善或當
 敗敗自立故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也制人者握權制
 於人者失命是以見形為容象體為貌聞聲和音解仇
 關鄰級去卻語攝心守義本經記事者紀道數其變要
 在持樞中經見形為容象體為貌謂文為之生也可
 以影響形容象貌而得之也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
 聽邪言必詩書行不僻淫以道為形以德為容貌莊色
 溫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却而去之聞聲和音
 謂聲氣不同則恩愛不接故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
 能為四聲主者其唯宮乎故音不和則悲是以聲散傷
 醜害者言必逆於耳也雖有美行感舉不可比目合翼相
 須也此乃氣不合音不調者也解仇關鄰謂解羸微之
 仇關鄰者關強也強鄰既關稱勝者高其功盛其勢弱
 者哀其負傷其卑汗其名耻其宗故勝者關其功勢弱
 進而不知退弱者聞哀其負見其傷則強大力倍死而
 是也鄰無極大禦無極大則皆可勝而并綴去者謂綴
 已之繫言使有餘思也故接真信者稱其行屬其心言
 可為可復會之期喜以他人之庶引驗以結往明疑疑
 而去之卻語者察何短也故言多必有數短之處識其
 短驗之動以忌諱示以時禁然後結以安其心收語
 養藏而卻之無見已之所不能於多方之人攝心者謂
 逢好學伎術者則為之稱遠方驗之驚以奇怪人繫其
 心於已効之於人驗去亂其前吾歸誠於已遭淫酒色
 者為之術音樂動之以為必死生日少之憂喜以自所
 不見之事終可以觀漫瀾之命使有後會守義者謂守
 以人義探心在內以合者也探心深得其主也從外制

鬼谷子外篇 卷之九 中經 六

內事有繫由而隨之也故小人比人則左道而用之至
 能敗家奪國非賢智不能守家以義不能守國以道聖
 人所貴道微妙者誠以其可以轉危為安救亡使存也

鬼谷子終

子彙第九冊

於事兌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損之說之物有不可者
 聖人不為辭也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辭不煩而
 心不虛志不亂而意不邪當其難易而復為之謀自然
 之道以為實圓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謂大功益之損之
 皆為之辭用分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兌成其危機乃為
 之決故善損兌者譬若決水於千仞之隄轉圓石於萬
 仞之壑

評曰文體絕似老子無戰國游士習氣扶隨取神
 說辭妙品允為從橫家鼻祖

是書向列於鬼谷子後汨於從橫家流遂解傳誦
 隋經籍志云從橫者所以明辨說善辭令以通上
 下之志者也非傾危變詐之士可得藉口七篇本
 出自太公望戰國時鬼谷子所傳述與黃帝陰符
 同名殊旨蘇季子揣摩以千世主後人鄙之遂不
 屑讀殊不知食其精蘊可以養性修身不獨馳騁
 說辭已也新安程景沂識

大純魚勝之始下擊則不能斷則不能入及
人之砥礪其鋒則水斷則舟陸則舟大亦
也木此夫子曰車唯恐地之不堅也舟唯恐水之不
深也有其器則以人之難為易夫道以人之難為易
也是故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
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無擇也曾子曰見文
注禮記禮下有人雖未得愛不得惡矣二句按史
所引曾子見大孝篇無而無咎曾子作禮而無怨
歸曰君親而近之至敬以還貌而疏之敬無怨然則
親與疏其於成忠無擇也孔子曰自娛於樂括之中
宜已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色也蓬伯玉之行也
外傳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
子善廢而不使也蓬伯玉之行也大戴禮衛將軍文
子善廢而不使也蓬伯玉之行也大戴禮衛將軍文
子善廢而不使也蓬伯玉之行也大戴禮衛將軍文
其於成善無擇也屈侯附曰賢者易知也觀其富之
所分達之所進窮之所不取韓詩外傳三魏文侯
欲置相非翟黃則魏成子願下之於先生李克曰身
觀窮則視其所不為則視其所與則視其所與則視
魏史則魏世家說也則魏成子願下之於先生李克
魏世家則魏世家說也則魏成子願下之於先生李克
擇也是故愛惡親疏廢與窮達皆可以成義有其器
也桓公之舉管仲穆公之舉百里比其德也此所以
國甚僻小身至穢污而為政於天下也說苑尊賢篇
小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
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
偏親舉五穀大夫於保綱之中與之諸三日而授之
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需則小矣云或曰將謂桓
公仁義乎魏成子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桓
公仁義乎魏成子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桓
公仁義乎魏成子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桓
比德行也而論爵列亦可脫不字以御敵服遠矣農
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三句見意林及謝覽八
義之與此說說云君子比農夫六論語里仁為美
無鬼篇云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
事則是故監門逆旅農夫陶人皆得與焉爵列私貴
也德行公貴也奚以知其然也司城子罕過乘封人
而下其僕曰乘封人也奚為下之子罕曰古之所謂

其人者其行也貴人者貴其心也今天爵而人良
其行而貴其心吾敢弗敬乎以是觀之古之所謂貴
非爵列也所謂良非先故也人君貴於一國而不達
於天下天子貴於一世而不達於後世惟德行與天
地相弊也爵列者德行之舍也其所息也詩曰蔽芾
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仁者之所息人不取敗也
毛傳云天子諸侯人之所以貴也築紉處之則賤矣
是故曰爵列非貴也今天下貴爵列而賤德行是貴
甘棠而賤召伯也亦反矣夫德義也者視之弗見聽
之弗聞天地以正萬物以偏無爵而貴不祿而尊也
原云云而爵列與按荀子篇富
鹿馳走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所以及者顧也意林
覽九百六馳走未可謂不反顧也呂氏
春秋博志篇云使猿猴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蹄
也
士積成獄則梗枿豫章生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
生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生也文選子虛賦注勵志
則生舟舟之魚土積則生豫章之木學積則生志
則生舟舟之魚土積則生豫章之木學積則生志
則生舟舟之魚土積則生豫章之木學積則生志
則生舟舟之魚土積則生豫章之木學積則生志
未有不因學而登道不假學而光身者也書鈔八十
六十七二書所引不云出勸學篇按劉子新論崇
學篇云未有不因學而登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下
接大戴禮以爲一絲云云皆採門子語
知本書必同在一篇故附錄於此
貴言
范獻子遊於河大夫皆在君曰孰知樂氏之子大夫
莫答舟人清消舍楫而答曰君奚問樂氏之子爲君
曰自吾亡樂氏也其老者未死而少者壯矣吾是以
問之清消曰君善修晉國之政內得大夫而外不失
百姓雖樂氏之子其若君何君若不修晉國之政內
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樂氏之子也

君曰善哉言明日朝令賜舟人清消田萬畝清消辭
君曰以此田也易彼言也范獻子以下見御覽四百
八十八六百四十六六百四十七
百廿四遊存記善修晉國若修
古之貴言也若此書鈔引賜舟人田清消亦見
引義氏新書曰清消有一言之善晉侯賜田三
而人猶有所待曰以此田易彼言也於子猶有所亡
云范獻子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皆本此
臣天下一天下也與貴言之旨不分疑別爲一篇一
天下者合於天下則行禁焉則止禁於天下而不
行禁焉而不止故不得臣也春秋繁露云君也者掌
今禁於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目之所美心以爲
不義弗敢視也口之所甘心以爲不義弗敢食也耳
之所樂心以爲不義弗敢聽也身之所安心以爲不
義弗敢服也然則令於天下而行禁焉而止者心也
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於心不當
則天下禍諸侯以國受令於心不當則國亡匹夫
以身受令於心不當則身爲戮矣行大義四長短
經德表
也欲除之不可欲避之不可治於神者其少而功
多千霄之木始若藜足易去也文選故叔上與王書
藥足可擲而絕手可擲而爪云云園之木始生而
注引此三句千霄作千丈及其成也百人用斧
斤弗能值也燎火始起易息也及其成也百人用斧
以天下之役打江漢之水弗能救也淮南子人則難
施之中也一指所施能也及至火之熾夫禍之始
也猶標火藥足也字易止也及其措於大事雖孔
子墨翟之賢弗能救也屋焚而人救之則知德之年
老者使塗隙戒突案突當作突說文云突深也故終
身無失火之患而不知德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生
人者見其竈直突有積薪容謂主人更爲曲突突
從其竈里共竈之幸而得息於是斂牛置酒謝其鄰人
約鄰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生而後而家果失
火鄰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生而後而家果失
子說山訓淳于說之告火高誘注與新論同入於國

尸子

固解於患難者則三族德之教之以仁義慈悌則終
 身無患而莫之德夫禍亦有突賢者行得天下而務
 塞之則天下無兵患矣而莫之知德也故曰聖人治
 於神愚人爭於明也明原作神案墨子公輸篇云治
 者衆人知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莫見
 其所以亡物而物亡聖人之道亦然天見文選顏延
 年釋其與福也人莫之見而福與矣其除禍也人
 莫之知而禍除矣故曰神人淮南子泰族訓云天設
 四時以暵之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霖以濡之其
 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
 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禍也不見其
 所由而通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不見其
 子精益求精益天下以財為仁勞天下以力為義分天下以
 生為神修先王之術除禍難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
 食婦人織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此其分萬物
 以生益原也天下以財不可勝計也神也者萬物之
 始萬事之紀也墨子魯問篇云吳越子墨子曰
 謂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用之故子墨子曰義者
 後當一之覆計之矣覆謂天下之人食之而後生
 爲得而衣之其不飽則天下之人不得食而後生
 織而衣之其不衣則天下之人不得衣而後生天下
 之不能得食而衣者皆得之於神也神也者義也
 當一夫之戰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
 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
 公大人快說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
 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覆以爲難不耕
 而食飢以爲難不織而衣寒以爲難不耕而織也
 乎而功賢於耕織也

四儀

行有四儀一曰志動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義三曰
 力事不忠四曰口言不失信慎守四儀以終其身
 名功之從之也猶形之有影聲之有響也是故志不
 忘仁則中能寬裕智不忘義則行有文理力不忠忘
 則動無廢功口不失信則言若符節若中寬裕而行
 文理動有功而言可信也雖古之有厚功大名見於
 四海之外知於萬世之後者其行身也無以加於此

明堂

夫高顯尊貴利天下之徑也非仁者之所以輕也何
 以知其然耶也日之能燭遠勢高也使日在井中則
 不能燭十步矣荀子天論篇云日月之方陶也不
 能利其巷下南面而君天下蠶夷戎狄皆被其福之
 方陶以下見御覽一百九十五下作也南面上有及
 字路史後紀十二注君作治被作蒙淮南子淑真訓
 云舜之耕陶也非能利其里南面而王則德目在足下
 則不可以視矣意林引曰在井中不能燭十步日在
 十步作遠遠作近六十百廿無近字下並有君之於國
 也猶天之有日月居不居則不照則不遠四句
 又三百六十六及繁文類聚十七引使日在井中與
 目在足下不相接又無君天高明然後能燭萬物
 之於國歟句蓋刪節失次天高明然後能燭萬物
 地廣大然後能載任羣體其本不美則其枝葉莖心
 不得美矣此古今之大徑也是故聖王謹修其身以
 君天下則天道至焉地地道道積焉萬物度焉古者明王
 之求賢也不遠遠近書高宗形日不論貴賤卑窮以
 下賢輕身以先士故堯舜從遊於畎畝之中北面而見
 之不爭禮貌孟子萬章篇堯舜居南面而立堯
 之充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之以呂氏春秋求人篇
 女臣以十子身請禮之諸侯妻之以呂氏春秋求人篇
 能正天地利萬物之故也今諸侯之君廣其土地之
 富而疑奮其兵革之強以驕士士亦務其德行美其
 道術以輕上此仁者之所非也曾子曰取人者必畏
 與人者必驕使人往致也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
 受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
 奚獨不受曾子曰臣聞之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
 在危篇作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受人今說
 者懷畏而聽者懷驕以此行義不亦難乎非求賢務
 士而能致大名於天下者未之嘗聞也夫士不可妄
 致也覆巢破卵則鳳皇不至焉割剝焚天則麒麟不
 往焉竭澤澆魚則神龍不下焉趙策說日臣聞皇
 不翔胸脯美天而鳳皇不至又呂氏春秋應同篇云
 覆巢破卵則鳳皇不至割剝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

分

天地生萬物聖人裁之文選謝士賦序注無地字裁
 無太公曰天下有物聖人裁之新語道基篇云傳曰
 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管子非子十二子裁物以制
 分便事以立官四字當連上引左傳或多難句刻誤
 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疎皆得其分曰治愛
 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動得分曰適言
 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後爲成人君臣以下見長明
 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治天下篇並作多身逸
 而國治言寡而令行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國
 治用賢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舉
 智盡情執一以靜合名自正令事自定韓非子湯推
 一以靜使名自正也事自定也賞罰隨名民莫不
 敬周公之治天下也酒肉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
 聽樂而國治勞無事焉周公以下見飲酒而賢舉智
 無事焉自爲而民富仁無事焉韓詩外傳四傳曰周
 石不解於懸而字內亦治淮南子言訓云周公不
 隨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以備成王而海內平
 知此道也行者衆賢爲後愚智盡情矣
 明王之道易行也勞不進一步聽獄不後臯陶食不

損一味富民不後虞舜樂不損一日用兵不後湯武
書之不盈尺簡南面而立一言而國治堯舜復生弗
能更也身無變而治國無變而王湯武復生弗能更
也執一之道去智與巧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真
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真才四句見御覽八夫
十一才作財
至聖賢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
三人之所廢天下弗能興也三人之所興天下弗能
廢也親曰不孝君曰不忠友曰不信天下弗能興也
親言其孝君言其忠友言其信天下弗能廢也夫符
節合之則是非自見行亦有符三者合則行自見矣
此所以觀行也諸治官臨眾者上比度以觀其賢案
法以觀其罪吏雖有邪僻無所逃之所以觀勝任也
羣臣之愚智日效於前擇其知事者而合之謀羣臣
之所舉日效於前擇其知人者而合之舉羣臣之治
亂日效於前擇其勝任者而合之治羣臣之行可得
而察也擇其賢者而舉之則民競於行勝任者治則
百官不亂知人者舉則賢者不隱知事者謀則大舉
不失夫弩機損若黍則不鉤益若口則不發言者百
事之機也夫弩以下據原本北堂書鈔武功部補呂
氏春秋察微篇云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
聖王正言於朝而四方治矣是故曰正名去偽事成
若化以實職名百事皆成夫用賢使能不勞而治正
名履實不罰而威達情見素則是非不蔽復本原始
則言若符節良工之馬易御也聖王之民易治也其
此之謂乎

尸子

故有道之君其無易聽文有此名分之所審也呂氏春秋
審分覽云王良之所以使馬者審之也控其轡而
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君其所以使羣臣者亦審
其名而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體已故案其賢而審
其能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恃夫名多
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名也若夫臨官治事者案
故人生不可以不審名分也
其法則民敬事任士進賢者保其後則民慎讓讓國
親事者盡其實則民敬言孔子曰臨事而懼希不濟
論語通而篇子曰心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會子立
事篇云臨事而懼者鮮不濟矣此蓋讓會子之言爲
子易曰若履虎尾終之吉尾聲終吉若羣臣之
衆皆戒慎恐懼若履虎尾則何不濟之有乎君明則
臣少罪夫使衆者詔作則遲分地則遲是也無所
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也君臣同地則臣有
所逃其罪矣呂氏春秋審分覽云夫治身與治國一
理其力也分地則遲無所避也主亦有地臣有所
主則地則臣有所避其所避其罪矣故陳
繩則木之枉者有罪指準則地之險者有罪審名分
則羣臣之不審者有罪大史記注未句下有矣句長短經三
句亦見意林險夫愛民且利之也愛而不利則非慈
上雖有嚴字
母之德也好士且知之也好而弗知則衆而無用也
力於朝且治之也力而弗治則勢而無功矣三者雖
異道一也是故曰審一之經百事乃成審一之紀百
事乃理名實判爲兩合爲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
非韓非子安危篇云安術是則有賞非則有罰人君
非有比口賞罰隨是非是則有賞非則有罰人君
之所獨斷也明君之立也正其貌莊其心虛其視不
躁其聽不淫審分應辭以立於廷則隱匿疏遠雖有
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用長耳目不行開謀不強聞
見形至而觀聲至而聽事至而應近者不過則遠者
治矣明者不失則微者敬矣明君以下見長短經通
上無用字按用字衍漢書陸元
王傳云長耳目長即言用也家人子姪和臣妾力
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姪不和臣妾不力
則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而況於萬乘之君
乎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其一也雖知用

賢求不能得此其二也雖得賢不能盡此其三也國
既下見御覽四百二雖知用賢求不能盡書鈔廿一引不知
不能得賢得賢何作用賢不能盡書鈔廿一引不知
賢正名以御之則堯舜之智必盡矣明分以示之則
桀紂之暴必止矣賢者盡暴者止則治民之道不可
以加矣聽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問執進之
有大過者必云執任之而行賞罰焉且以觀賢不肖
也事類賦以下見通變注云作問今有大善者不問孰
進之有大過者不問孰任之則有分無益已問孰任
之而不行賞罰則問之無益已是非不得盡見謂之
蔽見而弗能知謂之虛知而弗能賞謂之縱三者亂
之本也明分則不蔽正名則不虛見賞賢罰暴則
不縱三者治之道也於羣臣之中賢則貴之不肖則
賤之二句見注見御覽四例補三
字愛之不忠則罪之賢不肖治不治忠不忠由是觀
之猶白黑也賢不肖及忠不忠以下見注由是觀
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
分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視日明者知賢不肖
白黑也陳繩而斷之則巧拙易知也夫觀羣臣亦有
繩以名引之則雖堯舜不疑服矣春秋繁露深察名
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
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實
相顯已應事而當不若進賢進賢而當不若知賢知
賢又能用之備矣治天下之要在於正名正名去偽
事成若化苟能正名天成地平爲人臣者以進賢爲
功爲人君者以用賢爲功四句見長短經是非篇及
也爲人臣者進賢是自爲置上也自爲置上而無賞
是故不爲也進不肖者是自爲置下也自爲置下而
無罪是故爲之也使進賢者必有賞進不肖者必有
罪無敢進也者爲無能之人若此則必多進賢矣
恕
恕者以身爲度者也己所不欲毋加諸人惡諸人則
去諸己欲諸人則求諸己此恕也論語衛靈公篇子
貢問曰有一言而

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禮記大學篇云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謂不怨天尤人也

治天下

治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度通則財足矣用賢則功矣無私百智之宗也忠愛父母之行也治天下以下見御覽七十七宗也忠愛父母之行也治天下以下見御覽七十七宗也忠愛父母之行也治天下以下見御覽七十七宗也

其本固也二字作 僻小身至穢汚而為正勸學於天下也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父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無他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鏡而朝可也鄭簡公

仁意

治木潦者禹也播五種者后稷也聽獄折衷者皋陶也舜無為也而天下以為父母治木潦以下見長短也舜無為也而天下以為父母治木潦以下見長短也舜無為也而天下以為父母治木潦以下見長短也

舜曰事天問何任曰任地問何務曰務人堯問曰十一原脫問之何任四句頗覺補書鈔十五引事天十一原脫問之何任四句頗覺補書鈔十五引事天十一原脫問之何任四句頗覺補書鈔十五引事天

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盛秋為方盛冬為安靜四氣和為通正此之謂風雨雅釋天疏引仁意篇述天

廣澤

因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自邱上以視則見其始出又見其入非明也勢使然也夫私心中也公心邱上也因井中以下見類聚一御覽六百廿九

以臣妾為殉中國開而非之怒則以親戚殉一言苟
...
兼天下而愛之大也

聖人於大私之中也為無私...
...
處道

君誠好之百姓自然而況仁義乎...
...
仁者壽

曰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身者失之民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下其堂而治四方知反之於已者也

神明

仁義聖智參天地天若不覆民將何恃何望

覆之地載之聖人治之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則尺

德行苟直尋物皆正政也者正人者也身不正

者易衣 孟公孫升為云飲者 此亂而後易為德也

尸子卷上終



尸子卷下

蕭山汪繼培輯

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

日五色至陽之精象若德也五色照耀君垂土而王

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窮桑

使星司夜月司時猶使維司晨也

虹霓為析翳

彗星為機槍

春為忠東方為春春動也是故鳥獸孕草木華生

萬物咸遂忠之至也

夏為樂南方為夏夏興也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

與蕃殖充盈樂之至也

秋為禮西方為秋秋肅也萬物莫不肅敬禮之至也

冬為藏北方為冬冬藏也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

與蕃殖充盈樂之至也

春為禮東方為春春動也是故鳥獸孕草木華生

萬物咸遂忠之至也

夏為樂南方為夏夏興也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

與蕃殖充盈樂之至也

秋為禮西方為秋秋肅也萬物莫不肅敬禮之至也

冬為藏北方為冬冬藏也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

與蕃殖充盈樂之至也

春為禮東方為春春動也是故鳥獸孕草木華生

萬物咸遂忠之至也

夏為樂南方為夏夏興也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

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與北中幽都及術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燒好賢而隱不遠張於行而富於志

至以仁而巴矣

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繡衣九種而

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居珍珍百種而堯糲飯菜

粥驕驕青龍而堯素車玄駒

辨命論注 路史後紀十一 見首句御覽九十 文選

下玄駒注 路史後紀十一 見首句御覽九十 文選

欲而道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欄人主者以所麗耳而堯

棧形飯菜蓋之具不加以厚而增之以在布衣

安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

無以

舜善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歷山也荷彼耒耨耕彼

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為耕者鑿

澮澮則為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

母御覽八十一 儀與通後紀十二 注作除國學紀

此未相作狩 賦四離龍祝風當云志願形於言矣

管叔以所不利利人者也

舜事親養老為天下法其遊也得六人曰維陶方回

續牙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 御覽八

書鈔四十九 作舜得友五人曰維陶方回 續牙伯陽東

再從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

莊子徐無鬼篇云舜有履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

舜受天下顏色不變堯以天下與舜顏色不變知天

下無能損益於已也 御覽八十 後紀十二 注作堯

下於堯亦顏色不變知 天下與舜顏色不變舜受天

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

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子

大略篇注 後

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 御覽八

舜舉三后而四死除何為四死飢渴寒鳴動勞鬪爭

御覽八十一 下四死二字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後稷民除四死注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青呂州云乃命三后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萬平水土主乃命三后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惟般於土主乃命三后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親般於土主乃命三后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長幼之序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者兼上禮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與刑刑異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古者龍門未闢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山行乘擻泥行乘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乘音擻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行音擻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乘音擻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行音擻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乘音擻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行音擻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乘音擻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行音擻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乘音擻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行音擻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乘音擻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行音擻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乘音擻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行音擻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乘音擻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行音擻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乘音擻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行音擻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乘音擻 御覽八十一 書鈔十一 任本

湯問伊尹曰壽可為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為弗欲則不可為也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民謂注四子書德論注湯之德及鳥獸矣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民謂注四子書德論注湯之德及鳥獸矣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民謂注四子書德論注湯之德及鳥獸矣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民謂注四子書德論注湯之德及鳥獸矣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民謂注四子書德論注湯之德及鳥獸矣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民謂注四子書德論注湯之德及鳥獸矣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民謂注四子書德論注湯之德及鳥獸矣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民謂注四子書德論注湯之德及鳥獸矣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民謂注四子書德論注湯之德及鳥獸矣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民謂注四子書德論注湯之德及鳥獸矣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民謂注四子書德論注湯之德及鳥獸矣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民謂注四子書德論注湯之德及鳥獸矣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民謂注四子書德論注湯之德及鳥獸矣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民謂注四子書德論注湯之德及鳥獸矣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民謂注四子書德論注湯之德及鳥獸矣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民謂注四子書德論注湯之德及鳥獸矣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民謂注四子書德論注湯之德及鳥獸矣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民謂注四子書德論注湯之德及鳥獸矣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民謂注四子書德論注湯之德及鳥獸矣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民謂注四子書德論注湯之德及鳥獸矣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民謂注四子書德論注湯之德及鳥獸矣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民謂注四子書德論注湯之德及鳥獸矣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民謂注四子書德論注湯之德及鳥獸矣

湯之德及鳥獸矣文選賢民謂注四子書德論注湯之德及鳥獸矣

七年成王杜檢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

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

不為兆人也長短經權誠篇魏志二注許之為周

不為兆人也長短經權誠篇魏志二注許之為周

不為兆人也長短經權誠篇魏志二注許之為周

不為兆人也長短經權誠篇魏志二注許之為周

不為兆人也長短經權誠篇魏志二注許之為周

不為兆人也長短經權誠篇魏志二注許之為周

不為兆人也長短經權誠篇魏志二注許之為周

不為兆人也長短經權誠篇魏志二注許之為周

不為兆人也長短經權誠篇魏志二注許之為周

不為兆人也長短經權誠篇魏志二注許之為周

不為兆人也長短經權誠篇魏志二注許之為周

不為兆人也長短經權誠篇魏志二注許之為周

不為兆人也長短經權誠篇魏志二注許之為周

不為兆人也長短經權誠篇魏志二注許之為周

不為兆人也長短經權誠篇魏志二注許之為周

不為兆人也長短經權誠篇魏志二注許之為周

不為兆人也長短經權誠篇魏志二注許之為周

不為兆人也長短經權誠篇魏志二注許之為周

不為兆人也長短經權誠篇魏志二注許之為周

不為兆人也長短經權誠篇魏志二注許之為周

不為兆人也長短經權誠篇魏志二注許之為周

不為兆人也長短經權誠篇魏志二注許之為周

不為兆人也長短經權誠篇魏志二注許之為周

夫堯舜所起至治也湯武所起至亂也問其成功孰

治則堯舜治問其孰難則湯武難也御覽七

人戴冠躡履舉堯非桀敬士侮慢故傲侮之舉毀知

非其取也御覽八十莊子大宗師篇云與其譽堯

若爾志而閉其非堯不御覽八十莊子大宗師篇云與其譽堯

昔夏桀之時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容臺振

而掩覆犬羣而入泉篋衝轍而席隄美人婢首墨面

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飛鳥毀翼走獸決蹄

山無峻幹澤無佳水御覽八十二路史發源六

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飛鳥毀翼走獸決蹄

山無峻幹澤無佳水御覽八十二路史發源六

山無峻幹澤無佳水御覽八十二路史發源六

山無峻幹澤無佳水御覽八十二路史發源六

山無峻幹澤無佳水御覽八十二路史發源六

山無峻幹澤無佳水御覽八十二路史發源六

山無峻幹澤無佳水御覽八十二路史發源六

山無峻幹澤無佳水御覽八十二路史發源六

山無峻幹澤無佳水御覽八十二路史發源六

山無峻幹澤無佳水御覽八十二路史發源六

山無峻幹澤無佳水御覽八十二路史發源六

山無峻幹澤無佳水御覽八十二路史發源六

山無峻幹澤無佳水御覽八十二路史發源六

山無峻幹澤無佳水御覽八十二路史發源六

山無峻幹澤無佳水御覽八十二路史發源六

山無峻幹澤無佳水御覽八十二路史發源六

孔子謂子夏曰商汝知君之為君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矣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

憂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蓋聖人五御覽三百八此亦不見孔子志又文字符言老子曰以數

人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何故也夫買馬不論足力而以白黑為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而

原以大小為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為儀則伊尹管仲不為臣矣顏聚五十三意林下

有醫者者秦之良醫也為宣王割瘡為惠王治痔皆愈張子之背腫命治之謂治曰背非吾背也任子

制焉治之遂愈詢誠善治疾也張子委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也必有所委制然後治矣原出均首即

我待民而治則馬有紫燕蘭池文通端白馬有秀驥蓬驪同上天中記五十五合伴馬有麒麟徑駿

夫馬者良工御之則和馴端正致遠矣僕人御之則馳奔驟車矣民者譬之馬也堯舜御之則天下端

正桀紂御之則天下奔於歷山驛驛七百四十六孫作逸誤奔於歷山孫作奔放良工孫作運孫任本改

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誠為轡以刑罰為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亂則賢不肯相去遠矣夫欲速遠者不知任其良欲速則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治民之王良也陳本書鈔四十三止刑

秦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教不至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焉二三子各據爾

官無使民困於刑繆公非樂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

以善刑也御覽六百卅六教不至三字據書鈔四

夫知眾類知我則知人矣天雨雪楚莊王披裘當戶

百姓賓客之無居宿絕一作權者賑之國人大悅求

悅尼而來遠遠菜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

先王豈無大鳥怪獸之物哉然而不私也文選西

徐偃王好怪深浸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者

多列於庭山海經

徐偃王有筋而無骨山海經十七注史記秦本紀

好酒忘身精師酒池相屬當謂樂射也

障賢者死精師

古有五王之相秦公牙吳班孫尤夫人冉贊公子糜

古者倭為規矩準繩使天下微焉御覽七百五十二

造治者蚩尤也御覽八百卅三

造車者奚仲也文選

昆吾作陶御覽八百卅三

師曠御覽三百八十五莊子應帝王釋文引師也

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鷺羽翼未

全一作而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志林

仲尼曰面貌不足觀也先祖天下不見稱也然而名

家有千金之玉而不知猶之賤也良工治之則富貴
一國身有至貴而不知猶之賤也聖人告之則貴故
天下御實四百七十二一本兩字下並有用字
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賤也良工治之則富貴
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謀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
子貢侍辭不辨幸我侍亡忽古令顏回侍節小物冉
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集聖賢集輔錄上
內篇問上云仲尼居處皆懷德不則季次原意
待氣德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下商侍德不盛行不
厚則與此異

賢者之於義曰貴乎義乎曰義是故堯以天下與舜
曰富乎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為寶曰生乎
不足以及易義句御覽四百廿一
義乎曰義是故堯以天下與舜
曰富乎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為寶曰生乎
不足以及易義句御覽四百廿一
義乎曰義是故堯以天下與舜
曰富乎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為寶曰生乎
不足以及易義句御覽四百廿一

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及勇此其所以
能攝三軍服猛獸故也御覽四百廿七
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史記孟賁傳
飛廉惡來力角犀兕勇搏熊羆也御覽三百八十六
田成子問勇顏歌聚之答也不敬田子之僕填劍曰
更言則生不更則死歌聚曰以死為有智今吾生是
也文有是吾所以懼汝而反以懼我御覽四百廿七
聖人畜仁而不主仁畜知而不主知畜勇而不主勇
昔齊桓公曾於魯君而獻地百里句踐曾於會稽而
身官之三年官一本作事按作官是也通語云與范
王歸之及外傳記地傳云去會稽入官於吳三年吳
夫入從道產女此學吳越春秋句踐入官於吳三年
句踐不官仁國不定趙襄子曾於智伯而以顏為
愧一作塊其卒桓公臣魯君句踐滅吳襄子以智伯
為戮此謂勇而能怯者也御覽四百廿七
湯復於湯邱文王幽於羑里武王駕於玉門越王役
於會稽秦穆公敗於殺塞齊桓公遇賊晉文公出走
故三王資於辱而五伯得於困也御覽四百八十六

尸子

尸子

尸子

尸子

也便宿城... 為令尹而不喜退耕而不愛此孫叔敖之德也... 惡其名也... 孔子至於勝母... 曾子每讀喪禮... 孝已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魯人有孝者三為母北魯人稱之彼其關則害親不... 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弗射是不行吾聞也遂射之... 荆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生得之養由基... 駟馬其為荆王使於巴見擔說者問之是以何日所

以飲人也於是請買之金不足又益之車馬已得之... 楚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般曰聞子為階將以攻... 宋宋何罪之有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胡不已也公... 輪般曰不可吾既以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 王公輪般曰諾墨子曰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 軒隣有微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 之舍其梁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 此為竊疾耳... 地方五百里此猶文野之與敵輿也刑有雲夢犀兕... 麋鹿盈溢江漢之魚鼈龍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 免鮒魚者也猶梁肉之與糟糠也刑有長松文梓榿... 枿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 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墨子曰下注云戶子及般般為宋之階階成將以攻... 宋墨子請魯為十金曰吾固不殺也宋人墨子再拜... 略同請公桑落... 齊有田果者命狗曰富命子為樂將欲祭也狗入室... 果呼之曰富出巫曰不祥也家果大禍長子死哭曰... 樂乎而不似悲也... 為富命其子為樂方將祭狗入室此之曰富出... 狗子不解家果有禍全緣此死哭之曰樂乎而不自悲也... 今人表中有下田果其不亦云當別是一人... 宋人有公飲皮者適市反呼曰公飲皮屠者遺收其... 皮百廿八... 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嘗則牛也寧服... 輓以耕於野不忍被縶入廟而為犧... 其子見夫饑牛平衣以文縶食以錦菽及其率而... 楚狂接輿耕於方城... 水經注卅一

隱者西鄉... 北門子曰... 孔子曰... 孫本為之作... 尺所以求而... 求直也... 聖人稱福則... 君子量才而... 能官者必稱... 守道固窮則... 卑精來盜榮... 言美則譽美... 名者譽也... 將有隨之... 夫龍門魚之... 也... 厚積不登高... 陰室高則... 鬼神... 天神曰靈地... 死人為歸人... 老萊子曰... 其生也存其... 隱者西鄉... 北門子曰... 孔子曰... 孫本為之作... 尺所以求而... 求直也... 聖人稱福則... 君子量才而... 能官者必稱... 守道固窮則... 卑精來盜榮... 言美則譽美... 名者譽也... 將有隨之... 夫龍門魚之... 也... 厚積不登高... 陰室高則... 鬼神... 天神曰靈地... 死人為歸人... 老萊子曰... 其生也存其

人生也亦少矣而歲往之亦速矣文選古詩十九首注

先王之祠禮也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

祀士祭其親也禮記曲禮下云天子祭山川祭五祀

四方祭山川祭五祀禮記曲禮下云天子祭山川祭五祀

歲偏大夫祭五祀禮記曲禮下云天子祭山川祭五祀

諸侯祭山川祭五祀禮記曲禮下云天子祭山川祭五祀

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

則樂其意變其聲亦變意誠感之達於金石而況於

人乎御覽五百七十五書鈔一百八引作尹文子

夫瑟二十五絃其僕人鼓之則為笑賢者以其義鼓

之欲樂則樂欲悲則悲雖有暴君為之立變御覽五百

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

聽也文選七命注又漢書

商容觀舞墨子吹笙墨子非樂而於樂有是也御覽

因善鈔一百十任本有作德韓詩外傳二云

於太行呂氏春秋貴因篇云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

因也高誘注墨子所欲也淮南子說山訓云為墨而朝

吹等高誘注墨子所欲也淮南子說山訓云為墨而朝

非也

勝俞兒和之以豈桂為人主上食釋文引崔寔

鴻鵠在上杆弓發弩以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日不

知也非二五之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之也長短經昏

類聚七十四御覽三百四十七並作問二五弗知發

作解也揚升庵外集四十八發作問二五弗知發

以矣道則不知也非矣道則不知也非矣道則不知也

文軒六駢題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亡則七者不

成也類聚七十一御覽七百七十三文選七

不可以驅馳淮南子繆稱謂云終年無三寸之鍵

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鍵說文云輪鍵也鍵能轉

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御覽七百六十三說苑

利錐不如方鑿御覽七百六十三說苑

水試斷鴈雁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劍也類聚六十

昆吾之劍可以切玉列子湯問篇釋文山海經中

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取玉

甚難越三江五湖至崑崙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

往十人至中國覆十萬之師解三千之圍意林八百五

玉淵之中驪龍蟠焉領下有珠也莊子列禦寇篇云

程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獬列子天瑞

見驥一毛不知其狀見畫一色不知其美意林

屠者割肉則知牛長少弓人務筋則知牛長少離人

我骨則知牛長少各有辨焉意林八百八十一

使牛捕鼠不如貓狂之捷御覽九百二十二

大牛為犍說文云牛子

五尺大犬為獬顏氏家訓書證篇

養生論犬五尺為獬以意改

羊不任駕鹽車核不可為楸棟御覽九百

戰如鬪雞勝者先鳴御覽九百十八

揚州之雞裸毛御覽九百十八

雞司夜狸執日燭人此皆不合自全意林

卵生曰豚胎生曰乳與核古字通

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御覽九百五十二

木之精氣為必方類聚八百八十八

調云木生畢方高誘注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

海經西山經云畢方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

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其鳴曰鳴也見於山

方狀如鳥一足其名曰畢方其鳴曰鳴也見於山

注東京賦云畢方之鳥一足其名曰畢方其鳴曰鳴也

木食之人多為仁者名為若木山海經注二

春秋桓公五年初獻六羽穀梁傳云初始也穀梁子

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

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

六羽始僭樂矣范甯集解云言時諸侯僭用八

春秋桓公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穀梁傳

云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抗諸侯之禮而來

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

病病也見尸子

春秋隱公五年初獻六羽穀梁傳云初始也穀梁子

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

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

六羽始僭樂矣范甯集解云言時諸侯僭用八

春秋桓公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穀梁傳

云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抗諸侯之禮而來

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

病病也見尸子

春秋隱公五年初獻六羽穀梁傳云初始也穀梁子

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

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

六羽始僭樂矣范甯集解云言時諸侯僭用八

春秋桓公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穀梁傳

云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抗諸侯之禮而來

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

病病也見尸子

春秋隱公五年初獻六羽穀梁傳云初始也穀梁子

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

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

六羽始僭樂矣范甯集解云言時諸侯僭用八

春秋桓公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穀梁傳

之子以丙為失正矣丙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范實集解云碑伯使制之命則曹伯不勝非禮之愆世子無荷從之節錄則文義不明故錄其全文載於卷末

尸子卷下終

尸子存疑

蕭山汪繼培輯

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文選疏

按此見尹文子

深根固蒂類聚八

按類聚有兩刻八十八卷一本引尸子曰木之精氣曰必方又曰深根固蒂一本此句別為一條稱

聲子曰在謝承後漢書之後按老子德經云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聲

子蓋老子之謬聲俗作聲與老字字形相近又脫壞為尸也

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書鈔

按此見尹文子書鈔一百廿九一百四十三並引作尹文子

黃帝時公玉帶造合宮明堂見尸子元和姓纂十

按史記封禪書云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處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云云於是上

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帶即漢武帝時人也而雲笈七籤一百載真宗軒轅紀云濟南人公玉

帶上黃帝明堂圖有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此樓之始也帝依圖制之曰合宮可以觀其行也見口

子乃立明堂之議以觀於賢也本管斯為巨謬矣

穀梁淑字元始魯人傳春秋十五卷姓纂十氏族

按穀梁傳引尸子語當在其後尸子未必見穀梁

傳也且其文亦不類尸子

申徒狄夏賢也湯以天下讓狄以不義聞已自投於

河姓纂

按通志氏族畧引風俗通云申徒氏隨音改為申屠氏申徒狄夏賢人也湯以天下授之恥以不義

自投於河尸子存疑

聞已自投於河姓纂蓋亦用風俗通其云尸子者即屠氏二字之駁文也荀子不苟篇云負石而赴

河是行之難者也而申徒狄能之說苑說盡篇述荀子語作申屠

秋莊子外物篇云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踰於窾水諸

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陪河是狄生於夏末聞湯讓務光而死非身讓天下也盜跖篇則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所食淮南子

說山訓高誘注云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見紂亂故自沈於淵漢書鄒陽傳顏師古注引服虔注亦

云殷之末世介士也史記索隱引韋昭說又云六國時人韓詩外傳一稱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

河槿嘉聞而止之狄引鬪龍逢王子比干子胥泄冶以自況新序節士篇同則狄當為周末世人

野鴨為鳧家鴨為鶩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詩類本草十九陳藏

按禮記曲禮下庶人之犖匹孔疏云匹鶩也野鴨曰鳧家鴨曰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而已故鄭注宗伯云鶩取其不飛遷爾雅釋鳥云舒鳧鶩舍人及李巡云鳧野鴨名鶩家鴨名然則鳧鶩云云乃孔冲遠之說也

海木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事類賦

按類聚八御覽卅六帖六並引作莊子此莊子逸文也又見初學記六下句作流相薄即為之地

楚人賣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檳薰以桂椒綴以玫瑰

句作薰桂椒之檳綴以珠玉飾以玫瑰太平御覽

八百三引韓子正與此同御覽此條與尸子水圖折者有珠相接吳氏遂誤為尸子

水有四德沐浴羣生通流萬物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勇也導江疏河惡盈流謙知也事類賦水賦注

按御覽五十八引顧子曰子與子華遊東池子華曰水有四德云云接尸子凡水其方折者有玉條後吳氏所見本或有脫壞故誤採之任本於方折有玉之下蓋亦仍御覽誤本也又見御覽六十七類聚九

漁之為事也有鈞網罟笮罾罾單浮網罾笮罾梁罾算籩錡之類事類賦前集卅七

按初學記廿二云按尸子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其後堯使人水處者漁又舜漁於雷澤蓋因修其法也原註文子曰堯使人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處其城城至其人尚書大傳曰舜漁漁之為事也云云各以用之得魚一雷澤之中

也其後以下皆徐氏類舉漁事非尸子本文孫本亦誤採其後三句

禹理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中廣博物志十四

梁氏玉繩云水經注五河水有此條不云是尸子按水經注本尚書中候見御覽八十二

雁銜蘆而捍網牛結陣以御虎廣博物志十四

按抱朴子詰鮑篇云蜂螫挾毒以衛身智禽銜蘆以扞網雖曲其穴以避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御虎豹之暴文選鶴鶴賦注引云智禽銜蘆以避網

水牛結陣以御虎御覽八百九十九引同此蓋誤抱朴子為尸子淮南子修務訓云雁銜蘆而捍網以避網

急土升庵外集三東北威州按隱士見列子天瑞篇

法螺蚌而閉戶升庵外集八

按外集又引文子法蠡蠅而閉戶以證鋪首語與此同然文子今本亦不載

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升庵外集廿二

按此見韓非子難一及難勢鴻飛天首高遠難明楚人以爲鳧越人以爲乙鴻常一爾升庵外集五十九

按九十七又引作張融語見南齊書顧歡傳禹有進善之鼓備訊喚也升庵外集六十四

按管子桓公問云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喚虞舜灰於常羊什器於壽邱就時於夏未嘗暫息頓邱買貨於是販於頓邱傳虛賣賤於是債於傳虛以均救之釋史

按此見路史後紀十二不云出尸子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泣盡繼以血其鄰窺牆問曰何故悲哭答曰吾國且亡吾聞病之將死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不用是知將亡本任

按御覽四百八十八引此作說苑與今權謀篇小異四百五十引與今本同

兩智不能相救兩貴不能相臨兩辨不能相屈力均勢敵故也御覽

按御覽四百卅二引作尹子乃尹文子佚文見意林

殷紂爲肉圃惠本孫本按御覽八百六十三引作公孫尼子初學記廿六

帝範閱武篇句踐賦蛙卒成帝業注云尸子作式

按尹文子云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

蛙而賦之此尸子乃尹子之誤韓非子內儲說上賦作式

尸子存疑終

尸子集本敘

尸子著書於周末凡二十篇藝文志列之雜家後上九篇魏黃初中續之至南宋而全書散佚章孝廉宗源刺取書傳輯成此帙寄予補訂為二卷可以見古諸子固學相非皆於私故其為書雖陳道德仁義之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卒謂之雜家班固言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備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道之無不貫此其所長是也然尸子為商君謀畫商君法家行變古之政亦以見尸子之學不盡純夫儒家通天地人法陰陽五行守五帝三王之道固已兼諸子所貴矣道家清虛卑弱得儒之智法家信賞必罰得儒之義名家名正言順得儒之禮墨家貴儉兼愛得儒之仁儒者因諸子之長權時可行馭之以信猶土王四季五經配五常謂之五學猶五行更用事傳曰致中和又曰中庸不可能學至儒家止矣而尸子以為孔子貴公與諸子並論不亦失言乎弟其書出周秦之間雖全書已亡遺文佚說時足証左經傳其引爾雅天帝后皇之屬十有餘名可証叔孫通梁文增補之詰其仁義篇以青陽朱明白藏元英為玉燭之名以發生長歲方盛安靜為風名四時和而下多正光照三字甘雨時降萬物以嘉下多高者不少下者不多八字義俱長於爾雅蓋玉燭言四時日光承風言四時祥風醴泉言甘雨也引舜云從道吉凶如景如響可証偽尚書以為萬言之誤引孔子曰誦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多為也可証孟子辨枉尺直尋之有本云八極之內有君長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故曰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昂即廣雅所云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可証山海經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為據禹所治之地而言又為有君長之處若神農唐帝所治不止此及詩含神霧所載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

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億五萬里甄曜度所載四海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萬里合之山海經帝命暨亥大章推步東西極之算與此殊異者不止據有君長之處言之也云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開元占經地占引諸書說地名體之屬最備獨缺此語可增其義云馬有麒麟徑駢可証郊天麟皮鼓文見孔融之非麋鳳之譽云春華秋英其名曰桂此華為葉之榮華可証王維詩春山桂華之語傳云博學而識之知之次也又云不賢者識其小者尸子雖雜家之學既與經傳相發明好古者何得不見其書比之鄭康成用緯注經為其多古說且不背先王之法言不猶愈於誦佛書編釋官者乎嘉慶四年太歲己未斗昏建亥之月孫星衍撰

尸子刊於嘉慶四年其板後歸家郎中馮翼所越數年莊進士述祖以惠氏棟輯本見論許民部宗彥又得魏徵羣書治要中於日本市舶因錄勸學等十三篇寄余及余閱書傳亦頗有舊編遺漏者因屬洪明經順燾重編為二卷再刊於濟南仍用前序附識其畧於卷末丙寅在五月廿九日星衍記

光緒歲在開逢涪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盧家塾

尸子考證

漢書藝文志雜家尸子二十篇名倭魯人秦相商君師之徒死倭逃入蜀師古曰倭音絞漢古今人表尸子品列中與北宮子魯子公扈子捷子印田衍駢相次史記孟荀列傳集解顧案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按尸子書魯人也名倭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明未嘗不與倭現也商君被刑後恐並誅乃以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韓蜀蒙隱曰尸子名倭音股魯人專具別錄後漢書呂強傳注尸子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阿書經籍志雜家類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染十九卷秦相衛鞅上客尸倭撰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馬總意林尸子二十卷舊唐書經籍志雜家類尸子二十卷新唐書藝文志雜家類尸子二十卷通志藝文志雜家尸子二十卷

宗源類啟上淵如大兄閣下別後相念之深燕江淼淼郵報甚
 遲於秋初始聞閣下觀察東魯不勝悅慰巡署政務在坐鎮雅
 俗非比郡縣之勞形索頤而康奉所入信從於部曹想公餘讀
 書定更著述等身矣所有尸子逸篇宗源行僕中揣來本欲更
 間編次以消永日奈諸子彙函中二篇少自總未抄寄茲於中
 秋由池陽而北至臺州假館何同年天衡家始得獲函閱之此
 書乃歸氏有光所輯內尸子有正楚師君治二篇明人著述多
 不足焉而惟此二篇卻微君師以為非偽今以鄙所接拾之本
 與相參校其語並見於太平御覽諸書則信其無偽矣但止楚
 師篇與戰國策大同或係因策襲取尸子特歸氏輯錄時亦甚
 疏漏如舍其梁肉而厭糟糠二語竟致脫落其下仍有此猶菜
 肉之與糟糠句以致文法不脛至君治篇中楚人教漁句下節
 去其後竟使人水處者漁舜漁雷澤諸語鱗鱗之穴亦滿焉句
 下節去由此觀之禹湯之功不足言也三語已梁未豎句下節
 去河出於孟門上諸語天下從而賢之句下節去好學也三字
 奮習而不至智句下節去齊桓齊於魯諸語且如亮立講夢之
 木進善之旌舜重賈歷不生毛諸事當是君治篇中語而不
 著於篇是知彙函所載亦非全篇僅其語尚非偽為耳惟水有
 四德一事祇見吳淑事類賦注汝乃宋人尚可依稀然彙函增
 出顧夷子與子華子之名按隋經籍志備家有顧子十卷晉揚
 州主簿顧夷撰考書有顧夷列傳是夷為晉人無疑何以戰
 國尸依而述其語且與周子華子問答也憶御覽中載此語乃
 顧子之書館中無御覽而宗源所輯顧子逸篇留在京邸無從
 考核又止楚師君治二篇名恐亦非其舊如燭於玉燭三語據
 爾雅疏見於仁意篇何為復見於君治篇蓋以爾雅三篇各列
 前次列此二篇他書所引與彙函同者即注於其下以証其非
 偽其彙函所未見者無篇目可歸即以引書之先後為次第雖
 其文義有可增入君治篇者而不以應增入所以示信也惟說
 六畜篇文送注所引五尺大犬為獯其語確與爾雅注所引同
 類故增附之至香書五行志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此語之附即
 不能信其必然惟閣下鑒定之至如子貢衛之鄙人子路十之
 野人二語自是相連故下曰孔子教之皆為賢士也史記集解
 專引子路一句文送注則引子路三句而下文仍曰皆為賢士
 不節去皆字則失檢矣送注引書此類甚多蓋務博而不能不
 有疏也唐馬總意林中亦載尸子數十事情此書未經帶來無

且高似孫子畧中以及胡應麟少室山房文集當亦論及尸子
 今二書亦未見何能待備書籍而始編也今將輯本封寄呈閱
 如尊處有意林可即補入以便發刊或先刻此後後得意林時
 再將意林附刻於後亦無不可耳盧谷在臨清咫尺蔡廢定必
 時相聚晤快談暢論宜多樂趣閣下此番外任行見絕跡秋帆
 制軍廣開東閣延攬名士藝林又多一投身之所矣宗源雖未
 能來濟然相隔尚不甚遠亦可作閣下幕外之賓倘續集之書
 可即遣役送毫代為効力家貧親老舌耕為活兼無揣摩制藝
 之擾正可遂情古籍祇要多得錢耳閣下前函許五百金今何
 氏館修已得其三餘則望閣下之踐約耳又按諸子彙函所引
 止楚師篇其注文與鮑彪國策同而小為刪節則此注當係歸
 氏襲用鮑氏至君治篇注則不知其所出矣然廣韻卷三引仍
 猶病也句又似尸使本自有注公輸般為楚設機御覽作為繁
 天之階其語較國策尤新故正文可知非偽注文雖難盡信亦
 與義無傷似可存之而凡例中必須書明使閱者無疑否則高
 軾上客何以用司馬貞索隱為注也又彙函所列諸子之名多
 係因文中有其名遂即編為書名以畫一其體裝飾可觀故老
 莊者列外如屈原稱玉虛子宋玉對楚子問稱宋玉子張景陽
 七命即稱鏡機子此類皆本無此書名而歸氏強名之此明人
 之習氣也惟此尸子二篇文中無尸使而歸氏編入則非其體
 為況又有御覽諸書相証故微君師以為可信特君治篇前後
 次序悉亦係抄撮諸書以應次第耳若其與國策相似則新語
 淮南說莊家語等皆有相同不能定為錢取也閣下鑑古最精
 倘此書序文按就新先錄不一讀必當有妙論矣揣此佈候起
 程便中祈惠德音即由官封寄至尋牧李君處轉交甚妥也何
 同年亦屬致候不一宗源頓啟九月二十五日臺州北關淨化
 街文昌巷何氏館中寫送書人乃何氏家人有事進京候其回
 南可付音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慎子一卷。周慎到撰。到趙人。中興書目作滎陽人。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慎到趙人。見於史記。滎陽在今滎州。吳時始置縣。與趙南北了不相涉。則稱滎陽者非矣。明人刻本又云。到一名廣。案陸德明莊子釋文。田駢下注曰。慎子。云名廣。然則駢一名廣。非到一名廣。尤舛誤也。慎子之學。觀莊周天下篇所稱。近乎釋氏。然漢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為刑名。此其轉關。所以申韓多稱之也。詳見漢書諸文志其書漢志作四十二篇。唐志作十卷。崇文總目作三十七篇。書錄解題。則稱麻沙刻本凡五篇。已非全書。此本雖亦分五篇。而文多刪削。又非陳振孫之所見。蓋明人摭拾殘剩。重為編次。如云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二句。前後兩見。知為雜錄而成。失除重複矣。

慎子 四庫提要

慎到撰
錢熙祚校

慎子

威德

周慎到撰 清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天有明。不愛人之暗也。○原刻脫也。字依治要補。下同。地有財。不愛人之貧也。聖人有德。不愛人之危也。○原刻脫也。字依治要補。天雖不愛人之暗。聖人雖不愛人之貧。地雖不愛人之危。聖人雖不愛人之危。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愛人之貧。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愛人之危。則聖人無事也。故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愛人之危。則聖人無事也。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己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原刻脫也。字依治要補。非取之也。○原刻脫也。字依治要補。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己也。則聖人無事矣。○原刻脫也。字依治要補。毛嬙西施。○文選註。女嬃。西施。字依治要補。則見者皆走。易之以元纒。則行者○御覽三百八十一引作纒。又續策十八伏上多纒子。

慎子

皆止。由是觀之。則元緇色之助也。校者辭之則色厭矣。走背跋踰窮谷野走十里。藥也。走背辭藥則足廢。若足者。上無漢質。下無漢財。

故騰蛇遊鶩。飛龍乘雲。雲龍騰騰。引作散後漢書與書傳注。引作。與蛇同。則失其所乘也。故質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肯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使其鄰家。此句不能使家化。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矣。故無名而斷者。權重也。尊弱而增高者。乘於風也。

○二句又見得鈔百二十五。御覽三百四十八。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自騰蛇遊鶩至此。又見韓非子難勢篇。又多與。古十五御覽三百四十八。人引書每不附所字句既於大義無關可略不論。故舉重越高者。不慢於藥。亦赤子者。不慢於保。絕險歷遠者。不慢於御。○二句又見意林。此得助則成。釋助則廢矣。夫三五伯之德。參於天地。通於鬼神。周於生物者。其得助博也。○按自毛鷲而至此。凡一百四十五字。原刻並脫。依治要補。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事省則易勝。○原刻脫此句。士不兼官則職寡。職寡則易守。○原刻脫此句。故士位

可世。工事可常。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御覽七百五十二。言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繇。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匿。道理匿則賢智。賢智則國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矣。○自道理匿則賢智至此。此句心字。止凡二十一字。原刻並脫。依治要補。古者立天子而貴之者。○原刻脫之字。依治要補。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長也。○原刻長上有官字。依治要補。與御覽六百六十六。引此文。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治要以此。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為均也。○御覽四百二十九。引此文。非下有已字。古已與以通。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願望也。○治要願作德。與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此文。故著龜所以立公議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審也。法備禮籍。所以立公議也。凡立公。所以乘私也。○自故著龜至此。凡百二十九。引此文。明君勤事分功。必由懸。○原刻脫必字。依治要補。下二句同。又治要懸作惠。定賞分財。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禮。故欲不得干時。愛不得犯法。貴不得濫親。○治要。祿不得踰位。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

○原刻脫此句。士位

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不足也。○原刻必執於方。以求於人。故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不擇其下。則易為下矣。○原刻易

民難處而各有所能。所不能者。不同。○原刻所能二字。不重。依治要補。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

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能去取焉。○原刻去取二字。是故不設一方。以

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不足也。○原刻必執於方。以求於人。故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不擇其下。則易為下矣。○原刻易

易為下。則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原刻脫此句。莫。多下之謂太上。君臣之道。臣事君。○原刻作有事。依治要

事。而君無事。○原刻此下有。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故事無不治。○

刻脫故字。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為善以先下。○原刻務作。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君

人者。好為善以先下。則下不敢與君爭為善以先君矣。○原刻脫為。皆私其所知。以自覆掩。○原刻私作掩。又脫

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賢於衆也。以未最賢。而欲以善盡被下。○原刻欲下脫。則不

瞻矣。○原刻則下有。下字。依治要補。若使君之智最賢。○原刻脫使。以一君而盡瞻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反於不

瞻之道也。○原刻於下有。人字。依治。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

矣。人君苟任臣而勿自躬。則臣皆事其事。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也。

知忠。此篇原刻全。脫。依治要補。

亂世之中。亡國之臣。非獨無忠也。治國之中。顯君之臣。非獨能盡忠也。治國之人。忠不偏於其君。亂世

之人道不偏於其臣。然而治亂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絕世。而君未得寧其上。無過比干。子胥之忠。而毀瘁。注君於閹墨之中。遂染濁滅名而死。由是觀之。忠未足以救亂世。而適足以重非。何以識其然也。曰。父有良子。而舜放替。豈有忠臣。而過益天下。然則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原作慈。依意。林引此文改。而忠臣不生聖君之下。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過職。而職不得過官。是以過修於身。而下不敢以善駢於守職之吏。人務其治。而莫敢淫儉其事。官正以敬其業。和順以事其上。○更原作吏。又於和字下。復衍吏人。至正以凡十五字。今依文義刪正。如此則至治已亡國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將治亂在乎賢使任職。而不在於忠也。故智盈天下。澤及其君。忠盈天下。害及其國。故桀之所以亡。堯不能以為存。然而堯有不勝之善。而桀有運非之名。則得人與失人也。故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也。粹白之裘。○粹原作狐。依。林引此文改。蓋非一狐之皮也。○意林皮九並作皮與治要各。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按此六句。又見文選。盧子顯答魏子佛詩注。四子講德論注。

德立

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原刻脫者字。治要下三句並同。立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原刻脫者字。治要下三句並同。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則動。動則爭。爭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不亂者。君在也。特君而不亂矣。失君必亂。○原刻必作則。又脫。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家不亂者。父在也。特父而不亂矣。失父必亂。○原刻必作則。又脫。而字並依治要補正。要補正。又治要三父子並作親。臣疑其君。無不危之國。○原刻脫其字。又君下有而字。並依治要刪補下二句。此。尊疑其宗。無不危之家。

君人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矣。○原刻脫矣。字依治要補。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原刻脫而。字依治要補。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鈞。○原刻脫兩者。非以鈞策為過於人智也。○原刻鈞策二字。例。又說也。字。並依治要補正。長短輕重。引作非以鈞策為過人之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非躬。則事斷於法矣。○原刻脫矣。字依治要補。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賞罰。而無望於君也。○

對脫兩其字。及也。○長短輕重。引作字。並依治要補。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則怨不生而上下和也。

君臣。此皆原刻全。脫依治要補。

為人君者。不多聽。據法倚數。以觀得失。無法之言。不聽於耳。無法之勞。不圖於功。○二句。又見文選。長楊賦注。無勞之親。不任於官。官不私親。法不違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

慎子逸文

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六帖十一。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句亦見。六帖十一。秦越。遠途也。安坐而至者。越也。御覽七百。

厝鈞石。使禹察錙銖之重。則不識也。懸於權衡。則毫髮之不可差。則不待禹之智。中人之知。莫不足以識之矣。○御覽八百三。十又意林節引。

諺云。不聽不明。不能為王。不聾不聾。不能為公。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意林御覽。四百九十六。

禮也。○類聚三十八。御覽五百二十三。

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議。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

於法。是國之大道也。○類聚五十四，御覽六百三十八。

河之下龍門。○寰宇記四十，六河下有水字，其流駛如竹箭，騶馬追弗能及，記亦有之字，御覽四十。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意林，御覽四百二十九。

有虞之誅，以轅巾當墨。○書鈔四十四，引作重履當墨。以草纒當劓，以艾繩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肢體，斃其肌膚，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當世用刑，而民不從。○御覽六百四十五。

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幸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御覽七百六十六。

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視也。○文選，漢張衡傳，擗荆州，注類聚十七。

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為天子，而退為匹夫。○類聚二十一，御覽六百六十六。

折券契，屬符節，賢不肯用之。○御覽四百三十，抄本書鈔百四云，折券契，賢不肯用之，言日之物，以此得而不配于信也，按文有脫，不可讀。

魯莊公鑄大鐘，曹剌入見，曰：今國偏小而鐘大，君何不闕之。○初學記，十六，御覽五百七十五。

公輸子巧用材也，不能以擅為器。○御覽五百七十六。

孔子曰：邱少而好學，晚而聞道，以此博矣。○御覽六百七十七。

孔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賞且罰，罰禁也，賞使也。○御覽六百七十八。

燕鼎之重乎千鈞，乘於吳舟，則可以濟，所託者浮道也。○御覽六百七十九。

君臣之間，猶權衡也，權左輕則右重，右重則左輕，輕重迭相，天地之理也。○御覽六百八十。

飲過度者生水，食過度者生食。○御覽六百八十九。

故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類聚五十四。

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為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免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後漢書，張衡傳，又意林及御覽九百七，並節引。按呂氏春秋慎勢，引慎子云：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為且顧力而況來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免也，分已定矣，人雖鄙不爭，豈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

匠人知為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淮南子，道原，御覽六百四十五。

勁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荀子，非十二子，御覽六百四十五。

弄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荀子，王制，御覽六百四十五。

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荀子，解蔽，御覽六百四十五。

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意林，又御覽五百五十一，引作匠人成棺，而無憎於人，利在人死也。

獸伏就穢。○文選，謝靈運，賦，御覽六百四十五。

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異其內。○文選，沈休文，遊沈道士館詩，注，御覽六百四十五。

夫道所以使賢，無奈何也，所以使智，無奈何也，若此，則謂之道勝矣。○文選，張華，論衡，御覽六百四十五。

道勝則名不彰。○文選，張華，論衡，御覽六百四十五。

趨事之有司，賤也。○文選，謝靈運，賦，御覽六百四十五。

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文選，謝靈運，賦，御覽六百四十五。

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文選，吳季重，答魏太子書，注，御覽六百四十五。

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接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文選，東方朔，答客難，注，御覽六百四十五。

樂之勝寡必也。○文選夏族

常侍註

時往志也。昔往語也。春秋往事也。○意林又經義考引此文云。至於易則

吾心陰陽消息之理備形未見所出當考

南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意

林

家富則疎族聚。家貧則兄弟離。非不相愛。利不足相容也。○意

林

敵甲之國。必有兵遁。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不由忿起。○意

林

若頤在危轍之前。○高書

序疏

爲憂者。患塗之泥也。○書

獲疏

晝無事者。夜不夢。○意

獲疏

田駢名。○莊子天

下篇釋文

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開龍逢。王子比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衆也。堯舜之有天下也。

○長短經

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衆也。○長短經

勢運篇注

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申生孝而不能安。晉是皆有

○按職國

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按職國

策有此文

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君而無易民。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跖跖之民以亂也。民之治

○按職國

亂在於上。國之安危在於政。

○按職國

夏桀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戒之哉。

○按職國

與天下於人食。取天下於人大德也。潔潔者以爲汚。而湯武無愧容。

○按職國

惟其義也。

○按職國

日月爲天下眼目。人不知德。山川爲天下衣食。人不能成。○御覽三。以此四句

爲任子文感作

句文

見御覽四百三十七及四百九十九。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二句。又見意林及

御覽八百四十九

先王之訓也。故常欲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耕。分諸

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可知也。欲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

其不能煖可知也。故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究其旨。上說于公大人。次匹夫徒

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雖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

○按題子

有此文

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治水者。茨防決塞。九州四海。○按釋史引此四

字作維在災狀

相似如一

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自治水者以下。又見列子湯問篇

注九州四海作維在災狀與釋史合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

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人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

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實在

乎己。而不在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欺。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弊於遠路。旌旗不亂

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豪傑不著名。於國書。不錄功於盤孟。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

○按題子

于有此文

久於安

能辭萬鐘之祿於朝。不能不拾一金於無人之地。能謹百節之禮於廟宇。不能不弛一容於獨居之餘。

蓋人情每狎於所私。故也。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也。而愚見於言。雖自

○按題子

有此文

謂智。人猶謂之愚。○按題子

有此文

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勳。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

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

○按題子

善爲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祿之意。而求義。則不

勞而化理成矣。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為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為不樂也。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勸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是以目觀玉帛琬象之狀。耳聽白雩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路。臨蟻旋之岸。不足以淆其知。夫如是。身可以殺。生可以無。仁可以成。

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故為鳥為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為之。則必墮必溺。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至。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

馬成王問管子曰。寡人聞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若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在乎。管子對曰。夫聖王在上位。天下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也。則民得盡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德化。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民得二生矣。聖人在上。則君積於仁。吏積於愛。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無天遏之誅。民則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痼疾。民得四生矣。○按買位新

管子跋
無痼疾。民得四生矣。○按買位新

史記稱慎到著十二論。徐廣註云。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按漢志本四十二篇。徐註一字誤也。通志藝文略。慎子舊有十卷。四十二篇。今亡九卷。三十七篇。是宋本已與今同。羣書治要。有慎子七篇。今所存五篇。具在。用以相校。知今本又經後人刪節。非其原書。今以治要為主。更據唐宋類書所引。隨文補正。其無篇名者。別附於後。雖不能復還舊觀。而古人所引。搜羅略備矣。舊本後有逸文。不知何人所輯。內有數條。云出文獻通考。今檢之不可得。且鄭漁仲所見。已止五篇。安得通考中。尚有逸文。尋其文句。蓋雜取管子。墨子。韓非子。戰國策諸書。以流傳既久。姑過而存之。己亥七月。錫之鏡照。謹識。



於陵子

陳仲子撰
胡震亨校

於陵子題辭

此前史藝文及崇文總目所無惟石廷尉熙明家藏有之文原偶從道流獲此而中缺十有六字因急錄一過藏之篋中以當木難火浣西蜀

鄧文原書

余同縣王復元初嘗為羽流能書尤長于鑒別古法書名畫戊戌秋日忽持行草一卷示余曰此元學士鄧文原手書於陵子也余讀之殊喜為留一宿飛笺錄之燭不知三四跋也時開之馮先生方謝大司成歸性好異書因別錄一編封寄後先生見余拙園談及是書以為此疑後人推子終意為之第造意道詞非唐宋間人所解而一叙又逼真更生矣豈千年斷簡別從金函石篋中出邪未幾鄧書為新安吳孝甫以名畫易去聞至今尚在真州邸中汝納與孝藪共謀付梓以公同好因識其所從來如此海鹽沈士芬識

人惟於陵子之目不見于漢隋藝文志謂必不

出仲子余生也後仲子千百年又烏能必其出於仲子第仲子齊人讀其書多齊語聊志一二以埃鑿家識別如人間篇兩京不下方言曰京大也齊楚之郊曰京先人篇威藐藐內譙其後人也曰譙讓也齊楚之間曰譙又震其腕曰齊之東北海岱之間曰旄大盜篇怒不何言曰凡哭極音絕齊宋之間謂之怒巷之人篇屬而墳然者曰青幽之間言土而且高大曰墳又無踊若擅而利足我餽口者曰齊衛之間謂寄食為餽觀此則又烏能必其不出仲子哉至若伊尹不免復辟之禍齊楚有重丘之役楚王聘之作相是皆與竹書紀年國策列女傳相表裏識者當更為辨之繡水沈士龍識

余讀趙岐孟子注不悉於陵所在即孫奕疏秘謂齊之別邑而已更檢尚書大傳云散宜生之於陵氏今淄之長山而漢志又有於陵欽是因地而受姓也於陵既以仲子所居見重後世慕之于是梁有庾於陵唐有楊於陵之稱而茲復有於陵子書雖其言未必皆出仲子要亦慕仲子者之言之也篇內文詞如麗神確礫沐生水泉茅芒無任雨雲壙者莫禦森森積壘拒門突微生烟及千乘僕心一筵駢夏之類皆晉宋間麗語豈即楊庚之流藉重而為之者乎海鹽胡震亨識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臣所校中書於陵子十五篇以校除雜亂三篇著定十二篇殺青書可繕寫臣按於陵子齊之廉士名子終世稱陳仲子是也仲子齊之世家兄戴為齊王卿士蓋祿萬鍾仲子以為不義而弗與共也齊王將使為大夫不受遂去齊居楚之於陵身織履妻辟纊以為衣食楚王聞其賢欲相之不許遂與其妻逃去為人灌園著書十二篇卒於楚臣觀周室衰微諸侯競為富彊貪穢相率章尚之風以故冉有為宰季氏富於周公至於戰國士適騰智竊賞自雄沈厥原始而廉風遂渺是以顏觸魯連之徒亂流而出龜勉行事輒已長傑當時况仲子適上遁民舍車而徒孺志潔身亡有疑貳者哉即其遠遠中庸取譏通人至讀其先人夢葵諸篇可謂仁歎幽昧足有嚴慕者詩云相在爾室上不愧于屋漏仲子有焉晚近王公不閑軌度貪侈轉相法則用澆元元傾世遐顧寧有其人為之綱紀故臣願陛下少加覽

於陵子十五篇以校除雜亂三篇著定十二篇殺青書可繕寫臣按於陵子齊之廉士名子終世稱陳仲子是也仲子齊之世家兄戴為齊王卿士蓋祿萬鍾仲子以為不義而弗與共也齊王將使為大夫不受遂去齊居楚之於陵身織履妻辟纊以為衣食楚王聞其賢欲相之不許遂與其妻逃去為人灌園著書十二篇卒於楚臣觀周室衰微諸侯競為富彊貪穢相率章尚之風以故冉有為宰季氏富於周公至於戰國士適騰智竊賞自雄沈厥原始而廉風遂渺是以顏觸魯連之徒亂流而出龜勉行事輒已長傑當時况仲子適上遁民舍車而徒孺志潔身亡有疑貳者哉即其遠遠中庸取譏通人至讀其先人夢葵諸篇可謂仁歎幽昧足有嚴慕者詩云相在爾室上不愧于屋漏仲子有焉晚近王公不閑軌度貪侈轉相法則用澆元元傾世遐顧寧有其人為之綱紀故臣願陛下少加覽

觀風諭臣工庶幾有益道教臣向謹第錄昧死

於陵子目錄

畏人

辭祿

人問

辯窮

夢蔡

未信

貧居

遺蓋

先人

大盜

巷之人

灌園

於陵子

齊陳仲子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於陵子畏人東田大夫曰仲尼亦有言羽毛弗

可與同羣今子畏我冠帶將疇與倫請殿其故

於陵子永息搗沫辟牖而言曰嘻乎夫噬螫螫

于賓俎血肉胎于晏笑凌秩而吳越趾趾者曉

且夜也彼沈世者昧欲反之顧復戚之可無畏

邪今大夫請其故畏莫畏乎大夫矣大夫曰奚

畏於陵子曰予觀大夫心山川乎戰予躋涉也

貌桎梏乎械予肢體也視鷹鷂乎不知其欲也

言風雲乎不知其變也夫如是奚不畏也大夫

曰亡行故醜於德然未嘗毀則公朝縣罪郊境

董以形焉則軒虞而下將滅景與非則人將畏

子矣於陵子曰柅哉言大夫也夫聖人弗以形

形以形而形者至今四海矣以是不形予于景

光不貌予于淵監者畏我也然猶未爾謂神君

混僕而辱予智謂自然靡筋而放予禮謂情素

澄塞亡使美利刺吾目駸譽亦吾舌由今且弗

謂我存懼未足不我畏也乃大夫徒知我之畏

人而未知我之畏我久矣

貧居

於陵子貧居而人莫能任焉淳于子問曰民之

生也樂貧賤乎樂富貴乎樂貧賤也則尹說不

必貴然贖不必富樂富貴也則匹夫非寧位蓬

疏非寧居子獨能久乎於陵子曰最昔之民相

與鈞天地之有夷生人之等休休與與亡校滿

損由夫伐氣者已崇沈欲者已聚而貧賤形矣今也衡子氣便不知勢位之榮也廉子欲恬恬不知金玉之利也忘得失之憂保性命之樂亦惡能舍此適彼哉淳子子曰子不觀一介之人遇淖履則踐見社主則拜釣一木也而人之恭侮若此何哉今天下恭富貴而侮貧賤者人入子盍擇所從去矣於陵子曰嘻夫淖履則踐侮淖履也社主則拜恭社主也木亦何榮辱與乎淳子于喑而出

辭祿

齊王將使於陵子為大夫於陵子辭曰君不聞艸之昌乎夫昌乎麗神確礫沐生水泉翩翩自適于幽巖之下嚮使置之以墳壤糞之以穢涓踰之以日光則且夕稿矣何者非其好也今臣之嘗逢胡而宜臣弊幣不壯大夫冕也臣之足辟跳而宜臣齷齪不稱大夫履也臣之體倚隅而宜臣絺褐臣之口恬澹而宜臣糟糠不任大夫服與食也凡今之貴為大夫者皆非臣之所宜則亦奚貴乎大夫矣且君之缺九臣之知識不出于一室之內猷為不越于一身之外上弦國缺七為之有不負天缺一亡功者哉亡功而祿是余豕也臣寧匹夫而藜藿不忍余豕而梁肉矣遂去齊之楚居于於陵

遺蓋

於陵子休于青丘之門去而遺其蓋天將雨識者獲而馳反之於陵子曰我固亡蓋子胡誣我蓋也識者曰何言乎誣先生蓋也適先

生遺之青丘之門天方雨不忍先生亡蓋用馳而反焉何言乎誣先生蓋也於陵子笑曰子隘矣夫帝唐一旦謝九五而天下不有也吾既遺之矣惡得有之以重于天下哉行遂不顧天大雨識者曰雨既降矣吾將與先生胥而庇之於陵子曰齊君與吾同姓不以賤而庇其貴齊卿與吾伯仲不以貧而庇其富今一雨之患不加于貧賤而半蓋之庇卒重于富貴非吾不庇于人之意也請子庇子之蓋我庇我之意而已

人問

齊楚有重丘之役人問于於陵子曰齊子差也楚子居也得失子具焉今二國構兵子將奚直於陵子曰古者公侯擅誅伐天子得按其臬而輕重之然殷湯殲葛桀未放也西伯戡黎紂未亡也彼所謂聖人者且首于而靡悔焉矧戾天子未有如今者乎昔者泰山與江漢爭王兩京不下泰山矢曰弗讓吾飄塵以貫彼溝澮且不為齊王江漢亦矢曰弗汜吾餘瀝以蕩彼培塿且不為楚雄于是有中州之螭將起而責其是非欲東之泰山會程三千餘歲欲南之江漢亦會程三千餘歲因自量其齒則不過且暮之間于是悲憤莫勝而枯于蓬蒿之上為螭蟻所笑也今天子且拱手不能按其輕重而一匹之夫非有萬乘之號誅賞之權輒欲起而議之則何以異于中州之螭為螭蟻所笑也

先人

國中大旱於陵子晨汲于東郭外十里而盡其

泉後者繹踵靡得咸貌貌內謙其後人也於陵子標踊而悲曰嗚呼天為之我為之邪我為之人為之邪且吾未嘗先天下事而貪而爭也則茲胡先乎人而貪乎飲爭乎汲乎豈貪乎我我沈乎爭乎非然者孰使我爭孰使我先孰使我貪喪吾貞廉人為之邪我為之也我為之邪天為之也于是取諸汲鈞其有震其麗裂其纒匍匐而還閉門哭泣三日絕飲以懲其先人也

辯窮

於陵子居于於陵茅芒亡任雨雪壅堵莫禦森暴信宿兼食寒身并服然未嘗輟琴歌之聲接予使楚過而聞之曰秩秩乎故人之聲也遂休轅而晉于蓬門之下莫信其冠履焉乃勞之曰子窮矣乎於陵子仰天大笑曰子窮矣接予曰謬談乎子之我窮也夫人貴為公卿與君王裹理千乘古為政令指為石畫小大粟良繡衣肉食美妻妾盛與馬親戚飽其餘糈里閤灼其煨燼勳名德譽班于鄰國匹夫至此庶幾乎達矣若子者志降于時言斥于眾身去父母之邦神死稿莽之下凍餒之色徵于四體委命溝壑展足可待此亦篤生人之辱極吾道之凶矣然不自窮而窮我亡亦謬乎於陵子曰夫良金百煉而不失其采美玉百涅而不渝其潔者此固不能以窮窮也曩吾與子寧茲否道辟時未流相與室其耳目忘其口體藏其心志三十年而窮亡乎我至今也今子一旦自守之真失而窮窮之勢利之壘聲貌衣食之圃矣既鬼乃真徒尸

乃躬芥芥于外歎歎于中是亡能乎窮而受窮
所窮受窮所窮而子窮矣

大盜

有淵人亡珠于市於陵子過之而疑焉遂聽直
于市長於陵子澤色亡與辯也市長校座起曰
此於陵先生也天下所共與廉者今子獨穢及
焉吾休女尸巷術矣於陵子于是漂涕交臆怒
不荷言市長曰夫貌不舉于知心神不抑于昧
已固真人不為世憾也今亡行亡敢謂知先生
而廉先生彼淵人不足謂昧先生而盜先生然
欣戚備施庸有以邪於陵子蹙然曰夫木不戒
乎斧斤而戒乎桁桷者為身害小而名害大也
今珠吾沒齒盜孰與廉吾百世盜邪蓋沒齒易
盡百世亡忘亡忘誠所悲也市長曰夫行由表
立名捷景赴廉美盜也於陵子曰子不聞赫胥
之上大道百行匹夫共而不有庖犧之下元風
夏德至人有而不矜迨夫五帝鑿民心心自私
于是盜德行于五品相委盜知術于蒙樸未開
公輸巧而眾人愚離朱明而天下瞽矣且其不
近盜之日月而久盜之天地久不已也則聲盜
之雷霆聲不已也則鬼盜之神明茲其情貌非
古今所謂大盜邪今天下不幸而旅去其廉獨
使大盜歸我我微肩矣須臾有拾遺者聞之以
其珠詣市長市長曰於陵先生方悲盜廉也請
子亡盜義我其敢盜能聽也哉

夢寐

於陵子過句氏之園而美其疏則夜夢拔葵而

於陵子

一五

亭諸明日於陵子遺之句氏履句氏曰小人貨
用者不敢先憐偶渥子由今度來之不一
往也於陵子罄之故句氏曰夫夢神駭也是以
善敗顛焉今予樊亡舉乎防寧恐以屢毒我取
也子指亡舉乎攘獨奈以屢毒而予也於陵子
曰俾神而駭也亡必商與相周與齒已爾不者
神非意乘乎意非我乘乎子固亡取安免我須
與蹠也句氏曰子不朕朕為蹠欲我昭昭為蹠
邪遂不取棄之通莊人聞二子之風三年不取
而萎焉

巷之人

於陵子新于野過巷之人耦負子塗罷思息焉
巷之人曰矚而墳然者小人之居也請得假力
乎否於陵子曰諾及門弛荷將趾繼焉觀縣踊
而止問曰奚縣此舉人之具也巷之人曰使楚
國靡廢法乎小人業為之靡廢步也於陵子曰
胡以爾也毋寧屨而業乎巷之人曰夫履指桐
而報淺亡踊若擅而報足我餽口者於陵子曰
殆夫子之業也將亡賊咎繇之意而亡楚國邪
夫楚歷先神而附有江漢者非得于全民首踵
而為之奔走哉今考而業也則是上尸虐主下
藏戮民虐主戮民湯武所為基也嚮能將不食
乎且而奪嚮能之食以餽其口盡楚國之足以
實子室蓋所夷隸矣幾何而不怒予亡舉使子
業弗售一人利也嗟乎予又安能于楚國之憲
以副子之欲哉遂舍薪而趨曰巷之人將刑我
矣

未信

於陵子之妻齊大夫之子也去華靡而降處饑
寒自首亡厭而心由未信于於陵子他日於陵
子不食且三易且積雪拒門突微生烟楚王使
使持黃金百鎰聘於陵子為相於陵子辭而謝
其使者因入占其妻曰楚王且相我今日匹夫
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于前可乎妻曰前夫子
不為齊大夫後夫子不為楚相此固妾厚信以
生平也事毋亦有非然者邪妾謂夫子織屨以
為食非與物亡治也左琴右書非與事亡接也
飲水嘯歌樂亦在其中矣何辱于楚相哉且結
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其不過
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懷楚國之憂可
乎竊恐亂世多害不保夫子朝夕也於陵子笑
曰子誠我妻也業已却之矣遂信其妻相與逃
去辟楚之重命

灌園

於陵子既辭楚相為人灌園有楚大夫過而識
於陵子于眾人曰先生不為千乘僕心乃為十
畝陳力毋亦辟信而就屈邪於陵子曰子徒知
信我之為信而不知信天之為信也夫伊尹之
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咸身都師保之隆家俸
王室之富名位亢盛矣然不免復辟之禍居東
之放則安在其信也以是知貴我者之賤而卑
寧不去也知敬我者之辱而禮寧不享也知戚
我者之疏而獨寧不羣也知察我者之損而晦
寧不章也明不燭其闇闇而信于蒙冥知不理

於陵子

一三

其焚焚而信于寂寞道不因其升沈而信于亡
往食力灌園之餘寓神冲虛之表一裘禦冬一
筭驅夏休息同乎禽鹿內微吾天息息然為伊
尹周公降氣也者而子顧屈我不亦惟乎

於陵子後序

於陵子一卷凡十二篇為言三千一百四十內
闕一十六字海鹽友人孝廉胡孝韓氏以授予
予悲夫於陵仲子之義也於是刻之夫仲子矯
者也矯非中也而何以傳成乎矯也曷成乎矯
仲子之避凡也非以辭富乎避楚相也非以辭
貴乎以為戰國之世托之乎行道以假富貴矣
故寧詘而身以祈廉毋寧詘而節以祈榮也仲
子之所以成乎矯也成乎矯故傳成其為矯故
傳而幾不絕也於陵子越今幾二千年矣諸家
經籍志中無有僅僅見石廷尉熙明家藏書目
中不亦遠乎昉於此而遺言乃出矯成而天定
也是蓋欲以苦節而砥斯世之桀驁也夫以廉
砥廉不至乎矧不止而矧中砥貪又易借之以
濟貪也若夫以不可即之廉而砥不可滿之壑
以極矯挽極溺庶乎已而蓬之心也夫於陵子
非礪頑砥醜之藥石哉大抵聖賢翼道過不及
均病故貪名而死首陽與貪利而死東陵一聞
也此子與氏之所以矧仲子也然君子扶世不
取鄉愿而採狂狷故宣尼獨賢安貧安貧之賢
巨擘之稱詞不同與而同乎其微矣孰謂矯不
可傳哉矯不可行哉
萬曆癸卯孟春穀旦海虞趙開美序

於陵子後序



四庫全書提要

驕冠子三卷... 漢書志載驕冠子一篇... 驕冠子者... 驕冠子者... 驕冠子者...

子冠驕

要提附

解佃陸

驕冠子序

韓子曰驕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過其時授其道而施於國...

三嗚呼可不慎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與旨亦每每而有也...

驕冠子

道家四解

博選第一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 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 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 所謂地者常弗不... 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

著希第二

道有稽以道德有據... 人主不聞要故而與運...

如在上也淮南子曰日月至未令而知其為未使而知其
 而樂鹿解月死而羸蚌雖未令而知其為未使而知其
 往上下不加務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使而不往禁而不
 止上下不接者其理無從相及也等不相當者人不應
 也陰陽不接者其理無從相及也等不相當者人不應
 上也符節亡此易曾可合也為而無害成而不敗一人
 唱而萬人和如體之從心此政之期也蓋母錦綸一在
 悉動者其要在也蓋無錦綸而轉輻俱動者其要在
 以錦綸曰素錦綸曰未見不得其謙而能除其疾也文
 武交用而不得事實者法令放而無以象之謂也此
 此言法令不行小人故為負護而無忌憚也雖然秦以
 苛察州高其弊徒文具耳而至於上崩更甚乎無法者
 無制但之實故也由是觀之內無至誠則刑之實欲以
 也適足舍此而按之彼者易可得也南適而真言易
 而如言難言之不難故父不能得之於子而君弗能得
 之於臣誠言之難如此况乎臣父已見天之所以信於物
 矣無妄天未見人之所信於物也似不能捐物任勢者天
 也萬物蓋無捐物任勢者故莫能宰而不天得先之
 在天之道也夫以物理差別循之天道豈得已以為奉
 教陳忠之臣未足恃也於其勢必至故法者曲制也
 官備主用也官守之舉善不以資資不以善舉舉人
 之拾過不以宜宜而不以隨隨拾人之過必發此
 法之所貴也若舉廢不用賜物雖誦有不效者夫官
 而弗能止實加無功而弗能奪法廢不奉而弗能立
 行於非其人而弗能絕者不與其民之故也與上下以
 道相維豈容至此哉屋漏無瓦也夫使百姓釋已而以上為心
 者教之所期也八極之眾不能特替故可雍塞也

者四通六開豈疑八極之舉而昔者有道之取政非於
 不能贊明哉滿之問轉是已而昔者有道之取政非於
 耳目也神心恍惚俯仰之外日不再極見故聖人之政特道
 而不恃夫耳之主聽目之至明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
 耳塞耳不聞雷震痛寸之開小物足道開而否米之聞
 也此明道之不足恃也大道開而雲霧不能蔽其視雷震
 之關夫能聽之若齊魏在蛟鬣而視之若萬華之阿戰此
 信情脩循一作生非其天誅逆夫人情也申未之聞也
 任也如焚粒之驟欲以冠地隨之而將以信生此為成求
 得者事之所期明一作也以為成功則天而得之不得日
 也為之以民道之要也民之所不安聖人不強法唯民
 知極弗之代一作也極聖人豈侵越而代之大司使曰
 使民典與入使治之此聖王授受業所以守制也彼
 教苦故民行薄而始誰失之本故爭於末湖故爭
 人有分於處處有分於地分地有分於天野有
 天有分於時天早晚寒暑類時有分於數乘金數之類隨
 物有分於度取數多寡者儉度有分於一所分而並之類
 功有分於人天居高而卑者此之謂也耳更卑者高而神
 處也恩發天下之公義水火不相入天之制也以警
 思申蓋古之治天下者方其甲至恩也公義不相入
 也雖然此私恩而後下文云天明不能照者所謂照者
 得道弗能得也規不能包者力弗能挈也後天地雖密
 因非若舟楫能負之自知慧出慧出一使王化為環球
 者是政反為滑也禮論曰絕人以决反以環以環也田不
 因地形不能成穀種宜上地為化不因此民不能成俗
 疾過也喜怒適也四者已勿非師術也此言四者或過
 者勢不相牧一也皆足以據師之席形嚮元作蓋一而亂益
 亡者未可以取法也此言爭強爭奪其害甚於行矣而後

法此萬世昔宥世者未有離天或無人而能善與國者
 之法也或作為善與國所與之國天不人不因人不先
 也天不成人而時於天人所立其身之不能治況與國乎
 王之盛名未有非士之所立者也引而高之過生於上
 罪死於下濁世之所以為俗也一人乎一人乎命之所
 極也此言命之所至深其辭諷諭詩人之義也

環流第五

有一而有氣一者有氣而有意意者冲有意而有圖
 象矣有圖而有名言矣有名言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
 而有約約者所謂混沌者也約決而時生時生或作時
 判時立而物生時行時開於物生為故氣相加而為時約
 相加而為期期相加而為功功相加而為得得失相
 加而為吉凶萬物相加而為勝敗莫不發於氣氣所以
 通於道通所以約於事也知而正於時知事而離難
 於名離如附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
 彼謂之遠近而法者之神明之在道者為神遠而反
 故謂之明老子所謂近明者在此其光照也或作彼其事
 形此其功成彼謂之明者在此其光照也或作彼其事
 遠也孔子曰為此詩者知其知於此於彼法其動於近行於
 法也主法者我也無我則成法者彼也非彼則無生法
 者在日而不厭者也無日以運生成成在已謂之聖人彼

玄同盛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非真混流此公政以
 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
 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
 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此道之用法也古之聖人
 上下治頹如湓丹肌膚若水雷而用此也此墨子之
 故日月不足為言明四時不足以言功言其明與功
 道之一為之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用之言一之法立而
 萬物皆來屬物不能二也故萬法貴如言無信者萬物
 之宗也是者法之所與親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
 法親故強非與法離故亡法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

者命也生於法者亦命也命莫非命者自然者也莫能使之不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自不必失也然則命之與法也法者命之所由也命者法之所由也命者法之所由也法者命之所由也命者法之所由也

一也知之不可一也故貴道謂道之謂一空萬物無不無不備之謂道萬物莫立之謂氣通之謂類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道味之害人者謂之毒夫社天社元作

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萬物待是而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地者待是而天也天定之地處之時發之物受之聖人象之夫寒溫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五精化氣然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旱而水不為如渴是謂仰一川之鍾也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非獨為也共與人與天一作與地亦天地之建立四維謂之義維以輔國政鈞繩相布一衡概相制參偶其備立位乃固經之氣有常理以天地動逆天時不祥有崇事不任賢無功必敗出究其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禍及在內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顯所備甚速賊在所愛是以先王置士也舉賢用能無阿於世人居左春以仁居右秋以義居左冬以禮居右夏以信居左秋以仁居右春以義居左冬以禮居右夏以信居左

不盡忠忠者一中之為鄉曲慕義則國欣欣然此其道之所成也本出一人故謂之天無二莫不受命不可為名故謂之神無二至神之極見之不一或曰契此道何乖不感務正一國始變之至無所不變國之失也日天之有某國之刑具在於身刑以御于家刑以身老老作世以救於世以正君臣服義行仁以一王業天仁者君之操也義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聖人者君之師傳也君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仁犯患難使勇受言結

道端第六

世人居左春以仁居右秋以義居左冬以禮居右夏以信居左

不墜安而不亡此萬物之本則天地之門戶云者以結左仁右義前忠後信而春之道也此四大夫無夏左秋成無冬閉藏之義也道之德也此四大夫無夫者君之所取於外也君者天也左右前後共法四不閉門戶使下相害也北不法西不法南不法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賢者受上賞則下不蔽善者蔽之功則非事人勳矣故下文云則任事之人莫

治難至而應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王過義臣之功存亡繼絕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自謙之功私立公為公舉私為公禮臣之功尊君卑臣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定制於宜宜求至欲得言聽行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通由是而上至於宮內有挾度操以為驗所謂然後有以二尊人無辭於非之富者觀其所足知仁貴者觀其所舉足以知忠觀其大祥亦作祥長不讓少責不讓賤足以知禮達法作觀其所不行足以知義受官任治觀其去就足以知智道之不懼足以知勇利辭巧足以知辯使之不

不為足以知賢測深觀天足以知聖因任原者之要在於有以觀之孔子曰觀其所不取足以知廉賤者觀其所不為足以知賢測深觀天足以知聖

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羸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

驕萬民流離上下相疑復而如環一不環日夜相撓諫者弗受言者危身無從聞過故大臣偽而不忠是以為人

君親其民如子者弗召自來靈臺之故曰有光卒於美名不施而責弗受愛或作親故曰有殃卒於不祥夫

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逆節之斯生不肯侵賢命曰凌上百姓不敢言命曰勝下也今者所問子慎勿言夫

非長失以靜為據以安為危百姓家困人怨禍孰大焉若此者北走之日軍敗后命亡投死之地久龍子曰

長者之事其君也調而和一之士於純一厚士如行放引而化之天下好如作之其道日從故卒必昌夫

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也滿為溢不賢則不能無為而不可與致為也然後可以有不為驕則輕敵輕

以人事百法一本法字下奈何龍冠子曰蒼頡作法蒼頡之史初見鳥獸書從甲子何始於甲成史李官成史

小人之事其君也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人

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為句使其任力欲取勝於非其敵不計終身之患樂須臾之說是故國君被過聽

達意揚道之所謂乃纒或作居受受之十分一耳此使無文墨而欲以其法畫之於圖豈能盡其意之詳哉

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與壞之關梁國家之閱也閱猶逆

責則却以辭却之却則說者羞其弱貴之責于敵國敵國乃其勢必至萬賤之直不能梳一貴之曲無以回之又

故知百法者祭雄也若或作隔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而起萬人之上也將然不知無形無形不知未有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言弟子愈恐度萬第八

長隋君不從當世滅亡世王者由是故也

民往死邪臣之失刺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離既外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王傳或作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又

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首其過

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勝赫赫天燥而水生

等鬼鶴不足以命其相去之不同也... 樹俗立化彼獨何道之行以至於此... 氏天句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 莫能增其高尊其靈... 也日字誠出誠入南北有極... 為法則日德中於天者信其月刑也... 始明而後生故莫弗以為政... 也明星大星也二列或作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 弗以章見陵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或作而不干此代而無便越故莫弗以為必然天者一法其無

編冠子

與人相付亡人殺物無所穿竄此其人情物理也... 有勿或作物一本無故不奉上今有餘不足居處之狀... 家其罪伍長以同伍人罪里中有不敬長慈少出等... 異殺不聽父兄之教有所受聞不悉以告扁長謂之亂... 里其罪有司而貳其家或謂之亂... 循或作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鄉師謂之亂扁其罪扁... 長而貳其家鄉不以時循行教誨之日誨受聞不悉以... 告縣番夫謂之亂鄉其罪鄉師而貳其家縣番夫不以... 時循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郡善者不願命曰蔽明見... 惡而隱命曰下比謂之亂縣其誅番夫無赦不言其... 高或謂其家則郡大夫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雖實或... 誅可知矣郡大夫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雖實或有... 所遺脫不悉以教柱國謂之亂郡其誅郡大夫無赦柱... 國不政使下情不上聞上情不下究謂之練或作練政... 練急其誅柱國滅門殘疾令尹不宜或作時合或作地... 也地害百姓者謂之亂天下其軫令尹以狗柱國楚之... 若相國美楚使王使柱國陽勝攻齊陳彭閭楚國... 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柱國封土... 軾車製也周官曰軾軾或作軾此其所以畜物也天... 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居守中央兩間調以... 五音正以六律紀以度數宰以刑德從本至末第以甲

乙天始於元地始於朔... 時始於歷時實始於聖... 日也扁長用旬鄉師用節... 用氣分所至二之類柱國用六律里五日報扁提扁十... 日報鄉用鄉十五日報縣用縣三十日報郡用郡四十... 五日報柱國用柱國六十日以聞天子律天子七十二... 日遣使數蓋一歲之運五行各五七十二日勉有功... 罰不如句此所以與天地總下情六十日一上聞上惠... 七十二日一下究此天曲日術也故不肯者不失其賤... 而賢者不失其明上享或作其福祿而百事理行畔者... 不利天下晏然雖陰有欲故莫能撓其強是以能治滿... 而不溢不增之縮大或不芒不損之使芒芒天子... 中或作正使者敢易言專益區域或字使利通下蔽上... 使者變言貨貨借借等益區其刑斬管無赦諸史教告... 德薄侵暴百姓輒罷母使汗官亂治不奉令犯法其罪... 加民播惡利而不取利運而不取次疑取次或故四方... 從之唯恐後至是以運天運天或而維張不張國乃厥... 土地廣而德章天下安樂設年子昌屬各以一時典最... 上賢不如令尹今尹以開壹再削職則或作三則或作... 不赦治不踰官使吏李不誤公布為平生者不喜非故... 死者不怨非故人得所欲國無變故著實有功德及三... 世父或作伏或作其辜不得創謚名之曰幽厲雖孝子... 制事從一二終古不勃彼計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 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是以為善者可得舉為惡者... 可得誅或論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終身為期素無失... 次故化立而世無邪化立俗成少則同儕或作長則同... 友遊教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愛禍災同憂居處同樂... 安居行作同和吊賀同雜哭泣同哀驩欣足以相助俚... 謀或作足以相止謀開謀也安平相馴軍旅相保夜戰... 則足以相信書戰則足以相配或作入以禁暴出正無

道是以其兵能橫行誅伐而莫之敢禦故其刑設而不
 用不爭而權重車甲不陳而天下無敵矣一本作天下
 夫道則賤敢逆貴不義則小敢侵大成鳩既見上世之
 嗣失道亡功倍或作本滅德之則故為之不朽或作
 採之國定位牢或作祭或作祭不能保其宗廟則位
 半使鬼神或作增或作增不圓蓋知不方此言法度至
 無不增聖人之法豈非特使人信之則實則則則則夫
 以効未傳之子孫唯此可持或作唯此可將或作
 讀如効大効特之効言以子孫之將者養吉釋或作
 末齊立而可特行而可將惟此而已或作齊明齋或作
 者不祥壇以全犧或作齊明齋或作齊明齋或作
 齋不味謂之明齋明者蓋祭之正也犧則以爲謂
 而巳禮曰去廟爲禘去禘爲壇去壇爲墮今此獨言禘
 壇而上可知也四時享之祀以家王或作諸侯以家王
 以爲神享禮靈之符藏之宗廟以靈正諸或作諸侯以家王
 宗廟而後以其靈正之故其後世之保教也全或作耳目
 不皆用心不分不見異物而還捐或作私去毒或作
 人之私去鈞此字上有每字於內哲或作聖固於所
 守之私去鈞此字上有每字於內哲或作聖固於所
 高不改置昭穆或作昭穆於內哲或作聖固於所
 先結之後入弗解或作先入者定夫故後此知極之至也如
 之極龐子曰願開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鵬冠子曰
 成鳩所謂得王鈇之傳者也龐子曰何謂王鈇鵬冠子曰
 曰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或作從中制外之
 教也或作後世或作後世或作孫一靈羽或作靈或作靈
 理村符日循或作功弗敢或作弗敢弗敢或作弗敢
 執正守內抽弗敢或作弗敢弗敢或作弗敢
 爲以新續故四時執或作執弗敢或作弗敢
 或作弗敢或作弗敢弗敢或作弗敢
 五精或作五精祖命或作祖命祖命或作祖命
 內弗或作內弗祖命或作祖命祖命或作祖命
 食祀家王不舉祭天將降祭皇神不享或作則特獲罪於天

皇神雖郊不享此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也故主無
 異意或作人君人君或作人君人君或作人君
 合則句萬年一范或作范范或作范范或作范
 德而無已是以其教不厭其用不弊故能嚙合四海以
 爲一家而夷貉萬國皆以時朝服致績或作而莫敢効
 增或作免亦不或作免亦不或作免
 謂聞者傳譯來歸其義或作其義其義或作其義
 內帝或作帝帝或作帝帝或作帝
 蓋至人神矣或作是是或作是是或作是
 以超等或作枋枋或作枋枋或作枋
 地行又此所以與神明體或作體體或作體
 女蒼頡作書故後世莫能云其欲或作欲欲或作欲
 書契而後德也或作德德或作德德或作德
 哀矣或作未未或作未未或作未
 子曰如是古今之道同邪鵬冠子曰古者亦我而使之
 父衆者亦我而使之衆耳何比異哉彼類善則萬世不
 忘或作聚聚或作聚聚或作聚
 之不能相犯殊君異長不能相使或作過過或作過
 官之李李者治也百父母子且其或作未未或作未
 易領矣或作方方或作方方或作方
 言合四海以爲一家之丘築之業第里域或作不不或作不
 著上居不連境或作境境或作境境或作境
 貉夷貉或萬國莫不來朝其果情或作一本一本或作一本
 又况四海之異也或作鴟鴟或作鴟鴟或作鴟
 人下或作鳥或作從從或作從從或作從
 異類然同時俱至者何也所欲同也或作由由或作由
 名則同人之情耳何故不可乎或作此此或作此
 度數之而行在一不少在萬不衆同如林木積如倉粟

斗石以陳升委無失也或作亦亦或作亦亦或作亦
 三列或作地地或作地地或作地
 能增減殊君異長又何出入若能正一萬國同極德至
 至下或作四四或作四四或作四
 三百六十日各反或作其其或作其其或作其
 以鈺面或作行行或作行行或作行
 而能或作其其或作其其或作其
 而天下利耳或作安安或作安安或作安
 泰鴻第十
 泰一者或作天天或作天天或作天
 人子或作帝帝或作帝帝或作帝
 元氣或作始始或作始始或作始
 皇受傳或作於於或作於於或作於
 道之常或作不不或作不不或作不
 道德或作者者或作者者或作者
 之所出或作齊齊或作齊齊或作齊
 殊制而政莫不効焉故曰泰一或作九九或作九
 也泰皇問泰一曰天地人事三者孰急或作皇皇或作皇
 曰愛精養神內端者所以希天或作內內或作內
 之所根也醇化四時陶埏無形或作和和或作和
 夫地事終而離之離文或作將將或作將將或作將
 故其言如此地者承天之演備載以寧者也或作將將或作將
 神明之極天地人事三者復一也立置臣義或作起起或作起
 故先建立君臣之義所謂四則得天或作傳傳或作傳

為其事者有其功者夫聖人無名神人無功乘於道德而遊乎萬物之上則豈為於仁義之域哉故下文云故天地成於元氣萬物乘於天地元氣天地太含萬物故神聖乘於道德南華所謂無名者無其理或云萬物乘於聖人於道德之理若上聖皇天者先聖之所倚成立有命也蓋以倚成立命而己若夫致治之自此則豈可以取賴於天哉是在我者之汗隆顯我所在此附之矯上而帝無益於亂故下文云故致治之自彼者狎溼也而不下此未離已而內則濕鳥舞而陳體立節萬世不易天地之位也分物紀或作文聖明別神聖之齊也齊如齊法天居地去方錯圓或作督方以神聖之鑒也象說名物操之者說也成功遂事隱彰不相離神聖之教不即不離而至妙之所會者更神聖之教也此一地位教則聖人參於理間以齊齊之而以逐其主故流分而生神也地生於天然後生於地其於動登而明生物為神神會而後識從之明見而形形成成而功行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紀地也名也天地者同事而異域者也天地於下無規圓者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或作者神之法也如神聖之神聖之人後或作先天地而尊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之終道包之故能知度之故知能知之義能度之尊重焉故能動或無之核陰陽敏或作明焉故能制斷之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結陰土之外皆其內聖者或作精神之原也則內聖者精神之原也莫貴焉故摩不仰制焉制者所以衛精擇神致氣也精欲專故其精如此擇者幽則不洩簡則不煩不煩則精明達明用則精簡故能後賢能使神明無為而後則精明達明而變終始從而豫豫也神明者積精微全粹之所成也聖道神方或作要之極也於此而極矣帝制神化治之

期也至矣盡矣不故師師年為君而學為臣教者為君上賢為天子次賢為三公高為諸侯高者以易姓而王不以祖籍為君者欲同一善之安也免投鼎後彼天地動作於胸中然後事成於外萬物出入焉然後成物則事豈有不和哉闔閭四時引移陰陽怨沒澄物下以為自然百然也此神聖之所以絕眾也子貢曰不可階聖原神文有驗而不可見者也無情無性故過人可見絕人未遠也南華曰南行者至於北而後神明所以類合者也故神明鋼結其絃而謂之結云者以明無危墜類類生咸用一不窮或作用不窮云者以鳥獸草木於山川影則隨形響則明應聲故形聲者天地之師也故曰師之四時之功陰陽不能獨為也聖王者不失本末故神明始終為始相傳陰陽之功卒令八風三光之變經或作氣不常之故孰不詔請諸或都或作理焉都之為言總也請如都都之言言人保聖亂之本實始於此此庚桑楚所請之使總理焉雖然大所謂上明徐緩急中動氣老聃所謂中然勝毀禍下在地所謂下陰山川之精故天地陰陽之受命取象於神明之効既已見矣其如所謂亦已見矣雖然三天主氣之所總出也所謂虹霓也雷電也風雨地者理之必然或作理也地無不可者天道故聖人者出之於天其道常收之於地也道不可取也陰陽者無者杜燥濕以法義與時遷焉義無字者若陰者以法生不形燥則地不生火二者聖人存則亡亡則亂者天失其文地失其理也以是或作知先靈先靈王百神者上德執大道凡此者物之長也及或作至乎祖籍之世代繼之君身雖不賢然南面稱寡猶不果亡者其能受教乎有道之士者也不然而能守宗廟存國家者末之有也

世兵第十二
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或作也易曰始作八卦物有相勝故水火可用也東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後方夫然馬五帝在前三王在後上德已衰矣兵知俱起黃帝百戰百戰之數未盡也蓋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蚩尤七十二或云無彘伐有唐十而登帝位今此云堯伐有唐未詳也禹服或作有苗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陰陽不亂其氣生死不俛其位三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徒其法善用法者得失不兩張成敗不兩立所謂賢不肖者古今一也君子不惰真人不怠然後所前也後人言急禮云三日無見久貧賤則據簡之伊尹酒保保三公不辭曰太公少貧賤則據簡之管子作華也百里奚官奴而飯牛於秦置此所謂官奴者乎海內荒亂立為世師莫不天地喜謀日月不息趨成四時精習象神神聖謂是乎執謂能之言非不學素成其用先知其故乎性成乎故長湯能以七十里放桀武王以百里伐紂知一不煩則簡千方萬曲所雜必同會之有元放勝道不一制勝之道夫知者計全勝必取明將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欲踰至德之美者其慮不與俗同倘德則病備欲驗九天之高者行不徑或作請安可以明塗而至也九天具見鴻鈞天之類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後其君寒心孤立懸命將軍野戰則國英民能城守則食人灼骸或作易子而食計計失其國則主困為天下笑持國計者可以無詳乎固有過計有嘗或作試嘗試失之疎過計失之所當也是以曹沫為魯將與齊三戰而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願後刎頸而死則不免為敗軍擒將曹子以為敗軍擒將非勇也國削名滅非智也身死君危非忠也夫死人之事者不能續人之壽故退與魯君計桓公合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切桓公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辭氣

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旦而反天下震動四鄰驚駭各傳
後世扶杖於小愧者大功不成故曹子去忿憤之心立
終身之功棄細念之愧立累世之名故曹子為知時曾
君為知人劇辛為燕將與趙戰軍敗劇辛自劉燕以失
五城自賊以為禍門身死以危其君名實俱滅是謂失
此不還人之計也言其計畫非過材之刺也此言賢者
雖無曹沫之事適遭管仲不欲愈一小快而濟信於
諸侯故能成其名也若夫李陵之降欲以報漢而幸族
妻母靡西之士用為駑馬則沐之切致豈可以為常哉
又霸者之事也至於王德之人誠信素明則將無與
矣何足貴乎夫得道者務無大失凡人者務有小善小
善積則意欲多惡則不則多難難無則不下五
字多難則濁濁則無知多欲則不悖則多憂多憂
則濁濁則無知欲惡者知之所昏也夫強不能者優
是劇辛能絕而燕王不知人也昔善戰者舉兵相從陳
以五行戰以五音指天之極與神同方類類生成用一
不窮明者為法微道是行齊過進退適也參之天地出
實觸虛備西此蓋亞夫使會將破軍發如鉞或作矢動
如雷震暴疾擣虛股若壞牆聲也執急節短孫其兵法
短節用不綖綖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趨吾所時援或作
吾所勝故士不折北兵不困窮得此道者驅用市人乘
流以逝或作與道翔翔翔翔投取鋼據或作堅守呼吸
鎮或作損移移也與時更為一先一後音律相奏或作
一右一左道無不可受數於天定位於地成名於人彼
時之至安可復還或作復還也復安可控制持也
復還言不可止天地不倚錯以待能度數相使陰陽相
攻死生相攝氣威相滅虛實相因得失相浮或作相浮
定也兵以勢勝千鈞之山者勢也時不常使蚤晚細
贏反相殖生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旱失激則遠
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遲速有命有命一作必中三五
合散消息孰識其時至人遺物遺物一作遺物與道俱
縱驪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其期儼然至湛孰

知其尤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纏
索綱纏索也三合曰糾糾者纏也其狀若一交解形
狀孰知其則功無窮無窮唯聖人而後決其意或決
其幹流遷徙固無休息曰息終則有始孰知其極一曰
之羅不可以得雀太晚也籠中之鳥空窺不出故也人
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散吉凶同域者皆在門失反為
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樓會稽勾踐霸世
達人大觀乃見其可或可謂之樞枋一術奚足以游諸
隨訪讀如方蓋之方夫天下之事百出要以百變往古
來今事勢無窮已故善也行者過之而舜有不孝堯有
不慈文王桎梏管仲囚圻塊軋秦垠秦垠或云執燁得之
此言大約指物快輒無理至得無私泛泛乎若不繫之
舟而能者以濟不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
慮聖人捐物從理與舍眾人域域之貌迫於嗜欲小
知立趨好惡自懼辱者死權自貴矜容云狗名孫孫下
詩曰垂帶下是也列士狗名倉夫狗財物狗身至博
不給乃或作不給乃或至無常則知時何羞不憚不
肖繫繫數俗賢爭於時知也者爭之器也細故聚聚作
如刺刺刺刺也奚足以疑事成欲得又奚足夸此
無足欣哉千言萬說卒實謂何此言理盡於上而彼之
此勾踐不官勾踐嘗二國不定文王不幽幽於武王不
正或不正王管仲不羞辱名不與大賢功不三王鉅
面備矣

備知第十三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萬物安之人情安取伯夷叔
齊能無盜而不能使人不意已可必哉申徒狄之末
也以為世溷濁不可居故負石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
亂有逾甚者德之盛山無徑迹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
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老子曰赤子之厚比於赤
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鳥

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群居可從而係也鳥獸性情
驚決放此至世之衰父子相圖兄弟相疑夫父子天性
也恩信素足非自外至故雖市人之凡則辭以服悞兄
則以極大親而巳矣今使下衰而至於父子相悞兄
相悞者豈其性固異於何者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為
古也哉蓋治之過也何者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為
也此言不能相與於天地宜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
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與無相與也若夫
為而乘重俱濟相與為無相與也若夫其志以
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與也故為者敗之治者亂
之敗則備也亂則阿阿則理廢備則義不立堯傳舜
以天下故好義者以為堯智其好利者以為堯愚湯武
放弑利其子好義者以為無道則唯好義者以為有道
而好利之人以為賢為或無字彼世不傳賢故有放君君
好儲阿故有弑主夫放弑之所加亡國之所在吾未見
便樂或作則而安處之者也夫處危以忘安循眾以損
樂是故國有無服之喪無軍之兵可以先見也是故箕
子逃逃禍也非謂逃而去之也而博裘牧南宮家
浴公千蒙澤大夫救聞之以兵也商容拘而塞叔哭
栗叔秦叔也穆公昔之登高者下人之懷或作作手
足為之汗出怖故為而上人或無乃始搏折枝而趨操
木危真如馬乃始折而折而操木止之者像止之
危者覆受修馬危此以况處是故天下寒心而人主孤
危忘安而諫者蒙辱之義

立今世之處側者皆亂臣也其智足以使主不達其言
是以清政其朋黨足以相窳於利害昔湯用伊尹周用
太公秦用百里也楚用申庶齊也齊用管子此數大
夫之所以高世者皆亡國之忠臣所以死也此言古之
也或以高世者皆亡國之忠臣所以死也此言古之
時命者不可及也此言伊尹申管之才非其時也而
唯無如時命時有所至而求或作或作或作或作
所至而時有所至而辭有臣無君故雖時命有所至而
聞或作聞命有所至而辭有臣無君故雖時命有所至而
不肯不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不肖者守命命安

命今世非無舜之行也不知堯之故也非無湯武之事也不知伊尹太公之故也費仲惡來得辛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此于子胥好忠諫而不知其主之然之也費仲惡來者可謂知心美而不知事比于子胥者可謂知事矣而不知心聖人者必兩備而後能究一世

兵政第十四

龐子問龐冠子曰用兵之法天地之人之賞以勸戰罰以必衆或作五者已圖然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故何也必勝語曰以書者不盡馬之情此之謂也故曰絕塵而回陸者其後其近是乎龐冠子曰物有生

學問第十五

龐子問龐冠子曰聖人學問服師也服事亦有終始乎抑其拾或作拾誦記辭閣棺而止乎龐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不開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閣棺而止以何定乎此言非獨白紉如也雖至閭闔之云乎不足於得書之體龐冠子曰何謂九道龐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微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龐冠子曰願聞九道之事龐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爲素也操行之本故曰素也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周官保章氏云以星土以雲物

地之法令者主道治亂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此言學問之序道德已明而陰陽次之陰陽已明而天官次之三者備矣然後可以言治矣天官者此是也百官取法曰表儀造始而巳故神微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也明義所謂其氣發揚于上爲神者伎藝者如勝同任或作所以出無獨異也德則異之以智聖義忠和六藝人情者大小愚知賢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者假乘馬或作世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或作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形者後能見變而命之物至能名或曰奇見異聞爲靈而名之蓋因其所爲而定之若心無形靈虛或作辭傳字雖博拙拙拙不知所之彼心爲主或作則內將使外內無巧驗粗不足以換道近則不及遠則不至龐冠子曰謂禮樂仁義忠信願聞其合之於數龐冠子曰所謂禮者不犯者也所謂樂者無留或作者也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謂忠者父愈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響者也聖人以此六者或無卦世得失所謂信者無二響者也聖人以此六者或無卦世得失逆順之經也夫離道非數不可以緒端不要元法不可以削心體則道也南華曰墮其肢體聽其聰明心術術或無原術如術業之術雖淺不窮中虛外博雖博必虛龐冠子再拜曰有問戒哉雖母如其其字材

世賢第十六

乃健弗學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龐冠子曰不提生於弗器提之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壺斷也謂之腰舟可以濟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知善善昭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威宗細人猶然不能保壽義則自况况此言細人且爾也况以自

卓襄王問龐冠曰夫君人者亦有爲其國乎卓當爲悼王也蓋趙孝成王卒子偃立是爲悼襄龐冠曰王獨不聞俞跗之爲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爲隨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謂曰老醫少下蓋老醫謂曰楚王聞傳暮誠在身誠蓋必待俞跗俞跗蓋非楚人此亦寓言傳曰湯液體流石橋引來和毒製而割皮膚肌筋結筋也之卓襄王曰善龐冠曰王其忘乎昔伊尹醫殷大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應醫郢所都原李醫晉國語曰便原李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賴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姓秦氏名越人也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爲下魏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神醫也爲之於未有周官曰疾醫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而治之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更以參辨之亦已矣矣矣然周官言此而已蓋中材之法也岐黃世已哉故名不出於家名在門內而已老子曰太上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所謂造形而悟者也故名不出於聞其里知若扁鵲者鏡血脈投毒藥剖肌膚問而名出聞於諸侯其所能愈愈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管子曰臣在桓公在桓公之時諸侯莫或知馬凡此者不病病而治之不亦晚此其治毫毛者也

曰疾甚治之無名或云治使或作之無形夫病之形使
醫此相候之至功之成其或作下謂之自然無所欣功
擊壤之民所以不知堯舜之力也故良醫化之拙醫敗
之雖幸不死創伸肢維維等也卓襄王曰善寡人雖不能
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庶幾出焉

天權第十七

挈天地而能遊者南華所謂旁日月謂之還環或作
或作名不虛傳而而不還於名之人區區外索逐物
繫之而先豈能明照光昭不能照已之明是也豈試皆
百步之外明燭眉而不能近視其明則逐物不及矣
於人者雖明燭眉而不能近視其明則逐物不及矣
怪獨化於始隨能序致或獨立宇宙無封謂之皇天
地無封無畛域也華曰四海之外無極無盡猶齊州也
幽人冥行至管人民猶是也問管之東復猶管也西行至
幽之西復猶幽也問管之明日月若若若委命
相爾謂之時且然無謂謂之道固通連萬物領天地
有相用不通而謂之道固通連萬物領天地
建報重九合牌謂之字或曰曰字宙關字之謂
謂宙二者相須而字宙無不容也字宙無不有
容故宙故無不足也宙有字宙無不有字宙無不
無不安也知物故無不也知物故無不也知物故無不
而不知道故未能裏也故曰不能裏也昔行不知所如往
而求者則必惑蓋昔之亡羊者曰岐之中又有岐焉吾
以多方求索而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得象者意之
所不知求之空而不知求之言意之表豈足以得其
粹哉輪人曰空之所讀古人之精相已尋繹冠冠子
道之意蓋將發象辭使人致一而求故入者莫不於
其所不見而於其所不聞察於其所不聞於其所不
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
見而有形而理雖未見也故曰有無軍之兵有無服之
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以知是夫
蚊蚋孽乎千仞之豁日豁乃始翺翔而成其容或作

編冠子

一〇一

其翺翔之容高飛曰牛馬墜焉碎碎或而無形由是觀
之則大者不使重者割深此言貴高之跡其患大矣夫
擊天兵者涉死而取生履危而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
當言或為富道而當言一作道與富。故一蚋蟻膚不寐
至且半糲入目四方弗治所謂敵者豈必障於惟隱隱
於帷薄哉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金以為取金之時必見金不見人蓋嗜欲之市視人
之疾人心如此豈必四無物障之也哉故病視而目
弗見疾聽而耳弗聞蒙蒙字故知能與其所聞見俱盡
高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統上統或不續而消亡夫道者必有應而後至
後至一作後合至事者必有德而後成夫德知事之所
成之於所得而後曰我能成之成無為成之於得無來
得之於無來夫德至矣故妙須心解而若不能得之詳
詳或不能察之則則得之在我而已其來豈有自哉詳
詳察察其道何由然哉迷往以觀今是以知其未能彼
立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
夫望而無表割無法其惑之屬耶所謂惑者非無日月
之明四時之序星辰之行也因子反茲而作惑西之惑
也所謂惑者及之而已豈必無也哉列子云天惑惑疾
視愈亂惛而易方疾視即上所謂病類是也故書曰聲
見故惛惛焉也易方南華所謂天地四方易位是也蓋
疾視至於天地也易方南華所謂天地四方易位是也蓋
昏華兵有符而道有驗蓋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或則下因地利制以五行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管
軍陳士不失其宜五度既正後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
招搖在上招搖斗之柄縹者作下玄武左青龍而右白
虎招搖在上下縹者怒即此是也縹者怒即此是也縹
象三不戰而兵不敗也取法於天四時求或或或或或
象四時也求春用養龍夏用赤鳥秋用白虎冬用玄武
天地已得何物不可宰理之所居謂之地神之所形謂
之天知天故能一舉而四致並起而獨統或作成鳥乘隨
隨駒蜚垂軒或作軒故昔善計者非以求利求勝將以

明數一作昔善戰者非以求勝將以明勝獨不見夫隱
者乎或有設使知之其知之者屈已知之矣若其弗知
者雖師而說尚不曉也善戰者所以以至於明勝也悲
乎夫敵象南塞之人未敗而崩未死而禽設兵取國武
之美也不動取國之華或為也士益武人不益文
其實一也變一者或作寡愛失之少恩不可勝論耳者
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為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
為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為神明此以明師
巧也故下文云故先王之服師術者呼往使勿勿性也
繁繁則吾無以見天地之大全釋約解刺約刺如針刺
之達昏開明而且知焉故能說過計險說如也歷越
踰俗駭倫越等知略之見遺跋眾人或作求或作絕紹
遠難之在前者能當之難之在後者能章之察來之章
要領天下而無疏疏之為則明或作遠乎敵國之制不
所戰勝攻取之道應物而不窮以一幸萬而不總提人
制每事而給諸類類生之耀或作名之所在朝在權名
朝爭利者於市突賢則能之變極蕭箱之元或作蕭
蕭箱也千謂之精蕭以戰人橋以衛已如此則謂之無
蕭箱也千謂之精蕭以戰人橋以衛已如此則謂之無
方之傳完變極無則適乎變通之會矣南華曰今蕭行
而不窮者也著乎無封之字或作制事內不能究其
形者或無用兵外不能充其功可成於外斯不彼兵者
有天有人有地天時地利人和兵極人盡兵之事則人極地
極乃地。人地極天乃天。天有勝有勝。地有維有維。故
人有成有故故善用兵者慎子之所天勝以地維
以人成三者明白何設不可圖所謂謂天者非以無驗有
勝天者窮實無所用非以日勢之長而萬物之所受服
者邪王孤虛之獨彼天生土或作物而不物者其原陰陽
也四時生長收藏而不失序者南華曰春夏先秋其權
音也。故所肆學兵必先權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倍

編冠子

二二

官角右挾商羽句徵君為隨徵在以後轉或作無素之疾
 而戰之也其非謂素自猶士大夫所謂取乎
 蓋矣陸也作溺溺人陸溺陸也蓋以奇用兵故能往
 來實決不水能致風波則其源開其行江河可竭之獨金
 而不連連而輸之故其源如下所云行絕道之紀或作
 亂天之文于音之謂違或作物之情天之不綱或作其
 亂燥燥或作凶凶旱也四時之不和故其外欲無
 亂逆謹司天英天英或無下天各失三軍無實夫不英
 而實執有其物言無味也凡物之生與而不實常聖傳
 古今復一日者天地之所待而闔耳此言其聖三
 萬歲而成純則天地與我為一矣五行不能宰五音不
 能制雖遭陰陽可也苟為不在此域則道能廢場之
 術哉故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曰術兵逸言疑若
 兵法之意以禍福禍福有斯字若合符節凡事者生於慮
 成於務失於驚

能天第十八

原聖心之作情隱微而後或作起情如清天地之情
 情然後散無方而求或作監焉求焉故駭玄妙而後
 無物如轅倫之轅言聖人抗澄幽而思謹焉思謹此道之
 截六際而不統情隱微而求監玄妙而思謹此道之
 際而不統六合也故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統
 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統
 觀乎孰莫或作無何也聽乎無固極乎無係論乎窮真
 湛不亂紛故能絕塵埃而立乎太清往無與俱來無
 與俗獨希備象屬食於荷隨之田故云希備孤而不伴
 未嘗所以無疵之至保然獨至不保獨至不保所謂傳
 未對之將然見於無首之即次和而度十五而用事
 或有之將然見於無首之即次和而度十五而用事
 結生實也生猶數也天也而舉措能自然形也不
 可政也奇耦數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而
 也長如長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卜或
 聖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其得道以

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
 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
 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執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
 道鬼神奚與亡天道豈容有責而自安自危自存自
 者或作德之賢也手離聖者賢之愛也愛道者聖之
 所吏也任也至之所得也聖人之所利至人之所得也
 以至或作圖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口不可以致其意
 貌不可以立其狀若道之象門戶是也道猶賢不自愚
 知由焉出入而弗異也道者閉物者也由而已非齊物
 者也序之故聖道也道非聖也聖道也而道非聖也故
 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
 道之先王非聖也道也道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
 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
 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為之經不若萬物多而
 能為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
 而能為之崇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不若神明照而能
 為之主或作不若鬼神潛而能著其靈不若金石固而
 能燒其勁不若方圓治或作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
 立至今不遷者四時大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
 安者或作變堙或作變堙堙塞也堯木降風素降
 下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
 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葉葉過霜霜露遺日是也故
 聖人者取之於執而弗察於察執者其專而在已者也
 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芬份份離執不從
 一出皆出一至一易而故定審於人觀變於物口者所
 以抒心誠意也或不能俞受或作究曉曉之言然揚其
 所謂或過其實故行異者相非道異者相戾談辭者華
 或作物者也談辭蓋若君子之類君子外聖人知其
 離淫辭者因物者也淫辭蓋若君子之類君子外聖人
 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詐辭蓋若君子之類君子外
 聖人知其所歸而為

辭遁辭者請物者也命之曰聖人知其所極極猶正辭
 者惠物者也不通謂之正辭聖人知其所立立者能効
 如或其所可知也莫能道其所不及微妙之會意不明
 論或為外內後能定人後可以印證一在而不可見道
 在而不可專切譬于淵其深不測凌凌乎泳澹波而不
 竭或為外內後能定人後可以印證一在而不可見道
 其身或作若或作合符節小大曲制無所遺失遠近
 邪或作直無所不及是以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
 謂之蒙德百人者謂之英故聖者言之凡也一本九也
 人聖者之功也此所以虛傳章文顯能未立上下與奏
 賢不如尊卑之符也合百家為聖人故曰言之凡也凡
 者統要

武靈王第十九

武靈王問龐煥或作曰武靈趙武靈也寡人聞飛語流
 傳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
 願聞其詳龐煥曰工者貴無與爭工也故大上用計謀
 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用計謀者榮惑敵國之主使變
 更淫或為俗使為淫俗所移暴驕恣而無聖人之數受人而
 與無功而爵未勞而賞則釋罪怒則妄殺法民或作
 而自慎或作慎而自慎少人而自至以慎為至繁無用
 嗜或作龜占專任已高義下或不合意內之人所
 謂因人事者結幣帛用貨財閉近人之復其口以賂買
 使服使其所謂是者盡非也所謂非者盡是也雖或作
 君之際用忠臣之路難之所謂戰克者其國已素破兵
 從而攻之因句踐用此或作因陽用此而吳國亡楚用
 此而陳蔡舉靈王八年使華疾定蔡因為陳蔡三家用此而智
 氏亡或作或三韓用此而東分晉頃公十二年韓宣
 分古氏十餘家今世之言兵也皆強大者必勝小弱者
 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萬乘之主無破亡也
 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此所謂不戰
 能一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陰經黃帝夜行之

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勝未決也
以為功計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或作得思忻然
獨喜若夫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或作得思之色
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此出進合關而希勝
是襄主之所破亡也武靈慨然嘆曰存亡在身微乎哉
福之所生寡人聞此日月有以自觀昔克德者不說命
得要者其言不衆

鶡冠子 終

子業第七冊

新校呂氏春秋所據舊本

元人大字本明宏治年刻本無異

李瀚本明宏治年刻本無異

許宗魯本從宋黃鑄舊校本出字

宋啟明本不刻年月有

劉如龍本神廟丙

汪一鸞本神廟乙

宋夢龍本每用他書之文以

陳仁錫奇賞彙編本

書內審正參訂姓氏

餘姚盧文弨紹弓

嘉善謝燾崑城

嘉定錢大昕曉徵

仁和孫志祖詒穀

金壇段玉裁若膺

江陰趙曦明敬夫

嘉定錢塘學源

陽湖孫星衍淵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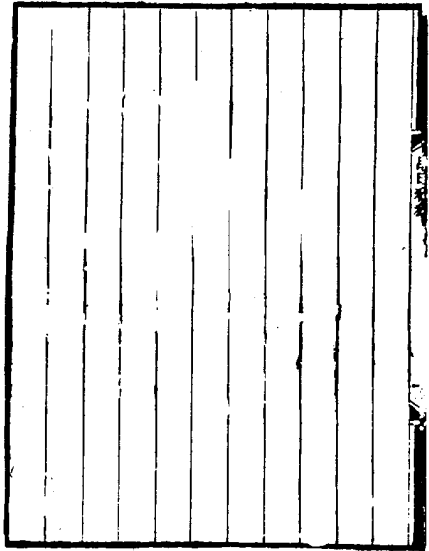
陽湖洪亮吉解存

仁和樂玉繩耀北

錢塘梁履繩處素

武進臧鏞堂狂東

右呂氏春種總二十六卷凡百六十篇餘杭錢本凶三十篇而脫句漏字合三萬餘言此本傳之弓東牟王氏今四明使君元豐初奉詔修纂然資善堂取大清樓所藏本校定元祐壬申余臥疾京師喜得此書每葉艾之閒手校之自蘊莎寒朱黃始就即為一客挾之而忝後三年見歸而頗有欲得色余衷心許之得官江夏因募筆工錄之竟目手校本寄欲得者云鏡湖遺老記



呂氏春秋附攷

序說

呂氏春秋序意維秦八年歲在涖灘高誘注秦始秋甲子朝朝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顯頊矣爰有大國在上大紀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豈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心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八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適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重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為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矣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此呂氏十二紀原序也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太子政立為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張差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貴客有能增損一字者子千金案不韋著書之由惟此最詳且確太史公曰孔子之千金所謂問者其呂子乎願能灼見不韋本意後之言呂氏春秋者多失之十二諸侯年表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制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太史公自序不韋遠蜀世傳呂覽正義曰即漢書司馬遷傳不韋遠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鄭康成曰月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禮記又曰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禮記蔡邕曰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為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為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去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中

司馬貞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時
 本特若也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以作順士容也
 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
 十餘卷也史記索隱云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
 唐馬總曰呂不韋始皇時相國乃集儒士為十二紀八覽
 六論歸於咸陽市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無敢易者
 宋黃震曰呂氏春秋者秦相呂不韋恥以賈顯而不及荀
 卿子之徒著書布天下使其賓客共著八覽六論十二紀
 編名春秋高誘為之訓解淳熙五年冬尚書韓彥直為之
 序謂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其書天子之聖則書
 空傳孟子之亞聖則書空傳過是而以書傳者老聃以虛
 無傳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騷傳荀卿以刑名傳此句似
 或疑荀卿以性惡司馬遷以史傳揚雄以法言傳班孟堅
 以續史遷傳然繁之孔孟空無傳而皆得並傳者其人足
 與也呂氏春秋言天地萬物之故其書最為近古今獨無
 傳焉豈不以呂不韋而因廢其書邪愈久無傳恐天下無
 有識此書者於是序而傳之枯蒼蔡伯尹又跋其書之後
 曰漢興高堂生后倉二載之徒取此書之十二紀為月令
 河間獻王與其客取其大樂通音為樂記司馬遷多取其
 說為世家律歷書孝武藏書以預九家之學劉向集書以
 繫七略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
 然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也黃氏曰
 宋高似孫曰淮南王尚奇謀募奇士盧僂一開天下傳絕
 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蜂蟻橫起環繞作新可謂一時
 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始出於此者乎
 不韋相秦始皇之政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陳英茂賢
 峻豪特履充庭至以十計始皇甚惡書也不韋乃極簡冊
 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為若此者也不亦
 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聞耳不能聞惟牆之外日不能
 見三畝之聞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昭南撫多西服壽
 靡北懷僂耳何以得哉此見任數篇開昭作開昭多也
 此所以識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不韋以此書暴之咸陽
 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與千金卒無一敢易者是亦豈

20

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
 惡也雖始皇亦為之愚矣異時凶秦者又皆屠沽負販不
 一知書之人嗚呼宋馬總曰呂氏春秋咸陽門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
 金時人無增損者高誘以為非不能也畏其勢耳昔張儀
 論為世所貴崔浩五經注學者尚之二人之勢猶能使其
 書傳如此況不韋權位之盛學者安能悟其意而有所更
 易乎誘之言是也然十二紀者本周公書後實於禮記書
 矣而目之為呂令者誤也文獻通考
 宋王應麟曰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以月紀為首故以春
 秋名書十二紀篇首與月令同元陳澧曰呂不韋相秦十餘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
 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為
 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開亦多有未見與禮經合者其
 後徒死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制而呂氏春
 秋亦無用矣然其書也亦當時儒生學士有志者所為猶
 能彷彿古制故記禮者有攻焉明方孝孺曰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
 不韋為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為不韋徒
 蜀乃作呂覽天不韋以見疑去國虞餘即飲死何有賓
 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
 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徒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
 此而言必為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本傳不韋以
 賈乘勢而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
 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
 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要安死篇講厚葬之弊其勿躬篇
 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辭分職
 篇皆畫若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債
 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為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
 較其生為成湯以魯莊與顏淵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
 圖內侯皆非實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
 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為相

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為俗主至數秦先
 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也
 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盧文弨曰玉海云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今書篇數與書
 目同然序意舊不入數則尚少一篇此書分篇極為整齊
 十二紀各五篇六論論各六篇八覽覽各八篇今第
 一覽止七篇正少一考序意本明十二紀之義乃末忽載
 儻讓一事與序意不類且舊校云一作廉孝與此篇更無
 涉即渾灑亦難專有其名黃氏云十二紀終而繼之以
 如此然以為主深序意主讓讓云則在宋時本已
 廉孝者其前半篇亦備脫後人遂強相附合併序意為一
 篇以補總數之缺然序意篇首無六日二字後人於目中
 專輒加之以求合其數而不知其迹有難掩也今故略為
 分別正以明不敢妄作之意云耳
 卷帙
 漢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編智
 略士作
 梁成仲容子鈔呂氏春秋三十六卷子
 隋書經籍志雜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
 誘注
 馬總意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舊唐書經籍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
 新唐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高誘
 注
 文獻通考經籍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卷此說
 通志藝文略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
 誘注
 郡齋讀書志雜家類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右秦相呂不韋
 撰後漢高誘注
 直齋書錄解題雜家類呂氏春秋三十六卷秦相呂不韋
 撰後漢高誘注此與子鈔
 宋史藝文志雜家類呂不韋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注

呂氏春秋總目

孟春紀第一凡五篇卷第一

一曰孟春

二曰本生

三曰重己

四曰貴公

五曰去私

仲春紀第二凡五篇卷第二

一曰仲春

二曰貴生

三曰慎欲

四曰當樂

五曰功名一作由道

季春紀第三凡五篇卷第三

一曰季春

二曰盡數

三曰先己

四曰論人

五曰屬一作

孟夏紀第四凡五篇卷第四

一曰孟夏

二曰勸學一作戰

三曰尊師

四曰誣徒一作誣

五曰用眾一作善學

仲夏紀第五凡五篇卷第五

一曰仲夏

二曰大樂

三曰侈樂

四曰過音一作和樂

五曰古樂

季夏紀第六凡五篇卷第六

一曰季夏

呂氏春秋

二曰音律

三曰音初

四曰制樂

五曰明理

孟秋紀第七凡五篇卷第七

一曰孟秋

二曰蕩兵一作用兵

三曰振亂

四曰禁塞

五曰懷寵

仲秋紀第八凡五篇卷第八

一曰仲秋

二曰論威

三曰簡選

四曰決勝

五曰愛士一作慎

季秋紀第九凡五篇卷第九

一曰季秋

二曰順民

三曰知士

四曰審己

五曰精通

孟冬紀第十凡五篇卷第十

一曰孟冬

二曰節喪

三曰安死

四曰異貴

五曰異用

仲冬紀第十一凡五篇卷第十一

一曰仲冬

二曰至忠

三曰忠廉

四曰當務

五曰長見

季冬紀第十二凡五篇卷第十二

一曰季冬

二曰士節

三曰介立一作立意

四曰誠廉

五曰不侵

序意一作康孝

右為十二紀凡六十篇又序意一篇

有始覽第一凡七篇卷第十三

一曰有始

二曰應同○舊本俱作名頌注云作應同今案名頌乃召頌之誤與卷二十內名頌今故

三曰去尤

四曰聽言

五曰謹聽

六曰務本

七曰論大

孝行覽第二凡八篇卷第十四

一曰孝行

二曰本味

三曰首時一作膏時

四曰義賞

五曰長攻

六曰慎人一作順人

七曰遇合

慎大覽第三凡八篇卷第十五

一曰慎大

二曰權勳

三曰下賢

四曰報更

五曰順說

六日不廣
七日貴因
八日察今
先識覽第四凡八篇卷第十六
一日先識
二日觀世
三日知接
四日悔過
五日樂成
六日察微
七日去宥
八日正名
審分覽第五凡八篇卷第十七
一日審分
二日君守
三日任數
四日勿躬
五日知度
六日慎勞
七日不二
八日執一
審應覽第六凡八篇卷第十八
一日審應
二日重言
三日精論
四日離謂
五日淫解
六日不屈
七日應言
八日具備
離俗覽第七凡八篇卷第十九
一日離俗
二日高義

三日上德
四日用民
五日通威
六日為欲
七日實信
八日舉難
恃君覽第八凡八篇卷第二十
一日恃君
二日長利
三日知分
四日召類
五日達鬱
六日行論
七日驕恣
八日觀表
右為八覽凡六十三篇
開春論第一凡六篇卷第二十一
一日開春
二日察賢
三日期賢
四日審為
五日愛類
六日貴卒
慎行論第二凡六篇卷第二十二
一日慎行
二日無義
三日疑似
四日重行
五日求人
六日祭傳
貴直論第三凡六篇卷第二十三
一日貴直
二日直諫

三日知化
四日過理
五日壅塞
六日原亂
不苟論第四凡六篇卷第二十四
一日不苟
二日贊能
三日自知
四日當賞
五日博志
六日貴當
似順論第五凡六篇卷第二十五
一日似順
二日別類
三日有度
四日分職
五日處方
六日慎小
士容論第六凡六篇卷第二十六
一日士容
二日務大
三日上農
四日任地
五日辨土
六日審時
右為六論凡三十六篇

呂氏春秋卷第一

孟春紀第一 一本生 重己 貴公 去私

呂氏春秋訓解

一日孟春之月日狂管室... 孟春紀第一 一本生 重己 貴公 去私

呂氏春秋

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

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 孟春紀第一 一本生 重己 貴公 去私

風暴雨數至繁勞蓬蒿並興

風暴雨數至繁勞蓬蒿並興... 孟春紀第一 一本生 重己 貴公 去私

三十二作如黃其注大竹公羊本作大其莊二十年算... 人將詳屬國也... 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 叔牙善相也... 者不於人也... 而求曰孔子... 帝而哀不已... 有不見也... 限朋可也... 欲小智... 而能服... 者之也... 乃謂之... 以效用... 官則也... 五日天無私覆也... 行也... 禁重... 聞四味... 遠地... 十人不與其子... 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 於何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 晉山... 而能治... 呂氏春秋

或祁黃羊對曰解狐可... 隲也平公曰善遂用之... 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 問左師... 問右師... 問文... 問武... 問士... 問工... 問商... 問農... 問士... 問工... 問商... 問農... 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 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 下之大義也... 辨不可不行墨子之法... 人之所私也... 未詳鉅子可謂公矣... 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為庖矣... 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王伯矣... 君諫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王伯矣... 去私

呂氏春秋卷第二 黃生 情欲 當樂 功名 仲春紀第二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日仲春之月... 中且建星中... 太暉其神句... 陽而高注... 引高注云... 故不致互... 雨水桃李... 蒼庚鳴... 諸孤... 王食麥與羊... 陽太廟... 是月也... 矢于高... 是月也... 三日舊... 所以... 則同... 斤角... 少舍...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卷第二
曰家干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也
曰善其所以歸也故強令之笑不樂強令之哭不悲

呂氏春秋卷第二
功名
理名者故曰必由其理

呂氏春秋卷第三 畫數 先己 論人 園道

高氏

一曰季春之月日在胃... 呂氏春秋卷第三 畫數 先己 論人 園道
曰季春之月日在胃... 呂氏春秋卷第三 畫數 先己 論人 園道

七曰夏之月日在畢... 呂氏春秋卷第三 畫數 先己 論人 園道
七曰夏之月日在畢... 呂氏春秋卷第三 畫數 先己 論人 園道

呂氏春秋卷第四 畫數 先己 論人 園道

高氏

一曰季春之月日在胃... 呂氏春秋卷第四 畫數 先己 論人 園道
一曰季春之月日在胃... 呂氏春秋卷第四 畫數 先己 論人 園道

七曰夏之月日在畢... 呂氏春秋卷第四 畫數 先己 論人 園道
七曰夏之月日在畢... 呂氏春秋卷第四 畫數 先己 論人 園道

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夏炎陽之令火下木收
所種不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則事水
之性也而陰為兵故沈起

季春紀

二曰天生陰陽寒暑燥淫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
莫不為害順者時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
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精神內守無所貪欲故
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精不天預故盡其長
久之畢數之務狂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
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
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濕大燥大風大霧大毒七者
動精則生害矣皆謂之害也故凡養生莫若知本則疾
無由至矣性無不善本其善性則生所謂命也孟子曰人
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為飛揚也作精氣集
於走獸與為流行集於珠玉與為精明集於樹木與為茂
長集於聖人與為賢明皆謂之集也此謂精氣
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
之○舊校云善一作善來因智而明之則也流水不腐
此段用韻善字非也○意林
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為腫為風○舊校云善一作善來
為醫也○舊校云善一作善來因智而明之則也流水不腐
此段用韻善字非也○意林
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為腫為風○舊校云善一作善來
為醫也○舊校云善一作善來因智而明之則也流水不腐
此段用韻善字非也○意林

盡數

也患射不能中不知循數射則反術其然故曰何益
於中也○舊校云善一作善來因智而明之則也流水不腐
此段用韻善字非也○意林
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為腫為風○舊校云善一作善來
為醫也○舊校云善一作善來因智而明之則也流水不腐
此段用韻善字非也○意林
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為腫為風○舊校云善一作善來
為醫也○舊校云善一作善來因智而明之則也流水不腐
此段用韻善字非也○意林

功馬十七伯先王之功無過於三王○孫云御覽七伯先事
而後兵承漢相晉文故兵莫強焉兵之強者無當今
之世巧謀並行詐術選用攻戰不休凶國辱主念眾
多所事者求也○舊校云善一作善來因智而明之則也流水不腐
此段用韻善字非也○意林
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為腫為風○舊校云善一作善來
為醫也○舊校云善一作善來因智而明之則也流水不腐
此段用韻善字非也○意林
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為腫為風○舊校云善一作善來
為醫也○舊校云善一作善來因智而明之則也流水不腐
此段用韻善字非也○意林

呂氏春秋卷第四 勸學 尊師 誣徒 用眾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用眾 一日孟夏之月... 天支謂畢... 野與此注... 南方謂南... 日丙丁其... 其蟲羽其... 呂其數七... 改五其性... 焦火其性... 進其性... 注其性... 秀音不... 作音不... 竹音不... 子居明堂... 載赤舄衣... 也猶大也... 夏三日太... 王南防也... 大夫以迎... 貌刑以秋... 師習合禮... 合命太尉... 長於大之... 孝於父之... 師字於今... 塚樹所以... 出行田原...

字命司徒... 大田獵... 也聚百藥... 秋至斷... 均多采... 也天子欲... 之是令而... 行秋令... 枯後乃... 行春令... 故春之... 孟夏紀

二曰先王... 甚欲也... 其所欲人... 又不得其... 義理生於... 知其不為... 則不論其... 矣故師之... 重而爭於... 於疾學也... 之上名疾... 論矣故往... 師從本也...

不聽... 道之行身... 勢而以自... 水而惡滿... 非說之也... 弗能兌而... 使世道亂... 理在於行... 天子朝之... 也不亦難... 會子曰... 知也夫無... 也當點使... 皆見會點... 畏孔子畏... 在何何敢... 者與句其... 焉道以教...

三曰神農... 諸新序... 招帝堯... 友父商... 地帝舜... 王武王... 師舍犯... 不扶皆... 孫枝有... 作沈尹... 事相逐... 吳王闔... 子胥文... 之越上... 句踐

下太平萬物安寧... 有具必節嗜慾... 由乎出平出於公...

則亦失樂之情矣... 樂者禮之飾也... 禮者樂之節也...

通大鉅則志滿... 容不容則橫塞... 不充不充則不勝...

天氏三皇時若也... 呂氏春秋卷第五... 黃帝令伶倫作律... 黃帝令伶倫作律... 黃帝令伶倫作律... 黃帝令伶倫作律...

承雲以祭上帝... 黃帝令伶倫作律... 黃帝令伶倫作律... 黃帝令伶倫作律... 黃帝令伶倫作律...

獨為一世之所造也... 呂氏春秋卷第五... 黃帝令伶倫作律... 黃帝令伶倫作律... 黃帝令伶倫作律...

俱作是之子是必大吉之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
乃奪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暴劫圻
侯斧斫斬其足字如斫斬斷送爲守門者以其無足
向謂之子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爲被斧之歌實
始爲東音音東禹行功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行水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五十五見塗山之女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元山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氏之女乃令其妾偃焉于塗山之陽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徵荆周曰荆王之子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餘麻長且多力爲王右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王高馬不知何出此言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於漢中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辛餘麻麻王北濟又反振蔡公
振救以歸酒人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不復入其國
日真之不入君之罪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不復入其國
水由之不振振周公乃侯之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西維實爲長公西維實爲長公
其有振王之功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西維實爲長公西維實爲長公
河名也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西維實爲長公西維實爲長公
西晉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西維實爲長公西維實爲長公
作爲秦音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西維實爲長公西維實爲長公
成其重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西維實爲長公西維實爲長公
下皆無之字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西維實爲長公西維實爲長公
若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西維實爲長公西維實爲長公
選發而視之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西維實爲長公西維實爲長公
也感於心則謂乎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西維實爲長公西維實爲長公
也感於心則謂乎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西維實爲長公西維實爲長公
也感於心則謂乎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西維實爲長公西維實爲長公
也感於心則謂乎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西維實爲長公西維實爲長公

國氏春秋

故曰樂之爲觀也深矣士弊則草木不長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不水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澤鄭術之聲樂問之音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說樂流辟越愒蓋之音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之心感矣感則百毒眾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
也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
音初
四曰欲觀至樂必於至治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治厚其治薄者其樂治薄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字亂世則慢以樂矣今空閉戶聽動天地一室也故成湯
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且而大拱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生于制太戊太甲之孫太康之子也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增其金而益之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賦論論賦論賦論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家語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
下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
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日而殺伊尹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八而立作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不出國邪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寢疾五日而地動四而不周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外傳曰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與事動眾以增國
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
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與事動眾以增國城
是重吾罪也不可也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也外傳作以之昌也請改行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
連正不可爲文王曰昌也請改行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
是謹其禮扶皮車以交諸侯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以禮豪士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臣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已勤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
之所以止殃窮妖也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也心真方宿宋之火之精公懼召子革而問曰榮哉在心
何也占宿宋之火之精公懼召子革而問曰榮哉在心
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
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元后何處后相與問與守邦此則古之所謂子革曰可移
於康公曰歲害則民饑饑則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
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革還走北面拜曰臣敢
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
昔發賦其德三舍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康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發賦必三
德舍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一從嘗七年三十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
復星也從三舍固其理也死生有命臣請伏於陛下以伺
儀之榮或不徒臣請死公曰可足少榮或果徒三舍
制樂
五曰五帝三王之於樂也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是常主也非實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實主此之謂大悲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其室邪夕不正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對曰今之夕者周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正之謂也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
形之功也故報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也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適也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霜雪則不時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陽失次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不固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庫小不澄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爲樂也孫云李善注文選禹行功

也以為爲嚴故不相以計... 孟秋紀... 二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僱兵... 武者不能革... 故用水火矣... 故立君也... 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之立也出於天子之立也出...

可假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 義兵而無有僱兵夫有以餓死者欲禁天下之食... 天下之兵恃夫兵不可假也... 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 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 故言兵也援推之... 用兵而不自知... 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僱兵... 也民之號呼而走之... 而失其蹇蹇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況於暴君乎...

薄兵... 三日當公之世... 之善不可以加矣... 天子既既... 民相離... 賢主秀士... 故曰其兵爲之義也...

呂氏春秋

謂天下之民且死者也... 行也且辱者也... 志行則中人將逃其君... 則世主不能有其民矣... 長有道而息無道當有義而罰不義... 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則救守則無道... 無道當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 伐之與救守一實也... 而欺心誑也... 無用矣... 所取而取非也... 也安之反危也... 反電天下之長患... 論也... 義也... 禁之者... 道不義存者賞之也... 之也... 乎也...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 救不義則禍莫大焉... 救不義則禍莫大焉...

薄兵... 三日當公之世... 之善不可以加矣... 天子既既... 民相離... 賢主秀士... 故曰其兵爲之義也...

薄兵... 三日當公之世... 之善不可以加矣... 天子既既... 民相離... 賢主秀士... 故曰其兵爲之義也...

呂氏春秋

兵以兵以說則承從多... 起則謂之臥則夢之自今辱辱...

禁禁 五日凡君子之說也非苛辨也... 理矣士民黔首並行義矣...

之以里... 五百家... 而敬禮之... 刃而民服...

呂氏春秋卷第八 論威 簡遊 決勝 愛士

仲秋紀第八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秋之月... 呂氏春秋卷第八 論威 簡遊 決勝 愛士

也日夜分雷乃始收... 仲秋紀 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 先行草木早死... 仲秋紀

威所以備之也... 三曰世有言曰... 論威 威者... 威者所以備之也... 威者所以備之也

於我則我得生於敵... 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 豈可不察哉... 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 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

呂氏春秋卷第八

有言出命... 命百官... 天子居... 衣履白玉... 命百官... 天子居... 衣履白玉... 命百官... 天子居... 衣履白玉...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卷第九

季秋紀第九 順民 知士 審己 精通 高氏

一日季秋之月... 巨柳中... 少嘯其... 萬物... 祭先... 黃華... 也天子... 命百官... 有言出... 命百官... 有言出... 命百官... 有言出...

田獵以習五戎

田獵以習五戎... 戎者... 習者... 五戎... 田獵以習五戎... 戎者... 習者... 五戎... 田獵以習五戎... 戎者... 習者... 五戎...

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
敬不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上帝天也天神曰神人神
故曰神是謂其髮其手○李注引此亦作神其髮其
髮也○神者神之字也○神者神之字也○神者神之字也

要領不屬首足異處四枝布製為天下戮孤之志必將
出焉以俄吳也於是異日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大敗遂
大圖王宮城門不守擒夫差戮吳相夫差吳子闔廬也
二年而霸此先順民心也○李注引此亦作神其髮其
髮也○神者神之字也○神者神之字也○神者神之字也

也威王之庶子也勸靜郭君令太子更靜郭君泣而曰
位校國儀注一作不可吾弗忍為也且靜郭君隱避而為
之也○李注引此亦作神其髮其髮也○神者神之字也

呂氏春秋卷第十 節 安死 異寶 異川

高氏

一日孟冬之月日在尾... 呂氏春秋卷第十 節 安死 異寶 異川... 孟冬紀第十 節 安死 異寶 異川... 孟冬紀第十 節 安死 異寶 異川...

孟冬紀第十 節 安死 異寶 異川

二日春知生聖人之要也... 孟冬紀第十 節 安死 異寶 異川... 孟冬紀第十 節 安死 異寶 異川... 孟冬紀第十 節 安死 異寶 異川...

孟冬紀第十 節 安死 異寶 異川

不見動... 孟冬紀第十 節 安死 異寶 異川... 孟冬紀第十 節 安死 異寶 異川... 孟冬紀第十 節 安死 異寶 異川...

三曰世之爲巨壘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也
志注山下有陵其故國庭爲宮室造寢作也若郡也

節表
則美矣矣修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於人也苟便於死則難
行國勞民。若身若親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九里通與曹州界有苑泉泉所居其說皆非...
以變之者厚言能修少也故宋未亡而東家相公...
家也文公厚言能修少也故宋未亡而東家相公...
也家也文公厚言能修少也故宋未亡而東家相公...
家也文公厚言能修少也故宋未亡而東家相公...
也家也文公厚言能修少也故宋未亡而東家相公...
家也文公厚言能修少也故宋未亡而東家相公...
也家也文公厚言能修少也故宋未亡而東家相公...
家也文公厚言能修少也故宋未亡而東家相公...
也家也文公厚言能修少也故宋未亡而東家相公...
家也文公厚言能修少也故宋未亡而東家相公...
也家也文公厚言能修少也故宋未亡而東家相公...
家也文公厚言能修少也故宋未亡而東家相公...
也家也文公厚言能修少也故宋未亡而東家相公...
家也文公厚言能修少也故宋未亡而東家相公...
也家也文公厚言能修少也故宋未亡而東家相公...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
地險而民多知...
則未聞也...
主皆主也...
問所之許公...
知所之矣...
金之知也...
五員者...
吾猶不取...
故曰...
也使人求...
丈人地...
何不自...
不可得...
而得...
之寶也...
以不受...
也今以...
所取...
所取...
所取...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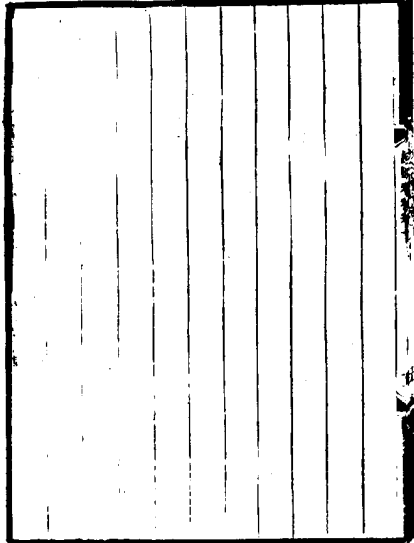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節表

異質

五日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之原
 原故國廣巨兵強富○舊秋云未必安也摩貨高大未必
 願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成其凶湯武用其材而
 以成其王湯見祝網者謂四面設其祝曰從天墜者也
 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維吾網湯曰嘗盡之矣非築其
 就為也也執湯收其三○舊秋云收一作收孫云李
 子聖羽雖引此收故置其一而更教祝曰昔者維作網
 作故者故當提一作故置其一而更教祝曰昔者維作網
 聖今之人學紂○舊秋云買說者謂紂嘗作網今之人
 是惟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
 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漢南四十國
 歸之○案柳子云李善注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
 面置其一而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但地也周文王使
 人相池得死人之骸吏以問於王文王文曰更葬之吏曰
 此無主矣王文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
 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也與邪古通用遂令吏以衣棺
 更葬之天下聞之曰王文賢矣澤及骸骨○舊曰枯又况
 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民意也
 故聖人於物也無不材也○孔子弟子從遠方來者孔
 子持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持杖而問之曰子
 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持杖
 而問之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孫云和悅七百十公
 持杖而問之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孫云和悅七百十公
 見弟子而問其父母杖而問其兄弟杖而問其
 也者於此也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禮親
 之義又况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
 老也禮射中飲也○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也
 其綱者以劫弱舉寡也以過奪為務也仁人之得倍倍以
 養疾侍老也○舊秋云得倍倍以開閉取健也
 也皆大盜人名也以鉅取人健壯人財物
 鉅也○案淮南說林詞柳下惠見鉅曰可以養老
 鉅也○案淮南說林詞柳下惠見鉅曰可以養老
 此云據印壯也粘壯使之無聲又開之治易也



呂氏春秋卷第十一

仲冬紀第十一 至忠 忠廉 當務 長見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冬之月日狂斗○仲冬之月十一月廿五日宿星之
 文訓斗音東壁中且於中宿星之方宿宿之分野於南方
 於南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各異其巽介其音羽說在
 律中黃鐘陰氣盛於上萬物動於黃泉之下故曰黃鐘
 也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
 五冬後三十日大雪節故鳴鴻不鳴虎始交鳴鴝山鳥歸
 冰益壯地始坼也乃陽中之陰也陰氣盛於下故曰陰
 居乎堂太廟也乘乎輅駕鐵轅載乎旂衣黑衣服乎
 王食黍與黃其器宏以算○說在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
 蓋藏無起大厭以因而閉○有司於周禮為司徒掌建國之
 之發蓋藏起大厭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所以閉
 也○古本月令同今本作用謂文不為且作百注請發則
 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說在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
 陰氣在上民人空閉也○是月也命關尹申官令審門閉
 事作故命之日閉也○申官令審門閉也
 謹房室必重閉○故命之申官令審門閉也
 皆所以助陰氣也○門閉陰氣也
 內官也主室出入○門閉陰氣也
 當門非關尹所主知有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
 不禁淫則閉之○乃命大酋林檎必齊粢黍必時
 不祭○水則使之化無故謂之於於周禮為酒正掌酒之政
 飲酒也○亦謂其時則酒善也
 字書本皆作酒善也○亦謂其時則酒善也
 也又書本皆作酒善也○亦謂其時則酒善也
 水泉必香也○謂其時則酒善也
 未詳詳也○謂其時則酒善也
 之無有差忒○謂其時則酒善也
 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故命有司曰
 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於死者取之○不詰
 也山林數澤○謂其時則酒善也
 也○謂其時則酒善也
 是月也日短○謂其時則酒善也
 陽爭諸生焉○謂其時則酒善也

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即演可謂忠矣...

忠廉

四曰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 忠廉

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 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也...

當務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 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

七年致太平成王封之於魯也... 何以治國太公望曰...

長見

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快也... 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快也...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季冬紀第十二 士節 介立 誠廉 不侵 序章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日季冬之月日狂委女 李冬夏之分野是月日委女北方... 此書製訓於後漢安帝中且氏中... 其介其音羽律中大呂也...

宏以介命有司大饒劬礫出土斗以送寒氣... 今人臘歲前一曰擊鼓驅疫謂之逐除... 是月也命備師始濶天子親往... 告民出五種於之也命司農計耕事...

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二曰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 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 是說天子之義也必與之交子使人分舍分府金而遺...

豈不妄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也... 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仇其難... 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 見國之侵也不持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 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 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 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 也○國各本多作驪李本作駟文十六年五請而反之... 低傳楚子乘驪社注驪傳車地與此冷從之... 晏子不得已而反問北郭子以死白己也曰嬰之凶豈... 不妄哉亦不愈不知士甚矣晏子自謂施北郭子不得其人... 矣其殺身以明己故曰嬰之凶豈不妄哉亦不愈不知士甚... 矣自請死也○舊本正文嬰之凶豈不妄哉亦不愈不知士甚... 矣自請死也

士節

三日以貴富有入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 耳晉獻公之太子申生與母弟也... 天下靡矣曠矣○舊校云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 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有人也... 不能其易不能以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力能勤也晉... 文公反國○舊校云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 于飛周遍天下五蛇從之為之承輔也... 喻地效孤雁也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 雨澤一蛇卷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 傳介之推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安有自為詩而懸於... 可謂歌辭也此史記世家所載介子推所賦詩也... 同梁仲子云橋死疑是橋死御覽九百二十九無橋字... 公問之曰焉此必介子推也遂舍變服令士庶入曰有能... 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也○或也之山中負釜登... ○舊本蓋誤從神又注晉問焉曰介子推安在也... 登二字亦與高注不似介子推安在也... 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 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 焦唇乾暄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面勝疾速之介... 子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梁仲子云列...

介立

豈日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鮮血之以牲埋一於... 即位親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膺隔於次四內而與之... 處乎此哉一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 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 將與也亦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後周也... 其不可漫以汗也亦猶此也○舊校云昔者周之... 有性也者所愛於天也非擇取而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 案不見所為注登脫腸腹堅與赤性之有也○各本多脫... 四日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性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 相為謀豈不遠哉

介立

豈日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鮮血之以牲埋一於... 即位親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膺隔於次四內而與之... 處乎此哉一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 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 將與也亦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後周也... 其不可漫以汗也亦猶此也○舊校云昔者周之... 有性也者所愛於天也非擇取而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 案不見所為注登脫腸腹堅與赤性之有也○各本多脫... 四日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性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 相為謀豈不遠哉

誠廉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為人輕於身重於義也... 身為人者如此其重也○注南紀曰左手操天下之圖右手... 此身故曰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與人不知以己之... 也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 士為知己者死故蓋諫公孫宏○是矣夫當是時也智... 功竭智何患之○注南紀曰公孫宏故為之○注南紀曰... 伯孟當君知之矣者死也孟當君知公孫宏故為之不... 折於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皆華國皆皆國... 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注南紀曰公孫宏... 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注南紀曰公孫宏故... 之子榮紱天子也而士皆去之○注南紀曰公孫宏故... 之王文丁之孫也○注南紀曰公孫宏故... 之王子丁之孫也○注南紀曰公孫宏故... 之王子丁之孫也○注南紀曰公孫宏故...

誠廉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為人輕於身重於義也... 身為人者如此其重也○注南紀曰左手操天下之圖右手... 此身故曰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與人不知以己之... 也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 士為知己者死故蓋諫公孫宏○是矣夫當是時也智... 功竭智何患之○注南紀曰公孫宏故為之○注南紀曰... 伯孟當君知之矣者死也孟當君知公孫宏故為之不... 折於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皆華國皆皆國... 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注南紀曰公孫宏... 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注南紀曰公孫宏故... 之子榮紱天子也而士皆去之○注南紀曰公孫宏故... 之王文丁之孫也○注南紀曰公孫宏故... 之王子丁之孫也○注南紀曰公孫宏故... 之王子丁之孫也○注南紀曰公孫宏故...

孔子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前米天子也
 士不歸之而歸孔墨故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
 矣也必自知之然後可也可也謙讓之友謂謙讓曰子
 之行何其敏也子當事范氏中行氏請侯盡滅之而不
 為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為之報何故讓讓曰我將告子其
 故也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我食而
 時使我與千人其善是眾人畜我也夫眾人畜我者我
 亦眾人畜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則乘我以車人則足我
 以養眾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可也國士畜我也
 多作謂則當以所謂連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中之
 謙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為念於也又況於中人乎
 孟嘗君為從謂東公孫宏謂孟嘗君曰君若不若使人西觀
 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何暇從以難
 之言不能成從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
 之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往公孫宏敬請以車十乘
 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公孫宏昭王秦惠
 王之弟也或作昭王公孫宏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
 大幾何公孫宏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
 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
 人猶可乎公孫宏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
 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宏對曰善不臣乎天子不友乎
 諸侯得意則不為為人君不得意則不為為人臣齊有
 不字又稱說作肖安國齊某云得志不如此者三人此
 者三能治可為管仲之師管仲說義驍行其能致主霸王
 人地能治能致其如此者五人有此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
 主霸王句也如此者五人有此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
 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汗其衣有如臣者七人臣公孫
 也故言有知臣者七人也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為若此
 也七人作十人注殊特○七人作十人注殊特
 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謙讓寡人之意也明公孫宏敬
 諸公孫宏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大國也孟嘗君千乘
 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凌可謂士矣不辱治命可謂士
 矣此之謂也○兼
 不侵

精也謂諸人知吾不能言為治也○案今謂始皇
 即位七年庚申是年又當趙威烈王之法推之知在齊
 趙威烈王失數趙威烈王失數趙威烈王失數趙威烈王失數
 初元年齊威王問周之西子者後人謂之曰其矣不秋甲子
 朝之曰良人謂問十二紀子也文信侯曰洛陽號文
 信得學黃帝之所以海顯項矣爰有大國柱上天矩狂
 下國地也汝能法之為民父母益開占之清世清是法
 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
 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星非不可無
 所適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三
 者咸當無為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
 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
 則智無由公也公正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降是以日倪而
 西望知之日中而盛西望之也倪與脫同李本作倪注
 謂口欲與同中史心大官青日欲漢多風邪司農云景夕
 云此句又與上篇不屬又趙襄子游於園中至於梁馬却不
 下一段亦不當在此篇也○齊校云一作青齊李注文選陳
 百進青并為參乘○齊校云一作青齊李注文選陳
 古人表作青并子水經沙水注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
 類象青并進視梁下謙謙却疑伴為死人叱青并曰去長
 者吾且有事言將殺襄子○避注無青并曰少而與子友
 子且為大事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
 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
 可避也乃退而自殺青并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
 廣交友之道也青并謙謙可謂之友也
 序意○齊云一作康孝來康孝二
 字與此無涉必尚有脫文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義同本窮者同力同力也文子勤者同居則薄矣同居居於此者則名則實矣義同本仁不其智獨倘者其所同獨
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同皆有合故竟為善而
眾善至繁為非而眾非來○善類一本作商云天降
災布祥其有賦以言禍麻人或召之也○賦也故國亂
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也召寇則無以有矣
也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亂則攻者利攻
亂則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為之況於賢主乎
故制地寶器車解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為足人攻治則
為利者不攻矣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為利則
因為名也名實不得則國雖強大者易為攻矣解在乎史墨
來而鞭不擊衛趙簡子可謂如助神矣○史墨召類
應同○目叔著板云一名應同今即與應同也
三曰世之變者多有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以尤
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而望者不見
西橋南鄉視者不視北方意有所托也人有以欲者意其
鄰之子視其行步滿鉢也顏色滿鉢也言語滿鉢也動作
態度無為而不滿鉢也相其谷而得其鉢○田田並作田
正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滿鉢者其鄰之
子非變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尤也鄰之故法為
甲黨以帛○帛以帛息也謂鄉君曰若不若以組凡
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也今欲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
組則不然欲滿則盡任力矣鄉君以為然日將何所以得
組也公息忌對曰上之則民為之矣鄉君曰善下令令
官為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其家皆為組人
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鄉
君不說於是復下令官為甲無以組用此邪君之有所
尤也為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為組何傷也以組不便
公息忌雖無組○十六作雖無組亦何益也為組與不
為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
惡者其父出而見而喘反而告其鄰曰而喘不若吾子
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喘至矣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

呂氏春秋

去尤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
其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天下彌衰聖王之遺廢絕
塞樹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天賄
壯狡乞靈驅屈○說與使同加以死虜攻無辜之國以索
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
不亦難乎今日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溝守狗死其勢可宥
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庫其守具寡可聚而暴
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與華子非周書曰往者不可
及來者不可待贊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
善不善者其王下難矣善不善本於愛愛利之為
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其甚
年也見其所管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久而思
人游深淵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
間故賢王士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功先名
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安能
於事合其與人設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安能
父始習於大君藩門始習於甘蠶○習學也甘蠶也大豆蠶也
列子謂為造父之師曰泰豆氏此大豆腐蠶桑蠶門
即造父之子也泰豆氏造父之師也泰豆氏造父之師也
子莊子造父之子也泰豆氏造父之師也泰豆氏造父之師也
甘蠶而不徒人以爲性者也以爲性者不徒之所以致遠
道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專學人以甘蠶之法而致遠
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習其
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

聽言

五日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梁仲子云惟
而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欲以問而作不知
不足乎己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物不爭之愉易乎靜以
之使夫自得之○後云以因而然之使夫自言之○後云
不極極聽者自多而不自知也夫天下何益焉是乃
真之昭昭之定毀之成危之寧○毀為成以危為寧以故
殷周以凶比于以死詩而不足以舉殷周以亂而比于
亂不可為勝舉忠人主之性○作莫過乎所疑而
過於其所不疑所疑者不而行故以其所不不過乎所
不知而過於其所知所知者不可不為故曰過於其所知
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按之以量驗之以數所
不疑其所已知信主所明用則主能若此則是非無所
失而舉措無所過矣○其夫堯得賢天下
而試舜舜得賢天下而試禹禹安試用何以得斷之
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本今夫惑者
非知反性命之情也其次非知親於五帝三王之所以
成也○成則矣自知其世之不可也矣自知其身之不逮
也○其則矣太上知之其次不知其不知也○其
知則問不能則學問歲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林○林賢問
三代之所以昌也○其不知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
宗本也論語曰不知為不知夫不知者而自以為知名不徒立
為則則反於道百禍之故曰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
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其賢者然後名成功而
其能國乎賢者之道卒而難知妙而難見○道道也賢者
惟其所往非不肯所及故雖知其仁愛物也故見賢者
而不詳則不揚於心不揚於心則知之不深○深知賢者
不深知賢者之言不詳莫大焉○善主賢世治則賢者
在位○自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位○自

呂氏春秋卷第十四 孝行覽第二 本味 首時 義賞 長攻 慎人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 孝行覽第二 本味 首時 義賞 長攻 慎人

呂氏春秋

新設險之害故曰能全宗廟以守宗... 林節節飲食養體之道也

道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 六畜鹹煎調養口之道也

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 進而厚用之可謂善矣

有愛色門人問之曰天子下堂而傷足... 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斷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 孝道是以愛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

敬可能也安為難... 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信者信此者也... 刑自逆此作也

二曰求之其本經句必得求之其末... 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也

其本在得賢有佐氏女子採桑得嬰兒... 居伊水之上孕在身孕有神告之

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 化為空桑伊母化故命之曰伊尹

而黃氏東投所見本故命之曰空桑... 辨曰此第五紀云顛頂生自若水

於空桑引傳記此伊尹空桑之故也... 湯湯問伊尹使人請之有佐氏不可伊尹亦欲

湯湯問伊尹使人請之有佐氏不可伊尹亦欲... 湯湯問伊尹使人請之有佐氏不可伊尹亦欲

湯湯問伊尹使人請之有佐氏不可伊尹亦欲... 湯湯問伊尹使人請之有佐氏不可伊尹亦欲

湯湯問伊尹使人請之有佐氏不可伊尹亦欲... 湯湯問伊尹使人請之有佐氏不可伊尹亦欲

湯湯問伊尹使人請之有佐氏不可伊尹亦欲... 湯湯問伊尹使人請之有佐氏不可伊尹亦欲

湯湯問伊尹使人請之有佐氏不可伊尹亦欲... 湯湯問伊尹使人請之有佐氏不可伊尹亦欲

湯湯問伊尹使人請之有佐氏不可伊尹亦欲... 湯湯問伊尹使人請之有佐氏不可伊尹亦欲

湯湯問伊尹使人請之有佐氏不可伊尹亦欲... 湯湯問伊尹使人請之有佐氏不可伊尹亦欲

湯湯問伊尹使人請之有佐氏不可伊尹亦欲... 湯湯問伊尹使人請之有佐氏不可伊尹亦欲

湯湯問伊尹使人請之有佐氏不可伊尹亦欲... 湯湯問伊尹使人請之有佐氏不可伊尹亦欲

湯湯問伊尹使人請之有佐氏不可伊尹亦欲... 湯湯問伊尹使人請之有佐氏不可伊尹亦欲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佐氏喜以伊尹

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射者望也... 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 肉之美者狸狌之唇... 北山之南有鳳之九...

何與不與日所新亦作... 北山之南有鳳之九... 北山之南有鳳之九... 北山之南有鳳之九...

門也... 欲定一世而無其主... 王宮... 楚王... 楚王... 楚王...

也有匹夫而報萬乘者... 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 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 非自然也故使之若至物無不為... 其則生則生時則賞則罰...

死不焚也...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 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

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 始足以霸矣實重則民移之... 乃猶文武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

五人高救為首... 夫取代東迫命張孟談... 智伯斯其頭以為鑑...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強弱... 不過湯武未必必也... 楚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

九江越十七院以有吳... 非吳之越越必與吳... 吾仇也四十載作孽財賈而民恐...

夫王吾聞之義兵不攻... 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 乃攻之夫差為擒夫吳王也...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慎大賈第三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實因 察今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念大愈懼愈強愈忿凡大者小鄰國也懼者... 慎大賈第三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朝不易位農不去囿商不變肆安其親鄰如夏耶... 慎大賈第三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朝不易位農不去囿商不變肆安其親鄰如夏耶... 慎大賈第三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攻覆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 慎大賈第三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攻覆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 慎大賈第三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作上則說案史... 此作上則說案史... 呂氏春秋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為徒...

也此文之所以王也... 此趙宣孟之所

以爲安也不易乎... 此趙宣孟之所

所以顯也... 此趙宣孟之所

仁義而... 此趙宣孟之所

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必此之由也... 此趙宣孟之所

此仁義... 此趙宣孟之所

士之... 此趙宣孟之所

起者宜孟止車爲之下食... 此趙宣孟之所

問之曰女何爲而... 此趙宣孟之所

乞而... 此趙宣孟之所

宜孟與... 此趙宣孟之所

改拜受而弗敢食也... 此趙宣孟之所

初學記... 此趙宣孟之所

數百而... 此趙宣孟之所

待之因... 此趙宣孟之所

中之士疾追而... 此趙宣孟之所

孟車也... 此趙宣孟之所

反走對曰何以名爲... 此趙宣孟之所

云乘下... 此趙宣孟之所

孟運活... 此趙宣孟之所

而况德... 此趙宣孟之所

也言其... 此趙宣孟之所

以喻... 此趙宣孟之所

此大... 此趙宣孟之所

字亦... 此趙宣孟之所

爲可... 此趙宣孟之所

人張... 此趙宣孟之所

西遊... 此趙宣孟之所

秦寡... 此趙宣孟之所

資之... 此趙宣孟之所

張儀... 此趙宣孟之所

乘也... 此趙宣孟之所

王爲... 此趙宣孟之所

之力... 此趙宣孟之所

遭反... 此趙宣孟之所

淳子... 此趙宣孟之所

也于... 此趙宣孟之所

王曰... 此趙宣孟之所

攻薛... 此趙宣孟之所

力而... 此趙宣孟之所

日嗜... 此趙宣孟之所

坐拜... 此趙宣孟之所

善說... 此趙宣孟之所

所說... 此趙宣孟之所

五曰... 此趙宣孟之所

因其... 此趙宣孟之所

感興... 此趙宣孟之所

也惠... 此趙宣孟之所

者勇... 此趙宣孟之所

立十... 此趙宣孟之所

無今... 此趙宣孟之所

客將... 此趙宣孟之所

人雖... 此趙宣孟之所

之入... 此趙宣孟之所

敢刺... 此趙宣孟之所

欲知... 此趙宣孟之所

此使... 此趙宣孟之所

有遺... 此趙宣孟之所

賈於... 此趙宣孟之所

王獨... 此趙宣孟之所

此寡... 此趙宣孟之所

墨是... 此趙宣孟之所

君以... 此趙宣孟之所

願安... 此趙宣孟之所

誠有... 此趙宣孟之所

連矣... 此趙宣孟之所

謂左... 此趙宣孟之所

可服... 此趙宣孟之所

大矣... 此趙宣孟之所

生之... 此趙宣孟之所

可得... 此趙宣孟之所

冬日... 此趙宣孟之所

以甲... 此趙宣孟之所

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故曰功因者無敵因民以...

黃因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法也...

今而至於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

亦萬變而樂不變獨之壽民今為獨子矣...

日也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也...

察今

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先王之法也夫不敵議法者眾庶也以死守者有...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觀世 知慶 悔過 樂成 察微

呂氏春秋訓解

一曰凡國之亡也必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

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豈為夜以夜繼日男...

女切倚向無休息... 年中山果公威公又見所泰而問曰... 威公問焉對曰君大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黃... 田邑而禮之二人賢者也... 直人曰說苑去詩合三十九物... 君之身乎... 之亂人與善談之士... 也周鼎著饗餐有首無身... 也云廣雅釋言為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 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周人齊王欲謂之仕又辭... 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必所學有五蓋何謂五... 畫曰莫之必則信畫矣... 畫則名畫矣莫之愛則親畫矣行者無履居者無食則財... 畫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畫矣國有此五者無幸... 必凶中山王齊當此... 使中山之王與齊王問五畫而更之則必不凶矣... 患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畫也... 幸心之奔起軍以也燕人於濟上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造... 其所以凶也... 也

臣氏春秋

餘封建... 知其若此也故曰慎一日以終其世... 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 左右視尚盡賢於已故周公曰不知吾者吾不與處... 我者也不不知吾者吾不與處... 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不不知吾者吾不與處... 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主賢世治... 則賢者在上位也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 天子既廢... 天子無天子則強者勝弱者衰... 而後進... 求有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閑之所若... 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涓泉... 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 與不知也... 今命亦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 得而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為君子也... 仲也... 石父... 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 驕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人越石父怒請絕交子... 使人應之曰累天當得交也... 子猶未邪... 也... 仲乎已... 者不識辭... 人有功則德德則... 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

容貌有饒色...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眼則與不見同... 異其所以為照所以為眼異... 嘗見眼者目無由接也... 正也... 亦... 一智也... 工不能喻矣... 何以為之莽莽也... 壞也可以為之莽莽也... 故公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 也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以為智... 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為智... 主無以安矣智無以接... 不聞危君...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

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職行者無理謂居臣計首當官之於君無有職藏之心也行謂臣也今臣將也亦當輪焉所知使君行之無有據藏之地也

日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常之巫術公仲舒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常之巫術公仲舒之無讓也願君之言也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常之巫術公仲舒之無讓也願君之言也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常之巫術公仲舒之無讓也願君之言也

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術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幾也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術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幾也

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術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幾也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術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幾也

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術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幾也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術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幾也

四日穴深尋則人之膏必不能極矣穴謂目也是何也不至故也管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者雖難為道雖難精不能見矣謂其功也故管子曰商為師范蠡流乎江也范蠡王會稽子也故管子曰商為師范蠡流乎江也范蠡王會稽子也

管子曰商為師范蠡流乎江也范蠡王會稽子也管子曰商為師范蠡流乎江也范蠡王會稽子也

管子曰商為師范蠡流乎江也范蠡王會稽子也管子曰商為師范蠡流乎江也范蠡王會稽子也

管子曰商為師范蠡流乎江也范蠡王會稽子也管子曰商為師范蠡流乎江也范蠡王會稽子也

管子曰商為師范蠡流乎江也范蠡王會稽子也管子曰商為師范蠡流乎江也范蠡王會稽子也

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乏何其久也使人臣情勞以豐體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內也謂使臣也東遷候暗之道謂使臣也東遷候暗之道謂使臣也

東遷候暗之道謂使臣也東遷候暗之道謂使臣也東遷候暗之道謂使臣也

東遷候暗之道謂使臣也東遷候暗之道謂使臣也東遷候暗之道謂使臣也

東遷候暗之道謂使臣也東遷候暗之道謂使臣也東遷候暗之道謂使臣也

東遷候暗之道謂使臣也東遷候暗之道謂使臣也東遷候暗之道謂使臣也

邱氏之宮而益其宅邱子名慧卿子純之子也... 邱氏之宮而益其宅... 邱氏之宮而益其宅... 邱氏之宮而益其宅...

察微

七日東方之暈者謝子將內見素惠王... 七日東方之暈者謝子將內見素惠王... 七日東方之暈者謝子將內見素惠王...

佐制者為昭... 佐制者為昭... 佐制者為昭... 佐制者為昭... 佐制者為昭...

去宥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

得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 得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 得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

正名

得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 得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 得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審分覽第五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慎勢

不二 執一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主謂君也分謂仁義
也至者至君德合則祥瑞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身治則國治
自故曰一今以眾地者公作則運有所匿其力也運徐也
治故曰一今以眾地者公作則運有所匿其力也運徐也
運而不動也分地則連無所匿運也分地則連無所匿運也
自欲得其成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
邪私也君主無所遷其累矣累謂累也謂主不以正
其真也凡為善難任善易矣以知之八與驥俱走則人
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
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言君好為人臣之官事是謂與
人官一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勝也好治人夫人主亦
有車居無去車車字上係誤倒居字當屬下句今乙正
則眾善皆盡力竭能矣詔諫誠賊巧佞之人無所實其義
矣竊竊也堅竊廉直也忠教之士畢說勸賜竊竊也人主
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察明也有不
知乘物而自恃特奪其智能多其效詔而好自以詔亦
若此則百官悞悞悞悞亂也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
分移政門不可以卒不可以致此國之風也也王良之
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王良
夫邪無正邪良也以善御之功苑試精於射天支王良
意即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
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
而察其類無使放悖悖亂也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
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惡
而愈惡也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慎也故曰不可
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而欲治治猶善也塞塞之任不在臣下臣
於人主君明則臣忠臣忠則政善塞塞之臣不獨義湯禹之
臣不獨忠得其數也數之得桀紂之臣不獨鄭幽厲之臣
不獨辭失其理也屬主則宜王之父幽十周宣王之

遂曰斷皆惡也也連過遂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
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也而因用威怒有司必
誅怒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眾有司也萬物一作那云羣
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
以智道而實以過悅以用善故云過一作過又善作
玉篇云也莊子大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充發以潔白而
宗師釋文廢也也以高賢而充以卑下充發以潔白而
隨以汗德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處以貪朴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故勞窮之似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不能別也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世以鹿為馬此之類也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愛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
國之凶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自之類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得者其此義邪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人主不愛勞矣不愛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是生問而不詔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功和而不矜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也土不行者不止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謂土不行者不止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止也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王公之使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六合四海上下也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海於大淵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性於大淵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道於人乃大得人也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所以大得人也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下也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自下也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非也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也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日不幾也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近故曰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謂人見之故曰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非也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也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假也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全也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不達聖人之高也謂牛頭而實馬體此理之謂也所以公法而

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

呂氏春秋

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明其人得其所不...

五日明君者非偏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

化九陽奇怪之所際... 趙襄子之時以任登... 中牟令... 應齊已請見... 為中大夫... 若此其易也... 登也已而... 實登之所... 已也遂不... 力畢盡... 者議之也... 伊尹呂尚... 子弟非... 者與仇人... 也百里... 匠之也... 而天下... 夷吾百里... 特賦遠哉... 者亦有人... 亦見... 今亦... 況俗主... 知度

六曰失之乎... 失之乎... 之乎國危... 會權鈞則... 正故小大... 凡冠帶之... 兩七字... 知度

立國之... 地方千里... 小其多不... 德之休明... 脫離今... 補十二... 神農十七... 上之十里... 以假使... 則猶倍... 已矣齊... 欲滿易... 能成... 又況不... 重使... 野首之... 實不... 而士... 之淵易... 苦之... 其本... 業本... 行本... 也故... 乎一人... 諸侯... 權輕... 者勢... 賢於... 先王之

立國之... 地方千里... 小其多不... 德之休明... 脫離今... 補十二... 神農十七... 上之十里... 以假使... 則猶倍... 已矣齊... 欲滿易... 能成... 又況不... 重使... 野首之... 實不... 而士... 之淵易... 苦之... 其本... 業本... 行本... 也故... 乎一人... 諸侯... 權輕... 者勢... 賢於... 先王之

立國之... 地方千里... 小其多不... 德之休明... 脫離今... 補十二... 神農十七... 上之十里... 以假使... 則猶倍... 已矣齊... 欲滿易... 能成... 又況不... 重使... 野首之... 實不... 而士... 之淵易... 苦之... 其本... 業本... 行本... 也故... 乎一人... 諸侯... 權輕... 者勢... 賢於... 先王之

立國之... 地方千里... 小其多不... 德之休明... 脫離今... 補十二... 神農十七... 上之十里... 以假使... 則猶倍... 已矣齊... 欲滿易... 能成... 又況不... 重使... 野首之... 實不... 而士... 之淵易... 苦之... 其本... 業本... 行本... 也故... 乎一人... 諸侯... 權輕... 者勢... 賢於... 先王之

立國之... 地方千里... 小其多不... 德之休明... 脫離今... 補十二... 神農十七... 上之十里... 以假使... 則猶倍... 已矣齊... 欲滿易... 能成... 又況不... 重使... 野首之... 實不... 而士... 之淵易... 苦之... 其本... 業本... 行本... 也故... 乎一人... 諸侯... 權輕... 者勢... 賢於... 先王之

立國之... 地方千里... 小其多不... 德之休明... 脫離今... 補十二... 神農十七... 上之十里... 以假使... 則猶倍... 已矣齊... 欲滿易... 能成... 又況不... 重使... 野首之... 實不... 而士... 之淵易... 苦之... 其本... 業本... 行本... 也故... 乎一人... 諸侯... 權輕... 者勢... 賢於... 先王之

立國之... 地方千里... 小其多不... 德之休明... 脫離今... 補十二... 神農十七... 上之十里... 以假使... 則猶倍... 已矣齊... 欲滿易... 能成... 又況不... 重使... 野首之... 實不... 而士... 之淵易... 苦之... 其本... 業本... 行本... 也故... 乎一人... 諸侯... 權輕... 者勢... 賢於... 先王之

立國之... 地方千里... 小其多不... 德之休明... 脫離今... 補十二... 神農十七... 上之十里... 以假使... 則猶倍... 已矣齊... 欲滿易... 能成... 又況不... 重使... 野首之... 實不... 而士... 之淵易... 苦之... 其本... 業本... 行本... 也故... 乎一人... 諸侯... 權輕... 者勢... 賢於... 先王之

立國之... 地方千里... 小其多不... 德之休明... 脫離今... 補十二... 神農十七... 上之十里... 以假使... 則猶倍... 已矣齊... 欲滿易... 能成... 又況不... 重使... 野首之... 實不... 而士... 之淵易... 苦之... 其本... 業本... 行本... 也故... 乎一人... 諸侯... 權輕... 者勢... 賢於... 先王之

立國之... 地方千里... 小其多不... 德之休明... 脫離今... 補十二... 神農十七... 上之十里... 以假使... 則猶倍... 已矣齊... 欲滿易... 能成... 又況不... 重使... 野首之... 實不... 而士... 之淵易... 苦之... 其本... 業本... 行本... 也故... 乎一人... 諸侯... 權輕... 者勢... 賢於... 先王之

立國之... 地方千里... 小其多不... 德之休明... 脫離今... 補十二... 神農十七... 上之十里... 以假使... 則猶倍... 已矣齊... 欲滿易... 能成... 又況不... 重使... 野首之... 實不... 而士... 之淵易... 苦之... 其本... 業本... 行本... 也故... 乎一人... 諸侯... 權輕... 者勢... 賢於... 先王之

立國之... 地方千里... 小其多不... 德之休明... 脫離今... 補十二... 神農十七... 上之十里... 以假使... 則猶倍... 已矣齊... 欲滿易... 能成... 又況不... 重使... 野首之... 實不... 而士... 之淵易... 苦之... 其本... 業本... 行本... 也故... 乎一人... 諸侯... 權輕... 者勢... 賢於... 先王之

立適子不... 適子無... 百八分... 乎也... 已定人... 各守其... 楚王... 春時... 亂異也... 子之二... 則危上... 細人所... 予於庭... 不能... 也與無... 其理之... 慎勢

立適子不... 適子無... 百八分... 乎也... 已定人... 各守其... 楚王... 春時... 亂異也... 子之二... 則危上... 細人所... 予於庭... 不能... 也與無... 其理之... 慎勢

立適子不... 適子無... 百八分... 乎也... 已定人... 各守其... 楚王... 春時... 亂異也... 子之二... 則危上... 細人所... 予於庭... 不能... 也與無... 其理之... 慎勢

立適子不... 適子無... 百八分... 乎也... 已定人... 各守其... 楚王... 春時... 亂異也... 子之二... 則危上... 細人所... 予於庭... 不能... 也與無... 其理之... 慎勢

立適子不... 適子無... 百八分... 乎也... 已定人... 各守其... 楚王... 春時... 亂異也... 子之二... 則危上... 細人所... 予於庭... 不能... 也與無... 其理之... 慎勢

立適子不... 適子無... 百八分... 乎也... 已定人... 各守其... 楚王... 春時... 亂異也... 子之二... 則危上... 細人所... 予於庭... 不能... 也與無... 其理之... 慎勢

立適子不... 適子無... 百八分... 乎也... 已定人... 各守其... 楚王... 春時... 亂異也... 子之二... 則危上... 細人所... 予於庭... 不能... 也與無... 其理之... 慎勢

補有金鼓所以一耳也... 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知出乎一穴者...

下二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 執一所以博之也... 必有一所以博之也...

呂氏春秋

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桿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 與我執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

執一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執一... 夫與我執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審應覽第六 重言 精論 離謂 注辭 不屈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 夫與我執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

非其有田諱不察也... 趙惠王謂公孫龍曰... 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 也今有人於此無禮慢易而求敬...

成王與唐叔虞居椽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 以此封女... 周公謂公曰... 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三曰聖人相論不待言有先言者也... 列子黃帝作有每居海上... 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無至者矣...

孔子曰没人能取之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 案若孔子曰滿腹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名也易牙齊桓... 則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 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應色臣是以知之... 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言魯夫人乃以... 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燦也...

呂氏春秋

精論

四曰言者以諷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 而不顧其質務以相毀毀以相譽譽成畫... 中或有嗚呼其哀之中有昭焉... 相以善者子產令無辭書郭析致之產令無改郭... 析倚之令無窮則郭析極之亦無窮矣是足不可無辨也... 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 人之求金甚多以告郭析... 又若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 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 危從此生矣... 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 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 因罪罪國大亂民口謹誨子產患之於是殺郭析而戮之... 民之謀郭析之類... 死也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為

雜論

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向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 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 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不可知其與指言無擇... 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病之... 王乃止其行... 有辨不若無辨周鼎著傳而說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 不可為也...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之... 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諷也言心相離而... 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說也言行... 相訕不許莫大焉空雄之過秦趙相與約也約也○空... 雄本是空籍寫者... 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 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 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欲救之此非約也趙... 王以告平原君趙王曰平原君也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 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 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 至於蕭三言公孫龍言藏之三言甚辯公孫龍言孔穿言... 至公孫龍之言也... 孔穿之言也... 日孔穿朝朝見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 蕭三言之說也... 近其成也願得有問於君謂蕭三言甚難而實非也謂蕭

破齊以為功今大王曰我甚取便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
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為也王無以
應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之相國也曰先
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
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
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與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
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顯曰公不愛趙天下必從周顯曰固
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
秦之利夫周顯曰欲之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為從秦魏
令孟印割綽安邑之地以與秦王孟印乃孟卯之誤
人戰國策作安邑魏策云如謂秦王曰王有所欲於魏
者長辛子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使則臣
使魏之今此云割綽安邑之地割綽即沙之與文字
不載案仲子云安邑魏都也李何割其國都以與人
可也王喜令起買為孟印求司徒於魏王即起買魏王
不說應起買曰印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減為司徒無用
印魏亦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認之也起買出遇孟印於
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買曰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公之
主曰寧用減為司徒無用公印孟印入見謂魏王曰秦
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為司徒孟印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
以減無用印也孟印太息曰安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
秦之善臣也以綽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王
使負牛持綽安邑之書致之於秦秦猶善牛也負印雖
牛當亦是魏印在孟印之牛書猶云乃一作之
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印如身
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疑也臣見令臣責令秦印雖賢
固能乎能也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買印為司徒凡人主
之與其大官也為有益也今割國之鑄錢矣而因得大官
割分也鑄錢兩也謂分錢也且何地以給之足大官人
安邑而得大官大司徒也且何地以給之足大官人
臣之所欲也孟印令秦得其所欲田邑秦亦令孟印得其
所欲司徒責以償矣尚有責魏雖猶不能責無責又
况於弱魏王之令乎孟印為司徒以秦其責則也秦王
立帝空陽令許綽魏王帝也許綽魏王帝也秦魏王入
朝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秦作周所以河內魏與秦重
王曰梁重又曰梁執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
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

呂氏春秋

與梁及身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
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其善之善本注二字在
乃輒行轍止不入秦○傳本秦雖大勝於長平三年然
後注秦將白起攻趙三年城其卒四士民倦糧食○此二
字當此時也兩周全其北存魏舉陶削衛地方六百有之
勢是有之勢是而入大蚤大蚤待於魏散之說也言何
魏散之說乃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
不人秦耶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
有將可以入而不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
與又同誇豈不誇豈不誇豈不誇豈不誇豈不誇豈不誇
不人之時不可不熟論也論辨

應言
八曰今有羿驩蒙弊弱於此而無效則必不能中也羿夏
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蓋蒙弊子也亦能百中
羿驩蒙所出地也因而以名○孫宣公晉孟子蓬萊
作蓬萊音蓬江中非獨弦也而弦為弓中之具也夫立功
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
於鄆薄矣薄或武王嘗窮於畢郢矣畢或公孟子蓬萊
程音程亦作程注畢豐蓋以豐即程也畢豐皆在成
陽東周書大臣解維周王宅程三年孔兒注云程地名在
成州左右後以為國初王季之子文子四馬而程程乃
從豐焉是程程不得為一地程程云豐在都程程在成陽
西北案孟子云文王卒於畢即畢郢伊尹當居於庖廚
矣太公當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
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矣子賤治父惡
魯君之驩讓入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不齊○讓讓本
說今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家語○讓讓本
皆外與之俱至於賈父邑吏皆朝矣子賤令吏二人書吏
方將書子賤從旁時擊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子賤
為之怒更甚思之辭而請歸矣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
勉歸矣勉歸也二吏歸報於君君報曰子不可為書君曰
何故吏對曰子使臣書而時擊臣之肘書惡而有甚
怒吏皆笑矣子使也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
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
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
令之賈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賈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
有也便於賈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約最

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賈父三年乘馬旗短褐衣弊裘
而往觀化於賈父見夜道者得則舍之亟馬旗問焉曰漁
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
也古者魚不尺不升于知宓子體人 所舍者小魚也巫
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間行問若有嚴刑
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曰嘗與之言曰誠乎
此者刑乎彼誠至誠於近以化 宓子必行此術於賈父也
夫宓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
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必哉此魯君之賢也三月
嬰兒軒冕狂前弗知欲也斧鉞狂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
諄諄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情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
天水○五字疑衍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故
凡說與治之務其若誠以誠說則信著之聽言哀者不若
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關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
心不神誠成神他言不誠
具備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行狀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草狗相與居皆無爭投以夷難則相與爭矣注難對所欲之故謂爭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為不義也強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為不義競不用此其為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言其晉文公伐原原邑文公復國原不從故也與士期七月七日而原不下注原道也魯作三日韓非外傳說左作十日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賢也得原失寶吾不為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左傳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為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攻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為欲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謀誠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誠也周書通書故信之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實矣虛言可以實則六合之內皆為己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有也人制之而用之己之有也已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為用矣聖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為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不信氣不凝陰陽不和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則果實不生木曰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通氣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也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實則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也身交友不信則難教怨不能相親

也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染色不貞貞正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寡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裝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善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齊矣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國內侯以聽注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國內侯以聽而封之魯請比國內侯以聽注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國內侯以聽

貴信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物之傷也以不慈之名舉以舉人之說也以食位之說湯武以放賊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舉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舉人之說也以食位之說湯武以放賊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

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則行飾飾日物故任天地而有餘也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責難難則失親親則怨則怨則離梁仲子之辭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荷荷且自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恥此管子水地篇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寸之玉必有瑕瓊之管石水地篇之行也注云瓊玉字不載今此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全不可全上今行一故擇務而責取一也今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論術則見外季孫氏之子子也切魯公家政事而論一魯國之義也魯國之義也注魯國之義也魯國之義也注魯國之義也

夜關門辟任車燭火甚盛從者甚眾宵或飯牛居車下望
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歌頌桓公其詩曰桓公之德
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歌頌桓公其詩曰桓公之德

桓公待之矣
舉難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
持君覽第八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變 行論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日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也肌膚不足以扞
禁暴也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殺害者之寒暑
燥溼弗能害為之備而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
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若道立也道立則羣之
君道立則利出於羣也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
矣始未有君臣之制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
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
無衣服履帶宮室商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
此無君之患也故以無君為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
也明知自上古以來天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
之利也君臣之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
者則君道何利而物利豈能為哉非道之東漢
非君道也此言北地之東也夷穢之鄉東方曰夷大解
陵魚其鹿野搖山揚揚大人之居多無君無力揚揚漢
之南陽州漢百越之際越有敵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
陽馬騶兜之國多無君無君者氏差呼所離水之西變
人野人樊讀如制篇筆之川舟人送說安人之鄉多無君
西方之戎無君者先言氏馬門之北鷹隼所擊須臾之國
後言言突人自遠及遠也

舉難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不得常施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外之
則死人之義也義者身謀讓欲殺趙襄子欲為晉伯故趙
上滅狼去君自刑以發其容為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
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
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所謂道
索無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
襄子索求襄子必近于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
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
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為為之矣道樂作是為
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為為之矣
六字兩本皆可通無此失吾所為為之矣非從易也柱厲
非凡吾所為為此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
叔事苦教公苦子困也教公論公君也案此列子說
附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所如而適去居於海上也
夏日則食菱菜一名馬頭也菱也冬則食橡栗也橡栗
果菽菽公有難柱厲辭其友而往死之也

子曰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
也言叔為不見知於故公而舍之去今與柱厲叔曰不
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死而死而死而死而死而死
教公果知我將死之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
然也唯明君能知忠臣也故公及也死其所以激君
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厲人也人主御於君人之
人臣非是下云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也忠臣察則
君道固矣見
君道安固不危殆也

舉難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鄭氏而無所鏡其殘凶矣...
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
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
志爲故也...
以我爲三公以竟爲失論...

雖無道子敢不事父...
夫美令封取之...
流涕而咨之...

可呼也...
曰惟此文王小心翼昭...
受命矣凡絲進見爭之日...
願辭不爲臣...

之擇人不謹也...
王方大飲左右官...
左右官實於燕...
使以反令燕王復舍...

也通水...
揚梁之隄...
古通水...
古通水...

七年...
天舍諸侯於漢陽...
夫舍諸侯於漢陽...
可謂不簡人矣...

日必先殺三都...
曰必先殺三都...
日必先殺三都...
日必先殺三都...

他不知化者...
日大夫之慮...
日大夫之慮...
日大夫之慮...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察賢 期賢 審為 愛類 貴卒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日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也... 也飲食居處適則九氣節平... 王者厚其德積福善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 也故使雨雪甚... 若此而不為意者... 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 說文王之義...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開春論

蓋小功也哉韓氏城新... 是也故我禁于之國也... 活臣父之死... 封人子高... 之也匿己之行... 樂蓋有罪於晉... 而刑不悅... 避煩辱猶不能免...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 疾求豈不過哉... 禱祠無事焉... 天下之賢士... 也雪霜雨露... 去矣...

呂氏春秋

察賢

賤治單父... 此彈鳴琴身不下堂... 夜不居以身親之... 子曰我之謂任人子... 三曰夫燭燻者務... 振其樹何益... 其德者天下之士... 出文選... 得賢士... 而伐衛之細君... 簡子曰不如而言也... 子之時衛以十人... 知用人矣... 士而無侵小... 也周禮二十五家... 此非段干木之... 開段干木未嘗... 敢騙之也... 地作段干木富... 之木不以段干... 勢萬萬而時... 吾君好正段干... 幾何矣... 無乃不可加兵... 攻之... 攻之...

呂氏春秋

亂王吳起死矣吳起拔人所射之矢以插王尸因言曰報也且荆國之法罷兵於王尸者謂加重罪達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其後之言發謀以齊襄公即位信公孫無知收其祿齊襄公孫公賈之子孫也公孫無知之子孫也公孫無知不說殺襄公之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數無知未有君人魯公之命公孫無知自為君故公孫無知與公子小白皆歸歸至爭先入魯公之家公孫無知與公子小白皆歸歸至爭先入魯公之家公孫無知與公子小白皆歸歸至爭先入魯公之家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疑似 宣行 求人 察傳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行不可不執不執如赴深谷雖悔無及也執也...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疑似 宣行 求人 察傳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疑似 宣行 求人 察傳...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疑似 宣行 求人 察傳

人害己也... 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

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 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

慎行論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 慎行論

鳥喙背上有羽... 氣之民積金之山... 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 得陶化益真竟積草之交... 亦勞乎... 夫子為天子而天下已治矣... 由辭曰為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 辨而食之... 害之故賢者聚焉... 謀人而不謀... 孔伯產而取... 有與無人... 消子不我思... 攻也秦荆近... 惟人子產一... 惟在得人故曰

呂氏春秋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 獲獲似母猴母猴似人之與狗則遠矣... 齊桓公問管子於鮑叔牙... 王句踐於太宰嚭... 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 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 五聲五行之聲宮商角徵羽也... 長笛笛亦有均字重黎又欲益求人... 能而之以平天下也... 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 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 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 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 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 何以慎綠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為所聞則得之矣... 察傳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子符非不先知化也... 夫差以爲然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 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 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 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

呂氏春秋

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 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 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 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

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 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 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 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

賞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馳乘者不賞
其本則臣聞之卻子虎文公召卻子虎曰君所以勝卻
鄭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曰賞之何
子虎曰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曰賞之何
子虎曰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曰賞之何

不苟論

二曰賢者善人以身中事人以中事人
肖者以財肖者任人以財得地千里不若得一
伯樂也伯樂者得馬得財則財得馬也
得財則財得馬也伯樂者得馬得財則財得馬也
伯樂者得馬得財則財得馬也伯樂者得馬得財則財得馬也

可射也公中鉤故曰不可射也
也其若公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
也其若公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
也其若公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

呂氏春秋

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能叔曰使齊國得管
子者能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
過無由生矣夫孫叔敖沈尹筮也當同相與友叔敖遊
於鄒三年聲聞不知問一修德行能令入主上至於王下至
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能令入主上至於王下至
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爲子游欲令孫叔敖也沈
尹筮遊於鄒五年荆王欲以爲令尹沈尹筮曰期思之
鄒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楚昭王云左傳昭王十年杜注
注鄒子非相爲云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
王與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筮之力
也功無大乎進賢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
規矩方也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也
其能自知者則必直士也直士能知天子立
規矩方也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也直士能知天子立
規矩方也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也直士能知天子立
規矩方也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也直士能知天子立
規矩方也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也直士能知天子立

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
也其若公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
也其若公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
也其若公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

字惡人聞其過尚猶可愧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
善注文選孔文舉爲補表引或言君之智也○每云
十二作或言君仁或言君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
義或言君賢此有脫文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
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
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見任座趨而出次及黃雀黃
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
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然則任座之
對曰矣爲不可臣聞忠臣舉其忠也而不放違其死座
殆尚在於門必始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召之
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爲上客客敬文侯微翟
黃則幾失忠臣矣○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
黃乎○新序一前作翟黃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
也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爲
得其處而安其產生也○無道知主主
也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也○主之賞罰爵祿之
所加者宜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爲用
矣○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賞不及之也
陶狐三說復思其作陶狐左右曰君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
而陶狐不與賞聞其說之也○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
者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讓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辨吾
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
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爲首矣○陶狐也勤勞之
三賞中○改字○周內史與問之曰晉公其窮乎○內史
大夫也奉使來○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富之矣
德也○秦小主夫人用奄擊擊賢不說自匿百姓怨非
上小主秦也秦公會孫也公之子也夫人用奄擊賢不
子連也○魏文侯之欲入因舉臣與民從之塞公子連
連即獻於小主爲從民弟也○名曰臣有義不兩主公
右主然守塞弗入也○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
子勉去矣內公之使疾去○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
安定將之北塞○諸改入之○內公之使疾去○夫人聞之

也其若公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
也其若公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
也其若公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 似順論第五 別類 有度 分職 處方 慎小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日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 似順論...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 似順論第五 別類 有度 分職 處方 慎小

失是乃以究難之賞賞尹舜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 似順論

二日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為知物多類然... 似順論

別類

三日實主有度而聽故不過... 別類

此四六者不蕩乎中則正不邪動於中則正直是與此之謂也則靜則清明則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知已之也孫云御覽六百二十作已之御通乎道者也

然以其智強智以其能強能以其為強為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為也

王取非其有知已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

樂己者謂其樂也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之主使能與賢賢功名大立於世

宮室為國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准繩功已就

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

危○敵之二字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實而天下皆競也

乃發太府之貨予眾眾公楚葉縣大夫出高庫之兵以賦民賦手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

公之若若冕之愛其子也白公愛其子子長而食其母也

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春也春也春也春也春也

五曰凡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為矣

所慎而治亂之紀也聖人所以治亂人也

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

亂也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新成也

定分之謂也言其為君治理也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

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也

昭釐侯出弋朝偏緩弋也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

則若衡石為方圓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也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上則不得以遠觀下

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也巨防容蟻而漂邑

謹畏化而不自足也... 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 唐尚說惠王而解之... 信此愚者之患也... 也非微而矜其名也反其實也

七存論

二曰嘗試觀於上志... 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 與三王之佐同也... 故也無大功皆患其身不費於其國也... 孔子曰燕爾爭善處於一屋之下...

務大

受教... 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 曰先生之義不死君不臣君信有之乎... 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也... 之不死也豈乎其死也... 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 地利也貴其志也... 位尊尊重也... 則二民農則重則少私義... 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 而事未則不令... 而事未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 非以非為是後稷曰所以務耕織者... 子親率諸侯耕藉田...

上農

也后妃率九嬪於郊桑於公田... 泉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 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 非疾不息非死不舍... 五入可以益不可以損... 狂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 師徒庶人不冠弁... 享祀不酒醴... 不上聞不敢私籍於爵... 也野禁有五地未耕易不操... 不敢為圍圍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 不敢伐材下木... 不敢出於門... 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 也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

四曰后稷曰子能以望為突乎... 惡而指之以陰乎... 土亦通乎子能使溼安地而處乎... 乎注也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 子能使粟圃而薄糲乎... 之若何凡耕之大力方者欲柔者欲力... 欲息練者欲肥肥者欲練...

節後時者弱苗而種者強在○案舊經青色也在水曰澗澗字與薄色而美區是故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青病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舊校云一得時者忍饑忍寒能利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厚氣力也百日食之百日也耳目聰明心意敏智也四衛變強也四德氣不入身無詩殃疥疥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五穀正時食之無病

審時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舊本題秦臣不韋撰考史記文信侯列傳實其賓客之所集也太史公自序又稱不韋遺弱世傳呂覽考序意篇稱維秦八年歲在涒灘是時不韋未還蜀故自高誘以下皆不用後說蓋史記文耳漢書藝文志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凡十二紀八覽六論紀所統子目六十一覽所統子目六十三論所統子目三十六覽一百六十篇漢志蓋舉其綱也其十二紀即禮記之月令願以十二月割為十二篇每篇之後各開他文四篇惟夏令多言樂秋令多言兵似乎有義其餘則絕不可曉先儒無說莫之詳矣又每紀皆附四篇而季冬紀獨五篇末一篇標識年月題曰序意為十二紀之總論殆所謂紀者猶內篇而覽與論者為外篇雜篇歟唐劉知幾作史通內外篇而自序一篇亦在內篇之末外篇之前蓋其例也不韋同小人而是善較諸子之言獨為醇正大抵以儒為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與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

論音則引樂記論鑄劍則引考工記雖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案所引莊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誕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縱橫之術刑名之說一無及焉其持論頗為不苟論者鄙其為人因不甚重其書非公論也自漢以來註者惟高誘一家訓詁簡質於引證頗舛之處如制樂篇稱成湯之時穀生於庭則據書序以駁之稱雨子為釐夫人則據論語左傳以駁之稱西門豹在魏襄王時則據魏世家孟子以駁之稱晉襄公伐陸渾稱楚成王畏晉文公則皆據左傳以駁之稱顏闔對魯莊公則據魯世家以駁之稱衛逐獻公立公子黜則據左傳衛世家以駁之皆不蹈註家附會之失然如稱魏文侯虞齊侯獻之天子傳無其事不知誘何以不糾其謂梅伯說鬼侯之女好妲己以為不好因而見諷謂白乙丙孟明皆楚叔子謂甯戚和角所歌乃碩鼠之詩謂公孫龍為魏人並不著所出亦不知其何所據又其伯事則曰不知其張毅單豹事均出莊子乃於共伯事則曰不知其出何書於張毅單豹事則引班固幽通賦竟未見漆園之書亦為可異若其註五世之廟曰遷書則梅賾偽本尚未引出詩庭羨孽孽作獻獻嚴致遂遂作諱諱則經師異本均不足為失也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呂氏春秋提要 三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舊本題秦臣不韋撰考史記文信侯列傳實其賓客之所集也太史公自序又稱不韋遺弱世傳呂覽考序意篇稱維秦八年歲在涒灘是時不韋未還蜀故自高誘以下皆不用後說蓋史記文耳漢書藝文志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凡十二紀八覽六論紀所統子目六十一覽所統子目六十三論所統子目三十六覽一百六十篇漢志蓋舉其綱也其十二紀即禮記之月令願以十二月割為十二篇每篇之後各開他文四篇惟夏令多言樂秋令多言兵似乎有義其餘則絕不可曉先儒無說莫之詳矣

其十二紀即禮記之月令願以十二月割為十二篇每篇之後各開他文四篇惟夏令多言樂秋令多言兵似乎有義其餘則絕不可曉先儒無說莫之詳矣 舊本題秦臣不韋撰考史記文信侯列傳實其賓客之所集也太史公自序又稱不韋遺弱世傳呂覽考序意篇稱維秦八年歲在涒灘是時不韋未還蜀故自高誘以下皆不用後說蓋史記文耳漢書藝文志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凡十二紀八覽六論紀所統子目六十一覽所統子目六十三論所統子目三十六覽一百六十篇漢志蓋舉其綱也其十二紀即禮記之月令願以十二月割為十二篇每篇之後各開他文四篇惟夏令多言樂秋令多言兵似乎有義其餘則絕不可曉先儒無說莫之詳矣



補校子呂

著 繩 玉 梁

呂子校補序

今年春舉秋帆向書校刻呂氏春秋余廁檢之末而會其事者抱經盧先生也其時校梓於毘陵書筒稍隔未及覆審鑄成重讀又得翊義二百六十餘條古人言校書如掃蕩葉良非虛數逾余有武昌之役是編攜在行篋水窗清暇纂次為二卷已刻者不錄將請尚書而請之或作補遺附卷尾亦盧先生意也戊申冬至日錢塘梁玉繩記於黃岡舟次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listing various entri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page numbers or locations. Includes sections like '卷一' and '卷二'.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listing various entri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page numbers or locations. Includes sections like '無義' and '分務'.

無義一條 疑似三條 查行一條 求人二條 當化一條 博志四條 願龍一條 偵小一條 別類一條 知化一條 處方一條 偵小一條 別類一條 知化一條 上農二條 偵小一條 別類一條 知化一條 當時三條

呂子校補一

錢塘梁玉繩

呂氏春秋序漢河東高誘撰 誘派人見水經易水注當靈獻之時從全縣盧植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見高氏淮南子序 章句有正蓋 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

意林注作儒士是也書字譌 為十二紀八覽六論梁伯子云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二紀以紀居末故世稱呂覽其居首者言之今呂氏春秋以十二紀為首非本書序次愚意以十二紀居首此春秋之所由名也漢書藝文志漢書藝文志春秋二十六篇不稱呂覽鄭康成注法法云出氏春秋為之春秋則自漢以來皆以呂氏春秋 此余初校妄說也史記表傳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牋注引桓譚新論及誘序俱著其名曰呂氏春秋不獨藝文志禮運注稱之且古人作序皆在卷末呂氏十二紀終而綴以序意可知紀當居首八覽六論乃其附見者

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為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 論衡自紀云呂氏懸於市門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乖不合焉敢譏一字誘蓋本此 淮南時則注全周禮天官瘍醫以酸養骨鄭注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釋曰木立地中似人之骨立肉中義亦精

犧牲無用化注尚濁潔也 月令注為傷奸生之類 招燈之機注誤以懸為門闥以機即詩之機亦不可從 高注雖誤然疑古機與機通借故云然又集韻俗訓固謂司馬相如大人賦乞以怡健張揖曰怡擬不前也義亦得通李善議叔好奇故怡麗為麗接知呂子元是怡字

注舜時雄陶人表作 呂子校補

路史後紀十二注云雄字作雄轉失之
注高位實疾顏則語文今本依宋序改作儀
必已籍注亦引傳曰高位疾顏
重已 注烏獲秦武王力士也

注本史記秦本紀然文子自然篇已言烏獲登古力
士全名如舜後之有舜歟
去私 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
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

即左氏祁奚請老一事矣字黃羊惟見此既誤以悼
公為平公復誤以軍尉為南陽令與韓子外儲說左
下言解狐薦其傑邢伯柳于簡主為上黨守韓詩外
傳九言解狐薦刑伯柳于魏文侯為西河守全一緣
傳高不利其失何也

御覽四百二十九引注辨讀大車啾啾之尊也與今
本異
仲春紀 舍采 注舍猶置也初入學官必禮先師置采
帛於前以貴神也周禮春入學舍采舍舞舍月令作
記采謂芹藻之類與此注異

黃帛古禮也似勝鄭注此與周禮春官大胥作采蓋
采采古通故月令文王世子作采又天官夏采釋文
或作采釋帝堯碑以眉八采為八采也鄭司農云
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
捐解釋盛服以下其師說亦別

賁生 注王子搜淮南子云越王騎也非騎
史越世家索隱據樂資以搜為駟子無韻當是
鹿布之衣

仲弟處素曰鹿布疑鹿布
注趨濟民而已趨與
趨讀曰促言急于濟民

情欲 注彭祖殷之賢臣論語老彭是也
執一為欲二篇注全榮彭祖乃彭姓之祖生當高陽
時歷及唐虞老彭其後裔是殷初人也人表列彭祖

四子校補

二等老彭三等仍舊子大宗師誤合為一詳余所
著人表及二鄭康成解論語老彭為老彭彭祖亦非
至孫履齋示兒編解老彭為老子之側謂彭當作旁
則失之靈矣

當樂 舜樂於許由伯陽 注舜樂項五世之孫伯陽蓋
老子舜時師之者也
舜之祖葛出顓頊其世次無考史記以舜為顓頊七
世孫本于大戴禮已不可信此言五世又不知何據
禮祭法疏引春秋命歷序云顓頊傳二十世詩生民
不諱引帝嚳傳十世左傳作安得舜與顓頊止七世
五世乎老子名耳字聃非字伯陽也伯陽父乃周幽
王大夫人三川甥見國語今本史記老子傳有字伯
陽三字乃後人竄入者索隱辨之矣此伯陽別是一
人為舜七友之一人表及附潛四八日可證高以伯
陽為老子舜師之重言篇又以老耽為論三川竭之
伯陽孔子師之豈不謬哉

伯陽孔子師之豈不謬哉
注馬頤頤六世孫伯益鼻陶之子也鼻陶子乃伯翳非
第三子名魯明者
漢律志謂蘇頌頤五世孫故此云六世然未確不
如吳越春秋無余外傳言顓頊之後為得也畢益全
族而異支阜之父微不著益之父但傳大業而已自
列女傳謂畢子依禹曹大家注以畢子為伯益鄭詩
諸潛夫論志氏姓及高注竝因之殊難依據而伯翳
即伯益不得為兩人階級乃高陽第二子亦非伯益
路史妄引水經洛水注附會尤不足信辨見余所著
史記志疑十九

歧踵戎 注多作推
注村帝乙之子名辛 書稱商王受或云辛受德亦見
受紂音近辛以甲乙為名也
榮夷終 終疑公字之譌或曰終其名
邵偃 偃疑六子之俗字畢子作高

終疑公字之譌或曰終其名
邵偃 偃疑六子之俗字畢子作高

終疑公字之譌或曰終其名
邵偃 偃疑六子之俗字畢子作高

終疑公字之譌或曰終其名
邵偃 偃疑六子之俗字畢子作高

終疑公字之譌或曰終其名
邵偃 偃疑六子之俗字畢子作高

終疑公字之譌或曰終其名
邵偃 偃疑六子之俗字畢子作高

卻偃無其人卻乃郭之譌高與郭聲之轉即卜偃也
注大夫種楚之鄉人 鄭是時向宋屬楚傳師篇注又作
云太平寰宇記江陵府人物文種楚之鄉人必本于
注北宋本猶未譌若郭若郭皆非楚地當依實字記

文選陸機豪士賦序注引吳越春秋曰文種者本楚
南郭人
王孫雄 注子作王孫雄 楚絕吳越春秋作賢說兼作公
從今各
雄當作維今本譌雄因學記開六引呂是維也維駮
古通

左傳定四年伯州犂之孫鄒越絕吳越春秋社世族
譜竝全此與國語章注謂鄒是州犂子重言注亦全
未定孰是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婁靖叔
孟夔二人他書未見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
桓當作不惠公卒于平王四十八年與桓王不相接
竹書諸禮在平王四十二年

功名 變夷反舌 注戎狄言語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
一說南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
反舌即朕舌注中二說恐非為欲注祇載前說
季春紀 賜貧窮振絕之注無財曰貧饑寡孤獨曰窮
行而無資曰乏居而無食曰絕

四字注得分明又慎大注云無衣食日困
盡數 戶樞不蠹
處素云內則馬黑脊而般皆漏注漏讀為蠹如蟻姑
臭也此蓋言戶樞不至朽腐如蟻姑之氣耳後漢書
華佗傳譬如戶樞終不朽本此意林作戶樞不蠹
論人 馬利致遠復食而不倦 字未詳

復食者行遠而後食不以中途飢疲索食也俗謂馬
劣者為奔槽
注傳曰善進善

復食者行遠而後食不以中途飢疲索食也俗謂馬
劣者為奔槽
注傳曰善進善

復食者行遠而後食不以中途飢疲索食也俗謂馬
劣者為奔槽
注傳曰善進善

傳見晉語六韓獻子之言也

尊師 子張魯之師家也

子張陳人而以爲魯者張氏顯孫通志氏族略三謂出陳公子顯孫左傳莊二十二年顯孫奔魯張蓋其後

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

通志氏族略五索盧複姓

隨飲食必獨聚注獨讀曰圭也

虞素云周禮秋官蠅氏注蠅讀如吉圭惟館之圭士

三家詩故不仝釋文獨古立反舊音主

用賦注三皇伏羲神農文蠅也五帝黃帝帝嚳顓

帝堯帝舜也

三皇五帝之名先儒所稱不一然三皇列女蠅五帝

無少昊俱未安

離妻能見針未於百步之外

語見淮南原道

仲夏紀注蓋所謂早則資舟夏則資皮備之也

二語出越語

含桃焉桃焉鳥所食故言含桃

又作面初學記引高注云含桃櫻桃爲鳥所食故曰

含桃亦與今本異宋張湜雲谷雜記引此注作嬰桃

古樂注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別號

朱襄在炎帝前易繫辭疏初學記九竝引帝王世紀

言朱襄等十五氏襄也曠之號御覽七十八載道甲

開山圖全蓋世紀所本亦不定是天子疑皆太昊氏

之臣也安得以爲炎帝別號乎

韓叟乃押五弦之瑟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

暨叟有功於堯樂不得概以頑目之矣下文言周公

逐象至江南乃爲三象之樂他書亦未見

季夏紀命神農將巡功注昔炎帝神農能殖嘉穀神

而化之號爲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爲神農月令無

字

古無以神農名官者鄭注以爲土神是也

音初 王及蔡公

蔡當作祭

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注書紀年

徐位山竹書紀年統變曰據竹書西河甲無宅西河

作西首之事惟夏后肩甲元年居西河四年作西音

呂氏誤記殷整甲也文心雕龍云夏甲敷于東陽東

音以發殷整甲于西河西音以與是又因不韋誤矣

有城氏有二佚女爲一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

簡狄聖母奈何以淫佚媿之詩生民疏引王肅謂姜

嬭算居生子全爲乖妄

明理 有狼入於國注河圖曰野鳥入主人亡也

司馬彪續五行志漢靈帝建甯中羆狼入晉陽南城

門醫人乃苛暴之應注未合

孟秋紀注少皞帝嚳之子皞兄也

少昊琴祖自軒轅爲青陽之胄注誤

蕩兵注炎帝爲火災黃帝滅之也

二語見文子上義淮南兵略路史後紀四注謂炎帝

指蚩尤

蚩尤乃炎帝之裔與九黎無涉此仍馬融臆解書呂

刑僞孔傳全

禁塞注晉厲公景公之子州蒲也周公賈名州蒲史

梁伯云云左傳成十年正義引應劭

余元校云厲公之名春秋經傳州蒲高氏依之釋

文于左傳成十年云本或作州蒲孔疏引應劭諸議

曰周穆王名滿而有晉侯州滿史通五行志雜駁篇

以蒲爲誤謂出王劭讀書志蓋滿蒲二字書傳中多

以形似相亂如左傳盧蒲癸後慎行篇作盧滿癸之

類而史記作壽曼卽州滿也州壽古通滿曼音近

宋康王名偃宋元公佐六世之孫東敗齊取五城南

敗楚取三百里西敗魏軍於溫四十七年滅此注依宋

無取齊楚地及敗魏軍之事詳所著史記州誤中

宋康爲元公八世孫非六世而其滅在六十一年非

四十七與四十三也刊誤今改名志疑

懷寵 皆益其祿加其級

後世百官加級始見此

論威 成荆致死於韓王

成荆古之勇士見戰國韓策及淮南齊俗漢景十三

王傳作成慶古字通用

簡選 以戊子戰於郟

路史後紀十四注曰呂覽周書戊子戰桀于郟案傳

桀與昆吾全以乙卯日亡昭公十八年二月乙卯毛

得殺毛伯莢也曰是昆吾稔之日則非戊子

遂禽推移大儀注桀多力能推移大儀因以爲號而禽

克之梁仲子云淮南王衡訓桀之力能推移大儀此注

又云推移大儀主別號爲推移大儀則皆人名下

黃殺入誘以爲桀號甚

曼子春秋諫上曰夏之衰也有推移大儀殷之衰也

有費仲惡來則爲桀臣之名無疑高注仍誤于淮南

爾路史注以軍旗解之亦非

東征至于庫廬注國名也

叔弟匠諱曰高氏士奇春秋地名攷略云庫廬疑卽

晉之被廬此注爲國名疑非

愛士 陽城得渠處注處猶病也注以處訓病未見所

此亦正相類人表載晉渠無人名字

處無訓病之義亦未必以三字爲名處猶居也當連

下廣門之官作一句

以與陽城晉渠無幾何上文處一年文義相似

知士爲云爾無幾何文法政全

季秋紀 爲來歲受朔日注秦以十月爲正故於是月

受明年應日由此言之月令爲秦制也盧云若以十月

月始受朔日則此言爲可若遠方諸國則

有不能建者矣月此即爲秦制吾未之信

九月受朔何以不能建遠方說似未確月令一篇先

儒或云周公作或云不韋作雖疑莫敢定然如太尉

秦官名而曰命太尉固秦獄名而曰省固固自秦

以下民始得立社而曰命氏社皆不合周法且序意
篇明言雜秦八年良人請問十二紀則為不羣作審
矣或難云以十月為朔故于九月言來歲而何以十
月稱來年十二月稱來歲又秦并天下改朔不羣死
于始皇十二年安得預知十月為首乎曰不羣相秦
十餘年秦已得天下大半故集儒士采三代參秦制
創為此書後人錄入禮記淮南取名時則也逸周書
關月令近刻以月令補之余未敢信用書月令馬融
曾引之注論語鑽燧改火與月令迥異又管子幼官
所述如三卯二郢二榆之屬判然不全一歲三十節
氣春秋各八夏冬各七通三百六十日春秋各九廿
六日夏冬各八十四日當是周之時令如是可驗今
月令非周法
命僕及七驕成駕注七驕於周禮當為馮馬掌良馬駕
稅之任無七驕之官也
蔡邕月令問答云七當為六而鄭注七驕謂馮馬主
為諸官駕馭者疎引皇甫侃曰天子馬六種種別有
驂則六驂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驂為七高與蔡義
全非
順民 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梁仲子云
非漢字善注文選應休與廣川長書亦作五年亦
墨子七思引殷書云湯五年旱選注兩引呂氏一作
七年一作五年思立賦注亦引作七年而三國蜀志
御正傳注引呂又作三年文選辨命論注引湯克夏
四年天大旱
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注投膠同味
處秦云越王投膠事列女傳水經漸江水注並言之
文選七命曰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注引黃石公
記昔良將用兵人有饋一釐之醪投河令眾迎流而
飲之夫一釐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為致死者滋
味及之也高注本此意察微注亦述其事
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
處秦云肺上脫一字如節衰為涉血熱肝期腎為履

呂子校補

賜涉血之義且與下接頸交臂相對
和子齊田常之孫田和也
史記田完世家和是常之曾孫
知士 威王薨宣王立
戰國齊策作宣王薨閔王立是也下宣王亦當作閔
王此誤記
審已 故子路狎維而復釋之
困學紀聞七云蓋因子路共之而為此說
越王授 句踐五世之孫五世孫則王孫也也真生
越王無名授者據史越世家竹書紀年句踐五世孫
名翳莊子讓王此書貴生有王子搜高注及陸氏首
義引淮南原道謂搜即越王翳豈授為搜之謬歟而
搜乃句踐六世孫無顯非越王翳貴生篇已核其誤
此復疑是一人蓋失檢也越絕吳越春秋句踐五世
孫為無疆又不全
精通 義由基射先先射者欲改為非也
余所見本多作虎
孟冬紀 注顯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
注依史五帝紀本大戴禮五帝德也其實顯項不出
黃帝亦非昌意子說在史記志疑一
物勒工名以考其誠
後世制器鑄某造蓋始於秦
凡天地四時皆為天宗書曰禘于六宗
六宗之說十餘家見後漢書各盡所求殊難偏折高
從伏生馬融解司馬彪駁之云帝在于類則禘者非
天不得為的論也
安死 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
左傳三十二年疏上壽百二十中壽百下壽八十
為石銘置之墓上
據此則秦時已有碑表矣
孔子徑庭而趨懸棺而上曰以寶玉收管之猶暴骸中
原也
左定五年季平子卒陽貨將以瑱璠斂仲梁懷弗與

曰改步改玉此與論衡海葬篇三國魏文帝志並講
為孔子
異寶 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
此與列子說符淮南人間全韓子喻老謂封敖在宋
死時
異用 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
賈子容經篇載此事作子轅諸孔子
跖與企足 莊蹄也
莊蹄字企足僅見此
至忠 文華因出辭以重怒王此事始末
三國魏志華佗傳有一郡守為病化以為其人盛怒
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
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知之屬使勿逐守
顯恚既甚吐血數升而愈此實事與黎黎齊王類
當務 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
史般本紀宋世家以微子為紂庶兄是也呂以為全
母不足據帝乙賢君不應立妾作后尤不應廢子之
長且賢者而置晚生不肖之子如謂先妾後妻遂分
嫡庶則當立后時何以不即立太子況妾既為后子
獨不得從親為嫡長子乎
其次曰中行
人表宋微中下注曰破子與此異史記家語並依呂
氏先儒多仍之惟蘇子由古史據人表云微子卒世
子蚤死立世子之弟微仲衍孫頤谷曰孟子以微仲
與微子並言疑是弟非子也人表有兩微仲或疑一
子一弟說頗可采
受德乃對也
受紂音相亂書立政曰其在受德賢猶言榮德豈二
名乎逸書克殷解誤以受德為名呂仍其誤鄭康成
遂謂紂字受德偽孔傳又云帝乙愛焉為作善字尤
妄也
長見 注吾望公之久矣史齊世家作吾

組紺號太公安得預知呂尚而望之通志以為疑語
高蓋有意更之

魯公以前至於觀存三十四世而亡

此及史魯世家韓詩外傳十皆作三十四世蓋不數

伯御一代也淮南齊俗作三十二世論作三十六世
誤觀與儀全藝文類聚五十一引作儀

介立注五蛇以喻趙衰狐假借他魏華介子推也

五蛇以比五士當取狐假趙衰買他魏華晉臣為五

此與左傳及杜注史晉世家及索隱所說各異蓋因

下云一蛇羨之編死中野故去晉臣而數介推耳

誠廉阻兵而保威也疑是

莊子讓王政作阻兵

不侵豫讓之友謂豫讓曰

戰國策范復恩竝作趙襄子語

序意趙襄子游於園中

從于常曰此篇條序意不應入此事疑屬前篇豫讓

事下傳寫錯誤耳

有始晉之大陸注魏獻子所敗

處素云魏獻所敗者乃汲郡吳澤荒蕪之地非禹貢

大陸也高注誤詳于左通中

應同商鞅曰

困學紀聞二文心雕龍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夏

箴見周書文傳商箴見此

聽言周書曰

漢書吳錯傳作傳曰

其與人殺言也

殺言二字新猶善人稱殺人

解在乎白圭之非惠于也白圭周人也

白圭有二一在魏文侯時主是其名周書史實種傳

所謂魏時變治生鄉陽傳所謂魏取中山者也一

與惠施並時名丹字圭風國魏人孟子所謂治水

以鄰國為壑者子喻老所謂行堤塞穴者也此及趙

岐注云周人恐漢凡三見楊子法言曰子之治

產不如丹圭則已先錯合為一人矣
譚聽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

史魯世家以吐握為周公事鬻子禹禹政淮南汜論

與此以為夏禹黃氏日抄云此形容之語本無其事

也

務本與雲祁祁鄭氏家訓書讀讀與雲當作與

雲讀與雲非精寫如

靈臺詩後書左傳傳靈鐵論水旱篇皆作雨字故家

訓以雲為誤寫詩疏釋文並全顏說然非也韓詩外

傳八漢食貨志上隸釋無極山碑俱是與雲與此文

合錢說蓋本隸釋及野客叢書

無公故也亦功也古通用

詩以奏膚公毛傳公功也隸釋樊安碑以功德為公

德

論大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

謀

困學紀聞二以為呂氏引書外異家喪服小記王者

立四廟鄭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王制天子七廟

鄭注此周制殷則六廟疏曰殷五廟至于孫六此所

引逸書蓋在成湯之世也惟王肅不以七廟為周制

謂天子立七廟高祖之父及祖并始祖及親廟四先

儒皆不從之齊咸有一德改五世作七世乃晚出之

偽古文獨與王肅合豈足據哉周亦五廟為

始始焉相樂也後作

後務大篇作區乃噫之省始噫噫並全

本味身因化為空桑注伊尹母化作空桑

空桑地名實字記空桑城在開封府雍丘縣西二十

里蓋母生尹即卒也楚辭天問水濱之木得彼小子

王逸注全此說謂尹母化桑妄矣

漱耳子身皆轉失之

古牙字或作牙作耳故謬為身字耳字

說湯以至味

漢藝文志小說家有伊尹說二十七篇史司馬相如

傳索隱稱應劭引伊尹書說文植字耗字注亦引伊

尹之言豈本味一篇出于伊尹說歟然孟堅謂其語

淺薄似依託也

陽華之芸注華陽山名也在吳越之間

處素云陽華即前有始覽所云秦之陽華也注疑非

有甘樞焉史相如傳索隱引應劭曰伊尹書云處

處素云樞本作樞字相似而誤

首時亦不忘王門之辱王門即王門古以中書近上

竹書夏發元年諸夷賓于王門與此全攷周禮九

玉蓋注故書玉為王逸論諸有問王篇荀子王霸云

改王改行竝是玉字本書過理篇公玉丹亦作公主

丹

秋霜既下翠林皆麻

麻字甚精

鄭子陽之難獨狗潰之也子陽鄭相或曰鄭君好行嚴

猛人家有獨狗者誅之人畏誅國人皆逐獨狗也

子陽鄭相乃駟氏之後史記稱駟子陽非鄭君也後

適成篇注于陽鄭君一曰鄭相竝誤又淮南汜論鄭

子陽剛毅而好鬪其於前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

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獨狗之懼以殺于陽適成篇云

子陽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獨狗而殺子

陽高氏彼注兩處皆言因國人有逐獨狗之懼殺子

陽此注亦誤

義賞高枝為首非一淮南汜論人聞說神像

作赫是也故與林聲相近共乃赫之譌脫

斷其頭以為觥此可謂飲器

斷頭為觥蓋以報灌酒之辱也韓子難三亦云知伯

頭為飲杯淮南道應云襄子大敗智伯破其首以為

飲器注飲酒器榘也俗本酒史刺客大宛傳集解

索隱漢書張奐傳顏注引韋昭曰飲器榘也音灼

日虎子之屬或曰飲酒器師古小司馬以榘榘虎子

二解為非甚是漢書句奴傳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

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則知非裨栝虎子矣惟韓子喻老有漆首爲溲器之語與難篇異故晉灼及鮑彪注戰國趙策以爲溲器也

長攻 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 服衰謂暑年勿復三年也

史趙世家因左傳趙孟降於喪食之文謬謂簡子居定公喪改三年爲期高氏仍史誤而又移爲襄子居父喪葬年其質服衰者謂服未除也觀下服衰以遊可見

慎人 振振殷殷 虞謂一先引大 通雅第九朝當作轉譌爲朝啟即振字

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王伯厚云疑與虞上蒙 全一說而託之於舜

處素云韓子忠孝篇言舜放父殺弟引此詩蓋職國時人議論如是此云舜自爲詩疑有謬舛

百里奚虞臣也傳曰伐虞獲其大夫井伯以腹素繆姬

突是虞之公族井伯乃姜姓子牙之後判然兩人故人表分列上中下下二等史素本紀晉世家雜合爲一人高氏仍其誤耳

而共伯得乎共首 注共國伯爵棄其國隱於共首山而得其志也不知出何書 詩時作書年所未出故云

史周本紀正義引魯選子言共伯事在竹書前 遇合 所見八十餘君

莊子天運言孔子于七十二君史記淮南說苑諸書皆襲其說此云八十餘君其數且過之豈不妄哉論衡儒增曰孔子所至不能十國言七十餘國非其實也

姑妣知之 釋名俗或謂舅 釋名作妣 釋文妣音鍾今本作公故淮南記論作君公漢書十三王傳注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今關中俗婦呼舅姑爲鍾鍾者章聲之轉也

人有大鼻者 大一本作犬蓋腋病也魏耕錄引唐崔令欽教坊記謂之樞瓶今俗云猶狗鼻 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 此言陳滅之故與釋史異 必已 藏其血三年而爲碧 襄弘血化爲碧見莊子外物篇釋文引呂作化爲碧 玉 遇盜於糶沙之中 注糶沙爲糶蓋地名也 漢地理志及說文謂水出趙國襄國縣之西山師古音糶糶字記五十九澗水在邢州沙河縣西北七十一里俗名沙河即糶沙也 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 左傳哀十一年太叔疾臣向楚納美珠焉與之城鉅宋公求珠難不與由是得罪此文遂附會之耳 不衣苜溫 苜祭也 謂苜爲祭當考

呂子校補二 錢塘梁玉繩 慎大 往視曠夏 梁伯子云曠字也或云曠之曠字似勝猶漢書後傳言曠亦後書曠曠傳言曠曠架迷惑於未婚好彼婉琰 琰當作婉琰順阿意之人或作琰琰美玉也 琰琰年云琰琰十四年命曠曠愛之無子斷其於若華之玉若琰琰是琰琰而曠其玩如於落日林善以與伊尹交遂以心曠而高注殊未合困學紀聞二十亦非之案管子輕重甲篇女華者架之所愛韓子難四架索嶧山之女楚辭天問架伐蒙山何所得妹婿何肆湯何殲蒙山即岷山也 王逸注架伐蒙與伊尹交二句今本紀年注無之此據御覽一百三十五

親鄭如夏 注鄭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成衣二字聲本相近

處素云中庸鄭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胃歟或殷是康語非武成命封夏后之後於杞

此與禮樂記史本紀世家俱言武王封杞非也大戴禮少閒篇成湯放移夏桀遷姒姓於杞文選張士然表成湯革夏而封杞史漢留侯傳酈生日昔湯伐桀封其後杞益武王因其舊封重命之爾故漢書梅福傳云紹夏子杞

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 此與離謂篇及淮南主術注全高氏之謬也商容殷末人而老子訪孔子時安得師之蓋因淮南謬稱訓老子學商容一語而誤攷文子上德曰老子學于常從說苑說苑作從即淮南之商容聲相近也古有容成氏淮南本經注既誤爲黃帝時造歷之容成莊子則陽釋文又誤爲老子師何不檢勘如是管子小匡篇商容處宋則是別一公姓名者

乃稅馬於華山 注在華陰南西嶽也 華山乃陽華山在今陝西商州雒南縣東北非太華西嶽也問百詩尙書古文疏證卷六下辨之甚明

擊鼓旌甲兵 呂子校補一

名子校補

經傳但言擊鼓未有言及旗甲兵者惟史封禪書漢郊祀志有擊鼓旗語

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史

處素云老子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幾子語義所本說死叢談云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又本此文

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此始創孔子

列子說符淮南主術道應說有此言

而不可以兵加注不可以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

孫臏谷云加字列子淮南並作知據此注亦當作知

權勳 豎陽穀 梁伯子云內外傳陽子十過傳那二篇淮南人問訓說宛敬慎

說苑敬慎篇五字當置漢書人表上諱刻在淮南人

問訓下

至簡七日韓非作至

史正義引韓作九日

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注五國謂燕秦韓魏趙也

因本文五國故不數楚燕非也

燕為主兵當不數燕

齊使觸子將

此與貫直並作觸子戰國齊策是向子也

下賢 就就乎注讀如由與之與

通雅九呂注由與之由今本作由與之與就從九轉

平為近若與則遠矣處素云晉語引商銘就與愛為

讀是也

鶴乎注讀如浩浩昊天之作

處素云鶴从告得聲漢地理志鶴澤孟康音告蓋古

讀如此

故相鄭十八年

左傳子產相鄭二十二年并為卿之年計之是三十

三年此云十八史循東傳作二十六竝誤

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雖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

也

初學記二十四引作垂於術疑今本為行字又韓子外儲說左上桃李垂於術者莫有援也雖刀遺道三日可反

今文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

史魏世家正義引呂今文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

又實作實

報更 斯食之注斯猶盡也

斯字當解如斧以斯之爾雅釋言斯離也說文析也

與錢百

御覽八百三十六作錢二百

因發酒於宜孟注發猶致也

處素云發酒義如檀弓晉大夫發焉

順說 居四累之上注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

君處四分之上注非是而張濂注列子亦與之全

淮南道應注云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而男女莫不

歡然為上也與此注異虞氏兆澄天香樓偶得云惠

益論勇力之說凡四史端故云居四累之上

不廣 北方有獸名曰蹶

爾雅釋地韓詩外傳五竝作西方

惜矣

文選過秦論注惜作苦

賢因 賢者出走矣注謂箕子奔朝鮮

此謂向擊太師疵少師彊之類箕子封朝鮮乃商亡

後事也

武王至鮪水

水經河水五注蒙縣北有山臨河謂之釜原丘其下

有穴謂之罽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河自鮪穴已上

又兼鮪稱武王伐紂至鮪水即是處也

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注此釐夫人未之聞或云為

論論法小心畏忌曰釐南子淫佚不得諱為釐明矣

子云淮南泰族訓孔子因釐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論義此合此似有脫誤

釐夫人雖他無所見然春秋時夫人別諱甚多魯文

姜穆姜皆淫佚而得美諱南子諱釐無足異也此與

淮南語公義鹽鐵論論儒篇亦云孔子因彌子瑕見

衛夫人非有脫誤

察今 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注驥千里馬名也

王者乘之遊焉因曰驥騫也

驥騫二字僅見別類云驥騫騫耳

先識 殿內史向擊

向史通十一通典職官三作高通鑑外紀作尚擊准

南汜論作藝通典作勢紀年與此全

爰近姑與息

通雅十九云御覽引武王曰紂爰近姑與息則爰是

爰說

知接 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理注謂臣居

職有謀計皆當宣之於君無有藏藏之於心也行謂即

世也亦當輸寫所知使君行之無有藏埋之地中

天香樓偶得云蓋謂人之居止者凡物皆不當藏負

人之行徒者凡物皆不當埋藏高氏訓解甚謬至下

云今臣將有遠行然後以遠行喻死耳

上蓋以楊門之扇注楊門門名

處素云楊門乃楊木之門非門名也南史恩倖傳敘

小白掩陽門之扇楊陽古通

悔過 蹇叔有子曰申與視注左氏蹇叔之子與師則必

乙丙孫云均屬傳說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又以西乞術白乙丙為孟明子

其妾亦全

起乘者五百乘左傳作

禮喪服小記疏引呂作三百人與左傳合

鄭賈人弦高奚施注淮南人附

左氏但稱弦高此可補所未備

樂成 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

哀字兩見皆當作定孔子仕于魯定公時也

西門豹文侯用為鄭令史起亞之

此語不知何據

察微 注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淮南子以

此則公孫唯孟荀及史記以管叔爲周公兄此又言於
叔爲周公兄並不可信全謂山以皇地之會將長蔡於
相如此注所言乎
余初校語有誤漏今更之曰周公管蔡之長幼當依
史世家管居周公上蔡居周公下傳當辰敘魯於
管蔡之後似足錯舉其次不必如此乃淮南秦族云
周公諫管叔蔡叔未可謂弟齊俗云周公放兄故賈
逵杜預皆言蔡叔周公兄楚語章注亦言管蔡周公
兄高氏察微開春兩注並全其說然注淮南記論則
曰管叔周公兄蔡叔周公弟何自相異也至管叔之
爲周公兄孟子已有明文而書金縢孔傳趙岐孟子
注褚生補三王世家後書樊僂傳白虎通姓名章列
女傳一俱以管叔爲周公弟淮南記論云周公殺
管叔又高注仍之殊不足據
楚之邊邑曰卑梁梁伯子云卑梁是吳邊邑史記十二
吳世家所載皆誤
吳越春秋亦全此誤
孝經曰
周秦古書中引孝經處甚少
邱昭伯注邱氏魯孝公子惠伯華之後也以字爲氏因
曰邱氏公八世孫成叔爲邱大夫因以爲氏
魯語章注稱邱惠伯則惠伯始受邱邑非始成叔
舞者二人而已當作
左隱五年眾仲對羽數杜預依何休以人數如份數
遞減故以六份爲三十六人范甯解全誘注依服虔
不減人數故爲四十八人宋書樂志太常傳陸舞伎
議以杜爲非以服爲允因學紀問六亦言之劉昭續
百官志注引漢官曰八佾舞三百八十八人與舊說迥
異豈以四十八人爲一列乎則尙少四人不可解也
去有 東方之學者謝子注謝子關東人也說苑雜
子古讀
淮南修務亦有之高注謝姓子通稱然則邱乃地名
邱屬太原政是關東
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說苑無

淮南作唐姑梁
正名 淮潛王齊田常之孫田和立爲宣王潛王宣王
之子也
此注誤甚田常之曾孫爲田和田和之曾孫爲宣王
則當云潛王齊田常七世孫宣王之子也
山頭并底不得方之者也
山頭并底蓋當時方言
審分 注王良晉大夫郵無正郵良也舊本郵作孫
意即孫陽
似順篇稱孫明明良音近注作孫無政淮南覽其注
全似不必依晉語改舊本孫字作郵若孫陽乃伯樂
姓名是秦穆公時人恐不可爲一晉語郵良亦曰伯
樂蓋伯樂星名主典天馬孫陽知馬故以名焉而郵
良之善御全于孫陽遂以爲號後世并孫氏家之然
未見有直呼孫陽者
注 里諺所謂牛頭而賣馬脯
晏子春秋六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于內續漢書百
官志三注引決錄曰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
蘇子由送柳子玉詩街牛沽馬脯政運決錄條見沈
氏
君守 昆吾作陶注昆吾頊項之後吳回之孫陸終之
子己姓也爲夏伯制作陶治
作陶者當是陸終之子非爲夏伯之昆吾氏也注似
誤合爲一人
知度 中牟有士曰臆胥已
膽姓甚碎
慎勢 神農十七世有天下
御覽七十八引尸子路史後紀四引呂覽竝作七十
世疑此譌倒然易繫疏引世紀禮祭法疏引命歷序
皆云神農八世又路史載十六帝各不全
注 倒矢而射橫戈而戰
二語本淮南秦族橫戈作備戰
陳成常與宰子之二臣者甚相憎也闕止字子我諸
子遂與爲宰子
成是諒當衍以恆爲常後人所改因闕子我諱宰我

此史記索隱之說宋儒俱仍之然非也宰我死田常
史李斯傳韓子難言以及淮南人間說苑正諫指武
鹽鐵論殊路頌賢竝載其事不韋韓非李斯去陳恆
不遠必非虛語其死爲謀叛討賊忠於簡公不愧孔
門弟子馬遷著傳稱宰我與田常作亂夷族孔子恥
之豈不誣哉
注 請著上至經五千言
稱道德二經爲上至經他書未見高氏必有所本
子列子貴虛 壺子弟子
下賢篇言壺子爲子產之師此注依列子天瑞諸篇
以列子乃其弟子似未合蓋列子多寓言也
注 陳駢作道書二十五篇舊本作一十五篇
今據漢藝文志改
士容篇注是二十五篇
兒良黃後
漢藝文志兵書四種權謀類有良一篇
執一 領造大難身不得死焉注大難車裂之難起射
言車裂非此
韓詩外傳一亦言吳起車裂
審應 昔出公之後聲氏爲晉公拘於銅鞮注出公聲
氏韓之先君也
孫顯谷云戰國時衛入于魏此出公聲氏蓋指衛言
史衛世家出公後有聲公疑即聲氏言魏之子衛亦
未能存亡繼絕也注非
重言 於是遂封叔虞于晉
叔虞封唐其子變改國號爲晉也御覽四百六十六
引此作唐則是今本之謔
東郭牙至 說苑垂
管子小問作東郭郵疑垂字爲
精論 海上之人有好蜻蛉者列子黃帝篇作
好蜻人罕用之注謂蜻蛉一名白眉亦新
白公問於孔子
白公作亂在孔子卒後三月恐未必有問答此本列
子說符當是寓言而淮南道應又襲之

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注九日而殺之法室注室司寇也一日浴室

左傳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此與列子淮南言歸死非實又九日而殺之本于淮南亦不知何出

匠誨云左昭十五年傳非祭祥也注誤涉彼文

離謂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列子力命亦云左定九年傳鄧析殺而用其竹刑張湛注列子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此既仍列子力命荀子宥坐之異而述鄧析之亂法有不可不誅者恐語增非實果則何以鄭用其竹刑而君子謂子然不忠乎今其書存二篇

不屆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今之具牒改名古有其例矣

士民罷潞注潞麻也與潞處素云逸書職方解其浸汾潞周禮作汾潞益潞路本通潞字以音全假借

煙視謂若人在煙中目不能張其視甚微也

應言注司馬喜趙之相國也

處素云中山策司馬喜使趙為己丞相中山注謂趙相國誤

相國誤

願谷云此疑即新序刺者篇說魏王罷起登之許紹魏臣非秦臣也

具備注繁弱長弓所出地也因以為弓名處素云漢書文選上林賦繁弱文穎曰夏后氏良弓名善曰左傳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繁弱古通案封父疑夏時諸侯明堂位有封父龜誠乎此者刑乎彼注施至誠於近以化之使刑行於遠淮南道應作誠於此者刑於彼水經泗水注作誠彼形此形刑古通然與注義別矣

上德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

願谷云王厚齋謂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處素云鹽鐵論論勇德之召遠疾於馳傳重驛亦本之遂以劍死

匠誨云內外傳皆言申生自縊獨毅梁言勿腹而死此言劍死殆用毅梁說

處素云上世即上文神農黃帝之時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也若容疑即使民如借之義

用民風沙之民淮南道應作宿沙古字通逸書史記解作質沙適威魏武侯之居中山也注詩外傳十新序雜淮南道應亦作武侯

為欲注晨窮與務耕疾庸模為煩辱注稷古耕字注既云疾庸則模必非耕字又似屬下句詞疑可也

廣雅稷耕也音弋五音集韻作稷疑與稷是一字然上下必有脫文

貴信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注仲子云疑侯字注荀盧云春秋之初安得有關內侯恐亦未必以後之爵制施于上世案戰國魏策實屬關內侯鮑注云侯於關內耳此時未為爵然則關內者郊關之內也故管子小匡言魯邦請為關內之侯或謂侯當作侯秦策黃歇曰韓必為關中之侯魏亦關內侯言比於侯吏

舉難季孫氏劫公家注季孫氏武子季文子子也注當云桓子季

淮南說山有此語注魯大夫季桓子斯一日康子肥齊定公而專其政與此注異

擊牛角疾歌注歌頌鼠也注三歌真鼠白石三歌後書蔡邕傳注孟子舜發賦畝章疏洪興祖離騷補注郭茂倩樂府亦有之焉惟詩紀引蝴蝶笑外憂云此歌不類春秋時人語蓋後世所擬高誘未之見也

長刊辛寬

說苑至公作辛穰

南宮括入說苑作南宮達子人表無子字

戎夷違齊如魯人表作視夷師古謂即戎夷見呂氏春秋今本呂作戎廣韻注戎式皆姓而古式字叶音試與視登近則作戎謬也

知分注刑有次非者注漢宣帝紀注如流引作茲非後書七並引作飲飛李善注文選江賦作飲飛惟揚依注荀子勸學所引全

淮南道應作飲非後書馬融傳作茲飛水經江水三注馬融禁豔傳注江賦注北堂書鈔並作飲飛與豔釋論全別本荀注亦作飲飛惟博物志作次非以為是荆軻之字也

白圭問於鄭公子夏后啟鄭公子之名甚奇齊武帝時小史名皇太子亦此類召類禹攻曹魏魏屬有屈注啟伐有屈言屈驚不知何書也注史國名紀夏后啟

莊子人間世禹攻有屈此與之全說苑政理亦言之疑禹先有伐屈事也願谷云本書並不云啟路史說不知何振處素云莊子堯攻叢枝胥敖屈驚與胥敖相似恐有謬錯

司馬子罕曰司城諱刺司馬

注春秋子罕殺宋昭公梁伯子云春秋時子罕是樂善如國時宋亦有昭公其時亦有子罕遂若昭公初校殊略今補之云高注謬甚春秋時子罕是樂善為宋賢臣孔子贊其仁節奈何誣以殺君乎宋有二昭公一在魯文時一在戰國時先後與樂善不涉史記李斯上二世書韓子二柄外儲右下說疑忠孝等篇韓詩外傳七淮南道應說苑君道皆云子罕逐君擅政蓋子罕之後以字為氏世為司城如鄭罕氏之常掌國政故鄭陽書言子罕與墨翟並時且諸書但言宋君高氏以昭公質之何所據也注韓詩外傳六有

言宋君高氏以昭公質之何所據也注韓詩外傳六有

言宋君高氏以昭公質之何所據也注韓詩外傳六有

注吳公子札通衛說靈瓊史蹟左傳德瑗下有史
 左襄二十九注史狗史朝之子文子故釋文云史朝
 如字非以史狗為史朝也
 注公子翬疑是翬之說即朝也但公子朝通於宣姜
 而作亂不得為賢梁伯子或疑公孫朝
 翬字必龍之謫余初疑為公孫朝非也公子朝作亂
 在後不得以難季札又文選東征賦注引傳公子朝
 上有謂字甚精恐是今本左傳脫之
 達鬱 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也
 此事未聞
 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此左傳陳敬仲之言而云管仲蓋因全諺敬仲而誤
 傳之
 顛推之履注弊履也必非
 顛推蓋履之名狀非弊履也
 注 托以玄錫摩以白粉
 二句出淮南修務托作粉
 騶恣 春居問於宣王新居作
 作香者非也困學紀聞五謂即書大傳之春子大傳
 名衛觀春居諫宣王為大室知孟子巨室之論指見
 在事非虛喻也
 觀表 許邨相脫注 賦字讀如窮穹之穹賦乃脫之俗
 味此音 當作讀如穹高之高字形相似而誤
 投伐禍相宵脅
 綵圖幅謂從此生矣 幅亦薄也鍛作鐵物言薄令薄
 也 語未詳當出編書注亦欠明言薄或出言編案
 也仲子云津南椒真訓有幣出丹書可出言編案
 綵疑全絡幅疑作輔薄簾也淮南覽冥述聖王瑞應
 云席羅圖黃雲絡注羅列圖籍以為席尊一說羅圖
 車上席是後說絡謂車之垂絡黃雲之氣絡其車蓋此
 言瑞圖羅絡于羅薄也高注非
 開春 周厲之難天子驥絕注 周無天子十一年
 史記共和攝政十四年
 呂子校補 子交前

期賢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賦之
 文選魏都賦注引此文異
 司馬唐
 新序五作唐且誤加且字魏都賦注作司馬康亦誤
 攻戰國魏策史魏世家康亦作庚在秦昭魏襄之世
 乃別一人
 貴卒 所為貴錄矢者注 小曰錄矢大曰錄矢
 淮南兵略疾如錄矢注錄金錄箭羽之矢也史蘇秦
 傳索隱引作錄字
 慎行 動作者莫不非令尹左傳作
 卮即古文作字進卮猶動作也杜注以國中祭祀解
 之非
 無義 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庶不受注 復歸
 魏安矣
 史商君傳亦言鞅亡魏弗受復入秦被誅不得以為
 妄
 疑似 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
 楊子哭楚路見淮南說林北山移文所謂慟朱公之
 哭前作此 此與賈誼新書審微並作墨子恐因泣
 淚事而誤
 注 衰如滅之
 詩作威釋文云本或作滅故左氏昭元年傳及列女
 傳七並引作滅
 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
 據戰國韓策淮南修務人子當作孿子
 宣行 子貢曰
 說苑反質作子張
 求人 得陶化益真窺橫草之交五人佐禹未詳
 之交疑文父之謫即莊子讓王本書貴生尊師所稱
 子州支父也
 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
 襄裳之詩子產所作乎蓋為之歌耳
 察傳 有讀史記者

史記之名始此
 貴直 能意見齊宣王注 能姓也
 能姓甚僻自知有魏將鑽茶當貴有秦大夫齒改亦
 僅見
 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非非七
 此虛言也直諫篇楚文王兼國三十九又說苑正諫
 荆文王兼國三十並妄
 直諫
 各本作真諫此依黃氏日抄改
 知化 挾其目著之東門
 莊子盜跖云子盾挾服此與韓詩外傳七賈子耳痺
 楚辭九歌仍其說然非實事匡謬正俗辨之
 過理 趙盾驟諫注 盾趙襄子之子宣子也
 盾為趙衰子則當作成子此誤作襄
 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注 副或作倍苟活者
 肥令腹大耳
 魯昭公居喪而三易哀猶有童心也齊將王去國而
 三益帶全無心肝也苟活者肥當亦是古語
 注 詩云庶姜黜黜
 詩作孽孽釋文云韓詩作孽
 原亂 故詩曰毋過亂門左昭十九傳
 左傳昭二十二及周語下並引以為人之言不云詩
 也
 不苟 武王至殷郊係墮韓非外儲說左下云
 韓子一為文王一為管文公
 當質 注 公子連一名元公
 秦獻公亦諡元故史索隱引世本作元獻公越絕稱
 元王非別名為元也
 博志 使瘳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待者其時顯也
 頤谷云藝文類聚九十五引使瘳疾走馬弗及也而
 得之者時顯也
 蓋聞孔上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且而
 問焉
 呂子校補 子交前

人但知孔子夢周公不知夢文王然則不僅于琴見
文王矣墨翟何人亦能見文王周公乎恐語增非實
尹儒一作
淮南道應及文選魏都賦注引莊子作尹需因學說
作需

荆廷嘗有神白獲
頤谷云藝文類聚引荆王有神白獲王自射之則擣
樹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謂弓矯矢未發獲擣樹而
號與此不全疑誤以淮南說山為呂也然文亦小異
似順 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
且有勇

陳完為田氏得國之祖陳恆之兄安得與之全名
別類 高陽應將為室家匠對曰注家匠家臣也
家匠者匠人也韓子外儲左上作虞慶為屋

分職 武王之佐五人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
高蘇公忿生也

淮南道應有此語彼注以毛公易蘇公與此異
處方 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注虞公貪璧馬之賂
不從其言

慎小 欲逐石圃注衛卿石惡之子也
左襄二十八傳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則之
子當作從子處素據疑似篇子姪之稱欲改為姪未
安舊本作石惡之名尤非

仕長大夫注上大夫也
長大夫之稱他書未見

士容 骨節蚤成空窳哭歷
哭疑當作突

唐尙敵年為史
黃氏日抄謂年相若之名是也抱朴子交際篇位顯
名美門齊年敵

務大 嘗試觀於上志
此段幾及百字與務本稿全蓋不韋集諸客為之失

於檢照高氏屢欲載咸陽之金何以不糾之
上農 后稷曰
後任地亦引后稷之言蓋上世農書也古重農事故
以上農四篇終焉
奪之以水事是謂齋喪以繼樂
齋喪二字未詳

任地 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
畝也注三尺為畝注開誠廣尺深尺曰畝此云三
三尺一本作五尺並非玉海百七十六作二尺是也
錢竹汀云一夫百畝廣袤皆百步一尺為畝則為百
畝二尺為畝則為五十畝一尺四寸有奇為畝則為
七十畝皆以一畝為一晦也疑孟子所言三代田制
如此

草諳大月注孟冬月也
孟冬稱大月者六陰俱升大陰之月也或謂秦以十
月為歲首故云大月殊非此四篇疑是古農書未必
呂氏所撰

辯土 故晦欲廣以平
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注引此前後七句亦以為后
稷語

審時 如此者不蝗
麻不說先時後時疑有缺脫
注附讀如疴附與疴音全如附附本一字
當是疴字傳譌作疴附與別不全音未必是一字
失時之稼約注約膏病也
今俗所云青膿

今俗所云青膿

今俗所云青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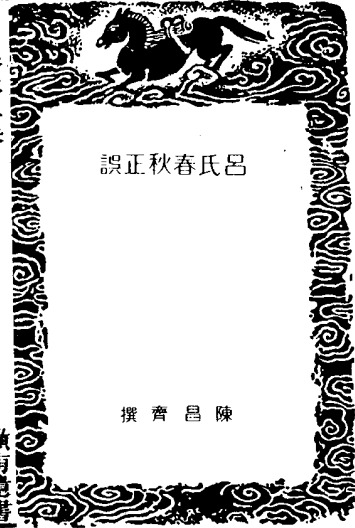
今俗所云青膿

今俗所云青膿

今俗所云青膿

今俗所云青膿

今俗所云青膿



呂氏春秋正誤

海康 陳昌齊 寶臣撰

孟春紀篇

據注及淮南時則訓振下富有蘇字

魚上冰

據注及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當作魚上負冰
候雁北注從彭蠡來北迤至北極之沙漠也
按北迤下脫周雉二字今據時則訓注增人

躬耕帝籍田

按籍下據注無田字正與禮記月令同今刪
三公五推
按三字因上三公九卿文而衍

本生篇

夫水之性清土者相之
按淮南假真訓云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

按下旬所字衍

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嫌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
於此視之必嫌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
之必嫌已食之則使人病必弗食
按三必嫌字據文皆當連下己字為句

萬物章章以寄一生生無不傷注章章明美貌故生限也
據下旬注例當云書其生性故生限也
非夸以名也
據注當作非以夸名也

重己篇

壽長至常亦然

按至常二字疑為國安之訛緣國或作壘遂訛為至
安與常形亦稍近也後求人篇亦有身定國安語

去私篇

王雖為之賜注受賜也

按受賜也三字當是正文謂感王之意云爾
不可不行墨子之法

按元刻劉節軒校本墨子作墨者

仲春紀篇

豨蠶咸動

按注及淮南時則訓咸動下富有蘇字

貴生篇

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為

按在四官者四字當連下不欲二字為句弗字衍此
即前本生篇利於性則取之害于性則舍之之意也

顏闔守門處布之衣

按處布疑作縵布形近而誤也

情欲篇

故每動為亡敗

按亡字蓋因注文而衍

又樹大讎

據注又當作如

矜勢好智注矜大其寵契

按契當作勢

自有道論之則不然

按元刻劉節軒校本有道下有者字

當梁篇

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注稱美其德以為喻

按喻當作則
功名篇
樹本盛則飛鳥歸
按元刻劉節軒校本樹本作樹木據逸周書大聚解
云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則木字是
也

行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

按今疑作令

季春紀篇

乃告舟備共於天子焉

按淮南時則訓無焉字蓋因下文天子焉始乘舟而
行也

天子焉始乘舟

按焉淮南作鳥音轉而義迥也

國人雖

據注國字上當有命字月令作命國雖

草木皆蕭注草木蕭棘木不曲直也

王石隴云淮南注草木上疎曰蕭棘當為疎按蕭疎
猶蕭疎也

盡數篇

集於珠玉與為精明

按精明指下文當作精良

反脩于招何益于中注于招埒藝也

按注于字當是因正文而誤非于招連文

論人篇

豪士時之

據文義時當作附

中情潔白不可量也注量行也

按量字非韻當為墨字之訛左傳貪以敗官為墨注
云汗暗不潔白於義正合注行字亦汗字之誤耳

故知一則可動作當務

按動作上不得有可字今據文刪正

也

致遠復食而不倦

按復食二字疑為履險二字之訛蓋履與復形近食與險亦稍近也

園道篇

黃帝曰帝無常處也

據注常處下疑有乃有處三字

以言說一一不欲留

按說一二字疑衍以言二字連下讀

勸學篇

不爭輕重尊卑貧富

注不爭輕重尊卑

尊師篇

成身莫大於學

注成身遂為君子以致之故曰莫大於學

天子入太廟祭聖

按注太廟當作太學

誣徒篇

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

按親字據注當是衍文

羈神於世

注羈牽也神御也

按神疑作練蓋練或作練因訛練為神左傳臣負羈繼是也劉熙釋車云繼制也牽制之也於注訓御之義亦合

用眾篇

辯議不可不為辯議而苟可為是教也教大議也

按不可不為據注及前後文義皆當作不可為二教字皆當作教

大樂篇

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

注欲貪也人情欲故弗得不有求也

按注有字錯入下句當云人情有欲故弗得不求也

侈樂篇

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劔為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

身愈危累

按愈多句首當坐寶字國人愈危句衍入字身愈危累句衍危字注愈危累蓋統釋二句耳前當樂篇園

愈危身愈辱亦統釋之曰愈危辱

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

按性養性字當作生字或係所字

適音篇

以生全則壽長矣

按以字據上下文義例皆不應有今刪

樂無太平和者是也

按不字疑衍太即上文太鉅太小太清太濁之太也和字緊承上句適則和矣之和

音律篇

太簇之月陽氣始生草木繁動令農發土無或失時仲呂

之月無粟大眾巡勸農事草木方長無攜民心

按此下半篇皆是韻語惟草木繁動無攜民心二句無韻疑動為訛訛心為志訛也

音初篇

音成於外而化乎內

注內化生內心

制樂篇

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

按畢技本文王曰語畢而更起也竊謂語畢更起因是立文之例然上文云若何其移之此下云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則在此處尚未得為語畢也文王曰三字蓋因上文而衍

振亂篇

未有不攻無道而謂不義也

注是息不道而伐有義也

按謂伐二字據上下文義當互易之

禁塞篇

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

取

據文義當以四不可截句二非字連下讀非救守不

可下衍取字與下文三可二不可一氣貫注高氏誤讀因而誤注也

吾未知其厲為無道之至於斯也

按厲字據文不當有蓋因上下文而衍

懷寵篇

故說養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

按說養字據上文當為說議

得民虜奉而題歸之

按題歸二字不可解疑題字衍蓋歸字隸或作題因誤為題而又多出歸字耳

荒怠貪戾虐眾恣睢自用也

按自用也三字當是注文

雷乃始收聲

按王石驥云聲字據注刪淮南及初學記引月令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引周書並無聲字蓋自唐御修月令始改作雷乃收聲而周書亦因改從之矣

易關市

按淮南作理關市注通

論威篇

冉叔誓必死於田侯

注冉叔儀工田侯齊君也

按儀工當為義士之訛

簡惡篇

西至鄆郭

按郭當作鄆

不可為而不足專恃

據前後文義為字乃無字之訛用民篇亦云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

決勝篇

以能關眾與不能關眾

按二關字下不得有眾字蓋因下文而誤衍

愛士篇

陽城胥渠處

注處猶病也

按處當為疾蓋處與疾形近又下文有陽城胥渠處

無幾何句遂訛
季秋紀篇
天子乃厲服屬飭注天子尙武乃服猛厲其所佩之飾
按淮南時則訓篇作厲服廣飾注云服猛厲之服廣
其所佩之飾今據改正並補注脫文
順民篇
得民必有道
按必當為心今據上文改正
下養百姓以求其心
按來別本作求
今吳越之國
按文義今當作令
齊侯弗信而反之為非
按為非二字疑因注而衍
精通篇
神者先告也
按文義不當有者字
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
按莊子養生主篇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此說全為生又於無非牛
者句妄加死字遂不成文理
節喪篇
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代之大者也
按此段前後文義是以柱喻狐狸水泉以杙喻姦邪
盜賊狐狸水泉字因上文而誤衍
雖聖人猶不能禁而况於亂
按亂下當脫國字
異寶篇
而無以為之
按五字當因上文而誤衍
異用篇
萬物不同

括通篇文意當衍不字
誠廉篇
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
按劉節軒刻本有磨猶化也四字注今本脫
有碧覽篇
天微以成地塞以形
據注當作天微以生地塞以成
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極不移
按元刻劉節軒按本天極作天樞以下文當樞之下
證之則樞為是
應同篇
夫覆巢毀卵則鳳鳥不至割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
漁則龜龍不往
按舊刻作巢覆毀卵畢按作覆巢毀卵並誤此數語
皆二句一韻當作巢覆卵毀龜龍不住則毀至一韻
胎來一韻漁住一韻
去尤篇
外有所重者泄蓋內攝
按泄字疑為也字之訛此書如貴生篇惟不以天下
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
皆用此句法餘篇尚多
聽言篇
其與人殺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
按莊子齊物論云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
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其以為異於殺音亦有辯乎
其無辨乎語意正與此相同殺言二字疑為殺音之
誤其與人三字或其異於人之誤也不然則人字衍
也注殺言善言或作殺音鳥言
謹聽篇
則於四海之內
按元刻劉節軒按本內作上
務本篇
列近則持諫

按晏子春秋有持巧諛以正祿語諫字或當為諫也
論大篇
既足以王道矣
按此句當有脫誤後務大篇作足以王通達矣亦不
可解揚升庵瑣語作足以王矣或別有所據也董王
長為韻名合韻
既有成矣已
按務大篇無矣字
長攻篇
遇時兩天地也
據文不得有地字
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
按十字當是注文
遇合篇
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
按前勸學篇凡遇合也合不可必與此語同意時字
當連下讀畢按云當與時字誤也
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
按再干當是稱于蓋簞簞古作再遂誤為再而于與
干近因並誤耳下文云見八十餘君何得言再干乎
慎大覽篇
公輸般服而不自以兵加
按淮南道應訓作不有以兵知據本注則知字是
不廣篇
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
按元劉節軒按本疊外物二字
察微篇
孝經曰高而不危注楚不能之也
按呂氏時孝經未出無從引用孝經曰四十六字當
是註語
正名篇
未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以為臣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
不以為臣

按前後文義不得有而王以為臣失其所以為士一十二字孔叢子載此事云雖見侮而不鬪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云云今據刪

以為臣不以為臣者罪之也

法以為臣三字亦衍文今據孔叢子及本篇前後文義刪之

養分覽篇

夫人主亦有車居無去車

按畢校云居字舊在車字上誤倒居字當屬下句今乙正竊謂有居車無去車原本不誤居車即上文居於車上之義也又居去為句中之韻必不可移易奪其智龍

按奪當作奮後任數篇以好唱自奮去有備奮於取少主是其義也

君守篇

故思慮自心傷也

按心字據下文當刪

凡姦邪險敗之人必有因也

按人字據上文當作入

任數篇

心之知也藉于理注去物斷義非理不決

按去當作處

去三者不任則治

按去當作夫

知度篇

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

按重塞二字當盡

慎勢篇

不用象譯狄觀方三千里注東方曰羈南方曰象西方曰狄觀北方曰譯國語所謂曰羈南三千里內被服五常華夏之盛明胡不用象譯狄觀也

按注所謂下脫舌人二字其曰羈南三字因上文而行也胡字亦衍

天下之地方千里

按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

按劉節軒按本完字下注云一作室竊謂據注意當作以家為國蓋國亦作室遂說為室舊校者不省因改為以家以室而室又說為完也後執一篇亦有以家為國語

沙用鳩

按鳩當作誌據文字自然篇水用舟沙用誌釋音云誌乃鳥切鳩字疑即乃鳥二字誤合為一蓋乃與九形近遂為鳩字而校者不知其誤棄誌用鳩相沿已久幾不復知有誌字矣

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

按據文義勢也句下不得重出王也者三字當是行文

以宋攻楚矣時止矣

據注意當作以宋攻宋與孟子以燕伐燕同一句法

執一篇

耳不失其聽

按據文義聽當作聰

審應覽篇

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

按舜聖二字揚淮南記論訓當互易

重言篇

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

按聽下當有朝字

明日君朝

按據上文當作公朝

離謂篇

不自以為惑故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

按畢校謂惑為何昭字當重竊謂故惑一字當連下惑之中為何昭字不必重淮南似真訓云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故漢之中獨有昭焉二語與此畧同此

以惑惑對冥冥也惑惑連文亦見賈誼疏

注辭篇

從辭則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之謂也

按亂辭亂字因上句而行

令其父視曰在天視其矣如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令按曰日二字倒誤日當今日字當作日

不屈篇

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

按此段皆惠子語原本說為惠王又誤衍惠子及惠子曰五字遂不成文義今刪正

應言篇

今趙興兵而攻中山

按趙當作燕蓋以燕攻中山反形中山攻燕之非也

令負牛書與秦

按負牛當作牛負言使牛負書耳淮南道應訓王濞負書而行

令一輕臣也

按令當作今

有之勢是

按當作有之是勢與十二紀行之是令同一句法

其備篇

乃通於天水

按畢校五字疑衍竊謂五字似尙可解或乃字水字係誤衍耳

高義篇

則後世之為王臣者將皆依不利之名

按書本無臣字不必補者將二字倒誤

上德篇

愛恩不滅注滅匿也

按滅疑作滅滅與匿義近

遺威篇

其獨以亡何故

則以為繼矣以為繼則則上又從而罪之注罪其為也

按二為字疑當作偽知字衍注為字亦當作偽

而身為穢極也不能用威適注適宜也

按不能用威適宜也據文義當為極也何下之注原

本誤以不能用威適為正文而以宜也為注遂多出

適字今刪正

子陽極也好嚴

按極也二字因上文而誤衍

為欲篇

聖人託為無敵故民命敵焉

按敵字當作驚淮南齊俗訓云聖人託於無敵故

民命驚矣語蓋本此

舉難篇

責人以義責難贈

按責難贈責字當作則

長利篇

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

者太公望封於營邱之渚

按不若太公望下不得有封字當是因下句而誤衍

達乎分仁愛之識也

按議當作誠

司馬子罕

按當作司城

達鬱篇

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頰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

按此數語殊不可曉疑善為警之說特為將之說兩

為而之說也

觀表篇

鄭者右宰穀臣之勸吾子吾子也甚歡

按誤吾子二字

疑似篇

故墨子見歧道而哭之注為其可以南可以北言乖別也

按淮南說林訓云楊子見塗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

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此

墨子下當是脫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

楊子十六字而又以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八字混入

注內今據增正本書當樂篇亦有墨子見素絲而歎

之語

戎寇當至

按當至則本作嘗至是也

查行篇

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

齊王不受孤援出而哭國三日

按孤援二字當連出字為句

壘塞篇

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

按使者遇其兄上據文不得有齊寇近矣國人恐矣

八字當是因上文而誤衍

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

按道當讀為導連下不智聽智為句

慮福未及慮禍之所以兒之也

按慮禍下脫過字淮南人間訓云計福勿及慮禍過

之語本此兒當作兒

不苟論篇

吳故子晉見說於閭閻

按吳字當緣上句而衍

贊能篇

舜得皋陶而舜受之

按受舊本註作授調用也據上下文義正文舜受當

作堯授言舜得皋陶而堯授之天下方與上文得地

千里不若得一聖人下文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

得呂尚而服殷商等語相連屬

強相飽叔固辭讓而相

治人者不於事於君

按不於事淮南作不於人是也

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

按者字獨則本剛

有度篇

國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

按通乎性命之情下似當是通乎性命之清六字呂

氏文例多如此

則貪汗之利外矣

按利當作私

士容論篇

似無勇而不可悉須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

王石雁云須當為獨連上文為何趙策以秦羅必獨

請侯按此段以大獨者越大於勢也場街馬折為韻

王說是也

上農篇

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

按曰字衍

任地篇

后稷曰子能以室為突乎注室容汗下也突理出豐高也

按注容當作谷理當作坵

孟夏之昔

按王石雁云昔猶夕也尚書大傳云月之朝月之中

月之夕鄭注上旬為朝中旬為中下旬為夕

辯上篇

然則修也脩長也

按脩當讀如詩曠其脩矣之脩注訓長誤

知其田之際也

按際字據文義及韻蓋當作除

審時篇

如此者不益

按益當作噬補文益作其書按作其御覽作其書形

說王石雁亦云然

辟迷不得特定熟印天而死

按特當作待王石雁以不得特定熟為句

呂氏春秋正誤

譚堂玉生覆校

右呂氏春秋正誤一卷 國朝海虞陳昌齊寶臣撰按登

雲山房文稱稱先生論學謂不當分漢宋為二漢儒有傳

經之功宋儒有體道之實漢儒所長在訓詁宋儒所長在

義理且程朱未嘗不從訓詁入也謂王伯厚顧亭林之學

博而醇能為功於程朱者也謂揚升卷毛西河之學博而

雜所以病程朱者不足以為病也謂明人言說文過於分

近人言說文過於合謂今世宗漢學者失之拘墟其言皆

近人之所不講者也云云雁山文集稱戴東原應 詔至

京一見先生輒心折所校水經注先生指其說舛處東原

以限於官書未能更正嘗以為恨邵二雲著爾雅正義成

贊之先生為駁正二十餘條云云其誠謙超卓大率類此

呂氏春秋先儒與淮南鴻烈之解同稱蓋謂集眾客而為

之不能自命專家然陳過夫史見稱不章著書食客數千

人其中豈無伏生孔甲輩哉出自漢儒則以為是出自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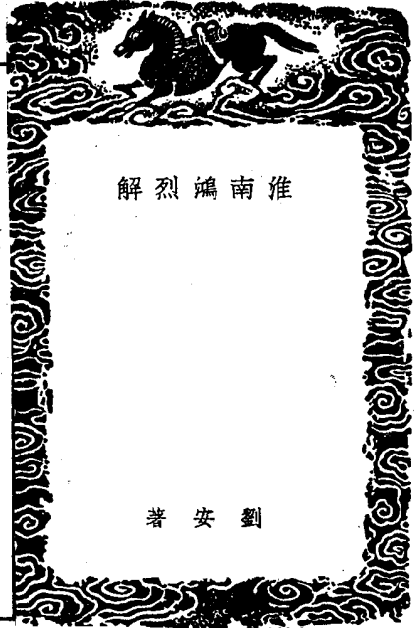
章則以為非甚於宋儒之固也是書正誤亦據淮南者獨

多均秦漢古籍原未嘗以集眾為誰也既通志又稱先生

於大戴記二十子淮南子荀子管子均有正誤嗚呼劉德

植學於今無二劉元析與音書滿家先生洵積表矩儒哉

庚戌芒種後一日後學伍崇禮謹跋



淮南鴻烈解

劉安著

淮南鴻烈解序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肉之於宮爲築舍於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其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

趙美人生男志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卽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內祖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聞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繪好童童一升粟飽達達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耶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入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讐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辯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

淮南鴻烈解序

五

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澹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壽夭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瑰奇之事其義著其文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基時亡失書傳廢不尋脩二十餘

淮南鴻烈解序

六

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親時人少爲淮南者思遂陵遲於是以朝輔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并揖借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漢河東高誘撰

淮南鴻烈解總目
卷一
原道訓
卷二
俶真訓
卷三
天文訓
卷四
地形訓
卷五
時則訓
卷六
覽冥訓
卷七
精神訓
卷八
本經訓
卷九
主術訓
卷十
繆稱訓
卷十一
齊俗訓
卷十二
道應訓
卷十三
汜論訓

淮南鴻烈解 目錄

三

卷十四
詮言訓
卷十五
兵略訓
卷十六
說山訓
卷十七
說林訓
卷十八
人間訓
卷十九
修務訓
卷二十
泰族訓
卷二十一
要略
目錄終

淮南鴻烈解 目錄

四

淮南總評

揚氏法言曰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難也曰難乎雜入病以多知為難惟聖人為不雜又曰淮南子其一出一入字直百金

劉氏文心雕龍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

劉氏史通曰淮南子牢籠天地博極古今

晁氏曰漢劉安撰淮南厲王長子也襲封招致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為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避父諱以長為修後漢許慎註慎自名註曰記上今存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時則覽其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泥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等十七篇李氏書目亦云第七第十九二崇文目則云存者十八篇蓋李氏二二篇崇文三三篇家本又少其一俟求善本是正之洪氏隨筆曰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二十一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列於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蓋內篇也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序以為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惟左吳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蓋為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為賓客之賢者也

高氏子略曰少愛讀楚辭淮南小山篇聲峻瓌磊他人制作不可企攀者又慕其難騷有傳窈窕多思致每曰淮南天下奇才也又讀其書二十篇篇中文章無所不有如與莊列呂氏春秋韓非子諸篇相經緯

淮南鴻烈解

淮南鴻烈解

表裏何其意之雜出文之沿覆也淮南之奇出於難騷淮南之放得於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韋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於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辯謀出奇馳騁所以其書駁然不一又曰其文字殊多新特士之厥常玩俗者往往愛其書况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出人意表者又曰淮南王尚志謀募奇士盧館一開天下傳絕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議論橫起瓌詭作新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

周氏涉筆曰淮南子多本文子因而出入備墨名法諸家

陳氏曰按唐志又有高誘註今本記題許慎註而詳序文即是高誘不可曉也序言自誘之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盧君者植也與之同縣則誘乃涿郡人又言建安十年辟司空掾東郡漢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則誘乃漢末人其出處略可見

黃氏曰抄曰淮南鴻烈者淮南王安以文辯致天下方術之士會粹諸子旁搜異聞以成之凡陰陽造化天文地理四夷百蠻之遠見虫草木之細瓌奇詭異足以駭人耳目者無不森然羅列其間蓋天下類書之博者也

蘆泉劉氏曰右淮南一書乃全取文子而分析其言雜以呂氏春秋莊列鄧析慎子山海經爾雅諸書及當時所召賓客之言故其文駁亂序事自相舛錯漢許慎記上而高誘為之註記上猶言標題進呈也故稱職稱臣先儒誤以為慎註又疑非誘註按註中不

知者云誘不敏則為誘註明矣其書雖無足取然論律呂而存古樂論躡屐而存歷數天文地形亦有當留心者

王氏文訓曰荀卿氏楊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為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為文

王氏厄言曰淮南鴻烈雖似錯雜而氣法如一當由劉安手裁

孫鑛曰篇中清淨無為皆老莊陳語正以旁喻奇隋俊拔勝讀淮南者當在此不在彼也

淮南總評終

淮南鴻烈解卷一

漢

淮南王安著 宜黃黃錫禧校

原道訓

原道訓 原也本道也其包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

飛蟻動

飛蟻動 蟻音宜蟻音待而後生...

也是故

也是故善不肆應而景不一...

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聽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修道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踐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員者常轉窠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有萬物羽者奮伏毛者孕育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爲者而功既成矣秋風下霜倒生控傷草木皆枯而生故曰鷹鷹搏鷄昆蟲蝥什藏草木注根魚鱉涸涸莫見其爲者滅而無形木處椽巢水居窟穴日操禽獸有芟爲人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句奴出穉糞於越生葛絲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竝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髮也文身刻畫其體爲蛟龍之狀短絙不結音以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音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北狄鮮卑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鶴鴒不過濟溺不枯槁而外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究於物者終於無爲以恬養性以漢處神則入於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曉音智故曲巧偽詐所以僥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也故牛歧蹠音而戴

淮南鴻烈解

淮南鴻烈解

卷一

角馬被髦而企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可而不成精適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傷爭利者未嘗不窮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遂潛於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越王騎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已止也謂不欲爲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暮年而田者爭處堯塋堯塋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暮年而漁者爭處滿澗以曲隈深潭相子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元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南方羽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從化也納受其朝法也節其未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宜也萬物有所生而備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強無不心虛而應當所謂志

弱而事強者柔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爲號公王侯伯稱孤寡而高者必以下爲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也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捩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而同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華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敵是故柔弱者生之榦也而堅強者歟之徒也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濠合指所之濠所日日月月悔也趨日月至月則至於效故遠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爲知而後者易爲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履之先者墮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質的射猶錙之與刃刀犯難而錙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在後故無患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疑結而不流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大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

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雖節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也舒詳攻大獍音堅莫能與之爭獍音擊也攻大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滅益過於不豐也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蛟音蛟行鱗音鱗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劍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紛紛而不可靡散通遠也錯繆相金石強濟天下動濬無形之域而翔翔忽匿之上還回川谷之間而滄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鴻洞通大無所左而無所右蠕委錯紛音紛與萬物始於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為光其孫為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離有自有離無而以衰賤矣入死道欲離道也自無形適有形離其本也自有形適無道無形不能復得道家所棄故曰以衰賤也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澤而為一葉累而無根懷囊天地

淮南子集解

三

為道關門穆念隱閱純德獨存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動也功勞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為之圈圈原則名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色者自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其全也純兮若璞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冲而徐盈澹兮其若淵淵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察察其所求則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一齊軌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破陰墜陽以氣相薄薄氣發瘴驚怖為狂憂悲多患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心也中外情欲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勛力

淮南子集解

三

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韜音貴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過處大而不宛小在大能其寬不躁其神不媿頰貌音欣寂寞為天下音羨泉音泉深清靜寂寞音羨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音羨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音羨無形像音羨也優游委縱如習之與景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元仗音羨道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也未世有勢為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于得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音羨之遊雲夢沙邱音羨雲夢澤耳聽九韶六聲音羨六盛音羨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音羨射射音羨射射音羨之謂樂乎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懼得道而肥入見先王之道而說之二者交爭故戰而懼也先聖人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為歡不忻音羨忻音羨其為悲不悒音羨悒音羨傷性音羨萬方百變消擗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音羨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香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以養生也音羨能至於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夫建鐘鼓列管絃席蒞茵傳旌象音羨傳著旌象音羨牙為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音羨朝歌射都邑音羨射都邑音羨齊靡曼之色音羨齊列也靡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

淮南子集解

三

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
 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內樂內
 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也
 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而日以傷生
 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
 也不浸於肌膚不泆於骨髓不固於心志不滯於五
 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
 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
 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
 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
 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
 於擊者之歌也教人為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
 則越而散矣散去耳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
 四支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
 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經理是
 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日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
 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已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所
 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為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
 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我身得則萬物備
 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
 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元同也無非無是化
 育元耀生而知如唯明也生而知如夫天下者亦吾有
 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夫有天
 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
 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則天下
 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

淮南子

淮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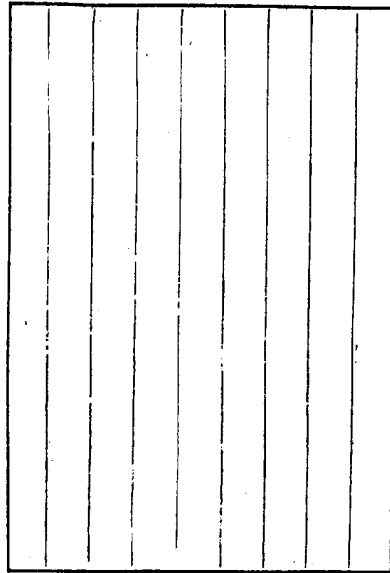
三三

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
 道為一矣故雖游於江潭海裔邊馳要裏建翠蓋裏
 馬名翠蓋以翠羽目觀掉羽武象之樂掉羽武象周
 飾蓋也裏音裏目觀掉羽武象之樂武王之樂
 耳聽滔助奇麗激珍之音助音朝激揚揚揚之樂
 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
 齊民之所以淫泆流酒齊於凡民聖人處之不足以
 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
 鄉側密谷之間側仗隱於榛薄之中葉木曰榛環堵
 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瓮牖深草曰蔦環堵
 浸北房浸漬也北雪霜灑灑音浸潭蔟蔟音蔟
 生蔟音蔟遺遙於廣澤之中而仿洋於山泆之旁此齊民
 之所為形植黎累愛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
 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
 通於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
 夫鳥之啞啞音啞雅鵲之啁啾音啁豈嘗為寒暑燥溼變其
 聲哉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
 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
 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
 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
 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鈎繩不能曲直雖規矩鈎
 於天地之示登正不可為修居卑不可為短是故得
 道者窮而不憊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機持盈而不傾
 被危傾傾而不助久而不渝助明渝入火不焦入水
 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
 虛下流與化翱翔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
 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為樂不以謙為悲康安
 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

隨天地之所為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
 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
 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
 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
 所宜而行之則昧也不明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
 天下萬物蚊蟻貞蟲蚊蟻動之蟲貞蟻動蚊作皆知
 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
 去之則骨肉無倫矣去之去道也骨肉今人之所以
 眊然能視眊音營然能聽音營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
 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
 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
 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越培音培
 抵植木而不自知也蹟音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
 不能聞也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
 其守也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
 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
 在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為宅也言精今夫狂者之不
 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
 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
 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于連蟻列
 埒之門連蟻連蟻音連蟻委曲之而躡躡于污壑穿陷之
 中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也形神
 相失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
 而害貪饕多欲之人漢賸於勢利誘慕於名位其賸
 足也真以過人之智植於高世則精神日耗而彌
 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是以天下
 特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

巫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云其用之也若發機言其疾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淮南鴻烈解卷一終



淮南鴻烈解卷二

倣真訓倣始也真實也道之實始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蘗未有形埒垠埒無無蟬蟬將欲生與而未成物類音埒埒音埒埒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於宇宙之間被德合和續紛龍從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會也兆朕形怪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合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霧無有仿佛氣遂而大通其真者也。有有者言萬物摻濬根莖枝葉青蔥苓龍雀龜炫煌蠖飛蜈蚣行喙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音參織也雀龜炫煌珠色貌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音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治音儲與扈治浩浩瀚瀚不可隱儀度而通光耀者有未始有有無者包囊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閭廣大不可為外析毫剖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音道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若光耀之聞於無有退而自失也曰子能有無而未無無也及其為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人謂之固矣雖然夜半有力者負而趨寐者不知猶有所適若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適其形矣物豈可謂無大揚擢乎音揚擢無慮大數一範人

之形而猶喜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為樂也可勝計邪譬若鸞為鳥而飛於天獲為魚而沒於淵方其獲也不知其獲也覺而後知其獲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為大獲也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為虎公牛氏韓人其兒掩戶而入覩之則虎搏而殺之是故文章成獸爪牙孩易音孩易志與人爪牙志與心變神與形化方其為虎也代謝舛馳各樂其成形代更狡獪鈍惰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夫水澗冬則凝而為冰冰迎春則泮而為水水水移易于前後若周員而趨執服知其所苦樂乎音泮是故形傷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死而神壯壯傷也神傷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若犒狗狗之死也割之有濡音濡濡淫氣是故傷死者其鬼媿音媿媿媿善行病其神漠音漠漠漠時既當老者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音俱沒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寢其覺不憂古之人有慮混冥之中神氣不蕩於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提槍衡杓之氣莫不彌靡音彌靡彌靡而不可為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應交被天和食於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恭恭沈沈是謂大治音大治也於於沈沈盛貌於是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母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賞罰不施而天下蒙服其道可以大美與而難以算計舉也是故口計之不足而歲計之

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也見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蒙恩以聲華嘔荷姬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疎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罕治煩與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茫然仿佯於塵埃之外而消搖於無事之業舍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為櫟尊牛之象以備導鑊之以剖剛維之以青黃華藻錘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制巧工鈞刃之飾華藻華文錘今之金華鮮明好也然其斷在溝中壹比擬草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然而失木性鈞也是故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其行偽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夫趨舍行偽者為精求於外也精有滋壺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宜而游於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探賈萬物揆音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溶於至虛而游於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固蓋廉獸名長毛有翼敦馳於外方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雷公夸父皆仙妾宓妃妻織女宓妃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是

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夫人之事其神而矯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營慧求索名利宅精神之宅是故凍者假兼衣於春而賜者望冷風於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樸木色青翳而麻癩蝸蛸木青皮麻蠟蝸牛即蝸蝸蝸音瓜此皆治日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夫牛蹏之澤無尺之鯉澤涼水木游之牛塊阜之山無丈之材塊阜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况乎以無裒之者邪無裒此其為山淵之勢亦遠矣夫人之拘於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形繫而虛其守虛疾也不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至德之世甘賤於澗澗之域而徙倚於汗漫之宇無裒虛之貌汗漫無生形音開提挈天地而委萬物元氣之本神也宇居也澗音開以鴻濛為景柱而浮揚乎無吟崖之際一手日提挈故以身役物鴻濛濛濛音出舉委棄也言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頤頤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為一而萬物大優渾渾蒼蒼混沌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羿善射能一日落九鳥繳大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純厚也芒芒廣大貌吟吟其被施頗烈被德澤頗知乃始昧昧昧昧皆欲離其童蒙之心昧昧欲明而昧昧欲昧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窺領天地襲九竅重九窺窺通領理襲因窺法熱音整形也提挈陰陽燁提勳音因九天九地之形法以通理

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辨音專桓和調族類也使各有經紀條貫於此萬民雖雖肝野然莫不揀身而載聽視聽視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棲運至於昆吾夏后之世得施昆吾夏之伯夏后桀世也及周室之衰流淳散樸雜道以偽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非是於是博學以疑聖率誣以齊眾飾歌鼓舞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登降之禮飾絳冕之服聚眾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贖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憊離離鼓離離之後也其知偽以求鑿於世而錯擇名利鑿即受之輪人施其巧偽鑿音離離音化各欲一索榮顯之名利也相音荷是故百姓曼行於淫荒之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遠廓而覺於寂寞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擢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擢取擢也音不乃始招蠅振翅理愁其思慮也音擢招號名聲於世精音擢音言未能行仁義禮樂趨揚稍音此我所羞而不為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音有說也說音與其有說也不若尚羊物之終始也音倘音而非之不加沮定於死生之境而通於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胃臆之中矣若然者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孰肯分分然以物為事也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

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弩發也以楚船蜀艇不能無水而浮舟也今增繳機而在上。芒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芣苢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卷二終

淮南鴻烈解卷三

天文訓 日月五星及彗孛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瀾瀾故曰大昭。墜古地字。馮馮翼翼。洞瀾瀾。故曰大昭。道始於虛。虛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薄根。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氣。精為陰陽。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日月之深為精者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雷動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冬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麋鹿解。宗本滅少也。應肉不火上。尋水下流。尋音。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闕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理絲而商弦絕。黃星墜而勃海決。人主之

情上通于天。故諫暴則多飄風。枉法今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星隕而大決溢也。食苗心曰孽。四時者天之史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期命也。彗星也。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西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天其星須女虛危管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南曰朱天。其星蒼鶩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影。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南方火也。其帝炎帝。中央土也。其帝黃帝。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北方水也。其帝顓頊。治春其神為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治夏其神為熒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治秋其神為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卯酉于午。四宿之中。太陰在四鈞。則歲星行二

宿未鉤辰申鉤巳寅鉤亥
二歲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
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也焚惑常以十月入
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為亂為賊為疾
為喪為饑為兵出入無常辨變其色時見時匿
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星一宿當居而弗居其
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熟日行二十八
分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十一十八
歲而周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焚惑晨出東方二
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
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
未當出而不入未嘗入而入天下僱兵當入而不入
當出而不入天下與兵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
劫奎婁以五月夏至劫東井與鬼以八月秋分劫角
亢以十一月冬至劫斗牽牛見出以辰戌入以丑未
出二句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
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不何謂八風距日冬
至四十五日條風至一見封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
風至一見封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一見封
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一見封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
至一見封涼風至四十五日間闔風至一見封
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一見封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
風至一見封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積蓄立春故明庶風
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春分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
侯立夏長養景風至則管有位置有功夏至陰氣在
布應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立秋節氣乃闔闔風
至則收斂垂琴瑟不張秋分氣國若惜不周風

淮南鴻烈解

至則修宮室繕邊城立冬節土廣莫風至則閉關梁
決刑罰通閭梁也何謂五宮東方為田南方為司
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空中央為都兵理主獄司
主土都為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
是也大微者太乙之庭也太乙天神紫宮者太一之
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圃也
水魚天神阿者羣神之闕也門也四宮者所以為司賞
罰四官紫宮軒轅咸池天門也紫宮執斗而左
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嶺之山日行
一度月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
山北極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
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
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
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月星辰
復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
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舍八十歲而復
故日子午卯酉為二絕也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為
四鉤東比為報德之維報德也陰氣極於北方陽
南為背陽之維已過陽將東南為常羊之維常羊不
之貌純陽用事不西北為號通之維西北純陰陽日
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為德
也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為
刑殺也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
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
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邱上屋萬物蕃息
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
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滿王也十一月水正而

淮南鴻烈解

陰勝陽氣為火陰氣為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
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
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
夏空而流黃澤石精出流黃土之精陰氣作於下
始鳴半夏生蟲蟲不食駒犢鷺鳥不搏黃口陰在下
駒犢黃口血脈弱鷺鳥不搏八尺之景修徑尺五寸景修
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為水陽氣勝則
為旱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街野
街道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
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在室則刑在野德在
堂則刑在街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
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平分故曰刑德合門德
用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
未成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
有一度十五日為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
則冬至音比黃鐘鐘者聚也陽氣加十五日指癸則
小寒音比應鐘陰應於陽轉成其加十五日指丑則
人寒音比無射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加十五日
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冬至至四十六日
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南在也陽氣內藏陰
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夷在也陽氣成陰
加十五日指卯則雷聲音比林鍾陰生萬物象聚
而加十五日指辰則春分音比蕤賓陰氣養在下似主
人陽在上似賓客加十五日指巳則清明風至音
比仲呂陽在外陰在中林以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
音比姑洗姑洗洗新陽氣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
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鍾

淮南鴻烈解

濟止夾夾也萬物加十五日指已則小滿音比太簇
 去陰火陽地而生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
 萬物簇地而生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
 於下未能達見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
 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鐘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
 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
 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
 涼風至音比夾鐘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
 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
 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
 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北
 夷則加十五日指號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
 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成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
 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鍾加
 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
 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音陰生於午故五
 月為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成斗杓為小歲
 斗第一星至第四為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
 魁第五至第七為月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
 池為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大歲
 迎者屏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
 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
 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
 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後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
 始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二
 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陽精粗故得氣少
 合氣而為音合陰而為陽合陽而為律故曰五音六
 律音自倍而為日律自倍而為辰故曰十而辰十二
 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或作二十九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九百九十九而為月而以十二
 月為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
 故十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
 日則夏至之日也冬至後三日則歲遷六日終而復
 始今年以子冬至明年夏至之日歲遷六日終而復
 始後年以午冬至至壬午冬至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
 青木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木七十二
 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土七十二日庚子受制
 金用事火煙白金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
 黑色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月以數推
 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撻羣禁
 開闢扇通障塞母伐木甲木也木王東方故施柔惠
 通障塞春木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
 貨財火用事象陽明職功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
 杼幣施恩澤土用事象土長養故施庚子受制則繕
 牆垣修城郭審羣禁兵甲徵百官詠不法象金斷
 害故誅壬子受制則閉門閉大搜客禁投客斷刑罰
 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徙水用事象冬閉甲子氣燥濁
 丙子氣燥陽戊子氣淫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
 丙子于甲子蠶蟲早出故早出故雷早行戊子于甲
 子胎天卵蝦鳥蟲多傷庚子于甲子有兵壬子于甲
 子春有霜戊子于丙子靈庚子于丙子夷夷傷壬子
 于丙子冠甲子于丙子地動庚子于戊子五穀有殃
 壬子于戊子夏寒雨霜甲子于戊子介下不為也不成
 丙子于戊子大旱茲封燥水蕪草也生水上相逆特
 故燥也壬子于庚子大剛魚不為甲子于庚子草木
 煖音菜壬子于庚子草木復榮戊子于庚子歲或
 再必再生丙子于庚子草木復榮戊子于庚子歲或
 存或亡甲子于壬子冬乃不藏地氣丙子于壬子星

陸戊子于壬子蠶蟲冬出其鄉庚子于壬子冬雷其
 鄉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豐隆至秋三月
 之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青女乃
 出以降霜雪青女天神青行十二時之氣以至於仲
 春二月之久乃收其藏而閉其巢收斂其所女夷鼓
 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女夷主春夏孟夏
 之月以熟穀禾雉鳩長鳴為帝候歲布穀是故天不
 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
 地方道在中央日為德月為刑月歸而萬物成日至
 而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蟄遠木則木
 葉槁日五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日出于陽
 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拂猶登于扶桑爰
 始將行是謂朏明也朏音將明至于曲阿是謂且明且
 也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
 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昆吾即至于鳥次
 是謂小還鳥次西南方至于悲谷是謂輔時悲谷西
 空深峻臨其至于女紀是謂大還女紀西至于淵虛
 是謂高春淵虛地各高春時至于連石是謂下春連
 西北山言將欲安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
 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蒙
 北方日入于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曙明浦行九
 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自陽谷至虞淵凡
 舍禹以為朝晝昏夜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
 而於冬日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
 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
 則日短而夜脩帝張四維按以下至為四時根時本
 運之以斗月從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

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蟄音律受太族太族者族而未出也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鍾夾鍾者種始萌也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指巳巳則生已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指未未者昧也律受林鍾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指亥亥者閔也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鍾也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鍾黃鍾者鍾已黃也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激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為四時根道曰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喪紀三踊以為節兵重三罕以為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鍾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為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律之數六分為雌雄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為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卯生者八衰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入圭黃鍾為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

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五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鍾十月也與正音比故為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膠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為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鍾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為匹匹者中之度也一匹而為制秋分蕤賓定蕤賓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從甲至癸故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其以為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分言其輕重分殊也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為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為一斤三月而為一時三十日為一月故三十斤為一鈞四時而為一歲故四鈞為一石其以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

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前後太陰所建蠶蟲首穴而處鵲巢鄉而為尸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已為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為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與鬼為對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單閼明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為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除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為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為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昂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氏房心為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角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為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涇灘涇灘音承歲星舍東井與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為對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作鄂音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為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閭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為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為對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歲星舍氏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昂畢為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背需參為對太陰

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官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
 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
 太陰所居曰德辰為刑德綱曰日倍因柔曰徙所不
 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
 鳥在太陰前一鈞陳在後三元武在前五白虎在後
 六虛星乘鈞陳而天地襲矣襲和凡日甲剛乙柔丙
 剛丁柔以至於癸木生於亥壯於卯成於未三辰皆
 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
 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
 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
 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
 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左
 前刑右背德擊鈞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欲
 知天道以日為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為十二
 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二
 月建奎婁三月建胃星宜言日明堂月令孟春之月
 春之月在胃此言星日在營室仲春之月在奎婁季
 正月建營室也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
 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
 建牽牛十二月建虛

豐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
 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采惠溫涼木德仁太陰
 治夏則欲布施宣明火德禮故太陰治秋則欲修備
 繕兵金德斷割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強純陰閉固
 故剛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
 而一衰十二歲一康康虛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
 戊魏己韓庚秦辛酉夷壬衛癸越子周丑翟寅楚卯
 鄭辰晉巳衛午秦未申齊酉魯戌趙亥燕甲乙寅
 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酉季土也庚辛申酉金
 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
 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
 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
 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首養萬物蕃昌
 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
 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
 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為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
 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為奇辰數從甲子始子
 母相求所合之處為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
 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
 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
 子趙也癸亥胡也戊戌巳亥韓也巳酉巳卯魏也戊
 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
 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
 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
 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為陰陽陽生於陰陰
 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或
 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有九重人

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
 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
 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
 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
 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
 攝提格之歲格起萬物歲早水晚早稻疾蠶不登
 也菽麥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日開蓬萬物終芒欲
 單開之歲單盡開止陽氣推萬歲和稻菽麥蠶昌民
 食五升卯在乙日旃蒙萬物過家
 執除之歲執除除舒伏蟄之歲旱旱晚水小饑蠶閉
 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日柔兆萬物皆生
 大荒落之歲荒大也方萬物穰盛而歲有小兵蠶小
 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日強國剛盛
 敦梓之歲敦盛壯也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
 不為民食二升午在戊日著雉位在中央萬
 協洽之歲協化萬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為
 民食三升未申在巳日屠維屠別維離也高
 涇灘之歲涇大灘修萬物歲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
 民食三升申在庚日上章陰氣上升
 作鄂之歲作鄂鄂落也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
 不為禾蟲民食五升酉在辛日重光萬物始成
 掩茂之歲掩蔽茂胃萬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為
 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日元默歲終包任萬
 大淵獻之歲淵藏獻迎萬物終在亥歲有大兵大饑
 蠶開菽麥不為禾蟲民食三升
 困敦之歲困混敦沌陽氣皆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
 麥昌民食三斗子在登日昭陽萬物食生

赤奮若之歲齊定若順也陽奮物而歲有小兵早水
蠶不出。相疾疫不為。麥昌民食一升。

正朝夕朝一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

以參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

方之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中與

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東南南維入西

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

西北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表音

立四表以為方一里音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

北表參望日始出及且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

直也輒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為法除舉廣除

立表表以知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

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

萬八千里視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

寸而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

也并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

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

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也

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

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

東與東北表等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

數因而五之為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
高與遠等也。

卷三終

淮南鴻烈解卷四
陸形訓山川數澤地
陸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四極四昭之以日

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要正也以

形。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

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

土。農神曰正南。次州曰沃土。沃盛也。稼。西南戎州曰

涸土。涸大也。五。正西兗州曰井土。井猶成也。正中冀

州曰中土。冀大也。四方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

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薄猶平也。正東陽州曰申

土。申復也。陸氣盡。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

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會稽山在會稽郡泰山在太

東恒岳首山在蒲坂縣南阿曲之中太華今安農陸

山是為西嶽岐山今扶風漢陽縣北太行行在今上黨

太行關直河內野王縣羊腸今太原晉陽西北九

十里通河面上郡曰羊腸坂是孟門太行之限何

謂九塞曰太汾滎阨荆阨方城穀阪井陘令疵句注

居庸。太汾在晉滎阨今宏農滎池荆阨方城皆在楚

居庸設阪安農滎池散欲吟是也井陘在常山通

大原閭令宛在途西句注在馬門陰館何謂九藪

句注居庸在上谷阻陽之東通遼都關秦之陽紆馬

也曰楚之具區。楚之雲夢。在南郡。秦之陽紆馬

谷其各川六百。陸徑三千里。陸地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暨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太章登去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溝水以爲名山。息上不耗。滅掘之。掘崑崙虛以下地。極猶地或益多故以填洪水。地或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增重也有五。上有木禾其修五尋。五尋三珠城十二樓。樹玉樹琬樹不死樹在其西。木禾之西。沙棠瑣珥在其東。沙棠木名。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純量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傾宮宮滿一項。旋室以旋玉飾室也。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閭闔之中。閭闔崑崙門名。縣圃涼風節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原本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厥激海入禹所導積石山。激海大海河水自崑崙山出。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厥激海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赤水出自窮石。山名在沙南至南海。絕嶺也。洋水出其西北。厥入于南海。羽民之南。洋水經隴西氏道。東至武都。爲漢陽。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邱或上倍之。高倍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曠。太帝天帝扶木扶桑在陽谷。之南曠猶也。陽州東方曠也。建木在都廣。建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瓊。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

廣山上下日中時日直人。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未端也。若木端有十日。九州之大純方千里。純條九州之外乃有八殞。音實。猶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皆數。東方曰大渚。曰少海。可居者曰渚。少海亦澤名。東南方曰吳區。曰元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夢雲夢。浩亦大也。元音穴。西南方曰涿資。曰丹澤。近丹水。故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真。曰寒澤。北方多寒水。凡八殞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殞之外而有八紘。而爲之表。故曰紘。亦方千里。方曰大窮。曰泉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都廣國名。山曰都廣。山在日之南。皆爲之表。故曰紘。亦方千里。爲長北。戶故反其戶也。西南方曰焦僂。曰炎土。短人滿三尺。西方曰金邱。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國人一目。在面中。尖沙所流沙所出。北方曰積水。曰委羽。以爲各委羽。陰不見日。凡八紘之氣。是出崇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入正。風入正之內。入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明者陽也。日之所出。故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日出故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白氣之始。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閭闔大也。閭闔也。大聚萬物。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幽都聚也。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積粟所在。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入紘八殞八澤之雲。以兩九州而和中土。冀州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玕琪焉。醫毋閭山名在遠東。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屬國珣玕琪玉名。馬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梁山在會稽長沙。湖南有犀角象牙。

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金美金石。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夜光之珠五色之石。西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王今河東永安縣。西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幽都出好筋角。東方之美者。有斤山之文皮焉。豹虎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岱嶽泰山王者。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山仁。萬物生焉。故爲積德。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高陽主生。邱陵爲牡。谷爲牝。邱陵高故陽也。故爲牡。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龍淵之淵。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音障。障極。風氣多聾。林氣多癩。木氣多偃。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瘦。而精多也。暑氣多天。天折不寒。寒氣多壽。谷氣多痺。山氣多狂。行氣多仁。下而汚。氣多食。輕土多利。重土多選。利疾。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音聲。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溫故草有不死者。北方有君子之國。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其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爲鬼。之有有形殘之尸也。故曰直夢不終其命。死而爲鬼。能爲妖怪。病人也。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燕春分而南。秋分而北。鴈秋分。蛤蟹珠龜與月盛衰。與龜也。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墟土人大。沙土人細。細小。思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魚鱉食土者無心而慧。蚯蚓食木者多力而強。熊羆食肉者食。食草者善走而思。鹿食葉者有絲而蟻也。

肉者勇敢而悍。虎豹屬。禽食氣者神明而壽。仙人松

穀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萬物

真蟲各有以生。真蟲諸細。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

其情。唯知通者能原本之天。地二人。三陰也。二

生於天地。三三而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

至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

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

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

四主時。時主氣。氣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

音主猿。猿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

鹿。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

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月而

化鳥。鳥皆生於陰。陰屬於陽。故鳥皆卵。生魚游於

水鳥飛。於雲。故立冬燕雀入海。化為蛤。萬物之生而

各異類。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蜂蟻不飲不食。介

鱗者夏食而冬蟄。介甲也。龜鱉之屬。鼈吞者八竅而卵

生之。屬。嚼咽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

無上齒。無用者膏而無前。膏豕也。熊猿之屬。有角者

指而無後。後。羊廉之屬。無前肥從前起也。有角者

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牝夫能驚。驚飛鳥時移是故

白水宜玉。黑水宜砥。砥。草。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

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潔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

河水。中濁而宜。菽雜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

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

而宜。五穀。

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

大口。鷹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

淮南鴻烈解

淮南鴻烈解

一三二

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

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修形。允上大。口。決

臍音。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天。其地

宜。稻。多兕象。

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人焉。其人。面末。儂。修頸。叩

音。行。竅通於鼻。脊也。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

其地。宜。黍。多。旄。犀。犀音。

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螻蟲之

所不也。其人。翕形。翕音。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

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恣愚。恣音。禽獸。而壽。其地。宜

菽。多。大。馬。

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

頰。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

好。治。其地。宜。未。多。牛。羊。及。六。畜。

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

死。木。王。而。生。豆。夏。生。冬。死。火。王。而。生。麥。秋。生。夏

死。金。王。而。生。稻。冬。生。中。夏。死。水。王。而。生。木。而。木

壯。水。老。火。生。金。因。土。死。火。壯。水。老。土。生。水。因。金。死。土

壯。火。老。金。生。木。因。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因。木。死。水

壯。金。老。木。生。土。因。火。死。音。有五。聲。宮。其。主。也。在。中。央

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

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雲。金

生。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土。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

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鍊。甘。生。徵。鍊。徵。生。商。鍊。商。生

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

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土。行。相。治。所。以。成

器。用。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

天民。肅慎民。修長也。股脚也。天。白民。沃民。女子。民。丈

夫。民。白。民。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一。手。一。鼻。三。身。民

一。頭。自。西。南。至。東。南。方。結。智。民。羽。民。謹。頭。圍。民。裸。國

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智。民。反。舌。民。三。苗。在。豫

交。股。脚。相。交。切。穿。智。民。穿。孔。通。豕。喙。民。鑿。齒。民。三

首。反。舌。民。語。不。可。知。而。自。拒。豕。喙。民。鑿。齒。民。三。首。自

東南至東北。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元股民。民

地在鴻上。谷。元。股。民。其。股。毛。民。勞。民。體。半。生。毛。若。矣。歲

黑。兩。鳥。夾。之。見。山。海。經。毛。民。勞。民。體。半。生。毛。若。矣。歲

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跋。踵。民。何。嬰。民。以。五。指。行。何。嬰

九。嬰。深。口。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無。繼。其

乘。行。九。野。在。無。禮。民。之。南。曉。音。咩。有。神。二。人。連。臂。為。帝。候。夜。在。其。西

甘。檀。甘。華。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桃

甘。檀。甘。華。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桃

東。北。厥。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曉。耳。在。其。北。方。耳。垂

在。肩。夸。父。棄。其。策。是。為。鄧。林。夸。父。神。獸。也。飲。河。渭。不

死。象。狀。也。其。狀。生。木。昆。吾。在。南。方。昆。吾。楚。之。祖。祝

子。為。軒。轅。在。西。方。軒。轅。黃。帝。有。巫。咸。在。其。北。方。巫

明。吉。立。登。保。之。山。賜。谷。搏。桑。在。東。方。有。娥。在

明。吉。立。登。保。之。山。賜。谷。搏。桑。在。東。方。有。娥。在

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有。城。國。各。簡。翟。建。疵

生。契。是。為。元。王。殷。之。祖。契。音。音。西。王。母。在。流。沙。之

瀕。西。于。石。室。在。金。城。樂。民。擊。閭。在。崑。崙。弱。水。之。洲。水

日。居。差。西。北。塞。如。龍。門。在。河。洲。所。照。方。千。里

龍。門。在。河。洲。所。照。方。千。里。龍。門。在。河。中。元。耀。不。周。

龍。門。在。河。中。元。耀。不。周。龍。門。在。河。中。元。耀。不。周。

日。山。名。一。申。池。在。海。隅。孟。諸。在。沛。少。室。太。室。在。冀。州。

日。山。名。一。申。池。在。海。隅。孟。諸。在。沛。少。室。太。室。在。冀。州。

大。室。嵩。高。燭。龍。在。馮。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

大。室。嵩。高。燭。龍。在。馮。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

神人面龍身而無足龍衍角以照太陽蓋長千里後稷攬在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後生或化流黃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國在其東雷澤有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雷澤大澤也鼓擊也熙城陽西北城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北流至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開母山 河出積石石雖出荆山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荆山在左也准出桐栢山桐栢山在左清潭出桐栢山清潭出發包桐栢山在左濟出王屋時泗沂出臺古衛王屋在河南洛出伊洛山伊洛山在左汶出弗其流合於濟弗其山在北漢出嶠家徑出薄落之山嶠家漢薄落之山一各符頭山安定臨涇縣西同穴伊出上魏伊洛山在左汶出華敷維出敷丹汾出各雜出熊耳熊耳在左汶出華敷維出敷丹汾出燕京燕京山在太原汾陽汾水出丹水出高褚丹水所出東至均入河也出出嶠山鎬出鮮于涼出茅盧石梁鮮于茅盧石出大號猛山一各高陵山在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出大號猛山一各高陵山在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出大號猛山一各高陵山在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出大號猛山一各高陵山在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

不周風之所生也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寔生海人寔人之先海人生若齒若齒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寔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羽嘉飛蟲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積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鯢鯢生庶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先龍生元龜元龜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元龜一頭廣當元龜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濕元濕元生羽風羽風生煥介煥介生鱗薄鱗薄生煥介五類雜種與乎外肖形而蕃蕃多也曰馮生陽關曰馮木陽關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之草先也程若生草者生於庶草海潤生屈龍海潤浮草之先屈龍生容華容華美容華生蓂蓂草也蓂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者生於萍藻止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頰黃頰五百歲生黃金黃金石名也中央一化頰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黃泉之水銀也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中央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會青會八百歲生青頰青頰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東方木色青其數八青龍入藏生清泉清泉之埃上為青雲陰陽相薄為雲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東方壯土之氣御於赤天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百歲

生赤頰赤頰七百歲生赤金赤金七百歲而一化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為赤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赤海南方弱土之氣御于白天白天九百歲生白舉白舉九百歲生白頰白頰九百歲生白金自舉舉方全色白其數九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為白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西方壯土之氣御于元天元天六百歲生元頰元頰六百歲生元金元頰元金千歲元金千歲生元龍元龍入藏生元泉元泉之埃上為元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元海北方

淮南鴻烈解

一四一

時訓 則法也四時寒暑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 其數八其味酸... 其音角... 其位東方... 其日甲乙... 其歲在甲子...

鴻鳴正直... 天子采青... 燧火東宮... 御女青色... 衣青采鼓... 琴瑟其兵... 子其音羊...

振乏絕... 聘名士... 邑周視... 隄防導... 且果羅... 網皆捕... 也九門... 郊門遠... 母伐柔... 其羽直... 受柔若... 今百工... 擇下旬... 馬游北... 今國儼... 是月甘... 皆肅國... 降山陵... 起二月... 已昏翼... 南方其... 長徵律... 祭先肺... 虹蟻出... 赤玉建... 赤玉建... 赤玉建... 赤玉建...

設有枝幹象其奇雜朝於明堂左个以出夏令南向
 陽布散也日明堂東頭室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
 卿大夫以迎歲於南郊還乃賞賜封諸侯修禮樂饗
 左右命太尉贊傑俊選賢良舉孝悌太尉行爵出祿
 佐天長養繼修增高無有毀壞毋與土功毋伐大樹
 令野虞行田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穀天子以燕
 嘗麥先薦寢廟聚畜百藥靡草死陰氣極葉草成故
 之枝葉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刑者上之所施罪者
 輕重而施刑也決謂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
 不滋四鄰入保城郭自保守行冬令則草木早枯
 後乃大水敗壞城郭行春令則螽蝗為敗暴風來格
 秀草不實當秀之草四月官田其樹桃他農事故
 夏之月招搖指午昏元中且危中危北方元武之宿
 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
 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螻蟻生賜
 始鳴反舌無聲鳴而鳴反舌五月鳴氣於下博勞應
 於上微陰起於下天子亦衣赤衣赤服赤玉載赤
 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變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
 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音雞朝於明堂太廟廟南向
 室命樂師修鞀琴瑟管籥調箏笙音飾鐘磬執干
 戚戈羽羽舞者所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
 帝用盛樂天之主幸盛樂即求雨之祭帝者天子以
 雜嘗黍雜新穀也不言嘗籩而羞以合桃先薦寢廟
 羞進也合桃者桃也禁民無刈藍以染母燒灰母暴布
 暴暴之於日也布者陰功所門閭無閉關市無索城
 成不可以小子功子虛也門閭無閉關市無索城
 不征稅也蓋嘗時氣盛大之際當體之而行寬大之
 政重因益其食死者存蘇家振死事振起死者

游牝別其羣騰駒班馬政是月牝馬騰駒已定故
 其胎育故執之班告也騰駒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騰馬也馬五尺以下日駒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君子齋戒慎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
 以定晏陰之所成此陽陰爭死之際物之感陽氣而
 方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者死此死生分之際陰
 事無徑當詳而後行晏安也陰道靜故日晏陰鹿
 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莖榮禁民無發火可以居高
 明遠眺望登邱陵處臺榭明也仲夏行冬令則電
 霞傷穀道路不通暴兵至行春令則五穀不熟百騰
 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成民殃
 於疫五月官相其樹榆氣長養故季夏之月招搖
 指未昏心中且奎中奎西方白虎之宿其位中央其
 日戊巳盛德在土土中央其蟲羸其音宮律中百鍾其
 數五百鍾其味甘其臭香也其祀中雷祭先心
 也涼風始至蟋蟀居與鷹乃學習腐草化為蚺虺擊
 豸馬遊一日天子衣苑黃乘黃駟服黃玉建黃旗土
 色食稷與牛稷土服八風水變柘燧火中宮御女黃
 色衣黃采其兵劍其畜牛朝於中宮中宮乃命漁人
 伐蛟取鼈登龜取鼈漁人率漁官使鼈龜皆屬鼈
 可決吉凶人宗廟尊之故言登龜鼈令漁人入材
 羣池澤官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天
 那大夫秩常也常所當出芻聚之以養犧牲以供皇
 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為民祈禱行
 惠今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稔鬻厚席蓐以送萬物
 歸也命婦官染采繡敝文章青黃白黑莫不質良白
 黑為諸青與赤為美黑與赤為以給宗廟之服必宜
 以明宜備明是月也樹木方盛勿敢斬伐不可以合
 諸侯起土功動衆與兵必有天殃土潤溽暑大雨時

行利以殺草蕪田疇以肥土疆季夏行春令則穀實
 解落多風欬民乃遷從行秋令則即隰水潦稼穡不
 熟乃多女災女災生子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
 掌四鄙人保六月官少內其樹梓植稼成熟孟秋之
 月招搖指申昏斗中且畢中畢北方元武之宿其位
 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金西方其蟲毛其音商
 之長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金味辛其
 祀門祭先肝肝木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
 用始行戮鷹隼擊於大澤之中四面陳天子衣
 白乘白駘服白玉建白旗白金色白馬食麻與犬
 服八風水變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
 金至西故其兵戈其畜狗朝於總章左个以出秋令
 德章西宮室西方德成萬物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
 而罰之以助損氣損氣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
 卿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軍率
 命將軍選卒厲兵簡練禁後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
 誅暴慢順彼四方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禁茲塞邪
 稽決獄平詞訟決斷平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贏是
 月農始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
 隄防謹障塞以備水潦修城郭繕宮室所以為水潦
 是月令涼風至三旬封侯列土封邑大官九孟秋行
 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殺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
 國乃早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冬多火災寒
 暑不節民多瘧疾七月官庫其樹楸庫兵府秋節實
 秋風所食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昏牽牛中且鬻萬中
 牽牛北方元武之宿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

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具腥其祀門祭先
肝涼風至候屬水元鳥歸羣鳥翔候時之屬從北過
盛試其羽天子承白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
與犬服八風水燬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承白采撞
白鍾其兵或其畜犬朝於總章大廟西宮中命有司
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枉曲撓也決獄不當反
受其殃是月也養長老授几杖行梓嚮飲食乃命宰
祝行犧牲茶芻茶草茶曰芻茶日茶視肥臞全粹
全無臍缺粹毛察物色謀此類量小大視少長莫不
色雜粹音集天子乃儺音以御秋氣御止也止秋以大麻先
薦寢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若之宗廟
日樂穿寶器修囿舍穿貫以通水不飲也乃命有司
趣民收斂畜采多積聚勤種宿麥若或失時行罪無
疑是月也雷乃始收蟄蟲墾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
水始涸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稱理關
市求商旅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皆至財
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成也仲秋行春令則秋
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
蟲不藏五穀皆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
草木蚤死八月官尉其樹柘尉或官是月季秋之月
招搖指戌昏虛中且柳中虛柳中柳南方朱雀之宿其位西
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
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屬來實雀入大水為蛤
鳴以仲秋先至者期有黃華羽乃祭獸禽天子承
為主後至者為賓白承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燬
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承白采撞白鍾其兵戈其音
犬朝於總章右个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

淮南子列解

一六九

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
舉五穀之要要也藏帝籍之收於神倉天子籍田口
之藏神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工不復乃命有司曰
樂氣總至樂氣也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入學習吹
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制百勝上旬丁日人學宮吹
用犧牲合諸侯之制度車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
稅於民輕重之法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產為度
受朔日也度者職貢多少有常乃教於田獵以習五
戎戎兵也刀劍子命太僕及七驕咸備載往校車以
級省正設於屏外級等也校車者以高下各隨司
徒指朴北嚮以贊之指樞也朴以教導指樞帶開贊
天子乃厲服廣飾執弓操矢以獵所獵之獸屬其
命主祠祭禽四方主祠典祀之官祭禽四方祀如說
傳求之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蟄蟲咸俯乃趨
於四方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蟄蟲咸俯乃趨
獄刑母留罪留也收禱秋之不當供養之不
宜者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是月天子乃以
大嘗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破
敗民多飢室壞敗也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
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煥風來至民氣解隋師
旅並興九月官候其樹槐候望也是月孟冬之月
招搖指亥昏危中且七星中危北方元武之宿七其
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水王其蟲介其音羽介
也也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
祭先腎或作行門內地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
為蜃虹藏不見天子承黑乘元駱服元玉建元旗
順水食黍與黍服八風水燬柘燧火北宮御女黑色
承黑采擊磬石其兵鍛音其音朝於元堂左

淮南子列解

一七〇

个以出冬令命有司修羣祭順陰閉時禁外徙閉閣
大按客按出之為觀也按音按斷刑殺當罪阿
上亂法者誅阿意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
夫以迎歲於北郊還乃賞死事存孤寡有忠節頭義
其子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兆以察吉
凶於是天子始發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行積聚修
城郭警門閭修棧閉慎管營固封疆城郭欲其厚實
禦非言故曰警棧須開鎖管營固是棧閉或有
破壞故言修管營不可妄開故言慎印也也積聚
修邊境完要塞絕蹊徑飾喪紀審棺槨衣衾之薄厚
營邱壘之大小高卑音使貴賤卑尊各有等級營度
下各有度量是月也工師効功陳祭器案度程堅
致為上案視度法堅工事苦慢作為淫巧必行其罪
苦惡也慢不牢是月也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宗
祭冬祭是時大飲酒而祭未明大禱祭於公社畢饗
先祖公社后土星辰為天宗勞農夫以休息之
命將率講武肄射御筋力勁肄乃命水虞漁師收
水泉門澤之賦賦水官節也母或侵牟牟多孟冬行
春令則凍則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多
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
時起土地侵削十月官司馬其樹柘冬講武故仲冬
之月招搖指子昏壁中且軫中軫北方元武之宿
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
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水益壯地始拆鴉
鳴不鳴虎始交鳴鳴夜鳴求且之鳥陰盛故不鳴虎
鳴音且陽中之陰陰氣盛以類發也鳴音天
交頤枝天子承黑乘鐵駱服元玉建元旗食黍與
黍服八風水燬柘燧火北宮御女黑色承黑采擊磬
石其兵鍛音其音朝於元堂太廟命有司曰土事無

淮南子列解

一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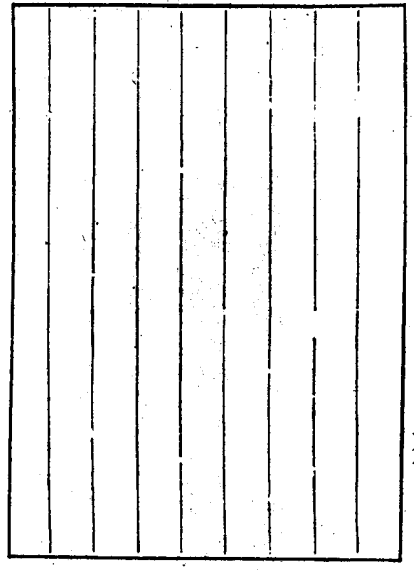
作無發室居。及起大衆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蟄則死
民必疾疫。又隨以喪急捕盜賊誅淫泆詐僞之人。命
日陽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閒命奄尹申宮令。尹正也
重戒。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勸陰省婦事乃命大官
秋相必齊。麋必時。趨樂酒材齊多蒸中度時制度
及時。淋。湛。燁。必潔水泉必香。滻香無穢惡之氣。滻音
音水。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無有差忒。滻音瓦器良無
音。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澤。今方中水
之宜。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
取之不詰。詰可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
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
陰陽爭。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聲
之聲。牢。寧。身。體。安。形。性。閉情也。是月也。荔枝出。芸始生
之聲。蛭蟻結。廉角解。結也。廉角解。蠶始熟。水泉動。則
代樹木取竹箭。罷官之無事器之無用者。塗關庭門
闕塗。築囹圄。所以助天地之閉。仲冬行夏令。則其
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
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蟲蠹為敗。木泉咸竭。民
多疾病。十一月官都尉。其樹菓。冬成軍師季冬之月。
招搖指丑。昏。喪。中。且。斥。中。妻西方白虎之宿。其位北
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
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厲北鄉。鵠加巢。鵠威陽。雉
雉。雞呼卯。雞呼鳴天子衣黑衣。乘鐵騾。服元玉。建元
旗。食麥與苽。服八風水。費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
黑采。擊磬石。其兵鐵。其音。鼓朝於元堂。右个。命有司
大儺。勞瘞出土牛。勞瘞四而皆瘞出土牛。今鄉縣。命
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漁。先薦寢廟。令民出五種。令

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其田器。謂令命樂師大合吹而
罷。乃命四監收秩薪。以供饗廟及百祀之薪燎。大而
謂之薪。小而東謂之柴。薪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
紀。星周於天。歲將更始。日窮於次者。次元符也。紀會
更見南方至。是月周也。令。靜。農。民。無。有。所。使。天
子。乃。與。公。卿。大。夫。飾。國。典。論。時。令。以。待。嗣。歲。之。宜。乃
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賦布以供皇天上帝
社稷之芻享。乃命同姓之國。供饗廟之芻。案卿士大
夫。至於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
早降。介蟲為祲。詳四鄙失保。行春令。則胎夭傷。國多
痼疾。命之曰遊。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水凍
消釋。十二月官獄。其樹檟。歲盡刑斷故獄官也。檟可
為五位。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朝鮮
大人國在其東。東至日出之次。博木之地。青土樹木
之野。乘音。其大。牌。旬。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神司至
也。其令曰。挺羣禁。閉閑。通窮。室。途。障。塞。行。優。游。素
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時。和。外。怨
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戶。北
孫。國。名。日。在。貫。頤。項。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亦。帝
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祝融其令曰。爵有德。賞有
功。惠賢良。救饑渴。舉力農。賑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
大祿。行大賞。起鼓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施也。中
央之極。自崑崙。崑崙絕。兩恒山。自從也。絕日月之所道
江漢之所出。眾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
以息壤。填洪水之州。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
者。萬二千里。后土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
覆露也。無不養懷。溥汎無私。正靜以和。行稱。膏。養

老衰弔死。閉疾。以送萬物之歸。上四方之主。故西方
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
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蓂。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摩收。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臬。備盜賊。禁姦邪。飾羣牧
謹著聚。修城郭。補決竇。塞轔。徑。遏。溝。瀆。止。流。水。隄。谿
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應金北方之極。自
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今正之谷。九澤北方之澤。有
凍寒積水。雪霜。霰。燄。潤。羣。水。之。野。顛。頤。項。元。冥。之。所
司者。萬二千里。元冥其令曰。申羣禁。固閑藏。修墮業。
繕關梁。禁外徒。斷刑。殺當罪。閉閑。大。搜。容。止。交
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寒。姦。人。已。得。執。之。必。固。天。節
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母。行。水。母
發。蔡。母。釋。罪。陰。六。合。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
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
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孟
仲。春。始。出。仲。秋。始。內。二。月。搭。種。仲。春。春。大。出。季。秋。大
短。季。夏。始。緩。孟。冬。始。急。四。月。陽。安。仲。夏。仲。夏。至。修。仲。冬。至
短。季。夏。德。單。季。冬。刑。畢。刑。刑。獄。故。正。月。失。政。七。月。涼
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
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
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不。解。七。月。失。政。正
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
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
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不。華。春
行。夏。令。泄。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肅。急。夏。行。春。令。
風。行。秋。令。蕪。蕪。行。冬。令。格。格。不。流。下。秋。行。夏。令。華。華。
行。春。令。榮。榮。行。冬。令。耗。耗。冬。行。春。令。泄。泄。

行夏令。行秋令。霜。制度。陰陽大制。有大度。天為繩。地為準。春為規。夏為衡。秋為矩。冬為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為度也。直而不爭。修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巨。厥德孔密。廣大以容。是故上帝以為物宗。準之為度也。平而不險。巧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挫。折也。流而不滯。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也。周密而不濫。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為物平也。規之為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圜也。復也。旋也。轉也。旋也。音息。優而不縱。廣大以寬。威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規度不失。生氣乃理也。衡之為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弔而不責。常平民祿。以繼不足。教救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也。明也。矩之為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憤。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憚。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為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赦。充滿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慤以固。糞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濕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淮南鴻烈解 卷五 一八七



淮南鴻烈解 卷五 一八八

淮南鴻烈解卷六
覽真訓 覽觀幽真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癡病。晉國赤地。白雲太乙。五十弦琴瑟。其名神。樂也。以舞。平公晉君。癡病。而大旱。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頤支體。傷折。海水大出。齊家婦無子。不。有女利。母財。令嫁。婦不肯。女殺母。誣婦。婦不能。明。寬。皆。天。雷。電。下。擊。景。公。之。臺。頤。壞。毀。公。支。體。海。水。為。之。夫。瞽。師。庶。女。位。賤。尚。萊。權。輕。飛。羽。尚。主。也。萊。菜。官。者。至。微。瞽。瞽。師。庶。女。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復。騰。於。主。萊。也。萊。音。洗。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墟。虛。幽。閒。遠。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陽。侯。侯。陽。侯。侯。也。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填。目。而。擣。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擣。之。日。為。之。退。三。舍。魯。陽。地。之。縣。公。擣。揮。也。次。帝。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遺。急。迫。難。精。通。於。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夫。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一。人。為。三。軍。雄。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况。夫。官。天。地。懷。萬。物。而。友。造。化。含。至。和。直。偶。於。人。形。而。內。有。大。道。觀。九。鑽。一。知。之。所。不。知。而。心。未。嘗。死。者。乎。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雍。門。子。彈。琴。又。善。哭。雍。門。齊。西。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為。之。增。歎。歎。吧。吧。音。嗚。流。涕。狼。狽。不。可。止。也。歎。吧。失。聲。也。狼。精神。形。於。內。而。外。論。衰。於。人。心。此。不。傳。之。道。言。不。可。得。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為。人。笑。精神。也。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蒲。且。子。楚。人。善。

淮南鴻烈解 卷六 一八九

弋射而屠何之焉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
 者何者太浩之和也魚何者夫物類之相應元妙
 深微知不能論辨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漉溢蠶吐
 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晝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
 彗星出或動之也亦缺於土係以天為長教里運音
 圓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君臣垂心則
 背誦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日勞五色氣在兩邊故
 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滌雲波水各象其形
 類所以感之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天地
 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微忽况不能覽其光然以
 拳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
 同氣相動也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傳說死託精
 故至陰麗颯音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
 焉家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不能生物亦所
 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為焉招遠
 以無親近者使無事焉親近者惟夜行者為能有
 為夜行論陰行陰行故却走馬以冀而車軌不接於
 之神化故能有之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壹冥宵明以冬鏗膠以夏
 造冰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
 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道自無私人有譬如隋侯之
 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得失之度深微窮
 冥難以知論不可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
 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
 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
 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殊死殊異而死
 藥愈偏枯之病即欲倍其劑以生已死之人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
 金則道行矣若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

難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磁石
 之引鐵蟹之敗溲菹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然
 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慮之論不足以定
 是非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通於太和而持自
 然之應者為能有之故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薄落
 區治生區音而淳鈞之劍成區越人善治射為無道
 左強在側左強射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觀
 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言忽然夫道
 之與德若韋之與華遠之則邇近之則遠欲遠之道
 求之去人不得其道若觀僂魚僂魚小魚可觀故聖
 若鏡不將不迎將送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其得
 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自謂得乃失道自謂
 今夫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
 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
 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故通於太和
 者恬若純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也純
 溫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潛伏也純悶無情
 是謂大通今夫赤蜻青虻之游冀州也赤蜻青虻
 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人榛薄食薦穠薦穠
 嗜味合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蟬輕之以為不能
 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蛇蟬自以為能若乃至於元雲
 之素朝元雲素朝也陰陽交爭降扶風雜雨扶
 搖而登之降下也扶風扶風雨暴雨扶撼動天地
 聲震海內蛇蟬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邱山磐巖
 虎豹襲穴而不敢咆襲入也猿狖顛蹶而失木枝猿
 又况直蛇蟬之類乎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
 風雨不興川谷不澆澆也草木不搖而燕雀伎之以

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燕雀自以為能健還
 至其曾遊萬仞之上翱翔四海曾獨過崑崙之疏圃
 飲砥柱之滯瀨砥柱在河東還回蒙汜之渚還回
 象汜日所尚伴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象汜
 野遊日入抑節之地野遊日入抑節之地羽翼弱水暮宿風穴
 當此之時鴻鶴鷓鴣莫不憚驚伏竄注象江商注
 地不敢動注又况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迹而
 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
 攝轡馬為整齊而欲諧整齊不差欲投足謂均勞逸
 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舉安勞樂進馳騫若滅
 言疾左右若鞭周旋若環左右謂世皆以為巧然未
 見其貴者也若夫紺且大丙之御除轡去鞭棄策
 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
 元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根故不招指不
 啗此過歸屬於碣石言其疾疾歸碣石軼鸞鷁於姑
 餘自後過前日秋鸞鷁風別名言騁若飛鷲若絕
 縱矢躡風追疾歸忽影忽恍惚也朝發樽桑日入落
 棠樽桑山名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慮
 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胃中而精神踰一作
 於六馬此以弗御之者也弗御昔者黃帝治天
 下而力牧太山精輔之力牧太山以治日月之行律
 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雖
 雖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
 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
 尤法今明而不聞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吐漁者
 不爭限道不拾遺市不豫買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鄰
 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

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
 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脩得生也夫天地運而相
 通萬物總而為一萬物合同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
 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
 為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
 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
 也又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雖然其生我也將以
 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為坯矣
 將無所造之矣言既以我為坯吾安知夫刺炙而
 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
 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欲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
 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已止也言其殺我也不彊
 求止言不欲生而不事憎疾而不辭賤之而不
 憎貴之而不弗喜人賤已已不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
 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成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
 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成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
 生也物不以益泉吾成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
 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攫援
 譬猶陶人之埴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益益也與其
 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漶而復歸
 其故也與其為盆盞亦無以異矣人不當惡水火復
 猶瓦器之破而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
 復反於土也夫弗憎也苦澇之家澆澇而注之江澆水弗樂也是
 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澆園也其在澆也亦無以異
 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
 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
 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如物之變化靜則

淮南鴻烈解

三九

淮南鴻烈解 卷七

三三

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澆然無極不與物散
 而天下自服極盡也散離亂貌故心者形之主也而
 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驟精用而不已則竭
 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取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
 匣匿而藏之寶之至也牛璧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
 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
 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
 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易音與道為際與
 德為降不為福始不為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
 其根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于
 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
 內不識其外治內守精神也明白大素無為復樸
 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音茫然彷彿于塵
 垢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
 弗載于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為變雖天地覆育
 亦不與之珍抱矣審乎無瑕而不與物操操猶見事
 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心志專于
 內通達耦于一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言志意渾
 然而往遂然而來運轉行現進退無所為忽形若槁
 木心若死灰槁木無氣死灰無熱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
 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辨感而應迫而
 動迫切不得不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放
 以道為綱有待而然謂音抱其大清之本而無所
 容與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也音廓情而虛清靖而
 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潤而不能寒也大雷
 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
 寶珠玉猶石磔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

淮南鴻烈解 卷七

三三

施猶類醜也類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補世之
 醜也類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方類同精於
 音歎音歎大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
 行不濁其精契大澤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樸猶質也
 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其
 不夢神內守其智不萌無思念馳神魂反復終始
 陽神陰不沈抑陽不飛騰各守其宅也音反復終始
 不知其端緒甘瞑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休
 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放于無形埒之野居而無容
 處而無所居無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
 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淪於不測入於無間
 以不同形相嬗也嬗音終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
 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假音至是故真人之所游若
 吹吻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息浴蟻躩視虎顧
 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養形之人屬伸跳跟非真
 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為春則
 是合而生時于心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礙
 它而無耗精夫殞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
 遠徙孰暇知其所為殞者狂者精神散越故形有摩
 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移而未始有極
 摩滅猶死也神變歸於無形故曰未嘗音化者復歸於
 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
 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水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音
 也故曰故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
 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
 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慄矣同變化則明不
 眩矣眾人以為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
 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

至道者則不然。理性情。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時。安德而忘食。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為。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為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木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障蔽也。言不能掩。夫牧民者。猶禽禽獸也。不塞其囷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倍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天死。季路蘧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曜。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推其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澹。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委棄也。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廓虛極也。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馮依玩也。夫豈為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響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響蛇大蛇也。其長數丈。俗以為上肴。響音清。然故知其無所用。食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為天下笑。未嘗非為非欲也。夫仇由食大鐘之賂。而亡其國。仇由近晉大夫。晉智伯。鍾子食大鐘。為和視智伯。用。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是以兵。滅其國。是以兵。滅其國。

淮南鴻烈解

七三

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音歇。公伐驪戎。得驪姬。豔太子申生。而立奚齊。亂四世者。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侯齊。申子。惠公夷吾。桓公也。國也。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齊桓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亾上地。胡西戎之君也。秦穆王來通秦秦伐戎。得其上地。公欲代之。先遣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謀不從。去。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蹇。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蹇音制。蹇也。楚。人謂扇為蹇。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卷七終

淮南鴻烈解卷八

本經訓之由得夫有常也。治亂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太清之始。謂三皇之時。和質真。而素樸。閉靜。而不躁推。而無故。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于義。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其言畧。而循理。其行倪。而順情。倪。約要貌。其心愉。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卦。八。卦。之兆。所以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占吉凶也。于天地。同精於陰陽。一和于四時。明照於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雌雄猶和通也。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敘。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軌道。循當此之時。元元至。傷而運照。晷音。大也。虛。德之君。鳳麟。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惠仁。廣大。偏照。四海也。鳳麟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機械詐偽。莫藏於心。逮至衰世。鑄山石。鑄猶鑿也。求金玉也。鍊金玉。撻蚌蜃。撻。猶。刻。金玉。以為珠也。蚌。蜃。猶。開。關。以。求。珠也。蚌。消。銅。鐵。而萬物不滋也。刺胎。殺天。麒麟不游。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鑽燧。取火。構木。為室。焚林。而田。竭澤。而漁。人械。不足。畜藏。有餘。械。器。用也。畜藏。而萬物不繁。兆。萌。牙。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牛。矣。積。壤。而邱。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為。利。築。城。而為。固。拘。獸。以為。畜。則。陰。陽。膠。戾。四。時。失。敘。雷。電。毀。折。電。霹。降。虐。氛。露。霜。雪。不。霽。而萬物。焦。天。苗。榛。穢。聚。琦。敵。音。草。日。苗。木。漿。日。艾。野。菜。長。苗。秀。草。木。之。句。萌。穢。積。之。於。根。敵。艾野。菜。長。苗。秀。草。木。之。句。萌。街。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植。夏。屋。大。屋。也。縣。聯。房。受。在。屋。頭。檣。櫓。檣。題。檣。椽。也。音。也。音。雕。琢。刻。鏤。喬。枝。菱。阿。芙蓉。菱。荷。五。采。爭。勝。流。漫。陸。離。音。陸。漫。示。色。相。參。和。也。陸。離。美。好。貌。修。換。曲。技。天。矯。曾。撓。芒。繁。紛。

淮南鴻烈解

三四

卒皆足飾也。以相支持。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刑。則創
 錐。公輸王爾古之巧匠。然猶未能磨人主之欲也。
 是以松柏菌露夏稿。秋之木實是暗夏稿死也。君作
 事不勝陰陽。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夷羊
 失序。前音論。江河水絕而不流。夷羊在牧。夷羊之
 所見於前。飛世滿野也。天旱地坼。坼音拆。風風
 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驚矣。句爪居牙
 之屬。民之專至。蓬廬無所歸宿。專持小室也。蓬廬
 饑寒死者相枕席也。及至分山川。豁谷使有壤界。計
 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為
 備。飾職事。制服等。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辨譽。行賞罰。
 臣不和。五穀不為。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合和而未
 降。地懷氣而未揚。陰陽儲與呼吸。浸澤包裹。風俗
 雜。前音無所主之。對酌萬殊。殊音殊。薄泉宜以相。唯
 釀。前音。而成育羣生。是故春蕭秋榮。冬雷夏霜。皆賦
 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
 內一人之制也。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奪也。審於
 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為
 一。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之時。無
 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讓廉恥。不設毀譽。仁鄙不立。
 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迷至衰世。
 人眾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
 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誣。懷機巧。故之心。而性
 失矣。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羣
 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有迫

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
 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
 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
 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
 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膽矣。貪鄙忿爭
 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
 而民純樸。則目不替於色。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謔。
 被髮而浮游。雖有毛嫱西施之色。不知悅也。掉羽武
 象。不知樂也。象。羽武王象。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
 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
 義立。沮。敗也。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
 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為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
 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修也。今背其
 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天
 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矩。表也。星月之行。可以歷推
 得也。歷。推也。雷運之聲。可以鼓鐘寫也。鼓。寫也。風雨
 之變。可以音律知也。是故大可觀者。可得而量也。明
 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蔽。或。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
 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合也。至微神
 明。弗能領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商清。味甘
 苦。則樸散而為器矣。立仁義。修禮樂。則德遷而為偽
 矣。及偽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巧。欺。天下
 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持之者。桀紂之民。昔者
 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造書。契。則詐偽萌生。主
 務。筆。刀。之利。天知其非。故為。伯益作井。而龍登元
 雲。神棲崑崙。益。初。作井。登地。而求水。龍。知。將。能。愈。多
 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者。僅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

可為也。術。共。指。以。戒。後。世。不。當。為。大。巧。也。故。至。人。之
 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
 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為。而天下目和。怡
 然無欲。而民自樸無。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
 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為之者。誰何。是故生無號
 死無諡。實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交
 歸焉。而莫之尤。忍。不。故。德。之。所。德。道。弗。能。管。也。
 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
 通焉。謂之天府。能。通。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能。通。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
 焉。而不竭。莫知其所以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
 物者也。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歷。指。十
 氣之見。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名。仁。典。利。除。害。伐。亂
 禁暴。則功成。功。武。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
 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音峇成氏之時。道。路。厲。行。列
 處。容。成。前。帝。時。造。應。術。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晦
 者。厲。行。長。幼。有。差。也。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晦
 首。虎。豹。可。尾。飛。蛇。可。蹶。而。不。知。其。所。由。然。人。之。心。故
 可。尾。飛。蛇。不。蹶。毒。故。可。蹶。也。時。人。謂。自。富。遠。至。堯
 然。耳。故。曰。不。知。其。所。由。然。人。之。心。故。可。尾。飛。蛇。不。蹶。毒。故。可。蹶。也。時。人。謂。自。富。遠。至。堯
 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猥。猶。擊
 齒。丸。嬰。大。風。封。豨。備。蛇。皆。為。民。害。猥。猶。擊。齒。丸。嬰。大。風。封。豨。備。蛇。皆。為。民。害。猥。猶。擊。齒。丸。嬰。大。風。封。豨。備。蛇。皆。為。民。害。
 處。善。走。而。食。人。塞。齒。名。齒。長。三。尺。若。如。塞。下。微。領
 下。而。持。戈。游。九。嬰。水。火。之。怪。為。人。害。大。風。風。作。也。能
 據。入。屋。舍。封。豨。大。豕。備。蛇。乃。使。羿。誅。豳。齒。於。鳴。華
 大。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堯。乃。使。羿。誅。豳。齒。於。鳴。華
 之。野。鳴。華。南。殺。九。嬰。於。凶。水。之。上。北。狄。之。地。繳。大。犀
 於。青。邱。之。澤。繳。大。犀。射。殺。之。上。射。十。日。而。下。殺。狹
 獠。斷。修。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洞。庭。南。方。澤。名。桑
 雨。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於。是。天。下。廣。陝。險。易。遠
 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其。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振。動
 也。塞。防。百。川。滔。高。壘。單。以。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
 管。天。下。澤。道。也。空。桑。地。名。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

時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遁於火也。發音典此五者一足以干天下矣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露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明堂上圖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介比十二所王者月土事不文居其房皆朝願頌宜其介謂之明堂木工不斲也金器不鏤不鏤也衣無隅差之削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冠無解麻之理無衣裳無有邪角削殺也謂若馬目冠相連于也無者堂大足以周旋理文堂明室所以冠文取乎直而已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瑗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不遇五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舞斯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靜字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人怒盛氣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鐘鼓管簫干鉞羽旄以飾喜也哀絰苴杖苴麻之有實者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實乃為之文古者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治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賦故聖人為之作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人口數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贖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流之猶乃使始為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

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聽樂不樂食不肯思慕之心未能絕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育思心盡盡其忠孝被衰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喪喪之本也古者天子一歲諸侯一同方千里為畿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卜其子孫以代之卜擇其子孫之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俛人之子女僑音雛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贖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為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為淫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為偽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為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為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為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卷八終

淮南鴻烈解卷九

主術訓主君也術道也人君率國御臣下之道也

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
 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
 而師傳論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
 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言
 為文章行為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為
 醜美好憎不為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
 自然莫出於凡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微明也
 難縵塞耳所以掩聰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
 遠則所在者適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
 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
 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為
 鬼地氣為鬼反之元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
 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元默無容無則大不可
 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天道至大非人智
智所能得也
 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宵中神安靜不
神動也智不
 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舉功以時嘗穀穀新
穀舊
 之明堂之明堂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
 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遷延猶其
伸伸也
 民樸重端怒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
 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
 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
 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因
 固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
 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

淮南鴻烈解

二七

淮南鴻烈解

二七

而無功智詐萌與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今不行執
 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
 會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擗稅
 而狎犬也狎音亂乃逾甚夫水濁則魚斃口狎水端
魚斃氣出
 息之論也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圍
 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怨然而不能終其天
 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
 下多能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
 於本而事之於未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
 止也堞音堞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贖不施
 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而不為而成塊然保真抱德
 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
 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
 至精為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
 冬日之陽夏日之暉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
 之像弗招而自來不摩而自往竊竊冥冥不知為之
 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
 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郢楚國市南宜遂弄丸而
郢都也
 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宜遂姓名熊勇士居楚市南
方自公勝欲殺子西其臣石
 乞日市南宜遂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告其故
 不從來之以劊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日不能
 兩家雖有難不怨宜遂也鞅鞅鐵鑿目扼擊音
音
 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御止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
 於以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便令其於為治
 難矣蓬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
 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觀焉簡子晉卿趙鞅
史黯史黯也
 遂報曰蓬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
 致之故阜陽惰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

也師曠督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故不
 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為師也故民
 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
 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崔杼齊大夫
夫殺莊公項
 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伯之難項
 楚王昭伯也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
 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故若人者其猶射者于於
 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
 蹠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
行于野鹿裘帶索鼓
 琴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微音微也音
微感威王素宜
 父父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縣法
 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齊威尚歌
 車下桓公喟然而寤齊威桓公車下喟音喟夫至
 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
 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
 明矣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
 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並世化民乎
 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溱
 千里之雨至溱音溱也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論方外
 令行禁止豈足為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
 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
 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墜橫局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
 與之陶化又況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
 不得為非其次賞賢而罰暴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
 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
 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命夫權輕重不差
 益首益首音益微細也微細也扶掖托控不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

險姦不能枉讓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為治者不與焉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幹蓬水灰被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罪御者制舟知故不裁焉言木石無怨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兵莫憚於志而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炮鼓為小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為素楚楚節不為胡越改穿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為為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由此觀之無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幹舟小船危險越人習水故能乘之幹音履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驃馬而服駒駝黃馬曰驃駝音駝也胡人所習驃音元駒音駒駝音余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節伸鈞索鐵欵金推移大轅水殺菴羅陸捕熊羆熊羆音或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焦音或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為治勇不足以為強則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聚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培井之無龜鼈也培音園中之無修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驪緣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

能錄也鵠夜振發蚊蟻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邱山形性說也夫勝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後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驚音故古之為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也姦音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媿媿音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權音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君臣彌大而不相狀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尸音儼然元默而吉祥受福故曰元默是故得道者不為醜飾不為偽善一人被之而不衰猶大萬人蒙之而不福是故重為惠若重為罪則治道通矣通音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為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為邪者輕犯上矣故為惠者生殺而為暴者生亂姦亂之傷亡國之風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怒音怒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因功而行誅者不怒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修業不受賴於君是故朝廷燕而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木上下知有之言太上世下知之人皆能有此制今夫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橋音行之使仰取制於社也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修焉譬如軍之持麾者安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與堯而取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修其道也清靜無為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慮愚稱德則聖人為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

淮南鴻烈解 卷九

二六三

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慮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為基是乘眾勢以為事御眾智以為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閤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眾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牆而知天運乘眾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以百姓戴之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厭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當為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志清明而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慮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之智則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鳥獲不能舉也眾人相一則百人有余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鳥獲不足恃乘眾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與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為之勢而不修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其功而況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

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述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
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爲直。以屈爲伸。未嘗
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
衆智之所爲無不成也。聖者可令唯筋唯音增而不可
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圜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
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
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
則爲之者不難也。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
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
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則說佞姦邪無由進
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鳥獸之
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
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說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
猶雀之見鷓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
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
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
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得失之道。
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
以修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
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
莫孤音玉而孤爪孤者。何也。無得於玉石弗犯也。
玉石音玉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
之不入。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
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腰。而
民有殺食自餓也。殺食音越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
死。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爲匹夫。
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
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

淮南鴻烈解

二九五

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察察其實。是故
處人以譽尊。處人隱居也。以譽尊名譽見尊也。而游者以辯顯。游行之
辯。自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
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言事者必究於法
而爲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
以效其功。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
莫敢專事。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
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
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羣臣公正。莫敢
爲邪。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
於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是以勇者盡於軍。亂國則
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
闇而不明。羣臣黨而不忠。說教者游於辯。修行者競
於往。主上出令。則非之以典。法令所崇。則犯之以邪。
與黨與也。以黨與非諱上令邪姦也。爲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鬪
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
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
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馳騁駢駟。天
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
今治亂之機。輟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
之所以塞。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
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
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君主之
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殫死。不
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
之臣。文子晉大夫。晉也。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
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爲

淮南鴻烈解 卷九

二九〇

戮。國分爲二。豫讓欲報趙襄子。漆身爲厲。吞炭變音。
趙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
身殉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
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
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
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
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
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
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
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
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驅馬矣。是猶不
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君人之道。處靜以修
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
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爲謀。德薄則勇
者不爲死。是故人主好鷙鳥猛獸。珍怪物。狡躁廉
荒。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人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
事勤財匱。勤勞萬民愁苦。生業不修。矣。人主好高臺
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綉綺綺繡。寶玩珠玉。專精
日務五則賦歛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
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
強凌弱。衆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
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大路不畫。
大漆土。不越席。不緣。結。大羹不和。五味。食
不穀。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
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
憊。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衰世則不然。
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

淮南鴻烈解 卷九

二九五

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破池苑園。猛獸能
 罷。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能罷
 狀。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繡。人主急茲無用
 之功。百姓黎民頓顙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
 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
 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薄無以明德
 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
 眾。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
 制木也。制木也。制木也。制木也。大者以為舟航柱櫓。小者以為榱桷椳
 者。以為欄椳。欄椳音欄。椳音椳。欄音欄。椳音椳。短者以為朱榑枅榦。朱榑枅榦音朱榑枅榦。備
 梁上蓋。無小大修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
 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雞音雞。毒音毒。然而良醫察而
 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况人
 乎。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
 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取也。
 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修短也。是故有大略者
 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
 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
 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
 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
 也。今人之才。或欲干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志
 在直道。正邪決煩。埋壘而乃責之。以閭閻之禮。與交
 之間。或依巧小具。詭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
 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
 以斧削毛。以刃抵木也。削音削。抵音抵。皆失其宜矣。人主者
 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
 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

同羣臣輔轡。羣音羣。輔音輔。轡音轡。若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
 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蔽。法令察而不苛
 耳目達而不聞。善否之情。目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
 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
 臣。勤務而不怠。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所以然者
 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
 足不勞。而致千里。假音假。輿音輿。馬音馬。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
 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
 羣臣志違。效忠者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是雖在禍
 夫。芻蕘猶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
 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揄音揄。策音策。是非之所在
 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
 可用。不差其位。差不差其位。差不差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責不責其辯。責不責其辯。
 其辯。聞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
 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
 之以。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使海內存萬方
 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
 亦遠矣。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
 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
 絕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
 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
 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
 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也。使無專行也。法籍禮義
 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
 而理達。夫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澁滯而不動
 也。以其言莫從。已出也。夫才生於稊。稊生於日日。生
 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稊音稊。生音生。景音景。

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
 聲之宗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與適合於人心。此
 治之要也。故運於本者不亂。於末者不惑。於要者不惑。於
 詳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
 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
 廢於上。所立法禁亦自修之不廢所禁於民者有行於身所謂亡
 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
 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或儀。或表。故
 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禁勝於身。不聖
 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
 緩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智。慮之中。而執節于掌。握
 之問。節策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
 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
 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
 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
 未有也。是故與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若臣不和
 唐虞不能以為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
 明分以示之。則蹠躄之姦。止矣。蹠音蹠。躄音躄。孔子時人。蹄作
 大焉。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蹄音蹄。睛音睛。
 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分寸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而
 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慮其化
 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
 之道。故萬舉之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
 心和于馬。則危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
 驎騶駟之良。藏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
 故古之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為非也。

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功勞而用朋黨則奇材佻長而干次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奇材佻長之人干起顯烈故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爭於朝用是猶無鑿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蟻蟻離其居也獲狝失本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違事者之於察也驕忿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為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隨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劍性而為大匠斷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于銜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為羽翼也是故君人者無為而有守也有為而無好也有為則諛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鈞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

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故善建者不拔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過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扇外邪不入謂之塞中扇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扇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為而後能為之精神勞則越耳目淫則竭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衛君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邱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為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偏為儒墨矣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楚王使無畏道於宋宋殺之莊王聞之怒故殺宋而起楚文王好服櫛冠楚國效之如今御趙武靈王貝帶鸚鵡而朝趙國化之趙武靈王貝帶鸚鵡朝趙國化之王以大目飾帶朝服鸚鵡朝也王以大目飾帶朝服鸚鵡朝也使在匹夫布衣雖冠字三音日郭滌帶係鏡鑄也使在匹夫布衣雖冠字三音日郭滌帶係鏡鑄也獅冠帶貝帶鸚鵡而朝則不免為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今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編矣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削費不使應敵北

子北宮也司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馬則黃善擊朝也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絕而不從者逆也鳥獲藉蕃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槩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為資也槩制船槩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眾為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塘城塘隄也皆所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且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新朝涉者之脛斷言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偏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眾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為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人主租歛於民也必先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與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藜藿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巨擘窮席非不寧也巨安窮細也音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固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鍾鼓陳于戚戚成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寡人故古之為金石管絃者所以宜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鴈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衰絰履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論明此皆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也裁度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

相疾也故民至於僇辱沸肝有命無備有今日之食也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笙彈琴瑟是猶貫甲胃而入宗廟被羅網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為生也一人雖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幸歲之取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潦旱災害之患水潦也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潦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憊急憊急也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貪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塹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疏有核曰果無核曰蔬食蔬日食冬伐薪蒸大曰薪小曰蒸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轉尸也故先王之法敗不掩羣掩羣也取鹿天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罕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擊也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鷓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鼈不期年不得食皆為盡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煙雲

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立春後四蠟蟻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修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昂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實備也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主者不忘於欲利也故堯為善而眾善至矣桀為非而眾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而為之轂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若風速無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與莫不響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多所智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非正道能多者無不治也治猶事鮮者約所持也約要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警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欲諫者舜立誹謗之木實其善否湯有司直之人直武王立戒慎之報欲戒君令慎過若毫釐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舉其於過也無

淮南鴻烈解

三九

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馨鼓而食樂聲也奏雅而微已飯而祭禮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鉅橋約倉名一說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偏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著猶於是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莫宏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蒐力招城關能亦多矣莫宏用敬王臣號知大道孟賁勇士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履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懼分亦明矣然為魯司寇聽獄必為斷作焉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

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徧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徧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聞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遠由已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教之以正故有存唯惻隱推而行之此貴之以義故有寧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者為正錯者為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為政。耕之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也。忤逆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為而榮乎且日何為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為而義且日何為而榮此難知也問哲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黠然。縞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贊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為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為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共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為質智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助錄巧敏逆利

淮南鴻烈解

三三

淮南鴻烈解 卷九

三六

聰明審察盡眾益也。身材未修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為表幹而加之。以眾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知而辯慧懷給則棄蟻而不式。不智之人辯慧懷給則棄蟻而不式。給不知所裁之。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偽飾非伎藝之眾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魚得水而游焉則樂。鴻決水涸則為蟻蟻所食有掌修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也。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治國上使不得與焉。使不得與焉之危是上術也。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為也。釋已之所得為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早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已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說親有道修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

淮南鴻烈解卷十

繆稱訓 同之神明以知所貴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寢。物來而名。事來而應。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過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眾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卽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卽就也。鹿以喻民。虞欺使之不終如其吝也。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音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專而過者對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

淮南鴻烈解 卷十

三三

歡情難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情誠情誠後稷廣利
 天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歛如也不
 也滿如陷也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
 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道求
 同乎己者也道求已未必得賢而求與己同者而欲
 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
 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嘗見
 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
 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
 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
 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猿關懸纜猿謂所關上
 也則斷頭動者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
 不休死乃止也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
 謹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
 雄鳥喙擊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休儒賢師人之困
 憊者也憊可憊也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剗材
 無所不用矣剗材也音指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
 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意志聲也中心必有不合者
 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已也故上多故則
 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
 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威或至焉威乎心明乎
 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認
 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
 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
 美必有不傳者心教之微形中行繆伯手搏虎中行
 晉臣而不能生也力能殺虎而蓋力優而克不能及
 也克猶用百人之力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
 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

莫得指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為報也不可內解於心
 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水之
 自寒夫有何修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
 言同心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妁舉人而莫之德
 救火也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妁舉人而莫之德
 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
 有以爲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
 者非專爲生也誠出於已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
 貴文也登猶圭璋在前尚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
 故終年爲車無三寸之鏐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
 一尺之榘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結要
 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日之精者可以
 消澤而不可以昭誌昭誌也不可在混真之中不可
 論於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
 蓋情甚乎叫呼也無諸已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
 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
 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
 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三月嬰兒未知利害
 也而慈母之愛論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
 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君子行
 之言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
 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騰翔川魚鼈沉
 飛鳥揚必遠害也騰欲害之心子之死父也臣之
 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
 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爲難也之
 甘甘猶樂樂而爲之臣之死而死而難焉往君子之慘但
 君子之死父非以求難也而難焉往君子之慘但
 非止爲傷形也論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也義
 正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

爲苟簡易君不能使臣爲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
 能使無憂尋憂尋也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
 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
 我其性與性自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詩曰執轡
 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
 則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寒矣聞善
 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夫子孔子也三變
 始於粟生於苗成
 也治泊泊然曰孤鄉邱而死我其首不手不手根君子不
 也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痛其身身苟正慎遠易矣
 也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
 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
 魚沉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信負驕以壺餐
 表其間壺餐重耳反管仲以兵不入其門趙宣孟
 以束脯免其軀趙孟孟音仲禮不隆而德有
 餘禮多仁心之感思接而情相生情生故其入人深
 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爲恩厚其在債人則生爭鬪
 故曰兵莫憎於意志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抱鼓
 爲小聖人爲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
 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爲驢驘焉往生也言非爲
 意也驢驘故至人不容不備故若昧而撫昧人目也
 音鹿發非爲若跌而據跌音聖人之爲治漠然不見賢焉
 觀容也若跌而據跌音聖人之爲治漠然不見賢焉
 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驥驥不能與之爭遠
 今夫夜有求與替師併東方開斯照矣動而有益則
 損隨之故易曰劑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物到
 復積薄爲厚積卑爲高故君子日華華以成輝小人
 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未弗能見也文王聞善
 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

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離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過失誤也。忠悉心計。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各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鏡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乎人故。笏子文錦也。雖蹶登廟。蹶仲相齊明法庚審國刑子產練築也。美而不尊。子產文錦雖惡宜以升廟。蹶先思而後法猶練築。蹶相親先思而後法猶練築。蹶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易衣溫厚而非宗廟服。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王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蘭芳草男子繼子得食肥而不澤。繼子有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宏演直仁而立死。公其所在去演到股以盛。王子閻張掖而受刃。不可利之以兵子閻不愛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懼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號禍之及已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過奪也。不可過。柳橋奪。人之欲榮也以爲己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爲聖子則聖者衆矣。以賤爲仁子則賤者多矣。何聖仁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已也。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少必不身道。斯亦不道人。道隱也。不能自隱身。故若至長不身道。斯亦不道人。道隱也。不能自隱身。故若行。獨梁不爲。無人。不競。其容。獨梁。一木橋也。行。故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情先動動無不得。無不得則無窮發窘而後快。無窮發窘。故唐虞之舉也。若音若。

錯也。非以僭情也。快已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已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言下有喜議而亂。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筦金石。小大修短。有敘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却。耕者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申喜亡其母。大差與齊戰於艾陵。黃謂吳陽告聲陽句吳其庶乎。也。句吳與吳語。不正言。吳如以句也。也。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樂三年之喪。舉琴而彈。其絃是也。其聲切切而哀。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輪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也。漸習。矩鑿之中。國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醫駱同材而各自取焉。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上有意未察中之於大。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恆於不己知者不自知也。恆。恆也。矜恒生於不足。足知不足也。華誣生於矜。誠中之人樂而不恆。如鸚好聲。忠信自樂爲之非恆也。能之好經。經動。夫有誰爲矜。如鸚好聲。春女思秋士悲。秋士見陰而悲。而物物化矣。號而哭。噴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調。復偃狗。知情僞矣。故聖人粟粟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且天非爲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大非爲紂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東戶季子。道路不拾

遺。未耕餘糧宿諸晦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天道。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臣右遷則失其所貴矣。小快害道。斯須害儀。斯須。子產騰辭。騰傳也。子獄繫而無邪。下無邪也。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成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再父命。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先見微小。刑於寡妻。至于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單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已也。釋已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舍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其萌必。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鈞之哭也。子曰。子予奈何。令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或有人鑿穿或有地。非止以勞善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故唐虞日華。率以致於王。桀紂日快快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已也。凡人情。說其所苦。卽樂矣。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饑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於義。欲則貪。貪則多。多則害。害則多。多懼善勇。媿生乎小人也。媿。媿。皆能之。行。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天下弗能過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

錫不消釋則不流刑。流刑流入刑範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
 愛尋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繫維君反本而民繫
 固也。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齊桓有大節
 也。晉文密而不舉。晉文有小節晉文得之子閭內失
 之乎境外。閭內修而齊桓失之乎閭內而得之本朝
 朝廷治而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
 爭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經管齊
 桓秦穆受而聽之。聽用二照政者以東為西惑也。見
 日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
 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為也。有
 能為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為天。成之終身為善。非天
 不行。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禍福非我
 也。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
 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
 于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
 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為非而不能
 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
 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以人與國無道之世
 以國與人。堯王天下而愛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
 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
 不可為。為猶無所用之碧琿莢土也。玉人之情於
 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
 厚薄者。厚薄厚切肉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趨羣者
 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為表者。未之聞也。表
 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
 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陽之下。猶不自悔。

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福之萌也。絲絲禍之生也。分
 分禍福之始萌微。故民媿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
 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魯與趙俱朝楚。獻酒於
 之主。酒吏求酒於趙。不與。楚吏怒。以趙所獻酒。獻羊
 於楚。王易魯酒。趙王以爲趙酒薄。而邯鄲圍。羊
 羹不斟。而宋國危。其御及戰。御馳馬入。鄆軍華元以
 黃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已也。以爲國也。適於已而無
 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已。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
 楚莊謂其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
 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其
 謝之也。猶未之莫與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共雍楚
 也。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
 善。合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
 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各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封泰
 十二。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傲之君。修近彌
 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隣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
 已之禮可爲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
 孝已殷高宗之子。放逐而不失禮。人不能與孝已爭。各者不得孝已之所懷也。
 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通智達
 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其
 味而已不。今人貪而弗味。歌之修其音也。長其音之
 不足於其美者也。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
 於極也。人能導道行義。喜怒取予。欲如草之從風。召
 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強獄出拘。召公公用使百姓皆得
 反業修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故聖
 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繩。給上車授綬之
 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商容神人也。商
 柔齒剛。老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而影不

可故聖人不爲物先而當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
 在上。人以義愛以羣。羣以羣。羣是故德之所施者。博
 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制者。小矣。
 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鏤。虎豹之文。未射。獲狝之
 捉來措也。措刺故子路以勇死。莫宏以智困。周人殺之
 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
 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瞶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
 明有所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
 知風之所起。歲多風。則鵲巢知水之高下。水之所反
 爲。暉目知晏。暉目。鳥也。晏。無雲也。陰。諸知雨。陰雨
 則。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
 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寧戚擊牛角而歌。桓
 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流涕沾纓。歌哭
 衆人之所能爲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
 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論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
 情殺。簡公齊君。柔儒。子陽以猛劫。刑而劫。皆不
 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律合
 者。由其清濁。一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爲象箸
 而箕子嘆也。嘆。嘆也。管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所始則知
 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
 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殞。令苛者。民亂。
 城峭者。必崩。岸峭者。必陀。峭音振。峭也。故商鞅立法
 而支解。商鞅爲秦孝公立治法。吳起刻削而車裂。起
 相楚。設黃臣相坐。治國譬若張瑟。大絃和。細音。則
 之法。卒車裂之。組音。組。則
 小絃絕矣。故急響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
 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
 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

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修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牽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誇千歲之積毀也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德廣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焉者亡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靡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之數也欲知地道物其樹五土之宜各欲知人道從其欲而觀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捷勿撓萬物將自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一曲一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為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拱把把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未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穉除也聖人為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昧

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已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已發禍由已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眾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眾是與俗儂走而內行無繩繩準也故聖人反已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形埒埒也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載去水亭歷愈脹大亭歷二用之不節乃反為病物多類之而非似之而非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為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子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

卷十終

淮南鴻烈解卷十一
齊俗訓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象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備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為禮者恭敬而伎伎音寄為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謂以權相交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備則生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跡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兒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緩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刀為銖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信財之貴而詐偽萌與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已之美而生盜跖莊馮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綬大路天子車結駟連駟則必有穿窬拊捷抽篋踰備之姦抽篋為後垣也有說文繁繡弱緝羅緝羅細布也緝音錯必有菅屨躑躅短褐不完者官芽高下之相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為鴨水蠶為蠶音子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夫胡人見廣廣音子不知其可以為布也愁人見龜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

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丁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禮邱生子象楷炮烙生子熟升子路橙溺而受牛謝橙托同舉也升出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贖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賤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贖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仇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為民俗廣廈濶屋連闔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龍龜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六英項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音告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僅不可以持屋篋小簪也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鎗音音的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琴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穢牛梓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黑髮神蛇潛於神淵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觶不厭薄角觶刀劍羽間之漆

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執意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常者也譬若舟車楫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沙宜肆泥地宜楫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水草野宜將廬沉鳥於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宜其人澤阜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九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簫籟也忽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獲狝得茂木不食而穴狝狝得墜防弗去而掠也狝音垣墜音采物莫避其所利而說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餘慮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慮者非多人也皆徹於末也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慮者非多人也皆徹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埋之也堯堯氏焚嬰嬰兒生皆同聲堯堯氏北胡也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駹象狄駹也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使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

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為糜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濕則黑練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本性也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合於他性自穢之人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營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予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蠶之抑植蠶印植正典之正印正而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寗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為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載載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過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子朝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

淮南鴻烈解 卷十一

三七三

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養愈於晉。蘇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智伯以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也，故胡人彈骨，越人嚙臂，中國歘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三苗髮首，羌人括頰，中國冠笄，越人削鬻其於服一也。蓋音髮以來東髮，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也。拂，放今之國都，男女切跼也。肩摩於道，故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倮之俗相反。倮，狍也。北胡皆倮，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削髮文身，無皮弁，插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拘罷，屈也。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經體拖髮也。拖髮，箕倮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衣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犂羊之裘，犂，音掌，以帶劍，咸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進，雖之夷狄，徒保之國，結執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容也。併，色也。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反。

也。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緯之服，五載謂三年，中年，悲哀抱於情，葬，種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非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祭還之禮也。雖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也。肆，樂名。夏，皆樂名。夏，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筵簫揚，干戚奮羽，施以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糜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種足以收歛，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頌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非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亡，與子故伐啓啓之也。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霱，莖成，其樂咸池，承雲九韶。舜樂也。其服尚黃夏，后氏其社用松，尸莖，齋置，嬰，其樂夏籥九咸，六佾六列，六英也。六英，六列，六佾，為行，列其服尚青，殷人之禮，其社用石，祀門，莖樹，松，其樂大渡晨露。湯所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禮樂相說，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疎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王制禮

義而為示，分節行而為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捷，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背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袵束，牢連固，不亟於為文，句疏短之，輟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裁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柄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窅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接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離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為道德，離而為儀表，其轉入元冥，其散應無形，禮義飾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束芻為狗，以請雨文，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追求土龍，以請雨文，以音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祀，約袪，約袪，約袪，約袪，大，夫端冕，冠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壞土，真割而已。出音夫有執貴之故，當辨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辨修政，偃兵執于威而舞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之。尸，文王也。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于威而笑鏗，捕，履，所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微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下，樂名一絃，夫以一世之

辭邪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視之
見風也也世所謂五兩無須臾之閒定矣故聖人體
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免免世治世之體
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
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
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
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
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與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跣履長
以購捕者使強督者使之負土春強者眇者使之準
目不止入深獲者僇者使之塗僇人塗地各有其宜而人性齊
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得失
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
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
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人主不以求於下
放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仇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
化神機陰閉剗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
民業故長宏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
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趙
之言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辯而自投清冷
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
木爲齋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
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
夫率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器之乎銖衡視高
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何則
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懸守
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鸞飛兔而駕之則世
莫乘車鸞飛兔其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終

淮南鴻烈解

三九七

身不家矣若古然非待古之英俊而入自足者因所
有而並用之夫駿驥千里一日而通焉馬十舍旬亦
至之旬十日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
也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
爲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
干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
諺曰鳥窮則鳴音獸窮則舉人窮則詐此之謂也
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可北不能易其指馳騫
千里不能易其處越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
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卑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
故越舍同辭舉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
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
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
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撥笏杖笈以臨朝武王既沒
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人君升車攝天子之
位負展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
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
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
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
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
車退行於國以禮義和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
後柔然而今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釣者審於勢之變
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
鑿培而遺之培屋後爲天下顯武使過商鞅申不害
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竝世
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驥
驥駟駟駟北翟以濟江河不若錄木便者也數空

淮南鴻烈解 卷十一

三九八

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
之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遺難爲愚以死節
爲難音音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于非不知
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
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
也然而樂離世仇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
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潛和故
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閻問臣非不知樂家室安
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
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
管晏視伯夷則褻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
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
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
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
百乘志尚未莊子見之棄其餘魚莊子隱而不視見
足五諸未澤莊子見之棄其餘魚莊子隱而不視見
歸胡飲水數斗而不足歸胡鱗鱗入口若露而
死鱗鱗魚名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贈林類榮啓期衣
若懸衰而意不慊林類榮啓期皆由此觀之則趨行
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已立節者見
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
得此相爲論譬猶水炭鈞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
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
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
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
臨謂之成人也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
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
不擾其器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揭

淮南鴻烈解 卷十一

四〇〇

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虛煩。捷以為惠。爭為飾辯。人積而不諫。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責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辨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子曰。魯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刑。無所行。其威成刑古。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偽飾。衆無用貴。遺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淳厚也。析天下之機。特服馬牛。以為牢。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沒淵。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梁。荆吳芬馨。以亂其口。豎音求也。豎音盡。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越舍行義。禮節論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家亂。寡行逐利。煩挈澆淺。澆薄既薄尚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與衣。纂錦纂錦也。馬飾傳。旌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哈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札解也。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煬炙也。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偽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士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

之原也。夫饑寒並。豈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仁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上高。正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隣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思及隣。國志為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賒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蘆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劉氏謂漢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表。而法弗能禁也。

淮南鴻烈解卷十二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變符也。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窮曰。子知道。子無為曰。吾知道。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可以強。可以弱。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窮。可以明。可以包。可以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卿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可以強。可以弱。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窮。可以明。可以包。可以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之。而不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及知。耶。知乃不知。耶。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耶。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自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子勝也。遂別微白公。恐孔子不應。知白公有。白公曰。而欲復警。故問微言。孔子曰。水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蓄澠。齊二水名。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延。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未矣。自公不得也。

故死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惠子惠施也。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秦之惠王。惠王其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許音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邪許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辭。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入。石乙白公黨。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子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自方城之。乃發大府之貨以子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害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闕子曰無郵賤。今以為後何也。董闕子趙氏臣無郵簡子之子。簡子曰是為人也能為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

淮南鴻烈解

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為飲器。飲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為天下牝。齒欲問道於被衣。被衣。被衣曰正女形。豈女視。天和將至。穉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居。悉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齒欲緇以警夷。警夷。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左人終人。左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共趙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回門之關。杓引之者難也。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弱為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躒足聲譽。躒音疾。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容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

淮南鴻烈解 卷十二

四二

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欣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子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無地為君以道當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禹皋陶契。舜之佐七人。禹皋陶契。武王之佐五人。周公召公太公奭。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北方有騶其名曰。歷風前而免後。風前免後是長。趨則顛。走則顛。常為騶。騶。取耳。故謂之歷。趨則顛。走則顛。常為騶。騶。取耳。草以與之。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歷有患害。騶。騶。騶。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子所有者。子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鳥獲舉千鈞。又泥一斤子。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周襄分。為。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與無與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贖諸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

淮南鴻烈解 卷十二

四二八

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賈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賈人自今以來衆人不復賈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李克武侯相吳之所以下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懦以僑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備則恣則極物罷則怨則極處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到於子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嘗越欲于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南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廓門之外桓公郊迎密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猶炬也從者甚衆齊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藉之衣冠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容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命已聽知之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置父居郊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置父曰與人之見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

淮南鴻烈解 卷十二

四三三

20

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大王置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托於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奈何詹子曰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先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於身不敢對以未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君之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精相耳桓公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談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若急也不甘不苦應於手厥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寶窮而死獨其精相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

淮南鴻烈解 卷十二

四三四

45 A

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子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其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于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佩楚莊王相陳從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山名方皇水名一日山名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曹其公聞重耳驛齊使禮焉而捕魚設海以觀之釐負竊之妻謂釐負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張之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竊遺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餒而反其璧及其及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軍無人敢負竊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果擒之於干遂先馬走先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卒入齊中卒自入已葬五日

淮南鴻烈解 卷十二

四三九

襄子起兵攻國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子姓伯樂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其年出也，若亡其力不及也。其一二若此，馬者絕塵弭轍，絕塵引遠疾也。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以告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僮糴米薪者九方堙，堙索也，九方堙人姓名。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邱。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牡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屈宜若楚大夫，在魏。王不知起之不肯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緩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緩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

淮南子卷十二

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起爲魯將伐齊，敗之，魏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少得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形，成形也。子不若教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司日者也。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後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

淮南子卷十二

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容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願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物，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除之。子發，楚將也。宜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謂之執圭也。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人宜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令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襄王以之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温人聞亦請降。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魯相也。而嗜魚，一因獻魚，公儀休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母受魚而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又曰：知足不辱，孤王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

淮南子卷十二

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
 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
 高必以下為基大司馬捶鈎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鈎
 芒也鈎鈎也大司馬曰子巧和有道邪曰臣有
 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鈎於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是
 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無
 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
 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紂聞而患
 之曰余夙與夜寐與之兢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
 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
 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
 堪其殃縱而救之身必危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
 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在河內湯陰於
 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雉之
 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元玉百工大貝百朋
 五貝為一朋元豹黃龍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
 紂因費仲而通行音岸胡地野紂見而說之乃免其
 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
 鐘鼓玉門以玉飾門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
 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于剔孕婦殺
 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
 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尹佚史吾何德之行而民
 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
 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讐也昔夏商
 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
 歸神農伏羲神農之間有共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

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
 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
 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
 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道者天下無之由
 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
 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
 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
 技齋一卒齋備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止出
 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君
 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費何齊典兵伐楚子發
 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
 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
 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
 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新者得將
 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
 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
 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
 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
 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曰曰益矣仲
 尼曰何謂也曰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
 日復見曰曰曰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曰回忘仁義矣仲
 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曰回坐忘矣仲尼遽然
 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黜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
 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
 夫子薦賢也薦先正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
 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泰穆公與師將以
 裝鄭蹇叔曰不可臣聞發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

不過三十里為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於弊也
 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
 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令行數千里又數絕
 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
 聽蹇叔送師襄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
 強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賈之三帥乃
 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
 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
 喪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大夫昔吾先君與
 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
 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
 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
 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麻屨以說於衆說解故老
 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
 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因
 獻十珥而美其一且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
 為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
 外則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
 不勤盧敖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元闕至於蒙穀
 之上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士使求神仙于
 而不反太陰地各元闕北方之山蒙穀山名
 一士焉深目而元鬚淚注而鳶肩淚注水豐上而殺下軒
 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楚人謂
 盧敖之語曰唯敖為背羣離羣窮觀於六合之外者
 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遊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
 陰之未闕今卒賭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
 士者齋然而笑曰嗟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

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言大陸之地尚見日月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愛與也若我南游乎岡冥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宵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睹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汰沃四海子天之際水聲汜淮也實音浪屬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汰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虛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止駕極治止駕其所駕之車楚人謂之若士也曰吾此夫子猶不得為極治極音杯悖若有喪也曰吾此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壤蟲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八寸為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生母海南謂蠓姑不知春秋也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夏父三年季子子而巫馬期貌衣短褐見也季子治夏父三年季子子而巫馬期貌衣短褐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間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正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問兩問於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同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閩戶塞騰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墻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為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

淮南子卷之十一

無有日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於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也及其為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將為父復舉起罷朝而立倒杖策鑲上貫願願謂之綴倒杖策故綴貫願也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問之曰願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問之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鑰閉鑰格也上之鑰易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舊居空故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施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鑰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子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回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為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

淮南子卷之十一

與雀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感之荆有伏非得寶劍於干隊于國在今臨淮由寶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夾繞其船伏非謂樵船者曰樵船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伏非瞋目自教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濤畢除荆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藏腐肉朽骨棄劍者伏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入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夫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倖而使蔽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不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也雷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子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迹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鼻飛而維繩者言為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也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錘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秃山不遊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

淮南子卷之十一

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華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也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日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星也朝心則地動也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刺魏文侯屬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乎蹇重舉白而進之侯臣舉酒也曰請浮君也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觴而飲醕不獻也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桓公有器焉謂之宥宥也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也中水其盈則覆孔子造然華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

淮南鴻烈解 卷十二

四九九

四九〇

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關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允耳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兌耳也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替而載之木替音茂被髮也木替解其劔而帶之笏為三年之喪今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奔其質厚葬久喪以重其家重音合珠璣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墜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卷十二終

44 A

淮南鴻烈解卷十三

池論訓 世間古今得失以

古者有蓋而卷領以王天下者矣蓋者蓋三皇以前未知制冠也卷領皮衣而卷之如其德生而不辱今胡家幸養反禮以偽領蓋音謀其德生而不辱刑指不予而不奪無所徵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襲衣博帶何襟委章甫哉襲衣夏人之左衣博帶大帶句古者民澤處後穴穴音重冬日則不勝霜雪暑日則不勝暑熱蓋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樑也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世本日伯余絺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索功也後世為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古者剡耜而耕摩厲而耨剡利也耨大耨摩木鉤而拖拖而汲鉤也薪蒸類武今充州曰民勞而利溥後世為之耒耜耨鋤斧柯而耨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舟木方版以為舟航舟相連為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運所有舟相連為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無乃為輶躡而超千里肩荷負儕之勤也輶音祖而作為之檣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為鷲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為之鑄金鐵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循隨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解父兄舜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

淮南鴻烈解 卷十三

四九一

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虛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福，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沈，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繩也。故聖人以身體之夫修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懼則不威，推猶嚴推，則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也。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大臣將相攝威，擅勞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因常鳴夷子皮得成其難，公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陳氏代之也。此柔儒之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子陽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狗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子陽聞言制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儒者，使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為柔儒。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外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聲猶不知音者之歎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燠而不暄，和也。及至韓娥奏青薛談之詠，三人皆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

淮南鴻烈解 卷十三

四七二

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天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難。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潘王專用淖齒而死於東廟。潘音汝，潘王將奔齊，為田潘王無道，淖齒殺之。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揚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揚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跖修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彼入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以訓五音故擊之，論寡人以義者擊鐘，鉦金也，義者非一語寡人以憂者擊磬，磬石也，擊之為音，擊者故振之，語寡人以憂者擊磬，亦急務故擊之，有獄訟者播報，報亦訟，訟一稱於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也。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効，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長六尺，放焉其形鑄金人以象發適成入芻蕘，秦之稅以供國用，頭會箕賦，輸於少府，民財取也，少府官名，如今之司農，丁壯大天西至臨洮，狄道，臨洮，秦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

淮南鴻烈解 卷十三

四七三

高下不設，皆南至豫章，桂林，桂林，北至飛狐，在遼西界，南在代郡，道路死人，以溝壘，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澤前蒙矢石而後墮，豁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代以爭天下之權，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武也，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鄉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千戚，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中之區，隅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堯無百月之邪，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眾，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也。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彞先歸於周，王莽年而紂乃亡，二賢人名，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

淮南鴻烈解 卷十三

四七三

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會於鳴條武今謂
 強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
 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
 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趙襄子
 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滑王以大齊亡
 田單以卽墨有功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唯卽墨
 燕師未下田單以市吏率卽墨市民擊
 被之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
 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
 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
 于周也故周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
 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
 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
 於夏臺紂居於宜室而不及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
 羑里二君處疆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
 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
 徵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于
 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
 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
 所以處疆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
 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
 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今太行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
 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
 職者廻也廻迂難也廻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
 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謂能
 持滿矣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
 用也相濟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
 也謀也謀度事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

淮南鴻烈解

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
 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
 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鄭
 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
 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秦師而却之以
 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功何謂失禮
 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厲戰於陰
 陵而潰晉師射恭王中目
 擒之潰楚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大夫
 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黃衰微舉足楚其體恭王乃
 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者吾纒娶
 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是故聖
 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
 伸卑躬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
 本矜也以乘持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
 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楚其體天下莫能非
 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在
 顏甲體奉帶運屨運迤至其溺也則掉其髮而拯溺
 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掉髮視則名君勢
 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
 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
 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
 知權合而後忤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故禮者實之華而僞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遠之中也
 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
 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
 事多號令行於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猩猩知往而不
 知來猩猩獸名知人姓字嗜酒人龍鵠知來而不知

淮南鴻烈解

往就鶴鳴也人將有此修短之分也昔者長宏周室
 之執數者也數歷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
 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刑對氏
 氏世爲婚姻長宏事劉文公故周人助蘇秦匹夫徒
 步之人也輒躡屣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諸侯侯然不
 自免於車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
 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于孫無類偃王修
 不設夫情楚王滅之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爲之報怨雪耻
 楚生滅之夫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戮而死
 報吳越王楚王滅之此皆達於治亂之機而未
 全性之具者故長宏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
 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
 忠而不知謀身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爲之事權
 事而爲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冤內之尋常而不
 塞塞不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使天下荒亂禮義
 絕綱紀廢強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
 甲冑生蟻乘加也燕雀處帷幄而兵不
 休息帷幄也而乃始服屬吏之貌恭儉之禮則
 必滅抑而不能與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千百姓肅睦
 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
 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強隨時而動
 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
 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
 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爲而難
 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合
 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
 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而意

淮南鴻烈解

也謂寸而仰尺謂尺。聖人爲之小枉而不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以謂其成王以致太平義補缺謂其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北面爲臣桓公以功滅虢九合之功而皆爲賢今以人之小過掩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黃灼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擊也河上之邱冢不可勝數猶之爲易也水激與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爲平雖有激波猶以爲平者多也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列頸於陳中則終身爲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差其敗耻死而無功柯之盟搯三尺之刃造桓公之曾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管仲輔公子亂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遁逃奔莒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東縛桎梏不諱其耻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入君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累繼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令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累行而求其小善則夫賢之數也累大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小善無疵其小故夫牛蹏之涉不能生鱧鮪鱧鮪皆大魚而蜂房不容蝸卵房巢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間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頤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而爲齊忠臣段干太晉國之大賊也而爲文侯師日市僧也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爲魏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

淮南鴻烈解 卷十一

四九五

其畧得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滂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陳仲子齊人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畧屈故小謹者無成功昔行者不客於家曾缺也行體大者節疏踈距者舉遠疎長姓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天下不舜有卑父之謗晉更降湯武有放弑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是故君子不貴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管文武而不以責責備於人也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其任也自修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修以道德難爲也難爲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賤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牛圭日瑁夏后氏之珠不能無類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滂辱而不知其大畧以爲不肯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夫發于鼎俎之間出于屠酤之肆肆列解于累繼之中典于牛領之下洗之以湯沐被之以燻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燻火取火於日之官內不懸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爲是稔度數五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則能効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

44A

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有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故狼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類者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王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苛窮之與蕪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劍工感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王工眩王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砥礪猗頓謂其能知玉理聞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薛青邑燭庸史見易牙滴瀝之水合者管一哈水而甘苦知矣史見易牙皆齊之惡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有分矣孔子辭廉邱終不盜刀鈞廉邱齊邑齊景公委孔子以言而不受故不復許由讓天子終不利於侯陽城人堯欲以天下與之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人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

而勸善者與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
 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困
 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
 不拾遺此刑省奢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
 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
 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
 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為韓
 之戰晉惠公夷吾背秦納巴之賂秦與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晉師圍穆公之車
 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穆公將獲穆公食馬肉
 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
 公以歸此用約而為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
 不足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有
 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也訟而不勝者
 出一束箭箭十二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鑄金而為
 刀刀五寸也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
 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
 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
 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
 之邪塞少正卯其名也魯之諸人子產誅鄧析
 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誅辯人之謀也子產誅之故姦禁以近論遠以小
 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
 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
 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
 循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
 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
 今人所以犯困圖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
 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

淮南子卷十三

淮南子卷十三

五〇七

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綱
 其姦邪勸率隨其蹤跡勸率勸也無愚夫蠢婦皆知為
 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
 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
 之徒繼踵於門而死者之血流於路何則惑於則
 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
 當將施今日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
 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遂成而後被要斬之罪是
 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
 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
 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食生
 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
 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祭之時至極而走勒問其
 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齊人而對曰吾不見人徒
 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
 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大動靜得
 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
 也喜怒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謀福
 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虛
 也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入
 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
 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
 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孫叔敖
 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飲非兩蛟夾
 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平志易精
 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倦入城門以為七尺
 之圍也起江淮以為尋常之清也酒濁其神也怯者

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撻其氣也
 又况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
 羽者為雛鷺喙毛者為駒犢柔者為反肉堅者為齒
 刃人弗怪也水生蠃蜃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
 火久血為蟻人弗怪也血精在地久則為燐逆山出
 噴陽噴陽山精也人形長大面黑身水生罔象木
 生畢方畢方如鳥青色赤脚井生犢羊畢方子羊并犢
 是也人怪之聞兒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
 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
 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
 於百姓是故因鬼神機祥而為之立禁機祥吉凶總
 形推類而為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
 高者而為為上牲大高祖也葬死人者蓋不可以藏
 相戲以刀者太祖射其肘射其肘也枕戶樞而臥者樞
 關鬼神蹙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
 傳也夫饗大高而為為上牲者非能賢於野獸虞
 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為饗者家人所常畜而
 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妻不可以藏者非能
 具稀稀曼帛温煖於身也世以為饗者難得貴賈之
 物也曼帛細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
 養生故因其資以尊之資用也相戲以刀太祖射其
 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為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
 涉血之警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
 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戶樞而臥鬼神履其
 首者使鬼神能立化則不待戶樞之行若循虛而出
 入則亦無能履也夫戶樞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
 氣者陰陽相搆者也離者必病離道故託鬼神以伸

誠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
 官府者也故以機祥明之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
 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為機
 祥而狠者以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
 窳門戶箕箒曰梓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恃賴其
 德煩苦之無已也定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
 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大山
 崇終也日且至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
 食時為終朝
 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
 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為薦牛馬有
 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
 故炎帝於火而死為竈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后稷作
 稼穡而死為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
 之所以立羿與時之諸侯河伯淵殺羿射其左目
 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
 亥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於祀宗布祭田為宗
 布一日令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或曰司命傍布也
 楚有任俠者其子孫鼓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
 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
 皆為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今
 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
 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
 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
 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
 知其盜也遂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
 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如此豈不勃
 哉今大儲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為軸之折
 也有加輻軸其上以為造不知軸輻之越軸折也楚
 王之佩玦而逐兔兔音免為走而破其玦也因佩兩玦

以為之豫兩珠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
 夫鷓目大而眇不若鼠妍足眾而走不若蛇物固有
 大不若小眾不若少者及至夫強之弱弱之強危之
 安存之亾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
 也唯道之在者為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
 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
 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
 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為尊也所在而眾仰
 之夫螻蟻能巢窟天下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
 包舉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兆
 民乎

卷十三終

淮南鴻烈解卷十四
 詮言訓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
 微事之所謂道之所依也
 洞同天地渾沌為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同出於
 一所為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
 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為萬物
 莫能及宗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窮皆為物矣非
 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不物之物
 物物逆萬物者也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
 此不在萬物之中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
 而制於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
 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為名尸也尸上不為謀府
 不為事任不為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也朕兆不
 為禍先不為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
 為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
 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
 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入之所指動則有
 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
 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為王子慶忌死於劍三
 慶忌者吳王僚之弟子闔閭欲殺慶忌
 勇健亡在闔閭問長之使慶忌刺慶忌
 以擊被昇音推尹死於桃枯
 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
 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疆來射
 蟻虻之技來措蟻音
 音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
 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
 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通命
 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滯
 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
 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為方規不正不可以為

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已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已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為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五事皆見而德無所立位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况託於舟航之上乎。為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浮華載於亡者也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廣成子黃帝時人多知為敗。毋視母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與同。則格已以強。加之則敗。格已以弱。加之則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眾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使用之。功前者

淮南子卷十四

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泰。王賈父處。邠秋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者。老而徒岐。周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無以天下為者。必能治天下。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為焉。猶之貴天也。厥文攝法。厥持推音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後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為己用。不得其道。仗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伎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欬之。近岸為欬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已以遊於世。孰能譽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子。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讓也。讓却禍之至也。非其求所至。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已也。故開居而樂。無為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

淮南子卷十四

五二一

國者。先為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到也。禍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為物。不損則益。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殺。秦穆公勝西戎秦勝乎諸夏。而敗乎栢莒。楚昭王服諸夏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害。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備。來者弗迎。去者弗將。將送也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眾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已。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為善。則觀人之所為。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已無所與。虛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為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為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偶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章明息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

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必生事。生事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己。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賢。則治不修。而事不須時。治不修。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矣。發而適當。妄為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更責事之敗也。不足以敵身。故重為善。若重為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舉其醜。則善。鑑人能接物。而不與己焉。則免於累矣。公孫龍於辭。而實名。公孫龍以自馬非馬。鄆折巧辯。而亂法。鄆折教。鄆人以訟訟。蘇秦善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無章修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鬪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始於陽。明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捨。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贖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為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揀述於為善。而息名於為仁也。外交而為援。事大而為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

淮南鴻烈解 卷十四

五三

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彈而欲不厭。卑體。媵辭。則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反也。離也。割國之錘。以事人。六兩曰錘。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為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歿死而民弗離。則為名者不伐。無罪而為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為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為也。所以無為也。何謂無為。智者不以位為事。勇者不以位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患。可謂無為矣。夫無為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變矣。又况君教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不可勝勝。故君失一則亂。其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已棄教。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贖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慎。而辭助。自慎。自恃也。辭助。自一人之力。以禦強敵。不仗眾多。而專用身才。必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飲實府庫。則與民為讐。少取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修明矣。聖人勝心。眾人勝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

淮南鴻烈解 卷十四

五三

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注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三官。謂食聽視。以義為制者。心也。割瘕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為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而大食。非不贍也。然而弗為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癘疵之與。瘕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雨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雨牛。受一崑山之玉瑱也。或式也。而塵垢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弗能汚也。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言不求而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樂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為論者。真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若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眾同也。功所

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籥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為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為質者，必困於性。常思為質不修，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愛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闕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愛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其山。鬼然不動行者，以為期也。直已而足物，生萬物以不為人。欲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幸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子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為愛名各典，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舉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為害始。禍則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者為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為可以託天下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迷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已之所生。乃及愁人。禍福者，生於已。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奸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

淮南鴻烈解

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屈奇，長也。無瑰異之行。服不視，其所服也。視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卒窮，而不懽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而與眾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為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構耳。豈加故為哉。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為麗。歌舞而不事為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善博者不欲平，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道也。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駒者不貪最先，駒者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買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無術不能。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周公敬肅不於前，厲前鐘鼓不解於燕，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喙一守，不違啓處，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為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制狗燒菹，弗為也。弗能無虧，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不能御者，不可以為僕。無害於為佐，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弦雖急，大弦必緩。無為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為制有為術也。執後之

淮南鴻烈解

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卜氏之壁，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為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兩人相鬪，一贏在側，贏者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鬪者雖強，必制一贏人。非以勇也。以不鬪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過則自非。中則以為候，鬪行膠改，終身不離。此之謂狂有禍則諷，有遇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文謂歲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眾。藜菜成行，首行列，瓶既。有堤。堤，安也。量粟而春，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澆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眾。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愛者，筐牀衽席，弗能安也。菘飯擣牛，弗能甘也。菘，菜也。擣，碎也。琴瑟鳴，羊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為天子，而不免為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憫憂樂。伏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祭日月，度而無泯於志。度，應也。泯，沒也。已自。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嗾，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方，道也。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辨，亂

淮南鴻烈解

則降北。辯則相賊。故治於都者。常大於。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姪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鬪之間。反生。陶。不。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樂之失。禮之失。責。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藿。藿之上。元。祖之先生。魚。祭。祖。上。有。豆之先。泰。美。泰。美。大。美。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移。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圻。水。凝。火。弗。為。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已。質。有。之。也。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已。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適。而。求。今。時。之。去。不。可。追。而。接。也。故。不。曰。我。無。以。為。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不。以。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茫。亦。遠。矣。荒。茫。上。自。死。而。天。地。無。窮。亦。消。矣。消。也。以。數。雜。之。

淮南鴻烈解 卷十四

五十四

五十五

壽。雅。臣。也。從。子。憂。天。下。之。亂。猶。愛。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浮。游。渠。暴。也。以。浮。游。而。為。龜。愛。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為。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為。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葬。其。骸。於。曠。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神。貴。於。形。也。貴。之。故。神。制。則。形。從。神。制。則。形。勝。則。神。窮。形。勝。則。人。聽。明。雖。用。必。反。請。神。謂。之。太。冲。

卷十四終

五十五

淮南鴻烈解卷十五

兵畧訓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畧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蹇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肉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賸則爭。爭則強。強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鑠鐵而為刃。食昧饑發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搖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澗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於。涿。鹿。之。野。堯。戰。於。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啓。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況。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櫛。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為。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困。亡。不。至。於。使。奪。為。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攘。天。下。也。害。有。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為。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為。殘。賊。是。為。虎。傅。翼。為。弗。除。夫。高。池。魚。者。必。去。偏。獵。者。也。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故。霸。王。

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拔墳墓毋焚五穀焚音然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聽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困閭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漸米而備之漸漬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為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壅傳堞而守傳守也堞城上土牆壘音壘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夫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眾助之舉事以自為者眾去之眾之所助雖弱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

淮南子卷之五十五

朕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是故大兵無利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懼悛沮膽其處懼音懼悛音零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修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誦伸不獲五度獲謀五度五行也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修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偏迫處大而不容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毫之末莫不順比道之浸洽河海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射格射也儀一節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謂擊鼓之日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動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也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關獵者逐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為斥閭變通者斥閭閭音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因塞也因塞也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梓招杆船梓音舟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為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為用猶子之為父弟之為兄戚之所加

淮南子卷之五十五

若崩山決塘敵就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已用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已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詆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隱舉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擣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眾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鐃相望鐃音汗也形如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維袍箱而鼓之箱音也袍也係於臂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與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修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眾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般般般音般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之焉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異之數奇音陰勝奇秘背之要音音該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眾同也夫論除謹論音論除除論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遠發音有所見斥此候之官也望者望音望隨路隨音隨道道音道行行音行驅驅音驅道道音道賦賦音賦支支音支均均音均平平音平也也音也輯輯音輯井井音井窺窺音窺通通音通此司空之官也司音司收收音收藏藏音藏於後於音於選選音選舍舍音舍不離無淫與無遺輻此與之官也與音與與眾與音與與眾與音與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

五六一

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為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眾。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沅湘二水名。北繞潁。潁潁水名。西包巴蜀。東襲郢淮。巴蜀郢淮地名。潁汝以為瀕。江漢以為池。垣之以鄧林。鄧林水名。上陸。繇之以方城。方城地名。山高。雲霧。無景。景地名。地刑便。卒民勇敢。蛟犀犀兕以為甲冑。修鐵短縱。短縱小刀。齊為前行。積弩陪後。積弩弩名。錯車衛旁。疾如錐矢。錐矢利之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垂沙地名。眾破於柏舉。楚固之強。大地計眾。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勢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為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寒窮賤也。與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大半之賦。賦稅也。三百姓之隨逮。刑挽輅首路死者。刑挽輅首路刑也。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教然若焦熱。傾然若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親。也音。成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袒右脫衣也。稱為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甲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藋而為矜。矜也。於牙柄。周錐鑿而為刃。於牙柄也。以內鑿。刻擗。荼膏。饑饉。音。居。倍。音。音。音。以當

淮南鴻烈解 卷十五

五六七

五六八

修戰強弩。攻城畧地。莫不降下。天下為之糜沸。螻蚱。雲徹。靡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歲至汜而水。汜地名。至其頭而墜。其頭在河。彗星出而投。放人其柄。彗星柄在東方。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踏難之賞。而後無通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關。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勢。則有數者。禽無數。凡用兵者。必先自勵。戰主執賢。將執能。民執附。國執治。蓄積執多。士卒執精。甲兵執利。器備執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矣。夫有形。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道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為之謀。形見者。人為之功。眾見者。人為之伏。器見者。人為之備。動作周還。俛句。謙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元途。進退。誦仲。不見朕。鸞。舉。麟。振。鳳。飛。龍。騰。

淮南鴻烈解 卷十五

五六三

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饑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送。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漢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與條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困矣。如鐵矢。何可勝。偶一勝。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寒耳。疾霆不暇。掩目。善其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鏗之與鞀。鞀。鞀。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磨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凌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為。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滯。崩。崩。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凌人者。勝。待人者。敗。為人杓者。死。杓所也。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鎗。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心。誠。則。支。體。親。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蚘。之。足。蚘。也。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眾。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

民不從令雖衆為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
 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
 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
 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
 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
 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破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
 却也蟠居羊腸道發箭門可入而不得出其一
 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忘亂
 饑渴凍暵推其捨捨其揭揭揭排捨捨欲臥揭
 謂因勢善用間謀審錯規慮設射施伏草木蒼隱匿
 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懼陳卒
 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然然操左右不
 相下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
 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快明於死生舉錯
 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雲梯所
 中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故兵
 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為苟發故勝定而後
 戰鈴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
 無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
 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敵家之兵不固無守城矣
 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無為而應變雖
 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
 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
 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為因與之化觀其邪正
 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間急填其
 隙極其變而東之盡其節而仆之敵若反靜為之出
 奇彼不吾應竭盡其調言我之盡調若動而應有見

淮南鴻烈解

淮南鴻烈解 卷十五

五七九

所為彼持後節彼謂敵待後節與之推移彼有所積
 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腋右腋敵潰而走後必
 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
 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避音速人不及步錯音車不
 及轉敵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
 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
 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
 開閉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
 放乎九天之上蟠乎黃虛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
 者皆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
 之旗填填旗立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
 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為之禽虎豹
 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置罟飛鳥不動不結
 網羅魚鼈不動不擾屢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
 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
 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
 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邱山發如風雨所
 凌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圍是故傷敵者
 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扭
 擄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
 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
 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章華以升勺
 沃而救之雖涸非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壹益益益
 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
 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
 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
 用寡者勢不齊也勢不齊士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諸

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
 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
 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
 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
 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
 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
 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
 焉則為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
 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為麋鹿者則可以置罟設
 也麋鹿有兵而不能為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魚
 之兵以謂無術之軍為鴻鵠者則可以增繳加也鴻鵠之兵
 而不集為鴻鵠者則可以增繳加也而無被唯無
 形者無可奈何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
 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
 為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為之象深哉調音遠哉悠
 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
 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至手
 九旋之淵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藏者天
 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
 者鈴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
 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
 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入與勢雖未
 必能萬全勝鈴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
 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為入禽矣
 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
 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長日而後破之
 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捧雖順招搖扶刑
 德而非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

大括淇術簡籍括箭括淇術簡籍載以銀錫載箭也錫雖有薄縞之縵縵縞之出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運自上古虛舉不駕也風疾飛之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北也。况以三軍之衆赴水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况以三軍之衆赴水而不還踵乎。雖詭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詭卒也雖卒然合與天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角亢為龍參井為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星張為朱雀斗牛為元武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高者為生下者為死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為儀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水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為五音王水不與於五味而為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為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探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泊泊如春廣廣如夏湫湫如秋典典如冬典常張正於冬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掩節其節也困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獸

淮南鴻烈解 卷十五

五八五

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歛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作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制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為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元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交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則不難為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是故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饑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致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其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整積怨以積愛擊積憤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死也民之所望於王者三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

淮南鴻烈解 卷十五

五八六

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二望國雖大入雖眾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以軍事孫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鐘竿敦六博也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此三事人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也負程為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嗾於辯嗾音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窺窺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銓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揆揆理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者合符節疾如彘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修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後求勝修己於人求勝於敵已未

淮南鴻烈解 卷十五

五八七

貪故動而為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割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著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為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正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揮巨旗卷取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窺出入解績不相越凌翼輕捷利其之選而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修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資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機祥此善為天道者也設規慮施射伏見用水火出珍惟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塙塙小柴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為詐佯者也鑄鉞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為充幹者也充盈也剔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波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為地形者也因其饑渴凍餒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易平險則用騎涉水多弓弩故以不可引則用弩以手畫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為設施者也凡此六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

淮南子列解

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救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稜卒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闕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樓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晉公謂晉平侯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悻悻遂過悻勇不可正喻大臣怨懣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八擒之于遂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鑿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鬚鬚爪送終之設明衣也明衣喪衣在於鑿凶門而出凶門北出門將軍以其必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為之慮

淮南子列解

勇者為之闕氣厲青雲疾如馳驚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為調決於封外卒論斷軍中言有罪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齋服大勝三年反舍大勝敵故舍也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天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卷十五終

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克。遠之則磬音章。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如近者。今日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溝。漚之流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為器也。操挺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愈益也。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羸蠹應於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為遠。類能相感。執彈而招鳥。禪悅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然為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之莢。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為狐計者。不若走於澤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為見者所誤。一說白。亡者不敢夜揭炬。亡。保者不敢畜豕。狗。保家也。雞。知將且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為之不采。言人為僮而踞里閭。皆尚禮義。為墨而朝吹等。蓋道尚信。不好榮華名。朝。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開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無失矣。是故不同於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和猶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自求美名則不得美。求醜則不得醜。求不醜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元同申徒狄。負石自沉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為抗。申徒狄。跌末人。不忍見紿。高誑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為常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

多言者。猶百舌之聲。喻人雖多言。無益於事。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不脂。則六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誠書者。祥善也。多耳目。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抗。舉也。百人共舉。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二六。十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兔絲生其上。而無茯苓。一名。上有叢著。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俠。輕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弊而未得。主名也。一無一當也。善之而。被甲者。非為十步之內也。百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為道里。言相。楚王亡其後。而林水為之殘。故殘林以求之。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為之燭。故澤失火。而林憂。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樺。而下致船。上言若綵。下言若綸。綸。大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上之所欲。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黃宏知周之所有。而不知身所以亡。知遠而不知近。近謂身也。畏馬之辟也。不敢騎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不孝弟者。或譽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幸也。然猶養而長之也。任。保也。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范氏。范吉射。敗。范氏。范吉射。敗。范氏。范吉射。敗。者。趙簡子伐之。餘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修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縷成城。事之

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非利無也。上曰。暴。考。日。惟。其。音。羅。土。籠。也。始。一。雁。以上。於。城。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水。濁。而。魚。噉。形。勞。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海水。雖。大。不。受。芻。芥。音。日。月。不。應。非。其。氣。陽。應。取。火。方。著。取。水。非。此。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人不。愛。他。之。手。而。愛。已。之。指。江。漢。雖。有。美。珠。不。指。已。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已。之。鈎。為。已。用。故。不。愛。也。魚。故。愛。之。以。束。薪。為。鬼。以。火。煙。為。氣。以。東。薪。為。鬼。指。已。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已。之。鈎。為。已。用。故。不。愛。也。而。走。鬼。薪。以。為。以。火。煙。為。氣。殺。豚。烹。狗。以。火。煙。為。殺。之。以。先。事。如此。不。如。其。後。巧。者。善。度。知。者。善。豫。豫。也。非。死。挑。部。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掉。挑。部。地名。所。殺。不。及。攝。已。而。射。掉。投。也。慶。忌。吳。王。僚。之。子。非。非。要。難。為。周。則。之。故。死。不。及。設。其。災。疾。之。力。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亂。謗。乃。念。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揚。燥。而。彈。塵。抱。薪。而。救。火。揚。燥。止。塵。薪。救。火。火。流。言。雪。汗。譬。猶。以。涅。拭。素。也。流。放。雲。除。屋。愈。燥。也。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騷。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釋。稅。僵。仆。也。力。竭。勢。盡。也。大家。攻。小。家。則。為。暴。大。國。并。小。國。則。為。賢。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籠。二。以。潔。自。為。汗。辱。譬。猶。沐浴。而。杼。濁。薰。燻。而。負。囊。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秀。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鼈。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齰。首。桀。跡。之。徒。君子。不。與。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

毛折銀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饑食不足餓用之也萬人之蹟愈於一人之隨隨有與人之力餘者春至且中員至猶適之祭之乃其母也適音怒也爾人方餘至作不中利員而責怒也君子視之乃自呈作其母以為力披以此譽人就如毀之故諺曰問誰毀故故小人之譽人反為損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為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學亦不能學矣見竊木浮而知為舟見飛蓬轉而知為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以非義為義以非禮為禮譬猶保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踣蹠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鑊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蹇截玉蹇馬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賢勝於昔歲所謂止也愈昨今日勝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王待磁諸而成器磁音女玉之石言物有千金之璧而無磁錘之磁諸六銖日錘八銖受光於隙照一隙受光於燭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况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者一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已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雨之集無能需待其止

而能有澆也集下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牙唯止能止衆止矢止乃因高而為臺就下而為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為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狗若為上龍以求雨狗獨待之而求福求福得也待狗獨土龍待之而得食成穀故得食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屨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鄒桴若樹荷山上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蹶越乘桴而入胡欲無窮不可也楚王有白蜃蜃音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照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蜃擁柱號矣有先中中者也尚氏之壁尚音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為怨時與不時晝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多不可計而衆稱義焉夫惟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闕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日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為也殺牛必亡之數法禁殺牛犯之者誅故日必亡之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為而後與之入政日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此所謂同污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欲為邪者必相明正欲為曲者必相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衆議成林無翼而飛三人成市虎三人從市中來人信以為有故一里撓椎撓弱一里之人皆有能虎日三人成市虎一里撓椎撓弱者人則信之也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數疾患也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信

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問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管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故聖人見霜而知水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日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彼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道能均化無不稟受故聖人也聖人既料以修決鼻而犢犢音牛犢也牛不脫色音無坤掛音科生子而犢尸祝齊戒以沉諸河祭神之難記河日沉河伯豈蓋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當當謂明天地利知人之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由用適也與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見彈而求鴉家彈可以彈鴉見那而求晨夜雞知將旦鴉知夜半鳥因求其食以爲有因求其成雖其理亦不病舉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死而棄其招簣不怨人取之招簣死上之稱也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可狂者東走逐者黃音續亦東走東走則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比于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必忠也故寒顛音懼者亦顛此同名而異實同名於顛異明月之珠

出於蛇蟻周之簡圭生於垢石。珠有夜光明月生於中簡圭大主美玉出於石中故大蔡神龜出於溝壑地各兩名其龜爲日生垢石 萬乘之主冠錡鐘之冠履百金之車牛皮爲賤正三軍之衆政聲氣故可以 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陽阿采菱樂曲 此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燿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耀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耀明芳香也明火香餌則鱗魚至 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機與矰好魚者先具罟與罾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遺人馬而解其羈遣人車而稅其轅轅音倚 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爲也烹不與美不與美有得事堯有遺道嫫母有所美之醜女西施有所醜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 琬琰之玉在滄泥之中雖廉者弗裨琬琰音遠演美玉也裨音和也 弊簞甌甌在研苗之上雖貧者不擄弊音難音擄取也單音音 美之所在雖汚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不能賤賤者小人在不能貴貴者小人在 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怨爲別其時異也爲魚德者非學而入淵爲螻蟻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詔妻而雜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惡於無常行有相馬而失馬者然良馬猶在相之中今人放燒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遠矣鄧人有買屋椽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載斃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也大適伯玉以德化公孫鞅以刑罪所種一也 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楮藉所救約也

淮南鴻烈解

頭愈見雞頭已瘳具言人持理金之善蓋散積血筋水愈鷓此類之推者也膏之被鷓鴣矢中蟬 灰生繩漆見蟹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撮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臠數十而後足臠雞足也喻學取道衆多然後從 刀便刺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剋物固有以剋適成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孕婦見兔而子缺唇見麋而子四目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所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也或斷臂而顧活類不可必推 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敲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驚截玉音柔勝 媒怛者非學說也怛成而生不信也但猶也 立懂者勤非學鬪爭也懂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爲其傷恩也不入市爲其性廉也性廉積不可不慎者也 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所以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嘗一脔肉知一饌之味有足曰鼎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 涇水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言不 足履地而爲逆暴行而爲影此易而難履履也履地也自成行日中影自莊 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自如當見用故制冠浣衣 文公棄在席後微黑咎犯辭歸文公棄其臥席之其損舊物故棄燕蓀而長年悲也 命盡成威而妻

淮南鴻烈解

六二二

鼎錯日用而不足貴錯小鼎錯日周鼎不費而不可賤 周鼎大鼎不日物固有以不用而爲有用者地手則水不流重釣則衡不傾物之尤必有所成物固有以不用爲大用者先保而浴則可以浴而保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久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陽侯侯能爲害身人所或曰知其且救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救也而多活人其望救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 煮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見殆文王涉虜申偃背以成楚國之治文王楚武子之子汚 子產之事神諫鄭大夫謀於野則復鄭國有難子產也朱備問徑天高於修人修人不知日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 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瞽者走失其所也鄧人有鬻其母爲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此行大不義而欲爲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貞蟲之動以毒螫介蟲無合而有善熊罴之動以攫搏 牛之動以舐觸物莫措其所修而用其短也指置治 國者若鑄田去管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之屬金刀割 撤不正而可以正弓撤弓之權 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利也音樂 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德爲上齊捷皆疾 同德爲下所以貴德刑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刑音靡勿釋牛車絕鞅

淮南鴻烈解

行其則勝之也。為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或為賢之不能自治其病而不就藥則恃矣。

卷十六終

淮南鴻烈解卷十七

說林訓 木養生日林說萬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
 遺契其舟桅次刻也也此下失劍也也此下遺契也也
 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夫隨一隅之迹而
 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
 貴也譬若早歲之士龍疾疫之芻狗是時為帝者也
 求福時見貴也曹氏之裂布也非夏后氏
 之璜夏后氏之璜也也故曰然非
 夏后氏之璜也故曰然非
 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足以履者淺矣然待
 所不履而後行履音履也待所履而行者則
 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褊音褊也
 以足履以手拂音拂不得其數念屢愈敗及其能游者
 非手足者矣鳥飛反鄉死走歸窟狐死首邱寒將翔
 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毋貽盲者鏡毋予矇者履
 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越人賜髮推固有柄不能
 自標音標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音眦
 狗豕不擇礙既而食音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
 偷取顧反也肥則也故莫之能致
 非至德也月照天下蝕於詹諸也詹諸
 不致也詹諸月中蝕也詹諸月中蝕
 禮能有修短也鳥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長也
 鳴人舍者鴻鳥莫壽於鳩子而彭祖為夭矣壽
 皆畏之雖言追莫壽於鳩子而彭祖為夭矣
 去所寄歸所卜故以為壽彭祖短綆不可以汲深器
 壽入百歲不早歸故以為天短綆不可以汲深器
 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
 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

淮南鴻烈解 卷十七

六四七

至味不嫌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音大匠不
 斷大豆不具大勇不剛大勇人剛自畏之不復剛也
 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鍾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
 更調焉更調也以瓦鈺者全以金鈺者跋以玉鈺者發
 外則內為之振振氣不逐也是故所重者在
 外則明所蔽矣不見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
 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
 於數安所問之哉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
 所極同也日出場谷入于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
 悅人之頸後猶也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
 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解門以為薪塞井
 以為日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或時相似也水火相憎
 在其間五味以和小水又曰泉無耳焉骨肉相
 愛護賊間之而父子相危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
 割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昌羊去蚤虱而來鈴窮昌
 昌音昌除小害而致大賊故小快而害大利
 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覆之壞更甚於土
 覆音覆也覆之壞更甚於土
 璧瑗成器瑗諸治玉之石鏃邪斷劍鏃
 鏃音鏃也鏃邪斷劍
 礪之力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礪
 礪音礪也礪
 宜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稊糧之資而不饑失火而
 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需棺
 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水靜則平
 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為正川竭
 而谷虛正夷而淵塞夷平也層竭而齒寒河水之深
 其壞在山鈞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絺冠則
 戴致之味則屨履之知已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

者不可却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親其親於骨
肉節族之屬連也故曰節族之連也身心失其制乃反
自害則自害身也况疏遠乎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
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宮池澤則溢旱
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蓋非標不能蔽日輪非
輻不能送疾然而標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
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瑛塞江也覺者見虎而
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翻也幾易
助也濕易雨也輻近也設具者機動釣魚者泛抗任
動者車鳴也輻近也設具者機動釣魚者泛抗任
不能行蛇牀似糜蕪而不能芳蕪亦謂許由無德
鳥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惡也人莫不奮于其所
不足以免之走使犬如馬則速日歸風其及及其為
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
勢不易小變不足以妨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
之勝也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生林此女
媧所以七十化也終日之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
必有非達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
其牛跡顯顯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
其歷歲久矣近教倉者不為之多飲臨江河者不為
之多飲期滿腹而已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
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謂暴一日蝦蟇五月舌之與齒
孰先確也鈔之與刃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也
今解之與蛇蠶之與蠟音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蠟
此與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驪戎以美女亡晉因女
驪戎也亡聾者不謂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
見也觀射者遠其藝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

淮南鴻烈解 七

六四五

其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蟬
使但吹竿使氏厥貌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
無其君形者也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
同道難與為謀為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
幸仁義之名重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
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情泄
者中易測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若今八九月食
時道不可藥用也雖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
所極一也雖至也佳入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實
說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人有盜而富
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苗苗類絮
而不可為絮苗亦謂絮也不類布而可以為布
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繩亦弄之所以
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逸致速者非
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輪復其所趨故能遠羊
肉不蒸螻蝻蒸於羊肉羊肉羶也醃酸不蒸蚋蚋蒸
於醃酸嘗一醬肉而知一鑊之味雞羽與炭而知燥
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
頃之水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也差
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
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謹
微毛謂畫於小射者機小而遺大治鼠穴而壞里閭
則失其大貌畫其類若珠之有類玉之有
價小鮑音而發瘰疽瘰音也若珠之有類玉之有
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置其類椽巢者處林茂安也
窟穴者託墀防便也墀音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
手搏兕虎置之寘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湯
放其主而有榮名崔杼杖其君而被大謗所以為之

淮南鴻烈解 卷十七

六四六

則同其所以為之則異呂望使老者奮呂望年七十始
學武書九十為文王呂望作師佐武王伐紂項託使嬰兒
成王封之於齊故老者慕之而自奉願項託項託使嬰兒
矜以類相慕之作師小兒聞之成自於大項託使葉落者
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項託使葉落者
來乍項託使葉落者來乍項託使葉落者來乍項託
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天下
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箭測江箭終而
以水為測或矣箭測以箭測江漁者走湖
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
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白璧有考考不
得為寶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鬼行
病人至能祝功盜賊之輩飄吹狗無鄉之社易為黍
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飄無耳而目不可以管精于
明也不可管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聰也不可
以察察遺腹子不思其父無鏡于心也不知不見
像無形于目也不見像無形于目也不見像無形于目也不見
木益甚木益甚木益甚木益甚木益甚木益甚
粟非廉也粟非廉也粟非廉也粟非廉也粟非廉也粟非廉也
兼之故兼之故兼之故兼之故兼之故兼之故
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之為射百
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通關不可復亡行
音不可再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條可以為繩音不
東必以糾東必以糾東必以糾東必以糾東必以糾東必以糾
不匹不匹不匹不匹不匹不匹不匹不匹
量則不差量則不差量則不差量則不差量則不差量則不差
年則疑于凡不如循其理若其當年則疑于凡
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也之飛舉而能高者

淮南鴻烈解 卷十七

六四七

則墮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墮也。陸地枝格之屬。有時而
 池。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也。水乃為大適。又死
 當暑而不賜者。不亡其適也。亦未嘗適亡其適也。言
 不凍亦賜。湯沐具而蟻風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
 何道之有。湯沐具而蟻風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
 以黏牲。見物同而用之異。牲。門戶蠶食而不飲。二十
 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蚌蟬不食不飲。
 三日而死人。食粟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餓。泰山一日能
 推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揚
 擲而欲彈塵。被表而以翼。豈若適衣而已哉。楠竹
 有火弗鑽。不難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蠅象之病。人之
 寶也。有牙故人以為寶。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為
 酒人之利。而不酌。竭。為車人之利。而不健。則不運。
 握火提人。反先之熱。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酌。使
 先會熱。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
 也。雖於情色故。西方之保國。鳥獸弗辟。與為一也。一
 勝炭煖。一勝音。擗之則。擗指萬石俱去。去之十步
 而不死。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
 廣。臥而卷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
 也。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喻衆
 少不能。有以餌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為敗
 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釣者靜之。鼠者扣舟。鼠者
 抑之。望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鼠者以舉積水中
 而擊舟。聲聲而下。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
 乃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小國不關於大
 國之間。兩鹿不關於伏兕之旁。見佐祭者得嘗。救

闕者得傷。陰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或謂家或謂龍
 或謂笠。或謂筮。登頭與空木之。名同實異也。中
 風空木。其音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修而
 同其質。則異也。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為墮武也。
 也。武。龜。細之。聖。賢者。以。佩。也。龜。細。之。聖。衣。上。樓。
 布在田。能者。以為。富。能。勤。者。以。為。德。富。也。子。極。濁。者。金。玉
 不若尋常之。纒。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
 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蒙。塵。而。昧。固。其。理。也。為。其
 不。出。戶。而。壞。之。也。昧。之。非。其。道。屠。者。養。菴。為。車。者
 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為。者。不得。用。者。弗
 肯。為。較。立。三十。輜。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輜。獨。入
 眾。輜。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
 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
 鄉。崔。華。有。叢。獸。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
 翔。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蘇。秦
 步。曰。何。故。越。日。何。越。馳。有。為。則。談。多。事。固。多。事。為
 人。故。見。謀。皮。將。弗。親。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
 有。幾。言。欲。觀。九州。之。土。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故。之
 原。而。欲。為。萬。民。之。上。則。難。故。曰。難。的。的。者。獲。提。提。者
 射。的。的。明。也。為。衆。所。見。故。獲。提。提。安。也。若。射。故。大。白。若
 射。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為。人。所。射。故。大。白。若
 摩。大。德。若。不足。若。原。自。同。於。衆。人。若。未。嘗。稼。穡。粟。滿
 倉。未。嘗。糞。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
 流。音。太。山。不。上。小。人。曾。有。肉。目。得。太。山。王。者。所。旁
 光。不。升。須。步。光。也。豆。豆。之。實。唯。聊。駁。不。入。牲。以。純
 色。也。中。夏。用。簞。快。之。秋。音。至。冬。而。不。知。去。裘。衣。涉
 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
 有。石。無。金。林。生。於。山。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未。必。皆。有。金。前。聖

人出眾人。眾人。滿堂之坐。視釣各異。滿堂生人。視於
 未。必。皆。聖。賢。也。類。雖。異。所。獻。公。之。賢。欺。於。驪。姬。也。叔。孫
 環。帶。一。也。用。者。同。而。所。獻。公。之。賢。欺。於。驪。姬。也。叔。孫
 之。智。欺。於。豎。去。而。不。食。故。鄭。詹。人。魯。春。秋。曰。佞。人
 來。佞。人。來。朝。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
 魯。謂。之。君子。有。濟。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惡
 也。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為。其。所。不。便。以
 得。所。便。也。輜。之。入。穀。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
 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也。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人
 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家。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
 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若。屢。薄。水。蚊。在。其。下。若
 入。林。而。遇。乳。虎。冷。於。於。民。不。附。善。用。人。者。若。蚋。之
 足。眾。而。不。相。害。若。屑。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
 也。敗。敗。清。飲。之。美。始。於。未。和。清。酒。也。齠。齒。之。美。在。於。杆
 軸。亦。為。酸。皆。皆。交。而。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
 或。善。為。新。或。惡。為。故。善。也。齠。齒。在。頰。則。好。在。頰。則。醜
 以。擊。故。非。人。非。馬。齒。非。牛。鬣。植。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
 則。識。其。非。也。知。猶。而。萬。物。知。別。也。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有。其。質。長。而
 愈。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相
 去。千里。汗。準。而。粉。其。類。腐。鼠。在。壇。楚。人。謂。中。燒。薰。於
 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為。工。善。或
 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胥。時。落。不。胥。時。落。不。作。巧
 日。不。幸。饑。終。不。墮。井。抽。簪。招。嫖。有。何。為。驚。燒。薰。似
 招。則。不。至。故。曰。何。驚。也。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
 度。不。可。見。虎。一。文。不。知。其。武。一。文。一。見。驥。一。毛。不。知
 善。走。水。藪。為。馳。子。子。為。晏。才。音。康。免。齧。為。蟹。免。齧。音。
 那。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知。者。知。者。知。者。不。怪。銅。黃。青

金英黃，玉英白，廣燭，摘膏，燭澤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冬水可折，夏水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病熱而強之餐，救渴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惡猶雖欲謹亡馬不發戶。言馬亡不可發戶，而求發戶，雖欲謹亡馬不發戶，言馬亡不可發戶，而求發戶，雖欲謹亡馬不發戶。

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孟賁勇於穴故山雲蒸柱礎潤礎柱下石積伏苓崩兔絲死為失勢

一家失燔，標百家皆燒，饒夫陰謀，百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能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也。已止一日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鈞，不可以得魚，遇土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

然如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蟬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修短各紂，臨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也。謀謀桀幸諫者，湯使人哭之，狂馬不觸水，制狗不自投於河。

雖聲蠱而不自陷，又况人乎？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也。酒而飲故曰非其道，心所說毀舟為狀，音心所欲毀鐘為鐸，狀舟尾鐸。

管子以小辱成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誠也。誠信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

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得其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舟能沉能浮，物愚者利也。

利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舟能沉能浮，物愚者利也。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昔我貨者欲與我市，刺非嘗以水和水。

淮南鴻烈解

不可食一絃之瑟，不可聽一琴之琴。以其失和故不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嫁於宮。

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嫁於宮。思於道而居者，於林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相往來。

赤肉懸則鳥鵲集，鷹隼驚則鳥獸散，物之散聚也。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貨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盡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也。暢達也

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明月之珠，蠶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易道良，馬使人欲，飲酒而樂，使人欲，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也。治也

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眾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眾人行於霜。霜雪履有迹，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也。

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擇而捨茂林而集于枯，不弋鶴而弋鳥，難與有圖也。圖謀也

實正無壑，泉源不溥，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閭，必留其謀也。與玉之

言可別也，聞不可。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為其一人墮而兩人傷，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謂一人唱而千人和，不能耕而欲黍稷，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綺者必有麻，刷鳥有涉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大鵬

有麻，刷鳥有涉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水上刷魚，今出涉波，擾而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夫志意出死，必戰，雖大國，蠖蛇蝮人，傳以和董，則愈和兵車千乘不輕之也。

蠖蛇蝮人，傳以和董，則愈和。野葛物故有重而害反為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桑榆之間，逾易忍也。

淮南鴻烈解

日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訛。詭也，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及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逐鹿者不顧兕，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陶人棄索，車人撮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捨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厲畢開，不如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有大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剝，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巧冶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斷金者，形性然也。

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故跬步不休，跛鼃千里，累積不輟，可成其阜，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入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也。疏猶數之則弗中，數猶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也。

得移從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揚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也。練白

達日，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也。練白

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久

不受故干，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之，其當道，雖遠弗釋者，故曰不釋，酌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酌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披裳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嫵，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

淮南鴻烈解

則具權對準則修土龍。權對準水也。土龍，龍致雨也。臨淄之女織
 統而思行者為之悖戾。臨淄，齊都也。室有美容，繪為之
 纂繹。不密故志。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軫和切適
 舉坐而善之。軫，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謂激楚也。過府而負
 手者，布不有盜心。府，主也。故傷人之鬼者，過社而搖
 其枝。傷，傷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梓者不在於
 樹，格在於批。仇，其要也。仇音沉。木大者根擢，山高者
 基扶。聽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
 要見習老莫之疾也。賊心亡。賊音也。尾生之信，不如
 隨牛之誕。尾生，物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也。而况
 一不信者乎？一猶也。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
 祝治祭者，庖也。庖，宰也。

淮南鴻烈解卷十八
 人間訓 人間之事得失之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
 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
 周八極，總一筭，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
 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
 事，知所乘，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聾，音
 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音
 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
 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
 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
 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
 之煙，突，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賁於
 山而躓於垤也。躓，躓也。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
 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性劇雖
 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俞也。夫禍之來也，
 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
 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
 知規慮揣度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
 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
 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為是
 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
 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
 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
 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
 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
 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

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晉林父之歸而封孫叔敖，
 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
 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瘦邱者，其地礪
 石而名醜。後，即今汝南固始地。前有瘦邱，人鬼，好鬼
 石而名醜，谷後有莊邱，名醜，音學。
 越人機，機，解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
 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復之邱。楚國之俗，功
 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
 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
 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繼。繼，音卷。威服四方而無
 所誅，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
 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
 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
 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
 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
 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復之邱，沙石之地，所
 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
 於匠驪氏也。眾人皆知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
 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
 家，必有殃。機，機也。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張武教
 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申叔
 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楚大夫孔子讀易
 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
 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
 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為亂於魯，
 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
 圍三卒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順也。伯，迫也。門者止之曰：天
 下探之不窮，我將出于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

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據其薄
腋腋也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業死
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
大恚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受大賞而
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
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鄆陵戰酣恭王傷
而休晉人射恭王中目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
進之穀名也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
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
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
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人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
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眾也不穀無與
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為魯故豎陽
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
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溫而
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為養也而良
醫之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
而有道者之所辨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
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辨
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難
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
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
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
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為使者跪而
嚙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
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
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

猥而得慶孟孫會大夫使秦西巴持歸焉之鹿母隨之而
噉秦兩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鹿安在秦西巴
對曰其母隨而噉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
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傳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
君今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一鹿而不忍又何况
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趙舍不可不審也
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有罪有罪走魏
魏人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
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
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
下求地而弗與是為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
曰求地不已為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
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與天下同心而圖之
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
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
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圖襄子於
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
反為人所奪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
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
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
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
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
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
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
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山川非求福於鬼神也山
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
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

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
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鼎不慎契教以
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
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
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
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
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趙政始
趙政名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三代種
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
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
自積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白積純色
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
使其子以問先生先生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
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
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
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
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
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弱童兒皆上
城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
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
視明也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
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
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
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
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為福乎居
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
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

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歸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宋大將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應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均然善也劫高壯貌音壯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齊威王子賓容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也計於薛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黑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蛄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夫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楚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為善括子出無害子入三子皆齊臣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士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為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

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國圍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令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履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趙國晉陽決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為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為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唇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為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為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

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為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不義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不可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三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積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糞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為東封解扁魏臣而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眾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飲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軛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散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

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鼓北 魏問倫曰鼓之畜夫問倫知之晉人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伎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塞他也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卒相與謀三卒孟明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夫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防高弦高辭之曰誑而得賞則鄰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修愚人之思毀毀音短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與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

淮南鴻烈解 八

六九九

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為智伯謀曰張武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為君廣地者也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勿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何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或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為未足遂與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為飲器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曰費無忌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伍子奢遊入於王側遺說於王言太

淮南鴻烈解 卷十八

七〇〇

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為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驛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威王欲殺之陳驛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梁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音音計夏日服絺紵出則乘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稗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黍飯黍稷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為父報讐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為父報讐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破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眾人所以為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為疾遲之為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元珠

淮南鴻烈解 卷十八

七〇五

使難朱提割索之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善忘之人皆黃帝也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破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燭火在縹緲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蝼穴一璞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臺高五水決九江而漸荆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受成禍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泥者多矣沈疇諸御執復於簡公諸御執青臣曰陳成常幸子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其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幸子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邱氏鬪其難介以芥菜塗而季氏為之金距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邱氏之宮而築之邱昭伯怒謂之魯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六俗之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為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邱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與兵以救之邱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難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兩人構怨廷殺幸子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難季氏金距邱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大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煤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蠶豕訓梁柱蠶豕

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辭勝使之祖而捕魚釐負焉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為墟禍生於祖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忘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結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裝而用篲也且塘有萬穴也言堤之塞其一魚遠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遠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齧齧缺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圍子圍令尹子圍愛美而執投扈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能明年伏即尹而管之三百官之尹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殺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則奮翼揮翹翹音華六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赤霄翔翔乎忽荒之上徜徉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滿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捷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慮於成事之內是故

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止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止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止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正能仁且忍辯且勇且性以三子之能易正一道正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囊笥掩其衣被掩奪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騷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掩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為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勇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拔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亦秦將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者為珠璣者為璣乃使尉屠維尉屠維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罽城之嶺罽城在南海一軍守九疑之塞九疑在南海一軍處番禺之都番禺在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南海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南海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監祿通渠水之渠以與越人戰殺西嚶君譯呼宋西嚶越人譯呼宋

名也。而越人皆入葦薄中與禽獸處。其肯為秦虜相
置築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
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
修農。敵婦人不得刻麻考練也。羸弱服格於道。大
夫箕會於衢。箕會以其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
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戲地
新豐劉項與義兵隨而定。若折稿振蕩。遂失天下。禍
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修城以備亡。不知築修城
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
夫鵠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也。扶考大人
過之則探穀。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
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
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
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之哀公作色
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折曰。吾欲
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折雖曰。天下有
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喜而悅。頃復問曰。何
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
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
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
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見
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見說未非能閉結而盡解之
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
矣。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
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
繫之。子貢往說之。早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
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半享野獸。以九詔樂飛鳥。

也。子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困往說之。困養
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
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
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整而正
納。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
陽局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盡不暢。暢也連
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
也。義者眾庶之所高也。為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
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
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
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曰
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
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
猶石之投卵。虎之嚼豚。又何疑焉。且夫為文而不能
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
舉兵而伐徐。遂滅之。此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
杜蒞。菽音椒。蒞音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滌。滌音
滌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
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猶乘驥
逐人於榛薄。而兼立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水泮而
求獲。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
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
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
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
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制。代君為墨而殘。滅亡削殘。暴
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
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為之擒

矣。夫戰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官人得戰
則以刈葵。官人官有者得鏡。則以蓋厄。不知所施之
也。故善鄙不同。非舉在俗。趣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
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譎
不受祿而誅不交。蘇太公以為飾虛亂民而誅。段干
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
人雖有其志。不過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
也。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
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
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
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饑虎。殺而食之。
張毅好恭。張毅好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眾必
下。厥徒馬圍。皆與仇禮。然不終其壽。肉熱而死。豹養
其內而虐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
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戰務而
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
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
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
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
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
也。趙宣孟活餓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欬
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
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
魏人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
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食其
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東甌以贖之。罷武聞之。
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
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

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遇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遊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敎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人而骸而九夷歸之。武王蔭囑人於拋下。武王葬死者於拋下。故蔭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幸。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期思水。今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辭擊劇而勞伏。齊勞之責各有齊等也。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謂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執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為。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欲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語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求也。衛國之半。曰不

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于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著龜兆。以下朝吳。今朝於吳而不和。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後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此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為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眾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間命矣。築室不賴。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賴。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為大室以隣。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為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隣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攫。辱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物皆可術而治也。有人鈔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眾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鸞隨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費。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

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勢。請與公侈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大夫。石乞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筭。箠之信。闕捷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忌其思。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盤罪。於威王。刑者。遂襲思者。思者。逃之於城下。之盧。追者。至。踰足。而怒。踰足。踰足。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帶於骨髓也。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甲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睛。植睛。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眾

而難諒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卷十八終

淮南鴻烈解

淮南鴻烈解卷十九

修務訓

修勤務道聖人達時冠試
弗履履道不取以濟萬民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為如此乃為吾以為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蛇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之化故規往行教。四者遠者不親聖人放謹堯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謹堯堯後臣帝禹氏之裔子澤欽少吳氏之裔子窮奇窮雲氏之裔子檮杌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一日三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舜作室築囂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歲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禹沐浴雷雨櫛扶風。禹勞天下不避決風雨扶風疾風江疏河鑿龍門關伊闕。龍門水門禹遊其中得過者之故言鑿伊闕山名禹修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乘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乘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龍隨循也湯風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歛不刑謀之音刊湯風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歛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誰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縣也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責也讓夏桀之過也。奉一爵酒不知於色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也。言其重也。又况羸天下之輕也。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且夫聖

淮南鴻烈解 卷十九

七三七

淮南鴻烈解 卷十九

七三八

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昃之河。為解躬以在秦地。湯早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也。齊等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絕國殊俗僻遠幽閭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是以地無不任財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隱病大所以衣食饑饉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轉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突室不至於黑坐席不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千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不以山為高不以河為廣必論之蓋開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癯舜黹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服不動。服音思慮不用事治求贖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各行水勢雖東流猶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必藉人通之。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代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煖井以淮灌山此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

然夫宋畫吳治刻刑鑿法亂修曲出之治刻鑿刑法
 亂理之文修飾之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蔡之
 巧曲出於不意也也堯舜之聖不能及蔡之
 幼女術之雅質雅質相纂組相纂組抑墨質抑墨質揚赤文
 相叩相叩其纂組其纂組邪文邪文如今之如今之巫湯之智不能逮夫
 大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
 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
 肆蛟行曉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開搜擷也見利而就
 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
 爪牙雖利筋骨雖強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
 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無稟受於外稟受於外
 以益其思以益其思故力竭功沮夫馬順風以愛氣力術蘆
 而翔以備矰弋街蓋所以令敵不得裁其翼也蠅知
 為堙穉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蔬有芣苢芣苢音軌
 者者槎櫛墟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
 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
 陋之國僻遠國長於窮櫛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
 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獨守
 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
 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臣作曆知
 胡曹為丞胡曹黃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奚仲
 夏正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
 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
 所欲達也達通遂為天下備備猶今使六子者易事而
 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萬物至衆而不知不足
 以奄之奄蓋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修其業當
 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
 績而知能流通施設績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

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
 復微復微搜援搜援標拂標拂手若獲家不失一弦參彈撫弦復微
 按也按也標拂數也標拂數也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搜援
 獲家言其疾也獲家言其疾也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搜援
 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獲援黃帝時何則服習積貫
 之所致故弓待微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王堅
 無敵鑊以為獸首尾成形磁諸之功木直中繩捺以
 為輪其曲中規唐碧石又况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
 捺以成器用似玉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
 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
 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
 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
 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
 講辯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援猶籌策
 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
 事之情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死有遺業生有榮名如
 此者人才之所能達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
 不暇日之故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沃
 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
 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
 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
 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
 師勵節勵節九高以絕世俗不羣於何以明之昔者南榮
 瞻瞻耻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軟躑躅跋涉山川
 目蒙荆棘淬霜露者也踰履跌蹶不從頭遂曰
 翠於音訓百舍重研不敢休息南見
 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暖冷鈍開條達曉明於猶子也

欣然七日不食如饜大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
 達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也稱
 不不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莫大心撫
 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
 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
 頭不旋踵運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
 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於
 是乃羸糧馳走跋涉各行羸裹也躡足上峭山赴深
 谿游川水犯津關躡足上峭山赴深躡足上峭山赴深
 七日七夜至於秦庭躡足上峭山赴深躡足上峭山赴深
 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微墨動微音梅涕液交集
 以見秦王曰吳為封豕修蛇蠶食上國雲始於楚封
 豕害始先也言將以次至秦也寡君失社稷越在草
 茅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處安也使下臣
 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
 虎踰塞而東塞西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
 國濁水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
 夫七尺之形心知憂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
 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心勞形焦心怖肝
 不避煩難不違危殆蓋開子發之戰子發楚將進如
 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貞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
 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
 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
 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强困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
 精將相不强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
 馬唯馱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
 所務也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喻於道者不可動以

奇察於辭者不可權以名名虛實審於形者不可避

以狀也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

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人用之也亂世閻主高

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

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

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

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

莫賞也鍾子期子通稱期名也患施死而莊子妄說

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夫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

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撥刺不正也枉徒曲弱

斷龍舟陸割兕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

牙莫之鼓代山桐以為琴漢潤之梓以為廉唐

則不然服劍者期於恬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墨陽

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腸號鐘濫腸音不和誦

詩書者期於通達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

是非若白墨之於目辨清濁之於耳聽衆人則不然

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

無所歸心自不識父之故夫孿子之相似者辨音唯

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

芳澤正峨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統笄婦人首飾瑯

細布素粉白黛黑佩玉環瑜步雜芝若籠蒙目視

籠蒙猶也香草冶由笑目流眇治猶笑巧笑口曾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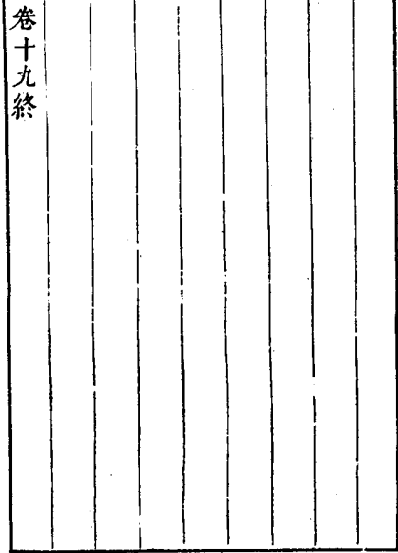
奇牙出離顴搖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犽犀是也離顴

頰連文婦人之媚則雖王公大人有志嚴頰頰之行

者無不憚憚瘵心而悅其色矣瘵瘵音瘵也

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汗辱之行無本業所

修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睨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



卷十九終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

泰族訓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禍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疎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驎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懸燧未轉縣燧遠候見房李燒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未轉相受行道里最疾者也鳥巢居其且雨也陰墮未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知風也陰墮未集而魚已驗矣魚潛居知雨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吐咥者也咥音伏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陰音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音澍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垂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相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滂也精氣之侵入者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勉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

瑤碧玉珠翡翠琬琤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毫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一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合和不下廟堂而銜四海樂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善免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源百仞非爲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工阜不能生雲雨泔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蟄於淵而卵剖於陵蛟龍乳於陵蟄伏於淵其卵自浮騰蛇雄鳴於上風雖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懷神於心靜漠恬

淡訟繆胸中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
 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此其所居神者
 得其位也豈節而毛修之哉附音聖主在上位廓
 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
 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
 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
 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
 百姓攜幼扶老負金幣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今之
 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
 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密子治豈父
 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
 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買田漁
 皆讓長而班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夫失之所
 以射遠貫卑者努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
 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情誠也故考雖
 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
 施道故德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
 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
 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附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
 則大化則細矣能循則大化而欲作則小禹鑿龍門開伊闕決江
 濟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苗蕿土樹
 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
 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
 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
 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斷而木
 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審木而為舟鑠鐵而為

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
 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
 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
 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哀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
 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
 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
 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
 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
 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
 兵也披簡車馬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
 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
 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爾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
 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耶之化為難非
 慈雖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
 義之資非聖人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
 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
 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
 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
 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
 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
 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
 節以辟疾病之苗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
 肥瘠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
 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
 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
 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
 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

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
 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
 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風興
 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
 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
 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
 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
 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
 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夫物未
 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
 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
 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
 及其爰也以沉澗潘庫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
 初作書以辨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
 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
 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餼餼之具生肉為餼餼簡乾肉為餼
 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
 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充
 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
 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
 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數
 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
 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茂
 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
 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
 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
 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

無疏無親故能法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樂之失淫樂矣至於詩之失愚詩人怨書之失拘書有典謀之鄭聲注也禮之失尊尊卑卑尊禮之失慢慢上下慢故也春秋之失替替王人替人之過相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其適物各有宜輪圓方輻從衡橫勢施便也駢欲馳服欲步駢服車中央馬也帶不厭新鈞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泚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泚人敗之獲襄公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共公夫人夜而燒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亦去塵埃之間離羣應之紛應也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疎虛輕舉乘雲游霧可謂養生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長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可乎可乎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

淮南子卷二十一

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關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填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濠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贖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水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如簡問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贖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微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藜菜成行麻既有是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具中規方中矩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杯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簋盤菜方中者為簋圓中者為盤列樽俎設邊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然而不言神

淮南子卷二十一

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弦之琴謂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臠音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畫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雷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茲萌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伏國之行則嗥必有大禍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驚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畜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乎就勞日日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與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汗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

淮南子卷二十一

流下雖有腐體自流漸弗能汗也腐體骨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啟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摩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脈之病可知厚音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賤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勝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率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壘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守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聞其無人無人者非無眾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萎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八人皆可使赴

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刺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越人以黨刺皮為難文所以為尊榮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誨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廉績成禮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眾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眾明足以昭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降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隲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大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

弱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洽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厥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不得寧處故棠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木晉文公樹木而欲生之也曾子架羊架連架所猶以備知也之為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竝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躋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轉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張儀蘇秦克皆異文侯臣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啟居或從或橫或合眾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鳴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言發擇善而為之計義

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雖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一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吻喉。愚者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也。天下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為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播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移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俯軛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

淮南子卷之三

湯武不為放，周處豐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晉紂牧之野入據殷園，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鼓，僱五兵，縱牛馬，擗笏而朝。天下百姓誦詠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閻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刃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為之鬪。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搖動，百姓罷敝，彙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奔夷靈王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也。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正以歸。凡伯周大夫。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歎之。况關戶發牖，從冥冥見焯焯乎。見焯焯猶尚肆然而喜，况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况况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葢，江河若帶，又况况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

淮南子卷之三

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智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莫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為則能之，故因其愚，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欲之以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說，欲知遠近而不能，欲之以金日則快射。金日，日所以射也。又况知應無方而不窮，故犯大難而不憚，見煩縷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况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修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鷹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

淮南子卷之三

之所為禮節制度構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謂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擷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子囊楚大夫北述走庸常弦高誣而存鄭誣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詔夏之樂也聲浸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唯唯曲聞者莫不殫涕荆軻

西刺秦王高漸離未意為擊筑而謂於易水之上前離宋意皆太子丹之客筑曲二十一注易水燕之南水也聞者莫不曠目裂眦髮植穿冠因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大美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美不朱絃編越朱並絃編絃一唱而三歎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吹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說擷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懸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圯夫水出於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嶽巖之山音嶽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所以遏流酒之行也師延為平公鼓朝諤北鄙之音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太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器械而實衰也實衰巧詐藏于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

故民無匿情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為楚滅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歎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谷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謀慮不休知禍之為禍也婁子再勝而有憂色謂長秋畏禍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魯二已也魯公取汶陽之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慮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頭盤一歲再收頭音厚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暴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離與不以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號而上堂跪而對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絞繞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老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探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害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為其求鈴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撻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言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基者或食雨而路窮行基謂或子跨而取勝一基也偷利不可以為

行而智術不可以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
 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
 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使
 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
 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
 且惠。黎民懷之。何愛誰也。何遜有苗。智伯有五過。人
 之材美辭大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早給三材也。又文辭盡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
 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
 之巧力能引強走先而身勇於秦者不知賢也。任用馬能引強走先而身勇於秦者不知賢也。后勝
 之計不用。澤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
 不立。雖察慧捷巧。勿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一

要畧鴻烈二十篇各敘其要明其指序其微妙論其大意也。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
 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元妙之中。才繁然
 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
 宗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之
 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
 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
 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
 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
 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
 泰族也。原道者。虛平六合。虛平猶混沌。萬物象太一
 之容。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約
 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
 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審則。尊天而保真。欲再
 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
 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誠濟肌膚。誠音被。服法則而
 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
 足以自樂也。儆真者。窮遂終始之化。羸坤有無之精。
 齊呼麻煩也。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
 物反己。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
 化之紀。說符元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天文者。所
 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
 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
 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
 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
 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

路。使人週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
 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
 刑十二節。人一月。為以為法。式終而復始。轉於無極。因
 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
 之請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
 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
 類。覽取橋撮。浸想宵類。橋撮拾取也。浸微視也。宵類也。物之可
 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溝壅塞。引人之意
 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
 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
 人之所由生。而確審其形。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
 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
 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
 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已。
 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
 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喪先世之隆。虛而
 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
 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也。流遁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
 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
 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標柄。以制羣下。
 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
 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功。使百作倣通而
 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
 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
 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
 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匿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羣

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肇盡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極遂事之跡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壯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凡論者所以箴纒縱纒之間紉音兼擗音擗之却也擗音先擗音恰擗音同擗音擗擗音同擗音擗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變音同擗音擗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安於勢利不誘惑於事能能音同擗音擗有符職職音同擗音擗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言音同擗音擗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取證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許論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主而為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窺宛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屬萬物之壅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捍搏固而以明事圻事者也搏固也固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壇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整毒者也修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

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萃萃以自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澄徹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嬰薄嬰音同擗音擗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合和德形於內以君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冥場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神之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本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哀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記論而不知證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開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

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擗逐萬物之祖也擗音同擗音擗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絃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為之說以通其意辭雖瑣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洮汰音同擗音擗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腐音同擗音擗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暗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天地押山川其於遺遺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姚姚音同擗音擗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歛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沉酒宮中成市康梁音同擗音擗作為炮烙之刑刺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陰符兵謀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

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賦也。躬擐甲冑。擐也。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遠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楹大欂也。南也。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封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柝。播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紼。垂以爲民先。剡河而道九岐。剡。洩也。九。岐。水。九。岐。水。九。岐。水。九。岐。水。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潰。滿不給。也。音謂。掘也。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閉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也。後錄。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漳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厭。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鳴。一朝用三千鍾。族。聚也。鳴也。鍾。十。斛。也。三。千。鍾。也。一。朝。鳴。也。一。朝。鳴。也。一。朝。鳴。也。黃三梁。丘據。子家。增導於左右。也。導。也。也。導。也。也。導。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筭異。各別水絕。山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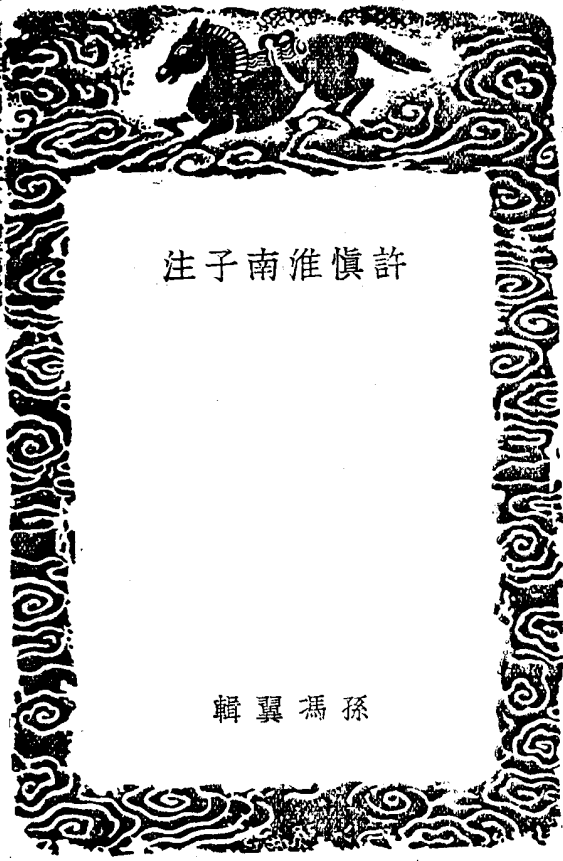
淮南子卷二十一

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運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接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城民險。敵音。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狠強力。也。狼。荒。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備與扈治。備。與。猶。術。業。也。元。眇。之。中。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爲。精。乘。其。吟。擊。楚。人。謂。擊。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究。也。

右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按淮南王事已略見高誘序如通考所引晁陳二家之說及洪氏隨筆周氏涉筆高氏子略論次是書已具載本書卷首亦不復采但據高序王與燕飛李尙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其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則是八公之外原別有大山小山其人而王逸序楚詞乃謂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

淮南子卷二十一

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王逸高誘皆後漢人。而其說不同。如此今考漢書淮南王安本傳。謂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事。竊意此八公者。乃相與作外書中篇之人。而此內書。則大山小山之徒爲之也。雖已載其姓名。要於高誘所謂。儒者或庶幾焉。若八公中左吳伍被。皆與王共畫反計。而雷被又已被斥亡之。長安上書者。豈足與之言仁義道德哉。漢書讀王諫伐閻越書。竊嘉其有忠愛之心。而文尤卓犖。即徵此書。亦可以不朽。惜乎其終爲客所誣。誤也。汝上王謨識。



許慎淮南子注序

孫馮翼輯

許慎淮南子注序

附序萬壽

後漢書儒林傳載許慎撰五經異義說文解字而不言其注淮南子隋經籍志有慎注淮南二十一卷與高誘注竝列雜家舊唐志惟列誘注新唐志則慎誘仍二家均載迨元人修宋史志復存誘而遺慎致郡齋讀書志及書錄解題宋畫公武陳振孫尚目驗慎所注本大抵其書亡於宋末故陳氏所見已將高誘注序混合慎注中而慎序先亡至宋元易代遂竝全書淪沒今明人所刻高誘則宋志之不載固徵實錄而舊唐志之獨列誘注迺漏遺失檢幸新志能補其闕矣若范史本傳例紀切要無庸備載未可執此為疑也北魏書劉芳傳引淮南時則訓慎誘兩注兼採所謂東郊八里南郊七里之文慎誘正復大同北史即本諸書其引淮南注雖未明言然亦與春風語然劉芳議禮必竝述之可知兩注竝行於世既久自六朝流傳今時則則有其文而慎誘注淮南未注載記也至唐而益顯故李善司馬貞釋元應馬融殷敬順陸德明等採摭慎注不減於誘注其訓釋舊典如方諸見月津而為水及魯酒薄鄆國庶女叫天羿妻奔月諸事可與誘注互証然馮夷大丙慎注則為馮夷太白朝菌不知晦朔朝菌為朝秀入莫鑿於沫雨沫雨為流澌桓公喟然而焉為慨然而悟慎所據淮南本多異明人刻本茲錄慎注於諸書徵引有淮南正文者則竝附記所出而以明本攷其異同且如鑿形訓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自東南至東北有黑齒民文選注引脫至東北句是則李善之誤不得據

許慎淮南子注序

許慎淮南子注序

為慎本之異也陸氏莊子釋文曰魏闕淮南作魏許慎曰天子兩觀也今選注神遊魏闕仍作魏是又刻本誤改也董氏言慎慎其首皆曰開詰次曰淮南鴻烈問詰之名未詳其義至其稱注曰記上則說文解字已題曰記蓋慎例也慎注中義訓如擲引也執素也流猶汎也銷銅鐵璞也說文皆與相符又黑蜺潛於神淵選注引作泉是唐人避諱改耳若璫美玉也說文剛美字皆相連也增作地相連與夫蹠之訓蹈而跳躍亦曰蹠滂之訓滂而濁水不流亦曰滂既本大目復訓目內醫病策乃馬箠復訓為杖視河內水名亦訓濶瀉之流若漣波粟米莫鑿流濶說文手部水部不收漣瀉二字此類竝小學專家治說文者所喜藉為參校之資也班固謂淮南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德黃白之術按隋志五行家曰梁有淮南萬畢經淮南變化術各一卷淮南中經四卷至隋而亡中經或即中篇而卷數不符諸書惟引萬畢逸句皆稱萬畢術唐志載之亦稱為術太平御覽徵引至數十事其書正文多四言為句注文乃悉言之淮南好方技後世或依託其名以成書未必萬畢即劉安外書但司馬貞歐陽詢徐堅已採其詞且又著於阮孝緒七錄則書亦近古矣茲附錄許慎注內書後竊比於外書遺書焉淮南九師道訓淮南之稱

漢延篤亦有淮南子注隋唐二志均不載其逸句惟文選補叔夜養生論注引一事

太平廣記感應部引東風至而酒泛濫句注竝載高誘之詞明本亦闕此條係洪惟釋慧遠華嚴經音義引慎注二事其一誤以叔重刊作徐重

許慎淮南子注

原道訓

大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文選西征賦注今本淮南作橫四

三光日月星也文選注同上又司馬彪贈山濤詩注

秦古二皇太平御覽卷七十七皇王部注

庖犧神農也御覽同上今高誘注同

昔馮遲太白之御六雲霓游微霧驚忽荒文選枚乘七發注今本淮南作昔者馮夷大丙古之得道能禦陰陽者

馮遲太白河伯也文選注同上今淮南高誘注馮

出於無垠鈞之門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注又張景陽七命注今本淮南作出於無垠之門高誘注曰無垠無形狀之貌又似真形埤埤高注埤音實地音通

許慎淮南子注

清 瀋陽孫馮翼輯

琅玕。端崖也。文選注同上

隋法刻刑。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今本淮南作隋法刻詠。

隋峻也。文選注同上

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今本淮南無高辛字。

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此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文選注。地麗也。爾雅釋地。麗，中也。

漁者爭處瀦瀦。

瀦，水行疾也。文選張平子南都賦注。張景陽七命注。

席旃茵。

茵，車中席也。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

南遊江潭。文選郭景純江賦注。今本淮南作遊於江潭。南，無南字。

潭，水涯也。文選注同上。又沈休文應詔樂遊苑詩注。謝希逸宋學武宜費祀注。並云潭，涯也。無水字。

激軫之音。一切經音義卷十七。今本淮南軫作珍。高誘注曰：激軫，軫音曲名，又原道訓，嚙委。高誘注音軫，軫也。說林謂軫和切適，高注軫也。精神調，千變萬軫，高注軫也。

軫，轉也。一切經音義同上。又文選枚乘七發注。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箕秀才文注。

揚鄭衛之皓樂，此齊民所以淫侈流也。文選枚乘七發注。今本淮南皓作皓。

鄭衛，新聲所出國也。皓樂，善倡也。文選注同上。

椒其訓。

物豈可謂無大揚擢乎。高誘注：揚擢，無虛大數名也。

揚擢，粗略也。文選左太冲蜀都賦郭景純江賦注。並作揚擢。又魏都賦注：擢，粗略也。又陸士衡吳趨行注：擢，略也。言擢度其疏略也。

舍喁而興。一切經音義卷九卷十。今本淮南作舍喁而遊。

哺，謂口中嚼食也。一切經音義同上。又卷十四。郭引嚼食也。三字。

耳聽白雪清角之音。

清角，弦急，其聲清也。文選張平子南都賦注。

響若鍾山之玉。文選稽叔夜琴賦注。

鍾山，北陸無日之地，出美玉。文選注同上。

猶條風之時流。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注。今本淮南時流作時流。高誘注：時流，也。

灑猶汎也。文選注同上。

神遊魏闕之下。高誘注：魏闕，王者門外闕。

魏闕，王之闕也。文選陸士衡中魏武文注。又陸德明在子釋文卷上曰：魏闕，淮南作魏闕。云天子兩闕也。

鏤之以割副。高誘注：副，巧工鐫刀。副，者規度刺畫邊邊也。

割副，曲刀也。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注。副作副。九月反。

騎蠶廉而從敦園。高誘注：敦園，似虎而小。

敦園，仙人也。史記索隱卷二十六。司馬相如傳敦園作敦園。

羸瘡，瘡院。

院，謂目內白睛也。一切經音義卷五。又卷二十九。燭目內白睛病也。

擢，擢性。高誘注：擢，取也。

擢引也。文選郭子述曰：擢引，又釋慧遠華嚴經音義卷上。亦引此語。而頗余重注淮南。本叔重之說。

莫鑿於流澌而鑿於澄水。文選郭景純江賦注。今本淮南作人莫鑿於流澌而鑿於澄水。又說山訓曰：人莫鑿於沫雨而鑿於澄水。

楚人謂水暴溢爲濊。文選注同上。按高誘注。樹木者濊。以水水句曰濊。音紫。波暴也。

足蹠陽阿之舞。
蹠。蹈也。文選張平子南都賦注音紫協切。

蜜五嚼腐。

一蜜食血。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五蟲豸部。

飛鳥鏤羽。走獸廢足。文選左太冲蜀都賦注。今本淮南作走獸。脚。實。訓。作廢。脚。

鏤。殘也。文選注同上。又顧延年五君詠注。謝靈運安城答靈運詩注。江文通雜詩注。劉孝標詩論注。或作鏤羽。殘羽也。多二羽字。一切經音義卷五作鏤羽而飛。

鷄子之弩。高誘注。鷄。髮。爽也。以柘爲弩。

南方谿子。燧出柘弩及竹弩。史記索隱卷十。八。蘇。秦。列。傳。

天文訓

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高誘注。除。冬。毛。微。墮也。

日者。陽之主也。是以春夏則羣獸除角。初學記卷一。天部。

陽燧見日。

陽燧。五石之銅精。釋慧遠華嚴經音義卷上。

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高誘注。方諸。陰。大。蛤也。然。歷。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

諸。珠也。方明也。初學記卷一。天部。又。太平。御覽卷四。天部。作。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御覽同上。高誘注二句同。

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屬。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

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文選注。同上。

麒麟鬪而日月食。

麒麟。大角之獸。故與日月相動。初學記卷一。天部。又。太平。御覽卷四。天部。相。動。作。相。符。

鯨魚死而彗星出。

彗。除舊布新也。初學記卷一。天部。

四守。高誘注。星名。

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河也。初學記卷一。天部。太平御覽卷六。天部。

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

歷十二辰而行。文選謝希逸月賦注。

堪輿行。以知離。文選楊子雲甘泉賦注。今本淮南作堪輿。徐行。離。以。音。知。離。

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文選注。同上。

陸形訓

八殍之外。而有八紘。高誘注。紘。維也。又。原。道。訓。紘。字。而。而。尊。三。光。高。注。紘。綱。也。

紘。維也。文選歐陽堅石鼎詩。注。班。孟。堅。答。賓。賦。注。

土龍致雨。

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從龍也。初學記卷二。天部。白帖卷二。今高誘注。同。而。雲。從。龍。句。有。致。致。雨。也。句。

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文選木元虛海賦注。今本淮南作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自東南至東北。方有黑齒民。

裸人國。其民不衣也。黑齒民。其民黑齒也。文選注。同上。

夸父棄其策。

策。杖也。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高誘注。同。

燭龍在閻門北。不見日。

不見日。故龍以日照之。蓋長千里。開爲晝。闔爲夜。吹爲冬。呼爲夏。初學記卷三。歲時部。

時則訓

孟春之月。其蟲鱗。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注。

麟。龍之屬也。文選注同上。

迎春於東郊。

東郊。八里郊也。北史劉芳傳。

其撲曲宮篋。

曲。葦薄也。史記索隱卷十六。韓侯周勃世家。

迎夏於南郊。

南郊。七里郊也。北史劉芳傳。

迎秋於西郊。

西郊。九里郊也。北史同上。

迎冬於北郊。

北郊。六里郊也。北史同上。後魏書劉芳傳並同。

覽冥訓

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海水大出。文選江文通書。建平王上書注。

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姑。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文選注同上。

魯陽公與韓遂難。戰酣方暮。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文選郭景純遊仙詩注。

二十八宿。一宿爲一舍。文選注同上。

東風至而酒泛溢。太平廣記卷一百六。感應部。今本淮南泛溢作溢。

東方。震方也。酒泛。清酒也。本味酸相感也。太平廣記同上。又引高誘注云。酒泛爲米麴麴之泛者。風至而酒動。

畫隨灰而月運闕。

有軍事相圍守。則月暈。以盧灰環缺其一面。則月暈亦缺於上。初學記卷一天部。太平御覽卷四。天部。

鳳凰之翔。至德也。灌羽弱水。莫宿風穴。文選劉孝標辭命論注。

風穴。風所從出。文選注同上。

短褐不完。

楚人謂袍爲短褐。後漢書王烈傳注。又嚴敬順列子釋文卷上。短作短。無褐字。

潦水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瀉而無源者也。文選郭景純江賦注。

灑。淡漏之流也。文選注同上。今高誘注本曰。灑。雨。灑。疾流者。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而奔月。文選郭景純遊仙詩注。

嫦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文選注同上。

精神訓

陶人之剋埴埴。一切經音義卷十三。又文選馬季長長笛賦注。作陶人克埴埴。今本淮南曰。剋埴陶人之埴埴也。

埴。揉也。埴土也。埴擊也。亦和也。一切經音義同上。又文選注曰。埴。埴也。埴土爲也。

苦滂之家。

滂。滂也。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一。人事部。

鳳凰不能與之偪。而況斥鷃乎。高誘注。斥鷃之鷃爲飛。不能出於頃刻。論語也。

鷃雀飛不過一尺。言劣弱也。文選曹子建七啓注。

機發於踵。機發不旋踵。嚴敬順列子釋文卷上。

本經訓

芒繁紛舉。

舉。亂也。文選左太冲吳都賦注音女居切。

堯之時大風爲害。羿繳大風於青邱之澤。文選王元真曲水詩序注。

大風。風伯也。文選注同上。又太平御覽卷五十三。地部注云。大風。大龍鳥也。

象廊玉床。

廊。屋也。文選班孟堅四部賦注。

大構架與宮室雜棧井幹。文選顧明遠蕭城賦注。

皆屋構飾也。文選注同上。

以純修竒。

竒。長邊也。文選左太沖吳都賦注。曹互依切。又郭景純江賦注。

主術訓

皆猶揚堞而頌。高誘注。堞。應也。

堞。堞也。文選宋玉風賦注。

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寤。文選顧明遠西征賦注。甯。許注。今本淮南。慨然作明然。

甯戚。衛人。聞齊桓公與甯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秋聲也。文選注同上。

鄭忌一徽琴而戚王終悲。文選陸士衡文賦注。

鼓琴循弦謂之徽。悲雅俱有。所以成樂。直雅而無悲則不成。文選注同上。又劉孝標廣絕交論注。陸士衡。引魏武文注。引鼓琴循弦謂之徽一句。

鷓夜聚蚤。察分秋毫。陸德明莊子釋文卷上。今本淮南作鷓夜聚蚤。察分秋毫。

鷓夜聚食蚤。虱不失也。莊子釋文卷上。

堯年衰志闕。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屣也。文選孔德璋北山移文注。

言其易也。文選注同上。

冠。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四。服章部。冠。胡化切。今本淮南。楚文王好服冠。冠不自能冠。

今力士冠。御覽同上。高誘注曰。解冠。辨冠之冠。如今御史冠。

趙武靈王服貝帶鶴鷄。鶴。今本淮南作鶴。

鶴鷄。鷄鳥也。史記卷二十七。侯作傳。又文選左太沖吳都賦注。作鶴鷄。鷄難也。

一人無末而耕。高誘注。耕。踏也。文選傅武仲舞賦注。又宋玉高唐賦注。踏也。

穉稱訓

魯酒薄而邯鄲國。

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陸氏莊子釋文卷上。

曠目知晏。

晏。無雲也。史記卷四。李武紀。又文選。晏。子雲羽獵賦注。晏。無雲之虛也。

齊俗訓

炮烙生乎熱升。

執斗熨手也。燭人手。遂作炮烙之刑也。太平御覽卷七百十二。服用部。執斗。與今本異。或以字相近而有誤。

穢牛宜於郊廟。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蜺。文選郭景純江賦注。

黑蜺。神蛇也。潛於神泉。文選注同上。

中國製血。越人製臂。其一也。陸德明列子釋文卷下。今本淮南作越人製臂。中國製血。

剋臂出血也。嬰所甲切。列子釋文。

臂若倪之見風。高誘注。倪。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

統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文選郭景純江賦注。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一。舟部。俱並作統。

澆天下之淳。

澆。薄也。文選陸士衡舞賦注。王元吳水明。澆。秀才文注。劉孝標廣絕交論注。

許慎淮南子注

道應訓

何異鳥之愛其子也。

鳥子大食其母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七羽族部

孔子勃杓國門之關。

杓引也。古者懸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殷氏列子釋文卷上。又史記樂器卷九天官書引杓引也一句。

是直聖人之精柏耳。

精。酒滓。已澆精曰柏也。一切經音義卷三

今不果往。

果。成也。文選謝靈運於安城答靈運詩注。又靈休伯與魏文帝書注。又魏文與魏大運書注。

朝秀不知晦朔。文選劉孝標書論注。今本淮南朝秀作朝露。

朝秀。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蛾。文選注同上。

故魏兩用樓霍吳起而亡西河。

樓季。魏文侯之弟也。文選枚乘七發注。樓季作樓季。

明月之珠。

夜充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文選班孟堅西都賦注。李蕭運命論注。

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藜本。蛇床之與藜藿。那詩爾雅正義卷八。藜藿草。

此四者藥草臭味之相似。惟治病則力不同。爾雅正義。

詮言訓

遊無朕。

朕。兆也。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注。

屈奇之服。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五。

許慎淮南子注

許慎淮南子注

屈。短也。奇。長也。一切經音義。

兵略訓

箱抱而鼓。一切經音義卷十八。今本淮南作箱抱而鼓之。

結貫也。一切經音義。

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

斥。度候視也。候。望也。史記索隱卷二十四。李將軍列傳。

有九礙之淵。陸德明莊子釋文卷上。又文選郭景純江賦注。作九礙之淵。與今淮南同。

至深也。陸氏莊子釋文。又文選注。作九礙之淵至深。

揚塵起場。

場。埃也。文選班孟堅西都賦注。場與場同於音切。

此善為充幹者也。

幹。強也。文選陸士衡辨亡論注。

說山訓

狸頭愈鼠。

狸食鼠。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三獸部。

說林訓

以篙測江。一切經音義卷十五。

謂刺船竹長二丈。以鐵為鎌者也。一切經音義。

柳下惠見俗曰。可以養老。

展禽之家有樹柳。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邑名。藝文類聚卷八十九木部。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七木部。

山雲蒸。桂礎潤。一切經音義卷十八。

許慎淮南子注

楚人謂柱碣曰碣。一切經音義

有羅執者必有麻蒯。

執。素也。文選潘安仁精田賦注

人間訓

楚攻宋圍其城。

楚莊王時。圍宋九月。殷敬順列子釋文卷上

魏載粟米而至。一切經音義卷十一十六。今本淮南作負載粟而運。

榷。擔之也。一切經音義

天下席卷而至於戲。高誘注。戲地名在新豐。

戲。大旗也。史記正義卷八高祖本紀

去高木而巢扶枝。高誘注。扶。傍也。初學記卷一天部

扶。傍也。初學記卷一天部

修務訓

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文選枚乘七發注

陽文。楚之好人也。文選注同上。又劉孝標命論注。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一人事部

手若茂蒙。高誘注。其爽也。

飛蟲蟻蠓。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五蟲部

受教一言精神冷。一切經音義卷十四。今本淮南作受教一言精神。冷。教一言精神。冷。高誘注。冷。猶了也。

冷然解悟之意也。一切經音義

苗山之鏡。羊頭之鏡。雖水斷龍髯。今本淮南作。陸剽兇甲。莫之服帶。文選張其

許慎淮南子注

鏡。銅鐵瑛也。銷生鐵也。文選注同上

秦族訓

破九龍之鐘。

刻龍爲九龍懸鐘也。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五樂部

要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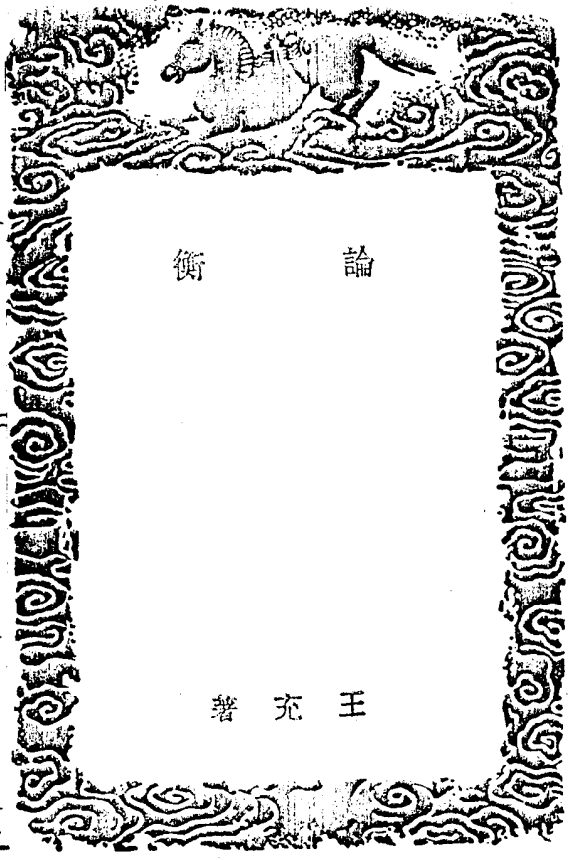
族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响。

族鑄也。鐘聲如雷。雉皆應之。北堂書鈔卷一百八樂部。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五樂部

已上諸書所引許慎淮南子注。若文選注。一切經音義。殷敬順列子釋文。間引淮南正文字句。或與今本增減同異。茲皆附注其正文。下至不引正文而專引注者。則取今本正文依分篇次。其未審者五事。附錄篇末。勿爲臆定也。

望。相連也。文選左大津吳郡岬山旁。文選注同上。音古切切。瑤。美玉也。文選謝靈運裝束也。文選顏延之。長信殿注。謝元暉。京路夜發詩注。

枚乘七發注。又謝靈運於安成洛運詩注。瑤飾也。獨猶凡也。文選殷仲文九井詩注。盧子源詩。劉越石詩注。潘安仁河陽縣詩注。



論衡

王充著

論衡序
 余覽東京永元之季名能立言者王節
 信仲長公理及王仲任三君子茲據
 垂聲范史亦類而品之而造數並後
 仲任論衡八十餘篇有秘玩焉談助運
 許下見稱才運者而節信公理沈家莫
 及若是何也言者考鏡於古昔而尤不
 歎其虛寂靡當要如持衡入寶肆酌昂
 抑免譁眾爾已將夫一論指評時短
 格爾畧罔所考鏡而公理之昌言好禮
 澤而浩宏輒翻語於世而不相入彼二
 氏也且救常視之矣其傳仲任少宗扶

風非皮而又腹筒洛陽之籍其於衆
 百氏一一啓其扇而洞其數憤俗儒
 吊說後曲學轉相訛厲而失真迺創
 鑄意所著逢過迄自紀十餘萬言大較
 旁引博證輝同異正擬擬事即錄其
 運而前復條委深宏矩矱精萬漢並好
 虛難異說中為辨虛凡九其事蹟其法
 嚴其旨務祛謬悠考以近理實而不
 憚與昔賢聚訟上裨朝家垂憲下泐詞
 煙聽諸人誦之冷然斥吊說而公平
 開曲學而宏鉅譬一聞之市一提衡者
 至而皆直錙銖車畫一無殊喙以故中

郎秋之帳中丁寧示人勿廣而會稽守
 遂許時有異人異書之訣並典期其綜
 覽博識空出仲任下顧前編充棟匪衡
 曷平得仲任之旨而廣之空書不迎刃
 者鮮矣然仲任當其時閉門潛思絕履
 吊堵補各置刀筆數十星霜而就何難
 甚也倘直如中郎必瑛求者探滄之白
 屋寒俊得寓目者能幾茲武林張君購
 得善本鉅校弓序不悞是書且揭兩曜
 而天行碑壞漆掃自今為談助典才選
 者宴帳中可隱異人異書可疑而仲任
 有神必咤為千載知音也已余雅嗜仲

論衡序

仲任以其志鏘慕遂師彪以雄之
 學濂諛聞之實而牖薄社耳目
 執人更矣故其紀曰務明言華
 務露文曉然若育之聞日冷然若
 聲之通耳言不可疏續也洛陽之
 市豈無懸黎莫難而仲任以其神
 營魄蕙心完腹筭也者望天下之
 乏而予之天下仰擬焉故其紀曰玉
 剖珠出玉剖則鳳璫莫隱珠出
 則魚管莫囊言不可擊與韞而
 日中為沽也微歎中郎匿之惟

任又嘉張君剞劂以公執苑敢一言弁
 之告當立博雅諸士能論衡之精而始
 不為偽書偽儒之所溷且窺仲任之所
 趨節信公理而不朽者要在是乎哉
 萬曆戊子孟冬西吳沈雲祥序

間白傳匿之帖外焉總匿之林未
 而宗士匿之楮中珠沉玉瘞耳目發
 塵政也燭竹戎也鑽李茲其耳已
 讀衡八十五篇竟十餘萬言乃喟然
 稱曰是何能匿哉庭無胤子之跡詩
 禮名異書席無禽凡之咨道趨皆
 登秘府仲尼伯魚猶匿况其凡乎且
 上物町首神物町玄宛委尚陽靈
 族司馬安所禱天兵之服爾其名山
 而化妬婦吝夫耶故漢之帷梁之林
 唐之帖宗之楮衡之權也豈而出之
 多豚人彼且以為鏡利于翦恭至則

塞明月夜光無因而至前則匹士按劍過相與匿衡而衡誠慙也吾息夫諸子之不平之於吾衡焉若乃夫仲任之衡其果帝之制乎王之謹乎累誅而不夫追猛而辱乎有傳子肆曰一提而一流已一市人重聽矣視衡星若垣次而五權亂表一市之明矣械易圭璣焉璫尺為輕寸為重而一市人皆賄寔無日矣故衡仲任之衡以平其平是帝王之衡也天君之謂也新安程氏出仲任之衡列之武林天下以武林為洛陽將斯衡多於

舊衡業不勝區而余有期于斯衡焉斤斯謂離曠者以無之售而固象得之斯養性之經天君之職平欽史稱仲任年漸七十志力衰耗造養性書十六篇不知誰何氏區之吾甚不平行問之靈族道程氏矣昔皇明萬曆庚寅七月七日前進士虞溥題序

卷一	逢遇	果實	命祿	氣壽	卷二	幸遇	命義	無形	半性	古發	卷三	偶會	骨相	初稟	本性	物勢
卷四	青虛	樂虛	卷五	真虛	感虛	卷六	福虛	禍虛	龍虛	當虛	卷七	運虛	語增	卷八	臨增	藝增

卷九	問孔	卷十	非韓	初孟	卷十一	譏天	說日	卷十二	茶依	怪材	甚却	謝短	卷十三	効力	別通	超奇	卷十四	自然	感類	齊世	卷十九	宜洪	快因	驗符	卷二十	須頌	佚文	論死	卷二十一	死偽	卷二十二	紀妖	句鬼	卷二十三	定賢
狀留	水滸	諸告	卷十五	變動	招致	明考	願鼓	卷十六	亂能	遺虎	商出	謙瑞	卷十七	拾瑞	是德	治期	卷十八	罪非	四詳	調特	卷二十四	誠日	卜筮	耕崇	雜虞	卷二十五	法術	解除	祀羨	卷二十六	登書	實知	卷二十七	定賢	

卷二十八

正統

書解

卷二十九

對作

卷三十

自批

目錄終

論衡

目錄

論衡卷二十八
正統
書解
卷二十九
對作
卷三十
自批

論衡目錄

後漢書云无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人吳始見之以為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容有難充者須更看石石多玉寡寡者為珍龍少魚衆少者為勝十文曰文衆可以勝寡矣人無一引百百萬人無一引百萬人為可貴矣予所謂之精要而少虛括者正此謂也

陳振孫曰充虛宗特入任為州從事治中初作此書

此方初本有得之者王郎有論蔡伯喈後米至禮處

也然自今觀之亦未為奇

王伯厚曰論衡蓋蔡中郎所玩而劉氏史通據之曰九自祀述其父祖不自為州郡所鄙而答以賢顯

辨神聖惡萬靈於於已而厚辱其先何其誦父操

羊字于名母名及之罪人也易文康公曰羊字于

人亦曰充刺孟子猶之可也至誠管孔子以賢而不

食之言為師以從併所公山之名為而又不非其說

舊而而借單於禮又謂道不行於中國豈能行於九

夷若充有足足以當聖人之趨哉即二說觀之此書

非小也也呂南公謂充飾小辯以塞俗蔡邕編傳之何其甚哉

論衡

目錄

論衡卷二十九
對作

論衡卷三十
自批

論衡目錄

行有常實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潔不可保以必舉職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或薄能濁操遇在在上世各自有以取士亦各自得以進退在遇退不遇退處身居顯末必賢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以抱涉行尊於榮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

也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政或以大才於小才或供大才道有滿溢或無德而以被

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依負爵富宜宜作供事夫是

亦自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

尹不遇子為以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

賢事遇君欲為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

固宜以賢事君若不欲為治臣以忠行在之操志

平粹不遇固宜以賢聖之臣遇欲為治之君而終

行不遇孔子蓋何是也孔子雖極備才蓋何是也

非非時君主不用也才下知決不能用大才也夫

能而賢者必王良也能臣而賢者必堯舜也

御百里之才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推衡折鈞之患

有推其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

憂故至言素指賢聖非謂賢聖不甘至也聖

賢務高至若難行也夫以大才小才小才不能交

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

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康舜許由伊尹人也堯伊

俱俱而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

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俱承大賢

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大公行稱許由伯夷俱

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中有異志雖合

中有離向則道有隔蓋志有滿溢也許由見君之世

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位也出於王者之世

並由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濟不謂其為仁義

不高不以此其所以不遇也蓋堯舜禹武王謀於太

公討暴同為賢聖借約辨此其所以高遇者哉

舜王天下卑而位北人無深澤不見禹王天下伯益...

受於孝女而稱簡之才微薄之儀偶以形佳而顯色...

凡人仕宦有積蓄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非過有累...

三罪也位少人求仕者爭進者爭位見相毀增...

如凡位立更更奴下不肯不肯不肯不肯不肯不肯...

命有貴賤才不能選選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
 知子若管仲然成相受命而用管仲早秋也素古
 人君希有不學於人臣知博希有不父父師然而人
 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猶以鴻才為所役故貴賤
 在命不在智愚貴賤在祿不在德能世之論事者以
 才高為將相能下者宜為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
 不至而貴之曰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性毀
 之曰是必乏於才知亦不知才知行操高者位富
 祿有命才智之人以吉慶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
 明者凶衰禍來則愚闇不知吉凶之命蓋衰之祿也
 白至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善學則主父
 相也人徐樂亦上書與韓章合上書其言微拜為郎
 人謂能之才樂之譽非也備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
 明如匡衡主陰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運轉主郎
 博士人謂能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雎之子秦
 明封為侯侯侯澤之說范雎拜為客卿人謂能澤美
 善所取非也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
 則平舉之過一約則彌什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
 也命命然也信命者則可居侯時不須勞績若形
 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海天命雖知人不耐索雖
 有厚命猶不自信故求之也如日知難進富進貴
 終不得難故曰力勝貧慎勝弱勉力勤勞以致富
 才明操以取貴賤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
 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富貴自至可不假而自
 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前乃自置
 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雖足自相副
 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也惜學不
 求貴貴自至夫力作不求富貴自到矣富貴之福不
 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
 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即吉不待求也夫命吉厚
 命不求自得天命由來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
 人亦不求而貴者矣人情有不致而自善者有
 致而終不善者夫天性猶命也越王路進山中至誠
 不願自真得代越人捕其穴遂不得免獨立為君而
 天命當然難逃遂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

有命富貴在天當平公欲見王子人賊殺致王子
 而止王子曰天也孔子舉人王子貴者誰人安道不
 夫是并得言命者有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
 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賢生曰天不可異則道不可
 與謀進退有命焉誠其時高舉擊擊布為亂失所中
 疾者呂后居良賢賢曰可治高祖之曰吾以布衣
 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屬誰何
 蓋信命與命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使非智力
 所得揚子雲曰遇不遇命也夫史公曰富貴不違貧
 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為富賤從貧賤為貧
 貴也夫富貴不從富貴貧賤不從貧賤不從富貴
 貴富貴自得也春復因死秋冬莊相非能為之也日
 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為文
 帝周亞夫以庶子為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通嗣運時遇會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
 死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
 不能幸持器之盛故子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
 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
 重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福值之命二曰強弱壽
 夭之命所當福值謂兵燹饑饉也強弱壽夭謂稟氣
 溼薄也兵燹饑饉遺以所稟命未必有窮期也若
 夫強弱壽夭以百為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
 氣強則其體強體強則其命長氣弱則其體弱體弱
 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產而傷稟之
 薄弱也強弱之人不幸其壽若夫無所遇過居困
 方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場也此與始生而死未
 產而傷一命也皆由稟氣不足不自致於百也人之
 稟氣或充實而強或虛弱而弱或充實而強其年
 壽虛弱而弱則失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
 子子有不就物有為質枯而人有人有為兒天命而
 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為實
 兒而死者稟氣薄則形體虛完其虛方氣少不能
 充也兒生號啼之聲高而高者壽而壽者下者天
 何則稟壽天之命以氣多少為主性也婦人號字者

子活致孔子死何則成而氣強子堅強而氣薄
 子軟弱也慎子而前已死子死則謂所報不活名之
 曰報其意以報已報之子死故以報之子失其性矣
 所產子死所報子死者牛乳氣數氣力不能成也雖
 成人形體則易報報先疾弱病弱不治自壞之命
 是其正形也名男子為史大夫公孫為史人形
 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為史大夫公孫為史人形
 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謂乃為形也夫形不可以不
 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
 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稟受也由此言
 之人稟氣命於天年無不卒同也謂曰國王不成其
 壽可以謂窮者王之也謂本當至於王謂壽當至
 於百也不成成王退而為窮不能至百謂而為天王
 窮同一業優劣異名壽夭或一氣長短殊數何以知
 不滿百為天者百歲之命也以其形體小大長短同
 一準也百歲之身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
 氣不殊馬與與人異形故其年壽與人殊數何以明
 人年以百為壽也世間有矣當者說曰太平之時人

凡人操行有賢及遭禍福有不幸幸事有
 是而非及禍福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燹者不中
 同日成敗者不傷中傷未必惡惡未必善善未
 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未必有益或信或
 疑實而信者未必其利而疑者未必其害信者偶得
 說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領回命天孔子曰不
 幸命短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
 不幸也服罪之遺諸仁義之業宜求福而值幸有
 其亦復謂之類俱不幸也唯行於地人舉足而
 行之足所履履者死足所不踏全活不傷火燒野
 草車轍所致大所不傷俗或喜之名曰幸幸夫足所
 不踏火所不及未必幸也舉火行有過然也出是以
 論類類之發亦一實也氣結則積聚為瘕瘕為疽創
 流血出膿並瘕瘕所發之善穴瘕瘕之行不通
 通也如蛛結網蠶吐絲之或脫或獲獲者張羅百
 許或獲或失漁者置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射或

民制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竟典曰朕在位七
 十歲未得壽壽祿三十歲在位竟進而老八歲而
 終至頹落九十八歲未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
 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
 方乃先適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有九十吾與
 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
 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
 年復或退老出入百歲矣公孫公之見也至王
 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與和氣故年
 命得正數氣和為百平放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
 之壽蓋八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
 也物先秋後秋則亦知人死或增百歲或減百也先
 秋後秋為期增百減百為數物或出地而死物始
 生而天地物或增百減百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
 百也傅傅老子二百餘歲即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
 年明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
 十歲矣

論衡卷一終
 大辟而不知或謂小罪而覺其氣加入亦此類
 也不幸遭禍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微幸也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而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
 為不幸矣立嚴厲之下焉家所履履所履之上焉則
 所履無端故為不幸眷城門久朽欲觀孔子過
 之趨而灰行左右曰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成
 懼已甚如過遺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
 幸而無有小人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
 俟命小人行險以徵幸使幸之徒聞當備之輩無備
 齊才以也禍福不宜受而受竟不實現而得非道
 理之宜故太史公為之作傳人反道而受恩寵與
 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佞幸無德受恩無道過同
 一實也俱稟元氣或謂為人或為禽獸或為人或貴
 或賤或富或貧或果金食或乞食貧至計候賤至
 奴僕非天所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
 道德禍福不均焉為仁義利害不同善文修德徐
 僅行仁義文公以賞賜能王以破滅滅人為父報仇
 安行不走道者捨之牛法為盜所幸和意不恐盜

家之文德與仁義不更與不恐然文公魯人得
 也韓昭侯侯以乘與冠加之以家覺而問之知典
 冠愛已也以越賦之故加之以罪衛之舉乘者見御
 者之過後復呼車有救危之義不彼其罪夫乘乘之
 舉與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
 君之危仁德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衛為
 忠譽乘與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切
 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
 果持或道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惜也刀斧
 如有偶然而其裁為飯饌飯為酒酒之成也甘苦異
 味飯之熱也剛柔殊和非庖厨酒人有意與也手指
 之調有偶也調飯也殊而房甘酒也其器而處
 其置一器酒不飲以沙一筐飯不食夫百草之
 類皆有補益遺留人未獲成爲良藥或遺枯腐爲大
 所療等之金也或爲劍戟或爲鋒鋸問之木也或於
 於宮或柱於棺保之火也或樂器或成器皆均之
 土也或成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流而奔或滌
 萬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遺時復復兵革
 並起不得終其命人而有長短時有盛衰則疾病
 或災或禍之變也宋衛陳鄭同日災災四國之民必
 有流離未當災之人然而俱災國禍之也故國命
 勝人合時命勝命人有壽夭之相亦有貧富貴賤
 之法俱見於體故命修短皆定於天骨法善惡皆
 見於體命當天折雖善其行終不得長祿富貴賤
 有善性終不得進項羽且死願謂其建曰吾敗乃命
 非川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祖高
 祖之起有天命也國命繫於宋星列宿吉內國有禍
 禍矣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禍福之有豐耗
 命有衰盛仍竹竹一歲之中一貴一賤一壽之間
 一粟一塵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盛不在賢愚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
 有命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爲主稟得堅強
 之性則氣運厚而體強強則壽命長矣命長則
 不天死事性狀者氣少治而性衰故命則命
 短短則壽死故言有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

高矣物善惡同爲人用其不幸偶病可憐况舍
 精氣之徒乎庚癸聖人也在此世宜家全安之福父頑
 母頑弟敢放狂無過見前不意而得樂不幸其夫孔
 子死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則述絕糧以聖
 才也不幸偶病而遭先父聖孔子已死於周遊以聖
 人之才獨不幸偶病人之中被不幸偶病必多矣
 命長短
 聖家之論以爲人死無命備家之議以爲人死有命
 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
 則盛陽之都一宿沉而爲湖秦將曰起坑趙降卒於
 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秦之時收斂之軍
 死者蔽草且萬數饑饉之寇餓者滿道溫氣疫癘
 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秦同也言有命者曰夫
 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屋陽之部一辰平之坑同命
 俱死不可性也命當死故相葬於屋陽命當生
 故相葬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
 侯之人矣不必老少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犖時見
 往往皆然而盛陽之部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
 性所秉之氣得來星之精氣星在天有其稟得富
 貴象則富貴得貴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如何
 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
 星之氣任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命氣而長得貴則貴
 得賤則賤貴或賤有高下富或貧有多少貴星位尊
 卑小大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衆星地有萬民
 五帝三王之精天有王業造父人亦有之稟受其私
 故巧以御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
 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善者故不假
 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性力勤行而
 吉福至隨命者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
 得惡非所冀望遂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
 受命在父母稟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與或
 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
 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
 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
 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亦必無禍凶之人雖勉行
 行亦必無福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

求之命者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
 并禍隨而至而命惡非踏踏行天下聚眾數千致奪
 人物斷人身軀道其矣宜道其禍乃以壽終夫如
 是命之說安所驗乎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
 也若顏淵伯牛之徒一命如何遭凶顏淵伯牛行
 善者也當得命福福隨至何故遭凶顏淵伯牛行
 善也自伯牛伯牛早而遭惡疾及顏平伯牛自之徒遭
 惡禍上焉王臣之節而遭放其身其尸行善者
 得福命之福乃福隨命之如何故言隨命則無違命
 言遭命則無隨命惟者三命之說究何所定且命在
 初生者本善見今言隨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
 也則富貴賤皆在初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
 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
 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難振之特遭得惡也或遭
 凶而之受長大天死此謂三命亦有正有隨
 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
 得惡物稟之故也故莊子曰子生缺月今日是
 水也而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凶
 月也而其主而用也雖有善命終不遇知也之主人
 得致驗者謂所謂遭得善惡也後罪得脫幸也無
 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家今得出命善壽盛天災
 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善其言
 運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
 上官錄召命善壽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夫遭遭
 幸偶或與命乖或與命乖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
 不幸偶遂以收傷是與命乖者也中不遂成善轉
 爲惡若與命乖離者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
 命有益衰之禍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獲從生死而
 卒其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亦矣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天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
 者用土爲器器者用銅爲器形已成不可
 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改增用氣爲性性命定體氣
 與形體相抱生死與期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
 改加以陶冶治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者
 用埴爲器埴益廉一成遂至敗不可復變若夫治

者稟氣自氣遺胎傷受性狂悖半舌食我初生之
 時氣似引根長天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遺定此
 性月未商均之如是也性命在本故有胎殺之法
 子存身時胎不正不坐則不正不食非正也曰下視
 非正聲耳不聽及長以師長傳教君臣父子之
 道賢不肯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邪邪則
 子長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
 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
 有遭遇有幸與命有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與命也
 以命當富貴遭富貴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
 當貧之祿則窮矣乃至當苦不樂遭苦遭逢非常之
 變若成湯夏桀文王厄災鬼矣以聖明之德而有
 厄厄之變可謂遭災變雖遭大命善祿盛受不爲苦
 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謂遭謂大災重兵指胸曰刃
 加頸曰死亡之地當劍戟之鋒執刃生還命善祿
 盛遭逢之禍不能苦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
 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坑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
 祿盛不能御也譬猶水火相與也水盛勝火火盛勝
 水用如梓材梓材曰成器者可成器亦可成器
 等善不可爲善人稟氣於天各受壽天之命立以
 形體如得道道樂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若者雙
 更成器須先以火煅煉乃可大小短長人稟更年欲
 比於制器宜有善爐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壽亦可增
 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煅煉者乎禮曰水潦降不
 歎魚龍何則則山水暴下地地變化化爲魚龍本真
 善受之與臣子謀慎故不敢欺人願身之變與若龜
 地之化乎夫天地木化者若不化者龜地未化人
 不食也化爲魚龍人則食之見子食則壽命乃短非
 所冀也故月推後氣受物類氣爲鴉雀爲鳩爲蟻人
 願身之受氣若鴉雀爲鳩爲蟻之類也人設捕鳩蟻
 得者食之雖身之化也命不得長非所冀也昔公
 羊哀疾七日受而死虎虎強弱山化爲龍能
 願身受者羊哀之爲虎強弱山化爲龍能
 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爲貴受人之形更爲
 貴賦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爲最見其次白
 髮復黑齒落後生身氣丁疆趨來不我乃可貴也然

變其形而命不延其何益哉且物之受靈氣若應感
 治有所養為非天所欲壽長之故變易其形也又非
 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恒服藥固壽能增加
 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
 真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改正也人受正
 氣故體不受時或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由高尚為各
 深谷為陵也應感為變為政變非常性也波與老父
 換質其壽已化為石是以石之精為演與之瑞也續
 河精為人持雙與養者泰亡之微也靈食養老瑞
 而為靈靈又化而為蟻蟻有兩翼受去靈形蟻蟻化
 為復百復百轉而為蟻蟻生兩翼不類蟻蟻凡諸命
 瑞靈之類多受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得正
 也生為嬰兒長為丈夫老為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
 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受受者不可
 不變若夫受者之壽不若不受者人欲受其形則增
 益其年可也如徒受其形而年不增則則之類也何
 謂人願之能之為靈一存一短一長龍之為性
 也變化那須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
 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謙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
 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
 言其體變不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天賦成而形立
 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
 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則氣滅形消而稟氣
 生人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受者髮
 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曰久則黃髮之變形
 非變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久則黧若有垢矣
 髮黃而膚為垢曰黃耄無髮變髮異故人老耄
 是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
 者唯土也土以高馬變以人為人是謂未入陶甕火
 者也如土成甕人甕更火甕空不可復變今人以高
 天地所陶治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陶仙人之形
 體生毛骨受其行於雲則年增矣十歲不死此虛
 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然之類雖非真
 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羽民羽民羽翼矣毛羽
 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為道身生毛羽也為益見西王
 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

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得壽高宗有壽數之異壽
 遇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來景公出三善言於
 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解亦公王善好道
 為仙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稱之甲終
 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為仙未有使甲變為乙者
 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
 為氣氣為道以氣為壽壽氣而動氣性不均則
 於體不同牛馬壽年壽年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
 異矣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為
 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壽高宗之徒不言其形變
 異而徒言其年延年壽故有倍失形之血氣也猶靈
 之附果米也一石粟之高亦道一不如損益粟米
 粟亦增減人以氣為壽氣猶粟米形猶粟也增減其
 壽亦當增減其年形安得如故知以人形與靈氣
 與粟米味更以氣為壽之甚凡之汁猶人之血也其
 肌膚肉也試令人損益血之汁令其形如故耐壽
 之子人耐損益血之汁天安耐損益人之年人
 之形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永可以
 效不死仙人之有翼足以驗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則自善矣其惡者故
 可教告率勉使之為善凡人君父善觀臣子之性善
 則養育勸學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
 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爲性行召公戒成王曰王
 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天子謂十五
 子初生也於善終以善初生也於惡終以惡詩曰彼
 善者子何以與之傳言養精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
 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
 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
 是故揚子天賦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偽雜本不可復
 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為惡惡可變為善猶此類也蓬
 生蓬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
 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大入之性猶蓬
 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受矣王良造父稱爲善御不
 能使不直爲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直者不能馴服

此則雖工庸服服則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主員
 空車馬不能驚驚者為政民無任感傳曰堯舜之民
 可比屋而封紂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
 以直道而行也聖王之民如被惡王之民如此竟在
 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食夫廉而播夫有立志
 聞柳下惠之風者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
 變節况親接形而相教乎孔子曰七十之徒皆
 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雖疎知能十倍教訓之
 功而漸效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聞常庸無奇
 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恆之庸人未
 入孔子門時雖無佩豚勇猛無離間誦讀之聲結魯奢
 原揚眉物之音昭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
 之漸廣磨礱陶導導進猛氣消損節屈折卒能敢
 奪序在四科斯蓋受性使惡為善之明效也夫肥沃
 瘠壤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晚而
 瘠者性惡樹稼薄少如壤地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
 其樹稼與彼沃者相似壤地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
 以壤地與地以壤地與地則其下地高者亦如壤地也
 之尚實曰壤壤地則其下地高者亦如壤地也
 而道人清樂五后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
 兼魚蚌之珠與真珠珠也然而隨侯以
 兼作珠稱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隨侯
 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銷玉石錘以爲器
 用煇生光仰以錘日則火米至比真取火之道也今
 妄以刀劍之錘日則火米至比真取火之道也今
 錘月非陽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挲之所致也今夫
 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幸勉之令其爲善
 使之與類乎亦可幸與道人之所稱玉隨侯之所作
 球人之所摩刀劍錘日則火米至比真取火之道也
 日有仁義之操黃帝與炎帝爭爲天子教養熊羆虎
 以戰于阪泉得三戰得志炎帝取戰於天下議
 辨此爲諸侯欲得三戰而免不聽志猛獸欲以爲
 亂比獸之角可以爲城堪尾以爲崖奮心感氣阻戰
 爲強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況人同類乎推此
 以論百獸率舞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
 以殊爲同類以鈞爲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

神則夫下者不處高者也及更爲高而高者反爲
 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也致其教令
 之善則將善者同之矣若以化厚廉其教令更爲
 善善則且更重及過於善猶下地增加更厚更崇
 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物賜賜本不受天之賞命
 所加貨財積聚爲世富有人者得貨物之術也夫得其
 術雖不受命猶曰命富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
 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利則有千金之價兼器
 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草其本山中之恒鐵也冶
 工鍛鍊成爲利刃則之鉞與劍乃與貫鐵工
 師巧鍊一教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熱鍛鍊
 足其火濟其錘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尚爲鍛
 鍊者受易故貴況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
 耳矣愚性之不善古貴良質良質能知萬物之病所
 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生觀
 之何以爲奇大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效
 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天道有真偽真者固自與
 天相應偽者人如以巧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
 凡含血氣者故之所以與也三苗之民或謂程
 成月變爲舒緩風俗也故曰舒舒緩泰性易變從
 惡無惡投以孔穎言之四國之民史相出入久居卑
 虛性必受功人性器者心比水石水石猶爲人用況
 非水不在君子之近無哉可見有善在之疾歌啼於
 路不曉東西不曉燥濕不曉疾病不知饑飽性已毀
 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親即無所畏也是故王法不廢
 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民見禮義之教學
 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
 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軍勉死如婦且聞
 盧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曾加刀於其血流至地勾
 踐亦試其士於發宮之庭起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刀
 火非人性之所食也二主激奮不馴生是故軍之
 法極制血盆勇也聞軍令謂是故收孫通制定禮
 儀按劍爭功之臣奉禮拜伏初輪而後進順故威
 德變易性也不忠性惡惡其不服聖教自過而以生
 禍也豆麥之飽與稻粟然食能去穢小人君子宗

性其類乎皆指五穀為用實不異而效殊者暴烈
 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或則投不仁之氣泊而怒則
 暴勇淫也仁泊則戾而少愈勇則戾而無義而又
 和氣不足暴怒失時計慮輕惡妄行之人罪故為惡
 人受五帝命五臟皆具於身界之泊少故其德行不
 及善人猶或厚或薄也非厚與泊殊其類也難莫多
 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趨暴人之善惡其
 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意佩事以自
 運蓋蓋于緩帶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
 韋莊附身成爲完具之人能納草草之教猶接不足
 則對安子之名可得恭也貧劣定屋不其猶雙守連
 人指管之如財貨富愈起屋築輪以自蔽邪爲之具
 宅人弗復非罪之行田百畝郡二百西門豹灌以
 渾水成爲膏腴則收一鍾夫人之質猶郡田道教
 積澤水也惠不能化不惠人性之難率也徂陽城中
 之道無水水工激上維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
 也由此言之迫迫君子而仁義之道數於身正母
 之徒宅蓋得其驗人間之水乃濁在野外者清潔俱
 入蘆之野虎狼不得獲地不運遠烈疾風雨行不述
 秋夫人欲殺之不能害之海無之野禽不能傷乎
 受命命天于神后獲之時履大人勝政言衣帝眷
 之服坐息帝眷之處雖身位而帶之隨老牛馬不敢
 踐之實之水上鳥以翼覆之慶樂其身母知其神性
 乃收養之長大佐克位至司馬馬孫王張其其何奴
 攻殺其父而見其生業於野鳥向在往食之單于怪
 之以爲神而收養及壯使兵敢有功單于乃復以其
 父之民于馬其命今長守於西城夫后獲不當棄故
 牛馬不爲鳥以羽翼覆其身其莫不當死故鳥如
 肉就而食之北夷素離國王侍婢有欲殺之婢
 封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髮後產子相
 於情湘中補以口氣置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今
 馬括殺之馬復以口氣置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今
 其母收取取富之名東明令收牛馬東明善射王恐
 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免南至掩流水以弓擊水魚
 鱉浮爲橋東明得魚鱉解散進兵不得渡因都王
 夫俗故北夷有夫俗國焉東明之母初妊時見氣從

爲一水淵從天涇或濁或清所在之勢使之然也南
 越王越他本漢野人也化而南之俗皆呼王制權
 其坐好之若性陸賈說以漢德備以聖威感越起坐
 心覺改悔奉制稱藩其於權勢其坐也過之若性前
 則若彼後則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吉驗篇
 凡人窮實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天
 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鳥祥或以光氣傳言
 黃帝姬二十月而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六半諸
 侯諸侯之教則靈弱以代皇帝炎帝感靈性與人
 異故在母之身而多十月命當爲帝故能教物物爲
 之使光靈說之如日望之若雲洪水滔天地龍爲奇
 光使禹治水驅龍龍水治東流地龍潛庭有殊奇之
 骨故有龍異之驗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
 當貴故從唐侯入嗣帝后之位舜未達光靈在制
 特與象象謀殺殺之使之定厥火燔其下今之流井
 土掩其上舜得下歷不殺火災非井亦出下不獨土害
 一有堯開復用試之以氣官治地修事無亂風使入
 天下以生靈之指馬以氣官治地修事無亂風使入
 之以弓擊水魚鱉爲橋天命不當死故有狗馬之取
 命當都王夫徐故有魚鱉爲橋之助也伊尹且生之
 時其母夢入謂已曰日出水疾東來母顧且視日
 出水既東定于里顯其神皆爲水矣伊尹命不當復
 故其母感夢而產此以論歷陽之都其策命若伊
 尹之強必有先時感動在地地之效青襄公之難恒
 公爲公子與于科手立官仲補于科職叔在恒公管
 仲與桓公爭引弓射之中其常均夫人身長七尺帶
 約其要均挂於帶在身所掩不過一寸之內微小
 難中又清澤結麻絲刀中鈞者莫不疑於仲射之
 正中其鈞中天鈞因落不中鈞中鈞肉富富實有神
 靈之助故有鈞不中鈞之驗楚王有子五子于招于
 闔子于子哲葉疾五人皆有龍其王無過立乃望祭
 山川請神決之乃與已姬理望於太室之庭今五子
 齊而人拜康王跨之子圍射加焉于子哲皆皆之
 葉疾弱抱而入再拜皆皆其王死招爲康王至
 子失之困爲蓋王及身而試于子爲王十有餘日子

若不立又懼死若無後無後亦立意續地如
 其神符其王日之長短與拜去豈遠近相應也夫盤
 在地中五子不知相應入拜遠近不同豈能若神符
 欲臨之矣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
 造腹子以洋異聞之索於官母置兒於榜中曰曰曰
 氏宗滅于若當啼即不滅若無母及索之而將不啼
 遂服得活臣要廣負之於山中至聖公時時時時時
 於景公景公乃與韓厥共立趙盾趙盾氏記是爲文
 子當趙盾之無聲若有掩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趙文
 子立命也高皇帝母曰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
 遇是時龍電電其威龍在上及生而有美一性
 用酒昔從王姬武負酒飲醉止臥媪負見其身常
 有神怪每飲酒酒倍倍倍倍倍倍倍倍倍倍倍倍倍
 有怪怪而哭云赤帝子我吾子此驗此者開矣秦始
 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
 之氣也與呂后隱於芒砀山澤間呂后與人求之見
 其上有氣血起往求得其所處與項羽約先入
 秦關王之氣血起往求得其所處與項羽約先入
 其生亦以夜半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之不見人有火杖植其門則好善與於其父持
 杖入門以示人八占曰古文伯長大學位至廣漢
 太守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杖當于
 力矣尤武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濟陽宮後
 殿第二內中皇考爲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
 考怪之即召功曹史充問使出問卜王陽與馬下平
 縣承俱之卜王長孫所長孫卜謂水雷曰此吉事也
 母多言是廢有永生景天備大中三本一並九德矣
 於承一尺二尺蓋蓋承也元帝之初有鳳凰下濟陽宮
 一有故今濟陽宮有鳳凰始與爭文等俱起到案
 界中過賊兵糧或亮濟陽宮處此到見光若火正赤
 在舊道南光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
 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春陵城都都都都都都都都
 到河北與伯阿見門曰卿前過春陵何用知其氣往
 也伯阿對曰見其雲彩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
 出前後氣驗驗驗驗驗驗驗驗驗驗驗驗驗驗驗驗
 武驗不足言劍氣與山徵驗處於嶺嶺嶺嶺嶺嶺嶺嶺

氣皆爲能成五木此皆天子之氣也靈擊之高祖
 往謝羽羽羽羽羽羽羽羽羽羽羽羽羽羽羽羽羽羽
 伯知之因與項俱也每劍加高祖之上項伯以
 身復高祖之身劍迷不得下殺勢不得成會有張良
 與會之叔幸得免脫遂王天下初姪身有龍神之神
 既生酒含見雲氣之怪夜行斬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后望見光氣項羽謀殺項伯高祖謀遂不成遺得良
 增益富貴之驗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接也實太后弟
 名曰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爲人所掠其家不知其
 所在傳言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人山作廣家
 隊隊下百餘人炭崩盡死與因得脫自卜數日
 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國寶皇后新立家在渭河觀
 障乃上書自陳實太后言於皇帝召見問其被果是
 乃厚賜之文帝立拜廣國爲章武侯夫廣國百餘
 人皆死廣國獨脫命當富貴非能得活又封爲侯廣
 子大陳爾東亮人也其生時以夜通免母身母見其
 上君一足球狀上天明以問人入皆曰吉貴氣異
 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廣文伯河東蕭坂人也
 武者易當無天人神性光顯之驗乎

論衡卷三
今古之主也自然之道...

今古之主也自然之道... 夫物之相與也...

由王秉性偶非二龍使厲王... 夫物之相與也...

漢治亂成敗之時與人與衰... 夫物之相與也...

人曰命雖知命易知... 夫物之相與也...

帝嘗與商竟入承與日... 夫物之相與也...

有如父卒子當代父何說候乎然既已實知真言
 又何說候乎死後復生其口有銀埋入口曰此
 候死法也居三歲其兄候候有葬文帝帝葬後
 買者推亞夫封無使候候後文帝之後六年句
 奴入建乃以亞夫為將軍至文帝之時亞夫為丞相
 後以疾免其子為亞夫工官尚方甲盾五百可
 以為惡者取財之不與候候知其盜官器惡而
 上告其子其部下更其則因不食五日而死者
 郭通之幸文帝也其在公卿之上實助德萬與上
 體相工相之日當會候候死文帝葬帝立通有盜
 鑄錢之罪當考論通三寄死人塚不名一錢轉太
 傅為諸生時一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豐
 之中相變雍郭子誰當實者相工指候候曰使生當
 賞秩至三公轉生謝道相工通則候候郭勝之文
 道助刀之候候合從究深自附納之寬當甚病轉生
 養候如候候思深於骨肉後名聞於天下候候位
 至御史大夫夫則不召召請權用舉在本朝運至太
 傅夫則從許其相郭通候候之工可謂知命之工
 乃亡去故也蓋財財性行之証而以定處來事之
 實實有其效如其法相由此言之性命察於形體明
 矣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准况古今不問者必眾多
 非一皆有其實實氣於天正形於地地在地之形以
 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得孔子相於魯于羽
 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隱微妙之
 表也相或在內或在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
 讀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過鄭與鄭子相失
 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
 似我其頭者非子貢曰子貢曰孔子欣然笑曰
 才德備若夷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
 形狀未也如夷家狗然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
 其賢鄭人不明法術深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感於
 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其見形體之實也以觀取
 人失於子羽以取人失於子羽也

矣故知命之工察骨節之証賄富貴賤人見盤
 正之器知所取用也善者必用人惡者必用器
 善者不在器則他器不在在器之上明矣富貴
 之骨不過賤賤之骨賤賤之骨不運富貴之樂亦猶
 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猶人肉有高下之差也
 器過其量物溢過其量則其差死亡不存論命者如
 比之於器以察骨體之法則命在於身形定矣非徒
 富貴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亦有法法性亦有骨法
 富命也推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
 惟知命有明和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運不見
 性之符驗也花蓋去越自齊道大夫種書曰飛鳥盡
 良弓藏狡兔死走肉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
 患難不可與共榮榮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精病
 不朝賜劍而死大夫種人射殺種春遂是以行天下之
 計始皇從其葬與之元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終曰
 秦王為人陰謀長目鸞眉豺狼心虎視狼心居約
 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
 下我誠懼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為所矣不可與交游
 以為君則文王受命魚鳥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
 天用龍與鳥命授之也天用亦亦命文王文王
 不受天復用魚鳥命武王也若此者謂本無命於天
 修已行善善行則天乃授以帝王之命也故聖賢
 為鳥天使為王之命也王所奉以行善者也如論
 之非命也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
 矣性命俱稟同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也何以
 明之善事充為司馬居視官故為後稷曾孫公劉居
 邠後徙居邠後孫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
 歷生文王古公在襁褓之中聖祖見矣故古公曰我
 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與文
 身斷髮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
 矣太王古公之早也此猶為未文王在母身之中
 已受命也王者一受命內以為性外以為體體者面
 輔骨法生而稟之也秩百石以上王侯以下即將大
 夫以至士外及刑史太守居麻秋之吏嘉富貴之
 命生而有表見於面故許預知布子知鄭見其體任
 者既快遠移感時之人或至公卿命祿尊貴位富

大王者尊貴之車高大之威也生有高大之命其時
 身有尊貴之奇古公知之見四孔之性也夫四孔聖
 人誰也在母身中則天聖命豈長大之後修行道德
 四孔乃生以四孔論聖聖亦知為屬之時已受命也
 劉嫫息於大澤夢與神遊遂生高祖此時已受命也
 光武生於滎陽宮夜半無火內中光明下幸赤龍
 謂公曹史充嗣曰此吉事也好多言此時已受命獨
 謂文王武王得赤龍魚鳥乃受命非也上天命命
 者乃與不復更命也得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命
 之富來之須富貴千金生有富貴活生積貨至於年
 老成富富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
 積鳥之別雖難於別錄之中也非致乎而雖難生日
 月至而骨節強則雖自率精雖難非生長之後或
 致後為雄後乃敢稱雄此氣性剛強自為之矣夫
 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性精富貴
 骨生有鳥龍形也非唯人為也萬物皆然草木生
 於實實出土為莖莖生葉葉成莖莖巨細皆由
 實實者長巨之根也木草之莖如如葉葉之根如
 大命文王帝相之稟實天不命也何以驗之夫大人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必須
 天有命乃以從事矣得先天而後天手以其不待天
 命直以心發故有先天後天之勳官合天時故有不
 違奉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唯天為大唯堯
 則之王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惟自然之性與天
 合同是則所謂大命文王也自文王意文王自為非
 天賦亦非使告文王云當為王乃敢起也然則文王
 亦龍及武王自為非天之命昌城也古人舉事無
 不利者人徒不召而至瑞物不招而來然則合若
 夜使之出門聞告觀見者自然也文王當與赤
 龍通水魚躍為龍武王偶見非天使也至白魚來也
 吉物動飛而聖焉也白魚入于王舟王陽曰偶也
 光祿大夫劉琨前為弘農太守此漢河先武皇帝曰
 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故夫王陽之言適光武之曰
 偶可謂合於自然也

且成爲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故曰王者生
 稟天命及其將王天復命之猶公卿以下則皆封拜
 乃敢即位亦猶魚鳥上天封拜之命也天道人亦有
 相命使之義自然無爲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龍武以
 白魚是爲也皆伴與龍以分財取多雖叔不與管
 仲不水內有以相知視彼猶我我之不疑聖人起王
 猶管之取財也朋友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
 有命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爲朋友自然也當漢神斷
 大地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敢斬之哉
 勇氣奮發性自然也夫斬大地誰使項同一質也
 周之文武受命伐殷亦一義也高祖不受命使之將
 獨謂文武受命命之命誰使項曰王之王曰曰曰
 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如無命史經何為言天
 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
 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將方欲動
 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行道上關於天乃大命之
 也詩曰乃蕃西顧此惟千度與此同哉天無頭而春
 顧如何人有顧視以人使天事易見故曰春顧天乃
 情性者人治之本也稟所出也故屈情性之極履
 爲之防禦爲之節性有卑謙謙故制禮以禮其宜
 情有奸惡善惡家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
 所爲作者情與性也昔魯蒼生若作篇章莫不論說
 莫能實定則世人所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
 性養而致之則善長而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
 如此則前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
 養書一篇審子服漆離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
 與世子相出人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
 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
 皆善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一有放縱性亂不善日
 以生夫若孟子之言人切小之時無有不善也故子
 曰我嘗云孩子子不出計爲孩子之時雖子始其
 不善之性性惡不出矣夫長大爲亂不變放云也羊
 吾食我初生之時叔視之及至聞其啼聲而還曰
 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哉羊吾氏迷不
 肯見及長一有邪勝爲亂食我與吾國人殺食我羊
 吾氏由是滅矣計之勝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也

生之降也子始生未與物接今者丹朱生於唐
宮則均生於唐虞唐虞之時可北星而對所與者
必多其天二帝之考必多賢矣然而丹朱傲而均
並失帝位世為其且子相人以子子為心若而
子心而面而子死人生日輕取取取取之於
天不同氣也非初小之時雖其大與人也乃更凡也
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性未為質也然而
性善之論亦有所疑或仁或義性善也動作過則
性惡也面也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
不可變易天性也若知水上物形性不同而莫
知善惡之異也子日一歲嬰兒無善之心長
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作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
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皆之謂水決之東則東決
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
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
性則金之為金木之為木也善則善惡亦因惡初
稟天然之姿受純一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
分於善惡可推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
一歲嬰兒無雜讓之心見食欲飲之嗜好嗜欲死
之長大之後榮華利欲勉為善夫到子政非之日
如此則天無氣也則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為善安
從主性實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於已所
以受命則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為性人亦
能察已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
能察之猶背禮義善者於善不能為也故貪者能
言廉亂者能言治盜非人之善也莊周刺人之盜
也明能察已口能論賢性惡不為何益於善性買之
言未能得實實仲舒覽孫玉之著作情性之說曰天
之大德一陰一陽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
生於陰陰氣陽氣仁曰性善者見其陽也謂善
者是見其陰也若仲舒之言謂玉子見其陽也謂
見其陰也處二者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性有
善有惡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有
善有惡玉子生於石有純有瑕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
仲舒之言未能得實到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
身而不任情推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則謂

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
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此水喻者徒謂中人不可極善
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
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至於極善極惡
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
善聖化質教不能復移也孔子道性之祖謂子之
中故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
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善也時曰彼孫之子何以
與之其傳曰昔者蘇秦之藍則青紫之朱則赤夫
決水使之東西猶蘇秦之青亦非也丹朱商均已熟
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成者至惡之發
不受也亦受也孫卿有及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為人
性惡其善者偽也性善者以為人生皆得性也偽
者長大之後勉使為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勿小無有
善也彼為兄以種樹為喻孔子能以豆為弄石
生而聖道生而善者氣長火成成就種樹之戲為
唐司馬祖豆之弄為周鼎師稟剛石之性故有聖香
之喻夫孫卿之言未為得實然而性惡之言有善也
之陽不著者則謂之謂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
察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謂性不察不與物接
故謂之謂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為陽性為陰也不
察本所生起何以形出與不見足定陽陽也必以形
出為陽性亦與物接決決必於是顯而必於是顯
不恐不忍仁之氣也畢詳辭誠性之發也有與接會
故謂隱半薄形由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
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讓內外陰陽難以知且從子
政之言以性為陰情為陽夫人情性實有善惡不也
自孟子以下至到子政為儒生聞見多矣然而論
情性竟無定是唯世儒備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
由此言之事易知難論也耶文茂記家如榮華
諸則誠甘如飴豈未必得實質者人性有善有惡猶
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
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
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無貴賤也九州田
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
源不同故有清濁之異東南西北之別人稟天地之

性惟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善也動作趨用或直
或枉性誠也面色或白或黑身或長或短至老
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
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
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及經合連則可以為
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物勢篇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也夫天地合氣人偶
自生也皆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
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
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
之於淵蠱之於人也則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
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傳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
若此論事者何謂云天地為虛萬物為實陰陽為大
變化為工乎雲陶治者之用火樂則器器故為之也
而云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耳可謂陶治者不故
為器而器自成乎夫比不應事未可謂陶治者不稱
實未可謂是也日是人與氣不能化一若樂則之
賦言人又欲使有為之用邪且一人之身合五行
之氣故一人之行為五常之性五常五常之道也五
藏之內五行氣俱如論者之首合血之儀儀五行之
氣氣相賊害一人之身胸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
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合血之
儀相賊害其喻何在日實木也其禽虎也戊土也其
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夫
與牛羊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
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
火故豕食蛇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而履鼠日害
如論者之言合血之儀亦有不相勝之功午馬也子
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風何不逐馬金勝木雞
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
殺豕巳地也申猴也火勝金地何不食猴猴猴者
其與也猴猴者犬也以水猴猴金也不勝金猴
猴何故鼠也戊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長
犬東方木也其星奎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
方火也其星朱雀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

下形物器之得火也非謂天地生人與陶治同也與
喻入省引人事人有體不可斷絕以目視頭與不
得不動以手相足足不得不擗目與頭同形手與足
同體今夫陶治者如延燒作器必模範為形故作之
也然火生火必調和適適故為之也及銅鐵不能留
成器者不能盡者不能故生也夫天不能故生人則
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夫精
氣播種故為之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何以喻
之如天故生萬物當今其相親愛不當今之相賊害
也或曰五行之氣天生萬物以萬物合五行之氣五
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萬物令
之相親愛不當今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也或曰欲
為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氣
生萬物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
賊害不成為用金不賊木木不賊火火不賊金不
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刑合血之儀相賊相賊相賊相
賊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為
用不得不相賊害也則生虎與蛇也虎好食蛇之血
星之精生四獸之體合血之儀以四獸為四獸四
合五行之氣最較者龍虎交不相賊為龜會不相
害以四獸喻之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氣以氣
性相制則尤不相應凡萬物相制賊合血之儀則相
服至於相賊食者自以齒牙利力後者動作巧
便氣勢勇果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道力不均等自相
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相賊猶物
以齒角爪牙相制也力強角利勢烈牙長則能勝
氣微爪短跡磨小距頻則服也人有勇怯故戰有
勝負勝者未必受命氣負者未必得小輸也孔子曰
陽虎御行流汗陽虎水必色白孔子未必尚青也虞
之字鳩雀也鳴之字鳩雀也必鳴於南方而鳩雀
鳴於西方也自是勉力勇怯相勝服也一家之
上必有論者一室之中必有論者然必有曲直論必
有是非非而論者為負是而直者為勝亦或辯口利
舌辭論論出為勝或論弱弱論論不其者為負以
舌論論論以論論也利刃表執手足健疾者勝弱
刀短手足健疾者弱夫物之相勝或以力或以

故勢攻以巧實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制
大大無實力焉其不助則以大而服小鶴食蝦皮博
勢食地端地不使也故壯之力不如牛馬馬困於
破壯故壯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大獨犢之手足
以觸鼠然而鹿則於大獨犢則於鼠角不利也故
十年之牛為牧豎所驅長切之象為屠所割無復
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
強服於弱也

奇怪

儒者謂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為母吞菽
豈而生而故夏曰以高者吞菽豈而生而故夏曰
曰子后稷母大人跡而生后稷故曰曰曰曰曰曰
不拆不副是生后稷者又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出后稷順生不拆不副不副不副不副不副不副
逆生者子孫是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精附誅死故
王等色言之有顯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喻證故人
然其文雖書又言堯舜禹都野出亦龍成已逆生堯
高祖本紀言劉媪嘗大澤之波彭與神遇是時宮
壁之形不能成一肉與今謂大人天神故其神巨
巨跡之人一肉之與神也委原之身一錢之形也使
大人施氣於荏原委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
盡得其精則後不能成夫堯高祖皆龍之子子性
類父龍能乘靈與高祖亦宜能為萬物生於土各
似本種不類土者生不出於土土徒養育之也母之
懷子猶土之有物也堯高祖之母受龍之施猶土受
物之施也物生自類本種夫二帝宜似龍也且夫舍
血之類相與為化壯壯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
欲動乃能授焉若夫壯壯馬見雌牛亦見雄壯壯不
與合者與類也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
欲或曰曰之妻二龍關於地吐漿於地龍入於地
而賦之至則向王登出龍變化為元氣入于後宮與
處女交生稷也元氣與人異類何以賦於處女而
處女交生稷也元氣與人異類何以賦於處女而
非類交則有非道交之乎今堯高祖之母不以
道接會何故二帝實聖與堯與舜乎或曰曰曰曰曰
五日不知人覺言我之帝所有龍帝命我射之中

電晦冥太公在視見能於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
其言神驗文又明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虛妄言也彼詩言不拆不副言其不副也則可也
言其副也則言不拆不副言其不副也則可也
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免免免免免免免免
生後口而出紫禹母吞菽豈豈豈豈豈豈豈豈豈
同實也禹禹之母生宜皆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皆之說實也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為人者生身也豈失天下則樂新胡亥項羽孫子
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遺生乎如是為順逆之說以
也三者皆非非氣也豈能生人說聖者以為稟天精
從之氣故其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
以土以龍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為貴則物地火今
貴人之氣更稟物之精安能指微乎夫今堯舜龍
氣於鴻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鴻鵠之身小鴻鵠之形
大也今鴻之身不過五寸鴻之豈不過數尺二女
吞其卵豈能成七八之形乎一卵之形以重一
龍死有龍未表又射之中龍豈死後則當謂之見
曰龍龍管二龍之先龍也龍龍物也與人異類何以
龍類於人而為二龍龍夫關於所射龍二龍祖當
亡謂子當昌之秋也簡子見之若疑安空虛之象
不必有實似今有之或時時龍先化為人乃生二
魯公牛食病化為成人化為獸亦如獸為人元氣入
後宮胎先化為成人天地之間與類之物相與交接未
之有也天人同道好惡均心人不好與類則天亦不
與通人雖生於天猶蟻鼠生於人也不好與蟻鼠天
無故欲生於人何則異類殊性情欲不相得也天地
夫婦也天地氣於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為聖皆
因父氣不更取如更取如聖高后稷不聖如聖
人皆當更聖十二聖不皆然也黃帝帝帝帝帝帝
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
否此或時見三家之姓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空生性說猶見內朝之地而著帝帝帝帝帝帝帝
道之意遠及其中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賦勝者其也性當為其下土乃為女旁區非基跡之

字不合本事實其質也以周禮說夏殷亦知子之與
類非燕于燕也或時時與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
奇怪謂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人虛疑因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生其說彼詩言不拆不副者言后稷之失不感助母
身也傷生芽豈因造高契逆生之說感於龍夢與神
過猶此也堯高祖之母通欲欲欲欲欲欲欲欲欲
而而行人見其形逆謂之然夢與神過謂聖子之象
也夢見鬼合二非夢與神過乎安得其實野出感龍
及被龍居上五堯高祖受富貴之命龍為吉物道加
其上吉祥之瑞受命之聖也光武帝皇帝在於濟陽宮
鳳凰集於地蓋不生於虛聖人之生青鳥吉物之為
瑞應必以言言之物見而子生謂之物之子是則光
武帝皇帝不之氣感風之氣感帝帝帝帝帝帝帝
世世世世之子也高祖皆帝帝之子其母皆帝帝之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質質已已已已已已已已已已已已已已已已已已
論衡卷四

世信虛妄之書以為氣於竹角上者皆賢聖所傳無
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或而讀之謂其是之傳與虛
妄之書相連則并謂其不可信用夫山真之實商
可知沈陰之信尚可定顯文書者是非易見覆絕并
傳非實乎用精不專無思於事也夫世間傳書諸子
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眩世俗之人為
誦說之書以著其異之名傳書言聖陵季子出遊見
路有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
取地也金未薪者投錢於地顧目拂手而曰曰曰曰
居之高視之土低視之壯語言之野也吾嘗夏五月
披裘而薪也取金者謂季子謂之請問姓字薪者曰
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世以為然殆
虛言也夫季子與吳之亂吳欲共立以為王終不肯
受去之庭度終身不運忠讓之行終始如一并由謙
天下不棄食封侯伯夷委國讓死不食食刀劍廉讓
之行大可以况小小難以况大季子能讓吳位何難

論衡卷三終
食地進金季子使於上田是進徐徐徐徐徐徐徐
之即子道而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人取金於地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去吳乎延陵
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
明矣既不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
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內真自修潔也黃者同稱故子
穰交志置季子於其豚之處尚不取金况以白日
後備其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時時季子買見道
金穰披裘者欲以益之或時時取彼地金欲以子
薪者不自取也世俗傳言則言季子取金也傳者
或言謂與孔子俱上魯大山孔子東南望吳闔門
外有紫白馬引頸顧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闔門乎類
謂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紫練之狀孔子
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顧謂紫白馬落蓬蓬以
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力自福精華竭盡故
早天死世俗聞之入今皆以為然如實論之始虛言
也案論語之文不見此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

更氣氣於天母有感吞虛妄之言也實者聖人自
有植世族仁如文武各有類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
羽直雖自與舜禹也五帝三王皆祖於黃帝
聖人本稟真命故其子孫皆為帝王帝王之生必有
世奇不見於物則效於災

論衡卷三終
食地進金季子使於上田是進徐徐徐徐徐徐徐
之即子道而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人取金於地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去吳乎延陵
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
明矣既不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
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內真自修潔也黃者同稱故子
穰交志置季子於其豚之處尚不取金况以白日
後備其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時時季子買見道
金穰披裘者欲以益之或時時取彼地金欲以子
薪者不自取也世俗傳言則言季子取金也傳者
或言謂與孔子俱上魯大山孔子東南望吳闔門
外有紫白馬引頸顧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闔門乎類
謂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紫練之狀孔子
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顧謂紫白馬落蓬蓬以
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力自福精華竭盡故
早天死世俗聞之入今皆以為然如實論之始虛言
也案論語之文不見此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

麒麟能見千里之外與聖人同孔子謂子何不言
 聖人之所見不過十里過此不見非所明察也
 仲曰太山之高幾於去之百里不見麒麟也案魯
 去吳千有餘里使雖未望之終不見况使麒麟何
 能望之知才遠者明目與於人則世宜察聖不
 宜宜察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察使類
 類處則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見况從太山之
 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况非麒麟不能見孔子
 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
 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聖人之明不能察惟博
 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聞門之與太山非
 直惟薄之內百里之外也考武王與孟視舉尚不在
 絕脈而死舉則用力由動脈脈脈不堪絕傷而死
 道理宜也今願用日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宜妙
 聖白齒非其致也聖白齒落則精於爭動力不休
 執力竭盡放至於死伯者放流首曼早曰靜云惟愛
 用老伯奇用愛而願用精宜宜聖聖聖聖聖聖聖
 書言非至於若恬焉至於會稽者楚特年老遺死
 特別會計會計之地如大山封者四方宜宜夫耶
 國或名猶萬物之名不可說也獨為會稽立狀則時
 符名兵起也為吳越立名從何往或六國立名狀當
 如何天下郡國且百餘縣邑出萬鄉等聚里皆有號
 名賢聖之才其能說若高能說會稽不能辨定方名
 會計之說未可從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時吳為保國
 斷髮又身考之無用會計如何傳書言聖聖於若稽
 為之辨焉蓋會稽為之國蓋以聖德所放天使
 為獸報祐之也世莫不於考實之殆虛言也夫辨焉
 之德不能過老聖聖於吳州或首聖於崇山吳州鳥
 獸不辨而鳥獸辨焉辨何天恩之偏歟也或曰
 辨焉治水不得乎處故辨焉於若稽焉死於會稽焉
 若有功故天報之遠離中國故天報之夫天報辨焉
 使鳥田象辨何益辨焉天欲報辨焉宜使若稽會稽
 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辨不能使人祭祀若稽之墓
 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若聖人何其也且無益哉
 由此言之鳥田象辨辨辨辨非其實也實者若稽
 多象之德會稽象鳥所居鳥曰彭蠡能辨辨鳥也

土疆人以天下為家不測遠近不殊內外故遂止
 夫言辨焉實也言其地時虛也辨之與堯俱者也
 其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二帝之造相因不殊
 其之篇辨焉東至岱宗南至崑崙山西至大華北至
 恒山以為四極者四方之中階侯之求聖會獄下幽
 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求其宜道也王如辨
 事無所改行所至以復如辨辨辨辨辨辨辨辨
 非其實也實辨焉之特論水未治堯舜禹禹到會稽
 帝與禹分治行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
 舜南治水死於若稽禹東治水死於會稽
 下故因若稽吳若高說會稽本山名夏禹巡狩會計
 於此山因以名郡故曰會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
 禹巡狩會計於此山虛也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
 計於此山宜若高之說會稽會稽會計禹到南方
 何所會計如禹始東死於會稽亦巡狩至於若稽
 安所會計王治定則出巡則則會計是則四方
 之山皆會計也王太平封太山太山之山封可
 見者七十有二輪輸運載者不可勝數如若帝王巡
 居天地之俯鳥獸之行也乘自賄土身自食率土職
 草並若辨田狀狀狀狀狀狀狀狀狀狀狀狀狀狀
 禹田海陸廣田若象狀狀狀狀狀狀狀狀狀狀狀狀
 管官吳王夫差殺伍子胥之於若乃以禹與若
 之於江子胥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從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怨其恨心止
 其區海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
 垂罪水為海者虛也屬原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為
 辨申徒狄沉河而死河水不為海世人必曰屈原申
 徒狄不能勇力者不如子胥夫河子路而蘆葦
 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越二士不能變越於
 內禮之中以烹湯汁灌灌步人子亦自先入殺
 乃入江在鏡中之時其神安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水哉何其氣前後不相也且投於江中何江也
 有舟從大江有城唐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投於丹
 徒大江無海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陸江上虞
 江皆有許三江有海言分委中之體置三江中平
 入若恨也也仇雠未死子孫道在可也今吳國已滅

夫無類其為會稽立置大守子胥之神復何若若
 為請不止欲何求索其德在時分會稽神越治山陸
 吳神今吳餘暨以南屬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
 兩山也山陸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為海
 當自吳界中何為入越之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
 遠失道無神神之神也夫水難離而人易徙也生
 任物力死用神神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替其其身
 自今身死物力消滅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
 類數千人乘船渡江不能離水一子胥之身黃湯
 錢之中皆內應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
 其臣杜伯趙簡子其臣莊子其後杜伯射宣王
 莊子其官簡子事理似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體為杜伯子孫之事以報其王而驅水往來聖聖
 之義有知之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行流涕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
 之呼吸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曰江河漢湖
 子之海廣廣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深而而已入三
 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神也子之
 獨有天賦是孔子之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無知為孔子却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
 使人尊敬如泗水却流天神使之後孔子生時
 功德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水例自
 却流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虛百川之行或易或更路
 與却流無以異則泗水却流不為神也傳書辨辨
 公之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其容亦有辨辨
 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
 之即使人多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辨之辨低頭不敢仰視公之乃德之世稱之曰觀公
 子為海報仇此虛也夫動物也情心不同音節不
 道聖人不能使鳥獸為義理之行公之何人能使鳥
 獸頭自為鳥獸者以千萬數向學為去安可復
 得能報自實是聖鳥也晚公之之則知公之之
 行矣知公之之行則不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
 鳥與人異辨之能辨世世之謂夫物類之實也或時
 公之實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

江之中有小溪快水激激起故廣為廣廣廣廣江有
 辨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洋曲江有辨以似似也吳
 其身為廣廣廣廣廣廣廣廣廣廣廣廣廣廣廣廣
 東洋流沙石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
 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
 必以子胥為辨子胥之身家岸岸岸岸岸岸岸岸
 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
 為辨也三江時風揚揚之其亦辨辨人子胥之神復
 為風也然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
 之樹而風之夫辨子胥之神為辨辨二女之辨為
 風也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流泗水為之流此言
 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流其德也世人信之是故
 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
 應天死辨行能天帝至德故五帝三王辨辨辨
 以生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時辨辨辨辨辨辨辨辨
 不至河不出國善已矣夫生時辨辨辨辨辨辨辨
 能仰視公之惠美之人則因家辨辨辨辨辨辨辨
 辨之次空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傳
 書言齊桓公妻姊姊七人此言虛也夫亂骨肉犯
 親戚無上下之序者禽獸之性則亂不知倫理家祖
 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道之以德將之以威以故諸
 侯服從莫敢不非內亂外無勢而無禮也外恥禮
 之不有內何何禮而自壞外無勢而無禮也外恥禮
 威不立矣世稱辨辨之德不言辨辨辨辨辨辨辨
 夫禁行惡微於亡秦亡秦通於王非無辨辨之言
 桓公妻姊姊七人惡於秦對而過重於秦辨辨之言
 秋采董毛之美也董公通於秦秋經曰莊二年冬
 文姜齊襄公之姊也董公通於秦秋經曰莊二年冬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秋何秋何秋何秋何秋何秋
 何有於桓公隱而不識如桓夫之傳家也正明公平
 秋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
 六有五公子爭立齊桓公之過身內家內家如夫人者
 人辨無則則言亂於辨辨七人矣傳書言齊桓

子事之知矣然而不知除者與子產問心也齊子
 章之古曰天無心也亦分野也兩當若者如此
 言禍不可除也若夫災與風雨不時
 政事之災禍之災與所政可以善政行而後也
 非政或守心若必死禍亡禍安可除修政行安能
 邪之再政行向不能邪出虛華之三言謂星邪而
 禍除增年長久之福矣矣觀子章之言景公
 且亡身且死妖賊見於天容色見於百有求也雖
 善行不能滅妖賊已見也死體之色不可以言行
 滅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也見於面人
 妖狂當死之人正言不可容也若為善言之故妖而
 當死之命首為之長乎氣不可滅命不可長則則受
 妖可邪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矣該守心
 未知所為故景公不死也且言星從三舍者何謂也
 星三從於一舍乎一從歷於三舍也案子章之言曰
 若有居人之言三天必三賞者今夕星必從三舍若
 章曰若出三舍賞賞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從舍不
 言三或時星當自去子章以為驗賞動難合世皆言
 三既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善也

此星兒從三舍也夫景公一生有三善首星從三舍
 如有十善首星從三舍乎安敢守心為善言邪如景
 公復出三善言矣誠守心乎為善言邪為善言無
 善無惡矣該安居不行動乎或時受守心為善矣
 不為若君子若不知以為死禍信俗至誠之感受或
 之英星必偶自當去景公自不死則謂子章之言
 當景公之誠感天矣亦或時子章知星行度適自去
 自以著已之知明若臣推讓之所見星之數七則
 言星七令復得二十一年因以星合計年之數是與
 齊大下無以異也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遺何能對
 曰能對曰能對地地固可動于子子然不對出見太
 卜曰昔吾見卿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若
 星于出太卜見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自動天子
 章曰星從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自動太卜言已
 能動之是固將自徙于章言君能徙之使星于不言
 動星在房心則太卜之辭對不竟宋無妄子之知臣
 故子章之言是為其是也子章言星行亦亦言子

論衡卷四終

與虛為
 成高宗之時系數俱生於朝七日而大獲高宗其
 相而問之相曰吾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已祖已曰
 夫系數者野車也而生於朝則朝亡高宗恐其
 身而行道思亦先王之政明高宗之義與誠國繼
 世承伏氏系數三年之後諸侯以許來朝有六國
 連年百年之禍高宗賢君也而或系數生而問祖已
 行祖已之言修政政行系數之妖十諸侯朝而年長
 久修善之業為故瑞應之福此虛言也祖已之言
 朝當亡或夫朝之當亡猶人當死人欲死得不出獄
 亡期盡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不復存祖已之言故
 何益於不亡高宗之修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
 悔善不能得言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禍且不
 能況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
 命之天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
 在於政之得失高祖已之占象故為亡之妖亡象已
 見難善修行其何益哉何以讓之魯公之將聘為
 流猶於九河使夷齊以善政將不運者水勢當
 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龍不可除則系數
 不可御也王命之當與也猶春氣之當為夏也其當
 亡也猶秋氣之當為冬也見春之微寒知夏有暑
 親秋之寒實知冬之積寒桑穀之生其當春桑穀實
 也必然猶之今詳修政政行何能除之夫以用亡
 之辭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為村亡出乎
 或時祖已言之信野車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
 已之後備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
 長未終則謂起系數之問改政修行百年之福矣
 夫桑穀之生始為計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
 亡高宗壽長祖已信野車之占謂之當亡之徵實孝
 武皇帝之勝復白麟敵而角而其能使者於其識
 之早曰夫野獸而其一角天下合同為一也麒麟
 野獸也桑穀野車也俱為野物獸車何別於野車
 為吉祖已謂野車為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黃雉升
 於廟祖已以為違人將有禍故高宗祭成湯之廟
 雖敬不同且從祖已之言雖來吉也唯伏於野車之

水泉師已按文成之世重師之語有鶴鳴之言見今
 有來集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舉公為季氏所逐出
 於齊而果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集師已虛之謂
 意如占使師公問師已之言修行改政為善居高宗
 之操將不能消何則鶴鳴之語已出奔之禍已成
 也鶴鳴之先已出於文成之世夫根生葉安得不茂
 源安安得不廣此尚為近未足以言之夏將真也
 二龍散於庭吐紫而去夏王慎而藏之及亡傳於啟
 啟亡傳於周皆與之替至幽王之時替而視之東流
 于庭化為元龜走入後宮與婦人文迷生靈如食相
 歸周厲王或風國滅亡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為千
 數族二龍散時幽厲與等未為人也周亡之妖已
 出矣故出禍安得不就瑞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
 瑞特言曰余獲之二君也是則象如當生之時也
 得喪聚散不得生則生則厲王不得不至惡則國不
 得不亡後已見五聖十賢相與與之於不能消善
 惡同善善神出而必與惡惡神見則必亡謂惡與可以
 善行除是謂善神可以惡惡滅也何謂出於善其
 中事覆野鳥之形若人處草處之中可謂其人言
 而幽凶乎民人入都謂之凶野車生朝何故不吉
 雖則民人之類如謂含血者皆長秋來至是吉也何
 故謂之凶如以從與秋來者不吉介葛盧來朝是凶
 也如以草木者為凶朱草其來出是不吉也朱草其
 來實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為不吉何故謂之
 瑞一野之物來至或出言凶與謀朱草其來善草故
 為吉則是以善惡為吉凶不以都野為好也則時
 天下太平趨善避難於周公高宗得之而吉雖亦早
 野之物何以為吉如以堆所占何以凶然則堆之吉凶
 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則堆之吉凶
 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知也桑穀或善物或
 違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廟故高宗獲吉瑞事長
 久也說與與之來以為天有異異者所以諭告王者
 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
 見於五穀不改災見於五穀安得熱不熟野亡之徵見
 不五穀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熱不熟野亡之徵見
 亦有且七五穀不熟之應天不熟或為災或為福

論衡卷五終

經之實水可知秦獻逆若安今昔得國是若夫失也
 記者皆云天而致者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若欲
 實此方凶惡之惡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若欲
 而和且欲謂之善死其御止之不能禁亦伏劍而
 何以為凶夫德陽和太子連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
 者欲之也何以謂太子伏劍御者之占俗之虛言
 德陽陽陽人以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言
 弗布而後成也賜人與雖連左輪相似類也地至實
 之凶夫而致言凶未實吉祖已為凶高兩濟於江
 軍生於周之時天下五色無主乃嗚笑而稱曰
 之物也與彼事彼何勞萬民生事也死也死歸也
 軍生於周家青浦之墳也德去而亡秦古今並至
 逢者皆若若陽神龍門者見其舟舟中之人語
 奕之類不勝矣然則吉凶雖反且相似野軍生於朝
 衣衣以人宗廟為朝報員身之異故為吉而禮朝不
 公太子至靈靈地處王職於城蔡廷星出楚楚其
 君之子也連事論左曰以學圖則之者曆文公夢與
 卿人見太子太子曰其圖則答犯犯曰君得天而
 成王伏其罪必大曆文公復之大城楚師令文
 公謂庸臣曰不勝何則歷歷古傳在下為不吉也
 夫秦殺之占古為凶猶言當求求在下為不吉也
 然而吉者若有若對夢見天之說故高宗長久成朝
 不亡使文公不問答犯犯犯不明其言以天勝世
 人將曰文公以至實之德被楚之無道天雖見妖
 有白髮推滅滅消凶以獲福股無答犯之具知而有
 難已信常之占故秦殺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為福之
 言到今不實

行私欲於廉承不之吉安可論論之亦若於
 見國之利而忘君若安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而致見
 獻子道者不孝違君若天何用成君之遺從天降
 國之危明也投股所成之數從兩下于極論訂之
 死夫地連左輪者為則假成不則假災害陰陽和
 宜疾盡今獻公不死之凶成或成或成或成或成
 也或成或成或成或成或成或成或成或成或成
 凶之實夫秦殺之生形不謂之惡天與之殺何故
 凶御者以為吉秦殺可定秦殺之言未可知也使
 有實實舟舟中之太平人來獻壽壽壽壽壽壽壽
 我受命於天賜力以異加以夫秦獻之則為吉使
 何足以陽和視龍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
 貴為吉而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
 仙夫以秦殺比於秦殺亦秦殺壽壽壽壽壽壽壽
 為為不吉始有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三言文公將與是成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開
 柄以問答犯犯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成王得成王在上聖壽問為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
 敬言竟以情敬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為壽壽壽無
 則亦無道矣夫水火與火各一性也射火而滅之則
 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已中中國為民大害若何
 不推神神射而除之竟能射日使火不為害不射
 河使水不為害夫射水不能射水射日則日不為
 非實也或曰日氣也射日不射日則日不為害不
 使其為氣則日月同使其為體則與金石等以充
 之精滅滅日射金石上射日則能滅天乎世稱射
 之惡射天而設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以能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與與與
 也安能以精滅天之德也書言武王伐紂武王
 津陽侯之渡道流而擊疾風疾風疾風疾風疾風
 王左操黃鉞左執白旄而向之曰余在天下下
 敢言吾意者於是風疾散此言也武王滅紂
 時士農事業前後無天人人應人喜天怒非實宜
 也前書後書亦必其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
 若氣也論者以為天地之實也武王滅紂是乎天
 雷安帶以神之如誅非子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

奉天令求亦已過昨日言曰余在天下誰敢言吾者
 重天怒增已之惡也風何肯止父母慈子不改過
 日大言父母育其之子如風天所為禍氣自是亦
 無知不為願日慮之故止天風而雨也使武王日
 以此而雨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則亦不能止風
 或時武王適厄之風偶自止也武王之德則謂武
 王能止風矣傳言秦公與韓戰戰韓曰魯公提
 文而而之曰為之及三合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
 感動天專心一意秦務積精神通于天為為為為
 向求可謂然公志在戰為日暮一處安能今日反
 使聖人應日行不反與公何人而使日反乎為
 日是有好風是日行不反與公何人而使日反乎
 從是則有風而夫星與日月同情日月不能坐
 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得從
 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為日月合猶地有卿事為
 長吏解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
 日及三舍乃三十度也日行一度一應之間反三
 十日時所在度也此言舍為度三度舍三度舍也
 時已有好性矣由此言之好性之至神矣日月之象
 非欲言已者之所為也且凶之人下得惡兆連得凶
 卦出門見不吉占危難禍氣亂見於而而而而而而
 白見於天也受見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道然自相應
 也傳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
 生角門水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結之
 日為再中天兩乘鳥白頭馬生角門水象生肉足
 秦王以為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
 動天聖人之物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
 大天能動太子生諸端以免其身則能知秦王之意
 以解其難見利一事而勿生端玉事而難舍一事之
 易為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憐勞也湯問夏室文王拘
 羑里孔子尼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使物之者精
 神知聖出而辱辱之或曰約三聖者不與三聖三聖
 心不願故神聖之瑞無因而至天之福人猶借人以
 物於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之時
 宜有言言乎心願而已然游開於夏室文王拘於

虛之則今日劫三日也宋宋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從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眾公乎開日之虛以此
 一戈處無誠心善言日為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
 也聖人虎火終不能御災公虎日安能使及或時戰
 時日正卯戰連謂日之暴虐之轉左曲道日若御世
 好神怪因謂之及不道所謂也傳言言言言言言言
 子謀刺秦王曰紅貫日衛先生為秦長平之事太
 白強勇此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白強勇此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白紅貫日大白貫貫者虛也夫以箭插鍾以弄擊
 不能鳴者所用強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
 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為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
 擊也安能動天精井不波所用動者小也且所
 害者人地人不動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助
 乎曰不能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
 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
 身自有性非他人所助也何以言之時或或或或
 於途以刀加於人未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
 矣里開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
 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馬生角大抵皆虛
 言也太史公言世實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
 傳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從軍不返其妻婦之謂城而哭主誠悲痛氣動城
 放城為之崩也夫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
 嘗君為之於已益哭之精誠故對智之者技也城
 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君之心不能感孟嘗君友及不
 知對世不以人心相通也今城土也土猶人也無
 心腹之誠安能為感哭城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
 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木乎水乎水大則能
 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把梁之妻不
 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過自崩則把梁妻過天下好虛
 不原其宜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傳言言言言言
 見拘於燕當五月旬天而天為限於此與把梁
 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邪見拘當與仰天

而欲實也言天為之雨者虛也夫萬人舉口並呼
 嗚呼未能成天邪行一人究而欲實能下焉邪行
 之矣不遇會于伯奇子見疑而伯奇欲逐而歌
 疑與狗同吟歌與歌等會于伯奇不能致樂邪行何
 人獨能兩端被逐之竟向未足言中生伏劊子骨劍
 須實孝而賜死誠忠而殺且賜死時皆有聲辭辭
 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為二子感動獨為邪行
 動豈天病見狗不若流血豈伯奇究病相似而感動
 不同也夫燬一炬火燬一樓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
 尺冰置庭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
 動大巨也今邪行之歎不過如一炬尺冰而呈天巨
 大不徒獲水厄野之驟類也仰天歎天為憤霜何
 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行與
 怒痛使天下霜使行樂非望之實仰天而笑能以冬
 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若秋實則溫夏則寒
 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釋一夫究而
 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溫自有
 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時熱王野用刑
 雖奇性然尚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
 禽獸見人飲食亦欲食之聞人之樂何為不樂然而
 魚鰲仰林元鶴延頸百歌幸舞蓋且其賞風雨之至
 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憂病殆虛言也或時春膏
 角時天飢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道早平公好樂喜笑
 過度偶發憂病得書之來信以為為世人觀見遂以
 此實實者果不能致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足除
 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測陰陽也王者何須修
 身正行極善政使數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太平
 自立矣傳書言陽道七年早以年有罪無及萬
 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
 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
 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履其手自以為性用所祈
 於上帝上帝蓋說時雨乃至言游以時禱於桑林也
 貴若君勇愛履手自以為性用所祈於上帝者實也言
 兩至為湯自責以身禱之故始虛言也孔子疾痛子
 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諫曰禱禱于上下
 神祇孔子曰且之禱久矣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

論衡 卷五

寒氣虛至而行回拘而歎歎時霜霜自下世見遺歎
 而霜下則謂即行歎之致也傳書言師曠奏自守之
 曲而神物下降風雨甚至平公因之憂而晉國赤地
 或言師曠清角之曲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
 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被屋瓦墮無死者散走
 平公恐懼伏乎廟望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憂病
 夫白雲與清角或同曲而異名其神效則一實也傳
 書之家歌以為是世俗現見信以為然原者其實焉
 虛言也夫清角何音之聲而致此清角木音也故致
 風而如木為風雨與風俱三尺之木數登之聲感動
 天地何其神也此復一哭崩城一歎下霜之類也師
 曠能鼓清角必有所安非能贊性生也其物受
 學之時宿昔習非非直一再奏也當如傳書之言師
 曠學清角時風雨至也傳書言學已鼓瑟而魚出
 聽師曠歌琴六馬仰秣或言師曠鼓清角一奏之有
 元氣二八自南方來集於廟門之危再奏之而列三
 奏之延頰而鳴舒與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呼于天
 平公大悅至者皆尚書曰日星石相石可數舉此
 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日久矣夫曰大人與天
 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氣與鬼神合
 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須禱以
 得福是不問也為與孔子俱聖人也甘棠請之日久
 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病何能以禱得而孔子素
 禱身猶疾病病亦未除病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
 旱猶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責除水旱不可
 以禱謝去明矣禱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感
 也今不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七
 尺形中有五氣有氣一者熱之病氣自勉實猶不能
 愈况以廣大之天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
 中之誠自責禱謝安能得而邪人在屋臺之上人在
 屋臺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之人聞其言則憐
 而與之知不聞其言則不憐誠區區無得也夫天主
 人非徒屋臺之高也湯雖自責天安能聞知而與之
 雨乎夫旱火變也清水異也竟遭此水可謂治矣非
 不自責以身禱亦必再治之知水變必須治也除
 蓋不以禱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禱之禱祈不

論衡 卷五

能得雨或時旱久時當自雨湯以旱久亦適自責也
 人見雨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
 傳書言金謂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典與而亂
 漸見故其狀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
 夜哭與也言其應命謂作書虛也夫河出崑崙出崑
 聖明王之瑞應也國書文章與金謂所作字畫何
 以異天地為同書者謂作文字畫與天地同指與鬼
 神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
 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
 而致此怪或時命謂道作書天通雨粟鬼偶夜哭而
 雨粟鬼神哭自有為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
 亂敗之家應事而動也天雨波論者謂之從天而下
 受而生如以雲雨論之雨波之變不足怪也何以驗
 之夫雲而此於山山降散則為雨矣人見其從上面
 降則謂之天雨水也夏日則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
 而為雪皆由雲氣於山山不從天上降集於地明
 矣夫波之雨猶後雲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
 雲於天乘於地人見其從天降也則謂之天雨故地
 欲天地鬼神所欲為也誰何故登元則謂之何故地
 夫夫龍之登元元古今有之非故登元而乃登也
 方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雲雲一有龍相應龍
 乘雲雨而行物類相感非有為也堯時五十之民擊
 壤於塗龍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擊壤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堯時已
 有升矣唐虞之時泰龍御龍龍常在朝夏水政衰龍
 乃隱伏非益登升龍登雲也所謂神者何神也百神
 皆是百神何故龍人為非使神與人同則亦宜有飲
 之飲有飲之飲惟非而去非其實也夫登於不登非
 龍不為登升登神不惟於龍登登登登登登登登
 也傳書言梁山崩連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
 以龍之言令景公素禱而哭之河水為之流通此
 虛言也夫山崩連河三日不流血脈不通也治
 龍龍者可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堯之時洪水滔
 天嶺山崩連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
 憂深林景公不聞以素禱哭泣之聲龍厭勝之堯無
 賢人若龍者之時子將洪水受大不可以聲厭除也

論衡 卷五

武三十一年中陳雨雨殺下地地素視形若次
 而黑有似於厚實也此或時夫秋之地生由此矣
 秋不植食此穀生於草野之中成於莊莊於地遠
 風風起吹揚與之俱飛風風起吹揚之於天而飛風
 之謂之雨彼何以效之野火燭山澤之中草木
 皆燒其氣為疾風風起吹揚之於天而飛風
 下集於道路夫大雨殺者草木葉成飛而集之類也
 而世以雨為殺者謂者以殺性主施氣地土在
 物有葉實可食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為也今殺非
 氣所生須土以成雖云殺性變以類生地之物更
 從天集生天之物可從地出手地之有萬物猶天之
 有則星也是不更生於地殺何獨生於天子傳書又
 言伯益作井龍登元雲神棲見言龍井有言故龍
 神為變也夫言龍登元雲實也言神棲見言又言為
 作井之故龍登神土虛也夫作井而飲耕田而食同
 一實也伯益作井政有變動始為耕耘者何故無變
 神農之植木為求收民耕田始食穀穀始種耕
 土以為田農地以為井井出以救田出救不自
 如耕而與井地自也其高之治水以川河復不自
 實梁山兗時山也所乘之河兗時治也山崩河連天
 雨水踊二者之災無以殊也充禹治洪水以力投草
 者治梁山兗時山也所乘之河兗時治也山崩河連天
 聖聖復之實也凡變復之道所以能相成助者以物
 以別運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痛哭之於道何意乎此或時河連之時山崩土積
 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復阻矣城阻水龍
 竟注東去遺伯宗得禱者之言因素禱而哭之因
 亂流時謂之河變起此而復其實非也何以驗之從
 山崩自崩山崩無益也使其天變應之宜改政
 治素禱而哭何政所改而天變復乎傳書言子之
 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
 願爾參方到即以右手掩其左臂曾子左臂立肅脚
 踵至問母何故曾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懼曾以
 呼汝耳蓋以玉孝與父母同氣曾有疾則精神感
 曰此虛也夫孝節之至通於神明乃謂德化至天地

論衡 卷五

俗人操此而說言者轉之至精氣相動如會母骨痛
會于骨亦痛會母病于會于亦痛會母死會于死
死乎或事會母先死會于不死此精氣能小相動
不能大相感也世稱申昏夜開其母心動開開開
歌者為誰果其母慈開母慈聲音相感心志意聯
開而開其其也今會母在家會于在野不開嗚呼
之聲母小靈骨安能動于發世人頌感開會于之孝
天下少幾則為空生母極替之說也世稱兩陽學公
為蘇氏今雖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難
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類能相知心
然後舉廢舉廢之舉也何知何見而能知草公
之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則蛇能不入其舍乎聞蛇
不能遊賢者之舍也何能不入草公之難如謂蛇
處變與聞蛇夫其溫亦與變也伏一節皆賢者之
長一節一難之界能獨溫乎夫與溫不能遊賢者之
難也何能不入草公之界夫如是蛇處遠不人界
草公賢名稱一有於世世則謂之能却却幾幾矣何以
論之夫蛇之集於野非能音傳或故地也往往積聚
論術卷六

論術卷六
世論行善者福至為壽者福壽之屬皆天也人
為之天應之勝恩人君貴其行德惠天地報其德無
貴賤貴莫不然而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
財通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
為善者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祿通者以為為
如實論之安得福祿乎聖王食養進而得聖因是
亦之履有疾而不能食今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
我食養而得聖念慮之而不行其舉乎是法法而
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進而行其舉乎則
財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
因遂吞之今尹進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
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
王之後而進出及久惠心廣之積音食故天之親德
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素惠王之吞經不肯之
王也有不肯之行天不祐也何則惠王不忍進經
而財監食法皆法也一國之若專權實而放人君

論術卷六
多有虛非所積之規則則其所居所少之野則伯
夷所處也果有虛非多少不能盡說復也夫葬地有多
少則其過難有而虛非多少不可以驗其無有無安
可以明賢不肯也蓋時雖自道不謂賢人界不入明
矣

論術卷五終
屍為也惠王通禮禮中何故有經處厚食會當伏
法然終不以飲食行於人旅而不葬惠其大焉
處厚葬而不葬自新而後惠王欲葬而後葬身
安不病今則不葬惠食已之物使食之臣不聞
其進失下之威無祭非之心不肯一也使臣厚
食失甘苦之若若處土葬於墓中夫如蟻風非意所
能覽非目所能見原心定葬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
臣所見有分數長有寸度在墓中中目之人猶將見
之臣不長敬擇禮不謹葬過至惠王不禮不肯二
也惠中不當有聖不食故地如恐左右之見便厚
之不足使經不見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
在禮中可獲禮而食之不肯三也有不肯之行
而天葬之是奉報而不肯人也不忍進經世謂之賢
賢者葬行多若若經之類吞經天除其病是則賢者
當無病也賢者得未足以言聖人純道葬行少非
為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過也果多矣然而惠王不
葬孔子疾痛天之葬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經
獨自出食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經時求

論術卷五終
死而腹中熱雖動作故腹中痛須更死腹中痛亦
止經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積血也故食血之
盡死而積血之病愈積之性食風人有風病吞經
自食物類相摩方藥相使也食經而病愈安得怪
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之使經出安得稱呼今
尹見惠王有不忍之德知經入腹中必當死出因臣
再葬其病不為傷者已知來之德以惠王之心是
與子奉之旨是德太卜之旨也動無以與也來人有
好善行者三世不解家無故累牛生白備以開孔子
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以饋祭一年其父無
故而首牛又生白備其父又使其子則孔子子曰
吉祥也以享鬼神以饋祭一年其子無故而首其
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於然而飲
之此猶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圍解父子
俱視此修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
父子修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
常視不能視乎此神不能視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
盲視人矣使宋之君合戰戰兵血傷尸職夫會
主無令在一地之死死五會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
其父田嬰與其母曰何故幸之日若所以不葬五月
子何也田文曰五月五日生與月同故其父母曰人命在
天乎在戶乎如在天若何要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
耳雖而及之者後文長與一戶同而果不死是則五
月舉子之忌無效也夫死屍兩頭地猶五月舉子
也五月舉子其父不死則知見兩頭地者無效也
由此言之見兩頭地自不死非理之故也埋一地獲
二福如埋十地得樂於子埋地惡人復見叔放也
賢者之行宜徒埋地一事而前埋地之時多所行矣
聖天善性物有實行行之人宜見吉物無為乃見
聖人之地宜以故未見地之時有惡天敬敬之見其
埋地時其過天活之故石生而堅固生而香如埋
地之賢在埋地之時非生而聖之也儒家之徒重
心墨家之徒重子相見埋地者稱墨家伯見神是
引泰公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種子難以堯舜
不勝牛糞村不天死堯舜村糞為糞且近難以
泰公公文公夫識者行之迹也進生時行以為死

論術卷五終
死死亡不以盲之故得既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
宋楚相攻兩軍未合宋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虞
並全而歸兵矢之刀無頓用者雖有乘城之復無死
亡之患為善人報者為乘城之報乎使時不盲亦猶
不死盲與不盲俱得脫脫神使之首何益於善宋
國之覆之時也盲人之家宜獨當其供與乘城之家
易子於敵反以野厄獨盲無見則神報祐人夫善報
之實也宋人父子俱盲自以風寒發盲而解之後盲
猶自象世見父子修善又用二白饋祭宋楚相攻獨
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獲鬼神
之祐矣楚相孫叔敖為兒之時見兩頭地塚而埋之
歸對其母泣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地死向者
對曰我母後人見之即報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除
掃者天必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汝汝竟不死還
為楚相埋一地獲二福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矣夫
見兩頭地報死者俗言也有除德天報之福者俗言
也故教信俗言而埋地其母信俗言而必報是謂死
報善者報亂之名文者德惠之美有報亂之行天賜
以年有德惠之補天善其命乎泰公公之朝不過賢
文言之益美泰公公天不加言文以令得助得令
以年是天報報與公同也天下善人家惡人家
善人願道善人達天然夫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
不長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為壽子惡
死何貴

論術卷六
世謂先福者既以為行善所致又謂禍者為
惡所得以為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
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蓋主得日子夏其
子而喪其明曾子之哭于夏曰天子子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何無罪也吾與汝爭天子子於林西之
闕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
罪一也矣爾使民無有與爾爭罪二也矣爾子美
爾爾爾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於子夏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誰能而居居於以久矣夫子夏
其其明曾子黃以罪子夏技技於曾子之言蓋以天

論術卷六
世謂先福者既以為行善所致又謂禍者為
惡所得以為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
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蓋主得日子夏其
子而喪其明曾子之哭于夏曰天子子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何無罪也吾與汝爭天子子於林西之
闕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
罪一也矣爾使民無有與爾爭罪二也矣爾子美
爾爾爾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於子夏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誰能而居居於以久矣夫子夏
其其明曾子黃以罪子夏技技於曾子之言蓋以天

論術卷六
世謂先福者既以為行善所致又謂禍者為
惡所得以為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
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蓋主得日子夏其
子而喪其明曾子之哭于夏曰天子子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何無罪也吾與汝爭天子子於林西之
闕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
罪一也矣爾使民無有與爾爭罪二也矣爾子美
爾爾爾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於子夏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誰能而居居於以久矣夫子夏
其其明曾子黃以罪子夏技技於曾子之言蓋以天

論術卷六
世謂先福者既以為行善所致又謂禍者為
惡所得以為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
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蓋主得日子夏其
子而喪其明曾子之哭于夏曰天子子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何無罪也吾與汝爭天子子於林西之
闕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
罪一也矣爾使民無有與爾爭罪二也矣爾子美
爾爾爾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於子夏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誰能而居居於以久矣夫子夏
其其明曾子黃以罪子夏技技於曾子之言蓋以天

論術卷六
世謂先福者既以為行善所致又謂禍者為
惡所得以為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
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蓋主得日子夏其
子而喪其明曾子之哭于夏曰天子子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何無罪也吾與汝爭天子子於林西之
闕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
罪一也矣爾使民無有與爾爭罪二也矣爾子美
爾爾爾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於子夏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誰能而居居於以久矣夫子夏
其其明曾子黃以罪子夏技技於曾子之言蓋以天

論術卷六
世謂先福者既以為行善所致又謂禍者為
惡所得以為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
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蓋主得日子夏其
子而喪其明曾子之哭于夏曰天子子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何無罪也吾與汝爭天子子於林西之
闕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
罪一也矣爾使民無有與爾爭罪二也矣爾子美
爾爾爾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於子夏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誰能而居居於以久矣夫子夏
其其明曾子黃以罪子夏技技於曾子之言蓋以天

賢則過故曰失其明已實有之故拜受其過知國賢
凡言以爲然者論之虛妄言也夫失天明猶失聽也
失明則首失聽則難辨不測之有過失明謂之有
罪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聽
謂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
痛其手足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伯牛
子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
以善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
今乃言命非過也且天之罰人猶人若罪下也所
罰服罪人君殺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
愈其罪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其明之病
與與被厲之病相同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謂謂早
天子路至臨早元氣臨臨禍也以其明言之顏回子
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謂矣然子夏之喪
明矣其子也子夏人皆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
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思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
則哭泣無數歎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
君子夏三罪子夏亦謙謙因以失明矣曾子受其過
所以以犯之過非如此與不自非何以異夫太史公
爲非格之各不勝不以強諫故致此禍夫當諫不
諫故致受死亡之狀身任李陵坐下筆至如太史公
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殘身之毀天命而至也非家信
以不強諫故致此禍則已下置室有非者矣已無非
則其非豈非也作伯夷之傳則善惡之行云七十
子之徒仲尼獨爲顏淵好學然則也履空槽不厭
卒天死之報施善人如何哉豈曰不辜乎人
之內暴其惡離聚散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善終是獨
過何善若此言之類則不當早天監臨不當全活也
不怪顏淵不當天而獨謂顏淵當死過矣其刑李廣
其罪氣王昭無罪日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
中而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軍攻取侯者
數十人而廣不爲侯後人然終無火土之功以得見
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且固命也則曰將軍自
命也豈當有假者乎廣曰吾爲國太守常與爭鋒
而得之八百餘人吾計而圖之至今恨之獨此
天刑曰廣大於位已降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復侯者

曾子子夏未解於俗故孔子門徒行未在上罪也泰
冥王賜白起始伏劍將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
乎及久曰我因當死長平之戰雖率降者數十萬我
詐而盡滅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曰起知已前罪非更
後則也夫白起始已所以死遂自殺者以死知天
罰也夫白起始已所以死遂自殺者以死知天
罰而克坑之卒不待以善卒天之所已起何故而以其
罪伏天誅由此言之白起之言過矣秦二世使使
者招叔蒙恬蒙恬曰我何過於天無罪而死
良久徐曰恬罪放當死矣夫起臨流涕之遠東賊徑
萬里此其中不能無地地此乃恬之罪也即秦漢
自赦太史公非之曰大秦初滅當伏天下心未定夷
傷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救百姓之塗
老珍孤修怨之阿其功功此其子弟遠誅不亦
宜乎阿與乃非地地也夫當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
非之亦未是也何則蒙恬罪至當死地地萬物何
過於人而蒙恬絕其罪知已有死地之罪不知地
也李廣然之則者伯之夫不侯不王者也不侯何
恨不王何預乎孔子不王論者不謂之有者李廣不
侯王期謂之有恨然則王期之言失論之實矣論者
以爲人之封侯自有天命之符見於骨體大將
軍衛青在廷章宮時鍾徒相之曰費至封侯後竟以
功封萬戶侯衛青未有功而鍾徒見其當封之證由
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鍾徒之言實
而有功王期之言虛而無驗也多憤怨而不權納順
道而違王期之言說白起自非蒙恬自替之類也倉
卒之世以財利相相者衆同車共船千里爲商至
湖池之地殺其人而取其財尸不故骨無不若
在水木爲龜之食在土爲蟻之糧積聚之人不力
積聚而以積積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而食之無君子小人並爲商內人所不能知其所不
能免于人以上萬人以下計一聚之中生者有一死
者十九可謂無運至痛甚矣皆得達富安樂天
不實其無仁義之心道相并殺非其力作而命卒
以人為命加以運使之天命章其陰陽明乎世人

使知不可爲非之勢何黃王期之言未必當而傳書
李新鄭才由叔蒙非於秦後被秦殺之非商鞅
蓋交補與公子卬後受秦死之禍後欲言其賢賢賢
交故受秦之報也夫非非何故而爲非非公所由
子卬何而而爲商鞅所請秦秦死秦死秦死秦死
見其何以致之如非非公子卬有罪而使秦死
報之則李斯商鞅爲秦秦法其責不不當受其禍
如非非公子卬無罪非天所到李斯商鞅不得曲端
論者說曰非非公子卬有陰惡伏罪人不顯見天刑
知之故受秦殃夫誰有罪之人非賊賢則逆道知賊
賢則賊所賊者何與如逆道則賊所逆之道何非凡
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
周文而得封寧戚屢肥達齊而見官非窮賤既
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遇有命也太
公窮賤者也爲可謂有非罪人地運者也其非爲
父弟所害無死再三有過德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書未有非立爲帝未有是前時未到則會時至也
案古人君臣剛柔後得遠違未必有禍天禍其
禍追馬見而放方食其馬手腳斷兩由是言之
致與常在而水之中不在水中且歷明矣在則水
之中則魚龍之類魚龍之類何爲上天天取龍行
用爲善如以天神乘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隔
無爲善龍也如仙人騰龍天爲仙者取龍則仙人全
天精神形相謂若鴻鴻之狀無爲神龍也世稱黃
帝騎龍升天此言蓋虛傳今謂天取龍也且世謂龍
升天者必謂龍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
之性人爲實則龍受食者不神不升天升天神知龍
之性有神與不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龍也亦有
神與不神神神龍復升天乎且龍何何而獨神
天有倉龍白虎爲元武之象也亦有龍爲龍
之物四星之精神生四獸爲龍與龜不神龍何故得
神也人為龍之長龍爲龍之長俱爲物長謂龍
升天入復升天升天龍與人同謂龍升天者謂龍神
也世或謂聖人神而先知謂龍神龍升天也四謂
聖人先知之明論龍之才謂龍升天放其宜也天地
之間恍惚無形乘風而行之氣乃爲龍今龍有形者

卒有善神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昇死
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運一竭一運一全一
運一運一運一運一運一運一運一運一運一運
感夏之時雷擊折破樹木擊壞室屋得謂天取龍
謂龍藏於樹木之中雷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
木擊壞屋室則龍見於外龍見則取以升天世無
賢賢不肖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言也夫天之取
龍何意邪如以龍神爲天使龍賢臣爲君使也及龍
有時無為取也如以龍神不還非神之行天亦無
周焉也如龍之性當在天在上者國當生子無爲
復在地如龍有升降降龍生子於地子長火天取之
則世名雷電爲天怒取龍之子無爲怒也且龍之所
居常在水澤之中不在木中且雷何以知之龍向之
舟曰深山大澤實生龍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
水致其深龍生焉傳又言禹流於江黃龍負舟刺
穴非龍龍而龍龍舟東海之上有著工新舟身而
有力出通神謂使御者伏馬馬伏則投新怒故無入
形則行則食食則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
類龍行食之物不爲神何以言之龍有龍也傳言
龍三百餘爲之長龍爲龍之長安得無龍何以
言之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食於清游於清魚
食於河游於清正上下不及龍下不爲龍中止其龍
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龍地之人世俗樂龍之
馬首龍尾由此言之馬龍之類也傳子曰龍之爲龍
也鳴可和而鳴也然鳴下有逆龍尺餘人與之必
敬人矣此之爲龍也又言龍可和而鳴龍馬之類明
矣傳曰村作象若而筆于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
象者必有玉如玉杯所道象者所則必龍所助助
夫龍可食其龍能難得則恐天下下則龍生放
從而滿之如龍神其身不可得彼其何何可得食
歡肝胎非一龍龍胎所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
春秋之時龍見于郊龍獻于廟於祭春日吾國之
龍莫不於其不生得也謂之者傳平對曰人實
不知非龍實有古者龍故國有龍龍氏有御龍氏

之所惡小大不均等也如小大同者宜注天制飲
 食人不讓之注為死則也聖王有天下制刑不信
 此法聖王則有違失也或曰鬼神陰陽王者治
 陽陰通明人不能覺使鬼神主之曰陰陽非一
 也何不盡察一過非治陰之義也天若不礙日人
 怨不礙人有陰通或時有用冬未必事用夏也以
 冬通則不礙事或通至於夏非不礙日之意也圖書
 之工圖書之狀象如連珠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
 之容謂之畫公使之左手引連珠右手推推若摩之
 狀其意以為畫陰陽者連珠相和擊之意也其魂
 然若故擊者推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珠相和
 并擊之夫世又信之莫謂不愈如復原之虛妄之舉
 也夫畫非聲則氣也氣與風安可推引而為連珠之
 形乎如畫可推引則是物也相和而音鳴者非畫也
 也夫陰陽之聲與連珠相和皆是也連珠而不空
 懸須有實然從後能安後能鳴今陰陽所擊者
 畫公之足無所踏履安得而為畫或曰如此則為神
 知必有所憑若足有所憑然後而為畫是與人等也
 之也也鬼然若擊者推所擊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
 死矣實說畫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
 故正月始畫五月陽盛故五月畫退秋分陽衰故秋
 分畫消夏至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
 相和故陰陽射擊射擊為中人擊死中木木折
 中壓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
 以一斗水灌治錫之火氣激黃髮若雷之音矣或近
 之必灼人燻天地為爐大矣陽氣為火猛矣雷而為
 水矣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迫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
 畫工之消畫也以上為形燥則燥下不則燥濕而射
 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則肺氣之熱非直消燥之烈也
 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濕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則之
 也夫雷火也無刻人人不得無法如炎盛狀似文
 字人見之謂天記畫其通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復
 入畫有通天用雷擊人畫人畫影其意以懲其後明
 其文字不當聞味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書畫
 天地所為人讀知之今雷死之畫亦天所為也何故
 難知如以一人皮不可書畫畫公夫人仲子安武公

何以為神曰神者恍惚無形出入無門上下無根故
 謂之神今畫公有形畫聲有聲安得為神如無形不
 得為之圖書如有形不得謂之神謂之神能升天實
 事者謂之不然以人時或見龍之形也以其形見故
 圖書升龍之形也以其可畫故有不神之實難曰人
 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曰人時見鬼有見公者乎
 鬼名曰神其行蹈地與人相似當公頭不懸於天足
 不陷於地安能為畫公飛者皆有異物無異而飛謂
 仙人畫仙人之形為之作異如畫公與仙人同宜復
 著異使畫公不飛圖書家言其飛非也使畫飛不為
 著異又非也夫如是圖書之家畫畫之狀皆虛妄也
 且圖書之家謂雷天怒呼也圖書之家謂之畫公
 怒引連珠也畫公怒雷之家謂圖書之家非畫如圖
 畫之家則說畫之家誤二家相違也非而是之無是
 非之分無是非之分放無是非之實無以定疑論故
 虛妄之論勝也曰則畫公之形一出一入一履
 一伸為相校則鳴校校之狀作畫聲律噴噴之
 類也此象類之疾風相校射分文則可知故仲子
 也生而存文在事曰畫公夫人發明可知故仲子
 所畫畫者不著故難以畫後夫如是火刺之狀非天
 所畫畫也或謂有而增其語或無而有而空生其言虛
 妄之信好信何何以驗之畫者火也火以人中而
 死即詢其身中則刺刺燒燒燒中身則皮膚灼燥
 其尸上開火氣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為雷燒石色赤
 按於井中石焦井寒雷聲大為雷雷之狀二驗也人
 傷於寒寒入腹腹中未溫溫寒分爭激射雷鳴三
 驗也當雷之時雷光特見大若火之耀四驗也當雷
 之聲時或聞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圖書之為
 火有五驗言雷天怒無一放則則雷為天怒虛妄
 之言也圖書云雷風則必變變則必有疾風迅
 雷雷雨則必變變必與衣服而面坐坐天怒畏雷
 及已也如雷不為天怒其聲不為雷則則君子何為
 為雷變動動而正正于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文
 為之父子安能無天變已亦宜變天變示已不
 違也人聞天變於外莫不驚駭駭身則耳以雷鳴之
 况聞天變異常之聲軒轅疾之言乎論所損禮

記所謂君子也君子重慎自知無過如日月之輝
 無所聞食人以不潔淨之事內省不懼何畏於雷
 如不畏雷則其變動不足以效天怒何則不為已也
 如畏雷實亦不足以效雷雷過何則雷之所擊多無
 過之人入于恐偶過之故恐變動動夫如是君子受
 動不能明雷為天怒而反雷雷之安事也安事不罰
 過故人畏之如雷雷有過小人乃當懼耳君子之人
 無為恐也宋王問唐曰寡人所收者與夫而罪
 巨愈不長其故何也唐曰王之所罪無不善者也
 而不善者謂為畏王欲罪臣之畏也若不若母辨其
 善與不善而時罪之斯罪臣畏矣宋王行其言罪臣
 畏懼宋王大怒夫宋王妄刑故宋國大恐懼雷電安
 擊故君子變動君子變動宋國大恐之類也

道虛篇
 畫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成有龍
 垂胡而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辭臣後宮從上七十
 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尾龍尾
 障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
 胡言呼號後世因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太史
 公記錄五帝亦云黃帝封禪已仙去辭臣朝其衣冠
 因變禮之曰此虛言也實黃帝者何等也號乎益也
 如益臣子所謀列也誅生時所行為之益黃帝好道
 遂以升天子孫之宜以仙升不當以黃益益法曰
 勝民則法曰黃黃者安民之益非得道之稱也百王
 之益文則曰文武則曰文武不失實所以勸德行
 也如黃帝之時實未有益乎名之為黃帝何世之人
 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黃帝之
 世豈有無無無未定黃非升仙之稱明矣龍不升
 天黃帝騎之乃明黃帝不升天也龍起雲雨因乘而
 行雲散雨止降復人如實黃帝騎龍處兩於圖也

論衡卷六終
 黃帝葬於崑崙山曰群臣其衣冠審端龍而升
 天衣不離形如封禪已仙去衣冠亦不宜遺黃帝實
 仙不死而升天臣子百姓所親見也見其升天知其
 不死必也妻不死之衣冠與黃帝死者無以異非臣子
 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載太山之土者七十有
 二君皆勞苦思憂念王事然後功成事立致治太
 平太平則天下和安乃升太山而封禪焉夫修道求
 仙與憂職勤事不同心思道則忘事憂事則害性世
 稱其若庸庸若庸心慈憂若形體庸庸使黃帝致太
 平乎則其形體宜如黃帝黃帝不得道黃帝升天非
 其實也使黃帝修德則心意調和形體肥勁是
 與黃帝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
 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
 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
 帝何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
 帝仙矣又見龍騎之則謂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而
 龍垂胡迎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山無以異也夫
 山名曰會稽即云夏禹特會計於此山上故曰會

稍夫高至會治水不特得酒與膏好力故不升天也無會計之步猶無為能重刻算之實也里名勝

閉人能生毛羽毛羽俱具能升天也且夫物之生於無卒或舉起皆有原因焉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

信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慎一因之

初大改難以眼且以人發髮物已少老髮之物生也色青其熱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

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無毛羽何能飛升使有毛羽

天能升天令見羽之能亦無毛羽之效何用升天

好道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使物性可變金木水火

天之人宜從其前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雷升天

安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逐窮遠道至淮道死

須臾之先此其下無地上無天焉無而飛鳥則

景亂首一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

然于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久若士

其真也

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製之肉與鹿同食無

六舍之外者非放而已放而游至長不倫解月行

者不食氣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氣則不能舉矣或

作勝之語云見一士其意以為有求仙之未得期

天其意欲言道可得養有仙人已始有過故成而

能上天安何為不仙已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去其

不惟故在燕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此虛言也夫文擊

身有羽翼乎言乃可借身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與

而高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為一覆之故也氣而死非

何則體同氣均氣性於天其一類也文擊不思子真

夫何以明之如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祠黃神

金石雖覆蓋與不覆蓋者無異也今言文擊覆之

好方吾為乃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

則死二虛也置人來水之中無湯火之熱鼻中口內

其處一座蓋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

不通於外斯須之頃氣絕而死矣寒水沉人尚不得

曰此器實相公十五年陳於相殿已而驚其刺果

生況在沸湯之中有猛火之烈乎言其入湯不死三

極公吞一官蓋驚以為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

越氣之主也猶頭脈之液也頭一斷手不能取他人之頭者之於頭者何能先出其股實乃內氣公之肝腹實出極則手不能得把矣如先內氣公之肝乃出其腹實則文當言內氣公之肝出其腹實公先言其出其腹實內氣公之肝文當言其實也

儲書言楚樂乘子出見疑石以為伏虎將射之矢其或曰自資由見疑石以為虎也射之矢射其或曰李廣便是無乘山基李廣主名不著無實也或以為虎或以為兒虎俱一實也或言沒術或言欲射則術言不同耳要取以疑石似虎虎懼懼加精神之人際也夫言以疑石為虎射之矢入可也言其沒術增之也夫見似虎者意以為疑石射之矢入益精加意則其見虎與是無異射似虎之石矢入沒術若射虎之身矢洞度乎石之質雖射肉易射也以射疑沒術之則其射易者洞不疑矣若射者能射遠中後不失毫釐安能使守等更力乎守由是後軍射會侯中其日夫以四矢射萬乘之主其加精倍力必與射疑石等當管侯之日也可謂洞達其一上呢不遺遺生其母如木為機關備具與車馬等則飛不集機關為須與則不能遠過三日則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為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其質者矣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陳絕糧而後於衛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與頓率至不能十四傳七十國其質也或謂于十數國也七十之說又書傳之固言于七十國矣論語曰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曰以告者過也夫子亦然後言人不服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服其言也然後取人不服其取也子曰其然乎以其然乎大公以文子質時言樂矣長取大傳說傳之其言不笑不取也信乎質時之也

於項乎如測波於項侯宜死項侯千石之尊恐不能人一寸矢推為三說以一人之力引敵弱之守避加精誠安能沒術人之精乃氣也氣乃力也有水火之難但誠恐難舉從物精誠至矣舉一石者何學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倍不過入一寸如何謂之沒術乎如有好劍者見疑石懼而弱之可從謂能防乎以勇夫空拳而擊虎者卒然見疑石以手推之能令石有勢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於野其欲得之不發精力乎及其中懸不遇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內射箭摧折矣夫如是傷者之言是難舉子委由某李射疑石矢沒術欲射者皆增之也

儲書稱魯嚴器子之巧刻木為鳥飛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為鳥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為鳥以象鳥形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則安能至於三日如雀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常言遂飛不當言三日也世傳言曰魯嚴巧巧其母也言巧工為母作車馬木人獨有機關備具其母有師者之言焉馬騷輪無反者增其質也

查稱言之益實也倍之原也之春申君待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者衆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蓋則言三千矣夫言衆必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傳記言高子羔之我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高君子以爲難得故也夫不以爲非實而以爲難君子之言其是痛實不進已情不達泣涕滿面因請以血今高子痛親泣血滿面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高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高欲言其不言不笑也考子喪親不哭可也安得不言安得不見高孔子曰言不文或謂不傳則言其不見或謂傳則言其不見高三年未嘗見高三年不言高子位賤而日未嘗見高其文言不始始於增高子位賤而日未嘗見高是必增之也

儲書言荆軻為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劍刺之不中秦王拔劍擊之軻以匕首撞秦王不中中劍柱入尺欲言匕首之利刺勢盛接銳利之刃固堅強之程稱軻之勇故增其事也夫言入劍柱實也言其入尺增之也夫劍雖不若匕首堅剛入之不逾數寸始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說中秦王七首洞過乎車軻十石之弩射柱木之表向不能入尺以刺軻之手力投輕小之匕首身被微刺之刃刃入堅剛之劍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則用遠方質之為美劍以為器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遂逐物碎碎神蓋乎則時天下太平趨慶獻白雉使人貢地草食白雉鹿也草不能除凶金龜之壽安能辟毒且九鼎之來德盛之端也服瑞應之物不能致禍男子服玉女子服珠玉於人無能辟除實奇之物使爲國辟作牙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壽也夫九鼎無能辟除言能辟神表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鼎不毀自沸不投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儲書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極空為神也且夫周鼎之鼎神者何用審之同鼎之金道方所寶焉得鑄以爲鼎也其爲鼎也有百物之象如為道方質之爲神乎道方之物安能神如以為為鑄之為神乎為聖不能神人身不能神鑄安能神如以全之物為神乎則夫金者石之類也石不能鑄金安能神以有百物之象為神乎夫百物之象鑄鑄也世俗刻畫鑄之形鑄鑄在天神於百物鑄鑄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也

極是刺劍之力動於十石之弩劍柱之堅不若木表之剛也世謂刺劍之勇不若其力多力之人其若孟實使孟實劍柱能一出一尺乎此亦或時七首利者于將與邪則劍無所擊無下故有入尺之效夫稱于將與邪亦過其實刺擊無下亦入劍柱尺之類也

儲書言董仲舒論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萊夫言不窺園萊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精亦時解休解休之則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門庭何處不窺園萊開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以云身不聞不至門庭坐應三年不及窺園也尚書母佚曰君子所其母也先知隸隸之難乃佚者也一有入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為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為當聖人材優尚強強之時仲舒材力劣於董安能用精三年不休

儲書言夏之方盛也遠方國物黃金九牧鑄象象物而為之備故入山澤不遺焉物用神靈故能叶外傳言燕城周周之九鼎入於秦秦本奉周鼎王之時秦昭王使將軍蒙武攻王城王城惟秦秦頭首受罪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還王城王城卒秦王取九鼎寶器矣若此者九鼎在秦也始皇二十八年非道至瑣邪過彭城秦攻蕭泗欲出周鼎使千人渡泗水之中求鼎能得秦時昭王之後三世得始皇帝秦無危亂之禍鼎宜不亡亡時殆在周傳言王極秦秦秦取九鼎或時誤也傳又言宋太王社亡鼎及水中彭城下其後二十九年秦并天下若此者鼎未入秦也其亡從周去夫宋為神也春秋之時五石隕於宋五石者星也星之去天猶鼎之去於地也星去天不為神鼎去地何能神春秋之時三山亡鼎大耳社之去宋五星之去天三山亡五石隕太王社去皆自有為然鼎亡亦自有應也未有以亡之故乃謂之神如魯與三山同乎亡不能神如有知彼時危亂之禍乎則更神神之時矣夫亂道其過猶村是村之時鼎不亡去周之衰亂未若神村無道之村去衰未之周非止去之宜神有知之驗也或

儲書言荆軻為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劍刺之不中秦王拔劍擊之軻以匕首撞秦王不中中劍柱入尺欲言匕首之利刺勢盛接銳利之刃固堅強之程稱軻之勇故增其事也夫言入劍柱實也言其入尺增之也夫劍雖不若匕首堅剛入之不逾數寸始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說中秦王七首洞過乎車軻十石之弩射柱木之表向不能入尺以刺軻之手力投輕小之匕首身被微刺之刃刃入堅剛之劍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則用遠方質之為美劍以為器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遂逐物碎碎神蓋乎則時天下太平趨慶獻白雉使人貢地草食白雉鹿也草不能除凶金龜之壽安能辟毒且九鼎之來德盛之端也服瑞應之物不能致禍男子服玉女子服珠玉於人無能辟除實奇之物使爲國辟作牙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壽也夫九鼎無能辟除言能辟神表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鼎不毀自沸不投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儲書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極空為神也且夫周鼎之鼎神者何用審之同鼎之金道方所寶焉得鑄以爲鼎也其爲鼎也有百物之象如為道方質之爲神乎道方之物安能神如以為為鑄之為神乎為聖不能神人身不能神鑄安能神如以全之物為神乎則夫金者石之類也石不能鑄金安能神以有百物之象為神乎夫百物之象鑄鑄也世俗刻畫鑄之形鑄鑄在天神於百物鑄鑄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也

時則言之時狀軍校人眾凡難盡取滅人銷燹以為
也若如星求不得也後因言有神名則聖生漢於泗
水之語矣李文帝之時趙人游坦平上言周鼎在
在泗水中今河漢通於泗水臣望東北於陰道有金
氣意周鼎出於北見其迎則不至於是文帝使使治
廟汾陰而河欲出周鼎人有上言新垣平所
言神事皆詐也於是下事於史治蘇折垣平
大言鼎在泗水中猶新垣平言鼎有神氣見也

經緯成世不易或出或入其增減其實皆有其
事為不妄也誠以少為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其經
緯之增減也傳語異也經緯非一略舉較著者有感之
人觀覽者得得以開心通意解疑信尚書協和萬
國是矣亦德致太平之化治道非并及夷狄也言協
和方外則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周之與周其治五千
里內則時時依千七百九十三元冠服戎服要服及
附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骨傷耳俸微賦之草
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雖於三千
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要增過實以美堯也欲言堯
之德大所化者衆請其美狄莫不強和故曰萬國稱
詩言子孫千億矣周宣王之德能慎一非天地天
地神之子孫衆多至於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
億者後稷始受命封於豳宣王以至外狄內屬
血脈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衆
多故尚書萬國詩言千億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
天言鶴鳴九臯之聲聲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
百有子遺增其文欲言早甚也

世俗所患言事增其實又文辭辭出溢其真其
美過其實蓋惡其非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
也故舉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悅其言駁人不益其
惡則聽者不悅於心聞一增以為十見百益以為千
使夫拙樸之事十則百列奇能之語千反萬呼墨子
笑於辯絲子笑於峻道蓋傷失本忍離其實也賦
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離開於其真其是
也漢子之文章墨之論人實所若妙思所集宜如其
實或增之備經籍之言如其實乎言審其過聖人
辨名猶建朝廷也其期高遠可矣言其開於天增之
也彼言其開於天也夫鶴鳴於雲中從地地之度其聲
聞於地當復聞於天也夫鶴鳴雲中人聞聲仰而視
之日見其形耳目力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
則耳目所聞見不過十里使天之鳴人不能聞也
何則天去人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今
鶴鳴從下聞之鶴鳴近也以從下聞其聲則謂其鳴
於地當復聞於天矣其實矣其鶴鳴於雲中人從下
聞之如鳴於九皋人無在天者何以知其聞於天
上也無以知意從准况之也詩人感時不知至誠以
為然或時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詩曰雞鳴
民靡有子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遺大早之災也詩人
傷早之甚民被其苦言無有子遺一人不恐痛者夫
早甚則有之矣言無子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備
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遺大早之災貧無積積和
心思南若其富人欲食飽足者願固不空口腹不餓
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間不枯猶地之水正故
之上不涸也山林之間雷黃之人必有遺說者矣而

易曰豐其蔀其家窳其戶闕其無人也非其無人
也無賢人也尚書曰毋驕底官職空虛也母空眾
官實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棲五
常才步不逮不成地吸非在要項露身中無一知也
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者
之官易之尸中猶能有益如何謂之空而無人詩曰
所當多上又王以字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
少也今易言官闕其少人尚言立言無少與官以少
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九其焉五殺之於人也食
之皆飽和梁之味甘而多腹豆麥雖稱亦能飽食
豆麥者皆謂飽而不甘腹豆麥雖稱亦能飽食
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効劣不及木或持竹杖皆謂不
勁莫謂手空無把持天不肖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
易持其具在尸中無人者惡之甚也尚書官官亦
容小材而云無若若刺之甚也

論衡 卷八

論衡 卷八

論衡 卷八

論衡 卷八

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豈非而欲辨因而食堯何
等力此言薄薄無能名之效也言薄薄可也乃欲言
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無能名堯之
德者殆不實也夫堯堯者曰堯何等民者猶能知之
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
實有知之者云無堯堯之德者又言堯堯之民可知
也言此星增之也人年五十為父為人父而不知
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求為君子人有禮義父不失
禮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
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年
五十擊壤於野與堯未成人者為伍何等賢者子
路使子羔為師幸孔子以為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
壤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德焉不能述其可知星
而封言賢者可知星而對不能識其德而無知之
夫擊壤者難以言比星比星難以言薄薄二者皆增
之所山起美堯之德也

向書曰風伊諫曰今日我民困不欲食肉無也我天
實如兩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史記曰兩星不
及地尺如復君子者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實如兩
如兩者如兩狀也山氣為雲上不及天下而為雲雨
星星隕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兩孔子正言也夫
星實或時至地或時不至尺丈之數難者也史記言
尺亦以太甚矣夫地有樓蓋山陵廣得言尺孔子言
如兩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兩知孔子不
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尤武皇帝之時郎中汝
南黃九上壽言孝文帝時時居明光宮天下斷教三
人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帝時不居明
光宮斷教三人稱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
星下亦夫黃光上著於漢漢為今世增益功美猶過
其實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廢遠失實本獨
已多矣不遺光武論于世之後孝文之事事在短勢
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教三人而遂為實事

論衡 卷八

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
之也射隼惡民臣孽惡者非一而祖伊增師欲以懼
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傷心不傷行不傷其語欲
以懼之其言也蘇秦說秦王曰曰曰之中車戰
擊人肩磨鼻成車連在成惟懼汗成兩齊雖端
不能如此蘇秦增語說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
之說齊王也實聖增文外有所為內未必然何以明
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
手血流如此言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然
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師武成言血流浮杵
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
野河北地高操旗不乾燥兵頓血流無入土安得
杵浮且則殷士卒皆實驗體或作乾無杵杵之事
安得杵而浮之乎血流杵欲言蘇秦增師武王傷故
至浮杵

論衡 卷八

論衡 卷八

論衡卷九

問孔篇

世儒學之好信師而是不古以爲賢聖所言皆無非耶
 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
 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備是時人
 不知難或面意流難見時人不知問賢聖之不能
 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
 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
 妻也彼見孔子爲聖人傳述必披異才故謂之殊
 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
 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
 學者皆願聞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
 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稱問也聖人之
 言不能盡解道陳義不能彰彰不能彰彰宜問以
 驗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舉商原道帝舜之前後
 略未極焉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
 說微而添切獨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莊歌子游
 引前言以難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
 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安說子游違改其短答
 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子游亦宜言唯水火之
 變乃違禮則公也小材也告之反增違則公之志改
 子之短失道也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子游之權
 不取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母愛而已伍孟氏
 子也權言則同趨武伯而略子游未曉其故也使孔
 子對子游極言毋違禮何苦之有專與與通李氏談
 八份之舞庭判大山之旅祭不惟李氏增邑不隱諱
 之當稱長孫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者非一皆
 有御者對子游言不但心服臆言故告矣連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
 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
 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富守節安貧不當妄
 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
 貧賤如何富貴能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
 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何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
 去貧賤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富貴

矣豈敢之辭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遠結
 不解以七十子不能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
 凡學問之法不爲無才難於師師極道實義誠定是
 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
 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
 道難孔子何傷於難誠有傳聖業之知依孔子之說
 何道於理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問安才
 大知生能問解難之人必將賢世問難問之言
 是非
 孟蓋子問孔子曰毋違我道御子告之曰違我道
 於我對曰毋違我道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我道也事子
 亦當先志承志不違我道之欲孔子言毋違不違
 禮蓋子問孔子之言不爲難於毋違志子矣連問
 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蓋子之才不過
 樊遲故論語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蓋子必能曉
 故孟蓋子問孔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言
 得之難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
 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者處於得之也今去
 之安得言得乎獨當言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
 貧賤也則以去貧賤如何修身行道仕得爵祿
 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
 何當言貧賤也爲對盜林聚財相官秩是爲不
 以其道去之既不同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
 意不解而文不分明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便此言意
 結文又不辨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
 不難何哉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
 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其故據年三
 十可妻那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
 在縲絏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絏何則諸人孔
 子門者皆有行賢故稱稱稱從從從之中無妻則妻
 之耳不須稱也如從從之中多無妻公冶長尤賢故
 得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絏也何
 則世間受非者多未必虛實人也惟人見其妻

多非一必以非孝爲孔子所則則孔子不妻賢妻
 究也孝孔子之稱公治長有非孝之言無能行之文
 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
 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其稱
 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則也執念日鳴也何故望則也
 剛一以知十鳴也剛一以知二子日那如也吾與汝
 俱不如也是賢頑固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
 欲者禮讓也子路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
 子貢實愈頑固孔子問之稱曰不知使實不及亦曰
 不如非夫對狀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
 欲何益哉使孔子知頑固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實
 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實讓亦不能知使孔子
 徒欲表音調潤稱頑固賢門人莫及於多矣夫何須
 問於子貢子貢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
 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
 他人激是也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
 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號頑固之上孔子恐子貢
 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舉小大其非
 等子也以大惡和文稱相遠離人如何子日始吾於
 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
 行於子矣是蓋起子子蓋更知人之術也問曰
 人之道安足以發行與行之人晝夜不附安足以
 成善以善於人善惡能得其實子業幸子在孔
 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意不可勝辨何
 以致此使幸我以實疑自致此才復過人遺矣如朱
 成說自謂已足不能自知不知耳非行惡虛禮動
 而已無爲收術也如自知未足從極盡是精神索
 也精神索至於死三豎徒殘骸且論人大法取其行
 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幸子雖力行有言
 語用言今行欲有一疑矣今孔子起幸子查獲其
 言觀其行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每
 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
 子與問今尹文三仕爲令尹無善色三已之無
 色色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
 矣子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會舉子于五代已位而後

志弱意強故抑之也夫名在顯顯之上當時所爲非
 子貢承勝之也實子貢之如何如哉使頑固才在已
 上已自厭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
 將謂孔子能欲抑已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
 幸我輩殺子曰朽木不可彫也實土之不可朽也
 於子子何林是惡幸子之書問曰查獲之惡也小
 惡也朽木實土取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實土不
 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幸我輩性不善如朽木實土不
 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
 之太善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也孔子疾幸子
 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
 罪必寬而怨和將服而自答也使幸我輩則與法耐
 罪之人同志使幸我輩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
 不在言之輕重在幸爭能與與否春秋之義榮榮毛
 之善與鐵介之惡榮榮毛以巨大以巨大恥鐵介觀
 春秋之義首是之乎不是則幸我不受不受則孔子
 之言實聖人之言與文相問言出於口文立於策
 來以百乘敗而後其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
 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于也有不知之性
 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禮禮智信也五者各別
 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有禮人有義人有
 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
 必義子文智敏於子玉其仁何讓謂仁端得不可且
 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親過期知仁矣子文有
 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西非
 夫婦也與公問弟子誰謂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
 不遷怒不瀆道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三木問好學
 者也夫顏淵所以死者皆何用哉今自以短命猶有
 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當當今有惡疾故曰傷
 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
 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短命則宜言伯牛惡
 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謂云
 命所與不與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
 也則仁不遷怒不瀆道何也曰并攻其公之性遷怒

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力且足者也或以德
權或以力權外以自內以力自備無德者不
戰而服化德者兵而卻俗上終行仁義地胡
者三十二國國差開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
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無任以御敵
也韓子之術不棄德韓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備駁各
有不足極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
人無德也清濁會廉各有強行猶草木其質不可復
變易也狂諫華士不任於齊猶段干木不任於魏矣
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世美不荷仕職不謀此
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大公諫之韓子是之足謂人無
性行草木無質也大公諫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
不為二子見諫之故不請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美
之終無其化美不諫許由唐氏不肯讓唐武王不諫
伯夷周氏不肯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問魏國不
皆聞門由之太公諫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
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為也夫夫所不能為者使
為之不能使物人所能為諫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
馬之心光順順民之意人同性馬馴也王良能馴
殊新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
曰屋王良之馴馬也大公之諫二子宋人之馴馬也
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不之韓子必是王
良而非宋人矣宋人與宋人歐馬也馬之馴則不
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
於宋人歐馬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
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
身首尾隨之行多傷害之攝則交黨離離屢辱至身
推治身以况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在刑罰
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不知任德
之為善也以治世愛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
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德不絕於春也謂世衰
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德不絕於春也謂世衰
以治治可謂德也德不可以存生乎人若治一國猶天
地生萬物天地不為德去春人若不以其德居德
孔子以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矣夫在刑治政而無功而後德
之穆王存德學國人長功傳於世大穆王之治初也

太公諫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實無功無
韓子所非也大公諫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
殺無辜也夫韓不在者未必有罪罪也太公諫之如
出仕未有功太公賞賞之實功功而加罰罪罪而
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木
罪之民非也而韓子之失深之也且韓子之民
性廉潔欲好仁之民何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
爵祿猶糞土矣廉則則者無極貪則則者泰不止者泰
不止則其所欲不超其主聚古聚財之臣者清白廉
潔之人貪欲能立功能任職能任職以取大賞者
泰以食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亦有陳氏劫殺之
患太公之術攻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善子之術
亦危亡也周公問太公諫二子非非而是然而身執
費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諫之
太公諫之二子之類也韓子善之是善子之術
被劫而乘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連又對而
棄之於溝中若若者三以此此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
也王良非也馬非也韓子善之是善子之術
韓子人知於治治才妙於後世前在刑九之刑後用
甫矣夫言也夫治人不能捨德治國不能廢德治
不能任韓子之術獨任刑罰治國如何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德者君子不孝不孝其行
矣如德者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
過行也細人之所誦也臣不知也子之出子服厲伯
見君子離離是子服厲伯以其道苦君子所未
曾曰思是之後君賢子思而賜子服厲伯韓子聞之
以若明公以若明君若水而導之之思不以虛聞而
厲伯今亦對厲伯言子思宜其公貨子思思
厲伯宜其法度之宜故非之也夫韓子所尚者法度也
人為惡法度之惡法度之難不問善惡於外善
制有不制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
實也非人不舉舉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
辭其功試之有功乃賞之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
未必人信也若此則善與不善無以異也夫夫夫夫
觀賞不問惡不罰則善與不善無以異也夫夫夫夫
有功之加賞者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則未加賞則未加罰善惡未定未定之事項術乃立則
欲耳聞之非也韓子產其出遊東庭之宮閉婦人之
哭也無其使之手而聽之有聞使史執而問之手執
其夫者也其日其夫問曰夫何以知之乎產曰其
聲不懶凡入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憂死而懼已
死而哀矣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
子聞而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必必必必必必必
及而後知之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亦無術乎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韓公非也夫夫
人之不取猶虛擲子不孝也非子產持耳目以知
獨欲移公須問以定邪子產不任與韓之吏而以耳
定實移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謀夫耳聞口問一
實也俱不任吏皆不參伍厲伯之對不可以立實猶
婦人之哭不可以定謀夫不可定謀使吏執而問之
不可以立實不使吏考問信厲伯口以罪不考之矣
如何韓子曰子思以過問公貨之子服厲伯以
在問公貨之子思告言而惡厲伯氏之亂成
云求進而韓之言求退法不廢法也世也世
專意於明法而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
釋滿舉也知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
之性不可問其勢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
水之性溺人也不救所以防溺而非其不聞知是猶
不備水之具而後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
水而咎已者已夫防備也然則人君劫於已夫失法
也備備不備水而防不防不防不防不防不防不防
也備備不備水而防不防不防不防不防不防不防
也備備不備水而防不防不防不防不防不防不防
不備水之具而後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
水而咎已者已夫防備也然則人君劫於已夫失法
也備備不備水而防不防不防不防不防不防不防
也備備不備水而防不防不防不防不防不防不防
也備備不備水而防不防不防不防不防不防不防

而不上聞此若君之所以知也夫夫若君所以知若以
不明法度邪以不早聞也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
無由生法度不明則日求法決其罪邪之以守也御
者無術見馬且無術以制也使主良以持馬無欲
之心御之有數也今不言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言法度而日不上下情韓子之非韓公也與術意
而相違矣韓子不孝子思不言韓公貨之韓子
非之以為明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人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則皆欲與與與與與與與
惡可也謂法非也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
止索類實行以取升進容類於上安作不孝若身
為惡以取索類之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不擇然金百金盜竊不擇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
也故明法於亦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則之者不
故發矣蓋心蓋於胸中不敢以犯法法法法法法法
明法之則不須考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者使法不廢民多為盜者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而
惠王何謂刑刑刑刑刑刑刑刑刑刑刑刑刑刑刑刑
惠王之問未知何如孟子程答以貨財之利若惠王
實問貨財孟子無以答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
答以貨財之利夫對上之指道理之實也齊王問
韓子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矣申子以萬鍾使諸大
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蓋為我言之韓子困韓子而
以若孟子孟子曰夫韓子善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
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孟子辭十萬夫謀
之理也夫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富也故君子之於爵祿也有所辭有所不辭豈以已
不貪富貴之故而以耶連宜富受之賜子連問曰
於齊王歸金一百鐘而受不受於宋歸七十鐘而受
於薛歸五十鐘而受取而日之不受是則今受之非
也今受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
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子將有德行行若
必以貨財歸貨子何為不受當在薛也子何有成心
辭曰聞成或為兵兵歸之備子子何為不受若於齊
則未有處也無處而歸之是貨之也若君子而可

以貨取于夫金錫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勝已
 食而不受之則已不食也金有受不受之義而金亦
 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已無功若已致仕受豈非
 進而已不食當引前辭十萬以死後萬前當受十
 萬之多安得辭之彭更問曰後事數十乘從者數百
 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奢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
 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雖餓死天下不以爲
 辱受天下與十萬鈔不辭天下者其道也今
 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已不食當失謙讓也安
 可以爲說乎

沈阿以其私謂曰盡可與孟子曰可予曾不得此
 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于曾於此而子就之不
 告於王而承與之子之辭燕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
 受之於子則可乎新以是齊人伐燕或問曰燕
 齊伐燕有漸曰未也此曰曰燕可伐與否應之曰可
 彼然而伐之曰燕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爲天更則
 可以伐之今有燕人者或謂之曰人可殺與則燕
 之曰可殺如日燕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
 也燕子之不遇魯伐燕也前不遇於魯後不遇於齊
 無以與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於王孟子曰燕何
 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燕之徒毀之也
 其亦止燕之也昔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
 不復行而留三審乎天命不遇於齊王不用其言
 天更爲三日之圖身命使之過乎在魯則歸之於天
 經禮樂與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差夫如是不遇
 之圖一在人也在日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其三日
 之圖王復使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圖使可也夫言
 如是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
 之圖魯平公此三日亦時齊王命之圖更用樂正子
 之官往見孟子于齊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
 圖公見孟子于齊前何何于去齊充虛虛則
 曰夫子若不覺色然前日處問諸夫子曰君子不怨
 天不尤人曰彼一勝也此一勝也五百年必有王者
 興其間必有名者矣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
 其數則則夫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夫未嘗不曰天
 下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命我而誰也吾何爲

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難之也夫或問孟子曰
 殺燕不難是乎沈阿謂燕可伐與此執私意欲自
 之也知其意難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更乃可
 以伐之沈阿謂燕則無殺燕之計夫不知有此私意
 而從之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
 夫子孫平是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敢
 知其所蔽諷諭知其所諷諭知其所諷諭知其所
 所養生於其心察其政其政其政其政其政其政
 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曰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
 之辨其極所辨之極見彼之則則知其辯所辨之
 矣知其辨之則知其極所當審矣

孟子有云兵革安王庶幾伐燕乎日董之孟子所去
 之王豈前所不制之王哉而是何其前制之表而後
 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則不夫而後去之是後王
 不肯甚於前而去三日有於不蓋不朝而密於景
 丑氏何孟子之據前而後不同所以爲王終始不一也
 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雖人鐵會費五子止平
 公稱正子以告日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
 不惟魯大子言五百有王者與何以見乎魯
 王者而免又王天下完備於舜舜又王天下下傳於
 禹禹又王天下下傳於禹禹又王天下下傳於禹禹
 且千歲而王則亦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王武王
 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歲
 而孟子者五百歲必有王者之興在何世乎云五百
 歲必有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論信注注之謂
 不過去齊有不信之色非孟子之賢於魯魯無非
 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爲天山聖朝也又言以天未欲
 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爲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
 之圖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放生聖人也然
 則五百歲者天生聖人之期子如是其期天何不生
 聖聖王非其期不生孟子謂之孟子不知天也
 自周已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則夫以其時考之
 則可矣何謂難也何謂可乎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五百有王者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二百餘歲矣或
 王者生夫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云五百年必有王
 者與又言其間必有名者與王者與子與也如問爲

兩言也如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
 輩故校後生覺悟然思乎已有孔子已又以生矣如
 謂聖子當與聖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
 而已何言其間如不謂五百年特謂其間乎是
 謂二三百有王者之時也聖不與五百年特謂其
 如是孟子言其間必有名者其謂誰也夫天未欲
 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舍乎而誰也言若此者不
 自謂當爲王者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也也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治然安之於齊慎慎有不
 殊之色夫之矣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
 致積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
 輪輿者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人則孝出則悌守先
 王之遺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
 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
 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孟子曰子
 何以其志爲哉其志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
 志乎無功乎曰食志有入於此彼食實也其志將
 食耳無功則無見也非上有幸而食實也其志將
 往將食之三則然後耳有見也孟子曰於齊
 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恐能充
 仲子之操則則而後可也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
 泉仲子之所居室而與之所樂與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樂與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未可知也曰是何謂哉彼身雖穠華而身之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見其家之身雖穠華而身之也
 之身而不食也以凡之室爲不美之室而弗居也
 凡雖母處於於他日歸則有償其兒生焉者也
 願望曰惡用是鴉鴉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鴉也與
 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鴉鴉之內也出而吐之以
 母則不食以善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外則則
 居之是尚爲能克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而後克其
 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居矣仲子
 之性鴉如吐之者爲在母不食子乃先建鴉曰豈
 用鴉鴉者爲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鴉鴉
 之內仲子吐鴉言即吐而面出之而不告則不吐

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
 也夫孟子引鴉瓦蓋變者欲以形彭更之言也知鴉
 瓦蓋變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鴉瓦蓋
 變非所以形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有瓦瓦蓋
 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語人矣大人無故毀
 瓦蓋此不廉狂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人所不得利之乎以
 作此言實於市得買以歸乃得食焉今彭更毀瓦蓋
 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而不爲也無
 知之人與與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
 擊擊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此向孟子未有志也巨入博談亦蓋毀之類也博談
 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談者尚有相奉錢財錢財財
 者已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起瓦蓋毀之類也
 投石起瓦蓋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誌彭
 更也亦未爲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聖人以
 口喻也

區章子曰陳仲子豈不廉哉士子居於陸三日不
 吐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仲子不食於母也而之在母則不食矣其意矣夫
 爲鴉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鴉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物也非引親親之思而欲勿母食也又仲子恐能廉
 克仲子之性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黃泉是謂期焉至廉也仲子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居之宅伯夷之所樂與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而食之於廉若可也或時食益益之所樂與亦亦亦
 之所樂與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因人故粟以饋饋易之正使益之所樂與亦亦亦
 今兄之不我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不處其宅織織織織織織織織織織織織織織織織
 於彼之地避若見之宅吐鴉見之鴉耳則目見鴉
 不疑仲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彼之宅不見鴉者
 誰不知樹者爲誰何得成成而居之得成成而食
 之孟子非之是爲大儒矣仲子所居成時時之所
 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惟唯唯唯唯唯唯
 夫益室之地中亦有蚘蚘食益室中之糞糞飲益室

中之黃泉則恐能為可乎在仲子之極滿孟子之禍
 魚然我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盡
 所盤土非盡所聚也然則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
 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母與凡與夫獨處於陵以兄之
 定為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故不處不食
 康深之至也然則其徒於陵歸母也宜自節食而
 行稱膳之運也必與俱母之所為飯者兄之祿也
 母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則矣仲子食兄祿也伯夷
 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則粟而以汗其
 瀦行哉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子謂之若則乃
 可矣仲子之操所當比矣

孟子曰莫非天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
 巖墜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為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
 正命也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制值之命也順操行
 者得正命矣行苟為得非正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
 不王顯謂早天子夏夫明伯牛為獨四者行不順與
 何以不受正命比于制子管景于路遠天下極遠非
 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故非正命則比于子行不順
 謂制子十一

設天篇
 儒者言其工與顯項爭為天子不勝怒而歸不周之
 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鍊五色石以補天斷
 足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
 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之文世間是之言也又雅之
 人極而無以非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
 以天道人道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為天子不勝
 怒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有力如此天下無
 敢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蟻蟻也兵革塗也
 安得不勝之恨怒歸不周之山乎且豈重其如山以
 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
 使是天柱折之困難非非柱乎斷不周山而使天
 柱折是亦復難作頤頤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內
 之眾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和體也如
 氣平雲烟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
 也如磐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
 能勝也如五嶽之類不能上極天乃為柱如周不周

也人稟性命或當歷運或轉修其何為
 設賢廣因與百人俱時積災之下炭百人皆死廣
 國獨濟命當封侯也積與與積何以異命不歷雖
 歲廣有廣因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
 命當歷運或使之立於地下孔甲所人主人于之天
 命當歷運或入宮猶為守者不立歲地之下與孔甲
 義子入宮同一實也

上極天子不周為其所折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如
 審與埃何用舉之斷之足以立四極說者曰龍古
 之大獸也夫天本以山為柱其工折之代以龍是皆
 有廣何能立之久且龍足以柱天體必長大不
 容於天地女媧鍊聖何能殺之如能殺之殺之何用
 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刀劍才戟不能刺之猛
 骨利矢不能勝射也察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
 無異當共大決天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
 雖其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梯而得治
 之宜古之天若星之形去人不遠故其工得敗之
 女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多前齒為人者人皇
 最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
 為一備言又言渾沌渾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
 清者為天濁者為地如說易之象備書之言天地始
 分形體尚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於不周之山其工
 得折之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
 氣之自然也從始立以來年歲其多則天地相去遠

狹遠近不可復計備書之古殆有所見然其言不
 周山而折天柱地維絕五石補天斷足之是
 以立四極猶為虛也何則山雖動其工之方不能折
 也豈天地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又大乎何以能觸而
 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尚可知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
 至其斷足之足以立四極難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
 矣四極之立自若龍之足乎

狹遠近不可復計備書之古殆有所見然其言不
 周山而折天柱地維絕五石補天斷足之是
 以立四極猶為虛也何則山雖動其工之方不能折
 也豈天地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又大乎何以能觸而
 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尚可知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
 至其斷足之足以立四極難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
 矣四極之立自若龍之足乎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土所謂九州也禹
 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島禹貢九州
 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者曰赤縣神州復更有
 八州每一州者四瀛環之各曰瀛海九州之外更有
 瀛海此言說與開者然然亦不能實然若相隨觀
 讀瀛海是以難論赤縣子之知不過禹貢之治洪水
 以益為佐禹王治水益之昆侖極天之巔窮地之長
 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
 金石土氣不與不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石
 術士伍被在吳之章元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
 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隅者赤縣神州天極為天中如
 方今天下在地東南隅者赤縣神州天極為天中如
 天下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隅之言非也
 如在東南隅日出時其光宜大今從東南
 上祭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相去萬里小
 大不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雅陽九州之中也
 從雅陽北極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雅陽三千里視
 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
 極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
 北者地小居狹水能離極也日南之郡去雅且萬
 里從民避者閉之官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
 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之南是則去雅陽二萬
 里乃為日南也今從雅地祭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
 也極為遠也今欲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下也似今
 之至是則名為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
 五萬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遠東
 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亦皆萬里之官天地之間
 有若天下者九條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

之準地形之篇道與類之物外因之怪列三十五國
 之與不言更有九州都子行地不若萬里開見不遠
 被兵才非聖人非天授安得此言崇禹高之山經淮
 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夫史公曰禹
 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於陸
 騰為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日張憲使大夏之
 後窮河源悉略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
 尚審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天弗敢言者謂之虛也崑崙之禹玉泉華池世所共
 聞張憲親行無其寶案禹貢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
 王之珍莫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
 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九事難知是非難測
 極為天中下方天下在極之南則天極北必高多
 民禹貢東瀛海西被於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
 日則徑千里今從東海之上會稽郡鄒則察日之初
 出徑二尺尚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尚多東方之
 地尚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長不復嘗矣夫如北郡
 行之言未可非萬里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
 之乘二萬五千里二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
 謂之多計度驗實及為少焉

備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陽德容
 天視知之又視之近人之效也如實論之天體非
 氣也人生於天何據天無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逐
 神傳或言天之濶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
 十五度一月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壽氣氣如
 雲烟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為日
 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吏更安郵亭地亦如星舍
 若天也若附寄者天有形體所據不虛謂此考之則
 無愧也明矣

設日篇
 備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入陰中陰氣晦冥故
 夜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天夜陰也
 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
 也朝出日人所舉之火也火夜舉光不滅日暮入獨
 不見非氣晦也夫觀冬日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

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火大之
 中何故有鳥火中無生物火大中之無物而死焉
 鳥安得立天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鬼物也鬼
 物安得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故於天蟬蛻於
 淵則氣畜矣所謂鬼物者豈又蟬蛻與且問
 者鳥鬼物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蟬蛻行如
 生也何時既月蟬蛻焉鬼物何時在夫鳥鬼物
 也人之察日無不勝不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
 有物者日為千審日不徒見鳥之形通而能見其足
 有三乎此已非實且此儒者之言也物非一日中何
 為有鳥月中何為有鬼物蟬蛻者謂日月也彼
 見日也常於蟬蛻期月與日合故得之夫春秋
 之期日也夫大經曰日月有之之日有之者
 未必月也知月之何謂不月月之變陽則
 陰也人物在世氣力動靈乃能乘陰乘月蟬蛻
 則如蟬蛻於其矣安得勝日夫日之蝕月蝕也
 蝕則月蝕之月蝕之者無他月也月自蝕也以月
 月在天猶五星五曜則星列星不圓光耀若若未
 入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實未嘗觀而視之石
 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
 儒者說日及工仗之家皆以日為一萬山壽經言
 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秋系十日浴沐水
 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夜惟南書又言
 十日竟時十日日出萬物悉枯光上射十日以故不
 說一日見也世俗又言甲乙為日甲至癸九日
 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外雖知不實辨
 明光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主其說實論之且
 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十二
 子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
 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小大前後若
 一如無異異光色宜詳如家同氣宜合為一無為十
 也驗日蝕遂火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
 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
 有他物光耀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時發扶桑焉
 益見之則知十日之家度日之光數日之實則程千

論日亦如日他光自指也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
 百八十日月一蝕之皆有時非時為變及其為變
 氣自然也日時蝕則月復為之乎夫日當實滿以
 為變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者誰也或說日食
 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月下於日之形也日月合
 相數月在上日在下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下
 障於日月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於月也若陰
 蔽日月不見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相食如葉
 辟者日既見也日月合於聯聯天之帶也日食月掩
 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是
 當與日後時易虛假今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東
 及日掩日差須更過日而東西星初掩之處光當復
 東星未掩者當復食今日之食西星光缺其復也
 西星光復後復東星復西星之合與相掩障如何
 儒者謂日月之滿皆至則從下學見其形若斗怪
 之狀狀如正圓不知望遠光氣氣不圓夫日月不
 圓者謂日人遠也何以驗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
 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圓在天水火何成何圓日
 里微今日日出是扶桑水上之日猶若水謂謂謂謂
 能受之何則一日徑千里十日宜萬里也天之去人
 萬里餘也仰察之日光耀耀火光蓋明不能掩也便
 日出是扶桑水上之日萬里見之不能知其為日也
 何則仰察一日日猶若珠况察十日乎當萬里見之
 若千區之狀故名之曰日夫火如千區望六萬之形
 非就見之即察之也由此言之萬里所見意似日
 非日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
 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珠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
 有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珠十日似日非實日
 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入燭十日安紀堯時十
 日日出且日火也湯谷水也水火相厭則十日浴沐
 湯谷當滅滅焉火燃木扶桑水也十日處其上宜燃
 皆焉今湯谷而不滅豈扶桑而故不燃不枯與
 今日出而不燃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且萬里
 見十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則一日出九日宜
 留安得供出十日如平日且日出且天行有度數日
 隨天轉行安得留安得供出十日如平日且日出且天行有度數日

行度行度亦不相應矣如行出之日與十日異是
 意似日而非日也非秋非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
 恒星不見星如南者公辛卯日如南在何非南也
 恒星不見星如南者公辛卯日如南在何非南也
 而復則焉謂之曰星實如雨不修春秋日雨星不見地尺
 時星史記曰星實如雨不修春秋日雨星不見地尺
 孔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不修春秋日雨星不見地尺
 蓋云不及地尺也夫星實是正之日如雨而雨者為
 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實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
 雖云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實之者皆是星也孔
 子雖定其德著其文謂實為星與史同為從平地望
 泰山之巔鶴如鳥鳥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夫夫
 其實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非直泰山之巔也星
 著於天入察之失星之實非直泰山之巔也星
 是之實百里體大光盛故能垂耀人見之若如
 之路遠失其實也如星實者天之星實而星地人
 不知其為星也何則實者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
 星實如在天時是則星也非星則氣為之也人見鬼
 省則謂之星夫星萬物之精與日月同就五星者謂
 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星是則星實則星實為石
 悉失其實實者辛卯之夜實星若雨而星是也與彼
 湯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儒者又曰雨從天下謂
 正從天墜也如當論之兩從地上不從天下見雨從
 上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其出地起於山
 何以明之春秋傳曰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
 徧天下惟大山也大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各以小
 大為近遠差雨之出山或謂雲氣而行雲散水墜名
 為雨矣夫雲則雨則雲矣初出為雲雲聚為雨雲
 甚而泥濘濘汚衣服若雨之狀非雲與俱雲行雨
 也或曰向者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麗于畢
 俛傍流矣二經成言所謂謂之非天如何夫雨從山
 發月經星屢卑之時屢卑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不
 麗山不雲天上下自相應也月麗於山上山雲於下
 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雨雨之微也夏則為露冬則
 為霜溫則為雨寒則為雪雨露凝者皆由地發不
 從天降也

如死人之狀其氣氣聚非真死人然則實星之形
 其實非星孔子云正實者非星而從正言如非南
 之文蓋俱失星之實矣春秋左氏傳曰辛卯夜中
 恒星不見夜明也星實如雨而雨也日中見斗明故
 不見與易之白日中見斗相類也日中見斗由不
 明也夜中星不見夜明也事異義同蓋其實也其
 言與雨俱之某也夫辛卯之夜明故星不見明則不
 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明則無雨安得與雨俱
 夫如是言與雨俱者非實且言夜明不見安得見星
 與雨俱又據公十六年正月戊申實石于宋五左氏
 傳曰星也夫謂實石為星則謂實石為星矣辛卯之夜
 星實為星則實石為星矣辛卯之夜星實為星不地有
 標虛標虛則實石為星矣辛卯之夜星實為星不地有
 數管史目見不空言者也云與雨俱雨集於地石亦
 宜然至地而極壘不壞非星明矣且左明謂石為
 星何以審之當時石實雖然何以其從天墜也秦時
 三山亡亡有不消故有在其集下時必有聲音或時
 夷狄之山從其於宋宋開石實則謂之星也左正明

或曰曰賢者行得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為依以取富
 貴曰依人知行遠可以得富貴必以依取富貴者不
 能禁後也知力耕可以得富貴可以得富貴然而必
 盜竊情後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
 違禮者眾焉者希心情貪欲志慮亂也夫依與
 賢者同材依以情自取貪欲與同材同知貪欲以依
 自刻也
 問曰依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依人焉為獨以情
 自取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依與
 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制欲欲得循道則則
 無小人貪利之欲論論犯義欲得循道則則
 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依人小人也君子與小人本
 殊操與行取捨不同
 問曰依與賢者同道子有以異乎曰說與後俱小人
 也同道異材俱以依人為性而施行行動之異說以
 口告人依以事人讓人以直道不違依人依直道
 端端人無許依人有術數故人若皆能遠讓讓仁

其能知賢別依...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行是是非非實名俱立而效有成... 功有正邪言合行違者必行... 依人則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依人操行者可...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是故安人愈而不怨... 功也如彼人亦豈之矣不執士不附也安能得...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橫師則鬼谷也... 橫師則鬼谷也... 橫師則鬼谷也... 橫師則鬼谷也... 橫師則鬼谷也...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賢則依然則依人... 知...

竟聖憲文吏相考辨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情欲者為難以立難之極合機章十萬以上行有餘力博覽古今計胸中之藏出領十萬文吏所知不遺辨解得實累千金與實五百十也京廩如正統與安泰知世世名材為名器器大者強物多然則儲生所慎可知矣夫生於世不扶自直白紗入網不潔自黑此言所習習惡習變習性也儲生之性非能皆善也故聖教日夜誨導得聖人之善矣文吏幼則誦聖手習而行無偏章之偏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無文巧法徇私為已趨赴權利者亦則受賂臨民則取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貴將一且在位鮮冠利劍一歲與職田宅升兼性非皆惡所習為者遠聖教也故習習儲生歸化慕義志無則廢從高明將見之順用儲生東海相宗叔屏屏廣召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瑞開儲儲列專專史皆能致授海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量故世制其其書記其其行也

者文吏少道德而儲生多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為實察吏歸於主人富人不歸而實人富者富人有以效貧人無以復也儲生文吏俱以長吏為主人者也儲生受長吏之廉報長吏以道文吏空胸無仁義之事居任食祿終無以效所謂戶位素貧者也素者空也空虛無德貧人之祿故曰素貧無道對之其不取政治無坐朝不能言事與戶無異故曰戶位然則文吏所謂戶位素貧者也居右食善見將領邪豈能舉記陳言得失乎一則不能見是非二則畏刑不敢直言曰情欲巧其力言者文吏不好者有骨無肉脂厚不足干相相相相取問邪為地職者不能立功多貪貪者不能謀於上文更貪貪一日居位無報國利以實費用假儲身不為得貪官顧義雖見太山之陽安有指舉毛髮之言事理如此何用自解於戶位素貧乎儲生學大義以道事將不可則止有大臣之志以維勉為公正之操敢言者也位又難速遠而近津津謂之謂此則都都之府庭所以常靡無人者也試曰文吏舉札之能而治定解者考理

量知篇

程材所論論材能行操未言學知之殊奇也夫儲生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形殊異材也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比於文吏亦形殊性異矣貧人與富人供貨錢百重為儲生死家之家知之者貧人勞能共百以富人使美有奇餘也知之者見錢俱百以富財貨貧富若一也文吏儲生皆有似於此昔為操吏董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儲生學問而儲生胸中之藏尚奇餘不知之者以富者更添幾多少同一量失實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麥蓋山樹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蓋用蓋墨而儲生肯有先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莠莠菜菜之謂也恒女之手紡績織經如或前能織織對織名曰卓殊不復與恒女科矣夫儲生與文吏程材而儲生修有程傅之學儲生不足而富人優儲生不為非而文吏好為效

效也曰此有似於貧人貧人實其實無以償則身為官作實乃卑竟夫官之作非是虛則儲生也虛則用斤斤培壘則用儲斤斤分把操操與彼操刀持筆何以殊荷謂治文者者報上之效驗此則治屋懸墻壁之人亦報上也俱為官作刀筆斧斤操操鈞也抱布買絲交易有亡各得所願儲生抱道買祿文吏無所抱何用買易易財者所首之貨貨不可同計其精粗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里顯之夫先王之道非徒農商之貨也其為長吏立功教化非徒富多出溢之資也且儲生之業豈徒出溢哉其身富強知慮尤明見是非尤可貴也蓋所與與山之材除同也代以以蒸糠以火烟熱亮沈光色澤潤滑之於空其燥滑廣火電之效也儲之未刺結之未織細細縵縵何以與說加五絲之巧施針織之飾文章縵縵縵縵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之學縵縵縵縵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能相過學縵縵縵縵縵縵物實中核者謂之縵縵刀斧之斷

者謂之縵文吏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都縵之人孰與縵縵日切象日逐玉日琢石日磨切琢琢乃或實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琢琢也雖欲勿川質若其令諸深武閱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學其法者必勝不勝什伯之陣不知擊刺之術者強徒之軍軍覆師散無其法也說之始然日粟春之於日穰其其穰蒸之於穰糞之以火成熟為飯乃甘可食而食之味生肌成也粟米為米米未成飯氣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學猶致未成粟米未為飯也知心亂少獨食塵發氣傷人也學士簡練於學成熟於師身之有益猶校成飯食之生肌成器未更精熟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時之瓦山問之佛一貫也故夫道未春蓋日粟米未為絲日積石人未學問日膠膠者竹木之類也夫竹生於山木長於林木知所入裁竹為筒被以為簫加筆墨之味乃成文字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斷木為槩槩之為板力加刻削乃成棗棗夫竹木蠶蟲之物也彫琢刻削

日日用必意者病者必不信也吏更無經學曰吾能治民問之日何用治民日以材能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病曰百姓安肯信而人君任用使之予千中無幾之而使負主問曰我何有在對曰無幾貨注必不與也夫胸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暫之奈何也

謝短篇

程材量知言儲生文吏之材不能相過以儲生材大道以文吏脫解道勝於事故謂儲生頗念文吏也此賦業外相推相也其內各有所以以為短長實謂也夫儲生能說一經自謂過大道以翰文吏更晚薄薄自謂文書客以戲儲生各持端而自蔽非彼而楚我不知所為短不悟於己未足論謂謂之存使機然各知所之夫儲生所短不徒以不曉簿書文吏所劣不徒以不曉大道也反以謂謂不覺古今不能各自如其所業之學未其足也二家各短不能自知也世之論者亦不能測之如何夫儲生之業五經也南面而居且夕講授章句習義理先備其五經可

乃或為器用况人合天地之性其為貴者乎不入師門無經傳之教以禮禮之實不禮禮莫立之朝庭柱礎樹表之類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鉤鐵削刃乃成道路也士未入道門邪垂未除道山野草未斬刃不成野也操練布帛名之曰采貨古之服也無操練之治者穀穀穀不吉貴人服之人無道學任官明庭其不能招致也猶貴人服不能招吉也能斷刑柱謂之木匠能穿鑽穴謂之土匠能彫琢文書謂之史匠夫文吏之學治文者也當與木土之匠同科安得程於儲生儲生之選文書不失分錄有司之陳邊豆不讓行伍其巧習者亦先學之人不貴者也小職之能非專大之職也無經藝之本有筆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雖曰吾多學問御史之知有司之惠也僅悉操者繁者他他他俱日食為腹不同儲生文吏學俱有習其於朝廷有益不約鄭子皮使尹何為取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制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昔以未學不見大道也賢無方術云云能治病問之日何用治也五經之徒者漢之學無不能知者短也夫古不知知今謂之陸然則儲生所謂陸者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儲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百世五經比於上古猶為今也從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儲生所謂百世者也儲生猶曰上古又遠其尋問昧故經不載而師不說也夫三王之學遠矣經雖不載我所連及五經所實其知儲生所當審說也及自禹而後至於於成殷白湯而後至於於周則自文王幾半而至於於秦漢于夏而封爵放職則者何王也則儲生為遠秦則漢之所代也夏始於禹成於湯周而後後後初為人者漢秦漢五經抗我儒士五經之家所共聞也泰何是而論五經何感而抗儲生泰則前代也漢國自儲生之家也從高祖至今則世歷年近今幾幾切又何命從後何端得天下歸身漢與成則家人子若學問康幾處人間之日居宅幾幾幾何為不能知者慈子弟也然則儲生不能知漢世之慈慈人也豈故知新可以為師古今不知者如何何人問曰二尺

四寸者人文節少... 三百六十官又不見天子天子... 是謂之... 夫文之... 王何知其... 非... 夫文之... 王何知其... 非... 夫文之... 王何知其... 非...

三百六十官又不見天子天子... 是謂之... 夫文之... 王何知其... 非... 夫文之... 王何知其... 非... 夫文之... 王何知其... 非...

論衡卷十三... 效力篇... 惟才... 惟力... 惟德... 惟智... 惟信... 惟義... 惟禮... 惟廉... 惟恥... 惟孝... 惟悌... 惟忠... 惟節... 惟廉... 惟恥... 惟孝... 惟悌... 惟忠... 惟節...

惟德... 惟智... 惟信... 惟義... 惟禮... 惟廉... 惟恥... 惟孝... 惟悌... 惟忠... 惟節... 惟廉... 惟恥... 惟孝... 惟悌... 惟忠... 惟節...

大位地雖通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工
之開小石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
能持處危峭之際則必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
重道小才之將塞左右沙土之功雖在顯位將不能
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極小之木合
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
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水而歸由斯以論知
能之大者其獨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其獨
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
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子山中巨木之
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能仲有力桓公
能舉之可謂壯強矣矣不能用于晉楚不能用屈原
二子方重兩王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安地而去可也
時或志氣奔奔斯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屈中
之氣遇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嚙之口不能受更
咽不能下故夫商秋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
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刑執之辨嚴固非弱
安高難能持之也能用其善使安其身則能量其力
能別其功矣美師有攻賊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
蕭何則此蕭何於魏人同與師於魏夫夫蕭何安
坐輿馬走封不及是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為
方面矣師以力為功也蕭何所以能使魏師者以入
秦收欽文書也東將拾金何獨據者坐知秦之形勢
是以能圖其利害察將帥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
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逆律而漢室以享秦儀律之
功重於野戰也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聖聖統統
夫之力也勇猛功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新制工匠之
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議謀政賢士之力也
人生莫不有所以為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
門之關不以力自幸知夫勸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
也

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為內中所有神祇所處
布絲麻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內中空虛徒四
壁立故名曰貧夫道人貧富人不道者猶貧人也

勇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
秦齊楚為趙趙先時魏魏得用中不害行其三符
兵不侵境盡十五年不能不用之又不察其皆兵性華
破國并於秦故曰之世亂則禍亡禍亡則比肩豈其心
不欲為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從重一
人之勝不能居也極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
助強之便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貪魚相與遊
也干將之月人不推則故強不能傷徐鋒之計機不
能動發魯弱不能穿非無干將徐鋒之才也無推頭
發動之主孤孤魯弱不穿徐鋒徐鋒穿幸之功乎
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強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動難
背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強引則有受折者之禍
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敗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
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肯不能自速自速者帶絕不
抗自行者賢也不肯不肯不肯不肯不肯不肯不肯
力乃立豎所以入木者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斯語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刺削者手能
把持之力能推引之也發信之也發信之也發信之也
以七尺為形通人骨中骨之骨不通者空腹無
一膳之謂貧人之內徒四所立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莫不愛通差貧
不賤不賤不推類以況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
則能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知儲生儲生不知道人
通人稱文十貨以上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
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則世談俗之言備矣使人
通明博見其為可榮非徒徒而結結也通何入秦收
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
天下天下之官與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黃黃曰百
耳不聞官口雙身不知香臭曰癡癡與百不咸
人者也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
編目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
無篇章之非不知是非其為閉閉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而行者其其其其其其
且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入道淺淺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望視秘者故人道通所見謂大人之遊也必欲入

都多青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
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
者心厭觀於大市者意倦觀於遊藝之際大川
阜不枯者多所流也漢河無日不雨泥風見者無所
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
海不逼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
大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
別也則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
川鹽井深泉也人或兼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
鹽井之利事不與實通兼蓋有高世之名難哉
令之寡不見行事難辨不可察章句之生不覓古今
論事不實或以一經為是何須辨覽夫孔子之門
謀言五經五經皆留虛虛之也則謂曰博矣以文
才高者皆為博矣則謂之曰博者豈徒一經哉夫
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博典章字信一學不好廣觀無
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恐不覺之聞其謂一經是者
其宜也則曰內日之光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為深多也豈徒師門高舉
之生哉甘酒醴不醴醴者未為能知味也餅夫多短
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士之才兼
夫之力一也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
儒是謂牛之腹重不舉馬也舉手足足則謂之老
矣舉重不運於野野不運於邑邑馬乘舟者必不
由也故血脈不通人以甚弱夫不通者事也故其
病變致不善是故宜服藥於弱弱心生於無道無
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
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兼百家
之言能治百族之亂亂謂之良方兼若巧之一伎
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
以宗廟百官喻孔子也孔子道遠矣故當以宗廟象
多非口故會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遠博博者孔子之
徒也設廟之地極五千里設廟服服能收之漢氏
廟土故萬里之外要竟之地度天博博夫能不優者
不能博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博博無須謂
之會博知道博無能聞之也人好觀圖畫者圖上

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博書讀博
也百家之言令人聰明非徒博博之謂日之光也
是故日光照室內通明謂之明謂之內先高堂之
上仰升樓臺窺四隣之庭人之所願也謂之由坐向
冥冥之內穿曠穴即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
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黃帝武皇帝時
王且在明光宮欲入所閉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
人閉戶戶不閉其後且且謀反自殺夫戶閉為王且
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為占齊慶封不遇
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是言之禍
也夫不問通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公國之社屋其
上祭其下者示絕於天地春秋社屋以為夫夫經
藝者人富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
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強壯之人死
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無鱗非一以其大也
夫水精氣盈溢故其生物也泉多奇異故夫夫夫夫
胃雖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行無所不包學士同
門高舉之生東共舉之何用知短短深師言多也
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空虛形容具存人不動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
文竹帛之所載然皆徒虛壁之畫故空器在府金
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人不能也無非非非非非非
之盛人者漸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
也讀觀有益非徒食有補也故空器空器實者不
稱胸虛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
曲成越女之爭也兩敵相遺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
術之家也孔墨之業實聖之書非徒曲成越女之功
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職職必勝之策也故制
仗之術有必勝之名實聖之書有必尊之聲也色
更召諸治下將相明以教化曉之更所聞見解
相覺悟得以收政右文聖賢言行行所傳也人
心聽人之知非徒色色之是也非徒色色也
洪水為主治水益生記異物海外山來無不至以
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遠然則
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蓋神符神靈重之鳥對子政
武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正二事之說故高行

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博書讀博
也百家之言令人聰明非徒博博之謂日之光也
是故日光照室內通明謂之明謂之內先高堂之
上仰升樓臺窺四隣之庭人之所願也謂之由坐向
冥冥之內穿曠穴即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
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黃帝武皇帝時
王且在明光宮欲入所閉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
人閉戶戶不閉其後且且謀反自殺夫戶閉為王且
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為占齊慶封不遇
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是言之禍
也夫不問通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公國之社屋其
上祭其下者示絕於天地春秋社屋以為夫夫經
藝者人富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
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強壯之人死
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無鱗非一以其大也
夫水精氣盈溢故其生物也泉多奇異故夫夫夫夫
胃雖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行無所不包學士同
門高舉之生東共舉之何用知短短深師言多也
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空虛形容具存人不動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
文竹帛之所載然皆徒虛壁之畫故空器在府金
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人不能也無非非非非非非
之盛人者漸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
也讀觀有益非徒食有補也故空器空器實者不
稱胸虛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
曲成越女之爭也兩敵相遺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
術之家也孔墨之業實聖之書非徒曲成越女之功
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職職必勝之策也故制
仗之術有必勝之名實聖之書有必尊之聲也色
更召諸治下將相明以教化曉之更所聞見解
相覺悟得以收政右文聖賢言行行所傳也人
心聽人之知非徒色色之是也非徒色色也
洪水為主治水益生記異物海外山來無不至以
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遠然則
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蓋神符神靈重之鳥對子政
武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正二事之說故高行

地不遠不能作山游經重對不真山游經不能定之
 疑實沉空古子產博物故能言之能見絲柳委蓋
 占故能察之文凡在千里之外且死道成之者子
 弟賢者求索觀瞻服應不食重先敬長建慎之方守
 也不肖者輕悅快怨無所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
 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告也或觀讀取或取或取不
 錄二者之相而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况辨然
 否者不能別之乎孔子病商覆卜期日中孔子曰取
 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道發其為百世之聖師
 法祖修葺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
 稱者非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
 傳者傳文大難以備之卜卦占射尚古皆文之遺
 音有高屋能占爻卦未有東方朔翼少君能占射
 覆道雖小亦聖人之術也言又不知人生聖王常之
 性好道樂學故辨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虛度
 時辰為飯抗屬為酒是則物也保龜三百人為之
 其天地之性人為貴其識也今閉閣閉塞無所
 美華博覽膏腴之所生也僅四者想徒能辨徒能
 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華於聖王之庭乎李
 明之時漢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四百官百
 官莫知夫谷頌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其至於無能
 對聖國之間者皆皆矣命隨陳之人多在官也木旁
 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蓋仲舒之知重當到子
 政之知武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爾事令史職校書
 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
 設是以爾蓋之史班固實遠揚移傳載之徒名香文
 矣委積不絕大用於世曰此不類周世通覽之人鄒
 行之徒孫解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其仲舒
 無不足之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恭然
 則爾蓋之官爾所望得夫也也以心如九卯為體內藏
 眸子如豆為身光明今史班固與爾蓋通人所以
 遠倫傳上之官儒生所由典也委積不絕豈聖國復
 遇之哉始以書未定而求求也

好欲與三百傑(一)黃而謂之為長而貴之乎
 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
 今之學也如徒作其胸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
 白首深溝終無曉曉與夫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
 以網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胸中之知其精
 利之許以取富壽之業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
 血之蟲無能死之志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人不通
 者亦能自供仕官為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若大
 夫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
 以位為賢與文之異術安得識別通人俟以不次乎
 將相長吏不得若有扶風蔡伯信鬱林太守張孟嘗
 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竟遠古今故其教
 通人也如見大賈孫服為節術推發後獨受何性哉
 東成令董仲舒知為儒是海內稱道故其接人能別
 奇律是以鍾離盛公以編戶之民受主望之知如之
 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尤氣不知之也金玉無
 網色自式當以至今朝數賢賢良令人射擊甲乙之
 科若董仲舒子高各子雲丁伯玉董仲舒中實文說
 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其其漢言撰其文句而以上
 上書奏記或與論立說編述者文人鴻儒也如
 學動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者書表文論說古今為
 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人山見
 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
 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
 用也夫通人見見廣博不能以論說此為醫生書
 主人孔子所謂論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
 草木不能代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
 立我創章與實錄不復因史記者思思自出於傳
 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師徒誦讀詩誦術
 離子篇以上為神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音版
 之辭非似僕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
 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祖君山其
 編文武周公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等殊
 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
 覽古今者為通人承傳傳書以上書表記者為文人
 能精思著文是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通俗人道

人勝儒生文人踴躍人鴻儒文人故夫鴻儒所
 起而又起者也以起之奇通與儒生相科文軒之比
 於車馬之方於組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
 以石為錫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
 玉為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
 起乘皆有品差儒生說名於鬪門過俗之遠也或經
 往或不能成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
 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
 奏之上不能進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可
 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
 子尚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
 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後露易
 已說讀之者猶曰傳記說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
 太元經遠於助思極實與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
 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爾孔子之勝
 也及參差聖之才者也王公子開於君若山以君子
 之傳書亦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虛諸子以喻
 相指故曰陳子制內丞相之見見我我我我我我
 若之先者視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則肉決水
 之占也足不強則不進錄不錄則不深進結篇
 章大才智鴻儒之俊也或曰君嘗之人博覽多聞
 學問習熟則能推雅與文文由外而與未必實才學
 文相副也且漢意於華業之言無核核之深不見大
 道體要立功者希安危之隱文人不與無能建功
 之驗從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問世著書之人皆
 權謀之臣漢世重官之士皆通覽之吏是謂文非華
 業之生核核推之也心思為謀謀孔為文情見於辭
 意顯於言高第相奏效功於前作辭之書其辭為
 趙法計定說行進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漢撰戰之
 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清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
 恒若山易通論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
 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諫以知為平筆墨之文將而
 送之宜從儒文飾辭而為事矣之古哉精誠由中故
 其文若此也人謂是故實建書書非自發辭勝上

聖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若才可謂得
 高下之實矣宋玉者心儀於玉辨者知神於龍能
 差泉儒之才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
 事辯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盡定彼子長
 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為甲君山以宋玉為鴻儒之
 才故有嘉今之文筆能者文則心謀論文由胸中
 而出心以文為天觀見其文奇偉俾俾可謂得論也
 由此言之儒文之人人之傑也其有根株於下有葉
 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辭葉
 皮殼也實核在胸臆文墨著於外內表裏自相副
 稱意實而筆繼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食
 之有毛也毛有五毛皆生於體而有文無實是則五
 色之食毛妄生也連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守矢富因
 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守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
 中之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巧俱發
 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
 口不能繼表著精心以明已之必能為之也孔子作
 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
 疏解孝開年書說文義於肝心非徒得覽者所能
 蓋習熟者所能為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
 長史安可不貴其才力哉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有要能治幸上秦解理辯煩使州郡連事有知唐子
 高谷子雲之更出身盡忠竭誠之力堪與通有不
 解者哉古昔之建四方辟除文墨之士難得紀錄且
 近日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能也在州為別
 史任安舉舉在郡為太守五觀上者華解要除州郡
 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知知少功力
 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後世前也漢昭則
 長生已蒙鄧衡之寵長生主死後州郡遺愛無幾秦
 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復謂相屬文執不尊華不續
 也豈無要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章不足類也長生之
 才非徒說於陳腐也作兩篇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
 胡薛毛髮之事莫不記載與太史公表紀相類類
 也上通下達數日則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
 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商未有別長生白
 雉頁於越越卓卓於於宛宛州州山玉別儒生金珍物產

於龍虎同氣共如動相致可夫虎嘯之時風從谷中起龍興之時雲起百里內他谷異境無有風雲今寒溫之變並時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然非其驗齊皆按實調同時發實實實所致宜殊當時可齊而溫地寒乎寒前用刑者處尤上春甚矣

未必當也而都之市屠殺牛半日以百數刑人殺牲皆有賦心帝都之市氣不能盡或曰人貴於物唯人動氣夫用刑者動氣乎用刑者為變也如用刑者刑人殺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為萬物百端不能當一貴乎或曰唯人活動氣寒不能夫氣感必刑人君世何稱於都街都街西夫一人感氣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氣稱生一人而氣稱溫手故令四下萬刑並除當時歲月之氣不溫往年萬戶失火煙燄天河失千星四害無堪大與溫氣同水與寒氣類火火河成之時不盡不溫然則寒溫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則寒溫之至與實實同時變後之家因變之夫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人君若地應今則其實通於天寒溫之氣愈舒愈寒人君若令問也外若相應其實偶然而以驗之夫天道自然自然無為二令參調適逢會人事始作天氣已有故日進也使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亦氏布六十

四卦於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其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陰降則寒由此言之寒溫隨卦而至不應政治也幸易無妄之履小旱之至自有期節百異萬變始同一曲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為疑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範曰德恒惠若好恒煥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德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蓋過於前而人實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與尚書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溫以陰陽升降變復之家以刑罰喜怒兩氣非連二疑也民間占寒溫今日寒而明日溫則有寒暑之有刑尤且兩氣溫且

鳴氣寒夫兩者皆陽也寒者陰而溫者陽也兩且陽及寒鳴且雨及溫不以類相應三疑也三疑不定自然之說亦未立也

事四時自然夫四時非其所為而謂寒溫應德政治正月之始正月之後立春之際百刑皆斷因空虛然而一寒一溫當其時也何刑所斷當其時也何實所施由此言之寒溫天地節氣非人所為明矣人有寒溫之病非排行之所及也遺風寒暑身生寒溫變操易行寒溫不除夫身運而猶不能變除其疾固已遠矣安能測和其氣人中之於寒飲藥行解所苦精良轉為溫痰吞酸汗之九而愈愈寒有寒不生五殺

節行吹律寒谷可種燕人種黍其中說曰黍較如審有之寒風之災復以吹律之專測和其氣變政易行何能除除是故寒溫之疾非藥不愈黍谷之氣非律不測寒溫洪水使禹治之寒溫與竟之洪水同一實也竟不變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救洪水非政行所救亦知寒溫非政治所招或難曰洪範庶徵曰

憲極寒若好恒煥若若顯煥溫恒煥也人君若則常寒顯之好則常溫顯之寒溫應德節測之非政如何夫豈謂寒不寒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遂至則

道自然若政相應節下之傳先蓋之傳教也人謂天

論寒溫謂告之人君為政失道天用災異與政告之也災異非一復以寒溫為之教人君用刑非時則寒風

寒風王曰天下不災異天其忘子乎災異為諸告故

人之有變也亦有災異謂天譴人君有變性天復譴告家人子家人既別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

病天有災與也血脈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或生

災與災異謂天譴告國政失道天復譴告人乎

於罪者內於罪者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時或酸淡

不應口者猶人勺羹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

情寒之有寒味也奇謂災異為天譴告是其氣酸

之酸得見酸也占大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當天

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世斷者之寸猶夫

變復之家也言未信故據之夫天道自然也無為

知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

其實矣且天善能譴告人君宜受易其氣以覺悟之

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為溫施實律節氣溫而天宜為寒受其政而易其氣故得刑以覺悟知是非

今乃隨寒從溫為寒為溫以譴告之意欲令變更之

且夫王實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為歷歷者道也

火伯覺悟之共起極樂以避王季使大王不易季者

而後字之手太伯覺悟以避之哉今刑實失法矣

欲改易其政宜為與氣若大王之易季者今乃重為

同氣以譴告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實之誤

哉政者謀於張設設柱宮商易其師知之易其

壁而復舊其柱夫天之見刑實之誤猶師之瞽瞍

柱之非也不更受氣以悟人君天增其氣以蓋其惡

則天無心意荷隨人君為謀非也若為長夜之飲文

正朝夕日配酒酒者於祀安子祭廟不掩祖何

則非非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于第做慢父兄教以

澤散吏民橫梓長文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父子

弟之近見於周公拜起賜梓三見三宮在見商于商

子令觀梓梓之樹二見梓梓心感覺悟以知父子

之禮周公可為商而商于可為商必加之攝教

也持善則惡必謂之一亂周禮王任刑刑罰曰報

應用威威皆惡也惡惡報亂其甚焉今刑失當

寬德也夫復為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孫與與王同

也故以善報惡以惡報善告人之理勸厲為善之道

也舜戒曰毋若丹朱放桀曰毋若商之說

紂誦者禁之也丹朱桀紂至惡故曰毋若商之說

毋若商之說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非為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

合德聖賢以善返惡皇天以惡隨非道同之教合

德之驗故學武皇帝好儒司馬長卿大人賦上乃

德德宜其有禮德之象孝成皇帝好儒宮室揚子

雲上其來矣妙稱神性若曰非人力所能為鬼神力

乃可成皇帝不覺為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

效子雲之頌言者善孝武並有德德之氣者孝武

豈有不覺之哉誠然即天之不為德氣以譴告人君

及順人心以非德之德二子為賦頌今帝帝或不

悟也當覆覆天災時為相與日引以科運之心

疾之甚矣其欲大伯較與冠帶執典隨從其德

欲觀於物者莫二人之見要以自白覺悟也夫人君

之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

二子觀見梓梓而相隨刑實之誤為寒溫之見其則

天與人君俱為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違道之氣

非皇天之意而下譴告之宜也凡物

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

曰草草更也火金氣氣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能相成風原寒暑之其冷故稱相寒之謂風寒也

不隨谷故陳涉之其此相相者之也

之其家二子之於除是海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

有以益夫用寒溫非刑實也易之子西門豹念佩

章以自寬重安于緩帶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色

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夫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

譴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

二賢善也楚莊王好獵與羣鳥之不食鳥獸之內奉

釋公好淫樂華陽后為之不聽邪術之言二婦非而

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實罰而顯其非而

其氣此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故諫之為言問

與之俱傷也故其之知禮與也夫伯也其也

入何奴終不志雅進他人前經算難推雅漢朝稱

武而攻越他之性胃越土氣神冠帶之制陸賈說之

夏服雅禮風告以義也他覺悟運心齋內如陸賈

越服夷談從其說信安能令之覺悟自變從黃制

政教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或夫不相反變也譴告人

君誤不覺其失而變其非欲行譴告之教不從如何

曾蔡其用公告教之至於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

當云當雷時法人道善善惡惡善善以實知惡以罪

天道宜然刑實失實也為惡氣以譴告之惡惡之義

安所施哉漢正首師之罪制十從之法惡其罪非而

與人入為罪當也如東罪人以諸史離惡人與罪

首罪亡從之法除天秋牙之謂也酸則決之也以水

淡則加之以鹹水大相變易故勝無鹹淡之失也今

刑罰失實不為異氣以變其過而又為寒暑為溫

於溫一有寒此謂相而沃之以鹹惡淡而灌之以

水也由斯言之譴告之口疑乎必信也今煥新經

大猛則湯熱大微則湯冷夫或猶大寒溫酒熱冷也

願可令人君為政實謂夫中也也說陰陽使氣不和
乃言天為人君為樂為溫以謹告之乎備者之說又
言人君失政天為異不致災其人不可改乃災其身
也先與災先致後誅之義也曰此復疑也以夏樹
物物不生以秋收穀穀不穡夫為政改猶樹物
收穀也願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為災乃言天為異以
說告之不改為災以誅伐之乎備者之說俗人言也
盛夏陽氣燥烈陰氣平之敵射擊裂中致人物謂天
罰除過外一問若是內實不然夫謂災異為謹告誅
伐備為備人罰除過也非謂之言不然而說也或
曰谷子雲上清陳言變異明天之謹告不改後將復
有願其慎時時後竟復然即不為謹告一有復何故
復有子雲之言故後有以改也曰夫變異自有古
候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候指以知墨沐必至天之
也子雲識微知復復然借變復之說以效其言故願
員誠以待時也猶齊晏子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
地且動也使子雲見鉤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謹告
政治不改而有地動之變夫然則于德之願其誠符
當時豈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
心在善人之胸及其謹告在善人之口不備善人之
言反然災異之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世無善
人安所得聖人之言貴人庶幾之才亦善人之次也

時猶子卒之願伏下以俟災或從或必然而驗故
謹告之言信也予之謹告何備於我相星天之德使
自然無為轉為人事故推德之也備天之謹告譽天
之德察也天以聰察備於天德何以知其言也
其聽之也何以知其言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
其狂也以其言之實也大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
之狂而首學今言天之謹告是謂天狂而首學也揚
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猶其道於
賢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天言
也大人制而對者諫是則天謹告也而天歸告於天
異故疑之也六經之文聖人之詳動言天者欲化無
道權愚者之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猶以
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家見經言天與
異時至則生謹告之言矣驗古以知今天以人受終
於文祖不言受終於天虎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按之
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與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啓
皆以人心效天意詩之魯頌洪範之箕程皆以人身
效天之意文武之辛成王勿勿則道未成周公居攝

論衡卷十四終

論衡卷十五
變動篇
論異者已從於天用與與謹告人更說曰災異
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動氣以應之之也物擊
鼓以推扣鐘鼓崩天推猶政鐘鼓竹簫之應也人
主為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
動物物為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為人物上也
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
馬也天氣繫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而手起
舞使天雨也而手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而手一足
起舞矣故天且雨而蟻從紅蜘蛛結綫因疾發此
物為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粟居之蟲動且雨尤
處之物擢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
雲氣之在衣裳之內蟻蟻之在穴隙之中發風蟻蟻
為逆順蟻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蟻蟻
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通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
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蟻蟻蟻蟻蟻蟻蟻蟻
也雷動而蟻蟻蟻蟻蟻蟻蟻蟻蟻蟻蟻蟻蟻蟻蟻蟻
伐株萬莖枯矣人專獨樹技能溫樹根株也生於天
合天之氣以天為主猶耳目手足心於心也心有所
為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感人是謂心為耳目手
足使乎旋旋旋旋旋旋於杆杆杆杆杆杆東則旋旋
而西俯謂災溫隨則罰而至是以天氣為旋旋也動
是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古也素太卜知之謂景公
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災溫猶齊景公
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
兼溫天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氣或不能鳴蟻
而蟻火不變易者何也蟻長而當短蟻大而當小也
以七尺之細形感身天之天氣其無分鈔之驗必也
古人將且入圃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
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更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
兼溫之氣已辱至矣怒氣致寒溫怒氣之後氣乃當
至是竟兼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
事至誠若邪行之時天而雷降祀祭妻哭而城崩何
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慮之好惡也有果

災長將且而雷為此雖非使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
驗也願可言寒溫成物人君起氣而以貪詞乃
言以實詞感動皇天為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
家言風至為益賊者感風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
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性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
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暗蔽而殺皆在徒倚
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實報除
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來則貴從
因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報殺
之人實感其憤天氣動怪人物也故殺償低昂一
貴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
方來者早從北方來者遲東方來者為疫西方來者
為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
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
也天者如成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亡何也物生統
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呼人
人不能溫使見吹呼之人涉空觸夏將有燥暑之患
寒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因政安能
隨之制制人之制制則一心心制之口氣吹之不
能取也手振送口然後得之火以燥之則自圓易
轉去口不遠至該吹之不能得也泥夫去人高遠其
氣若若無端求手盛衰之時當風而直隆冬之月
日而生其氣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極大欲之
甚者至誠當風鼓定當日燥燥而天終不為冬夏易
氣寒暑有節不為人受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
致況自刑實意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欲求能動
天一細行之口安能齊諸郡行之狀况與所見物
之寬狹與沉江離離楚辭楚辭與一秋原原死時
楚國無霜此極寒之世也厲武之時下和獄玉用其
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大都行之誠孰與下
和見初之寬狹與別是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天歎因
不如泣物固不如別計究前衍不如和當時地
不見霜季斯趨高陵殺太子扶蘇并及貴侯家驚其
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死而
其死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
與同時俱當時噴噴非徒歎也誠難不及邪行四

論衡 卷十五

十萬之寬皮實一賢臣之痛人坑堦之喻皮過約四
之呼當其長年之下不見限前而刑曰應復勿告無
等千天帝此言則尸之民被免刻告無罪於上天也
以厭民之不能改而謂之官殆虛妄也而南方至
熱則沙石交子而水而溶北方至寒則冰坵土交
子而先而虛寒在北是謂行時則之五月正歲三月
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
未為受也此始北邊三月霜雪霜雪自降而行道呼
與霜雪會傳曰然有寒谷不生五穀鄉行吹律寒谷
復溫則能使溫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行不令時人
知之之竟以天氣表已之誠篇吹律於熱谷獄令氣
寒而因呼天乎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而雪何須買所
覆彼亦復之折辭謂言靈應過於遠楚相檢之被極
流血二千實屈太史公別記其狀謂行見拘離儀之
比也且于長何謂不言案行則傳不言見拘而便痛
降而雪言靈太子井使日再中天而雨也由此言
之行呼而降霜雪則祀祭之妻矣而前城安也頓
車飯道童子帥師攻之軍到城下頓車之城崩者十
天食自非何之精為虹而買日也頓車在房心間
地且動之也謂動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昂星
頓星在房心也謂動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昂星
矣歲星宮鳥尾星是也然之氣見宋術陳鄭其
案時則地未有非而宋術陳鄭未有也然而歲星
先守尾星氣著連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術陳鄭同
時皆然歲星之宮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
日不致判泰王太白食昂星長平計起也

除史乘子繁金而退之夫以祀祭去哭而城崩者
之軍有哭者乎泰之將滅而門內崩者光家且敗第
城自崩者於泰宮位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城壞
泰宮敗亡之徵也或時祀且犯而祀之妻道哭
城下猶蒸網通來而鄭術稱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
關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猶猶有崩城一婦之
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崩一推三切之極也春秋之
時山多崩城一類也哭崩城後能城山手女然
若編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因其宜也案祀祭從
軍死不隨其妻迎之魯君於途妻不受而棺歸於
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
城中安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祀祭之妻哭而崩城
復虛言也何謂以刑則泰王白虹貫日而先生為
泰實長平之計太白食昂星欲殺高祖藏人於
子伏於橋下義子至橋心動易高欲殺高祖藏人於
壁中高祖至相人亦動心二子欲刑兩王而主心動
實謂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成也而況刑刺欲刺
泰王泰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
兩雨自鳴鳴雨而雨之時人若無事受復之家猶
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行而感人春秋魯大魯早
求雨之祭也早久不雨則求雨者人之疾而祭神
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動流災書日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
表三逆日月之行出入三逆出北則出南則早或
言出北則早而則漢某月馬天下占房為九州候月
之南北非獨為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難而具有頃天
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非月離于畢後日月
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雨而孔子不聽出果無雨
子路問其故孔子曰非月離畢其陰故雨非月離
其陽故不雨如是則雨自以月離畢以政其如審
以政令月離于畢為雨占天下其之管雨天下亦宜
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實異其時必以
雨為應政令月離六七星畢是後足也管公之時
歲早膠公問縣子天旱不雨某入欲基基笑如縣子
不聽欲使市采如對曰天子謂巷市七日諸公議焉

市五日為之使市不可乎案縣子之言使市得雨
也案詩書之文月離畢得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有
為使市放釋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管之市安
耐移月之之行天三十日而月一月中一過畢星
離畢則陰假令在畢之威能令月離畢其時使市
而得雨乎夫如縣子言李可用也蓋謂雨而申春
秋之義蓋虛言也天不食於地地不食於天地
既得雨而水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欲謂
侯及今長庚天不享也神不享安耐得神如雲雨
者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欲享而雨出廣寸而合不
崇則而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而雨邑
然則大專所祭豈祭山乎假令齊然而不得也何以
效之水具川而居相高分寸不流不流不壅不合誠
令人若祭祭亦何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見
在之水相無幾人若謂之終不雨行況雨無形先
深藏高山人若謂安耐得之夫雨水在天地之間
也猶夫海注在人形中也或謂消食於地而人謂
未出其注也人謂不為之謂夫注不可而雨出兩
謂安耐得雨也水旱者則其小旱者則其大旱也
然何用致灌灌以致致之不修所以失之而從請求
安耐得之世謂禱先雨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
天之運氣時常自然雖無祭求亦無補益而世又
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
之號稱桑林則運氣之論前世之說稱者竟當何
由致水旱之術當當何用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
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
得而無恙則德之息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者
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藥病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
可治治之無益終不肯安坐待絕下筮求祟召
靈和藥者則痛惡惡真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
升屋之危以承招復悲恨甚其情也亦祭者之
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不知必歸
於主為政治者慈民之望故亦必勞問政治之災無
妄之變何以別之曰德政得災禍至者無妄也德
政失災應求者政治也夫政治一有則外勞而
內政以復其虧無妄則內守舊政外修禮禮以慰民

安可求而得門子悲哭孟嘗君為之泣涸蘇秦張
儀楚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涸涸政者德可為門
之聲出蘇張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官遠官氣不
通祀祭之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地反崩夫如是竟
當何以政而考祭之家何用感天乎月出北道畢
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
畢星為祭之故下其雨孔子出使子路難而具
之時管未必考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噴然自
夫如是天之賜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雨雨連綿當
其雨也澤求之者當其賜也澤止之者人君聽請以
安民為思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未當雨為請求之
故天下其兩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
之空強法術或人君或末當雨而賢者求之而不
或適當自雨聽君求之適遇其時是使賢者受空責
而聽君求也世謂聖人純而賢者賢能則行操
無非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賢者有知免滿
免通洪水海運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免免也如
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求求世之論者謂
心故夫無妄之災四時皆自一不直政或
以論之周公為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
自一話一言我則求維成德之慈以我愛民周公
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礙不致致物成王自
一話一言政事無非非政政變易然則非常之災無妄
之氣間而毛也水氣間則旱旱氣間則雨言以賢道選
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聖主
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
早猶有氣則之也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變變
即濟其斯見之賢明所以救之者得宜也魯文公
問政大旱秋文仲曰修德那脫食者用務勤分文
仲知非政政後修德不與政政治變復之家見災就歸
於政不政政之無非見災就歸於政不政政之無非
而災就歸於政何以言必當考明矣魯文公問政於
在宣公羊穀桑無決之文當考明矣魯文公問政於
其志曰君者春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童子沂風舞雩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文公問
祭於沂水之上暮春也魯文公問四月也魯文公問

不勝強女媚以精神助聖王止雨洪乎

論衡卷十六
 亂龍篇
 董仲舒春秋之學漢士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
 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於陽從
 類密雨自至留者或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其龍
 也蓋謂上茂芟芟公好龍蟠壁紫玉皆龍必以象
 類為若真是則葉公之風常有雨也易又曰以從虎
 謂虎隨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於土虎
 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上龍安能
 而致雨古者嘗龍乘車駕龍故有泰龍氏御龍其夏
 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夏夏其二龍低伏真龍在地猶
 無雲雨况偽象乎禮運謂象雷之形雷將不閉能
 致雷上龍安能而動雨頻半擬齊噤石引針皆以其
 真是不假他類他類皆似不能採取者何也氣性異
 珠不能相感動也到了疑字考祭典土龍事桓君山
 亦難以類乎噤石不能真是何能擬針取乎于疑窮
 疑以應于疑漢朝習雲筆墨海窮無以應者是事
 非誠決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真龍是也不以象

論衡卷十五終
 類說非也夫寒風至一有海濱流冰死野畢出天
 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教雲龍相從同一實也日火
 也月水也水火成動當以真氣今後道之家得陽燧
 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
 龍土龍亦非真何為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
 龍土龍亦非真何為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
 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清輝五石籍以為器乃能得火
 今安取刀劍佩月之鈎犀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
 既不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劍佩月鈎犀比也齊孟
 春君夜出秦關關木開客為鳴而與其鳴和之夫
 鳴可以感聲成則雨亦可以偽象致三也李于長為
 致欲知因情以律制為人象因之形鑿地為壇以虛
 為都附木因其中因罪正則木因不動因冤校奪木
 因動出不知因之精神者木人乎精神之氣動木
 因也夫精神成動木因何為獨不應從上龍四也雖
 以聖德入大庭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焉符金龜
 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殘論者以為非實然而上
 古久近風氣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徒
 作土龍者如馬之德則亦將自雲雨之驗五也類年

論衡卷十六
 遺虎篇
 變復之求謂虎食人者功曹為蓋所致也其意以為
 功曹食人之平虎亦謂曹之雄也功曹為蓋米於
 食人功曹受取取更知人食虎更受於功曹也乎曹
 世所嚴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蓋心私曹
 故可以倖免直道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
 中之虎當害人也夫虎出有野龍見有明也陰物
 以冬見陽氣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氣動其氣以冬
 出心尾以夏見見其代則虎心尾則記象象出而物
 見氣至而動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遺虎持
 蓋之時稟性狂飢貪叨饑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安
 人之筋力麻弱不適巧便不知改過轉使使蓋益

論衡卷十五終
 類說非也夫寒風至一有海濱流冰死野畢出天
 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教雲龍相從同一實也日火
 也月水也水火成動當以真氣今後道之家得陽燧
 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
 龍土龍亦非真何為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
 龍土龍亦非真何為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
 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清輝五石籍以為器乃能得火
 今安取刀劍佩月之鈎犀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
 既不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劍佩月鈎犀比也齊孟
 春君夜出秦關關木開客為鳴而與其鳴和之夫
 鳴可以感聲成則雨亦可以偽象致三也李于長為
 致欲知因情以律制為人象因之形鑿地為壇以虛
 為都附木因其中因罪正則木因不動因冤校奪木
 因動出不知因之精神者木人乎精神之氣動木
 因也夫精神成動木因何為獨不應從上龍四也雖
 以聖德入大庭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焉符金龜
 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殘論者以為非實然而上
 古久近風氣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徒
 作土龍者如馬之德則亦將自雲雨之驗五也類年

論衡卷十六
 遺虎篇
 變復之求謂虎食人者功曹為蓋所致也其意以為
 功曹食人之平虎亦謂曹之雄也功曹為蓋米於
 食人功曹受取取更知人食虎更受於功曹也乎曹
 世所嚴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蓋心私曹
 故可以倖免直道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
 中之虎當害人也夫虎出有野龍見有明也陰物
 以冬見陽氣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氣動其氣以冬
 出心尾以夏見見其代則虎心尾則記象象出而物
 見氣至而動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遺虎持
 蓋之時稟性狂飢貪叨饑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安
 人之筋力麻弱不適巧便不知改過轉使使蓋益

論衡卷十六
 遺虎篇
 變復之求謂虎食人者功曹為蓋所致也其意以為
 功曹食人之平虎亦謂曹之雄也功曹為蓋米於
 食人功曹受取取更知人食虎更受於功曹也乎曹
 世所嚴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蓋心私曹
 故可以倖免直道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
 中之虎當害人也夫虎出有野龍見有明也陰物
 以冬見陽氣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氣動其氣以冬
 出心尾以夏見見其代則虎心尾則記象象出而物
 見氣至而動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遺虎持
 蓋之時稟性狂飢貪叨饑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安
 人之筋力麻弱不適巧便不知改過轉使使蓋益

論衡卷十六
 遺虎篇
 變復之求謂虎食人者功曹為蓋所致也其意以為
 功曹食人之平虎亦謂曹之雄也功曹為蓋米於
 食人功曹受取取更知人食虎更受於功曹也乎曹
 世所嚴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蓋心私曹
 故可以倖免直道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
 中之虎當害人也夫虎出有野龍見有明也陰物
 以冬見陽氣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氣動其氣以冬
 出心尾以夏見見其代則虎心尾則記象象出而物
 見氣至而動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遺虎持
 蓋之時稟性狂飢貪叨饑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安
 人之筋力麻弱不適巧便不知改過轉使使蓋益

論衡卷十六
 遺虎篇
 變復之求謂虎食人者功曹為蓋所致也其意以為
 功曹食人之平虎亦謂曹之雄也功曹為蓋米於
 食人功曹受取取更知人食虎更受於功曹也乎曹
 世所嚴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蓋心私曹
 故可以倖免直道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
 中之虎當害人也夫虎出有野龍見有明也陰物
 以冬見陽氣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氣動其氣以冬
 出心尾以夏見見其代則虎心尾則記象象出而物
 見氣至而動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遺虎持
 蓋之時稟性狂飢貪叨饑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安
 人之筋力麻弱不適巧便不知改過轉使使蓋益

山鴻婦人林亦無此害也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食食者夫令年食食者以哭哀也子貢曰此何不去也曰曰昔其攻之不守史之不暴也子貢曰孔子曰弟子誠謂政史甚於虎也夫虎害人有古之矣政不可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端此食二人林中試不愚善也為虎不慮矣亦不應矣或曰虎鹿功曹之歲所謂不肯政者非功曹也婦人康史之節也雖有善政安耐化夫善無功曹之官功曹之官相問是也魯相者殆非孔聖必三家也為相必無善操以不賢庸獲其惡必不廉也必以相問為姦今虎食人起則善野之虎常食人也水中之毒不及陵上之氣不入水中各以所近怪取禍是故德者不於山獵者不於湖好入山林窮幽測深法成窟穴捕獲之何以爲發魯公牛哀病化為虎捕食其兄同變化者不以爲怪入山林草澤見蛇蛇何官吏蟻蟻害人入母氣害人入水火害人入地都邑之地與野均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合時也今說時疫尤氣去身視肉猶尸也故虎食之天道偶會虎適食人長吏避器故謂為變應上天矣古今凶發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疾宮樓未成竟上塔其後果竟害公且出鶴鳴巢巢其後季氏逐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意實宜爲長沙王傅鶴鳥集合發者占之曰王人將去其後靈爲祭王傅鶴鳥集宮殿下王射殺之以問師中令讓運讓送對曰夷野野鳥入宮亡之也其後昌邑王克亡盧奴困窮光與公孫宏等謀反其且覺時鶴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遂爲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風時啓入府中其後遂升陽太守夫吉因同占遷兇一驗似空亡精氣消去也故入且亡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蟲入邑等類衆多行事此有略舉著以定實錄也

論衡 卷十六

一七五

人爲蜂蟻所螫毒氣所中爲夫所病爲水所溺又誰致之者皆謂命也乃應政行山林中鹿野野牛象熊鹿野野獸復殺入河謂命也人乃應命受命之貴百姓使自相食使使於虎變得之家不虛政且虎所食非獨人也含血之禽有形之獸虎皆食之入謂應功曹之歲食食會會應功曹史大人食小人虎之與氣氣性一也平陸廣都虎所不出也山林草澤虎所生也必以虎食人應功曹之歲是則平陸廣都之舉功曹當爲買山林草澤之邑功曹當伏誅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歲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功曹當於閭巷之中乎實說虎害人於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爲怪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也當在草野之中不爲馴畜人家之有虎也伏匿希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居安長不擾亂解家居危鼠爲殃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無患虎匿不見長吏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黑頭赤則謂文官使加罰於其所掌類之吏則黑頭赤則不復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政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身黃或頭身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蟲應何官吏時謂白布衣民皆吏被刑乞貸者成勝於官取多於吏其形如狀狀也田之中時有鼠而鼠鼠之則謂吏未必伏誅也陸田之中時有鼠水田之中時有魚蝦蟹之類皆爲致字或時亦出而鼠爲害或當有鼠爲害等類衆多應何官吏時宜公應而而鼠鼠時而有鼠生或言鼠時時至天如而地地食物不獲致草草其頭身黑頭赤則謂吏之室謂何應建武三十一年燒起火山郡河南道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之吏未嘗履屐以食草草連日老婦或去或止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罪也夫蟲食食自有止期猶食食自有足時也生有日死有月也靈變化不當爲鬼使人若不罪其靈靈自亡夫靈風氣所生者謂知之故凡靈爲風之字取氣於風故

論衡 卷十六

一七六

入目而化生春夏之物或食五穀或食草食五穀更受錢也其食他物受入何物保萬三百人爲之長由此言之八亦蟲也人食蟲所食蟲亦食人所食供爲蟲而相食物何爲怪之故蟲有知亦將非人曰女食天之所生若食之謂我爲變不自謂爲災比含氣之類所甘嗜者口腹不與人甘五穀蟲之食自生天地之間惡蟲之出故能言言以此非人亦無以語也夫蟲之在物間也知者不怪其食萬物也不謂之災甘香滋味之物蟲生常多故致之多蟲者家也相時有蟲麥與豆無蟲必以有蟲實主者更是其衆知而更伏罪也神農后稷教種之方實馬屎以汁漬種者令禾不蟲如或以馬屎糞種其種部史說無陳仲子也是故后稷神農之術用則其知史何免爲姦何則無從生上無以察也蟲食也草平事不怪食五穀麥乃謂之災性有蟲亦有蠅性中勇而毒孽靈其用亦與殺無異蠅不爲性獨謂蟲爲災不通物類之實關於災變之情也穀蟲曰蟲食苗若美矣粟未熟生蟲食粟食未不謂之災蟲食苗若美蟲食之穀熟生蟲食之生溫濕性燥生不燥蟲宿桑之種烈日乾燥於燥器則不生如不乾桑則桑之生如雲埋以蓋開繁茂况桑蟲溫濕所生明矣詩云雲覆青瑣止於藩藩者君子無信謠言謠言者青瑣汚白同一禍政詩以爲與昌邑王夢西階下有積蠅矣且召問郎中冀遂遂對曰蠅者瘴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漢臣之言也由此言之蠅之爲蟲應人君用漢何故不謂蠅爲災乎如蠅可以爲災夫蠅或生世間人君常用蠅子乘蟲官人者與如蠅或成歲生如以蚊蟲感世間常有官人之吏手必以食物乃爲與人則物之最貴者也蠅食人尤當爲災必以果生害物乃爲災夫歲生而食人與時而出而害物與時爲其人之病亦亦者非當亦與何故不爲災且天將雨蠅出蚋蚋爲與氣相應也或時諸蟲之生自與時氣相應如何蠅蚋於部吏子天道自然言內偶會非常之蟲生食吏遺署人察貪吏之嫌又見其生別謂部史之所爲也

歸之於政如說蠅之家謂蠅所也其之種類衆多非一魚肉其有蟲蟻不閉有蟲蟻有蟲書卷不有與衣履不有與蟲蟻蟻蟻蟻蟻有蟲或曰或黑或長或短大小不一不相類蟻蟻氣所生非進以死生不擇日若生口假見而而滅變復之家見其出出入食物則謂之災與出當有所罪則侯所似類之吏顯而高之人腹中有三蟲下地之澤其蟲曰蛇蛇食人足三蟲食腸腹說之家時謂三蟲何似類于九天地之則陰陽所生蛟蛟之類蛇蟻之類合氣而生開口而食食有甘不同心等欲類大食細弱知類及類惡物小大逆相皆不謂之災獨謂蟲食穀物爲政事夫道理之實不違物氣之性也然夫蟲之生也必依溫濕溫濕之氣常在春夏秋冬之氣寒而乾燥燥求曾生若以生生罪鄉部吏是則鄉部吏食於春夏夏非一而蟲時生者溫濕甚也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政也徒當歸於政治而指謂部吏爲災非實何知蠅以溫濕生也以

一七七

瑞瑞有大小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鳥赤鳥小物不安之兆也以皇駟駟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鳥不至河不出國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不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皇駟駟何以爲太平之象皇駟駟駟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爲仁聖之行矣向者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曰乙乙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夫鳳皇駟駟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武皇帝西巡狩得白驪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於本武帝謀問羣臣羣臣曰野舍并角明同本也案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是若應知且有解編髮削左衽戴冠帶而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句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如將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况白魚赤鳥猶此類也魚木相白者股之色也鳥者孝鳥赤者周之應氣也先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使物亦不爲天使其未神性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夏后孔甲敗于首山天雨糧兵入于民家主人方孔或曰后來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孔甲之入民室也偶道雨而然也非知民家將生子而其事必因爲之至也既至人占則有吉凶矣夫古國之物見於王朝若入民家猶孔甲遭雨入民室也孔甲不知其將生子爲之故到滿感皇諸瑞有知應吉而至矣

下也世見武王時封出通魚鳥則謂天用魚鳥命使武王誅紂事相似似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魯公使占者以爲白大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爲其盛昭公之身且出魯也後昭公爲季氏所攻出奔於齊死歸魯實爲長沙太傅服鳥巢魯國之占云服鳥入室主人當去其後實說去野鳥雖其占不與失風駟駟之象與野鳥之巢服鳥之巢無以異也是鳥之巢服鳥之內則見雷且因傳令人不吉之瑞矣非鳥駟駟鳥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爲之巢也王者以天下爲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於人知者占之則知吉凶非非吉凶之物有知改爲吉凶之人來也猶善瑞之有兆數矣也兆數數常有吉凶吉人上益與吉相遇凶人與凶相遇非善龜神靈知人吉凶出見致以告之也虛居卜筮前無遺容稱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凶之物來自自當與吉凶之人相遇或言天使之所爲也夫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不達何能雖通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男女不相干市價不相欺可也言其異路二價之也太平之時豈更爲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而而行安得與乎太平之時商人則可有求必利以爲業買物安肯不求賤貨安肯不求貴有求貴之心必有二價之語此皆有其事而求其賤也若夫善瑞其美虛無之瑞始無其物何以論之說以實者太平無有此物信者言虛生於危野者言野中自生肉脯如形形搖散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寒夫太平之氣難和不能使野生肉脯以爲寒涼若能如此則能使五穀自生不須人爲之也能使野生肉脯何不便使自於於獸火自然於于凡生蓬者欲以風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使何必生蓬以風之乎月中能自生蓬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人足月能自生蓬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人足不致物自足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足不致物自足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足不致物自足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足不致物自足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

論之既止則變通之活五應之類無其實備者又古者者災來降而生月朔日一災生至十五日而十五災於十六日一災落至月終災盡來月朔一災復生王者南面觀象生落則知日數多少不須煩按案日曆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災以爲日數何不使英有日名王者親視之乎則知今日者乎徒知日故不知日各備復察察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親日則英頃接不省災災之生安能爲福夫壽之實也猶豆之有災也春夏木生其生必於秋木冬月盡來霜害實者萬物皆枯儲者取謂災災不獨不死乎如春夏冬三時不得災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災於十六日英落二十一六災落落災災不可得數猶當計木落英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也徒美生於堂上人君生尸廟問聖英生以知日數則善矣今云災災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學子稱善矣高三尺備家以爲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英生於階下王者欲觀其美不能從尸廟之問見地一布公三八斷英乎故大屈英之車夫將無有而空言生或賈賈有而虛言能指能令能指或時時性見人而動古者賈賈補見之則則能指能指則言指按人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極指南魚肉之蟲草地北行大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草能指言曰庭未有風秋能指亦人官臣子性草能指也備者說云離離者一角之牛也性知有罪卑陶治欲其罪疑者今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欲爲輸故羊觸則羊起坐事之此則神牛瑞應之類也曰夫離離則復風風之語也羊本二角離離一角體損於羊不及乘類何以爲奇驚三日能離離三日曰真象能與真不能神於四足之龜龜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奇性性知性能知求聖能知天性能一不能爲二或時離離之性能能離人木必能知罪人舉陶欲神事功政惡受罪者之不厭服則離離人則罪之欲人與之不犯受罪之家沒無怨言也夫物皆各自有所

也須區空察之乃知災災夫起觀空下之災災與離離日於空坐份傾傾見之也天之生瑞欲以災王者須察察乃知日數是生瑞物以累之也且災災也王者之堂且夕所也古者雖管宮室之中生牛軋安則生英而人得經月數之且凡數日一二者欲以祀讓事也古有史官與麻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數英是英四時之中命職和空因是以占時英因是英英不躬視而自察英以數日也備者又言太平之時英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英人英人入朝英英未以指之聖王則知英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英人不能聖王性自知之或英人本不生出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英英未安人來報指知之則英何難於知英人而使英人陳知人之術然日知人則英何難於知英人而使英人英交通且備不能知何英也安能知何英如備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論賢聖也然英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英括其非而不直者必苦心知知以離離能離謂之爲神則往往之徒皆爲神也至知吉凶古人滿無不然者如以離離謂之聖類則至何奇而以爲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師伐到孟津之上杖旗執其衆曰余先會先會水中之獸也善人船因神以化矣今意決不意波空光空波則復離離之類也河中有此異物將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異聖之木必處人之舟也尚父諒河有此異物因以成衆大離離之禍罪人酒者光之最角也蓋有虛名無其實效也人與英奇故空英增又言太平之時有甚高尚甘中候日老時英星見於大星或時五星也夫者歲星太白也彼武時歲星太白行於軫度吉實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是英壽又言求有清明四有長庚或武時後歲星太白也或時皆見於西或時皆見於東或時皆見於南或時皆見於北然則長庚與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時日月精明五星日月之類也太平更有甚星可復更有日月乎詩人俗人也中候之賢賢世也俱不知星王并之

時太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則亦復名
 之曰景星兩雅釋曰時宜曰春為發生夏為長秋
 為收成冬為安享四氣和為景星夫如兩雅之言景
 星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天之五星兩雅之言
 五經之訓故諸者所共觀察也而不信從更謂大星
 為景星豈兩雅所當景星與諸者之所說異哉兩雅
 又言甘霖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醴故曰醴
 也今隨者說之謂泉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
 泉二說相違實未可知若謂醴泉水泉章一見一否
 曰醴泉泉正出正出清出也沃泉熱出熱出下出也
 是泉出之異雖有異名使太平之時更有醴泉從地
 中出當於此章中言之何故及居釋四時章中言甘
 露為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從地中出又言甘
 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備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
 辰不失其行期風起甘霖降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
 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霖必謂其降下
 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味甘如甘露
 者俱水平之應非養萬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
 露與醴泉為或不得其真入者受以自實其神若
 誠動形體而危亂之變不除除空憤人者之心使
 明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謂得制使之然也夫實君能
 給實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醫能行其針藥使
 方術醫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病困
 則雖扁鵲未知之何夫命病困之不可治猶夫亂
 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
 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想下路於季孫子服景
 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
 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
 非人力也夫世亂民迷國之危殆災者繁於上天實
 君人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時曰周餘
 黎民靡有孑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宜王賢
 者雖於德微仁惠盡者美過堯湯堯湯遺洪水湯遺大
 旱水旱災皆之甚者也而二聖遺之豈二聖政之所
 致哉天地虛數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旱百王之災
 皆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則其禍非德所為也實君
 之治亂也獨憲父之治本憲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

卷十七

一九一

一九〇

下時土地流濕萬物沾濡澤出此言之謂醴
 且近得實醴醴之甘也醴之於物素味甘之露下着
 樹木所著之樹不能茂於所不着之木然今之甘
 露始與醴醴之所謂甘霖欲醴醴之甘露以萬
 物豐熟矣害不生此則甘霖降下之驗也甘露下是
 則醴泉矣

治期篇

世謂古人君賢則德施行德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
 不肖則德施廢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
 不然何則見堯舜聖賢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
 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豈百石以上若升食
 以下居位治民為政有教化行與止民治與亂皆有
 命焉或才高行僻居位驕廢或智淺操持治民而立
 上古之弊雖幽明考以操有功而加賞無功而施
 行是考命而長短非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
 法據效而定賢則謂民治國亂者賢君之所致民亂
 亂危者無道之所為也故危亂之變王論者以賢人
 孫實為孝子孫孫實為孝子孫孫實為孝子孫孫實
 也必有美與必無廢與與非德也此皆實德之實未
 非德所能取也且我與廢皆天時也此皆實德之實未
 言實德之效也案古人舉賢使財用是也案實德者
 命厚所致非實德所獲也人皆知富饒居安樂者命
 顯厚而不知安治化行者應數古也故世治非實
 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實聖不能處時
 實治聖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
 在數不在賢實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聖
 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祿有十年之昔人有君子之
 行或時不然而世增其美亦有或時政致何以審之
 夫世之所以為亂者不以賦盜衆多兵革起民棄
 禮義負神其上乎若此者由穢貪之絕不能恐饑寒
 夫饑寒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然則饑寒至而能
 不為者希傳曰命薄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
 辱養生於自餘爭起於不足足食養禮義之心生
 禮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寒之春不食親戚權
 康之秋君及四隣不食親戚德行也召及四隣善美

也為善惡之行不在人實性在於成之候極由此言
 之禮讓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
 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
 致不能為政者莫過樂射禁射之時宜當水旱樂射
 射之時無缺耗之災與至自有數或時在聖君之
 世實事者說堯之洪水湯之六旱皆有遺過非政惡
 之所致說百王之害謂謂為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
 百王劣也皆一足以見百明惡足以照若堯湯德優
 王至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凡而明禍福五帝致
 太平非德所致明夫人之瘟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見
 於面部其病過邪氣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壽註
 也國之亂亡與此同等有變見於天地猶人瘟病而
 死色見於面部也有水旱之災猶人瘟病而病也災
 禍不降至於國亡猶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論者謂變
 徵政治人瘟病也凶可謂德行所生子謂水旱者
 無道所致實者還病可謂無狀所得乎謂亡者為惡
 極實者身死可謂罪重乎夫實人有疾病而早死惡
 人有先迎而老病人之病不在德行為惡也然則
 命數不在當由危亂以証也以此今之長吏死古之
 國若安危存亡可得論也

卷十七

一九三

一九二

國之亂亡不在政之是非惡人充溢而善者非政平
 安而常有由此言之禍變不足以明惡福福不足以
 表善明矣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
 十六月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有變千災皆
 同一狀水必人君政致所致歲害為常固德有禍結
 然之氣見不衡惟德者與當此之時六國政教未必
 失也也歷時之都一夕洗而為湖當時屬長吏未
 必証安也成敗繫於天吉凶制於時人未為天氣
 已見非時而何五穀生地一豐一耗穀難在市一貴
 一賤者不必賤耗者未必貴豐耗有歲貴賤有時
 時富貴豈欲償增時富賤耗殺直滅夫較之貴賤不
 在豐耗猶國之治亂不在善惡賢君之立偶在當治
 之世德自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祐至
 世則謂之賢君所致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之時世
 極俗亂災官不絕遂以被國亡身滅嗣世世謂之為
 禍禍不在善惡善惡之證不在禍福夫吏到官未有
 所行收效則前無所以災然而論成災成災成災

論衡卷十七終

子諫之符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投亂之災惟陽陽
 缺更不能禁波詰為太守不城一雖不刑一人高統
 安附而惟陽陽清夫皆參焉相若不為得波詰焉太
 守若都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惟陽陽刑錯者參德復而
 雖成重也計天之威德與曹參波詰而謂天與王
 政應而謂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或不若汲
 黯重也遂依玉治術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術對曰
 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為之道也或曰太平之
 應河出圖洛出書不實不為不成天地出之有
 為之驗也張良避泗水之上過胥石公授太公書蓋
 天佐漢漢秦故命令神石為鬼書授人復為有為之
 效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待聖而為國者乎
 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符曆成歲一有各成季友生
 文在其手故叔曰虞爭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
 曰馬穆夫人三者在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為文
 字在母之時天使神特錄筆墨到其身乎自然之化
 因疑難知外若有為內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黃石
 事疑而不能究也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
 前王夫人形不可久見也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
 以驗其言行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秦穆自亦亦
 有為輔助求和耕種因亦播種者人為之也及戰入
 地日夜兵大人不能為也或為之者敗之道也宋人
 有聞其苗之長者謂之明日枯死夫欲為自
 然者宋人之徒也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為人
 天性者亦當無為而有為何也曰至德無為之人
 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為氣薄少不遠道德不
 似天地故曰不肯不肯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
 賢故有為也天地為能造化為工稟氣不一交能皆
 賢賢之孰者貴老也黃帝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
 老之操身中恬淡其治無為正身共已而欲歸自和
 無心於為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易曰黃帝
 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為也孔子
 曰大哉美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曰曰孔
 子曰禹之有天下也不與焉則公曰上帝引使上
 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堯治任賢使能已無為而
 天下治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雖名無
 細殺出見人當遠則前所於此在帝制者也論之以
 為難固且昌之狀也黃石枚青亦漢且與之氣也
 氣為鬼錄人形自然之道非或為之也草木之生
 皆稟青德皆有曲折繁榮又章曰夫為文字復為君
 際乎宋人或刻木為符一作符者三年乃成孔子曰
 使地三年乃成一其則萬物之有聲者莫大如孔子
 之言萬物之兼自生也自為生也故能成或如天
 之采色通可為平馬獸未能盡實春觀鳥獸之毛羽毛
 之其通可為平馬獸未能盡實春觀鳥獸之毛羽毛
 觀其成天地為之手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為之為
 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手手為萬萬千手物
 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懷子氣十
 月而生耳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脈皆神骨節脈自
 然成廣中于并為之也偶人千萬不各為人者何也
 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思
 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或出入宮門武帝
 大驚立而迎之忽不見蓋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妄
 之偽故一見恍惚消滅滅亡有為之化此不可久行
 為之化自成故曰薄薄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
 壞於陰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豈曰大人與
 天地合其德黃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
 無為也天道無為故春不為生而夏不為長秋不為
 成冬不為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藏
 藏故井決波濤濤田物亦生長濤然而雨物之生
 葉根墳莫不洽論聖量海濤與以井決波故無
 為之為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
 成神德之兩功者大矣而天地不為也氣和而雨自
 集儒論夫婦之選取法於天地知夫陰法天地
 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或矣夫天覆於
 上地便於下下氣無土上氣覆下下物自生其中間
 矣當其生也天不須復與也由于在伊歲中父不能
 知也物自生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哉及其生也
 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為德德其性故於魚於川
 縱限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於上陵不逐獸
 於入湖者何哉佛提其性失其所宜也夫百姓魚獸
 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德也商缺雙

論衡卷十八

自然論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
 生合血之類知知來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
 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為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
 麻以衣人此謂天為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
 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天者普施氣
 萬物之中故合氣而絲麻麻桑故人食粟衣絲麻也
 夫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
 欲以謹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與
 之於外口口水之得以為利欲之為也今無口口之
 欲於物無所求夫何為乎何以知天無口口也
 地知之也以上為體土木無口口天地夫婦也地體
 無口口亦知天無口口也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
 氣乎氣若雲烟雲烟之屬安得自口口日凡動行之

類皆本無有為欲後動動則有為今天動行與人
 相似安得無為曰天之動行也流氣也體動氣乃出
 物乃生矣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入
 之流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故
 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流氣不欲為物而物
 自為此則無為也謂天自然無為者何氣也恬靜無
 欲無為無事者也老聃得以壽矣老聃之於天使
 天無此氣老聃安所冀受此性降無其說而帝子獨
 言者未之有也武復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
 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為君乃易子桓公公曰吾未得仲
 父故難已得仲父何為不易夫桓公得仲父任之以
 事委之以政不待與知皇天以至德之德與王政而
 謂告人則天德不若桓公而謂君之操通上帝也
 曰桓公知仲父賢故委任之如非仲父亦將誰告之
 矣使天遣堯舜必無誰告之矣曰天能誰告人君則
 亦能故命堯舜才若堯舜受以王命受以王事勿
 復與知令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夫道廢德離誰告之
 何天不憚勞也曹參為漢相漢獄獄不勝改治其

得之命數精微非一附之所能得也應曰九齡之...

俱不得為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

異者此形不異也古之火水合之水火也...

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承堯之善...

功不加兵令皆內附賈獻牛馬此則漢之威遠莫
犯也封為至王天下之式王舉兵皆願漢八百
諸侯不期俱至項羽殺秦而用兵與高祖俱起
力雖重未有所定則項羽力勤折旋難於漢末高祖
誅項羽折鐵武王代村推木然則漢力勝多矣凡
克敵一則功二則難漢武伐秦一敵也高祖漢
以臣伐周周之扣馬而漢武不不不不不不不
無伯夷之義可謂明於周矣止山易以起高祖
易以高深定於漢無所附者難舉爵來位專
統者易舉以唐秦人嗣帝位舜以司徒因克授
禹以司空緣功代舜禹由七十里文王百里武王
西伯最支王位三郊五代之起皆有國力易為也
高祖從亭長提三尺劍取天下先武由白水奮武
勝內無尺上所圖一位所乘直奉天命自自然則
起高祖深為深於止山也此方五代執者為後傳
書武則武王代村太公陰謀小兒以月令身純亦
孫然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寬後離也而離母離之時離能在上與神通好
貴飲酒含氣及後離時其上有神怪夜行新
蛇蟻與共與俱之山離時自離離光氣離見
後離始知皇皇見東南有天子氣及起五星聚於
井楚漢軍皆見五色光武且生皇皇集於城嘉禾
於五星皇皇之身夜半無空中光初者蘇伯阿
於天五帝三王初生始起不聞此怪竟母成於赤
及起不聞奇神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
子功起白狼狗後視母大人之勝文王起得赤
雀武王得鳥鳥皆不及漢太平之瑞黃帝先身皇
一至凡諸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
龍麟鳳皇木宜帝鳳皇五至麒麟神龍甘露泉
龍神光平帝白雉黑雉李明麒麟神龍甘露泉
雉黑雉黑雉黑雉黑雉黑雉黑雉黑雉黑雉
怪一代之瑞瑞不絕此則漢德豐茂故瑞多也
亦則天朝今上嗣位元年之間嘉瑞瑞瑞二年零

長大牧官廢丁般民兒身亦以為為天神及言廢亡
音謂商滅兵至夜野長舉廟祠茲漢漢民惟不情
周之所歸也世謂之虛漢取天下無此虛言武成之
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汜以武成言之金見以丹晨奉
脂燭殆且然矣漢伐紂武成篇五千八百王莽遣二
公將三萬人戰于昆陽當而擊其前後不相見漢兵
出昆陽城擊二公軍一而當十二公兵取天下以雷
雨助漢成敗與秦秦崩而以人奉取取取取取取
王代村封起火死武王就斬以執其首於大白之
在齊宣王傳其錄之牛時其色之鼓也楚莊王
鄭伯之罪見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恐不其其身
是於於大中所見其後非徒色之鼓也楚莊王之
執斬以執其首其首何其惡哉高祖入咸陽開秦
二世項羽殺子嬰高祖乘兵即害不刀王莽之死夫
長安劉聖公已誅王莽乘兵即害不刀王莽之死夫
斬大之首與黃帝身之身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里之恨恨以人君拘人臣其連連其與秦秦周周并
平帝也鄭伯身命於紂之死不若亡也若亡也若
生芝草五木四年廿甘露降五穀五年芝復生六年黃
龍見大小凡八前世世不見之生無二甘露一降
而今八龍並出十一芝草生甘露五穀德也德也
故瑞瑞瑞也自古帝王執能執斯瑞者論曰王者推
行道德受命於天論衡初求以為王者生天令性
命難容且兩論之酒食之賜一則為海則則為厚如
儒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漢獨再此則天命於漢
絕也如論衡之言生來自自然此亦漢家所無厚也
絕而復絕而復生世有死而復生之人人必謂之
神漢統絕而復絕光武存以可謂復矣武王伐紂
初之夷位戰戰野放武王之時德當獻後人質暢而
周家徵戎狄收周平王東走以避其難至漢四夷朝
貢孝平元始元年瑞瑞重運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
成王之賢瑞以周公地常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
金城塞外羌其種種其類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
屬漢漢得西王母石室因為西王母時或狄攻王
至漢內屬獻其寶地西王母石室在絕極之外而漢
之德大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

時據道許謀許謀生口千萬數其為入國大
伯採薪斷髮文身負負負負負負負負負負負負
木蘭則今特負負負負負負負負負負負負負負
東漢漢周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春春秋之義義義義義義義義義義義義義義
巫巫王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
周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日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
於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許士士其人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
君君君君君君君君君君君君君君君君
陰陰陰陰陰陰陰陰陰陰陰陰陰陰陰陰
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
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盤盤盤盤盤盤盤盤盤盤盤盤盤盤盤盤
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
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
黃金也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
採取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具具具具具具具具具具具具具具具具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
等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
等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
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

三首巧侯之人或言有罪之國雖不能泅水知力極
盜罪非在身不加於上虜成虜成死於不毛怨惡
上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
明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莫斯夫矣子曰狗是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天地
天時非政所致其帝其帝其帝其帝其帝其帝
過關萬宗之側身局局之側身局局之側身局局
庸王因緣以建德政建德政建德政建德政
是故養病恒醫醫醫醫醫醫醫醫醫醫醫醫
氣至氣之疾疾也此非不面牛死民民可謂
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
不足無天下焉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處在道心同場內以故道路無盜賊之跡深道
無劫奪之盜以道為導以國為導五帝三王臨
斯哉

驗符篇
承平十一年屬江皖國國民際有觀民小男曰陳
魯魯魯魯魯魯魯魯魯魯魯魯魯魯魯魯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金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人來真之自出於潤者其真一也昔德德德
瑞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世又帝之時玉符見金
與玉瑞之最也金帶玉色人之奇也承平中亦有
金帶金帶大如黍粟在水派派中試探得日重五
之金一色正黃土生金土色黃黃土也故金化
化為黃石黃石之精出焉得也夫大金之類也寶
化為黃石黃石之精出焉得也夫大金之類也寶
出也四年廿露下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年芝草復生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
芝井前凡十一木湖水去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

然室正臨亦有依山其下歲陰水澤不測二黃龍見
長出十六丈身大於此與頭額狀如圓中畫龍馬小
室正其骨觀見之主龍可數十丈又見狀如馬馬小
大凡六出水速激波上蓋二龍之子也并二龍馬人
出移一時乃入宜帝時以皇下彭城彭城以開宜帝
都侍中宋翁翁一曰鳳皇當下京師集於天子之
郊乃下彭城不可收與無等宜帝曰方今天下
合為一家下彭城與京師等耳何令可與無下等乎
今左右通經者諸君一翁一翁竟冠叩頭謝宜帝
之時與今無異鳳皇之集黃龍之出也彭城零陵
遠近同也者也長遠門表為界突陵在內猶為此矣
齊人公孫臣字文聘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其後
黃龍見於成紀成紀之述猶突陵也才宜帝時
觀者出黃龍比出於此為四漢土德也宜帝制漢
於文帝之初云漢色當黃龍黃龍以五為名黃龍當
之臣云色黃龍五土德黃龍失生於土土氣和黃龍
皇上土氣極極極作甘故甘露集見世不幾
聖皇是時二龍在皇今龍變出龍其之故治則也
漢書卷二十

龍出往世其子希出今小龍六頭出出遊狀如龍
六千嗣後也唐虞之時百獸率舞今亦八龍遊戲
良久之身年仙者所食在生世出不過一二今并
前後九十一本多獲考考之徵生有容之幅也甘
露之降世一所今漢五麟鹿上之徵也魯也
禮仁者善皇帝聖人故芝草復生黃龍土色位在
中央故軒轅德俊以黃為號皇帝寬德德帝黃帝
龍色黃示德不異其方曰仁龍東方之獸也皇帝聖
人故仁龍見仁者養育之味也皇帝聖人惠愛黎民故
甘露降龍濟養之物也陽見於外皇帝聖人招拔羸
大也端出必由嘉士貼至必依吉人也天道自然無
處偶合聖王復臨亦出嘉實明臣具應事以康文
武受命力亦用仰也

論衡卷十九終

常然乃在百代之上美而功宜家主上詩之須
言右臣之典也其家而觀他人之聖忽其交而觀
異人之請未為能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
臣之請也夫大號于而頌其美識國奇而快其功孰
與疑暗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光之為君也唯天為大
唯堯則之焉蓋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聖堯於堯
或曰大哉堯之德也堯堯何等孔子曰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晝而而依耕田而食堯堯何等孔子曰乃大堯堯
也德者乃知堯者也堯堯世不知聖主是則育者不
能別黃也知聖主不能領是則暗者不能言是非
然則方今百官之德與堯堯之民同一才矣夫
孔子及唐人大哉者知堯堯也夜舉燭燭光耀所及可
云堯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堯也夜舉燭燭光耀所及可
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也浮於淮濟皆
知向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也者其從橫
難極極深廣難測漢德即唐日光海外也知者知
之不知者不知漢德也漢家著著夫上及於周禮于
並作皆論他事無與須之言論衡有之又詩論衡名

周與杜桓固所上頌頌和頌頌也宜帝之時諸國
深列士成不在於上者子孫之何則文祖不贊
故不盡國也夫頌言非能盡文也如千世之後諸國
著不見漢後世世之故大古之通經之臣世主令
功化於竹簡上今世則於諸國文人世世以此自
勉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故也地也非湯故有
高平或以漢漢而而之為平地矣世見五帝三王
為經書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於漢矣或以論為優
稱損三五少豐漢漢家之下宜從漢為平哉漢將為
五三轉為漢漢漢非一廣狹同也樹竿測之深
淺可受漢與百代俱為主也實而論之優劣可見故
不樹長竿不知深淺之從無論衡之論不知優劣之
實漢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科德相與比也無
鴻等之論不允庸庸之名論好稱古而安今恐漢將
在百代之下宜從何處論者行之跡也益之美者成
宜也惡者成罪也成罪則宜亦然然而成湯如
成宜王言無憂之災不能則政臣子果謚不失實
也山斯以論堯堯亦美則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
德於百代世明如日月堯堯與不能百言之不美者
教秦始東而遊升令稽山半斯則不紀頌帝德至
齊那亦然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觀頌之者見光輝
之美由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字斯之才也無
從升會稽應瑞之略也錄其為妙具之曲至者不
日善結單之人必忠不情何則則妙異難為觀者不知
善也聖國揚如具之政東臣不頌將頌其美安得所
施哉今方板之書在竹簡無主名所後生出見者必
然不辭服也如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驗當試
人爭則以為珍珍上書於國記於郡縣為士吏
稱行能章下記博士吏更其何則章表其行記明
其才也國德滋遠有宜家使聖國大漢有廣廣之
名符在俗獨不實論也古今三三不紀則其符瑞亦
宜累循符瑞之出不同於前古時已有世無以加故
有清瑤俗備好長古而短古言瑞則顯而後是
應變而定之漢不為少漢有實事備者不稱古有虛
美誠心然之信又逐之偽而近今之實斯蓋三古九
德所以成也聖聖聖聖所以與也區區者朝聖聖實積

慎言堯者得實考也夫一字之區尚明主況千言
之論萬文之頌哉然車載人與其從多也車載
船與加漆未盡也然則越筆之人論之車車未盡
也及無知大較不登國無知文德則不彰漢德不
休觀在百代之間論衡之論不著也也論衡以來著
者非不講論漢司馬長知為封禪書文物不具司馬
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帝子登錄皇帝以至真平陳
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明漢家功德顯可觀見今
上即命未有實論衡之人為此舉故有齊世宜
成厥國能於傳者之上宜昭名於萬世之後厥高
非徒奉天之功德崇於城增文人之勞助於祭
樹立臨地國之功德崇於城增文人之勞助於祭
聖主德盛功宜莫不須頌紀載矣得何論衡去無強
乎人有高行或舉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
善不肯陳一顯此三者者為實五三之際於斯為
盛孝明之時舉端並至百官臣子不無少矣唯唯因
之從稱頌國德可謂得其實矣頌文論以奇彰漢
合於漢漢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欲使及也實
而論之漢更難及故漢漢平王因緣以立功化故
治別之篇為漢漢治有亂有能能以亂為治者
便優者有之建初五年無妄至聖世之期也皇帝
德德被備其災故顯明焉為漢漢是故秦秋為漢制
至或在至世時早為漢漢為漢漢是故秦秋為漢制
法論衡為漢平從門處處空室之言什而失九
如升堂國室自不失一論衡之人在古堯堯之地其
道非徒門庭也日則御車千軍人不謂之廣者蓋也
聖世其日月不暗人不謂之廣者蓋也聖者善日月
之明處在中州禮於百里禮問問傳授不實形確不實
難論得謂書到計更至乃問聖政是以黃功失其由
之積德德遺音與之美使至秦開之下則班班之跡
論功德之實不火蓋蓋之徵武王封孔子之墓孔子
謂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于三累也遺立國春
陽出其下聖國表者若然如路漢使明著矣立邦表
之自故漢漢之德未光於世也

漢文篇

孝武皇帝封仲山為魯王王莽王墳孔子宅以為得
 孔子之遺教必當是魯國魯侯之有伏象三盾之土
 然不能為孔子山為之葬不為武帝葬武帝葬不為
 以武帝之葬仲山山為之葬不為武帝葬武帝葬不為
 仲山之葬仲山山為之葬不為武帝葬武帝葬不為
 仲山之葬仲山山為之葬不為武帝葬武帝葬不為
 仲山之葬仲山山為之葬不為武帝葬武帝葬不為
 仲山之葬仲山山為之葬不為武帝葬武帝葬不為
 仲山之葬仲山山為之葬不為武帝葬武帝葬不為
 仲山之葬仲山山為之葬不為武帝葬武帝葬不為
 仲山之葬仲山山為之葬不為武帝葬武帝葬不為
 仲山之葬仲山山為之葬不為武帝葬武帝葬不為
 仲山之葬仲山山為之葬不為武帝葬武帝葬不為

論衡 卷二十

二一九

道地之無漢氏治朝不有殊卓之辭文人之休國之
 符也聖聖如名宰府者不知和洽文文因聖世
 之驗也孔子以辨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焉目
 文也夫儒儒占人同一貫也則聖聖而人與人
 心也而日多矣賤賤文錯於混塵之中聞見之者莫
 不痛心知文雖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道顯
 天文文文章徒謂非華華之美麗之觀後最人之
 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顯其德也惡人為善人惡力自
 譽然則文人之學也善也也也法所以享壽
 以善也加一字之諸人猶恐惡知之者其不自
 也况極學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單載文以千數
 傳流於世成為丹音故可尊也揚子雲作法言謂官
 人實幾千萬願或於善子聖不蓋夫宜無仁義之行
 國中一之鹿標中之牛也安得安得安得安得安得
 善哉鄉里人以為惡或那人在道遇墨所彈安得避
 已公侯子雲定宜於軍筆乘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
 之見以正惡安宜安宜足於斯地其有好儒文信於
 陰陽鬼神人死亦謂鬼神之生人猶水之為冰
 也水凝為冰氣凝為人冰凝為水人死復神其名為
 神也猶冰釋更名為水也人見鬼則謂有知能為形
 而官人無辨以論之也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見
 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故之以實察
 意聚米米在囊中若粟在囊中滿盈隨立樹可見
 人形聖之則知其為粟米也若粟在囊中則其形若
 容可實也如粟穿米則安能粟明則其委委時人若
 聖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內則粟米在
 囊袋之中也死而形體散精氣散粟穿身取粟米
 棄出也粟米棄出囊袋無復有形精氣散云何能復
 有體而人得見之乎粟散之散也其向虛若皮毛尚
 在制以為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豕
 為狗豕者人不覺如狗之皮毛故人不知其為人也
 人死皮毛朽散精氣尚在神安能復見此形而以
 行見乎夫死人不能復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
 復死人之形以見矣夫言能變化象人之形者其形
 尚生精氣尚在也如死其形朽散虎兇勇悍不能

道志有善惡故夫占卦以卜足觀文以知時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
 疾虛妄

論死篇
 世謂死人為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論之死人不可
 為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論之論之以物人物也物
 亦物也物死不為鬼人死何故謂能為鬼世能辨人
 物不能為鬼則鬼不為鬼尚能辨人明知不能辨則
 亦無以知其能為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
 精氣散散為枯骸為血脈也入死血脈竭精氣
 滅滅而形體朽而腐成灰土何用為鬼人無耳目則
 無所知故尊百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
 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
 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鬼忽不見之
 名也人死精神升天故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若歸也
 神者恍惚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降降之名也降降遊
 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神
 也中復無已其而復始人則神氣生其死後復神氣
 復得復公年衰病化為虎亦以不死也世有以生形
 轉為生類者矣未有以死身化為生身者
 天地開闢人是以乘塵薄而死若中年天亡以億萬
 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為鬼則道路
 之上一步一鬼也且死見鬼見鬼數百千萬滿堂
 盈庭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人之死也世
 言其血為精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精不聚
 人形浮沈積聚若火光之狀猶死人之血也其形不
 聚生人之形也其形不聚生人之形精氣去六何故
 聚人之體人見鬼也其形不聚生人之形則可聚死人為
 鬼或反聚生人之形病者見鬼云甲來甲時不死為
 象甲形如死人為鬼病者何故見生人之體乎
 天地之性能生火不能使滅火復能生人不能
 能令死人復見能使滅火者為火火乃能燒死人
 能復為形火滅不能復然以況之死人不能復為
 鬼明矣夫為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鬼者復為
 之精神則人見之豈徒見視視之形無為見衣帶破
 履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見

論衡 卷二十

二二〇

卒之手精神本以血氣為主血氣附形體形體雖朽精神尚在能為鬼可也今衣服縶紲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若而亦自無血氣縶紲已與形體等安能自若為衣服之形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體亦象之矣象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

夫死人不能為鬼則亦無預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預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慧者以含五帝之氣也五帝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臟在形中也五臟不傷則人智慧五臟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矣人死五臟腐朽則五臟無所託矣所用者皆朽者已康矣所謂為智者已去矣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人之死也其猶燭也燭者移之次也移者死之比也人移不悟則死矣案人移復移死後復生者與燭相似然則移死一實也人移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識生時所作矣人言欲有所作於死人之旁則人知夫胡妻阿室而處淫風失行忿怒則於夫死妻更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驗之宜大忿怒今天夫死者寂寞無聲更嫁娶者平怒無禍無知之驗也

孔子葬母於防而兩墓至防遂崩孔子聞之流涕流涕曰古者不節葬遂不復節使死有知必悲人不節也孔子知之宜無節遂以喜寬神然而不節聖人明者曉其無知也枯骨在野時時有聲若友則哭聲而之死人非也何以驗之生人所以言語呼

呼者氣括口喉之中動搖其舌張歛其口故能成言骨猶吹簫笙箏笙吹氣過不括手無所弄則不成音夫簫笙之管病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猶人之舌也人死口喉腐敗舌不復動何能成音然而節棺時時鳴者人骨自有能鳴者焉或以為秋也是與夜鬼哭無異也秋氣為鳴之變自有所有為伊倚死骨之側人則謂之骨鳴有知鳴於野草澤墓體以千萬數鳴之聲宜更屬焉夫有能復使不言者言未而言者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不能復使之言也

不能知如於死人之棺為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附棺尚在形體尚全猶無所知况死人精神銷亡形體朽敗乎人為人所傷傷者若以諸人預亡之故也或為人前所說不知何人教也或家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自知必患人之毀已也當能言於更旁告以賊名若世間死者皆生人辱而用之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皆生人辱而用之及至叩元結下死人遺囑口口說善善之言也如不誇飾物之精神為之象也或曰不能言也夫不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薄人之未死也智慧精神定矣病則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其散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燭不照人死而不知不慧二者宜同一實論者若謂死有知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陰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為冰輪春氣融冰釋為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精神亦隨陽之氣凝而為人年終壽終生以前為氣或死之也物死者去或事之也手之物皆棄之而去後不能復守之也物亦不能復自青燦色俱逝並與於天青燦之色猶泉之聲也死物之色不能復青燦為死人之聲能復自言也人之所以能言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食也飲食損則氣力衰衰則聲音嘶啞不能食則口不能復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欲看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之精也使生人不欲食而徒以口欲看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死矣或曰

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散氣為音夫生人之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生何以殊身中身外何以異取木實於大盆中置破水漉地水能異於盆中之水乎地水不異於盆中之水身外之精何故殊於身中之精人死不為鬼無知不能語言則不能害人矣何以驗之夫人之怒也用氣其害用人力須須骨而通則能害人忿怒之人向呼於人之旁口氣噴射人而雖勞如虱實不害人使舒于而擊足而厥則所擊處無不破折夫死骨朽

力能乎足不舉雖精神尚在猶向呼之時無制助也何以能害人也凡與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背持刀爪牙堅利之故也今人死手背朽敗不能復持刀爪牙墜落不能復齒安能害人兒之始生也手足其處乎不能得足不能舉一有者氣凝成未成能舉也由此言之精氣不能堅強氣氣為形體形體弱弱則不能害人死無氣去精神絕微弱則不能害人矣夫謂能害人者邪死人之氣不去邪何能害人離邪之未去也須須於腹中滾而視之若水之形更離伏體方流成流成之後能吸吸之夫人之死猶預滑之時預滑之氣安能害人入之所以勇猛能害人者以飲食也飲食飽足則強壯勇猛強壯勇猛則能害人矣人病不能飲食則身弱弱弱則其故至於死病困之時在其旁不能叱人監其物不能禁其腐腐困勞之故也夫死腐困勞之甚者也何能害人有焉夫之畜為人所監猶能禁禁之人其不忿忿忿忿之極至相賊賊賊之時人相咬食若使其神有知宜能言人身貴於鳥犬已死處於見物同死而精神亦滅安能言言謂人貴精神有異成事物能變化人則不能是反人精神不若物物精奇於人也水火燒燬凡能害人者皆五行之物也傷人未破入土壓人水溺人火燒人使人死精神已五行之物乎害人不為乎不能害人為物則為氣矣氣之害人者太陽之氣為毒者也使人死其氣為毒乎害人不為乎不能害人夫論死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精其害人者非其精所為明矣

忿怒於火無差於食已不能害人之驗也呼之未就也為復有已說也去復有之體更為毒之形使死人精神去形體若燭之去復有乎則夫為毒者不能害復有者夫燭不能復有死人之精神何能害生人之身安者之善疑或言者精神自止身中焉吉凶之象或言精神行與人物相更令其善止身中死之精神亦將復然令其善行人善殺傷人善殺傷人若為人所復殺明日視彼之身察已之體無兵刃射傷之驗夫奏用精神精神死之精神也夢之精神不能害人死之精神安能為害大城而釜沸沸止而氣散以火為主也精神之怒也乃能害人不能不害人大猛龍中釜沸氣蒸精神怒胃中力盛身熱今人之精神清涼涼清其達以死凶當死之時精神不怒身內之後猶湯之離釜也安能害人與入通人有無狂之病如知其物然而理之病則愈矣夫物未死精神依倚形體故能變化與人交通已死形體壞精神散亡無所復依不能變化夫人之精神猶物之精神也物生精神為病其死精神消亡人與

論衡 卷二十

論衡 卷二十

論衡 卷二十

論衡 卷二十

論衡 卷二十

論衡 卷二十

論衡卷二十一
 伯曰曰王叔其臣相伯而不幸宜王葬於國社
 伯起於道去執形可而封宜王宜王伏軾而承
 公殺其臣莊子黃而不幸簡公葬於桓門莊子黃
 起於道去執形可而推之於車下二者或人為鬼
 之驗鬼之有知能皆人之效也無之奈何人生萬
 物之中物或不能為鬼人或有能為鬼如以人
 貴能為鬼則死者皆當為鬼也伯莊子黃何獨為鬼
 也加以被非幸者能為鬼世間臣子被非幸者多矣
 比于子晉之輩不為鬼夫杜伯莊子黃無道怨恨
 殺其君罪其大於試君則夫為鬼之尊者皆復葬
 之非杜伯莊子黃所敢為也凡人相倍憎其生惡見
 其身故殺而亡之見殺之家謂其鬼仇仇人亦惡
 見之生而與路入鬼林處如杜伯莊子黃怨宜王
 公不立也當復為鬼與已合會入君之厥國屬本
 人臣管衛卒使因多身兩臣殺二君二君之死亦
 當復之非有知之計計情之所為也如兩臣臣
 無道殺其身公殺其尸改葬之惡欲於殺人惡
 公之罪經於噬所請司惡公不為收殮是則生
 情改葬不忍見殺也幸始皇用李斯之說解燒詩書
 後又坑儒博士之悲不下中生坑儒之毒痛於收葬
 然則秦之死儒不請於帝見形為鬼請生會告以始
 皇無道李斯無狀

如二君死當葬已如不知也則亦不葬不葬則能警
 人非多似也而虛偽謂其故杜伯莊子黃之語在
 在而有
 晉公吹竽太師中生秋其僕矣夫天下固是太子
 太子聽竽僕車而晉之曰與吾無難余得請於常矣
 將以晉非秦秦非魏余事矣對曰臣聞之神不欲非
 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侈乎且民何事夫則之祀
 君其國之太子曰請君將復請七日請君復請君
 君者而見我若許之速不見及期孤矣之類也
 巫者之舍夜與申生相見申生告之曰請君復請
 夫祭之於祠其後四年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地為
 穆公所獲其如其言非神而何曰此亦杜伯莊子黃
 之類何以明之夫史豸私怨也上帝公神也以私怨
 爭於公神何首器之常許以晉非秦秦非魏以為不可
 申生從孤矣之言是則上帝許申生非也神為上帝
 不若孤矣非上帝明矣且臣不敢私於君者君
 君臣卑不敢以非干也申生比於上帝豈復之與
 君哉復之與申生比於上帝之命非所得為也豈
 不能知謂三王為鬼猶世俗之人也與世俗何知則
 死人之實未可定也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
 誠得之予以辭正得之也加以至誠則其請之誠精
 誠致鬼神不願辭之是非也蓋仲舒謂之說上誠
 以感氣夫土誠非實不能致而仲舒用之致誠誠不
 顯物之偽其也然則周公之請命會符符之請雨也
 三王之非鬼猶濕土之非陰也
 晉荀偃伐齊不卒而臨城生於頭及著麻之
 地而日出卒而視不可喻范宣子從而撫之曰事異
 敢不如事主猶視宣子賄其不取以為恨其子與也
 人情所恨莫不恨子故荀偃以撫之視者不得所
 恨也樂憤子曰其為未卒事於外故也乎乃復撫之
 曰主苟死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何乃昭受哈代齊
 不卒荀偃所恨也憤子得之故曰昭受哈代齊
 目昭受哈代齊之病卒若日出日則口口口口口
 則下可昭受哈代齊之病卒若日出日則口口口口口
 不昭受哈代齊之病卒若日出日則口口口口口
 自物觀之病非死精神見恨於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有所恨志士則恨美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
 夫則世非未富按商人則恨貨財未積仕者則恨官
 位未極勇則恨材未使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
 有所恨必有日不取者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
 不取也且死者精魂消索不復聞人之言不能聞人
 之言是謂死也雖形自為鬼立於人前雖人之言
 已與形絕安能復人身中取日則口口口口口口口
 尸示恨則能不見與形相守矣世人論死謂其精神
 有若能更以精氣立形見而使人若生人者談矣楚
 成王廢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職商臣問之以官甲問
 王王請食德歸而死弗歸王繼而死陰之曰陰不取
 曰成乃取夫為鬼不取為成乃取成王有知之效也
 陰之曰靈心恨故目不取更靈曰成人心喜乃取
 精神聞人之恨見人變易其靈故喜日取本不病日
 人不病日亦不空靈成王於時靈氣尚盛新絕日尚
 關因靈曰靈少久氣衰目趨欲靈連日成日之觀
 厥靈之為靈也靈也時人見其靈成乃取則謂成
 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子之靈成乃取則謂成
 厥神曰曰其爾小爾而三世其效初其用物效矣
 取精多矣其效又大所惡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
 生子伯有殺弱公孫良不失日期神靈之驗也子
 產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
 實者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為鬼子產何以不
 殺日與伯有為善者子產也子產之伯有善者
 乃率國人逐伐伯有公孫良段與帶不絕本其惡
 微小數靈帶不報子產公孫良段與帶俱死是則
 伯有之鬼無知為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
 強死者能為鬼何謂強死強死謂有命未當死而人殺
 之邪謂伯有無罪而人死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
 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鬼之效若
 亦非一伯有強死能為鬼比于子產不為鬼春秋之
 時執君三十六君為所欲可謂強死矣與夫一用物
 之物之精可謂多矣強靈有土非立三世也貴為人君
 葬與無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真之類也以

王之鬼有所知則聖不取也何則太子微已大惡
 也加蓋為靈小過也不為大惡按念及為小過有恨
 非有神之效見示告人之驗也夫惡靈非益則厲也
 紀於竹帛為靈厲者多矣其尸未收之時未嘗不顯
 也聖世之死者不惡而獨成王棺之貴何其為貴者
 眾不顯者寡也
 鄭伯有貪食而多欲子晉好人在上三子不相得子
 晉攻伯有伯有出奔驪帶驪帶人以代之伯有死其
 後九年鄭人相害以伯有口伯有至矣則其走不知
 所往後歲人或夢見伯有外而行曰子子余將殺君
 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驪帶卒國
 人益懼後至壬寅日公孫良以卒國人奄懼子產為
 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君
 壬寅又將殺段也及壬子日驪帶卒至壬寅公孫良
 死其後子產適晉越驪帶子問曰伯有何能為鬼乎子
 產曰能人生始化日鬼既生鬼隨日鬼用物精多則
 鬼隨鬼是以有精氣至於神明死夫死則鬼隨其
 鬼隨鬼隨人以法法屬伯有我先君伯有之鬼
 至尊之國君受風臣之誠禍其鬼為鬼也伯有伯
 有強死後靈靈等於段段三十六君無為鬼者三十
 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
 更如葉封等封等死鬼不能為鬼然則子產之說因
 成事者也見伯有強死則謂強死之人能為鬼如有
 不強死為鬼者則謂弱死之人能為鬼子產在
 鄭與伯有伯有強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為國所殺
 伯有能為鬼子產不能強死之說通於伯有強死於子
 產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說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
 未可也
 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晉侯治兵於提以略弱土土
 祭侯而還及魏城成秦師於輔氏魏城杜伯回秦之
 方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願曰必嫁
 是妾難則則魏武子必以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人或難之願曰魏武子必以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魏武子見老人婦卓以九杜伯回杜伯回而魏武子之夜
 夢見老人曰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
 命是以報汝夫妻妾之父知魏武子之德故見婦為鬼

能事助厥神康有知之效驗也曰夫婦人之父能知... 魏之為鬼見形以助其戰必能報其生時所善... 殺其生時所惡矣凡人交遊必有厚薄厚薄當報... 婦人之富則也今不能報其生時所厚則報其死... 後所善非有知之靈能為鬼之效也張且行泗水上... 若父投書光武則見河北老人救命黃帝古書遇... 福善之應驗也魏新書漢壯回氣當有功故老人嫉... 衆結草於路人也

王季於滑山之見樂水其見鬼之形也王季... 曰季先君必欲一見其臣百姓也夫故使樂水見之... 於是也而為之張羽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復更... 文王聖人也知道事之實見王季皆見知其精神... 見百姓故出而見之曰方今帝王聖德地中有以... 千萬載無復出見百姓者王季何為獨然河泗之... 復立采井一水涵泉接格輝輝見不可勝數皆欲復... 見百姓者于樂水擊滑山之尾滑河之流滿濱坵... 也文王見鬼而驚懼然悲恨當先君欲復出子王季... 者之心事其之意也聖聖則但不思思誰生況死故... 入於冥門其何鬼也對曰以君之男子為大政其... 何爾之有昔者魏錮于羽山其神為黃熊以入于羽... 淵實為黃熊三代祀之實為黃主其或者亦之祀乎... 韓子祀黃熊有開黃熊之精神曾侯不祀故... 入鏡門皆知而祀之故亦有開非死人有知之驗乎... 夫魏侯于羽山人知也神為黃熊入于羽淵人何以... 得知之使若魯公牛辰病化為虎在豈可責也今鮮... 遠雖於羽山人不與之處何能知之且文曰其神為... 熊是死也死而鬼神為黃熊非人所得知也人死也... 謂鬼鬼生人之形見之與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 神况猶非人之形不與人相似乎謂其為黃熊黃... 熊則非之祀其神亦或時得與人亦見之何以知非... 死禽獸之神也信黃熊謂之神神又信所見之鬼以... 為死人格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黃熊為鳥之神未... 可善也且魯象也吉也且至神明示象象之古自... 有所為使能其神者為黃熊見黃熊必顯之神... 子孫祭於山川蓋謂黃熊山川何後不以山川... 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武靈先驅死人來立其側可

復改葬世位假聖之言則謂王季欲見百姓者也... 齊魯公齊侯來師過太山公黃二丈人立而怒甚... 公魯公黃子曰公來之先湯與伊尹也公黃以為... 太山神黃子曰公來之則聖神黃伊尹之狀湯誓... 以畏難以難就而上而聖下而湯誓公曰然也... 伊尹黑而短蓬而鬚蓬而面黃而目下齊公曰... 然也且今奈何黃子曰夫湯太甲武丁天下之... 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來而而公之故湯伊尹... 請飲仰於來公不用飲來果飲夫湯伊尹有... 功惡於公之役來故見聖神以禁止之於公不止... 聖果不吉曰夫景公亦曾夢見聖神其神非星不出... 果不吉曰夫然而夢見之者見鬼其鬼非伊尹湯... 伊尹實非也或謂景公夢見之者見鬼其鬼非伊... 湯明言湯伊尹之形景公願夢子之旨然而見之... 并天下絕伊尹之後遂至於湯伊尹不祀何以不... 祀乎

鄭子產於晉晉侯有疾肆宜子產寄私焉曰孫若... 鄭表於今三月矣走孫若者有知而無知今黃熊... 復請先祀人求食故求見形乎人夢所見鬼何... 古亦必以所見為實也何以驗之嬰兒生人明日見... 嬰兒之人不與已相見夫所見嬰兒之人不與已相見... 則知嬰兒之黃熊不入冥門不入冥門不求食不求食... 則首儀之疾非黃熊之禍非黃熊之禍則首儀... 有問非祀黃熊之禍也無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 亦備淮南王劉安坐法反而死世傳以為仙而升天... 本傳之虛子產問之亦不能實信晉侯之疾適當自... 實子產連言黃熊之占則信黃熊之神矣... 黃熊以趙王如魯為似我而欲立之自居也後復... 取趙王其後自居出見其大噬其左腋而卜之... 趙王如魯為魯遂病而死不念而死也如黃熊神... 為著大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戰... 者彼創仆地而死目見復之中已死後其神尚不能... 無已而後如意時身不自往使人知之不知其為... 勢值不知其已者為神安能為報以報後使死人... 有知者其過高風高風愛知而後已殺之高程... 鬼懸空如雷雷后之死不降曰豈高程之精不

若知竟之神將死後復如竟者呂后之殺也...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步至... 上閭灌夫驚駭實擊殺之勢不能免灌夫坐法實... 亦死其後田蚡病甚曰誰謂使人視之見灌夫實... 嬰也坐其側蚡病不哀遂至死曰相殺不一人也... 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病者心負憤... 恨病亂竟見也或時見鬼而占鬼之人則其往時... 與夫嬰爭欲見神靈之名見其狂語則謂夫嬰坐... 其側矣

灌夫都尉尹齊為吏誅虐及死怨家欲焚其尸亡去... 歸葬夫有知故人且燒之神故能亡去曰尹齊亡... 神也有所慮秦時三山亡水九鼎論必以公者為... 神三山九鼎有知也或時更知怨家之謀竊舉持上... 懼怨家怨已云自去凡人能亡足能步行也今死血... 脈斷絕足不能復動何用亡去矣當伍子胥漢道彭... 越燒燬一節也否也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荒亡... 遺胡謂尹齊能歸葬夫實之古不驗之語也... 亡朝改葬元帝後居其棺取玉匣印聖送定陶以... 論衡卷二十一

衛孟嘗之曾祖漢水之上夜聞鼓鼙聲者說之... 人門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而告之曰有鼓鼙聲... 者從人門左右皆報弗聞其來似鬼子為我聽而... 之師謂曰師因師坐撫琴而告之明日報曰臣得之... 矣然而未習當更習而習之重公曰師因復宿明日... 已習送去之曾祖平公為之施與之蓋酒師曰今日... 日有新拜願請奉以示公公曰善乃召師治令生師... 病之旁提舉鼓之末葉願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 不可運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曰此師所居... 師與師為麻廉之樂也武王誅紂紂之白虎師延... 走至漢水而自投故開此聲者必於漢水之上先聞... 此聲者其國則不可運也平公曰家人好者音也子... 其使遠之師相說之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 曰此所謂商音也清商而悲也乎師曰不如清... 徵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 者有德義之君也公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

吳越葬之發棺時其棺一木於天浴陽丞靡棺開矣... 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火從墓中出燒發土... 數百人夫改葬棺又相爭珍物二供然故為吳出... 火以中傷人曰其聞於天多焚食物府府發人不... 能堪善慎而未為怪也火出於墓中怪性非丁后... 之神也何以驗之改葬之快與與橫墓蓋財物也... 凶之時掘正墓取衣物者以千萬載死人必有知人... 奪其衣物保其尸骸財不能禁後亦不能報此尚微... 賤未足以言矣始是葬於驪山二世未天下盜賊... 其墓不能出是為火以毀一人貴為天子不能為... 丁傳婦人安能為怪疑神非一發起疑處見火開矣... 則謂丁傳之神誤矣

寡人所好者曾祖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被琴鼓之... 一奏有元鶴二八從南來集於邪門之上危再奏... 而列三奏廷頭而鳴射其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舞... 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平公提攜而起為師曠... 反坐而問曰樂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月子... 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皇帝命見神... 於西大山之上駕靈輿六元龍車方董穆其尤居前... 風伯通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鼎蛇伏地... 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 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乎公曰家人老矣所好者音... 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 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窗豆塵落瓦... 坐者散走于公恐懼伏于庭室當開大早赤地三年... 平公之身遂廢病何謂也曰是非非徒虛公固且則... 晉平公且病若此且早亡故也師曠曰先聞此聲者... 國則二國先聞之矣何知新聲非師曠所鼓也曰師... 曠自投漢水形體腐于水中精氣消于泥塗安復... 鼓琴屈原自沉於江屈原原著文師延黃鼓琴如師

論衡卷二十一

論衡卷二十一

論衡卷二十一

之雖非地也云白帝子何故為地夜而當道謂地白
帝子高祖赤帝子白帝子為地赤帝子為人五帝皆
天之神也子或為地或為人與地異物而為帝
同神非天道也且地為白帝子則應為白帝子手帝
者之後而後宜稱帝者之子官屬宜盛今一蛇死於
徑一姬哭於道云白帝子非實明矣夫非實則象象
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氣也高祖
所殺之蛇非地也則夫高祖公將入都之時邑中之
蛇與邑外之蛇同者非地也屬公將入都妖氣象地
而屬也鄭國謂地非地則知夏庭二龍為龍象為龍
象則知鄭子產之特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
也便是亦妖也

留侯張良推秦如皇漢中謂車如皇大怒索求張良
張良受姓名亡匿下邳常開從容步遊下邳泗上有
一老父支榻至良所直視其榻下謂張良曰孺子
下取履履者欲取之以其老為強恐下取履因驚
運履父以足履去去其大驚父去豈所復還曰孺
子可救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其怪之因說曰語
能自刻則亦不能言則亦不能為為人矣夫亦
兵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也非人知書亦
非太公之書也氣象生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
明曰無刀筆何以為文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
有文在其掌曰為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
魯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
書氣自成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自言無以
異也當童之謠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
成或為之也推此以省太公釣得巨魚魚得書云
呂尚封齊及武王得白龜腹下文曰以子發蓋不虛
矣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與漢存亡帝王際會皆有
其文矣昔妖祥之氣吉凶之端也

五日平明其父父已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
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復往父又已在復怒曰後
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其夜未半往有項父求
吾日當如是矣用一篇書曰請是則為帝者師後十
三年子見表濟北成山下黃石即我我也遂去無他
言身復見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其目異之習
讀之是何謂也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為輔之祥也良
居下邳在侯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略地下邳良從送
為韓將封為留侯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界得從
武山下黃石取而讀之及留侯死并葬黃石蓋吉
凶之象神天地之化巧矣使老父象黃石黃石象
老父何其神聖門曰黃石不索老父老父索黃石耶曰
黃石不能為老父老父不能為黃石妖祥之氣見故
驗也何以明之管平公之時石言觀梅平公問於師
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聽
偏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如星
時石隱事郡民之無異也刻為文言為辭辭之與
文一質也民刻文氣發言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
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
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也所見非鬼
伯樂也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
也病者困則身體弱則謂鬼持筆杖杖擊之若見鬼
北極星則立守其病病弱恐懼鬼見之也初狀異
驚見鬼之來求用恐鬼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
學皆有患慮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滯於
日或滯於口或滯於耳滯於目則鬼見其滯於耳耳
聞其聲滯於口口言其事滯於目則鬼見其滯於目
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
嬰兒覺見臥則俱用精神恍惚存想同一質也
一曰人之見鬼日與鬼亂也人之靈也氣在精靈
定則欲臥臥而目日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
病亦氣在精靈日雖不臥先已亂於臥也故亦見人
物象病者之見也若臥若言與夢相類當其見也其
人能自覺與夢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與人精靈
氣然之效也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者獨語不
與善人相得者病困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

等臥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後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
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中人
為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於病者氣盛氣虛則象人
而至至則病者見其象矣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見
鬼則見山林之精人或病地者病見鬼人坐其側
山此言之滯夫聖賢之徒或時氣之形象也凡天地
之間氣皆統於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
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
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為之也象星之體為人與
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一曰鬼者老物之精也物之老者其精為人亦有未
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交氣有與物同精者則
其物與之交及精精氣衰劣也則來犯度之矣何以
效之成事也問與物交者見鬼鬼之來也夫病者所見
之鬼與彼物何異人病見鬼鬼來象其墓中死人
來迎呼之者老中之六畜也及見鬼鬼非是所素知
者他若草野之中物為之也

一曰鬼者有似人象鳥獸者故因禍之家或見鬼尸或
見走肉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謂之鬼或謂之凶
或謂之鬼或謂之鬼皆生鬼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
何以明之成事也問家人且出見流光無象類之也
其形若鳥之狀時流入室室察其不謂若鳥獸矣夫
物有形則能食能食則便利利有驗則形體有實
矣左氏春秋曰我之四畜以禦鬼也山澤經曰北方
有鬼國號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
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
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
有皮朔之山上有大木其根三千三百其枝間氣
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者二神人一曰神茶一
曰鬱壘主問萬鬼惡客之鬼執以荊索而以食虎
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樂之立大槌人門戶靈神茶
鬱壘與虎惡客索以荊門有形故執以食虎索可
食之物無空虛者其物也性與人殊時見時隱與虎
不常見無以異也

一曰人且吉內妖祥先見人之且死鬼百怪鬼在百
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為應故

一曰鬼者本生於人特不成人變化而去天地之性
本有此非道術之家所能辯辯與人相觸犯者病
病人命當死死者不離人何以明之禮曰顛項氏有
三子生而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厲鬼一居若
木是為魃鬼一居人室室區區深處善驚人小兒
前顛項之世生子必多若顛項之鬼神以百數也諸
鬼神有形體法能立樹與人相見者皆生於善人得
善人之氣故能似善人之形能與善人相害除勝
浮游之類若雲烟之氣不能為也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別一本氣也其
形象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故今甲乙之日病
則死見庚辛之神矣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
人且死殺鬼之至者庚辛之神也何以效之以甲乙
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
為實也天道難知鬼神幽昧故其狀列今世察之也
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
四邊之外時往來中與人難辨凶惡之類也故人
病且死者乃鬼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
其狀動不離人象天地之間妖祥非一有妖祥有
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為人含氣為妖象人之
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為妖或為妖之類是也或以
巫之辭無所因據其言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
口自言巫辭意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
靈氣自立音聲自發同一實也世辭材之特於邪鬼
哭及含顏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
人形而見則人以鬼為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
之間神靈之至者有兆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獲來
天地之道人將亡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言
吉辭至固且昌昌瑞到矣夫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
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
不道妖祥之道不斯初氣之受也固將亡妖見其亡
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殺人
者病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為賊所殺游于姑浮蓬
田于且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
豈見引弓射之豕人立而啼公謂陰于車傷見矣種
而為賊殺之夫賊殺公者賊也先見大豕於路則豕

今且死之妖也人謂之彭生者似彭生之狀也世
人皆知其公官非承而得謂見能人一惑也天
地之氣為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同氣中傷人者
謂之毒氣變化者謂之妖世謂之妖惑惑人者謂
有所見也矣夫火有靈矣故俗謂守宿則有
禍妖火氣也故妖氣存亡龍陽物也故妖變化鬼
陽氣也時時見陽氣赤故世人遠見其色絕未
置內也陽火也故謂之類為火光火然物故
止集樹木枝葉皆死陽氣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
言火同氣故謂之妖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
書之任世謂童子為陽妖言出於小童童至合陽
食陰陽攻社之陰也日食陰陽故攻陰之類天旱陽
勝故謂之陰至為陽靈故俗謂早歲妖言至
合陽氣以故陽地之民為至靈於鬼故至者為
鬼至鬼至此於靈故至之靈者能言言內言內
處言內之徒也故申生之妖見於至不合陽能見
之無為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
養人之氣夫人生者陰陽氣也陰氣生於骨肉
陽氣生於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其故竹肉堅情氣
盛精氣為知骨肉為強故精神言狀形體固守竹肉
精神合結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盛
而無陰故徒能為象不能為形無骨肉有精氣故
見恍惚後滅亡也

杜伯之厲為妖則其弓矢投指皆妖毒也妖衆人之
形其毒衆人之兵鬼毒同色故杜伯弓矢皆用也
毒衆人之兵則其中人人無死也中人微者即為
病者不即時死何則非毒氣所加也故或慮其毒
不見其體或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
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或其言者
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道諸石之屬
明其言也水擊射射亦鬼矣出其聲者也妖之
見出也或且凶而覆見以凶至而凶出則妖與
若似行澤見妖出不能勝申生之見澤見之妖也杜
伯亦子其厲鬼空因出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宋夜
姑時當死妖見壽因舉晉惠公身當覆命宋夜
妖直見而壽不射則杜伯莊子裝厲鬼之見周宣
王燕簡公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
之妖也伯有之夢觀帶公孫夜且卒之妖也老父結
若謂類且勝之祥亦或時杜伯見覆之妖也若夫
若若若且死妖衆大形也武安且卒妖衆實嬰
夫之前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大陽

論衡卷二十三
言毒篇
或曰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合血之蟲有雙地毒
或謂之毒者人身謂之毒者時不致流漏一身
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之毒毒多殺人不知此
物者何氣於天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元氣之中有毒
整乎曰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入食毒者
其不任也不任則謂之毒矣太陽大氣常為毒
整氣熱也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入食毒者
故寒暄之人使急扶扶其人談言曰嗚呼人則人服
胎胎而為制南即極熱之地其人入毒樹樹枯唯鳥
陸陸威能以取人之妖念人之禍者生於江南合
烈氣也夫毒陽氣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若為燒所
中則肉焦地焦無沸火氣之熱也四方極皆為燥唯
東南隅有濕熱氣濕熱氣常以春夏春夏陽起東
南隅隅位也他物之氣入人鼻自不能疾痛火烟人
鼻鼻疾人目目痛火氣有熱也物為腐腐者多唯
大氣熱大氣所食甘旨之食無傷於人食管少
小入故小人之口為禍天下小入皆毒毒氣附地小
人毒尤能烈烈南越之人說毒氣附地口口口口
口口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
火口口口口之類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火口口口口之類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工世稱楚楚漢漢天下有路吳人南海島生於
南人飲鴆鴆成龍已為蛇成已之位在東南龍有
毒蛇有毒故有牙龍有蛇生火火為毒故
若龍之獸合火星為龍已言皆有毒故治在東南
已在西南土上有燥熱故毒物有多少生有處地
故毒有烈不烈與與比故生於草澤澤與與島
同故產於陸地江北地地多蛇蛇江南地地多
蛇蛇生高燥比陽陽物物毒蛇蛇以尾刺生下濕
比陰陰物物蛇蛇以口咬毒或藏於首尾故毒
蛇有毒或藏於體體故食之輒毒或附於唇物故舌
鼓為毒毒之生皆同一氣亦助毒與內為一類故
人夢見火口舌夢見蛇蛇亦口舌火口口口之
象口舌見於地地同類其本所氣也故火為言

多則今人毒氣為毒毒則陽物也人行無所不
體無故痛痛處若毒杖之毒人毒毒謂見妖之見者
太陽之妖也微者謂之毒其治用與與丹丹丹
物以類治之也夫風用風治熱用熱治用丹丹
則知毒者陽氣所流毒所加也天地之間毒氣流
行人當其衝則面腫世人謂之火流所到也人見
鬼者言其色赤太陽妖氣自如其色也鬼為惡毒
人輒死故杜伯射周宣立崩鬼所食物陽火之類杜
伯弓矢其色赤赤南遊名薄曰短杜伯之象執弓
而射陽氣因而激而射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火
因而氣熱血毒盛故食走馬之肝殺人因因為熱也
盛夏暑行暑熱而死熱極為毒也人疾行汗出封
汗出因因熱暑火日之變也天下萬物皆太陽氣而
生者皆有暑暑毒毒者在則則為毒毒毒毒毒毒
則為已巳治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
肝而死為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
鳥鳥鳥鳥鳥鳥鳥鳥鳥鳥鳥鳥鳥鳥鳥鳥鳥鳥
言為小人人為妖由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五事二曰言言之毒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
多文文起於陽陽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妖氣生矣好故美好之人多邪邪邪邪之母美叔向
之母知之不使視視叔向視其母曰深山大深實生
龍地彼其苦其生龍地以視視其母也則多
龍不仁之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生
叔虎美有勇力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虎虎及叔向大深山大深龍地所生也此之叔虎之
母者美色之人懷毒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
所生於美色之龍難所安由於勇力火有光耀木有
容貌龍地東方木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力剛強故多力也主狀性者
當山好色為龍難者常勇力為善善善善善善善
美酒為毒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
勇夫難近好女說一伴心好女難近好女說士
難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或心勇夫難近好女說士
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為言尤語何以明之孔子見

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者病死災患大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

將聽其禁不能異其事吾不從其時日之不害又求日之剛柔剛柔既合又索月之奇耦夫日之剛柔月...

夫祭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人未嘗見鬼之飲食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見生人...

嬰兒在年歲之稚老使謂如嬰兒以子口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口沐能自愛乎且沐者去首垢也...

於靈頓按於同品其知去就與人無異共天同地其
 也天地之性人為貴豈天獨為貴者不作不為與者說
 何何其性類而禍則也則不大大夫聖工以其
 者則也聖王刑賊不罰其鬼神禍不殃非易所
 謂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我有所犯禍非易所
 謂日不曰失調和而曰從時死者屬非易所
 謂日不曰失調和而曰從時死者屬非易所
 謂日不曰失調和而曰從時死者屬非易所
 謂日不曰失調和而曰從時死者屬非易所
 謂日不曰失調和而曰從時死者屬非易所

俗人之心好信惡忘知者亦徒矣莫能實定是以儒雅
 服從工仗得勝吉之謂伐經與之其工仗之說矣
 備離之論今專實論令觀覽雖實是非使世一信移
 從法曰從抵太歲因負太歲亦因抵太歲各曰成下
 負太歲各曰成故故皆因也既今太歲在甲子天下
 之人皆不得南北從是宅塚受亦皆從之其後東西
 若從四維相之知者皆吉何者不與太歲相觸亦不
 抵太歲之衝也實問避太歲者何意也今太歲惡人
 從子則從者皆有禍今太歲不從人從惡人抵觸之
 乎則避上之人南北行行者皆有殃太歲之意猶長更
 之心也長史在虛人行屬車馬於其長史之意也
 豈獨抱器載物去宅從居期犯之者而乃責之哉昔
 文帝山道宿衛橋有一人行車馬忽從橋下而下
 文帝之車已過橋而走而發乘與馬文帝怒以屬廷
 尉張釋之釋之謂使太歲之神行若文帝出車則
 人犯之者必有如橋下走出之人夫方今行道路者
 甚謂什何如以知非禍遇太歲之出也為修德者又

管犯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俱復其民未必皆慎時
 日也項羽攻襄安襄安無須臾不戰必死也越軍
 為秦所坑於長平之下四十萬眾同時俱死其出家
 時未必不擇時也辰日不哭矣有重喪或已死者復
 尸有隨一家或門先死之日未必不與庚戌也血
 不殺屠肆不多廟上廟不食祭活合不病樂上
 之暴尸未必由以往亡室中之禍根未必冠以歸
 由此言之諸占射禍非者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
 不可是夫使食口十八居一宅之中不動履雖不更
 居處則祀祭者皆得吉日從春至冬不犯忌諱則夫
 十人北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日宅有
 虛妄若歲破立符不知避也夫如是今較問工仗之
 家宅盛仰重求則避之及歲破立符則棄家務此至
 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日宅有虛妄若
 不吉夫如是復令射事者必將復日宅有虛妄若
 來北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日宅有虛
 探夫如是人之死生竟自有命非測月之所致蓋
 負凶惡之所為也

不能處不能處則犯與不犯未可知未可知則其行
 與不行未可也且太歲之神審行乎則宜有兩折
 不宜直南北也長史出令行有兩折如天神道不
 直折乎則從東西四維從者于之也若長史之南
 北行人從東如西四維從者于之也若長史之南
 北南北之從又何犯如太歲不動行乎則宜有兩折
 管壁不與人相見人安得而觸之如太歲無與與
 更與若燒雲虹霓直經天地極于午南北則東
 西從若四維從者亦于之也若今時人行屬車馬
 氣無從觸負如管中傷焉如管中傷之則氣無與與
 種從亦于中傷且太歲天刑神也與管無與與之
 種不避也千丈如天神者宜長史之神萬有也其
 權北方官太歲在北方不當官之數萬有也其
 西有光明不舉北方無東西之廣明矣今言官在
 子位觸子之中五子午者不得南北從耳東邊直北
 已之地西邊直東之民何為不得南北從耳東邊直
 地之民使太歲左右通得南北從及東西從可則丑
 在于東亥在于西丑亥之民東西從觸之地位已未

之民東西從歲所破儲者皆天下九州以為東西
 南北靈地長九州之內五千里寬三河土中開公
 下宅經曰王來朝上帝自服於土中維則土之中也
 新論之以為九州之內五千里寬合為一州在東
 東位名曰赤縣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
 八十一州此皆始地地形審數合有之亦一難也
 便天下九州如儒者之說五維也以南對三河以北
 豫州荆州兗州之師有太歲耳東之開宜宜宜
 之鬼安得有太歲使如鄉行之論則天下九州在東
 南位不直于午安得有太歲如太歲不在天地極分
 取在民間則一家之宅有太歲難不南北徒相抵
 觸之假令從東里從西里西里有太歲從東從西
 宅西里有太歲或在人之東西或在人之南北猶行
 途上東而南北皆逆觸人太歲位數千萬億天下之
 民從者皆以為禍從者皆以為福之知審立於天地之
 間則王者之位在中也東方之民畏西而射人
 謂之射正者以不能至王者之都自止射其處也今
 從北至太歲位或自止能百步之內何為謂之
 衝死相之衝因王相衝位有死因之氣乾坤六子天
 下正道伏漢文王象以治世文為經所處道馬聖所
 信明審於太歲矣人或以立本東北從抵良之下不
 被凶害太歲立於子故東北從抵於申從寅申
 坤從觸子何故獨因正月建於寅破於申從寅申
 從相之知者無有凶害太歲不攝午而空口歲破午
 實無凶禍而虛崇南北豈不妄哉十一月為一歲四
 時節竟陰陽氣移竟復為一歲日月積分為月日
 故有神而謂之立於子位乎積分為日果日為月連
 月為時時為歲歲則日月時之類也歲而有神日
 月時亦復有神乎千五百三十九為一統四千六百
 一十七歲為一元歲備純元也歲有神純元復有神
 乎論之以為無假今有之何故害神神莫過於天地
 天地不害人人謂百神不害人太歲之氣天地
 之氣也何於人謂而為害且曰甲子不從言甲
 與子位太歲立子不居甲為極從者連之而復居
 甲為之而復居甲為極從者亦宜復從東而從甲
 與子鈞其因宜而不崇甲而獨忌子為極從時者竟

傷太歲于且殺徒之家禁南北從者以為歲在子位
 子者使午南北從者抵觸其衝故謂之凶夫破者須
 有以誰殺之也如審有所用則不從之民皆被破
 如無所用何能殺之夫審天氣也感夏春折木被
 山時暴殺入使太歲所破若退雷也則雷首宜疾死
 者宜暴如不若雷亦無能破如謂衝抵被衝抵安
 能相破東西相與為衝而南北相與為抵如必以衝
 抵為凶則東西常四面南北常也如以太歲神其
 衝獨凶神莫過於天地天地相與為衝則天地之間
 無生人也或上十二神逐明從之擊工役家謂之
 皆天神也常立于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神雖不若
 太歲宜有敬敬從者避太歲之凶猶十二神
 之害為神從時者何以不若冬氣寒水也水位在北
 方夏氣熱火也火位在南方火也今太歲位在子耳
 下昔然非獨南北之方水火也也今太歲位在子耳
 天下皆為太歲非獨于子衝也審以所立者為主則
 午可為太歲于可為太歲夏南北從者可復因
 立春與王寶相與離而神死竟因故除休休王之
 妄不可用也人居不能不從從從不能不觸觸不
 觸處不能不得時時久工仗之人也今之未則時
 於往時之從俗心險危者不絕故太歲之言傳世
 不誠

論衡卷二十四

論衡卷第二十五

論衡

國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節之第宅之名
 立官商賈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
 宅相屬則疾病凶犯非過禍日夫人在天地
 之間也萬物之貴者耳其有宅也猶鳥之有巢獸之
 有穴也謂宅有甲乙其穴復有甲乙子甲乙之神術
 在民家不在鳥獸何夫之有宅猶有田也以田欲
 食以宅居處人所以重其家也故先田後宅田重於
 宅也田間阡陌可以制人術此土為田一者可以致
 甲乙甲乙之術猶魂於宅不設於田何也府廷之內
 實舍此屬吏舍之形制何於宅之居處何異於
 民不以甲乙第舍獨以甲乙致宅何也民間之宅與
 鄉亭此屋相屬相連不非數鄉亭鄉第民家甲
 乙之神何以獨立於民家也數宅之術行市亭數巷
 街以第甲乙入市門曲折亦有巷街人蓋夜居家朝
 夕坐市其實一也市肆戶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
 鄉邑離處與術民家何以異州郡邑何以不數
 甲乙第之之名術家更說曰甲乙者天地神也
 曰更用事用甲乙勝負為吉凶非端端之名也
 夫如是於五行之象從當用甲乙決吉凶而已何得
 言加時乎案加時者端端之日如也端端之日安得
 勝負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
 正其字口有微歎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夫
 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得五行之氣為姓那以口
 歎歎聲外內為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為姓若五
 音相生以陽姓因其所生勝之姓也若其承蓋茂而
 生則姓其氏商承蓋子而生則姓為子氏則姓大人
 則則姓其氏立名也以信以義以假以類以生
 不為信若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為
 義若文王為昌武王為發也以類名為備若孔子名
 也取於物為備若宋公各梓曰也取於父為類者
 似類於父也其立字也取名取義各賜字字實名
 千字子我其立姓則以本所生者名則以信義備
 類字則名取義不用口歎聲外內調宮商之氣

論衡 卷二十五

二六七

甲乙也天地閉則有甲乙邪後王乃有甲乙知天地
 開闢本有甲乙則上古之時與居穴處無屋宅之居
 街巷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數宅既以甲乙五行之
 家數日亦當以甲乙甲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
 加時專比古者相賊者凶當其不舉也末必加受支
 辱也專理有曲直法有社正上官平心原其獄狀
 未石支干官凶之驗而有專理曲直之效支干者
 何以對此說王以甲子日戰勝討以甲子日戰負二
 家俱期兩軍相當旗鼓相望俱用一日或存或亡且
 甲與子專比其時加寅寅與甲乙不相賊武王葬
 以破封何也日火也在地為火何以驗之
 陽輝輝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日火也日有甲乙
 火無甲乙何日十而辰十二日辰和記故甲與子連
 所謂十日者何也端端之日有十邪而將一有十
 名也如端端之日有十甲乙是其名何以不徒言甲
 乙必言子丑何日延甲乙乙有子丑亦有處各有
 細看列布五方若王者當術當居不勤今端端之日
 中行且出東方入西方行而不已與日延異何謂
 為五音術術用而用古者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
 氏事之氏姓也上官氏司馬氏史之氏姓也五氏姓
 氏王父字之氏姓也氏姓有二事王父字王父字
 以本姓則用所生以氏姓則用事王父字用口歎
 歎調姓之義何者術之俗有無姓字與無姓字
 當自以音合音神何有在選買妻不知其姓則卜之
 不知者不知本姓也夫妻必有父母家姓然則必卜
 之者父母姓神也夫神重取則姓必卜之姓從
 用口調諸姓則禮賢妻何故卜之

論衡 卷二十五

二六八

有南北長庚壽國者有東西長庚之姓必有官商
 諸吏之命必有微詞矣官運從未必角姓門南朝也
 失位則與未必角姓門北出也或安官運從或失位
 則與何姓有五音人之賢性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
 家不宜由門入舉金之姓者可復不且南商生
 南行安乎一日五音之門有五行之人假令南姓口
 食五人五人中各有五色木人青火人赤水人黑金
 人白土人黃五色之人俱出南朝之門或曰或吉或
 命或短或長因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長者未必色
 黃也五行之家何以為與南朝之門或為姓家其賢
 如何南方火也火之稱若火也南朝之門其賢其
 乎則雖為北朝門南朝之門也火之稱若夏日之熱
 四方冷冰乎則天地之間皆得其氣南朝門家何以
 獨向南方火者火位南方一日其氣有在西方非必
 南方獨有火四方無有也猶水在北北方獨有
 水也火滿天下水滿四方火或人在人之南或在人之
 北則火常在南方是則東方可無金西方可無木乎

與無德等不常無德不能禁也虎狼入都子等德之
 德殺虎狼不能除虎狼所為求之德也或城官軍
 擊之雖盡賊不能滅賊賊所為至之禍也或求
 絕也或虎狼盜賊不能使或得世治然則盜賊除
 鬼鬼神不能使而去而命延病人因鬼見鬼之至性
 猛剛者延命與鬼鬥鬼鬥而延命者延命者延命者
 不願與不將也夫解脫所驅逐鬼與病人所見鬼無
 以與也其驅逐之與驅逐無以與也病人眼眼鬼無
 不去宅主解脫鬼神必不離由此言之解脫者何
 益於事信其自去不可用也且夫所除宅中鬼也
 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龍白虎列十二位龍虎鬼神
 天之正氣也飛尸流魄不致與集集主人益勇益
 不取龍也十二神之宅主驅逐名各去十二神
 之眷懷十二神之重要能何如十二神則亦無
 飛尸流魄無神無因解脫何補驅逐何去解脫之法
 據古逐疫之禮也昔張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
 居江水為鬼一居水為鬼一居歐陽之間主

論衡 卷二十五

二六九

世當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祭解脫謂祭去凶
 解脫謂先設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實祭先
 為實祭祭食已驅以刀剪見神如有知必主上
 不肯去若備禮反而為神如無所不知不為凶
 之無益不辨無謂且人謂見神何如哉或謂見有
 形像形像生人入人眼便安將客人如無形像與
 靈同靈靈靈亦不能除形像不可知心亦不可圖
 鬼神與止人宅欲何求乎如欲欲殺人當驅逐之時
 避人隱隱避之止則復立或欲不欲殺人者
 託人家雖不驅逐亦不為害貴人之出也萬民並觀
 實街浦巷爭進在前士半驅之則走而士半驅去
 即復其處士半立守終日不離能能止何則欲在
 於觀不為靈靈也便見神與生人同有欲於宅中
 驅萬民有欲於觀也士半驅不久立守則觀者不
 却也然則驅逐見者不驅一歲見神不去令驅逐之
 其食之則則舍之與舍之鬼復還來何以禁之暴
 於庭庭鬼之主入驅逐則走鬼之則來不將日立
 守驅逐不殺鬼見神子不為驅逐去止使鬼不神乎
 夏病人故欲於事畢驅逐鬼因以差差逐新內吉
 也世相敬敬有解脫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
 行樂射之行海內擾亂百端並起日逐疫鬼鬼
 來實世好信鬼鬼人好米福周之季世信鬼鬼以
 米福助鬼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禍不立治猶不定故
 在人不在鬼在鬼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長短
 如祭祀可以得福解脫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
 之時以與延期之祀官家當舉可求解脫之福以取
 喻世之壽天下人民天壽貴賤皆有威命行吉
 凶皆有稟受祭祀不為福禍不由祭祀世信鬼鬼神
 好祭祀祭祀無鬼神故通人不務祭祀祭祀事鬼神
 之道也祭祀吉福之驗況盛力用萬事逐鬼神其何
 利哉祭祀之禮解脫之法求非一且以一事故其
 非也夫小祀足以祝大祭一鬼足以卜百神世間
 治宅合璧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脫土神名曰解土為
 土偶人以像見形今逐逐逐逐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
 快喜喜謂鬼神解脫神除去如計論之乃虛妄也

何以驗之夫土地猶人之體也昔天之下皆為一體
 項足相去以萬里數人民居土上皆受其氣者人身也
 豈論食人與人肌膚猶人豈論地之體也豈論內
 知有欲解人之心相與聚解於所食之肉有入
 能知之乎夫人不能知益強之音猶地不能曉人
 之言也胡越之人耳口相與心相與似對口交耳而
 談尚不相解死人不與地相相似地之耳口與人相連
 乎今所解者地于則地之耳口不能聞也所解一宅
 之士則一宅之士猶人一分之內也安能曉之如所
 解宅神于則此名曰解宅不名曰解土也人宗廟無
 所主者新尺二十寸之木名之曰主主心者之不為人
 像今解土之祭為土偶人像鬼之形何能解于神哉
 鬼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神今作形像與神相連夫
 神之實狀知其非真似有而無不設鬼形解土之禮立
 土偶人如祭山可為石形祭門戶可作木人于皆中
 行實將以召其大魂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祀無往不
 肥澤也且亦成不敬也豈謂國曰何也祝詞曰昔
 日吾先君中行留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葬也豈謂
 天有列宿地有宅舍宅舍附地之體列宿附天之形
 形體具則有口乃能食使天地有口能食安宜食
 靈如無口則無體無體則氣也若靈耳亦無能食
 如天地之神若人之有精神矣以人之精神何宜
 飲食中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牛食獸千歲
 乃能飽足者三四月天地之廣大以萬里數則工
 之上一豈果牛食飽大矣不飽數斛以此食天地天
 地安能飽天地用心猶人用意也人食不飽足則
 主人不報以德夫必謂大地能飽食則夫古之邪
 者負天地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脈也
 故人食筋則骨節與血脈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
 山川隨天地而動則祭山川以為異神是人食已
 更食骨節與血脈也社稷報生穀物之功萬民生於
 天地猶毫毛生於體也祭天地則社稷報其中矣人
 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食
 也五祀初木在地門戶用木與土土木生於地井竈
 室中當皆屬於地祭地五祀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
 復別祭必以為有神是食已當復食形體也風伯雨

祀者為

祀者為祀以爲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是
 以病作卜與葬得祀祀早章解章解病已執業以
 爲祭祀之功勉率不絕謂死人有知鬼神飲食猶
 冥者冥者冥冥主人思矣其祭祀是也信其事
 之非也實者祭祀之靈主人自盡思而己見神未
 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則生人而
 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則生人而
 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則生人而
 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則生人而

之不足也今主君有華車百乘不羨我之薄也唯
 車之不足也夫華車備則賦賦厚賦厚則民困
 君苟以祀為有益於國子謂亦將為矣矣一人視之
 一國之計一視不勝萬計固不亦宜乎祀其何罪
 中行子乃勸今世信祭祀中行子之類也不修其行
 而盡其祀不敬其上而異其身身死而歸之於
 謂累未得修德修德則祭不止歸之於祭謂祭未
 夫論祭除祭無益論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
 無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

祀者為祀以爲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是
 以病作卜與葬得祀祀早章解章解病已執業以
 爲祭祀之功勉率不絕謂死人有知鬼神飲食猶
 冥者冥者冥冥主人思矣其祭祀是也信其事
 之非也實者祭祀之靈主人自盡思而己見神未
 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則生人而
 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則生人而
 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則生人而
 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則生人而

祀之身有疾日夜結聚者於厲者厲鬼也厲而
 與之言曰何而祭之不肯也何而祭之不肯也
 也何而祭之不中禮也而罪狀其罪之罪狀夜
 婦顏色而對曰身尚如生權都不知如焉是乎
 之竭鬼舉而指之於壇下此非能言用手之驗
 乎曰夫夜姑之死未必厲鬼擊之也時命當死也妖
 舉厲鬼舉鬼之形則家鬼之言鬼鬼之言則家鬼而
 擊矣何以明之夫鬼者神也神則先知知則宜自
 見靈盛之不肯結聚之火虎犧牲之體小則因以
 震夜姑以祭之而已無為先問先問不知之效也
 不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靈出言以
 擊人也夜姑蓋臣也引罪自子已故鬼擊之如無靈
 而歸之靈身則厲鬼復以被指絕之身矣且祭祀
 不傳神怒見靈以敬祭祀如靈神喜見靈以食
 祭主祭乎人有在怒鬼亦有怒怒人不為怒者身存
 不為善者身亡厲鬼之怒見靈而求肉之祀必時
 中禮大神何不見靈以賞之乎夫怒喜不與人同則
 其實不與人等賞罰不與人等則其指夜姑不可
 多助非之則言行見見見見見見見見見見見見
 若祭見飲之福非鬼為祭祀之故有怒怒也何以明
 之苟鬼神不當須人而食須人而食是不能神也信
 鬼神飲祭祀祀祀祀祀祀祀祀祀祀祀祀祀祀祀
 有儲儲將以人食為仇仇也如自有儲儲儲儲必
 與人與不當食人之物如無儲儲則朝夕祭乃可
 耳當祭當否則神靈也何當祭當否則神靈也
 耳當祭當否則神靈也何當祭當否則神靈也
 耳當祭當否則神靈也何當祭當否則神靈也

祀者為

祀者為祀以爲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是
 以病作卜與葬得祀祀早章解章解病已執業以
 爲祭祀之功勉率不絕謂死人有知鬼神飲食猶
 冥者冥者冥冥主人思矣其祭祀是也信其事
 之非也實者祭祀之靈主人自盡思而己見神未
 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則生人而
 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則生人而
 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則生人而
 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則生人而

信也且夫飲者內氣也古者出氣也故謂能言
 能吸則能呼矣知鬼神能飲則宜於祭祀之上今
 不能言知不能飲一也凡能飲者口鼻通也使鼻
 不通口閉則不能飲矣人之死也口鼻通也使鼻
 能復飲二也禮曰人死也斯惡之矣與人異類故
 之也為尸不動則其氣滅其身不與生人同則知不
 與生人通矣身不同知不通其飲食不與生人同
 與生人通矣身不同知不通其飲食不與生人同
 與生人通矣身不同知不通其飲食不與生人同
 與生人通矣身不同知不通其飲食不與生人同

祭天也祭地也祭山川也祭五祀也祭土庫人
 祭其先宗廟祀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尚書曰肆
 其祭以象生儀其祭如生人之食人欲食之象鬼
 之其製也也廣不過一尺若五六寸以所見長大
 之神質一尺之象其首而加於人乎以所見之
 鬼為若人乎則其製象若生人之服如以所製
 之衣象鬼天之手則所見之鬼宜如偶人之狀夫
 是也鬼神未定厚禮事之豈得福而堅信之乎

濟則乘此三祀也... 亦有不... 命曰中... 立戶或立... 不忘其功... 於禮制... 日修先... 通聖王... 之以死... 賞均刑... 能修之... 治民而... 此此功... 己之親... 記示如... 之近故... 之曰吾... 始也工... 其首后... 於上國... 其家對... 許之矣...

所感乎... 月也二... 時矣已... 修盛星... 不具故... 而不敢... 是東方... 也四時... 者之說... 祭門以... 者肯繼... 二月見... 者若或... 名自若... 至聖神... 之所以... 仰水早... 材用此... 去既為... 背先其... 祭猶廣... 華功應... 食祭地... 食粟瓜... 後飲食... 神亦可... 地無神... 祀向無... 有神之... 為前清... 以爲人... 果食則... 於人求... 也有求... 福惡則... 不絕久...

論衡卷二十六... 知真偽... 伯者論... 獨端之... 神矣若... 下不能... 同則約... 將死道... 堂釋我... 吞天下... 而崩又... 春秋著... 竟亡天... 生不知... 世也不... 前知千... 記所表... 增益以... 亦復不... 則皆然... 人見禍... 由昭昭... 未有道... 類以見... 公治管... 公賄其... 前次糾... 象若見... 見木然... 也魯侯... 見厥視... 八君子... 后尊孝... 襄王葬... 聖者夫... 推類見...

王送之... 到其時... 見象處... 原此以... 亡亂我... 皆益其... 其自為... 其亦後... 得上孔... 魯三十七... 惡乃兩... 願望于... 北至勞... 於沙止... 魯未可... 用不知... 里子卒... 疾我至... 正值其... 此效聖... 以明聖... 知伊川... 及百年... 焉竟如... 天子其... 高啟地... 故榜里... 做萬家... 聰明昔... 會也見... 則處凶... 由兆類... 不可知... 賊古今...

無學不可知之事屬心學則雖小無易故能之士
不學不成不問不知曰夫項託年七歲故孔子乘
七歲未入小學而散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
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夫生而知之不言學問
謂若項託之類也王莽之聘物海尹方年二十一無
所師友性智開明遂六藝禮都敬若于舍奏方不
學得文能讀論義引五經文文說義事解合人之
心帝徵方使辨諸義射無非知者天下謂之聖人
夫無所師友明達六藝不學者得文能讀此聖人
也不學自能無師自達非神如何曰雖無師友亦已
有所問受矣不學若已辨聖人矣如生年耳日始
開雖有聖性安能有知項託七歲其三曰歲時而交
納人言矣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時交納見矣性
敏才茂爾思無所不睹此象不見類却念百世
之後有馬生牛牛生豕豕生人豕生人豕生人豕
乎臣欲若子欲父仁如願爾考如會參列如育有群
加賜于聖人能見之乎孔子曰其或與爾者雖百世
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為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
日勝其神曰何知以知之曰曰此輩中焉其馬亦焉
之助其神不信往視之目竟眇眇翁仲之如馬騶
奈何介焉虛之馳牛鳴也神術任其相合其意不違
視聽遙見流日以察之也夫聽聲有術則察色有數
矣推用術數若先聞見人不知則謂神聖若孔子
之見獸名之曰挂挂太史公之見張良似婦人之形
矣案孔子未嘗見挂挂至極能名之太史公與張良
異世而目見其形使家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矣
而孔子名挂挂聞聖人之歌太史公之見張良似婦
室之畫也豈見懸繪用思察察人謂略察所意識
見賢聖之名物則謂之神推此以論何見黑牛白
蹄而此類也彼不以術數則先時聞見於外矣方今
占卦術之工據正術數術數不中集以人事人事於
術數而用之者與神無異術何之彼方今占卦術者
之類也如以術何之徒性能知之不用術數是則集
居者先知風穴處者先知雨有明早成項託尹方其
是也雖曰黃帝生而神靈而能言黃帝生而自言
其者未有聞見於外生能言稱其名非神靈之效

蓋言可知爾後生言焉知彼生靈虛損益易明也此
向為遠非所察察也彼一人立於端東今之出徒使
聖人聽之雖西能知其黑白短長與墨子自自從
出乎漢有漢漢有林有漢漢有林有漢漢有林有漢
詢之能知其貴賤老少所犯而生死乎非聖人無
則賢聖所共病也難曰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
外弟子曰是聖牛也而曰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
也尚能聽聲而知其色以聖人之智反不能知乎曰
能知黑牛白其蹄能知此牛誰之牛乎白其蹄者以
何事乎夫術數直是一端不能盡其貴賤一事也
辨問之難不能盡知何則不日見口問不能盡知也
管仲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會于魯魯之上問牛
鳴曰是牛生三犊管仲曰用術數非知所能見也
云人問牛主竟如其言此復用術數非知所能見也
廣漢楊翁仲鳴馬之音乘馬之野田間有放豚
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問其曰彼豕焉知此馬而
生知之也子曰黃帝生而自然而母懷之二十月生
計其月數亦已二歲在母身中矣豈能自言其名
然不能言他人之名雖有一能未能盡知所謂神而
生知者豈謂生而能言其名乎乃謂不受而能知之
未得能見之也黃帝帝學雖有神靈之驗亦皆早成
之才也人才早成亦有說就雖未就神聖亦皆早成
見其功成早就稱之過度云項託七歲是必十歲云
稚孔子是必孔子問之云黃帝帝生而能言是亦
數月云尹方年二十一足亦止三十云無所師友者
不學是亦非聖家世世家世世家世世家世世家
俗得顯顯年十八歲升太山見吳昌門外有書曰
馬定考賞顯顯年三十不升太山不登吳昌門項託
之稱尹方之學顯顯之類也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
學之乃知不問自識于百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
師之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五帝三王皆有
所師曰是欲為人法也曰精思亦可為人法何必以
學者事難空知賢聖之才能立也所謂神者不學而
知所謂聖者須學以聖以聖人學知其非聖天地之

問合血之類性知者性知往焉知來來天之
性自然者也如以聖人為若性往于則夫性往之類
鳥獸也情論不學而知可謂神而先知矣如以聖人
為若性往于則夫性往之類也世間聖神以為至與
鬼神用巫之口告人如以聖人為若性往于則夫為巫
者亦妖也與妖同氣則與聖異類矣與聖異類則聖
不能神矣不能神則賢之靈也同靈則所加者無以
異也及其有異以入道也聖人疾賢者選賢者才多
聖人智多所知則多矣少異其所以一途步趨相逼
事有難知易曉賢聖所共聞也若夫文質之復三
教之重正則相移損益相因賢聖所共知也古之木
火合之水火也今之榮色後世之壽也也鳥獸草木
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以此而知來千歲之前萬世
之後無以異也追觀上古探察來世支費之類水火
之滋賢聖其之見先開靈圖靈圖賢聖其之見怪
名物無所不曉賢聖其之事可知者賢聖所共知也
不可知者聖人亦不能知也何以明之使聖坐坐先
知而性能一事知進道孔教不普未足以論也所
論聖人不能神而先知之謂不能偏見非徒空
虛虛言直以才智准況之工也專有確證以效真然
何以明之孔子問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
不言不笑不取有諸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
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
不厭其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天下之人有
如伯夷之廉不取一芥於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
子既不能如心獨度以決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遠
視遠見以審其實則公明賈以知其情聖人不能先
知一也陳子禽問于子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
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曰夫以溫良恭儉讓以得
之溫良恭儉讓行也亦有存於人人視附之人觀
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則政以人言不神而
自知也也齊景公問于子曰夫子至是國則何事
子曰聖聖從賢從政不知孔子至是國則何事
子曰亦不知孔子所以問政于君定其賢對景公云夫
子聖聖從賢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
同人言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類

論先知性性者虛知萬物之性畢斯千道之要也如
知一不通二道左不見右偏駁不純崎嶇不具非所
謂聖也如必謂之聖是謂聖人無以奇也然何之徒
聖孔子之黨亦稱聖是聖無以異於賢賢無以異於
聖也賢聖皆能以得聖奇於賢乎如俱任用術數
賢何以不及聖聖者聖賢不能如性任耳目以定
賢實其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難決不可知之者
待問乃解天下之事世間之物可知而思夫能開精
不可思而知上聖不能言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天下事有不可知猶結
有不可解也見說解結結無有不可解結有不可
解見說不能解也非見說不能解也結有不可解及
其解之用不能也聖人知事無不可知事有不可
知聖人不能知非聖人不能知事有不可知及其知
之用不知也故夫難知之事學問所能及也不知
之學問之不能也

如實德
凡論事者遠實不引效驗則其甘美實說象不見信
滿飲便虛虛中欲置之則不清地則廉便假而
食之孔子聖以為為食聖人不能先知三也亦有
狂夫投刃而候澤有猛虎厲牙而望知之者不遠
前進如不知見則進狂夫之月犯猛虎之牙矣凡人
之圖孔子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違其害不知
而圖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問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四
也子其於區區後孔子曰吾以改易死矣如孔子
先知當知頻瀾必不測宮人必不加怙見頻瀾之
來乃知不死未來之時謂以死聖人不能先知五
也勝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傾孔子豚孔子時其亡
也而往拜之遇諸途孔子不欲見既往候時其亡是
勢必不欲見也及遇於路以孔子遇爾虎虎之理人
不能先知六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
問津焉如孔子知津不當問津者曰觀觀隱者之
操則孔子先知當自之無所觀也如不知而問之
是不能先知七也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哀痛於五謂
之商人見之者以為舉也蓋以無所合群附之謹故
人以為舉也商人謂是而之母告之然後得合群於

防有豈自在防衛於衛路聖人不能先知八也既得
合葬孔子及門人後至兩墓孔子則曰何遲也曰防
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欲蓋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
墓如孔子先知當先防墓崩此門人至宜流涕以
依之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孔子大廟每
車門不知故問人法也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樂
衆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以普見已知而復
問爲人法孔子曰疑思問疑乃當問非實已知當復
問爲人法孔子曰五經一者門人從之學當復行問
以爲人法何故專口授弟子乎不以已知五經復問
爲人法獨以已知太廟復問爲人法聖人用心何其
不一也孔子入太廟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也主
人請飲飲食若呼者若舍其知則其家有怪子形
孫必致親戚離離不得飲食閉閉則舍不得頓頓
之執計則必不往何則知請呼無言空行勞辱也如
往無言少辱復還不知其家不曉其言實難知吉
凶雖曰知孔子先知知諸侯感於遠處必不能周
空勞辱已聘君之到宜寇不往君子不爲無益之事
道精氣交連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與老子言之
聖人不能先知十二也孔子曰幸哉問子毒人不開
於其父母兄弟之言虞舜大聖隱居窮困之道宜念
子毒皆與使舜使舜治康康非意欲舜當見殺已
之情早謀謀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爲何故
使父與弟得成殺已之惡使人間非父弟萬世不滅
以虞舜不預見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武王不讓則
公請谷壇壇既設祝已畢不知天之許已與不乃
卜三龜三龜皆吉如聖人先知則公當知天已許之
無爲復卜三龜如聖人不知則公當知天已許之
無爲復卜三龜如聖人不知則公當知天已許之
無爲復卜三龜如聖人不知則公當知天已許之

不履身之行無爲則虛應聘以取制勝之辱空說
非主以犯絕難之厄山此言之不能論者曰孔
子自知不用聖思則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庶幾欲
沈淪侯行道濟民放應聘則道不絕也此道不爲
已故避也而不爲民不爲名故蒙而而不避曰此
非賢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齊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建謂孔子自知時也何以自知當衛天下虛賢之
國也當衛不能用已則天下虛賢用已也故退作春
秋則定詩書以自衛反齊言之知行應聘時未自知
也何則無非象效驗聖人無以定也當衛不能用自
知極也魯人表辭自知絕也道極命絕兆象著明心
懷望沮沮而困思夫周流不休猶病未死臨卜使參
也死先見會卜虛虛絕絕定者以應聘周流言之
也死先見會卜虛虛絕絕定者以應聘周流言之
聖人不能先知十一也孔子曰陽者可爲論走者可
爲論至於陰者不知其求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
猶能邪聖人知物知事老于與聖人知物知事上下
事也何故不知如老子神能與聖人亦神者同
能先知十六也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則厚
中界子貢善居積意賈賤之期欲得其時故貨殖多
富此向朱然則聖人先知也子貢億數中之類也聖
人據象先原物類意而得之其見變名物博學而識
之巧商而善意廣見而多知由微見較若探之今時
千歲所謂智如淵游孔子見微微思慮淵達材智
兼倍強力不卷起踰倫等耳目非有遠視之明知人
所不知之狀也聖人遠視遠見則淵淵淵淵淵淵
談與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謂神而先知與
人卓異今耳日聞見與人無別道非聖物與人之殊
差賢一等爾何以爲神而卓絕大聖猶賢與人之殊
者謂之聖則聖賢差小大之稱非絕絕之名也何以
明之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莒未發而聞於國桓公
性之問管仲曰其仲而謀伐莒未發而聞於國桓公
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少頃當東部牙至管仲曰
此必是已乃令前庭而上之分核而立管仲曰子邪
言後言對曰然管仲曰我不代言子何故言伏言對

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管仲曰我不
言後言子何以遠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雖然若
樂者綠之色然清淨者黃之色佛然充滿子
足者兵革之色若口垂不除所言者若若若若若
所當又言也臣竊聞小諸侯不服者其難若乎臣
故言之夫管仲上智之人也其別物善乎矣云爾必
有聖人者至誠謂國必有也東郭牙至云此必是已
謂東郭牙聖也如賢與聖絕管仲知時無十二聖
之靈靈云國必有賢者無爲言聖也謀未發而聞於
國管仲謂國必有聖人是謂聖人先知也及見東郭
牙云此必是已謂賢者聖也東郭牙知之聖是與聖
人同也管仲有見於聖也東郭牙知之聖是與聖
也聖王之以讓客曰子之稱見子生言管仲不及
及見聖人家人未有得也家人未足爲言邪塔謂聖
曰國也吾前見王志在遠後見王志在音吾是以
然客其稱王王曰嗟乎浮子生誠聖人也前浮子
生之來人有餘德焉者家人未及視會生至後來人
有餘德者未及試亦生至聖人雖辨左右私心在
之先知子貢東郭牙之徒也與子貢東郭同則子貢
東郭之徒亦聖也夫如是聖賢之實同而名號殊未
必才相懸絕者相兼倍也太等問於子貢曰夫子聖
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故天維之精聖又多能也
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
夫聖若爲賢夫治行厲操操行未立則謂且賢今言
且聖聖可爲之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從
知天命至耳順學說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
之將來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管子貢答
太等時始三十四之時也魏昭王問其田田曰家
人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謀曰爲聖易有之子田田
對曰臣之所學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乎田田曰未
有功而知其聖者之知聖也待其有功而後知其
聖者市人之知聖也今論未有功而王問曰若聖
子故問王亦其竟乎夫聖可學爲故田田謂之易知
卓與入殊稟天性而自然焉可學而爲之安能成田
田之言易易聖未必能成田田之言爲易未必能成

復夫究之見惠王在遠與昔也遠湯禹之祭不能過
也志在廟廟之中藏匿不見竟能知之以見等爲聖
則見聖人也如以見等爲聖則聖人之知何以過矣
之知惠王也觀也以前心昔有因緣以准之徒蓋
王會諸侯子產曰魯邾來術不來及諸侯會四國
果不至趙奚爲得聖聖使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
周昌曰君之史趙奚且代君位其後趙果爲御史大
夫矣然則四國不至子產原其理也趙趙之爲御史大
夫方與公賭其狀也原理賭狀處者方未有以審之
也魯人公孫臣孝文皇帝時上書言漢土德其符黃
龍當見後黃龍見成紀然則公孫臣知黃龍將出案
律歷以處之也賢聖之知事察驗矣賢聖之才皆能
先知其先知也任術用數或善而巧意非聖人空
知神怪與聖賢殊道異路也聖賢知不踰故用思相
出人遺事無神怪故名號相異易故夫夫聖賢者道
智能之號神者神性恍惚無形之實賢賢者道
實效不得神聖神聖不常故謂聖者不神神者不
聖聖者神性以知相稱子貢善言以得賢聖聖人
言臣之所學蓋其賢也賢可學爲勞後孫賢聖之
從仁者共之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
則吾不能我學不廣而教不德于子貢曰學不廣者智
也教不德者仁也不且知夫子既聖矣由此言之仁
智之人可謂聖矣孟子曰子貢子游子張得聖人之
一龍冉牛閔子季路聞其體而後六子在其次世皆有
聖人之才或類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管稱聖
人聖人可成也孟子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治
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
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已則已可以久
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管古聖人也又曰聖人百
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
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懦夫寬者
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
乎而况親炙之子夫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子而
孟子曰聖人者賢聖同類可以共一稱也聖子曰
以子觀夫子貴於堯舜遠矣孔子聖言聖於堯舜
而言賢者賢賢相出入故其名稱相易也 卷二十六

定賢者

聖人雖知賢者此於聖人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
 安能知聖子世人雖知賢此言妄也知賢何用知
 之如何以在官得高官身貴貴為賢乎則貴者天
 今也命官貴不為賢命貧賤不為不賢必以官貴
 賢不肖是則任官以才不以命也任官則命家選
 而無廷廷之却則無斤退之患或骨體屬麗而色
 稱相上不惜而毒生惡澤汗濺過度未可謂賢以
 虛遠兼骨弱為賢乎則夫著見而人所知者多
 幽隱人所不識者少矣是也矣求則容於其
 工則微已不待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賢
 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薦之多明君求賢察
 多少之關時得善惡之實矣且廣文多後求求
 者人愛而稀之薄而不察察志惟不交非徒夫
 心者人憎而之故多生於知謝謝多夫於求
 實王以政封即聖大夫以舉其大夫即聖有功
 自有所欲為於他而為爵其民誠心不加而民亦
 誠孟嘗君夜出秦國雞未鳴而關不閉下坐處家
 賢為雞鳴而雞皆和之關即開而孟嘗君出又雞
 以雞鳴感則人亦可以為感動也人亦可以為感
 天亦可巧詐廉也動致天氣宜以精神而人用
 取火於天而精五石五月盛夏積以器乃能得火
 今又但取刀劍劍之屬切磨以磨日亦得火焉
 夫勝劍刀劍能取火於日恒非賢聖亦能動氣於
 天若董仲舒信土龍之能致雲雨蓋亦有以也夫知
 是應天之治向未可謂賢況徒得人心即謂之賢如
 何以居職有成功見效為賢乎夫居職何以成功
 以人民附之則人民可以為思說也陰陽百姓安
 者時也時和不得道其安不和雖聖達其危如以陰
 陽和而效實不肖則矣以洪水得無湯以旱旱為
 下矣如功放諸事也身為之者功著可見以道為計
 者效況不章效無當於五音五音非鼓不和師無當
 於五服五服非師不親水無當於五采五采非水不
 章道為功本功為道效功謂之賢是則道人之不

而無功無效而有名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
 如孔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若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如是則善多而
 小大皆言善者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之毀譽者
 本乃可有以者人所稱惡人所毀可以知賢乎夫
 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賢不知舉此人者賢也毀此
 人者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毀者善也人成毀無別也
 以人衆所歸附者善者善者為賢乎則夫人衆所附
 歸者或亦或貴而為利或好士下者折節侯賢信
 歸之夫或厚貴而為利或好士下者折節侯賢信
 孟嘗平原春中食客數千稱賢者大將軍衛青及
 董去病門無一容稱為名將故賓客之會在好下之
 君利害之賢或不好士不能為輕重則泉不歸而士
 不附也以居位治人得民心賦詠之為賢乎則夫得
 民心者與彼得士者無以異也為虛恩附循其民
 民之欲得賢者樂與何以效之齊田成子趙王句踐
 是也成子欲得賢者以大夫貸小斗而民悅句踐
 欲得會稽之卑附循其民死而國而民善二者皆
 也也高祖得天下賞得臣之功蕭何為當何則高
 祖論功此類者之殺狗也狗身獲食功歸於人宰臣
 手執其狗狗也何得重其狗人也必獲成功謂之
 賢是則蕭何無功功實不可以效賢一也夫聖賢之
 治世也亦有術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醫
 之治病也亦有方為醫治無方不愈夫方術術
 術術亂醫術史藥藥也方術而藥行術而效從
 效從而亂止藥行而病愈治病之藥未必善於不為
 醫者然而治國之吏未必賢於不能治國者得其
 方道曉其術也治國須術以立功亦有時當自亂
 用術功終不立者亦有時當自安雖無術功成者
 故夫治國之人或得時而功成或失時而無效術人
 能固時以立功不能進時以致安及賢能治未嘗死
 之人命如命時時安方無始也故時當亂也亮發
 用術功終不立命當安死矣扁鵲行方不能愈病射
 巧投百工之人皆以法術術後功成事立效驗可見
 觀治百工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謂有功者賢是
 謂百工皆賢人也道人亦王武帝時待議上使

從道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於事後為東郡都尉上
 以高工之賢不聖太守時軍使民察功成盜賊不
 息上賜高王書曰子在厥前時福泰並至以為天下
 少豐游內察二至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十石之重而
 盜賊行船行攻取於庫兵不稱在前時何也書王
 高王難業復召為光祿大夫常居左右論事說無
 不足者才高智深通明多見然其為東郡都尉威
 盜賊下息人民騷動不能禁止不知高王不得治東
 郡之術邪王得東郡當後觀而高王之治偶逢其
 時也夫以高王之賢治東郡不能立功必以功觀賢
 則高王乘而不遇也也必多如高王之類而論者
 以無功不察其賢然有各氣寒不生五穀師術吹律
 致氣既寒更為溫然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日
 春谷大和吹陽當以溫德至誠然而師術吹律寒谷
 更溫穀沒有生推此以況諸有成功之類有若師術
 吹律之法故得其術也不肖無不能失其數也賢聖
 有不治此功不立而勢貴二也人之舉事或意至而
 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貴此則何謂賢且是矣刑罰
 人之難出分稱身與此則何謂賢且是矣刑罰
 其義而獲其名大賢之涉世也則而有若若其故立
 亂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國之禍不及其家安得逢其
 禍而及其志乎亦居則於君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
 若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也忠臣之對曰忠臣之事
 賢而貴之君有難不不出也忠臣之對曰忠臣之事
 而見用臣矣死焉誠而見從終身不亡臣矣送焉若
 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安也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
 送是詐偽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於難
 兼賢子之對以求賢於世死君之難立忠節者不
 料矣是故大賢察不可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
 望者小而可得者少也又至大賢非能致至多升
 解非能有小少易言之行也賢於亂亂見之世故
 節行顯而名聲聞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
 溝成舟舟之跡小也小而易見亂亂亦易察故世
 不危亂而行不見不恃或忠節不立為卓之義發
 於朝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亂亂之世以全身免害
 不被刑戮若南容懷白圭者為賢乎則夫免於害者

入秦之計木欲劫秦王生致於燕趙不偶為秦所
 擒當謂何之廷秦王秦王王珪往而定置見且以葉
 囊提刑何既而天下名利為烈上秦王勇且金二
 百猛夫為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葉囊提刑客益於
 故主然稱稱實者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刑刑
 功不虛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
 志善不效成功或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臣
 大而功細小智者貴之愚者高之必謀功不察志論
 陽放不存陰計是則像謀按劍斬義子之不足謀
 也任子骨鞭骨平王尸不足載也張良權始皇誤中
 副車不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盡不得有其勢而
 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為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賢三
 也以孝於父弟於兄為賢乎則夫孝弟之人有父兄
 者也父兄不慈者弟乃背背有背義者有背賢者立
 名成眾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見其無義者則故孝
 弟之名無所見矣忠於君者亦與此同能達比干
 若及殷紂紂惡也親其骨肉忠附庸庸賢也故
 賢人之明極於日月之尤忠臣之榮處於賢死之名
 幸而命祿言也非才智所能推推所能却却也神此
 廉而後居不能使人弗廉聖賢能而後進不能
 使人弗聖南容能自免於刑戮公冶以非罪在縲絏
 伯王可恨於無道之國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陳蔡非
 行所致之難掩已而至於不得自見之患累已而
 勝夫夫不能自免於患若猶不能延命於世也冷窮
 賢不能自強時厄聖不能自免以去國去位棄官貴
 就食晚為賢子則夫委國者有所道也若伯夷之徒
 兄弟相讓以國取有分爭之名及太王棄前重戰其
 故民皆委國及去位者道不行而志不得也如道行
 志得亦不去位故委國去位皆有以也謂之為賢無
 以者可謂不肖且有四位者故得委而去之無固
 位者何委夫則財財及讓下受分與此則何實無財何
 劉口饒何讓余原實民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雖生
 於有餘乎生於不足人或割財助用及將軍再與兄
 子分家財多有以焉思昆昆山之下以玉為石影蓋
 之儀以魚食天使推讓之人財若昆山之玉影蓋
 之魚家財再分不足為也韓信肯食於兩亭亭長何

財之創制... 廉潔之節... 行爲賢子... 也長沮溺... 也恬無欲... 則老聃之... 以孔子... 老同稱... 子則夫... 絕交千... 大雖食... 舉一有... 以交施... 而目驅... 者矣推... 辭者亦... 有功... 獲居千... 得者爲... 徒是也... 高口... 少上林... 口虎... 爲賢子... 文口... 爲敏... 請... 爲賢... 暴也夫... 暴之文... 務巨... 理文如... 彌爲崇...

義欲則... 靈身無... 人約者... 是也儒... 習口... 書門者... 爲善夫... 帶徒百... 覺古今... 也才高... 子政之... 以權詐... 國獲其... 馬死良... 兔之夫... 兼臣而... 備聖之... 則避世... 者歸清... 之在世... 則之行... 則食也... 夷無可... 孔子曰... 也曰辨... 也曰辨... 如也者... 孔子曰... 工之道... 知明以... 皆有非... 孟子曰... 世居之... 不可與... 而非者... 世人之...

此其神... 卓異者... 之故也... 然則賢... 以知之... 察之管... 賢者身... 士以辨... 之名賢... 此何時... 能未必... 必以言... 善行天... 無善心... 放心善... 然不之... 不立爲... 期所爲... 禮記... 如是者... 則不得... 乃可得... 業以知... 者強非... 觀而... 子不作... 子不作... 之作... 也曰... 之實無... 察之以... 言必有... 所起世... 論之可... 陳平未... 則與與...

言不勝... 之心口... 欲口... 子稱少... 以才能... 以爲賢... 是非... 類賢者... 之爭決... 之聖心... 見何則... 正是之... 子言室... 之言... 人之平... 實者... 蓋和言... 論不... 若山... 論衡卷二十七終

論衡卷二十八 正義篇 儒者或五經多失其真... 謂之曰子路曰有民人焉...

謂之曰子路曰有民人焉... 謂之曰子路曰有民人焉... 謂之曰子路曰有民人焉...

謂之曰子路曰有民人焉... 謂之曰子路曰有民人焉... 謂之曰子路曰有民人焉...

謂之曰子路曰有民人焉... 謂之曰子路曰有民人焉... 謂之曰子路曰有民人焉...

四十年也又說為赤制之中數也... 年人道決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漢備之說...

年人道決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漢備之說... 年人道決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漢備之說...

年人道決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漢備之說... 年人道決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漢備之說...

年人道決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漢備之說... 年人道決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漢備之說...

忠於其職則者土地之名實以唐虞則位舜從虞地
得遠而山以而趨焉因與武王陽明而後皆本
所與昌之地不本志始故以為若若人之有姓
與尚者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則若功之
名盛盛之也故周之為言詩書也虞者樂也夏者
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克則湯武民無能名則
天下廣而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焉民無能名
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家五
家大矣然而其正實夫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奉
之為泰漢之為後承起於秦漢與於漢中故曰猶奉
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漢在經傳之
上說者將復為泰漢作道德之說矣
魏老冰神四象畢竟曰我其試說說向者曰我者
用也我其用之為天子也文為天子也文又曰女子
時服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先自
觀之也若此者高夫堯舜以為聖人相見已審不須
觀試精細相輝耀然信又曰四門穆穆入于大堯
烈風雷雨不迷言大堯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
盛者文稱爾德則影者八德也大人德被其文稱小
人德被其文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說者
大夫之貴曾子履疾命元是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
質賢以文為差懸殊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
亦威然龍驤有文於蛇為神鳳羽五色於鳥為君虎
猛毛紛紛如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為聖賢且
夫山無林則為土山無毛則為海上人無文則為
樸人土山無度處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為聖賢
上天多文而居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聖文法象本
顯故多文彰彰應符命其非文者皆唐虞虞虞成季
友也公夫人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子張良富
貴出與神會老父按青羊對面快河神放出圖卷畫
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類物以文為求
人以文為基終子成欲圖文字于貢論之謂文不足奇
者于成之徒也
若作者為文信說者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
為優或曰文信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
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為

總錄二公之事業多並若若疾風大雨大聖人才高
未必相如也聖成事非難知依使卑陶陶知人之法
依難知聖亦難別究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依堯知
堯堯舜舜賢因舜堯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
言我其試說試之於堯堯以二女觀其夫好之法
治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偏後令人庶之野而與其
聖達烈風疾雨終不迷或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
文言說試說試其才也說家以為皆增飾使事失
正是誠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偽說傳而不絕造說之
傳失之久矣後生稱者苟欲明經不原質而原之者
亦視古隨俗是之文以為說說經之傳不可從五
經皆多失實之說尚者春秋行事成文故者可見故
願獨論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
有華而不實有質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出口為言集札為文文辭雖設實情難測夫文從世
服也空者為文實行為德著之於外為服故曰世
為華屋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子弟門徒不見一
人身死之後莫有得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答
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說供迫聖人事殊而
務同言異而義約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
儒業易為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
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備人家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
人書文亦傳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衷二者統
者為賢季古依又者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
儒當時雖尊不遺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則公制禮樂
名垂而不誦孔子作春秋問傳而不絕則公孔子子孫
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雲
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許家曹申公書家千
乘歐陽公孫不遺太史公世人聞夫以黃自顯號
與須人乃顯大能紀百人孰與虛顯其名
或曰若作者思慮固也亦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
思不至使若作之人絕眾事之凡與同境之職及說
忙忙或或若作以使庸人積剛賦之恩亦能成篇八

十數文且且且不取食則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倏游
為麗天之文於華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則也司馬
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揚子雲存中
郎之宮故能成大元經賦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
作長卿子雲為相賦元不工得答曰文王日於不暇
食此謂濟易而益計則公一沐三握髮則用法制
而固不辨孔子不伴休思慮固也用法制則不可
固也夫聖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為問作不暇日哉
感傷起矣應漆氣蒸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
孝公為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
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索鈞皆士而各
者不以思慮固也問事多而見編博官調刷而識
有幽室之思雖無與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
不取有德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材欲
作而無德知以問而能記蓋亦有無所困無有不
能言而有無所措無不取也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恐人思有所
書者出口為言書文為篇古以言為功者多以文
為賦者希呂不率淮南王以他為過不以書有非使
容作者不身自為如不作書猶家此章章之端夫古
今違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漢
徐梁上書身并罪中材能以其文為功於人何嫌不
能管衛其身轉憂信公子非國不顧死及非之死李
斯如苛非以著作材知不能復有為也秦物之傷或
亦之也然物不傷秋亦大矣彼令非不死秦水可知
故才人能令其行可等不能使人必法已能令其言
可行不能使人必承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者非一各身雖失其之實傳違聖人
實故謂之遺疏比之玉屑故曰遺疏遺疏不為遺
玉屑遺疏不為遺疏人近聖猶為遺疏况遠聖從
後復重焉者乎其必為矣其言必不明安可採用
而亂行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述其傳述作者之重
採聖人之志故其經傳也俱實所為何以獨謂經傳
是也書記非徒見其情傳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
是他書無相連遺遺疏故謂之非若此者豈是

倚者則精有所虛索著作之人書言通寄其材已極
其知已罷索古作者多位布散辭辭傾傾字危非
著作之人所能為也夫有所偏有所此則有所自偏
章數百言不著作春秋家從淮南王作道書說
至誠族轉非若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補國
夫有長於彼安能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
政治答曰人有有所使因有所劣人有所工因有所拙
非劣也志意不為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
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也稱干將之利
則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亦不利不能一旦二也
辨彈雀則失鳥射鵠則失馬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
不拉見人材有兩為不能成一使干將刺而更擊
辨槍鵠而射鵠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筆章專為以
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伴也古作者多立功不
用也管仲晏嬰功著並作商鞅吳起治俱為高祖
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敢墮賈造新語高祖祖納采
呂氏橫連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常室不寧蓋材知
無不能在所遺遺疏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
於五經便言身五經雖不見思便五經從孔門出
到今常令人不識賦謂之純立言之可也今五經道
昌泰之者修解李斯之橫濫屠屠防伏生之休抱
經深漢漢與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業效而
不具遺疏之遺各以私意分拆文字碎後相相投
不知何者為是亡秦無道版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端
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承振以
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迹也夫俱為而知皆傳
記斯稱文義與經相稱何以謂謂文書失經之責由
此言之經缺而不完善無休本經有遺疏折衷二者
孰與孰於抄抄事錄事錄以以為為案須不囉囉待
民乎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宋史記史記
典與異者以民季一志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
書亦為本經亦為本末失事本本得道實折衷二者
孰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風失者在草野知經
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
辭扣明師相傳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論衡卷二十八終

夫悲精神而由魂魄胸中之靈氣厥年出壽無益於性則其於國運實老之教非人所食不待已故為論衡文而實而備其政務治民之道論衡諸篇皆同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慕人所不能免也人若通解政教於上臣愚或作論於下實得則上從矣其若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虛之分定而後事之文誠華偽之文誠則純誠之化日以學矣

或曰聖人作賢者遂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謂作者非日也亦非遂也論衡者遂之次也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或序班叔皮傳可謂遂矣若山新論都伯音按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極都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遂論更爲前始不有若若論作書矣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義作人卦前未有八卦伏義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卦自演為六十四卦曰行謂論衡之成篇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行謂益其卦益其數多今論衡說也六十四卦以行謂益其卦益其數多今論衡說也

論衡卷二十九

世俗之謂其真偽辨其實虛非造始更爲無本於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說謂而難之文吏就獄獄之事覆而考之謂論衡爲作儒生文吏謂作于上書奏記陳列便宜實輔政今作者若猶書奏記說說胸臆文成手中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謂之書記初孟年中州頗顯顯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垂憐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善書存以備困之言不納用退思記草名曰備之酒應五教生避盜賊沉溺飲酒監獄不絕奏記郡守善民酒應也記草名曰備酒由此言之夫作書者上書奏記之文也記謂之著作上書奏記是作也書之乘而進之轉托書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揚氏之元卜氣變不均由此言之康林之奏承之章論衡政務同一題也漢家極舉極之林書論之造漢家元多陽成子張作樂揚子雲造元二經從於董下讀於閭後卓絕驚耳不進而作村婦聖人而漢朝不識况論衡論衡論衡解世俗之疑辨是非之理使後進見其否之分恐其廢失若之論也

今者論死及死傷之篇明知不能爲鬼竟觀覽者將一曉解約更爲節節論衡有益之驗也言有有益雖作何書愈讀之書也以此事矣仲之車世以自誠伯余之衣以針寒暑之冠履以辟風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談其造作是則舍韻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貴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雖無害何補古有命使余欲觀風俗知下情也詩作民間聖王可云汝民也何於作因罪其身故說其詩乎己不不然故詩得亞今論衡政務其詩也與聖見余而云有過斯論衡之書所以與也且凡造作之過當其言而論衡論衡實事按實世宜漢厥國論詩錄其類頌之言無誇誇之辭造作如此可以免於罪矣

論衡卷二十九

自紀篇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一歲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念卒國絕因家焉以長泰爲業世祖勇任氣平威不於人後內橫道傷政怨望衆多世世擾亂恐爲怨讎所誅祖父洗家棊棊就安會稽留數年以買厥爲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滿滿即充父祖世任氣至家滿滋其故蒙滿在錢唐勇勇後人未復與蒙家丁伯等結怨蒙家從處上虞建武三年充生爲小兒與俱倫遊此不好解解倫好挑索捕撲戲林無充獨不肯誦奇之六歲教書悉履仁順禮敬具備莊莊致家有人之志父未嘗苦母未嘗非關里未嘗離八歲出於書博書館小值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誦誦或以書博博充者日進又無過失手書博博師受論衡尚書日誦千字經明德淵師而專門振筆而東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奇作口辯而不好談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說始若談於衆雅宜爲人所缺既既自神不宜爲人所屈公曰不謂不見感不爲不見危不爲不見制不爲不見虧士多口爲人所屈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留退故自陳吾無好博故無言半勝爲謙或使之也都勝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尤福至不謂己而得謂不謂己而爲故時進意不爲時退志不爲虧不爲虧以不盈不盈以盈平不盈者以于勝不盈者以盈者不盈以自明不盈以惡人同安危而齊死生爲吉凶而一敗成遺十羊勝謂之無勇勇於天故不自明

充性不食言其爲上所加被擢越次不慕高官不爲上所加恥辱如屈不志下位此爲無志無所擇應或曰心難而行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滿解衡行世何效放學日可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適夫爲米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爲司空相國無說之色乘耕屋山若終不免及充充者自自得後之不置不處之不辱辱者之不自不處之不處

聽其辭果乃是以字清文亦如此焉行事上亦如此焉在縣位至極功在郡府位亦極功在太守爲列縣五官功行事入州爲從事不好微名於世不爲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馬未逮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吾亦希希有過不解亦希復陷能釋人之大過亦悲夫人之謂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爲基以材能爲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封在郡里蓋連伯玉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見汗傷不肯自明位不達亦不憚恨實無一畝鹿身志飲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充爲人蕭重遊必擇友不好有交所友位雖微早年雖幼雅行有難必與之友好辭交難徒不泛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造裝飾之然終不自明亦非怒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非見屈胡不自陳手勝之徒摩口舌舌辭自明入獄獄出有有全完之行不垂棘與瓦同價明月與衆同價有有二寶之實不爲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雖賤不能別白雖尊雖尊虛卑與尊齊位與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退收成乘敗充升報在位之時衆人嘆附於是窮居者故去志俗人之素思故問居作議俗節義十二篇翼俗人觀畫而自覺故重其文策以作言或謂謂之法客日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正野不得所說無不逆者故乘精說於趙而李父不說商戰以玉玉而考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充之古猶飲牛以酒飲馬以脯也故滿麗深迷之言即於天下而通於小不得已而強麗入胸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聞不與于其妙稱而整馬園諸說而說俗說當之言也以深鴻之文循和淵仙之藥以治風狀制孤之求以取新采也且時有所不待事有所不須察知者不必舉國調和菜蔬不飲伏牙則卷之樂不用飽遠里所之記不待大甲既育不須而又宜牛刀割雞前其米菜法後其益益益助厄大小宜書之者看何以爲符命以決

何以爲有物類以異其類於其所宜故文能爲解
漢之流
充既疾俗情作爲俗之會又因人之政使欲治人
不得其宜不使其務務精苦思不勝所適故作政者
之書又備爲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夫實
聖教而大義分雖殊殊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
釘登通傳按章高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固久以
爲古之書所言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
論其文盡其辨乎浮華虛偽之說莫不確定漢書虛
之文存其真之朴樸庶幾失之風反必戲之俗
充者形爲易或曰曰辨者其言深華敏者其文既
宏經藝之文實聖之言鴻道優雅難卒曉曉世陳之
者觀古乃下遊覽聖之材鴻故其文與俗不通玉
隱石開承匪魚非玉工殊師其能采得寶物以隱
閉不見其符亦宜深沈難測難俗之書欲信俗人故
形爲其指爲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材有
深極不能爲復何文之察其後使徒難辨也若曰
玉隱石開珠隱魚腹故爲隱隱及五色則於石心珠
隱隱相離此名曰隱隱不名曰材爲隱隱之難
難者曰不巧不名曰明者始是難辨非之書曰曰
衆獨不得此人則其文可變故其事可知如深隱
難辨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噴之有夫難者欲其
身難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進口論難辨分面可恥
不務深遠而難曉于子相實以辨于明者者衆文以
難可恥

充者建於俗或曰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宜
百人讀之莫遺千人聞之莫不悅故管子曰曰室蓋室
百室論堂今始說不與世同故文利於俗不合於衆
者曰論實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實解
否安得不當常心通俗耳衆心非而不從其美則其
爲而存定其真如當衆衆人心者當當于雅馴習
而已何辨之有孔子待坐於魯真公賜與與與孔
子先食而後飲可謂得食序矣左右皆掩口而
笑實俗之日久也今吾實論孔子之序食也魯人遠
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吾實論於魯人必應無於遠
爲不辨竟辨之與伍伯不實論孔聖之補李孟不實

光出於意廣其隱乎獨吾文未集於禮札之上歲於
所應之中猶玉隱珠也及出於衆猶玉則珠出子
所應之中猶玉隱珠也及出於衆猶玉則珠出子
且名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辨在男言
難則辨在女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
曉曉論之者曉然若青之目自然若青之目耳三
年百子卒見父母不察不相識安肯說事道時巨樹
實是長情所居衆人莫不使使相不巨而隱隱不
長而隱以所示人竟與衆人而色部七十有餘類
肌男滿五色分別隱隱愛喜皆可樂射之者十
不失一使而面而異隱隱重而覆部占射之者十
而失九夫文由華而異隱隱分別或厚或薄雅與
辨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誠遠故著之文字文字與
言同趣何爲獨當隱隱指實當隱隱事與決事澤
地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爲
公華辨以隱隱爲通文以隱隱爲良深難與雅推
意難曉與領其難傳之文實聖之語古今言珠四
方難曉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隱隱也後人不
識字兒之符於同老極極之宜當於易得有美
於所俗人不善秋牙甘食有實玉於是俗人投之下
和佩佩是執非可信者誰誰俗相何世不熱熱
文說說時者五人盡備是之語高士不令俗夫不好
恐衆之善者欲須最者選

充者不能純美或曰曰無言善無無文文必屬以
好言必屬以巧言善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
難留於手故辨言無不遠展文無不窮今新書既在
論言必屬以巧言善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
難留於手故辨言無不遠展文無不窮今新書既在
無不悲秋牙和聲無無味然則通人進言文無取
張呂氏淮南能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言一言今無二
書之英文雖衆虛多疑疑答曰曰夫養實者不實華
謂行不實者不實華多華矣其林多林枝爲文欲顯
白其爲安能今文而無理與火無潤潤不得好潤
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海難難不厭潤足深潤潤較不
願定手言善辭難難妙道難言甘文嗜嗜意淺小陷
殺于難難皮太本國難難能身出出大莫必有難
味至實必有吸吸大爾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

則言必有其所以通文而有所無言金由實言起文
業自時言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貴也夫實故得於於市故有千金則觀讀之者惟
恐其難難難不合馬致遠一字
充者既成或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飾
辭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難於難不難難於傳不合稱之子長不當內之子
不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得各佳好精工巧否曰飾
貌以難難者失形調難以難難者失情百夫之子不
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察自爲佳好女
必有其合然後稱難是則代區斷不傷手然後稱工
巧也文士之務各有其從或謂難以巧文或辨偽以
實事必深慮有合文難難難是則五帝不共聖三王
不殊難也美色不固面皆佳於目難難不共聖皆快
於耳酒醴其氣飲之皆醉百飲殊殊食之皆飽謂文
當難合是謂難難當復八采百目當復難難
充者文重或曰曰文實約而指遠言尚而明明辯士
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察而華今所作新書出萬言
官稱合身容說難難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
落難仕難難斥斥斥斥斥斥斥斥斥斥斥斥斥斥斥斥
屬文著記美言何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越乎答曰曰
鴻鴻鴻鴻鴻鴻鴻鴻鴻鴻鴻鴻鴻鴻鴻鴻鴻鴻鴻鴻
困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與之等偏可短乎且遠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思過者
則得不遇夫之故夫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
奇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
賢孔聖身貴而名賤則居居則居居則居居則居居則
一長之德乃可也或曰曰若夫後商而名曰官卑而祿薄
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爲與也士顯與與與與與與與
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身與身與身與身與
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揚雄爲雙吾榮之身通而
知困困大而德細於彼爲榮於我爲榮偶合容說身
尊體供百戰之後與物俱毀名不流於一詞文不遺
於一札官雖顯而名不流於一詞文不遺於一札官雖
盛知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繁不者則讀者不能盡非一則傳者不能領破
人之名以多爲不善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多者不爲珍能少魚衆少者同爲神若曰有是言也
蓋察言無多而華文無多爲世用者百篇無不爲
用者一章無補如昔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
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家財家愈貧
世無一卷有百篇人無一字有萬言孰爲富者
今不曰所言非而云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
領斯蓋言言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
戶口衆難難不得少今失實之華多華虛之語衆
實定宜難難之言安得約難難非之一條無異屬
以十萬文以萬數夫形大矣不得稱華衆文不得稱
華衆文華水大魚多帝都較多王市皆皆皆皆皆
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運運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吾者亦錢出百而云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
者不能不認明也河水海海此夫衆川孰者爲大哉
置重厚難其出難難者爲多
充者材難知實行志難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
吾所謂難也
充細族孤門或謂之曰宗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
籍之遺難者鴻難之論無所難難終不爲高夫氣無
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難而矣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
曰妖說於衆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況未
嘗屢屢出離門吐論難于萬言宜巧安安安安安
斯文而多賢矣曰鳥無世原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
聖賢物無常難難才高見出難難而然士貴無與
物貴故物貴難難常在有以故實是則難難有故
而嘉禾有香根也風奇之士見倒僕之野牛度不與
俗物同內錄五帝不一世而起伊亞不回家而出于
星珠跡百義莫賢士貴難難而慎不因高林以顯
建其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聖焉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

文科教職研究會附覽

論衡 卷三十

三二四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許州丹陽九江盧江後
 入為治中才小任大職在朝則年札之思歷年慶府
 和二年遷州家於年漸七十時可感與仕路關絕
 志窮無知事而否然身有列寄裝自滿落日輪通
 倚倫編紫錦所特願貧無供養志不厭快肝腹丹冉
 庚辛城際離離終租息猶薄薄乃作養性之書凡十
 六篇采氣自守適金剛酒開明蓋應受精自保通輔
 服藥引導廣其性令可延斯須不老似覺無運善書
 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為物生死一轉年歷
 但記與使留之猶入黃泉消為土反上自黃唐下臻
 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折選於通村如衡之手如繼
 之開功老生死古今同不詳其命以不廷可歎也

右于充衡書三十卷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自
 開秦漢魏以來諸子文字之書未有過於此書者
 也其論駁互見取論不折前人已備言之矣故不
 具論而論於後別是書則不能無恨焉漢魏以來
 作者多矣其書或傳或不傳無足深怪獨怪仲任
 推重劉子故揚子聖祖君山斯文武周公並出一
 時又以君山所著新論為甲於子長子雲論說之
 徒而新論十六篇竟無一篇傳者此書八十五篇
 止缺損致一篇不知衡之書果愈於新論歟抑
 傳之者獨得其人歟昔蔡伯喈王粲與得是書皆
 欲誦而不傳矣乃至今千餘年卒與子長子雲
 雲諸書無傳於世如君山書仲任非不欲傳之類
 不能得以是而知君山當日於子雲書決其必傳
 亦幸而書中也有何氏輩書於南漢諸子書收采
 略備其亦已次第授梓獨以論衡文集其行不絕
 應無幸業會存者而昌黎學案固以此事商之顧
 東田明府東田故博雅亦謂此書不絕重惜業書
 缺而不定即出百金從明府費其以其本局夫公

校刊則此書之得以復為世有者東田明府之力
 而謀乃能相與有成此舉事會則然以視蔡伯
 喈王粲二人之用必則有闕已救上王談議



21101000162108